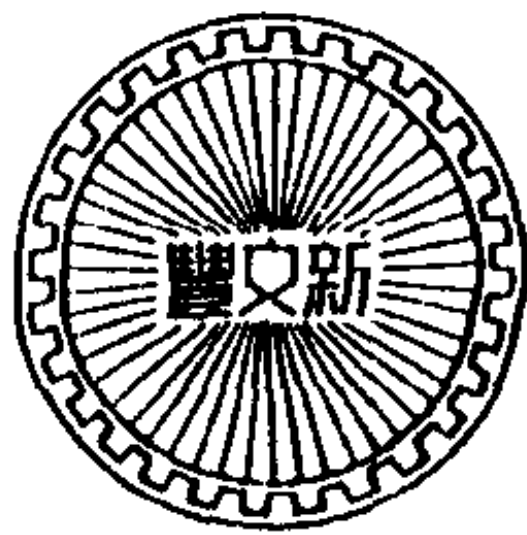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五七册目錄

史地類



婦女總傳

烈女傳一卷	清 汪憲輯	振綺堂	一
重集烈女傳例一卷	清 魏于雲撰	昭代	二
烈女傳補注正譌一卷	清 王紹蘭撰	雪堂	二七
今烈女傳一卷附錄一卷	清 不著撰人	香豔	三一
蘭因集二卷	清 頤道居士輯 (陳文述)	武林掌故	三七
懷芳記一卷	清 蘿摩庵老人撰		
賢母錄四卷旌節錄一卷	清 麀月樓主附注 (譚獻)	香豔	六五
帝后總傳	清 黃本騏撰 黃本驥續	三長物齋	七三
皇明帝后紀略一卷	明 鄭汝璧撰	邈園	一四三
總傳雜錄			
錢塘先賢傳贊一卷附錄一卷	宋 袁韶撰	武林掌故	一六一
敬鄉錄十四卷	元 吳師道撰	適園	一七九

草莽私乘一卷附刻一卷	元	陶宗儀輯	對樹書屋	二九一
金華賢達傳十二卷	明	鄭柏撰	續金華	三一九
金華先民傳十卷	明	應廷育撰	續金華	三八一
尊鄉錄節要四卷	明	王弼撰	台州後集	四六七
義物人物記二卷	明	金江撰	續金華	四九九
陸尚寶遺文二卷	明	陸師道撰	百爵齋	五一七
翠微亭題名考一卷	清	蔡名衡輯	武林掌故	五三九
人瑞錄一卷	清	孔尚任撰	昭代	五五三
鶴徵前錄一卷	清	李富孫續輯	昭代	五六一
鶴徵後錄一卷	清	李富孫撰	昭代	五九七
秦雲擷英小譜一卷	清	嚴長明輯	雙楫景閣	六三九
秦雲擷英小譜一卷	清	王昶撰	昭代	六五一
積山雜記一卷	清	汪惟憲撰	昭代	六六五
尚友記不分卷	清	汪喜孫輯	邃雅齋	六八五
燕蘭小譜五卷附海國小譜一卷	清	安樂山樵撰		
		(吳長元)		
		秋谷老人撰	雙楫景閣	七二五
		(趙執信)		

wt 96/07

烈

女

傳



烈女傳

錢唐汪憲魚亭輯

古昔先王之教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閨門之賢淑與士行並昭易著貞不字之爻書載釐降禮宜婉婉聽從春秋明防閑之義至於風雅所詠傳記所列重書累見厥行芬芳純懋不止出於一塗若莊姜之溫惠伯姬之守禮文伯母之誨勤孟仇之善教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與其子以偕隱表其夫而持廉以身當熊之忠上書救父之孝聞聲知凶與飯識士士行有百女行奚讓焉徒言三從四德之條者略而未及其全也然而婦人不

烈女傳

振綺堂叢書

能自專繫於父夫此其大較也柏舟之詩寡鵠之歌撼輓而興嗟宵行而畏露故石廩之邑懷清之臺專以節操潔白自持家壺之巨防古今咸重之凡百諷誡之所昭宣懷懍乎守其矩而不敢越在於後世他德或遜於古人唯茲尙克自保則風化之所由然被於俗習者如是其久且遠也我

朝治登熙皞遠邁前代淑士於詩書禮樂已著其效序序郁份人胥守禮而端操而亦不遺於珩璜之訓彤管之書如民間孀婦守志終身合於功令者錫以棹楔享於春秋普天之下卽窮鄉僻地之區備婦隸女之賤咸

能自徇其志慷慨守經鄭衛淫濫之風泊然一變而邑有志傳間有惇史文人學士集中所傳班班可考懼翰軒轍跡之不克廣采於千萬里之遙收之不勝其收載之不勝其載願吾力亦尙未能乾隆戊寅己卯問憲厠跡刑曹每遇節烈之案念其以微賤巾幗不肯暫辱於一攜手一調語之輕或能蹈白刃而不顧輕生重節足以媲美士君子特立不回之概是以嘗撫案三歎嘉其志而高其風心激然爲之動因思貞烈事跡悉登爰書可以披籍稽攷特簿書文案叢積無人焉爲之披尋輯錄故竒特卓絕之行湮沒於塵牘之中終古不彰後之

烈女傳

振綺堂叢書

秉史筆者次諸列傳僅存千百之什一亦可慨矣是以見輒筆之於簡而局於專司未能徧及幸得曹長尹亭山先生俾胥鈔錄各司節烈案件起乾隆初元迄於癸未三十年中事略具矣案中事跡經州縣司撫累次研審情事非虛兇人伏辜毫無粉飾較於文士傳記獨得眞實爲此據實傳之次於簡牘於以揚乾風俗貞美著朝廷德化之隆而表暴其人令遠近顯聞貞風更能振起士君子閱茲觀感興懷未嘗不因之而激發亦不負畢命窮泉之女霜清冰潔相慰地下若追考乾隆以前雖得一二而采錄未編恐蹈挂漏之譏尙猶有待也

直隸

文安張會文二姐於豆田中遇惡少韓立柱姐年裁十五力弱立柱用強欲凌之堅不從喊叫抗拒立柱恐人聞力扼吭致死乾隆二年五月總督李衛題准建坊入祀節孝祠

蔚州武興攜妻周氏至張家口外佃種有同夥之山西張珍乘氏獨居謂以妻語被氏斥罵而退氏訴夫奮不欲往服毒畢命

喀喇河屯盧同汝長兒旗人也同居有宋喜者初謂之被斥力按欲與亂值其父歸聞喊赴救免長兒絕食不餐投繯死長兒與武興周氏俱以乾隆十八年十二月題准旌表建坊祀

烈女傳

三

振綺堂叢書

鹽山張印利女柱姐待年於家有張成者與姐為服盡兄妹成飲酒醉至其家牽引姐手當被罵斥退既哭訴於父投井死

南宮趙克發妻孟氏克發客外氏獨居族人趙子重居與鄰夜中潛身挾門入其寢手逼氏身驚起劇叫遁去氏訴姑與夫以死自誓卒服瀆

邯鄲李廷棟妻郭氏偶在道遇族李富林向氏牽袂調誘氏喊罵而逸廷棟知後以族長故少隱忍氏不忿赴

富林之場院益死氏與張柱姐趙孟氏俱以乾隆二十年先後題旌

喀喇河屯傅郭氏夫婦居馬姓溝種菽營生有趙大柱來索所寄物見氏孤身向前逼戲之氏大罵大柱遁忿極自經

邢州寧超字妻焦氏鄰胡入兒至其家借軀軀而夫適不在向前凌氏氏喊罵逐出門外兒懼聲張持刃嚇阻而罵喊益甚遂截其喉延十日畢命

曲周劉桂姐劉進富之女也因酷暑依母離寢睡熟同院居之馬四偏覲見之強污其身姐驚叫偕母追逸姐憤投於井

烈女傳

四

振綺堂叢書

清河張尙德妻趙氏懷子獨坐鄰人孫三以穢言調誘氏痛罵之性烈誓不欲生延三日終不釋投繯明志乾隆二十一年氏與傅郭氏寧焦氏劉桂姐先後題旌

滿城趙李氏年少艾鄰李二保何其夫不在潛入其室求與私氏素強動口且罵手擒李甚力李見旁有刀取以斫其臂氏不避凶刃持益甚被斫死
青縣李五妻劉氏在窪地打高粱有徐三者設計引入菰科叢中向前迫欲為亂氏喊罵時有徐三之夥魏四張仁共來相持幸聞叫接應有人逐而散氏哭泣不止

延二日自溺於河氏與趙李氏俱以乾隆二十三年題旌

南宮李明孝妻朱氏在棗林看守同村孔玉管見氏子身調以言被怒罵避去氏憤不釋夜日經於室

開州劉守業妻孫氏往鄰劉二小家就其具彈木棉二小戲挑之氏罵而退歸家忿恨不解越三日自縊氏與

李朱氏俱以乾隆二十四年題旌

昌平張楊氏其夫張八向谷七借米戲以許令其妻伴宿方子米谷七見張八肯受米將戲爲真乘其夫出黎

明叩其門楊詰問故答以予米夫許語氏閉門不納大

烈女傳

五

張綺堂叢書

罵既而張八知之因營生日不給於炊未及理論舒氏

憤氏投縲死乾隆二十六年題旌

容城張九姐張聰女也鄰之少年高根羣曾以微言動

姐姐若不聞避之去根羣渴於懷夜踰牆竊入臥室將

私之九姐不從漫罵之次日自溺於井

雞澤秦三妻申氏方天暑患微疾獨眠炕上同院居住

之杜雪子推門乞火見其寢不起出語挑以私氏怒罵

自沈於井

定州彭來姐父增明負族人彭吉錢吉至其家索遺值

來姐孤身在室調以穢辭來姐大聲詈拒之忿心不可洩

縊而死

任邱籍大姐其父喜然外出室戶偶未固扇族人籍富於人定時挨門入逼與亂姐奮罵取刀斫富奪其刀

刺姐喉而死

三河王如林妻金氏鄰居林之秀素往來其家值氏獨處日牽引之圖與私氏不從唾罵之而退氏訴於夫持

刀赴之秀家刎頸死乾隆二十七年氏與張九姐秦申

氏彭來姐籍大姐五人先後俱請旌

吳橋張遵明妻陳氏獨寢在房同姓張三挾門入房逼

身將凌之被氏驚叫逃去追不能獲氏哭罵數日不飲

食自經明其志

永清高體榮妻甯氏有郭應元者曾爲彼夫婦覓居屋

因相識值夫不在時至其家近身調之氏奔避內室閉

門以拒夫歸訴知隱忍不急發氏憤投井死氏與張陳

氏俱以乾隆二十八年題旌

右直隸烈婦女二十二二人按今直隸兼古燕趙疆域

燕以太子丹敬養游士不愛後宮姬妾令其媵客民

化成俗客過率以妾侍伴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

以爲榮趙居沙邱餘氓男子相聚爲嬉戲女多倡優

彈弦踏躑以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風俗污濫如

彈弦踏躑以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風俗污濫如

是而在於今轉於邦畿千里之內王化由邇而及遠
漸染聲教也爲甚易故今閭門貞肅盡革前代舊染
之習歷數克樹節烈之媛較於旁郡尤多迺知移風
易俗權衡操之自上於以昭
本朝陶淑之治效信登郅隆首啓是篇風規疊著百世
而後猶將慨慕焉

山東

山東趙陳氏趙小妻也小攜妻至直隸廣平縣佃種田
主趙元鈞窺氏艾爲是個入婦也率意挑氏氏不從持
刀見逼氏守正不回毒罵無懼色遂被殺乾隆十九年

二月題准建坊祀祠

烈女傳

七

長綺堂叢書

王玉妻馬氏居東平州同莊居李二闖其單居無人調
以淫褻語李二見氏怒卽避跡訴於夫以死自誓守護
數日少弛竟經死乾隆二十六年三月題旌

長清韓妮姐者隨母改嫁於蔡姓鄰人趙三見妮姐在
豆地而四旁無人拉住欲侵犯之如手傷其面且急叫
趙乃逸歸訴於母卽自溺

堂邑劉祥妻蘇氏祥與蘇如賢在家敘談祥以事他適
如賢尙畱私牽氏手欲與亂唾罵拒之夫歸訴其被欺
卽自經

堂邑又有丁氏者姜義泗妻也姜之服叔大木醉過其
家時氏已臥而義泗偶出外大木扶窗手探其衾氏憤
罵乃遁夫歸後氏往縊于大木空舍中

濮州張山菊妻李氏家無人獨居時鄰人李寔戲調之
氏怒拒寔強拽至炕上毀裂襟帶適山菊歸聞喊急至
擒寔氏取刀斫寔至斃忿猶不已自經死氏與韓妮姐
劉蘇氏姜丁氏俱以乾隆二十七年先後題旌

城武李四妻史氏偕夫同傭給於李殷家殷乘氏獨寢
之夜潛入其房犯氏身氏奮力叫罵堅以拒殷懼聲揚
力扼其吭致斃

烈女傳

八

長綺堂叢書

右山東烈婦女七人昔魯國鄭司空之曹夫人賢行
淑懿著聞於邦家齊魯列女之足稱有自來矣宋代
沂州滕縣董氏不受賊污被殺元之甄城李冬兒迫
嫁不從經於室趙陳氏李史氏滕縣董之匹也其餘
皆克以死明志不辱於強暴跡雖別異其烈則同張
李氏旣手刃其克憤已可釋身終縊死所以明其潔
己也非過爲詭激也

山西

長治馮成貴妻崔氏鄰馮得雙醉歸以瓦擲吠犬落成
貴屋上氏怒其驚擾往訴於鄉之耆老得雙邀於路調

卷之五十五

戲之氏急歸閉門自經

祁縣呂振興妻馬氏其夫之素狎者李愛芳聞其兒啼甚進門抱兒嗚咽對兒語中實調誘氏當被斥責令去忿其辱投井死氏與馮崔氏乾隆二十七年旌表

右山西烈婦二人恒代之俗自磨笄著烈而後代不乏人貞孝女宗孝德里趙郡太守李亂女范陽盧元禮妻也而涇源令裴倫柳氏慮遭賊辱率兒婦三人投井死皆已照耀史策傳百祀而不可朽然皆生於華

崇有象規世守之風習父母之楷模幼得保傳啓迪之訓故能臨難不失其操居常謹端其行若馮崔氏

呂馬氏蓬室下戶箕帚之微耳而亦能顧義輕生不肯稍受推辱乃知祖規家範不如是訓是行之捷且徧也

河南

嵩縣蘇有仁妻安氏嘗以乳餉王學仁小兒因往來其家無顧忌乘無人時學仁調氏穢褻語被斥去訴於姑及夫隱忍未及聲責氏不能平投繯死

虞城孟五姐孟如山女也獨居織布於室有徐驢者手持布過其籬旁窺見室內無人調以語擲布籬內挑之父歸既訴知忿迫自縊乾隆二十四年五姐與蘇安氏

先後旌表

祁縣程二貴妻王氏家與袁法孔相近法孔以事至其家家值無人將近氏有犯意氏退避法孔躡其後口出褻言氏搏其頰且罵法孔懼逸夫歸哭訴誓以死乘間自溺於井乾隆二十五年五月題旌

河內許九信妻李氏鄰有王柏素相熟於氏手曝柿乾時往牽其手戲之被罵退訴於夫被人欺戲不欲生九信不急為理論氏自經死

南陽董陶氏年少孀居夫兄董義之傭曹百倉夜潛入寢室擁氏搗裂其衣氏急叫其姑聞赴呼救為董義擒住氏憤極自經死

睢州張志姐張玉林女也往鄰沙五家與其妻借磨麥獨向前屋取帚沙五以污語侵之急返於家忿激不能釋縊於室志姐與許李氏董陶氏皆以乾隆二十六年

先後題旌

舞陽鄭寒時妻惠氏夫出獨棲其鄰姬良醉後過其門扶而入氏驚高聲罵叫而退訴於母不欲苟活母勸慰至再志終不變乘間自縊

永城鮑大姐為常姓童養媳雨後獨行常之族名年者牽拽入高糧地內力逼與亂裂其衣大姐極力喊罵年

母聞之急赴救年奔逸如歸不欲生死數日投縋自明其節

閔鄉李茂櫻妻蔣氏孤身在地采木棉遇蔣添福亦隻身來地初以微辭感動復挈其手被氏叫罵竄去歸訴於姑於夫不甘被褻投縋死

滑縣劉成名妻胡氏在地摘豆值劉三胡棟見其單獨進行邪覓牽氏至隱處氏力拒不從衣被裂毀淚入聞呼來赴衝散氏歸恥被欺凌自經於屋

新野張豬彌妻信氏在外傾洗廁器有信九乘醉見之謾出穢語牽其臂氏怒斥罵而退訴姑同往信九家并命手批其頰猶不釋經而死

汝州任環姐嫁趙姓家其姑向與徐可鳳通往來礙姐眼更欲汚姐以遂其懷乃於夜竊入其房圖與亂環姐力拒不從次日可鳳倚其姑勢逼以褻語環姐恐終見辱自溺於井

項城郭三妻夏氏夫出外貿易氏獨處鄰人趙一祥夜叩其家乞火拉其手謂之被斥罵乃避逸值夫弟郭虎歸扭一祥奮拳擊毆氏怒不解縊於室中

新鄭師窪兒妻樊氏所居房僅限短牆鄰王年兒知其夫備於外夜越牆入室氏驚詰聲叫年兒逸氏訴翁及

夫延三日憤不洩遂自經氏與鄭惠氏鮑大姐李蔣氏劉胡氏張信氏任環姐郭夏氏八人俱以乾隆二十七年先後旌表

通許師二姐母孀弟幼家無壯者其母常令族人師廷代買物件不避往來一日門偶不固扇廷竊入姐室撫摩其身急詈叫而奔去即偕母至廷家痛罵并命心猶不甘投縋畢命乾隆二十八年三月題准旌表

右河南烈婦女十五人在漢則樂羊子妻勸夫不捨餅金則持廉欲斷織以勵夫則卓識不食穢雜則孝諫列頸避辱則貞烈諸行備焉此爲賢士之難完具

者在晉則荀爽之女義不二夫在唐則京兆寶氏伯仲二女在宋則貝州趙氏新鄭張丁氏汝州二王氏

在元則洛陽朱錦哥偃師王安哥汴梁丁尙賢妻李氏在明則汝州張鐸妻睢州湯趙氏俱以陷賊不受

冤污或觸兵刃或投唾谷河水死以自光其節若許李氏則樂羊子鄉里也董陶氏則荀爽之鄉里也任環姐則二王氏張鐸之鄉里也張志姐則湯趙氏之鄉里也前烈已耀於史乘後烈復表閭刻石而馨香

於春秋之享祀詎不休哉至於任環姐事實與明之吳縣王妙鳳貴池唐貴梅及歸震川所傳嘉定張氏

雅相類婦貞而姑淫少艾潔而老嫗穢譬如畎畝尋
丈之地良苗莠州共生其間迨秋而落其實良者自
良而蕪者自蕪也是故器愚之門或能槩生哲士而
忠臣義士亦不免有庸弟悖兒人當自爲樹立哉

江南

安徽懷遠宋三子妻齊氏夫傭於外依母宋氏舍資麪
條鄰有監生楊巨考窺氏姿誘之勿得則針瘡磨券入
其肆尋由爭鬪適有宋之義子劉湘臥店後榻上遂污
齊氏與湘有私致相詆擊復賄保長官家留面進以當
報官私致三考意於宋氏如允事即可寢母女皆堅拒
不從保長即誣捏報於官惡言恐嚇母女憤無可訴勢
孤力弱相率而縊乾隆二年十二月題准建坊祀祠
安徽太和徐常妻李氏常早出犁地氏尙寢鄰人張三
潛入室撫摩氏身氏驚斥罵始避去氏忿轉輾不能釋
投縊死乾隆四年十二月題請旌表
安徽虹縣陳江妻張氏江與高永久同臥外戶看守牛
犢江睡熟永久冒爲江入室氏辨知非夫追叫被逸
姑與夫因未有言調牽褻踪跡忍未發氏愈憤激延一
日自經乾隆五年十月題旌
安徽蒙城陳氏吳增童養妻也往地除艸有李定者四

顧無人矜其臂調之氏拒不從力拉入秫科中逼與亂
經過有人聞喊赴救而免氏歸訴於姑自縊明節乾隆
六年六月題旌

安徽阜陽循姐于孟甫女也鄰人王四見其獨身在地
挑菜強牽入秫地隱處將侵凌之姐力拒毒言肆罵王
四以刈艸刀斫仆地罵愈厲連斫致斃

安徽合肥呂積揆妻汪氏少而寡依其叔姑芮氏居有
江周者初喪偶向芮議娶之氏秉貞欲守志不從芮貪
財禮生婚許嫁周而氏志節不移事遂寢江周覬氏少
艾必欲圖之強委禽焉氏截髮自誓周猶不悛揚聲將
搶氏於家氏被逼投水死

安徽和州蔣成科妻左氏夫族人蔣成進遇氏於屋後
調以醜言氏避入屋復踵入氏叫詈之始退憤無從洩
溺於河

安徽太和苗姐石應厚女也有石車者持鎌刈艸於地
而苗姐挑菜值之欺姐單弱牽臂凌犯之姐大罵相拒
即以鎌擊倒姐如罵益肆遂遇害姐與循姐呂汪氏蔣
左氏四人俱以乾隆七年旌表

安徽亳州呂天祥妻石氏鄰人呂文法住於前院見氏
獨處誘令入院摘雞骨菜又誘入其屋吸煙艸煙權氏

求私氏喝不退力牽進臥室氏力拒毒罵聲高文法取
刀斫之益肆罵不少懼被按在地刀害其命乾隆九年
十月題旌

安徽定遠賈愛妻楊氏婚一載而寡誓志守節夫兄賈
仲欲令改適氏回母家慮其奪志也稟縣官求印保守
志仲不遂意怒甚兩次求媒議婚必令嫁而後已氏恐
墮其計自縊死乾隆十一年十月請旌

安徽阜陽李有忠妻賀氏往楊子臣家佐楊妻烹飪供
客僕楊家顧工夏培窺氏少艾於氏之歸也夜已深矣
乃踵而挾門入其寢用強侵凌毀裂扣帶氏極喊驚聞

烈女傳

十五 振綺堂叢書

鄰右有人赴應始逸去氏哭訴於姑促夫歸欲其理論
夫稍遲之氏即投繯死

安徽合肥余子盛偕妻陳氏儲於余南英家南英飲酒
醉歸赴氏寢逼欲污之氏叫晉南英避去子盛歸而知
之時南英避跡不歸稍延未及聲理氏憤自經

安徽鳳陽李孫氏其子李晒子與顧爾索錢爭競有李
義臣者因有宿嫌捏言爾父與氏有私曾越牆污氏致
兩家之子生分逕投鄉耆誣稟於官氏赴縣投訴歸憤
急不能耐刀抹頸不殊復溺於水氏與李賀氏余陳氏
俱以乾隆十三年先後題旌

安徽清溪曹徽珂妻胡氏夫亡遺一女守貞已七載矣
有程光就者稔其賢淑托媒與其夫兄曹徽珩說允立
婚書胡氏微知之稟父胡盛臣鳴族理議毀婚書寢其
事且爲立繼嗣氏因是寄食父家光就逼氣不降仍賄
原媒噉微珩以厚財潛備輿從於八角墩指揮曹之族
人誘氏歸家而中途劫之入輿中縛以繩至程家氏抵
死不從浼鄰婦伴守俟其迴意延三日氏給以止樓就
浴墜樓殞命

安徽合肥李天六妻楚氏夫故無子依老孀婦王氏居
守節多載天六同堂弟仲六貪財強欲嫁之媒與娶者
已諧合矣而氏始知慮遭逼辱懸梁死氏與曹胡氏俱

烈女傳

十六 振綺堂叢書

以乾隆十四年先後題旌

安徽祁門吳升纒妻倪氏向族人倪春受借銀買木棉
借與銀一錠春受見氏執銀有喜色因而調之氏怒斥
令退訴夫偕至春受家理論猶不釋自溺於水

安徽霍邱龐述先女從戚家攜糕糜回途遇外戚裴奇
見而乞糕於授受時執手調謔氏捧脫斥罵歸訴於父
父以執手小釁勸隱忍女恚投繯死

安徽宿州陳李氏自幼童養陳家夫友德未成婚其叔
翁有備婿楊德遇氏於園中牽氏欲與私氏不從用強

按在地裂其衣叔翁聞喊叫趨救免氏即於園自經死
安徽亳州松姐卜永顯女也其母愍鄰人李法赤足許
代爲作履法至其家問需布幾何母適不在而松姐以
微疾寢未起時室中無人法坐床揭其衾被罵遁去姐
忿怒乘間自縊姐與吳倪氏龐女陳李氏四人俱以乾
隆十七年題旌

安徽臨淮郭氏依母與兄居兄佃種周龍津田兼合本
酌酒龍津之督租人周天玉素往來無嫌一日乘醉知
其兄他出潛入其家而是夜適氏房門未下關遂近寢
拉氏手驚醒叫罵母赴追去其兄適歸擒獲將鳴於官

烈女傳

十七

張綺堂叢書

氏不能俟列死於龍津門外乾隆二十年五月題旌

江蘇句庸陳氏失父依母程氏有姜加瑾欲聘之議於
母未允而媒氏捏言有成議備禮送其家程氏怒毀其
筐篚斥去之加瑾恚甚與已母計伺氏獨行時拉入姜
家程控於官官令姜送給於其母氏以其被欺也歸一
見母而縊乾隆二十三年旌表

安徽滁州張天德妻陳氏家貧甚天德肩販於道氏漿
糲度日鄰兇王天瑞屢挑不從持刀嚇逼氏走免天瑞
蓄意伺之乘隙斫之死乾隆二十四年四月題旌

江蘇丹徒殷永通妻康氏臥後屋護守豬欄夫兄家備

工張順生飲醉肆膽挾門進氏房揭幃牽被氏喊叫而
退氏以被傭奴窺覷爲辱延三日縊死乾隆二十五年
四月題旌

安徽當塗劉起進妻陳氏獨居在家鄰人張其德醉後
竊入氏房伏隱處氏夜入房其德突出輒語調褻氏怒
罵避去次日向其德理論反被惡言撻拒遂自經於其
德之門外被救復沈於水

安徽太和如姐康有倫女也族人康二印見姐子身逼
而擁之姐罵而逸父母歸訴其被欺即自經死

江蘇阜寧張朋妻費氏年甫十六鄰有張玉九者五更
時喚朋下田而冒充其夫推門入室近逼氏身氏辨知

烈女傳

十八

張綺堂叢書

非己夫爪其面高聲呼救張奔逸氏恥被欺凌無可洩
自溺以明節

安徽阜陽李振妻朱氏振之義父黃孝過其家具酒食
而留宿焉振伴寢於旁夜半振熟睡孝潛入氏室冀其
疑是振而不暇辨也登床侵其膚氏覺知非夫捉其髮
大叫振聞起捉獲氏恨怒不洩自經死氏與劉陳氏康
如姐張費氏俱以乾隆二十七年題旌

安徽當塗袁永公妻陶氏夫死子幼當單居時鄰廟僧
濟明歆其姿以乞補襪被爲名微言感動之氏不允其

乞復持簪環相貽挑誘氏斥罵擲之地乃取刀持氏威逼之氏急高叫畏人聞斫氏仆地鄰保明其事於官濟明陷氏素與通飾非強姦氏知忿極投繯殞命因氏再醮不合令甲無旌表

右江南烈婦女口十人止江得十九下江僅二三而已非上江多貞女而下江少亦非下江少克頑而上江多換厥所由安徽等郡風習剽悍鷙戾膽魄而妄行江無諸郡寬柔狡黠識進退巧避殃害雖仇達之惡少年遇貞正婦女稍嘗而不可則回心挫志而不至於橫決固非上江悍俗之比也是以猝遇賊亂

烈女傳

九 振綺堂叢書

其著節烈也仍多漢有吳縣許升妻唐有揚州樊彥琛妻宋有吳縣吳永年妻明有江都程氏六烈皆值兵難然後顯也而平世之死於強暴也較少若上江之臨淮郭氏與元史之王宣妻同縣也和州蔣左氏與宋史之張弼妻明史之姚守中妻同州也滁州張陳氏與元之丁國兵妻同州也當塗劉陳氏與明之孫士毅妻同縣也豈非聲教所被先後一揆之貞歟至於當塗袁陶氏不從淫僧之挑不畏強禦兇威其節可嘉也而格於成例不得旌表按婦人失從一之義公令所不取不易之道也然而夫死無依有主婚

媒氏公而非私先王亦許而不禁爲其子制服故再醮之嫁夫公也挑誘之汚私也氏能順其公而不以私貶節例之於人士百里奚以虞臣而忠於秦豫讓會客於趙氏而爲智伯報讎論世者嘗曲諫其心有時乎取之故爲綴附袁陳氏於末使公而非私者之毋自棄於名教之外也

浙江

仙居張日和妻金奴有張其戚者與日和往來金奴素相見日和出外時其戚於夜挾門入金奴室向前迎撲金奴急喊鄰母來赴接應乃逸金奴恥其見凌自縊乾隆十一年五月題旌

烈女傳

二十 振綺堂叢書

江山王兆貴妻徐氏其鄰張老疇蓄意圖與私挾耳環等物伺氏獨居之時送遺氏挑誘以言氏怒正色斥之復近身相犯氏擒其隱處高叫值兆貴歸持木毆擊被遁脫氏忿不欲生溺於河

仁和徐士升妻洪氏有鄰沈光振與其夫共佃地種植見氏子處陽爲乞火進其屋唱里巷俚曲調之斥責令去光振愈狂熾前持手將即強焉氏叫罵聞於鄰鄰婦赴救而免氏憤恥不甘延數日自縊氏與王徐氏俱以乾隆二十七年題旌

右浙江烈婦三人杭州舊齋云兩劉哲一劉烈爲錢唐劉烈女歌也清風嶺指血書詩至今石不滅跡臨海王氏之偉節也嗚之烈女廟爲胡妙端立也浙之風俗與下江相近平時死於強暴者率少於他州至於遭兵燹值寇難大節挺挺不可貶重累而見於傳卽勝國舊史所載嘉靖年倭寇之亂崇禎年中賊兵之蹂躪遭其殃慘如慈谿沈氏六烈甬上四烈餘姚前後二烈若當無事之時不顯其爲真正也嗚呼前烈之馨香赫奕照人後世猶將興起况乎經今百年之宣化守令班條布訓歷示勸懲閩州野率俯首飭遵其義其斂跡不爲狗彘之行有以哉

江西

長興汪常子妻陳氏獨居積麻族人汪三珠入房撫其肩圖穢氏罵甚激厲三珠擊以拳相扭競嚙撞不解三珠不可脫拾石擊氏首傷重至死乾隆三年題旌長寧嚴孟元妻彭氏往山拾樵薪族人嚴訪賓少年事學而狂見氏獨行山中攜錢至其所手欲贈之而語以邪意氏叱不顧乃退申稟聚族理其事訪賓詭辭抵飾願宰雞神前誓無他事遂已後氏汲於河逢訪賓嫂而訴之且訴且罵訪賓之學館近聞之向氏肆行恥辱氏

忿自縊乾隆七年三月題旌

德安李繁明妻徐氏繁明通其族繁文租故來索租其家而繁明適他出氏獨居用言挑氏繼以褻穢氏俟夫歸訴之卽引繩自懸繁明救之蘇其夜卒經死乾隆十七年三月題旌

湖口余廷賢妻段氏廷賢客於外氏獨棲鄰惡陳耀魁夜間竊脫其扇入室據床相通氏驚擗衣大叫鄰人聞之競來赴而鄉保適又至耀魁不及遁誣氏造捏眾驗抉門傷損之跡共責耀魁俟廷賢歸家理論氏不能忍卽自經乾隆十九年十一月旌表

龍泉吳黃氏其夫學行與服兄學義共居學義初以言挑引氏若不聞避入室學義躡於後紿氏臂氏叱詈爪毀其手開後戶欲往訴其夫之叔學義懼揚其醜執木挺椿其腦後仆地而斃

會昌高盤谷與族高紀迪同居當其妻劉氏獨居之夕竊至執爨所滅其燈火握氏兩手欲爲私氏不從大罵呼救紀迪推氏倒按住用強氏翁聞呼來赴始遁去哭訴被欺不甘閉戶縊於室氏與吳黃氏乾隆二十年先後旌表

永豐陳冬姑袁吉林之妻也族人袁友萬至其家借升

氏入房去取友萬乘無人潛隨入擁氏侵犯之氏力弱被按於床上毀其衣氏顛跌大聲劇叫叔嬀聞之急歸而友萬已先逸勸氏待夫歸責其罪氏不能忍投繯殞命

廬陵胡攀桂妻彭氏攀桂客於蜀五載不通耗皆疑其死鄰人裴角山覩氏少艾欲婚爲繼妻浼人說其翁令嫁之翁不允角山負氣必欲娶之欺其翁躬令備僕扛肩輿於其門自入廚力捧氏入輿固扇鑄之迎至家翁與姑鳴於鄰里將控官角山恃財勢強賂以財帛爲聘翁堅不受氏以死自誓不敢卽成婚每日善言誘勸而迎其姑相伴守氏恐用強受辱乘間自縊氏與陳冬姑俱以乾隆二十一年旌表

湖口沈萬里妻梅氏萬里晚出虛掩其門氏停鐙俟夫和衣臥族人沈以成推門進見室縫鐙光揆入室近床見氏寢擬以睡將熟也竊牽其衾氏驚詰問大罵以成懼而遁萬里歸哭訴前事乘其外出理論經於室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題旌

寧州廖念文妻溫氏代爲同居伍亞四製荷包亞四來索時適念文外出而氏獨居以言挑誘氏正色責之猶不悛強牽拽求與私氏怒罵喊叫亞四恐人聞隨取尖

刀刺之被殺死

湖口周儼妻彭氏儼之族有周正宇者居相比近一日入其家見氏向火坐而屋適無人涎氏欲亂之以穢汚語相譁近就火取之且握其履氏叱罵卽奔去儼歸知之控於縣氏乘間自縊氏與廖溫氏俱以乾隆二十七年題旌

右江西烈婦女十一人而湖口居其三此非湖口多貞正且強暴爲俗也偶有著也且如吉安一郡於宋則龍泉有李梁氏安福有樂氏二女劉生妻歐陽氏永新有譚氏婦吉水有孫項氏於元則永新有何賀

烈女傳

西

振綺堂叢書

氏吉水有趙氏婦貞烈之女七見於篇臨其險難胥顯名節蓋處常不失其志無所表暴一旦猝遭變故皎然自彰正如松柏之閱榮茂時常常耳必歲寒而後凋始見諒其心迹夫豈不欲安常處順以自保乎不得已而棄命全貞其苦心也非所願也而兇徒之撓亂適足以顯其潔清之名彼貞所負僅一死耳死有輕於鴻毛而反重於泰山者此之謂也雖死也而凜凜有生氣長發光於案牘墨彩之間迨功令一伸兇膺常刑彼死香而此死穢一爲士大夫之所讚歎一爲樵童丐豎之所唾罵嗚呼一念偶不謹身名備

喪豈待彼愚氓哉

福建

詔安林張氏寡居有子當夏月向其夫服弟監生林府借用蠶蠲至夜林府持燭來叩門氏意是子歸納之府見氏單獨挑以言被氏怒罵避去氏忿不欲生延數日自縊乾隆二十四年題旌

武平林華慶妻范氏鋤於芋田夫之服弟三俚過之以其獨身無伴也向前戲之氏叱罵且走避三俚樓不釋相持互毆擊氏暈仆地石鐙觸腦死乾隆二十六年五月題旌

月題旌

閩文事

振綺堂叢書

右福建烈婦二人福建古閩地也去中夏也遠僻側於山海之滋聲教難訖在今則習俗丕變士休乎詩書家敦乎禮讓人才蔚起之盛抗衡江浙世家大族連簪笏者十餘世代有其集者百餘族而閨門修教有禮有法固無羨於華子魚也若林張氏林范氏林固閩之巨族流被後人雖貧賤而不忝祖德有足稱焉然考之載籍浦城徐淑和拾炭題詩於桂林橋罵賊投水莆日有戴寡婦清龍溪有蔡三玉興化有劉氏二女古今相映亦不乏也

湖廣

湖南衡陽譚德裕妻范氏德裕業儒小試州縣歸父錫衣怒其不速就學複楚逼令去家是晚錦衣酣飲夜深呼氏入已房取衾已躡其後入房將至床吹滅所持火擁氏欲報之氏堅拒不從欲聲叫錦衣投其吭取刀殺之乾隆三年十月題旌

湖南武陵談次蘇妻張氏歸寧母家嫂之弟姚應賢飲醉過之而家中值無人進至厨見氏獨在向逼氏裂其衣氏喊叫聞於外次蘇適在鄰適急來應應賢奔遁方聲明鄉保理其辜氏忿不可忍夜經於室乾隆十年十二月題旌

烈女傳

振綺堂叢書

湖南蘄州岳陳氏夫亡遺一女叔翁岳士近屢勸氏別適氏志堅守貞誓不嫁士近貪得財禮噉氏同堂兄介遠許分其半密與二三媒氏謀嫁於盧姓至期介遠強牽氏入舟伴送至岸又拉上輿至盧處氏顛倒地號泣盧不敢逼浼鄰婦慰勸而令母伴守之防護甚謹延旬日氏給其母出房閉戶自經乾隆二十二年八月題旌

湖南宜都劉永華妻黃氏永華死子又夭而氏志節不移永華之服弟澤遠利吞其田產又得聘財密媒嫁於李姓恐氏不從暗備馬匹護從而手拉氏上騎擁以去

至其家氏謾罵慷慨明已志李不能強乘間刎頸死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題旌

湖北應山陳羅氏夫金邦死守節不嫁金邦叔天爵利其所居屋初以善言勸改適氏不從乃囑氏之伯與兄苦言論意終不允繼而再三堅勸被氏斥責而退天爵乃約其伯共分財爲主婚告氏以娶主姓名及婚期謂事已定如違徒取辱耳氏抵死不從而以內家外家一黨寧結恐取逼辱遂自縊以明志

湖北隨州汪黃氏夫死苦志守一十七載撫子已長子復死有同母異父之兄黃明高曾貸氏錢未還冀其改嫁則錢可得潛令媒諧合娶者而邀氏於家關說聳恐之氏堅不允歸而啼哭其妯屨慰諭延數日氏慮其終罹辱也燒毀衣物木棉等閉戶投縋死氏與陳羅氏俱以乾隆十六年題旌

湖北沔陽何義章妻葉氏義章外出同村居有陳定衛者至義章家欲與敘語氏以素相識故手供茗椀定遠於受椀時牽其衣作穢語氏叱怒懼而退氏之兄知之至定衛家競之義章歸復向理論鄰保等因事關兩家顏面飾重從輕定衛願甘置酒服禮而氏必欲其鳴神矢誓證已言之非誣是以延緩數日比廼不及待投縋

死乾隆二十四年題旌

右湖廣烈婦七人矢志不改適而死者居其大半蓋楚地風氣剛戾自清門以外皆貪暴果於自用不順人情習俗使然由來已久雖賢守佳令不憚訓約欲轉移其風而猶不能盡革然亦少減矣古來逼嫁不從之貞不一而足若漢陰瑜妻晉之西道龍憐及呂纂妻宋之開封朱氏元之內黃趙王氏瑞州李袁氏濱州惠李氏彰德齊劉氏明之吳縣余馬氏李須氏餘姚吳江妻金一龍妻皆被逼迫欲奪其志而志卒不可奪以死自殉先後一揆也而譚范氏者被殺於惡翁尤屬潔白嗚呼錦衣督責其子於學不識彼所以命子學者爲何等事然則彼之責子令出豈欲其就學哉子離室彼得肆其邪耳若非貞婦秉操不回是聚廢也譚氏皆人而畜也

四川

符賓妻劉氏夫亡無子攜女依母家守志家有田產夫兄汝柏佃種納租與氏給母女朝夕而積欠穀至二百石欺其弱子不肯還復利氏嫁則前逋消而田可得且有財禮知其明言之不從潛囑媒嫁與唐姓已主其婚假以他故給氏歸途經唐家則擁入焉氏哭罵不從夜

投縊以死

張吉安女名丁坐家之門外其鄰備楊昌明飲醉過其門四顧無人近身撫丁肩臂丁怒叱毒罵昌明肆其醉膽手取木梃追擊丁母聞之急奔救復取刀斫丁越十日下傷重殞命丁與符劉氏俱以乾隆十一年題旌

右四川烈婦女二人考蜀之貞節自秦始皇帝時卽有巴寡婦清帝爲築臺以表之而會稽頌秦之碑辭所云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絮談指此也宋有嘉州鄭節娥不從母娼投於江劍州小常邨婦不受賊汚死清風之著於前代尙矣而崇禎之季張獻忠兇

烈女傳

三十一 振綺堂叢書

行蜀中殺人如麻數千里赤子盡被靡爛其間烈行潔志觸冒兵刃而死與夫自喪以完節者定不乏人而以具遭塗毒見焉而不能傳傳焉而并傳之人已絕口致埋沒而無聞者不知凡幾秉史筆之士無從根據所以寥闕而絕書 本朝除薙拯民招流亡理瘡夷他州民充籍其地者大半雖五方風氣不一其俗而百年以來涵濡漸摩與中州固一致而同風蓋功令之最善遠超出於歷朝者嚴禁娼妓北里平康瓦子板橋之淫濫千餘年積弊力爲掃除而狹邪之習盡則貞潔之風開今世之不貶節而甘蹈其死天

下翁然從之而何限於舊籍新充也歟

廣東

番禺龐集喜妻馬氏同院居之曹桂超因天暑氏翁在外乘涼氏獨寢而門未闔潛身入其房美言求與私而手侵之氏驚叫翁聞赴應桂超不及遁祈次日服罪唯命願毋聲張氏於是夜自殺死

東莞陳亞蟬陳儀錫女也暑月之夕入厠房同居族人陳蒂載竊隨後逼其體求爲亂被亞蟬喊叫而遁儀錫來赴獲之蒂載之父隨以家法杖責亞蟬哭泣不休乘間自經

烈女傳

三十一

振綺堂叢書

英德吳細嬌吳添崇女也往山尋采藥州有邱王受在山東薪於無人時相遇王向女牽衣侵凌之叫喊力逆脫歸添崇明於里保將控官細嬌忿激莫可釋乘父出時經於室

開平戚欽源妻梁氏比鄰有戚九興者欽源之族叔知欽源赴飲鄰宅至其家乞火穢言挑氏氏扭定大叫欽源聞而急歸被擒獲九興之兄切責之手批其頰復同合族責九興於祖祠氏性烈猶不能舒憤自赴尉衙喊稟歸而自經

海豐林景謨妻孫氏晚浴於室有鄰陳朝貴過之戶隙

鑑光露外謂景謨在室也推門進見氏方裸戲以言被
氏罵退氏哭罵欲自盡眾勸慰不能釋沈於溪氏與龐
馬氏陳亞蟬吳細嬌成梁氏五人俱以乾隆二十七年
先後題旌

右廣東烈婦女五人廣東地阻五嶺南海禮義文學
之邦也其在宋時卽有英州真陽之吳譚氏南雄之
李謝氏不從賊殞命今觀於龐馬氏與明陳推官之
妻謝氏之玉華同以番禺顯節陳亞蟬者與明徐亞
長葉王氏同以東莞見貞其餘皆鄉僻蓬戶之弱質
非從保姆之教又非世家巨族久漸於訓誡之嚴軌
則之式而克堅秉潔操明志而矧尤可嘉也彼等居
處薄陋無重垣連闔爲之禁防家與道塗限僅單門
而又爲兇徒朝夕習見不避嫌疑其易於肆耶人之
膽宜矣若在深居奧室上有家長之嚴旁有媪媪婢
厮之護外人罕能見其顏色故其絕覬覦也易嗚呼
富厚之安全名節處順而莫知寒陋之侵凌恒傷其
性命崇高莫大乎富貴貧苦爲人生鄰死之塗在婦
女猶然士之處此境將如何也

附錄河南一條

扶溝劉子順妻施氏天暑時子順貪涼睡門外氏方裸

眠鄰家傭人陳天經踰牆竊入見睡方熟冒爲子順汚
之驚覺知非夫喊擊被竄子順聞之持刀追與并命不
及而返氏卽自經於室以被汚不請旌

附原議六條

康年案此六條蓋吳西林先生編書時所擬原在序後嫌不順移附書末

檢來書四冊中少陝西廣西雲南貴州及遼東烈女事
案餘省或無若陝西必有案件鈔者偶不及耳若不采
入恐未成完書

烈女之案始於初元止於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
此二載再能采入似於體例得宜

烈女傳

三 振綺堂叢書

施鄒利妻張氏山東荷澤張端女雷姐俱題旌又江南
北鄉裔氏海州程國整女俱不旌此五條者或其事在
乾隆年之前采之或蹈羅漏之失故雍正年中浙江歸
安賈大姑亦不采入

四川何逢金童養妻張姑一案極有疑竇經明眼摘出
一一致駁情事顯然誠所歎服但爰書已定語干功令
恐未便登於簡策是以刪去

律令成例受汚者不旌正經也而河南扶溝劉子順妻
施氏邪人冒其夫來眠女婦於睡熟朦朧中安於其夫
以致受汚非畏勢膽怯勉强受辱之比雖不旌傳可采

也設遇賊數人共持之而受污能以死自明此力屈而
辱論者當度其跡原其心猶可采也故附錄以俟去取
湖南澧州雙曾氏考其情跡節而非烈旌其守節至六
十餘被打降致死非旌其不受辱而死也與編中所采
諸烈婦不類節雖可嘉載之恐蹈羅漏不采入

257 冊 95 名

2 B

重集列女傳例

嘉善閨秀魏于雲著

讀史至竇毅之女聞隋氏之變投牀而嘆曰吾恨不為男子以救舅氏之患批閱至此未嘗不廢卷而掩泣也夫天以陰陽化生萬物而人則惟物之靈超于萬物之上稟形同而賦性一奚特男子中君有堯舜臣有伊周師有孔孟哉女媧煉石補天事屬荒唐不可信孔子刪詩始于二南而周南數篇皆咏后妃之德此可見風化之原肇于女子彭彭不誣也夫周之

臨代叢書

丁集

重集列女傳例

一

世楷堂藏板

興也以后稷其王也以太王王季文王固也然后稷之生也以姜嫄王季之配有太任文王之配有太姒武王之配有邑姜其變理之化贊襄之德炳彪千古則即謂周之興也以姜嫄其王也以太任太姒邑姜亦無不可也降至後世若漢之有馬鄧宋之有曹高向孟成關世道之治亂宗社之興廢烏得以女子目之乎然此皆權侷人主功施天下即為女子亦復何憾獨至公卿大夫以及士庶人家往往懷絕世之奇識抱振古之奇猷終于埋身閨閣晦名典史可勝

惜哉余嘗抗論往昔如趙括之母得為男子則長平

之卒可以不坑劉牢之之姊得為男子則覆舟之援

可以不敗柴紹之妻得為男子則開創之功不獨在

秦二世民高涼之女得為男子則撥亂之業不獨在

陳主霸先其他才猷傑出得以並駕蕭曹追踪房杜

者尤不可殫述吁何其盛也余故于明窗靜几之下

有感于此因集古今之才識超卓品格不凡者分立

傳記附以論贊其他或以貞著或以烈稱或以孝名

或以才聞各擅一長如孔子之論逸民孟子之論三

臨代叢書

丁集

重集列女傳例

二

世楷堂藏板

聖要皆各造其極不可埋沒亦分行狀以傳記之非敢附著書之列聊以為消遣之一助云凡作傳記貴從實錄見于稗官野史者往往出于附會即有一二實跡亦多毀譽過真名實相掩至于傳奇劇本尤不足信諸如此類槩置不錄凡有實跡見于古之傳記者迹雖可信理或可疑即如伯夷傳中所引堯讓天下于許由夏之時有卞隨務光此皆人人從同了無可疑然觀虞書所載堯讓天下事始焉釐降二女繼焉賓于四門納于大麓又

繼之以詢事考言又繼之以攝相二十八載然後禪以天下夫堯之知舜豈必待二十八載之後哉而必遲之又久者以勲德不彰功施未著則人心必不服也舜之于禹也亦然其後禹禪于益朝覲謳歌訟獄者咸不至以七年之勲澤猶未洽也彼許由卽有其人卽其德侔于舜禹然不過草野一匹夫耳堯苟不試一官遠以天下讓之必將笑破天下之人口奚特朝覲謳歌訟獄者不至而已哉至于湯以征誅定天下躬行仁義澤及萬方猶懼天下之不我服也彼卜

唯代叢書

丁集

重集列女傳例 卷第二十八

三

世楷堂藏板

隋務光何人而湯得以天下讓之乎後世燕噲慕唐虞之揖讓以其國讓于其相子之亦以子之威權素行于其國也設子之爲一介匹夫噲卽深信其人必不讓會是燕噲所不爲者而謂堯爲之乎而謂湯爲之乎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蓋指此類也凡古今傳記苟或類此咸以理斷其必無槩置不錄卽有姓氏昭著不免登載者亦必從而辨之不欲苟同乎人也

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以幽明一理不用炫

奇也夫往古來今凡忠孝節義之事以至型仁講信之言已自演說不盡更何暇及于不可知之事乎故凡古今節孝之跡或言再生或誌冥會或徵報應或傳仙去悉係傳聞附會舉不足信卽有事跡昭著鑿鑿可據者亦置不錄蓋取聖人不語之意也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故卽以伯夷之聖亦目爲隘誠不欲過爲矯異令後人難爲繼也女子亦然其或失於配偶必宜自安于命有小過則婉轉以開導之有大過則號泣以啓悟之必至萬不得已然後以死

唯代叢書

丁集

重集列女傳例 卷第二十八

四

世楷堂藏板

殉之耳每怪古今烈女多矯異不情之事卽如秋胡之婦不過桑間一戲耳面數而責之足矣何至投河而死乎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必如桑間之一戲而死則古今女子咸有可死之道矣此蓋悍妬之尤不特死爲傷勇苟起孟夫子而論之必與陳仲子之矯廉同科凡古今烈女如此類者亦並置不錄間有不至如此之甚不免登載者亦必從而辨駁之不欲好爲苟難也

女子立身固以貞烈爲主然必須濟之以學問始爲

全才如平日全無學問及變起一朝始捐軀以殉此特矚于平日枕席之私耳即如季倫之驕奢僭妄實有取敗之道而綠珠平日曾無一言匡救惟以豔色冶容追歡買笑即因孫秀之難陸粉樓前亦不足以贖其平日蠱惑之罪使其遭逢人主必與太真麗華之傾國者同科其得以一死成名幸也凡古今烈女如此類者亦並置不錄

女子既具才華惟恐失身非偶及遇有異人或至越禮亦不足深咎然而從一不再之訓則斷斷不可違

昭代叢書

十集

重集列女傳例

卷第二十八

五

世楷堂藏板

池即如太史敷之女識法章于奴隸楊越公之妓奔李靖于逆旅咸具隻眼雖不可為訓實不得為非若卓氏之奔相如傳為佳話獨嫌其新寡之後必宜終身不字何得復爾踰閑乎凡古今才女如此類者即詩文堪賞亦並置不錄

凡紀事者有前後有分類茲但分門類不拘前後或以才稱或以識稱或以節稱或以孝稱或以事親成名或以相夫成名或以教子成名咸分門類以紀之不復拘其前後欲令閱者易曉也

凡置不錄既已開列如左間有小家婦女或大家行事之不著者苟事跡可信又實有可觀必取而登錄之蓋附于闡幽之義也

凡有不足獨立傳記者其生平又未可槩棄則或于他傳中補入之或於論贊中補入之蓋附于史遷之法也

凡古今才女其詩文不可備述又或以自有專本故不復贅問有登載者必取以証其事實非泛錄也

昭代叢書

十集

重集列女傳例

卷第二十八

六

世楷堂藏板

重集列女傳例跋

國朝名媛著作佳者林立然柔枝弱幹終不脫女郎
口角惟遼陽蔡季玉之詩及于雲古文辭沉雄峻拔
一洗閨房金粉之氣玉碎珠沉復遭劫火所存者寥
寥無幾殊堪扼腕茲例言數條筆挾風霜凜凜有生
氣雖良史才不是過也恒全書散佚覽之倍深飄花
墜葉之感爾乙未夏日宸澤楊復古識

孫 撰嘉肇初校字

重集列女傳例跋 卷第二十八 世楷堂 藏板

列女傳補注正譌

列女傳補注正譌

蕭山王紹蘭

魯黔婁妻

頌不求豐美補注美字失韵

按美當作養字之誤也傳云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故頌云安賤甘淡不求豐養也傳又云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美亦當為養與形榮康為韵

魯臧孫母

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

列傳

按萌者民也周秦書多謂民為萌取郭外民內城中猶言四鄙入保也補注蓄聚疏材之說似迂

魏曲沃負

王亂於無別

按於當為從字之誤也亂從謂亂順左氏昭五年傳使亂大從孔疏引服虔注云使亂大和順之道哀二年傳鄭勝亂從亦謂亂順是列女傳所本下云從亂無別從字未譌而又誤倒其文然可為亂於本作亂從之證

陳寡孝婦

備吾不還

按備字難解疑當作備形之誤也魏節乳母傳乳母備言之是其比

淮陽太守以開漢孝文皇帝高其義補注漢地理志陳屬淮陽國是不為郡矣而云太守者或孝文帝時曾改為郡而史缺歟不則太守二字誤也漢字後人妄加之

按太字衍文守字不誤漢書文帝紀有淮陽守申屠嘉嘉本傳云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百官公卿表孝文十六年淮陽守申屠嘉為御史大夫然則守即二千石二千石郡國皆有高五王傳云始

列傳

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即其證故淮陽國亦得有守此傳當云淮陽守以聞蓋即嘉也至太守之稱始於景帝中二年知太為衍字矣

蓋將之妻

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句君子謂蓋將之妻

按戎伐蓋以蓋將之弟為卿使別治蓋文讀自明補注以別治絕句似誤

齊宿瘤女

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

按遲其至也承上讀自通遲者頤也說文立部頤待也經典

省文作須魯有樊須字遲易歸妹遲歸有時釋文引陸績云
遲待也是遲有頤待之義此傳謂諸夫人盛服而衛頤其至
也宿癩駭宮中者謂宿癩駭宮中之文飾盛服故下云桀紂
不自飾以仁義習爲苛文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毅弄珠
玉是其所以駭也又云於是諸夫人皆大慙慙其盛服而衛
也及宿癩爲后閔王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
得重采更知宿癩初至宮中而駭由也然則宿癩駭宮中
非宮中駭宿癩其義甚明且宿癩駭狀可嗤故下文言諸夫
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若宮中駭宿癩則掩口
失貌皆賢文

列語

王孫氏母

袒右補注袒衣縫解也

按說文人部但褻也但褻卽戰國策韓非子所謂徒褻袒右
之袒但爲正字袒卽假借字衣部袒衣縫解也卽內則所謂
衣裳綻裂袒綻古今字與但褻之義不同

班女健仔

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

按李當爲孝字之誤也寡孝卽陳寡孝婦專心養姑班健仔
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其事正同故云寡孝之行也

漢趙飛燕

仰皆銅杏補注砌階砌也外戚傳作切杏合也以銅合其砌縫

按漢書外戚傳作切皆銅杏冒師古以切爲門限杏爲冒其
頭是也說文木部楯限也从木肩聲尸部肩動作切切也齒
部齧齒變也从齒肩聲讀若切爾雅釋器骨謂之切釋文切
木或作齧是古音肩近切故漢書假切爲楯謂門限也金部
鎔以金有所冒也杏卽鎔之省文切爲門限故可以銅杏爲
冒若階砌則不得言冒矣且下文白玉階別爲一事更知切
非階砌廣雅云限謂之丞秩厖樸砌也砌卽切之俗體是亦
以切爲門限也杏有合訓但銅杏冒取從上冒合爲義非合
縫之謂

列語

四

黃金塗補注塗路也言中庭之路以黃金爲飾

按外戚傳切皆銅杏冒黃金塗師古曰塗以金塗銅上也然
則傳謂以銅杏冒切上又以黃金塗銅杏上也霍光傳云作
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霍夫人傳同則黃金塗於
網馮薦輪之間則塗非路可知故如瀆曰網亦茵馮所以馮
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以繡爲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
皆不以塗爲路說文金部鎔金涂也涂卽塗之正字明塗爲
塗飾之塗非塗路之塗矣黃金涂今俗作鍍金是

列女傳補注正譌

上虞雜振玉
就手覆移寫

今列女傳



今列女傳

母儀

孝聖憲皇后 純皇帝之母也。始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貧無奴婢。六七歲時。父母遺詣市買漿酒粟麵。所至店肆輒大饑。市人敬異焉。十三歲時入京師。值中外姊妹當選入宮。隨往觀之。門者初以為在籍中。既而引見。十人為列。始覺之主者懼。詔令入末班。孝聖容體端順。中選。分皇子邸。得在雍府。卽世宗憲皇帝王宮也。憲皇帝庸儉。學靡有聲色侍御之好。福晉別居。進見有時。會夏被時疾。御者多不樂往。孝聖奉妃命。旦夕服事。唯謹。連五六旬。疾大愈。遂得留侍。生高宗焉。及為太后。約皇帝以禮。率六宮以慈。福壽仁賢。形於四海。準回之平也。有女籍於宮中。生有美色。專得。上寵號曰回妃。然準女懷其家國。恨於亡破。陰懷逆志。因侍寢而驚。宮御者數矣。詰問具對。以必死報父母之讐。上益悲壯其志。恩以恩養之。太后知焉。每召回女。上輒左右之。會郊祭齋宿。子夜駕出。太后乘平輦。直至。上宮。入便閉門。宦侍奔告。

卷四 今列女傳

二一三 香 飽 集

上遵命。駕還。叩門不得入。以額觸扉。臣御號泣。聞於內外。太后當門坐。促召回女。絞而殺之。待其氣絕。撫之已冷。乃啟門。上入號泣。俄而大痛。頓首太后前。太后亦持。上流涕。左右莫不感動。泣下。海內聞者皆歎。惠相謂天子有。聖母也。靜而有化。而彌于教誨。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此之謂也。

節義

織笠女者。河南人也。其縣婦女采蘆草織笠。以為事。女自十二三時。每織擇精好。細潔之草。別藏之。既多。復擇其尤富。嫁之。自製一笠。既成。晉用獻其夫。而語其勤焉。夫戴以出。市人見者無不誇也。久之。旁縣亦聞之。它日夫出。有自後呼之者。公子也。問之曰。物以難得而珍。貨以有用為貴。今子之笠。婦所織也。冠之不可以却。暑無食不可以為炊。子誠寶之。願論其價。可乎。其夫心惜之。而以客為覓。姑應之曰。吾笠不賣。客幸欲之。若得錢八萬。富以與客。不然。無相問也。公子大喜。遂下錢八萬。取笠而去。於是其夫盡錢而歸。喜告其婦曰。笠已賣矣。乃得八萬。若先斯之。十萬可致也。女聞其故。默然內悲。而無言。其夫出。遂聞

戶自經而死。君子以織笠女為識微。夫古之婦也。義可求去。今也不然。一入其門。榮辱隨之。至於見賈逼淫。而求死與獄者。有司日有聞也。女之死。可謂達時矣。使龍比知之。則其君無殺諫之名。屈平知之。則其先無左徒之寵。君子與其待敗而俱傷也。不若自潔以全其交。詩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之謂也。

辨通

直辭女童滿洲人。其父為京營四品官。則未知其為參領與佐領與。咸豐九年冬。選其家女入宮。引見內殿。上親臨視。女童以父官品例在籍中。晨入天寒。上久不出。諸女立階下。冰凍縮感。莫能自主。女童家貧衣薄。不堪其寒。屢欲先出。主者大腹怪。固留止之。稍相爭論。女童大言曰。吾聞朝廷立事。各有其時。今四方兵寇。京餉不給。城中人衣食日困。待粥而活。吾等家無見糧。父子不相保。未聞選用。將相召見賢士。今日選妃。明日挑女。吾聞古有無道昏主。今其是邪。於是。上在屏後微聞之。出則。詔問誰言者。諸女恐怖失色。莫能對。女童前跪稱奴適有言。上問曰。汝何所云。女童前對奴等當引見。駕久不出。誠

卷四 今列女傳

二一四 香 飽 集

不勝寒。欲出不得。而總管以朝廷禁令相責。奴誠死罪。忘其軀命。具言朝廷立事。各有其時。今四方兵寇。京餉不給。城中人衣食日困。待粥而活。奴等家無見糧。父子不相保。未聞選用。將相召見賢士。今日選妃。明日挑女。竊聞古有無道昏主。竊以論。皇上願伏其罪。於是。上默然良久。曰。汝不願選者。今可出矣。女童叩頭退立。上遂罷選。當女童前後言時。與在旁者莫不惶急。流汗咋舌。不敢卒聽。及得。溫旨遣出。或猶戰慄。不能正步。以此女童名聞京師。君子以為能直辭。詩曰。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此之謂也。女童既出。上它日以事降其父一階。欲令後選時。女可不豫也。君子以為女童以一言而悟。主成。文宗之寬明。顯名於後世。詩曰。靜女其姁。貽我彤管。女童可以煒彤管矣。

今列女傳附錄

國風報春冰室野乘載此三事據云得之連縣吳季清先生所著筆記吳又聞請王壬秋先生云云茲讀湘綺樓今列女傳筆意謹嚴敘述得體事實與吳稍異惟吳文變疊亦有可觀因附錄之 諱諱子識

回部王妃某氏者國色也。生而體有異香。不假熏沐。國人號之曰香妃。或有繩其美於中土者。高宗純皇帝微聞之。西師之役。將軍兆惠陛辭。上從容語及香妃。命兆惠一窮其異。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致之京師。先密疏奏聞。上大喜。命沿途地方官吏。護視起居。維謹。慮風霜跋涉。致損顏色。兼以防其自殊也。既至。處之西內。妃在宮中。意色泰然。若不知有亡國之恨者。唯上至。則凜如霜雪。與之語。百問不一答。無已。令宮人善言詞者。諭以指妃慨然。出白刃。袖中示之。曰。國破家亡。死志久決。然決不肯效兒女子。汝汝徒死。必得一當。以報故主。上如強逼我。則吾志遂矣。聞者大驚。諱其侶。欲共劫而奪之。妃笑曰。無以為也。吾和衣中。尚有如此刃者數十計。安能悉取而奪之乎。且汝

卷四 今列女傳附錄

二一十五

香妃 嚴密

輩如強犯我者。吾先飲刃。汝輩其奈何。官人不得要領。具以語白。上。上亦無如何。但時時幸其宮中。坐少選。即復出。猶冀其久而復仇之意漸息也。則命諸侍者。日夜邏守之。妃既不得遂。所志乃思自戕。而監者所夕不離側。卒無隙可乘。而止。妃至中土久。每歲時。令節。思故鄉風物。輒潛然泣下。上聞之。則於西苑中。妃所居樓外。建市肆。室廬。禮拜。堂具如西域式。以悅其意。今其地尚無恙也。時 孝聖憲皇后春秋高。微聞其事。數戒。上毋往西內。且曰。彼既終不肯自屈。曷弗殺之。以成其志。無已。則權歸其鄉里乎。上雖知其不可屈。而卒不忍舍也。如是者數年。會長至園丘大祀。上先期赴齋宮。太后啊。上已出。急令人召妃詣慈寧宮。妃既至。則命鑄宮門。雖。上至。不得納。乃召妃至前。問之曰。汝不肯屈志。終當何為耶。對曰。死耳。然則今日賜汝死可乎。妃乃大喜。再拜頓首曰。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耶。妾聞萬里所以忍辱而至。此者。唯不欲徒死。計得一當。以復仇。雪耻耳。今既不得遂。所志此身。真贅旒無甯。一暎不視。從故主地下。之為愈矣。太后天地恩。竟肯遂臣妾志。臣妾地。

感且不朽。語罷。泣數行下。太后亦為惻然。乃令人引入菊室中。檢之。是時上在齋宮。已得報。倉皇命駕歸。至則宮門已下。鍵不得入。乃痛哭門外。俄而門啟。傳 太后命引。上入。則妃已絕矣。膚色如生。面色猶含笑也。乃厚其棺。飲以妃禮葬之。

旗人某氏女者。父為驍騎校。夫婦老而無子。且家赤貧。恃女針黹以養。繼淅瀝廚之事。悉一身兼之。女略識文字。有暇。則聚鄰童。教以識字。藉博升合資。時咸豐初年也。一日禁中選秀女。期屆。女名在籍中。聞報。抱父母慟哭。念已入宮。父母老無依。且展轉死溝壑。欲奉親以遁者數矣。故事。無問官民家女。既富選。則以官監守之。慮其遁也。女既不克脫。不得已。屆期。隨眾往。排班候駕於坤寧宮門外。時天甫黎明也。是時金陵甫失守。羽書絡繹至。上憂勞肝食。每樞臣入見。議戰守事。輒至日昃。乃退。民家女初入宮禁。已戰栗不自勝。又俟駕久。罷倚不能耐。重以飢渴交迫。相向飲泣。監者叱之曰。聖駕行且至。何敢若此。不畏鞭笞耶。眾聞言。愈戰懼欲絕。女勃然起。厲聲語監者曰。去室家。辭父母。以入宮

卷四 今列女傳附錄

二一十六

香妃 嚴密

禁果富選。即終身幽閉。不復見其親。生離死別。爭此暑刻。人孰無情。安得不涕泣。吾死且不畏。况鞭笞乎。且藉寇起。粵嶠。聞不數載。悉長江而有之。今遂陷金陵。天下已失其半。天子不能求將帥之臣。汲汲謀戰守。以遏賊鋒。保祖宗大業。而猶留情女色。強擄民家女。幽之宮禁。中俾終身不獲見天日。以繼已一日之欲。而棄宗社。于不顧。行見寇氣迫宮闕。九廟不血食也。吾死且不畏。况鞭笞乎。監者大驚。急掩其口。而上適退朝。御輦已至前矣。因共縛其手。牽詣上前。抑之跪。女猶倔強。不肯風。膝初女所言。上已微聞之。至是復笑問其故。女仍侃侃然。奏如前語。上欣然喜曰。此真奇女子也。亟命釋其縛。令引入宮中。朝見。皇后時某邸方喪偶。謀續娶。因以女指督焉。而罷所選秀女。使皆甯其家。某氏者。河南民家女也。生而奇慧。鄉里以針神譽之。少失怙恃。鞠於兄嫂。兄嫂皆鍾愛之。為擇配甚苛。故及笄。猶無人委禽也。女一日以麥草織兩笠。窮工極巧。鉤心鬥角。竭數十日力。僅成一具。持付兄。俾詣市售之。日第索價百金。無增

滅。有購者。卽詢其里居姓字而謹識之。兄訝曰。一笠耳。惡能直百金。持以過市。人不將疑我狂耶。女曰。第如我言行之。必有購者。如其竟無人。不怨兄也。嫂在側。默喻其意。知女意在擇偶也。因促其夫如妹言。兄不得已。持以出。閱三日。無人問價者。意女特警言耳。日暮。倦欲歸。忽一少年翩然來。迎與語。衣履脩潔。神宇閒雅。兄故所相識。隣村某高材生也。見所持笠。異之。把玩不釋手。問持此何爲。以求售對。詢其價。以百金對。生沈思久之。恍然悟。卽邀兄詣其家。出百金授之。而留其笠。兄微以言叩之。則生猶未娶也。歸告妻。使以語妹。女果首肯。亟以媒氏往。婚遂成。卜日親迎。以歸。伉儷果甚篤。婿家故無舅姑。惟夫婦二人。倡隨之樂。誠萬戶侯不與易也。生寶愛草笠甚。令女爲製錦綉。藏其中。出必冠之。無閒時。雨歸必手自拂拭。韜而懸之。帷中以爲常。數年後。女舉一子。已呀呀學語矣。生有所善某富室子者。嘗求昏于女。女以其無行。却之。至是益妒生之得美婦也。謀所以閒之者。乃陽納交焉。恒招生爲詩酒會。因道之爲俠邪遊。生惑焉。出輒數日不歸。女憂之。乃婉語曰。昨某君來吾家。吾於屏後窺其人。目動而言。

卷四 今列女傳附錄

一十七

香 鮑 莊 書

肆。是殆有異圖不可近也。生未以爲然。笑置之。一日醉歸。忽易笠而帽。女訝問之。則已爲某乘醉攫去矣。女默然。亦無一言。生倦而酣寢。曉始醒。則獨臥於床。訝女胡蚤作。呼之不應。亟起視。已縊於窗樞間矣。生駭極。木立大痛。茫不知其故。俯視。碎錦狼藉地上。拾審之。卽所以韜笠者。始悟女所以死。乃大痛。悔號泣數日。亦感疾死。

蘭因集

光緒辛巳錢唐丁氏棊

蘭因集卷上

頤道居士輯

菊香墓銘

諸九鼎

昔者康成家婢雅擅譚經子京麗監時觀著史蓋蕙
 心蘭體之質每在家兒步香鳴珮之人恒居房老故
 青衣作賦中郎之屬意殊深白紉題詩王珉之留情
 不淺以至木蘭持檝桃葉迎來紫燕名騷人種追至
 無不傳諸雅彥見自通人况乃白傳以青草作名石
 尉以翹風為號舞臺歌扇斜倚雲母之屏青冢幽宮
 定長美人之草政當題悵更可傷神何必神女之臺

蘭因集卷上

一

方憐暮雨詎侯貞孃之墓始泣秋風而已哉菊香者
 不知何氏婢女也死葬孤山處士林逋墓側問諸故
 老傳自宋時生前吟詠慕處士之清高歿後英靈結
 梅花之伴侶雅懷如是娟秀可知是以低葵之鬢未
 觀行容束素之腰莫由髣髴乃埋香鶴嶼寄魄鷗湄
 一坏殘土時結丁香三尺豐碑常行雲影遂使巢居
 閣畔放鶴亭邊澄霞散氣便同鮑姑之峯漾水曾波
 卽是菊妃之水騷人過而流連樵子為之不採僕于
 辛丑之歲曾與吳江葉變朱彝尊剝苔辨文採花作
 供今春與同郡毛子先舒徘徊石下日夕始去名流

屢至斯墓聿昭乃招芳魄麗以新銘欲播少翁之香
 不顧張超之謂將見西陵蘇小駐油壁而為鄰爾曲
 陶師停畫橈而不去銘曰

昔有處士埋骨斯邱晴霞放鶴深水觀鷗彼何氏女
 樂茲清幽塚非青草斜似玉鈎總帷垂露竹葉鳴秋
 石隱結契環珮同游詎鄰蘇小直是莫愁

孤山和靖墓側舊有小冢碑刻士女菊香之墓余
 少時嘗見之戊辰己巳間大修林墓冢碣俱被拆
 去為之惘然今於四六新書中見諸九鼎所作菊
 香墓誌云菊香葬林處士墓側聞諸故老傳自宋

蘭因集卷上

二

時生前吟詠慕和靖之為人歿後英靈結梅花之
 伴侶殆可徵信也莊圃

菊香墓

新城 王士禛 西樵

墓在孤山四賢祠左不知何許人獨碑上女
 郎菊香墓字隱隱可辨夕烟春草淒豔移人
 馳黃屬賦因題二十字

昨過西泠路蒼茫弔夕曛餘魂銷未盡重賦菊香墳
 余於己卯五日汎舟西湖尋菊香墓見碑上刻
 本司婢女菊香之墓字因賦 秀水 徐 鈞 電發
 艾虎釵符懸百結蘭橈重泛芎蒲節影漾湖心清又

徹無休歌子規枝上聲聲血 瘞玉埋香魂斷絕銀
濤江上空鳴咽莫把靈均閒話說春纖捏半灣邏迤
沉檀屑 調寄漁家傲

小青傳

虞山 支如增 小白

小青者武林馮生姬也家廣陵名元元字小青其姓
不傳十齡時遇一老尼口授心經一過輒成誦尼曰
是兒早慧福薄毋令識字可三十歲活母難之十六
歸生生之婦奇妒姬曲意下之終不悅偶隨婦遊天
竺婦問西方佛無量大士獨著者何姬曰以慈悲故
婦知諷已笑曰當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室誠曰非

蘭因集卷上

三

吾命郎至不得入非吾命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往
郎亦不甚相顧姬悽惋無已有楊夫人者時從姬奔
絕愛憐之姬性好書向生索取不得數從夫人處借
觀間賦小詞自遣對佳山水有得輒作小畫生聞之
索亦不與又時時好與影語斜陽花際煙空水清輒
臨池自照絮絮如問答女奴窺之即止但見眉痕慘
然嘗有對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之句一
日夫人乘間言曰吾非女俠然力能脫子火坑豈終
向黨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夢
手折一花隨風片片墮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

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徒供羣口描畫耳
夫人默坐長歎相顧良久泣下沾衣自後夫人從夫
宦遊姬益寥聞遂感疾醫來姬伴謝侯出擲藥牀側
歎曰吾即不願人世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
窻以一杯醢斷送耶乃作書貽夫人曰關頭祖帳迴
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
煥噓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酬姊姊姨姨無
恙猶憶南樓元宵看鐙諧謔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
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
指一姬曰此執拂狡鬟偷近郎側將毋似姊於是角

蘭因集卷上

四

采尋歡纏絲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
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猜語哮聲日焉三至漸乃微
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
苦心臥狸悲鼠此直快其換馬不即辱以當壚去則
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便
祝髮空門洗妝浣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
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
鐙聽雨雨殘笛歇唧唧蛩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朝
淚鏡潮夕淚鏡沙今茲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
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姊弟天涯問絕嗟

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歡淹毋乃非達至其淪
忽亦非自今結禱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
斯何必紫玉成煙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
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所受阿秦可念幸終垂
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瑤鈿繡衣福星所賜可以超
輪消劫耳小六娘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
是鳥死鳴哀其拙集小像託陳媪好藏覓便馳寄身
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隄畔探梅山
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彷彿生平之響像見空幃
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從

蘭因集卷上

五

此永辭玉腕珠顏行就塵土興言及此慟也何如書
未達而疾益甚水粒俱絕惟日飲梨汁少許然明妝
靚服擁襪敬坐未嘗蓬垢偃卧也忽一日語女奴曰
傳語宛業郎可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
鏡熟視曰得吾形矣未得吾神也姑置此師易一圖
進曰神似矣丰采未流動也乃命師復坐自與女奴
扇茶鑑或檢圖書或整衣褶或代調丹碧請色縱其
頷會久之命寫圖圖成笑曰可矣取供榻前焚名香
設梨汁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
而泣淚與血俱一慟而絕年纔十八耳時萬曆壬子

歲也日向暮生踉蹌來披帷視之則容光藻耀如生
前不覺長號頓足婦聞之恚甚趨索圖生詭以第一
圖進立焚之又索詩亦焚之廣陵散從茲絕矣猶幸
第二圖其姻婭有購得之者而姬臨卒之先日以花
鈿數事贈鄰媪小女觀以二紙有字云數盡懣懣春
夜雨無多也只得一半工夫乃姬親筆噫脫姬臨卒
不以花鈿贈人而彼畫師寫照落筆便肖則遺照殘
箋盡歸妒婦劫火又安得桃花一瓣流出人間也哉

題小青焚餘卷後

陸繁昭

鄭家淑媛說詩義於泥中王氏名姬度歌聲於扇底

蘭因集卷上

六

揆其始終殊無怍怨蓋康成擅經神之譽中書信江
左之英並託跡于龍鸞故忘情于枳棘至於汝南女
子不嫁安東邯鄲才人翻歸廝養締非其偶良足悲
也西陵富人妾小青者揚州人也雲迷曉樹長憐瓜
步之春夜落寒濤坐賞維揚之月少長名區夙標慧
性鳳音細囀能繞梁塵鸞袖輕翻空誇趙步笙授仙
人之指瑟傳帝女之聲加以體似驚鴻身輕飛燕妝
成點額蝶欲尋花翦就垂髻蟬來飲露明珠十斛未
能買其回頭南楚百城何足賞其一盼于是釵綠金
屑復抽卻月之梁裙號雲英尤愛留仙之幅攜來陌

上誰不踟躕若在鑪頭難辭調笑方謂楚臣儒雅爰
擬登膺交甫風流徐圖解佩弛薄怒於章華通微波
於曹植而玉壺承淚之期香寢破瓜之候竟以失意
周媒委身吳客笑東都之豪士空有瓊厨歎西晉之
高流虛傳金谷而且青疎臺上性喜揀刀永年里中
情難屈膝曾無委髮之憐徒解鋤蘭之舉維此麗姝
遷於別館長隄楊柳飄零京兆之眉秋水芙蓉憔悴
文君之面雖復葡萄良醞詎肯消愁合歡新花無由
蠲忿唯屬意于宏辭更馳心于高唱春華初散名製
連章秋露將零清歌幾曲梅林鶴岫弔處士之銷亡

蘭因集卷上

七

油壁青驄傷美人之遲暮載在香奩亦云麗矣至其
激清調于花牋奏繁聲于數紙言情則望帝懷鄉寫
怨則鮫人迸淚班姬失色奪紈扇之新篇房老驚心
掩蛾眉之哀響是知淒清徐淑可置無間綺密蘭英
卧之牀下詩存若干首書附某夫人許妻拜表婦人
之集已亡鮑女庸才大雷之書不報我思古人真多
遺憾所恨滄溟木運蘭玉蚤凋明君入宮之歲便赴
泉門廬江作婦之年已歸幽壤而相逢鍾子又昧知
音愁對周郎何能識曲遂令遺文圖畫悉爲主婦所
燒人亡桂殿快心玉階之辭魂去蘭臺移妬長門之

賦茲用錄其餘策幸免秦坑緝其殘編纒離魯壁瓊
花數本無非闌苑之枝玉樹一林都是蓬洲之種豈
必延津劍合方吐氣于豐城合浦珍還乃增輝于珠
澤

小青墓誌

錢塘 陳文述 願道

在昔燕歸紅線青山起玉女之墳鶴舞黃泉白石築
瓊姬之墓珠江瘞玉香生悉茗之花青塚留春綠偏
卷施之草紙醉金迷之地慣弔芳魂山溫水軟之區
長埋玉骨如孤山小青墓亦其一也小青姓馮氏名
元元廣陵人也二分明月解認前身一樹瓊花自憐

蘭因集卷上

八

小影淑妃芳姓熏鑪粉鏡之妝蔣妹同鄉盤石金釵
之曲生來識字已種愁根幼解誦經聊參慧業濟尼
之言其智仙之寶筏歟錢塘馮生雲將翩翩佳公子
也居近斷橋門繫浮梅之檻墅鄰瀛嶼家餘快雪之
堂慕桃葉之芳姿迎來畫幃惜柳枝之弱態護以雕
闌無如妬婦津危夫人城逼明珠委地遭按劍以何
疑芳蘭當門必見鋤而始快因琳宮之問答託覺岸
以慈悲置之暗香疎影之中其心叵測藉爲折柳摧
花之舉此妬難療小青智慧人也心孤似月任蝕影
於妖墓命薄於花肯飄香於藩溷甘受三章之約永

辭一面之緣證莫須有以無從勸歸去來而不聽其
心甚苦其情亦可憐矣楊夫人者馮氏戚楊進士元
蔭室也女宗習禮佳俠合光愛謝女之詞章假甄家
之筆硯憫茲羅刹欲渡慈航心憐紫葢匪綠綺閒
情氣激黃衫欲拯紅綃苦海小青貞烈人也遠遼孤
鐙南樓味寂玉烟花蝶西閣酣愁故里迴帆難爲朱
萼娛親之計空門削髮易起瑤光奪婿之嫌甘爲霜
裏之幽蘭不作風中之弱絮其辭婉其心孤其行芳
其志決以視綺紈博體縞練從人吁其遠已雅善丹
青尤工詞翰對佳山水輒以烟墨自娛賦小詩詞聊

蘭因集卷上

九

與泉石相賞生前金石尙留報楊之書劫後檀旃贖
有焚餘之草詢閨閣中之羈人志士妾媵中之孽子
孤臣矣或云人本子虛事皆烏有豈知漢代班曹大
家續史晉時王謝閨秀能詩女子多才由來久矣况
史稱絡秀之賢銘誌清娛之美汝南灣上碧玉留名
金谷園中綠珠殉節士之賢不肖不以貴賤異女之
賢不肖亦豈以嫡庶殊耶閨集謾聞晚年日論虞山
蒙叟之調言不能不爲河東君責矣香月亭前歲寒
巖畔埋香瘞玉者二百年於茲矣孤嶼花香後湖水
碧夢證三生之石親題十字之碑鬱鬱長留期酌酒

重三節後珊珊何處待招魂第一
雪耶月耶烟耶水耶靄靄暮雲亭
春山落花素羽未來綠萼始華香

西湖志小青傳跋

按小青事前人多言偽託絕無甘
覽志已載入孤山路而焚餘詩詞
流傳人口新安張朝作虞初新志
弟紫雲歸會稽馬髦伯見吳道新
有其人矣又支傳外復有菱菱尼
或云明季馮猶龍所作

蘭因集卷上

蘧齋詩話

小青詩甚傳於世近有辨者謂
爲小青耳子至武林詢之陸麗言
子雲將妾也所謂某夫人錢塘
也楊與馮親舊夫人雅諳文史
讀嘗欲爲作計令脫身他歸小
北上小青鬱無可語貽書爲訣
小青以命薄甘死盜作霜中蘭
才色重哉客問小青固能詩恐
日西湖上正少此捉刀人

列朝詩集小傳

又有所謂小青者本無其人邑子譚生造傳及詩與朋儕爲戲曰小青者離情字正書心旁似小字也或言姓鍾合之成鍾情字也其傳及詩俱不佳流傳日廣演爲傳奇至有以孤山訪小青墓爲詩題者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良可爲噴飯也以事出虞山故附著於此

此蒙叟謬論也是條載女郎羽素蘭傳下曰素蘭名孺字靜和不詳其邑里或曰吳人也解音律推律得羽聲遂自命爲羽氏能書善畫蘭既嫁不得

蘭因集卷上

十一

意爲漚子十六篇以見志云云按此常熟翁素蘭也素蘭風流放誕卒以戕身蒙叟既極詆之而諱其姓之半曰羽且託於吹律得聲之說以傳會之事已奇矣而忽牽涉於杳不相卽之小青謂無其人且謂事出虞山因以附著則素蘭爲虞山人可知何云不詳邑里至小青生於廣陵歸於錢塘與虞山何涉而云事出虞山則以小青傳爲支如增小白所作支虞山人故云爾也於作傳之人既以虞山證之又以譚生諱之於素蘭之姓則合者分之於小青之名則分者合之忽昧忽明幾成夢讖

或妬婦揚焚圖毀詩之餘烈百計以滅其迹焉既舊家婦應豪族蒙叟受託作此不經之語未可知也陳壽佳傳魏收穢史文人顛倒古今一轍愚山講山篤實君子成說具在信而可徵無稽之談本不足辨目論之儒是丹非素巧言簧鼓易滋消語故申論之頤道居士

彷彿行

李雯

余少聞小青之事傷其哀麗矣今年秋同郡好事者爲小青作傳奇劇於其宅召余觀之事既絕賞情又淒異而體是曲旨神態彷彿

蘭因集卷上

十二

者實吳女郎青來也小青怨才深秀單思激哀雖古之才婦何以加乃其人去今亦數年矣涼風冷草化其妙質昔之所哭今已爲歌而是女郎持容適面悲引內發意響所赴形神俱至豈非有深傷之情者耶神仙家言情深之士不得聞道類以天喪小青由此死也乃或訴神精響之外結意影似之內亦自媿非達矣宣記所慨聊作此行

天下佳人不易得小青之墓徒青青生時逸豔人不知死後空名傷娉婷雲容綺思安可見吳闡才人馳

目成滿堂斂容靜不語清唱獨發如哀箏寡鶴夜叫
山竹冷幽蘭落露泣淺清切如悲鶴鳴素琴商絲將
斷不可聽絕如秋風振哀玉芙蓉欲墜難爲形四座
舉袂盡惆悵白日爲涼蟬不鳴憶昔小青信仙侶任
魄悲魂天不許清姿下邁失所儔有骨更作西冷土
西冷之士松柏修石泉雨滑啼斑鳩沈顏杳冥不可
問忽來堂中生麗愁當年美人恨不遇故託遺容垂
絹素豈知一曲寫最真蛟蜚飛來錢塘路

彷彿行

華亭 陳子龍 臥子

廣陵小女隨烟霧環佩踏雲向東度星光掩抑花參

蘭因集卷上

三

差顏綠媽紅對秋雨窈碧凝眸孤影通啼魂無語黃
昏路畫圖不到春風前夜夜傷心泣縑素幽泉香氣
日應薄我曾灑酒松間墓悲情遙斷草連天杳冥神
靈渺難遇天下何人劇可憐譜將幽恨入管絃羅屏
美人善惆悵妙學此曲雙嬋娟一聲宛轉盡生死啾
啾麗魄來當筵雲髮眼波光影碎我欲從之然不然
忽如移我孤山下咫尺風雨清秋天昔人何年在黃
土丹青雖好猶棄捐解識相思古來少此情久斷君
何傳傳神豈獨邯鄲步攝魂反恐遙相妬不須重見
李夫人劉郎空自愁無數

紫雲歌

吳道新

維揚馮紫雲乃小青女弟會稽馬髦伯姬姿
才絕世既精書史兼達禪宗惜與小青俱早
沒讀其妙山樓集及髦伯紀事略作歌志之
奇香絕豔渾難似千古紫雲曾有二將軍帳裏楚歌
哀司空燭畔金釵膩今雲不與古雲同芳華秀出邗
江東分明仙路唐昌下一朵瓊花謫蕊宮妙山樓堪
姪燕子阿妹徽音嗣阿姊賦心同挹茱萸秋濺出一
青更一紫小青怨擬離騷芬玉臺新詠推子雲宋家
姊妹差能比謝韞崔徽未可羣海棠姿韻嫣然絕梅

蘭因集卷上

四

花嶺對羅浮雪錦軸牙籤芝體封還因辟蠹焚雞舌
秋月春風廿四橋彩毫時綉鳳凰毛獨持玉笛吹秦
玉自浣濤箋寫薛濤空閨不字須叩友讀書門掩蒼
苔厚欲憑綠綺識相如肯從青瑣窺韓壽會稽名士
匡廬君佳山佳水訪佳人三生石上逢知己一笑千
歸趙德麟香奩集作侯鯖錄易安緣分伴徐淑梁鴻
案竝遠山眉揚雄亭貯黃金屋白眉年少矜豪英陰
符寶劔喜談兵繡窗紅綫司彤管每代陳琳草檄文
巫山巫峽雲光濕紫雲惟與朝雲匹朝雲曾學坡公
禪紫雲兼擅坡公筆可知龐照是前身薦得西來大

意真靜參貝葉無生旨悟徹蓮花有漏因電光石火
誰長在百歲千秋只三載秦嘉詩好贈偏多荀粲情
癡淚空灑螺黛煤銷冷鵲薰猶傳麗藻襲靈芸竟無
細盒胎蓬海惆悵泥金簇蝶裙紫雲歌歌紫雲湘軒
洛馭歸縹緲宋玉難招環珮魂西湖煙水西冷樹小
桃花繞斜陽路寒食東風哭杜鵑雙鴛塚傍蘇卿墓
紫雲文字禪小青斷腸句天上人間無覓處嵇康何
用惜朱絃廣陵一曲猶堪顧

此詩從沈西雍續本事詩錄得之觀西湖烟水四
語則紫雲墓亦在孤山竝蒂埋香聯芳瘞玉桃根

蘭因集卷上

五

桃葉不得專美青溪矣頤道居士記

馮小青

焚餘草

詩

雪意閣雲雲不流舊雲竟壓新雲頭米顛顛筆落窗
外松嵐秀處當我樓垂簾只愁好景少捲簾又怕風
繚繞簾捲簾垂底事難不情不緒誰能曉鑪烟漸瘦
翦聲小又是孤鴻唳悄悄
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將一滴楊枝
水化作人間並蒂蓮
春衫血淚點輕紗吹入林逋處士家嶺上梅花三百

樹一時應變杜鵑花

新妝竟與畫圖爭知在昭陽第幾名瘦影自臨春水
照卿須憐我我憐卿

西陵芳草騎麟驄內信傳來喚踏春盃酒自澆蘇小
墓可知妾是意中人

冷雨幽窗不可聽挑燈閒看牡丹亭人間亦有癡於
我不獨傷心是小青

何處雙禽集畫欄朱朱翠翠似青鸞如今幾箇憐文
彩也向秋風鬪羽翰

脈脈溶溶盪盪波芙蓉睡醒欲如何妾映鏡中花映
水不知秋思落誰多

蘭因集卷上

六

盈盈金谷女班頭一曲驪歌眾伎收直得樓前身一
死季倫原是解風流

鄉心不畏兩峯高昨夜慈親入夢遙見說浙江潮有
信浙潮爭似廣陵潮

詞

文姬遠嫁招君塞小青又續風流債也虧一陣黑罡
風火輪下抽身快單單另另清涼界原不是鴛鴦一
派休猜做相思一槩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
在著衫又撚裙雙帶詞寄天仙子

名媛詩緯

楊慧林字雲友號林下風杭州人工畫山水湖上李漁所編意中緣傳奇蓋為慧林而作也張遂辰悼楊姬雲友詩畫樓猶咫尺寒食去年同草憶裙腰綠花銷人面紅斷橋烟似水殘夜雨兼風那得空離恨埋香佛國中自註墓在斷橋智果寺

春星堂集附錄

歲在己亥余北歸過汶上時于文定公以東平李室名道坤者所作山水花卉冊見示且託路大夫求予跋北方畫學自李夫人創發亦猶書家之有李衛奇

蘭因集卷上

七

矣奇矣山居在苒幾三十年而閨秀之能為畫史者一再出又皆著於武林之西湖初為林天素繼為楊雲友彼如北宗卧輪偈此如南宗慧能偈或對境心不起或對境心數起皆菩提增長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然天素秀絕吾見其止雲友澹蕩特饒骨韻假令嗣其才力殆未可量惜其身世猶遶樹三匝時非然明二三君子為之金湯何能磨甄作鏡余又惜於東阿雖度外憐才不逢獻花天女聽其說法耳己巳二月望董其昌書

司馬相如謂能讀千賦易於作賦又昔人云不讀萬

卷書不行萬里路看得杜詩畫道亦然宋時趙令穰以王孫工畫每寫江南景物見者曰當是上林回東坡亦曰年少好奇之筆更得五百卷助其氣骨尤善今觀此冊山水小景出入米漫士梅花庵主黃鶴山樵已涉元季名家蹊徑乃花鳥寫生復類宋時畫苑能品諸人伎倆雖管仲姬親事趙文敏僅工竹石未必才多乃爾以彼其才用之作詩何必減薛洪度用之填詞何必減李易安而生世不諧弗獲竟其所詣可憐玉樹埋此塵土隨西陵松柏之後有汪然明者生死金湯非關或溺珍其遺蹟若解漢皋之佩傳

蘭因集卷上

六

之同好其聆湘浦之音可謂一片有心九原知己慎勿以視煮鶴之輩也董其昌題
董宗伯先生以畫譚禪南能北秀評覈甚精余亦以詩論畫清心俊逸天素擅青蓮之長渾融飛動慧林有浣花之致真一時異人也嗟乎淨居既闕深煙素君復隱閩嶠天留慧林一枝燈照映湖山雲煙魚鳥不終寂寞願然明諸君子始終護持之無更落筵鸞閉鷗之手昔李季蘭幽居唱和惟陸鴻漸顏平原諸公得與周旋韋南康以王侯之尊親為薛洪度築樓致餽當時文人雅客標韻乃爾盛事可復佳話重拈

使吾輩常入畫圖常見畫史不勝空談南北宗虛哦
李杜詩耶己巳花朝華亭許經題於隨喜庵

書畫之名惟閩人易傳弱腕所運習氣自漸至秀潤
而兼行家之長莫如管夫人然猶或借粉本於吳興
梁霧蒙香精詣良倍未有崛起閣中自有林下風如
兩林史者余猶憶天素濡毫吮墨幽閒靜好寂寂相
對如披寒澗之風心地都涼雲友恨未參承友人汪
然明以紈扇絨寄纔一展玩煙霞片片落坐間矣不
覺欲自焚筆硯無怪董宗伯之瞠目叫好也惜其身
世尚遶枝三匝焉知非孤山處士見女子身而說法

蘭因集卷上

九

寄語然明幸毋草草天素之感尙在魂夢勿再蹈何
如崇禎己巳張爾葆書於姑熟青山之下

春星堂詩錄

汪汝謙 然明

冬日同楊慧林登隨喜庵

此日何如鳥出籠況同輕艇欲凌空相看莫道傷心
事且把湖山入畫中

時慧林於庵中
寫斷橋小景

一曲新聲清夜哀窗前雲影共徘徊忽驚隄畔孤鴻
起猶憶姍姍去復來

得楊雲友畫扇

獨坐空庭月色來撩人情思向誰開漫將團扇憐秋

夜縹緲煙雲鎖鏡臺

仲春董仲權邀過次竹園訪楊雲友觀畫聽琴
湖湄一曲綠陰濃寂寂幽窗花影重瞥見魂銷如洛
浦還疑夢遶賦巫峯春山淺約窺眉黛煙雨依微在
筆鋒纔聽清弦娛竹裏恰嫌蕭寺早鳴鐘

陳懿卜先生來湖上聞雲友近況賦懷楊詩十
首漫和步韻

短橈長喜繫湖邊流水桃花別一天卻恨可憐人去
後空留佳話與誰傳

百尺高樓一枕鶯垂楊縷縷不勝情如何此夜濃陰

蘭因集卷上

十

外不見簫聲弄月明

落盡殘燈漏水添誰將秋思到眉尖相逢倘有鍾情
客賦恨頻將彩筆拈

非關爲雨復爲雲一念憐才總爲君莫道當年獅子
吼於今摧挫不堪聞

窗臨流水綠陰稠幾點殘花燕子樓此際蕭條空獨
立黃昏翠袖總堪愁

秀骨清姿識大家琴心有待許誰加明珠可贖應無
惜俠氣寧能似押衙

丹青一似管夫人點染煙雲筆底春自惜才人俱有

種生來慧業豈無因

浪說閑情林下風筆能扛鼎競稱雄每看邱壑多瀟灑一抹都收絹素中

山光如黛水如油曾憶花時共泛舟自昔推殘風雨後頓令咫尺不同游

夢魂空到楚陽臺何事無端暗自推乍訝秋聲窗外響翻疑環佩月中來

原作

陳鉅昌

篋管嶺外六橋邊勝絕人寰第一天彷彿飛仙在眉睫能無佳句紫雲傳

蘭因集卷上

三

玉瑄頻調柳外鶯自從春去若為情總無燦爛園金屋將息琴心耐月明

瓊城珠扉鮮日添麝煤鼠尾盡愁尖亦知巫峽詞人否幾許幽詩悄為拈

濃抹林巒淡抹雲置邱置壑也從君只恐禁寫瀟湘意恐惹孤猿動聽聞

燕燕交飛綠樹稠雪衣猶自戀層樓雙眉不得描京兆自掃春山總帶愁

曾讀香箋勝友家猿聲鴉淚共交加麤心枉有肯堪裂俠骨終當待押衙

無那癡心妬洛神又堪摩詰占閨春雖然亦是紅顏福未必風波不勝因

標賞曾聞林下風當時猶是丈夫雄夜來腸斷披襟處何似溫家玉鏡中

湖南湖北水如油蘇小墳頭幾放舟咫尺素娥空抱恨執柯誰作廣寒遊

茸城學士墨為臺抵掌頻從畫史推昨日特緘雙鯉去扁舟能不為君來

雪後過雲友幽窗渾曙色几榻淨無塵卻喜宜人處花飛笑語親

蘭因集卷上

三

尊酒破岑寂尤誇詠雪才座看仙子竝應得到瑤臺圍爐孰煮雪清韻入簾櫳一種堪憐態依然自不同

秋深看雲友病

堪憐憔悴到妝臺蕭索悲秋轉可哀愁病每傷黃葉落幽懷未許翠眉開正耽茗椀花前約忽罷簫聲月

下回不禁淒涼蛩韻切夜深偏向枕邊來歲暮湖上送雲友葬

黯淡湖光欲暮天薤歌執紼正殘年花飛淨土香埋骨煙暝寒林畫入禪無淚祇緣情底極遺言多見恨

尤偏少君縱有招魂術心事何由到九泉

春日湖上觀曾波臣爲雲友寫真

長懷舊恨轉愁新
瞥見銷魂卻認眞
痛惜佳人傷絕代
丁宜彩筆漫傳神
情癡無復事前事
風韻猶存身後身
自此妝臺終寂寞
輸他隄柳又回春

春日馮雲將胡仲修許才甫張卿子曾波臣集
不繫園過西泠莫雲友感去春社集淨語因用

前韻

雲蹤何處水粼粼
宿昔同遊今委塵
但說人琴徒有恨
況從邱隴益傷神
新詩好入花閒集
佳話空傳畫裏身
酌酒西泠魂欲斷
依然橋畔可憐春

蘭因集卷上

三

雲友墓在智果寺西當百日禮懺寺中期他日
爲構一椽梅花繞屋以貯香魂子昔構一枝於
西泠范長白先生題曰雲龕今留佳名於此賦
以志之

雲龕只合傍招提
一點香魂定不迷
古刹竟無僧作主
新墳偏有客來題
參寥遺蹟看山頂
蘇小爲鄰愜水西
死別忽當過百日
烏啼寒食草萋萋

雨窗讀方庶常悼雲友書

春來何事不堪傷
傳到瑤函更斷腸
自昔彩雲朝易散
恰逢寒雨夜偏長
清弦旣輟隨流水
斷袂難連欲

噴霜他日相逢徒挂劍
山頭化石是思鄉

暮春陳庶常過湖上展觀雲友畫作文傷之因

感賦

憐才展轉復憐春
空見芳菲不見人
明月乍驚鸞鏡缺
遠山如寫畫眉新
子規啼出香魂寂
柳絮翻飛蝶夢親
其惜摧殘千古恨
漫將遺墨想風神

族弟杜若冬日遊新安過訪詢雲友往事感涕

成吟次韻

曾傳佳話說烏紗
雲友昔辭貴人有云烏紗總屬無情物
因向西泠識大家
昔解明珠爭買笑
今埋香骨但興嗟
滿腔熱血

蘭因集卷上

五

頻看劍徧染霜林
幻作花君到湖山
如酌酒水空鶴去
恨無涯

一見情深信有緣
生來同病轉相憐
煙霞帶癖眞銷骨
塵累無從可卸肩
玩世終慚彈鋏客
逃名誰贈買山錢
與君本是連枝出
恰喜今宵對雨眠

原作

汪四馳

漫將意氣問烏紗
幾見拋書滌酒家
事到快心原可妬
情能眞死不須嗟
湖山有意留香骨
今古人誰念落花薄
命遇君聲價永更勞
身後作生涯
愧負情癡未有緣
懶拚俠骨易人憐
眼青惟對江

山笑囊罄常收風月肩身世如漚休問貴交知可
漆只須錢逢君握手欣同調願藉蘇隄共醉眠

雲友詩

楊慧林

冬日登隨喜庵因寫鬪橋小景志喜

經年不復見湖山重到西泠載月還風月何如今日
好天應爲我也開顏

西湖三女士墓記

錢塘管 筠 湘玉
女史

西湖三女士墓頌道主人爲宋女士菊香明女士馮
小青楊雲友立也菊香小青墓在孤山雲友墓在葛
嶺智果寺西主人既爲重修立石並建蘭因館於巢

蘭因集卷上

五

居閣西小樓三楹中爲夕陽花影樓右爲秋芳閣以
祀菊香雲友附焉左爲綠陰西閣以祀小青三女士
遺事詳於前人記載及主人所撰墓誌筠以乙酉之
初來謁墓下徘徊祠壁竊有感於嬋媛之遭際也蓋
自大家續史名重漢京宣文授經禮隆唐室班姬團
扇之辭左嬪鬱金之頌若蘭錦字妙織迴文花蕊新
詞最嫺宮體歷觀往紀女子何嘗不以才重哉菊香
蹤跡諸九鼎墓誌云葬林處士墓側聞諸故老傳自
宋時生前吟詠慕和靖之爲人歿後英靈結梅花之
伴侶雖著錄無存當少清照漱玉之儔淑真斷腸之

亞也楊雲友則蘇小卿親容華舊姓然明結翰墨之
緣天素作閨房之友殆黃皆令卜篆生之流歟至於
小青心孤似月命薄於花以藕絲蓮性之纏絲遭信
語嗙聲之摧折燒燈讀曲照影憐春朝淚夕淚之痕
新雲舊雲之感愛之者以爲千古第一有情人憐之
者以爲千古第一傷心人矣筠嘗讀其貽楊夫人書
及焚餘草遠遂孤燈境何慘也零膏冷翠語何悲也
玉烟花蝶觀何達也絮果蘭因志何決也女辭家而
適人臣出身而事主慷慨成仁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卒之超輪消劫禮佛以終靚服明妝留照而去平心

蘭因集卷上

三

論之殆千古之第一貞姬烈女歟筠之來歸穎川也
太宜人愛若所生女公子視如同氣大婦魏成君解
序銘椒之集名家謝道韞其聯詠絮之吟主人氣誼
雲霞肝腸冰雪玉臺有麗人之目金釵列弟子之行
以筠之抱詩癖也爲示風雅之淵源以筠之耽禪悅
也爲講華嚴之音義玉女雙鬟之石供作硯山蕊宮
花史之圖列諸屏幃視菊香雲友未知何如視小青
則遭際較勝矣西湖者武林之名勝也菊夫人瓊花
倚玉楊妹子宮柳垂金金麗卿驛壁題詩韓玉父烟
江聽雨綺羅之盛此地爲多閨閣之才亦於茲最勝

矣主人弔古情深憐才念切琴河訪靡蕪之墓青溪
營麗華之祠睠此舊山復營新隴留三生之豔跡紅
粉齊迴合兩代之芳魂青陵相望白石築瓊姬之館
夢斷蘂砧黃絹題幼婦之碑謔含齏曰草香蛺蝶湖
泛鴛鴦洵花月之閒情亦湖山之韻事矣筠流覽烟
雲感懷身世隨清娛環珮天涯僅有芳名託登善王
子霞風霜海角終教玉骨葬蠻荒姬侍之悲吁其慨
已主人久歷名場重遊宦海江頭畫舫沂桃葉之舊
遊湖上青山築梅花之生壙筠皈心初地結願來生
蟻聚南柯終踐先驅之約蓮生西土勿忘同穴之盟

蘭因集卷上

毛

庶幾珠淚玉烟永消錦瑟華年之感蘭芳菊秀共作
靈簫墨會之遊覽洵美之湖山弔空羣之佳麗映波
橋畔君請營比玉之樓天竺山前我更訪倩桃之墓

蘭因集卷下

頤道居士輯

得隙地於孤山巢居閣西為菊香小青兩女士
脩墓並建蘭因館其上為夕陽花影樓樓左為
綠陰西閣以祀小青右為秋芳閣以祀菊香先
是為明女士楊雲友修墓於智果寺西因以附
祀秋芳閣中詩以紀事並索海內詩人和焉

陳文述

巢居閣畔好青山
花落花開弔玉顏
曾築春泥銜燕子
再營香塚葬雲鬟
殘霞留照明妝靚
夜月招魂翠

蘭因集卷下

一

袖閒添種寒梅三百樹
采鸞應共鶴飛還
冷翠零膏易斷腸
美人回首向明妝
自胎蓮性孤聽
雨甘證蘭因任隕霜
三竺鐘聲尋夢迹
兩隄雲影動
湖光遺蹟重築樓
重建一樹桃花寫夕陽
兩朝閨閣話音塵
一樣輝媛舊隱淪
芳姓偶同楊妹
子小名應喚菊夫人
寒梅伴侶林花發
智果因緣墓
草新日暮傳芳歌
楚些隔湖相望水
鱗鱗
蘆庵一角水仙祠
梅嶼三臺玉女碑
畫裏珮環生紫
玉夢中簫鼓葬西施
湖山跌宕春留影
花月沈吟鬢
有絲曹妙清樓倩
桃墓重來還擬賦
新詩

雲伯為菊香小青雲友三女士脩墓復並祀於
孤山作詩紀事余亦繼作

錢塘張雲璈仲雅

西湖自昔數興亡
極目寒煙鎖夕陽
賸有文人能弔
古斷無名士不迴腸
青松淚灑三春碣
紅粉愁凝一
瓣香
豈是書生偏好事
典型指點在秋芳

姓氏何人說浪傳
強將情字作前緣
世傳小青並無
其人乃離合情
字為之施愚山嘗以問陸麗京麗京曰此故馬具區
子雲將安也所謂某夫人者錢唐進上楊廷槐元蔭
之配楊與馬親舊夫人博通文史於小青相憐愛嘗
欲為作計脫身他往小青不可夫人從宦北去小青
鬱無可語遺書為訣書中云云皆實錄也說見愚山
集據此不但實有其人且立志堅貞豈僅可以才色
目之哉
新妝自照凌波影
佛力難生並蒂蓮
經卷藥爐

蘭因集卷下

二

長宛轉蘭因絮果太纏綿
一坏應識芳魂慰無復梅
花變杜鵑
菊凋聲華說悞標
難將遺恨問南朝
已從處士追靈
爽更傍名姝伴
寂寥塚伴疎梅應共發
亭中孤鶴正
相招綠陰西閣同
寒食消受年年酒一瓢
韻分圓覺記東坡
定識輝娟慧業多
花影夕陽團野
色美人黃土泣
修蛾未妨地下煙
生玉常見湖塢屋
補蘿惟有同心蘇
小小西陵松栢奈愁何
頤道先生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鎮洋顧登衍春洲

黃花瘦影暉鴉鬢簾捲西風憶玉顏三尺荒墳窺冷
月一湖香氣盪孤山殘碑細讀斜暉外書閣重營疊
翠閒誰唱王郎腸斷句夕煙春草痕痕斑

一窗秋雨寫淒涼舊曲傷心玉茗堂字裏箋情原有
味人閒療妒奈無方蘭因遠證三生夢蓮性重開隔

世香他日湖隄尋片碣桃花小影酌斜陽

補屋牽蘿久食貧淒涼寒女是才人樓頭雲影秋同
瘦林外嵐光畫入神斜日隔簾山染黛微波打漿水
生塵祇餘一鏡西湖月照爾芳魂寂寞濱

鶯花世界問誰司瘞玉新添本事詩萬古情天才子

蘭因集卷下

三

補三生舊夢美人知輞川池館停車久瀛嶼煙波放
棹遲如此風流如此福果然標格似袁絲句本蕭樊
邨舅氏贈

先生作袁絲
謂隨園也

頤道師新楊雲友墓於智果寺西復於孤山修

菊香小青墓并建蘭因館於巢居閣畔顏其樓

曰夕陽花影樓之左右爲兩閣一祀小青一祀

菊香而以雲友耐焉有詩紀事依韻奉和

錢塘 方懋朝 稚章

夕照西村一角山寒蕪滿地泣朱顏水天蕭瑟留青

塚樓閣參差倚翠鬢碎璧沈珠千古恨埋香葬玉此

情閒紅心草長春陰綠知爾芳魂共往還

小集分明繼斷腸丹青零落感殘妝紅蘭易隕三春
露黃菊先摧一夜霜羅綺年華成月魄伶俜瘦影付

波光梅花香土桃花命留與閨人話夕陽

春游從此踏芳塵鳥夢啼香迹未淪樂府好歌三婦

豔鄉親况有六朝人小名徧錄丹毫麗大字親題翠

碣新我欲一杯同酌汝麻姑酒熟正生鱗

湖雲寒雨閣叢祠曾訪名賢舊日碑流水畫禪參老

衲春鐙曲譜問優施定應洲畔同遺佩如此風流合

買絲記取簫樓明月上秋墳齊唱碧城詩

蘭因集卷下

四

頤道夫子重脩西湖三女士墓詩

鎮洋 顧晞元 子雨

前生應是菊花仙鶴嶼鷗湄好墓田三徑埋香高士

宅一杯漱玉美人泉寒香冷澹成高節春草淒迷入

暮煙應與靈均共憑弔蒲觴曾酌總宜船

梨汁杯殘玉不溫綠陰西閣畫長昏魂歸吳苑煙空

抱夢斷揚州月有痕佛果前生非柳絮仙家小妹是

桃根埋香同傍巢居閣何處天桃認墓門

桂槩蘭橈伴玉臺畫奩琴軫不凡才偶依蓮葉爲家

住解寫梅花換米來霞嶺春歸煙隔樹雲龕夜冷雪

封苔蒙泉遺墨千金值換得驚鴻小影迴

才人家近美人湖湖海襟懷曠代無帳後金釵羣玉

捧夢中彩筆萬花扶三生懺悔華髮劫一幅真靈位

業圖憑弔春山譚逸事琴河豈獨柳藤蕪君幸琴河曾脩河東

墓君

頤道先生重脩西湖三女士墓詩

嘉定程庭鷺 衡鄉

賸粉零膏冷化煙春山如畫葬嬋娟露叢鬱鬱飛胡

蝶雲木陰陰響杜鵑殘淚濺花遊女舫寒尊薦玉美

人泉招魂最是西泠路智果巢居好墓田

蘭因集卷下

五

鶯啼燕語弔埋香幾處殘碑卧夕陽圓點綠錢千疊

蘇碎飄香玉一枝棠儘留青塚酣春夢待築紅樓貯

晚涼長與湖山添韻事不教梅鶴擅孤芳

題蘭因集後

仁和許乃穀 壬午

蘭芳菊秀記前問誰向湖頭築女墳絕代傷心歌散

雪六如幻影弔朝雲才人例作通幽說詞客爭傳歎

逝文從此白沙隄外路年年芳草似羅裊

題頤道先生蘭因集

宋綬 酉生

霧閣雲窗紀勝因彩牋一例弔真真多情早證生天

願薄命都歸絕代人鴛逕翠環初月夜蛺蝶紅雨落

花春他時尊酒西泠路更醉湖山廟裏神裏湖金沙港湖山神

廟兼祀十二月司花之神瑤像殊麗近則傾刻彌甚明瑞翠羽半委烟蕪此亦主持花月者所宜嗟悼也

題蘭因集後

吳江郭慶 頌仰

中山孺子邯鄲婦漂轉風花豈宿因別有心情聊寄

託美人身世似才人

老我真參枯木禪想多情少或生天不成已住持髮

界還更將華散墓田

雲伯先生重脩小青菊香雲友墓紀事一闕調

寄三妹媚

錢塘李堂 西齋

隔湖雲一片記埋香深深短碑堪辨冷對棠梨嘆幾

蘭因集卷下

六

番秋雨只餘荒蘚水北花南難道有斷魂留戀仙吏

歸來馬鬣重封潤毛初薦 月下蛾眉相見訴昵枕

香銷翦燈吟倦粉本蒼涼望楚山吳樹暮愁無限笛

弄西泠又落盡玉梅千點共約年年攜酒芳灣醉徧

雲伯親家重脩菊香小青雲友三女士墓賦詩

紀事奉和四律

錢塘梁德繩 楚生

紅粉飄殘悵昔年六橋花月賸寒煙人來孤嶼尋梅

鶴愁聽空山泣杜鵑土蝕寶釵春寂寂雨昏繡碣草

芊芊勞君幾處營新墨豔說華髮補恨天

霜蘭風絮證三生一樣明妝許合并間道佳人原絕

代可無名士惜傾城梨花寒食湖隄曉燕子斜陽畫
閣明日晚水仙祠下過寒泉薦處本來清

傍水朱闌曲曲遮巢居閣外隱紅霞聽殘暮雨雲俱
散夢斷疎鐘月易斜薄命前身憐柳絮斷魂今日伴

梅花零環碎颯埋香地油壁重來碾玉砂
蘭棧閒停古岸濱飄花零葉弔芳塵紅心草長林間

路翠黛山橫閣外春金粉南朝餘夢迹丹青北苑記
香因分明重起湖山社一例明璫翠羽新

頤道先生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用楚生夫人
韻

蘭因集卷下

七

翠冷香銷二百年梅亭明月鶴亭煙羅裏已化莊周
蝶彩筆重題杜甫鵲一院落花紅灼灼兩隄芳草綠

芊芊春泥都化皇嫺石補滿情天補恨天
名花再世石三生兩代蛾眉竟合并鸚鵡前身悲小

謫芙蓉殘夢隔重城鶯憐細雨春長嘯花戀斜陽晚
倍明一盞清冷許同薦在山泉水本來清

粉圍香陣幾重遮絕勝南荒葬子霞禮佛早依金粟
影遊仙來訪玉鈎斜蝕殘月魄仍為月劫後花魂更

作花彷彿雲容重出世才人翰墨是丹砂
紅樓隔雨後湖濱岸辟輕寒玉辟塵金屋妝成三婦

豔彩雲圍住一家春花神眷屬期來世天女維摩證
夙因我愧楊娃工點筆碧城添寫畫圖新

頤道先生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太倉陸明霞 佩蘭

梅鶴青山許卜鄰小名疑喚菊夫人簾前瘦影長依
月籬下寒香不染塵楚客騷情蘭作伴駱丞芳序雁

來賓石泉槐火前緣在一盞何因薦早春
窗外松嵐秀色深闌干何處集雙禽畫師解寫鸚婷

貌樂府空憐彷彿吟鶯嶺蓮龕參慧業鷗波花海證
幽襟綠陰西閣依然在鴻爪還勞隔世尋

蘭因集卷下

八

丹青妙手匹徐黃妹子於今又姓楊空谷機絲羅補
屋舊家池館桂為堂寒林入畫人如畫淨土埋香骨

亦香惆悵齊名數林雪但於高格謝明妝
碧城十二畫闌前墮素飄紅儘可憐幾處瓊碑埋福

地一枝彩筆補情天遠山花月吟詩社微雨煙波上
冢船他日蓮莊容讀畫玉臺應許拜瑤仙

頤道夫子重修菊香小青雲友三女士墓詩用
太原辛 絲 瑟嫺

又見巢居一角新春泥香塚亦無塵西冷煙月知前
世東野詩篇是至親漱玉黃花秋後影啼香翠羽夢

中身寶雲茶味清如雪一盞寒泉薦早春

瑤池消息返青禽西閣依然近綠陰才女當年何薄

命佳人再世有同心渡頭桃葉天應惜夢裏蓮花佛

許尋償得焚餘久零落鷗波芳詠和長吟鷗波為小
青後身故

詠其事

墨留香氣粉生光曾見珍珠字幾行合署楊娃鐫玉

篆本來蘇小住錢唐斷橋荒蘚新團扇潭水桃花舊

草堂更憶隔湖曹比玉吹簫明月夜相望

情禪參透到詩仙營盡埋香瘞玉阡君於吳門修紫
玉鄭且墓於金

陵修張麗華孔貴嬪墓於邢上修袁
寶兒墓於琴河修柳如是吳冰仙墓一代全收才子

蘭因集卷下

九

局三生獨結美人緣鶯聲綠樹啼寒食花影紅樓倚

墓田絳帳金釵都似玉載書來伴米家船

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以紀事敬步

原韻

金壇吳規臣飛卿
女史

鏡奩秋水畫屏山流照輝娟盡玉顏曳雪銖衣迴兩

袖簪雲翠髻彈雙鬢幾番月色花陰靜一片波光黛

影閒春女秋孃都感泣瑤池青鳥合飛還

九溪曲似九迴腸南國佳人北苑妝委土紅蘭香壓

雪繞籬黃菊冷經霜升天玉氣香留篆出地雲容粉

褪光招到芳魂春欲語露桃一樹倚斜陽

新營湖館淨無塵門外微波輞水淪桃葉畫船題葉

女梅花禪榻散花人香添畫檻紅袖皺翠擁書牀絳

帳新翰墨因緣仙眷屬春烟殘夢寄魚鱗

花神春社水仙祠重勒玲瓏白石碑玉蕊小園圍芍

藥紅心芳草種卷施別營宏景三層閣待繡平原五

色絲我是碧城舊都講薜蘿塚後更題詩

奉和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蒙城張襄雲裳
女史

青山如黛葬雲英極目煙波悵未平自古懷才多薄

命有誰證果得長生飄零莫訴當年事幽豔空留此

蘭因集卷下

十

日名重築薜蘿一坏土滿湖春水似深情

新煙漠漠柳絲絲小徑斜通玉女祠過客更休悲薜

露庸流那解護花枝山痕澹寫愁中影秋氣閒歸卷

裏詩水佩風裳人不見夜深應有月明知

但經小謫到塵寰幾處紅心弔玉顏詞客定能參慧

業美人纔合葬名山前因已了埋香去舊恨都空破

夢還一笑蓬萊諸女伴慣留惆悵在人閒

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吳門曹佩英小琴
女史

簾捲黃花瘦不支西風蕉萃謝芳姿遺阡此地依高

士殘碣當年署本司春草埋香鄰鶴嶼秋波照影話
鷗湄中郎莫恨青衣賦一瓊寒泉我所思

祇應紅沫印楊娃何處茆堂感舊家甘獨處如曹比
玉小游仙學婉凌華補蘿白種子頭竹采藥閒簪兩

髻花誰向雲龕留影在秋林蕭寺感啼鴉
證取雙蓮入夢身勝如畫裏喚真真親從瘞玉埋香

地閒話蘭因絮果人雙漿水香微雨暮一樓花影夕
陽春妙山閣上遺詩在更憶桃根小傳新妙山樓詩
亦葬孤山

碧城有客悵華顛回首湖山感舊年鳳嬾龍嬌善天

蘭因集卷下

七

女粉圍香陣老詩仙梅花籬落閒春雪修竹祠堂起

暮煙翠淥小園新丈室他年巾拂待參禪翠淥園師
別墅也在

族叔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錢塘 女史 陳滋曾 妙雲

紅兒旖旎雪兒寒香塚何年碧蘚殘瘦影祇今憐晚
杞芳心終古匹春蘭中郎賦裏青衣薄杜甫詩中翠

袖單絕妙好辭誰會得碑文重與立邯鄲
虞山日論太披猖難掩旃檀一寸香曾送桃根歸盤

曲女弟紫雲適 會稽馬髦伯偶同蘇小住錢塘故鄉遠夢瓊花觀

院本殘燈玉茗堂多少文人佳傳在一坏那不耐斜
陽

從來寒女如寒士似爾生涯亦可憐倚竹每將蘿補
屋簷花長藉筆耕田姓名蕭瑟留詩社絹素叢殘入

畫禪何事狂生太輕薄竟將顛倒說姻緣結語謂李
笠翁意中

臣叔才名海內知論癡亦是有情癡百年月旦君無
忝一卷風華我所思彼美墓碣誰著錄有人齏曰欲

翁大人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蘭因集卷下

三

鄭家嬌婢解吟詩和靖風流想見之遺址誤尋高菊
壩濯晴江以菊香墓為
高菊壩墓說也前身應是謝芳姿踏青春訪

瓊姬墓朱竹垞毛稚黃王西樵
徐龍發先後曾訪之飛白宵題玉女碑諸
九

更乞茂漪書一過簪花楷法妙臨池翁大人乞
曹琴夫人

焚餘詩草返生香遺集真應號斷腸齊國淑妃原著
姓馮蔣家小妹是同鄉人廣陵 鏡湖桃葉鷗盟遠 女弟

馬是伯畫閣梅花鶴夢涼屏居孤 最憶橫波暮 小影
眉樓一角寫斜陽願眉生有墓 小影

又見楊娃小印紅容華才筆麗驚鴻容華楊媛女姪叢殘著

錄留湖上詩見張遂辰湖上編輕薄姻緣說意中李笠翁以雲友

配董香光謝逸畫圖寒翠晚謝彬有雲友及汪倫潭

水夜星空嘗客汪然依然智果西頭路絕勝仙霞萬

點楓雲友死天素歸閩中

碧城壇坵久名家多少蛾眉禮絳紗仙子玉鑪三澗

雪美人湘管一枝花隔湖香塚秋飛蝶映水紅樓晚

噪鴉更訪吳宮雙玉墓牡丹廳畔竹陰斜翁大人近

玉管墓於虎山塔院牡丹廳下瓊姬閩閩女

家大人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三

錢塘陳華姬夢仙

青衣曾記賦中郎翠袖依稀見晚妝雅有新聲歌子

夜更無殘土結丁香玉簫響絕憐鸚鵡團扇紈輕掩

鳳皇惆悵元卿勒銘處鶴亭梅嶼總淒涼

埋玉春山弔阿青離魂倩女影亭亭空憐西閣緘花

細何處南樓指畫屏詞客翦燈歌彷彿陳卧子李舒

為小美人拂素寫娉婷顧眉生為零膏冷翠無多在

吟向幽窗總淚零

聞道楊娃麗若仙錢塘三絕此嬋娟湖雲照影憐香

伴林雪齊名證畫禪天素葛嶺春歸花似雨段橋人

去月橫烟冬花翰墨真清絕換得叢殘粉黛還杭人

友小像家大人以笑鐵生山水易得之

喚醒娥媼劫後身招魂誰似楚靈均數弓瘞玉埋香

地一輩傳芳拾翠人天上蕊宮新位業人間花國舊

音塵金鑿紫石新鐫在寫罷曹娥寫洛神

家大人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錢塘陳麗姬茗仙

何年香塚傍逋仙山淥湖光好墓田明月前身留素

影秋花小字薦寒泉霜禽舞倦春歸夜翠羽啼殘雪

蘭因集卷下

西

蘭因絮果總愁根讀罷焚餘搵淚痕梨汁一杯胡蝶

夢梅花萬樹杜鵑魂零膏冷翠春無色冷服明妝玉

不温倩影珊珊如欲下綠陰深處閣西門

草堂流水帶春星之子風神雪樣清淨土寒林悲瘞

鶴斷橋衰柳罷啼鶯題名畫院黃皆令點筆詩壇卜

篆生當日玉顏誰第一殘縑零落惜傾城

一角湖山冷暮雲蕙榜新署挹靈芬泥融碧幻鴛鴦

瓦花落香銷翡翠裙鶴市待營吳女廟琴河舊築柳

娘墳美人遭際才人筆寒食年年酌夕曛

頤道主人為菊香小青雲友修墓於孤山葛嶺

間營蘭因館合祀之賦詩紀事余既爲重修三
女士墓記並和四律

管筠

藍名疑唱菊花新殘碣何年沒蘇塵應與林逋爲眷
屬本來蘇小是鄉親影疎香暗林閒路月落參橫夢
裏身自是孤山梅鶴侶一般高韻謝芳春

空餘殘墨寫來禽無復空牀坐綠陰霜裏幽蘭貞女
操秋邊遠遂美人心綠珠冤魄終難化紫玉芳魂或

可尋夢裏雙蓮因果在生前生後費沈吟

家慈夢大士攜青衣垂髫女子持雙蓮花而生余說者以小青後身解之

畫禪宗派近香光應是雲間弟子行天素閒情同跌

蘭因集卷下

十五

宕笠翁樂府本荒唐雨昏智果殘僧寺雲散春星舊
草堂修到夕陽樓上住隔湖煙水迥相望

碧城逸氣挾飛仙香塚重題第幾阡月地雲階新院

落玉天花海舊因緣綺羅畫閣開詩社金粉春山拜

墓田有約攜尊酌寒食年年來放總宜船

頤道主人修湖上女士菊香小青雲友墓於孤

山葛嶺間建蘭因館合祀之海內士女和者十

餘人香生翠坼無妙不臻別爲四詩聊以紀實

非敢云抽秘騁妍也

吳門文靜玉湘霞女史

落紅滿地濕燕支疑碧春山點黛眉晉代釵鈿話東

海吳宮簫鼓葬西施錦城瘞玉烟橫晚石鏡窺花月
上遲應勝紫蘭香徑畔蘇娘墳上雨絲絲

右修墓

繡襦隔座鏤紅牙玉女傳言障碧紗朱鳥蘭窗窺曼

倩青鸞芝蓋降雲華幔亭仙樂祠黃月樓閣春燈賽

紫霞絕似靈簫招墨會曲瓊香卷萬桃花

右營祠

椒壁瓊碑紀尹邢金鑾紫石仿媼姪茂漪楷法簪花

格逸少眞書瘞鶴銘應有金釵摹絳帳可無玉枕刻

蘭亭墨林韻事稱三絕裝向春羅六曲屏

右勒碑

鷓吹愁言夢雨涼綠窗遺稿爲傳芳鬱金頰美空存

目漱玉詞工易斷腸五色機絲長命縷九華烟篆返

生香分明蘇蕙迴文錦密字眞珠織幾行

右刊集

頤道主人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賦詩記事適讀

湘玉姊西湖原是美人湖句因賦美人湖詩八

章三女士皆湖上美人楚些招魂知水光雲影

間應有窈窕雲容珊珊其來遲也是耶非耶並

以質之卷中題詠諸女士

吳門薛織阿雲妮女史

舊時明月舊時花花外垂楊一樹鴉無數春山環畫

閣美人湖上美人家

靡蕪草長日初曛重築香泥葬畫裙七十鴛鴦雙峽
蜨美人湖上美人墳

玲瓏芳樹玉交枝椒壁塗黃骨網絲翠鈿無聲塵慢

掩美人湖上美人祠

泥金雙帶曲瓊鈎高下珠簾映碧流十二畫闌紅宛

轉美人湖上美人樓

白花飛蝶紙錢灰繡屨留香印綠苔小隊踏青間

酒美人湖上美人來

詩情愁與草淒迷玉版烏絲寫赫蹏一樹桃花弔紅

影美人湖上美人題

別懷惆悵掩雲鬟水縐笮寒翠黛閒雙槳綠波烟欲

暝美人湖上美人還

蘭因集卷下

七

杜鵑聲裏易黃昏種得梅花又一村菊秀蘭芳何處

覓美人湖上美人魂

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粵東黃之淑 蘭姬 女史

一幅羅裘一幅花荒陵何處問蝦蟆浮梅檻散春波

晚快雪堂空夕照斜賸有玉釵留鄭曲可無金盃出

盧家前生合是瑤清侶去問城南萼綠華

冷翠殘縑古錦囊招魂都是返生香泉清幽澗餘黃

菊煙暖垂絲上綠楊空谷襟懷五更月寒閨燈火九

秋霜劫灰多少遺珠在唱到秋墳總斷腸

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祁門張儀昭 鳳姬 女史

春山如畫葬靡蕪又築香泥弔小姑何處璇宮營四

女有人樂府唱三姝丁簾烟水窺妝鏡甲帳樓臺影

繡襦我識鷗波才絕世新詩題破美人湖

旗亭爭唱碧城仙翠袖金釵絳帳前欲喚綠珠重出

世最憐紫玉已成烟紅心草長棲胡蝶玉蕊花開變

杜鵑我學華原營小幅又從畫裏弔嬋娟

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琴河錢守璞 蓮因 女史

蘭因集卷下

六

烟柳絲中淺碧流露桃花裏小紅樓填平愛海三生

願消盡情天萬古愁瘞玉深深紅雨暮埋香鬱鬱碧

雲秋春山如黛人何處惆悵靡蕪土一邱

不是多才更有情何人解為惜傾城可無月影兼花

影應有簫聲與遂聲隔水芳魂湖一角倚雲舊夢石

三生碧紗籠後題黃絹玉女殘碑問姓名

頤道主人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吳門蔣蕊蘭 玉媽 女史

嬋娟青塚迥相望添種天桃倚夕陽才子從來知惜

玉美人當日此埋香影疎豆蔻前宵月花落芙蓉一

夜霜惆悵湖山清遠地風流豔跡感迴腸

蘭因仙館禮名姝花影重樓倚小姑秋水可應飛蛺

蝶春山會見長藤蕪零膏冷翠干言玉賸水殘山一

斛珠我欲開紅移畫舸花開同泛美人湖

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梁溪 女史 華玉仙 芸卿

琅嬛福地妙髮天第一才人第一仙解為湖山惜金

粉香南雪北證情禪

應是羅浮夢裏人落英滿地葬羅裙一坏香土嬋娟

塚長伴梅花處古墳

蘭因集卷下

充

曲折紅闌水上亭綠陰烟閣俯西冷從今士女嬉春

舫寒食家家弔小青

煙暝寒林畫入禪何人解譜意中緣春星堂上蛾眉

月惆悵清暉照墓田

更從花裏起紅樓省識芳魂結伴遊絕勝錢塘蘇小

小一坏冷落畫橋秋

頤道夫子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吳門 女史 黃曼仙 蘭卿

佛廬仙觀幾番遷梅鶴高風亦等閒只有美人名不

朽一坏依舊傍孤山

菊香寂寞小青孤又築紅樓傍後湖樓上闌干樓下

舫玉梅花裏弔蕪蕪

春星堂上揚雲友曾葬青山古寺西今日隔湖望烟

水乳鴉啼過乳鶯啼

碧城詞客鍾情甚惜玉憐香更愛才一角青山三女

士美人湖上詠詩來

香塚埋香土亦香家家樂府唱錢塘絳紗都講人如

玉我亦金釵弟子行

頤道先生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鴛湖 女史 沈 毅 采石

蘭因集卷下

干

吹徹三妹媚聲聲玉遂涼樓仍倚鸚鵡碑不羨鴛鴦

玉是嬋娟子花仍姊妹行西湖比西子辛苦為埋香

桃葉佳人舫梅花處士家春泥朝語燕芳樹晚啼鴉

碧影孤生樹紅心獨活花隔湖渺煙水相望玉鉤斜

奉題蘭因集

吳門 女史 高 簪 湘筠

妙鬢雲影本蘭因身後憐才此最真曠世文章千古

意全家眷屬六朝人寄情香草吟紅雨著眼穠華賦

綠春他日西湖訪遺蹟驚鴻想像洛川神

家頤道先生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株陵 女史 陳秀生 友菊

情玉憐香最苦辛不參絮果証蘭因尋春杜牧原才
子作賦江淹是恨人吟就尙應憐轉轉馬或作轉轉賦見待兒小
名畫何處喚真真雲蘋惆悵蓮鴻話殘月紅牙按
拍新

秀額嬌眉掩落霞青山幾處玉鈎斜暝煙月上梨花
塚疎雨寒生燕子家踏破青蕪憐細馬啄殘香雪散
春鴉何人解寫銷魂路三尺殘碑水一涯

宗英才望重三吳翠淥芳園好畫圖曾爲學仙師許
邁久思小隱繼林逋寫來高詠家家玉鐫出新銘字
字珠我是秣陵舊詞客相期閒泛美人湖

蘭因集卷下

三

頤道主人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吳門 歡 歡
女郎

秋菊春蘭各自芳美人小影更垂楊臨波我欲撥琴

寫湖水湖煙作意涼

曠世才人並世生神仙原不礙多情他年乞序絃歌

集一瓣心香禮碧城楊鐵崖序曹比玉詩爲絃歌集

十眉翠畫春楊柳雙鬢紅簪露牡丹集中見聞道西

冷有闌詠夢中彩筆乞詩壇主人有西冷闌詠五百首所詠皆湖上古今女士

香塚埋香弔夜烏春波來泛美人湖踏青有約澆杯

酒更與梅花種幾株

頤道居士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方外淨 蓮 韻香

短碣重題倚夕陽春山香塚盡埋香隔湖倘喚香魂
起都是金釵弟子行

笙鶴簫鸞泥曉寒招魂聯袂下瑤壇憐香惜玉眞風
雅莫作才人好色看

琴河舊築靡蕪塚吳苑新營紫玉墳到處青衫閒醉
酒多情豈獨杜司勛

春山如畫睇雙蛾花葉題詩寫衍波我向夢中傳彩

蘭因集卷下

三

筆也同天女讚維摩

誰寫華陽瘞鶴銘簪花書格匹蘭亭曹墨琴夫雙修

福慧平生願替寫泥金一卷經

頤道居士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

方外雲 仙 小 蕊

天桃開後玉梅開新築香泥掩綠苔應是嬋娟身後

福才人親掃墓門來

飛來胡蝶舊羅裙草長平湖日又曠記取玉梅花一

樹美人樓下美人墳

畫橋流水接西村落月昏黃醉一樽翠袖嬋娟互憐

惜隔湖烟水兩消魂

知是花神是水仙三生白石再生緣蘇門說偈當年
事天女維摩總解禪

做盡塵心月一龕徧參雪北與香南散花何處蒲團

穩乞住春山紫玉庵居士近於虎邱營紫玉祠墓故云

蘭因集卷下

三

蘭因集卷下

懷

芳

記

懷芳記序

京師歌伶甲於天下。原是雙室。盡如蘭。一經品題。聲價何止十倍。記咸豐丙辰。吾友餘不鈞。徒展觀。入都招勝侶。萃吟朋。選伎徵歌。尋花問柳。曾有明僮小錄之刊。動搜珊網。廣羅瑤編。盛事一時。貽芳千載。可以按圖索驥。執鏡招鷲焉。茲羅摩老人懷芳記一記。成於丙子秋。仲相去十年。用情一致。舞衫歌扇。當年之舊雨。無多。龍柳驕花。出谷之新驕。更貴。想見軟紅十丈。珠溫玉暖之鄉。拾翠三春。蝶醉蜂迷之候。清眸皓齒。發其瑤思。瓊態瓊姿。鏤之銀管。盛矣麗矣。幻耶真耶。竊恐陳迹之難追。所貴手民之是付。傳來日下。何殊千佛之經。唱徧人間。猶是翠芳之譜。光緒五年歲次己卯閏三月武林雲居山人序。

卷二 懷芳記序

二十三

香館遺書

懷芳記

羅摩庵老人譚

藥月樓主附注

張金麟字倚雲。蘇州人。其舅為三慶部之阿金。度曲名手也。倚雲初入都。隸集秀部。為春泉堂胡法慶弟子。法慶不解度崑曲。倚雲乃獨工。離師後。題所居曰麗春堂。性情莊雅。舉止和婉。體微豐。妝楊太真為最宜。名噪一時。為櫻桃第一枝。

與倚雲同坐。忘其為伶人。倚雲亦自忘也。法慶者以琵琶擅名。後以洋菸事遺戍。

張金蘭字倚香。蘇州人。少倚雲一歲。年十六始入都。為熙春堂弟子。亦工度崑曲。離師後。所居曰留春堂。性孤介而貌早粹。不能與倚雲比。有弟子妝花旦者。人目之曰狐狸精。豔不免俗。亦傾動一時。成豐丁巳戊午間有八十二者姚治勳一時人目之為狐倚雲得近士大夫者殆二十年。倚香不過五六年耳。然愛倚雲者無不惜倚香也。

卷二 懷芳記

二十四

香館遺書

張翠香字玉仙。蘇州人。殷采芝弟子。所居曰日新堂。慧中秀外。願盼生姿。登場尤亭亭可愛。

玉仙不畏暑。當夏不汗。所謂冰肌玉骨自清涼者。

張三福字梅生。蘇州人。所居曰月新堂。性坦易。貌姣好。而眉黛間常有恨色。演刺虎最工。亦以其愁蛾雙蹙相稱也。頗解作字。淨几明窓。雜陳古帖。兼之魚盡花餅。別饒清趣。予以下己入都。此四伶皆不見世。三福尚於冠帶。庭前一札。唱耳。

王長桂字榮仙。揚州人。年十四五。娟麗無匹。二十許。黠冷如故。是餘慶堂弟子。離師後。堂名槐慶。房櫺曲折。簾幙深沉。茶熟酒香。魂銷心醉。游者視若迷樓焉。范秀蘭字小桐。以字行。為吳金鳳弟子。金鳳字桐仙。能詩解屬文。為何尙書所愛。有盛名於時。小桐恬雅。寡言笑。亦能書畫。嘗自畫蘭。請名流題詠。離師後。居寒葭潭。是芥子園之一隅。怪石清池。可以娛客。然知音終寡。以其性太高潔。不入時耳。桐仙堂曰光裕。小桐堂曰承裕。

倚雲擅場二十餘年。聲名最高且久。終以貧悴死。梅生略有餘資。遺謝其債。

偶返故鄉。思為田舍郎。為親族所翫。驚恨死。樂仙好博蒲。盡產以償博債。傲居敗屢中。抑鬱死。嗟夫士之懷才不遇為可慨。既遇矣而晚節末路。或頗沛困。不保厥終者。陸敬輿。李文鏡。且抱此憾。何有於三小史哉。北里南都之夏天喜。字秋美。揚州人。長身玉立。回眸一笑。觀者情悅不能自持。王樂仙與秋美。美相匹。樂仙固是好女。秋美則近於蕩姬矣。蘇長公謂食河鮪。值得一死。余謂秋美。儻是女子。為我作妾。亦值得一死也。所居曰裕德堂。或贈以楹帖曰。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為時所傳誦。

秋美不能度曲。但以色勝。其戲以齋素珍上。故為最工。有時作武旦。亦顧盼生姿也。秋美不復登場。其師弟天壽。亦扮上境。刻意效之。毫釐不失。用心良苦。願其貌劣。在秋美種。應度人見為可愛者。以天壽出之。則以為可惜。信乎東施效顰。見者望而卻走。子見秋美已。疑其有異。其兄子雲林年秋演。並開愁蛾。婉約。色。生。恐。當時。守。其。無。此。玉。貌。十。年。後。重。至。春。明。秋。美。早。死。雲。林。淪。落。津。門。次。年。玉。碎。珠。沉。矣。黃聯桂。字小嬌。皖之太湖人。白皙溫潤。瞳子如剪秋水。是春福堂陳幼香弟子。

卷二 懷芳記

二十五 香 館 叢 出 十 八 集

幼香名長春。為朱殿撰所眷。亦有狀元夫人之稱者。小嬌離師後。堂名春元。性伉爽。有俠伶之目。

鄭連貴。蘇州人。堂名曰淨香。妝武旦。態度絕倫。凡武旦皆以跳擲相樸為長。連貴獨以步驟勝。前乎連貴。後乎連貴。以武旦名者。皆莫能及也。予嘗謂洛神賦。翩若驚鴻。宛若游龍。以此兩語狀美人。疑其不類。必見連貴之扮戲。乃知此語形容之妙。亦惟連貴可以當之。連芳扮金山寺。殆可接武。

莊清香。字蘭生。常州人。舊家子弟。淪入風塵。意致高遠。不屑與流輩伍。落落不肯隨眾調笑。飲酒甚豪。所居曰聞妙堂。

陳鳳林。字鸞仙。皖人所居曰藕香堂。言論磊落。眉宇間有英氣。席間嘗傲睨俗子。陳相國愛之。扮戲則得意。綠玉玲瓏之類。齒既長。乃於羣英會妝周郎。其豪可以想見。周郎衣飾近。

鸞仙後隨黃中丞出都。政有途。資商於漢口。可以溫飽。丁鴻寶。字雲香。揚州人。鴻雪堂弟子。離師後。堂名曰印雪。色貯而格俊。舉止灑

落。賦諧談笑。偶備不羈。而不近客。故近之者。衆侯耶中。最愛之。慶耶中。遷觀察。貧不能治行。余與侯。饋金資之。雪香亦以二百金為助。慶官不進。卒無以償也。明值合。離書。梅。離仙。亦有。焚券事。士大夫。奈何。愧之。

楊素蘭。皖人所居曰心言堂。清麗特異。姿態天然。每一登場。神采流映。觀者靡不眩目動心。惜為博蒲所誤。車馬未稀。門庭尚在。遽憂悴以殂。猶未娶婦也。是可傷己。

朱福喜。字蓮卿。蘇州人。所居曰景春堂。稚齒靜婉。若幼女。稍長。溫雅若書生。絕無纖媚之態。而蘊藉宜人。相對清談。如烏衣子弟。侍坐依依。不覺其為梨園小史。戲祇湖船醉歸。獨占水門。斷橋數。其扮獨占。態濃意遠。情文深至。令觀者真如羨秦小官。焉真氣稍弱。憚於轉喉。履艱。能時恒少。桃春堂。自蓮芳。出。蓮。卿。弟。子。小。蘭。字。晚。香。幽。怨。如。空。閨。病。女。貌。中。人。亦。不。甚。解。如。雲。蓮。恒。從。寒。士。游。卒。不。得。時。響。年。既。長。遂。為。四。喜。部。小。雜。扶。旗。出。場。然。無。師。承。子。贈。聯。云。飛。鳥。依。人。白。拾。副。副。佳。子。弟。旗。亭。畫。壁。倚。其。母。日。花。對。雲。

卷二 懷芳記

二十六 香 館 叢 出 十 八 集

潘玉香。字冠卿。蘇州人。姿貌明倩。歌喉清潤。所居曰豐玉堂。是國香堂譚天祿之婿。婦貌亦美人稱佳偶。

俞秀蘭。字香更。蘇州人。娟秀出塵。清可傲骨。能作飛白書。所居曰春暉堂。香吏與小桐。皆卓然雅品。非俗眼所能賞。故座客終希。

俞鴻琴。字小霞。傳經堂弟子。吳人所居曰詠霓堂。妝小生。能書亦寫。蘭有瀟灑拔俗之致。湯金蘭。能。畫。關。雲。林。出。逸。不。敢。登。場。演。百。數。故。事。

華阿荃。字佩秋。無錫人。柔媚。嬌。婉。弱。不勝衣。所居曰福新堂。

胡小金。字語山。蘇州人。吟秀堂弟子。所居曰春秀堂。夏秋美之後。論姣麗以語山為第一。一笑百媚。光彩動人。如徑寸珠。能照十二乘。當之者。莫不神魂失據。甘為之死。咏秀堂。弟。子。筆。兒。冷。薄。下。劣。有。福。兒。十。餘。童。子。扮。回。響。咬。脾。郎。乾。元。山。哪。呢。真。如。龍。蛇。捉。不。住。也。

張蔣紅。字紫卿。蘇州人。所居曰詠華堂。扮小生。舉止大雅。

張寶香。字蘊卿。蘇州人。所居曰蓮清堂。文靜婉約。亦有書生韻致。崑曲極工。可鳩張倚雲。

卷二 懷芳記

二一十七 香 飽 盡 非 十 八 此

國郵退密。倚雲出都。為人僕。藉服買。倚雲所託。非知音者。悒悒死。藉卿遇。冠折閱殆盡。遂成癡子。兩人度曲。實超越尋常。而遭際若此。凡所業至精者。所遇必極。雖一技莫不然矣。京華物部。其地。曲。者。十。不。得。一。維。新。知。辨。陰。陽。七。夕。步。武。頭。樓。字。遇。人。極。間。以。豈。容。盛。時。色。則。不。俱。勝。者。驚。夢。小。窗。夕。步。武。頭。樓。字。遇。人。極。間。以。豈。容。盛。時。色。則。不。俱。勝。者。依。其。精。盛。小。窗。夕。步。武。頭。樓。字。遇。人。極。間。以。豈。容。盛。時。色。則。不。俱。勝。者。沈寶珠字樂仙。儀容豔逸。骨采飛騰。每入座中。竦動羣客。吐屬可愛。真如聰慧。女郎。語山可比夏秋芙。樂仙可比王長桂。其美皆國色。以樂仙較語山。則樂仙。獨多清氣矣。扮雙拜月。贈劍等戲。觀者神為之往。齊部矣。清氣。新。昔。趙寶琴。蘇州人。張倚雲之妹婿。嬌態綽約。態度天然。亦傾動一時。晚乃貧頓。口金林。字紫香。吟秀堂弟子。堂名曰口口。妖韶婉變。楚楚可憐。有飛鳥依人之。致扮拾鐲最動人。胡喜祿一名長慶。字蘆州。敬義堂弟子。長身俊眼。別具嫵媚。自云蘇人。殊不類。

吳產。工於黃調。且能為西音。但扮血手印。則觀者如堵。子以自立安。藝堂弟。雙。人。小。枝。張玉美。字荔仙。蘇州人。深山堂弟子。所居曰輻山堂。姿色韻粹。情意柔膩。望之。如畫中人。就之若芝蘭玉樹。能飲酒。能畫胡蝶。袁雙喜。字聽泉。蘇州人。所居曰倚樹堂。性利柔。吐屬可人意。雪膚玉肌。冠絕流。輩。何。取。固。不。傳。粉。也。為。天。官。增。福。號。杏。卿。出。師。居。倚。樹。堂。貌。肥。澤。子。喜。呼。徐小香。字謙仙。蘇州人。年十三。登場即名噪一時。性極聰慧。而能靜密。柔情慧。語。宛。轉。可。憐。十。五。六。扮。拾。鐲。畫。神。情。遠。出。齒。長。後。扮。演。益。工。凡。名。伶。皆。樂。與。相。配。遂。為。小。生。中。之。名。宿。小。香。居。倚。樹。堂。弟。子。五。人。皆。以。畫。名。謙。仙。得。一。弟。子。詢。知。為。舊。家。子。孫。還。其。家。不。索。值。東。南。寇。作。大。府。生。死。不。可。知。其。子。乃。就。謙。仙。家。價。酒。謙。仙。責。而。謝。之。義。聲。播。於。都。下。亂。定。入。都。有。石。子。戲。家。子。雨。上。同。年。生。得。其。家。世。亦。約。子。戲。家。子。雨。上。同。年。生。得。其。家。世。亦。約。子。戲。家。子。雨。上。同。年。生。得。其。家。世。亦。約。

卷二 懷芳記

二一十八 香 飽 盡 非 十 八 此

朱雙喜。字琴仙。一字韻秋。蘇州人。梅生之妻弟也。淨香堂弟子。所居曰春華堂。十三四時。風趣天然。不假雕飾。真如出水芙蓉。嗚嗚吳語。眼眉清。見者莫不。愛之。號之曰羊毛筆。喻其柔也。長益妍麗。擅名十餘年。晚著弟子。亦皆有盛名。於時。自春福堂陳長春後。惟韻秋最為稱意。而羊毛筆之號不衰。羊毛筆。席。十。餘。年。近。聞。散。道。弟。子。聚。家。南。歸。曲。中。殆。不。能。有。二。嚴寶琳。字韻珊。蘇州人。春福堂弟子。十三歲登場。傾動城市。招之者。日日登集。至於應接不暇。姿態豔豔。亦有天真爛漫之趣。韻珊與韻秋同時。兩人同坐。璧人相對。光采互映。觀者莫能軒輊。厥後韻秋。席豐履厚。衍衍燕樂。韻珊乃為曲子師。士之有遇有不遇。固如此哉。鳥。知。名。可。得。者。在。周翠琴。字稚雲。蘇州人。倚雲弟子。質麗神清。有貌姑仙人之目。未久告祖。知與。不知。莫。不。嗟。惋。有。輓。之。者。曰。生。在。百。花。前。萬。紫。千。紅。齊。俯。首。春。歸。三。月。暮。人。間。天。上。總。銷。魂。蓋。稚。雲。以。花。朝。前。一。日。生。而。其。卒。也。正。當。春。盡。故。云。一。時。傳。誦。流。

聞禁中。稚雲以三月死。子以七月入都。論者謂稚雲上掩諸美。小史善筆。鍾於是。即盡於是。不但一身不水。後亦無。復有麗人可繼芳躅者。信哉斯語。可謂知人知言。王翠官。樂仙之從子。婀娜流麗。姿態橫生。是夏秋芙一派。愛之者衆。惜早夭。一。時。亦。有。玉。樹。生。埋。之。歎。稚雲死。倚雲遂窮。翠官死。樂仙遂大困。王長貴。字樂卿。皖人。風貌流宕。齒牙俊快。十四五扮花旦。傾動一時。三十許後。結東。登。場。丰。姿。如。故。長。貴。善。弟。子。曾。學。其。師。以。治。薄。悅。車。子。市。兒。無。一。劇。令。人。欲。嘔。朱福壽。字蓮芬。蓮卿胞弟也。視其兄尤靜雅。稚齒喜作字。後乃益工。得者珍如。珠。玉。度。曲。亦。極。精。享。享。物。表。獨。步。一。時。無。與。抗。者。潘。侍。那。極。賞。之。蓮。芬。遂。謝。却。梨。園。閉。門。種。花。賭。帖。若。舊。相。知。招。邀。堅。令。偶。持。歌。扇。觀。者。益。踴。躍。以。為。幸。矣。以。蓮。芬。方。吳。桐。仙。有。過。之。無。不。及。二。十。年。來。亦。惟。此。兩。人。為。足。當。大。雅。之。目。耳。芝。

已杜門數年。無失傳。傳不。...

余自庚子年。乃命傳。侶把酒徵歌。至癸丑出都。凡十四年。所見鞠部中風。...

卷二 懷芳記

二十九

十香 鮑 八 最 書

羅巧福。工黃腔。評者謂得過行雲。恒在筆節之上。沈慶林。字燕仙。評者謂姿致可佩。...

曲。又工黃腔。並扮得意緣。脂虎等雜劇。川志稍紛。未免奪崑曲之分際矣。...

卷二 懷芳記

三十

十香 鮑 八 最 書

最入神已。善徒矣。浙達官某。乘節。往依之。乃乘其業。弟子小。...

最勝無賢莫不心賞也。戲儀名師。時維新堂。陳新寶。子同。時。...

沈阿壽。字眉仙。樂仙弟也。抗爽類兒。顏色詞令。差遜扮活。捉刺虎極工。水門劇。...

芝山阿壽。扮白蛇水。沈小寶。樂仙子。妝武生。頗有英氣。惜口吃。與眉仙同居。仍稱聯星堂。...

徐金兒。字逸仙。蝶仙之弟。人恒呼之曰阿二。妝小生。崑曲最妙。蝶仙雖壓倒一。...

時而知音者。皆謂逸仙實勝之。譬之於書。蝶仙不免側筆取妍。逸仙則筆筆中。...

鋒也。與芷秋並演。如紅蓮淥水。相得益彰。所居曰崇德堂。阿二則大因。...

杜蝶雲。以字行。蘇州人所居曰玉樹堂。余見時齒已長矣。本扮旦。至是則生末。...

淨。恣意爲之。或妝吐火判官。觀者譁訝。是聽穎人也。有弟曰阿五。能度崑曲。妝。...

卷二 懷芳記 三十一 香艷 遺書

正且其聲清脆動聽。常祇奉藩邸。蝶仙出都。至上海。爲客。山生淨。...

曹福壽。字韻仙。聞德堂弟子。離師後。堂名聞。惠粉花旦。風情娟媚。妍而不妖。...

王桂官。字榜仙。聞德堂弟子。年可十三四。弱柳當風。新花出水。可以方其韶冶。...

扮戲極多。回獵西。謀固已可愛。妝伍子胥。寄子尤工。觀者或爲之泣。凡小伶年。...

與相若。盡在下風。可以繼黠儂之美。而奪其席。燕台花案。大抵亦閱三年而一。...

爲論定。若有持衡者。必以榜仙爲首選。榜仙自謂是北產而殊不類。有續燕臺。...

三人三勝之外。尙有程長庚。張爾奎。三人者。名滿海內。凡工黃腔之正生。既負。...

能彈琵琶唱小曲。同時有吳鳳鳴者。亦淨末黃腔之選。若弟子。...

輾紅重踏。樂府都非。可供賞鑒者。祇此十餘人。豔儂榜仙。便爲翹楚。然追憶。...

昔時諸美。終隔數塵。以豔儂方蓮卿。以榜仙方寶琴。差似而猶未逮。向上者。...

更無論矣。或以慧仙方倚雲。則鄭之配雅也。尙有有名者曰綺春堂時小福。...

字琴香。春福堂鄭秀蘭。字素香。猶可相近。其次寶善堂陳芷衫。馥森堂陸竹。...

娘已老。無復風情。相對令人敗興。特不至如湯金蘭之老醜耳。岫雲堂弟子。...

五曰五雲。春華堂弟子。四曰四芷。皆愁跳鄙倍。所謂頑童者是矣。凡平生未。...

至都門者。一入春明門。但見五雲四芷。瑤環瑤珞。文鞋綺襪。置之檀板金。...

尊間便以爲是天下之佳麗。又見豔儂榜仙。更詫以爲是豔儂榜仙。上擬舊時名。...

人非世間所有。而不知五雲四芷。尚不足當一盼。即豔儂榜仙。上擬舊時名。...

輩風流。亦遠不逮也。人才日替。即秉鈞衡。建節鉞者。往往有一蟹不如一蟹。...

之譏。矧在區區主謳哉。索無金鼓。揭簾一舞。重垣。時以清唱。登場有。...

卷二 懷芳記 三十一 香艷 遺書

或謂予此輩北產。固不如南產。願常至蘇州。見歌者。率凡猥無可愛。則何也。...

予曰。北人俊病。在生硬。南人婉病。在闊弱。必以南產置之北地。溶其性。...

振其骨。采則精神發越。不同奄奄無氣者矣。儻以北產攜入南中。導以和柔。...

之詞。令教以嫺雅之舉。止亦必遠勝於蘇州之庸庸者。在化南北之短而集。...

其長耳。且都中歌伶之教子弟。雅步媚行。綽有矩度。掉頭擲眼。各具精神。...

韓都中兩產美備惟時罕有都者為典
人張正芳為曉人與應客年皆近三十矣

都中歌者之侍飲。種子如騷子之戲於側。長者如姬妾共談衷曲。可以娛情。而適意。外間歌者之侍飲。則如僕隸兢兢焉。恐失主人意。是有何樂哉。

余謂曲子師。今蘇產既不可致。當以燕產童子慧黠者。附海舶往蘇州。就清音隊學皮曲四五年後。不但曲調嫻習。並動作聲音。亦改觀。乃擊歸再教。以扮演登場。使與吳娃無異。聞者心善之而不能從。再閱數年。南產終不可得。目前之知名者。老去恐傳派益失其初。才皆下劣。而崑曲有腔無韻。亦成廢。散矣。

補遺

陸金鳳字鳳仙。所居曰桐華堂。桐華堂後有任小鳳者。色藝可憐。前人稱傳。與水芝絕後。乃賞之不使見客。
松齡隸和春部。色藝壓同輩。名噪一時。齒既長。顏色不衰。既善藝。謝去司事者。喚以重金。薙髮復登場焉。殆五十餘歲。評者以為人妖。
都中鞠部曰四喜。曰春。曰三。曰和春。四部雖齊名。和春獨不為士大夫

卷二 懷芳記

三十三

香鮑戲書
十八集

所與。衣冠公燕。未有呼。和春者。市井小夫。乃樂觀之。有友呼別部。翠應而特。從和春招松齡來演翠屏山。余得寓目。妖冶誠無匹也。
旺兒是茶寮中。捧盤童子。貌白皙。心性優巧。遂為好時者。憇慮入鞠部。為花旦。振動一時。趨之者如蟻附膻。余人都後。見其登場。黃腔最工。惟步武不中繩尺。蓋小時未從師之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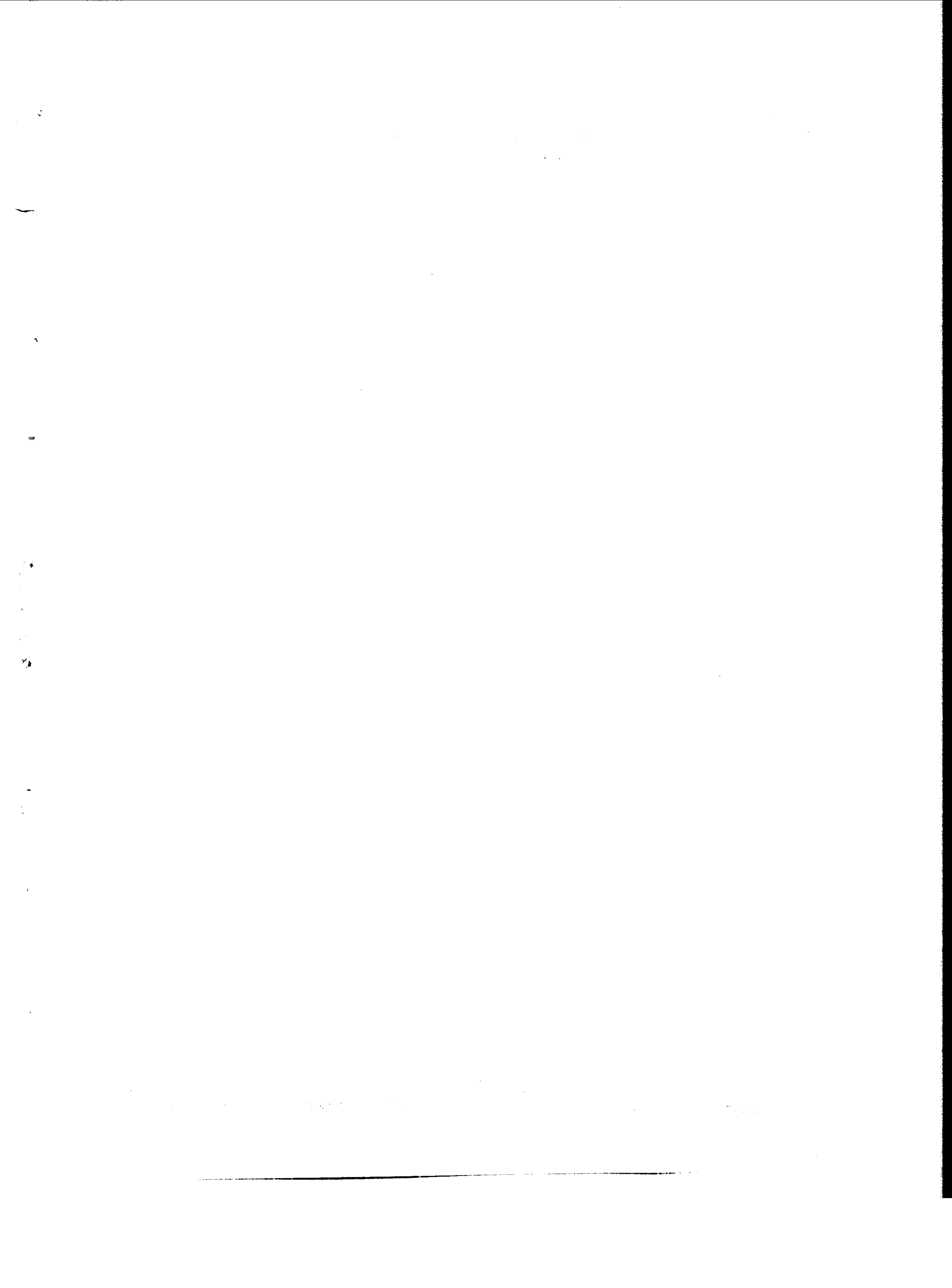
歌伶雖賤。技而品格不同。其為賢士大夫所親近者。必皆能自愛好。不作譁。容不出。其令人服媚。殆無形迹之可指。愛身如玉。尤如白鶴朱霞。不可。即也。別有一派。但以容貌為工。噫。浪蝶。無所不至。且如柳種章台。任人。折此。則我輩所惡。而流俗所深喜者。松齡。旺兒。固流俗所喜。似可置而不論。然皆絕頂聰明。超絕流輩。譬之。之。門。支。果。雖。旁。門。其。精。詣。亦。未。可。磨。滅也。
都門二十年前。惟長庚三。聯。近五。六年。以。黃。腔。負。重。名。青。衫。且。刀。黃。腔。武。旦。年。稱。長。始。長。近。五。六。年。以。黃。腔。負。重。名。青。衫。且。刀。耳。無。雅。俗。且。若。日。包。地。一。近。五。六。年。以。黃。腔。負。重。名。青。衫。且。刀。之。吾。有。私。之。劇。所。戲。中。有。如。秘。且。江。何。日。下。遂。至。於。此。扮。欲。何。何。欲。何。

道光戊申年重刊

節錄

旌節錄附刻

穀詒堂藏板



序

儒家者流著書行世據一家言以立論人孰曰為老生常談不若集古人嘉言懿行以發人人各具之天良其言易入而其教易廣此朱子小學溫公家範等書所由雜引古事不參已見而其書為不可沒也況合眾母之賢以遺天下其教不尤廣乎黃生花耘與其弟虎癡余嘉慶戊辰典試湖湘所得士也少孤奉教於母既長而孺慕不衰猶憶己巳庚午兩歲花耘以春試留都門每過余邸舍談及母節之苦而名與學之不足以顯揚之也嘗歔歔泣下閱歲丁丑以大挑得校官余方惜其才

賢母錄

序

之小用而夙願之難償也履任甫兩月遽爾淹逝為悼惋者久之今年秋奉命巡閱行次長沙虎癡抱其遺著來謁有所謂賢母錄者將為梓行以竟其志余謂是錄非一家之書雖廣之天下可也通都僻壤家置一編慈孝之心蒸然成俗非留心風化者所當亟為傳布者乎因為檢閱一過如漢馮勤唐陸贄宋張齊賢賈黃中蘇易簡皆以母賢上邀主眷而先母劉太夫人年登耄耋瑩·賜帑卹終恩過之隆超越前古余方欲勸為成書以彰母教而花耘亦既先我心矣傳聞其子視其母花耘之表彰母德懇懇如是則其母之賢可知

母賢而子之賢亦可附見是錄行花耘為不沒矣虎癡其刊附小學家範之末以俟天祿石渠之采摭焉光四年歲次甲申孟冬上澣通家生德化李鴻賓鹿坪氏書於長沙行館

往余與花耘學博之尊甫為總角交誼至摯也聞其卒於湖中寢門之慟至今難忘後知其有賢儷教其子花耘兄弟績學立名未嘗不為之欣慰而嘉歎也及余官關中厥弟虎癡孝廉自都門至云花耘已銓城步廣文歸觀矣祿秩雖薄抑亦捧檄之喜也豈意到官未久遽賦玉樓今余旋里展墓過其廬其母夫人命孫以花耘

賢母錄

序

所撰賢母錄見示且曰吾子孝愛而不永年公父執也幸為序而刊之余讀其書雖仍宋孫氏舊名而補編之然孫氏錄不可考是錄則蒐述詳而慎體例嚴而當皆為其慈親比證闡揚不特旌節錄為表章也母節既蒙恩旌聞是錄又舉其貞修懿訓與古賢媛並傳不朽即其尊甫亦當含笑於九原矣花耘之志雖沒猶生也鹿坪尚書主持風化既為之序余故次第其原委以授虎癡俾付之梓以報其慈闈之德教云爾道光五年乙酉歲長至日陶山唐仲冕撰

母德之見於經典者惟毛詩生民思齊等章及左國檀

可厥載晉叔姬魯敬姜數事而已其見於歷朝史傳者如披髮和丸傳經畫荻求諸往籍代有名聞然史編列姦多采節烈之行要非專紀母德而作惟劉向列女傳獨以母儀爲首似爲旌德之書然賢明仁智分列七門究其旨歸亦非專紀母德而作也隋書經籍志有徐廣孝子傳三卷夫子之賢不肖多由於母德之臧否而成孝子有傳賢母願可無錄乎昔人之爲是錄者有宋太常少卿孫景修景修名頌長沙孫成象之子少孤而教於母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其書久佚而著書之意略見於蘇頌濱古今家誠序文中本

賢母錄

序

三

騏七歲而孤以長以教均資 母訓年逾四十宦學無成既不能以名位顯親復不能以文章壽世因與孫氏生同郡貫頗切景行爰采史傳所載賢母事蹟上起陶唐下迄明代編爲四卷而以 家慈 旌節錄附焉 託諸東哲補詩之義以寓蓼莪報德之思哀集舊文未敢輒加論斷雖不知與孫書義例相去幾何要亦爲人子者當盡之心大雅君子或不嗤爲鈔書胥兔園冊則幸甚幸甚道光二年仲冬寧鄉黃本騏自識

賢母錄四卷先兄花耘未完書也先兄是錄特刺取史傳以補宋孫氏亡書未及卒業而先兄下世故去

政尙有未定采擇亦有未周然其著書之心則可憫矣先兄長予四歲少時同爲孤子 母氏督之嚴稍有童心立加呵責蓋楚之下未嘗以手護其頭刃有尊長爲之解勸必婉容謝曰俟吾母痛責後其怒自息不爾徒以積忿傷母心也長跪竟日辭色怡然不命之起不敢起此驥爲童子時所習見而自愧不如者稍長卽以謀養奔走吳越間千里長途懼隕慈訓嘗作母命八章至今讀之令人淚下年逾四十愉婉一如兒時故爲是錄以彰 母教而以嘉慶二十二年 母氏奉 旌事實及通志縣志節孝傳附焉

賢母錄

序

四

壬午秋選授城步訓導山縣僻遠驟難迎養到任未及三月卽請假歸省抵家才九日而歿時癸未正月也驥以試事留都門不及執手永訣旋里後檢點遺書於篋衍中得是錄底稿凡三百條雖未足盡古今內訓然教子之法已無不備凡爲母者旣可以眾母爲法其爲子者亦可以眾母之子爲法則是錄未嘗非完書因於館暇手錄付梓卽謂孫氏之書爲未亡而先兄孝養未竟之志託是錄以不朽焉可也道光四年季春同懷弟本驥跋於衡陽郡齋

例言

母之類凡七曰母曰繼母曰日嫡母曰生母曰
母曰所後母曰本生母均於標題處敘明不為分類
而祖母及伯叔母叔母亦曰世母之賢者亦錄焉保母乳母
擇其最賢者錄於每朝之後

標題處以子名冠母姓之止以母有從子之義亦如
志節婦者以夫名冠首志貞女者以父名冠首也
自漢以前多采劉向列女傳自漢以後多采各史列
傳說部文集亦間采之私傳諛詞難憑信者不錄
史傳泛言婦德者不錄如公父文伯之母見於國語

賢母錄

例言

五

者凡八條止錄其五北史魏溥妻割耳表節元史周
尤忽妻書臂明禮皆能教子有成止錄其教子一節
是錄以教子為賢與列女傳有別

母子俱賢家庭盛事母賢而子不肖者仍錄之不以
朱均累父聖也如漢崔篆母導其子以不忠魏單固
母勸其子以取禍如此類者不錄

曾母搯臂會子心動蔡母噬指蔡順心動此言子孝
非言母賢梁沈約夜讀其母為之滅油唐畢誠夜讀
其母為之奪火宋陳彭年好學其母禁其夜讀元吳
澄夜讀至旦其母為之節膏火不多與明張元怵素

羸弱其母為之藏燈幕中此言子之好學非言母道

之賢羅含夢飛鳥入口叔母知其必以才華顯江淹
獲貂蟬於樵所其母知其不以貧賤終此言子之休
徵非言母之賢行北周宇文護母自齊歸武帝率親
戚行家人禮唐趙隱為相百官升堂慶母此言母之
榮遇亦非言其賢行如此類者概不錄

慈為天性非賢行也故韓非子曰慈母多敗子晉謝
安留姪朗與支遁講論朗母以其年幼體羸流涕攜
去齊崔慰祖父喪斷鹽其母亦為不食如此類者母
子雖賢不錄

賢母錄

例言

六

賢行見於各書另行條例書異而事同錄最初一條
事同而詳略各異錄其詳者事同而所載異詞附注
於本條之下

昔賢頌贊論表擇其古雅者附錄各條之後
是編於古事搜採頗詳明代非見正史者不錄
國朝人才蔚起內敘之多盛於前代野史所錄未為周
詳不敢妄為登載

嘉慶二十二年母氏奉

旌文案及省志縣志節孝傳別為

旌節錄一卷附是錄之後不敢與古賢並列

賢母錄卷一

三長物齋

寧鄉黃本騏花耘述

湘陰蔣 瓌維揚校

陶唐

后稷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
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
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於邰號曰
后稷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

列女傳

附頌

漢 劉 向

賢母錄

卷一 陶唐

棄母姜嫄清靜專一履迹而孕懼棄於野鳥獸覆翼
乃復收卹卒為帝佐母道既畢

又頌

晉 王 氏 劉柔妻

英英姜嫄實德之純肇承靈瑞武敏是遵誕育岐嶷
毗贊皇綸播殖之訓萬葉攸循

司徒契母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女也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
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
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之於亳君子
謂簡狄仁而有禮

列女傳

附頌

劉 向

契母簡狄敦仁厲翼吞卵產子子遂修飾教以事理
推恩有德契為帝輔蓋母有力

附姜嫄簡狄贊

魏 曹 植

譽有四妃子皆為皇帝摯早崩堯承大綱元鳥大跡
殷周美祥稷契既生功顯虞唐

夏

帝啟母塗山氏

啟母者塗山氏之長女也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啟辛壬
癸甲啟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不

賢母錄

卷一 夏

二

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德而
從其教率致令名禹為天子而啟為嗣持禹之功而不
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

列女傳

附頌

劉 向

啟母塗山維配帝禹辛壬癸甲禹往敷土啟呱呱泣
母獨論序教訓以善卒繼其父

又頌

王 氏

塗山靜居元朗悟幾大禹至公過而不歸明此道訓
孩允是綏仁哲以成永繫天暉

附贊

曹 植

禹妻塗山土功是急惟啟之生過門不入矯達明義
勳庸是執成長聖嗣天祿以襲

周

王季母太姜 二條

太姜者太王之妃有台氏之女也賢而有色生大伯仲
雍季歷化導三子皆有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詩曰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 列女傳

太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 史記正義

文王母太任

太任者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以為妃太任之性端一

賢母錄

卷一周

三

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
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洩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
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列女傳

武王母太姒

太姒者禹後有莘妣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親迎於渭
旦夕勤勞號曰文母生十男 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
公旦次管叔解次蔡叔度
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
次康叔封次冉季載與左傳小異 太姒教誨十子自少
至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 列女傳

附頌

劉向

周室三母太姜任姒文武之興益由斯起太姒最賢

號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

成王母邑姜 二條

武王妣太公之女曰邑姜脩教於內生太子誦 帝王世紀

周后娠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怒

不詈胎教之謂也 大戴禮記

臧文仲母

魯大夫臧文仲為魯使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
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
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
通壁 言屋廡 壁隣之國也 壁言 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

賢母錄

卷一周

四

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
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而求助焉至是文仲託
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與兵欲襲魯
文仲微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斂小器投
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噦我羊羊有母食
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
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
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何也
臧孫母泣下沾襟曰吾子拘於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
對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

獵犬羶羊裘者言趨避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是善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錯錯者所以治木也是以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方發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列女傳

附頌

劉向

臧孫之母刺子好威必且遇害使援所依既厚三家果拘於齊母說其書于遂得歸

賢母錄

卷一周

五

密康公母

周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眾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國語

芮伯萬母姜氏

芮伯萬芮姓國伯爵萬名之母芮姜齊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於魏左傳

介之推母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左傳

衛公子母定姜

賢母錄

卷一周

六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動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詩傳謂燕燕為莊姜送其婦戴媽而作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為慈姑過而之厚定公卒立敬妣之子衍為君是為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見獻公之不哀也嘆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麟也使主社稷者獻公弟子鮮也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

亡上言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鮑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辭教列女傳

附頌

劉向

衛姑定姜送婦作詩恩愛慈惠泣而望之數諫獻公得其罪尤聰明遠識麗於文辭

晉靈公母穆嬴

晉襄公卒靈公太子夷皋少晉人以難故立少君恐有難欲立長君

賢母錄

卷一周

七

使先蔑伯士會隨如秦逆公子雍文公子襄庶弟穆嬴襄公夫人

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

首於宣子趙盾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

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左傳

而靈公左傳

趙盾嫡母趙姬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初文公為公子時與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公以叔隗妻衰生盾及反

國公以其女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為正卿思姬之讓恩請以姬中子屏括為公族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至此成公許之遂以其族為公族大夫列女傳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為嬰兒時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母問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游見之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

賢母錄

卷一周

八

之矣母曰兒不死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嘿矣必與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列女傳

附頌

劉向

叔敖之母深知天道叔敖見蛇兩頭歧首殺而埋之泣恐不久母曰陰德不死必壽

又頌

北周庾信

叔敖朝出容悴歸家母氏顧訪知埋怪蛇爾有陰德陽報將報終為元福率享榮華

杞梁妻

齊莊公伐齊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萬人逆之陷陣而死說苑

叔向母叔姬四條

叔姬者羊舌子

晉大夫名職

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

氏叔向名勝

左傳作勝

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

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

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是於夫子不容也不

如受之羊舌子曰為勝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

賢母錄

卷一

九

烏名乾吉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勝與鮒童子也

隨大人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如埋之以明不

與於是盛以甕埋墟陰後二年攘羊事發發而視之其

骨存焉都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列女傳

叔向之母妬叔虎叔虎與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

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

禍女女傲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

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

舌氏之族及於

晉殺都吏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

申公巫臣氏之妻其母曰子靈字之妻殺三夫陳

叔楚妻一君公一子舒而亡一國陳兩卿矣孔寧

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

之子子絡鄭靈之妹也子絡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

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驥黑而甚美光可

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怙

無廢忿顛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

且三代之亡共子太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

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

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伯華

賢母錄

卷一

十

走謁諸姑曰長叔似生男始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

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左傳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焉肩而牛腹谿壑

可盈是不可廢也必以賂死遂弗視語

附頌

劉向

叔向之母察於情性推人之生以窮其命叔魚鮒食

我伯皆貪不正必以貨死果卒分爭

公父文伯母放妻

魯季敬姜者魯女也嫁於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

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
姜守善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
堂從後階降而卻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見文伯自以
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練
絕練與練同音非子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
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
十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
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
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而下人如此其所與游者皆
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之少而位之
賢母錄

賢母錄 卷一 周

三

卑所與游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
罪於是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游者皆黃髮倪齒也
文伯引在摯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
姜備於教化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
盡在經矣以織夫幅者所以正枉曲也不可不彊故幅
可以爲將盪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故畫可以爲正
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持交而不
失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大行人推而往引而來
者綜也綜可以爲閭內之師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
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

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列女傳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蓋鼈焉小賂
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
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謂先身季曰祭養尸饗養上
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
復之國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文伯之
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康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
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晉

賢母錄

賢母錄 卷一 周

三

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
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息息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
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
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
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卿使潔奉禘
郊之粢盛而後即安備侯朝修天子之業命畫考其國
職夕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
朝考其職畫講其庶以夕序其業夜危其家事而後即
安士朝而受業畫而講其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

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息王后親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絰纒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方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國語

賢母錄

卷一周

三

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魯樂師之賢者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國語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搢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國語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禮弓

賢母錄

卷一周

四

公父文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令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戰國策

附頌

劉向

文伯之母號曰敬姜通達知禮德行光明匡子過失教以法理孔子賢焉列爲慈母

附贊

晉左九嬪左思

邈矣敬姜含德之英於行則高於理斯明垂訓子宗厲發奇聲宣尼之歎萬古遺馨

叔文母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

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必有淫佚之行好學為德也
猶飛鳥之有羽翼也莊子

佛胥母

趙佛胥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胥之母也佛胥以中牟叛
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胥之母將論自言曰我
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為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
老婦死而已士長為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母曰
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
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
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

賢母錄

卷一

五

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邪
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
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
而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為子長則為友夫死
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
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
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胥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列女
按胥母不能教子於未教之前復為強辯於既叛之後
本無可說以其言曰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
使者父之罪也

江乙母

語有釋家錄之

楚大夫江乙之母當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
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紬之處家無幾何其母
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尹盜之王
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人
不為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
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其使人盜奈
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夜不閉關而
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
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
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吁何大王之言過

賢母錄

卷一周

六

也昔者妾之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
而紬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
是為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子一人上
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
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
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
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
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列女

附頌

劉向

江乙失位乙母動心既歸家處亡布八尋指責令尹

辭甚有度王復用乙賜母金布

范氏母

晉范氏母者范獻子^士之妻也其三子游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木根}也問三子曰奈何長者曰明君不問不為亂君不問而為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伐株於山將有為也已而開園示之株夫山遠而園近是民一悅矣夫^{疑去字}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悅矣既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子伐其謀歸以告母母喟然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

賢母錄

卷一

七

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偽行詐莫能久長其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為知難本^{列女傳}

附頌

劉向

范氏之母貴德尚信小子三德以詐與民知其必滅鮮能有仁後果逢禍身死國分

魯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

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

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子僕歸辦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閒視其居處禮節甚修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母而問之曰一日從北方來至閭而止良久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母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日禮畢事閒從諸子謁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醜醜醉飽人情所有也妾反太早不敢復返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之於

賢母錄

卷一

六

穆公賜母尊號曰母師使明請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列女傳}

附頌

劉向

九子之母誠知禮經謁歸還返不捨人情德行既備卒蒙其榮魯君賢之號以尊名

孟子母仇氏

仇氏孟子之母也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傷其嬉戲為賈人術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真

可以居吾子矣孟子既學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機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為竊盜即為虜役矣孟子懼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

賢母錄

卷一周

充

客宿請歸父母於是母召孟子謂之曰夫禮將人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畱其婦孟子處齊有憂色母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歎母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上達土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卽飯餅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妾前在門內之

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

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年

少從乎父母出嫁從乎夫夫死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

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列女傳

孟子少時聞東家殺豚問母何為曰欲啖汝既而母悔

曰吾懷妊是子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胎教之也今

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鄰肉以食之韓詩外傳

附頌

劉向

孟子之母教化列分處子擇藝使從大倫子學不進

斷機示焉子遂成德為當世冠

賢母錄

卷一周

干

附贊

左九嬪

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

廣以墳奧聰達知禮敦述聖道

魯母師春姜

魯母師春姜嫁其女三往而三逐春姜問故以輕其室

人也春姜召其女而管之曰婦事夫有五平旦纒笄而

朝則有君臣之嚴汲澀也饋食饋通則有父子之敬

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所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

席之間然後有夫婦之際夫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慤為

首今爾驕溢不遜以見逐曾不悔前過吾告爾數矣而

不晉用爾非吾子也魯之百而留之三年乃復嫁之女
奉守節義終知為婦之道列女傳

附論

司馬光

今之為母者女未嫁不能誨也既嫁為之援使挾已
以陵其壻家及見棄逐則與壻家鬪訟終不自責其
女之不令也如師春姜者豈非賢母乎

王孫賈母

齊大夫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
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
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

賢母錄

卷一周

三

走汝不知其處汝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而令百
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
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續列女傳

田稷子母

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子為
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者此也豈修士大夫之費哉安所
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曰吾聞修身潔行不為苟
得竭情盡實不為詐偽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
不入於家言行若一節也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
以奉子言行則可以報君夫為人臣而事其君猶為人

子而事其父也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效忠必死奉
命廉潔公正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為人臣
不忠是為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
非吾子也子起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
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
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列女傳

附頌

劉向

田稷之母廉潔正直責子受金以為不德忠孝之事
盡材竭力君子受祿終不素食

齊義繼母

賢母錄

卷一周

三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齊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
吏訊之有兄弟二人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
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
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
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
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
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
而對曰殺其少者相愛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者人
之所愛今欲殺之何也其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
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

諾今既愛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邪且殺兒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子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列女傳

附頌

劉向

義繼信誠公正知禮親已前妻有罪相讓不已吏不能決王以問母據信行義卒免二子

附贊

左九嬪

聖教元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

賢母錄

卷一周

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子發母

楚將子發名舍見荀子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並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日子不聞越王句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精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隘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

黍黍梁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列女傳

附頌

劉向

子發之母刺子驕秦將軍稻梁士卒菽粒責以無禮不得人力君子嘉焉編於母德

魏世慈母

魏世慈母者孟楊氏之女世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命

賢母錄

卷一周

西

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進退起居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滅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為勞勤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母如母為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赦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

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列女傳

附頌

劉向

芒茄之妻五子後母慈惠仁義扶養假子雖不吾愛拳拳若親繼母若斯亦誠可尊

如耳母曲沃負

曲沃負漢書注俗謂老者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為魏太子魏哀王為太子納妃而美將自納焉曲沃

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者為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

賢母錄

卷一周

三

王中人也不知其為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

下遇閒會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慮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諡所以就之也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遏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與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

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妲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闈雖起與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雖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故為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務敵國五六南有從楚西有橫秦而魏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賜負三十鍾如耳還而爵之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列女傳

賢母錄

卷一周

三

附頌

劉向

魏負聰達非刺哀王王子納妃禮別不明負款王門陳列紀綱王改自修卒無敵兵

趙括母

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挑戰廉頗不肯秦聞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上將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

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如有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括既代廉頗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數十萬之眾秦悉坑之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史記趙奢傳

賢母錄

卷一周

三

附頌

劉向

孝成用括代頗拒秦括母獻書知其覆軍願止不得請止罪身括死長平妻子得存

魏卒母

吳起為魏將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史記吳起傳

魯孝公保母臧氏

義保者魯孝公之保母也姓臧氏與其子俱入宮養孝

公魯人作亂求孝公將殺之義保乃令其子衣公之衣臥公之處魯人殺之義保遂抱公子以出遇公舅魯大夫於外遂託以公而逃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義保之謂也閩

魏公子乳母

秦攻魏破之殺魏主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合魏國曰得公子賜金千鎰匿之者夷三族乳母與公子俱逃魏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公子安在母曰不知雖知之不可以言故臣曰國破族滅子尚誰為乎且千金重利也夷族極刑也汝其圖之母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

賢母錄

卷一周

三

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求利吾不為且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長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遂逃公子於澤中故臣以告秦軍爭射之乳母以身蔽公子遂同死焉秦王聞之以卿禮葬乳母祠之太牢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閩按乳母事此條詳盡而簡而為國臣坤著未詳所引書目今據見宋史入他條做此

賢母錄卷一終

寧鄉黃本賦花耘述

湘陰蔣 環維揚校

漢

陳嬰母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謹信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疆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

賢母錄

卷二 漢

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

史記項羽本紀

王陵母

漢王還擊項籍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

漢書 陵傳

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人之

賢母錄

卷二 漢

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

張湯母

張湯為御史大夫三長史謀陷湯罪湯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

史記 湯傳

金日磾母闕氏

金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右地昆邪休屠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

之并將其眾降漢日碑與母閔氏弟倫俱沒入官日碑
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帝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
泉宮署曰休屠王閔氏日碑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
後乃去

漢書日碑傳

雋不疑母

雋不疑擢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
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
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
而不殘

漢書不疑傳

翟方進後母

賢母錄

卷二 漢

三

翟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數為
掾史所置罵方進自傷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
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積十餘年經學明習諸儒
稱之

漢書方進傳

嚴延年母

嚴延年巧為獄文所欲誅殺奏成手中冬月傳屬縣囚
會論府上流血數置河南數曰屠伯母從東海來到雒
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
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
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

有以全安惠民願乘刑罰多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
母意哉延年服罪因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
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也行
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
言之後歲餘果敗

坐怨望非諂政治不道棄市

東海莫不賢知其母

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娘

年傳

珠崖義母

珠崖令前妻之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
以為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

賢母錄

卷二 漢

四

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母鏡奩中皆莫
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
母鏡奩中吏曰噫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
右顧心恐母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
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
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
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
初為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劫兒兒誠不
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
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初實

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
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
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動傍人莫不為酸鼻
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
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
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遺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
君子謂二義慈孝

列女傳

附頌

劉向

珠崖夫人甚有母恩假前妻繼母相讓維女亦賢納
珠於關各自伏愆二義如此為世所傳

賢母錄

卷二

漢

五

肅宗母明德馬皇后

明德馬皇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顯宗命后母養之謂
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
育勞瘁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
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古今稱之以為美談

溫公家範

附贊

晉傅咸

明德馬后執履貞素光崇六行動遵禮度作后作母
帝詒厥謀國賴內訓家應顯祚

沛孝王廣祖母周氏

沛獻王輔孫孝王廣有固疾安帝詔祖母周領王家事

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王祖母太夫
人周秉心淑慎導王以仁使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

漢書沛獻王傳

曹成母班大家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
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和帝數召入宮令
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
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作女誡七篇
有助內訓馬融善之合妻女習焉

後漢書列女傳

女誡

班昭

賢母錄

卷二

漢

六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
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矣戰戰競
競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
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
素恆恐子穀子穀即成之字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
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
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
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
如此每用惆悵問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
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齋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

賢母錄

卷二 漢

七

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理之不可不存也但教其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

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為則哉

敬慎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疆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疆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媿黷媿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

賢母錄

卷二 漢

八

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辨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

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溫浣
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
紡績不好談笑潔澆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
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惟在
有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
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
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
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

賢母錄

卷二 漢

九

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
者亦非謂儀飾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
耳無淫聲目不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
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
視聽邪偷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
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
志專心之言豈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
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所謂

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從
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合姑云爾而非猶須順命
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
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
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之臧否毀譽一由叔
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人皆知叔妹之不可失而
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
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况於婦人乎雖以

賢母錄

卷二 漢

十

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故室人和則誇掩外
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
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
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
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
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鄰邑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
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
旣施何和之有恩義旣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
宣姑忿而夫愠毀譽在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
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笑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

基也可不愼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
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
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此之謂也

陳興後母李穆姜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
前妻四子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
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
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
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
篤母側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

賢母錄

卷一

漢

十一

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
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
南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
守表異其母獨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葺自後訓導
愈明並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教諸子曰吾弟
伯度李法之字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
賢聖法也今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

馮勸後漢書

馮勸母

馮勸從光武賜爵關內侯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

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
重如此後漢書

郭丹後母

郭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醫衣裝買產

業後漢書

陸續母

陸續幼孤仕郡曹使太守尹興辟為別駕從事時楚王
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徵興詣
廷尉獄續詣洛陽詔獄就考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
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

賢母錄

卷二

漢

十三

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
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
以為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
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
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
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
赦興等事還鄉里後漢書

趙苞母

趙苞遷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道經柳城值鮮卑
萬餘人入塞寇抄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以擊郡

世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示志志號謂母曰
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今爲王
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責母遂謂
曰威豪范之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
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
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殲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
弔慰封卹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
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
死後漢書獨行傳

范滂母

賢母錄

卷二

漢

三

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范滂等其母就與之訣
滂白母曰仲博弟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滂父顯爲
龍舒侯相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
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
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後漢書黨錮傳

孔融母

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刑章下州郡以名
捕儉儉與孔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
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
能爲君主耶因畱舍之後事泯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

得勝走避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躬舍
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
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
不能決乃上獄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後漢書融傳

崔寶母劉氏

崔寶母劉氏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寶在五原常訓
以臨民之政寶之善績母有其助焉後漢書寶傳

楊元珍母劉秦瑛

秦瑛南郡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相
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見

賢母錄

卷二

漢

四

之曰我在汝尙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
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
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秦瑛之教流於三世四子
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爲語曰三苗旣止四珍復起漢志

趙元珪母杜秦姬

杜顯姬南鄭人健爲太守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
珪元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
下也在其檢耳若或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犂
以自寬宓子賤帶政而民化政身之恒爲天下名

於撫愛其長之也成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勤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勿忘吾法也後七子皆辟命察舉收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修敬泰姬執子孫禮漢中士女志

陳氏母楊禮珪

禮珪成固陳省妻也楊元珍之女生二男長娶張度遼女惠英少娶荀氏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財自富禮珪救二婦曰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

賢母錄

卷二 漢

五

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下為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難備蜀居時二婦拜奉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革行適亂流行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于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祀自親養牲醢酒曰夫祭禮之尊也年八十九卒惠英亦有淑訓母師之行者也漢中士女志

曹氏母陳訓謙

順謙成固人適鄧合曾寧十九寡居長育遺孤八十餘卒兄子陳規著書歎述之漢中士女志

王傅繼母文季姜

季姜名極梓潼文氏女將作大匠廣漢王敬伯夫人也少讀詩禮敬伯前夫人有子博女紀流二人季姜生康稚芝女如示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堂祖母性嚴子孫雖見官二千石猶杖之婦跪受罰於堂歷五郡相母隨之官後以年老不願遠鄉里姜亦常侍養左右紀流出適分已侍婢給之博好寫書姜手為作表於是內門相化動行推讓博妻健為楊進及博子遵婦蜀郡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之三母堂敬伯名亡救

康稚芝婦事楊進如舅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季姜年八十一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官舍交赴內外冠賢母錄

賢母錄

卷二 漢

六

冕百有餘人當時榮之王氏遂世興梓潼士女志

姜叙母

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姜叙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叙姑子楊阜故為康從事同等十餘人陰相結為康報仇過歷候叙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叙母曰咄咄英叙章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叙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當速發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救叙與阜議叙送進兵超出擊叙至歷執叙母母怒罵超大怒殺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魏志楊阜傳叙母罵

趙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策賊天地豈久旱等以狀
客汝而不早死敢以而日視人乎怒怒之
聞太祖曹甚嘉之手令褒揚曰姜叙之母勸叙早發明
智乃爾雖傷敵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記錄必
不墜於地矣皇甫謐列女傳

趙月母異

馬超叛漢取趙昂子月為質姜叙與昂合謀討超昂謂
妻異曰當奈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
况一子乎超聞果殺月容齋續筆

魏

劉暉母脩氏

賢母錄

卷二 魏

七

劉暉母脩產渙及暉渙九歲暉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
渙暉以父普之侍人有詭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
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憾矣暉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
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暉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
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暉暉還拜謝曰亡母顧
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三國志魏志

羊琇母辛憲英

辛憲英隴西人侍中毗女泰山羊耽妻也鍾會為鎮西
將軍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曰他日見會之出吾為

國憂之矣今日雖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
固請司馬文王司馬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戎之
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
司在位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
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三國志注

王經母

魏高貴鄉公將討司馬文王以告侍中王忱尙書王經
散騎常侍王業忱業出走告文王經獨不往高貴鄉公
既薨經被收辭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恐
不得死所以此棄命何恨之有溫公家範

賢母錄

卷二 魏

六

許猛母阮氏

鎮北將軍高陽許允為景王司馬所誅門生走告其婦
阮氏婦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
猛等婦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
若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
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
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皆
母之教也雖會之譴鑿而翰賢婦之智慶及後嗣追封
子孫魏氏春秋

鍾會母張昌蒲

鍾會爲其母傳曰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茲氏人太傅
定陵成侯孫之命婦也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
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
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
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
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漸
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眾書特好易老子
每讀易孔子說鶴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
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
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身所由故也順

賢母錄

卷二 魏

五

斯術已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執
會手而謂之曰汝弱冠見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
其中矣勉思其戒是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
醉會見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
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奮僭若
此非長守富貴之道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
書郎從行相國宣文侯始舉兵眾人恐懼而夫人自若
中書劉表侍郎衛瓘夏侯和等皆怪問夫人一子在危
難之中何能無憂答曰大將軍奮借無度吾常疑其不
安太傅義不危國必爲大將軍耳吾兒在帝側何憂問

且出兵無他重器其勢必不久戰果如其言一時稱明
會歷機密十餘年頗豫政謀夫人謂曰昔范氏少子爲
趙簡子設伐邾之謀事見前卷事從民悅可謂功矣然
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
非近人所言吾常樂其爲人汝居心正吾知免矣但當
修所志以輔益時化不忝先人耳常言人誰能皆體自
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必以言信取與之
間界畫分明或問此無乃小乎答曰君子之行皆積小
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
希慕通大者吾所不好會自幼少衣不過青紺親營家

賢母錄

卷二 魏

三

事自知恭儉然見得思義臨財必讓會前後賜錢帛數
百萬計悉送供公家之用一無所取年五十有九甘露
二年暴疾薨三國志注

徐庶母

先主奔新野曹操遣將攻之徐庶時更姓名單福爲先
主畫策破曹軍操廉知庶計以計致其母逼令爲書招
庶母不從母能書操因拘母陰使人習其書詐爲徐母
書遺庶庶弗知其詐也見書大哭遂辭先主歸曹先生
亦謂其有母命弗強留也比至謁母母怒其墮操計而
以棄順卽逆切責庶潛入臥內引繩自經庶痛恨後雖

終於魏終身不為設一謀三國別錄

吳

孫權母吳氏一係

孫破虜堅吳夫人吳主權之母也生四男策權一女劉

主夫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吳書

孫策功曹魏騰以逆意見遣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

所出吳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

集方當優禮賢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

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

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畧權衡類皆如此會稽典錄

賢母錄

卷二

三

太史慈母

太史慈為州家所疾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數遣人訊

問其母并致餽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

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曾相見

至汝行後臆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

慈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隙得人見融因

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

得出慈自請行融曰賊圍甚密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

慈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遺慈赴府君之急

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眾人言不可慈亦言

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遺慈之意耶事已急矣願

府君無疑於是嚴行募食須明帶鞬攝弓上馬突圍馳

去遂到平原說備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

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放

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三國志慈傳

徐琨母孫氏

徐琨母孫堅之女也孫策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

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

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泅佐船度

軍琨具啟策策即行之眾悉俱濟遂破英策表琨領丹

賢母錄

卷二

三

陽太守吳錄

孟仁母

孟仁本名宗避孫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

作厚蔭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

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仁初為驃騎將軍朱據

軍吏將母在官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

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知之除為鹽池司馬

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

官而以鮓寄我非遊妹也吳錄

李氏母習氏

李衡妻習氏襄陽人衡為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密遣客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衡亡兒以白母母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為好耳吳錄

晉

杜植母嚴憲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杜氏十八而發居子植女韡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韡亦有淑德傳元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元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

賢母錄

卷二

晉

三

善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元內外以為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為元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元為婚晏等尋亦為桓帝所誅植後為南安太守晉書列女傳

鄭默母曹氏

曹氏魯國薛人也鄭衰嫗之為繼室表為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表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急家無餘貲晉書列女傳

羊發繼母蔡氏

羊祜蔡邕外孫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初發與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晉書羊祜傳

裴秀母

裴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晉書裴秀傳

謝瞻叔母劉氏

謝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瞻兄弟事之同於至親晉書謝瞻傳

賢母錄

卷二

晉

四

衛瓘母陳氏

衛瓘弱冠為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為通事郎晉書衛瓘傳

趙至母

趙至年十三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與母伺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晉書趙至傳

韓伯母殷氏

韓伯母殷氏二條吳隱之執母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

殷浩之妻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輒投筯爲之
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
伯爲吏部尙書隱之遂階清級晉書吳隱之傳

韓伯字康伯母殷氏高明其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
寒母方爲伯襦冷伯捉髮斗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
襦伯曰不復須母問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尙熱今既
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晉書伯傳

皇甫謐所後叔母任氏

皇甫謐出後叔父年二十游蕩無度嘗得瓜果輒進所
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爲孝汝今

賢母錄 卷二 晉 三

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
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
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
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晉書謐傳

潘岳母

潘岳與石崇等諂事賈謐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其母
數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改及趙
王倫輔政孫秀誣岳夷三族岳將詣帝與母別曰負阿

母晉書岳傳

陶侃母湛氏 二條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爲妾生侃而
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尋
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

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事與前錄異 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
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

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傳云范逵過侃時
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達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召爲督郵領縱陽令侃竟以功名

顯晉書列女傳陶侃在武昌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浩等

賢母錄 卷二 晉 三

勸更少進侃懷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
不敢踰侃傳

附陶母碑 唐 皇甫湜

陶侃母得古正之道發人倫之本將示教於天下謂
機散俗壞樂禮闕有子不教不至於道若失大訓

不可登於偉望乃求師傅延英茂終日迫於用不欲
子卻客俄而車蓋載止餼饋並竭苟失其人子將不
進計畫始成確然獨斷謂髮可棄訓不可失乃金刀

既止顯髮雲散怡然無吝嗟之色儼若待賓之具上
恐不足以顯蒸下未可謂訓子願其母激忿填膺寸

畧是學不迨於至以超聖人之域煥乎賢者之業且禮信仁義君子之事婦人何得而知蓋世道大喪其俗已亂故婦人賢者得以行其事于載之下厥行獨明當時為人之父為人之母親斯行聞斯舉得不激厲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則天下皆陶之子也蓋人謂子幼而蒙穉不致精訓致悖大道亂人紀良可惜哉銘曰髮也者為養之具寶也者致教之英苟非異禮孰能作世之程千載之下如陶之母安可繼乎齊英

下畛母裴氏

賢母錄

卷二

七

蘇峻作亂領軍卞壺以王師敗績遂單騎赴難二子畛畹俱隨之沒母裴氏撫尸而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三十國春秋

江蕤祖母費氏

江蕤年十一好擣蒲祖母費為說往事有博奕破業廢事遂絕棗五木終身不以為戲太平御覽

劉琨母

劉琨為并州刺史殺合狐盛其母謂之曰汝不能宏濟經略並駕豪傑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濟禍必及我也後父母并為劉聰所害太平御覽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富春人適潭父忠忠亡遺孤藐爾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潭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弼構逆率眾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貲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假節征賊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贊其所服環珮以為軍資於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充之為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為獨不潭即以子楚為督護與充

賢母錄

卷二

天

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年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諡曰定夫人晉書列女傳

劉惔母任氏

劉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為養人未知識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晉書惔傳

何無忌母劉氏

何無忌母劉氏少有志節弟牢之為桓元所害劉氏每
街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
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
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
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恥雪
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元必敗義師必
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晉書列女傳

李密祖母劉氏

李密父早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劉氏事祖
母以孝聞唐書後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

賢母錄

卷二 晉

三

逼迫密上書

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

誠款賜奴婢

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華陽國志

朱序母

朱序鎮襄陽

苻丕圖序序母韓氏自登城履行

謂西北角必先

韓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同丁築

城三十餘丈賊

西北角攻取潰城破遂固新築不

用引退襄陽人

為夫人城十六國春秋

韋逞母

韋逞母朱氏家世儒學其父授以周官晉書後石虎徙
之山東朱氏乃乘鹿車背負父所授書魏州依江東

富人陳安壽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採樵夜則教逞然紡
績無廢安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
成名立仕素為太常苻堅常幸太學憫禮樂遺缺博士
盧壺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備惟周
官禮經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
其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
生於是就宋氏家講室書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
幔而受業焉拜宋氏爵號曰宣文君周官學復行於世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

李歆母尹氏

賢母錄

卷二 晉

三

尹氏冀人為李嵩繼室

嵩成紀人晉隆安四年據嶺南

前妻子踰於已生子歆嗣位尊為太后河西王沮渠蒙

遜來伐先引兵攻秦浩豐歆欲乘虛襲張掖尹氏謂歆

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度

德量力春秋之義先王臨終遺令殷勤戒汝深慎用兵

保境安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况蒙遜驍武

善於用兵汝非其敵觀其數年以來經謀規略常有兼

并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汝國雖小足為善政修

德養民靜以俟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

事之豈得輕為舉動億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

延亡劇款不能聽為豪遜所欺款曰吾進老母明訪遠
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見我母也勒兵進戰遂大
敗死十六回春

陽壽母李氏

太尉陽壽母李氏博學有母儀慕容軌嘗升堂拜之十六

國齊秋

卷二

三

賢母錄卷二終

寧鄉黃本默花耘述

湘陰蔣瓊維揚校

南北朝

宋高祖從母

初高祖武帝產而皇妣殂皇考貧薄議不能養高祖從

母生懷敬未期乃斷乳而養高祖以舊恩之故懷敬累

至會稽太守太平御覽引宋書

謝蘭母阮氏蘭子貞母王氏

謝蘭丁父憂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蘭子

賢母錄

卷三 南北朝

貞幼聰敏有至性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南史孝義傳

王融母謝氏

王融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教

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南史王融傳

何憲母王氏

何憲母鎮北長史王敷之女聰明有訓識齊書虞玩之傳

垣文凝母鄭獻英

劉楷到交州垣曇深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妻鄭氏字獻

英滎陽人時年二十于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

織傍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厲冰霜無敢望其

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前鄉萬里

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曰垣氏鞠魂不返而其孤藐

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

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閒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

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

州里稱美南史垣閔傳

袁粲母王氏

袁粲幼孤祖哀之名曰愍孫母琅琊王氏太尉長史誕

之女也躬自績紡以供朝夕粲忤孝武粲仕宋為中書

其母候乘輿出負磚叩頭流血磚碎傷目自此後粲與

賢母錄

卷三 南北朝

人語有誤道眇目輒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

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為國家器不患

沉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恆懼

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損南史袁粲傳

何承先母徐氏

何承先五歲喪父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先幼漸

訓義南史何承先傳

王僧辯母魏氏 二條

王僧辯梁元帝以為領將軍荆湘疑貳帝令討之僧辯

以竟陵部下皆勁勇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與眾俱

入帝以爲遷延不去大怒自斫之久之方蘇卽送廷尉其母脫簪珥待罪帝意解賜以藥不死母姓魏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母流涕徒行詣閣自陳無訓涕泗嗚咽眾竝矜之及僧辯罪免深相責厲辭色俱嚴雖尅復舊都功蓋宇宙母恆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稱之謂爲明哲婦人南史王僧辯傳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大司馬在潞城時爲三千人將年逾四十少不如母意母猶箠之故能成其勲業魏氏家訓

鄧元起母
賢母錄 卷三 南北朝 三

鄧元起爲益州刺史天監初徵爲右衛將軍以蕭藻代之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男子何用馬爲藻志醉而殺之元起初爲益州迎其母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與汝共入禍敗南史元起傳

張緬母劉氏

張緬爲淮南太守再遷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書舍人母劉氏以父沒家貧緬父宏策永元未從武帝遇害葬禮有缺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于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竝供之母張遺親屬累載所蓄一朝隨盡南史張緬傳

宗炳母師氏

宗炳母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南史隱逸傳

蕭秀庶母陳氏

安成王秀文帝第七子年十二其弟始興王憺年九歲所生母吳太妃亡帝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

陳有母德視二子如親生梁書王秀傳

裴子野祖母殷氏

裴子野生而母亡爲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祖母泣血哀慟家人異之梁書子野傳

王僧孺母

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梁書僧孺傳

刁冲祖母高氏

刁冲十三而孤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魏書冲傳

高謙之後母李氏謙之子儒母張氏

高謙之少事後母李有孝聞李亦有撫育過於己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長子儒次緒從師受業常誠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魏書高崇傳

范紹母

范紹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還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立遵

成命紹遂赴學魏書 紹傳

邢昕祖母李氏

邢昕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魏書 昕傳

張宴之母鄭氏

張宴之幼孤母鄭氏教誨動依典禮北齊書 宴之傳

盧柔叔母

盧柔少孤為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清亦

賢母錄 卷三 南北朝

同已親宗族歎重之後周書 柔傳

崔道固母

崔道固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給資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為徐兗二州刺史以道固為從事後為宋諸王參軍破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事與晉裴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客汝宜答拜諸客皆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北史 裴道固傳

裴殖母夏侯氏

裴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

長成之後非衣帽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閣經五三

日乃引見魏書 裴叔業傳

崔浩母盧氏

崔浩母盧謹孫女也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見聞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餽蔬餽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亾妣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為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北史

賢母錄 卷三 南北朝

崔浩傳

陸卬母魏上庸公主

陸卬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卬昆季六人皆主所出邢劭嘗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俱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也卬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詔改所居里為孝終里北史 卬傳

裴讓之母辛氏

裴讓之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讀之謂之謀之凡六子廣延師友或

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北史

皇甫和母夏侯氏

皇甫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

北史皇甫和傳

魏緝母房氏

鉅鹿魏溥妻房氏年十六而溥卒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卧不殮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北史列女傳

賢母錄

卷三 南北朝

七

王蓋海祖母郭氏

王蓋海襲祖瑀爵初瑀年七十餘賜得世祖時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婦孫百口奉之肅若嚴君家內以治魏書王瑀傳

樊遜母馮氏

樊遜少學常為兄仲優饒既而自責曰名為人弟獨愛安逸可不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之曰汝欲謹小行耶感母言遂專心典籍北齊書樊遜傳

房景伯母崔氏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

知親授于景伯景先九經義景伯傳云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

學行修明並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員邱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

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

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

共食景伯為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

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

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

其識度勵物如此北史列女傳

賢母錄

卷三 南北朝

八

朱度律母山氏

朱度律節閔帝時為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出拒義旗齊神武稱開之與朱兆遂相疑貳自攻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經為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志憤發病及至母責之曰汝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後韓陵之敗齊神武斬之北史朱度律傳

趙彥深母傅氏

趙彥深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

龍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傳報傳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爲宜陽國太妃齊朝宰相善始令終惟彥深一人北史

趙彥深傳

杜叔毗母

杜叔毗早歲而孤仕梁爲宜豐侯蕭修參軍周文令達奚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請和周文見而禮之而修中直兵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從子映映弟晰各領部曲策等忌之遂誣以謀叛擅加害

賢母錄

卷三 南北朝

九

焉叔毗志在復讐然悉坐及其母母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夕沒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然後面縛請就戮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北史叔毗傳

袁氏乳母

袁粲及其子最爲齊高帝所誅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尙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見騎

大狔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鬪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趨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卽袁郎所常馳也宋書袁粲傳

隋

高頴母

高頴文帝受禪拜尙書左僕射納言封渤海郡公及陳平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初頴爲僕射時其母誠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所頭耳汝其慎之頴由是常恐禍變煬帝卽位侈靡聲色頴甚病之頴有文武大畧以天下爲已任當朝執政二十年朝野推服論者以爲真

賢母錄

卷三 南北朝

十

宰相及誅天下無不傷惜北史頴傳

來護兒世母吳氏

來護兒父法敏仕陳終於海陵令護兒未識而孤養於世母吳氏吳氏提攜鞠養甚有慈訓世父爲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爲護兒言之武子宗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震懾不敢動北史護兒傳

辛公義母

辛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北史循吏傳

馮僕母沈氏

沈氏適高涼太守馮寶寶卒嶺表大亂氏懷集之二僕
尙幼以氏功封信都侯冊氏爲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幃
油絡駟馬安車鼓吹麾幢旌節如刺史之儀僕卒百越
號夫人爲聖母天中記

鄭善果母翟氏

鄭善果母翟氏清河人年十三適滎陽鄭誠周末誠討
賊遲迴賊死母年二十而寡父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
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禮違禮
賊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持節大將
軍襲爵開封縣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

賢母錄

卷三

十一

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
母輒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卽
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遷堂蒙
被而泣終日不食事與漢傳不疑母畧同善果伏於牀前不敢起
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慙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
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
身殉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少而孤
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
業乎汝自童子藁葬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致之耶不
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

風或失凶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華戾吾死日何面
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恆自紡績每至夜分而寢善
果曰見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
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
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
爲先君之惠奈何獨擅其利以爲貴乎又絲枲紡績婦
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士大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
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事與魯公父文伯母畧同自
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
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閭內外姻

賢母錄

卷三

三

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守作及莊
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
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理
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考爲天下
最北史列女傳

陸讓嫡母馮氏

陸讓母馮氏上黨人性仁愛有母儀讓卽其孳子也開
皇末爲播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籍爲司馬所奏案
覆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罪於是流
涕嗚咽親杯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帝感

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書侍御史柳
或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戮之何以爲勸
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道舍人宣詔曰馮氏以
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
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集
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北史列女傳

鍾士雄母蔣氏

鍾士雄母蔣氏臨賀人士雄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
嶺南會帥慮其反覆留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
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

賢母錄

卷三

三

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召士雄士雄將應之
蔣氏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遂止
蔣氏復爲書與于茂等諭以禍福于茂不從尋爲官軍
所敗上聞蔣氏甚美之封安樂縣君北史列女傳

元務光母盧氏

元務光母盧氏范陽人少好讀書造次必以禮盛年寡
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虬
列女傳

韓世隆嫡母子氏

于氏韓觀妻年十八觀從君沒以夫葬于世隆爲嗣身

自無言愛同已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隋書列女傳

元亨母李氏

元亨父季海仕長安亨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
神武帝以亨父在關西禁錮之其母魏司空李冲之女
素有智謀遂年稱凍餒請就養於滎陽齊人以其去關
西少遺老婦弱子不以爲疑遂許之李氏陰託大豪李
長壽攜亨及孤姪八人潛行草間得至長安周太祖見
而大悅以亨功臣子甚優禮之隋書

許善心母范氏

字文化及弒其君廣於江都入朝堂百官畢賀給事郎
賢母錄 卷三 隋 唐

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三撫柩不

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綱鑑

唐

王珪母李氏

王珪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兒必貴
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兒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
家李竊大驚歎其酒食歡盡曰曰二客公輔才兒貴不
疑 唐書王珪傳

薛播伯母林氏

薛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勗經諸子及播兄

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爲衣冠光
唐書薛播傳

歐陽通母徐氏

歐陽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倚嘗遺錢使市父遺
跡通乃刻意臨做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
大小歐陽體唐書歐陽詢傳

郭氏母漢陽公主

漢陽公主名暢順宗女下嫁郭縱汾陽王子時戚近爭
奢主獨以儉常用鐵簪畫壁記田租所入常誨諸女曰
先姑暖尚昇平公主有言吾與若皆帝子驕盈貴侈可戒不可

賢母錄

卷三 唐

五

特唐書公
主傳

杜裔休母岐陽公主

杜棕牧澧州宏辭李宣古數陪燕飲戲謔侮慢杜不能
容使辱之岐陽公主出而掇之云尚書不念諸子學文
擬陪李秀才視席乎遣易衣而赴中坐公主請爲詩冀
彌縫也宣古詩云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朶桃
爭奈夜深拋棄令舞來授出使人勞杜公賞之後二子
裔休儒林皆登第人曰非母賢不能成子也雲漢友議

桓彥範母

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桓彥範與定策彥範告其母母

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唐書桓彥範傳

王義方母

王義方孤且寡事母謹甚顯慶元年擢侍御史會李義
府縱大理因歸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奸
義方內決勃奏意必得罪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
成陵之義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唐書王義方傳

附論

司馬光

此非不愛其子惟恐其子爲善之不終也然則爲人
母者非徒鞠育其身使不罹水火又當養其德使不
入於邪惡乃可謂之慈矣

賢母錄

卷三 唐

六

翹昭母

翹昭好學有鸞異書者母顧笥中金曰何愛此不使子
有異聞乎唐書翹昭傳

嚴武母裴氏 二條

嚴武爲劍南節度使峻培亟斂閭里爲空永泰初卒母
裴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唐書嚴武傳

嚴武節度制南杜甫往依焉武以世舊待甫甚善甫嘗
醉登武牀賦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
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鈞于簾三左右自其母奔救得

止唐書杜甫傳

甫傳

趙武孟母

趙武孟少游幾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傲
蕩吾安望哉不為食武孟感激遂力學唐書趙

狄仁傑表弟母盧氏

盧氏狄仁傑之堂姨也居於午橋南別墅止有一子未
嘗來都城親戚家仁傑為相時每伏臘晦朔修禮甚謹
常雪後休暇因候盧安否適表弟挾弓矢攜雄兔而來
歸進膳於母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啟于姨曰某
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從其肯姨曰相自貴耳
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仁傑大慙而退朝野

賢母錄

卷三 唐

七

楊收母長孫氏

楊收七歲而孤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唐書楊

楊憑母

楊憑少孤其母訓導有方長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
時號三楊唐書楊

潘孟陽母劉氏

潘孟陽母劉晏之女也孟陽初為侍郎年未四十其母
謂之曰以爾之才而位丞郎吾甚憂之時杜黃裳詣宅
母問末坐緣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母曰此人全
別必是貴人補闕

元佐母

元佐貴為相其母月織絹一匹示不忘本每觀元佐視
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元佐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
不覺使恐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今爾當
應據柔待之其何安焉因諭以朝廷恩寄之重須務捐
軀故元佐始終不失臣節國語錄 按元佐

李景讓母鄭氏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自教之宅後墻
陷得錢盈船母視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
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早成此不

賢母錄

卷三 唐

六

敢取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失不免
筮楚會昌中景讓為浙西觀察使有牙將迂意杖之而
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
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
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
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哉命左右
覈其衣將撻其背將佐為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唐書

柳仲郢母韓氏

柳仲郢母韓即臯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燕

膽丸使夜臨曉以助勤唐書

王瑀母

王瑀始為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瑀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徒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瑀卒不免唐書

崔元暉母盧氏

崔元暉以誅二張易之功為中書令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即中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賞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

賢母錄

卷三

唐

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養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孟母不愛魚鮮之饋吳孟仁母蓋為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不為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元暉遵母氏殺誠以清謹見稱舊唐書

蕭俛母韋氏

蕭俛憲宗時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宗即位授少師遷太子太傅母韋賢明治家嚴儉雖宰相侍

左右如衣履時唐書

陸贄母韋氏

陸贄父備為深陽令卒於官母韋訓贄成大儒為賢相德宗時迎至京卒皇后贈遺因葬洛陽唐書

崔發母韋氏

五坊卒夜鬪傷縣人鄆令崔發救吏捕梓其一中人也拱之帝穆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發以囚坐雞竿下中人數十持挺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既而囚皆釋而發不得原宰相李逢吉見帝曰發暴中人誠不敬然其母故宰相韋貫之姊年八十憂發成疾陛下方孝治

賢母錄

卷三

唐

天下宜少延之帝惻然送發於家且撫慰其母韋拜詔泣對使者杖發四十唐書

張鑑母

張鑑為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誅令誅宦人也銜之構樅罪論死鑑按驗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令理樅樅免死而鑑坐貶樅則負官貶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樅得流鑑貶撫州司戶參軍唐書

元稹母鄭氏

元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元和元年舉制科對

策第一 唐書

崔彥昭母

崔彥昭僖宗授兵部侍郎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光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為憾至是凝為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于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為怨而凝竟免 唐書彥昭傳

李翁母

李翁母有淵識翁為監察御史得稟米量之三斛而贏問於吏曰御史米不概也又問庫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翁翁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愧色 唐書列女傳

賢母錄 卷三 唐

李翁母

李翁母有淵識翁為監察御史得稟米量之三斛而贏問於吏曰御史米不概也又問庫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翁翁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愧色 唐書列女傳

董昌齡母楊氏

董昌齡母楊世居蔡昌齡更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為吳房令母嘗密誡曰逆順成敗見可圖之昌齡未決徙郾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速降無以我累兒為忠臣吾死不嫌會至師偏鄧昌齡乃降憲宗喜即拜郎

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嗟歎元濟囚楊欲殺之屢矣蔡平而母在陳許節度李遜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唐書列女傳

李紳母盧氏

李紳六歲而孤母盧躬授之學 唐書紳傳

陶齊亮母金氏

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嘗以忠義諭齊亮頑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歷初詔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其身 唐書列女傳

顏真卿母商氏

顏真卿少孤母商氏躬加訓導既長遂博學工詞章 唐書顏真卿傳

賢母錄 卷三 唐 三

薛彥輔母林氏

林氏濟南人隰城丞薛元曖妻也元曖早卒林博涉五經有母儀令德訓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及姪據總播竝登進士第衣冠榮之其送男彥輔左貶詩云他日初投杼勤王在飲冰有辭期不罰積毀竟相仍謫宦今何在銜冤猶未勝天涯分越微驛騎速毘陵腸斷腹非苦書傳寫豈能淚添江水遠心劇海雲蒸明月珠難識甘泉賦可稱但將忠報主何懼點青蠅 全唐詩

清江義母魯氏

魯氏清江人唐末兵起民皆奔竄魯抱長子而反提其幼子行不能前寇怪問其故曰幼子妾所生長子乃前室所生夫亾日命妾善視之寇感動稱爲義姑厚遺而去榜其地曰風義里廣輿記

李日月母

建中四年朱泚驍將李日月戰死於梁山歸其尸於母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於汝而反死已晚矣及朱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唐書高重捷傳

僕固懷恩母

賢母錄

卷三 唐

三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河北平懷恩與諸將皆罷兵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忌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疑見襲閉關不敢納軍懷恩使其子瑒攻之雲京敗進攻榆次懷恩將士皆鄆子儀舊部由子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其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女不淺今眾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帝肅宗念舊勳不知罪重其母歸京師厚卹之以壽終唐書

獨孤師仁乳母王蘭英

獨孤武都謀叛王世克歸國事覺武都子師仁年始三歲世克以其年幼不殺使禁掌之乳母王氏號蘭英請世克求入保養世克許之蘭英撫育提攜備盡筋力時喪亂年饑人多餓死蘭英扶路乞丐拾遇有所得便歸與師仁蘭英惟啖土飲水而已後詐采拾乃竊師仁歸於京師高祖嘉其義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慈惠有聞撫鞠無愆提攜遺幼背逆歸朝宜有褒隆以賜其號可封永嘉郡君唐書列女傳

五代

賢母錄

卷三 唐

五代

三

唐莊宗母曹太后

武皇帝李克用貞簡皇后曹氏莊宗之母也莊宗嗣晉王位李克用存顯謀變太后召監軍張承業指莊宗謂之曰先人把臂授公此兒如聞外謀欲孤付託公等但置子母子有地毋令乞食於沛幸矣承業因誅存顯克寧以靖內難莊宗善音律喜伶人釵浪太后常提耳諭之天祐七年鎮定求援莊宗促命治兵太后曰子齒漸衰但不墜先人之業爲幸何事櫛風沐雨離我晨昏莊宗不聽及發太后僂身於橋悲不自勝莊宗卽位上皇太后尊號迎歸長壽宮五代史

李嚴母

李嚴同光中使蜀時王衍失政嚴知其可取還具奏故平蜀之謀始於嚴長興初嚴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孟知祥執而害之嚴之母賢明婦人嚴將赴蜀母曰汝前啟破蜀之謀今又入蜀將以死報蜀人矣與汝永訣既而果如其言舊五代史唐臣傳

王殷母

王殷性謙謹好禮事母以孝聞每與人結交違從皆先稟於母母命不從殷必不往雖在軍旅交遊不雜及為刺史唐清泰中以功授邢州刺史尋改原州政事小有不佳母察之立殷

賢母錄

卷三 五代

三

於庭詰責而杖之舊五代史周臣傳

劉崇諫母

劉仁贍守壽春幼于崇諫夜泛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監軍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矣趣命斬之然後成喪齊齊續筆

廖匡齊母

廖匡齊寧楚王馬希範討溪州彭士愁戰死希範遣使弔之其母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厚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希範賢之厚卹其

家範

侯延廣乳母劉氏

侯延廣贈中書令益之孫在襁褓中遭王景崇之難親屬七十口悉為所害乳母劉氏以已子代延廣死劉氏行丐抱持延廣至京師還益宋史益傳

賢母錄

卷三 五代

三

賢母錄卷三終

寧鄉黃本騏花耘述

湘陰蔣瓊維揚校

宋

仁宗母劉太后

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真宗立為皇后李宸妃生仁宗后以爲已子撫視甚篤仁宗即位尊爲皇太后垂簾聽政凡十一年諭輔臣曰皇帝聽斷之暇宜召名儒講習經書以輔其德於是設幄崇政殿之西廡而命近臣侍講讀仁宗春秋高猶不知爲宸妃所生終后之世無毫髮

賢母錄

卷四

宋

一

閒隙蓋仁宗能盡孝而后亦慈愛保護之至也

東都事畧

英宗母曹太后

慈聖光獻皇后曹氏韓王彬之孫也仁宗后郭氏廢冊立爲后英宗始四歲鞠養於禁中后待之恩意甚密英宗即位尊爲皇太后英宗感疾后垂簾聽政天下翕然神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王安石變更新法用兵興利天下紛然神宗一日至慶壽宮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王安石誠有才學怨之者眾何不出之於外神宗不釋神宗有意燕薊白其事神宗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

一不諧則生靈所係粟帛所盡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

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神宗曰敢不受教蘇軾以

詩得罪下御史獄人知必死后違豫中聞之謂神宗曰

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甚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

相今聞軾以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摺至於詩其過

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寬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神

宗涕泣軾由此得免

東都事畧

神宗母高太后

宣仁聖烈皇后高氏英宗入繼大統立爲皇后神宗即位尊爲皇太后至神宗不豫王珪乞立延安郡王爲皇

賢母錄

卷四

宋

二

太子請太后權同聽政后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

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以祈福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

絕不好弄乃令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謝且賀后

敕中人梁惟簡曰令汝歸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

懷以來蓋爲王倉卒踐阼之備也哲宗即位尊爲太皇

太后垂簾聽政臨朝九年於寢食起居所以調護於哲

宗者懇測周盡寢疾召宰輔至簾前曰今日疾少闕欲

與公等訣皇帝年少善輔導之

東都事畧

孝宗庶母吳太后

吳后年十四高宗爲太子被選入宮封和義郡夫人進

封才人邢皇后崩冊為皇后初伯璿以宗子召入宮命張氏育之居時為才人亦得請育一子於是得伯玖更明瞭中外羨頗藉藉張氏卒竝育於后后視之無間伯璿性恭儉喜讀書帝與后皆愛之封普安郡王后嘗語帝曰普安真天日之表也帝意決立為皇子出璿居紹興高宗內禪手詔后稱太上皇后嘗與光宗孝宗子言及用人后曰宜崇尙舊臣嘉王光宗子侍側后勉以讀書辨邪正立綱常為先宋史后妃傳

孟昶母李氏

孟昶父知祥僭國號蜀昶立尊母李氏為皇太后用王

賢母錄

卷四

三

昭遠伊審微韓保正趙崇翰分掌機要其母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時非有功者不使主兵以故人皆畏伏樂為之用昭遠出於微賤特爾初學時給事左右保正等皆世祿之子不知兵高彥儔是汝父故人秉心忠實多所經練此可委任昶不用其言宋曹彬等伐蜀所至皆克至夔州彥儔具衣冠西北望再拜登樓自焚昶母謂惟彥儔可委任及是果死之兩川平昶母隨至京師太祖呼為國母及昶卒李氏不哭以酒酌地曰汝不能死社稷食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也汝既死吾何以生為因不食而卒太祖聞而哀之東坡志林

李端愿母穆獻公主

荆國大長公主太宗第六女也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嘗誠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覩他子與己子均及病目帝仁宗挾醫診視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邀賞耶主雖喪明平居隱几沖淡自如誠諸子曰汝父遺令樞中無藏金玉時衣數襲而已吾沒後亦當如是皇祐三年薨諡獻穆次子端愿以主恩七歲授如京副使宋史公主傳

劉溫叟母

劉溫叟拜刑部郎中汝都官郎充翰林學士初父岳仕

賢母錄

卷四

四

後唐嘗居內職至是溫叟復居斯任既受命歸為母壽候立唐下須臾聞樂聲兩青衣舉箱出庭奉紫袍兼衣母命捲簾見溫叟曰此即爾父在禁中日內庫所賜者溫叟拜受泣下退開影堂列祭以文告之母感愴累日宋史劉溫叟傳

張齊賢母孫氏

張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夫人每入謁上歎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輿指綽榮之宋史張齊賢傳

賈黃中母王氏

賈黃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

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願賜甚厚黃中知襄州言母老乞雷改知澶州上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語甚明敏因目參知政事蘇易簡曰易簡之母亦如之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前謝曰陛下以孝治天下獎及人親臣實何人膺茲榮遇黃中卒母尚無恙上聞其貧賜錢三十萬母入謝又賜白金三十兩上謂之曰勿以謚孫爲念朕當不忘也

宋史賈黃中傳

蘇易簡母薛氏

蘇易簡由知制誥入爲學士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

賢母錄

卷四 宋

五

時政闕失遂參大政蜀人何光逢易簡父執也會易簡典貢部光逢代人充試以取賞易簡屏出之遂造謗書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簡以聞坐棄市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泣曰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召薛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也易簡嗜酒上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

宋史易簡傳

呂希哲母魯氏

呂希哲久滯管庫父公著作相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

著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畧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希哲母賢明有法度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

宋史希哲傳

呂榮希哲申國正獻公長子而申國夫人魯宗道性

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甚暑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以冠帶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衣服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如此故公之德器成就大異衆人

小學

賢母錄

卷四 宋

六

呂希哲妻母魯氏

張待制圖夫人魯氏申國夫人之姊也最鍾愛其女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及女嫁呂榮公希哲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邪其嚴如此

小學

劉安世母

劉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其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

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安世父航平生

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使得罪

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爾所之東都事畧云紹聖初安世以言事得罪貶新州

別駕英州安置母怡然曰茲事固世以言事得罪貶新州安世受命是以正色

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曰殿上虎宋史安世傳

歐陽修母鄭氏

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教修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

書東都事畧

附龍岡阡表節錄 歐陽修

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

賢母錄卷四 宋

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

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

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

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

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我亦安矣自先公之亾

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

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

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

吳安詩母
孔毅甫平仲作吳正獻充夫人輓詩云贊夫成相業聽子

得中言其子謹傳正安詩舍人也傳正有賢行紹聖初

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而懼其親老未敢夫人聞

之屢促其子論列時事傳正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為恨

也紫微詩話

畢士安繼母

畢士安少好學事繼母以孝聞母曰學必求良師友乃

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為友因為鄭人山堂肆考

賈易母彭氏

賈易七歲而孤母彭以紡績自給日與易十錢使從學

易不忍使一錢每浹旬輒復歸之年踰弱冠中進士甲

賢母錄卷四 宋

寇準母

寇準少時頗愛鷹犬母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

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亾每捫其瘡痕輒哭山堂肆考

蔡襄母盧氏

蔡襄母有賢行仁宗特賜冠帔以寵之宋史襄傳

陳堯叟母馮氏二條

陳堯叟母馮氏性嚴堯叟事親孝謹怡聲侍側不敢以

貴自處家本富祿賜且厚馮氏不許諸子事華侈封上

黨郡太夫人改封滕國年八十餘無恙後堯叟數年卒

宋史堯
變傳

陳堯佐弟堯叟母馮氏封燕國夫人嘗入宮誤食金桃宮
人大笑後再入宮再食之宮人怪問馮曰吾長兒謂堯叟也
生夢食金桃切中狀頭今有此兆次兒必復作狀頭矣
宮人遂以金桃為瑞一時競取之堯咨堯叟弟善射號
小由基及守荆南回母馮夫人問汝典郡有何異政堯
咨曰每以弓矢為樂母曰汝父父名省華官教汝以忠
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
之志耶杖之碎其金魚澠水燕

蘇軾母程氏

賢母錄

卷四 宋

九

蘇軾生十年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軾嘗
讀范滂傳慨然太息軾年尚少請曰軾若為滂夫人許
之乎程曰爾能為滂吾願不能為滂母耶宋史

附程夫人墓誌銘節錄

司馬光

夫人喜讀書皆識其大義軾轍之幼也夫人親教之
常戒曰汝讀書勿效曹耦止欲書自名而已每稱引
古人名節以勵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無戚焉已而
二子同年登進士第又同登賢良方正科自宋興以
來惟故資政殿大學士吳公育與軾制策入三等轍
所對語尤切直驚人由夫人素場之也若夫人者可

謂知愛其子矣

二程子母侯氏

程大中珣夫人侯氏明道顯伊川頤先生之母也治家
有法不嚴而整不喜鞭笞奴婢諸子或加訶責必戒之
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諸子有過必以白父日子之所
以不肖皆母蔽其子而父不知耳纔數歲行或至路未
嘗不訶責曰汝若安徐寧至於此飲食常置二子於座
前或絮羹就器中調和也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故
明道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罵人皆母教
之使然也學小

賢母錄

卷四 宋

十

尹焞母陳氏

尹焞母陳氏處家整肅雖貧窶不為戚焞自童幼既教
之動止語默使合於禮甫長教以經義命師事程頤戒
之曰學有本原必求其得耕弗獲菑弗畲弗貴也紹聖
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是尙可以干
祿乎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
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
聞之曰賢哉母也宋史

張奎母朱氏

張奎與弟克少時母朱氏親教之讀書客至母輒於窗

前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正事別為之設飲饌或閒話諧謔則不設也奎少嗜酒嘗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終身不復飲山堂

路振母

路振年十二父卒母慮其廢業日加誨教隆冬盛暑未嘗少懈宋史

嘗少懈宋史

真德秀母吳氏

真德秀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宋史

張浚母計氏

張浚謫永州念秦檜誤國欲力爭時事恐母年高致禍

賈母錄

卷四

七

不能堪因憂之體為之瘠母計氏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謂其父紹聖初對策之言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朝廷浚意始決書上竄封州母送之曰行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愧惟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為念族志

岳飛母姚氏

初岳飛從戎聞妻養母姚氏既而河北淪陷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寄聲曰為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為念也飛竊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然後歸學園蘇案少時母姚氏為刻畫忠報國四字於背宋史飛傳未載其事惟云飛就獄

時御史何綱勅之無左驗裂裳以示肯有蓋忠報國四字附錄於此

楊察母

楊察幼孤七歲始能言母頗知書嘗自教之宋史

周堯卿母

周堯卿十二喪父哀戚如成人不欲傷母意見則抑情忍哀母異之曰是兒必能知孝養矣及長果如其言宋堯卿傳

种放母

种放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之意父卒與母入終

賢母錄

卷四

三

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資束修養母母亦樂道薄嗜味淳化中轉運宋惟翰言於朝使召之母患曰嘗勸爾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焉用人知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硯毀之與轉居窮山深僻人跡罕至太宗詰其節詔京兆賜緡錢養母有司歲時存問不奪其史

宗綬母楊氏

宗綬幼聰警為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一時所向宋史

蒲白母任氏

蒲白母任氏知書號任五經自幼以開敏聞宋史白傳

鄒浩母張氏

鄒浩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廢孟后立劉氏為皇后浩上疏諫哲宗怒除名新州羈管徽宗立召還崇寧二年詔以前事責浩為衡州別駕永州安置初浩除諫官入白其母曰有言責者不敢默恐或以是貽親憂母張氏曰兒能報國我何憂及浩兩被竄責母不易初意人稱其賢東都事畧

王栢母

賣母錄 宋 卷四 三

王栢祖倫使北死孝宗訪求其孫官之栢其一也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子思繼好息民凡七遣使無成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栢薦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栢歸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旃毋以吾老為念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宋史栢傳

韓肖胄母

韓肖胄紹興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充通問使使金將行母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肖胄魏公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為念帝稱為賢母封榮國夫人宋史肖胄傳

趙鼎母樊氏

趙鼎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宋史鼎傳

胡松年母

胡松年幼孤貧母粥機織資給使學讀書宋史松年傳

周必大母

周必大少英特父死鞠於母家母親督課之宋史必大傳

劉漢弼母謝氏

劉漢弼生二歲而孤母謝氏撫而教之宋史漢弼傳

唐璘母

唐璘擢監察御史皇駭趨避不敢詣闕母曰人言此官

賣母錄 宋 卷四 西

好汝何得憂乎璘曰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忤權貴恐重為大人累母曰兒第盡言吾有而兄在勿憂璘拜謝就職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再見唐介居官大節則母教之助為多宋史璘傳

胡穎母趙氏

胡穎母趙雍之女二子長曰顯有拳勇以材武入官穎中童子科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也歷官湖南提舉常平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穎撤之作來諭堂奉母居之宋史穎傳

楊文仲母胡氏

楊文仲七歲而孤母胡守節自誓教養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貢其母喜曰汝家至汝三世以是經收效矣宋史

謝深甫母

謝深甫少穎悟刻志為學父景之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門善訓迪之母攻苦守志督課深甫力學宋史

陳文龍母

陳文龍福州人益王宗稱制於福州以文龍參知政事元軍入知福州王剛中降執文龍不屈械送杭州餓死

賢母錄

卷四 朱

五

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兒同死又何憾哉亦死眾歎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為收葬之宋史

劉當可母王氏

王氏利州路提舉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與元元兵破蜀提刑龐授檄當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祿豈可辭難當可行元軍屠與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當可聞變赴江泚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太夫人宋史

陳日新母王氏

陳堂前漢州維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為鄉人所敬但呼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事親治家有法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有聞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堂竝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宋史

吳賀母謝氏

吳賀每與賓客語其母謝氏輒於屏間竊聽一日賀言人長短謝聞之怒笞賀一百或曰臧否士之常何笞之若是謝曰愛其女者當求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

賢母錄

卷四 朱

六

一子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恐懼自是謹默

余翼母陳氏

陳氏建陽人余楚繼妻也生子翼三歲而楚死陳氏盡以其產與前妻二子翼年十五使游學四方翼在外十五年成進士以歸迎母入官後二子貧困又收養而存

孫頤母李氏

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名頤景修其字也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

意蘇轍古今家誠序按願以進士歷知桂陽軍遷荆
湖北路轉運使終太常少卿宋史無傳近日有刊姓
氏譜者以願母李氏編入熊姓今據劉忠肅擊所撰願
父成象墓表正之又謂願舉咸平間進士墓表載其父
成象沒於仁宗天聖元年年三十三歲逆推至真宗咸
平末年成象纔十三歲耳安得有子且舉進士哉願舉
進士當在天聖明
道間竝正於此

邢抱朴母陳氏

陳氏邢簡妻有六子親教以經後二子抱朴抱質皆以

賢位宰相遼史列女傳

金

哀宗母王太后

貞母錄

卷四 宋 遼 金

七

宣宗明惠皇后王皇后之姊也后性端嚴哀宗為皇太子有過尚切責之及即位始免橫楚或告荆王謀不軌議獄已決后謂帝曰汝止一兄奈何欲以讒言殺之耶立趣赦出涕泣慰撫續文獻通考

牛德昌母

牛德昌父鐸為遼將作大監德昌少孤其母教之學有

勤以就蔭者其母曰大監遺命不使作承奉也中皇統

二年進士金史循吏傳

元

耶律楚材母楊氏

耶律楚材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元史

脫脫母孛羅海

脫脫幼失怙其母孛羅海篤意教之孜孜若恐不及元史

木黎華傳

別的因母張氏

別的因在襁褓時與祖母康里氏在三皇后宮庭父抄

思卒母張氏迎別的因以歸嘗從容訓之曰人有三成

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

已別的因受教唯謹元史抄

貞母錄

卷四 元

六

八郎母乞咬契氏

八郎期而孤其母乞咬契氏二十而寡守節不他適入

郎後為太宗正府札魯忽赤能繼其先有成立者母氏

之教也元史帖哥撒兒傳

安童母宏吉刺氏

安童木黎華四世孫霸突魯長子也中統初追錄元勳

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僚上母宏吉刺氏昭睿

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

童雖幼公輔器也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

少是以知之世祖悅元史安童傳

岳柱母郃氏

岳柱天資孝友度量宏擴有欺之者恬不為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也我何與焉母郃氏常稱之曰吾子古人

元史阿魯
也 澤薩理傳

拜降母徐氏

拜降父忽都卒生甫數月母徐氏鞠育教誨甚至每日吾惟一子已童州矣不可使不知學顧縣僻左無良師友遂遣從師大名城守每朔望入學見拜降容止講解大異羣兒甚愛獎之大德元年為浙東廉訪副使至大二年改資國院使母徐氏卒時酒禁方嚴帝特命

賢母錄

卷四 元

元

以酒十罌官給傳至墓所以備奠禮初徐氏盛年守節教子甚嚴比拜降貴事上於朝特旌其門及老見拜降歷官有聲譽喜曰有子如是吾死可瞑目矣元史拜降傳

伯答兒母乃咬真

伯答兒為都指揮使至元二十六年征抗海敵勢甚盛大軍乏食其母乃咬真輸已帑及畜牧等給軍食世祖聞而嘉之賜子甚厚元史杭忽恩傳

拜住母怯烈氏

拜住安童孫也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拜住為太常禮儀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字適在後圃閱

羣兒戲出稍後母厲聲呵之曰官事不治若爾所為豈

大人耶拜住深自刻責一日入內侍英宗素知其不

飲是日強以數卮既歸母戒之曰太子試汝量故強汝

飲酒汝當日益戒懼無酣於酒又嘗代祀睿宗原廟歸

侍左右母問之曰真定官府待汝若何對曰所待甚重

母曰彼以天子威靈汝先世勳德故耳汝何有焉拜住

之賢母教之也後封東平王夫人元史拜住傳

耶律善哥母姚里氏

耶律善哥契丹人仕金為北邊千戶太祖起兵朔方雷哥往附眾推為王立姚里氏為妃雷哥卒姚里氏入秦

賢母錄

卷四 元

元

會帝征西河皇太弟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權領其眾帝還姚里氏攜次子善哥鐵哥永安及從子塔塔兒孫收國奴見帝於河西阿里湫城帝曰健鷹飛不到之地爾婦人乃能來耶賜之酒慰勞甚至姚里氏奏曰雷哥

既卒官民乏主其長子薛閣扈從有年願以次子善哥

代之使歸襲爵帝曰薛閣舍為蒙古人矣積功為拔都

魯不可遣當令善哥襲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閣

者雷哥前妻所出嫡子也宜立善哥者婢子所出若立

之是私已而滅天倫婢子竊以為不可帝歎其賢給驛

騎四十從征河西賜河西從人九口馬九匹白金九錠

幣器皆以九計許以薛閣襲爵而留善哥鐵哥塔塔兒收國奴於朝惟遣其季子永安從姚里氏東歸元史雷哥傳

奧敦世英母

奧敦世英女真人也太祖兵下山東世英迎降授以萬戶遷德興府尹時金經畧使苗道潤率眾欲復山西世英與戰克之將盡殺所俘其母責之曰汝華族也畏死而降此卒伍爾驅之死戰何忍殺之耶遂止元史奧敦世英傳

董文炳母李氏

董文炳贈太傅俊之長子也父沒時年始十六率諸幼弟文蔚文用文直文忠事母李夫人夫人有賢行治家嚴篤於教

賢母錄

卷四 元

三

子元史文炳傳

王恂母劉氏

王恂性穎悟生三歲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母劉氏授以千字文每過目即成誦元史恂傳

孫轍母蔡氏

孫轍幼孤母蔡氏教之學即警策自勵元史轍傳

尙野祖母劉氏

尙野幼穎異祖母劉厚資之使就學元史尙野傳

楊賽因不花母田氏

楊賽因不花初名漢英父邦憲內附授播州安撫使漢

英生五歲而父卒母田氏攜至上京見世祖於大安殿帝諭宰臣曰楊氏母子孤寡萬里來庭朕甚憫之遂命襲父職賜金虎符因賜名賽因不花元史賽因不花傳

陳祐母張氏

陳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翦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元史祐傳

姚天福母

姚天福至元五年拜監察御史每廷折羣臣帝嘉其直賜名巴兒思謂其不畏強悍猶虎也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贄為臣當整折衷以塞其責勿

賢母錄

卷四 元

三

以未亾人為卹俾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為親累或以聞帝歎曰巴兒思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元史天福傳

劉哈刺入都魯母

劉哈刺入都魯河東人本姓劉氏家世業醫擢太醫院管勾昔里吉叛宗王別里鐵穆爾奉命往征之世祖諭哈刺入都魯從行聞母疾請歸省既見母不敢以遠役告母亦微知之謂曰汝第行我疾安矣遂即辭去忍淚不下而鼻血暴出數里弗止馳至王所王獲昔里吉命

哈刺八都魯獻俘行宮帝見其瘠甚輟御膳羊截以賜

既拜受先割其美者懷之帝問其故對曰臣始與母訣

今歸母幸存請以君賜遺之帝嘉其志自今凡賜之食

必先賜其母母宣慰使賜名哈刺八都魯元史哈刺八都魯傳

雷膺母侯氏

雷膺七歲而孤母侯氏織紵為業課膺讀書膺篤志於

學事母以孝聞元史膺傳

虞集母楊氏

虞集父汲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集三歲汲挈家趨

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

策母錄元史

歐蘇文聞輒成誦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

皆受業家庭元史集傳

賀仁傑母鄭氏

賀賁嘗治室毀垣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氏曰

匹夫無故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世祖征雲南駐軍六

盤乃持五千兩往獻以助軍費且言其子仁傑可用即

令入宿衛一日帝召仁傑至出白金謂之曰前汝父六

盤所獻者聞汝母來可持歸養每辭不許乃歸白母盡

散之宗族元史賀傳

范梈母熊氏

范梈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元史梈集傳

歐陽元母李氏

歐陽元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元史元傳

許謙世母陶氏

許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

耳輒不忘元史儒學傳

陳櫟祖母吳氏

陳櫟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元史儒學傳

周氏母崔氏

崔氏周尤忽妻也尤忽亡崔誓不更嫁治家教子有法

策母錄元史列女傳

李易母周氏

周氏灤平石城人適李伯通生子易金末伯通監豐潤

縣城破不知所終周氏被虜自投於塹不死遂攜易逃

至汴績紵自給教易讀書有成元史列女傳

秦氏繼母柴氏

秦閏夫妻柴氏晉寧人閏夫前妻遺一子尚幼柴氏鞠

之如己出未幾柴氏有子閏夫死柴氏辛勤紡績遣二

子就學至正十八年賊犯晉寧其長子為賊驅迫在圍

中既而得脫賊有惡少與張福為仇往滅其家及官軍

至福訴其事寧遠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泣訴
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吾長子也鞠之至死不易其言
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
氏之行遂釋免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時人以爲難
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元史列女傳

太子母后

今上順帝設諭德置端本堂以處太子講讀一日帝師來
啟太子母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頗覺開悟今乃使習
孔子之教恐壞太子真性后曰我雖居於深宮不明道
德嘗聞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舍此他求
即爲異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可使
太子不讀書帝師赧服而退欽定四庫全書

鄭萬戶母

杭州鄭萬戶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而奉母極孝母誕
日預市文繡繡段製袍爲壽鍊工持歸縫綴既成爲油
所汚時估貴重工莫能償自經不死鄰婦有識其母者
潛送入白之至日臥不起子至候問安否見有憂色請
其故曰昨暮偶視新袍適几上油垢淋漓或玷我情
思殊不佳耳子告曰一袍壞復製一袍可也夫人何重
惜乃爾母陽爲自解遂起受子孫拜其婦常使人戚以

此爲賢母而益見萬戶之孝欽定四庫全書

村人母

竈以道宰江右一邑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
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有遺失
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况我家未嘗有此立
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爲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
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
於原拾處俟候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攜往頃聞果見
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
皆令分取爲賞失主斬曰我原三十定方纔一半安可

賢母錄

卷四 元

三

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下羈推問村人其詞實又
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者
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
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
付母子聞者稱快欽定四庫全書

本壽母

本壽問於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聖人
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過閨闈
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於足音也聖人如此
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范雖曰裹足不

入藥用女喻也案本壽不知何許人鄉環記
其言有碑女教存附元末

成祖母馬氏高皇后

李希顏隱居不仕太祖手書徵之至京為諸王師規範嚴峻諸王有不率教者或擊其額帝撫而怒高皇后曰烏有以聖人之道訓吾子顧怒之耶太祖意解授左春坊贊善明史桂彥良傳按明代廿九人悉據正史采錄此條後明史二字從省

神宗生母李太后

神宗即位上生母李貴妃尊號曰慈聖皇太后居慈寧

與母錄

卷四 明

三

宮大學士張居正請太后視帝起居乃徙居乾清宮太后教帝頗嚴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嘗令效講臣進講於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寢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為盥面擊之登輦以出帝事太后唯謹而諸內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挾持太過帝嘗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內侍歌新聲辭不能取劍擊之左右勸解乃戲割其髮翼曰太后聞傳語居正具疏切諫令為帝草罪已御札又召帝長跪數其過帝涕泣請改乃已六年帝大婚太后將返慈寧宮敕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先生親受先帝付託其朝夕納誨終先帝體凡之

體光宗之未立也給事中姜應麟等疏請被謫太后聞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后問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蓋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故云后妃傳

簡王新墀母尚氏

簡王新墀母尚太妃嚴教子以禮宗室傳

陳濟母

陳濟少有酒過母戒之終其身未嘗至醉濟傳

陳繼母吳氏

陳繼幼孤母吳氏躬織以資誦讀永樂中旌曰貞節

與母錄

卷四 明

三

蘭芳母

蘭芳母甚賢芳所治事暮必告母有不當輒加教訓芳受命唯謹由是為良吏云宋禮傳

王彰母

王彰永樂十一年從帝北狩有母年八十命歸省賜其母冠服金幣彰嚴介自持請託用法過刻其母屢以為言不能改彰傳

王信母岳氏

王信生半歲父忠征北岳氏苦節育之後俱獲

旌信

邱濬母李氏

邱濬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濬傳

劉校母胡氏

劉校性至孝母胡教子嚴偶不悅輒長跪請罪母悅乃起何遵傳

馮恩母吳氏

馮恩幼孤家貧母吳氏親督教之恩傳

姚希孟母文氏

姚希孟生十月而孤母文氏勵志鞠之希孟傳

賢母錄

卷四 明

三

何士晉繼母吳氏

何士晉父其孝得士晉晚族人利其貧結黨致之死繼母吳氏匿士晉外家讀書稍懈輒示以父血衣士晉感厲成進士持血衣愬之官罪人皆抵法士晉傳

劉宗周母章氏

劉宗周父坡為諸生母章氏妊五月而坡生宗周家酷貧攜之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然體辱甚母嘗憂之不置遂成疾又以貧故忍而不治宗周成進士母卒以節孝聞於朝宗周傳

王章母

王章以進士授諸暨知縣少孤母訓之嚴及為令祖帳歸少暮母訶跪子杖曰朝廷以百里授酒人乎章伏地不敢仰視親友為力解乃已章傳

成德母張氏

成德崇禎四年除滋陽知縣性剛介嘗以語刺大學士溫體仁體仁恨之御史禹好善體仁客也誣德貪虐逮入京德母張伺體仁長安街繞輿大罵拾瓦礫擲之體仁聞於朝杖德六十戍邊德居戍所七年用薦擢武庫主事未幾城破帝崩德自縊母亦投繯死德傳

金鉉母章氏

賢母錄

卷四 明

三

金鉉崇禎十七年為兵部主事烽火偪京師鉉奔告母母可且逃匿兒受國恩義當死母章時年八十餘矣呵曰爾受國恩我不受國恩乎庶下井是我死所也城破鉉投金水河母聞即投井皆死鉉傳

薛之翰母

永明王由榔之走緬甸也昆明諸生薛大觀顧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軀為天下明太義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汝有母在時其母適在旁顧之翰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吾兩人顧不能死節義耶其侍女方抱幼子問曰主人何處我大觀曰爾能

死甚善於是五人偕赴城北黑龍潭死

高邦佐母

天啟元年遼陽被起高邦佐為參政分守廣寧以母年八十餘涕泣不忍去母責以大義乃行遼事敗邦佐作書訣母解印綬自經死

黎宏業母李氏

黎宏業知和州崇禎八年流賊犯州城將陷宏業跪告其母曰兒不肖貪微官以累母母李泣曰汝勿以我為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縊宏業自刎未殊賊入傷數刃而死

賢母錄 卷四 明

孔以衡母

崇禎十七年張獻忠陷成都僉事孔致不屬死子以衡奉母南竄不使知踰年母詣以衡書室見副使周夢尹請教郵典疏隕絕罵以衡曰父死二載我尚偷生使我無顏見汝父地下遂取刀斷喉死

趙智母

正德中賊掠鉅鹿執趙智趙慧之母將殺之智追至跪告曰母年老願殺我慧亦至泣曰兄年長願留養母而殺我智方與爭死而母復請曰吾老當死乞留二子羣賊笑曰皆好人也遂釋之

白情忠母袁氏

白情忠五歲而孤母袁氏撫之家貧母食糠覈而以情者啼兒情忠知之每餐必先啖其惡者流賊陷穎川家人勸逃匿情忠以母老不忍獨去遂遇害

劉文炳母杜氏

劉文炳祖應元娶徐氏生女入宮即莊烈帝生母孝純皇太后也太后弟新樂伯效即文炳父文炳大母徐氏封瀛國太夫人母杜氏賢每謂文炳曰吾家無功德直以太后故受此大恩當盡忠報天子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六日賊攻西直門城將陷文炳母杜氏命侍婢簪笄

賢母錄 卷四 明

絲於樓上作七入纒命家僮積薪樓下遣僕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瀛國太夫人年篤老不可俱燼匿之申湛然家十八日帝遣內侍召文炳文炳曰有詔召兒兒不能事母母拊文炳背曰太夫人既得所我與若妻妹死耳復何憾十九日城陷母遽起登樓二女從之文炳妻王氏亦登樓懸孝純皇后像母率眾哭拜各縊死家人共焚樓文炳歸火烈不得入入後園將投井忽止曰戎服也不可見皇帝申湛然脫已縊冠之遂投井死闔門死者四十二人

陳梅所後母王氏

陳梅所後母王氏

王氏適陳佳佳病未婚而卒姑強之嫁窘辱萬狀二小
姑陵之若婢終無怨言夜寢處小姑牀下受濕得偃疾
私自幸曰我知免矣鞠從子梅為嗣教之領鄉薦卒昌
其家列女傳

姚承舜母萬氏

萬氏和州儒士姚守中妻生六子皆有室崇禎八年流
賊陷其城命諸婦曰我等女子也誓必死節諸子環泣
急麾之曰汝輩男子當圖存祀何泣為長子承舜曰兒
讀書惟識忠孝二字耳何忍母獨死遂負母投於塘諸
婦女孫死者十數人屍聚塘坳無一相離者列女傳

賢母錄

卷四 明

三

梁燮母張氏

崇禎十五年流賊圍商邱知縣梁以樟妻張氏謂子燮
曰汝父城守命不可知宗祀惟汝是賴屬乳媪匿民家
自縊死列女傳

吳德堅母姚氏

姚氏桐城諸生吳道震妻年十九夫亾子德堅在襁褓
忍死撫之越二十六年流賊掠桐城德堅負母逃母曰
事急矣汝書生焉能負我遠行倘賊追及即俱死汝不
能全母顧反絕父祀乎叱之去德堅弗忍推之墜層崖
下須臾賊至罵賊死列女傳

花燁保母孫氏

花雲駐太平陳友諒來寇城陷縛雲厲賊死雲妻邵挈
三歲兒泣語家人曰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撫之遂
赴水死侍兒孫陸部畢抱兒行被掠至九江夜投漁家
脫簪珥屬養之及漢友諒兵敗孫復竊兒走渡江遇債
軍奪舟棄江中浮斷木入葦洲采蓮實哺兒七日不死
夜半有老父雷老挈之行踰年達太祖所孫抱兒拜泣
太祖亦泣真兒膝上曰將種也賜雷老衣忽不見賜兒
名燁累官水軍衛指揮世宗時追封孫為安人立祠致
祭花雲傳

賢母錄

卷四 明

三

旌節錄 附刻

舉報公呈

湖南長沙府寧鄉縣舉人劉端經戶首職員黃錫
繹為呈明節孝願請

旌表事竊惟髮髦矢志流雅詠於風詩裁髮延賓採懿
徵於國史婦終夫志自古所難節以

恩榮於今為烈查得本邑黃劉氏係已故增廣生員黃
湖南之妻舉人黃本騏副貢生黃本驥之母也幼
毓名門早習大家之誠長諧佳耦咸推德耀之賢
乾隆四十年歸黃五十年夫沒時氏年二十九歲

旌節錄

附刻

遙歸旅殯浙水雲寒泣撫遺孤湘筠操潔餐荼茹
蓼既無田廬儋石之儲書荻和熊復少師友切磋
之助菁燈自課子讀父書隔幔躬傳人欽母範卒
至緇標雙奪克宗夫子之心棣萼聯榮悉出慈帷
之訓現年六十歲守節三十一年鄉里共欽輿情
允洽用肅事實仰冀

旌揚謹呈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事實冊

一節婦黃劉氏湘潭人原任通道縣教諭劉元燁
之女本邑原任直隸天津府知府黃立隆之子婦

也年十九適立陸子增生湘南為室湘南贊於通
道學署逾年丁父艱奔喪旋里寄居婦家十年內
助相敬如賓乾隆五十年湘南沒於浙江旅次時
氏年二十九泣遣家丁扶輓歸葬往返年餘所費
數百金盡罄奩具以償浙無良材棺小而薄氏購
堅杉作巨槨函其外俾孤子成立無附棺之悔現
年六十歲計守節三十一年

旌節錄

附刻

二

必設舅姑位涕泣拜奠不諉子婦代於父母亦如
之歷數十年如一日
一氏寄居母家近二十年紡績自給不以衣食累
兄弟課二子本騏本驥慈以寓嚴小有過失立加
訶撻所居近市子生十歲市人無識其面者兒時
入塾必親拜其師成童後力不能具脩脯恆夜績
以視其讀遇有佳客與兒輩談藝雖庖炊告斷必
百計典質以供盤餐二子成立後謀養外出猶諄
諄以謹飭立身為訓
一氏以清白自矢饋粥之供非二子館穀不食一

日子本購於郊外遇友人假以百金其僕未之知也先遣攜歸認以拾遺金告氏驗其秩有樓土信之卒然變色立遣送還拾處子歸方釋然

一氏夫家伯叔兄弟客游四方有以婚喪歸者每倚氏營辦雖貧難逾給必節省衣食代為蔽事

一氏有異母弟貧不能自存仰給於氏者十餘年弟沒經紀其喪招寡婦孤子賃屋同居為延師課其幼者而以長者入肆習業念已子無兼顧資為節菽水之奉給其衣食

一氏接親友子弟媿媿訓迪和藹可親而拜謁者

旌節錄

附刻

三

嘗憚其嚴正有鄰家子一夕被酒失禮於父詰旦肅衣冠踵門請責氏婉誨之自後化為順子又嘗賃居戚家頗為所凌其子不平至忤其父氏不以其厚已也禮責之使至父所長跪請罪其父感悟敬畏逾於平日

一氏奉神甚虔而不為邪說所惑子本騏偶過友舍遇術士能知未來事案頭預書本騏姓名科貫甚悉友將薦相宅基吉凶本騏歸以白母氏曰吉凶有命在何用前知命宛却之

一氏御下以寬子婦僕終歲不聞訶譴之聲而

門庭整肅內外帖然莫敢稍逆其意

一氏持家儉約而匱貧周急亦所不惜有鄉人孳孳赴黔以贖乏告氏命其子賃資濟之其人去數年無一函報謝一日復來子將責以負義氏曰汝等旅食四方受惠多矣但求無負人耳何責人為

本學牒文

長沙府寧鄉縣儒學教諭劉世法訓導唐虞樂為採訪節孝願請

旌表事卑職查看得節婦黃劉氏幼嫻閨訓長習母儀方廿九歲而夫亾逾三十年而子立仰事俯畜極

旌節錄

附刻

四

慘淡之經營慈母嚴師費維持於艱苦尤為節孝之完人宜荷

褒嘉之鉅典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本縣詳文

長沙府寧鄉縣知縣王餘英為呈明節孝願請

旌表事卑職查看得已故增生黃湘南之妻劉氏堅貞其志淑慎身十九齡而于歸克效如賓之敬越十年而夫故遂明從一以終齋甘荼苦歷卅載之經營畫荻九熊栢二子以成立即今棟莠齊芳悉秉閨幃之訓念冰霜共潔宜邀

旌表之舉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十日

本府詳文

長沙府知府朱潮為呈明節孝

旌表事卑府核看得寧鄉縣已故增生黃湘南之妻劉

氏持躬淑慎立志堅貞既守節於青年早盟心於

白水十年舉案婦職已終二子聯芳母儀足著守

身則如圭如璧持家則克儉克勤歷卅載以靡他

屬六旬而如一允符年例宜錫

旌揚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布政司詳文

旌節錄

附刻

五

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翁元圻為呈明節孝詳請

旌表事本司核看得寧鄉縣已故增生黃湘南之妻劉

氏幼孀母訓長著女儀十年比翼共相警於雞鳴

一旦分飛遂與悲於鵲寡堅心不二代夫酬罔極

之恩矢志靡他教子縣書香之脈既符年例應請

旌揚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巡撫題本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等處

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臣巴哈布為彙題

旌表事據湖南布政使翁元圻詳稱寧鄉縣增生黃

南之妻劉氏等節婦三十九口貞女二口詳請前

來臣覆核無異除開繕送部外謹會同湖廣總督

臣慶保湖南學政臣謝階樹合詞具

題伏祈

皇上睿鑒敕部施行嘉慶二十二年正月二十日

禮部題本

禮部尚書兼管樂部太常寺鴻臚寺事務臣穆克

克登額等為彙題

旌表事據禮科抄出各省節婦貞女內湖南寧鄉縣增

生黃湘南之妻劉氏等節婦三十九口貞女二口

旌節錄

附刻

六

俱係孝義俱全既窮堪憫應請

旌表給銀建坊等詳核開結與例相符應准其

旌表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

湖南通志

增生黃湘南妻劉氏湘潭人通道教諭元燁女湘

南客杭州卒鬻資贖歸其喪教子本騏本驥以宿

德名才為師友每編夜燈坐課其勤惰館游嘗在

數千里外必書訓誡襟帶及歸詢所業有進輒

爲加餐否則試之其嚴明類此現年六十一嘉慶二十二年

寧鄉縣志

劉氏增生黃湘南妻年二十九湘南客死杭州遺孤本願本驥俱幼鬻奩具遣僕迎殯歸葬籌燈課子紡績臨之嘉慶戊辰騏登賢書驥亦副榜俱館於外以供菽水身自節儉艱難中分濟人急無少吝子小有過詞撻隨之騏驥所至公卿爭爲延譽莫不歸美於其母丁丑大挑騏以教諭銓用氏現

旌節錄

附刻

七

年六十遵例呈請建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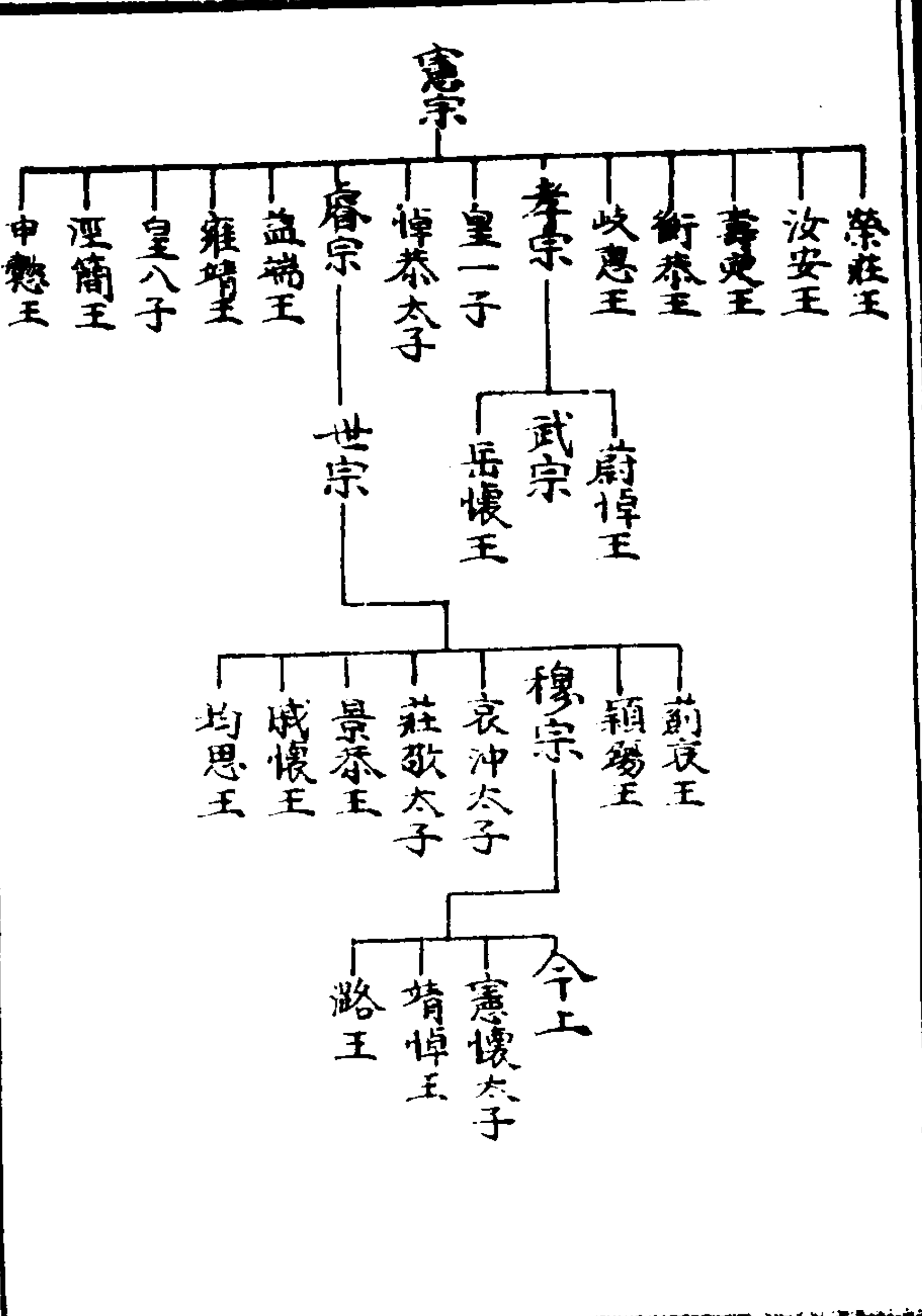
皇明帝后

丙子閏三月蟬隱廬印行

紀畧一卷



孝陵	年五十三	武洪	帝皇高	太祖	皇明帝歷
長陵	年二十二	樂永	帝皇大	成祖	
獻陵	年一	熙洪	帝皇昭	仁宗	
景陵	年十	德宣	帝皇章	宣宗	
裕陵	年四十	統正	帝皇睿	英宗	
	年七	泰景	帝皇景		
	年八	順天	辟復	英宗	
茂陵	年三十二	化成	帝皇純	憲宗	
泰陵	年八十	治弘	帝皇敬	孝宗	
康陵	年六十	德正	帝皇毅	武宗	
永陵	年五十四	靖嘉	帝皇肅	世宗	
昭陵	年六	慶隆	帝皇莊	穆宗	



振常案右帝系原本於每帝所生帝王或順次或不順今均改為一律順次憲宗十四子幼穉者二一為皇一子一為皇十子此表僅列十三其一殤者作皇八子與明史不同觀其順次亦是第十當以明史為正皇一子則漏去今據明史補出據明史孝宗二子為武宗及蔚悼王此表則作三子別有岳懷王為明史所無鄭氏必有根據恐是明史漏略也

帝系有建文及景帝帝歷則無建文年號雖革除然洪武作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已包其中年歷無誤至景帝有景泰七年乃并帝與歷一併削之則歷少七年矣原祇列英宗正統十四年天順八年今分英宗為二前為正統十四年次列景帝景泰七年再列英宗復辟之天順八年庶乎合格而年歷不差明代系統意見極深與舊乃有廟號建元而君臨天下有年者反置革除私家撰著亦稟承朝旨異哉

皇明帝后紀畧

禮部儀制郎中 鄭汝璧恭紀

德祖玄皇帝

世家句容朱家巷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祀

玄皇后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祀

懿祖恒皇帝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祀

恒皇后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祀

紀畧

熙祖裕皇帝

宋末移家渡淮居泗州崩葬本州祖陵基運洪

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祀

裕皇后

姓王氏翻姓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祀

仁祖濬皇帝

元時由泗州遷居鍾離之東鄉既徙西鄉復遷

太平鄉至正四年四月六日崩壽六十六葬中

都英陵翻聖陵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祀

濬皇后

太祖高皇帝

諱 仁祖第四子元大曆元年九月十八

日明史高祖紀不載諱辰以後各帝均同凡各

無日其如此書之見於本紀本紀不載者則無

可考不如此書之見於本紀本紀不載者則無

高皇后陳氏生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即 皇

帝位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日崩於西宮壽七

十一葬南京孝陵神烈永樂元年六月十一日

紀畧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加上尊諡曰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樹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

成功高皇帝宋明史高帝崩即諡高皇帝廟號

均遭革除故畧之

高皇后

姓馬氏徐王馬 之女明史作馬公蓋洪武元

年正月初四日冊立為 皇后十五年八月初

十日崩合葬孝陵永樂元年六月十一日上尊

諡曰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加上尊諡曰

孝慈自化哲仁順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附廟

建文君

諱 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洪武十年

十一月己卯妃常氏生六年而其兄雄英卒又

十年而懿文卒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冊

立為 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

即 皇帝位建文四年六月乙丑靖難兵入

金川門宮中火起傳言崩 成祖即位革除建

紀畧

三

文年仍稱洪武以為洪武有三十五年業明史

紀二月追尊皇考為孝康皇帝批常氏為孝康

皇后母妃呂氏為皇太后知常氏為懿文太子

嫡妃建文皇后為馬氏出此作常氏誤又考明史

十皇后冊立為皇太孫批建文元年二月冊立

君不當遺其殆不以帝后視

諱 太祖第四子元至正二十年四月十

七日 高皇后馬氏生洪武三年四月七日冊

封為 燕王建國北平盼京十三年三月十七

日之國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即 皇帝

位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崩於榆木川壽

六十五葬長陵以壽是年九月十日上尊諡曰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

帝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加上尊諡曰

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

帝

文皇后

姓徐氏中山武寧王徐達女洪武九年正月二

十七日冊封為燕王妃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

十三日冊立為 皇后永樂五年七月初四日

紀畧

四

崩合葬長陵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上尊諡曰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附廟

仁宗昭皇帝

諱 成祖第一子洪武十一年七月二十

三日 文皇后徐氏生二十八年閏九月二十

一日封為 燕世子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冊

立為 皇太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即 皇

帝位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崩於欽安殿壽四

十八葬獻陵七月初二日上尊諡曰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

帝祧

昭皇后

姓張氏彭城伯張麒明史外戚傳亦作麒之女洪

武二十八年閏九月二十一日冊封為 燕世

子妃明史列傳作洪武十六年封燕世子妃大

不能封世子且仁宗洪武十一年方生妃

也備音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冊封為 皇太子

妃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冊立為 皇后洪熙

元年宣宗即位七月初八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宣德十年 英宗即位二月初九日加上

紀畧

五

尊號曰

太皇太后史傳滿載太皇太后正統七年十月十八

日崩合葬獻陵十一月初四日上尊諡曰

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啟聖昭皇后祧

宣宗章皇帝

諱 仁宗第一子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

九日 昭皇后張氏生永樂九年十一月初十

日冊立為 皇太孫二十二年 仁宗即位十

月十一日冊立為 皇太子洪熙元年六月十

二日即 皇帝位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崩於

乾清宮壽三十八葬景陵是月二十五日上尊

諡曰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

帝祧

恭讓章皇后

姓胡氏都督胡榮之女永樂十五年七月十三

日冊封為 皇太孫妃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冊封為 皇太子妃洪熙元年七月初八日冊

立為 皇后宣德三年二月以多疾無子上表

請間居別宮正統八年十一月初五日薨諡靜

紀畧

六

慈仙師葬金山之原天順七年閏七月十七日

史傳作七月本紀作閏月甲戌考長曆是年閏

月為戊午朔十七日唯為甲戌本紀與此合傳

字 闕 加上尊諡曰

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 修葺陵寢不附庸

章皇后 英宗生母

姓孫氏太保史傳外戚傳亦作孫安國公孫忠之女

宣德元年五月初九日冊封為貴妃三年三月

初一日冊立為 皇后十年 英宗即位二月

初九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正統十四年 景皇帝即位十二月初四

日加上尊號曰

上聖皇太后 英宗復辟天順二年正月十二日

加上尊號曰

聖烈慈壽皇太后六年九月初四日崩合葬景陵

十月初七日上尊諡曰

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祔廟祧

英宗睿皇帝

諱 宣宗第一子宣德二年十一月十一

日 章皇后孫氏生三年二月六日冊立為

皇太子十年正月初十日即 皇帝位正統十

紀畧

四年八月北狩九月初六日尊為 太上皇帝

景泰元年八月還居南宮年天順元年正月

十七日復 皇帝位八年正月十七日崩於乾

清宮壽三十八葬裕陵二月十二日上尊諡曰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

帝

睿皇后

姓錢氏中軍都督追贈安昌伯錢貴之女正統

七年正月十九日冊立為 皇后天順八年

憲宗即位三月初一日上尊號曰

慈懿皇太后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崩合葬裕

陵七月十九日上尊諡曰

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祔廟

孝肅皇后 憲宗生母

姓周氏慶雲侯追贈寧國公周龍明史外戚之

女天順元年四月十三日冊封為 皇貴妃八

年 憲宗即位二月初一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加上尊號曰

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九月 孝宗即位十月初

九日加上尊號曰

紀畧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弘治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崩

合葬裕陵四月初六日上尊諡曰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太皇太后

景皇帝

諱 宣宗第二子宣德三年八月初三日

賢妃吳氏生宣德十年二月初九日冊封為邸

王正統十四年 英宗北狩九月初 日明史

非九胡亥蘇師和考張是是即 皇帝位景泰

八年正月十七日 英宗復辟是為天順元年

二月初四日復為 邸王是月十九日薨於西

宮謚曰庚葬金山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復 皇帝號二十四日上尊謚曰

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皇后

姓汪氏中兵馬指揮汪英史外職傳之女正統

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冊封為郕王妃十四年

景皇帝即位十二月初八日冊立為 皇后天

順元年二月復為 郕王妃正德元年十二月

十五日薨合葬金山二年十一月上尊謚曰

貞惠安和景皇后

紀畧

憲宗純皇帝

諱 英宗第一子正統十二年十月初二

日 孝肅太后周氏生正統十四年八月郕王

攝政 皇太后命冊立為 皇太子景泰三年

易封沂王天順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即 皇帝

位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崩於乾清宮

壽四十一葬茂陵九月十九日上尊謚曰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宗文肅武宏德至孝史作

純皇帝

純皇后

姓王氏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王鎮之女天順

八年十月十二日冊立為 皇后成化二十三

年 孝宗即位十月初九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弘治十八年八月初二日 武宗即位加

尊為 太皇太后正德五年加上尊號曰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崩合葬

茂陵三月初三日上尊謚曰

孝貞莊懿恭靜仁慈欽天朝聖純皇后祀廟

孝穆皇太后 孝宗生母

姓紀氏中軍都督紀福斌之女成化十一年六

月二十八日薨七月二十一日追封恭恪莊僖

淑妃葬金山二十三年 孝宗即位十一月二

十六日加上尊謚曰

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史作純

二月十七日遷葬茂陵

孝惠皇后 睿宗生母

姓邵氏贈昌化伯邵林之女成化十二年十二

月初八日冊封為宸妃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

日冊封為貴妃正德十六年 世宗即位十月

初三日進稱

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十一日上尊號曰

壽安皇太后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崩葬金山後遷

茂陵二年正月二十日上尊諡曰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

孝宗敬皇帝

諱 憲宗第三子成化六年七月初三日

孝穆太后紀氏生於西宮十一年十一月初八

日冊立為 皇太子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即

皇帝位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崩於乾清宮

壽三十六本年六月初一日上尊諡曰

孝宗達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

帝十月十九日葬泰陵

敬皇后

姓張氏壽寧侯進封太保昌國公張巒之女成

化二十三年二月初六日冊立為 皇太子妃

十月初十日冊立為 皇后弘治十八年武

宗即位八月初二日上尊號曰

皇太后正德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加上尊號曰

慈壽皇太后嘉靖元年 世宗即位三月初十日

加上尊號曰

昭聖慈壽皇太后三年四月十五日加上尊號曰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十五年閏十二月初三日

加上尊號曰

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二十年八月初八日

崩十九日上尊諡曰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十一月初

九日合葬泰陵祔廟

諱 憲宗第四子成化十二年七月初二

日 孝惠太后邵氏生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

紀畧

冊封為 興王弘治七年九月十八日之國湖

廣安陸州天祿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薨諡

曰獻壽四十四葬純德山嘉靖元年 世宗即

位三月二十一日上尊諡曰

尊諡曰

恭穆獻皇帝七年六月初十日加上尊諡曰

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加

上尊諡曰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

帝

獻皇后

姓蔣氏贈玉田伯蔣效之

十日冊封為興王妃嘉

三月十一日上尊號曰

興國太后三年四月十六日

章聖皇太后七年七月十二

章聖慈仁皇太后十五年閏

尊號曰

章聖慈仁康靜貞壽皇太后

紀略

日崩二十七日上尊謚曰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聖

月二十五日合葬顯陵祔

武宗毅皇帝

諱 孝宗第一子弘

日 敬皇后張氏生五年

皇太子十八年五月十八

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崩於

二十二日 世宗即位五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

悼靈皇后八年三月初二日葬天壽山襖兒峪十

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改謚

孝潔皇后嘉靖四十五年 穆宗即位隆慶元年

正月史傳作二月二十九日加上尊謚曰

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刻聖肅皇后三月十七

日遷葬永陵附廟

孝烈皇后

姓方氏安平伯方銳之女嘉靖十年三月初二

日冊封為 德妃明史作冊與鄭氏等十三年正

月十五日冊立為 皇后二十六年十一月十

紀略

八日崩謚

孝烈皇后先入永陵玄宮附太廟隆慶元年 穆

宗即位正月二十九日加上尊謚曰

孝烈端慎慎明史敏惠恭誠祗天衛聖皇后遷主

祀別殿

孝恪皇后 穆宗生母

姓杜氏慶都伯杜林之女嘉靖十年三月初二

日冊封為 康嬪十五年九月初九日進封

康妃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薨葬金山隆慶元

年 穆宗即位正月初八日加上尊謚曰

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三月十七

日遷葬永陵

穆宗莊皇帝

諱 世宗第三子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

三日 孝恪太后杜氏生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冊封為 裕王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即

皇帝位隆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乾清宮壽

三十六是年六月二十七日史作七月丙戌考

初三為上尊謚曰

穆宗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

紀略

帝本年九月十九日葬昭陵

莊皇后

姓李氏德平伯李銘之女嘉靖三十二年二月

初八日冊封為裕王妃三十七年四月十三日

薨葬金山隆慶元年正月二十九日謚曰

孝懿皇后六年七月初二日加上尊謚曰

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九月十九

日合葬昭陵附廟

案穆宗尚有孝安陳皇后及神宗生母孝定李

太后均崩於萬曆鄭氏成書時尚存故不之及

藩封附 己有國者錄之餘見帝系圖

太祖高皇帝封凡十九王世者十四

秦王 陝西西安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案史傳諸

王崇祿若 千均不載

王諱 高帝第二子 馬皇后生洪武三年

封十一年之國二十八年薨諡曰愍子隱王尚

炳立傳今王敬錫凡九世

晉王 山西太原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 高帝第三子 馬皇后生洪武三年

封十一年之國三十一年薨諡曰恭子定王濟

紀

支

唐立傳今王新煥凡八世

周王 河南開封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 高帝第五子 馬皇后生洪武三年

封吳王十一年改封周十四年之國洪熙元年

薨諡曰定子憲王 有敬立傳今王在疑凡九世

楚王 湖廣武昌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 高帝第六子 胡妃生洪武三年封十

四年之國永樂二十二年薨諡曰昭子莊王孟

煥立傳今王英煥凡七世

齊王 山東青州府 罪除

王諱 高帝第七子 達定妃生洪武三年封

十八年之國青州 諸王表作十年之國 建文元年召至

京廢為庶人永樂元年復封四年以罪奪爵安

置廬州宣德三年暴故子孫俱為庶人國除

其幼子賢琳安置廬州

潭王 湖廣長沙府 絕除

王諱 高帝第八子 達定妃生洪武三年封

十五年之國 史傳作十年之國 二十四年 諸王表作

妃與民家坐事召王入見懼自焚無子國除

魯王 山東兗州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二十石

紀

支

王諱 高帝第十子 郭寧妃生洪武三年封

十八年之國二十二年薨諡曰荒子靖王 摩輝

立傳今王顯垣凡八世

蜀王 四川成都府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 高帝第十一子 郭惠妃生洪武十一

年封二十三年之國永樂二十一年薨諡曰獻

世子悅 煥先薨孫靖王 友增立傳今王宣圻凡

八世

湘王 湖廣荊州府 絕除

王諱 高帝第十二子 胡順妃生洪武十一

年封十八年之國建文元年或告王反遣訊至
懼自焚無子謚曰戾國除永樂改謚獻

代王 山西大同府 歲祿六千石

王諱桂 高帝第十三子郭惠妃生初封豫王

洪武十四年改封代二十五年之國史傳作封

二十五年改封代正統十一年薨謚曰簡世子

通端先薨孫隱王仕墾立傳今王凡九世

肅王 陝西蘭州 歲祿一千石

王諱楨 高帝第十四子卯氏生史傳作初封

漢王洪武二十四年改封肅之國甘州史傳作

紀畧

封州紀表均解之後移蘭州永樂十七年薨

謚曰莊子康王史傳立傳懷王史傳凡八世今

王史傳以從叔由輔國將軍請繼所司執非例

奉

旨准襲王止支輔國祿

遼王 湖廣荊州府 罪除

王諱植 高帝第十五子韓妃生洪武十四年

封二十六年之國遼東廣寧州史傳作洪武二十

十五年改封遼東永樂三年遷荊州

二十二年薨謚曰簡子貴始立以罪除庶人傳

七世 惠嬪 犯罪錮高牆削世封以廣元王理府

慶王 陝西寧夏 歲祿一萬石 今辭一千石

王諱楹 高帝第十六子余妃生洪武二十四

年封二十六年之國韋州三十四年徙寧夏正

統三年薨謚曰靖子康王史傳立傳今王史傳

凡七世

寧王 江西南昌府 逆除

王諱權 高帝第十七子楊妃生洪武二十四

年封二十七年之國史傳大寧永樂二年

紀畧

移江西史傳永樂元年史傳正統十三年薨謚

曰獻世子史傳先薨孫靖王史傳立傳五世史傳

際反逆伏誅國除

岷王 湖廣武岡州 歲祿一千五百石

王諱楹 高帝第十八子周妃生洪武二十四

年封二十八年之國雲南三十二年有罪削爵

永樂七年史傳復爵二十一年移武岡史傳

徙沅州景泰元年薨謚曰莊子恭王史傳立傳

今王史傳凡七世

谷王 湖廣長沙府 絕除

王諱德 高帝第十九子郭惠妃生洪武二十

四年封二十八年之國宣府三十五年移長沙

永樂十五年坐逆削為庶人自焚死無子國除

史傳作及二子皆廢為庶人無自焚事表有之

韓王 陝西平涼府 歲祿三千石

王諱松 高帝第二十子周妃生洪武二十四

年封未之國薨史傳作永樂五年薨表同諡曰憲子恭王冲

城立永樂二十二年之國傳今王朗筭凡九世

瀋王 山西潞安府 歲祿一千五百石

王諱模 高帝第二十一子趙貴妃生洪武二

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潞州今改潞安府宣德六

年薨諡曰簡子康王 信煇立傳今王恬 姦凡七

世

安王 陝西平涼府 絕除

王諱楹 高帝第二十二子 生洪武二十

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五年薨諡曰惠無子

國除

唐王 河南南陽府 歲祿六千五百石 宣德五

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宣德九年坐逆削為庶人自焚死無子國除

王諱棖 高帝第二十三子李妃生洪武二十

王 廢理立傳今王碩 煇凡七世

鄧王 湖廣安陸州 絕除

王諱棟 高帝第二十四子劉惠妃生洪武二

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伊王 河南河南府 罪除

王諱模 高帝第二十五子葛麗妃生洪武二

十四年封三年封永樂六年之國十二年薨

諡曰厲子簡王 顯煇立傳六世 煇 犯罪錮高

墻國除郡王各理其府事

靖江王 廣西桂林府 歲祿一千石

王諱守謙 南昌王子文正之子 高帝從姪

孫也謝氏生 煇 煇初名 煇 洪武三年封

九年之國尋廢為庶人 七年復王使居雲南遷

鳳陽復以罪召錮京都卒史傳表均作子悼傳

王 煇 立傳今王任昌凡十世

成祖文皇帝封凡二王世者一

漢府 山東樂安府 逆除

高 成祖第二子 徐皇后生永樂二

年封漢王十五年之國宣德元年坐不軌繫道

逆城覆以銅缸焚死國除煇傳作煇高煇不云

文惟表作
西內焚死

趙王 河南彰德府 歲祿一萬石

王諱高燾 成祖第三子 徐皇后生永樂二

年封留守北京洪熙元年之國宣德六年薨諡

曰簡子惠王 廢塙立傳今王常清凡九世

仁宗昭皇帝封 凡七王世者四

鄭王 河南懷慶府 歲祿一萬石

王諱瞻埈 仁宗第二子李賢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陝西鳳翔正統九年

非八年表移懷慶成化二年薨諡曰靖子簡王

紀畧

補錄立傳今王厚烷 凡五世王嘗建言 肅皇

帝時錮高墻隆慶赦復爵加祿四百石

襄王 湖廣襄陽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瞻塔 仁宗第五子 張皇后生永樂二

十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湖廣長沙正統元年

遷襄陽成化十四年薨諡曰憲子定王初鑄立

傳今王載堯 凡六世

荆王 湖廣蘄州 歲祿一萬石

王諱瞻炯 仁宗第六子張順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江西建昌正統十年遷

蘄州景泰四年薨諡曰憲子靖王 初鑄立傳今
王常清凡八世

淮王 江西饒州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瞻煥 仁宗第七子李賢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廣東韶州正統二年

表均作移饒州十一年薨諡曰靖子康王初鑄

立傳今王載堯 凡六世

滕王 雲南雲南府 絕除

王諱瞻堽 仁宗第八子郭貴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洪熙元年薨諡曰懷無子國除

紀畧

梁王 湖廣安陸州 絕除

王諱瞻垣 仁宗第九子郭貴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宣德四年之國正統六年薨諡曰壯無

子國除

衛王 河南懷慶府 絕除

王諱瞻埏 仁宗第十子郭貴妃生永樂二十

二年封正統三年薨諡曰恭無子國除

英宗睿皇帝封 凡五王世者三

德王 山東濟南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千石

王諱見濤 英宗第二子萬宸妃生天順元年

封成化三年之國正德十二年薨諡曰莊子懿

王祐格立傳今王載燈凡四世

秀王 河南汝寧府 絕除

王諱見澍 英宗第五子高淑妃生天順元年

封成化六年之國八年薨諡曰懷無子國除

崇王 河南汝寧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一十石

王諱見澤 英宗第六子 周皇后生天順元

年封成化十年之國弘治十八年薨諡曰簡子

靖王 祐格立傳今王朝鑄凡五世

吉王 湖廣長沙府 歲祿一萬石

約略

王

王諱見浚 英宗第八子史博祚歸萬妃生天

順元年封成化十三年之國嘉靖六年薨諡曰

簡世子祐扶先薨孫定王厚煇立傳今王朝鑾

凡五世

徽王 河南禹州 罪除

王諱見沛 英宗第九子韋妃生成化二年封

七年傳作國弘治十八年薨史傳作正諡曰莊子

簡王祐格立傳四世載倫以罪削世封郡王各

理其府事

憲宗純皇帝封凡六王世者三

岐王 湖廣德安府 絕除

王諱祐倫 憲宗第五子 邵皇后生成化二

十三年封弘治八年之國十四年薨諡曰惠無

子國除

益王 江西建昌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二十石

王諱祐楨 憲宗第六子張德妃生成化二十

三年封弘治八年之國嘉靖十八年薨諡曰端

子莊王厚煇立傳今王朝鑄凡四世

衡王 山東青州府 歲祿一萬石今辭二十石

王諱祐楫 憲宗第七子張德妃生成化二十

約略

王

三年封弘治十三年史博祚歸萬妃生天

年薨諡曰恭子莊王厚煇立傳今王載圭凡三

世

雍王 湖廣衡州府 絕除

王諱祐楫 憲宗第八子 邵皇后生成化二

十三年封弘治十二年之國正德二年薨諡曰

靖無子國除宗第十一子張德妃生弘治四年

封十四年薨無子國除此書漏載

涇王 山東沂州 絕除

王諱祐楫 憲宗第十二子楊恭妃生弘治四

年封十五年之國十六年薨諡曰簡無子國除

榮王 湖廣常德府 歲祿一萬三百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王諱祐樞 憲宗第十三子潘端妃生弘治四

年封正德三年之國嘉靖十八年薨諡曰莊世

子厚勳先薨孫今王 載 堦 立 凡 三 世

申王 四川叙州府 絕除

王諱祐楷 憲宗第十四子楊恭妃生弘治四

年封未之國薨 諡 曰 懿 無 子 國

除

世宗肅皇帝封

紀畧

景王 湖廣德安府 絕除

王諱載堦 世宗第四子盧靖妃生嘉靖十八

年封四十年之國四十四年薨諡曰恭無子國

除

縉雲崑崙鄭先生行部漳南間出二編示羣吏

一

帝后紀畧一臣謚類鈔並

皇明紀載之最鴻鉅者羣吏請人得受而寶藏焉先

生篋中亡副本矣則請重刻以永其傳蓋士者

譚說往代世表鮮不纒然具也乃生今之世而

皇皇

帝后本紀無所於窺美以稱服儒者耶是編出而都

人士獲大觀焉先生之嘉惠寓內也等六籍矣

唯

紀畧

皇明本支百世而是編亦以百世所謂盛而傳也者

孰大於是漳守曹君銳投刻而告成事於先生

爰命下吏呂識之末簡

萬曆己卯夏四月朔漳州府推官丁此呂謹識

漳州府知府曹 銳投刻

同知朱一松

沈 植

通判王新民

龍溪縣知縣范鳴謙

漳浦縣知縣朱廷益同校

錢唐先聽贊贊

光緒四年
戊寅夏泉
唐丁氏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錢塘先賢傳贊一卷

宋袁詔撰詔字彥純慶元人嘗知臨安府請於朝建許由以下三十九人之祠而各為之傳贊事在寶慶四年至景定五年甲子而祠毀至正二年有呂淵者復其祠重設傳贊後二年丙戌浙江等處儒學提舉班惟志序而行之是編猶元時舊刻所紀錄者雖止及一鄉之耆舊其中郎簡謝絳等十餘人亦俱見於正史然是書為宋人所撰又在元人修史之前於事實多所綜

錢塘先賢傳贊 提要

一

覈如東都事略謝絳傳稱陽夏人是書稱富陽人考宋史本傳謂其先陽夏人祖懿文為杭州鹽官令葬富陽遂為富陽人則是書較為得實又錢藻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神宗知其貧特贖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而東都事略藻本傳不載又錢勰傳贊載王安石許用以御史劄辭謝安石知不附已命權鹽鐵判官又載奉使高麗御島主金銀器事而東都事略勰本傳不載凡此多得之故老流傳頗為詳贖修正史者因採以入傳故與宋史頗相昭合傳贊

亦古雅可誦固非後來地志家夸飾附會之比也

錢塘先賢傳贊 提要

二

錢塘先賢傳贊序

粵自寶慶丙戌歲杭牧袁公韶輯許箕公以下三十有九人請於朝以官鑑售其地若干祠於南山少北新隄之上樹碣以代其繪像且為之繫贊又徙其觀宇曰旌德者隅其旁以奉之甲子適周據有其觀宇者定香縑流也且毀其祠悉佃其祠地并仆其碣貨於拵坎者然湖山雖在而頽基遺址竟蕪於荒草野田至樵兒牧豎亦能指其彷彿而惻然大夫士過而覽之者此心其有不盡傷者乎亦未知曷日可復其舊觀得慰其高山景行之思也良士呂淵且念皇朝

錢塘先賢傳贊序

一

通制內一款前代名人遺迹不許折毀事敬恭佩服久矣復徵諸圖志其盛迹有不可鬱堙者先捐已帑葺修其寺廡至正二年以所置膏腴田五畝為本寺常業代佃其故祠地間之於有司每歲倍其官租錢以五十緡輸之於是盡瘁經營堂宇廊廡悉循舊制非利祿計非子孫謀也觀者為之歎息蓋重其成功之不易易也吁昔寶慶之剏此也以其德行可師節概可法功業可尚至內而女師亦可睇其軌範於名教不為小補使感於心者得之於目焉今呂氏以嚮者得之於目至於老而不忘於心仍以三十九人繫

贊毀諸梓非徒為士民游觀之具且使其心抑有所感慕於無窮然人心天理人所具有吾不知昔之毀壞者為何心也雖然剏之者有司也復之者呂氏也然其事之昔今孰難孰易昭然不可誣呂不唯此也外置其山地一十五頃歲時以供祀享故祠田畝為羽流蔽匿亦且經理而復其固有焉余因其復得舊圖本而重刊其事輒序其始末於前序之後庶來者知有所考云時至正丙戌上巳日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班惟志謹識

錢塘先賢傳贊序

二

附錄

袁韶奏建先賢祠疏

伏觀乾道中忠定史越王以故相鎮越於鏡湖立先賢祠凡會稽先儒高士揭名分享遂為一郡盛典邇者復賜緡錢葺而新之又金陵因卞壺舊宅亦取江左諸賢萃為一祠皆所以尊禮名賢昭示民則之證杭居吳會為列城冠湖山清人傑代生踵武相望祠祀未建實為闕文仰惟聖神御極萬化維新飾治以文增光儒道其在首善之地若茲逸禮可不搜舉而振起之乎臣韶承乏京邑職在宣化昨以三賢祠

錢塘先賢傳贊

附錄

宇位置弗稱已更諸爽塏獨先賢祠典未秩營度有日擇勝良艱近聞南山之北新隄之上居民有以居廬園池求售者因捐公帑以酬其直計緡錢七千有奇嘗躬往相視其地前挹平湖四山環合夷曠窈深今欲建立堂皇表以臺門翼以廊廡繚以垣牆通以橋梁躬為嚴奉先賢之所併欲稽考歷代史傳及百家之書郡志所載凡忠臣孝子善士名流有德行節義學問功業足以表世勵俗者詮次事實撰像贊述勒諸堅珉列置堂中將以旌前哲而淑方來隆上都觀萬國其於教化實非小補涓日鳩工以次興建所

合具申朝廷乞劄下本府以憑遵守施行

王堅旌德觀記

皇帝嗣立之明年改元寶歷既進賢舉良以厲在位又褒表先朝儒學之望且訪其後而官使之意嚮所形天下風動九月吉日知臨安府袁公韶言於朝曰聖明御極留神治本微臣承乏輦轂下將何以宣布上旨為列州率錢塘為浙右都會名人鉅公前後相望獨未有論次章述者今將考此邦人物倣會稽故事剗為祠宮俾國人有矜矜式庶教道其有補朝廷嘉焉即日報可擇南山下新隄之上水環其地平湖

錢塘先賢傳贊

附錄

滿抱林巒映發夷曠靜深為之區畫外堂內室周以廊廡門垣橋徑各當其置涓辰賦工民以悅從遂采摭郡志旁搜史籍上下數千載間得全節之士自許箕公以下三十有一人女婦之以孝烈著者五人輯其生平大槩製贊刻石列之堂室以代繪像又明年移玉宸宮於其側俾掌薰潔之事請易其額曰旌德觀今丞相魯公為大書而揭之既訖工屬堅為記堅間一鄉之善士生同時居同里耳聞目接固有與之俱化者矣若居雖同里而生不同時其得於父兄長老之傳如楚國先賢襄陽耆舊一傳所載士大夫或

未必盡知而凡民何從知之況六飛移暉今已百年物繁俗靡出城不跬步湖山之麗甲天下良辰美景婆娑游衍又安知許嚴高節之在此都也今也周旋祠下挹志士之流風識正女之嘉行將有起敬起慕若醇醪而夢覺者是豈不為感發人心之地哉公於先賢去取之際進德行而退文藝先節義而後功名使聞之者有益蹈之者無弊權度森然莫不歎其精且詳也竊考國家盛時以三司開封為天下劇任號稱省府必用清流而異時登擢俊異往往由此其選蓋本之儒術以觀其識投之盤錯以觀其能祖宗詳

錢塘先賢傳贊附錄

三

試人材蓋有深意官制行三司職歸戶部而行都繁穰視開封則一公幸遇先帝自軍器少監擢兼府事歷司農太府遂由地官貳卿而陟文昌六載於茲淵源流通而上有餘財條教明清而下無犯令羣情肅穆百廢具舉省府二任處之裕如非平時學問明於體用則酬酢事物焉能從容不迫審所先後之若此耶先賢名氏傳贊紀述詳矣茲略不敘獨敘建堂本意於以表明時宅牧得賢之美且著京邑所以承流宣化之意俾後來觀者知所取則焉

錢塘先賢傳贊

宋 袁 詔 撰

陶唐許箕公

公字仲武諱由隱於箕山師於齧缺堯知其賢遜以帝位公聞之乃臨河洗耳每飲無栝器以手捧水或遺一瓢得以操飲飲訖挂木上風吹歷歷有聲公以為煩去之死後堯諡曰箕公按樂史寰宇記杭州靈隱山公嘗隱於此入山忘歸因名曰稽留山今中天竺左山是昌化縣西北六十里有千頃山父老亦相傳云公故居縣境又有溪名洗耳灘事見莊子疏并逸士傳臨安志贊曰

錢塘先賢傳贊

一

一身蘧廬 萬物土苴 黃屋垂裳 何有於我
洗耳之泉 晝夜不舍 稽留之山 可眇天下

漢嚴先生

先生字子陵諱光一諱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先生乃變名姓隱帝思其賢物色訪之齊國言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幸其館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先生良久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人論道舊故因其偃臥以足

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朕故人嚴
子陵其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富春
今為富陽縣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年八十終於家事見

甄殷陶周 起渭去莘 先生奚為 畢世隱淪
西都之季 氣節不伸 以此助理 匪絜其身

吳將軍凌公

將軍字公績諱統餘杭人孫權征江夏時呂蒙敗其
水軍而將軍為前鋒先薄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為承
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操於烏林雖在軍旅親賢

錢塘先賢傳贊 二

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從往合肥時權徹軍魏
將張遼等奄至將軍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
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板復還戰左右盡死身被創
度權已免乃還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
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拜偏將
軍病卒權聞之拊牀流涕使張承為作銘誄二子年
數歲權養於宮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事見三國

志贊曰
賊視曹瞞 霆掃蜂蠅 翼蔽仲謀 脫危虎尾
忠不顧身 有實無二 豈曰兵家 為古國士

晉文正范先生

先生字子安諱平錢塘人研覽墳索徧該百氏姚信
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
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崇悅儒學吳平太康中頻
召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諡文正先生賀循勒碑
紀其德行事見晉書贊曰

涵古茹今 殫見洽聞 津航學海 從者如雲
周粟雖甘 其忍去殷 文正之諡 汗簡流芬

晉中尉褚公

公字季雅諱陶錢塘人少而聰慧清淡閒默以墳典

錢塘先賢傳贊 三

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嘗謂所親
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
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
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
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
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卒事見晉書贊

龍躍鳳鳴 人物之盛 雖有他樂 亦不敢請
晚觀清姿 瞿然興敬 吾善者機 心會神領
晉孫先生

先生字文度諱晷富春人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
獨處幽閑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躬親隴畝誦詠
不廢欣然獨得父母起居嘗饌不離左右富春道經
江川父難於風波每乘籃輿躬自扶侍兄嘗篤疾經
年躬侍藥石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
失見人飢寒竝周贍之寒同衾食同器年饑人有刈
其稻者先生自刈送與鄉鄰感愧司空何充檄爲揚
州主簿司徒蔡謨辟爲掾屬竝不就卒年三十八朝
野嗟痛之事見音書贊曰

造物與游 盡性窮理 閭室不欺 佩仁服義

錢塘先賢傳贊

四

禹稷同道 飢溺猶己 天裔其年 如顏之死

宋龍驤行軍卜壯侯

侯史逸其字諱天與餘杭人善射容貌嚴毅文帝使
教皇子射元嘉中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劭入
弑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牢皆望風屈謝侯不暇被
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
爲侯罵曰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
臂斷乃見殺孝武卽位贈龍驤行軍益州刺史諡曰
壯侯事見南史贊曰

惟節與誼 天下大閑 杲杲龍驤 爲人所難

死輕鴻毛 名重泰山 兇徒逆儔 胡不厚顏

宋范先生

先生史逸其字諱叔孫錢塘人少而仁厚周窮濟急
里人疾病必躬往卹療或貧無藥餌饋粥資皆給之
不吝所獲全活者甚眾歲饑民多疫里有父母兄弟
同時死者數家喪屍經日不收親鄰畏遠莫敢營視
先生悉備棺槨親往殯瘞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
名者宋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卒事見南史
贊曰

世降俗漓 貨力爲己 鄰有急難 睨而不視

錢塘先賢傳贊

五

溫溫德人 藥疾樵死 榆陰孟亭 必恭敬止

齊褚先生

先生字元璩諱伯玉錢塘人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
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先生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
布山性耐寒暑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
堅禮致之至郡信宿交數言而退宋散騎常侍樂詢
行風俗表薦之召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太祖卽
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遣辭以疾救於剡中白石山
立太平館居之卒年八十六事見北史贊曰

瀑布長虹 難比其潔 剡山白石 莫抗其節

蒲壁空還 不受羈縲 館巖之阿 太平日月

齊顧先生

先生字景怡一字元平諱歡鹽官人家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取徒受業者常百人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受學者廢蓼莪篇齊高帝輔政辟為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進政綱一卷優詔稱美東歸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召為太學博士不起卒於剡山事見南史贊曰

錢塘先賢傳贊

六

寒松怪節 殘膏腹笥 蓼莪廢詩 晉哀是似

山谷諫編 蛛網金匱 南風帝琴 草堂流水

齊杜先生

先生字景齊諱京產錢塘人少恬靜閉意榮宦專脩黃老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孔珪陸澄沈約表薦之以奉朝請召不至於會稽雲門山聚徒教授建武中召為員外散騎侍郎先生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卒子諱棲字孟山刺史齊豫章王疑辟議曹從事以父老歸養父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嘔血數升至祥禫

暮春夢見其父慟而絕事見南史贊曰

軒冕市朝 醯雞舞瓊 肥遯邱園 道義為重

子亦謝官 菽水歸奉 橋梓俱零 死生同夢

梁太中大夫范公

公字子元一字穎彥諱述曾錢塘人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道惠曰此子必為王者師齊高帝引為文惠太子師友遷太子步兵校尉公為人譽諤在官多所諫爭太子左衛率沈約以方汲黯明帝即位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毗俗便之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召為游擊將軍郡送故

錢塘先賢傳贊

七

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

枚而已公生平奉祿皆以分施及老壁立無資梁時

為太中大夫卒事見南史贊曰

帝師之學 惜不逢時 諤諤忠諫 汲直之遺

秩二千石 秋毫無私 家徒壁立 萬古清規

梁范先生

先生字伯珪一字長玉諱元珍錢塘人父死方童孺哀慕盡禮及長好學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常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家貧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

人盜其菘遽退走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或有涉溝盜筍者因伐木為橋以度之盜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召為曹武參軍梁天監九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皆不至卒於家事見南史贊曰

抱甕生涯 山澤臞儒 匿瑕之德 熏浹里閭 跨齊歷梁 蕭然隱居 孰云好爵 不如園蔬

梁記室褚公

公史逸其字諱脩錢塘人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之冠梁天監中歷五經博士武陵王紀為揚州引為宣

錢塘先賢傳贊

八

惠參軍兼記室公少傳父業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以毀卒事見南史贊曰

曠探義文 學鄙歆向 孝通於天 日嚴與敬 溢米廢食 苦蘆滅性 超絕古今 冠冕百行

唐太常卿褚康公

公字希明諱亮錢塘人少警敏博覽圖史一經目輒誌於心太宗為秦王時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懇福致諫王每征伐公在中軍有裨輔之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侯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諡

曰康陪葬昭陵初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作文學館收聘賢才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於是公與杜如晦房元齡等咸在選號十八學士命圖其像使公為之贊天下慕向謂之登瀛州唐書見贊曰

潛龍將翔 霧雨先集 貂珥蟬聯 康濟鴻業 鳩杖之歸 遺恨黃閣 蒼梧白楊 始終遇合

唐太尉褚公

公字登善諱遂良康公子太宗將有事泰山公諫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欲自討遼東公固勸無行帝寢疾召公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

錢塘先賢傳贊

九

葛亮朕今以太子委卿矣高宗即位拜右僕射帝將后武昭儀公入諫曰先帝疾嘗語臣我兒與婦今付卿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過不可廢且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后之奈天下耳目何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句歸田里帝大怒左遷潭州都督貶愛州刺史卒德宗追贈太尉唐書見贊曰

受遺老臣 立朝孤忠 事有至難 遑恤我躬 逐魄湘水 胎禍漢宮 委階之笏 光摩蒼穹

唐禮部尚書褚文公

公字宏度諱無量鹽官人刻意墳典尤精禮司馬史記擢第除國子博士中宗將南郊祝欽明建言皇后爲亞獻公固爭以爲郊祀國大事折衷莫如周禮后不應助祭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爲法左遷散騎常侍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公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宰木邪自是羣鹿不復棖觸公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復故官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言廟本符堅故殿不宜罷行公鄙其言乃上疏諫以爲不足聽卒贈禮部尙書諡曰文

唐書贊曰

錢塘先賢傳贊

十

發揮聖真

經緯邦國

端憂言歸

廬在空谷

松柏滋榮

麀鹿攸伏

惟孝惟忠

其人如玉

唐荊州大都督許公

公史逸其字諱遠新城人寬厚長者明吏治祿山反或薦於玄宗拜睢陽太守張巡拔衆至睢陽與公合祿山死慶緒遣尹子琦將勁兵十餘萬攻睢陽公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專治軍糧戰具子琦敗詔拜御史子琦復圍城公與巡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七月賊復圍城中食盡士多餓死巡殺愛妾公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鐵甲以

食賊知外援絕圍益急十月城陷公與巡俱執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乃送公洛陽至偃師不屈死詔贈荊州大都督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大中時圖像凌煙閣今新城有廟贊曰

氣吞軋犖 屈事鬻張 鯁賊喉牙 爲國金湯
壯哉義士 魂兮故鄉 名存忠烈 廟食相望

唐章先生

先生史逸其字諱成緬於潛人貞元八年喪母廬於墓側手植松柏十五年墳側生紫芝十三莖烏鵲來巢麋鹿共處長吏以聞十七年四月敕旌表門閭賜

錢塘先賢傳贊

十一

粟帛州縣存問復賦稅按唐書孝友傳序唐二百八十八年天下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凡一百五十有八皆得書於史官內餘杭郡居者三人先生與何公方公是也何公諱公弁方公諱宗史皆稱事親居喪著至行事實無考今附見於此云贊曰

終唐之世 垂三百年 於杭大州 得三人焉

孝通神明 維德之全 殺青闕文 我永其傳

後梁吳越王武肅錢公

武肅字具美諱鏐臨安人幼時與羣兒戲大木下指麾號令皆有法羣兒憚之及壯善射與禦黃巢掠浙

東武肅出奇兵邀擊巢不敢犯臨安劉漢宏遣弟漢
宥屯西陵武肅率十八都兵斫其營又與漢宏遇戰
大敗之遂破越州董昌反武肅遣顧全武攻昌執昌
歸杭州昭宗拜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
中書令賜鐵券詔圖形凌煙閣武肅游衣錦城宴故
老山林皆覆以錦梁太祖卽位封吳越王游衣錦軍
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
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卒年八十一諡
武肅事見五代史贊曰

匹馬一呼 奄有吳會 櫝而藏之 百年有待

錢塘先賢傳贊

三

子孫其昌 生民永賴 錦衣故城 山川不改

後梁給事中羅公

公字昭諫諱隱新城人連舉進士不中選於池之梅
根浦池守竇滔營墅居之唐光啟中錢武肅治吳越
辟爲從事既又表薦爲錢塘令梁開平中魏博羅紹
威表授給事中年八十餘終於餘杭公性傲睨好譏
評人物爲詞章有氣力工於詩與同姓虬鄴齊名時
人號三羅合狐綯鄭敗李蔚尤敬愛之舊體江常有
二氣夜旦天後因公與杜建徽生氣不復見議者以
爲文武秀氣所鍾公著護書六十篇詩號甲乙集行

於世錢塘縣治有公子植海棠云贊曰

浣西草堂 白髮參謀 奇骨非媚 與俗爲仇

崑江百篇 擬度驂騑 異世一轍 汗漫天游

宋秦王忠懿錢公

忠懿字文德諱俶武肅孫也漢乾祐初襲封吳越王
太祖受命遣子入貢王師討江南以爲東南招撫制
置使李煜貽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忠懿不答
以書來上率兵拔常州又遣將平潤州來朝京師歸
國視事功臣堂徙坐東偏曰西北神京在焉天威不
遠顏咫尺豈敢寧居乎太宗卽位忠懿來朝以十三

錢塘先賢傳贊

三

州表獻闕下詔封淮海國王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

武宣德守道功臣端拱元年八月卒是夕有大星墮

正寢追封秦王諡忠懿忠懿雖極富貴性儉素自奉

甚薄常服大帛之衣幃帳茵褥皆用紫繩云事見國史贊

曰

真人龍興 揮斥六合 我有土田 圖獻閭闔

吳芮分茅 忠載合甲 煌煌大星 流光累葉

宋吏部侍郎郎公

公字叔廉諱簡臨安人幼貧借書錄誦中進士第爲
福清令浚石塘陂溉廢田百餘頃邑人祠之調隨州

推官召對真宗曰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忻退者特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滕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滕自是有舉進士者歷知泉明越諸州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九贈吏部侍郎公性和易喜賓客即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見人有疾病必求療之鄉人慕其德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後改仁壽坊事見贊曰

名遺公車 萬乘知己 膏馥詩書 嶺嶠洙泗

遨頭倦游 宴林禊記 醫國刀圭 乃砭州里

宋知制誥謝公

錢塘先賢傳贊

古

公字希深諱絳富陽人天聖中河決滑州公上疏曰按洪範京房易傳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比來干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願下詔引咎勿崇私恩更進直道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太常禮院吏部舊擬官職田多不均公覈其實以多寡為差至今便之使契丹還請知鄧州卒公以文學知名一時為人修潔醞藉所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好施宗族喜賓客卒之日家無餘貲事見贊曰

決河之諫 砥柱頽波 爰田之均 槩量取禾
象璜眾建 子衿肩摩 乃言底績 其德不瑕

宋諫院錢公

公字子高諱彥遠父易弟明逸暨公並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公遂以太常博士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時旱蝗民乏食公發常平倉振救之部使者詰其專且摧價公不為屈召為右司諫請罷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時楊懷敏妄言契丹宗真卒乃除入內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遽

錢塘先賢傳贊

古

得環衛官許懷德高年未謝事公上疏極論之及言楊景宗郭承祐闕茸小人宜廢不用多見聽納公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後卒於官事見贊曰

大科異等 一翁二季 白眉最良 德稱其位

玉立朝紳 霜清諫紙 卓犖如公 百年有幾

宋和靖林先生

先生字君復諱逋錢塘人少孤立志為學放游江淮歸結廬於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州縣長吏歲時勞問先生有隱操居西湖二十年足跡不至城市善行草為詩孤峭澄淡就輒棄去或謂先生

何不錄所著以傳後先生曰吾終志林泉尚不欲取名於時況後世乎先生不娶無子卒年六十一仁宗賜諡曰和靖先生先生將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脩竹亦蕭疎茂陵它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詩集今行於世先生葬舍側紹興中建四聖殿於孤山凡冢隧悉遷之詔特存先生墓且命加封葺焉事見國史贊曰

優游林壑 清畏人知 爾梅多事 漏吾天機
長風孤鷺 秋鶴與飛 山高水深 無成無虧

宋翰林學士沈公

錢塘先賢傳贊

六

公字文通諱選錢塘人祖蔭補郊社齋郎舉進士第一大臣疑己仕者不得為第一乃置第二後遂為故事累遷知制誥出知杭州英宗召見勞問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羣牧使丁母憂上惜其去賜黃金百兩公居喪日一食既葬廬墓側以卒纔四十歲公為人俊敏通世務杭公鄉郡也郡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娼優養良家女為己子者奪歸其父母令行禁止事至立斷眾駭服屏息不敢犯其治開封亦然事見國史及臨安志贊曰

伊昔繡游 駭耀閭里 而公之歸 仁及生死
甄花日斜 隧柏風起 哲人其萎 命也天只

宋太中大夫錢公

公字醅老諱藻武肅五世孫幼刻厲為學茲聖后臨朝公三上書乞還政歷同知起居注知制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守繩墨為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世取顯數求罷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神宗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事見國史贊曰

翩翩王孫 侃侃儒素 國有大疑 庭抗三疏

錢塘先賢傳贊

七

平生美官 一寒如故 何以贈終 知者明主
宋龍圖閣學士陸公
公字介夫諱誥餘杭人擢進士累遷知桂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略使未嘗行邊臣願得一往使羣蠻知有大將號令詔可自獵獠定後交人浸驕守帥常姑息公至部使者黎順宗尚偃蹇如故態公召問折諭懾伏而去遂至邕增設壯丁五萬軍聲雄張交人滋益恭遣使入貢遷知延州諒祚聲言復攻大順城公謂不稍為折諂則國威不立乃請留止時服使者及歲賜諒祚聞之大沮始謝罪共貢職改龍圖

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公言蜀峽刀耕火種民食常不足今稅已重脫歲儉不貲償適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詔省其三使事見贊曰

瑠戈蕩節 邕桂延廊 航琛輦費 威行合孚 青苗之議 千喙囁嚅 筆端膚寸 膏澤蠶鳧

宋龍圖閣學士錢公

公字穆父諱總彥遠子授流內銓主簿陳襄進班簿神宗稱之襄以公為對將任以清要官王安石使弟來見許用為御史公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為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己命權鹽鐵判官奉使高麗凡餽餼皆

錢塘先賢傳贊

六

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吏來餉金銀器四千兩公曰既辭之矣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公曰汝可死吾不可受知開封府勢家貴戚皆斂手自縮哲宗蒞政除翰林學士帝命草章厚謫詞厚極意排詆諷全臺攻之出知池州卒於官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事見贊曰

戒得若仇 口唾鉤餌 疾惡如風 筆驅蛇豕 孤雲九華 一斥不起 名振雞林 清哉膚使

宋祕閣吳公

公字安中諱師禮錢塘人為祕書省正字預餞鄒浩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免建中靖國初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公工翰墨徽宗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技對聞者獎其知體以直祕閣知宿州卒公游太學時兄師仁為正守春秋學他學官惡之條其疑問諸生公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坐堂上眾質之公引据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後相遇於泌陽公望謂曰得志當如何曰但為人作豐年耳事見贊曰

帝學巍巍 游戲弄翰 言當格心 奚止筆諫 常棣專經 谷風共難 施屯豐年 識者三歎

錢塘先賢傳贊

九

宋龍圖閣學士虞公

公字純臣諱奕錢塘人崇寧中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洛相饑徙東路入對徽宗問行期對曰臣退即行流民不以時還則來歲耕桑廢矣上悅西部盜起徒提刑公自計討賊悉降之入為開封少尹故時大理開封治獄得請寶蔽罪其後率任情棄法公言廷尉持天下平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寶從之遷戶部侍郎內侍總領左藏予奪顛已視戶部如僚屬公白宰相曰計臣不才當去之而易能者不可使他人侵其官即

自劾不稱職詔爲罷內侍卒贈龍圖國學士事見贊

鴻雁安居 鯁語懷惠 皇皇者華 君子豈弟

若人侵官 事特其細 投劾以爭 所重國體

宋八行崔先生

先生字庭碩諱貢仁和人端重有學識履行飭備黨里咸敬事之徽宗大觀中詔天下郡縣保任士有孝悌睦婣任恤中和八行者貢人大學司成考驗以問釋褐命官政和五年郡太守董正封舉先生應詔以師禮延致於學授密州文學卒鄉人尊之曰八行先

錢塘先賢傳贊

三

生後仁和縣學立三賢祠先生與褚文公許荊州並祀焉事見臨安志贊曰并國朝會要贊曰

尸祝於庠 惟褚及許 異世竝祠 以盛德故行歸于周 爲護爲矩 仰止高山 尙其踵武

宋太師崇國張文忠公

公字子韶諱九成鹽官人生有異質危坐讀書若與神明爲伍紹興二年廷試對策上及兩宮忠憤激烈高宗讀之感動垂涕親擢爲第一屢遷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講日有食之曰人君之德與日同光及邪心四起非意已萌女子蕩心權臣執柄則惡氣積

稔上見於天秦檜不樂以祗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落職南安軍居住在南安歷十有四年檜卒始放還公居橫浦久自號橫浦居士有尙書中庸大學孝經語孟說理宗踐阼改元寶慶以公有中興明道之功首加褒典御筆特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贊

曰

關洛正傳 表微繼絕 道扶中興 十義昭揭

讒波稽天 何傷日月 揚光于今 益暢忠烈

孫氏定夫人

夫人晉虞將軍潭母也富春人孫權族孫女恭順正

錢塘先賢傳贊

三

和甚有婦德夫蚤亡夫人尙少誓不改節諸孤藐爾躬自撫養潭始自幼童訓以忠義永嘉末爲南康太守值杜弢叛夫人勉以必死之義傾貲產以餽戰士遂剋捷及蘇峻亂潭守吳興假節征峻夫人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乃盡發其家僮助戰買環珮以爲軍資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事見贊曰

烈烈其姜 英英陵母 惟夫人德 一一美具有

歲晚養堂 金章紫綬 受報于天 俾昌俾壽

虞氏夫人

夫人適晉孫先生畧父諱預初先生聞會稽虞喜隱海嶼有高世之風欽慕其德往從之游喜遂以弟之女妻之是為夫人先生性至孝夫人克相其德舅姑起居嘗饌不離左右躬薪水井曰之勞欣然自得先生篤學容止未嘗傾倚夫人端莊靖默相敬如賓習俗競事奢麗夫人獨捐棄絜素多御練葛不為時世妝或訝之夫人曰從吾所好柰何欲相倣邪與先生同志隱居時人號為梁鴻夫婦事見晉書孫先生傳并世說續編贊

錢塘先賢傳贊

三

曰

彤史無傳 女師罔詔 展如之人 獨懷清操

野服巖居 名齊德曜 爰表芳徽 來者是倣

馮孝女

孝女唐穆宗時人居錢塘少孤無兄弟母子相依及長不嫁以養母母病侍藥石必親嘗經年不解衣母病益篤思肉食因割股為糜以進後母死號慟嘔血哀毀骨立既葬傭人結草廬墓下日焚香蔬食刺臂血書佛經仍舍所居宅為寺令作佛事以薦母長慶三年守以其事聞於朝詔賜束帛仍賜寺額曰報恩

竟不嫁死今錢塘縣有孝女南北兩鄉又有孝女墓在寺後山古城頭今寺改名禪智事見臨安志并禪智院結大界相序贊曰

孝之大端 於終於始 有女能之 愧彼男子

靡室靡家 養生喪死 揚名鄉關 永錫爾類

何氏節婦案四庫全書本軼贊今從兩湖志補

何氏唐末五代時人嫁於潛莫氏為婦夫死年猶盛或勸之嫁誓弗從養姑至孝禮敬飭備黃巢亂後羣盜嘯聚山谷鄰里咸奔徙逃難時姑羸疾臥何氏念不可俱行抱姑涕泣暨賊夜至號慟旬賊曰吾數年寡居以有姑耳今姑老且病不忍去願貨姑死吾死不恨賊舍其姑掠何氏以去至巢穴將污之殺所掠它婦女植刃於傍使之懼何氏計無出乃詭請櫛沐更衣賊許且使人伺之須臾具妝澤舉止言貌自如伺者玩稍懈遂解襦自經賊驚視已死義而瘞之事見朝野贊曰

錢塘先賢傳贊

三

臨難守節 哲士難之 惟此烈婦 白刃弗移 殺身成仁 其甘如飴 松柏之心 匪姑焉知

盛氏孝婦案四庫全書本軼傳贊今從咸臨安志補傳西湖志補贊

昌化縣民章欽子婦事舅姑恭謹躬紡績烹飪以養欽妻何氏性急盛氏怡聲下氣伺顏色終日侍立無

情容處娣姒敬順和睦亦皆化之姑病貧無醫藥資
且乞甘旨盛氏鬻簪珥裙襦爲費姑病劇盛氏聞人
言病者舖人肝則愈乃閉閣援刀剗脅取肝爲常膳
以進長姒潘氏亦刲股焉姑食而愈時政和六年七
月權知州事轉運使劉旣濟上其事詔旌表門閭國以

史乾道志贊曰

婦之事姑 難於事親 乃眷淑德 今昔異聞
里闕表懿 史冊揚芬 閨門之化 式是國人

錢塘先賢傳贊終

錢塘先賢傳贊

西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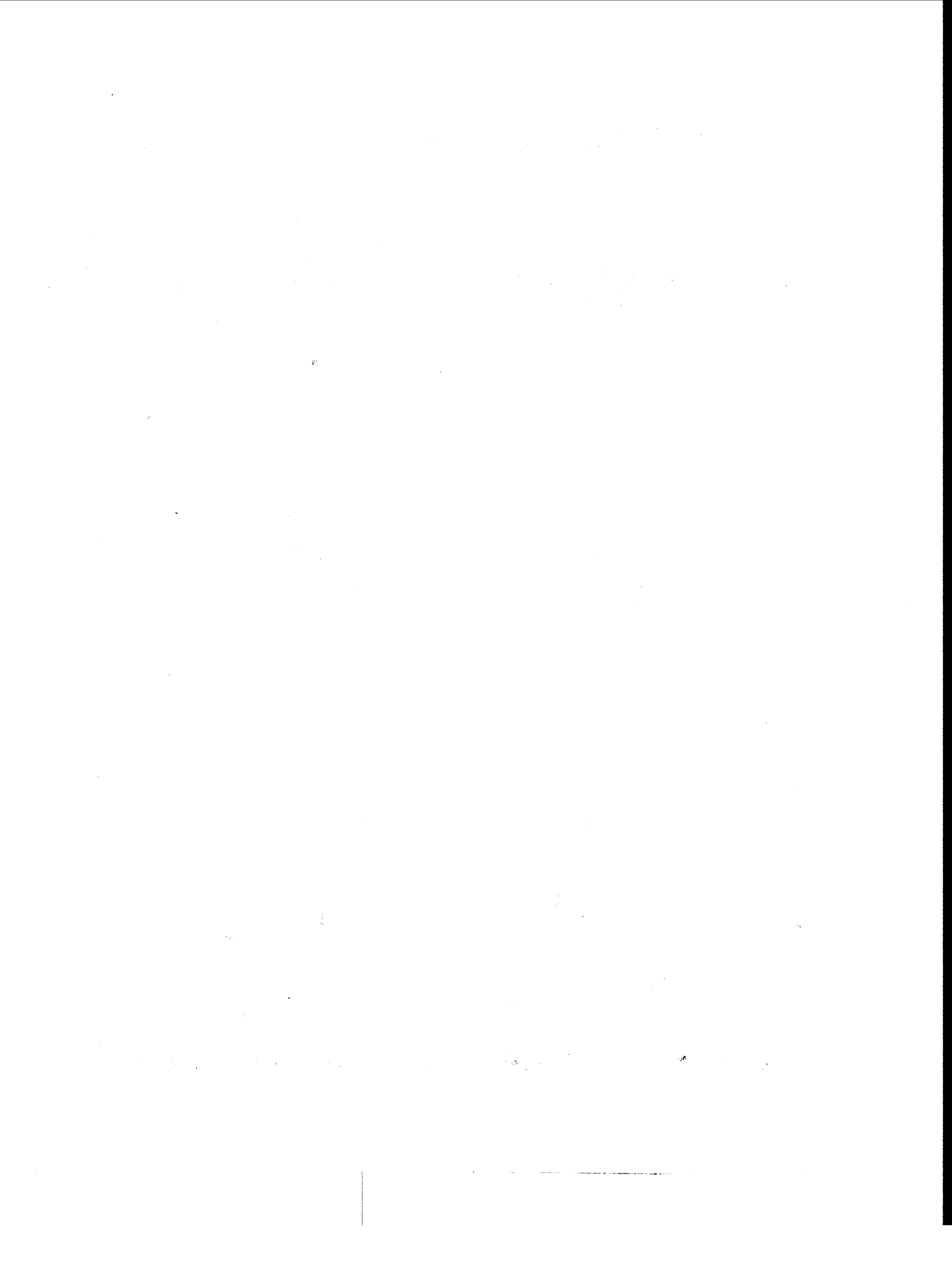
鼓

四

總

齊

錄



敬鄉錄序

宋紹興二十四年婺通守洪遵修東陽志其記當代人物僅僅數人蓋斷自渡江以前理則宜然而其所記有下及紹興者又不盡用此例則所遺固多且仙釋之徒與賢士大夫孰愈若滕章敏宗忠簡輩又皆出乎其前而不見列何也最後事類一卷凡稗官小說怪誕猥褻之事涉於婺者悉不棄博則博矣無乃詳於所不必錄而略於所當錄者乎按吾婺昔隸會稽後爲東陽郡以至於今千幾百年矣晉魏以前如江治中王徵士非劉孝標之文則莫得而知郡志亦失考而賴是以傳然猶不得其名信乎記載之不可闕也況自宋中葉以來材賢繼出其顯於靖康炎紹之際者皆生於嘉祐以後

夜郊錄序

德園叢書

涵濡之深風氣之開豈苟然哉忠義功名宗公當爲第一下逮乾道澤熙呂太史道德文章鄒魯一方師表百代視前世又遠過焉於是名卿賢相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何公魯齋王公則又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矣哉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之決不遂泯沒無俟纂集可也特沈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殆絕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真逝者有知豈無憾於冥冥耶愚不自量既集錄蘭溪諸賢因及一郡茲事體重而聞見單寡不能盡知故所錄僅止此方且與同志博考而具載之非敢有所取舍也然初意主於表微而并及顯者其或人文俱顯錄所弗及者亦不無微意焉吁

士之傳世視其所立而已是編不因于錄而傳者固多因子錄而傳者間一二然亦非區區之愚所能使傳也夫何嫌於僭哉

夜郊錄序

二

提要

謹案敬鄉錄十四卷元吳師道撰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至治元年進士仕至禮部郎中以宋婺州守洪遵東陽志所記人物有遺闕因集錄其鄉賢梁迄北宋每人先次其行略而附錄其所著詩文亦有止著其目者明正德間金華守趙鶴有金華文統十三卷蓋祖是書為之然較之是書既多複出復有關遺如是錄載潘良貴矯齋記靜勝齋記答雷公達書君子有三戒說四篇而文統止載矯齋記及答雷公達書三篇刪汰殊無義例則是錄實為博要金華代出碩行師道所錄全在元人以前文獻傳流尤可貴惜若宋方符所編宗忠簡遺集師道謂不及見故集中封事諸篇此錄不載然此錄有贈雞山陳七四秀才五言一首輯諸賢小傳猶在宋史未成以前故多有異同參互之事若謂梅執禮密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入金營劫二帝歸范瓊以為無益獨吳革與趙子方結軍民得眾數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懼使瓊泄謀于金師宋史及東都事略本傳俱不載其詳附見於此又若宋史載嘉定十四年三月丁亥金師破黃州知州何大節棄城遁死己亥金師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死是錄載李誠之死事與宋史合而于何

大節之遁是錄初護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復自還齊安固守半月城破金師擁入大節死于赤壁磯下則大節實未嘗遁此事與宋史頗異亦可以資考證元好問中州集為世所重以其詳于篇章並核于事師道此書又豈出好問下歟

敬鄉錄卷一

元 吳師道 撰

梁劉峻字孝標平原人隱金華山事見本傳及文選注孝標所自序郡志山之紫微岩乃其講投處清修寺即故宅也峻嘗撰類苑一百二十卷不傳世說注行世諸文間見文選獨山棲志一篇傳云其文甚美近出金華智者寺經藏函中人罕見者按柳子厚龍城錄記隱金華山者漢劉仲卿也愚考昔人謂龍城錄唐志無之乃王銍偽撰或云劉燾今志中叙近代江治中王徵士而不及仲卿尤足以表其妄也但其間有云帝鴻鑄鼎山號雲雨師乘煙者且三國以來處屬臨海縉雲為章安縣地方不與婺相涉何為引此赤松乃皇初平之號非神農時雨師竊謂吾邦以文名前代者實自峻始而此為金華山作既足證偽書之外他奇古清麗之語甚多不當以此微疵棄也

山極志

夫鳥居山上檜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其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顧晦踏駭無異火炎水流員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闕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謂毛羽瘡痍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長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沾濡霧露彌願間逸每思濯清瀨息椒工庸庶永懷其來尚矣對事墮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

敬鄉錄卷一

通國叢書

敬鄉錄卷一

通國叢書

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阜壤塊鬱若其群峯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繞護則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煙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蟠鳳棲咸萃茲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牒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遂以為稱靡迤坡陁下屬深階巘岒嶸嶸上虧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壘路迴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開闢摩谿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臯陸隱脈子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迴山周繞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自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淫滴瀝生響迴波跳沫洶涌成音並漕瀆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臺漱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贏楓檀椅櫪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綠裹机白帶抽紫莖楠盡萃尊捐風鳴籟垂條欄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花葢攢列至於青春緩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蓉紅花照水臯蘇縹葉從風憑軒遠眺錫憂忘疾止阿曲陵嶽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鹽重於素壁玉莖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疴還年駐色不藉淮汶黃散勿用負局紫丸翽禽翔鳥風胎雨敷綠翼紅毛素纓翠

257 册 95 頁

11A

最蕭蕭毛羽關好音馴狎池園旅食雞鶩若乃鴻日伺晨
響類鐘鼓鳴竈候曙聲象琴瑟玄猿薄霧清嘯飛狶乘煙詠
吟嘈噴鳳曉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韞笙簧宅東起
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凌空博敞間虛納祥生白
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詆訶
五塵郁烈戒香浴滋定水至於薰爐夜燕法鼓旦聞予則跼
履振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每聞此河紛更彼岸
永寂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惟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
有道觀亭亭崖側下望雲雨蕙樓茵樹隱暖林篁飛觀列軒
玲瓏煙霧日來卻粒之氓歲次祈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
將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屏聳峙中潤雕琢刻削

後集卷十

三

通園叢書

頗類人工濯流激瀉澎湃湧沫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
前皆植修竹檀欒蕭颺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
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自史漳莫之能擬紅粟流溢鳧雁充
厭春籠旨膳碧雞冬葷味珍霜鷄穀巾取於止嶺短褐出自
中園苑蔣逼側池湖菅蒯駢填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
不阜實藩籬充仞崖岫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齊清醪
新熟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其至班荆林下陳樽置爵酒酣耳
熱屢舞謔吹盛論箱庾高談穀稼喟嘯謳歌舉栢相酬人生
樂耳此懽豈嘗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
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
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驚豈嵇生齒劍揚子墜閣較其

優劣者哉

古風

自昔厭喧囂執志好棲息嘯歌棄城市歸來事耕織鑿石窺
巉嶠開軒望嶺前激水欄前流修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鸞高
梧巢綠翼泉脈洞杳杳流汎下不極彷彿玉山猥想像瑤池
側夜誦神仙記曉吸雲霞色將御六龍輿行從三島食誰歎
金門士撫心論胸臆

右靈岩古刹聞昔乃孝標之故宅此地上接紫薇岩雙龍
洞天想其一時飛展上下千峰紫翠之間左浮止而右洪
崖風致猶目前也雖遺迹不可追企而泉石景響常存寺
之法堂重葺以山栖志舊文鑄之此文雖齊梁間餘體而

後集卷一

四

通園叢書

古雅特可喜中所謂流汎者蓋洞天之水也

咸淳丙辰良月之三日北山何基識

右兩篇詳略不同而詩又前篇所無或者何先生節取天
文抑別有所傳耶兼其題引文字特亦小異今並存之以
伺知者師道識 按此本止一篇

唐駱賓王義烏人仕至臨海縣丞事見唐史本傳及郡志有
集十卷類說本事詩紀宋之間遊靈隱寺夜吟得首聯有
老僧坐大禪床上續之終篇遲明訪之不復見寺僧曰此
駱賓王也徐敬業之敗與其逃將帥慮得罪求類二人者
函首獻故敬業爲衡山僧賓王亦落髮偏遊名山按傳稱
賓王亡命不知所之蜀本集序亦云廣陵起義不捷遁逃

其說皆合云

靈隱寺

驚嶺鬱岩峩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湖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

在軍登城樓

城上風威冷江中水氣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長安

挑燈杖

稟質非貪熱焦心豈憚熬終知不自潤何處用脂膏

易水送人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詠塵

凌波起羅襪含風染素衣別有知音調聞歌應自飛

玩初月

忌滿光恆缺乘昏影漸流自能明似鏡何用曲如鉤

螢火賦

余猥以明時久遭幽繫見一葉之已落知四時之將終愴然客之爲心乎悲哉秋之爲氣也光陰無幾時事如何大塊是勞生之機小智非周身之務嗟乎綈袍匪舊白首如新誰明公治之非孰辨臧倉之愬是用中宵而作達旦不眠親茲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之難照夫類同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而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苟有

破鄉錄卷一

五

適園叢書

會於精靈夫何患於異類況乘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物之萬殊亦昆蟲之一物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知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沿情而動與理因物而多得感而賦之聊以自廣云爾

伊立功之播氣有丹鳥之賦象順陰陽而亭毒資變化而涵養每寒潛而暑至若知來而藏往既發揮以外融亦含光而內朗若夫小暑南收大火西流林塘改夏雲物迎秋忽凌虛而赴遠乍排叢而出幽如火色之宵映如夜光之暗投逝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槐榆而焰發若改燧而還周繞堂皇而影泛疑秉燭以嬉遊點綴懸珠之網隱映落星之樓乍滅乍興或聚或散居無定所習無常玩曳景周流飄光凌亂泛灩乎池沼徘徊乎林岸狀火井之沈熒似明珠之出漢值衝颺之不烈逢霖雨而逾煥炤灼兮若湛盧之夜飛灼爍兮象招搖之夕爛然重陰於已昏與庭燎而相炫其燭火而齊息避太陽於始旦爾其光不周物明足自資偶仙鼠而伺夜對飛蛾之赴燭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居照斯晦隨隱顯而動息候昏明以進退委性命兮幽立任物理兮推遷化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煙不貪熱以苟進每和光而曲全豈如鎔金而自鑠寧學膏火之相煎陋蟬蛸之習蛻怵螻蟻之慕羶匪傷蜂蟻之夕不羨龜鶴之年搶榆飛而控地搏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豈逍遙之異筌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

破鄉錄卷一

六

適園叢書

乃若有來斯通無往不至排朱門而獨遠昇青雲而自致匪
偷光於鄰壁寧假輝於陽燧終徇已以致能靡因人而成事
物有感而情動迹或均而行異響必應之於同聲道固求之
於同類始未明於趨舍終詎識其指意子尚不知魚之爲樂
吾又安知螢之爲利高明兮有融遷變兮無窮牛哀倏而成
質呼犬反羽泉忽兮生熊血三年兮藏碧魂一變兮成虹知
戰場之化燐悟冤獄之爲蟲彼翩翩之弱質尚矯翼而凌空
何微生之多蹟獨宛頸以觸籠異璧光之照廡同劍影之埋
豐觀道迷而可復庶擊幽而或通覽光華以自照顧形影而
相弔感秋夕以殷幽歎宵行之熠燿熠燿飛兮絕復連殷憂
積兮明且煎見流光之不息愴驚魂之屢遷如過隙兮已矣

板第卷一

七

適園叢書

同奔電兮忽焉倘餘輝之可照庶寒灰之重然

爲徐敬業討武后檄

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
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宮之嬖
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
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
殘害忠良殺子屠兄弑君鳩母神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
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
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
孫知漢祚之將盡龍祭帝后識夏庭之遼衰敬業皇唐舊臣
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未微子之與悲良

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
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歸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
越北盡山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
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冲而牛斗
平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
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室或叶周親或因重寄於
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
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其立勤王之勳無
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
坐昧先機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
之天下

板第卷一

八

適園叢書

上吏部裴侍郎書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
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
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
讀書高堂九仞曾輿負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遊之
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哀事荷則感形
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
小人惻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
金張之援退乏毛薛之游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伯術才
揚已歷抵公卿不汲汲於榮名不戚戚於卑位益養親之故
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

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慚阮瑀入幕則高謝郁超夫聶政荆卿
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
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
士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德
所以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
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糗無甘旨之膳松楸缺遷措之資撫
躬存亡何必天地故履食夢想嚙指之戀徒深歲時烝嘗崩
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
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逾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
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
心者哀聲可以應水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

林苑集卷一

九

通國讀書

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
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王不以為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
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
已者哉倘有乾沒為心脂韋成性舍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
馳驅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
以自效則明公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
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
吾斯之未信也況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魂母切
倚門之望就令權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贊而更憂能傷人迫
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切天經明知待人慈心應物
倘矜犬馬之微願閱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

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知罪再拜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著玄真子十二卷及大易十五篇
其卦三百六十五嘗居越州東郭又往來苕霅間事詳見

唐史本傳及郡志

漁父辭

憲宗嘗求訪其詞李德裕為潤州刺史得之

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

雨不須歸

釣臺漁父褐為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

浪不曾憂

雪溪灣裏釣漁翁舴艋為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看荷

衣不歎窮

故鄉集卷一

十

通國讀書

松江蟹舍主人權菰飯蓴羹亦共食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
舟不覺寒

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魚父棹歌連釣車子搬頭船樂在風

波不用仙

馮宿字拱之東陽人父子華廬親墓感靈芝白兔號孝馮

家宿與弟審寬並擢進士宿終東川節度使贈吏部尚書

謚曰懿定字介夫左散騎常侍致仕贈工部尚書審字退

思終祕書監寬為起居郎宿子圖字昌之中進士宏辭終

戶部侍郎判度支審子鍼字宗之歷京兆河南尹事詳見

唐史本傳及郡志

蘭谿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部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洪君少卿以爲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和勤故事濟未期月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峰亭之遊背城之闌半里而近初屆佛刹利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闌闌之喧途道往來之眾簿書鞅掌之繁顧步之際忽焉如失但山風颯颯雲岫飛軒憑虛洞壑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某林某壑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塘某塘高深互陳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其幻成余既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邑徵

東陽縣志卷一

十一

遊園叢書

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絜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一何易也崇山峻谷佳境勝概綿世伏匿一朝發明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爲江南西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軍興賊寇壓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僚每號之曰精金百煉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爲難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遺筆爲記刊於石而附諸地志焉貞元十七年歲在辛巳十一月乙未朔七日乙丑建

馮宿拱之東陽人在唐有顯名韓公嘗與之論文則其文亦概可知矣作蘭谿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修詞清麗敘

述有法釋乾覺書亦佳靈隱今爲聖壽寺亭在其東偏舊置碑學宮背刻嘉定中朱呂二先生祠記蓋亭廢久矣石斷爲二相傳趙氏子自負博聞或以問之不能對怒撞之中殘缺凡五字今文粹本多異而義舛參校以補其四其字糾下制字館他悉從之文錄焉獨宰邑洪君名亡適當碑首行最下處字滅非斷裂致然紹興時洪遵修東陽志已云無所考矣按蘭谿自唐咸亨置縣歷五季而宋凡數百年其間豈無賢令若拱之之稱洪君在時當爲曹成王皋盧羣所知則其才其政信有過人者又托顯人之文以傳而竟無傳惜哉然洪君之名雖亡而實不泯則因馮文而著猶不亡也吾邦記德頌政之碑非無大書深刻

東陽縣志卷一

十二

遊園叢書

顯列姓名者而碩無一人道之則其幸而存曾不若不幸而亡者之爲美世之是非未嘗不公也而又豈係乎文哉使凡爲吏者修其實而不務乎其名則碑之有無皆在所不論奈何其爲之者之不已也適足以發笑而貽譏耳吁盍亦因是而知所警乎予又嘗考郡志令洪君以下有張綢周顯德有陸光餘皆無紀近世壁記未亡時聞耆老談其賢者遠則舒邦弼江文衡近則孫度高參不過數人是數百年間所稱道者止此可勝歎哉因併志之以俟來者吳師道識

元 吳師道 撰

胡則字子正永康人宋端拱二年進士調許州許田尉以幹聞補蘄州廣濟宰又補憲州錄曹辟貝州節度觀察判官改知潯州尋提舉二浙榷茶事兼知睦州又知温州遷提舉江南銀銅場鑄錢監江淮制置發運使入為三司度支副使除京西轉運使廣南西路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乾興初以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判流內銓以舉官累責知池州未行後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入權三司使出知陳州再知杭州踰月授工部侍郎再遷兵部侍郎致

敬鄉錄卷二

適園叢書

仕所臨皆有惠績事具范文正公所為墓誌墓在杭州錢塘縣南山龍井源夫人陳氏附亦范公誌今縣之方岩廟食甚盛郡志以為公嘗奏免衛葵身丁錢民被其惠所致云

別方巖詩 有序

端拱元年春僕與湘湖陳士 東書居方岩僧舍暨命 求岳牧薦應舉將與僧別率為五言詩十二韻書於壁一 書商曰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僕罔敢知而復為或言 之者無罪紀懷矣知我者無所隱焉仲秋月朔書 寓居峯頂寺不覺度炎天山叟頻為約林僧每出禪虛懷思 往事冥坐息諸緣照像龕燈暗通宵磬韻全冥心資寂寞琢

句極幽玄拾菌寒雲外烹茶翠竹前遠陰臨岳樹清響答巖泉僻道無來客深秋足亂蟬松風生井浪溪雨長苔錢自省浮塵世終難住永年徧遊曾宛轉欲別重留連明日東西路依依獨黯然

及第

金榜名傳四海知太平時合稱男兒五言似劍裁鱗角七字如刀斫桂枝御苑得題朝帝日家鄉佩印拜親時小花橋畔人人愛一帶清風雨露隨

題紫霄觀

綺霞重疊武陵溪溪嶺相逢路不迷白石洞天不到碧桃花下馬頻嘶深傾玉液琴聲細旋煮胡麻月色低猶恨此身

敬鄉錄卷二

十一

適園叢書

間未得好同劉阮灌芝畦

滕甫字元發改字達道按蘇長公代張文定公作墓誌云東陽人性疏達姿度雄爽九歲能賦詩范文正公之父元發諸舅也教以為文從安定胡先生學詩文英發妙麗舉進士宋子京擢為第三以聲韻不中法罷後復為第三通判通州孫沔一見之曰後當為賢將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屢轉為同修起居注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十年不遷英宗未及用書其名藏禁中神宗召見問天下所以治亂公對治亂之道如白黑東西所以變易者朋黨亂之耳又問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對以君子無黨云云帝以為名言擢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知

無不言安撫河朔地震還復留開封府除翰林學士而夏
乘常被篡公言時不可失宜擇重將經營分裂之此百年
之利策不果用執政方立新法忌之出知鄆州移定州入
觀言新法之害歲早求言又疏乞罷新法不報移青州留
守南都徙齊鄧婦黨李逢爲逆言者因擠之湖州元祐初
建守蘇揚鄆真定太原治邊威行西北有名將風以懼讒
求去除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卒年七十一葬蘇州後
謚章敏按公一世偉人惜累困於讒不得盡其用其文亦
罕傳惟安州謝上表見文鑑筠州表王萃代作見其子銍
所記論西夏及辨謗二書蘇公代作見蘇文宋東都時吾
東陽顯者未有如公其居葬蘇州則以從范公故徙必非

敬鄉錄卷二

三

通園叢書

甚久也安州謝上表以公所自作今載於此

安州謝上表

屢致人言固宜竄逐曲蒙大造尚賜保全雖易守符仍叨善
地士民純秀幾同廣魯之流風里俗驩康正值元豐之樂歲
安間事簡尸素爲慚伏念臣本以愚儒出逢直聖首蒙國士
之遇最在眾人之先便欲碎首以酬恩未知死所故嘗指心
而自誓惟有天知況事任既以變更在人情寧不愛惜豈有
固爲緩縱自取顛隤仰日月之至明諒肺肝而必照矜憐舊
物收置近藩而朝廷難廢於公言故君父特存於大體稍從
違外終不棄捐顧臣何人愛惜若此茲益伏遇皇帝陛下聖
神徧物清明在躬聞閭歌樂利遠邇荷生成化覃無外之封

疆仁及何知之草木況臣屢更器使粗效愚衷眷此遺簪嘗
辱提攜之末辟之行葦更收踐履之餘臣敢不祇奉簡書服
勤吏役惟桑榆之景景將逼暮年而犬馬之微誠猶思後效
徐無黨姓名見歐陽公送歸序文知其出東陽爲公注五
代史者也蓋其自署云東海徐某著其望族郡志不收可
謂失考矣無黨蚤從歐公遊後舉進士稱其文詞日進如
水漏山出將摧其盛氣而勉其思則其才亦銳矣公胥氏
夫人墓志無黨所代作也當時豈無他門人而獨屬筆於
無黨推重可知弟無逸無欲皆見公所與手帖中又有帖
云官下無恙知且權河南澠池本邑自可讀書爲政何必
來求府中據此則常宰河南屬縣也史注甚簡或終卷不

苟苑錄卷二

四

通園叢書

出一字間特發明其書法而已咸林吳縝作纂誤稱公以
授徐子爲注而牴牾缺略者不能辨釋以是爲其過又洪
興祖至五代史歐陽公未及考正而薨其家遽以進御後
人傳刻舛繆增多今按其說良是亦不得獨過徐子也或
謂縝父師孟以不與修唐史故作糾繆及此書洪适兄弟
又斥其非作唐書補過以駁之則吳亦不能無過歟無黨
之文罕傳今訪求得烏傷侯廟碑并胥夫人銘錄於左

漢烏傷侯趙君廟碑

烏傷侯趙君祠者自後漢立載於祀典久矣按其傳云云侯
諱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療人疾病抱朴子云侯能拘
執虎豹召至魚龍乃道士也蔚宗謂立祠於永康至今蚊蚋

不能入吳分烏傷縣始爲永康尉宗宋人在其後則立廟之
初乃在烏傷之縣其俗相傳龍爲烏傷侯者予按其始封之
時而問諸故老皆曰不知也又無碑碣可考而圖經亦缺焉
獨廟門有古隸書數大字甚奇古亦曰烏傷侯不知爲何時
人也烏傷縣碑云漢孝烏傷顏烏所居之鄉有羣烏銜玉而
來其口皆傷因卽所立縣而名焉唐武德中始改爲義烏然
風俗所傳爲烏傷侯者豈在隋唐之前乎章懷太子賢謂俗
呼爲趙侯祠亦尚矣又云祠在其縣東今乃在鬪牛山之下
西距縣五十餘里豈其故時之遺址歟每歲炎旱吏民奔走
禱祈之不暇爲國家亦往往致祭焉每至朔望鄉之耆耄咸
相率拜祭邑之鄉所謂太平者皆能造紙鑿錢以售衣食於

敬鄉錄卷二

五

通國叢書

廟者數十家多由此富者其地無風霜之災他鄉雖隔車轍
而時或有焉若祭不潔與黷慢者竟禍以震動之故民事之
如嚴吏也予嘗求先人葬地馳走縣境月餘而卜之不從乃
陰禱於侯是日自廟之後行約五里渡水之北得地而卜之
曰吉以問其人則曰吾夕夢侯告我於是葬焉乃爲紀其事
使刻於石立之廡下所以報神之貺也嘉祐五年歲在庚子
八月望日東海徐無黨記治平二年六月將仕郎守縣尉徐
滌書并題額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顏復立

石

胥夫人墓誌銘公在憂制舉補望之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修年二十餘以其所爲

文見胥公於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於世因留置
門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
修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
爲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
節爲時名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
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
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
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
不知其爲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
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於
吉水縣沙溪之山修旣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

敬鄉錄卷二

六

通國叢書

命願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
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
刻而藏於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
道三年也其哀辭曰
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
不見爲纜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又先於下土昔
事姑兮今從於此正同時之人兮貌同子留願生餘幾兮一
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閱此千秋
俞紫芝秀老弟澹清老名字見王介甫黃魯直集中二人
志操修潔爲諸公所稱然秀老恬靜而清老頗使酒好歌
嘗欲爲僧不遂而止葉石林以爲揚州人按秦少游俞紫

芝字序作金華居山魯直作清老寒夜三詩末一首云牧
羊金華山早通玉帝籍至今風低草賊賊見白石金華風
煙下亦有君腹迹何爲紅塵裏頰鬚欲雪白蓋黃上世亦
出金華也張公謂青溪國秀老子手書一詞後題云金華
俞紫芝石林所記誤矣二人詩亦少傳如南澗月夕旅中
諭懷二章文鑑取之夜深童子喚不醒猛虎一聲山月高
之句不見全篇餘詩今錄於左

松風

萬壑搖蒼煙百灘度流水下有騎驢人蕭蕭吹凍耳

戲作

鬱鬱襟懷怨別離鳳樓西角正斜暉洞房風細春華暖落盡

北苑錄卷二

七

通園叢書

碧桃人未歸

寄杜宣卿長官

長憶逢君歷水隅坐中談笑見醇儒當年許我入詩社別後
有誰爲酒徒頭想白如潘騎省家應貧似范萊蕪相思不可
能相得蟬老西風海樹枯

水村

畫橈兩兩枕汀沙隔岸煙蕪一望餘翡翠間居眠藕葉鷺鷥
別業在蘆花溪雲漠漠迷漁屋野旆翻翻露酒家一幅江南
眞水墨無人寫得寄京華

臨江仙題清溪圖

弄水亭前千萬景登臨不忍空迴水輕墨淡寫蓬萊莫教世

眼容易洗塵埃收去雨昏都不見展時還似雲開先生高趣
更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却重來

漁父詞

詞表

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蓑衣未必清貴不肯換金章
河草畔浦花傍靜鳴榔自來好個漁父家風一片瀟湘

秋閣晨興

遠寺一聲鍾簷楹驚宿鳥拂衣風露清月落半山曉

冬日

茆舍竹籬短梅花吐未齊晚來溪徑側雪壓小橋低

南澗月夕

華髮念秋晚青燈憐夜長香團菊花露寒著橘林霜月在北

敬鄉錄卷二

八

通園叢書

窗底人行南澗傍婆娑不知去身世兩俱忘

旅中諭懷

白浪紅塵二十春就中奔走費光陰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
好山都上心一面琴爲方外友數篇詩當囊中金會須將爾
同歸去家在碧溪村樹深

潘祖仁

七進

奕方作眞游子賦相酌答意若慕古人作者念其無所依做
戲爲七進以示之

歲在荒落月紀中呂竹隱老人晝卧於家愴恨鬱悒眊睛寂
嘿沈吟增歎寤寐太息兒曹憂之聚而謀曰翁之戚甚矣盍

相與寬之於是推次序列搜意屬詞長跪稽首造於燕私
奕奉觴進曰竊聞夫子若不釋然今視玉體無恙也而戚見
顏聞夫憂能傷人耗氣損膚悒然不樂無以為娛孺人不敏
薦壽可乎老人曰汝將何以語我哉食味所御必以其鄉宣
城之醞美聞四方色若沆漉味若瓊漿盛以黃金之注酌以
白玉之觴濡唇歷齒酷烈芬芳雖夏禹惡旨酒姬公詰妹邦
咸歆馨而吻燥悔初論之未詳愚聞惟酒可以忘憂請得與
翁嘗之老人曰酒之為禍大矣吾不願也

致以盤進曰玩好所薦當以其家有美芍藥自洛之涯方春
闕豔既夏敷葩朱白白掩日韜霞於是東方作矣朝露未
乾摘以纖手貯以金盤璀璨煥爛清芬若蘭桃李不敢矜其

梅鄉錄卷二

九

適園叢書

藍色芙蓉矢志而摧殘此亦天下之麗觀也可為公發一笑
老人曰物之為累深矣吾不願也

京操匕以進曰客有西來自彼河湄遺我雙鯉纖鱗細鬚揮
刀紛紜膾如縷絲毫以秋橙清以醇醴吉甫嘗其旨否張翰
視其調膈不必三牲六禽五鼎八味本飭大嚼雲飛雪落可
以頤神養精蠲疴去瘼為翁計之莫如此樂老人曰味之為
毒厚矣吾不願也

方奉甌進曰世有美舜產夫甌閩厥色底貢貴於上春其始
至也天子先嘗之而後頒於六宮旁及四鄰遺緘餘篚既乃
庶臣則有翔龍之品密雲之珍負不方寸價兼百金隱以金
椎碾如玉塵薦以建安之蓋烹以惠山之泉解眼始泛浪華

已翻可以析醒可以除煩可以輕身可以延年劉伶嘗之而
削酒德之頌武皇啜之而棄承露之盤此故高山之可宜耽
也老人曰茶之為功薄矣吾不願也

奇奉弈局進曰萬事之間憂來無端敬效薄技請為翁懼夫
分疆畫界先王所以正封域也設白置黑君子所以辨賢愚
也合伍相耦有成周藏兵之制焉克敵禁暴得三代用師之
法焉深謀遠慮批亢擣虛伊呂之智不能逾也解關潰圍應
變出奇資育之勇無所施也方其踵進爭先摧鋒直前勝負
未決怒鷹拂然雖疾雷破山而恬若無響飄風震海而晏如
不聞樵夫於是爛其斧柯牧奴於是喪其羊羣況直纖芥眇
小惻愴酸辛者哉翁又樂此其何憚云老人曰圍碁擊劍眩
目疲精少或有之壯夫不為也

梅鄉錄卷二

十

適園叢書

雖小道亦可娛矣夫喑嗚叱咤則怯者靡矣左擎右攬則慳
者忌也成梟呼盧吁可喜也一擲百萬了不計也俄無而有
倏富也貧振膺一呼則劇孟失色馮陵大叫則劉毅喪精夷
甫不得輕其阿堵首陽於是喪其清明固足以破難舒之慘
聞易結之輦矣請翁強起臨之翁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
賢乎已吾又憊甚所不願也

於是幼子育進曰羣兒之輩皆非也夫厭湫隘之意者必異
高明之宇苦煩暑之酷者必喜清冷之風夫子無事終日不
怡是有隱憂者乎而兒曹邀之以酒漿玩之以戲劇是猶汨

泥而灌土也祇以增其汗漫爾盍亦雅言靜樂娛夫子乎清
薦其巨麗也惟南有竹焉夫子之所種也其下有屋焉夫子
之所廬也聚書其中夫子之所儲也明窗淨几夫子之朝夕
燕坐而起居也六經情愔足以醉夫子之心不必翹檠之昏
惑也諸子百家摘英挾華足以悅夫子之目不必草木之妖
豔也飽其德足以實夫子之腹豈若鱗介之腥羶也哉味其
辭足以滌夫子之慮豈足芽孽之滴苦哉探春秋攬戰國考
論秦漢逮及隋唐有安有危有敗有成其於弈孰多積萬卷
於胸中聚千古於目下王侯將相猶此出也其於博孰富諸
子曾不是察宜夫子之厭聞而倦聽之也盍去強往游矣於
是老人釋然而笑曰有是哉吾子育也俄而起既起而病良

敬鄉錄卷二

十一

通國叢書

師道嘗作潘氏七進圖記曰七進者畫金華潘氏父子也
竹隱老人名祖仁字亨父子弈女攻次子京方奇亮育七
人首畫一竹牀老人衣冠卧文簟上右手支頤左手撫膝
熏鑪塵尾置傍草履陳下六子一女環侍次畫弈舉觴進
一隸袒褐右提壺左持其格次畫二女御踵行次人背面
捧盤中芍藥前人以右手扶盤花隱其手女致在后自持
花一枝重疊臺特起異於盤中者次畫京拱而行從隸以
竹枝貫雙魚於盤置刀一帶菜橙一醯器一捧以獻次畫
茶具引陳供事者數人一童跪地垂手持碾困睡或燃紙
觸其鼻微噀欲噫方坐瓦具土以甌授附於鑪者將滌茶

也次畫奇導行一老奴左襁負碁局右手挈籃中二圓器
貯子者也次畫亮捧五木以趨次畫竹間一室簾牖明整
几格積羣書育迎立以請竹風蕭然老人舉兩手整巾而
行子六暨童奴八人導從前進後葢竹隱自爲文云畫卧
於家愴恨鬱悒兒曹思有以娛之推次序列各持一物屬
詞以進自酒而下至於博老人皆卻之最後幼子請至竹
間室觀所儲書於是釋然廣也予既從潘氏借觀錄其文
因略記畫之次第併附六人者之官位名字而竊論默成
公之淵源焉使世之未見是圖者於是有致焉尊賢尚德
之心悚然而生顧不美歟

敬鄉錄卷三

十二

通國叢書

宣和時爲博士不肯託昏富貴之家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奸
及爲館職人不肯游蔡京父子間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
席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與康恪不可用恐誤國事以是謫
去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
置重典及當時用事之奸邪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
去紹興入爲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爲左史直前奏云今日
所行當務合於大公至正之道勿以私意曲徇人情言甚切
直服喪還朝以廷叱奏事官忤旨去自後秦檜擅朝廢不起
平生廉介出入三朝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
庇風雨郭外並無尺寸田經界法行獨以正墓之寄輸帛數
尺清苦貧約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熺暴起鼎貴勢

傾內外亦未嘗與通問也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無欲真可謂剛毅近仁者矣朱子於公稱重極至今節取其概如此按公嘗受教於龜山楊文靖亦喜從釋子遊往來北山諸寺遊歷題詠遺跡尚多有之又嘗見其遺像風神如仙稱其胸次之勝至今人目其後為清潘家云

鄭亨仲作亭面西山名可友以書來求詩為賦一首

君不見子歆嗜好與俗殊種竹不可一日無又不見謫仙清狂世絕倫舉杯邀月獨相親風流二子去已遠塵埃那復聞高人鄭侯未遇身更閒躬耕自樂巖谷間茅亭容膝日寄傲坐友巉巖峭崿之西山西山蒼翠如堆玉松奏笙竽雲作屋澄鮮爽氣日夕佳不學時情易翻覆田文唾面良可嗤翟公署門真小兒悠悠權利悲一世樂哉此友誰能知鄭公與我論心久年少相從今白首對山勿著絕交書要須招我成三友

敬鄉錄卷二

十三

適園叢書

夜坐聞竹聲示姪

窗明室有燈夜暗天無月跌坐依蒲團竹聲助清絕初疑小雨至蕭蕭俄復息忽然變軒昂風湍散巖穴聽久耳根靜萬慮皆瑩徹塵凡不待掃境妙心自潔奇哉不二門欲倩維摩說

和季成弟中秋不見月

經年等待中秋月一夕陰雲掃不開高樹時驚疏雨過空山那復故人來夢回時憶霓裳戲老去愁聞水調良與子相逢

長得醉何須佳節始銜盃

朱教授見寄七言二首戲用其韻

賢哉遠瑗晚知非此道吾今亦庶幾囊之一錢聊自哂家無三徑不妨歸冥鴻久已離矰繳野馬由來免勒鞿溪上月明船正穩有時簪紱換簑衣

等閒長嘯倚孤松雲破天邊見碧峰架上殘書猶可讀瓶中儲粟不堪春生涯幸有千峰秀身世何須萬戶封僧榻寄眠無一事覺來深省聽晨鐘

僕讀沈約傳怒其緩頰賣國髮上衝冠然古今人每每壯東陽八詠文辭未有少之者因次登卿登樓新什輒效立春體製和且總所懷云

敬鄉錄卷二

十四

適園叢書

隱侯文治知何用千古端羞墮淚碑國危忍助神鼎覆身免猶嗟輦帶移登覽寒煙紫遠日淒涼夕照謝高樓傷心往事君須賦忍有道人來采詩

夏日

四月天氣初鬱蒸碧桐空照門巷清何人解助隱君樂為我喚取黃鸝鳴

掃地焚香避濕蒸睡餘茶熟碾聲清風來梧竹傲傲舞雨過階除灑灑鳴

錯落星河天未明太虛涵露氣全清東方隱約生光耀更覺

林間宿鳥驚

娟娟疏竹拂雲長門巷無塵氣自涼多病無情如嚼蠟卧看

風箏博山香

夜與仲嚴叔倚季成三弟同坐聞笛各賦一絕

西北千戈撥不開今宵聞笛更清哀堂高親老髮垂白與子買船歸去來

法清晚步分韻得夕字

有生能幾何避亂不謀夕聯翩二三子晚步縱所適田野無人聲牛羊斷歸迹時有墟曲中寒煙裊修碧雖南飛雁北信杳難覓不知二聖君泫然淚沾臆小臣直蟻虱持顛顧何力殘臘行當除青陽來已逼衰骸分填壑公輩宜強食

矯齋記

君子知強為善而已矣遑恤其他而世之忌人修者無以益

敬鄉錄卷二

十五

通園叢書

之則羣聚譁笑目之曰矯特立獨行之士固不為變而中人愚其加己也往往嫵媚輒熟不敢出一善言行一善行卒至於無所忌憚為小人之歸而後己予自出仕見士大夫習以成風敗壞天下人材不可勝數心甚憚之中庸曰君子和而不同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凡四言之不以爲煩考之六經未嘗若是之諄諄也故是矯者君子之所務而衆人之所忌古人以爲訓而今人以爲病也近世老師宿儒爲中庸傳者以十數未嘗以斷然發明子思此意猶可歎也夫均是人也性近而習遠所以相遠正在矯與不矯耳情動於中物誘於外擇之不精執之不固鮮有不喪於物者詎可以一日不用力於矯耶視聽矯之言動矯之一切維禮之行義之由

道之適久則若性之自然矣故勉強行之與安而行之者成功則一子謂中庸一言之曰矯二言之曰勉強皆聖人忠恕進學者之道也吾宗伯益端雅而尚志求子名所居之齋因榜之曰矯蓋子弦韋子思之訓今老矣俯仰而樂之而無愧故以勉子子其懋哉

靜勝齋記

凡人自平旦而起目視耳聽手持足奔其心念之所經營雜然無一息暫止及夜而安身可以休矣又有夢焉飛揚沈墜得喪悲懼與夫恐怖之事往往失聲而泚汗如是汨沒至老死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故常爲靜者之所憐憫曾君用晦異時與予同鄉校游上庠今二十餘年矣屬過予言曰昔誠

敬鄉錄卷二

十一

通園叢書

有意於功名官旣不偶乃得更儒冠爲武此世事之不可必而甚可笑者也頻年不喜事事寄傲僧廬闕齋於是庶以自適幸爲名之且予一人之身也方其膏車秣馬馳逐乎通都大邑何所見而其心如此是必有靜於中而勝於外者矣然予觀醉者顛迷錯亂既醒而病病而悔且言曰終吾之身飲誓弗入於口忽一旦尊俎設於前歌舞在其側又欣欣起而赴之不獨亡其身之戒反嗤醒者以爲妄人子懲於前旣已靜矣其益進此道視醉者以爲鑒戒

答雷公達書

諭以聚書飲酒爲樂此吾人之習氣也然酒不可多飲大率此物入口則昏過量則病聖人於書獨作誥一篇易六十四

卦終以濡首爲戒禮使人飲酒終日而不得醉蓋禍患多生於此既作郡尤宜節慎也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研味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礪行則老而益精明士人至晚年倒行而逆施之者十常八九正爲不解讀書爾僕自喻爲昏鏡喻書爲摩鏡藥當用此藥指摩塵垢使之通明瑩徹而後已若積藥鏡上而不施指摩之功反爲鏡之累故知託儒爲奸如張禹孔光之徒曾不若愚夫愚婦也公以爲如何萬里通書不敢效常人作諛言以孤遠意此狂友故態也幸一笑納之

君子有三戒說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子謂此

敬鄉錄卷二

十七

德園叢書

言如大醫生之治病其箴砭足以起死人而肉白骨但方其病時不遇此箴雖遇之而不受者滔滔皆是也予少出見紛華而悅及壯好勝多忿色鬪二病纏痼餘二十年矣莫覺莫知朋友莫予告也今老矣二病不藥而去獨患得之心早夜熾然非問舍求田則憂子孫而慮妻妾曰如是則可安吾身也如是則可以適吾意也歲得貨財若干則可以足吾用度得穀粟若干則可以飽吾宗族官棄當擇優厚之地祿薄當爲蓄積之資橫心所念莫非惟得之從嗚呼誠可哀也已夫夜之所夢多畫之所爲也臨事而不懼皆平昔之所習也今患得之心不戒如是脫遇有可得者能辨禮義而受之乎其貪冒無恥爲小人之歸必矣乃知得之一字痛鍼老者之膏

盲非聖人不能言也予既犯其二戒幸而未死尚可奉其一以周旋自今以始當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爲憂其餘流行坎止一切付於自然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尚庶幾其無愧焉

潘時字德郵受教於仲父中書公以公任爲登仕郎李莊簡公光之子婿也初調袁州分宜簿次監臨安府造船場提轄雜買場知興化軍除提舉浙西茶鹽平江庫錢失漏守誣富室取償公檄罷之守怨構以他事坐削一官趨江西未行又趨江東劾池守趙粹中不法坐斥起提舉湖北茶鹽改南路提點刑獄有盜殺人而誣指賈人者白其冤出之除知廣州兼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捕殺

敬鄉錄卷二

十八

德園叢書

江陵府

鄭氏北野記

大凡遊觀必有偏勝之患江山之勝得於雄偉而陵危驚遠者病焉園林之勝得於盛麗而蒙奧繁雜游觀者局焉苟其二者咸無缺焉是游觀之最鄭氏北野距城六七里依秀江

爲園將至其所必舍車馬扶杖由小徑南入數十步先至所謂悠然亭者則曠如豁如奇觀競出大江橫其前壘嶂距其外堆螺染黛互相映發如欲排闥而左右前後嘉花美木幾數百本皆鄭氏手自封植高下錯雜若列綺秀自亭下再折而東行二十步又得二小亭其一聚惟石爲堪巖而言榜曰擬峴其一隱竹間外四合可一畝餘寂寥蕭疏無復纖芥翠陰茂密風寒淒人榜曰綠霧其餘小軒曲楹松窗竹門皆幽邃靜深清絕異甚鄭煮茗相延徘徊竟日井邑之聲漸絕於耳使人心舒氣爽浩然有隱居之興鄭有和扁之術而不務於貨苟貧者以病告雖無資必得良藥益善視之人以是無親疏咸愛之如昆弟其樂善好施未見其倦又善儒書通內

典幸一曰無病者及悶則遊宴乎此以自休息余觀近以藝術自豐其家者年且老必終日困頓惟利之役甚者至於忘寢與食其有知足不辱若鄭者乎其有積而能散若鄭者乎余愛其地又樂其人乃爲之記鄭拜首曰吾願也請刻於石鄭名居仁義夫其字云紹興二十五年春三月壬子書

元 吳師道 撰

錢通字德循浦江人中熙寧丙辰進士第五人任洪州推官累遷殿中侍御史中丞以豐稷論調提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為都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罷之而蔡京遂相闕兩月進中丞轉戶部侍郎兼侍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穎昌府言者疏其罪黜為滁州稍復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宣州復為吏部尚書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又奪待制久之還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朝散大夫工部尚書文安郡開國侯宣和辛丑奉祠家居睦寇犯蘭谿公集眾趨之遇於靈泉寺力戰冒陣死贈大中大夫梅

敬鄉錄卷三

通國叢書

尚書執禮銘墓識其詳揮塵錄務方德聞見手記云通為侍御史有長子之喪聞曾肅失眷亟上彈章脫施行馬后謁告尋遷中丞執法吳伯舉天用嘗制其詞云思審審以匪躬遂呱呱而弗子未幾以劾罷鄭亨仲云臘寇犯浦江境通具衣冠迎拜道左對巨魁痛毀時政以倖苟免寇謂適受朝廷爵秩之厚如此乃敢首為訕上之言亟命其徒殺之亨仲在浦江目睹其事江彥章詔旨中作適傳亦甚詆之

秋宵

南鄰燈火冷三歎愁夜永北里歌未終已驚初日紅不知晝夜誰拘管一等秋宵有長短

余家之東有山渾然而中峙者曰觀巖巖之頂有泓沛然而不竭者曰椒泉二者獨鍾一方地氣之秀故山色長青而泉味尤甘嘉祐中吾祖與先考大夫嘗議建防瀦水以待歲旱中間更事齟齬未能也大觀戊子適自視無所用於時乃上書告老於朝天子從其請退而經理生事以為終焉之計然欲修灌溉之利以追成吾祖考之志亦未逮也越四年蒙恩起自田野進直禁嚴又命領宮祠於亳社雖備從官食厚祿而猶竊里居因得以其閒暇閱月之良涓日之吉發積粟捐餘俸鳩材募工鑿石積土築為長堤瀦為巨浸而名曰椒湖蓋取爾雅山頂曰椒之義也是役也始於辛卯孟冬甲子成

敬鄉錄卷三

通國叢書

於壬辰季春壬申工徒勸事主功堅密實無前比隄繚焉而崇厚水瀦焉而廣深天清風止虛明下徹可鑿毛髮遇歲大旱則可大決之小旱則可小決之其勢無異居高而建瓴水也余家農畝日被潤澤而餘波浸浸旁及者未以一二數也於斯泉未始有加損焉亦奚愧於井德之地也歟環湖益植以杉木佳竹蔥蒨鬱掩映西山之間萬籟作止鳴禽上下四時殊景物態無窮樵蘇耕牧提負往來前者歌後者和各隨其適余每杖藜隄上周覽旁聽以窮山林之趣而萬慮銷隕飄然若遊方之外行者有過其下莫不駐足仰視恍如虬龍之橫空蛟竦之下飲皆喜慕而稱歎大暑流金暍者造焉不待解襟揮簷自生清涼之思而忘疲茶音擊疲貌之煩矣

況於均被灌溉之利者哉此區區又樂與鄰里鄉黨共之也
平居窮伏自念材智朽薄分遠跡以自匿老死於寬間之野
矣而皇情下燭國恩橫被進有以榮其衰退有以成其私何
其幸哉陂既成矣旁郡比邑或苦旱暵而吾里並山之田歲
獨大穰鄉人咸以德子於乎非聖天子加惠小臣而使其私
豈能及是哉爲吾鄉人宜其息爭訟時貢輸無犯於有司庶
幾圖報聖天子之萬一願欲以虛名自委於不肖豈所望也
故政和五年乙未正月記

錢億年字伯壽通之孫紹興初以蔭入仕乾道初以右朝
散大夫致仕五年落致仕除利路提點刑獄不果上淳熙
甲辰轉朝議大夫卒年八十有五有詩號雲巢集魯齋王

敬鄉錄卷三

三

通園叢書

先生嘗稱其初冬及重陽二詩云

和唐子固見寄初冬晚步韻

淒風滿寒谷廣陌照落日繁霜排草岸疋瘁怯寒慄塊坐閱
殘編十日九不出時爲孤憤吟嗟嗟類蟋蟀歧路多阻艱煙
霞成痼疾保是千金軀他慕無終畢遠覽塵垢外無得初無
失溺忘膠復開跼踈信匪一阮生亦有言何異視中風呼童
洗破觥一醉真可必耳熱卽鳴鳴鄙野誰訶詰浩歌莫予知
奚用聆清瑟

重陽

商飈驚秀水松桂不受秋黃菊有光輝芬芳滿金甌古來賢
達人逢時聊解憂龍山孟參軍落帽初不羞東籬陶徵士得

酒更何求若人不常有至今稱風流節物自爾殊生滅同一
漚浮世夢幻身適意是良謀山翁未嘗樂而亦未嘗愁吾獨
可奈何任渠自悠悠

避暑椒山呈潘師清

涼風生層巒炎日遮疊嶂我來茲地遊心焉樂清曠爲吏卽
華顛愧臨士民上老醜畏近人筋骸非少壯知止遠卑辱奚
敢謂高尚齷齪方自持良心未容放促柱有繁音龍聒無清
唱卻暑御絺綌自修終弭謗居間無適莫且免繁重恙俯仰
心不慚無言亦疏暢

次太守李侍郎和郡博士包文芍藥韻

栽花未免惜花殘忙裏應須護小欄何似長松與修竹不妨

敬鄉錄卷三

四

通園叢書

耐久靜中看

豔草妖花理易殘無勞太息撫雕欄終年廢盡壅培力能共
樽前幾日看

呈盛逢時

倦翮知還心已休無窮世事懶回頭是非不屬閒人耳月自
當空水自流

次遊玉虛洞韻

茂松修竹晝陰陰澗水幽流一徑深未必山中無外事須知
靜躁總因心

陳闕

字德固金華人靖康間爲京城守禦司屬官嘗以守
禦策獻之朝議者沮之京城失守督將士與敵戰而死默

成潘公以詩哭之曰邊騎臨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
闕君獨死南門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泪落桂
酒與招魂此紀實之作也德固之子岩肖字子象以任子
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晚路從官爲時聞人有
庚溪詩話二卷中亦載此詩云

洗竹和陳亞惜竹韻

直幹解新籜低枝蔽舊叢芟繁留嫩綠引月更添風

詩話云亞詩日出檻亦不剪從教長舊叢年年到朱夏葉
葉是清風其兼收並蓄使物各效其用深可尚也子詩云
云其去冗除繁使物無所壅蔽則亦自有味也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爲養

敬鄉錄卷三

五

適園叢書

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趨
舟令喜延之訓子後入太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衢州
常山尉內翰葉少蘊嘗爲婺教授知其才薦試學官未試
除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遷九域志編修官除武學博
士或言於丞相欲令公見之公不應除重修敕令刪定官
改秩爲軍器監丞避親嫌改丞鴻臚歷尚書比部員外郎
度支員外郎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除
右司員外郎又爲左司召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論罷林
據及繳納內批權幸忌之尋擢禮部侍郎忤王黼意以集
英殿修撰出守斬復落職責守滁宣和末郊恩復徵猷閣
待制靖康初起知鎮江府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召改除吏

部尚書兼侍講改戶部尚書金人破京師固邀二帝詣營
公力爭不聽乃謀於諸將謀奪萬勝門夜擣營劫二帝
歸范瓊以爲無益獨吳革與趙子昉結軍民得衆數萬王
時雍徐秉哲聞之懼使瓊泄謀於敵帥是時命公與禮部
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王扶搜括金銀至是
敵以數不發問罪誰爲長官意在公也扶恐其坐之進曰
皆長官也遂見殺秉哲捕子昉遺敵革獨以一隊奪門去
瓊誘殺之建炎二年贈公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再贈資
政殿學士謚節愍有文集十五卷文安者所封開國縣也
執禮從父浴宣和中攝處州松陽丞死方臘之亂執禮爲
請於朝贈其官制詞曰故處州助教梅浴頃者寇攘驚擾

敬鄉錄卷三

六

適園叢書

州縣之吏棄官守委城邑望風逃遁往往皆是爾以助教
攝丞品非正員乃能忠奮激揚節義自許寇至不避用死
其官朕聞而憫之且喜其身殞名彰肆命遂以京秩官二
人非徒忠義之士聞風益厲庶幾苟免幸生者少知愧焉
滁州希真堂並蒂菊堂久無菊頃念文忠有手植之語
爲致數本遂皆並蒂而花作四韻記之

前輩風流掃地空秋香無復伍春紅旋培數本當幽砌忽作
雙英滿翠叢可但斷金私雨露故應連壁傲霜風得來稱瑞
無輕翦留比甘棠壽醉翁

宣和四年東陽梅某出守蘄州以五月十九日齋宿山

谷黎明奉親朝謁真源萬壽宮少休五雲寺賦此

瀾高風折柳好想嗟末員邂逅一塵出安輿奉華顛駭髮涉
勝境獲締香火緣徘徊廢基殿稽首頌堯年徐步俯松杪幽
尋值靈篇軒窗散急雨四座屯非煙向來玉京夢了了墜目
前恍疑雞犬資今在第幾天平修無愧作自聒應得仙儒子
審可教凡軀佇加鞭

吳彥成墓誌銘

宣和二年冬承信郎吳翁待次京師聞青溪盜日熾亟命舟
東下或挽而留之不可曰吾母垂白與盜近其忍一日安此
乎比渡江杭州已陷遂間關浮海道明以趨東陽距家僅一
舍許卒遇盜不得歸蓋三年二月庚午也五年其孤馳介乞
銘於滁不果作明年又以書來曰先公生負氣節喜從賢士

敬鄉錄卷三

七

通園叢書

大夫游其志非淺者而不幸死於盜必弗得銘無以葬矧公
謝一切金久矣何諛墓之嫌於是爲考次虔州會昌丞宗王
所狀行而敘銘之翁諱圭字彥成世家婺之義烏曾大父造
大父堯父袍皆隱德不耀翁資倜儻形貌魁偉遇事廓落無
所阿私有以急告者不問疏戚貴賤悉怡然濟之有卒值人
健敏可用輒盡諉以金帛初不立券任也人亦感勵自效無
肯負諉者鄰里有爭辨率就質焉無不得其平而去或議別居多
紛紛不決須翁居間乃曲聽從無復間言大抵其外和易謙
恭而中實嚴重不可欺犯縣官吏豪右有爲一非義必委曲
摧沮使不得騁以故毀譽常相半而翁固行其志不奪凜然
有古任俠之風三舍法行州歲貢士多困於聚糧翁每夙致

厚贖不俟其有謁也他日比郡預貢士有聞風而踵見者太
學程生績家貧而襲其親大事未舉從故人貸錢三十萬將
有營於浙而同舍王漢臣悉受之使持券取償於兄績信之
不疑也既達婺出其券兄輒給曰是非漢臣書須其歸面質
耳翁恨績留滯召漢臣兄詰之不變卽日出私帑代償如其
數縣作浮屠繡川湖中以奉雙林大士又作神霄玉清萬壽
宮棟宇像設所費皆不貲翁一一樂施不以累州檄縣急
須米數百斛縣均賦於民民鬻甚翁發諸廩所藏米以白令
曰米方騰貴取於民必擾而難集願併代民輸之嗣請其值
信宿米達州州大驚喜以令爲才初入國門道遇鄉士葉祖
信者方僕僕爲故大學陳生哀具棺歛翁遽曰暑溽如許須

敬鄉錄卷三

八

通園叢書

歟則事緩矣立如所費周之其輕財重義出於天成種種類
此翁由孤童承家料理生事得所以操縱取子之術坐致千
金凡老於貨殖者皆自以爲不可學而諸弟若姪誥誥振振
舉蹈繩準相與爲善浸成望族矣俄歎曰吾念大姓辛勤立
門戶不一再傳輒蕩析不能守者常有婦問之白縣世爲義
居如其請遂刊石志不朽晚治第闢館延納四方之游士雖
甚寒暑無倦容又方列治三閣收置儒釋道之書使子弟賓
客周旋其間此其爲善之志殊進進而未已也於是弗得其
死聞者惜之焉方東下時余嘗與論今日之盜當以術取而
不可以急攻徒擁大兵從其後驅之則浙以東將大殘躡萬
一有窮迫且散而之海之閩不易得矣如漢所必取項氏也

然舍項不取而先使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
番項已孤一舉而得正如善撲焚者必先毀旁近屋以絕其
延乃易撲滅今盜據陸山谷而陷其官府卽出入跳梁不過
一郡間若姑置勿問而分命大兵屯浙東西州使他道不得
相因而起盜亦畏縮不敢出巢穴徐遣所募鎗杖手輩迭進
而撓之可以旬月而擒矣翁喟然曰此圭所以歸之意也盜
負險隘非鎗杖手不可以深入然此曹烏合任氣不相下則
心不一心不一則力不齊惟啖以厚利而擇一二猛士總帥
之庶幾人人用命吾州有屠大防者強力絕人少習爲儒生
不得意棄去習武技而精平居飲酣無所施其勇往往公取
牛羊殺食之數近刑輒有天幸得脫圭實遇之有恩歸致此

敬鄉錄卷三

九

通園叢書

人盜不足破矣其後盜平問所謂屠大防者果嘗馳保翁家
久之弗去自言當殺身以報翁轉海上淹回而翁之弟待弗
盡禮忽謝去自遮護其所居左右鄉盜無一敢近既而破滅
數十洞斬獲不可勝計軍前功第一以白身授官至武功大
夫其子弟其奴並入賞典誠使翁在鄉里不出出而亟歸必
且大捐金收召武勇而用屠爲之倡威著遠近盜必不敢窺
葵守令必不逸他盜必不起而平民肝腦必不至於塗地其
爲功也又豈止如屠而已哉翁在京師賓遊接武爭願出力
爲翁用有善中貴人者功欲使因己而翁笑曰男兒通塞固
自有命數何至折腰屈膝事中貴人乎判大宗正事普安郡
王仲忽聞而高之薦出門下春秋五十有四卜以六年二月

丙午葬縣東縉雲鄉永昌村前山之陽娶陳氏子男三曰寵
司越州士曹事則乞銘者也曰顏老早卒曰康老尙幼女四
適太醫助教宗公璋順昌府汝陰尉王鑄餘皆在室孫男一
曰克昌女二銘曰

存亡死生任俠之義伊呂孫吳貨殖之智遷史所推殆有微
意豈其崇進奸雄之勢齷齪文士鮮足與議必也狂狷奈何
擯棄吾銘若人以是無愧

敬鄉錄卷三

十

通園叢書

元 吳師道 撰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母劉氏夢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生澤幼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調大名府館陶縣尉攝邑事治呂惠卿趨帥鄭延欲辟不就歷衢州龍游萊州膠西晉州趙城令以薦改秩知萊州掖縣通判登州所至剛峻有風績境內官田積荒陪輸澤奏免之宣和初奉祠家居會高延許公改建神霄宮不當林靈素主之褫職羈置鎮江府坐廢四年郊恩復職就差鎮江酒官靖康初御史丞陳過庭薦之召赴闕時金人再陷河朔假宗正少卿奉使以公剛方難合而止除朝奉郎直秘閣知磁州條畫邊防

敬鄉錄卷四

通國叢書

及勤王策進秘閣修撰金要康王議和勸留王王充兵馬大元帥公為副遷集英殿修撰率兵先至乞進援京師汪伯彥沮之遂獨進逾河屢敗敵眾駐於近甸王承制除徽猷閣待制二帝北遷公聞之自臨濮趨滑州抵大名城欲徑渡河迎取乘輿而勤王之師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討之趨檄京師且勸王早定大計還屯衛南康王即位入對南京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方議割河東北蒲解地上疏諫止改知青州尋知開封府七月抵官宣布恩威豪疆斂縮盜賊屏竄河東王善最為巨寇公單騎說降之王再興季揚進王大郎等皆相繼命即上疏乞車駕回京時欲幸維揚金陵公復以疏諫不聽除兼京城副

留守又陞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府尹次年金人自鄭州趨京師未至數十里諸將部伍乘城公命解甲歸休毋事張皇時已遣將劉衍率兵在外未敗敵眾又遣王宣敗敵滑州進朝奉大夫資政殿學士既至逾年修宮禁治城壁增武備有眾百萬盜賊皆為用流亡復業商賈輻輳前後二十餘疏力請上還為黃潛善汪伯彥等所沮憂憤疽發於背七月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時年七十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後諡忠簡子穎終兵部郎中坐與李光交通降責孫如珪纂公行實十卷行世公又有文集京口教授方符嘗刊於學今無之詩文絕少見公之磊落軒天地者固不係此然其存者皆當寶愛

敬鄉錄卷四

通國叢書

也贈陳秀才詩載岳珂法書贊中雄渾質實可以想見其餘

贈雞山陳七四秀才

渥洼生駿駒丹山生鳳雛家有寧馨子慶在積善餘粹然秀眉宇瑩徹鎮璠璣高聲誦論語健腕學太書頭頭欲第一李天下第一氣已凌空虛想其顧復意何異掌上珠更期速騰達爾祖立以須

鄭剛中字亨仲紹興二年進士第三人調溫州軍事判官秦檜薦除勅令所刪定官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太常博士兼權尚書右司員外郎時大臣主和議公奏言敵不可信不聽擢尚書員外郎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抗疏條

奏和議利害尤明詳胡銓上書言不當和欲斬秦檜帝大怒禍將不測公率臺屬夜半入諫銓得編置又奏禮部侍郎曾開不當罷左史施廷臣可逐柳約召命可寢四疏不報趨宗正少卿改秘書少監簽樞樓炤出諭京陝充參謀還除權尚書禮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試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刑部侍郎除寶文閣直學士都承旨進學士出爲四川秦陝宣諭使與金人議分畫地界金使將至公出關迎之父老遮道止公曰不延之入而以身任危禍且必如其所欲而後已公曰彼入則使者安而蜀危我出不過使者一死耳後豈無繼邪與金人爭詰辨難終全階成秦鳳及奉商之半列據險要蜀賴以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副使陞資政殿學士進爵榮陽郡侯是時蜀中勁卒十萬都統吳玠楊政郭浩已加三少皆驕悍難制公每折之以威而接之以恩皆帖伏聽命虞公允文嘗曰某舊與諸將往來見其私居言動間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宣撫在焉大開營田自階成抵秦壘土三千頃歲收十八萬斛蠲民間所歛七百萬卽利州置監鑄小錢以救川引之弊在蜀六年儲蓄豐積當時人每與宗忠簡公同稱曰宗某如老虎之當北鄭某如伏熊之臨西其雅重如此秦檜見蜀中富實使進金三萬兩又令下錢米荆門公曰今日講和正爲他日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爲先皆不從檜已不悅會金取北人在南者檜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其首

領李謹等十四口皆驍勇公以其留蜀久縱之必生患悉斬之檜大怒文致其罪落職奉祠桂陽監居住旋責濠州團練使副復州安置又置獄九江鍛鍊無所得再徙封州著書寫經間以詩文自娛無幾微怨懟意凡六年臨終索筆自書兩頌而卒檜死追復原官後諡忠愍所著北山集三十五卷周易窺餘十五卷經史音五卷楊辟烏有編等書子良嗣濼熙中以朝散郎直徽猷閣權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復以大府卿召至官正議大夫卒有可軒奏議文集

觀溪漲

入夏天不雨溪流僅成派一夜漲梅霖拍岸輒澎湃橫衝無隄防奔騰起湍瀨鷗鷺驚以翔魚蝦鼓而快殷耳如怒雷聲勢如未殺曉風吹亂雲日出陰氣退所謂暴集者縈紆以如帶浩浩北海若遐想見尊大沈冥涵萬象吞吐容百怪小哉此溪流其涸可立待是以古君子德量戒褊隘

書齋夏日

五月困暑濕眾謂如蒸炊惟我坐幽堂心忘適且怡開窗面西山野竹平清輝芰荷間蒲葦秀色相因依幽禽陰嘉木水鳥時翾飛文書任探討風靜香如絲此殆有至樂難令俗子知

此心

金華山下赤松鄉何日橫門杜短牆草履鶉衣甘淡薄竹陰

花影共徜徉雨餘靜聽溪流激風過時聞稻米香緘負此心
剛未遂羨他陶子傲羲皇

題越江之岸人家

何人此地得幽居竹石中間宅一區可意江山千百里有情
花木兩三株應無俗客來驚犬時有輕舸可賣魚卜築他年
期效此更添數句古人書

和潘義榮

世態敲危轉覺難年來宜我面西山高情不出窗櫺外至樂
亦非文字間願得好風長欵欵不妨流水自潺潺箇中有味
誰同享俗子卑陬莫強攀

涉園偶成

頽齡正是投閒好淡薄誰知與拙兼棋信天機那論失酒隨
客量不教添靜衝小雨看花蕾時撥蒼苔候筍尖幽鳥葉間
如有語此翁難作軼羣髯

感雪竹賦

鄭子夜半聞風過庭竹細響浙瀝寒入衲被光在窗壁晨興
起戶四顧浩然乃階除之雪積也竹有高出林表受雪既多
壓而低者竿拳曲以屬地葉離披而附枝心固虛而自然根
亦牢而不遽然不畏其寒而畏其重頗見高標困阨之可悲
余乃呼童兮假長鑱之巨柄使盡力兮擊修篁之凍壓觀負
荷兮類積羽之將沈忽奮起兮信泥塗之可拔色娟娟其復
淨節落落其難合寒梢一伸所謂此君之風流自不可奪也

蓋其與蒲柳異類松柏同條遭立冥之強梁兮雖抑遏而漫
屈分嶢谷之餘煖兮終櫛植而不凋故積累之勢暫枉其直
復還舊觀則又吟風而飄搖也其在人也初如蔽欺之隔君
子權勢之折忠臣其窘迫而寒凍則夫子之被圍原憲之居
貧也終則如浸潤既決朋黨遽消其氣舒而體閒則二疏之
高引淵明之不復折其腰也雖然雲兮正同雪兮未止拂快濼
漉之勢孰見猗猗之美在物猶然人胡不爾亦有窮卧偃蹇
於環堵之間者乎誰其引之使幡然而起

諫議和疏

臣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
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己就和而在廷侍從臺諫官之
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戎
虜改意事雖可喜可疑至於屈己之言則臣子所不忍聞也
且國家南渡以來間關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
與虜爭者非癡則愚又況虜遣使休兵我何辭曰用兵虜曰
通和我何辭曰立敵虜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辭曰不欲聽
其甘言領其善意少降辭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
下詔羣臣以屈己則臣所未詳夫屈己之事非一端也前世
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縉者有割地者有北面而稱臣者皆
上為宗社下為生靈不得已而為之今國家之於金虜土地
為其所據金縉子女為其所取崇高之號亦嘗自貶而臣稱
之屈己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本者

孝君臣之間所本者忠陛下欲為親屈此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忘陛下而廢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眾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上戴有如虜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好也人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於三軍士卒之情亦即此而可卜陛下倘未以為信誠呼一二大將問之彼不至為鄙瓊必不率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夫強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貽聘相顧觸藩而返則結仇造怨益不淺曷若卑辭報使者

敬鄉錄卷四

七

通國叢書

曰江南雖遠要自各有君臨以小事天稱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逃大國之責勿辱願憐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悔禍末如之何也已然後督勦將士謹備不虞江外塵起則與市協心再修甲寅之役臣恐虜人便未能越長江如坦途也雖然臣有一焉焉陛下如欲謝使者必先呼集大將令各以近土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誠開心諮之固強虜要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曰虜再封函紙又甚於此計將安出謂不可許即有邊陲之憂孰為吾當之臣不敢得之遠引前代為可觀之文直以存世神廟之幾係於今日者為陛下言其梗概愚陋不足以承承明詔臣罪當萬死

救胡銓疏

臣竊聞胡銓上書力詆大臣聖恩寬容止除名編置可謂父母之恩矣然臣區區尚欲一言者獨以陛下南渡以來未嘗拘顧忌諱逐一言者豈不以時方艱難事功未濟與其罪狂夫而容有後悔曷若並包兼受以來天下之言故其內懷一概者雖伸吭感激怨咨天地陛下率聽而納之如是者有年矣今也豈不能容一胡銓以增盛德之光乎重念銓一介書生但聞眾論詢詢實不知使事曲折原其用意亦為愛君銓本貫吉州奉老母於此銓竄遠去母將疇依陛下方孝友格天欲成和議若置銓於聖度之內使其子母相保不至狼狽誠莫大之恩也臣不勝禱祈之至

敬鄉錄卷四

八

通國叢書

忠義堂記

永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程公之所建也紹興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既見吏民間疾苦頒條教約與為清淨之治一日過其堂顧為僚屬曰是堂規矩宏偉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考吾聞魯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流落温州魯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之郡嘗為刊於石遷者天子官其家永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人所以彰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魯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跡流風之地吾命求其像置繪堂上徙其石刻列之兩楹使後人知堂名之有屬公等以為宜乎幕吏東陽鄭某避席改容而進言曰真卿小邾子顏公

子友之後自後自顏含爲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
至有唐真卿杲卿以堂兄弟門戶並立杲卿常山之名既凜
凜如霜雪希烈之變真卿復振顯於後天其以忠義萃一門
平嘗考魯公上國凡能盡忠於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善
爲臣子於忠孝之道初未嘗析後世道德不純風俗凋落臣
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爲難事至若魯公處死之節論者偉之
而識者尤以爲不足道觀其平日議論慷慨落落難合唐旻
誣之李峘非之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
知愛君憂國而不知禍之及己此蓋能以事親者事其君故
也忠義天下之大閑偷生假息固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
英聲偉烈常出於奸鐵逆鼎之旁二者惟人所自擇而已矣

敬鄉錄卷四

通國叢書

公爲政之初暴揚茲美非但可以慰顏氏之精爽亦足以銷
杞載輔國千古糞壤奸人之氣其誰曰不宜公曰衆以爲宜
則予爲我記於石

思耕亭記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止命川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州
示休息兵革裁省用度之意本路轉運判官兼權知利州事
王涉乃移治城南虛其郡舍而宣撫所居焉舍在城之西北
隅有亭名清暉築於城上郡山東嘉陵江峻潔乎其前亭蓋
以是也歲月久深榜目已廢規模尢陋土木垂壓轉運公治
而起之其一日置酒於其上會賓幙問之曰亭新矣吾以思
耕易其故號可乎客疑而進曰是於亭何義且疆而仕老而

休一犁谷口之雲豈不甚樂然公方爲上經理西南思民日
幾阜康不思以此報政而歸耕之思乎某曰噫嘻豈爲是哉
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予實有感於斯亭夫嘉陵之源發
於鳳之散關旁由故鎮繚遠漁關循岷而出力未能載自漁
關下武興浮三泉南流二百里至於亭下又順流入閬東
走安漢疾趨於合之漢巴則會東西二川併勢望夔峽之道
爭門而出回視漁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漕餉之所浮水
旣不得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溢瀕逆數至漁關之藥水號
名灘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伏獸奔者又崎嶇雜亂於是諸灘
之間者米舟相銜且晝犯險率破大竹爲百丈有力者十百
爲羣背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卻立不得前有如竹斷
舟退其遇石而碎與汨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小人恃有
此頗復盜用官米度贓問罪大則鑿舟沈之歲陷刑辟與籍
入亡家者亦纍纍而有故漕粟之及漁關者計所亡失常十
三吾然後知田之不可不耕也武侯以草廬素定之畫頻年
兵出皆以食盡而歸則西南漕餉之艱益千古矣吾君誠心
善鄰邊鄙不聳命中外以寬厚之澤蕩洗煩苛塞卒十萬今
田爲準不計狼戾第得粟一鍾卽減漕粟三鍾之力俟諸營
儲食能如晁錯所謂足支五歲則時赦農租當下天子之詔
凡此皆某臨流之所深念者賓幙聞而皆稱善某曰旣吾言
善則願與公等勉之紹興十四年七月日記

敬鄉錄卷四

十

通國叢書

鄭嗣良

與何監秘書道夫

嘗謂世有公論非大賢無所歸人有至情非知己無所訴然而道可汗也故公論或不得行天可勝也故至情或不得用而大賢知己俱不易得也故忠臣義士或遭陷黜齋志而沒沒之後至於名不稱焉豈不甚可哀邪所幸公論未始一日亡於下至情未始一日昧於心一旦道隆天定而與大賢知己者遇則事雖千載猶可白恨雖九京猶可平也某用是敢以先君子之故歷懇於閣下俯聽之伏念先君子幼學壯行惟古是訓晚出經世績用炳然紹興中被命守蜀更六寒暑而卒以尊君愛民竭思盡瘁為權臣所嫉忌備諸險苦謫死

敬鄉錄卷四

十一

適園叢書

嶺表舉天下識與不識無不為痛後雖久已昭雪而未得大賢名筆作為文章以傳遠而信後則公論徒溢於千萬人之口無益也葬之日權臣之凶燄未熄不肖孤僅能敘次年月以納諸壙既乃負罪慄慄周游四方覲得伸於知己以為不朽之託而歲復一歲邈焉無從懷此至情廢寢忘食常恐溘先朝露則終抱不孝已矣天或矜之特誘其衷俾控投於閣下亦竊意閣下必慨然於此也恭維某官以英才盛德為西州之人傑敷歷既久入登華要則山益高斗益明凡諸大夫國人皆得已矜式而略無異議則今之所謂大賢可歸以公論者舍閣下其誰也哉先君子守蜀之狀閣下既知之矣當先君子出蜀時閣下手送行之序率役造數十百人追餞於

舟次其序有曰蜀人將強配之於諸葛武侯韋南康之間而不知公之肯居與否也後二十有二年閣下袞袞登進而某

自外入備數向書郎亟走上謁荷閣下一見相慰勉如平生交且謂蜀人思我先君子果與武侯南康似噫斯言可忘哉則愚之所謂知己可訴以至情者舍閣下其誰也夫如是而不披肝膽以告焉則是先君子之潛德秘行無時而可發矣某舊讀韓昌黎文見張中丞傳後序每掩卷太息曰使我先君子而遇今之昌黎公其亦猶是乎夫張中丞固有李翰傳得昌黎公乃益顯若許遠雷萬春輩非昌黎公則朽腐而已耳豈能留芳於後世耶於乎今得所遇矣且自謂加於前

敬鄉錄卷四

十二

適園叢書

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蓋謂從所經歷得之故審也而閣下於我先君子則親見而素聞之昌黎公又曰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二父志蓋傷其後之無所辨明也而閣下之於某則辱與之進而每勞問焉非加於前人一等邪閣下之慨然如此蓋可必無疑矣某於是勇於自決謹繕錄家傳八卷鄉風拜手以免於執事者徜徉不擯拒為一肆筆勒為銘文使永遠於神道則死者不死而某亦得與人子齒矣其為德可

以淺深計也輕瀆嚴重伏希震越

滕茂實字秀穎

天寧節有感徽宗生五月五日以俗忌辭之十月十日節臨重十慶天寧古殿焚香祝帝齡身在北方金佛剎眼臨

南極老人星于官花覆常陪宴萬里雲遙阻在廷松柏滿山聊自壽小臣孤操亦青青

哀詞 并序

某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杖節幡裹其尸及有篆字九為之刊石埋於臺山寺下不必封樹者蓋昔年大病夢游清涼境界覺而失病所在恐於此有緣如死窮微則乞骸骨歸悉如前禱預作哀詞幾於不達方之淵明則不可亦庶幾少游之遺風也

齋鹽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索求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鄰復盟好杖節來榆關城守久不下川塗望漫漫儉輩果不惜一

敬鄉錄卷四

十三

適園叢書

往何當還牧羊困蘇武假道拘張騫流離念窘東坐閱四序遷同來悉言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歎安得歡波瀾卷大廈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渠不汗我顏昔燕破齊王羣臣望風奔王蠋尤守節燕人有甘言經首自絕脰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齊祿徒以老為民況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死江海近或死朝昏斂我不須衣裹尸以黃幡題作宋臣墓大字當深刊我室尚少艾兒女皆童頑四海無置錐飄流倍悲酸誰當給衣食使不厄饑寒歲時一酌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何悠悠異鄉寄沈冤他時風雨夜草木空號山

右二詩載元好問所編中州集中略敘本末云茂實字秀

頤姑蘇人初名禕徽宗改賜焉以太學正兼明堂司令與樞密院路允迪翰林修撰宋彥通使金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不下見拘欽宗北遷茂實留雁門臨終令以黃幡裹尸墓仍深刻九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人哀之為起墳致祭焉愚謂茂實自署東陽而元云姑蘇者蓋其家在是爾滕甫元發東陽人卒葬姑蘇觀受祿數世之言或豈其族裔朱文公誌新安滕洙墓亦謂東陽則滕為東陽者姓散居四方者多矣又按宋靖康初韓里雅布軍既還尼瑪哈尚留隆德遣僉書路允迪以和議之書止之茂實卽此時從行紹興十九年允迪守南京陷見逐其放還可知十年張劭等自北歸言諸使不返者則茂實已死矣且允

敬鄉錄卷四

十四

適園叢書

迪以僉書使而元徑稱樞密翰林修撰非宋臣稱蓋誤也

元 吳師道 撰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政和八年進士初為海州沐陽縣尉敗劇賊宋江境上詔改承奉郎紹興以後敷歷中外金人來歸侵疆樓炤使陝西辟為幹辦公事又嘗充假金國生辰使屢典大郡歷江西湖北浙東福建安撫使皆有治績在袁州時秦檜方用事監司郡守爭獻羨餘以希進公則以貸貧通租在衢州通判汪召錫拮据宋室令裕語言謗訕公止之不聽獄與汪迫其行人無敢過者公獨遣人慰安陰調護之洪州轉運判官張常箋注前帥張宗元所贈張浚詩言於朝欲併中之獄辭連百餘家公隨宜庇救

敬鄉錄卷五

適園叢書

多賴以免會檜死事亦息還朝奏宜塞倖門聞言路生財不如節用侍讀三朝寶訓中篇奏祖宗創業為子孫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鑒又奏帝王之於史其要在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其切於治體比讀之前後進見從容盡規非一紹興末年知邊憂將起憂念至忘寢食具陳事宜乾道初以左宣奉大夫致仕卒事詳見中興諸臣傳後諡莊敏

王師德師心之弟子淮

王師愈字與正一字齊賢幼時默成潘公令賦竹詩末句云願堅松柏操同保歲寒心公異之年十三復以書論為文養氣之法遂召致門下親教之與龜山楊先生受易論

語公又自從呂公居仁間知中朝文獻之傳益自力於學父喪貧不得窆族姻欲使坐俗火葬號泣不聽教學養母登紹興丁卯進士第與朱子同年相從講貫又周游張宣公呂成公間以聖賢之言為必可行師友之論為必可信初調建州崇安尉母喪不行授臨江軍學教授改秩知潭州長沙縣知嚴州信州乾道中召除金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數召見言事上又出手札俾條奏以進嘗對大臣稱王師愈諫官御史才執政曾懷前貸內府錢數百為戶部尚書楊揆取諸積逋付金部以督之公以為此實無可徵徒為罔上擾民持不可關二人為巧語中公遂罷知饒州就除本路轉運判官改荆湖北路又任福建路最後除浙

敬鄉錄卷五

適園叢書

西提點刑獄丐祠卒階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爵金華開國男其為政以仁恕為本而綱目整嚴所至振濟荒寬民力絕權豪長沙之捕妖巫信州之懾驕兵饒州之禽治妖賊韓政淮賊劉伍徒眾皆卓卓可傳斥外二十年不復登朝人皆以不究其用為恨云子瀚字伯海子柏即魯齋先生也大愚呂公狀其行朱子為銘又有寧菴記瀚請為公墓祠作也

方勺字仁聲著泊宅編十卷今世有之默成潘公集內有贈方仁聲詩云學道悠悠未見功敢言凡質有仙風他年一鉢江湖去先向茗溪訪葛洪前有序云公吾里人客寓吳興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仕晚得官無奕進意築菴西

吳名曰雲茅以衛生養性爲事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云云凡二百餘言稱重甚至真蹟藏柳道傳博士家按公當政和乙未年已五十是時士之稍以才藝多者有岐路可競進公超然高舉於此豈非賢乎泊宅在烏程相傳張志和浮家泛宅之所因號泊宅翁蓋志和亦金華人而寓吳興者二人志操出處略同真足以相配而無愧顧世罕知之或以爲嚴灘人者未之攷也弟甸字仁夫有秦詛楚文及石經跋尾攷證詳博具見泊宅篇中

賈廷佐

子野

上高宗論遣使書

十二月十四日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臣賈廷佐昧死

敬鄉錄卷五

三

適園叢書

百拜獻書皇帝陛下臣聞之詩有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言人君之不可不自強也書曰其克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言武備之不可廢也平居猶然而況處變亂之際乎恭惟太祖太宗以聖神武略平定四海創業垂統爲子孫萬世之規模陛下嗣守基緒適丁艱難正宜不負所託銳意撥亂信威四夷功光祖宗爲中興之聖帝儻或委靡偷安專主和議信王倫之說奉夷狄之詔則隳祖宗之大烈所謂蒙恥辱者雖傾三江之水不足以滌其穢後將議陛下爲何如主哉陛下以天下之大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爲財用有民人以爲依附有人材以爲任使若以久遠治安爲念斷然誅王倫以懲其賣國拘夷使以銷其悖禮然後上信天命下符人心

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漢高迎太公之策也奈何欲舍此數者聽信王倫詭詐之言輕以萬乘之尊臣事夷狄此天下洵所未喻也臣不知陛下將講好稱臣以中興邪將奮發講武以中興邪將聽虜人之命以偷安偏方無復中興之意耶臣爲桐廬一簿官至微也敢越職犯分議論朝廷大事死有餘責然臣聞道路之言謂王倫賣國要致虜使名江南詔諭是指吾中國謂之江南既有詔諭必有虜詔以詔陛下如陛下近遣台臣李采往江西事體一同其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常有昔富弼爭獻納二字至以死拒今王倫爲使要虜以詔來不以爲怪而謂之功焉是以晝不安食夜不安寢義當號天取死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爲戎人諸侯取笑萬世又不忍見臣將爲犬豕之陪屬嗟乎此天也祖宗之天也一朝盡化爲夷狄之天可乎此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朝盡化爲夷狄之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雖生不如無生之爲愈臣所以痛悼於心越職犯分號天以取死耳臣聞端拱二年太宗以幅幘未一下詔求言曰雖朕計之於心固有成算又念合以眾慮則無失謀應有才抱經濟識洞今古明當世控制之宜通前代備禦之術朕當虚心以待前席與談不以疏遠見遺狂直加罪於乎祖宗之念慮其詳審不妄發也如此況當彼時疆場特小警耳猶不敢自任以今日虜人不遜名以詔來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陛下自有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臺諫心知其非保守祿位不肯

敬鄉錄卷五

四

適園叢書

正言但曰此前人之議耳此聖意所主耳是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料虜使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啗陛下以拜彼之詔此雖三尺之童必以爲給我耳天下之氣勢兩敵則謂和之易成我弱彼疆則彼以吞我爲心何和之有以項羽之氣百戰百勝約和於漢割界鴻溝已而項羽解兵謂可高枕有溝東之地無何口血未乾張良陳平議以今漢有天下大半此天亡楚之時不因其幾而取之是養虎自遺患也於是追項羽以并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又若六國之君割地奉秦以求和秦陽和而陰傾之迫亡逐北因利乘便盡有六國之地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於乎恃疆吞弱自古而然狼子野心九不

敬鄉錄卷五

五

通國叢書

可測十有二年之間以和之說戲我盡皆空言無一語信遷延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拜彼之詔則異日號令必從金出必將漸令我罷我某師退某舍稍忤其意兵有辭而來是陛下歛手以天下與虜將無置錐之地矣不然則天下恥於屈辱將有不勝憤懣如勝廣輩爭出以競鹿天下亦非陛下有也陛下當彼之時雖悔無及爲陛下萬全之計宜如臣策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取陵寢以迎父兄復境土以雪大恥何難之有語曰時哉不可失今虜使名以詔來三軍憤憤諸將憤憤士大夫憤憤民心憤憤莫不願爲陛下死矣其或者以此激我不可知也陛下若不恤衆心之不平但欲委靡從虜則天下圍視而起將不怨虜而怨陛下矣可不爲之寒心哉陛下毋謂我弱不能與角若天已棄雖強終弱若天未棄雖弱終強陛下至此當照戎虜詭我以和遂大奮發以決於天漢高帝與楚王七十戰敗北者屢矣靈壁之役室家盡亡滎陽之役賴紀信免彷徨無聊一失職之人耳然卒能致垓下之捷以王天下惟至弱者能攻堅疆陛下若不自怯決意用兵欲致中興則席卷胡虜爲漢高之勝直易事耳陛下無謂我將我兵非虜之敵師直爲壯曲爲老王莽以百萬之衆攻漢有甲士四十二萬人有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旌旗輜重千里蔽空又有長人巨無霸者以爲壘尉又有猛獸虎豹之屬以助威武史謂自秦漢出師之盛所未嘗有然光武於談笑間以兵三千敗之於昆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二三將如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師之曲直又不待言而喻若決意於戰則陛下以少破衆成光武之烈直易事耳所謂初若磊磊落落有志者事終成也臣不勝大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議之可畏斷然有意於撥亂振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誅王倫拘虜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然後下令決意用兵以雪大恥以復境土遂選任大臣爲大夫種以治於內召還王庶以監督諸將爲范蠡以治於外則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效尤石晉之計萬萬不倖也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將士無不服其威名此亦陛下中興二十八人之一也其可舍諸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日欲爲光武欲爲石晉全在陛下斷不斷之

敬鄉錄卷五

六

通國叢書

下矣可不爲之寒心哉陛下毋謂我弱不能與角若天已棄雖強終弱若天未棄雖弱終強陛下至此當照戎虜詭我以和遂大奮發以決於天漢高帝與楚王七十戰敗北者屢矣靈壁之役室家盡亡滎陽之役賴紀信免彷徨無聊一失職之人耳然卒能致垓下之捷以王天下惟至弱者能攻堅疆陛下若不自怯決意用兵欲致中興則席卷胡虜爲漢高之勝直易事耳陛下無謂我將我兵非虜之敵師直爲壯曲爲老王莽以百萬之衆攻漢有甲士四十二萬人有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旌旗輜重千里蔽空又有長人巨無霸者以爲壘尉又有猛獸虎豹之屬以助威武史謂自秦漢出師之盛所未嘗有然光武於談笑間以兵三千敗之於昆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二三將如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師之曲直又不待言而喻若決意於戰則陛下以少破衆成光武之烈直易事耳所謂初若磊磊落落有志者事終成也臣不勝大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議之可畏斷然有意於撥亂振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誅王倫拘虜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然後下令決意用兵以雪大恥以復境土遂選任大臣爲大夫種以治於內召還王庶以監督諸將爲范蠡以治於外則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效尤石晉之計萬萬不倖也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將士無不服其威名此亦陛下中興二十八人之一也其可舍諸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日欲爲光武欲爲石晉全在陛下斷不斷之

聞耳臣忠義所激號天取死願陛下試與大臣共圖之萬一
因臣微言反禍爲福非臣之幸乃宗社無疆之休不然則甘
心受戮訴於太祖太宗耳干冒天威臣無任隕越戴罪之至
臣廷佐昧死百拜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

正月初七日具官臣聞季文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見無
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又聞歐陽修之言曰
士大夫光榮而飽不以國事爲憂惟李翱恠唐堯以一旅取
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使當時君子皆
易其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今日虜
計叵測以和好來而使以詔諭可謂至無禮矣臣食陛下之

敬鄉錄卷五

七

通園叢書

祿不能致鷹鷂之效徒懷李翱之憂流涕痛哭未知死所臣
近者不度愚賤嘗遣人詣闕冒進封章瀆犯天威自量必有
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但見道路涕傳十二月三
十五日行在榜示謂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河南故地並
無需索二十七日遂迎虜詔入內廟堂事秘臣不知其詳然
而信如王倫之說奉虜人之詔不振一戟不煩一戈迎母兄
取梓宮坐收故地則可以與舞干羽以格有苗同日而語此
陛下修德所致邪抑朝廷有大賢者虜憚而爲此舉邪陛下
自視二者若茫然未有則虜人之所以啗陛下者正可以爲
弔不可以爲賀亦有以吳越之事告陛下者乎越王句踐因
吳太宰嚭以行成率衆來朝吳王大喜過望以爲信然獨伍

子胥懼力諫以浮辭詐僞慎不可聽吳王怒賜子胥屬鏤之
劍子胥曰必植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而抉吾眼置吳東門
之上以觀越人之滅吳也其後越果大敗吳而滅之遷其主
於甬東與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
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蔽面而卒曰吾無面目見子胥也
今虜之撫我猶越人之啗吳耳虜日以吞我爲心何憚於我
而欲歸我母兄還我故地夫三關不復雖得中原陛下將何
術以守之縱以金人和議灼然可信既歸母兄矣又曰還我
故地矣是金之德我甚厚異日有無厭之求難從之請陛下
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豫之事乎豫父子事虜甚謹既
而虜忌豫稍振而疑之乃縛其子又縛其父束於闔閭之中

敬鄉錄卷五

八

通園叢書

以聽虜詔盡爲詭譎之辭其凶險不情類皆如此臣以謂今
日之事正如吳王墮越計中日後必有劉豫之禍可不爲之
寒心陛下縱欲以母兄爲辭臣事犬彘偷爲目前之安自此
國勢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隳於陛下之手無復中興之
望復何面目戴黃屋以王天下哉傳曰鳳皇乘於風聖人困
於時昔秦穆公有地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及後蒙
恬侵胡關數千里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
故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貴自強也今天下切齒恨不食
王倫之肉人心忿厲莫不願爲陛下死事蓋至此極矣陛下
若一旦不勝其憤屏絕和議決之於天與四海誓雪大恥如
探物囊中可以必取陛下何憚而不爲此臣聞文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是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予曷敢有越厥志是也以文武之至寬仁事有不可忍者見於一怒遂安天下之民此所以爲文武也又若齊威主之初委靡不治諸侯並侵於是發怒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遂發兵以西而擊趙魏奔走請和人人皆爲震動不敢飾非諸侯聞之不敢加兵於齊者數十年由是觀之衰弱不振之弊莫先乎自疆陛下以堯舜文武之資遭虜陵侮爲日久矣今日之使尤可怪駭陛下何不發文武之怒力圖中興之烈況以天下之大承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爲虜藩鎮取笑

御覽卷五

九

通鑑叢書

後世賈誼所謂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陛下寧不念自建炎以來敦遣使臣冠蓋相望徒爲紛紛略無少效雖微考諱且尚不得聞今日遽欲遣故地歸母兄納梓宮則是虜人爲君子長者之事自古鄰敵之所未有方虜人之深入也席卷皇族不以爲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爲漢高之困者屢矣其殘忍酷烈如此其極安在陛下今日能保其爲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不然則將以我爲劉豫縱不得已欲爲母兄少屈又念安然以復故地臣恐異日必有不可堪者而况咽喉之地虜旣自據蓋如往時收復燕山以彼所棄來困我耳陛下雄才大略春秋鼎盛儻於此時翻然易慮爲光武之所爲則萬世而下仰陛下爲聖主願不偉哉臣竊謂皇天

仁愛陛下所以告戒者甚明乃者季冬十有九日辛未天震雷其占以爲國家號令失常舉措錯謬又占以爲天以雷霆爲威人君以兵刑爲威暮冬而雷此不測之雷也時方伏藏俄然震驚出人意外良由國家委靡虜人媮侮天意不平欲陛下震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亦猶皇天震不測之雷也雷出地奮曰豫豫之卦利用行師此天意也陛下有將有兵何不試用之用之勝可以爲光武用之未勝保守長江尚不失爲元帝何必含羞忍恥乞憐於犬彘哉陛下毋憚虜強謂不可敵漢武帝軍臣伊穉耶單于馮陵不已武帝震怒選任衛青霍去病以攻之未幾衛青討蒲泥破符離逐白羊擊樓煩而匈奴遁霍去病塵皋蘭下折斬蘭盧侯二王而昆邪降自是匈奴大衄稍息風塵之警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而漢人奮不顧命以直前雖匈奴之眾亦所不能當也又若李唐之初頡利常率眾百萬掃境入寇太宗念欲刷恥於天下遂率六總管出通漠出定襄出金河出大同出常安出廣武以討之無何俘頡利告太廟遂空漠北之庭夫漢之匈奴唐之頡利若不可敵然終底滅亡消息盈虛理當然耳今虜之罪惡過軍臣頡利遠甚皇天后土亦厭之矣願陛下悟和計之非是下令四方發文王武王之怒行漢武唐宗之師四封之內四封之外選賢任才共圖興復分道並進夫虜人以爲我不足與者而我遽爾奮發非獨人助之天亦助之矣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又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

御覽卷五

十

通鑑叢書

佑之吉無不利惟陛下思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如天震
霆功光祖宗爲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優柔不斷姑且
善爲之辭回還虜詔一切示不敢當而我日修守禦旋爲之
謀亦不失策彼犬彘者寧有好心爲我若必取信王倫隱忍
自屈爲金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母兄以復中原故地則
是墮虜計中天下大事夫矣臣甘爲子胥之死抉眼以觀天
下之大盡爲虜有耳陛下當彼之時雖悔何及臣非不知言
觸忌諱必遭誅殛然憂國之心懷不能已庶幾宗廟社稷之
靈助臣精誠感動天聽其敢避死使後世有秦無人之歎哉
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師道嘗作賈刪定畫象贊并序云君臣父子之義不明於

敬鄉錄卷五

十一

適園叢書

天下奸臣倡邪說以誤其國賢人君子力爭而不勝固未
如之何然其正大之情英偉之氣千載而下聞者猶感憤
激烈則民彝大典之重豈不足以有所助哉宋靖康之禍
酷矣高宗脅於秦檜之謀忘仇請和屈膝聽命紹興戊午
遣使羣臣交口合辭以爲不可而胡公銓上疏言尤切直
金人購以千金讀之驚歎東陽賈公廷佐時爲左迪功郎
嚴州桐廬縣主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仇恥之不可
忘名分之不可貶和約之不可信請拘王倫拘金使決意
用兵其激切之辭有曰陛下爲戎人諸侯臣爲犬馬陪屬
曰此天也祖宗之天也此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朝而化爲
夷虜之天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不如無生曰陛下

委靡從金則天下圓視而起不怨金而怨陛下曰劉豫之
禍可謂寒心陛下尚何面目戴黃屋王天下邪嗚呼其言
一至此哉大略與胡公同皆其君所不能堪又謂今有將
可使有兵可戰直爲壯曲爲老母以強弱多寡論是又本
乎義理之正而深識事勢之宜非區區較計利害之間者
也胡公既遠竄而公顧弗及豈以其猶不直斥檜而獲宥
歟考之宋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綱王庶曾開張燾晏敦
復魏矼許權趙雍胡瑄朱松張廣凌景夏常明范如圭李
彌遜方廷實梁汝嘉蘇符蕭振辭徽言鄭剛中之徒章疏
略見一二而廷佐曾不得齒名其間豈又以小邑下官在
所略邪魏揆之集議今亦無考世知誦胡公之書而不知

敬鄉錄卷五

十二

適園叢書

有公惜哉公字子野世居東陽之蘭谿宣和中入太學登
紹興二年進士第升朝爲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
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後薦起知處州遂致仕後贈朝奉
大夫今其鄉猶稱賈刪定六世孫某出公二書及家譜示
予併獲拜其像英風氣概凜然若存吾鄉有人如是而忍
使之泯泯湮沒哉竊不自揆表而著之復爲之贊曰
昔在紹興屈身和仇嗟嗟賈公獨爲己羞越職叩閭據
憤陳義子房之忠仲連之志天地與立曰維綱常二書
之存千載有光其官則卑繫節甚偉遺像凜然孰不仰
止

元 吳師道 撰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居石陵村嘗應進士舉有志功名不為無用之學紹興季年為書萬言極論滅金事不果上書悉用兵攻守險要事尤精地理著輿地會元志四十卷為人抗直不能安曲里豪樓某乘其與縣宰有隙誣搆之徙置筠州以赦得還嘗自謂業古文三十年有雜著六十篇要之皆無愧古作今存集七卷會元志失考云

擬上高宗皇帝書

臣聞智者見成敗於未形之前眾人見成敗於已形之後今成敗之勢已昭然矣而勞於國議者且猶為之憂疑不可不

敬鄉錄卷六

適園叢書

與之辨臣謂金人之勢其可以必滅者有三其事勢相關而不可緩者有七臣請先論其強弱之勢然後以次陳之為陛下獻今之進謀者莫不曰彼強而我弱彼眾而我寡彼大而我小強弱不敵眾寡不鬪小大不戰事未可以先舉夫弱不可以敵強寡不可以敵眾小不可以敵大是天下之常語耳非所以為謀也古之人謀人之國者論其機會之可乘形勢之可勝而已初不在於他也苟以強弱小大眾寡而言則秦并六國而強胡為而喪符堅舉百萬之眾胡為而敗不知天下之理大則易危小則難傾強則易挫弱則難折是故取大國易取小國難滅強敵易滅弱敵難向使贏秦不并天下而獨據關中之險則項雖強能夷而滅之乎向使符堅不有

252

13B

中國而雄據關中之地謝安雖賢能挫而敗之乎此成敗之理不在於強弱眾寡大小也審矣夫秦王之智力百倍於天下而劉項不階尺土之勢以滅之符堅之智力百倍於東晉而謝元以八千步兵挫之況今之金人才智不逮於庸常而吾之勢力萬倍於古人破而滅之其為力也豈不易哉此臣所以灼知其勢雖若甚難而實甚易者此也金之可以必滅者有五以臣之所得於見聞者言也若其政令之暴與不暴上下之和與不和民人之怨與不怨鄰國之侵與不侵今南北隔絕臣不知其詳皆在所不論臣嘗見強壯之人無故而暴卒者先數月間其言語必失次其動作必失宜蓋身將亡而神必先喪矣今彼有意於犯我而隙穴露是天奪其魄而

敬鄉錄卷六

適園叢書

欲亡之也欲犯我而修吾之舊都是天先修之以待我也其兆如此此其可以必滅者一也自古人君其所以成非常之業建不世之功者莫不係於人心之向背今天下之民聞陛下分兵四出若老若幼會遇之際坐語之間皆舉首加額曰願吾皇宗廟有靈天地有感一舉而誅滅之是吾民怒之也天欲亡之吾民怒之事何患乎不濟哉此其可以必滅者二也國家自偃兵以來智者無所施其謀勇者無所用其力愚者無所效其死貪者無所得其利其怒敵之氣樂鬪之心莫甚於此時也鼓而進之鋒必不可遏此其可以必滅者三也中原皆禮樂衣冠之俗所尚者聖賢之事所習者禮義之教一旦疆而易之豈其心哉夫以禮樂衣冠之俗而驅之以兵

戈弓矢大者必不願爲仇敵之臣小者必不願爲仇敵之民
今吾以其所願易其所不願彼不叛而歸我者吾不信也此
其可以必滅者四也國家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滲漉於天下
而固結於人心垂二百年非有窮兵黷武以害之而爲天所
亡也非有暴刑虐政以殘之而爲天所棄也是宜中原之民
未厭於我也其心未厭於我必日夜引領東望於我矣苟傳
檄而呼之彼不望風而響應於我者吾不信也此其可以必
滅者五也金不可以不滅其說亦有五者大抵以利害相反
而言也且天奪其魄而欲亡之是天與我之時也天與不取
反受其殃此一不可不滅也百姓怒金人之剝斂於我久矣
三軍怒金人之陵侮於我也亦已久矣苟逆其心而挫其氣
臣恐陛下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也此二不可不滅
也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漸習之效也中原雖禮義
之地禮樂之俗疆而易之者三十餘年矣今而不取則凡生
長於彼者舉將漸忘其本漸忘其本則無復有望於我矣此
三不可不滅也中原之民雖深被吾先王之澤深感吾先王
之德化今爲金人所據者亦二十餘年矣今而不取數年之
後老而壯者大抵已死後而生者不識吾先王之德化而惟
一之知則亦無復望懷於我矣此四不可不滅也今金所可
幸其所和者惟增歲幣之一說耳倘可增幣以幸其少和則
一二年之後我愈窮而弱彼愈富而強彼得以乘四者之弊
肆其志我無一以待其變事勢之危可勝言哉此五不可

不滅也夫金之可以必滅者既如此其不可不滅者又如彼
則滅之之策其可不獻乎滅金之策有三而所用則一非有
上中下三也皆所以因敵而制勝也用兵之法先發則制人
後發則致於人今金雖有意於犯我而事不舉則謀未定謀
未定則號令未一號令未一則純乎未備陛下宜先其所發
令諸將水陸並進直衝其屯戍之所而襲取之則破之必矣
所謂疾雷不及瞑目迅雷不及掩耳也破其屯戍奪其要害
而守之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陛下然後進都江表以壯諸
將聲援之勢以慰中原歸附者之心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
定蓋先發之策誠今日之至機也何者金自講和以來三三
十年之間彼嘗恃強凌我而我嘗屈於弱彼嘗以戰脅我而
我嘗趨於和彼則不虞於我也嘗曰吾能反前日之所爲出
其不意以壓之乘其不備以決之勝之決矣此滅之策一也
彼如大衆已舉警備已嚴陛下當使江淮之師堂堂之衆出
壽春出盱眙出漣水以迎其前然後悉軍出荆襄入陳蔡繞
出其後以潰河洛一軍出隴蜀入散關據關陝以震兩河天
下定矣蓋金以吾都吳會則必以吾所重者在東南彼如傾
國而來其大兵大將必聚於東南其西北必虛故吾荆襄之
衆得以向宛洛隴蜀之衆得以入關中關洛震動則彼分我
專事何有不濟昔者諸葛武侯嘗欲用兵爲蜀表裏之勢以
圖中原矣蓋嘗爲先主謀曰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外結孫
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將

軍身率益州之眾出秦川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未幾荆州爲吳所襲取而亮失荆襄表裏之勢故亮不能獨用蜀以取關中而亮之素志卒以不遂今者吳蜀一家荆襄一地臂指相從表裏相應無所窒礙吾於此擁江淮之師牽綴賊勢於淮南使荆襄隴蜀之眾擣其虛而潰其內此滅金之策二也若其鋒未可當其勢未可遏陛下當歛江淮之兵列江而守虛兩淮之地以待之金之所恃者騎而已舟楫之間非其所長以吾所長控彼之短雖百萬之眾無所用彼兵深入吾境臨江不敢輒渡吾深溝高壘據江不與之戰夫千里與師速戰則利相持則不利延日持久糧運不繼士心必危師久而無功則糧竭而財匱其眾不自亂則必自潰勢之必然也此不戰而屈人兵之策也擒之必矣此滅金之策三也抑嘗思之陛下必欲一舉而復中原滅仇敵非蜀兵不可何者彼以吾之精兵皆在於東南其慮之於我者亦東南也吾江淮之兵深入敵境則必與敵相遇不入則必與敵相持勢不能直進與之周旋於中原也蜀之於吳相去萬里勢若不相關彼必不虞於我也彼之意在東南而吾之意在西北吾得志於西北則東南之兵不足慮也用兵之法不過虛與實而已法曰實而備之又曰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敵之實吾能備之敵之虛吾進而衝之則何不利之有且彼不與吾相持於東南吾之西兵固不可以深入惟其大兵大將舉聚於東南而吾之西兵得以乘其虛而擣之是猶秦兵雖強而

與項籍相持於河北不覺其主爲漢所得也願陛下堅守東南運籌西北及其未發令蜀諸路召募豪智潛爲進取之計就其間選智謀之將委以事宜候金人之眾舉皆南向便乘間深入正兵自鳳州出散關據鳳翔以招秦隴奇兵自興元出斜谷自洋州出駱谷皆不盈七百里入據長安以向潼關而又出荆襄之師擣宏農河洛以爲之聲援若此則中原可指日而復矣此臣滅金之策所以尤恃乎蜀兵是故始終言之而不憚煩也願陛下深思而用之或曰兵不預言在於臨敵制變子言毋乃謬乎臣應之曰不可預言者兵之勢也可預言者敵之情也法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又曰勝兵先勝而後戰不能先知敵之情則安能制勝於未戰之前乎昔聞韓信請益兵二萬北擊燕趙東擊濟南絕楚糧道而西會於滎陽使愚者聞之不禁其狂乎則以爲迂也言出於口而成於手合若符契無毫髮之差苟規模不素定於內其能若是之神乎然臣之所言不徒虛語矣其事勢相關不可緩而有七者曰順天曰立將曰屯兵曰疆兵曰防奸曰安民曰理財是也國家自偃兵以來陰陽不和居高者苦亢旱處下者怨水湧螟蟲不息陰害嘉穀而今歲尤甚當春陽發生之時而凍雪連月決旬不止蠶麥所收百無一二今又加以大旱州縣決滯獄於逋租上下祈禱靡神不舉而絕無響應民心憂懼不知所爲夫今欲舉大事而天意若此其可危乎故臣伏觀陛下無暴刑虐政以動民之怨無窮兵黷武以傷民之

219

和又刻心削志不爲侈靡不樂游翫不興宮室不營苑囿言
斯聽謀斯從利則興之害則除之寬大之詔無時不下其所
爲皆善矣而天意若是者必有怨怒之氣積於下奸於上者
故陰陽乖謬而雨暘爲之不順臣聞故將岳飛忠義無比志
清宇宙一旦爲權臣所害天下痛其冤至今大小猶云云也
夫孝婦之冤不伸猶歷年爲之不雨況忠臣義士勳業炳天
地忠精貫日月無尺寸之封而反受大戮其怨怒之氣豈不
充積於天地之間哉是宜歷二十餘年陰陽繆戾而災患不
息也臣聞前相張浚陛下佐命勳臣雖一時兵挫地失而志
在滅敵陛下不念秦伯用孟明之事聽妨功害能之說痛怨
之終身錮而不用使天下之心失其所望夫勳舊忠義之士

徽宗錄卷六

七

通鑑叢書

天下之所共望也臣晚生固不知浚之爲人也然卜之人心
則知浚之爲人矣今浚雖未用而天下已期之是人心之所
共望者斯人也人心之所歸天心之所係也陛下違其望而
逆其心是逆天下之心矣逆天下之心而望陰陽之和是卻
行而求全也且陛下所爲無有不善當大有爲之時天之心
當陰相而默助之今乃反若是之甚者蓋天意若曰吾將佑
而助之反而逆吾之意吾其可不出災異以儆之乎此天所
以示其眷顧之意而陛下不悟也不然災異之來何自而起
乎臣願復故岳飛之封爵祿其子孫以申其冤抑之氣詔復
張浚以副天下之望則天時自順雨暘自若金人可得而滅
矣此順天之說也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下之

勢不爲安矣陛下之所注意者誰邪未得其人宜求其人而
用之已得其人宜明而立之不宜尚循常職也孫子曰卒未
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夫士卒所以親附於將者
以其威愛素有以服之也今有將之職而無將之權則威愛
安足以及士卒乎邊境苟有倉卒陛下臨時授以斧鉞則諸
將未必用其命士卒未必服其罰陛下今雖未欲築壇而拜
之以張露其聲勢亦宜假之以將權授之以兵柄使之得以
自由分置士卒號令諸將則三軍之士知所服從矣太公六
韜言論將而次之以選將選將而次之以立將立將而次之
以將威論定而後選選定而後立立定而後威可行焉此太
公用兵之深旨也陛下無謂今日事未舉敵未動不可假而

徽宗錄卷六

八

通鑑叢書

與之權也今分遣諸將屯劄要害者大抵皆武悍之夫持兵
帶甲動以萬數節制雖有所歸權輕不足以抑之也臣恐輕
操妄動上無制將以統之其變恐不在於敵矣此立將之說
也用兵之法以慮待不虞者勝則屯守之說又在所先也昔
晉將取吳或請益戍兵以備之而孫皓不聽及晉師起知其
無備順流乘虛直取金陵若行於無人之地使皓聽其言增
益精兵控其要害晉師雖強且衆豈不殆哉今陛下神智先
見因其使命求費而知其必叛故先分兵屯劄於江鄂兩淮
之間據其衝要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
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者然戰而不知分合之變不可戰守而
不知分合之爲變則亦不可以守吳王知分兵以禦越之左

右而不知爲中軍之所襲王莽知合衆以圍昆陽而不知爲孤軍之所敗此戰而不知分合之變者也秦王知固其外而不知劉項擊其內元濟知據其前而不知李愬襲其後此守而不知分合之變者也一分一合而後爲變不唯用於一陣之間爲然也散而守合而攻進而鬪退而處皆不離乎此也今屯兵之所地之相去遠者千餘里近者數百里前後分離形勢孤立遇緩急左不及救右不及救右恐難有功宜分諸道各以重兵繼其後而爲之聲援爲之統率謂如兩淮屯兵則一統於維揚沿江諸屯則統率於建業上流委命於夏口沿漢聽令於襄陽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一處受敵諸屯皆應表裏相維縱橫相合號令相通若一身之運臂指攻其右則左應之攻其左則右應之敵擊其左吾擊其右敵擊吾前吾攻其後攻其所必救出其所不意吾之守敵不知其所攻吾之攻敵不知其所守如此則勢雖分而實不分地雖遠而實不遠以守則固以攻則克然後爲善之善者也若各自屯守前後不相應表裏不相關是不知分合之變者也守而不知分合之變且不能以自守安能制勝於敵哉此屯守之法不可不知也兵強不在於衆而在於精不在於精而在於氣氣不壯雖精且衆不可恃今夫閭巷之間聚羣挾黨欲合鬪而別其雄者甲衆而乙寡乙雖寡其間有一人攘拳奮臂大呼而直前則乙之黨勇必倍而勝甲之衆雖至懦至弱者亦奮怒而不懼此無他氣使然也今朝廷久不用武州縣

間多有慷慨感激之士奮壯勇敢之人聞國家將爲滅敵之計莫不奮然而無由自數願陛下詔州縣其有豪勇敢死之士願奮義以助國立功者計自陳團結士伍皆勿踴擾爲制賊爲義兵文武智謀之官擇其豐采可畏愛於下者使帥其衆教以攻守之法勿與官兵消雜養之有方教之有法賞格優厚用之則必欣然樂鬪大者貪功業小者貪爵賞所向必無前所戰必無敵官兵得以藉爲聲援氣必百倍勢益壯而兵益強當之者潰觸之者敗此強兵之策不可不早圖也今國家禁衛之兵及州鎮之兵皆已抽發於屯戍之所朝廷深思遠慮今州縣有立四隅官分結保伍而統之誠良策也以臣思之天下之民皆感陛下仁厚之政惻怛之誠自非凶荒饑饉之歲雖驅之爲亂不可也然奸雄之人其黨與必敗其聲望必雄藏奸惡盜爲之囊橐幸天下有變而肆其志今州縣往往以此曹雄於羣不逞之間豪暴而無賴者多從之四隅之職悉委之此類臣常以爲憂且一郡之間有都分一都之中有保正副正副正之下有大小保長之說上下相率大小相維暗與古之比閭族黨之制相合而不善用之耳誠因此等級而卒伍之嚴爲之制使各自安業不變惑其心遇有做州縣長官臨時都統而用之孰敢爲變哉不然適足爲生事之端而已臣未見其利也夫奸雄之人難以法制而易以勢消彼之所資以動者皆其鄉黨無賴之徒勇健之夫也無賴而勇健以前強兵之策召募之則十去其五矣誠令州縣

厚賞以餌之多方以誘之則必盡得之矣朝廷資其用而奸
雄無所肆一舉而兩得之此防奸之策也今事未舉兵未出
紛紛籍籍咸謂陛下爲遷都之事臣不知其然否也臣謂遷
都改邑在他時則可在今日則不可何者當無事之時人君
遷動則弱者無憂危之心強者無覬覦之望此其勢然矣陛
下必欲遷都金陵以壯軍勢且宜偏守錢塘營繕城郭爲不
動之計使民心安而無所惑使奸雄之人靜而無所望待大
軍將舉陛下明詔天下董六師之衆爲親征之舉以號於民
然後親進而都之外足以聲援諸將慰撫三軍內足以安民
心慰民望此安民之說也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
往則三軍所恃以動者財也况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理財

後漢書卷六

十一

通鑑叢書

之說其可後乎然理財之說固多矣臣欲望陛下行屯田募
墾闢而令敵勢已萌兵力不可以罷邊埃有傲則貧民不可
輕往臣欲望陛下算商車借商縉則臣不忍爲桑弘羊章寶
都割剝天下以歛民怨其所欲言者姑望陛下權其所取以
優民時其所用以省費耳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非百
姓足而君能有足也蓋善藏者當無事之時則藏於民而聚
於國當有事之時則取足於民而不使其怨是故民不足則
君亦不足民有餘則君亦有餘然則歛散之術必有權以用
之也權者非他濟時之急權時之宜也鬻官爵賣度牒雖衰
世之事然權一時之宜濟一時之急猶勝於橫賦暴害以歛
民也且彼買官爵買度牒者不以價例之高而樂欲得之者

皆其有餘者也取其有餘以補不足是以天之道也此權其
所取之說也夫祭祀之禮先王之常行國有天下者之所不
可廢也然行之適時之豐殺講之合禮之誠實不務於耀虛
文靡用度然後爲得也古者埽地而祭不以爲非二簋之薄
可以用享今之儀則已繁矣而浮文虛費濫賞僭恩近世之
弊尤極且如一青城之費用縮帛數十萬其中至有苑囿臺
池游觀之所娛悅耳目之具此豈齊戒交神之義至於三軍
之賞賚百官之賜予動以千萬計此何爲者哉是以三軍一
行諸道漕運勞於會計州縣官吏罷於督責文符之往來胥
徒之窘迫急於星火今日大禮年分稍違者刑而不恕上催
下迫蠶桑未畢而有納帛違限之罰刈禾未熟而有輸粟不

後漢書卷六

十二

通鑑叢書

時之罪永結催課之徒杖責不訖於體枷錮不離於身嗚呼
神祇祖考其樂於此乎哉且陛下所以備園工立明堂殺牲
備禮以奉祖考以禮上帝豈非欲昭答其心奉承其意使神
祇祖考鑒而享之安而樂之哉然天神地祇人鬼依人而行
者也其所賴以爲主而依附之者君而已今故都淪沒三十
年矣神河帝岳曠而無主則神祇之心所以望於陛下者何
如也故陵舊廟無所依歸則祖考之心所以望於陛下者何
如也謂宜明詔天下以恩賞無與於祭祀國步多艱財力不
可以妄費臣民宜悉此意惟禮文儀衛不可無者當之其餘
一切減罷停橫恩以需有功省濫賜以待將士使格藏豐實
資用餘饒俟機會以復中原上以圖答神祇之心下以圖報

祖考之意其誰曰不可明堂之禮久廢不講陛下振舉舊典以易郊祭是誠有意於省費也然賞賚之格去郊禮無幾而羣臣上下皆知勢有所不可而無一人爲陛下言之者豈非言之則不利於己乎且一郊之恩大者澤旁延於數世小者榮及於子孫非有公天下之心而不私乎己者孰肯爲陛下言之哉臣願陛下斷自宸衷勿牽羣議裁節妄費以濟軍興則國用可足而兵食可給矣此理財之術要在時其用以省費之說也夫漢屈羣策故能不借尺土而取天下楚愷羣策故雖敗天下而身敗於人今陛下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將圖恢復以成不世之烈臣雖愚昧無高世統人之見然其所言皆於天下之公心而當於神明之理陛下無以爲狂瞽之言而忽之也無以爲冒進不根之言而屈之也臣草茅之士朝廷無先容之人而帝王之威雷霆不足以爲喻臣非土木豈固欲危其親亡其身甘心於此僥倖於萬一哉誠恐機會一失雖悔不可復追故忠義之心感發於內不能自己言出於心而不自知也夫知者當安危未兆之時猶不忘於慮況事機已形乎聖人當無事之時猶不忽於聽況有爲之際乎臣願陛下參酌人言推而行之以成天下之事業以遂天下之公願則退而就戮臣無所憾

上太守鄭敷文書 景望

古之人一事之不知則終身以爲恨非固務爲該博而多識也以爲天下之事所不必知者吾不知也固無害所當知者

敬鄉錄卷六

十三

適園叢書

一有不知則或至於失昔者孟明視之伐鄭蹇叔知其必敗於轍周亞夫之謀吳楚趙涉知峭澗之間必有伏使孟明知殺之隘而聽蹇叔之言則秦師無殺之悔矣使條侯不知殺澗可以藏奸伏而昧趙涉之策則中吳楚之謀必矣愚於此然後知地理之學兵家之所急而學士大夫之所當知也漢高帝之入秦也蕭何得秦圖籍國朝平南唐也先得其十九州之圖經故高帝之取天下太宗之伐江南皆能盡知當時險阻阨塞戶口多寡之處據形勢而守其必爭之地以之取勝而無所失愚然後又知輿圖地志誠國家之要典也竊怪夫今之學者東西南北之不知遠近險阻之不識當用兵多事之時指地圖按史冊高論天下之形勢而曰吾能辨其成敗之所以然而知今日攻守之勢所當然其欺我哉往者僕嘗謂讀左氏春秋至公矢魚於棠釋者曰高平方輿縣有武唐亭有魯侯觀魚臺求之地志不知方輿於今爲何縣讀西漢書至圍羽垓下釋者曰沛浹聚邑名也求之他志不知沛之浹於今爲何邑於是徧求地志之書夷考之作者不可勝紀大抵皆雜而無統冗者失之穢簡者失之略誕者失之誣拘者失之泥慨然憫斯文之缺遂歷攷載籍搜括百氏而今之州縣爲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乍離乍合忽廢忽置變名易實而不可按辨者俾皆繩焉會歸於一凡古帝王之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爭會盟之地古基遺迹旁搜並取庶無遺焉其有乖繆則

敬鄉錄卷六

十四

適園叢書

爲之援據引證以相參攷實而不浮自成一家幾千萬言分爲四十卷目之曰輿地會元志蓋取其統有宗而會有元也然今學者大抵急於利祿而專於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未遇知己是故書成而不克顯抑嘗觀古今之人才全而德巨者固無所不有而其下者則各專一藝業之終身而傳之子孫夔之於樂垂之於工羿之於射羲和之於歷而王良造父之於御皆專精致力於一藝之間而名於世後之爲樂爲工爲射爲歷爲御者必稽焉蓋以其精且審也樸於斯文積力十餘年而文始就雖未敢以望古人而其用心亦勤矣其文多無資不能錄去年冬曾攜其稿見上舍陳亮同父僕與同父皆荆溪門下士也

荆溪謂周蔡

將介之以見

敬鄉錄卷六

十五

通園叢書

閣下與正字呂公近聞其到城曾袖之以見閣下矣苟有可取則固望閣下主張之其有疎謬而未全也望閣下指教之務欲成就之而後已無使其淪沒而無傳也僕又嘗合古今夷夏草爲一圖縱橫丈餘了然可觀就館潘氏某主翁好事繪爲帳以便觀覽今借來以呈閣下知其用心不爲無用之學也

書唐史諸傳

光弼以侍郎史崔叡傲倨不平之御史長揖宰相未爲無禮也因其不爲禮卽付兵而斬天子御史光弼其無君哉曰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此何理耶昔穰苴斬莊賈以明威者權也其於事也宜光弼之斬崔叡私恨非權也 李光弼

馬燧平汴州解邢圍燧田悅斬李懷光以奇制敵功亦無尚矣至於以私忿而交惡於李抱真暗於機會而甘受吐蕃之請縱敵生患而功以不立雖可嘉也亦可貶也朱泚陷京師帝西幸李晟以孤軍當巨盜燧提大兵坐太原止分五千援奉天燧亦異人哉 馬燧

子始讀顏真卿傳見其棄中原事嘗竊怪之以爲宜守以挫賊且以堅諸郡守城之心棄之則失策也及觀穆寧傳見魯公以不用寧言爲恨始知魯公之失策是實然太宗以辭色折程名振見其不屈而後奇之遂用以爲將意其勇也人君以是取人疏矣幸而中焉不可以爲法 程名振

城居諫官數年不言事韓退之作諍臣論以激之城猶不屑

敬鄉錄卷六

十六

通園叢書

也至貞元十年陸贄以論裴延齡事貶爲太子賓客時城居官已八年矣則貞元三年爲諫官也按德宗紀貞元六年殺皇太子妃太子妃殆非細事也而城猶不以屑意使後無延齡事則曠官尸祿城何以辭雖然城賢者在城則可在他人則曠官不可後之居是職者欲如城所爲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則善矣 城陽

唐三百年如貞觀之致治開元之升平高躡兩漢庶幾三代州縣循良之治當不減於漢然唐史傳循吏者凡十五人而附見於傳者又數人如賈敦頤韋丹之徒雖時有一善之可紀然其人皆碌碌不足道無有一人如漢龔黃輩聲名磊落

膾炙人口者讀唐史吾得二人焉如倪若水之治汴以清正顯陸象先之治蜀以仁恕稱二子文雅足以飾吏事敦厚足以粹風俗則又非漢龔黃數子比擬也然史臣不傳之循吏者以循吏不足以傳二子也予於唐史取倪陸二子以爲唐之循吏云循吏

崔隱甫不屈宰相牛仙客信乎其剛可尚也然黨李林甫而逐張說何哉蓋憎愛之情異也剛則吾不知也崔隱甫

朝宗嘗薦崔宗之嚴武於朝當時士咸歸重之至言不願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今攷其傳亦初無甚過人之事唐人乃云爾者蓋以其識拔後進之一節也然則樂推挽士宜其名重於時哉韓朝宗

元 吳師道 撰

蘇簡字伯業遲之子遲則黃門公長子也遲子伯充建炎二年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婺州奏減買羅額按揮塵錄三年葉夢得為左丞十四日罷其自記奏對語云知婺州蘇遲奏本州上供羅皇祐敕額一萬疋今增至五萬八千九百九十七疋乞減一半上惻然今依皇祐云法羅局奏今用度不同恐減太多乞減二萬并八千有零從之父老為立生祠因家焉卒葬蘭溪靈洞今棲真院側後贈少傅發之蘇氏始此公以祖恩補假承務郎宣和初調鄭州司刑曹滿監華州錢監改京兆府曹建炎充江浙制置書

敬鄉錄卷七

通國叢書

寫機宜文字通判宜州未上改舒州紹興初監都進奏院江淮開都督府選入幕府守嚴州使者列薦請便養守建州嚴人思其遺愛再除守嚴知處州直秘閣帥廣東轉諫議大夫眉山縣男措置海盜有方除直徽猷閣尋除直龍圖閣帥洪踰月罷次年辭召丐祠轉中散大夫復龍圖閣致仕乾道初封中大夫二年卒復贈少保有山堂文集二十卷

蘇策字伯行簡之弟以外祖梁子美恩授將仕郎主新鄭簿辟江西帥屬改秩知錢塘縣諸軍舊司軍器監丞兼權吏部郎出為閩曹守台州丁父憂終喪奉祠十年而卒附葬蘭溪紫巖鄉少傅墓傍累贈朝議大夫為人明敏遇

事嚴辦在錢塘減稅課之無藝者在閩罷運鹽神綱以請求得之者在台禁私鹺而課入自倍在吏部主右選號為精詳平允事見簡所撰墓誌

蘇諤字伯昌簡之子以祖恩初任浙東帥屬知台州仙居縣江西運司幹辦主管文字知柳州又除邵州韶州繼遣父母喪服除入對除寧國司馬直秘閣明州司馬召除工部郎中改兵部尚書郎補外直顯謨閣湖南運副明州長史召除大理少卿太府卿秘閣修撰知鎮江未上以弟誦卒丐便郡經理其喪得江東運副改提刑未上遷江西後奉祠卒官朝議大夫贈至正奉有拙齋集

蘇仲字伯言諤之弟父恩補將仕郎終知濠州

敬鄉錄卷七

通國叢書

蘇誦字伯茂諤之子以祖恩初任紹興嵒縣主簿再中漕舉知嚴州建德縣監都進奏院丁父憂免喪添差通判秀州幹辦諸軍糧料院司農寺主簿將作丞補外知衢州福建提舉就除通判轉朝散大夫

次韻張正民遊智者寺

養拙何所詣白晝門常關剝啄有好懷繞郭橫秋山佛廬占山麓清淨非人間曳杖得晤語幽尋為怡顏三峰聳而秀羣巘抱以環寺同喬木古僧與白雲閒一鳥不復鳴流泉自潺湲山林足勝踐世路羊腸艱

長至後書事

歲盡意不盡日長愁更長將士介生機黔黎瘠復瘡拂膺念

江夏掩面向山陽大隱未高枕巨鼈仍望洋舊聞死可禱或以酒自戕廢卷三大息撫時徒感傷

賦雪黎寄二孫

黎乃北方果東陽有遺種開花如雪潔結實論斤重似聞風霜來采摘不旋踵膚瑩玉在手剖之醴泉湧甘涼宜解醒席上買餘勇甚美非耐久靡潰失前寵長安疑父祖壓沙豈伯仲時方禁苞苴林下喜得共老人齒頰寒食指難爲動鄰牆有酒仙雙苞可持送

同諸孫賦冰筋

雪堆屋背已雀鬼溝瓦垂冰凍不摧乳石駢羅疑在谷遺簪璀璨儼成堆沍寒侵被憐衰老咀嚼鳴牙憶尚孩自古中原

敬鄉錄卷七

驗時令江南春候亦難裁

次韻徐惇濟久不食肉

舉家食肉迹雖陳端有寒儒繼後塵杜老長饒聊卒歲顏生陋巷不逢辰啖麩竊喜全高節食肉從來鄙要津捫腹祇應多愧負天教吾黨合清貧

詠金橘

小小根栽出近口口口繁實傲秋天恍如列宿掛庭樹幾誤饑兒逐彈圓荔子甘香欲爭席赤心麤俗敢差肩飲仙爵口口賞賦客寡聞猶未編

重修板橋記

蘭谿縣陸走郡再舍而近來者捐舟去者問津車音足音懂

懂達旦板橋屈其中途紫巖山谷縣遂春水時至秋霖積潦眾壑悍激滙於橋下入於大溪橋壞弗治行旅病涉廣智寺僧可威獨任其事因舊增新糜金錢二百萬募緣僅二十萬傾竭衣鉢以足其費營於紹興辛巳之冬成於隆興甲申之春礪石請書夫開道途謹關梁吏事也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惠矣而孟子議之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古之君子於是乎觀政郡縣多事力不暇給而重於勞民政廢不舉斯蓋一端林下之人非有吏責而視朝涉者若己褻裳惕然有不安乎其躬者誠可書也初爲告鳩工嘗語之曰昔者高橋於路累尺謂水不能冒曾不知增高易欹客土難把水甚至泛溢於道固自若也蓋當損高益平以便馳驅厚

敬鄉錄卷下

其形址多爲銘牙以殺水勢益其廣疏爲三碶以分湍流迄用此說工不加倍而橋遂堅壯威多才藝濟物之急若有不及者既買田一頃山七十畝以歸廣智又雅飾佛殿創藏經樓鐘樓斯橋特其餘力云下元日右中散大夫直龍圖閣致仕蘇簡

淨土禪寺新塑羅漢記

乾道庚寅婺州城西淨土禪寺新塑十八大阿羅漢像偉岸奇古神彩瞭然士女大會香雲蟠結擎跪贊歎謂殊勝事獨未曾有贊歎既已有問於眾是諸尊者或在中土或在異域山椒水巖窮絕之境辛苦學道成此果位天人恭敬龍鬼贊慕鳥獸降伏奉寶布金摘花獻果皆得證發無上善心今我

所睹諸相特以人力斲木爲體水土成塗體具膚全加被五
采或現禪定偏袒趺坐或現炷香支頤默然或擎盂水與大
龍王同清涼趣或伏猛虎使自消滅狼戾怖畏工以巧心幻
出諸相而我何爲一瞻敬禮便當獲福無量無數況復瓣香
能爲感通數千萬里於剎那頃煮茗浮花神燈飛空如此顛
倒無有是處有答於眾是善男子心目内外妄作分別今我
與汝心從何來姓字甲乙更相稱謂自從無始逮於今世不
知幾身復幾姓字建立宮宇撞鐘布座妓樂歌舞作大快樂
如彼昆蟲蟻子等見如是事眩惑狂走謂大奇異謂大神
怪今汝所說亦復如是耳目可接汝信不疑所不可接便謂
顛倒瀕海有山其名天台石橋梯空方丈在焉下臨無地仰

敬鄉錄卷七

五

適園叢書

觀古木彼所見相種種奇特不可名狀於信向人不作斯事
於闡提惑偏示顯海是諸尊者有大願力堅固如金剛應化
如鍾谷法身圓對規矩直立彼空中燈是汝心燈彼甌中花
是汝心花心無有二法亦如是以心感心本來一故云何區
別肉身土偶惟心惟法徧滿虛空牆壁瓦礫皆具佛道聞者
再拜慚愧失辭答者一笑退入於眾長老真惠大師請記歲
月眉山蘇諤以所聞者識之於石眉山蘇諤午日書

蘇籀字仲茲遲長子爲适後以祖蔭補官陝州儀曹掾任
子諒薦入漕幕登朝爲太府監丞將作監丞補外參議夔
府遠不能赴改會稽請祠歸卒累官朝請大夫贈大中大
夫少侍文定公講學以文學見知晁以道張加父洪玉父

諸公然自處方嚴不苟合故仕止於此喜論事多著述今
存雙溪集十五卷穎濱遺言一卷

大父令賦舊扇

裁紈作團扇當暑不離手炎涼一推遷委擲昏塵垢蒙蒙蛛
絲網闇暗迷遠岫人情逐時移浪自分好醜一朝被收錄已
迫朱明候開篋振浮埃清風亦生袖有愛必有憎無新故無
舊可憐漢婕妤涕泣將誰咎賢哉楚令尹無欣亦無詬

大父令賦捕魚

寒魚不樂水遇樵輒乘依溪邊簑笠翁智深魚莫知網罟既
不設釣竿亦罷攜蕭蕭徒手來一一取無遺幽人買魚食心
亦憐魚癡蚤知烹割苦寧如在流澌世人亦異此外物常見

敬鄉錄卷七

六

適園叢書

羈好鑿李斯犬當觀莊子犧

去年

去年兵起清水巖黃河狹隘東陵頑戾如飄風速如鬼犬豕
虎豹豺貪馬星奔汗地猛士背裂髮指冠潼雍見兵
不及萬半闕甲冑屯河邊隆寒身體裂戰瘵亦復勉強橫戈
鋌它司金縉封雍府犒軍紙襖加泥錢軍士隔水相笑侮殺
身於爾何有焉同州告急唇齒喻無兵赴救誠難旃元戎鈴
下兵八百蒼頭厮養爭后先廊延詔發五千騎此日收兵姑
自全平時保甲例烏合縣符迫促揮空拳甚哉田夫無鬪志
一夕驚走如窮煙漢將蒼黃結旌遁鐵騎勢合彌山川關中
控弦誠萬騎忠臣義士力何宣書生命運亦蹇劣我師疲少

鄰敵堅卻憶長安無事日談及禍亂爲尤愆飯囊酒甕誇厚
福捧土揭木皆才賢生靈未悉生得罪髓腦塗地尤蒼天天
公未肯息戎馬豈復不解鄰中原案圖戎索入百郡我邦日
蹙知誰憐吳中據江恃舟楫惴惴慄聊偷安旅人流徙隘
城郭歲事寒薄理勢然去年往矣不須問安枕而卧所來年

臘雪

吞屋糝空嗥越犬如椽懸乳戰吳僧晶瑩一色紛無際飄瞥
羣花散卻凝人迹禽飛遭屏絕竹端松頂重何勝將軍逐虜
弓刀濕坐屋書生能不能

秋辭三首

澹天高兮影徹警鶴鳴兮霜曉何旻天之疾威絕千里之寸

敬鄉錄卷七

七

通園叢書

草蚤鳴叢而啞咽鳥投葉而驚噪息人心之浮競韜狂志而
縮爪聳南阜之高枝睨快鶻之驚矯子不去兮楸上思胡爲
乎天杪惟古人之奇懷超獨覺而遠到乘千里之遺風獲萬
仞之藏寶吞日珠兮月露瑩心精之雪藻

其二

息恢台之煥煥兮金俯凝而火流天風淒以道緊兮悲五勝
之王囚下何草之不黃兮上何葉之或留維九華之采采慰
吾人之好修操殼螺之豆漆幸汗邪之滿篝居老氏之藏室
抑正明之素侯鞭叱羊而視後神爲馬而天游恍鈞天兮帝
所俯崑閩如浮漚畸於人而自然捨吾道兮焉求

其三

始吾登兮終南既而涉兮崧工縱風行而雲卧凜石瘦而瘵
收日昇上兮跳丸山滌靄兮脫裘豁二儀兮大全得三秀兮
巖陬獨策馬而歸來比荊葦兮三秋情廓落其何慕求骯髒
而與謀心入極而氣完得逍遙之至游

二松賦

商邑巖巖羣山環中膏液夜涖英靈內鍾其人黃綺其植石
松翹翹我室契濶朋從二友忘言冉冉秋冬古之遺直

尺寸非可較量繩墨非可究窮凜凜乎其可嚴憚也如
見大賓如承大祭形魄竦動圭璋叩顛矯矯乎其能勵精也
如首陽之二賢如齊魯之兩翁石望其堅山失其穹確乎其
不可拔也如辭位之太伯邈乎其不可拔也如憂世之元龍

敬鄉錄卷七

八

通園叢書

炎羲鬱攸金石銷鎔冰合九河雲屯萬峰毛髮磔磔不改聲
容如蘭子之完璧怒髮衝冠睢陽蔽江張髯乘墉天籟嗥鳴
非鼓非鐘生三秋之栗冽時一警於昏聵若洞庭之樂鈞天
之奏噌欲跌宕宅樂莫同斷而支大室之壞輯而營靈臺之
宮如良弼之用舍係此邦之替隆雖然待雨露而茂遂積歲
月而強雄世俗莫得而企仰蛇鼠謬託於蔽蒙孰知其筋幹
鱗甲非特據地而摩空猶龍變化乘雲高蹤排陰助陽追日
迴風超乎六合之表出乎造化之工遺琥珀與茯苓貽與附
於倉公嗟夫世人欲速種柳與楓菌生朽壤蔓延楚叢惟二
友之不凡受正命於厥躬相與唵嘯而作殆其莫逆於胸

東萊先生呂祖謙字伯恭

著述書目

許由 夏夜 春日西興道中 白鹿洞書院記 重修

釣臺記 清曉出郊 城樓 竹窗 八詠樓有感 秀

州陸宣公祠堂記 漢弩機歌 野步 晚春 綠映亭

辭常州墓誌銘

呂祖儉字子約成公之弟

著述書目

霜月有感 和德郵潘公新居 紹興三年封事 遊赤

松記 癸丑封事 和晦翁燕歌 癸丑輪對 乙卯封

事 寄黃侍丞 左藏文

呂喬年為成公後

敬鄉錄卷七

著述書目

金貂亭記 明招寺二先生祠記 呂忠公贈汪時法詩

詔陽之遷道中呈汪時法乙卯夏

南江一道水分明寂寂扁舟不記程回望家山在雲際夢魂

猶對短書檠

汪氏諸郎子獨賢相從過嶺過韶川九齡風味猶存否莫向

南華卻問禪

一川風月下扁舟蕩漾金波泛白鷗此去韶江知幾里九成

縹渺在雲頭

道上有感

羣書亂插架在苒忽忘年歸來誰謂必拂拭復茫然聖遠道

難繼事變如山連寒夜煨芋栗炎天浮藕蓮時與舊朋倚曳

杖訪林泉忽來朝市中歲月復推遷一朝忽南去道里有餘

艱韶陽號善地九齡亦稱賢杜門省愆咎夙夜問周旋異時

歸故里拜掃明招阡目力儻未衰庶幾守遺編

送汪時法歸金華

扁舟南去意茫然襍被追隨便欲前親故道途相與語但言

高義薄雲天

梅潦因仍不計旬舟車屢易敢因循昭真觀裏泠泠水豈解

遊人有怒瞋

霽虹解纜動江聲風不隨人舟易橫咫尺青泥含淡月何時

相對話平生

敬鄉錄卷七

問途快閣得寬恩舟轉風移日未昏山月相忘期度歲別懷

祇覺暗銷魂

人言追送不嫌遠我獨衰殘懶出門重教來時路旁候猶留

風月伴黃昏

歸去兒曹欲與言相思切處莫窺園吾宗事業無多子守得

簞瓢始見根

攜手山橋第一軒誰能結我夢中緣他年有意重過我細細

爐熏理舊編

送時法登舟

四山寒雨送行舟獨掩柴扉淚未收歸見故人應問我為言

卒歲敢優游

朱子與汪時法書

七月十六日熹頓首啓去冬遠承訪及得以少款爲慰爲感別後不能一奉問但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爲數千里之行意氣偉然不勝歎服未及致意忽辱手示獲聞比日動履殊勝尤以爲喜子約此行無愧人臣之義而學者得竊知廉恥如熹等輩有愧於彼多矣聞廬陵寓舍有園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亦足以忘其遷謫之懷也使中寓此病倦草略餘惟自愛不宣

汪約叟哭大愚呂公詩

一封朝奏夕南遷抖擻精神笑出關只有詩書來眼底更無儕輩散通 聖恩寬大時時降天意難明特地慳藥買田

敬鄉錄卷七

十一

通國叢書

非立異甘心只作林泉計所求於世如是爾造物云何降毒厲嗟哉我公雖下世萬古千秋未嘗逝家庭學問誠難繼我公超道獨能詣日月有光還有翳行人潛然咸出涕嗟哉我公雖下世萬古千秋未嘗逝往年蒼天伯氏歸咎云發于聖秘遷客蕭寺獨羈寄未知曷犯蒼天意嗟哉我公雖下世萬古千秋未嘗逝

汪大度字法時自號獨善弟大章字約叟俱成公門人公銘汪公將仕墓名灌者其父也慶元初忠公以言事許權奸貶韶州改徙廬陵獨善往返伴之送者順風旨相凌辱獨善以義析之直欲與之坐獄朱子與之書深所敬歎忠公道中示時法及宗歸詩並見集中後忠公量移筠之高

安寓居大愚寺以卒約叟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

以歸有高安紀行載其哭忠公詩獨善之孫開之字元思

寶藏朱帖及忠公手書七絕句嘗以刻之石後魯齋王先

生昇二石刻置麗澤書院約叟以之子時中記其父故人

知監路公卒於斬妻弱子幼喪不能歸約叟走斬載其柩

歸割地殯之孫某者客 鄉朋滿前獨謀於忠簡王公

時爲都司籍以主其 而畢亦義士也元思力貧好學

其友胡讚爲固窮集類聚聖賢言行貽之元思自著貧約

有不衣絹布不食夜飯不願僕從不妄收買不趁人情不

作雜書不轉假借不轉懇事不爲妄費不借人物凡十條

魯齋少與元思共學深究四書之旨元思死相率朋友歛

之欲遂葬焉其父不從越十餘年父死遂得同窆且述其

志行請銘於北山何先生觀二公所與可知其人矣今具

載忠公詩朱子帖及約叟詩於上以著其節云

張垓字伯廣成公門人以恩入仕好義有氣節忠公貶時

在建康帥幕聞之卽解裝買輕貨間行追及之於信安盡

以贖之龍川陳公以事係大理獄鄉人畏禍莫敢問伯廣

奔走經營卒脫其難葉正則戴少望少時甚貧未爲人所

知伯廣館之於家葉公帥建康實始辟之再爲湖廣總領

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皆有聲績以老奉祠而終成公教

授嚴陵時伯廣從行張宣公爲守與呂公講均得在其間

讀論語至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宣公顧問伯廣起對

敬鄉錄卷七

十一

通國叢書

曰此精神之所偏至也人爲萬物之靈雖賢不肖異習顧
其用之不同用之所在精神集焉篤好而專攻之之謂喻
宣公欣然是之

元 吳師道 撰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所居名龍窟世稱龍川先生童幼時受知周參政葵為上客隆興再議和公獨以為非既薦於鄉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入太學議不合棄去淳熙五年伏闕三上書孝宗驚異詔詣政事堂時相使人諭意示恩公不應又嬖倖者欲一見之踰垣而逃遂報罷歸十五年親至金陵觀形勢復上書終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怪謗忌者羅織之再係詔獄事白由免解奏名擢紹熙癸丑進士第一授承事郎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踰年病一夕卒後特諡文毅文集四十卷又有通史

敬鄉錄卷八

通國叢書

提綱等書其人既顯集亦盛行姑錄數篇著其大者其學之未粹則世自有定論云

龍川榜下第二名朱質皆婺人人謂一不如二二三不如四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聖人之治天下也有全勢焉勢之所在必力起而爭之不敢失非好大喜功必臣服天下以逞其欲也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勢不可以中立故也古之帝王即不幸遇變故而遇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所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於一肢其

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遏於庸臣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劉淵石勒之徒迭起於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諉以自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

敬鄉錄卷八

通國叢書

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係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禍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大宋而蠢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百年來之故都而為五十年犬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元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為何事也況望其憤宗社之亾墟而

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爲遠而靖
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卽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
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誹以陛下爲
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
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父子相戕殺
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
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一朝以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
其意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
父之大仇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迫陛
下以有爲決不阻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
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

敬鄉錄卷八

王

適園叢書

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
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
之舊祖宗積累之深而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
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秦楚齊晉皆衰往往困於陪臣而
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
天下可以一指揮而定也孔子倦倦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
起於荆蠻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境遂霸諸
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荆蠻之小
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
才其舍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根植既久不

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
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
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
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之指畫方略者他
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
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
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可
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
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
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
士擯棄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

敬鄉錄卷八

四

適園叢書

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
嘗與虜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令和好
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
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虜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
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
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
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
然使朝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
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情其志乎晉楚之伐於邲
也樂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人不討

軍實而申傲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
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
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
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
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此李沆之所以深不
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
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
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明大義而慨然
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羣
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
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

敬鄉錄卷八

五

通園叢書

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
而維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
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
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
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
人民用其兵甲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
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
方次第平其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
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
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
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

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
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
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
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偉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以
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
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
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
手足混然無別微瀆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
不可立矣然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
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
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
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
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
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
之備也慶歷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
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
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賸削之
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
破去舊制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
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
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
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

敬鄉錄卷八

六

通園叢書

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椿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旣多銳然南征北伐率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法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王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仇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事之屈於一隅勵志復仇而不免藉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鉅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官逃責人才日以闕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

不然維持之具旣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幸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閩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爲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闡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二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

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伐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餘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立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可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鷺有謀開豁無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益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眞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天下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卽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又啟陛下北向復仇之心今者去

丙午丁未之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馳驅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氣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者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以自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有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第二書

臣嘗歎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

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興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上追先王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爲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卽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羸安宗祠賴以不絕然而周之臣之忘君父之大仇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仇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爲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

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旣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兩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兩者必書士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卽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於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

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爲美臣以識心見性爲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爲一辭以摩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仇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爲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間謀結豪望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籠絡爲明臣以奮勵驅馳爲最察見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爲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

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眾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爲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辨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旣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天下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向而效忠款陛下喜其頤旨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陛

下勵志復仇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執書擇今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不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平安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為之際陳天下之大義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

敬鄉錄卷八

十三

通國書

故既和而聚財以反以為厲民賊和而練兵以反以為動衆其害造事者是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不愈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奇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夫亦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仇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為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辦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早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裁幸

第三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法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十六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江浙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離離拘擥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源未有窮已財用之人倍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輿之地半入於夷狄國家之恥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仇之志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為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既不

敬鄉錄卷八

十四

通國書

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為陛下春秋五十有三經天下之事變為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為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囊底之智猶足以辦此醜虜六十以往願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為拘擥離離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猶可恃以長久苟推

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年的計有可以開復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覓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鏃頹情不復知仇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為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為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

敬鄉錄卷八

一五

適園叢書

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再守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事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及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

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年的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荷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疏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為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趨之使有能為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沒泯而止其

敬鄉錄卷八

一六

適園叢書

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早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騰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為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又獨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為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

大計以爲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
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
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
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
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
老田畝以弭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眾中之恩故昧死拜
書以辭於闕下臣闕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
室以聽雷霆之誅千冒天威罪當萬死

敬鄉錄卷九

陳亮

元 吳師道 撰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
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
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
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於所求
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
下者之所當恥者春秋許九世復仇而再世則不問此為人
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

敬鄉錄卷九

適園叢書

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為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
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
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于宗廟社稷者非
臣今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
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
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
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
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
勝也馳驅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
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
論皆以為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

睿智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

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
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
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
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
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
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
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
吳會者昔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
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
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

敬鄉錄卷九

適園叢書

錢鏐所恃以為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
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
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國家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
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見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
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
之論為未盡也京口連崗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
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為京口
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
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
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
方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為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

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適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

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所在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其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徵求之無厭尋卽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夷虜之雄曾

不能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至今不過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龍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聞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

帶玄武湖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者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其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爲雖有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從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瞭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

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斷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濶而廢巽言以輒美而入奇論指爲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爲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爲庸才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爲仁戒喻以爲義牢籠以爲禮關防以爲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虜非有方輿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

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知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略於奉慰而陛下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

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卽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以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知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

正而不知事變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于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于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能附會也干冒天

威罪當萬死

高士傳序

三代尚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養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即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高哉周澤既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難矣然顏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予以爲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由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由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于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哉其屹然立於頽波靡俗之中可以爲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王公亦且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顏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黃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迫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爲之者異矣令其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予歷觀諸史見此者竊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悶於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而幸其猶或載也總而爲高士傳以備日覽諺曰非汝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忠臣傳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時何嘗不爲之流涕哉嗟乎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爲臣而洗君之恥父仇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爲不顧而爲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爲人烏知安心生猶愧耳况卒不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

貶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即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既立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問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起義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爲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於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目之未瞑也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於後世者翟義王凌母止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之必責俯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子者忠膽憤發視其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趨起扶之意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勸乃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譏甚遂傳之叛臣語曰蓋棺論定是果可信乎昔者賈高有言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願豈以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乃其冤有甚於武庚者余悲之故列爲忠臣傳信千古以興頽俗此聖人勸懲之法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敷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

敬鄉錄卷九

七

通圖儀書

敬鄉錄卷九

八

通圖儀書

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瞻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諄復論之囂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舊政以服其心故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推之此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者已死者舊強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爲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者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爲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勿克自已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由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敦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略如之然亦可以爲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眾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褻則其功效豈小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爲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時起者附之庶乎其聞風而興者豈徒備觀覽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尚德化三代之上以仁政伯國以謀戰國以

帝第錄卷九

九

通鑑叢書

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由漢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爲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爲可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譎則事以辦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繼也故君子行權於經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蓋五常之用惟智爲難仁義禮信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齒於編氓者也此不足論論漢以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首張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而舉少之雖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寸長聲迹焜灼史筆中絕雖有奇謀至計涇鬱弗耀余甚慨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乃取太史遷之所管載者若張陳之徒標於卷首其他刪次論列惟意之從通曰謀臣傳其奇可資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爲無取云耳

辨士傳序

古者兵興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仇而約易憾而歡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爲得已也使而不失辭兩國之民實賴之願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蓋曲盡人情者莫如詩達乎詩而使則道之以義開之以理廣譬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有不集者矣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紛拏之辨不貴也及至列國之際強弱之相形眾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寡恥

故鄉錄卷九

十

通鑑叢書

之徒往來乎其間搖吻鼓舌劫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趣之以其所甚欲捭闔而鉗制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蓋其原起于鬼谷子而成於儀秦當是時也相帥成風其習已膠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辨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漢興酈陸侯隨輩皆以辨聞然嗜利無恥不聞道理之習亦少衰矣以比古之虜使誠爲有間至其辨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烏可廢哉由數子以降士之肆偉辨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迹之著闕然有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錄其可采者爲辨士傳又爲叙古今之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攷焉

敬鄉錄卷九

十一

通園叢書

英豪錄序

今天子卽位之初虜再犯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年矣雖其中間嘗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爲之患猶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乎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由英豪今上旣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感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乎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卽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死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饑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強敵可欺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爲禮法之不可羈也死生

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難則匠石之斲鼻也蓋其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媚之者謂之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賈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踰時而千里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於好矣生者之思奮固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願其誠好否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盍亦思所以用之凡所以區區於此錄者夫豈徒哉

敬鄉錄卷九

十二

通園叢書

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噉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止次張牽其臂迫與之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無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談諧縱譎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善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十發而帖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

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况此定的
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
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
之兆因吁嘻長歎不能自禁後遂不復見豈喪亂或死于兵
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息紹興初韓
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
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信已而虜師咸退世忠力請留戰虜
酋使謂曰聞南朝決水以灌我營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
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
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
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
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傍徨江上莫知所
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徑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
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蘊蓄甚富在府
中屢以策干趙丞相不用後所獻多亦間當丞相意丞相喜
欲官之後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操
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
葵屢爲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
正士胡爲喜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生談王道說詩
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
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
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

之言異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
曰世之豪傑偶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爲世用欲
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
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
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而不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
不能道其姓氏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
爲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
先爲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
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神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玠其
三日死節若李若水孫傅劉韜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
若神師中王稟張叔夜何塢劉棗徐徽言其五日能臣若陳
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庶劉光世劉
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
所劉位其九曰辨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男
若孫韓葛進石塢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
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門而分傳之總目曰
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
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遊四方纂輯舊聞
而爲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
子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
史氏之缺遺云耳

烈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詣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卽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爲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譁笑以俟既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立縻帛于梁爲圈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籠其首入整髮復冠乃死其家遑遽號噉賊聞亦驚捨去於乎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從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日其事大父母屢爲予言如此雖古之烈

敬鄉錄卷九

十五

適園叢書

女何以進焉予旣傳其事以示子友應仲實仲實因謂予言宣和辛丑官分軍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之縉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并爲執植其刃于旁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長女不爲動掠髮伸頸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汗馬後有諗之曰若猶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每日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卽縱辭自解昂然有德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鞏豐字仲至號栗齋上世自鄆州須城縣渡江卽所寓土
斷爲葵之武義人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次
授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母喪免又授浙東避本路改幹

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久之提轄左藏庫奉祠卒公嘗從朱子問學聲實著甚諸公間而陸沈尤詞以終時論嗟惜葉水心誌墓三致意焉尤工於詩多至三千餘首今東平集二十七卷又有耳目志若干卷

炊熟日有槍松楸

小樓吹斷玉笙哀春半餘寒去復來五歲不澆墳土上望江心折刺桐開

敬鄉錄卷九

十六

適園叢書

元 吳師道 撰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紹興庚辰進士調官主吉之永新簿遷徽州錄事參軍未赴纂恢復二十策欲以進於朝與諸公議不合而歸未幾卒龍川陳先生謂邑士之稱雄者四人喻叔奇何茂恭陳德先喻季直是也龍川未顯時茂恭奇其才以其兄恢茂宏之女妻之故其集中屢致此意嘗評其人山峙玉立地負海涵目空四海獨能舉意一世豪傑其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云

孝子顏氏碑銘

永嘉林侯元仲宰義烏下車未遑他事首訪顏孝子之墓曰

敬鄉錄卷十

通國叢書

邑由孝子名長吏宜致敬焉即束帶趨駕出邑之東四里展拜墓下禮容甚肅見其塚纍然蔽叢棘中狐兔交迹樵木不禁侯愀然易色曰何以底民孝哉越明年政成將去又部刺史列其治狀上於朝侯於是證圖牒盡反民所侵塋地繚以崇墉石壯其址甃覆其上嚴扃鑰以限薪樵畜蹂蒔松檟數十百株表顏孝子墓四大字於道周過者必式之庀工於乾道丙戌秋七月旦閱月而就乃二千里走書禾川諭予曰子枌榆也爲我碑其上庶俾後人明吾心無替封殖則顏氏墟墓永有託且以善百里俗予觀漢承秦風俗大壞之後未易遽還於古自嬴政狂祖昭以子遷廢其母家習於見聞不爲異卒身及其報死巡幸胡亥兄弟起相屠至於鮑魚雜腐肉

載輻輳遺臭億齡劉季固英主忍出分羹語后失母道不哀其子逮太宗時號爲黎民純厚訊賈生言則德色借鉅諄語取帚其遺風故在也孝子以匹夫有至性獨不移於習俗親葬自負其土感烏銜泥來助味吻爲之傷因名縣曰烏傷其後或曰烏孝或曰義烏皆必本於孝子故邑眎他縣曾無一姦民諱亂桂蒲繫孝子立其閉也且自古至富貴人止墮雖錮南山徹九原亡不破者而孝子阡由漢迄今數千百年歸然獨存佳令君又從而旌護之則聞其風者孰不知勸哉侯忠孝人也御太夫人官吾邑其政嚴而不殘盡心色養患不能博一笑也既帥之以身又屬之以孝子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子既爲記其實且係之辭曰

敬鄉錄卷十

通國叢書

由漢迄今千餘春錮銅斷漆知幾墳陵谷變遷不可尋顏氏有所歸然存孝肉順骨世所尊馬鬣蓬埋幾何分烏兮無知猶能馴肯有襟裾忘其親因以名縣淑吾民爲之長者教益敦一木抔土或見侵曾禽不如何足人

跋黃槐卿題太平樓樂府

一時之訕億載之信其利害遠近之相去不待明者而後見然其勇或不足者亦不能待也方秦氏忌人之短已既傳重議以箝天下之口而且以利啗之使告往往牀第燕私之語無不發露一可媒孽言者或至殺身滅族而告者遂有其富貴然秦氏死肉未寒是非乃定凡異時以言罪者類物色旌崇之而告者大彘不食其餘矣則訕信之長短何如哉子友

黃槐卿有膽略之士也當秦氏側目磨牙以嚙忠肉義骨之際獨不爲威惕成長短句以摩其須其仇因挾爲奇貨以控之且二十年矣會秦檜下世遂不及發其脫於虎口者幸也凡前日黃氏之宗姻舊遊皆幸其發之後得免於禍已而復惜其不假手於仇及秦氏在時發之槐卿雖暫厄苟未至於死迫今其名日甚矣予則未敢以爲然夫所貴槐卿此言者以其處韋布而不忘君耳使果計其幸不幸之遲速而言之則言雖忠而意何取焉然曩時仇固得其迹屢欲發而不發仇今豈能終抑之哉槐卿之言不患其不白也南湖何恪茂恭父跋

西園記

敬鄉錄卷十

三

西園續書

道烏傷而西多平疇沃野亡名谿山羸十五里少南有湖隄孔道曰南湖四山牆立一水蜿蜒貫之清流掩映山秀拔可喜可舟可園可屋而居凡瀕湖而居者舉何氏也余居之西林樾靜深源泉隨之而委其地視他山頗夷而多土宜果蔬葩繞以藩垣紫荆截水爲限曰西園入門巨竹聳其巔修楊沿其堤短花細草夾徑行可百步有堂曰林堂枕岡西湖峻嶺對峙如列屏障而亂峯疊嶺又出其背倒影湖中翠光浮動淺則荷菱菰茨離披而去望之不盡深則白波際天微風過之怒濤奔放驚鱗潑刺助爲奇壯水鳥族居飛鳴上下雲煙開斂時雨晦明四時朝暮變態不齊而所過皆可樂尤於雪月爲宜其東有亭曰湖陰以湖水出其南也西曰橫爽以

敬鄉錄卷十

四

西園續書

南嶺橫其前也其去堂階五六十步堂後有二堂左所見惟竹曰竹屋右香草被其砌曰蘭坡從二堂階磴而登有屋四楹爲燕寢之地曰復齋齋之西壁盡伐檣楹依山升降而畦之藝以杞菊上有老松幾百株皆合抱杉楠楓楮錯植其間無異也蒼藤碧蘿結樹杪石出林中嵌空奇恠由石罅環行嬖嫫而上僅七十丈至絕頂因其峻培而亭之曰招隱園以巖花花自地而升猶不及於欄楯江梅數十株耀白於青林中天寒木脫心舒目曠所見甚遠徑東三十步有曰杉亭椽楹皆杉木而不斲徑三十步有栢亭悉栢爲之其郁烈不歇二亭皆可下瞰蒼波渺茫漁舟上下鷗鷺去來於喬木修篁之外巨亭之北山益深竹樹陰翳餘草不植巨溪皆蒼蘆約行百餘步有堂屹然聚書數千卷曰讀書堂堂前闢地以引山溜有魚數十尾行池中環池皆取草木之宜陰者樹之幽邃闕寂人迹所不及惟青樹翠蔓之所見松聲鳥語之所聞也稍東木奴百樹亭於其中曰景陸少折而上有亭巋然在叢薄翳徐之間級而登之遐矚旁睇遙岑隱見膚寸數百里雲黃葛仙之峰俱在望焉餘青並牆逶迤而去有別圃曰壺中穴墉以出其下絕八十丈奇海棠翼之柯葉蒙絡如行龕洞崖於其坳曰野堂堂後益樹以海棠數十百株花時明豔綺縮繡錯有泉側出石岸泓澄盈咫猶循塗墮湖中澗然有聲前一欄盡植芍藥欄下雜花卉每種不過三本識其名物而已湖岸多木芙蓉山水至是益平遠堂外地數十畝其平

如掌梅杏梨柰橘柚各種以類而塢列之支徑旁午絡以諸花其西有坡壠崛起數丈其高又二十尺爲臺而屋其上前有兩峰屹立曰兩峰亭西園中之勝可一目而盡也降亭趨松徑出湖上絕湖抵南山循湖而隄遙見隔岸臺榭參差出沒於松竹之末隄上有二亭西曰清華以其含水木之滋也東曰浸山以其從西園而望山與水平若出於水中也水激岸斷略約過之有巨石出水際可坐而釣遵南轉山腹而北至其麓有枯梅二雜立積莽中下有兩恠石如臥虎又數步則石坎昌陽封其限塢水冽而甘冬夏不枯並梅臨水結茆三間雲氣出入牖牕白雲巢蔽其前楹有木之前枝以見水鳥皆視其背風起木末萬數皆和猿聲鶴唳以助悽惋自是

敬鄉錄卷十

五

適園叢書

南則翳塞斗峭絕不可通也余觀林泉之樂非仕者所能有雖有不能久也有且久其隱者乎然余非隱者也未嘗無意於當世之事使果不可以有爲則亦終於隱而已而造物者以是畀我厚矣今日讀書堂中間有得處足以自娛倦則掉舟散策倘祥於兩峰之間一泉一石一草一木皆爲吾真有也客至具果蔬於山取魚鼈於湖去者不留留者徑醉亦何必仕哉且今之仕者皆入而不能出往往以官爲家而視其官家爲傳舍一日去官則遑遑無所之而患失之心重若余之迂豈能必合於世哉故於其出者自爲太平計苟得是以老則將益疏治其園池而賦之姑撫其凡而輒爲之記

永新縣修學記

永新故有學占縣治之左歲月多棟桴蠹撓將壓丸腐墜落成夷翬闕象貌黝昧學徒散逸閱三歲令熟視逡巡揆不可撐又重改營遠濮陽馬侯淙來一日祇謁廟下顧瞻喟然歎曰飾學宮教秀民此下車政也我碌碌爲簿書錢穀倥偬故未遑今終更纔四月使果不及新斯宮而去吾則不無負於邑人邑人達而賢者聞而諗其鄉大姓曰是故吾結髮所遊者且導吾後人焉苟學遂廢不嗣以墜教基不惟令君之責亦吾屬之差於是可動以義者二十人因爭出力劊木陶瓦鑿石輦土既具乃以乾道丙戌夏六月庀工一撤而新之凡爲屋五十楹重門夾廡而殿次講堂直廬列肄舍兩翼庖福庫庖各以序爲繪象精嚴服器整飭不侈不陋各中法程秋

敬鄉錄卷十

六

適園叢書

八月上下釋奠於新宮以落其成百里之士聿來觀禮禮成以長少立堂上下簿南湖何恪揖而進曰諸君知今日學之易於昔歟其亦知所自幸也歟自周之衰塾庠序學之隳人自爲學雖兩漢盛際亦不過建學於首善之地至郡邑之有學則係長吏之良唐常定三等生員數而教養之法卒不立惜不幸出僻絕貧陋之鄉雖有聰明樸茂之資未易以學也非若今日甲令薄海內外俱立學宮以幸多士雖今荒郡遠縣畢置教官諭長增弟子員室廬既稟圖史費用一物以上悉給之官就學者如歸令佐守貳咸主學事又以部刺史提舉之諸君學於此時豈不爲易且幸耶然自五六十載以來士之守所聞而施於用者顧不知昔人者何耶殆又病在

乎學之過易也大抵學之難則識之也堅而其行也亦不苟
學之易則識之也不固逮行已忘之矣故今之學者類如學
之科舉而已科舉外則無所用學在學諸君知學之幸而無
忽於學之易稍能用意於科舉之外以事其難則一二父兄
之不愛費以樂從佳令君之敦明昭代興學之至意與今抗
顏之言及諸君所自處者為幾僉曰唯唯願托先生之文以
記不獲辭其記後日戊寅也

仰山廟記

江西之俗禮鬼病卻醫藥不御惟巫史禳禱是信不愛費死
且勿悟故一草木之妖一狐梟之祥往往尸而祝之既久所
不驗始覺其非不足以驚動禍福人輒斥不祝所過頹祠僵

敬鄉錄卷十

七

通國叢書

像無一埃地無之至若廟教歸然而能奔走數百里之地事
在若不及是必其神有大功德於此土受其報祀為無作也
仰山二王按圖牒肇於晉永嘉中降於宜春仰山之下袁人
即其所祠之遠近因以地號其神歷唐五季廟食不絕逮我
宋受命悉主百神遇國有大慶必封錫今爵為八字王廟殿
額字惠境有水旱螟螣疾疫兵火禱之輒應故民戴神賜承
承無窮已自大江以西家有其像飲食必祭昔韓退之行行
馬守道自信諱怪不語其守袁也嘗以不雨禱於祠下有祈
報二文見集中則神之威靈並孚於世尚矣濮陽馬侯淙來
宰永新順民之願致民之敬度地於邑東之十里有角山之
陰繼皇拱揖環繞若為翼術形勢靈傑且為神之所降依因

鑿為址立屋四十楹以揭虔安靈寢殿言言明庶翼翼像貌
祠器咸中法程經始於隆興某月甲子落成於某月甲子於
是父老合辭以請於邑簿南湖何恪願託文以記余既為記
其始卒且依楚辭作迎神以遺之俾歌以祀神而併刻諸石
記在乾道丙戌夏六月望其辭曰

神之廬兮瀨潭之涓神之靈兮無不之永中委兮山中峙專
樓神兮山之趾壽宮突兀兮靈旗旖旎坵要神兮下隨神去
來兮風馬龜堵田兮莫石閣之下視泯虔兮戾止奚瞻彼兮
釋此驅癘疫兮時雨暘投鉤銀兮耕桑侑洞簫兮奠清醑亘
千禩兮福茲土

訥齋記

敬鄉錄卷十

八

通國叢書

多言近躁訥近禁嘿概諸中道均過也通於道者其言如饑
飽之於食不可欠餘也何給訥之過哉必不得已而過於寧
訥無給益訥之去重厚為不遠於吾道未甚病也以其近仁
義而敏於行焉耳雖然喋喋捷給如啻人利口反覆如息夫
躬輩則給固不如訥使託於訥者如孔光之不言温樹周仁
之不視祕戲訥亦何足多哉否則言事曾不能出口而所立
甚偉若周絳侯口喫於劇談默而好深沈之思若揚子雲者
為幾矣然揆之無擇於語默而語默當物者又不知相去幾
也番陽胡侯猶能接前輩能自強於古人事嗜學喜持論殆
不能休以其緒餘施於官者良可觀第病於莫能容忍人有
不可其意輒面數之以是為人忌宦遊多不偶其外舅程公

榜其所居曰前齋正以反其病也余謂古人能立身於無過之地者類知於其所不及者勉過者矯今人則一切諱之所以滋不古人如也今侯頓挫亦久矣更事且熟矣不患不訥訥且富貴矣余懼侯之既富貴當可言而猶守之以訥則非侯外舅名齋之意也大抵矯過者敝極於反往往知強矯於彼而不悟顧取過於此者柳子厚賦佩章蓋知矯夫剛急耳豈自料其過乃終在於脂韋哉則公之矯於言者似難膠於訥矣余因爲通訥之說以遺之使歸而鐫諸石以記爲實乾道丙戌四月十二日侯名璲字元質程公諱瑀字采伯余何格茂恭父也

隱齋記

敬鄉錄卷一

九

通園叢書

張侯湛九江名家子也其風流蘊藉有前人典型余來官禾川逮寮侯者猶四閱月以余之迂所至寡與侯獨厚我甚余亦樂爲侯傾惜其遽終更去也臨分侯語余曰吾世家德化有先人之敝廬在凡士大夫由蜀漢來者舟銜軸車連軫日過吾門吾懶與事接憮然一室閉門卻掃頗自適也今歸卽偃仰其下矣嘗榜曰隱齋子盍爲我記之余笑曰才謂如侯宜頡頏以取世資隱非所以名齋也侯亦顧子輒然曰吾固非敢必隱然亦吾志爾子無詰我必記焉乃已余遂不敢詰不能辭因坐侯以議其將諸稱隱者非必去朝市裂冠裳巖棲穴處山衣藿食猿狖之與居鹿豕之與遊然後爲隱凡能移世族日所馳驚以爲不足留意于一物以自休足以爲

隱名如晉人或隱于卜或隱于賈或隱于屠釣俱不害其爲隱雖吏亦可以隱稱也然士多膠于出處進退之際躁者不知隱隱者又固而不通微軒冕桎梏則泉石膏肓已故酷遺綿上之草木者未免于懣痛想華亭之唳鶴者蓋傷于見晚要必垂老起商山定漢家父子紛如園綺報韓仇竟亟託辟穀以引去如留侯則幾于通矣使果以是隱庸何傷且侯以盛年一出爲吏遽能獲于上官而同列不忌德于細民而巨室無怨望挾此以遊于世無患不合患諸公要人爭欲出我門下侯于此嘗知有所擇無一干進則不墜侯之門戶矣于名齋亦一助也侯領且曰得此以記吾齋足矣余因書以授之

敬鄉錄卷十

十

通園叢書

祭竈齋記

簿之秩下丞令而列尉上其權則遠出尉下自簿書程督句核外于縣事一不得以可否且檄傳于部郡刺史僕僕道途無寧日故所至令丞尉治多葺而簿或寓于老佛氏之屋就有之亦卑陋老腐不治亦其勢然也永新爲吉之支邑在大江之極西介于湖湘嶺嶠之間去今行都幾二千里府七百里郡且二百里以僻絕氣習固陋甚不特室廬爲然矧簿又冷官其治之卑陋老腐抑固其勢也以子之迂且介既力不足以與世之名智能據津要者逐耽華屋之念不存踰壯四上而卒就下科以進流落于此日與林蠻洞蜒處殆又其勢所宜得也然子去其家千有七百里襍被就于廩單特子立

至所託之廬復蠹撓將壓幾無以禦其寒暑風雨子固不欲厲民以自便而新之然亦非敢視之遽廬因即廳事之西偏汎治一室柱傾易腐級圯覆漏去壁而窗使之虛明縱橫纒丈餘書數千百卷圍之長物一不置以爲退食之地休吏即偃仰嘯歌其下遇其意到理得則恬然忘其爲羈旅牢愁寧復知天壤間有所謂土堅木好高明之觀者哉標之祭竈用漢孫寶事也寶之學不能純病在好激以詭利爲此事偶與吾說合大抵君子之仕無崇卑必有以也卿相而不以行道所不屑抱關擊柝而以貧未病也然居其職則不可以不安不安而進則躁退則懟留則苟躁懟苟三者類非君子所由也余因鑄諸石以自警云

宜齋記

子何子榜所居之齋曰宜有客睇而詰曰宜謂何將樞楹明曠宜展卷乎庭宇邃密宜遠翫乎可瑟可奕宜適意乎有圖有刻宜寓目乎楮枕隱几眠坐適時宜寄傲而養恬乎僕笑而應曰凡子之所謂宜者豈僕之所宜哉僕每痛伯仲間兩盡其所宜今昔所難且以舜爲兄固宜矣而有象之弟以旦爲弟固宜矣而有鮮之兄雖聖賢猶不免于不幸矧中下乎故若兩龔之節二陸之文元仲之名德與夫共被易財推財爭死之事雖簡牘浩茫汗牛充棟所載可屈指數而布粟不容豆箕相煎之謂無世無之可謂難矣吾家二兄弟雖節未龔文未陸名德未陳所幸父母俱存義方時導日對古人黃

卷中而尚友之吾兄所以待僕者既友愛矣而僕亦不敢不恭此得孟軻氏三樂之一若今閭巷言同氣者方其孩提嬉笑看核分咀不見斯須念或感啼眞若骨肉自然莫可間一巨愛奪長舌猜忌不相能雖親在堂而鼎異飪燻私儲所爭纒錐刀手足爲仇敵至有限闕不踰連費不過縱斧相痛且不顧遇急難往往束手旁觀甚者陰擠而竊幸嗚呼此固禽獸之不如者也吾兄弟不移于習俗如前教子致美之懿非日等之竊有意焉因取詩人宜兄弟之義名齋以自樂客默然良久曰斯名固宜矣子之兄弟其踐之無徒言無徒言客去因援筆而誌諸壁時紹興己巳冬至日也

送余端明序

世儒類喜能吏而吾儒鄙之大率能吏若辦事而多流于苛刻儒者以遲鈍不失于惠慈然能吏最易以得名因取要官職故吾儒守道不堅者或利而從之所以循良之治蔑如也昔班孟堅序東都循吏謂漢武時外事匈奴致中國之凋弊吏少能以治化稱者惟董公孫倪三人皆儒者故居官可紀蓋吾儒之政自有門庭不以時而遷就也夫仲舒之學視漢羣儒則似醇矣若弘寬輩時名爲儒耳且猶知此則知今之去儒而吏者殆猶不弘寬若也雖然讀古人之書而官于今日之州縣亦難乎其有聲矣有能未盡忘其書之用且無失名譽者亦千百而一二也番陽余公儒之醇者也其爲吉水邑鉅事夥吏賸俗獷雅號不易治一切用其平日之所學者

以臨之卒能行教化於法令之中著誠篤于鈞距之外匪匪
匪徐不茹不吐而事亦因以集似有古之爲邑者氣象雖比
更一二守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專勵強壯蜂起而公屹
然不動如山惟知守吾學而已彼上官故所不悅之而亦自
知之因刻章其薦于朝得倅長沙既受代士民皆重其去而
爲嗟咨涕洟相與祠於學宮以永其遺愛焉夫觀人之政必
于其去之日去而人其喜之猶恨其不早則其故不問可知
矣去而人其思之猶惜其不留其爲政亦不問可知矣若吾
宗漢大司空其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嘗見思此真儒者之
政也公其得之矣凡士大夫以詩祖公之行者無慮數千百
篇僉以僕與公加厚且使序其梗概云

敬鄉錄卷十

十三

通國叢書

送喻叔奇丞鄱陽序

士歎知己之難遇微難乎知己之遇也難遇足以知己者耳
至寶橫棄道則不必待卞和遇而後收之雖牧豎之愚見必
驚其元彩之異且知欲取攘玩矣若過而不顧者非狂則盲
也然世豈盡狂與盲者耶特以忌心之不去焉耳每怪世之
翹翹然以自樹立者多見毀於異已夫其所以毀之者豈真
不知而毀之哉惟知其最賢于已忌心一萌勢不得不出于
毀也彼忌我異已而毀我不相爲謀然又有實不悅已而謬
焉恭敬有實厚我近之則願以汙已此皆所謂不足以知己
者夫既不足以知己則吾詎可輕受其知哉宜其于世愈落
落而難合也鄉山喻公名世人也學志于古而仕必欲行其

學由是學益成名益遠而仕益困然公安之而不恤也得承
鄱陽待三年之次而始上視羣輩刺天則公道迴翔甚矣然
守乃侍御王公于今號爲有道之士士皆樂其知而侍御之
所亟稱許者甚嚴而公非可以僞得而私子也乃獨與公深
相知人徒知公于侍御爲同舍生又爲同年進士故相知初
不知公之所以受知于侍御者正不在同舍同年也蓋侍御
之同舍同年豈惟爲公而已哉然相知特深于他同舍同年
者則必自有以相知也夫丞之職最冷而秩介于令簿尉之
間上下胥于簿與尉然肖爲之者以無甚吏責也今則又有
常平泉布之責也以公處之則爲非其地僕與公有婣雅相
好方僕僕從江外數千里來而公遽東去然不敢爲兒女感
者誠樂公是行遇足以知己者耳吾君苟不先一州而後天
下則侍御不久留鄱陽侍御歸則公亦歸矣僕雖不識侍御
然以公之知我侍御亦當知我見侍御幸爲我一出此序

敬鄉錄卷十

十四

通國叢書

永新縣主簿題名記

永新非壯邑簿非熱官卽縣官可知居者之于世何如也治
故有其數一陋甚又無石識居者名氏已去則不復訪其爲
誰予既因其陋而屢加葺焉使處可居且藹諸壁以題居者
名氏題蓋始于予俾繼予者嗣書不絕凡府寺之碑題名第
書其名秩姓字到罷之日月而已若其人之賢否政之嫩惡
類不書矧簿職簿書外無可書故令吏部選必以初解褐人
者未欲驟責之以吏道所難姑薄假之祿使習于爲吏爾然

既去更數千百年之遠邑人睹其名氏有猶思之者有罵之而不置者則所謂人之賢否政之嫩惡終不可混也簿又仕之濫觴尤不可忽乾道丙戌臘月旦南湖何恪記

陳炳字德先乾道二年進士嘗守道不仕龍川稱其人學

一世不足以當其意其文清深勁麗要不可少云

宗忠簡公畫像贊

諸葛孔明平生勳業僅與吳魏鼎峙而君子每以伊呂俎豆之然亦獻疑者多矣余嘗語人曰偏師一出而三郡響應留屯渭上則軍民安堵此其胷中凜凜三代規模矣忠簡宗公名在國史事在天下當靖康建炎間厥隸孩童能道其出處公吾里人也其故居去予家無百步世或知其大者而其為

敬鄉錄卷十

十五

通國叢書

人之詳則予實親得之父兄公久連蹇場屋初似無意功名四十餘年始以進士末科在選調為州縣小官將二十年晚倅登州黃冠師以狹犯禁同官相愕然為好語謝遣之公曰何至是獨攝取杖其背詠之朝謫監鎮江酒久之金渝盟得知磁州磁正遭困攻危甚守城具百無一有乃大開門以計譎之宵遁後守留鑰京師以忠義激憤將士兩河豪傑投誠聽命主以一押字得兵二十萬皆願效死力麾下自州縣脫謫籍二年遂為當世社稷大臣公狀貌樸奇瞳子黑白瞭然髯疏而勁磔磔立常語子弟曰人雖不死等死耳有補于國吾榮多矣其忠壯類此惟每出兵必屈指計勝期喜誦左氏春秋少嘗盡以左氏事綴粘壁間以便朝夕觀覽為文章

直寫其肺腑無飾辭其亡也兩河復危矣子每評公直孔明伯仲不獨其心相似迹亦偶類雖然孔明何如人哉其子兵部嘗出公畫像示予慕不能舍去誰不知敬公像獨于余心有感也為之贊曰

平生孔明稱慕莫及像見忠簡懦夫有立橫流砥柱萬里長城欲奮空拳以植危傾猛將斂手氣指目使誰知此公亦裳布士

巢湖神廟記

巢湖或曰焦湖幅員三百里北流底於合肥東薄居巢南匯大江以入于海而西控濡須其支溢于泌為三百六十有奇濤波晝夜無時蓋其地鏡平無窪凹以阨威故微風亦搏擊

敬鄉錄卷十

十六

通國叢書

縱與平地數丈煙氛相蒙漫不見畔岸柁篙無所施巧機夫類拱手惟所之然四面皆可以帆無定所真若默有主宰稍賦黜不虔往往濟登纜咫尺復帆其舟浩漚直入無人故往來一委其可否于神而神母實尸之神魏黃初間隱于巫湖故巢邑其陷也或血于石龜之口神既豫告于人不之信擇地之特高者走焉地陷而神獨免故人神之于湖之濱子聞之土人或水激清阡陌階麓歷歷可數所謂特高之地即今之姥山岌然湖心居民數十家皆龍氏他姓莫得居焉神亦龍氏也嘗歸其故家歸則香風芬馥相唇齒有獨山焉兩山出沒虛無間皆無草木崖根裂裂舟多碎于其下環湖廟不可指計而莫盛于中廟巨石鑿空闕水而堤殿庭煥儼礎柱

突兀赫然金碧危出雲霄其西口廟新落成
于原燎多寶寺之下亦廟焉磴危趾高負
網維塤烏合買舟敝腐不堅網蔽虧姦給
八月既望分泊東岸江淮禳鬼禍福叟紛
休懼不克濟私禱于神主程有期訖定無虞
神貺既得吉雞鳴解舟帆檣蔽天霽光澄明
東西清颿披拂烏散後先忽合復離圓無人
見橫青犯險徑前若驥著鞭傾刻達岸吏卒
解纜入河曾不掩旬萬斛登敖大振軍聲畢
下居人左右勞訊相欣予曰神益靈矣敢謝
送迎神未嘗有詩實爲闕文既與碑文詩以

敬鄉錄卷一

靈惠始封累八字云

舟之來兮風高蕩汨滿兮帆招燎薰在堂兮
儼然兮歛衽願速濟我兮不崇朝舟之去兮
迅于飛帆拂兮茫無涯眼眩膽栗兮將安之
焉依秋深兮木落葭蕭騷兮清日薄神兮
星兮獨處廓神甚仁兮寧以爲禍愚有弗虔
一葉兮相繼神無波濤兮駭我

望黃山詞

望黃山兮峩峩見接天以蔥青紛羣峰兮怪
明朱砂湯兮山椒下白龍兮甚靈襲深潭兮
晶熒山中泉兮娛嬉坐蛇虺兮隱形歲徂夏

上忠義傳起戰國王蠟終五代孫晟上下一千一百年所
取一百九十八凡二十卷乞頌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嘉
之淳熙八年也有文集若干卷龍川稱其文精深簡雅讀
之愈久而意若新弟良弼季直之文蔚茂馳騁包羅眾體
而一字不苟讀之塵壘而無厭也叔奇敏識強記嘗考試
一士人賦當選而用符秦字誤從竹黜之其人伺出院遮
道中詰公公形貌短小爲立几上誦其所作一字不遺曰
子賦雖工如格不合何其人愧謝去此事聞諸前輩云

三月二十四日再朝永祐陵

扁舟投曉出重城春浪初肥綠滿汀竹裏幾聲泥滑滑河邊
十里草青青人家桃葉驚飛燕水面楊花點翠萍漸近昭陵

佳氣集五雲松柏喜重經

次韻范伯廉機宜見寄

夫君自是穎囊錐何事翻爲滄海遺造化小兒聊戲劇山林
大藥豈無資得閒因病還應樂信手揮毫卻有詩休歎銀盃
成羽化會須拔劍撥年衰

詔檄舟行出五雲門

畫舫珠簾出曉關便飛風過幾重灣路經僧舍漁村畔身在
煙霏霧靄間驚浪拂晴輪遠浦亂雲拖粉露崇山偶因王事
從心賞詩語匆匆不暇刪

春水

慶湖春水夜來生曉起雷聲逗雨聲去馬來牛心莫辨鷓鴣

鷓鴣眼俱明飄零花片有底意搖曳柳絲如許輕旬月煙村
半風雨榆錢好爲買春晴

五舅處士惠訪小園作詩爲謝

五舅名道氣相過如杞苗意行隨綠徑情話竟清宵送酒花
飛急撩人鳥語嬌不堪分手處風雨晚蕭蕭

九日借成均同官北山登高

輕霞朝日雨微茫沙路駸駸千里強照水有情楓葉赤倚巖
無數菊花黃興酣爭舉凌雲筆醉熱重浮澗海觴明日蝶愁
人亦懶未須歸去苦匆忙

忠義傳序

忠義者天下之大閑也亦天地勁正之氣之所寓也是氣之

故鄉錄卷一

三十一

通園叢書

在大虛間金得之更百鍊亦不變松與竹得之冒嚴霜烈風
積雪而不少衰人臣得之蹈白刃赴水火歷萬物而不改其
操由此其故也李白有詩有忠于主人之主皆欲其臣然則
不忠于主亦人主之所不欲也蓋人主之意若曰斯人也既
忠于彼豈負于我哉苟負于彼必不忠于我矣且比干違武
王者也武王封之美其正也太宰嚭成越王者也越王誅之
惡其奸也丁公不殺漢高恩孰甚焉而報以大戮者豈非以
其背于楚乎季布數窘高祖仇孰甚焉而赦爲郎中者豈非
以其義于羽乎徐世勳不負李密之黎陽太宗所以勤勤于
托孤也鄧曉聞李軌敗而入賀高祖所以廢而不齒也章聖
皇帝東巡過巡遠雙廟徘徊歎息嘉其盡節異代者金石刻

以贊其忠夫巡等盡節于有唐之時而見褒于有宋之英主
蓋忠則爲人主之所貴不忠則爲人主之所賤未有反覆賣
國左右取容而見好于人主者亦未有果盡忠爲國不爲詭
隨而見惡于人主者此忠義傳之所以作也傳起自列國終
于五代博采正史旁及傳記天下國家之所以安
危事之所以成敗可以裨名教可以勵風俗者乃在此選不
然不錄也上下千餘年所取者不過一百九十人而已嗚呼
可謂難得也已後之爲人臣者可不慕哉

祭何茂恭文

嗟嗟茂恭其果然耶何昌于德何嗇于年何成之艱何奪之
遄病胡不聞訃奚以傳爲善得福造化所權宜壽得天報應

敬鄉錄卷一

三十一

通國叢書

曷愆蒼蒼不仁者天茂恭之行粹然璧全茂恭之才煜
然春妍茂恭之文浩乎如川茂恭之字薛稷明乾茂恭之詩
長吉謫仙謂宜西掖儷美許燕不然東觀接武固遷胷中萬
頃不施滴涓光燄千丈膚寸靡然五十未加一病不痊二子
白丁徧觀華巔人誰無死子獨可憐嗟嗟茂恭吾實子賢我
作我文子推子先磬水南湖日往月遷聯轡握手北陌西阡
劇談月底痛飲愁邊我吏江東書札翩翩不遠千舍尋我藍
田我官閩南不我棄捐藥物上頴朋來海壖二月初吉我熱
我眠忽夢子來談笑我前文字談懷曾懷究宜我因作詩欲
寄未緣宣意彌月子隔重泉欲撫子棺道遠且遠憂心斃斃
涕泣漣漣千里致奠一哀告虔我酒孔甘我飯既鮮嗟嗟茂

恭尙飲此篇

五龍王廟記

龍王廟鄱陽故祀典也郡侯有禱虔則應賢有德則應集英
殿修撰永嘉王公由侍御史守鄱之明年六月不

公曰三日不雨龍失其職三日滂沛當修如法是夕大雷
電以兩闔境告足歲遂大稔人喜而後知公之能約束而龍
之知敬公也公檄將官趙廣修其祠工甫畢有小龍似蛇見
祠下蟠屈如一大錢文彩炳煥廣見而拜之小龍昂首起立
若與爲禮者眾皆屬目俄失所在亦甚異矣噫世人之諄諄
喻之而不帥威而使之而不肯况從于神乎况于龍乎今公
之于龍一號令之應亦如響既新其宇靈證煜然公之德與
龍之所以靈者不可不書也趙素剛直其言不妄說龍若是
故併記之

敬鄉錄卷十

三十二

通國叢書

評詩

予嘗評論諸家詩杜子美如司馬溫公自是三代以還第一
等人無毫髮可議韓退之如藺相如顏平原雖死已千載凜
凜尙有生氣李太白如謝安石雖紆身朝絃而志在林泉或
攜妓自娛不拘小節要之蕭然有出塵姿自不可掩揚子雲
著書悔其少作韜藏偃仰不願人知皓鶴冲天間鷗戲海回
視前日始知烏鵲擾肉鵲鳩爭巢蓋不啻糞壤耳孟浩然王
維韋應物如志和雪水和靖孤山雖未能追蹈高隱然不至
爲俗氣所蔽白樂天如公羊傳經羽翼聖道根本教化忽其

失也不能不俗杜牧之如荆軻七首子房鐵錐豪健勇決吁可畏耶其駭人也孟東野如醫桑餓人形影相弔悲鳴憔悴有辛酸可憐之狀雖膏梁狐貉亦不能不爲之憫然動心李長吉如汲冢古書茫然異物雖瓊詭奇怪動人耳目然莫能名狀不知其適用與否也

呂皓字子陽自號雪溪永康人初以賑粟當補官淳熙中領鄉薦會父兄爲人誣構係獄子陽投匭上書願納所得官贖其罪書辭甚偉朝奏夕報可由是知名子殊字愚牧第進士爲江陵府教授迎子陽侍養官舍劉光祖時作帥以遺逸薦子陽于朝所著遁思遺稿六卷事監韻語三卷老子支離解葉正則爲序遁思其菴名光祖爲記殊尤善

敬鄉錄卷十

三

通鑑叢書

春秋學亦嘗教授永嘉

上孝宗皇帝救父兄書

臣聞言動之過而非故爲之此士君子之所不能免而王法之所宜宥也父兄之難而不能以死救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王法之所宜誅也宜宥而不獲宥宜誅而不及誅是雖匹夫之幸不幸猶螻蟻之自生自死于天地之間固無損于造化之功也匹夫之不獲尙足爲至治之累自昔聖人在上蓋甚憂之凡下民之微有一不平而義激乎其中莫不使之朝聞而暮達不啻如家人之相與以情通焉嗚呼父子兄弟之際天下之至情也以不獲宥爲不幸而自幸其不及誅揆之常情猶不能以自安况夫至情所在渾然一體無所間斷庸可

以幸不幸爲區別坐視而弗之救畏一死之輕而廢大義之重不一仰叩天關以庶幾一悟而甘自投于不孝之域也耶臣竊之永康人世修儒業而未有顯者于是臣父縱臣之兄與臣宦學于外以從四方之士遊而求光其先業焉中間郡縣早曠相仍聖意軫念赤子無以爲生也降詔捐爵勸輸富室出粟以賑之臣父慨然動心令臣首出應命既而朝廷雖特授臣以一官然臣不佞自少稍有立志不忍假父之資以食君之祿于茲蓋三年矣去年之冬獲從羣士貢于禮部未能以遂其志而仇人怨家所競不滿百錢至誣臣之兄以叛逆誣臣之父以殺人叛逆天下之大愬也殺人天下之至惡也非至棘寺終不能自明一門父子既械係而極囹圄之苦

敬鄉錄卷十

三

通鑑叢書

獄告具而無纖芥之實卒從吏議以數年酒後戲言而重臣兄之罪搜抉獄文以家人共犯而坐臣父之罪夫酒後果有一二戲言而豈有異意此所謂言動之過而非故爲之者也深山窮谷之中華門圭竇之戲言而上瀆九重之尊則幾於失朝廷之體矣且怨仇告訐之情累歲不可知之事所不應治也有司今獨受而窮究之則幾于長告訐之風矣子實有罪則子受之固也搜抉獄文以致其父則忠厚之氣亦少損矣昔漢女提禁上書乞爲官婢以贖父罪猶足以感文帝之聽臣不佞亦嘗聞義矣父兄不幸誤入于罪而有司一致之以法則上以失朝廷之體下以長告訐之風而損忠厚之意所關若是其大也乃不能乘是略出一言以動天聽寧不

愧死于一女子乎臣重念士之求仕于時也亦將以行其志云爾今日閨門踐履之基即異日朝廷設施之驗也平居父兄落難乃庸懦顧惜不能自出死力而哀救之是無父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可以受君之爵食君之祿而立乎人之本朝哉臣願納此一官以贖父罪而甘以未伎自鬻于場屋之間無寧冒此一官以爲無父之子而無所容于聖明之世倘陛下哀矜其志而獨從其請則臣區區之志願足矣子弟之義庶乎其無負矣然豈臣父子一門之私恩而已哉苟以爲國家自有定法雖子不能以及父遂置之而不問是非陛下之聖明有虧於漢文實臣之不肖有愧于一女子而不足以盡感動之誠也則惟有先乎父兄而死耳復何所恨哉干冒

敬鄉錄卷十

三

適園叢書

天威罪當萬死

別荊州諸友

荊州三度別此別尤酸冷蒹葭逐岸靡煙雨隔林迴去棹行且留離觴醉還醒緬懷荊州士鶴立霜毛整競爽信何人班班紛脫穎况是清俊流魁然挈裘領相逢名教樂殊忘舊機境草木臭味同何庸強畦吟虎豹識避就寧忍覆陷弄人情不相遠頗諒心耿耿眼裏絕荆榛風生獨何幸時恨多曠遠赧容發面頸分袂復自茲深淵惜斷縷斷縷無續期分袂有時并但願各自珍時當動深省一簣會成山九仞猶棄井要令百鍊金青熒無留曠大哉乾坤內無道相與永

題青溪神女祠次東坡韻

青溪爲琳法師道場琳峨眉人一日思鄉水龍女爲致四足鮑爲證

生居萬山中二年依澤國偶于僧曹暇聊欲訪禪默再拜神女祠劈山定何術上有琳宮巖作論期破惑只令澄潭中異影眩莫執宗源人幽窈峨眉如可及吾聞大地下出沒水中日胡爲二鮑魚欲歸猶未得變化乘雲雷那能繫不食山深風竅號天寒日車急寄語龍宮君安隱藏故穴近來託恠多勿遣容易測

峨眉亭

采石山頭月正弦捉月臺邊酒滿船擾擾利名蟻慕羶如公豈但酒獨賢平生醉裏詩三千卷起高江作長箋悲哉人世

敬鄉錄卷十

三

適園叢書

隔天淵一日乘風反自然死生在我不在天欲死得死豈其冤歌罷長風大放顛蒼茫何處可拍肩

呂殊

上林樞密書 大中

某聞舉事者爲必順人心蘇公軾嘗言古今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人之所樂則國以父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所不可則反爲危辱是非疑似之際尤必取決于人心而况今日送首之事是非較然詎可以犯人心獨行而不顧乎向者誅竄奸魁收召舊德雖未及大有所設施而天下翕然想望至治者無他眾心之所歸則未爲而人已信之矣夫未爲而人信之則易爲力

欲爲而人議之則難爲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某竊爲閣下
惜此舉動是舉也不審閣下其以爲誠然耶或心不然而貌
從之耶抑嘗誦言其不可而卒不勝同列之議耶今京都之
內兒童婦女舉以爲非至有掩口而不願言塞耳而不願聽
者人心所在相去不遠想閣下亦知爲非也豈惟閣下知其
非想同列之人所謂異議者亦未必自以爲是也夫彼未必
自以爲是而復不肯中止徘徊願望若將力排眾議而爲之
者其無乃以力排眾議之罪小而重違敵情之禍大耶夫重
違敵情則和議未決和議未決則邊釁未弭此固今日主議
之人所謂徘徊願望者也抑不知和好之所以可恃者在吾
國有人足以大服其心不在事事而從之以求厭其無窮之
欲也數日以來學校諸生詣闕投匭已嘗及此閣下亦必聞
之矣今區區欲爲閣下言數語而已閣下以爲持三公之首
以送敵庭自開闢以來有之乎無之也閣下以碩德重望爲
蒼生而起乃使開闢以來所未有之事書之史冊傳之後世
自閣下始豈不惜哉閣下以爲敵得吾三公之首其止以謝
邊民而已耶其必將用是以薦宗廟也其必將用是以傳告
諸國也其必將用是以改元肆赦奉上尊號也其必將用是
以東封西禪刻石頌功也其君負中興之名其臣受不次之
賞而吾君吾相乃含羞忍恥偷安一隅猶爲國有人乎敵自
得志以來八十年矣國力民心將帥士馬皆未必逮昔兩年
之間技已止此吾不能少忍乃舉三公之首而亟亟授之以

成其名是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也是所謂借權于敵而授
人以柄也其爲失計不言可知眾怒難犯專欲難成今者人
言藉藉萬口一辭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吾聞
而藥之也爲今之計誠能一紙布告遠近明言昨來以生靈
爲念勉從所請而內外臣庶以爲未安所有已差通謝副使
等姑遲未行而前所謂小使者不憚再遣彼以吾爲有人未
必不從猶有難者則雖往復數四未害也况敵情叵測和議
難成邊備其可弛乎均之未能備何至若是之迫切哉某昨
到京都首聞斯議疏遠之人未知廟堂實意徒見人言如此
不無私憂故竊爲閣下惜此舉動也夫人固有好議論辨捷
給訕上不遜以沽直者閣下視某何如人耶閣下被召親故
間不過謂閣下行取高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耳如某
者正以功名事業期閣下閣下其無以位在五人之下立議
不專異時或可藉口也昔元祐諸公坐棄地之議而擯公死
者非一今日之事未論爲國計正使爲身計亦已疏矣人事
變遷詎可保耶惟閣下熟籌之無以人廢言則天下幸甚社
稷幸甚

敬鄉錄卷十一

元 吳師道 撰

時氏居婺之清江名汝功者字德懋呂忠公銘其妻邵氏墓序三子鎰鑄鎮孫瀾濟梁潛洽因泉弟汝翼字德輔呂成公銘序三子鎬錡錄孫濛源淇演溱瀟瀟朱子為書丹又為作慈教菴記而銘其妻邵氏皆以鎬錡故一時見重于朱呂者如此成公與鑄同隆興癸未進士自錡以下多從遊按鎬子涇亦公門人而銘未見者或此時未生歟鑄字壽卿國子監書庫官鎬歐寧縣尉淇字叔瞻紹熙庚戌進士涇字仲淵由太學中嘉泰壬戌進士充浙東幹辦公事皆東萊門人有可考者涇字子澐一字伯江鎬之子成

敬鄉錄卷十一

通國叢書

公門人有學行著尚書周官餘未成編而卒忠公誌墓執友私諡曰夷介先生

宿萊道驛

舛輿倦長途夜投村邸宿市井倚巒岡人煙半樵牧茅簷俯清流翠巖出前屋山月照人寒有意憐幽獨

瀾字子澐一字叔觀鑑之子師成公名最著淳熙辛丑進士初為温州天富南監押袋官歷臨安府教授西外宗學教授知寧國縣通判袁州終朝散郎通判台州成公輯書自秦誓沂洛誥未畢而卒瀾以平昔所聞補完之見所自為序有南堂文集若干卷季子少章

從先生明哲道中呈伯廣炳道

燕子楊花各自飛雨乾溪路綠初肥無人會得風雩意可是千年瑟竟希

少章字天彝由鄉貢入太學登寶祐癸丑進士第天才絕出博極羣書初授麗水縣主簿用薦改授婺州添差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未幾改南康學教授兼白鹿洞書院山長逾年擢史館檢閱以凌躐劾罷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卒不大顯而終天彝自負甚高登第時年近六十為忌嫉者沮格既而子女昏喪落落不偶感激自傷平生所著易詩書論語孟子大義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詩贊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千篇總為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三山鄭士懿曰孤傳峭拔自成一家具一世瑰偉人良不虛也

敬鄉錄卷十一

通國叢書

鳴雞行

三里寥落秋夜長老雞望星初引吭一聲二聲天沉澗客夢初回猶惚恍三聲四聲天漸明道上行人馬蹄響嗟爾行人人有心心長面短誰能尋薛君脫走窘思慮劉牧起舞豪精神勿言咄嗟纔滿座中有歎悲千萬個君知種種在此雞只合雞聲塞天破吳中老翁百不忙殺雞釀酒酌年光黃紬輒暖蒲薦穩日出三竿猶在狀

田園歸述懷 東狩行 遠別離 夜行水際 北窗晚
飲 閒行 書懷 山花 田園樂 歲暮 赤松道中
春山登城 上黃晚歸
書事七首

諸將紛然各自雄
面前全隔馬牛風
向衣已辦通天帶
何日臨門送晉公

其說曾公有府城
殿前數日淨邊塵
白麻宣受人爭看
寶馬高秋報主身

特地今年荷主恩
儲胥百萬給諸屯
張彝自向河南死
懷朔驚翻賀六渾

莫爲蒲駮高舉趾
邊情轉眼又干迴
吳房小敗寧非計
防後飛軍雪裏來

高帝神靈未可誣
至今陵柏尚扶疏
小臣眼有一石淚
準擬北來都破除

北引黃河入宿河
下栽鹿角起層波
城中待哺一萬戶
咫尺南船那得過

瑪瑙遺基尙未斜
兩京風物使人嗟
先皇月出曾遊歷
空見春風發落花

題園門
林花落處憶初妍
半折妖紅似隔年
今日綠陰還漲眼
卻思花落又茫然

遂性賦
余受性剛褊與物多忤
賴先人明訓行年三十未墮大節

獨以寒餓切身之故
黽勉從俗懷薰猶同臭之懼
思欲遠舉自遂翱翔世表而揆之義理或謂非宜乃作遂性賦推

天假命以自戒其辭曰

嗟予生之貌艱今年未老而既衰
繁縞髮之垂領兮兀輒跨其拄頤
隨流俗而泛濫兮忝先人之微猷
懼年歲之已迫兮白日汨乎西流
惟世道之狎薄兮般總總其相加
抑美球之極擊兮崇頑珉之積瑕
鳳凰低摧于汗溼兮燕雀橫鶩于蒼

冥冉冉披披而胥下兮奄四極而東傾
露織材以爲觀兮蓄汚志而須便
苟芒芴其可冀兮彈涸濁其猶羨
子高冠之岌岌兮荷夙訓于明師
禪天質而弗虔兮恐自棄于有司
操方矩而入員兮勢扞格而難親
鞭跋駑而不進兮逸鬼倏而神騰
飾厲人以自售兮諒愈修而更醜
進與退其皆谷兮忽茫茫而失守
子遊太行之崔嵬兮挾矍矍而無庸
方闔門而脂牽兮遭洪流之奔汹
維堪輿之緼網兮獨界余以孤虛
北村翁智兮南箕簸愚臥擗擗而屢起
兮行鵠鷗而懷傷漂一身其何泊兮
念世德之純剛望金華之紆緝兮蒼雲湧而上征翼萬山而繞雷兮傾千漲而沃楹
仙人遺子以丹節兮較朱鳥使奔走飛廉挾輶而翱翔兮豐隆執鞅以先後軼蒼顛而超忽荒兮觀洪造之宏矩挹沆瀣以徐沐兮攬青飈而遐翥

且弭節于陽谷兮夕子暨于流沙
擷若木之芳藹兮攀碧柰之繁華
賜天鼎之精噉兮給仙駕之副車
蒼虬騁而前訶兮白鹿之角疑然而騰
余乘祥風而逆帝兮帝矯首而不歡
曰道可蹈兮而不可利据厥中以自宅兮委羣誕之鮮扁擲成

虧于北景兮獨春容乎自然
汝何文肆而質離兮內榜徨而靡怡
忽瀆潰而四出兮終不奠其所歸
瞰故鄉之草木兮紛

敬鄉錄卷十一
四

題園門

林花落處憶初妍
半折妖紅似隔年
今日綠陰還漲眼
卻思花落又茫然

遂性賦
余受性剛褊與物多忤
賴先人明訓行年三十未墮大節

獨以寒餓切身之故
黽勉從俗懷薰猶同臭之懼
思欲遠舉自遂翱翔世表而揆之義理或謂非宜乃作遂性賦推

天假命以自戒其辭曰

嗟予生之貌艱今年未老而既衰
繁縞髮之垂領兮兀輒跨其拄頤
隨流俗而泛濫兮忝先人之微猷
懼年歲之已迫兮白日汨乎西流
惟世道之狎薄兮般總總其相加
抑美球之極擊兮崇頑珉之積瑕
鳳凰低摧于汗溼兮燕雀橫鶩于蒼

披離而捷獵籬籬穿而不理兮落日汨乎西陌彼狐兔猶首
正兮余何獨忍而違茲長太息以掩涕兮馬踏足而不嘔魯
叟之元德兮惟狂簡之爲求楚曩放而莫徵兮睇章臺而增
憂申屠劊木以自悶兮卒皜皜而完節馬生務近而不浮兮
驅羸蹇于下澤茲聖賢之奇致兮朗遺躅其猶白矧余懷之
隘陋兮寧不反顧而內索奉慈母之歡忻兮接羣昆之益和
棲衡門而保靜兮填鳴瑟而長歌慨旁地之百弓兮觀卉木
之天眞攬菱芡之披秀兮翫蓓蕾之懷新冬網鮮于微波兮
夏摘脆于彎碣釀殿下之甘液兮浙玉山之精靡迎夜氣之
方來兮屏百慮以鎮之導聰明而適正兮卻謀畫而不持瑞
慶以爲宅兮廣漠以爲庭視眾嗜之淫淫兮予胡孟晉以超

敬鄉錄卷十一

五

適園集

徵玄修賦

羣悲人生之無幾兮耆織芥而捐軀涸方剛之英氣兮昌蕪
穢之陋區惟自信而無惑兮常陟降乎明神諒天性之固然
兮何殃慶之足陳

徵玄修賦

徵玄修之終始兮實惟主茲下人握否泰之真機兮運盈虛
之逸輪抗紫霄而忽驟兮潛黃壤而遽申或千秋而同狀兮
或一息而異形禍夫晚酒兮眸子濫而不知其旨通俠傲茲
崇閱兮奇羞遠乎奴史般紛紛其萬變兮職吾修其謀之叨
厥程子于往聖兮曰禍福人其自求之子冠切雲之顯章兮
踐敬義以方且道愈亢而滋窮兮莽不測其所極時純樸之
純委兮眾謂余其悻驕柔顏色以接言兮彈膏澤而不韶負

欄宇之暖日兮受絳綵之淒風脂肪潤而萬物利其莫沾兮
固一窮而獨存昔仲尼之元良兮曾削迹而莫容虎踞尊而
雄盼兮佩青廟之元弓回醜終而彌天兮擬聖車以爲柳跖
富斃而綦壽兮絲猥附而龐合蕭縲綬而強死兮蔥珩錫夫
腐餘元機餓而枉絕兮委芻豢于猿狙奔利而逢吉兮蹈道
而蒙尤恐前志之不然兮端拜而徵茲元修謂穹邈其莫覲
兮枉日月之盛明將廣裕而難撼兮又奚用夫雷霆恢幽鄙
之黷庭兮積忠魂與義魄張疇極之備福兮叢魄瑣之猥籍
予旣不能滑稽以改節兮修又顛而莫測登皇闈而陳詞兮
曰子其流辟于裔民皇告子以吉占兮願少安其勿憂孰有
種而無獲兮孰旣獻而靡酬羌未運之方紹兮視恍恍若有
亡逮考要其考詳兮亦何以遁夫玄枵援勁昭以射日兮亦
烏瞠而莫逃揮悍鞭以笞社兮眾叢聚而呼號虛近而理遠
兮豈不足以騁厥志尙爾驅之僥倖兮在裔子猶顛沛桓舞
則以待世兮世雜襲而萬殊要厥終之有類兮夫何怪于須
與戴厥聲而折困兮負鄙號而恣睢亦一失而一幸兮在哲
士其擇之若骨腠而滋馨兮惡肉澤而踰穢賢世短而聲長
兮愚年引而名厲彼聲利之兩濟兮乃元氣之所會孰徧得
而獲幸兮猶抱恨而慷慨舍一旦之榮悴兮通往轍而並觀
余色靡而心怡兮視臭惡猶肥甘亂曰養性保真復吾性兮
體常履正順吾命兮仁爲吾居由義徑兮援古爲則今爲證
兮要不爽厥生孰殃慶兮

敬鄉錄卷十一

六

適園集

大節堂碑

天下有大戒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義也予讀國史至宣靖之際雖去之百餘年猶將撫膺裂眦感憤太息而當時士大夫目見其事知以身殉義者乃不過十數人蓋未嘗不恨其少也然信安占三人焉則又未嘗不驚其多三人者徐君諱微言字彥猷毛君諱桌字叔纘徐君諱揆字宅卿國朝涵養天下士且七世崇極而圯民風驕傲一日睦賊驅數百千人揭竿掉刃而東南十州望風潰守宰通播莫有少撓其鋒異時孽胡長驅頓顛折腰抱馬足巧須臾毋死豈足怪哉叔纘以區區一士曹毅然當劇賊之衝城破而擒頸血而罵不絕口宅卿在太學憤二聖之當厄上書虜酋自斃王蠲欲以

敬鄉錄卷十一

七

通國叢書

一介之微感動宇宙庶幾忠義之士聞風奮發至殞軀喪元不悔彥猷守晉寧初破勅虜斬渠酋次第奏功既而婁宿孛董以全兵嬰城積攻百五十日糧竭矢窮士死傷略盡猶慷慨坐堂皇見婁宿肆罵賊至不忍聞射殺之立屍如植不仆予幼聞其事慨然想其高風來柯山首訪遺像則風流墜絕久矣比三年乃得之為屋三楹榜曰大節奉而祠焉嗟乎彥猷乘邊障叔纘以恩得官宅卿乃一布衣非世之所必責望也又非迫于勢而有所不得已也向使隨俗遷徙苟以全體豈遂不容于一時而三子者忠憤內發視國之傾君之辱若其家破而身危果而蹈之無所疑卻非性與義俱疇克至此世降愈薄士大夫以委靡為素習避就為深計三子之事可

使之一日少于天下耶顧余安能姑以寓區區之意庶其有

發而已既序次之又為歌一章俾學者歌之以酬神其詩曰天降戎疾殄我民鷓鴣奮怒豺虎獐掩遏赤鴉蔽陽精夜羅鬼火塞要津當塗大吏腰纏金撓脰稽顙淚滿膺嗚呼輿語若稚嬰欺賣宗祏傾皇靈有勇三子心稜稜披弧援甲憑孤城城頽兵折氣益振目光如炬燦胡羣或從辟雍曳長紳欲柱八極遞帝輶有偉三子辭轟轟危立高罵聲吐霆頸血濺天天為昏斷屍峙立不仆傾神扶鬼挾赫可驚坐朝不與燕不賓寸武不踏黃金屏性忠內發孰使令英氣挺挺曠古今竭來柯山訪厥孫彷彿毅狀衝杏冥築堂泮宇復深明悲風苦雨淒棘林魂兮來歸肅泠泠寥哉曠宇疇非臣登茲堂兮

敬鄉錄卷十一

八

通國叢書

企風神鬚毛磔立心膽森勿俾三子專修名

衢州修羣賢祠記代思成兄

士能以德挺其身死而使人奉嘗之詠思之不忘夫豈易能哉幸而得之不能聚而多也聚而多不能同出於一州也三衢古來稱太末其地四通五達而山勢盤鬱溪水清瀉士生於其壤興慕而來遊遂為此邦之人者前後相望同出于一州既聚而多蓋自嘉祐治平之間清獻趙公以漳德高節師表天下屯田劉公治易圖鈞深以悟學者皆為西安人建炎叔擾丞相趙公侍讀范公諫議馬公自北方徙以來而須江徐先生問道龜山上饒汪尚書受學橫泗皆集郡下一時風旨淵粹藹然被於鄉閭靖文寶謨二劉公天以信厚乎實有

紀於世尚書之子詹事聚書萬卷復煥而大之二德遂爲道
德之較他郡莫之敢望而擬也郡故有趙公祠蓋以太守范
公文正司馬公號曰景高趙丞相范侍讀馬諫議劉實謨兩
汪公父子祠於郡東超化寺學之所祠惟劉屯田徐先生二
人而已靖文劉公蓋未之祠也嘉熙二年正月靖文之孫請
于郡求附超化之祠太守秘書郎實文史公聞而歎曰浮屠
氏儒者所擡願使羣賢妥靈其間其歆我哉按周禮大司樂
掌學政凡有道有德者死列於瞽宗瞽宗殿學也然則德董
其鄉卽學而祭之何浮屠也於是捐錢二十萬有奇廣學之
祠延爲三楹奉景高王公超化寺諸公之學司馬公舊已祠
于稽古閣自清獻公以下其若干人既成公與其僚悅而奠

敬鄉錄卷十一

九

通國叢書

焉像貌一新裸饋以倫恍然若聆廣室之論觀眾星之集不
謂其已遠在數百年之外也文學掾時某論於眾曰道教之
不明上之所以化俗操民其說曠矣表崇前哲使徽音淑德
延續於後庶有發乎且士隸於學覽編策所載哲行高德猶
必慕愛反覆思與之齊况其於親出其鄉明太守又祠而昭
之摩厲之資亦近矣出而講父老之流傳入則瞻儀像之崇
植是雖欲不化不可得也古之善教者靡不務此叙其論撰
以傳其心表其宅里封其隧墓以著其跡夫人心之靈非可
襲取而俗好之溺又難以勢掩之也則亦養其見聞固之以
遠以感其與善之心庶幾其自趨之而已蓋刑制威脅其事
雖捷不若微感陰誘取之之深也此明太守所爲汲汲也世

降逾伏貶仕而得一郡謀計商畫不出貨利之間庫盈帑實
則眾以能歸之矣其有汲汲於此者乎是何衢士之遭也史
公郵人名彌鞏三世相家而被服雅素其利於學者甚眾作
爲之神此故不著云

玉成齋銘爲從弟
機作

予從弟機名其齋曰玉成謂余爲銘余謂機處約不禦窮不
惟天之懟而因以爲得知其屬已者將以成已也其亦異乎
流俗之見矣銘以勸之銘曰

若欲富且貴乎蠟薪脂壁疾疹所藏邪幅黜珩或以蓄殃嘗
試觀之釣魚之溪版築之場始之則持竿荷鋤澆泥沒裳其
爲卑辱亦甚矣一出而際昌歷耿日月之流光庸詎知竿鋤
之爲辱乃聽以裕其後而翊其旁然則稽首受塊僕行乞漿
舉夫造物而磨礪斷樑百鍊成鋼蓋功名之道於是而出貴
產德之與鄉令弟秀齡受學知方撥矜而見原思之肘曾不
懟夫彼蒼謂庶幾造物之相成敝一室而自防方將積空乏
之所增歛肅殺之所凝以待夫潦水之歸壑屹然取其津梁
其果能然乎則子不敢以淺量之矣

陳師復哀辭

開禧初先君爲西外宗學校官得有道莆田陳君宓時主管
睦宗院朝夕從先君遊甚相善也先君剛毅而和陳君徒和
而已然好善特甚不立私見是非皆取於人每先君有所爲
或出一文必肅而拜至他人小藝雖不拜亦拱而揖之先君

積異其所爲期之甚遠未幾各解官去不相聞者十年陳君入爲將作監主簿果抗直有聲應詔言事指刺權貴人怒欲致之罪未發適得輪對復上數千言指刺彌切遂得知南康軍改南劍州治郡如治家積稅滯逋皆弛以予民民愛親之人人給足而官積亦裕既興學修營堡百廢皆作又作抵當庫儲積倉峙數萬緡以擬水旱或問陳君公不他征而富臧若此何也陳君曰自有以爲富無事征也今之主郡者括囊萬貨以奉要人舟街馬負者相望如引繩吾徒絕此而已今天子卽位之初陳君年五十有五上書乞致仕丞相疑有他意下本郡按驗陳君亦不重請惟杜門深居謝客再得知漳州廣東提點刑獄皆不受如是十年卒卒之日家無餘財方

敬鄉錄卷十一

十一

適園叢書

陳君在睦宗院時少章方齠年陳君愛之日置膝間背書爲樂然望我良厚時語先君此子他日必顯名其後陳君所就偉特爲海內所慕而少章遂潦倒甚不副陳君之望今其死也遠在千里外又不得臨其窆哭之而先君塚上之木亦已中柱感念疇昔涕不能禦因爲哀辭一篇以寄予之悲其辭曰
吁嗟陳君其姿粹和志則武倚奸若敵聞善輒拜推兩股專我先子一見相諧絕違拒日子愿純配我剛毅得處所譬之酸醎相和成味乃登俎我特髣髴如鹿方茸雀方乳君獨奇賞捧置兩膝玩且舞別去再紀先子墳木大中柱我亦願沈卑踪陋跡翳林莽獨君烜烜勁氣上拂摩九虎爲當宿春訪

君嶠南就談塵胡爲不仁北風招邀墮玄陽先友盡矣感傷熏心淚如雨我疑天公亦若世談隘且窳隆就織邪束縛慷慨劇囚虜人亡世空嗟此廣宙誰得拄相望千里欲就君窆腋不羽

與袁廣微侍郎書

少章不佞從士君子之後切聞端平之初重陰褻開白日清照天下以爲興運勝機當開泰之仕者建安真公臨卽魏公與葵之鄉人徐公暨執事相與爲四而已數年以來三公者不幸往往頽落而執事獨巍然孤立爲海內之鎮其勢旣已單危而推排媚嫉之士苟且搖唇磨齒崇節百怪逆拒而陰搖之執事蓋亦察其風聲料其動之必括望望焉而不敢就

敬鄉錄卷十一

十二

適園叢書

也夫急症危狀見諸形色者大略可觀矣而倉岐和扁又或掉臂而舍去有志之士戚戚以憂視山度林思欲遐翫冥引懼其不可得也恐栗憂忤之間則又聞執事義冠振佩惠然肯來又爲之欣欣以喜以爲倉岐和扁肯踐乎吾門我症雖甚急狀雖甚危尙有可藥者乎蓋今一世之去就觀執事以爲准不識執事何以處之天下非一夫所能獨運也必將合天下之力心之所樂趨則氣至而力生故欲舍天下之力必先得天下之心此雖老生陳腐之常談然而未可忽也議者謹曰吾憂兵之不練財之不裕而已若是者何足以爲當務之急嗚呼獨不思兵財之所係者乎天下之心作則天下之力生兵固可強也財固可豐也此亦管子所謂寄政下令如

流水之原者也夫爲國之道莫大於審輕重之等古之善治者揆其重而操之度其輕而縱之操縱之權不失而大小之務畢舉今之所謂操縱者愚不知其何如也莫重於億萬年之業也而今也輕之願重於失目前之利莫重於億萬人之命也而今也又輕之願重於失僥倖之欲何其不思之甚也此三者特其大者耳蓋天下萬物莫不各有輕重之等內外之勢攻守之宜財貨出入之節君子小人用舍之分宜操宜縱較然甚明而自端平距今六七年之間所操無非輕者所縱無非重者是以天下豪傑皆望風而不服小民戲侮以玩上之令而國勢日卑是無他故焉誘於苟安謂可支補以俟後之人而已得以幸免也夫輕者其利常近而重者其利必

敬鄉錄卷十一

十三

適園叢書

遠今上自朝廷下及郡國以至於奔走之小吏朝之籌不計夕夜之課不謀曉折腐木以支朽壤苟幸瞬息之不傾又何暇擇遠利而操之乎無怪乎本末之衡決泯泯勞勞而不可救也故愚謂今日之所急在於作天下之心而又當自持其操縱之權籌輕籌重輕重之籌審則一出令之頃聽之者犁然在目而天下之勢固已回矣某少受學于先子先子之師則東萊先生因東萊得事張朱二先生陸先生從東萊於鹿澤亦復獲承事於左右而又與先生潔齋先生爲同年進士一時言論風旨深蔚昭朗少章嘗得竊其一二不敢自菲欲從事於其間沈思靜索有不沾席者三十餘年於此矣易詩書皆涉其大趣而獨嘗深致意於春秋爲書數十卷雖不敢

自以爲是抑不可謂不盡其心也嘗欲求正于當世之大儒以信其說而今所謂大儒者惟在於執事舍是而弗求將焉求乎頃者所憂症急狀危不暇乎爲此是倉岐和扁肯踐吾門而徒以症狀自委絕其絃而不操則過矣惟執事上有以格君心之非使天下之勢安固寧謐如少章者得優游飽食徐吐其所長而薦之文席執事爲之是其是非其非又下有以答學者之望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某於執事無一日之雅然師門之舊先人之契亦非率然而無因也故敢順天下之所同歸而自歸于執事不復以自獻爲羞其平生所爲書貧不能以卒致獨致其應事之作凡若干篇試一覽而詳焉

三槐詩集序

敬鄉錄卷十一

十四

適園叢書

博陵邵自元宣子於子爲外諸父從之游將三十年矣始宣子之父南陵君與其弟著齋西園皆好學有大才兄弟鼎立名一時西園以禮部上一人歷華顯其名特偉南陵一命爲尉以死著齋在太學上舍奏名訖不得仕三人榮悴不同然長老評其才不敢有所高下也宣子總髮膝下承命不名他師朝夕肄業性又通悟蓋於書無所不習讀羣經叢史旁箋雜解異同之說遺文別集度辭僻句深隱細碎之文以至虞初稗官巷談里諺靡不該悉儕流會集問難卒發若某經所疑某史所闕支脈邃深茫洋無端宣子必一一條析先引傳注次列講解多者十餘家然後斷以己意聽者聳駭予嘗以語滕侍郎仁伯仁伯日記問疑有種曩余師事南陵一日同

飯五六人或有疑其辨者南陵誦雜不遺一字辭習若流

今宣子復善記若是真乃子也宣子既嗜書故人投其嗜奇

遺必以書家雖貧藏書萬餘率手自校校朱句墨一若繪

畫予自省事交鄉里豪傑游太學同舍即幾十人其博習可

敬畏如宣子殆一二數而已宣子生平撰著叢稿山委詩易

皆有解春秋雜記尤多嘗傳其地里書一卷考索本末郭

景純鄴道元不能過也西園晚喜為詩故宣子少亦能詩吟

就輒為人持去不復省錄年四十有三惜其散逸始為簿錄

傳之斷自辛未之春迨今辛丑三十年間在紙墨間二千六

百篇然宣子少作尤工流麗有思度又十餘篇盡逸不存甚

可惜也古稱窮通有命不特其身至文字之傳類亦有命存

檇鄉錄卷十一

十五

通國叢書

焉予觀隋唐以來至今詩人別集之傳不必皆有宣子之能

至或平凡已甚猶巨編大刻家有其書宣子負能所窮吾未

保其必傳也夫少則易挾易挾則傳宣子之作十倍風雅抄

者疲手腕搆者累篋笥未保其必傳又可以多累之乎余不

自揆輒刪其繁密取其精遠者得八百篇手錄為十卷以行

於世然亦多矣淵明康樂篇僅可八十要與日月爭光不但

汗牛充棟而已宣子所尊事者路帶德章輩豐葉正則呂喬

年兄弟遊江西熟驅塘危稭諸賢稍零落宣子年亦七十有

三日昏鬢禿枯稿蕭然矣予自十餘歲即以文藝為宣子賞

具更唱迭酬尚班班見集中則敘之責非余其誰既序次當

以寄衛人鄭伯光使刊之若其經解雜文余不敢專宣子之

友尙多必有能次之者

嚴州二先生祠堂記

代太守王會龍作

澤熙聞廣漢張先生為桐廬郡太守而東萊呂先生為其郡

文學兩先生皆大儒曠世或有之一時聚此邦為賓主其風

流餘韻藹然被於溪山之閒雖時移世改薄物細故侵蝕已

竣而士食其澤自相枝梧者殆數十年此其豐恩遠德殆宜

其尸而祝之者也而祠宇不建神靈散逸無以尊邦人之視

聽後四紀有奇而會龍為尹於茲廼即郡學之西塾開屋四

楹為龕以奉之既成躬率僚吏釋菜成禮士之縱觀者莫不

徘徊咨歎內顧自飭若兩先生之尙存在其左右洋洋如也

會龍竊惟三代而降上之設教造士有登用選擢之利士始

檇鄉錄卷十一

十六

通國叢書

以利心應之而理義之實所以陰佐人心潛引國步者在私

講之師蓋自孔子孟子之時已然國朝道學鼎盛名師輩出

至于江左則兩先生暨新安朱先生皆以精志全識開闢大

學以迪羣心一時論議盈邑滿都士之有志於道者咸集其

門其希進望用之士迺始入學於是學校為名利之途而諸

先生之門為理義之藪析為二岐夫名利不足以持世則世

所攸立舍先生之門將奚刺哉世故推移世賢閱響而學校

固存上之設教造士豈以為利也而利則在焉勢之所必趨

誰得而正之滔滔汨汨相緣而不已而一世所賴盡委于私

講之師是將置造士之法於度外而登進選擢故為奔以溺

天下也今天下之士舉祗若惟朝夕所磨切者大抵不過考

試之文夫課試之文豈其毀禮背義而爲之蓋亦出於禮義之遺故不當以得失衡慮而遷就其說耳誠於得失之外因課試之文以講奧析微則兩先生之教尙有可得而考者何至安於不可回之勢而自尼至此嚴雖隘陋其尺寸之地尙亦有之而揭虔安靈必取於學校區區之意誠不欲使學校之設苟以專利而士之好修者必將求於學校之外也嚴士瘠而民勞善心易生自今以往凡食於學校者思兩先生而不可見俯而誦其書仰而觀其像如名利之不足專用舍榮辱瑩然不疑則理義庶乎其全矣于以求先生之教尊夫子之學使世所攸立不徒在於私講之師不亦郡太守之所當務哉祠經始于某年之某日成于某年之某日

書王木叔祕監文集後

往時東萊先生講道金華吾宗人尊老翕然從之叔祖鑄壽卿錡長卿實爲之領袖而壽卿與先生同爲癸未進士先生蓋兄視之而視長卿若弟伯父孺子雲涇仲淵及吾先人則日在講下課試常最諸生是時四方來學者常千餘人自永嘉者特多學行又冠諸郡尤與吾宗人厚善子雲築室扁曰學古前植丹桂後倚蒼柏大皆敝牛每休日則永嘉人憬集

缺 葉公正則始介陳公同甫以來已而戴公肖望錢公

徐公居厚最後來而劉公茂實蔣公行可陳公順剛則又往來其間薛公士龍訪先生留數月先生挾以遊學古從容竟日欲去尙自顧不忍舍發吾宗人是時皆饒于財夙

戒世羈候諸公至爭先迎致之日漸月染至自忘其鄉音相見類作溫語而日所啖大半溫產也祕書少監王公乾道進士於時相先達始仕爲義烏尉獨識壽卿于先生坐上先人時尚未第其後教授臨安乃始識公一見遂如舊交日與王元后張伯廣詣直舍索談至引日連宵不少倦視葉戴錢徐又親矣先人在宗人中獨後死又嘗爲天富鹽官所友永嘉之士殆百餘人案上竿牘永嘉蓋十八九先人亦自言每聞人作溫語卽喜就之以宿契使然年來世緒不振前輩風旨影響無存不唯吾宗人之衰而先友亦往往凋墜每思一時良聚未嘗不自恨其生之晚不及躬灑掃奉几杖從事於其間也竭來南康病起無怙而王君德適來爲理掾閱其世緒

實祕監公家孫與之處數月文辨而華學博而審望而知其不凡嘗促膝深語喟然歎曰吾家其未卒衰乎今日友永嘉之人矣昔先生嘗以紫微公結友江西以見江西書札爲興起之候吾于永嘉亦先生之江西也王君出祕監文集十六卷子書其後集中班班盡先友且讀且泣不覺已終其卷敬書卷後若祕監公清文奧學奇節茂行有葉公之銘不復贅書獨書其聞于先人者云寶祐四年九月晦日

元 吳師道 撰

王師古字唐卿金華人紹興甲戌進士嘗為南劍州學教授刊龜山遺書守九江建拙堂於濂溪祠側歷仕州縣皆有治績除廣東提點刑獄卒有文集及資治通鑑集義八十卷呂忠公誌墓子謙之恭之益之觀之有之渙之節之王益之字行父濠熙丁未進士仕至大理司直著職源五十卷西山真公讀書之記屢引其端

職源序

頃子尉分水縣介居山間官事簡寡簿職併尉尉雖不兼丞實行文書事邑小不具官余意自昔爾也一日余坐古剎堂

敬鄉錄卷十二

通國叢書

皇上仰而望之丞署名其間徐而驗之蓋政和月日也訪諸左右丞置於何時始謝不知歸而問邑之老於習事者復謝不知邑人則陋矣然居官者亦復不知豈不重有愧於邑人歟退而考知其故天聖中京邑始置丞熙寧行免役等法壯縣亦置丞崇寧修熙豐之政雖小邑悉置丞茲邑之有丞惟此時為然建炎省冗職縣非萬戶以上丞亦從此罷矣平素不深考居一官則愧一官正恐異時所愧者不獨丞而已會子憂居屏謝外事緝閱故編因欲略識今日置官本末涉獵廣博懼非謾聞單見所能任諸同志贊予決者什九藉予書者什五願合力以著其成者什三於是往時未見之書靡不畢集而新靜江校官徐君清伯新九江郡幕官君仲文新瑞

昌簿正倪君秀叔相與分任其事中甫弟又從旁掇拾以為

之助區分彙聚越半歲而成凡前代創置國家沿襲元豐正名中興併省題其要而實篇端官之故實職之典掌前賢遺迹先朝訓辭復取其雅馴以次列焉間有一事而諸書不同兼而存之官之冗散諸書不具者立其目而闕其辭總三百六十門為五十卷名曰職源庶他日官仕一開卷之頃可以知其概前賢風節爛然在目反而求之已所未能者蓋加勉焉是書不無助也豈但一洗疇曩之愧而止哉始余用意不過錄之篋笥以備遺忘非敢示陋於人然三君子用力之勤屬意之遠非潔潔自挾以幸人之不知者此不可不傳不當以子兄弟之陋而併廢也清伯名澄仲文名質秀叔名瑀中甫弟觀之也

敬鄉錄卷十二

通國叢書

甫弟觀之也

王謙之字吉甫濠熙甲辰進士

王象之字肖父慶元丙辰進士博學多識著輿地紀勝

輿地紀勝序

世之言地理者尙矣郡縣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志輿地有記或圖兩界之山河或紀歷代之疆域其書不為不多然不過辨古今析同異考山川之形勢稽南北之離合資游談而誇無禁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効奇於左右則未見其書此紀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吾少侍先君宦遊四方江淮荆閩靡國不到獨恨未能執簡操牘

以紀其勝及仲兄行甫西至錦城而叔兄中甫北趨武興南渡渝瀘歸來道梁益事皆衮衮可聽然求西州圖記於篋中藏未能一二雖口以傳授而猶恐異時無所據依也余因暇日搜括天下地理之書及諸郡圖經參訂會萃每郡自爲一編以郡之因革見之編首而諸邑次之郡之風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華人物之奇傑吏治之循良方言之異聞故老之傳記與夫詩章文翰之關於風土者皆附見焉東南十六路則倣范蔚宗郡國志條例以在所爲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第書品浩繁非一家所有隨假隨閱故編次之序未能盡歸律度然而一郡名物亦庶幾開卷而盡得則回視諸書似未爲贅也或者又曰昔太史公方行天下上會稽探禹

穴歷覽山川奇傑之氣以爲著書立言之助先儒至欲效子長之遊而後始學其爲文今子乃合天下之書不出戶牖而欲名山大川若躬履焉於子長之遊未免有戾乎余因自笑曰昔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書而得山川之趣其迹雖不同然未可盡以迹拘也當從識者而問之嘉定辛巳孟夏東陽王象之序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淳熙十一年進士少從呂成公學得義命一語終身服膺初仕時方禁道學爲考試官獨以不背師訓對既躋華貴又以不登權門沮年垂六十始脫選權臣又沮之端化始以精田令出守盱眙除江東提點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親故不得免入爲國子祭酒遷

貳卿文昌兼祭酒悉凡四歲理宗卽位以工部尙書爲端明學士同知院事紹定改元參知政事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卻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自辛巳還朝累歲丐歸已而得請端平初詔下六七不能強後卒諡端獻盤室其自號也有奏議雜著詩文二十四卷杜範狀其行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範贈太師信國公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弱冠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初爲嚴州比較務受知張宣公不喜作縣故從宦迂迴終于沅倅公潛心經籍學成行尊諸生中獨以大任期喬行簡卒如其言著尙書中庸論語說周禮有隨釋類編春秋左傳有紀事編年詩文若干卷今陳大猷書集傳所引馬氏卽其人號茂陵先生縣爲立思賢坊以尊慕之

孫光祖字華父初以公致仕恩入官寶慶三年中進士第屢更外任後比司農卿總領淮西兵馬財賦練兵豐財朝廷倚之安撫臨安作帥紹興專治浩繁彈壓權貴風績懍然留守建康前後三至威惠並行百廢修舉邊鄙又安敵人敬憚除觀文殿學士參知政事終同知樞密院事以卒宋季能臣也自號裕齋至今父老能談其政及書判可喜事云

祝馬將軍廟行竹枝詞

呂渭孫字希祖婺州東陽人武舉進士及第開禧初從軍爲殿前司統領官辭象先宣撫京湖用爲本司神勇統制

神勇軍者創此號使募忠義人爲之象先悉帳前兵千人授之渭孫將行坐教場立紅白二幟於庭下謂眾曰此行當以死報國能偕死則偕往一人貪生敗吾事矣願行者立紅旗下不願行者立白旗下立紅旗下者僅四百人渭孫即以六百人還宣司因下堂勞四百人徧拜之然後出軍令有軍士入民家擊碎二釜者渭孫笞殺之眾大驚所過秋毫無犯遂募士得四千人敵兵將入象先使守樊城敵至出擊之小卻都統制趙某召使還襄陽不來當斷浮梁樊城無梁渭孫知不可駐遂還時副都統魏友諒戰於神馬坡爲敵所圍而遁有得其印而還襄陽者渭孫受之白於宣司言友諒存亡未可知且貽書乞假以名位象先

敬鄉錄卷十二

五

通國讀書

即檄渭孫權神武軍副都統未發參謀官陳益之至曰呂希祖方銳意立功豈可不少假借即更檄以爲鄂州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未受命而友諒歸渭孫往見友諒友諒疑其圖已伏其壻戶內躍出殺之誣渭孫欲殺已申宣司後有密旨命象先體究象先畏懦不敢問其究竟不白

出朝野雜記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

八詠樓賦序

余鄉自古號佳山水而雙溪爲之冠溪上有樓突然以沈隱侯八詠得名學士大夫題詩滿壁獨未聞有賦之者去冬友人永嘉葉正則發焉欲和之而未果也方崇之今春自嚴瀨

來辱在同舍一見如故相識握手登樓語及正則之賦薄暮罷歸夜半有扣門者余曰必有異亟取火來發緘而視後賦也衣袂數百語正聲迭奏雅什更和讀之如凭乎樓之闌而不知吾身之在陋室也昔左太冲之賦三都也移家於京師訪事於張載積思十年而成文又得皇甫謐劉逵衛瓘之徒從而序釋之遂貴洛陽之紙陸機負一時重名懷欲輸而筆竟輟余獨何人敢自比乎大陸耶然崇之賦於半夜之頃不遲於十年之久也貫通胷中灑落紙上而又奚問事于他人也余賤且拙非能張人者而讀是賦者口自膾炙非假謚輩爲之序解也雖然登是樓者知人之擇乎山川而不知山川之擇乎人知煙雲風景出沒乎山川者之可觀而不知石上之八章自高識遠見者觀之殆類乎簸糠者之眯目也故願與君言之齊梁之間正道湮沒隱侯居是時卉春稼秋往往得意瞻文辭之器識工於四聲八病之別而三經九法之大者置而不用懷中之詔至今羞之彼其視國如傳舍視君如奕棋而已之眷眷乎台司也則認爲我有而不能頃刻忘嗚呼是何不少概乎吾心者耶出守是邦鬱鬱不樂哦爲八詠以自陶寫解佩被褐之號不誣也願以是名樓辱矣夫井屏秣陵泉食交廣東陽之山川樓閣而有是羞英雄慷慨之士將必有洗濯而剔決之者二君子之作無乃有意於斯乎然子又有所謂甚畏者攻人不難攻已匪易等皋夔儕稷契人有是志也而彼哉彼哉卒陷乎是見善明而用心剛行矣著

敬鄉錄卷十二

六

通國讀書

而習矣察是以涵養其心於平昔如渴必飲而饑必食故其
得時得位而立乎人之本朝會乎膠擾之境而施之盤錯之
衝則如干將莫邪之擊割愈試而愈利是以二君子之所素
講明者余是邦氓也放懷而登盡興而旋風清月白乘乎山
川之不暇而奚暇乎其他

沈休文八詠詩語麗而思深後人遂以名樓照映千古爲
吾邦美談獨恨人累其文耳故愚不敢以入錄中而具載
默成東萊二先生之詩與夏敬仲之序者蓋以此也唐與
正濤熙中嘗別爲八詠冠以序稱休文之美而謂後人引
佐梁之事皆在齊之作爲才名受屈吁一時諸公之論如
此而與正獨反之其人竟何如哉

元 吳師道 撰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紹熙癸丑進士第六人嘉定初召
試館職屢典藩郡以國子司業召端平末拜右丞相再階
特進拜左丞相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以老力請謝事加
少師建鄉節還第明年薨年八十有六諡文惠人稱之曰
孔山先生因其所居山也在相位無赫赫功其鄉人孫德
之嘗謂其巨人長德平心宰物夷險一節善類以為宗主
者得之矣

奏請諡陳龍川呂大愚劄子

臣聞褒崇既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熙之間名儒輩出其

敬鄉錄卷十三

適園叢書

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於後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
九淵既蒙國家錫以美諡或錄其子孫而並時奮與其才學
實出前古而乃有未經褒卹者二人焉臣伏見承事郎簽書
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
皇帝王伯之略期于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
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謙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
濟之學所為文號龍川集行于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極
論社稷大計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种放
故事不次擢用左右用事亟來謁亮欲掠美市恩而亮不出
見之故為所說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居進士第一曾
未及小用而不祿其遺文為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之論雄

邁超脫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派惜不究其所蘊而

僅見諸空言也承議郎大府寺丞呂祖儉實祖謙之弟少與
其兄研窮經傳悉本家學後祖謙死凡諸生皆承事祖儉呂
氏之學益明慶元間韓侂胄用事中外側目莫敢言祖儉時
在下僚獨抗章殿陛直指其失謫高安以死及侂胄益橫以
罪誅滅人固恨曲突徙薪之謀不早用也臣竊為亮與祖儉
之學皆有遺文具存學者同知所宗至若亮當渡江積安之
後首勸孝宗以修藝祖法度為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
而雪讐恥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於後先尤不可
磨滅祖儉當時奸氣焰薰灼之時首建抑絕之義其視東都
名節諸賢亦為無歉當今國家多事所少者忠義名節之士

敬鄉錄卷十三

適園叢書

苟褒二臣亦足以激昂人心二臣者皆生於婺臣少長接聞
取為模範今獨後死遭時竊位倘不引義一陳于上使獲表
見於明時非惟有愧于前賢抑亦無以垂示於後學况二臣
者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言臣
竊照在法聲聞顯著者雖無官爵特聽令諡又淳熙敕勳德
節義聲實彰著者不以官品特與命諡若亮與祖儉識足以
明義氣足以折奸可謂節義彰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
後可謂聲聞顯著矣迹其所立實應得諡臣愚欲望聖慈憫
二臣之不遇特頒睿旨下有司定諡庶幾天下之士知朝廷
風動之意翕然有所興起臣無任拳拳之至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通諸經尤精周禮從呂成公學

紹熙元年廷對極言小人倡道學之名以禍君子非國家
福未言今日之事莫大於復仇天子覽之嘉歎擢第二
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光宗以疾久不覲省貽書樞密趙汝
愚言之除國子錄乃與學官共奏凡再上復自以書諫焉
寧宗即位上封事陳時事數千言慶元初除太學博士韓
侂胄用事求出外添差通判紹興府權發遣邵武軍趙承
相既逐侂胄恨封事有詆斥語誣以罪罷嘉泰初赴闕入
勸必辨廷對語自明不聽蘇師旦白侂胄欲害之亦不為
動丁父憂開禧二年復除秘書郎度支郎官為陳相自強
所惡不肯往見侂胄時議用兵極諫其不可不報復以補
外去師旦敗有閱其家實籍者獨無公及魏子翁名召還

敬鄉錄卷十三

通國叢書

朝嘉定以來歷除郎官史館事有不敢爭者往往出位爭
之除國子祭酒不雨應詔言宜令史彌遠終孝充接伴金
國賀生辰使歸奏弭盜等事秘書監奏養人才御將帥又
采時政為書言甚剴切兼太子右諭德每正講直諫自以
言事屢忤貴近丐祠且言于東宮東宮力留之因言殿下
宜愛人以德使全進退又言殿下宜盡事親之道冊妃未
定宜謹獨自愛他日尤當正始者修其身而已出知嘉興
風績彌著改知慶元府未幾致仕歸踰年卒于家嘗作日
錄自序曰日錄者檢身之法也其不可書者即不可行之
事言皆可行行皆可書不至握筆齟齬不下則不為小人
之歸矣自號渾天居士取陳無已詩語婁公大防嘗言王

元石不可干以私真文忠謂其所言有汲長孺王元之之
風其見推如此有文集議春秋臆說通鑑釋標釋者釋
成公所標也僅至漢止後謚忠簡子桎

王桎字子文初以父蔭補官嘉定二十二年領漕薦明經
登進士第仕潭時真文忠為帥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
弟子禮真公欲授以詞學曰所為學於先生者義理之奧
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真公益器重焉為作潛齋記紹定
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參替攝邵武縣後復攝軍事盜起唐
石親勒兵討平之是後登朝徧歷清顯在外典大郡建節
闢言論風績皆可稱記其為樞密院編修兼權檢詳也襄
蜀事急議遣使講和時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

敬鄉錄卷十三

四

通國叢書

和議公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並力攻守上疏言八事
繼為副都丞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不然利
害將深上然之令密院札下三閩諭旨嘉熙改元輪對采
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公仁明武推其說復草兩
札推廣前所言八事又以孝宗講軍實激發上意漳祐初
白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引真公告寧宗為比史嵩
之起復傾國爭之公謂事有不可不言者嘉定初彌遠起
復忠簡上封事乞聽丞相終喪時六月不雨忠簡以漢法
災異策免為况今秋冬之交雷電並作災有甚焉父既陳
之于嘉定子獨不可告之于漳祐忠孝之道無乃闕乎上
疏備言之後又以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

限爲禮部尙書奏十事終之日陛下一心十事之綱也前
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其爲兩浙轉運判官以察
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船守險備且爲
江西路轉運副使知隆興繼有他除時以米不便就湖口
縣造輪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兼都大提舉浙江兵船
江面幾千里調兵守隘悉力捍禦以守江尤重于守淮瓜
州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浙兵如呂
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江上下增創水艦就揚子江習水
戰登金山以指麾之是冬北兵擾揚子橋急調湯孝信所
領遊兵救之而退濠祐未除松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
制無爲和州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營留守時察罕部眾

敬鄉錄卷十三

五

通國叢書

涓口渡淮掠金剛臺踐斬黃命徐明等將出皖城既捷復
薄之于淝水之南敗之於是巡江引水軍大閱軸轆相銜
幾三十里經歷故都舊邑山水險阨考求故迹驅馬憑高
遠覽慨然又以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修飾行宮諸殿
室推京口法創游擊軍萬二千家蒙衝萬艘兩年在鎮江
上晏然寶祐二年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封吳郡
開國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學士領洞霄宮祠歸優
游山水間景定初薨贈七官位特進公既因眞公知朱子
之學凡其門人高弟必加禮敬之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
朱子以眞公配爲侍讀請講大學衍義有奏議文集若干
卷工詩詩葉若干卷書法祖率更作大字尤清勁可愛云

右二篇皆括其家傳節略

鄭氏館中書事

元石

今年移硯席又上白雲邊夜氣清於水春愁薄似煙庭前松
已老門外柳應絲尤喜安牀處更深無杜鵑

潘氏由括蒼徙金華諱宗回者始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
奉大夫晚得復州未上卒壽昌縣丞宗說者宗回兄弟也
呂成公兩銘潘朝散墓二人子也一諱好謙字伯益子景
連景變景達一諱好古字伯御一字敏修子景珪景參景憲
景愈景泌景良也景珪仕至中散大夫權尙書刑部侍郎
兼敕令所刪修官臨安少尹景憲字叔度由大學登進士
第與呂成公同年調荆門軍教授不行後充太平州教授

敬鄉錄卷十三

六

通國叢書

晚以子自覺字身甫呂成公爲作字解者試禮部選請致
仕改承事郎卒景愈字叔昌登進士第仕至安慶教授景
良成公壻也景憲景愈皆學於呂公之門而朱子往還問
道甚密景憲嘗取建寧社倉法行於鄉朱子爲記朱子長
子塾留婺從呂公游景憲以女妻之朱子嘗書有宋吉士
潘伯御墓及銘景憲墓云潘自牧者字牧之景憲子慶元
丙辰進士爲福州教授時著記纂淵海若干卷今行於世
嘗爲潭州分司糧料院太平縣常山縣令
陳大猷字文獻號東齋東陽人紹定己丑進士著書集傳
采輯羣言附以己意李文清公宗勉爲序由從仕郎兩浙
轉運司準備差遣除六部架閣宋季其說盛行云

傅寅字同叔號杏溪義烏人水心葉公誌東陽吳蔡墓稱
吳氏父子興於學父文煥知能知徐力能致唐蔡能厚於
傅樂成其名徐謂畸叔範唐謂仲友與正傅即同叔也又
云同叔蔡之外弟精通古書特有隱趣吳巖奉如師遜愛
如法多出資用經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云同叔所
著有羣書百考章如愚俊卿考索出於此而加詳考索盛
行而百考鮮有讀者矣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慶元初丙辰進士仕至國博官著
有考索一百卷又撮其要為卓約二十卷便於舉子業者
潘墀金華人嘗為處州教授因蜀人所編朱子語類中論
語一門補其未備者為論語語類

號介軒 奉行

敬鄉錄卷三

七

適園叢書

公田 下闕

王萬字處一居義烏之鳳林與城中王氏通譜早游江淮
理宗為諫官以言史氏事忤旨出省為太常少卿尋補外
上雖以史氏故出萬然以其亢直無所阿撓居常思之會
侍御史闕宰相進擬數人皆不可上意上曰王萬真其選
也聞其已卒嗟惜久之因降手詔有云王萬立朝蹇諤有
古遺直為郡廉平有古遺愛且其家貧母老朕甚念之賜
官楮五百千平江府撥田五百以贍其家仍命太常議謚
於是贈秘閣修撰謚忠惠有文集若干卷子臬緣父恩亦
仕至大府寺丞

元 吳師道 撰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呂成公門人鄉薦第一成公與學者書云茂欽作魁大可喜使世俗知本分爲學者不與科舉相妨後入太學舍選第一慶元初釋褐爲國子學錄佐江西福建帥幕嘉定中知蘄州增陴浚隍繕樓櫓修器械作惠民倉真文忠公爲作記十四年金人侵邊一日破五關遂自關入踐躡蘄時公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孥歸聞寇至而止時州兵迎新者半又分於憲司存者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十里外大破之敵百道攻城池陽合肥援兵敗走朝命馮榭援二郡擁兵境上遷延

敬鄉錄卷十四

通國叢書

不進攻益急公又調兵殺其二將夜出劫其寨而還敵始憚之會黃失守併兵爲一凡十餘萬勢不能支公激勵將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力戰死之公付州印於虞兵使懷以歸朝廷謂其家人曰爾等宜速死毋辱即帥兵巷戰自子至寅士卒感其義皆死無一降者左右略盡引劍自刎時年七十餘妻許氏及子婦若孫皆赴水死自城守至陷凡二十六日時三月十七也事聞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陽名褒忠士允贈通直郎妻以下皆褒贈有差獨長子士昭以先返家獲全同時死者通判秦鉅教授阮希甫軍事判官趙與標知蘄春縣林概主簿甯時鳳統領孫中江旺監轄嚴剛中並真公慕義未知縣

事陳仲瑛亦立廟於縣治之西歲以死事之日致祭之宋寧宗紀書金陷蘄黃事云何大節棄城遁誠之死之當時士大夫記此者羅大經云蘄黃相繼陷茂欽果決全節立可遲懦敗事立可大節字也時少章云黃守儒甚逆戰境上敗死其庶官空其城以逃按劉克莊答傅諫議伯成書云何憲初護齊安官吏士民過武昌復自還齊安固守半月城破爲敵騎擁入大江死於赤壁磯下見安陸通判石孝漳狀而逃死吏民無以遁言辨之甚詳又有聞二守臣訃詩云初聞邊報暗吞聲想見登譙與敵爭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傷心百口同臨穴極目孤城絕救兵多少虎臣提將印誰知戰死是書生何老長身李白鬚傳

敬鄉錄卷十四

通國叢書

聞死尙握州符戰場便可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史館何人徵逸事羽林無日訪遺孤病夫疇昔曾同幕西望關山涕自濡疑許遠之句爲何發也劉又云茂欽死守孤城或咎其不知變阮陷生靈者蓋當時煩言如此何公死事惟劉公所辨明白可以正史氏之誣二詩亦佳故附著於此以見其實大節太平州人慶元丙辰進士也徐僑字崇甫淳熙十四年進士早從學於東萊門人葉邦子應後登朱子之門其官序學行並見諡議

賜諡救命

敕中書門下省尙書省送到吏部狀准批下太常寺狀准省禮部交本寺狀抗等待罪奉常稽諸縉紳之論僉謂故朝奉

大夫集英殿修撰提舉祐神觀兼侍讀寶謨閣待制致仕徐
僑資稟清勁氣節委特十遜侍卿九辭次對垂文固辭郊恩
皆得請而後已本寺所台照近降指揮檢舉申陳欲望公朝
特賜敷奏照近來黃幹季燔劉宰例下本寺爲徐僑議諡其
於風化實非小補

諡議

竊謂宋文公朱子發揮聖傳開闢後學辨析於毫分之異究
極於底蘊之微者凡以使人精體實踐由此身而達之闡門
鄉黨推之於天下國家而非徒口耳誦習之之謂也善乎侍
讀徐公僑之言也比年以來晦菴先生之書滿天下家藏人
誦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

敬錄卷十四

通園叢書

以言者蓋鮮嗚呼若徐公者可謂得其所以言者歟公主上
饒薄時請學於朱先生之門首言不可直以人心爲人欲卽
爲先生首肯謂勉齋黃公曰崇文明白剛直士也講學已有
意趣又謂趙戶曹曰主簿析理殊精可從之游又嘗答書曰
日用工夫已得之勿令間斷且命以殺名齋自是所造益深
所養益固今觀門人相與次公家傳規模正大而梯級甚明
綱領提挈而節目不遺則公之學可見矣今考公平生踐履
次第燕居獨處如對神明者公之修身也承志婉愉居喪哀
毀者公之事親也男女以正長幼有序者公之居家也小夫
野人事有慊於心必曰提舉得無聞之乎州縣長吏政有慊
於心必曰殺齋得無知之乎則公之居鄉也又以涖官立朝

觀之自初仕不肯輕受部刺史薦爲郡幕以詳刑使者待以
敵已禮提舉江東常平茶鹽上便民事極言貪吏債帥而願
明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此嘉定十二年
也時宰怒喉言者罷公越六年從臣有自爲公請祠者始主
管華州雲臺觀公迄不受祿紹定二年遂告老再謝乃得請
環堵之室怡然樂道蓋已忘情軒冕矣一旦上親政碩儒宿
望弓旌四出遂詔公致仕提點江東刑獄未幾除秘書少監
又未幾除太常少卿且諭旨趣觀公首奏以正心爲本知人
爲急謂舉天下之民皆瘠由天下之官皆墨也凡數千言上
爲竦聽在講帷以經傳所載友愛之言反覆開導上用是復
濟邸王爵請廢王安石從祀而祠周程張朱五先生欲以忠
定趙公侑食茂陵上皆如其請每與上從容講濂洛之學剖
析理欲因致勸懲且著讀易記以進上褒嘉再三常置御几
間斯可謂君臣之盛矣會金使至公以無國書恐失大體宜
館之於外如晉叔向辭故事忤丞相意遂力乞休致章十上
上諭留甚勤未幾除工部侍郎可去益力章六上遂命以內
祠侍讀公懇辭不已宣命親諭乃勉就職如論並相各私其
私如乞召崔公與之開督府如保全故相相臣子復起議和
之師創建邸第家廟皆隨事揅正頃之以病申前請辭益苦
上意惻然始以寶謨閣待制奉外祠公猶力辭次對思終於
不受而止嗚呼士大夫厚貌深情苟以欺世取名者方其平
居猶可強自矯飾名利在前小可慕悅則起而奪之矣公溘

敬錄卷十四

四

通園叢書

然一節自守弗渝遜寵辭榮萬乘不能強而留海內識與不識問公之風皆心誠服之非精體實踐卓然不負其師之學疇能然哉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臨官潔正曰清公講明正學卓爲宗師可不謂文乎操持大節不愛好官可不謂清乎請以文清爲諡謹議

覆

從來人生之最重者道而道之收拾人心者在知與守士君子以知道爲難知之矣守尤難是故非明無以知非剛無以守人必無私也然後明必無欲也然後剛無私則此心不爲外物所掩而知之的無欲則此心不爲物外物所屈而守之固是君子之難能也謹具以覆

具見濂洛風雅

歐陽文忠公集卷十四

五

通國叢書

偶書二絕

有源一本流無窮有物萬殊生不同自從太極兩儀後往古來今感應中

日月東西遞往還四時遷易不曾閒要知天地生成妙只在陰陽進退間

克齋銘

天地於人曰仁者心外物翳之神曜淵沈天理之微人欲之熾率理若登從欲如墜世有堅敵若名與利白刃敢蹈鐵石其壘號有力者坐以風靡我其克之資育莫施其殆庶乎顏氏如愚千萬人敵勇匪曾養敬以爲帥智以立幟禮陣堂堂無奇無僞人域伏辜天君止位

四訓

每論讀語竊見夫子所以誨人不倦而於深防者有五因約輯而爲四訓奉以自儆焉

不講是憂理室悅此則習理治自謂不厭猶恐其失十五始

志逮矩不踰十室忠信好不我如我非生知敏以求之發憤

忘食老知不至終夜不寐以思無益於我何有要在默識易

加數年無大過焉女何不爲可與者詩君子就道無求安飽

篤信守善隨道隱見三年不易匪志於穀寡尤寡悔奚俟于

祿六蔽有言務不是力好仁好信終隳愚賊入孝出悌文乃

有餘賊人之子惡置讀書不思則罔不重奚固愛人以道爲

已乃古子以四教多識一貫謀道不憂約禮弗畔母怠而寢

歐陽文忠公集卷十四

六

通國叢書

莫省所誨母悅而畫自安於退遷怒貳過不萌於微未聞好者有焉其誰博無成名曷從庶幾進而不止惟顏是希

右訓學

好無以尚安與利異其遠乎哉我欲斯至終食無違造次於是立人達人欲不徇已能好能惡占其爲矣一日用力未見不足加我加人誰能無欲巧言令色有之則鮮剛毅木訥近之則漸小人未有君子不憂勇則可必生其弗求苟志無惡觀過可行知先難後獲能行是爲靜而樂山無加其身動而出門如見大賓已所不欲於人勿施其在邦家夫誰怨之參敬而忠行此三者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吾則豈敢若是與聖子所罕言謂不可偏克己之偏復禮之全

視聽言動罔或有愆由人乎哉天下歸焉三月不違心存者天其庶矣乎亞聖大賢

右訓仁

巧則鮮仁知難宜訥恥於過行惟訥欺敏有德有言就道必謹聖人示教曾無爾隱賜不受命億惟善辭野哉由也誨女知之信始觀今於子何誅舍欲爲辭求非吾徒詩書執禮先行後從性與天道樂在其中審於答問與點是偃考之德行爲中雍然默而識之予欲無焉時行物生何言哉天斯道之傳得之寡矣回也如愚參乎曰唯

右訓言

爲禮不敬吾何以觀人而無信又烏可焉見賓承祭每事必然車無輓軌寸步莫前犬馬能養孝何以別兵食可去民無不立親諫不違謹有餘力國以是道君事後食兼是二者言行無愧豈但州里蠻貊行矣立參於前與倚於衡隨所見焉則著則明爲仁大方循道坦履君子一之曰誠而已

右訓敬信

陳韓字子華福州長樂人父孔碩北山先生朱子高弟也北山嘗任婺戶曹韓生於廨舍初郡有玉蟾大王廟在子城上時見白玉蟾形大小不常威靈甚屬韓生時見玉蟾入其室實異氣所感也性英果有威略年未三十出奇破淮東寇紹定中爲福建招捕使平汀邵劔三州盜屢開闢督兵終樞密使諡忠肅亦名臣也韓嘗以征殺所得婦人

敬鄉錄卷十四

七

通園叢書

乳頭糟以食遠饋其親北山食之甘初不知也後更索之無以應詰其故遂以實告北山驚惋得心疾藥物不能療其友人問疾公語之故友曰子事朱先生幾何年矣乃不能自愈此疾耶公問之則曰誦程子四箴足矣於是日誦不輟月餘脫然復韓之殘忍蓋有自來臨終誦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句而逝此事雖近怪屢聞諸前輩蓋有所授云

孫道子後避賈似道名改德之字

蓋縣之山名登

章以涉故亦頗倨視似道仕止秘書監丞有文集若干卷

讀大事記未見

敬鄉錄卷十四

八

通園叢書

諸暨接待院記

佛入中國千三百載其教日盛梵宮緇廬所在充斥諸暨越之支邑而寺額隸祠曹者六十四他可概已觀音院居縣北七十里興創竟後僧如端介子友胡君普來請記予聞釋氏之祖有爲石室者每度人輒置籌其中積久不勝記若寺不勝記不幾乎室中之籌乎雖然不可不記也初胡氏子幼能持素出家誦法華經如流水人稱之如昔言法華云慶元初謁鄞縣田主簿一德自言生無益於世覬隨願力作利濟事兵厨水通浣溪犬牙三邑杭城往來者道焉而故無接待得地數弓當結廬治供以便去來田善之法華不愛膚體披攘經營以開禱初得度名法通聞郡僧慧雲世盧氏之術乃禮

其嗣道祺師迎之其職補治歷二十年稍具而法華寂臨終
口緣事猶弗置紹定改元慧雲得請徙故院額道祺繼創門
闈鐘樓略稱事矣妙端法華之弟子也醫所入夥滋欲治其
故而大之會田縣丞宋卿首捐金他助者亦至斧斤不絕聲
又二十年始續於成自大殿經藏西方閣像設以及堂奧庶
序庫帑浴湏深穩周備而又殖產爲永遠計噫何其能也周
官羈旅有委積道路有館候此王者之大政也至漢猶設陌
里亭候後世置不論顧異教得竊拾其遺意以私惠其徒而
其人又多行足以動衆材足以辦事堅忍強力必於成而後
已則其教雖欲不盛得乎仁宗朝撫之可樓以醫立菜園院
曾子固謂之用力之勤刻意之專故所爲無不如志深歎世
儒不能建必世百年之功則彼之盛由此之衰其所感發深
矣嗟夫棲特十年耳未如慧雲子傳孫孫傳子綿歷五十年
之遠也以儒者之時計之則仁可洽禮樂可興奈何其不能
然哉予之不可不記以是夫

顯慶寺林泉記

旌德顯慶寺嵌夫小陵嶺間面二高峰而龍井之水橫貫以
入於湖信壯觀也寺後大石巖巖然雲逗粲然星羅筋脈
奇瘦如觀瘦猿竅穴玲瓏如鑿混沌環行卒愕疑欲搏噬其
勝絕尤在右腋方池湛湛舊有亭翼然主僧智印以其與薈
林冷泉鼎峙更扁曰林泉蓋合二者而言之也講課餘閒拄
頤眺望意造物之無盡藏必有如隋珠和璧之不露者集數

客佩耒鋤決疏沮洳剔決堪岩澗谷透遶俄若異境蔽虧往
復疑於無窮意甚樂之覺竹引泉激流過頽又數十舉武亭
於巖上取無心出岫之義名以靜雲稍東漫壠坡陀龍鼻注
水歎亂幽竇上蔭老木小徑斗析西向著亭取煙光凝而暮
山紫之句名以凝紫羣岡擁護萬壑干霄而層巒疊嶂無不
合奇轉勢自獻於几席之下矣靈苗異卉莫可名狀禽聲上
下與鐘梵答大非人間世也一日印以書緘圖示予請記其
勝予曰師主於教者也教主於學者也山之登峰造極非師
之講貫乎泉之窮源究本非師之探索乎升高而明敞遠望
而通達非師之屏除障闔乎信如是則可游乎物之表矣師
曰然乃筆授刊之巖上

岷縣平糶倉記

東陽何侯洩刻之數月立倉平糶踰兩年而就其民樂而歌
舞之相與走邑西鄰境請某記其事某惟魏之平糶著平春
秋之末最得古意漢常平隋義倉不能外也國朝熙豐之大
臣建置倉法吏不堪其嚴始苟偷以逃責局閉廩倉遞相付
受不敢嘗省脫遇振發往往多腐爲飛埃惠不下究茲平糶
之所以不可不講歟刻居千巖萬壑中田少食難類多取給
於舟販溪流滲澁至或不時則負郭之氓盼盼然無所得食
茲平糶之所以尤不可後歟侯下車之初民以饑告首捐公
帑督市僧負販一時藉以少紓久則無策於是平糶之議起
焉樽節浮費得緡錢爲萬者三以時而糶之以時而糶之視

其糴之直無所取盈歲增月益通至十萬緡乃視縣治之南
爲堂三間扁曰存受兩廡倍之卽以爲廩標以春頒而秋歛
之之號門墉有嚴池屋咸具費若干緡而民不知役亦可謂
難矣已侯又惟倉有耗有費取廢寺若豪民欺隱官田地充
之以其羨置田或以濟窮乏之不能糴者出納之事盡委之
鄉之寓公善士吏不得一插手於中條疏密而防慮遠刻何
幸歟道子嘗謂天下事無不可爲特患士大夫不以爲家之
心爲國爾侯所節費用多例所入一切屏去說重力難以就
茲緒殆不啻如其家之爲先是學宮推圮棟桴梁柱岌岌如
坐漏舟中侯悉力整治然後堅好如新成日會弟子員聘請
上庠名流迪以義理之學侯亦間至據案抗聲行析大義士

故鄉錄卷十四

十一

通園叢書

皆蘇醒起立嗟乎平糴以養民興學以養士養民政也養士
則知教矣侯造朝有日由是以致其用其設施詎止如今所
觀哉侯名夢祥字視履名父之子道子居同里知之詳故備
書之以塞刻民之望且以慰其去後之思云

實祐三年記

北山先生何基字子恭魯齋先生王柏字會之同金華人
魯齋師北山者也二先生之學上接紫陽之傳以明道爲
己任當宋之季北山屢召不赴魯齋亦不肯任之片言垂
訓明正精密而標點諸書尤極開示之初北山所著少而
見諸事發揮傳布已久魯齋所著甚多比年於燼火傳鈔
者僅存導江張墨魯齋門人以其道顯於北方吾里金履

祥俱登何王之門又會粹推明其旨今亦行於時學者知
尊二先生而淵源行實之詳或未之悉則亦未能深知也
二先生之文皆關義理非敢有所去取今據金公所編瀛
洛風雅中諸詩具文亦各采數篇不能悉錄而行以狀墉
誌誥詞祭文之屬附於後使世之士得以有考而此不復
詳敘云

暮春感興 春日閒居 春晚郊行

法清寺水珠呈杜季高 寬兒輩

上五詩俱載瀛洛風雅茲不錄

繫辭發揮序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著策設而易之占

故鄉錄卷十四

十二

通園叢書

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舍是則無以
爲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道之根源也在易伏
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推卦畫自然之象攷
著策自然之變作爲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以決疑成務
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云爾至文王之繫彖周公之繫爻
雖曰因事設教丁寧詳密然又不過卽卦象之所值而依卜
筮爲訓俾之觀變玩占趨吉避凶以爲處己應物之方而不
失其是非之正而已

文俱見北山發
揮此不詳錄

魯齋箴 潛夫井銘 北山先生行狀

楊侍郎文仲請贈 二先生劄子

特補迪功郎特添差婺州文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

詰

依前迪功郎特授史館校勘詰

崇政殿說書降詔

特謚文定詰 金履祥祭北山何先生文

魯齋王先生

三君子贊為金吉父書 變日齋箴為族孫樸作 秋蘭辭 知立齋

踏月歌 老菊次時所性韻 題定武蘭亭副本 漁

舟晚唱 風雲掩靄 野渡 山居上四首 八詠樓

風平 張子房 武侯像 羊叔子 與何無適宿山

寺 隋淵明 元夕獨坐 題愚齋梅軸 蘭亭記

新火次韻已上俱瀟浴風雅所載茲不具 呂太后像贊 武后像贊

敬鄉錄卷十四

十三

周子太極圖說衍義序 六義字原序 正始音序

書附傳序 魯經章句序 魯齋記 魯齋先生墳誌

葉由庚作 魯齋先生文集目錄後題通齋作 祭魯齋先生文又李

諸生祭文 奉焚黃告魯齋文俱仁山作

葉由庚字成父夔清諱蕤之子以口吃不受竅嘗從毅齋

徐文清公游稱其靜愿無他好講學有所得與北山何先

生魯齋王先生往來尤密故北山之卒也魯齋為之狀其

行魯齋之卒成父為之誌其墳嘗謂先天圖太極生兩儀

加倍而為四八以至於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

陰而六陰自然如此生生無窮皆天地本然之數河圖止

於四象以為水火木金即其中以為土說到五行上實各

有其義不必將先天圖立並參較也又曰古之人知行並

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一向為言

語文字纏蔽奪其精神必待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

日也識者以為名言

王侃字剛仲號立齋魯齋先生之從子幼從劉摶堂炎學

卒業於北山何先生有詩集若干卷

夜對梅花示彥恭姪

羈旅不自怡坐閱芳歲晚江湖有莫逆梅花還到眼平生相

藉慰風期無近遠今夕其短檠與子興不淺

其二

羈旅閱世紛坐念百憂集其子時劇談滿懷冰雪激儀型雖

有常梅花靜玉立何用對忘憂歲寒端有益

道士舒道紀 晚唐人

赤松子廟

松老赤松原松間廟宛然人皆有兄弟誰共得神仙雙鶴冲

天去羣羊化石眠至今丹井水香滿北山田

浩然觀

澄心坐清境虛白生林端夜靜笑聲出月明松影寒絳霞封

藥籠碧寶澗齋壇海樹幾回老先生碁未殘

此赤松道士舒道紀晚唐人僧貫休集中屢有與舒道

士詩又悼其下世云仙廟詩難繼注云師題赤松子廟

兄弟神仙一聯人皆服之自今觀之終篇精絕古今題

此者殆無以過也浩然觀在蘭谿郭東一里許唐所建
立元祠壇有丹井舊名靈瑞宋治平中改今名此題蓋
後人易之也語意亦佳三詩外他無傳然豈在多乎哉
皇初平自號赤松子見神仙傳與神農時爲雨師服水
玉能入火不燒張子房欲從之游者各爲一人郡志旣
括神仙傳所載又引太平寰宇記赤松子遊金華山以
火自焚太平廣記二人奕棋自稱赤松子安期生云云
皆附會之說後人往往誤以爲一晉志東陽郡長山縣
注有赤松子廟此詩題極爲明著也

僧保暹字希白金華人普惠院僧喜爲詩著有青囊訣一
卷景德初直昭文館陳充所序九詩僧詩暹其一也

敬鄉錄卷二四

十五

通國叢書

寄行肇上人

舊隱湖西寺青山千萬峰來書度深雪歸夢斷疏鐘開口與
時僻論心似我慵流年共衰髮昨夜又聞蛩

重登文兆師水閣

重來久凭闌臨水景多閒高樹下殘照寒潮平遠山夜吟常
負宿秋病久思還早晚離城裡從茲定掩關

白閣元貞

一從歸白閣更不入長安絕頂無人上西風徹夜寒懸崖乘
雪度飛瀑過雲看應念馳名者青門路得難

秋居書懷

默默疎林下獨知秋氣濃半生猶是客昨夜更聞蛩吟苦仍

成癖年衰自覺慵終期拂衣去江上有諸峰

敬鄉錄卷十四

十六

通國叢書

敬鄉錄十四卷元吳師道撰師道字正傳婺州蘭谿人至治
元年進士釋褐爲高郵丞改寧國府錄事遷池州建德縣尹
擢國子助教授禮部郎中階奉議大夫著述存於世者有戰
國策校注十卷禮部集二十卷此書收入四庫者止十四卷
張樞撰墓表杜本撰墓銘宋濂撰碑均云二十三卷或所存
止此歟專錄鄉賢自梁迄宋共七十餘人或收詩文或錄事
迹序云專補洪遵東陽志之缺今洪志已佚此書止有傳鈔
本校讎亦復不易今以駢體文鈔校劉孝標文三唐人集校
駱賓王文唐文粹校馮宿文宋文鑑校俞紫芝文中州集校
滕茂實文宋元學案宋詩紀事續宋詩紀事姑蘇志陳龍川
文互相參校大約十得其七屬樊榭未見此書陸剛主所據

敬鄉錄跋

適園叢書

誤與今本同安得精鈔本一校之然王益之職源序今本缺
半葉轉藉此錄補足亦足尙矣甲寅三月吳興張鈞衡跋



草

乘

莽

一

私

莽

壬申冬十一月

鳳陽俞錫疇署

草莽私乘目錄

陳孝子傳

烈婦胡氏傳

李節婦傳

文丞相傳序

蔡孝子詩序

王孝女旌門銘

翟節婦傳有詩

王貞婦傳

楊員外郎傳

草莽私乘目錄

朵那傳

蕭景茂傳

烈婦蔡三玉傳

宋文丞相傳

宋陸君實傳

輯陸君實輓詩并序

張節婦傳

又

朱夫人傳

濟南張氏傳

胡長孺

王惲

王惲

許有玉

虞集

劉因

劉因

李孝光

金綱

楊維禎

林清源

林清源

龔開

龔開

龔開

周仔肩

揭傒斯

楊維禎

貢師泰

賢母傳

汪澤民

余往輯桑海續錄訪問龔聖子文履善陸君實二傳而不可得從江上李如一借得陶南村草莽私乘則二傳及君實輓詩儼然在焉不獨二公鬚眉如在亦如與龔聖子吳立夫諸老執手接席歛歛歎噫於寒燈竹几之間也萬曆庚申春日謙益記

陶南村輯草莽私乘手稿在王弇州余訪之問伯丈則已化為烏有矣偶與江上李如一談及如一云家有鈔本忻然見借篝燈疾讀不啻獲一真珠船復手錄文丞相陸君實二傳為桑海續錄發端

草莽私乘目錄

二

而為之敘以識之如一好古嗜書收買圖籍盡滅先人之產嘗從事三禮從余假宋賢禮記集說焚香肅拜而後啟視其鄭重如此每得一遺書祕冊必貽書相問有所求假則朝發而夕至嘗曰天下好書當與天下讀書人共之古人以匹夫懷璧為罪況書之為寶尤重於尺璧敢懷之以賈罪乎又嘗語其子弟吾藏書經收齋緝閱卷帙上隱隱有光氣余甚愧其意然未嘗不歎此達言以為美譚也庚申中夏日謙益再書於榮木樓之桐樹下

草莽私乘

劉樹書屋

南村 陶宗儀 鈔輯

陳孝子傳

胡長孺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亂由許徙家杭昌化縣猶號潁城散人以自表大父景純大母阮年高宋故事郊祭明堂禮祀朝廷上壽咸詔賜高年爵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父母九十皆得九品官封誥授大父迪功郎大母孺人父天澤澤民治詩應寶祐三年臨安府舉取元樸下第六名文解嘗從葉公采學葉學李公方子李學徽國文公澤民既屢試尚書禮

草莽私乘

部不中度游清獻公為相趙忠惠公為尹葉公為宰以行能上之招致勿就築室百丈谿上講所學時太皇太后垂簾下郡縣內附徽獨不奉詔盜作婺源境上聲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廬深險以避一歲所避山中斗龍纔十三已能奉飲劑廢眠忘食禱神請滅已年延父勿效母盛氏尋亦病死斗龍處喪哀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人有羣雁集其上飛鳴三日夜鄉里謂雁靈有知將葬澤民門人士相與私謚澤民文節參政文公及翁題墓上曰文節先生後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先生孫公朝瑞以温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侍病服喪廬

墓時事移提學得推擇為宗晦書院山長將之甌斗龍之妻之父之甥盛冲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錢唐間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即日與婦訣具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勿能得何歸為初澤民以妻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清湖斗龍生未周時王歲期適滿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父母或三五七歲有子女尚不聽留惴惴恐失沒聘鬻物女固不得自制此禮所謂妾母嫡子他子以為庶母眾母諸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黜以義斷子不得毋薄乎此論也豈嘗得罪於其父哉長孺之妻之父徐公道隆伯

草莽私乘

謙甫母微亦杭人產已去歸既長求之百方弗得議用六十歲時母生己日始為齊衰三年及是歲之元日以大理卿直寶章閣提點浙西刑獄公事夙吳興之難噫天下若是者固不少使其季世政教脩明如乾道淳熙時風俗美男義女貞又安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也斗龍至清湖訪其母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又經亂離固無在者矣逢白髮媪於其處揖而問焉告曰我知之我家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為兒時作伴侶嬉遊相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而泣下吾方盛年不識其語之為淒楚也亦弗問何州有

開兩夫昇若母而去又折以北與若母鄰者百十家獨老身在斗龍謹識之卽入江東又躋江踰淮復還饒徽信廣德寧國往來數郡開六年一夕舍永豐縣禮賢鎮之逆旅氏逢族人怪斗龍數過問焉告之故且使偵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自言家清湖今王老矣豈若母耶走施氏告良久出詢斗龍父時閭巷兒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母子未曾相見而自知其爲子爲母也施氏曰若母無子女我家以母還斗龍留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歸之歲夏四月徽盜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奪畜產貨財甚張斗龍爲廬百丈

草莽私乘

三

山身自負母婦擁後未至山廬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壯長聞母在江東行求母六年母歸未百十日卽相遭於此斗龍若謂夫婦當死若母老誰當養母者盜咨嗟相約違去且語徒勿更至此山驚母傷孝子心里中人家頗賴之以免斗龍嘗蒔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時斗龍視空蔓中芄芄然披之異根合莖並蒂兩實者二摘以奉啖卽日渴已疾平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亦二王至今茲尙安健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祀三君子侑以澤民將延師教里弟子學文以百丈源山地五

百畝爲義山鄉鄰飢歲斫葛蕨根續食夙以葬達魯花赤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銳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飢官賦食旁午自請無用是防荒政蓋其意不欲人知去年斗龍來錢唐將從長孺同學與之語誠恐可以爲孝悌忠信者心欲爲之傳以風厲人子屬其縣孫壽國錄始末以來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定次其言如左

胡先生曰陳媼姓有虞氏苗裔周興配胡公以元女大姬而國之陳紹重華祀爲王室三恪及其亡也子孫用國爲氏自秦漢來陳氏孝悌忠信立名當時而著見後

草莽私乘

四

世如太邱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也瀉泖遺風餘響猶有在者哉

烈婦胡氏傳

王 惲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田家子至元庚午平挈胡泊二子南戍棗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啣平左髀曳之而去胡卽抽刀前進迫可十里步及之竟刺虎剗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委裝車遂扶傷攜幼涉水而西黎明及季陽堡訴於成長趙侯爲抹藥之軍中聚觀哀平之不辛咤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

役終身嗜胡柔懦者也非不懼獸之殘酷止以援夫之氣激於衷知有夫而不知有虎也平雖歿其志烈言言方之泰山號婦何壯毅哉

贊曰桓桓壯夫鷲勇而夫事出倉卒變色蜂虿烈烈胡氏憤物爲害義激柔衷氣薄於外視虎如鼠所天爲大平雖啞死婦節則邁媛折熊衝蘊刃賊輩形管流徽清芬並代

李節婦傳

王 惲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廉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繼

直孝私乘

五

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室以馮氏一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沒兩月而生名之曰伏計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資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質衣服權厝二喪於山陰菑山下獨攜二子廬於墓時年始二十二唯布衣蔬食羸形苦節躬織紉爲女師以自給嚴教二子以成學遂遷二喪反葬汶上邑人王毅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爲親臨其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咨嗟歎息有爲泣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悔愧羞見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己子上中書參知政事王士熙待御史馬祖常禮部尙書

李光魯神翰林學士吳徵集賢學士袁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國子司業李端太常博士柳貫輩爭爲文章盛誇道之山東浙東羣有司交上其事於朝請褒異焉其子任伏事母極孝皆掾大府有廉直聲而好學不倦

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族屬能扶其二喪攜其母子返乎汶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來直利其財也當時亦豈欲挾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魯之邦乃不如此寡婦人哀哉馮氏亦早有家教乎

直孝私乘

六

文丞相傳序

許有王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選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祖迴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

可為即為逸於淮振於海真不可為矣則惟有死耳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死耳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庸敏裸將之士不知為何如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為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為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中所為傳將刻之梓俾有壬敘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遊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訝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閒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草莽私乘

七

蔡孝子詩序

虞集

禮之起其初蓋緣人情而聖人節之以天理之攸當而定之使之質不過於鄙野文不過於虛浮如是而已矣今有能緣情以盡其心若揚州孝子夢祥者宜在乎君子之所取也蓋昔有丁蘭者傷親沒而不得見刻木象而事之飲食溫清奉之若生存夢祥慕焉其父歿廬墓三年刻木象父事之母歿亦刻木象母事之自閭里郡

縣咸共驚異部使者覈實有司上其事朝廷因表其門曰蔡孝子之門古者親喪未斂刊斂木而為之重既葬作主而事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其制可得而言矣蓋以栗若堅木為之具其首象天也方其跌象地也陷其中象其心之虛其題之以其姓若諱竅其兩旁當其長三分之一若以通神明之出入也題其面曰某親某官封之主儒先君子率爾而行之蓋求之至而議之精矣故昔有畫象而祭之者既而曰一鬚髮之不似則為他人矣於是不復用然後知主道之所以盡善也是故其將祭也必先齋焉思其居處笑語所以若將見之及祭

草莽私乘

八

而後奉主以出炳勞灌鬯求之以形氣者微矣有尸有祀求之以神明者著矣既祭則藏之言不可褻也一之以神道則已疏一之以人道則近於不可知故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孝子之道備矣先王之制禮可考也而近世學不講公卿大夫之貴宮室擬王者而祖考無所於依淫神異鬼則象而祀之而祖考之神明無所於食也則孝子之為木象也幾主道矣緣其情之所起而知進於禮則孝子誠足以為天下勸哉蔡父濟當天兵渡江時嘗率泰興江陰之民迎河南武定安之軍後有戰功遂歷泰興尹泰州監使以及夢祥

以宣命爲河南轄下管民總管云大夫君子賦詩美孝子太常博士虞某爲之序

王孝女旌門銘

劉因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按實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氏縣人劉因銘曰

孰不娶終身曰魯山之元道山一作州之陽史名卑行何

謂非常非常一作非平常二子且然女奚責望女奚責望一作於一女子復奚

望盧公表之可一作可用以戒荒

翟節婦傳

有詩

劉因

草莽私乘

九

昔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人紀爲之大擾誰復維持之者而易之西山乃有婦人曰翟氏年二十餘其夫從軍死於所事出入兵刃往復數百里晝伏夜行以其屍歸負土而葬之既葬自以早寡無子遭時如此思以義自完乃自決於墓側鄰里救而復蘇終始一節今八十餘矣夫人心之極有世變之所不能奪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予聞之爲作是詩俾其外孫田磐刻之石或百世之下有望燕山而歌余詩者使翟之風節凜然如在亦庶幾乎與人河女之章焉
兵塵浩然際烈女難身全婦人無九首志欲不二天燕

山翟氏女既嫁夫防邊一朝聞死事健婦增慨然生有

如此夫早寡非所憐求屍白刃中負土家山前事去哀

益深義盡身可捐無兒欲何爲所依惟黃泉鄉鄰救引

决烈日丹衷懸誰辨節孝翁重賦睢陽賢我昨過其鄉

山水猶清妍聞風髮如竹飄蕭動疎煙千年吟詩臺峩

峩泰寧巔爲招馮太師和我節婦篇泰寧山有馮道吟詩臺距翟居甫數

里十

王貞婦傳

李孝光

王婦者夫家臨海人也至元十三年王師南下王婦夫

舅姑俱被執師中千夫將見王美麗乃盡殺其舅姑與

草莽私乘

十

夫而欲私之王婦憤痛卽自殺千夫奪執不得死責倅囚婦人雜守之婦欲死不得聞自念當被汙卽佯曰若殺我舅姑與夫而求私我所爲妻妾我者欲吾終善視事主君也我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爲之喪是不天也不天君焉用我爲願請爲服期月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千夫畏其不難死許之然愈益置守明年春師還擊行剡水上守者信之滋益懈過上清風嶺婦仰天竊歎曰我知所以死矣乃齧拇指出血寫口百詩石上已南鄉望哭自投崖下以死或視血漬入石閒盡已化爲石天且陰雨復見血債起如始日當是時后妃

嬪媛不死之三公九卿不死之郡國守邊大吏不盡死之而貞婦獨守死下從舅姑與夫獨何仁也夫人秉彝之性靡不有乃匹夫匹婦出之遂以驚動萬世苟人人慮此則金湯不足論其固矣鉤戟不足論其強矣志士仁人不足論其智矣何有亡國傾家之憂彼貞婦何爲者願奮爲烈丈夫之所不必爲矣宜爲而不爲悲夫至治開其邑丞徐端爲起石祠樹碑祠中以旌其鬼余曰始吾見長老言貞婦所從死不能悲也後身過其地見搗血化爲石追念貞婦決死時旁皇悲傷不能去豈其未泯尚猶感人邪嗟乎匹夫匹婦顛沛流離誠能

草莽私乘

十一

動天如此天豈遠人哉天豈遠人哉

楊員外郎傳

金綱

楊乘字文載濱州勃海人也早爲天官小吏辟中書參議府掾歷官至穀城介休二縣尹有能聲拜監察御史擢浙江行省員外郎至正十二年賊寇杭城不能守乘與郎中赫德爾王仲溫員外月忽難都事張鏞等俱坐黜乘退居松江之青龍里御史臺以城守之罪責在郡將乘等職在贊理不當罪宜復其官爵上之事遂自乘爲人清介有守不阿撓以徇達古今事變開於吏治恂恂然儒者也雖處廢黜常激昂以志節自許十六年淮

人寇吳平江陷遂連陷松江或有以乘之名告者乘聞之不自安旣而曰吾知所以處之矣遂日酣飲以遊人莫測也秋七月十有八日淮人遣其僞使者吳縣丞張經松江府判官馬信之具禮幣造門將強致焉乘遣人告經等曰吾廢處田里久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具禮受命請以幣置里門外某氏家行當受之經等如其言遂與相見乃致淮人命以出乘命其子鹵卓具牲醴告於祖禰既竣事復命酒飲逮暮起行後圃中顧西日晴好慨然曰夕陽晚節如是足矣命鹵卓等治畦處置家事如平日撫其孫虎林若怡怡自得也歸坐至夜分二

草莽私乘

十二

子侍立命曰二子行且休吾將就寢乘儉約無姬妾侍媵之奉其偃息寢處人莫得與俱詰旦鹵卓晨省怪寢門未啟發戶視之則乘已經死矣實七月十有九日也得其遺語手書大意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晚節爲快乘居青龍時與故人章元澤善平江旣陷日與之飲每語及則歔歔慷慨曰吾知所以自處矣及經等至乘往造其門屬以家事元澤亦不虞其死也嘉興守觀閣得乘之死事上之於官二子鹵卓皆儒者卓爲清忠書院山長云

君子曰死者人臣之大節死而得其道猶不死也爲死

雖同而臨患難人或眩瞽以陷於不義者由其燭理不明而處義不勇也若乘之死可謂明且勇矣世之味者則澳涖汨沒而不能死者則與話無恥而不即死偷生冒榮者則又飾辭辨說而不肯死視乘之從容就義宜有愧乎烏乎若乘者真可謂得其死也哉

柴那傳

楊維禎

杭城東偉兀氏奴曰柴那年十九勤敏謹質善事其主主卒某郡官所柴那誓弗出主戶事他姓主奉主婦日謹主婦有機密不以託諸侍必柴那託至正壬辰秋寇至杭劫官民帑藏偉兀氏家掠貨不得反接主婦柱下

荳莽私乘

三

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踰墻壁走獨柴那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請於寇曰將軍利吾貨豈利殺人哉吾主婦皆主婦弗知也吾盡探藏與若乞免吾主婦死寇允解主婦那乃悉探所藏珠玉寶器散堂上寇俘貨且欲穢其身柴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誓死不辱他主况非我同類乎寇義之去已而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失貨而全軀不義也妾請從此死遂自殺

楊子曰紅巾寇杭官守者往往棄官遁否者佞事賊名節大閑一蕩去弗顧柴那一婦奴爾終其身事主至以

受命自効不貳其主非口之克蹈忠節識大閑乎噲使若所為為國男子非盡臣道乎故予為之傳如五代史錄王凝氏之妻者云噲

蕭景茂傳

林清源

蕭景茂漳州龍谿隔州里人以謹厚信於里及至元開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柵堅不可破會旁里有捕寇者道之從間道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汝賊也何拜賊欲生脅之以從民望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於汝而坐累之賊相語曰吾殺官軍將吏多矣至吾若皆悞靡求生未有若此餓夫之偏

草莽私乘

古

疆者察其志終不為吾用留之祇自辱耳遂縛之於樹剗其肉使自啖之景茂且嚼且罵曰我食我肉無若汝賊行將萬段狗彘棄不食賊怒截其舌而死事聞諸朝給賻以葬復其家

贊曰余素聞蕭景茂死事及來漳南父老為余言景茂儒者也平居悞弱若不任事者然里人以其長者皆敬信之寇至備禦率先里人臨大節卓然至死不貳古稱忠義之士無以過之烏乎烈哉

烈婦蔡三玉傳

林清源

蔡三玉者漳州龍谿縣澳頭里人陳端才妻也賊攻其

里媪集里中婦同舟避難賊迫及之三玉亟以水漬其衣賊見三玉有命姿欲先汚之始賊更以求衣間賊取衣遂投水死賊曰溺者必躍以長竿絡鉤需其躍卽舉之屍竟不躍賊去其父蔡端廣舟次上流屍逆流附其舟而擗之不去移舟遡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其父異之視則其女也事聞諸朝給賻以葬

贊曰余來漳漳人皆能道蔡女之節言人人同烏乎此海濱一女子耳豈知殺身爲名哉處變能決學死不汚殆天性歟宜其貞弊不昧理或有之彼爲臣辱國爲將辱師舍垢偷生以爲得意者則三玉不獨女子所難能

車季私乘

五

也

宋文丞相傳

龔開

文宋瑞諱天祥吉州富田人初生祖父夢宋瑞身騰紫雲而上名曰雲孫長而字曰天祥寶祐乙卯歲大比以字爲名應舉得薦改字履善明年禮部奏名廷對策有司次在第五奏讀擢居第一父留旅舍感疾及見宋瑞成名而逝護喪歸廬服除檢會授承事郎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宋瑞入京行進士門生謝禮將之任會鄂渚交兵吳丞相潛再相入內都知事董宋臣主遷幸中外洵洵宋瑞上書乞斬宋臣以安人心及團結

抽兵破資格用人數事不報遷里景定庚申除鎮南軍節判主管仙都觀歷祕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爲郎試郡知瑞州再除禮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改守宣城磨節中外踐更不常及往來周行人猶以清要望之其權直也賈似道託疾歸越乞休致而實有要君之心宋瑞草不允詔裁以正義是時王言先呈稿於權臣而後行宋瑞徑行且無所避忌似道怒使臺臣論奪職除湖南運判俄以提刑知贛州甲戌冬十有二月北軍渡江乙亥改元德祐壽和聖福太皇太后垂簾與幼君同聽政詔諸道入衛宋瑞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南

車季私乘

五

安撫副使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夏四月領兵東下權兵部侍郎仍舊職丁祖母憂改官承重既葬起復總兵起發吉州中途進權刑部尙書領舊職八月至闕駐兵西湖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進端明殿學士領舊職出兵援常州敗績獨松關危急趨師入衛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守獨松關丙子正月十八日伯顏丞相駐軍皋亭山是夕丞相陳宜中遁去十九日甲申早除宋瑞樞密使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已而解兵權詣北軍講解二十日請以資政舊職詣

北軍留營中明日宰臣吳堅賈餘慶率延紳以國降勤
王兵盡放散二月八日北軍遣宋瑞借祈請使俱北二
十日至鎮江三十日宋瑞夜同其客杜澣及厮役共十
一人以舟西走儀真三月一日入儀真城後三日郡守
苗再興以閩府令命給宋瑞出門以輕兵護出境聽所
之經維揚不見納從者四人亡去矣趨高沙道遇哨馬
殺一人縛一人去宋瑞與同行伏廢墻得免歷七水寨
山泰至通州所歷諸郡以閩府命皆不見內遵海而南
至温州謁景炎新主授通議大夫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都督諸路軍馬辭改樞密使同都督駐軍南劍州入汀

卓莽私乘

七

州移漳州龍巖縣至梅州進銀青光祿大夫領舊職乃
經畧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戰鄂都乘勢遣兵
攻贛吉斬汀州偽天子黃從臨洪袁瑞豪傑並起應之
興國黃州新復號令通江淮已而吉贛兵敗移軍惠州
至崖山朝行在所封信國公職仍舊封母齊魏國太夫
人其九月丁母憂奪情起復十一月屯湖陽移屯海豐
二十日北兵追及所將兵潰被執已卯三月張元帥遣
都鎮府石嵩管押宋瑞北去至會同館赴樞密院見博
羅丞相張平章及諸院官博羅丞相令譯者問德祐爾
君何為棄德祐別立景炎豈得為忠宋瑞曰德祐既失

國二王在南中立以存宗廟社稷豈不為忠從懷惑者
非忠從元帝者為忠從徽欽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眾
皆笑忽一人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
命立不正豈非篡位宋瑞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之
兄如何不正踐位在德祐既去天位如何是篡陳丞相
奉二王出宮其稟太皇太后之命如何是無所受命博
羅丞相曰若將三宮走亦是忠臣不走出城與伯顏一
戰決勝負亦是忠臣宋瑞曰此說當責之陳丞相他人
何預博羅又曰既知做不得如何又做宋瑞曰譬如父
病在膏肓明知不可為豈有不進藥之理不可救則天

卓莽私乘

六

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用多言歲在壬午乃
至元十九年也於是祥興亡且三年矣宋瑞囚中作贊
并序曰吾身居將相不能救社稷安天下軍敗國亡辱
為俘囚其當死久矣被執以來欲引而無聞今天與之
機謹南鄉再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
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
媿宋丞相文天祥絕筆
龔開曰僕見青原鄴木之藏文公手書紀年皆小草首
尾備具因求得騰本取其始末為傳與趙陸二傳並存
而有感於古之立國者權臣握重兵在外必有重臣居

中以制之若國之危殆則權臣與重臣合而爲一正須
聲援相應此又一時不可同日而語宋將亡兩淮重鎮
居西者無議焉而東鎮又在遠地文公自江右提烏合
之眾入衛遇戰則北及獨松失守一身在朝擁將相虛
位而過解兵印駕單車稱使者不辭徒曰紆君之急云
耳使事有人未聞都督軍馬爲之而受執者也五代時
李嗣源告莊宗曰王彥章敗段凝未知縱知救兵必渡
黎陽敗萬眾須舟楫豈能一日而濟此去汴不數百里
信宿可到汴旣入段兵何施蓋是時梁朝虛內重兵盡
在外故唐兵肆行無忌嗣源以千騎先鋒至封邱門扣

直券私乘

尤

宋陸君實傳

龔開

陸君實諱秀夫一字實翁楚州鹽城人生三歲父母攜
抱避地南來居京口以免幼出從師肄業聰明穎悟異
他兒郡有二孟先生以宿學教授生徒大小學多逾百
人知君實不凡刮目待之學舉子文下筆有奇語不待
師煩日進不休年十五應鄉舉得貢補太學牒非其好
也後三年歲在丙辰用鄉書登乙科是時殿撰章子美
琰居京口負時望以况之孫子妻之因留歸家需次淮

尉李祥甫庭芝制置淮東君實當歛版轅賀而同年進
士錢滄甫真孫與制使有連又殿撰贅婿於是相攜入
淮南幕府淮尉書考曆而已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
如林滄甫與君實能自植立其爲人沈靜寡言與人交
不翕翕熱凡僚友吏因公事過閣要以主賓情接爲貴
而君實退然託處非謝舉謁告未嘗過閣有集則持敬
尊俎間終日與眾客俱退制使以此雅器重之不欲撓
拂其志馴以舉格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
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薨詔李制使改
鎮江陵君實仍以機宜佐行襄陽失守李制使投閒寓

草券私乘

辛

朱方君實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疏爲少後密爲多日
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閒也未幾節制使應雷卒於維揚
閩治大敞壓境人心易搖金字牌命李制使往維揚用
乙夜絕江小駐瓜洲維揚出鐵騎三千來迓擁元戎兩
時頃入城君實以鞍馬從自是帷幄之謀無不與而機
職領之如故召赴都堂稟議權臣誘進之君實恬無自
獻之意循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爲制置大使參議官兼
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淮憲與浙右不侔旣無臺治
亦無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上介兼領因之望幕焉君
實處之晏如也事會艱危制臣令赴闕奉請留中未幾

隨主帥府過浙東景炎新造君實以端明殿學士參贊都督軍事陳宜中既得政兼將相權知君實久在兵間歷請戎事引以自近多所咨訪君實亦傾心贊助之期於能濟議有不合以言者被謫大將張少保世傑謂宜中曰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動輒令臺諫排論人世傑若不可相公意亦當如此宜中惶恐即日召還還海上君實遂執政事海濱誅茅捧土為殿陛遇時節朝會君實端笏盛服如立右文班未嘗少怠既罷則望山海凄然至以朝服拭淚悲動左右草莽中百種疏畧君實隨宜裨補盡心力而為之及祥興繼立兩軍相見於崖山南

草莽私乘

三

軍大舟三百桅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為前鋒而以中部居宸展中堅反居其後前鋒失利波濤掀舞旌旗交錯部伍為之混亂君實出倉卒仗劍驅妻子先入海號哭拜幼君曰陛下不可再辱拜起抱幼君以匹練束如一體用黃金碾腰問君臣赴水而死已卯歲二月六日也年四十二君實海上與青原人鄧中甫光薦善嘗手書日記授中甫曰足下若死後以此冊傳故人僕嘗託黃唐佐圭從中甫取冊不得始以所聞輯為此傳用申桑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暑成長句四韻率朋從賦詩或譏僕壽疏一傳存公之大體勿以詳畧為拘僕

聞之泣下既而歎曰吾郡以忠孝聞死節有趙公師旦至行有徐節孝先生今吾君實得與趙公相望而其子乃先驅入海使陸氏一枝無續趙公則有三歲孤兒不併死較之君實不其重可哀也然在當時趙公孤兒有收養者幸而成人可為公後無他說至若君實之子年已弱冠假令不死託之何人此君實寧有愧於節孝受無後之罪而於趙公不能作烈士斷腕之事時勢有不同者庸詎知其心不爾然則傳其可以不作朋友之言其可以不懷筆力短不能使潛德幽光浮於偉節斯為可媿焉耳

草莽私乘

三

龔開曰昔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請曰繭絲乎保障乎曰保障哉尹鐸結民心堅壁壘以備其入也及襄子為智伯所攻卒以晉陽獲濟自甲戌大敵渡江東南如晉陽可走者何所再造而亡幾及五年竟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使其民効死勿去惟有皇皇遷轉而已國之亡固有天數抑亦人事有不至歟而吾君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烏乎悲夫天耶人耶

輯陸君實輓詩 并序

龔開

處死丈夫之能事哀亡朋友之至情因能事而發至情此幽明相須之理也至若無閒親疏久近而能使人一

切哀之如漢之李廣將軍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此其理
又安在哉故嘗求其說於太史公傳贊有云彼其忠實
心誠信於士大夫也曰否不然也夫李將軍英偉傑特
人也當其窮而自裁非命與非義相爲重輕義重則命
輕命輕則不知死之爲非故人之哀之也不復以久近
親疏爲閒蓋知哭其私而不知爲人才世道悲也嗚乎
以英偉傑特之人窮而自裁時人哀之尙無閒於親疏
久近之別而況舍生就義爲萬世綱常立本絕無而僅
有之事乎是固大中之道也陸公君實其謂是矣往僕
自泉南回浙西聞公死事悲悼不勝情將以詩弔而不

草莽私乘

三

敢輕爲懼傳聞之失實也及其既久有聞於鄉人尹應
許云得其詳於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郎來辛侍郎
公安藕池人仕海上目擊其事可信無疑然後成長句
一首併爲之序又自惟念公之事在人心在天下後世
顧欲存一己之私非是於是乃遂臆寫庸似諸作者伏
惟諸作者與之素交或聞名而未及識或識而未至於
稔一切以天理民彝處之幸惠之詞異時刊刻以傳其
亦庶乎其可也詩無先後次第至則登載惟公出處大
畧已載鄙文或曰崖山敗時公位右丞相樞密使非也
雖揆席本兵皆一時外物不足以爲公之重輕既貳其

傳孰爲之定名故字而不爵如布衣云壬辰三月廿八
日淮陰襲開序

詩曰立事寧將敗事論在邊難與在朝分從來大地爲
滄海可得孤臣抱幼君南北一家今又見乾坤三造古
曾聞他年自有春秋筆不比田橫祭墓文河南方回萬
里云亘古無斯事于今有若人龍綯同把手鮫室共沈
身蹈海言能踐憂天志不伸曾微一坏土魚腹葬君臣
彭城鄭疇叔範云蒼姬嗟訖錄漢火可能災自古誰無
死存孤志未厭力殫精衛石身殉鼎龍髯萬里煙濤闊
忠魂貫海嶺吉州龍仁夫觀復云存孤臣子志已矣并

草莽私乘

三

成非無地參黃鉞終天慘玉衣魯連生獨恥荀息死同
歸薄晚蓬萊頂桓桓扈六飛又云絕矣陳橋祀哀哉碧
海波夢中姬旦抱天上或作泉下褚公羅日月綱常在滄溟
血淚多吾州文督相雙廟晚同科里舍生湯炳龍子文
云七日陰霾事可知樓船魚貫果誰爲人心自感興元
詔天意難同建武時黃屋朔風那有濟角巾東路更無
期公爲萬世綱常計男女攀船不暇悲公妻子皆先公
哀公拔劍示之汝先去我即來乃脫手沈於海又云閉關海島豈謀身嬰曰心
存力不能天上龍章空結夢人閒魚腹了中興英雄一
死從君父忠義遺編託友朋萬里楚魂招不得詩成惟

有淚沾膺虎林盛彪仲文云紫宸黃閣共樓船海氣昏
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在所丹心猶數中興年生投魚
腹不見水死抱龍髯直上天板蕩誠臣竟如此流光青
史更無前里契生尹應許聖子云誰使權奸釀禍深末
流無復救危梓君臣霄壤難同死社稷邱墟可再生叔
實非中空大辱仲連海上特虛名一家骨肉俱魚腹留
得丹心萬古明又云古今忠義屬斯人危在須臾見益
真身不速亡憂喪節君非同逝慮蒙塵平時誰執朝廷
柄末路方知社稷臣楚些欲招招不得滄溟南望浩無
津永嘉俞德鄰宗大云杞國天將壓蒼梧雲正愁龍胡

草莽私乘

五

垂可挽魚腹葬何憂萬死丹心在干齡王氣收元知精
衛忿今古不能休又云七朝迷瘴霧一日倒狂瀾天意
竟難料皇圖不再安寧甘蹈東海誰忍繫南冠自古孰
無死從容就義難又云羣雄紛愛死一士獨捐生曆數
絕難續綱常晦復明人知念王蠋天豈禍程嬰淚眼休
枯盡宅年看史評蜀宇文叔簡子敬云景炎未久改祥
興強欲持危力不勝梧野銜沙方慘慘虞淵浴日竟沈
沈空哀黃鳥三良殉俄從白雲千載乘國悴人亡兩俱
盡忠魂追悼淚沾巾京口郭景星元德云黑風吹海浪
崩騰獨抱龍髯氣拂膺臣子但知全大節國家那得再

中興眼前兒女誰能顧身後功名有足稱猶憶城南秋
雨夜一窗曾共讀書燈錢塘仇遠仁近云乾坤那可問
至痛老臣心甘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忠魂隨上下義
骨肯浮沈草木長淮淚秋風起莫陰良齋侯克中正卿
云宣公苗裔有餘馨耿耿丹心醉六經獨力生難扶社
稷全家死不負朝廷世間民聽猶天聽海底台星共帝
星歲月不銷忠義氣崖山十倍向時青東陽方鳳韶卿
云祚微方擁幼勢極尙扶顛蓋昔舟中國龍胡水底天
華存周已晚蜀盡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又
云數闕天地人何預分在君臣理可無周粟如山夷叔

草莽私乘

五

餒史書猶曰曰嬰誣舊邦新命方開化公法私情本不
渝忠義未須論彼此後先從長是昌圖一本此首係龔開作

張節婦傳

周仔肩

節婦謝氏名正一臨海嚴嶼人宋參政中國榮敏公廓
然立孫也自幼貞靜閑寂無褻容佻習年二十一適同
里張紹大實宋進士池州司戶得濟孫生子夢珍夢瑤
居四年夫歿執喪焦毀過禮去死一髮自初寡輒不御
藻澤蓬首垢面不妾踰閭闔秉志慎別終身焉初紹大
口早喪父家日匱又不戒於火四壁僅被風日身後無
秋毫餘貲母老二孺呱呱無以延息謝氏晝夜紡績以

給衣食事姑至謹左右抑搔務順適旨意儻差必手潔以進退取黎自食姑憐之語曰婦年方盛奈何罹此寡憂別家貧良苦安能以老身久稽良婦哉或再適不汝昆也婦抱其姑痛哭曰婦也未亡人也尙復他冀乎子母婦姑更相爲命夫死遂棄其姑姑老不終其養不孝不義而欲苟焉他適不如死姑曷不諒我爲哉出矢言痛割悲咽絕而復蘇聞者莫不涕下姑年八十有八以壽終養喪葬祭盡禮無遺憾二子恪承慈訓皆卓卓然有見也嘗曰吾自嫠居四十年仰事俯育幸不辱吾志但旦夕就瞑亦可以下見吾夫子矣於是鄉人稱之必

草莽私乘

毛

曰謝節婦云且錄其節上於有司聞於朝用表厥宅里樹之風聲以爲世勸云

贊曰余嘗觀衛和舟冠諸國風之首豈不以婦節爲難見哉今夫謝氏抱信會真不以死生艱難貳其志事姑以禮撫諸孤式克至於成立義貫金石孝通神明何其行之周儷於衛共姜不遠乎然士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平居自許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一旦臨小利害喪其初而不疑遷於物而不返求無媿於夫婦之節者幾何人哉悲夫

又

揭侯斯

臨海節婦者姓謝氏池州司戶參軍張得濟之孫紹大之妻也二十一而嫁嫁四年生二子而寡家貧姑老誓不再嫁蓬頭垢面日夜紡績然姑之養必具旨已蔬食而已姑久而憐之語之曰汝生長富貴又方盛年不幸早寡而貧奈何以老身故久罹此苦也謝捉襟慟哭拜曰姑何不諒妾之甚也妾生爲名家女長爲名家婦志願足矣不幸早寡命也況有姑足以爲依歸有子足以承祭祀天之賜妾大矣而徒以貧故敢有貳心於張氏者是妾生不如死之愈也於是姑婦相向復大哭姑知婦愈信婦事姑愈謹姑年八十八喪葬俱有禮也教二

草莽私乘

美

子夢珍夢瑤亦交稱其賢進士周仔肩曰士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平居自許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一旦臨小利害喪其初而不疑遷於物而不返求無媿於謝氏鮮矣教子則賢豈不足顯風厲四方哉邑大夫上其事遂旌其門如制

史氏曰世稱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忠臣天下之美名也而曰不願又有稱烈女貞婦事者人輒掩泣此何故哉皆所遇之事不幸者然猶足以移風易俗綱維天下是固忠烈之封貞節之旌國家著爲令甲若謝氏者一無媿焉

朱夫人傳

楊維禎

夫人姓費氏諱元琇漕運昭武將軍雄之女江陰知事朱道存之妻江陰陷存即偽夫人恥之悒悒不樂時苗兵至上海縣淫虐甚居民婦纒縛登通路若豕狗然夫人獨坐堂上亂兵抵階下引刀脅曰若妻我帶金披繡且為內主君夫人聞其言叱曰吾費將軍之女朱江陰之婦父舅皆元臣吾寧死及下義不辱於賤於是羣獠刺之未死罵猶不絕口遂斃其屍

鐵史曰殺身成義大丈夫之烈也大丈夫失之而得於夫人若費氏者不亦貞且烈哉予游海東海東父老為

草莽私乘

无

予哀夫人之行如是遂錄之以表於世云

濟南張氏傳

貢師泰

張氏濟南郡鄒平縣宓生里人年十八為其里卒李五妻居無幾何五出戍數千里外是為福建道福州路之福寧縣別七年而五一還還亡何又別去凡十年而五遂死張性孝謹事舅姑且父母倚以生家貧無宿儲念戍在千里外非一葦可即到孰與終四老人養繼是益蠶繅紡績自拊極勤苦憔悴不憚若是又數年四老人病凡四刲肌骨救之不懈至死哀痛盡喪葬禮猶弗克勝曰悲乎生而四老人弗得以妾養死而四老人弗得

與妾夫相見九泉下妾尚幸生而夫骸骨遂無所歸是尚可以偷生而忍此也乃隆冬卧積冰上仰天誓曰天

哀予俾克遂子衷即生天厭子弗克遂子衷凍死何辭哉凡月餘安寢如常鄉人以為死卒不死率錢米布帛以贖之聞於官給其券道其事以將之張遂以鄉貫姓氏歲月履歷大書諸襟以行至福寧纔四十餘日若神相之者所至見者輒咨嗟涕洟健羨以不及得見其猶子問夫所葬地則鞠為茂草忘之矣張號呼欲絕夫降於童道及別哀苦狀仍指示骨所在張隨即掘土尋骨日信子夫骨入子口而如酥不如冰雪而膠固予口予

草莽私乘

三

始信予夫既一如其言有司慕其誼上於府及太府乞以其猶子送之歸尋復其身云嫠人王生日家君為閩曾目擊張言張頹然其長其貌古其氣剛有古烈士風非特婦人也然毀肌膚與鬼物悅惆事固賢者所深詆而罕道而隆冬卧積冰月餘不死謂非天也可哉烏乎張其相於神者有在乎

賢母傳

汪澤民

賢母陵陽陳氏女甫亂失所恃資敏惠靜專克自立頗喜書札閒則習女事組紉絲繭務工巧少長聲迹不接閭外年十七歸太平孫君和甫舅姑稱婦之孝君子樂

妻之順而正久而族黨間里咸贊母賢無閒言孫君嘗
爲尉海陵崇陽寧國母率從之官內助尤多海陵民冒
禁則從容語孫君理民宜先德化後刑罰不爾無完人
孫君由是獲治聲長妣亡母自海陵涉江千里歸字其
孤子女如己出先是長妣已析業母復以義合泊從子
女冠笄昏嫁凡什器好者悉讓焉母年三十七而孫君
卒誓節不渝奉夫之喪葬縣西三里丹陽山立冢舍曰
玄真當蒸嘗日祭掃惟謹鄉鄰姻族或不自給周之弗
靳厥後邑令長聞母賢將以鄉書所上母貞節狀達郡
請旌異之母聞之曰守節婦道之常豈求聞於人哉力

草莽私乘

三

辭弗從有子曰禮字伯庸孫曰玘女五人長曰淑清適
方氏早喪其夫次日淑柔適趙氏亦早卒俱克守志節
母恒言不幸爲未亡人入惟訓子孫詩書尙承厥祖考
志乃禮致碩師夙夜佔俾躬厥所習故禮能涉經傳知
大義玘進士業皆以孝謹聞戒子若姪曰富室顯族往
往訟田財多寡致毀其家吾日見孫氏今五世矣若曹
其恩義和睦以大其門孫君有莊名耕道母復扁居之
東軒曰種德西塾曰勤有藏書萬卷今母年七十子姓
羣從歲時奉觴介壽高堂鶴髮福祉日臻惟父能生之
而不能養母能養之而不能教孫母兼養與教子孫進

於學女能蹈貞節可謂賢母作賢母傳時至正六年

草莽私乘

三

光緒己丑新陽趙元益依舊鈔本
校刻己亥據粵東丁氏持靜齋藏
鈔本重校版藏滬上癸丑夏匪亂
被燬癸酉春趙詒琛覆校重授梓

余性嗜書非特嗜宋元明舊刻也且嗜宋元明人舊鈔焉如此書載諸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估直二錢平日留心蒐訪絕少舊本此冊爲平湖估人攜示余因爲明人舊鈔甚重之蓋估人亦有所受之也無論是書本屬史傳記類爲足收藏出於名鈔名藏尤爲兩美卽其第二跋中所言江上李如一之性情意氣亦頗可敬可愛見圖籍則破產以收獲異書則焚香肅拜其與人共也遇祕冊必貽書相問有求假必朝發夕至且一經名人繙閱則書更珍重此等心腸斷非外人所能曉其一二余特爲拈出知古人之好書

苴莽私乘跋

有如是者安得世之儲藏家盡如之俾讀書種子綿不絕邪是書之直幾六十倍於汲古所估旁觀無有不詫余爲癡絕者然余請下一解曰今鈔胥以四五十文論字之百數每葉有貴至青蚨一二百文者茲滿葉有字四百四十如鈔胥直約畧相近矣貴云乎哉矧其爲名人手鈔也道光甲申閏七月朔日老蕘書於學耕堂之南軒

自來藏書家經年代既久卽有名字翳如之歎如江上李如一此外絕無表見唯所藏諸家書目有江陰李氏得月樓未知卽此人否惜目中不載名氏爲恨

爾同日蕘又記

私乘存公道鴻文二十篇綱常留大節草莽示微權感慨宋元際表揚臣妾賢讀之如有媿掩卷淚淒然
○老蕘讀書有感而作

苴莽私乘跋

一一

草莽私乘校記

草莽私乘魯魚亥豕不可卒讀再三校對無從是正
近聞常州陶氏精刊本南潯劉氏嘉業堂藏書樓有
之適吾友王君欣甫詣劉氏觀書以紅樣本屬與陶
本一枝欣甫暢觀藏書苦無暇畧轉請書樓主任周
君子美校一過不數日畢事余擇其顯然誤者就版
挖改脫落者列校記十條如左文義可通或陶本似
誤者則仍之自今後此刻可稱善本四方賢士讀者
當知之癸酉秋七月趙詒琛記

目錄第二葉前七行王弼州 下脫家字

直莽私乘校記

第一葉前六行禮記 下脫畢字

又後四行所避山中 下脫大疫澤民病劇 六字

第二葉前五行得王 下脫於字

第三葉前四行逆旅 下脫施字

第四葉前五行恐 行

第五葉後二行一歲 上脫生子仕 三字

第二十八葉後四行顯風 下脫教字

第二十九葉前四行上海 疑有誤

第三十葉前九行及別 下脫後字

草莽私乘附刻

對樹書屋

宋少保信國文公傳

新建 陳宏緒 士業

予讀宋史病其萎蕪至文信國之忠烈照耀三百餘
年而序次其事者殊未見凜凜生氣公所著紀年指
南二錄備述險阻艱難極歎嗚咽之致略加組織
便成佳傳史率疏脫不詳其而折丞相孛羅與柴市
風沙之異又悉刪削之若夫黃冠自便之謀出王積
翁謝昌元私議公未嘗有是語也設有之亦猶京口
夜亡之心耳豈其本懷哉史迺據為實然誣矣廬陵
劉岳申吉水胡廣皆有更定丞相傳較宋史頗戔然

直莽私乘附刻

其萎蕪復大相類因不揣而別為之傳

文天祥吉州廬陵人父儀號革齋鄉稱長者天祥生時
大父夢兒乘紫雲而下已復上遂名雲孫字天祥已貢
於鄉名天祥改字履善又字宋瑞天祥英姿備爽目光
如電為童子游鄉校見學宮祀歐陽修楊邦又胡銓像
慨然曰沒不俎豆其閒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集英
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寢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帝
親擢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鑿忠肝如
鐵石臣敢為得人慶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元兵入寇宦
官董宋臣說上遷都天祥時入為寧海節度判官上書

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卽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爲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改江西提刑遷尙書左司郎官爲臺臣論罷除權直學士院平章賈似道以致仕要君天祥當制裁責以義似道不憚使臺臣劾罷之天祥旣數斥引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已復除湖南提刑見故相江萬里於長沙公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明年爲德祐元年正月諜報元師渡江詔諸路勤王天祥奉詔起兵有眾萬人二月似道魯港師潰除天祥江西安撫使趣入衛初左相王燦主天祥遷擢屢詔趣之

荳莢私乘附刻

二

與右相陳宜中不合燦引嫌去京學生上書訟宜中沮天祥事宜中出關留夢炎代夢炎亦附宜中遂命天祥屯隆興而趣江西制置黃萬石代入衛萬石者前所論罷天祥臺臣也於是宜黃令狀稱寧都六姓義士劫樂安宜黃萬石喉守臣趙必呈聞於樞密院天祥曰寧都六姓悉駐吉州候旨未嘗有一足至撫守臣殆欲沮勤王大計遂爲此欺罔耳有旨責降必呈趣天祥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搏猛虎天祥曰固然但國家養士三百餘年一旦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

故不自量力而前庶忠臣義士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社稷猶可保也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朝議方擢叛將呂文煥之族呂師孟爲兵部尙書賴以通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乞斬師孟戮鼓以作將士之氣不報十月至平江常州告急宜中遣張全將淮兵二千往天祥命朱華尹玉麻士龍助之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尹玉皆敗全不發一矢走還元兵破常入獨松關宜中大懼議棄平江召天祥平江遂陷元伯顏至皋亭山時天祥已除知臨安府矣慷慨白於朝請移三宮入海率義士背城借一莫有聽者未幾

荳莢私乘附刻

三

太皇太后奉傳國璽降元宜中宵遁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不拜詣元軍前講和至則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欲以爲與國乎將毀其社稷乎若以爲與國則宜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徐議歲幣全師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廣閩尙多未下利鈍固未可知假能盡取豪傑必並起而恢復之則北朝危矣伯顏更以厲詞相挾天祥曰某爲宋狀元宰相所欠一死報國耳刀鋸鼎鑊非所懼也伯顏爲之改容因拘留之偕丞相吳堅等五人比至鎮江於是天祥與其客杜濬十二人夜亡入真州遂渡海如温州

當天祥拘鎮江謀脫去不得醉主人沈氏與守者王千戶得出門又從沈氏先識禁夜者以計借其官燈得出巷遂抵真州時李制置庭芝在淮東夏宣撫貴在淮西皆擁重兵天祥至真安撫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然後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薄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

草莽私乘附刻

四

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卽爲書兩淮遣使四出約結適有反閒至揚州言於制府曰北朝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使提舉諭再成亟殺天祥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取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張徐二路分自城中來云安撫命某相送未知丞相何往天祥曰往揚州路分曰揚州欲殺丞相天祥曰若往淮西則無歸路必揚州耳俄弓刀五十人至張徐就騎天祥亦騎行數里五十人皆捉刀立二路分請下馬天祥曰吾其死此乎二路分前曰揚州必不可往

丞相曷乘船歸北爲便天祥大驚曰是何言如此安撫亦疑我矣二路分見其誠確迺曰安撫亦在疑信間令某便宜從事今迺知丞相忠義如此遂導之往揚州四鼓抵城下宿野廟無屋可棲枕籍地上風寒露濕悽苦殆非人境問城上鼓角有殺伐聲徬徨無以自處杜濬請趨高郵渡海歸江南無徒死城下天祥意未決已從者四人竊其囊金逃去揚城外距楊子橋甚近北時時有哨馬出沒天祥不得已往避賣薪者家未至而天明伏土圍糞堆中四山闐然無米可飯以衣襯污穢睡起復坐坐起復睡忽哨騎數千馳至天祥度不免俄大風

草莽私乘附刻

五

喧呼黑雲暴起微雨紛紜挾之四望悉昏冥騎遂辟易過去馬足與箭筒之聲厯落滿耳次日飢甚求米不得投古廟與丐婦人居後遇樵者悉所從至高郵路厯買家莊過板橋復值哨騎執杜濬金應去虞候張慶矢中自身被三創天祥伏篁箐中偶不見獲許應解所懷金與哨亦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抵高郵遂趨通州猶以制司之命幾不納適牒報鎮江大索文丞相十日且以三千騎追亡於許浦始釋前疑進洋子江展轉四明天台自二月二十九夜亡至四月八日抵温州凡四十日間前有哨卒後有追騎制司復以猜疑而欲殺之

幾死者屢矣至溫聞益王未立上表勸進端宗即位以
觀文殿學士召至福除右丞相時陳宜中復召入爲左
丞相天祥既素與宜中不合力辭相命景炎元年七月
迺以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
遣趙時賞趙孟滌將一軍取寧州吳浚將一軍取粵都
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二年正月元
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四月入梅州五月出江西入
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張汴趙時賞趙孟滌盛兵
薄贛城鄒淵以贛諸縣兵擣永豐黎貴遠以吉郡兵攻
泰和吉水八縣是歲臨洪諸郡皆來送款潭趙璠張虎

草莽私乘附刻

六

熊桂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寧建昌豪傑
遣人如軍中受約束福建斬僞天子黃從傳首至督府
於是天祥軍勢大振無何而有空坑之敗先是元宣慰
使李恆遣兵援贛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
恆兵卒至迺走卽鄒淵於永豐淵兵敗恆窮追天祥至
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
元兵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歟以爲天祥擒之天祥得
逸去收殘兵奔循州祥興元年春進屯麗江浦六月入
船澳端宗崩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張世傑
曰以迎候宜中爲辭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

中疫且起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潮陽縣
已遂有陳懿之變天祥被執於五坡嶺陳懿者潮州劇
盜其黨劉興數叛附爲害天祥執興誅之懿乃潛導元
師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奄至眾不
及戰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一時官屬士
卒死者甚眾天祥見弘範於潮陽不拜踴躍請就死弘
範驅之前與俱至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
能扞父母迺教人叛父母乎索之急迺書過零丁洋一
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
範笑而置之二年二月厓山破陸秀夫沈其妻孥冠裳

草莽私乘附刻

七

抱帝赴海從而死者數十萬人弘範置酒軍中大會從
容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元將
不失作宰相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
死有餘罪敢逃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天祥
至燕初天祥被執取懷中腦子盡服之不死已在道不
食入口又不死旣至燕丞相李羅命盛供張天祥義不
寢處坐達旦迺移至兵馬司設卒守之李羅召見使跪
天祥曰南人不能跪左右或牽頭或擊手或按足或以
膝倚其背卒不跪李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又
遁去者否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

不去去者必不賣國前被拘留時國亡當死徒以度宗
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去之耳問德祐非君乎曰吾
君也曰棄嗣君而立二王忠乎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
君爲輕忠臣但爲宗廟社稷計故從懷愍而北非忠從
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非忠從高宗爲忠李羅不能詰
呼獄吏引去自是因兵馬司四年未嘗一食官飯坐一
土室廣八尺深可四尋日放意文墨以洩悲憤其爲詩
有指南錄三卷後錄五卷集杜句二百首又自譜生平
行事一卷日紀年錄天下爭傳誦之宋故臣王積翁謝
昌元等十人謀請釋天祥爲黃冠師元世祖素知天祥

草莽私乘附刻

八

賢將付以大任積翁昌元以書諭意天祥復書云諸公
義同鮑叔天祥事異管仲管仲不死而功在天下天祥
不死而盡棄生平請勿復言會參知政事夢元丁親見
天祥出師震動每倡言不如殺之便又聞們妙曦言土
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薛寶住自稱宋主有
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蕘城
葦率兩翼兵爲變丞相無憂疑丞相者天祥也於是召
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願賜之一死足矣世祖猶不
忍遽麾之退夢元丁力贊如天祥請從之至元十九年
十二月天祥臨刑當過市時意氣揚揚自若觀者如堵

天祥從容謂吏曰吾事畢矣問市人孰爲南北南向再
拜遂死年四十七於是連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城門
晝閉宮中皆秉燭行羣臣入朝亦焚炬前導世祖悔之
贈公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諡忠武命王積翁
書神主洒掃柴市設壇以祀丞相李羅行初奠禮忽狂
飈旋地起沙石眯目俄捲神主於雲霧中半空隱隱雷
鳴如怨恨聲天愈晦迺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迺
霽聞且見者莫不唏噓流涕天祥性豪侈生平自奉甚
厚聲伎滿前及起兵勤王痛自貶損盡散家資爲軍費
忠義所激人人樂爲効死然行兵以法不少假貸在梅

草莽私乘附刻

九

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立斬之在漳吳浚降元來說
天祥縛浚縊殺之在循黎貴達潛謀降亦執而殺之浚
與貴達皆其幕府士也天祥死吉州郡庠肖天祥像冠
貂蟬冠服法服與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並祀祠中
俎豆不絕

論曰文信國嘗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爲郡邑一時
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勢亦以寢弱今宜分天下爲
四鎮建都督統御之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闢長沙以廣
東益江西而建闢興隆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番陽以
淮西益淮東而建闢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州番

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眾足以抗敵約日
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
吾民之豪傑又伺閒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嗟
乎使從信國之謀趙氏豈遽至於亡哉信國孤忠大節
萬代之所瞻仰予獨惜宋之君相得一信國而卒不能
盡其用也悲夫

陸君實傳後敘僕為此敘時固已不敢悉以客語
而新史所紀二三事與皇朝經世大典自有不盡
合者史既成而鄧氏光薦家始以其填海錄等書
附注於舊文之下以訂其訛外補其闕逸云
陸君秀夫之死楚人龔先生開既為立傳且曰君實死

草莽私乘附刻

十

事得之里人尹應許尹得之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
郎來莘而君實在海上乃有手書日記日記藏鄧禮部
光薦家數從鄧取之不得故傳所登載殊弗能詳至公
之官位為丞相為樞密使亦且貳其傳而莫能定因字
稱之曰君實而不爵蓋闕疑也僕往在金陵客有來自
番禺者頗能道崖山事云宋益王之踐帝位也不踰年
而改稱景炎益王於福州以爲未朔宋丞相陳宜中等立
爲福安府新史所書無非其實而大明年南遷化之綱
典據傳聞之辭誤以景炎爲咸熙云明年南遷化之綱
州景炎改元十一月御舟入海白泉而湖十二月次
六月次古堆九月次淺灣十二月次澳風大作舟敗幾溺
名虎頭山入海至井澳一名仙女澳風大作舟敗幾溺

復入海至七州洋欲往占城不果遂駐碇州鎮嶼又叨
州屹立海中當南北道隸化州見新史及填海錄又大
年四月戊辰殞於舟中漸遇風之日新史以爲丙子填
海錄以越三日庚午衛王龔位是日黃龍見海上羣臣
皆賀乃升其地爲翔龍縣填海錄以爲是日午登壇禮
畢回宮御輦所向有龍擎空而上身首角日俱全龍
宮雲陰不見非見於海中也翔龍縣填海錄以爲祥龍
龍興以爲拜張世傑少傅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
殿前都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
進官有差使景炎新造之初世傑爲檢校少傅兩鎮節度
檢校少保節度使上管殿前司公事兼撫大鎮節度
大使廣東西策應大使秀夫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罷遷權尚書加端明殿學士秀夫還行朝除同簽書樞
密院事詳興嗣立世傑以樞副秉國政秀夫以簽樞裨
助之皆未嘗進拜惟劉義以問官累加開府儀同三司
填海錄所載視新史爲詳而會雷州失守而六軍所泊
居雷化犬牙處乃稍北徙廣州之境五月寓梓宮於香
山縣尋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以宰相爲山陵
使事畢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已梓宮發引以入
月乙亥寓於香山先定宜中辭相位而以樞密使都督諸
路軍馬御舟次碇州眾舟皆來會惟宜中自南番洋轉
柁往占城累召竟不至山陵使乃觀文殿學士曾淵子
非宜中也見填海錄六月世傑等遂奉御舟抵崖山崖山
錄而新史不書

草莽私乘附刻

十一

者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
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鎮戎世傑以爲此天險可

扼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六月己未御舟發潮州乙亥至新會縣潮居里之崖山起行殿庚辰升廣州為祥興府見宜中之去劉義追填海錄而新史謂升廣州為翔龍府之不能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眾舟幾盡劉義追宜中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已巳夜復有星大如雷眾小星千百隨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聲隆隆如雷蓋天狗云己巳星墜海中書於新史而填海錄以爲癸亥夜一鼓後墜廣州南初鳴鼓一時頃止非墜落於海中也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範以舟師由海道出漳潮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李恆以步騎出梅嶺弘範軍都元帥恆爲副元帥大典所書可考而恆廟明年正碑謂恆爲都元帥江淮省亦遺弘範至自漳潮

荳莽私乘附刻

月己酉朔宋改年祥興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世傑就碁結巨艦千餘艘爲方陣中艦外舳舻以大索四圍起樓櫓如城堞以待敵見大典新史及填海錄已未弘範兵至崖山庚午恆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乾糗餘十日渴甚則下掬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洩軍中大困事見大典及填海錄新史不書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降而填海錄及新撰祥興本紀於正月乙丑書統制陳寶與撥發張達忿爭而降又書統制陳忠與撥發張成不協而降其實一事而月日亦與新史同癸未大戰恆南向隨湖下弘範北向隨湖上夾攻之恆乘早潮退攻其北至午潮上弘範攻其南見新史之恆廟碑不書而弘範廟碑詳書之但誤以癸未爲癸未之明自朝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雨暴作昏霧四塞

宋師部伍大亂秀夫朝服抱宋主赴水死世傑命小舟舟秀夫懼世傑舟或不免或反爲人後宮及百官吏士所賣被執辱於是維之負重綬自死從死者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降者猶百餘人是歲實至元之十六年也國秀官承宣使見大典其父貴龍神衛四府都指揮使沿江招撫使時貴已死填海錄所載已詳至敘國秀事乃多誤書其名曰貴云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挾鬪艦十八潰圍奔南恩州五月庚戌還至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眾盡沒自是嶺海閒無復宋軍旗幟矣世傑劉義等三十餘艘斬纜乘潮兵不及而還舟至山東欲向古城上豪強之回廣東乃回舟棧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擇宗室子立之六月庚辰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慮爲人所圖即登柁樓露香以祝風濤愈甚墮水溺死諸將焚

荳莽私乘附刻

其尸面骨葬潮居里赤坎村劉義出其事往往傳所不書竊嘗有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本事然恨其不能記陸公終何官秀夫終於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樞密院事詳與之初爲左丞相而大景炎之初爲簽書稱之日端明殿學士蓋丞相文天祥家傳謂秀夫以樞密兼宰相者言其以簽樞行相事又慮所談三十年前耳恆廟碑又誤以端明爲資政云事道里時日不容無小失謬故久未敢稱述後遊宣城有蘇寶章者縣小吏也僕邂逅見之戲謂日前朝貼職乃有寶章誰以是字汝縣吏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旁一人曰是人乃蘇劉義之子以恩補官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莫能變非字也劉義次子景由直僕爲之覆寶章閣見填海錄

然起將以向所記客語質之其人故爲不聞者徑去僕
嗟惋久之因念曰杞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久矣宅何譏
焉姑敘客語傳末庶幾傳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春二
月東陽布衣黃潛謹敘

光緒中葉先君子刊刻草莽私乘未得陳士業所作
信國公別傳黃晉卿所作陸君實傳後敘殊以爲憾
今年春吾重刻是書求別傳及後敘而黃君頌堯潘
君聖一先後錄示吾欣然附刻於後別爲一卷黃潘
二君爲吳中儒士表章忠義與吾父子沆瀣一氣可
謂吾道不孤矣癸酉孟夏趙詒琛附識

草莽私乘附刻

西

金 璽
傳 寶

表 勵 準



甲子春永康宗校
子永胡榭校

原序

金華賢達傳一十二卷諸父清逸先生所著煇嘗侍几席見先生用心於著述致力於搜採不以寒暑而暫廢孜孜研究鞠明究嘿一善一行如或失之然皆節其浮辭略其繁冗其文簡而明該而約俾一郡之古今賢達嘉言善行煥如日星揭於中天足以發助德之輝光資啟沃于多士誠萬世不刊之書也熄以菲才末學假館合溪黃君孟舒與其子子西遇合甚厚嘗與語及此書子西遂造麟溪覽之喜悅歸請于父欲刊印以廣其傳父慨然曰鄉賢懿行先生發其輝光甚盛舉也刊費之貲吾何愛焉即求板鳩工以成其事熄觀先生用心於著述黃君賢父子樂然而募工斯皆道義相符志同契合故能感盛美為之喜而不寐遂請孟舒重加校正熄與兄焄同子西繕寫入板起手刊鑲於宣德戊申四月書成謹記其歲月云姪熄識

金華賢達傳原序

金華賢達傳目錄

卷一

忠義

宋

宗澤

梅溶

梅執禮

滕茂實

李誠之

陳德固

徐道隆

姜綬

胡塋

胡嘉佑

元

陳達

申佑

明

王禕

卷二

孝友

秦

顏烏

晉

許孜

吳

斯敦

唐

馮子華

應先

唐君佑

陳太竭

梁

何千齡

宋

鍾宅

董少舒

陳天隱

金景文

樓蘊

周祖仁

賈南金

鄭綺

鄭德珪

鄭德璋

鄭文融

鄭文泰

鄭欽

呂皓

徐文震

吳埴

257 11 52

21 B

明

鄭淵 鄭洧 王紳 章觀

張壽祖 黃資深 黃宿 黃瑋

黃謚 朱助 黃良昶

卷三

政事

漢

楊璇 張敦 蔣邵 傅柔

駱俊 駱統

吳

留贊

晉

朱汎

南齊

金華賢達傳目錄

朱幼

南梁

龔孟舒

南宋

无疑

南朝

陳脩 韓旻

唐

厲文才 馮宿 馮定 馮審

馮寬 滕珣 舒元興 徐安貞

宋

胡則 滕元發 鄭剛中 潘良貴

樓炤 王師心 王師愈 傅勇

傅光 黃仁環

卷四

政事

宋

蘇遲 賈廷佐 葉衡 喬行簡

王淮 徐邦憲 陳良佑 林大中

葛洪 應孟明 陳亮 王萬

卷五

政事

宋

王介 王靈 范鍾 李大同

馬光祖 呂祖儉 王埜 葉藜

朱質 黃夢炎 康植 朱元龍

龔應之 王世傑 許復道 虞復

朱叔麒 王龍澤 呂渭孫 何夢然

金華賢達傳目錄

卷六

政事

宋

厲汪 喬夢符 倪千里 孫昶

李大有 徐雄 趙希伋 厲仲方

馬壬仲 周師銳 郭始中 陳琰

張翊 徐温 楊邁 趙汝淦

范大錄 趙權 葉介 吳傳

石範 潘峙 黃裳

卷七

政事

元

吳直方 趙大訥 王安國 陳達大

鄭深 王餘慶 傅光龍

明

呂文燧 吳履 鄭渙 鄭桐
 鄭杼 鄭湜 鄭翰 鄭洪
 鄭沂 鄭機 劉辰 張子玉
 張孟兼 王應 吳彥珍 何士英
 潘榮仲 鄭子祥 邵玘 祝戒
 徐子玉 黃嗣安 洪澤 朱珮
 盧睿 吳澤

儒學

梁

劉峻

唐

劉昭禹

金華賢達傳目錄

南朝

婁幼瑜

唐

駱賓王

宋

于房

樓圖南

錢通

鞏豐

何恪

范浚

卷九

儒學

宋

朱臨

楊昇

何敏中

王師古

陳炳

杜汝霖

王固

楊忱中

朱有聞

潘宗回

唐仲友

劉滂

王永年

楊焯

倪朴

喻良能

徐無黨

鞏庭芝

呂祖謙

傅芷

馬之純

葉由庚

方鳳

曹冠

何淡

楊與立

徐喬

傅寅

夏明誠

王偉

吳思齊

趙彥柅

戚如愚

應鏞

何基

時瀾

潘埤

施郁

黃景昌

陳黻

邵困

張森

王柏

王象之

孫道子

陳大猷

許直可

徐次鐸

章如愚

儒學

元

金履祥

吳師道

吳萊

葉謹翁

戚仲咸

鄭濤

呂洙

胡仲勉

陳公觀

卷十一

明

葉儀

戴良

孫伯衡

何壽朋

滕浩

許謙

張樞

陳樵

石一鰲

朱震亨

鄭枋

張衍

趙良恭

胡長孺

胡助

陳堯道

劉應龜

戴原禮

鄭泳

于石

童良仲

柳貫

黃潛

王炎澤

聞人夢吉

周觀道

呂溥

陳澡

陳公舉

范祖幹

吳沈

樓芾

汪與立

汪雨

宋濂

童冀

金信

汪仲壽

宗誠

胡翰

朱廉

李曄

張端臣

何傅

金華賢達傳目錄

馮翊 馮垣 邢沂 呂肅

俞慶 俞恂 呂文榮 鄭濟

樓璉 劉剛 葛信 樓恕

傅藻 王杰 貝泰 鄭楷

鄭棠 鄭柏 杜桓 周啟

劉涓

卷十二

卓行

宋

呂祖泰 黃中輔 張垓 汪大度

陳昭 杜柏僖 汪渙 陳慎

吳圭 申屠大防 陳宗譽 項德

陳嚴 王豪 孫琛 許瓊

元

金華賢達傳目錄

六

丁廷玉 吳謙 俞時中

明

吳綺 鄭源 吳志德 蔣鏞

朱世遠 王威

金華賢達傳目錄終

明 鄭柏著

忠義

宋宗澤傳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母劉夢大雷電光燭身翌日而澤生自幼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調館陶尉累官通判登州境內官田積荒倍輸澤奏免之時朝廷遣使與女真約謀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山谷間靖康元年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未行改知磁州從羸卒十餘單騎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募敢勇為必守計上言邢沁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盜大破真定直扣磁州澤登城令壯士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力止之王遂回相州有詔進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自將兵與金人數十戰皆有功王承制以澤為徽猷閣

金華賢達傳卷一

夢 澤 德

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即引兵趨滑抵大名將徑渡河據其歸路邀還之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即欲先行誅罰乃還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趨詣行在所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大計踰千言且曰願陛下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鴛鴦當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尋徙知開封府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視師河北數上疏勸上回汴京不報尋除資政殿學士澤威聲日著北方尊憚之稱為宗爺翁澤疏又言丁進數十萬眾願守護京城楊進等兵百萬願致死力眾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問疾憂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道表猶負上還京瞻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

諡忠簡始澤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薨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子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穎為判官充反澤所為穎力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義士悉皆散去而中原失守矣後穎官終兵部郎中

贊曰柏過鎮江謁拜澤墓為之感憤流涕詢之故老皆云太守劉辰新葺祠宇修理坐塚與復祭田樹碑記事復嘆息無已嗚呼甚哉忠義之感人心不以久遠而忽亡也澤死迄今三百餘年猶能感慕於人如是使當時不為儉邪所沮義旅一呼效忠致死恢復疆土又何難乎奈何使之忠計不行憤疾而死深可悲矣劉辰能憫忠慕義斯可謂賢守而能扶植世教者歟

宋梅浴傳

梅浴其先吳興人五代時有諱聳者始避地來遷浦陽浸成巨族在通化者為尤蕃浴以儒受薦為單州助教年七十餘攝松陽丞宣和

金華賢達傳卷一

夢 澤 德

二年冬盜發青溪據歙睦遂破杭明年春婺衢處相繼陷兵及境浴勢不能敵死之從子執禮言於朝官其二子敦時敦成敦時後為遂安令

宋梅執禮傳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為武學博士大司成強淵明賢其人為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為嫌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者而已卒不往謁歷軍器鴻臚丞比部員外郎言楊戩詐妄延取茶券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累遷擢中書舍人移給事中論林摠翼復執政孟昌齡質屋不還內侍張祐求賞等事皆可其奏遷吏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時為宰相置酒其第歌舞燕樂執禮正言勸之黼怒尋以顯謨閣侍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撰時除苦鹽賦額重奏請於朝詔減三十萬除入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為翰林學士未上改吏部尚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屬有司凡六

宮廩給皆由度支乃得下以節浮費詔從之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泊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執禮與同列程振等四人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蓋以軍法詰罪倘室其求而宦者挾宿怨語四人於金帥帥怒取其副胡舜陟等四人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搗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守畫冥士庶皆隕涕憤嘆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帥帳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等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爲薄加資政殿學士

贊曰浴死執禮哭之曰吾從父一老儒生攝百里之地而膺虎狼之盜身死不顧而執禮當靖康之變不忍都人塗炭拒強敵無厭之欲親逢其凶悲夫觀其與宗室諸將團結軍民欲劫迎二帝以歸使狗鼠小臣不泄其謀則二帝未必北行矣可勝嘆哉

金華賢達傳卷一

宋滕茂實傳

滕茂實東陽人靖康初以太學生與簽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雁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幡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贊曰茂實秉節終身至今以黃幡裹屍而葬可謂生死不易其操矣較之蘇武庸有過焉

宋李誠之傳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後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終喪歷官爲江西轉運司幹辦使稱提會子第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歛之誠之以爲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若此誠之愀然曰使君儒者而欲效商君之所爲乎遂辭去使者遂謝罷令而後止改通判常州知郢州知金人必敗盟大修戰守之具移知蘄州增益城壁教閱廂

禁兵民激之以賞積月解錢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當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迎擊大破之居數日金人擁眾臨沙河屢戰却之殺其酋帥未幾金人進攻城下圍之數重出兵禦之殺其將卒數十人奪所佩印又使持書脅降誠之戮之而還其書夜出擣其營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會黃州失守併兵十餘萬來攻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到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請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陽名褒忠賻銀絹二百仍賜爵進功郎者三贈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歿於難者皆贈安人從誠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金華賢達傳卷一

宋陳德固傳

贊曰誠之以儒者之學而能堅守城郭扞禦強寇料敵應變曾不少怯至於兵少城陷引劍自裁戒其妻子與之俱亡不惜其身而全其名可謂烈丈夫者已其忠義之心雖本乎天性亦由學行之功也而子士允亦以戰死斯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者歟

陳德固金華人靖康間爲京城守禦司屬官嘗以守禦策獻朝議沮之京城失守督將士與虜戰而死潘良貴以詩哭之有云人皆趨北關君獨死南門蓋紀實也其子嚴肖字子象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有庚溪詩話二卷

贊曰德固守禦京城督戰死虜而其子嚴肖以詞科見取位躋法從以是知忠於國者必有後云

宋徐道隆傳

徐道隆武義人寶祐二年以世賞銓中第仕至大理卿遷提點浙西路刑獄至元丙子領軍入援吳興元軍臨次陷城道隆抗節不屈遂持憲節與其子俱溺臨湖門外聞者義之

宋姜綬傳

姜綬武義人靖康元年虜犯東郡詔募士赴睢陽趙南師入援綬爲守禦督出應詔緘書於股遇虜見執大罵而死妻陳氏年二十三子特立尙幼人欲奪其志陳取刀斷髮自誓卒守其子以成令名特立孤貧力學漁獵羣書淳熙間召試除閤門舍人歷官至寧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宋胡塋傳

胡塋金華人事親以孝聞崇寧間應八行舉政和八年除婺州教授未幾方寇亂官吏棄城宵遁生徒勸塋逃難塋曰我先世以武勇顯而我以八行舉豈可上負朝廷下辱先世耶不從城陷全家俱死後贈奉議郎官其二子

贊曰道隆兼節守義與子俱溺殺罵虜而死不亦烈丈夫乎而綴妻守節不移鞠子特立力學成名位躋臚仕天祐忠良何其至哉塋一校官潔身死義則凡尊榮富貴節辱身者聞塋之名其媿也夫

元胡嘉祐傳

金華賢達傳卷一

胡嘉祐字元祚永康人元季釋縉縉雲蕩溪之寇剽掠居民嘉祐白邑令爲防禦計傾資募勇立保伍樹義旗寇乃詐降復出擣邑郭焚廬舍官兵且至嘉祐率眾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恣睢擾民嘉祐白主帥禁約居民安堵令嘉祐其能上名憲府署其名曰義士俾與義旅方允中合而拒賊數破其眾久之賊盡勒其眾問道出方岩與嘉祐遇於占田嘉祐盡銳以戰願允中曰賊眾我寡惟死鬪耳不可退自辰至午戰不利允中死於陣嘉祐厲聲罵賊轉戰以死邑令義之具疏以聞未報而王師下婺城褒卹無及士民爲之流涕云

贊曰元季兵興將帥守令送巡畏縮不能展手足者羣相望也嘉祐無民社之寄捐資倡勇以抗巨寇有進無却之死不避視彼畏縮者果何人哉稱爲義士不亦宜乎

元陳達傳

陳達字元達其先居永嘉至祖自中始遷婺之蘭溪父萃仕元累官司徒宣政院使達自少徵入宿衛學書於康里懷慶詔書欽安殿榜

稱旨擢端本堂司經遷文學立朝審諤奏論明切俄劾禿魯帖木兒怙寵專權獲罪不測頤皇太子極諫得釋遂解官南歸依永嘉先墓以居久之朝廷思用達召之不起尋以翰林侍講學士召兼有御衣上尊之賜終不起王師克温州達沉淵水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其刀乃斷髮示無用元亡安置濠州遇赦還蘭溪尋病風痺聞有薦於朝遂却藥不御而卒

贊曰柏觀宋史宰相陳宜中以攻丁大全而罷黜未嘗不嘆其以忠而受禍達乃宜中從孫憤禿魯奸回率御史交疏彈擊甘心解職而歸可謂善蹈祖轍矣至於連被徵辟竟不起國亡而處死不失其正非烈丈夫其能然乎

元申佑傳

申佑字君佐金華人祖大度同弟大康友愛甚篤朱熹表其墓爲孝友二申君佑業儒薦署饒州路餘干縣儒學教授累官承務郎婺州路永康縣尹致事年七十餘俄元季寇興抄掠居民佑曰吾老無以

金華賢達傳卷一

敵兵得死忠義足矣乃公服中坐卒入覓金舉鎗欲屈佑罵之鎗連中罵愈厲堅坐不屈忽一卒前自稱張萬戶問佑汝不屈且死汝爲何官而堅守忠義佑對以所歷之任初佑爲湖廣掾李節級陷罪佑以義活之李乃張舅感佑之恩俯伏拜謝扶佑入室寇亦解去後以疾終於家子蘭用蔭補官仕至永康縣丞亦以節義見稱

贊曰佑無民社之寄無扞衛之備堅守忠義脅刃不屈非見義明如皎日其能然乎而其歷職蒞政又能以義活人俾兇卒悍寇知感其恩而脫其難斯又知天之報施善人矣

明王禕傳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幼秀敏師事黃潛潛以斯文之繼任之嘗遊燕京諸儒列薦其文行於朝不報遂南歸會太祖皇帝取婺辟爲掾擢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再轉起居注尋陞同知南康府事召還議卽位禮復出爲漳州通判又召修元史同總裁官書成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預教大本堂出使吐蕃未達境召

還洪武五年持節往諭雲南梁王把都知禕名儒雅敬之時元後主遣臣脫脫徹糧於梁王規知其與中國通迫其殺禕以自明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禕慷慨言於脫脫曰天既訖汝元命螢燭餘燼乃與日月爭光耶脫脫怒其言禕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二君子惜之禕通貫諸書爲文章豐瞻典則學者尊之曰華川先生弟補字子勉以明經薦歷任登州招遠縣主簿有善政著稱從弟初字子升好學能文薦授平陽府萬泉縣主簿簡約廉平所著有時習齋稿長子綬字孟緝勤敏有文宋太史諸公咸稱譽之尤工五言詩有思軒集仲子紳見孝友傳

贊曰禕所著書有華川前後集玉堂雜著續大事記合一百二十餘卷宋太史序其文謂其渾然天成而條理弗爽使人挹之而愈深味之而弗竭又云非其一而不貳密而不繁以造夫精純之域者其孰能與於此哉噫後之論者庸有加於是乎柏嘗恨不獲親炙言論而幸與其子紳同執經於宋太史聞紳述父之論謂學者必明乎六經

金華賢達傳卷一

七

以究聖賢之道蓋經明則道明道明則天下之事措之不難矣而謂爲文亦必本之六經以求其妙又當簡而該精而覈深而易通直而不肆切實而無浮華平易而不艱險斯可以言文嗚呼論文如是可謂深切著明矣因其言以求其行則大節之著文章之工其有以夫

明 鄭柏著

孝友

秦顏烏傳

顏烏義烏人父亡負土成塚羣烏銜土助之烏吻皆傷因以名縣

晉許攷傳

許攷字季義東陽人師事會稽孔冲受諸經學竟還鄉冲亡攷負棺奔赴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摧毀骨立卜兆於縣東躬自負土每一悲號烏獸翔集棄妻宿墓手植松柏時有鹿犯松栽攷悲唱曰鹿獨不念我乎詰旦鹿為猛獸所傷置之所犯松下攷悵惋瘞之猛獸即於攷前自擲而死攷益嘆息取瘞之自後林木蒼茂立宅墓次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布衣終身年八十餘卒於家邑人號其居曰孝順里咸康二年郡守張虞疏聞於朝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家於墓側圖攷像於堂朝夕拜焉

金華賢達傳卷一

吳斯敦傳

斯敦東陽人吳赤烏元年父偉為廷尉失議當死敦叩闕泣血乞以身代吳王嘉其孝赦偉罪仍表其閭葬地為孝義塘

唐馮子華傳

馮子華東陽人廬親墓有靈芝白兔號孝馮塚

唐應先唐君佑傳

應先唐君佑東陽人皆事親孝居喪著至行天子表其門閭賜粟帛復賦稅

唐陳太竭傳

陳太竭浦江人武鼎之子親併亡即墓手植松柏衰麻終身形質枯悴哀哭不輟每奠果肴烏鳥不啄

梁何于齡傳

何于齡浦江人孝友著稱同居四世貞明六年旌表門閭

宋鍾宅傳

鍾宅浦江人母病剔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明亦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割股療明疾皆瘳知縣李知退義其事為代輸稅賦三年宅家三世同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尤極友愛文廣妻求分文廣恐傷兄之心即出之當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剔肝為餌而安人皆稱之

宋董少舒傳

董少舒字師仲蘭溪人父亡負土築塋廬其左有靈芝生人以為孝感時睦寇壓境妄稱聖公能役陰兵愚民多歸之少舒拔唐永徽中陳願真與妖伏誅事綴文示眾眾悟相率抗賊所保萬餘家宣和中和州范之才表其孝詔恤其家

宋陳天隱傳

陳天隱字君譽蘭溪人端重好學父兄早喪奉母馮氏篤孝母卒築廬墓側垢面蔬食終三年喪大觀初詔旌表其門宣和淳熙間郡守奏恤其家咸淳四年知縣李應龍復奏以其邑有天隱少舒景文三

金華賢達傳卷一

孝義之賢詔縣學構三賢堂樹碑以記

宋金景文傳

金景文字唐佐蘭溪人少力學博通羣書與妻包氏事親竭誠祖父患噎醫不療景文虔禱即瘳父患疽齋禱乞以身代父疾減而自罹患經旬亦愈母葬廬於墓天光射墓五色爛然續廬父墳蔬食誦梵烏鼠環聽風雹環四隣不入其境鄉里遇早求禱輒應淳熙中郡守李椿狀聞部符下郡邑常加存恤後有郡守韓原吉表其地曰純孝鄉

宋樓蘊傳

樓蘊字季發義烏人母喪廢楮沐鹽酪不入口結廬墓左繞塚哀號負土築塚日自課三十肩塚高數仞鄉人合辭請於郡邑刺史道從事勞之且問狀固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賞隣里強之不可歲時祭享不用釋老楮幣終其世巫祝不至門人稱曰孝子呂祖謙銘其墓龔應之請於朝從祀顏烏廟

257 11 152

111

宋周祖仁傳

周祖仁義烏人親喪廬墓朝夕號慟甘露降於墓柏人稱曰周孝子而求之弗得痛哭無已聞者哀之

宋賈南金傳

賈南金金華人親喪晝夜號泣欲見無由或夢中有見恍若未亡覺贊曰顏烏為吾婆孝行之首其後有許孜斯敦馮子華應先唐君佑陳太竭何千齡鍾宅宅從子明明弟滿金智深董少舒陳天隱金景文樓蘊周祖仁賈南金皆見諸郡志錄其行而著其名所以扶植名教焉耳

宋鄭綺傳

鄭綺字宗文浦江人祖淮字巨淵自睦來遷浦江巨淵通春秋善憫人窮靖康饑盡破產以活鄉人人因以仁義名其里宗文明春秋撰穀梁合經論多發摘幽微事親孝父以非罪繫獄當人死宗文欲見不可得以頭觸圍扉出血上書請自代郡守錢端禮偉之為直其事

金華賢達傳卷二

母張得末疾抱持若嬰兒但至圍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張樂飲溪泉天旱泉竭濬之弗能得仰天大慟水忽為湧張死欲葬適大雪方凝宗文哭禱甚哀塚上雪一夜獨先釋人以爲孝感臨沒戒子孫毋分財異爨至今同居十有二世宋元二史並見列傳

宋鄭德珪傳

鄭德珪字子潤宗文之五世孫儀狀峭緊發語必中理有赴愬者折以片言皆悅服去以才受薦歷官衢之龍游丞與弟德璋字子振孝友天至子振剛直與物多忤宋亡仇家陷以死罪當會逮楊州子潤哀弟之見誣乃伴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得不死乎即治行子振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子潤默計沮其行遂得以無往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子振復追至廣陵子潤已斃於獄子振聞之慟哭欲絕負骨歸廬墓再期每一悲勸烏鳥皆翔集不食子潤之子文嗣字紹卿子振鞠之如已子紹卿簡易有識量志在濟人有告羅者諸子方執量出戒之曰當思久執

此勿促之世稱為長者云

宋鄭德璋傳

鄭德璋字子振穎茂通敏咸淳末惡少年嘯聚抄掠居民避匿子振誘渠魁縛送於官壘大石作柵以絕其黨民賴以安常平使者上其功辟處之青田尉至元間兵燹之餘居人乏食子振多賑起之所活甚眾子振家自始遷祖准鬻產濟饑家道傾廢至子振厚自樹立興起其家而齊之以禮法每晨與擊鐘集家眾展謁先祠聚揖有序堂中申毋聽婦言之戒退而會食子振沒子文融字順卿文泰字達卿遵守不廢益嚴而有思一錢尺帛不敢私事必咨稟而後行子弟有過頽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順卿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稱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嘆慕謂有三代遺風至大間朝廷旌為孝義門仍復其家部使者余闕為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順卿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婚喪祭一遵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

金華賢達傳卷二

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二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於世順卿子欽

欽字子敬器局剛方孝友天性母有疾三度熱頂灼臂以饋天父病嘗言人血能治之乃刺血和藥以進家屬二千指視之如一身長幼有疾一夜六七起或竟夕目不瞑遇疏族則有積食之粟禦凍之衣鄰鄉里又有推仁之財免利之粟勸學有義方之塾葬埋立義阡之塚貧無居者有義宅死無嗣者有義祠嘗自謂曰民吾同胞彼病吾病彼辱吾辱鄰鄰鬪爭者諭以大義聞者感動自新家後古樸大十數圍每游息其間因以青樵居士自號有童施慶漸染從化能孝事親每得美味輒持歸奉養執喪哀痛三年不御酒肉御史王餘慶書孝童以褒之

晉曰樵家由始遷祖巨淵破產賑饑積德行慶再傳宗文孝誠感天誓不分異實為義門第一世祖五世至子潤子振友愛淳篤爭先死

義遂振起家業而齊以禮法順卿達卿繼之子敬承之建規弘業爲善行義而推已及物使義聲彰著光明俊偉朝廷旌復海宇播稱傳守至今相等沾被餘麻豈非幸歟

宋呂皓傳

呂皓字子陽永康人父師愈性好施每遇水旱輒捐穀數千斛以食餓者兄約弟源俱好義鄉里生子不能舉者聞其將產預給穀食其母比兒三歲乃已所活甚眾制義塾義莊以教養族人約師事陳龍川亮門人中號三傑之一源尤孝弟郡縣上其行詔特賜通直郎旌表門閭皓以資補郡文學受知朱熹得薦於朝未報會父兄被誣繫獄皓上書乞納己官贖父兄罪孝宗義而從之名動朝野子殊字愚叔第進士爲京陵府學教授迎父侍養皓所著有通思遺業事監韻語

贊曰呂皓父子兄弟以善行惠綏鄉鄰以孝弟著稱朝野子孫蕃衍自宋迄今號稱巨族所謂仁者必有後詎不信歟

金華賢達傳卷二

宋徐文震傳

徐文震字伯光金華人尙義好禮數世同居淳熙十年表其居曰義門德祐元年丞相留夢炎復署之曰金華孝友之家

宋吳墳傳

吳墳字天民金華人隱居山橋九世同居以儒爲業妻宋氏名嗣徽年二十八夫亡三子皆幼舅姑繼歿資治斂未葬鄰火將延宋倉卒力不能舉喪攜諸孤拊柩哀泣誓與俱化火遂滅人以爲孝感年八十餘至順中旌表門閭
贊曰文震吳墳皆同居孝義被膺旌表而墳妻孝誠感動火焰隨滅孰謂無天道乎

明鄭淵傳

鄭淵字仲涵浦江人祖文壽字震卿遇物寬弘鄉稱善士父鉅字彥宏至孝母亡哀慟無晷夜幾傷其生性凝潔夷冲好施與天大雪遇有凍餓於道飲之以酒治績衣之喜注善藥以濟人之急不取其直

有謝者笑遣之詳見宋太史墓表仲涵事親極孝母疾逾年扶持湯藥終日不離泣禱於天請以身代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輒涕泣終身不忍食因念母不置遂得贖疾後居父喪哀毀骨立三年服除猶癯然不勝人事凡遇忌日必先期齋素七日至期奠獻慟哭如初喪沒身不變士夫來託者寒者與衣饑者與粟多懷感之建洞溪橋造湖溪舟以濟涉者家眾有疾一夜四三起虔誠問候遇死喪必身先之師事宋太史恩義猶父子嘗登柳貫黃潛吳萊之門初學舉子業以詩經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以古文辭知名於時著書明道授於學者有遂初齋稿十卷續文類七十卷太史銘其墓表曰貞孝處士子楷孫燿

明鄭淵傳

貞義處士姓鄭氏諱淵字仲宗仲涵之同母弟言行謹愨立志以古人自期受業宋太史籠雞寢側雞鳴卽起就學夜至二鼓不休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於朱氏詩議論根據仁義文詞古雅遇事善斷諸

金華賢達傳卷二

兄於事有難處者恆就商決一以誠篤恭慎爲本而以忠孝禮義訓飭諸子眾皆悅服洪武丁卯畫圖監生坐罪糧長多連重辟兄濂字仲德名隸於籍將行處士毅然請曰此行必不返兄以八十之年而遠行是家爲無人矣吾得死於義不媿揚州祖矣遂代行竟死京師縉紳哀之私謚貞義處士所著有師古齋稿長史朱廉爲序妻張氏諱瑞字柔貞女德婦道咸著內閨人稱爲賢母嘗避兵諸暨樓子塢鄰火將延寓舍眾皆趨避長姊周氏卧病賢母侍側或勸之行母曰吾忍舍姊而自求生乎號泣願天已而大雨火焰隨滅人以爲義感長子樸字叔悅懷才負氣時應門戶似訥於言言必中肯綮洪武乙丑義門爲人誣指寄鈔以無主名或難其行叔悅遂任以往已而得釋眾皆稱之嘗喜鼓琴諸父皆樂爲指授時宋太史偕諸儒數過隣溪必令鼓一再行每爲所稱賞次子柏見儒學傳
贊曰柏家以孝義聚居歷十有二世先人貞義處士以代兄而死於義伯父貞孝處士以念親致毀而盡於孝蓋同氣而同聲者事行之

詳見諸紳傳者所謂巨萬世而不泯者民彝世教誠有所助云

明王紳傳

王紳字仲縉義烏人稔之子聰敏好學承家傳之懿嘗從學於宋太史以文詞著稱蜀王聞其名聘致藩府待以賓禮紳念父翰林待制禱持節死雲南遺殖未歸陳其哀懇王憫而資其行至雲南訪求遺殖不得乃於諱所立木主號慟奠祭聞者泣下有滇南慟哭記以著志既還王禮重之未幾有以才行薦於朝召為國子博士宏經講解六館翕然俄得疾卒於官次士林惜之紳至孝母病篤割股作糜以進幼孤鞠於伯兄殺事之如嚴父而性行誠懇勵志不懈著書立言下筆不能休有繼志齋集三十卷于稔字叔豐勤敏嗜學夙角侍父入蜀遊學京師父歿扶柩歸葬終喪復登名儒之門以卒所業文詞稱於士林永樂中以儒士舉預修郡邑志及採上太宗仁宗實錄事蹟以疾贖還家郡邑大姓爭聘為師所著有青巖稿

金華賢達傳卷二

一夢 遺 慶

之益則紳有益於栢者多矣今紳文能繼父師之懿仕能動朝署之稱孝能感賢王之重而栢也抱拙養痾終老山林其視紳寧無汗顏已乎惜紳不克盡用其才未中壽而歿悲夫栢嘗為挽詩一百韻以述同門交好之情付之子稔翰林侍講鄒緝誌其墓稱紳之文豐蔚雅贍稱其家法詩冲澹古雅有陶韋風致斯可傳之無窮矣貴壽云乎哉

明章觀傳

章觀字仲賓蘭溪人舉任開封虞城縣主簿尋攝永城嘉祥縣事咸著政績嘗以二親年老道遠不克奉養奏乞分已俸之半於鄉郡給以奉親詔允所請命本郡給與人稱之

明張壽祖傳

張壽祖字伯樗浦江人性至孝早喪父獨養母母患乳癰不得潰壽祖以口吮其毒母亡哀毀骨立尋以例赴京歷事戶曹後除襄陽光化知縣卒於官

贊曰壽祖為母吮癰章觀分祿奉養斯亦孝行之誠矣錄以彰之俾勵風俗云

明黃達原傳

黃達原字資深浦江人與兄逢吉弟逢昌友愛雍睦同居共爨立約以齊內外為訓以飭羣從應酬庶務率諸子姓而分任之一錢尺帛必咨稟而後行家庭化之縉紳稱之多為文詞以彰其美暇則博涉經史未嘗釋卷子宿

宿字仲昭聰慧而勤敏好學而有文從學於蘇伯衡又嘗游宋太史之門以文詞稱奉侍諸父服勤將事間命即行而持公平以服鄉里施恩愛以處家眾見義樂為臨難不避洪武丁卯伯父逢吉以非罪名隸重籍宿挺身代行卒死於法鄉里哀之子洵敏而好學親賢尚友以文詞知名士林云

金華賢達傳卷二

八夢 遺 慶

贊曰栢嘗過合溪獲與資深兄弟周旋於樽俎之間雍容言笑粹然德人之容也後數與仲昭胥會麟溪燕游笑樂俯仰四十餘年而資深兄弟去世已久仲昭亦殉身以義今得與洵為忘年交而喜其不墜詩書之緒為可尚矣

明黃璫傳

黃璫字均璧浦江人事親孝父陶字伯成以累當赴京璫請代行事議充廣西軍役璫任之尋告歸取行資璫子保字孟全又請代之既而從征璫冠遂沒於陣初保娶陳氏甫歲餘生子尚未週而保死守節育子教之成人云

明黃謚傳

黃謚字均靜浦江人同族父宿受業蘇伯衡以孝友稱父隆字伯茂被仇家誣搆當詣京師謚毅然往暴白而卒為時論所稱又能以義制鄉里忿爭則平之以理饑貧則賑之以粟恤其鰥寡解其紛難人多德之聞其死悲哀涕泣迎其喪者甚眾于良嗣良肱良顛勤敏有為以才行見稱於時良視見別傳

贊曰父子人倫之至璫謚及子保皆能代父膺難斯為能盡子職矣

其不可尚乎書之以扶世教云

明朱助傳

朱助字士貞金華人樂善好禮見義必為與兄寧友愛雍睦早喪父母楊氏守節不貳助承顏順意孝養備至母好施與歲出粟以貸貧民不取其息助承母志率以為常鄰有孤窮之女鞠育待長而嫁之饑寒之子衣食之貧不能葬者賻之爭訟不決者直辭以理之學無所師者構塾延師以教之而庭有黃雀哺雛乳大返哺之義由是鄉稱善士郡邑守令咸加敬禮翰林縉紳皆為詩文以美其行稱之為尚厚先生助善為詩而喜交賢士雅敬斯文至則唱酬觴咏雖久不衰所著有竹軒集然其善行非一詳見翰林主杰所為傳兄寧字士安洪武間以闈右舉授河間府同知後遷汀州皆以廉謹稱尋罷歸宣德初再起主長沙游縣簿從弟士揚才行有稱一子昇舉進士為刑部清吏司主事得以本官受封鄉人榮之

金華賢達傳卷二

九

間得觀其歌詩辭贍語麗曾選入文纂和嘗採孟韓歐陽之文為文章正原義烏王稔持以示助時家方被回祿資蓄亦損得見是書欣然喜曰是書有益後學苟非刊印何能行遠鬻產吾亦為之遂募工刊於義塾隱斯豈非尚厚之君子歟縉紳稱之不亦宜乎

明黃良和傳

黃良和字孟舒浦江人性至孝痛父早世寢食不忘或語及之輒泣然流涕事母石氏目旨之奉溫清之禮怡顏順適能盡其歡至老不衰母年逾八十壽考康寧左右侍養無違尤敦友愛兄良嗣以非罪械繫至京師良和從其行詣理代服不以累兄法司義之俾贖其罪而歸人稱其賢次兄良肱良顛皆早喪良和哭泣悲哀喪葬盡禮撫其諸孤教育如己子門戶之應稅賦之供皆不及之其待鄉族贊襄其善事調解其紛爭咸中心悅服而親賢樂善見義必為孜孜於心子旻字子西聰敏好學友善尚義與栢從姪煜甚洽問煜語栢所著賢達傳即過時溪觀書喜悅歸請於父欲刊印以廣其傳父欣然曰

是書表彰吾郡賢達誠義事也吾何愛其資而不為乎即求板募工刊於家塾縉紳咸嘉之

贊曰良和為文節庭堅之裔司戶黃裳之八世孫而孝友行謹見稱士林推服鄉黨可謂不忝厥祖矣觀其允子旻之請而刊賢達傳其好義之心亦賢於人遠哉舉其一行其餘可知矣

金華賢達傳卷二

十

金華賢達傳卷二

明 鄭柏著

政事

漢楊璇傳

楊璇字機平高祖茂木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為威冠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字聖儀為武源令遷交趾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書言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廉靈帝時為零陵太守用計破賊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檻重徵璇防禁嚴密噉血書衣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陳訴詔書原璇拜議郎凱乃受誣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官

漢張敦傳

張敦字伯仁浦江人為諸暨令海寇二百餘人剽鹵為患悉平之轉重泉令民悅其化遷車騎大將軍

蔣邵傳

蔣邵字景倩浦江人為益陽令遷洪撫二州刺史攘虎却蝗民蒙其惠轉交州刺史

傅柔傳

傅柔字仲席浦江人為宣城令無為而治詭譎載道遷鄂州刺史贊曰人物紀云洪遵撰東陽志書楊扶在蔣邵張敦傅柔之後且言邵歷洪撫二州刺史轉交州敦遷車騎大將軍將柔亦刺鄂州扶東漢中人也如是則邵等又在扶之前無疑然敦為車騎大將軍車騎固漢官也敦為扶前人則未可知若洪在兩漢時名為章郡而撫之地隸焉鄂亦名為江夏郡並無稱洪撫鄂之三州者及隋平陳始皆置之而冠以今號則邵柔疑隋以後之人也覽者尚加考焉

漢駱俊傳

駱俊字孝遠義烏人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留相值袁術僭號盜起俊保疆境賊不敢犯濟養百姓時隣郡饑荒人多仰給俊傾資賑贍全活甚眾育子者厚致米肉所生子多以駱為名後術眾饑求糧俊拒絕術怒密使殺之

吳駱統傳

駱統字公緒俊之子也孫權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為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常勸權尊賢接士權納用焉出為建忠郎將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曹仁攻濡須使別將襲中州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權感統言深嘉意焉年三十六卒

吳留贊傳

留贊字正明金華人與黃巾賊帥吳栢戰手斬之贊鎗一足自後屈躄不伸操刀自剔其筋血流氣絕家人驚怖遂引其足足伸鎗愈駱統聞而奇之乃表薦贊疊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直言不阿權右懼之隨諸葛恪征東大敗魏帥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拜左護軍道病卒二子畧平並為大將平征西將軍

贊曰俊能濟養百姓傾資賑贍多所存活不幸死於袁術人多哀之其子統乃能效忠於吳建功樹勳爵及封侯可謂仁者之有後矣至於表薦留贊父子三人並為大將斯又見統知人之明云

晉朱汎傳

朱汎字孝祥義烏人承興中在臨海太守秩滿居蒲墟村朱女適王氏親迎之日兩族車紅輝映溪岸鄉人榮之因名蒲墟曰赤岸自晉至唐衣冠不絕迄今猶盛云

南齊朱幼傳

朱幼字長明汎之曾孫也歷高辛平昌淮陽三郡太守遷揚州刺史兼度支使治揚有功人歌曰朱幼渡江東民安盜賊空

南梁龔孟舒傳

龔孟舒金華人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為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陳天嘉中位大中大夫

南宋无疑傳

无疑金華人仕宋為散騎侍郎撰齊諧記七卷

南朝陳修傳

陳修字奉遷東陽人起家為穀城令遷合浦太守大著治聲修嘗以喪紀之法編書於鄉使民知習

南朝韓晏傳

韓晏字德茂東陽人初舉孝廉起家為永寧令遷張掖太守後為河南尹所至稱為仁惠

贊曰吾婺之士以賢才著稱其所由來尚矣朱汎朱幼龔孟舒无疑陳修韓晏皆政蹟彰著有功生民君子稱之有以也夫

唐厲文才傳

厲文才東陽人貞觀初為道州刺史臨郡期月羣盜悉平威愛甚著

改容州刺史未幾辭歸鄉里好山水之樂以壽終於家四世孫玄舉進士第歷監察御史

贊曰文才臨郡威愛著稱僅歷一州解官歸隱斯所謂能勇退者歟

唐馮宿傳

馮宿字拱之東陽人貞元中與弟定從弟審寬並擢進士第拜河南尹洛宛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吏不敢捕宿掩取榜殺之歷工部侍郎修格後勅三十篇行於時累封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繕城

郭增兵械防水患民賴以安卒年六十贈吏部尚書子圖字昌之連中進士宏詞科大中時官終戶部侍郎判度支

馮定字介夫與宿齊名第進士異等為太常少卿遷諫議大夫是歲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定力爭罷之又請許左右史從宰相至延英記所言尋改太子詹事轉衛尉卿以左散騎

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文詞外夷多傳誦而識於屏

馮審字退思登進士第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書

額以周紀號審請琢周著唐終秘書監子瑊字宗之乾符初歷京兆河南尹

馮寬登進士第擢起居郎

贊曰馮氏在貞元中宿與弟定從弟審寬並登進士位儋法從可謂一時之榮矣而宿之子圖審之子瑊又能迂績先猷簪纓相繼至今聞者猶為之景慕况吾郡當時之士其歆艷為何如哉

唐滕珣傳

滕珣東陽人歷茂王傅太和初以右庶子致仕四品給券還鄉自珣始

唐舒元輿傳

舒元輿東陽人元和中第進士裴度表掌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司郎中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奏辯明審不三月即真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為牡丹賦時稱其工甘露之難

為仇士良所殺弟元褒元肱元迥皆第進士元褒又擢賢良方正仕終司封員外郎

金華賢達傳卷三

唐徐安貞傳

徐安貞一名楚璧蘭谿人神龍二年擢進士第歷官至中書侍郎贊曰元輿與弟三人皆第進士而元輿為裴度所推歷躋台輔不幸

死於宦寺所謂福兮禍所伏者安貞擢進士官終侍郎然無蹟可稱滕珣以右庶子致仕給券還鄉斯蓋明哲之保身者矣

宋胡則傳

胡則字子正永康人果敢有材氣以進士起家補許田縣尉再調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司索相遣則入奏邊備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命記姓名中書尋改著作佐郎簽書貝州觀察判官事

後以太常博士知睦州徙温州歲餘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平籍為

羨餘不之罪改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尚書戶部員外郎遷權三司

度支副使累遷廣西路轉運使有番船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

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則曰彼急而投我惡可拒耶已而償貸如期又按宜州重辟十九人為辯活者九人復為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乾興初坐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累遷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權三司使通京東西陝西鹽法人便之坐侍御史王沿假官舟及鹽出知陳州踰月授工部侍郎再遷兵部侍郎卒

贊曰觀黃潛所撰祠廟碑陰記有云宋初婺之第進士自則始又云則本以助王師殄巨寇廟食於一鄉又按郡志則嘗奏免衛葵身丁錢民被其賜而為之立廟此皆史傳所不載由是觀之其功德被於吾郡者多矣至今祠廟布滿郡境不啻千數百區民之報祀不懈益虔豈不宜哉

宋滕元發傳府志作滕甫字元發一字達道

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雋九歲能賦詩再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累遷戶部判官神宗卽

金華賢道傳卷三

本夢

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又言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神宗太息久之進知制誥知諫院拜御史中丞京師地震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未行河北地震命為安撫使尋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神宗嘗與論事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事無巨細輒皆問之隨事解答不少隱王安石立新法恐神宗信其言以翰林學士侍讀出知鄆州徙定州疏奏新法之害民者不報又徙青州天應府齊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為逆或因擠之黜知池州改安州流落十歲再貶筠州或以為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惻然卽以為湖州哲宗卽位徙蘇楊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准南京東餓元發慮流民且至先度城外廢營地召富室使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竈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十萬徙真定又徙太原治邊稟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河東

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發至之八月邊遠來告請入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來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將懼扣閤爭之元發指其頸曰我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夏人欲以綏德為城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可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以為龍圖閣學士復知揚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章敏

贊曰史稱元發論君子小人言簡而盡足以感動人主而神宗惑安石之言竟弗之悟觀其預營舍宇全活淮南京東流民五十萬可以見其設施矣而其治邊勵將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惜乎朝廷不能用其言至於九上章而不報國之不競不亦宜乎

宋鄭剛中傳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於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

金華賢道傳卷三

本夢

許改秘書少監金歸侵疆檜遣剛中為宣諭司參謀官及遷除禮部侍郎復遣剛中為川陝宣諭使論諸將罷兵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欲盡取階城岷鳳秦商六州剛中力爭不從又欲姑取商秦於大散關立界剛中又堅不從繼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朮遣人力求和尙原剛中恐敗和好於是割秦商之半棄和尙原以與金朝廷命剛中去陝字為四川宣撫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畧以宣撫司在河北饋餉不繼乞移司利州目的是省費百萬剛中欲移屯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死聲色俱厲政卽聽命又請蠲四川雜征復請減成都府路對羅及宣撫司激賞階城二州營田抵秦州界凡三千頃歲收十八萬斛弛夔州酒禁復利州錢監為紹興監剛中言逐路各有漕司都漕宜罷從之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為之不棄宣撫司不棄謀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

桂陽軍居住再徙封州而卒

贊曰剛中雖由檜薦而志不苟隨其宣撫川陝訓將恤民興利除害威行巴蜀足以有爲而檜以專權不由已出而疾其能傾危至死君子惜之

宋潘良貴傳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釣知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絕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臬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徹於外當國者指爲狂率黜監信州泆口排岸高宗卽位召爲左司諫既見請誅僞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卽敵人不敢輕議未幾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

金華實道傳卷三

七言 卷三

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主管江州太平觀除考工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將何以立朝卽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爲中書舍人廷叱戶部侍郎何子誼語言煩褻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期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書降三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爲也有雜著十五卷朱熹爲序

贊曰史稱良貴才猷可以經邦風節可以厲世信哉言矣觀其辭蔡京之願交却頤浩之省職拒邦昌之妻女不屑秦檜之求郡至於請

易四相廷叱子誼眞豪傑之士哉

宋樓炤傳

樓炤字仲暉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府戶曹累遷尙書考功員外郎帝在建康炤謂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權右司郎中紹興二年秦檜罷相炤亦以言者論去六年召爲左司員外郎尋擢殿中侍御史遷起居郎七年宰相張浚之兄焜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燾封還乃命炤行炤又封還而爲權起居舍人何掄書黃行下於是燾皆請補外以秘閣修撰知温州再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尋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音炤奏統制吳革爲范瓊所害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大受爲劉豫所殺皆死節義乞賜褒恤又奏陝西諸路陷劉豫郡縣有不從僞之人所籍貲產並令勘驗給還炤還朝以親老求歸省於明州

金華實道傳卷三

八言 卷三

許之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帶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關入見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爲李文會等所劾興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後謚襄靖
贊曰炤之所言皆迎合苟且無恢復遠圖其取譏於時論固亦宜已然其封還張焜與郡乞褒吳革等節義奏還不從僞命之資產又有合於公論者矣讀者可不審夫

宋王師心傳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政和八年進士初爲海州沐陽尉敗劇賊宋江境上詔改承奉郎屢典大郡歷江西湖北浙東福建安撫使皆有治蹟在袁州時諸郡希秦檜旨爭進羨餘以圖進擢師心以羨餘貸貧民逋租在洪州轉運判官張常舉前帥張宗元所與張浚詩言於朝連坐百餘家師心隨宜救庇嘗侍讀三朝寶訓終篇奏祖宗創業垂統爲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前後進見從容盡規者非一紹興末年知虜營將起憂國之心至忘寢食

嘗具陳事直乾道初以左宣奉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弟師德其子准

宋王師愈傳

王師愈字與正金華人幼從潘良貴游又從楊時受易論語登紹興
丁卯進士第與朱熹同年相從講貫又周游張栻呂祖謙間以聖賢
之言為必可行師友之論為必可信初調建州樂安尉母喪不得行
授臨江軍學教授改秩知潭州長沙縣遷知嚴州信州乾道中召除
金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數召見言事時戶部尙書楊俊取諸郡積
逋付金部督之師愈以為此實無可徵徒為罔上擾民持不可楊俊
為巧語中師愈罷知饒州就除木路轉運判官累遷浙西提點刑獄
丐祠卒階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爵金華縣開國男子勳孫栢

贊曰吳師道敬鄉錄稱師心紹興末年知虜虜將起憂國之心至忘
寢食師愈為政以仁恕為本而綱目整嚴所至賑饑荒寬民力繩權
豪長沙之捕妖巫信州之攝驕兵饒州之擒治妖賊韓政准賊劉五
徒眾皆卓卓可傳斥外二十年不得登朝人皆以不究其用為恨云

金華賢達傳卷三

宋傅秀傳

傅秀其先世居汴父大理評事瑄始遷浦江之感德鄉秀多膽畧選
專奮發有為與李綱宗澤游建炎元年黃潛善力主和議遣秀為祈
請使秀時階宣義郎乃特遷宣教郎以優異之未行朝論遣重臣以
取信改命周望為通問使又命秀奉兩宮表獻二帝衣且致書於粘
罕秀與王倫俱留軍中久之乃歸官至工部侍郎

宋傅光傳

傅光字子溫浦江人為諸王宮教授未幾退歸田里方臘反縣民多
託之為亂任士安統兵至怒甚欲盡屠之光適與任厚往諫之曰亂
者惟通化一鄉餘皆良民將軍奉朝廷命殺賊爾奈何延及無辜耶
任悟如光言光之孫如松如川皆從呂祖謙學知名於時

宋黃仁環傳

黃仁環浦江之上洛人以武悍為閭里雄方臘起睦州往往聚曹從
賊仁環以能自歸得官授沿邊差遣建炎元年山賊何三五作亂仁

環呼諸子謂曰吾受國恩無以為報誓當以計擒賊乃與唐子容謀
偽與賊約攻縣令子容等各持竹葉為標識與賊兩兩相夾部分既
定行至朱村仁環大呼曰轉陣殺賊子容奮兵夾擊賊千餘人得脫
者無數輩諸酋留者仁環令諸子享於家酒酣用斧自後斫殺之初
仁環有女嫁賊黨中或勸之仁環曰吾恐事不就一女何惜至是竟
為所戮仁環官至訓武郎縣人感其德立祠祀之

贊曰觀秀之使金雖被拘留終以歸國而致身法從不亦奇男子哉
光解職田里能以一言感悟統兵脫民之死豈非仁者乎仁環以武
悍自效率其諸子奮身報國誅殺賊黨以活生靈民之祠祀亦宜已
夫

金華賢達傳卷三

金華賢達傳卷三

明 鄭柏著

政事

宋蘇遲傳

蘇遲字伯充，轍長子也。建炎二年，以右朝議大夫直秘閣知婺州。奏減買羅額父老為立生祠，因家焉。卒葬蘭溪靈洞，後贈少傅。蘇氏始此子簡策。

蘇簡字伯業，以祖恩補假承務郎。宣和初，調鄭州司刑曹。累官直秘閣，帥廣東。轉朝議大夫，眉山縣男。措置海盜，有方除直徽猷閣。再遷直龍圖閣，尋罷。丐祠，轉中散大夫。龍圖閣致仕，乾道初封中大夫。二年卒，累贈少保，有山堂集。子諤，諤字伯昌，以祖恩初任浙東帥。屬知台州仙居縣，累遷江東運副，改提刑。未上，遷江西。後奉祠卒。官朝議大夫，累贈至正奉大夫。有拙齋集。諤字伯言，以父恩補將仕郎。終知濠州。諤子林字伯茂，以祖恩初任紹興縣主簿，累遷朝散大夫。

金華賢達傳卷四

福建運判改除左侍郎，丁母憂，免喪，除江東提刑。丐祠卒，累贈正奉大夫。

贊曰：遲以奏減買羅父老為立生祠，而其子孫替纓輝聯天之報，施善人亦至矣哉。

宋賈廷佐傳

賈廷佐字子野，東陽人。宣和中入太學，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除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時高宗欲遣使請和，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讎恥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意與胡銓同。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後，知處州。遂致其事，贈朝奉大夫。有善願集。愚齋雜著。孫大方，大中以恩補官。大方處州縉雲，令有寓庵雜著。大年池州青陽，令有山堂集。玄白子曾孫昉之字成甫，幼穎悟，日記數千言。從永嘉諸老游，登嘉泰進士第。終台州黃巖令，有抑齋集。贊曰：吳師道贊賈廷佐畫像有云：君臣父子之義，不明，姦臣倡邪說。

以誤其國，賢人君子力爭而不勝，固末如之何。而其正大之情，英偉之氣，干載而下，聞者猶感憤激烈。則天典民彝，豈不有所助哉。然胡銓以上書竄逐，遐遠而聲名喧著，天地間廷佐雖無竄逐之患，而名竊然無間，豈非名與患之並行不悖者乎。世知誦銓之書，而不知有廷佐惜哉。

宋葉衡傳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福州寧德主簿，以破監寇改秩。知臨安府於潛縣，治為諸邑最。郡上其蹟，召對陞知常州。發廩為廉，以賑水潦，命醫藥自隨，以遍救疾疫。除太府少卿，遷戶部侍郎。奏興鹽利，斷絕私販，累除樞密都承旨。奏革馬政之弊，指制民兵，得治兵之要。尋遷戶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奏收守將帥必擇才，以稱其職。久任，以盡其才。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召對賜坐，講論機密。又問三代為政，漢唐治亂，衡對願陛下嘗以周公無逸為龜鑑。社稷之

金華賢達傳卷四

福建運判改除左侍郎，丁母憂，免喪，除江東提刑。丐祠卒，累贈正奉大夫。

福上諭執政遣使求河南，衡奏湯邦彥有口辨，宜使金。邦彥根衡擠已，奏衡對客有詞，上語上大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柳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怒，竄之嶺南。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二，薨。贈資政殿學士。

贊曰：史稱衡材智有餘，觀其治民，稱最制兵，得要革弊。切時奏對，稱旨可謂一時之選。自縣簿歷官，不十年而位登台輔，遭逢之盛亦云極矣。而邦彥一言之譖，竄逐至死，大易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其可不慎與。

宋喬行簡傳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呂祖謙之門，登紹興四年進士。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累遷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因破斬黃再遷，宗正少卿權工部侍郎。理宗即位，行簡貽書丞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謂賢路當廣而不當狹。

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陛下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累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言李全背義忘恩殺大將時青天理人情所共憤宜驅除誅戮以戒跋扈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議收復三京行簡上疏切陳利害不報進知樞密院事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免既去而獨趨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史十上章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蕭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安撫使提兵戍邊事稍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保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於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諡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集

金華賢達傳卷四

三 步 選 廉

贊曰栢過東陽登喬氏孔山堂瞻拜行簡遺像觀其文集奏議忠君愛民之心藹然著乎文字之間誠所謂大臣者矣今其子孫繁衍日盛各以所宗散居東陽而居孔山者尤號昌盛蓋孔山乃丞相舊第栢嘗以弱女歸其八世孫深接其父兄子弟皆恭謹豈弟能克其家豈非丞相之委社乎所謂君子之澤止於五世者固未易論也

宋王淮傳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力學屬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爲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奇之振帥蜀辟置幕府振出眾欲留淮曰萬里將母豈爲利祿計皆服其器識再遷右正言論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又言吏部侍郎沈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狡險大將劉寶拊結權倖皆劾罷之又奏爲治之策治內有三正心術實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深嘉嘆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恭王生子乞討論典禮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帝嘉之合至東宮皇太子侍以師備

特施拜禮尋除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太師仍昇儀同三司張說除太尉在京官觀皆封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辭深厚得王言體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嘗論曰樞密臨事盡公人無間言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季彥穎同行相事諸將平寇有功淮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深嘉之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爲奸淮極陳其罪上卽斥之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以直言黜之適成其名上悅穎復留侍以荒政爲急淮言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陞直徽猷閣成都關帥淮以留正對上稱善拜左丞相龔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此門不可啟絕其請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卽位詔詢初政淮以盡孝進德奉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母亡居喪如禮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

金華賢達傳卷四

四 步 選 廉

吾年亦然淳熙十六年薨計聞上哀悼輟視朝贈少師諡文定初朱熹爲浙東提舉劾知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乃擢陳賈爲監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僞之弊請詔痛革之鄭丙爲吏部尚書相與協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

贊曰史論淮爲僞學之禁君子之舉措其可不慎乎其行已持志口歷造履自小官至登宰輔論議謬終始不渝君聽其言人服其議可謂能行其所學矣至於上章求退保厥榮名又何其知止知退者歟奈何溺於仲友而以僞學駕禍朱熹以取論後世不亦深可惜哉

宋徐邦憲傳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幼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言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三遷爲秘書郎韓侂胄開兵端無敢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乞外知處州陸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賜赦又

上仇胃書仇胃惡其言喉御史徐構擊之請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
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郎為淮西總領仇胃已誅尚書倪思舉以自
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
以輯理今仇胃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書右郎兼太子侍講除左
司為金賀正使接伴除宗正少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巧祠知
江州奏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於官年
五十七謚文肅

費日史稱邦憲立於樞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為勢利所移可謂不負
所學矣至於抗書被擊鑄秩罷祠志不少變不亦大丈夫也哉

宋陳良祐傳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戶累
官左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從之發內帑
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收銅板弗造軍民翕然上銳意圖治以唐太
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願賜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為良

金華賢達傳卷四

臣弗為忠臣上日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奏公侯貴戚椒房肺腑專
利冒禁願嚴戒赦時左相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非正禮宜使終喪
遂蒙遷右諫議大夫再轉吏部尚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請地
乃敢蒙之端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請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必
須遣使則所請欲宗梓宮猶為有辭素人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
州九年許合自便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
卒

宋林大中傳

費日史稱良祐力止泛使懼開釁端忤旨竄斥而甘心焉其忠國之
心蓋可見矣而其請發內帑紓民之急奏禁公侯貴戚之專利冒禁
止左相起復之詔何其侃侃正直者歟

旨訪時政闕失大中言仲春雷電則陰勝陽之義蓋男為陽女為陰

君子為陽小人為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間君二當思正始之
道毋使女謁之得行侍御史趙善俊得旨奏事大中劾善俊而言宗
室汝恩之賢當召上用其言召汝恩而黜善俊與郡江浙四路民苦
折帛和買重輸大中言於朝為減所輸者三歲馬大同為戶部大中
劾其用法峻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皆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
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朱熹貽書朝
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
中求之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
事中尋兼侍講知閣門事韓侂胄來謁陰請納交大中笑而却之侂
胄怒由此始會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同樓
輪繳奏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不聽御史汪義端以論趙
汝愚去侂胄引為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
知慶元府乞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提舉沖佑觀罷

金華賢達傳卷四

歸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侂胄既伏誅即召見試吏部尚書言
呂祖儉彭龜年朱熹皆以言侂胄貶黜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
切侂胄以得罪者望量輕重而旌別之以伸其冤除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
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

費日大中清修寡欲守正不阿言論剴切稟不可犯可謂能推其所
學務引其君以當道者矣

宋葛洪傳

葛洪字容甫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嘉定間為
樞密院編修兼國史院編修實錄檢討遷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論事明白剴切上嘉納之進直煥章閣
遷國子祭酒仍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
拜工部尚書亦兼祭酒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
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

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召
赴行在仍舊職充萬壽觀使兼侍讀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
致仕卒帝輟視朝一日諡莊獻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有奏
議雜著詩文二十四卷

賈曰史稱洪守正不阿觀其奏疏忠誠之心見諸肺腑杜範稱之有
以也夫

宋應子明傳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官樂平縣丞侍御史
為邨薦為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
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不可以一日忽除貪殘苛酷之吏進
君子遠小人次乞申嚴監司庇貪吏之禁薦舉狗私情之禁帝嘉獎
久之拜大理寺丞故大將李顯忠之子家童溺死有司誣以殺人逮
繫凡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於長官釋之出為福建提舉常平陸辭
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賍吏事有不便於民者宜悉意以聞尋除江

金華賢達傳卷四

東提點刑獄會廣西謀帥帝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進直秘閣
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廣西病於鹽法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
明條具驛奏請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與結集黨伍弄兵雷化間孟
明遣將縛至轅門斬之光宗即位遷浙西提點刑獄尋召為吏部員
外郎左司改遷右司再遷中書門下省檢詳正諫房公事寧宗即位
拜太府卿兼戶部侍郎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孟明守正不阿未嘗
倖遷韓侂胄嘗遣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重之
贊曰史稱孟明之不汚侂胄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是特舉
其操行之端耳觀其奏論剴切慮患革弊愛民之心見知人主斯孔
子之謂以道事君者歟

宋陳亮傳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時目光才芒有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
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迹酌古著論郡守周葵奇之
請為上客及葵為執政朝士白事必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傑盡其

議論乃授以中庸大學日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

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
五論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隱居著書十年亮嘗環視錢
塘喟然嘆曰城可瀦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亮更名同甫
闕上書數千言勸上移都建康漸圖恢復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
朝堂以勵羣臣召令上殿將擢之官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會觀知
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觀不悅大臣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
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以上旨問所欲言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
十餘日再詣闕上書言尤剴切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社稷開數百
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嘗醉飲言涉不敬或告刑部
侍郎何澹澹亦被亮慢語即檄狀以聞事下大理答掠無完膚誣服
為不軌事聞孝宗廉知其妄遂得免罪居無何亮家童殺人又下大
理丞相准知帝欲生亮援之復得不死歸家益勵志讀書孝宗崩金
遣使簡慢亮復上疏言恢復大計不報光宗即位策進士亮入對稱

金華賢達傳卷四

旨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吏部侍郎葉適請於
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諡文毅更與一子官

贊曰亮之學本諸道德性命而識量宏遠志存經濟雖處布衣而切
切以恢復中原為念觀其奏疏明白懇切雖能感動人主而沮於朝
議其志不獲少伸可勝嘆哉

宋王萬傳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淮間萬因生長濠州登嘉定十六年進
士第歷官通判鎮江府時金初滅鄭清之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
為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已詔吳泳起草又
以咨萬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
厲奮發與感人心為條具治邊事宜遍告大臣敷陳屢數萬言皆切
於當世端平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屯田郎中因輪對
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凡側然有觸於心而未安者皆心之未能
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弗替天

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飯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
售往往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纔五月乞
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輪對言君臣上下盡克私心以服
人心以回天心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史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
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論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
平江府又論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時
論相之事已決疏上遷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遷太常少卿
辭差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奉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
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乞休致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
卒嵩之罷相眾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嘗諤
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
千貫田五百畝以贖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
先於言願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僞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
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願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有時習編

金華賢達傳卷四

九
夢
選
虞

奏議凡十卷

贊曰史稱萬言行相願終始不渝故其立朝譽謬奏論剴切謂天命
去留原於君心論史嵩之不宜居相位言不見聽解職奉祠非烈丈
夫能如是哉觀乎御札褒賜所謂知臣莫若君者然惑於權倖而不
用其言雖欲悔之無及已夫

明 鄭柏著

政事

宋王介傳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游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上嘉其直擢居第三人再除為國子錄上疏言壽皇擊神器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禮不報孝宗崩又力請上過宮執喪履疏言辭激切人嘆其忠寧宗卽位介上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遷太常博士時韓侂胄居中疑介前封事詆己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偽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偽學之黨且附會趙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差知廣德軍累官秘書郎遷度支以不禮蘇師旦為侍御史徐榘所劾奉祠除都大坑治侂胄誅朝廷更化召還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再轉為國子祭酒會不雨詔百

金華賢達傳卷五

官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論時政又言漢法天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除秘書監陞太子右諭德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規諫太子嘗欲張燈設樂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今旨以杜請謁官僚分日上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閣職為州鈐介封還詞頭丞相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託威福於宮禁誰敢以忠告陛下乞歸老不許吏部侍郎以言事去國介奏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去官者五人是宰相大臣誤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陞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卒年五十六端平二年郡守趙汝談請於朝特贈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諡忠簡子楚贊曰史稱介直道而行其志操雖出天性亦朱呂講明之益故其論

諫一本忠孝扶植綱紀豈比夫訂直者哉

宋王霆傳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豪誅方臘有功補官霆嘗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絕倫異等喬行簡考藝喜曰吾為朝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郎從軍於鄂久之辟鎮江都統計議官時帥趙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霆從勝至城與敵接戰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賊氣為懾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大帥薦之召試為閣門舍人人對言恢復之說極陳時弊願効前驅帝稱其言可採用陞武功大夫出知濠州賜金帶至州節浮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北兵至浮光朝論薦霆乃知光州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大戰於謝令橋光人遂安尋召為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數以書留霆霆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授閣門舍人尋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游擊軍副都統制論游擊軍十事不報提舉崇福觀差知高郵軍

金華賢達傳卷五

與時違見譏提舉雲臺觀尋授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以上差知壽昌軍改蘄州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置三城以備邊寇不報尋卒霆嘗訓其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有王溪集行於世贊曰史稱王霆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其訓子以窮理盡性為學之本此古人謀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者歟

宋范鍾傳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元年進士歷官尚書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遺患至於今日帝悅尋遷吏部郎中兼說書累進兵部侍郎兼給事中權兵部尚書兼侍講尋兼侍讀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參知政事淳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樞密院事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

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九年薨贈少師諡文肅所著有禮記解

贊曰史稱鍾居位直清守法謹飭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觀其歷職次第自卑而升至位宰輔其持守可見矣

宋李大同傳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秘書丞兼崇政殿說書拜右正言兼侍讀疏言趙冀分野乃有熒惑犯填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却顧者故臣願陛下勿以星文為小異而或加忽一話一言一政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弭災變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遷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兼權侍立修注官累進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提舉太平興國宮致仕卒

贊曰史言大同因喬行簡為相而薦用本傳惟記其歷官次第與星變之疏未有言及於政治豈載筆之所失歟然行簡薦舉屢多賢士觀其星變一疏則餘可知矣

金華賢達傳卷五

宋馬光祖傳

馬光祖字華父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歷官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言劉漢弼言罷九年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累遷拜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帝諭丞相謝方叔趨入覲乞嚴下海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一郡屯田使加煥章閣學士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屬縣稅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令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獨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建平糴倉以利小民公田法行光祖貽書賈似道言其非便乞不及江東必

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光祖謁王辭以故及三往卧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為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兼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官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為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拜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弟揚祖擢朝散郎知平江府兼發運使贊曰史稱光祖練兵豐財朝廷倚之為京兆尹風蹟凜然而其治建康威惠並行民懷其德建祠者六可謂能臣矣

宋呂祖儉傳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期長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

金華賢達傳卷五

年為限自祖儉始歷官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會祭酒李祥等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言切權寵既上東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為寬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前日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為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眾莫敢出口有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侂胄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願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為不

能一言以報效乃今子約獨舒憤懣羣小而蹈禍機其媿嘆深矣
祖儉報書曰在朝行間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
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
履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皆不足言
也所著有大愚集

贊曰祖儉以忤權奸竄逐至死不亦可悲也夫蓋其守正不阿窮達
不變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朱熹之書其嘆慕為何如哉傳云同
明相照同類相求其斯之謂歟

宋王堃傳

王堃字子文介之子也以父蔭補官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仕潭時
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至幕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堃曰
所以求學者義理之與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紹定
初汀邵盜作辟議募參贊攝邵武縣繼攝軍事盜起唐石勒兵討之
後為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蜀事急議遣使講和時相依回不決史

金華賢達存卷五

王堃

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堃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
言八事尋為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
深理宗深然之嘉熙元年輪對採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
仁明武推說又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史嵩之起復上疏乞聽終
喪又言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尚書奏十
事終之日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
行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
言者攻之以前職主管洞霄宮卒贈七官位特進堃因德秀知朱熹
之學凡熹門人高第必加敬禮知建寧府創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
奏議文集堃工於詩書法祖唐歐陽詢

贊曰史稱堃得名父師而學問益光亦其信好之篤也觀其對德秀
之言趨向之正蓋可知矣故能立朝譽謬奏論切實雖不合於時宰
公論其可少乎

宋葉葵傳

葉葵字實之義烏人父維休伯父維芭連擢進士第葵以世科累遷
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書政本宜清心正己以求賢為務時宰不然
改軍器監丞差知荆門會京西帥幕建議築臺荆塗兩山之顛葵以
山無水泉且非敵路條其不便者六事時帥趙方主先入之說不從
葵嘆曰敵民誤國寧有去耳遂解印綬去有旨除夔州路轉運判官
俄復予祠結廬東山扁曰留雲祠滿差知武岡軍未上而卒弟謨亦
進士子山庚

宋朱質傳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受學呂祖謙而卒業於唐仲友紹熙親策進士
質次之後陳春秋大義以復仇為說孝宗聞之大喜累官著作郎兼
侍左郎官開禧初金使入見倨慢上書乞斬之時韓侂胄用事下詔
北伐擢質右正言左司諫皆兼侍講奏疏論邊事甚悉及師出無功
侂胄乃欲議和質猶以為和不可恃侂胄怒即日移太常少卿兼權
吏部侍郎嘉定再和遂以謫去用累赦復官予祠遂致仕積階朝散

金華賢達存卷五

朱質

大夫有易說舉要奏議詩文雜稿

宋黃夢炎傳

黃夢炎字子陽其先由浦江徙義烏族父耕字子野以太學上舍生
登進士第官止郡丞夢炎博學善文淳祐末登進士第闕陞入京湖
制幕以掌故準備差遣平反盜公庫銀寬獄得釋者數十百人入淮
東制幕主管機宜文字建議蠲放屯租邊民賴以安業出判平江府
樽節浮竄以代民輸租自免淮西總領屢歲所索無名錢民力以甦
咸淳初除司農寺丞輪對力陳時弊請減浮費乞戒宴私度宗嘉納
除樞密編修官累遷戶部左曹郎仍兼編修與時宰不合引年以朝
議大夫致仕扁所居曰桂隱室曰澹齋有詩文十卷

贊曰夢炎對言政有干時宰朝廷不從解印去職質陳春秋大義以
復仇為說而以議和為不可遂為侂胄所黜夢炎力陳時弊請減浮
費而與宰執不合引年致仕噫三人者所謂直道而事君者歟

宋康植傳

康植字子厚上世家金華父穎字韞之擢第後試中教官來遷義烏
仕至尙書吏部郎中居官以清白稱植登世科自奉化縣主簿三遷
爲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以需次之暇執經於徐僑之門者三年端平
更化侍僑赴京喬行簡欲處以職事植亟赴書記任制置使史嵩之
團結漁舟防江植持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請奉祠徑歸未幾
召遷國子正累陞大宗正丞兵部郎官改浙西提點刑獄劾奏知平
江府史宅之聚斂病民交結權勢願賜寬斥理宗怒欲加之罪杜範
力爭改福建提點刑獄四轉除福建轉運判官兼權知建寧府以疾
請納祿被旨赴行在奉事卒於建溪驛

宋朱元龍傳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從徐僑學登進士調饒州司理參軍平反疑
獄伸冤辨誣多所全活遷縉雲令改幹辦行在時司糧料院輪對論
三邊形勢理宗嘉納語近臣曰朱元龍好臺諫官除宗正寺主簿陞
宗正丞兼左司郎官國史院編修實錄檢討內侍陳詢益求建節力

金華賢達傳卷五

持不可宰執論上旨令改擬擬筆終不易皇叔皇弟有圩田之訟舉
朝無敢可否元龍毅然決之歲旱幸執勸上禮佛元龍言天子豈可
爲之又兩上封事以宮禁朝廷百官萬民之利害痛哭流涕言之又
論兩淮刻括浮鹽而寢其事辨督府殺富民王倫之冤而活其子史
嵩之怒令言者劾去之遂奉祠秩滿差知衢安吉二州未上改知台
州以憂不赴服除鄭清之再相素惡其切直遂以朝奉大夫致仕有
遺稿十卷子幼學用蔭入仕終臨安府觀察推官從子杰繼取進士
治郡有能聲卒官將作少監

宋龔應之傳

龔應之字處善義烏人受業徐僑之門登進士第久居下僚理宗語
從臣曰朕嘗嘗讀龔應之書義此人今安在臺諫傳上旨於是驟加
陞擢歷踐清要由皇太子宮僚累遷右史以大中大夫直寶謨閣金
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

宋王世傑傳

王世傑字唐卿義烏人上世爲獄吏有陰德世傑受業徐僑之門由
太學登進士第需次長洲尉葛洪請主義塾來學之士多爲聞人及
宰新昌從遊益眾惟唐震仗節死義名最著世傑累官秘書丞知安
吉州俄復子祠以高壽終

贊曰徐僑以聖賢之學唱道烏傷及門之士多著賢行若康植朱元
龍龔應之王世傑尤所謂拔乎其萃者矣王柏銘康植墓稱其操尙
之堅風力之勁有得於僑之遺則論者於元龍世傑亦云斯所謂蓬
生麻中不扶自植者矣雖然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蓋亦天
賦之高歟

宋許復道傳

許復道字從道義烏人早遊永嘉諸老之門數舉進士不利年五十
六與長子堪並登文武兩科父子自爲同年青紫交映鄉里慕之復
道思念其父欲回合授官榮其親爲司封所格屢勉選調歷官准西
總領所幹官以致仕收通直郎賜銀緋遇大禮得贈其父母曰吾願

金華賢達傳卷五

畢矣卜居綉湖自號鍊菴堪字長與累官樞密副使承旨知閤門事
階右武大夫鎮江防禦使爵東陽郡開國侯食邑三百戶居四年復
以承旨召未至卒復道以子貴累贈中大夫

贊曰復道與子堪同年登文武舉可謂一時之榮幸而復道欲回合
授官以榮其親雖不見聽亦孝行之誠矣及得贈其父母遂謂畢其
所願解職致仕堪乃歷官防禦使爵及侯封庸非其父孝德之所致
乎

宋虞復傳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師事倪千里傳永嘉春秋之學登進士第以楊
村酒官上緝熙殿四十八規理宗大喜擢管戶部架閣文字累官大
宗正丞出知信州時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批盡收列郡利權因上表
進愛養根本之說大忤其意有旨降都官御史金淵承風旨奏寢新
命遂奉祠而歸退居東巖十五年董丞相槐力薦於朝累遷尙書右
郎官輪對舉大學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樂念愧爲節目援漢文帝

欲造路臺以爲好樂之勸上嘉納巧外差知寧國府改知瑞州命未
下疾革請納祿得旨轉朝議大夫致仕所著成已集告衆告忠遠齋
集合八十餘卷

贊曰虞復傳永嘉之學登進士第而見推於喬相行簡董相槐見黜
於史嵩之見忌於鄭清之斯可觀其操行之端矣至其上緝熙四十
入規輪對舉正心誠意爲綱領分好惡忿懣爲節目可謂能行其所
學者歟

宋朱叔麒傳

朱叔麒字廷祥義烏人登咸淳龍飛乙科兄夢魁以太學內舍同年
登甲科復淳文魁皆上舍釋褐夢周宗周炎皆右科入元仕者四人
復淳太平縣尹叔麒定海縣尹炎醴陵縣丞後累仕州縣皆有聲然
不至大官惟叔麒以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積階朝列大夫

宋王龍澤傳

王龍澤字及翁義烏人邁之從曾孫祖若訥至龍澤三世皆太學生

金華賢達傳卷五

若訥登進士第仕至縣轄龍澤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書昭慶軍節
度判官廳公事未上宋亡故相劉夢炎仕元薦前進士七人惟龍澤
以掄魁特授行御史臺監察御史

贊曰叔麒與諸兄皆登第於宋季而入仕於元歷官郡邑龍澤亦宋
季進士拜監察御史然皆無蹟可稱焉

宋呂渭孫傳

呂渭孫字希祖東陽人武舉進士及第開禧初從軍爲殿前司統領
官薛象先宣撫荆湖用爲本司神勇軍統制俾將兵禦虜寇軍令嚴
肅有軍士入民家擊碎釜者渭孫咎殺之眾大驚所過秋毫無犯後
爲副都統魏友諒見疑爲其壻所殺

宋何夢然傳

何夢然東陽人父達字擇可嘉泰二年進士以靜退稱於時仕未達

而終兄夢祥登淳祐元年進士第知紹興府嵒縣累官中奉大夫司
農卿浙東安撫使兼提刑夢然治周禮登淳祐四年進士第擢國子
正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贈太傅永國公
子實以恩授奉議大夫崑山崇明等處海運千戶

贊曰相遊東崑峯覽東陽山水之秀訪求先達舊址而山之下有故
參政夢然之遺址焉今其子孫蕃衍散居東陽而五世孫觀光良弼
頁能依邇舊第以爲居相以內姻親接言笑溫乎篤厚之君子也畧
請其概而知族屬之長歲求生子名字紀諸世譜以次序列一行之
中衍至六百餘人斯亦德厚而流光者矣是則夢然政事之美功德
之懋其可知也惜乎不獲登載史傳豈載筆之有失歟

金華賢達傳卷五

夢選慶

金華賢達傳卷五

明 鄭和著

政事

宋厲汪傳

厲汪字萬頃東陽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官止三山倅兼西州宗丞積階朝散郎累贈中奉大夫嘗簿樂清宰永嘉氏以厲佛子稱之子模以恩入仕五更麾節官至正卿所至著稱號屏山老人孫壽翁御賜名文翁淳祐末尹京邑當就試禮部特旨延對登進士第歷太府卿權戶貳繼除知紹興府

宋喬夢符傳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從呂祖謙學嘗作不欺論謙奇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知徽州歙縣邑有大達當水衝居人苦霖潦夢符為堤渠人免水患號喬公術累遷大理正奉旨鞠訊郭倬宿州獄不畏權勢獄具進除監察御史尋卒有見頌稿十卷子幼聞以恩入仕登紹

金華賢達傳卷六

十夢 選 虞

定龍飛進士第嘗為宗正丞，侶孫嘗為右司轉朝議大夫從姪嘉

字吉甫嘉泰二年進士亞魁僉判饒州卒孫傲孫以恩補官至承直

郎

宋倪千里傳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七歲能默誦九經入上庠學者宗之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議論文墨籍甚一時擢御史退食蕭然如山居遷石正言以言事忤大臣除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並兼侍講卒于位特贈右文殿修撰階朝奉大夫子允文奎皆襟度都雅詞章光艷克稱其家允文以恩授黃巖縣監鹽卒奎踐科場不利卒奎子哲領鄉薦

宋孫初傳

孫初字居敬東陽人未冠入太學中淳熙十四年進士第從奉使人北累遷太學正輪對慷慨上褒嘉之遷博士丞會京尹辱武學士初抗論力爭遂白外差知漢陽軍六館之士冠帶山錢都人以為美談

尋知黃州憲湖南所至有善政終兵部郎官有崎菴集大學講義及詩十卷子德之登紹熙二年進士第又中宏詞科為國子博士添倅建寧猶子闡字巨源嘉定元年前登第闡孫繼學寶祐元年進士授鎮江教授

宋李大有傳

李大有字謙仲東陽人與弟大同怡愉講切友愛為閩里所稱入太學登慶元三年進士第通判通州遷太常博士卒于官其在通州民常苦旱大有巡視地勢鑿山後河引江水以溉田自是歲以大稔商船通行人皆利之攝郡事却事例錢不受吏服其廉子自勉以恩授江陰軍不赴自道以叔大同貴補常寧丞

宋徐雄傳

徐雄字子厚東陽人幼而能文擢開禧元年進士第淹回州縣端平中喬行簡薦授書庫官累遷國子博士再轉秘書少監兼國史編修積階朝奉大夫奉祠以歸雄居朝清峻議論不阿嘗奉臺省命鞠兩

金華賢達傳卷六

二 夢 選 虞

處疑獄皆雪其冤所著有易解漢評南園詩稿弟剪毅俱由西雍登

武舉進士第剪魁偉雄畧佐戎制閩權知漳州以卒毅戎司制議官

子璇入太學登嘉熙二年進士第為隆興府觀察推官

宋趙希偈傳

趙希偈字景思昌陵九世孫建炎南渡寓居東陽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強敏不撓廉公有威嘗任帑轄發摘奸弊知瑞州衡州提舉湖南吏民畏愛遷兵部郎官轉江西提舉積階朝議大夫以卒希偈兩秉州麾一持使節所居有田不足供伏臘子三人皆入仕孫孟僚登進士監潭州鎮弟希傑守建昌

宋厲仲方傳

厲仲方字約父東陽人閉戶讀書經融傳浹並試兩學博士稱之淳熙元年擢武舉進士第一守安豐奏淮北飢民扣關求救議者指為開邊生事北邊既卒叛盟仲方竟坐貶死從弟樞嘉泰元年武舉進士知竺山縣樞子寧太學上舍侖武學上舍淳祐十年同進士

宋馬王仲傳

馬王仲字次辛家本建陽從朱熹游擢紹熙元年進士乙科寓居東陽遂為縣人歷仕州縣以廉能稱嘗知古鄆撫循兵民捍禦邊寇郡賴以安尋上祠請歸王仲議論典刑詩章間雅所著有得齋孫世類以恩監潘封酒庫世綸為湘潭宰

宋周師銳傳

周師銳字儀父東陽人嘉定元年武舉進士第一仕至閤門舍人知英德府歸班又知封州以卒師銳本名進士不得志於場屋故就右科廷對疊疊萬言貫穿伊川師卦之旨真德秀考藝異之遂置上第且曰此雖文舉亦當為首選嘗兩副奉使八國嶺南歸裝不持南物孫野老以恩監寧海縣鎮

宋郭始中傳

郭始中字權父東陽人登嘉定進士第分教柳楊置進士莊上舍莊以激昂士氣歷官權駕部著作郎知徽州以卒

金華賢達傳卷六

宋陳琰傳

陳琰字中叔東陽人精春秋韓申韜畧入右庠嘉定十六年擢武舉進士第二時母兄宣子由太學內舍同年登第一門兩科人以為榮仕殿步兩司裨贊非一端平間召試後省除閤門舍人出知辰州撫綏軍民安輯溪洞終于郡治有太平十議雜著春秋三傳解子克剛以恩補嚴陵稅官

贊曰東陽為吾郡大邑人物之懿視他邑為尤盛南宋以來踐魏科登進士駢累相望其致身法從登庸台輔者固已赫然昭著勳績然或奇蹇踳踳未遂顯達而造履為政皆有可觀者焉若汪之取譽琰之撫綏雄之雪冤前之抗論始中之置莊激士王仲之捍禦撫循符之築堤建渠大有之鑿山峻河師銳之歸裝無累千里之宦寓蕭然仲方以救飢民而貶死是非學術之正其能然乎至于希似以宗室之胄秉麾持節有田不足以供伏臘斯又天分之高歟

宋張翊傳

張翊字宗誠武義人皇祐間任江東提刑司馬光范鎮皆有詩送之平肅登天聖進士第歷太常博士知岳州子二人曰異登嘉祐進士歷道州司法參軍日節知明州昌國令異子具中登紹聖第仕至處州通判具中三子皆仕仲日曼卿官至御史中丞曼卿二子曰通正日茂皆授郎著致仕孫漫字清源號雲谷慶元二年預鄉試選尋用蔭補官後銓試吏部累官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積階奉議郎守大社令致仕

宋徐溫傳

徐溫字義人登嘉定進士知雷州轉湖南運使弟汲請鄉舉授南海尉子日矩中淳熙世賞科官至朝奉大夫從子煥預嘉定榜歷官司農寺丞守南雄渙子道隆見忠義傳

宋楊邁傳

楊邁字德夫武義人嘉泰入太學補教授累官朝議大夫寶謨閣待制賜紫金魚袋致仕卒贈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諡文簡子瑛字溫如由太學奏補承務郎歷台溫福三州倅次子瑛字安如登紹定第累官署兵部侍郎知寧國瑛之子見預淳熙庚戌榜任寶慶教授止從侍郎

金華賢達傳卷六

四

宋趙汝淦傳

趙汝淦字成父武義人登嘉定元年第歷階朝議大夫太府寺簿署知信州未上主成都玉局觀爵金華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子崇詠以澤補將仕郎終平陽令孫三人長曰必源嘉祐戊午請監舉授進功郎衢州司戶其弟汝鍵從弟汝錡同登嘉定第歷階承直郎汝瑩之子崇辨三請監舉登淳祐榜授修職郎歷浙東提幹汝鍵之子崇節登第官至瑞安縣尉

贊曰張翊徐溫楊邁趙汝淦生同郡邑皆以儒科發身後先登第致位顯達而其子孫又能繼承家學累葉光榮簪纓珪組照耀閭里所謂學不負人誠哉是言也

宋范大錄傳

范大錄蘭谿人爲本縣吏行案公平不撓法以求賂雖貧囊甘心焉
中年無子因近監司至白沙收一流離女子後生一男官至少卿生
二子一爲郎官一爲提舉諸孫相繼登第大錄追贈正議大夫
贊曰大錄以一縣吏乃能廉平守法雖貧不移度越于人遠矣而其
子孫繼取科第簪紱輝聯大錄亦博贈典天之報施善人亦至矣哉
世之枉法納賄者獨何心歟

宋趙權傳

趙權蘭溪人以才氣自豪宜和初陸寇猖獗權詣將闡獻計殺賊境
內以安安撫使上其功補總功郎充本縣尉

宋葉介傳

葉介字方叔武義人淳熙八年進士歷官通判邵武軍泉州南海寇爲
亂介召軍將密授方畧遂擒羣盜後以奉直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
而卒

贊曰趙權獻計殺賊葉介用畧擒盜皆有功于民者列官進秩不亦

全華賢進傳卷六

五 夢 選 廣

宜哉則凡建功立德者其可少怠乎

宋吳傳傳

吳傳字清叟浦江之通化人自少惟嗜讀書中宣和進士第歷官至
監察御史四持憲節廉明之聲著稱于時

宋石範傳

石範字宗卿其先由青社來徙浦江大母杜氏以女妻鄭剛中人服
其先見範從呂祖謙游中紹熙元年進士調奉化尉歲飢貧民將爲
變範賑之而定海寇爲亂範設計捕殺之改知麗水遷婺源縣俄權
通判袁州擢州事練軍撫民威聲甚震响獠不敢近轉通判泉州兼
兩外宗正丞卒範守正不撓或勸其謁權貴人美官可立至範謝曰
吾儒者改官爲縣亦固當耳何以僥倖爲卒不詣士論多之弟贊亦
能文嘉定進士官吉州司理

贊曰傳範皆浦江人而以廉能著稱于時斯可謂賢士矣範之不謁
權貴以僥倖進取豈非學行之高歟

宋潘時傳

潘時字德卿金華人受教于仲父良貴任爲登仕郎累官提舉浙西
茶鹽平江庫錢失漏守誣富室取償檄罷之守怨搆以他事坐削一
官移江西累遷提舉湖北茶鹽改南路提點刑獄有盜殺人而誣指
賈人者白其冤出之除知廣州兼主管廣西東路經畧安撫使公事
捕殺大惡梁氏兄弟號白彪者改知潭州安撫湖南再遷尙書左司
郎中不就以疾卒累階中大夫金華縣開國男孫履孫字坦翁仕至
奉議大夫通判江陵府

贊曰吳師道敬鄉錄稱德卿遊張栻呂祖謙間故居官咸著風蹟賞
時號稱精吏道而寬猛得宜者無出其右又云時嘗與朱熹雅契故
熹爲其誌墓云

宋黃裳傳

黃裳字元佐浦江人穎悟嗜學名稱士林而尤敦誼行嘗讀范仲淹
義田記遂捐常稔田二百畝儲租以濟隣族告急者卽贖之置籍以

全華賢進傳卷六

六 夢 選 廣

計其出入名曰擬范晚年登進士第調二衢司戶暇日與士友觴咏
爲娛有詩文數百篇達官咸敬禮之郡守朱士麟稱其儒林模楷前
輩典刑章奏于朝未報而卒長子從龍登進士官至節幹文學行誼
見稱于時次子友龍登進士擢史館編修孫璘咸淳庚午中文武兩
科孫琦元以儒士舉爲武義縣學教諭弟夢弼登進士官至西京
節幹姪震龍登咸淳進士以養親不仕姪仲龍登進士官至秘書省
校書郎解職家居寇掠鄉里而火其廬以刃脅其降仲龍不屈罵不
絕口而死任孫珪元以儒士舉爲月泉書院山長裳六世孫以禮字
儀可經明行修洪武庚申以賢人君子應召擢廣東按察司僉事能
聲著稱尋卒于官七世孫道斌字叔厚由國子生任刑部司門主事
雪冤理枉獄無滯囚尋分理鳳陽太平二府政績藹然時屯田夫多
死亡寡婦無依道斌奏請悉聽還鄉人咸德之道斌姪如瑟今亦以
文學行誼稱于士林

贊曰裳讀義田記而割田廩粟以資鄉隣可謂勇于爲仁者矣而其

子孫衣冠累葉咸登仕版而揚政績以至於今蕃衍愈盛益亢厥宗
而振其家聲仁者必有後其信然矣乎

金華賢達傳卷六

二
夢
溫
忠
廉

金華賢達傳卷六

明 鄭柏著

政事

元吳直方傳

吳直方字行可浦江人有志操嘗習刑法于帥府及行中書復北走京師一身逆旅中凡三十六年備歷困苦志不少變後主留守馬札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脫脫貴顯薦為丞相府長史重紀至元末權臣專政上與近臣謀罷其政柄直方協贊有功召至便殿賜以黃金繫帶超授集賢直學士再轉世學士時脫脫為右丞相國有大政多咨之直方每引古義告之未幾上章乞骸骨以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俸賜終身至正中監察御史劾直方躡進官階奪其誥命除名為民他御史辨其誣復之

元趙大訥傳

趙大訥一名良勝字敬叔浦江人起家譯曹掾歷官龍溪尹俗尙鬼

金華賢達傳卷七

一夢 遺 虞

墨石作祠以奉神大訥投神江中移石以修孔子廟縣多洞獠弄兵暴掠大將出屯經年不解大訥調御以術服從如良民累遷知永新州除盜辨奸興利除害聲稱燭然尋以老告歸同時有金德潤君澤者亦浦江人由湖南廉訪司掾歷官至嘉興府推官亦以政事稱于時

贊曰人物記稱直方處大專縱羣言拂騰不為少移雖貴顯謙下待人恆如布衣時大訥屢典劇縣皆有能聲平反冤獄民多感之為立生祠噫是豈非大丈夫能以功業自見者乎

元王安國傳

王安國字靖翁東陽人嘗喜讀孫吳書以門功當授成忠郎宋祚將傾不果上元至元中宋既納土而人心未輯以策干帥高興陳撫綏之計與語意合即署為東陽尉縣民婁單等恃玉山險相挺為亂殺宣尉使陳天祐行省左丞史弼領兵討之安國進謀親入賊窟以計誘之手縛渠魁以獻弼大喜將薦用之以親老固辭後寧海妖賊

楊鎮龍反玉山接壤寧海據為巢穴勢甚猖獗安國率鄉兵拒之賊間趨義烏未幾與官軍遇眾潰賊首受擒安國有力焉

贊曰王禕傳安國稱其為尉謹厚威信民有訟不之邑令而惟尉是直鄉閭賴以安靖者二十年民懷其德有祀其像于家者噫是豈非勇而能仁者哉

元陳達大傳邑志作達大

陳達大字宏父浦江人少從鄉學治尚書經義而儻有為時邑里初附山谷獷強蜂聚為寇達大建畧執其渠魁而平之幕府上其功得試辰州路施容州判官累遷温州路平陽州判官所至多著政聲俄患風痺遂自免歸宴處一室題曰達觀子士元梧州路儒學正次士貞釣臺書院山長

贊曰達大初治經義以文易武平寇治民咸著政蹟而教二子皆登儒籍斯為不墜其學矣

元鄭深傳

金華賢達傳卷七

一夢 遺 虞

鄭深字仲幾浦江人父銳字景敏奉母至孝以深貴贈樞密院判官仲幾負氣不羈游學京師受知太師脫脫延教其子舉為太傅府長史遷宣文閣授經郎再遷中書員外郎以親老乞便養改命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轉僉江東建康道階奉訓大夫未上卒仲幾居官多著政蹟在宣文閣教勸戚子後皆為名臣進講經筵每有金織文幣之賜姪杙敦厚寬恕好學有文士林稱之

贊曰宋太史稱仲幾為奇偉士蓋其立志于少年之日卒能成功名于強壯之時非奇偉之士其能然乎

元王餘慶傳

王餘慶字叔善金華人受業許謙之門嘗游京師有番僧官為總統者勢焰赫赫得其一言官爵可立至或以其名聞僧召之拒曰吾學將以伸吾正道寧有屈身而道可伸耶京師悉服其行至正初入經筵為檢討累拜會稽監察御史文聲稱著後使廣東詢問疾苦惠政為多

元傅光龍傳

傅光龍字子才義烏人初與兄子賜皆宋太學生景定甲子詔求直言偕同舍葉李等上書斥賈似道之奸葉李竄瘴地光龍兄弟遂遁跡歸隱青岩之梅溪學者稱爲梅溪先生元世祖取江南葉李應詔入中書爲右丞光龍兄弟館其門後兩典郡學三佐民社皆有善政光龍終侯官縣簿

贊曰餘慶受業許謙造履純正觀其拒番僧之召其行可知故能歷躋臺諫彰著政蹟可謂不負所學矣光龍兄弟排斥似道已而退隱不亦知進退之幾者歟易代而出典學佐令雖位不稱才而善政有稱矣

明呂文燧傳

呂文燧字用明永康人曾祖倫仕元爲永康尹祖汲置義田以食族人立義學以教宗族子弟燧承先志行義著稱元季驛賊逆盜掠永康侵擾隣邑文燧散貲與弟文燁召募丁壯親與盜戰盜敗走斬獲

金華賢達傳卷七

甚眾傍邑皆賴以安天兵克婺立永康翼以文燧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時文燧以事留杭命其弟文燁攝之上聞又以文燧爲庸田司經歷改中書省管勾再轉爲嘉興知府松江民作亂襲嘉興文燧走使者告總兵卽遣兵擒獲之諸將欲屠城文燧爲言而止考滿乃入朝奉詔諭閩粵國次興化俄有疾卒于驛舍

明吳履傳

吳履字德基蘭溪人通春秋學能詩尤工行草書國初召爲州儒學正累官知淮州事民有爭訟輒諭以理而釋其怒不忍置于獄寬其征需不使物價騰湧民多德之

贊曰文燧以扞禦鄉井列官省府平寇解難斯有功于世者履以儒學治行卓然亦可謂吾郡之能人矣

明鄭渙傳

鄭渙字仲釋浦江人剛果有爲元季寇興院判謝國璽辟署浦江縣簿以才能稱未幾解職還家以公平制鄉里不使豪強病民有爭訟

則諭以理而與酒和解之子柯姪村

柯字叔成勤敏明察鄉里推之御史劉辰薦于朝累官滁州通判階徵事卽奉公廉謹爲同寮所敬州當衝要牒訴繁劇能躬勤治理考稱善最後督運木植至穎中風卒于馬上知州陳璉借之爲銘其墓柎字叔鄂仲釋次子命爲弟瀛仲容後仲容早世其配黃氏寡居叔鄂與妻許氏奉養惟謹黃氏沒執喪三年及居所生父母喪俱行三年禮人以爲難叔鄂受業陳剛貫穿經史尤喜吟詩與諸兄弟觴咏怡然如游春風中喜怒不移始終如一自號怡怡子以子焜貴封承直卽詹事府丞焜今世奉議大夫大理寺丞以廉能著稱朝署

明鄭提傳

鄭提字仲持浦江人魁偉宏度見義必爲洪武中家有誣指寄鈔者時罪叵測仲持毅然就逮不以煩諸兄至京長兄仲德相遇爭往就獄皇上義而釋之賜仲持冠帶衣服欲任以參政廷臣對無缺員卽命增設參議以仲持爲福建布政使司左參議階中順大夫命舉所

金華賢達傳卷七

知五人皆以爲參議乘傳到官至卽去食吏革弊政損民者十餘有滯獄積年不決者立剖之稱爲神明暇則鼓琴摘阮以自適時論高之姪幹

幹字叔恭仲持親兄漢仲昭之子也仲昭才優識精溫恭寬裕談笑處事恒中乎理眾敬服之叔恭受業臨川陳剛剛奇其才堪任風紀永樂中薦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尋被旨宣撫廣東惠政稱著士民懷之後以年老勅賜致政錫資還歸

明鄭洪傳

鄭洪字仲繼浦江人應變如轉丸岐陽王時駐兵嚴陵令參謀軍事王入朝薦除侍禮卽累官內藏庫提點以累死妻石氏以例當配絕粒者十日人勸之泣曰吾爲義家婦今夫既死何以生爲遂縊而死上聞嘆曰眞義門婦也

明鄭沂傳

鄭沂字仲與浦江人父銖字彥平嘗北遊京師以才受知丞相爲宣

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轉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大使乘傳赴
言即易去斗斛之病民者倉有餘糧二千石亦給遺種家未幾棄官
而歸仲與性通敏供武丙子朝廷更新庶政選才間右輔州治化仲
與應召赴京特拜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仲與自以布衣致位列卿
夙夜勤勞盡心報國上念其誠篤嘗嘉獎之已而大行賓天奸臣擅
政遂解組還家永樂初元詔起耆舊復拜春官尋以年老賜歸田里
未幾皇上北巡詔起還朝輔翊太子既而駕還仍賜歸老以高壽終
姪機

機字叔慎敏學勤事永樂中以賢良薦召試吏部授文林郎湖廣漢
川知縣轉廣東仁化知縣蠻寇為亂朝廷遣兵捕叔慎召父老用計
擒獲渠魁白于主帥俾兵不擾而民安

贊曰柏之諸父兄多以功業著見知名于時畧舉其槩而詳皆見諸
墓誌觀者有足徵焉

明劉辰傳

金華賢達傳卷七

五

劉辰字伯靖金華人以文行著稱洪武已卯薦擢湖廣道監察御史
立朝審諤持正不阿遷鎮江太守興利除害士民懷之永樂初召修
太祖實錄書成超拜江西左叅政聲稱雋然尋免歸既而朝廷思耆
碩召拜北京刑部侍郎俄以年老勅賜致仕邦人榮之

贊曰柏嘗道經鎮江父老言辰治行卓可稱觀其復宗澤祭田而甚
其墓斯可知其為政之先後矣

明張子玉傳

張子玉浦江人會祖夢龍湖州儒學正祖一寧咸以公平服鄉里父
鎮字均茂偶儻負氣喜交賢士尤喜戴良天兵下婺州薦授婺州錄
事司錄事未幾退歸田里鄉鄰爭訟者折以片言皆懽解而退至于
排難解紛不動聲色而理之帖然人稱其能子玉性質純厚而師于
戴良所學益充洪武中父以非罪赴京子玉侍行請代詣理俄以恩
宥得釋鄉里稱之洪武丁丑詔選問右任子玉應召赴京擢拜湖
廣布政使司左叅政洩政寬平守職廉謹未幾卒于官次姪孟兼

孟兼勤敏志學以文辭知名洪武初薦入史館預修元史書成授國
二學錄累官僉山東按察司事彰善糾惡憲綱肅然陞山西按察副
使與布政爭論異端布政術之中以他事法死京師縉紳惜之所著
有白石山房稿

贊曰子玉以代父繫獄而列職大藩斯蓋天之報施善人矣孟兼爭
論異端而受謗以死又何物理之有反乎然孟兼以剛方少容而陷
身刑戮豈孔子所謂不得其死然者非歟

明王應傳

王應字思正浦江人敦厚周慎佐父士覺以禮齊家以義聚食防範
有條訓飭有規羣從允服洪武中薦授廣東布政使司左叅議時盜
發南海官軍不能平應率義旅以蠶船為聲援入其巢穴擒渠魁而
蕩之餘黨悉平俄以外艱去職服除轉河南左叅議未幾以累卒朝
士惜之子溫循禮好學手抄胡翰文請其父鏤板傳世為縉紳所稱
贊曰應能以禮齊家以寬治政平盜靖民民懷其德可謂能人也已

金華賢達傳卷七

九

明吳彥珍傳

吳彥珍浦江人以才行稱洪武中由間右舉擢四川布政使司左布
政寬平簡易軍民懷之尋罷歸永樂初召復原職俄以年老勅賜致
仕子思學孝行純篤知名于時

贊曰吾邑自本朝以來由布衣舉任布政者先後六人趙子良費斗
南以耆民舉彥珍黃繼先方孟升張拱辰皆以間右舉可謂遺際之
隆矣然攷其治彥珍為有稱焉

明何士英傳

何士英東陽人宋叅政夢然之八世孫操行純潔洪武中由間右舉
任平涼府通判政治稱最陞本府太守累官兩淮轉運鹽使所至以
廉能稱

明潘榮仲傳

潘榮仲浦江人洪武中由間右舉任建昌太守廉能著政士民懷之
尋卒于官

明鄭子祥傳

鄭子祥浦江人義門疎族也恭謹好學嘗為義門義塾師洪武中薦授口口縣知縣守職廉平畏慎自持或賂以賄毅然却曰吾為義門族豈使簞篋不飭而取玷吾宗乎君子稱之

贊曰士英為叅政裔孫而以廉能歷躋臚仕斯其無忝厥祖矣榮仲由閩右舉而潔廉著政子祥以義門疎族清慎奉職介然不移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者與

明邵玘傳

邵玘字以先蘭溪人由進士擢監察御史忠言讜論上簡聖衷超拜江西按察司丁內艱服闋遷福建按察使憲綱風紀政聲燁然家有靈芝之祥時人異之

明祝戒傳

祝戒字存禮蘭溪人由監生任刑部主事陞湖廣按察僉事尋超福建按察副使廉能著蹟所至有聲

金華賢達傳卷七

贊曰蘭邑為吾郡大邑玘戒俱以文章政事致身顯要同秉憲綱澄清柏府著政大藩其有光于吾郡矣

明徐子玉傳

徐子玉字公璧東陽人永樂二年登進士第授寧國府涇縣知縣秩滿陞崖州知州應求賢詔又陞鎮蠻知府尋遷知建寧府善政著蹟聲稱遠邇其事親孝母俞氏守節教子子玉官崖州時道遠不能迎養分俸于本貫支給以養母人多稱之從兄隆字原大山監生擢監察御史秩滿陞福建按察僉事其事父仲禮生能盡孝沒能盡哀為鄉間所稱云

贊曰東陽為五府之地仕宦赫奕其所由來尚矣子玉事親能孝政治有聲則其歷躋台輔又何前賢之不及哉

明黃嗣安傳

黃嗣安字仲行浦江人洪武中以孝廉舉任安東知縣至則除黠吏以安其民舉賢才以為國用俄入覲銓選居天下第七授承直郎賜

以勅書俾陪祀園邱尋卒于官

贊曰嗣安以孝廉舉而能去黠吏舉賢才斯亦善于為政矣

明洪澤傳

洪澤字宗潤浦江人宋忠宣皓子遵之裔孫以能吏歷事京師嘗以計活人久之授丹陽主簿咸著善政奏減建安民稅邑庶懷之從兄葑字廷輝事母盡孝火延居室赴火抱母而獲免為縉紳所稱云

贊曰相與澤以世姻之契辱過麟溪見相所編文纂以為當今盛典宜刊印以廣其傳遂持至建安捐俸刊行以成聖朝文物之美斯非卓見遠識見義必為而能之乎觀其立志則致身顯要詎可量哉

明朱珣傳

朱珣字師全永康人文行稱于士林洪武間舉任新會縣丞累官刑部主事轉松江府通判尋遷判福州府所至以能聲著稱

明盧睿傳

盧睿字員明東陽人祖怡仲謹厚有容洪武中飢民聚黨取其廩粟縱之不問眾咸之睿登永樂辛丑進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以才能稱兄員華永樂初預修大典書成授寧化縣丞

明吳澤傳

吳澤字叔霖東陽人父仲吉守道安素言行中理為鄉邦所稱讀書教子嚴而有法澤勤敏好學永樂乙未登進士甲科擢兵科庶吉士甲辰陞本科給事中以才能著稱宣德戊申奉旨福建清理軍籍榮膺勅命以本官推榮父母賜以祠祭之費便道焚黃鄉里榮之

贊曰相聞東陽賢士稱仲吉善于教子而謂澤通敏平恕和柔豈弟溫乎儒者之風觀其以表彰斯文為己任捐俸刊柏所編續文章正宗斯能勇于為義其孔子所謂君子之儒也哉

金華賢達傳卷七

金華賢達傳卷七

明 鄭柏著

儒學

梁劉峻傳

劉峻字孝標隱金華紫微巖講授生徒撰類苑一百二十卷清修寺即其故宅

唐劉昭禹傳

劉昭禹字休明金華人刻苦工詩云有句向夜中得心從天外歸後仕湖南為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有詩三百篇

南朝婁幼瑜傳

婁幼瑜字季玉義烏人聚徒教授不應徵辟著禮記摺拾三十卷禮記摺遺一卷文集六十六卷

唐駱賓王傳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與王勃楊炯盧照隣以文章齊名號為四傑賓王初為道王府屬累遷臨海丞鞅不得志棄官去武后時徐敬業起兵署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請至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日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日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不知何之

金華賢達傳卷八

二 遺 虞

云

宋于房傳

于房浦江人父焉有學工文五季之亂抗志不仕後以房貴贈大理寺丞房為文精簡中嘉祐四年進士第官至尚書宅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兄立璧皆舉進士于鄉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能暗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辯各歷誦全文一字不遺人號為雙璧初世封善屬文頃刻數千言自以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修不以為然世封漸修因授以為文之道

其文于是益進晚乃著易書詩傳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說有方策者受學正封輯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云

宋朱臨傳

朱臨浦江人從安定胡瑗授春秋學瑗嘗著春秋辨要惟臨得之為精晚年好唐陸淳學淳之師啖助趙匡嘗會三傳而取舍之淳遂總其說為纂例辨疑二書臨謂孔子没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于偏見無有出淳書之右者雖董仲舒猶拘于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臨被薦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後以子貴贈正議大夫著春秋說

贊曰天聖慶歷間浦江之能文章者惟于房父子為盛優于經學則

臨一人而已臨之所傳有淵源惜乎不見其書房之論文有日陽開陰閣俯仰變化出無入有其妙若神何其言之善也蓋文主于變變而無迹之可尋則神矣學者其識之

宋王固傳

金華賢達傳卷八

二 遺 虞

王固義烏人受業胡瑗登皇祐五年進士初名同臆唱之日仁宗賜以今名因字天貺卒官思陽令

宋王永年傳

王永年固之從孫登進士第累遷中大夫知福州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贈正議大夫子鑄孫寧寅曾孫謙鑄通判嘉興府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寧提舉廣東常平寅歷知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謙知隆州凡用蔭入官十餘人

贊曰相觀東都盛時義烏第進士自固始而從孫永年子孫累世登第歷官至今以儒行相承號為衣冠望族亦盛矣哉

宋樓圖南傳

樓圖南字鵬舉義烏人由太學生登進士第累官朝議大夫知吉州封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贈中奉大夫族孫大年從孫晏子固皆進士

宋楊昂傳

楊昂字漢卿義烏人登進士第終通直郎知分水縣孫忱中曾孫焯

點樵煥炳

忱中字德天擢國子監丞累遷朝請大夫知蘄州著易原三卷其言

欲觀八卦生而為六十四卦請玩先天圖欲觀八卦重而為六十四

卦則繫辭說卦之所言康節之極數知來其妙在于加一倍法

焯累官中奉大夫知南雄州贈通議大夫點樵煥炳仕不大顯與焯

俱以文名于時焯子植所學尤博自號芥軒以蔭補官累遷奉直大

夫知肇慶府爵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贊曰柏觀南渡後義烏之達士以圖南為首族屬相繼昂亦以進士

起家學行名爵著稱累世其見于先達題名者十有三人亦當時吾

郡之望宗矣

宋錢通傳

錢通字德循浦江人進士甲科調洪州推官累遷殿中侍御史中丞

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適則願罷臣乃改提

舉湖北常平崇寧初召為刑官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劾曾布援元祐

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開兩月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

嘗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由是韓忠彥等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

石豫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而陛下復于事為不順于是尚書右僕

射蔡京等言請如紹聖詔旨后由是復廢適豫又言元符皇后名位

未正乃冊為崇恩太后蔡京請取青唐通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適

以為多漏畧給事中劉迺駁之左轉戶部侍郎俄遷工部尚書兼侍

讀踰年以樞密直學士知穎昌府言者疏其罪黜滁州稍復顯謨閣

待制直學士徙宣州復為工部尚書舉馮澥自代謂澥趨搢搢勁忠

義凜凜言者又疏其罪以得制知秀州中書舍人候綬封還之又奪

待制久之還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方臘陷婺遁逃奔

蘭溪為賊所殺

贊曰人物記稱通記問過人為文章明白簡切自成一家孫億年字

白壽以祖蔭入官累遷朝議大夫有詩號雲巢集又述四朝史云瑤

華失位而復也太母實詔之姑有遺婦之文母有以于之道播之天

下合于至公適在當時孰謂其不知此理耶其意蓋有所徇爾論者

以是多譏焉

宋何敏中傳

何敏中字元功浦江人自少學易恐飲酒廢業終其身勿御與梅執

禮甚洽每有疑相與論定之郡縣察其賢將以八行及遺逸薦辭敏

中素仁厚游太學時同舍生方位卒敏中警行囊持其喪歸隣州寇

起將壓境敏中攜家避山中比隣從者以百數道遇擁刃來者眾相

顧位且死敏中出告其酋酋大呼曰此浦江何公也吾昔為尉所釋

藉公一言而免是嘗有恩于我者不可害即命兵護出之

宋朱有闡傳

朱有闡字子益浦江人刻苦為學悉通諸家書作文尚質實視富貴

無所屈呂祖謙知其有守而多聞訪之再以書速之止修報謝亦竟

不行于羣字穎叔中紹興四年進士第

贊曰敏中令盜感恩庇百人之死其行可見矣有闡不通謝謁豈非

有守者乎若二人者其有屬于頽俗也夫

宋倪朴傳

倪朴字文淵浦江人曾祖展以贊雄于鄉初胡則素免衢婺丁身錢

崇寧間欲復算之展持則像謁拜部使者訴其非便復奏免之祖子

從多奇謀建炎初山賊作亂縣令問計于從為之籌畫使其子統民

兵為前導賊皆敗走別部有貪功擒至百人者縣令將斬以徇子從

急白令曰此輩豈皆賊哉不如勿殺使自新令悟而止邑境帖然朴

囊橐不羈紹熙間草書數千言陳征討大計又以天下山川險阻為

輿地會元志復著鑑載錄以陳國家禦侮用兵之失時人鮮有知朴

者獨陳亮敬焉淳熙中與知縣趙汝鉞有隙鄉人樓益恭遂以豪俠

中之徙家筠州曾赦東歸朴于書過目不再覽辨駁甚精論者服之

其友吳克已字復之鶴塘人窮經博古著述甚多

贊曰人物記稱朴以一布衣乃能赤心憂國吐其耿耿雖其書不能

進其視買廷佐陳亮之書相去豈遠哉

宋鞏豐傳

鞏豐字仲至號栗齋武義人嘗從朱熹學聲實甚著以太學上舍擢高第教授漢陽軍累官知臨安縣改提轄左藏庫奉祠卒豐工詩多至三千餘首有東平集二十七卷

宋王師古傳

王師古字唐卿金華人紹興甲戌進士嘗為南劍州教授刊龜山遺書守九江建堂于濂溪祠側知崇正學歷仕州縣皆有治蹟除廣東提點刑獄卒有文集及資治通鑑集義八十卷子謙之字吉甫登淳熙甲辰進士益之字行甫淳熙進士仕至大理司直著職源漢官總錄

宋潘宗回傳

潘宗回金華人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晚得復州未上卒弟宗說仕為壽昌縣丞姪景述仕至中散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勅

金華賢業傳卷八

五

令所刪修官臨安少尹景述字叔度由太學登進士第克太平州教授致仕改承事即景愈字叔昌登進士仕至安慶教授景憲子自牧字牧之慶元丙辰進士為福州教授歷官至常山縣令著記纂淵海贊曰豐從朱熹問學而推高第其操行可知師古由進士歷官郡邑政治有聲而諸子繼登科甲皆有著述可稱宗回宗說以儒學起家列仕州縣而諸子及孫次第進士輩聲仕籍斯知吾郡儒學之盛矣

宋喻良能傳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父葆光娶黃氏陸盜起青溪婦翁以白金千五百兩屬葆光窖藏之盜平婦翁亦死三子俱幼莫知金所寓葆光舉而歸之三子請奉數百兩為謝葆光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黃氏脫簪珥買書延師教其五子皆有成立後以良能貴累贈其父大中大夫黃氏令人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年登進士第初補廣德尉三獲強盜應賞格辭不受累遷國子監主簿進忠義傳起戰國王賜止五代孫晟通一百九十八人乞顏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

25700926

嘉嘆顧侍臣日喻良能質實平正御書其名于屏間丁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尋奉祠而歸以朝奉大夫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鄉人慕其名立石表其地日郎官里所著有諸經講義香山集家歸編忠義傳從子不伐備演國衡皆進士不伐甲科備官朝奉郎有蘆隱集

良倚字伯壽卒官臨海承有唐論策斷文選譜詩文若干卷弟良弼

良弼字季直太學生特科補新喻尉有杉山堂集樂府

宋何恪傳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父渠有才畧陸寇竊發詣軍門獻策主帥楊惟忠用其言以取勝奏補承信郎監恩州酒稅營卒謀為變密白郡守而往誅其元惡釋其誑誤上功轉承節郎神武後軍統制劉光世辟主管本府機宜文字未踰月歸謂人日使吾二子文行有成勝吾擁使節疏侯封也恪與恢皆感勵而力學及同上春官恪中選恢欣然日是足以報吾父矣遂謝場屋恪藏書至萬卷博覽而工于文初主

金華賢業傳卷八

一

承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詣闕上萬言書進恢復二十策與朝論不合歸治園築亭奉母為樂俄先母死所著有南湖集從孫器器登進士終于廣昌丞善為古詩聖亦工詩有曲汀集

宋陳炳傳

陳炳字德先義烏人好古文務為奇語登進士第為太平縣主簿有易解嚴堂雜稿
贊曰龍川陳亮稱烏傷四君子良能于人煦煦有恩義能使人別去三日念之不釋其為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良弼遇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盡其情其文蔚茂馳騁蓋包羅眾體而一字不苟讀之查查而無厭何恪目空四海獨能降意于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闢其意陳炳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游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少意是非知人之明而探其文之精妙者其言能如是乎

宋唐仲友傳

唐仲友字與政號說齋金華人父堯臣爲侍御史以直言稱仕至龍圖閣朝散大夫仲友博涉羣書登紹興進士第復主宏詞科累官判建康府上萬言書上納其言再轉知台州興利除害政聲燁然俄爲同官高文虎所忌譖于提舉刑獄劾罷主管建寧武夷山冲道觀開席授徒學者雲集至四百餘人復肆力經史以卒其業所著有六經解諸史精義羣書新錄各二百餘卷文集四十卷兄仲温仲義皆紹興進士

贊曰柏觀潛溪集而知仲友被劾之詳然仲友既遭劾黜而得肆力于學著書立說以發其蘊故雖失于彼而能得于此者蓋亦多矣復何憾哉

宋徐無黨傳

徐無黨永康人從歐陽修游修稱其文日進如水湧而山出登皇祐二年進士第仕至郡博士註五代史行于世

宋范浚傳

金華賢進傳卷八

范浚字茂明蘭溪人家世儒祖父昆弟皆顯宦獨浚不嗜榮利閉門講學篤志求道學者稱之日香溪先生有文集朱熹表章其心箴篇從子端字元則乾淳中在館閣以文翰知名者與潘鑿成游情介之操以無異云

宋杜汝霖傳

杜汝霖字仁翁蘭溪人從胡瑗學至曾孫旗伯高旃仲高旌季高旂叔高旌幼高人稱金華五高旌其最也皆博學善古文旌登呂祖謙門旃問道朱熹淳熙開闢旗兩以賢良方正薦未赴端平中入館閣五人皆有詩文行世

宋劉滂傳

劉滂字德霖武義人與梅執禮學于會稽號東梅西劉登大觀進士累官守建昌遇軍變死于難事聞贈朝議大夫官其子右孫從弟嘉成登政和進士累官通判楚州嘉成曾孫渙渙之孫仲實皆登進士仲實任常州觀察推官

宋章處之傳

此處之字德秀東平須城人建炎寓居武義遂爲縣人以文學舉人稱爲山望先生登紹興進士第累官太平州錄事參軍與中書大中大夫子淵登進士屢官直龍圖閣知廣州孫豐嶸俱登進士曾孫八人俱登授郎官

贊曰無黨之文見稱歐陽浚之心箴表章朱子汝霖承胡瑗之學以淑諸儒滂與處之果葉登第而學行有足稱焉

金華賢進傳卷八

金華賢進傳卷八

儒學

賦 鄭柏著

宋呂祖謙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金華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內宗教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尋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召試館職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鑒後以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治道體統敷陳剴切遷著作郎以未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委館職選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

金華賢達傳卷九

一 步 遺 錄

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一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騭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辭駁不得已草制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少不學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憤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修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祖謙既沒羣人即而祠之子延年

贊曰祖謙得中原文獻之傳以關洛為宗師而取友于張栻朱熹故能研究精微深造聖賢之域宏經闡教唱道東州俾婺女之墟號稱文獻之邦其有功于吾郡者多矣而當時激其緒論者或位登台輔或表忠效節或師表當時澤被生民德沾海宇又何其宏遠也哉吾黨之士幸生斯郡沾其殘膏賡其可不知所自云

宋徐僑傳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從學于呂祖謙門人葉邦淳熙十四年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教名齋入為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授直寶謨閣江東提點刑獄以忤丞相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喬行簡代為請祠迄不受祿紹定初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起入觀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願見其衣履垢弊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于橫斂軍怨于指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岌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女謁閭宦表裏用事帝為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徹羣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食寧宗帝皆如其請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于外如叔向辭鄭故事忤丞相意力丐休致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祠侍讀遇事盡言以疾申前請乃以寶謨待制奉祠卒諡文清

金華賢達傳卷九

一 步 遺 錄

贊曰史稱僑之清修苦節惜不至乎大用豈知僑者哉君子之事君惟求夫言之聽而道之得行耳奚較其爵位之崇卑乎僑以一言感悟更革弊政煥然一新至于不受進言之賞固辭侍讀之命亦可觀其去就之正矣又烏可以患得患失之人同日而語哉

宋何基傳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憲為臨川縣丞而黃幹道知其縣伯憲命二子執弟子禮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有獲基兢兢受命得聞淵源之懿學成授徒來學者眾嘗謂學者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沉潛玩索吟哦諷咏使人感發方謂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易其言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去

257 90 25

其膠固支離之見以變與占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象象基
博固篤實雖嘗奉于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有文
集三十卷郡守趙汝騰延聘辭不就復薦于朝又率名從官列薦景
定五年詔舉賢特薦為婺州學教授力辭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
政殿說書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卒于家園子祭酒楊文
仲請于朝諡文定所著大學中庸大傳易啟蒙通書近思錄皆有發
揮

贊曰基之學得乎紫陽淵源之懿雖師傳有自亦天分之高也而謂
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謂讀詩必至感發讀
易必得其根源斯又知其進學之功矣學者觀之可不勉夫

宋王栢傳

王栢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師愈父瀚皆從朱熹呂祖謙遊瀚授朝奉
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
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

金華賢達傳卷九

三

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往從何
基游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栢夙興夙治家嚴
飭恤孤賑族開之沒為之歿且葬焉既而來學者眾其教必先之以
大學鄉之者德皆執弟子禮栢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
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
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耦
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
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日五行以下六
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
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削去野
有死麇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
曾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
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多類此及卒整衣端坐擇婦人勿
近園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諡日文憲所著書皆發明經傳篇目不

一詳見史傳

贊曰聖人之言信乎有益于人矣然能悟之則為聖為賢而不知悟
者嘗多矣栢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感悟棄其他慕而趨乎
聖賢之域勇于求道以至大賢之歸不亦豪傑之士哉而著述之富
議論之正開導後學誠有益云

宋傅芷傳

傅芷字升可義烏人博通諸經尤長于詩登第需次弋陽尉諸生為
結廬于龍門山奉而學焉郡守趙汝騰薦于朝以有官不召未到官
而卒

宋傅寅傳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博涉羣書窮究根穴訂其偽謬號曰羣書百攷
唐仲友見而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陞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
輿地盡在同叔胸中矣呂大愚閱其禹貢圖攷日可謂集諸家之大
成矣學者因所居尊之曰谷溪先生

金華賢達傳卷九

四

以上二人贊俱

宋時澗傳

時澗字子澗蘭溪人祖汝功字德茂父鑑澗師呂祖謙淳熙辛丑進
士累官朝散郎通判台州祖謙輯書說自秦晉洛誥未畢而卒澗
補完之見所自為序有南堂集若干卷季子少章字天葵由鄉貢入
太學登寶祐進士第天才絕出博極羣書由麗水縣主簿三轉攝史
館檢閱以陵獵劾罷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卒所著易詩書論語孟
子大義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詩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千篇摭
名所性集鑄字壽卿澗之仲父與呂祖謙同登進士為國學書庫官
兄懷字子雲父錫既寧尉澗師呂祖謙著尚書周官餘論未成編卒
門人私諡曰夷介先生弟洪字叔瞻紹興庚戌進士次弟涇字仲淵
由太學中嘉泰進士充浙江幹辦公事

贊曰時氏之學得之呂祖謙而繼登進士雖仕不大顯其著述之富
為時論所推若少章又所謂傑出諸時者矣

宋王象之傳

王象之東陽人著輿地紀勝若干卷

宋馬之純傳

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初為嚴州比較務終于
沅卒受知張栻潛心經籍學者受業嘗以大任期弟子喬行簡卒如
其言著尚書中庸論語說周禮有隨釋類編春秋左傳有紀事編年
詩文若干卷號茂陵先生縣為立思賢坊以尊墓之

宋夏明誠傳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慶元丙辰進士第二人作八詠樓序

宋潘攄傳

潘攄金華人嘗為處州教授因蜀人所編朱子語類中論語補其未
備者為論語語類號芥軒

宋孫道子傳

孫道子一名德之東陽人自號東白博學善文舉進士仕至秘書監

金華賢達傳卷九

丞有續大事記及文集

宋葉由庚傳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從徐僑游與何基王栢往來尤密嘗謂古人
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惟恐有間若乃為言語文
字纏被奪其精神必待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為名
言稱為通齋先生

宋王偁傳

王偁字剛仲號栗齋王栢從子受業于何基有詩若干卷

贊曰之純受知張栻遂潛心經學由庚從徐僑能明知行並進之說
皆可謂好學之君子若象之之著輿地紀勝明誠之作八詠樓序攄
之補語類道子之續大事記俱能著其學術之功而偁以栢之從子
又受業何基其學行可知矣

宋施郁傳

施郁字景文義烏人由太學內舍登高第官國子博士從子南一字

與之咸淳龍飛榜第六人官太學博士與石一齋同時並以文學教
授從游者以百數名人科士多出其門

贊曰郁與從子南一俱中魏科歷官博士從游者至數百人斯可知
其學行之高矣

宋陳大猷傳

陳大猷東陽人舉進士著書集傳用朱子釋經法呂子讀詩記例采
輯羣書附以己意由從仕郎兩浙轉運使准備差遣除六部架閣宋
季其說盛行
贊曰大猷以進士舉雖仕不大顯而著述甚富能使人皆行其說斯
不為空言矣

宋方鳳傳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江人八世祖資字逢原中嘉祐八年進士
第歷官知真州未上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資生楊遠字遐舉以文章
名中元祐三年進士以吏部侍郎出為河北轉運使歿贈大中大夫
金華賢達傳卷九

鳳嘗以策干陳宜中不能用後得薦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肆游金
陵東甌間發為詩歌至三千餘篇日存雅堂集性不喜佛老讀唐傳
奕傳壯其為人披奕後關吳教數十事以擬高適篇曰正人心書子
釋亦工于詩

宋吳思齊傳

吳思齊字子善其先居處州大父瑁永康陳氏遂為永康人思齊受
學外祖陳亮用父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朱臣用事者言賈似
道母喪不宜賜賻得賈文及翁願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
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塞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為要以直遂其志後
與閩人謝翱浦陽方鳳友善相與放游山水間探幽發奇以世其焉
旅感憤之意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流涕曉得寒疾耳曠自號全歸
子遂以名集

贊曰栢居浦陽聞諸長老語及方鳳吳思齊事未嘗不歛衽起敬及
觀其所著多忠憤激切危苦悲傷是蓋有諸內必形諸外者矣二人

者豈非古所謂氣節不羣之士也哉

宋黃景昌傳

黃景昌字清遠一字明遠浦江人從方鳳吳思齊謝翹游博通經傳尤篤意善春秋作春秋舉傳蔡氏書傳正誤謂古人論詩主于聲今人論詩主于辭聲則動合律呂可以被之金石管絃辭則文而已矣乃集漢魏以來諸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別之作古詩及景昌善持論著述甚多自號田居子述田間古調辭九章歌之其事親孝親沒哀泣至終喪

贊日人物記述浦江立言之士名不著者三人宋元祐間有朱性者師黃山薛大觀得平陽孫復春秋之學著春秋羣疑辨宋季有蔡慶宗光遠者以恩補官至武進丞著春秋集解有陳訥升之者通周易得先儒未發之秘亦著河圖易象本義今皆散佚無存至于景昌所著亦亡其辭可慨也夫

宋許直可傳

金華賢達傳卷九

許直可字仲望東陽人入太學登紹興五年進士第充台州學教授遷建康教官以卒官止奉議郎人士惜之為詩平雅有一唱三嘆之音子中應字成父入太學魁舍選登淳熙進士第官終奉議郎光州定城令其操履純正講授弟子鄉里模範孫彥知字德謙登嘉定四年進士第卒于澧州石門令

宋曹冠傳

曹冠字宗臣東陽人入太學秦檜俾諸孫師事之登紹興進士廷唱第二人擢太學博士兼檢正諸房公事檜沒坐累孝宗時得旨再赴殿試又中乾道五年進士乙科累遷知柳州抗章告老轉朝奉大夫賜金紫致仕有經進十論萬言書恢復秘畧時政救弊裕民政要補正忠言帝範十贊雙溪集忠誠堂集子輔以恩補官終承直郎紹興觀察推官孫儼補文林郎終泉州司理參軍

宋趙彥矩傳

趙彥矩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精春秋左氏作發微一百篇以

進上嘉之特循一資旋借和州觀察使金吾衛上將軍充按察副使李訥張虞使問答一編上之轉一官隆興元年登龍飛進士甲科換宣義郎累遷眉州通判以卒有詩數百篇名征西隨筆子湓夫尤工于詩號南坡居士孫時榛以覃思入仕曾孫若輝登寶祐元年進士第

宋陳徽傳

陳徽字斯士東陽人從呂祖謙游經術淹貫文章爾雅登淳熙八年進士第累官國子博士三轉至著作郎積階朝散郎會臺臣建議將改除參議官遂自削以歸徽恬靜有守不汲汲于進取有文集二十卷子行可沿海制司幹官

宋徐次鐸傳

徐次鐸字文伯一字伯友東陽人登紹熙進士第又試宏詞科仕至三衛倅倣周禮作漢官又作唐書傳註補註想二百卷號徐氏唐書又以唐書糾謬訛并作釋糾辨繆十卷嘗尉山陰作復鑑湖議人以爲確論子商霖仕終遂安宰

宋何淡傳

何淡字履常東陽人嘉定三年車駕臨雍上舍釋褐分教武岡累遷秘書郎以沒淡好學恬靜官多建明所著有武牧錄武林錄子熱以思入仕登端平進士第從父坦字一雙淳熙進士以文章稱于鄉贊日直可三世進士次鐸兩中科名徽之淹貫經術彥矩之發微者秋淡之恬靜好學皆極一時之選惜仕不稱才僅止郎倅由其操履端方不希倖進所謂守道而安命者已而冠以博聞廣識坐累秦檜爲時論所黜至其恢復秘畧補正忠言及他著述又可觀其學術矣

宋戚如愚傳

戚如愚字少白金華人從呂祖謙游登紹興進士第授柳州教授累遷國子博士時相欲用爲諫官諷使費啓確然不屑出知袁州政蹟太著甫受代而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

宋邵困傳

邵困字萬宗蘭溪人淳熙八年登第授柳州教授改潭州朱熹方師
湖有端其學行晚歲由楚州奉祠歸家名其堂曰今是著禮記解讀
易管見今是堂集

宋章如愚傳

章如愚字俊卿號山堂金華人慶元中登第仕至朝奉郎國子博士
所著有山堂考索

宋楊與立傳

楊與立字子權蘭溪人歷官至奉議郎知遂昌縣嘗游朱熹之門學
者多宗之輯朱子語畧二十卷

宋應鑄傳

應鑄字子和蘭溪人登博學宏辭科官至太常寺簿開州知府有書
約義禮記纂義

宋張森傳

張森字餘之浦江人以明經補太學生授潭州儒學教授後解官歸
所著有靜軒詩集子恕慶元儒學教授

費日少白受學呂祖謙而著于政蹟森以明經而父子典教困鑿與
立俊則皆有著述以發其蘊足以表見于世云

金華賢達傳卷九

九

明 鄭栢著

儒學

元金履祥傳

金履祥字吉甫蘭溪人從曾祖景文以孝行著稱名聞于朝為改所居鄉曰純孝鄉履祥博涉羣書師事王柏後登何基之門柏告以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基又告以理欲之分別當自今始自是造詣益遠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為喪葬之師日急因進率制撻虛之策莫能聽用德祐初以進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屏居金華山中迨導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于分義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為隸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還基柏之喪率同門士以義制服而明師弟子之禮嘗謂司馬光黃伯通蓋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察于聖人乃著通鑑前編二十卷授門人許謙日二

金華賢達傳卷十

十一

帝三王之道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四書疏義考證又合二十卷所居仁山學者稱為仁山先生元統初國子博士吳師道移書學官祠履祥于學至正中諡文安

元許謙傳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父航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謙生數歲而孤始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日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醴醬所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讀四書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日學以聖人為準的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聖賢之心具于朱子四書顧其辭約意廣讀者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以補先儒之未備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觀史有治忽幾微文有自省編他如九流百家老釋之書亦洞究其蘊所為詩文非扶翼經義網維世

教未嘗輕筆之於書隱居東陽入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吳越荆揚幽冀齊魯不憚遐遠皆及門受業者錄者千餘人隨其才分討論講貫嘗日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嘗以白雲山人自號學者稱為白雲先生朝廷賜諡文懿行省請于朝建四賢祠與何基王柏金履祥同列于學宮長子元字存仁以文學知名於時洪武初應召為東官官遷國子博士未幾超拜祭酒惜為眾所嫉竟以罪歿次子亨字存禮洪武初薦授北平府教授罷歸授徒從游者眾刻意工詩有胸臆思致日構散集以徐臯誣累而死君子哀之

元胡長孺傳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曾祖果欽州司法參軍脫畧豪傳輕貨急施人以鄭莊稱之祖嚴起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尋遷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知台州軍州

金華賢達傳卷十

十一

事文辭政事有稱于時長孺性聰敏九經諸史下逮百氏靡不通貫咸淳中詮試第一授迪功郎監重慶府酒務俄兼湖廣軍馬錢糧所倉廳與高彭等號南中八士後轉福寧州倅會宋亡歸隱至元中應求賢詔擢集賢修撰再轉建昌攝錄事程文海方貴顯其外門侵官道長孺命撤之至大元年轉台州寧海縣主簿尋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鹽場司丞謝病隱杭之虎林山晚得喘疾正衣冠坐逝所著書有五正編南昌集顏樂齋叢從兄之綱之純皆以文學馳名之綱字仍仲嘗被薦書其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之純字穆仲咸淳進士文尤明潔人稱為三胡云

贊日史稱長孺師余學古上承朱熹之學淵源既正涵養自得故其為人光明宏偉事務明本心之學以誘引後學為辭章有精魄而發為功業其後鄉間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為之一變而其祖父皆以文名何胡氏之多賢也哉

元柳貫傳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父金字時登擢成淳三年右科進士第爲高郵令宋季城寶山民倡亂火金所居邑令欲捕斬之金自令戮其渠餘悉縱不問眾咸金造室廬還之貫自幼好學六經百氏異教外書靡所不通受經于金履祥必欲見諸躬行學文于方鳳吳思齊爲文沈鬱容容涵肆演迤用察舉爲江山儒學教諭累遷國子博士轉太常博士柄國大臣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眾莫敢忤貫毅然却之有神降于洛長史上言乞加封號貫言神奸鼓民宜下所司禁之禮部如其言泰定二年提舉江西等處儒學與學延師士風大振至正元年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到官僅七閱月以疾卒所著有文集四十卷雜著書文一十五卷云

贊日人物記云貫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其疾言遽色生平以獎進人材爲已任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斯所謂得夫性理之學而見諸躬行者歟

元吳師道傳

金華賢達傳卷十

吳師道字正傳蘭溪人博涉羣書弱冠讀西山遺書翻然有志于爲己之學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于許謙謙復之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志益廣造履益深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縣丞調寧國路錄事會歲大旱師道勸閭右出粟賑之又言于部使者轉聞于朝賑以粟鈔由是存活者三萬餘人遷池州建德縣令豪民侵佔學田師道按其圖籍悉令歸學建德非茶區民苦茶稅師道白于上減之民困以甦臺省重臣薦于朝召爲國子助教陞博士丁內艱歸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附辨戰國策校註敬鄉前後錄及文集二十卷藏于家

元張樞傳

張樞字子長金華人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樞取而讀之過

目輒不忘有扣之者隨事以對歷歷如指諸掌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道教尤長于敘事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以魏吳載記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講朝廷取其書置宣文閣至正初右丞相脫脫監修遠金宋三史辟樞本府長史力辭不拜復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樞復避不就使者強之行至杭州固辭而歸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做帚編若干卷

贊日黃潛撰樞墓表序其家世云樞曾祖日新仕宋承節郎祖友諒迪功郎父觀光元初薦授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仕郎改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以母老不赴遂家食弗仕號屏岩先生樞之學皆受教于其父云

元胡助傳

胡助字履信一字古愚東陽人曾祖居仁從呂祖謙學祖中行隱居行義鄉稱善士父祐之宋鄉貢進士用薦者授迪功郎辟史館實錄

金華賢達傳卷十

院主管文字以助貴贈承事節秘書監秘書郎助立志爲學悉究經史百氏大旨年踰三十郡舉茂才行中書授建康路儒學錄兼大學齋訓導吳徵過金陵見助詩文大加稱賞由是名振一時累遷温州路儒學教授用薦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順初從虞集分院清暑上京再轉國史編修在京二十餘年所著有純白齋稿三十卷自爲傳贊日助承家傳呂祖謙之學卒成名儒觀其自傳亦有勵于後學云

元黃潛傳

黃潛字晉卿義烏人母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幼俊異明經著文中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果遷國子博士改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上納祿侍親之請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仍兼前職累階中奉大夫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得謝而歸七年卒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文獻所著書有文集三十卷筆記

贊曰謂天姿介特在州縣惟以清白為治在朝廷不登權勢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博極羣書而約之至精剖析疑難多先儒所未發文辭布置嚴謹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學者尊師之

元吳萊傳

吳萊字立夫直方之子也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過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易漢書一帙以去族父迫扣之朗然而誦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之眾驚以為神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著書授徒有文集六十卷雜著書共一百七十卷嘗以御史薦調長蘆書院山長未上卒

贊曰萊管主相家示諸父作文之法有篇聯欲其脈絡貫通有段聯欲其奇偶迭生有句聯欲其長短合節有字聯欲其賓主對待作賦有首法欲其倡和闕闕有韻法欲其清濁諧協有辭法欲其呼吸相應有章法欲其布置謹嚴要皆不越生承遺而已然字有不齊體本不一隨其類而附之使玉璞與瓦缶並陳斯為得之此又在乎三

全華賢達傳卷十

者之外而非精擇不能到也又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位分明奇是不為法度所縛舉目之間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噫有志為學者于是求之其有益已

元陳樵傳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祖嘉仕元階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石一兼與聞考亭之學樵幼學于家庭受經于李直方于書無不讀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為文務出警策不蹈襲古人遺轍嘗言為文舍六籍弗講而事文辭綺語何哉所著文有鹿皮子集飛霞觀藥及他著書合數百卷性至孝父病風學晝夜扶持歲久益勤後患痰疾氣弱不能吐樵截竹為筒時吸而出之母歿歲久見其遺衣輒奉之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為動家雖素饒于貧病歎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歉端粟賑閭里自取來年以續其食年八十六備然而逝

贊曰宋太史銘樵墓文云樵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考其言行表裏不違君子人哉

元陳堯道傳

陳堯道字景傳義烏人父希聲以文學為後進師堯道好學不羈浮游物表以能詩知名弟舜道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薄已而厚物縉紳稱之謂可比古之獨行君子云贊曰黃潛跋堯道遺文謂其依隱玩世而寓意于文辭至于死生之際處之裕如其有合于聖賢之學而出乎性命之正者嗚呼堯道斯可以為不朽矣

元王炎澤傳

王炎澤字威仲義烏人嘗從徐僑門人傳考亭之學治舉子業宋亡無意仕進益探聖賢微旨講道授徒久之部使者薦為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以善教稱已而棄官歸隱于家學者尊為南校先生炎澤待人一本于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講說務推明大義不事支離穿鑿為文簡質而主于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以靡麗為工有南校藁二十卷一子良玉常山教諭良珉義烏訓導

元葉謹翁傳

葉謹翁字審言金華人曾祖邦受業呂祖謙仕宋為大冶縣主簿以其學授徐僑父霖以家學教授鄉里仕元卒官將仕佐郎蘭溪儒學教授謹翁于書無不讀得家傳之緒卓然自立一時諸老儒皆樂與為友由教官累遷婺州路司獄階將仕郎以老請謝事授承務郎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致仕命下以疾不起謹翁事親孝治家有法所居齋曰四勿自號曲全詩文和易平實有四勿齋藁四全集

元石一鰲傳

石一鰲字晉卿義烏人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少從王世傑得徐僑之端緒蘊奧學茂而聲遠從學數百人多取高第晚年買思于易著

互言摠論十卷

贊曰炎澤謹翁一齋俱承徐僑傳朱子之學或仕或隱名著鄉郡黃潛親淑三家餘論而以道德文章振耀當時所謂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者而炎澤之孫禕承潛之學名亞于師而禕之子紳紳之子徐引而勿替君子之德亦遠乎哉

元劉應龜傳

劉應龜字元益義烏人落落多大志宋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妻以女應龜不可由是名稱籍甚久之當以優陞解褐德祐失國退隱南山之南人稱為山南先生部使者強起主教鄉邑尋以疾卒所著有夢稿痴稿雨留稿

贊曰黃潛述應龜學本經濟而以簡易制行讀書務識義趣為文雄肆俊拔一出于已不趨世好而世亦莫之有好焉

元聞人夢吉傳

聞人夢吉字應之金華人父詵老號桂山翁從王柏受經以授夢吉

金華賢達傳卷一

七

父子自為師友夢吉手抄七經傳疏深究義理閉戶十年悉通奧旨學者爭趨之奉定中取鄉貢用薦者為校官累官泉州教授至正戊戌調慶元總管府知事

贊曰王律撰夢吉墓文稱其立誠以致乎本推善以及乎人表裡融通終始純一所謂有德之君子聞者無異論云

元戚仲成傳

戚仲成永康人高祖如琬與從兄如圭如玉並受業呂祖謙皆舉進士如琬歷官朝奉郎知袁州軍州事曾祖宋祥以蔭補官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參軍祖紹隱居養親人稱為貞孝先生父象祖信州道一書院山長仲成從許謙問道潛心性理之說旁通諸子百氏主教呂氏師法嚴謹學者敬憚之扁其書室曰朝陽人尊之為朝陽先生所著有春秋纂例等書

贊曰仲成承家學之傳而進之以許謙考亭之緒研究覃思心融神會以淑諸人以行于家可謂好學之君子而能世其家者矣豈必傳

珪襲組而後可稱哉

元朱震亨傳

朱震亨字彥修義烏人豪邁俠負聞許謙承考亭之緒即振衣至門執弟子禮謙為開明聖賢大旨震亨心領神悟抑其疎豪歸于粹美而欲見之實踐嘗應試秋闈不利喟然嘆曰修齊政治皆一理耳苟能推一家之政以遠鄉閭寧非仕乎乃建祠奉祭講行朱子家禮屏釋老之誕罷瀆神之祀持公平以服眾心排紛難以安問里人多德之俄母病延醫因自悟曰人子而不知醫或委之庸夫寧無失乎于是參究醫學博求名師得羅知悌之傳治症多獲奇効蓋其理明識精所學必過乎人嘗著宋論格致餘論風水問答他如醫家發明甚多學者因其所居稱丹溪先生國朝有戴原禮周觀道戴原禮浦江人精究震亨醫學之旨名聞于朝召除太醫院御醫治症多取奇効寵遇殊渥尋陞院使以年老致仕

金華賢達傳卷一

八

周觀道字景暹金華人醫學與原禮伯仲間而事母盡孝人稱為全孝先生永樂初以醫學薦授魯府良醫正王聞其孝行待以殊禮書

江南孝義家賜之人以為榮
贊曰震亨聞許謙之言超然領悟棄任依之習趨聖賢之徒不亦豪傑之士哉觀其齊家以禮鄉黨敬服屏斥道釋罷黜淫詞又豈非見諸實踐者與然醫學蓋其餘事耳而因親以及人又何其博施已乎

元鄭濬傳

鄭濬字仲舒浦江人父鑑字景明性夷澹吟咏終日忘倦有薦為江山儒學教諭不赴以仲舒貴賄奉直大夫禮部郎中詩文有正齋集仲舒受業柳貫吳萊以文翰知名用薦者為經筵檢討每進講天子為之首肯權參贊官三轉陞太常博士階奉議大夫論張士誠不當賜諡時宰怒被黜退居撰著有新房集若干卷子枋

沂字叔車為詞章運筆立就父宦冀北以國破存亡莫測叔車艱關往省道金陵艤舟江許時父適至患病頗重見子喜甚其病隨愈續紳稱其孝感為詩美之

元鄭泳傳

鄭泳字仲潛浦江人父鉉字彥貞喜施與每躬攜簞食分餽餓殍以仲潛貴封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仲潛受業宋太史以文章知名從兄仲幾游燕京丞相脫脫延教習子泰太傅府掾史從征高郵平六合轉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決獄平反為多後棄官養親所著有牛軒集家儀等書

贊曰伯父仲舒仲潛天分過人而師傳有自其文章德業垂諸簡冊稱諸縉紳斯可傳于永久矣後學之士其有足徵焉

元呂博傳

呂博字公甫永康人從許謙學講究經史悉領其要為文馳騁雄暢詩動蕩激烈治家以禮冠婚喪祭一遵朱子所著有大學疑問史論竹溪詩文若干卷弟洙

洙字宗魯師事許謙經明難多先儒所未發同門之士服其精敏方肆力為文俄以疾卒所著有太極圖說大學辯疑

金華賢達傳卷十

九步

贊曰博洙俱師許謙之學施于家而見諸論者宋太史又銘其墓而表章之斯足為不朽矣

元張衍傳

張衍字朝佐金華人延祐間為湖學正以正道開示學者為士林所推自號願齋後以慶元路儒學教授致仕子主善承家學至元間為衢州路儒學教授號木齋

元于石傳

于石字介翁蘭溪人從王定菴游接聞考亭之緒為文確有根據後一意為詩豪健奇崛有詩七卷

元陳深傳

陳深字仲飭永康人經明行修文辭典雅有華溪賦見縣志

元胡仲勉傳

胡仲勉永康人淹貫經傳學者母之所著有石屏集

元趙良恭傳

趙良恭字敬修蘭溪人受業吳師道建聚星樓延接名士親炙言論所學日進宋太史為序其文傳稱縉紳云

元童良仲傳

童良仲蘭溪人善集虞世南書由進士授通州同知調河間路治中元亡退歸田里

元陳公舉傳

陳公舉字正臣浦江人善屬文與兄公觀日與方鳳吳思齊為文字交至元末任本縣儒學教諭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與趙孟頫為同僚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甫兩月卒公觀郡邑志俱作公觀

公觀月泉書院山長公舉子昌翁亦能文本縣儒學教諭

贊曰張衍父子教授一州石深仲勉良恭隱約田里公舉父子兄弟亦僅止薄官未遂顯達良仲雖獲佐臧州郡遭時多艱而國事去矣亦命矣夫

金華賢達傳卷十

十步

金華賢達傳卷十

明 鄭柏著

儒學

明葉儀傳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受業於許謙謙語之日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為處事之制儀朝夕惕厲研究奧旨已而授徒講學士爭赴之謂弟子日聖賢言行具於六經則書其微辭與義近世先儒之說備矣學者由其言以求其心不可堅執已意而妄有是非涵泳從容久自得之王師下金華召儀為諮議以老疾辭隱居養親所著書日南陽雜藁及他著述

贊日吳沈撰儀墓文稱其理明識精一介不苟安貧樂道死而不變談哉是言日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者其儀之謂乎

明范祖幹傳

金華賢達傳卷十一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少從許謙受學悉能得其旨趣謙嘗語人日祖幹真有志之士吾之學得其傳矣祖幹以誠意為主而嚴之以慎獨持守之功誘引學者拳拳真切惟恐其不入於善嘗有薦為西湖書院山長領職未逾月以養親辭歸孝行甚篤郡守嘉之表其所居之地為立純孝坊學者因稱日純學先生所著詩文及他著述合若干卷

贊日祖幹誠所謂實行之君子也已造履其誠孝行純篤深有得於慎獨持守之功者觀其所著述亦有德之言夫

明宋濂傳

宋濂字景濂世居金華之潛溪至景濂始遷浦江之青蘿山祖德政廝太常少卿父文昭贈禮部尚書妣陳氏贈淑人娠七月而生少讀書日記二千餘言嘗從聞人夢吉受春秋繼從柳貫黃潛吳萊學古文解年二十五明道著書義門鄭氏之東明山名震朝野元至正中有薦為翰林編修辭不赴國朝定鼎金陵遣使奉書幣聘為江南等

處儒學提舉召授皇太子經筵起居注摠修元史陞翰林學士議封功臣勳爵遷國子司業三轉為翰林侍講學士摠修大明日曆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寵遇隆渥啓沃弘多既而念其開國功臣之首侍從十有九年制度典章然大備功為不少詔以年老致政還家官其次子濂為中書舍人長孫慎為儀禮司序班推榮二代家居三年以慎坐法舉家詣茂州至夔門得疾不食者三旬書觀化帖端坐而逝時洪武辛酉年七十有二景濂博極羣書孜孜聖學道德文章師表當世敷昭皇猷贊勗治化名遍寰宇文傳外夷而循循然謙抑下士接引後進所著有潛溪集翰苑集芝圃集羅山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合一百四十餘卷子濂字仲珩以書法擅名當世朝野稱之

贊日柏嘗受經羅山親炙言論所益多矣匪惟言論而又示之文辭何其幸與故觀其文原則知為文必在養氣而以六籍為本子孟子為宗次之韓子歐陽子噫世之論文無以加於是矣至其自題畫像則云吾心與天地同大吾身與聖賢同貴奈之何墮於曲學局乎文藝亡其真實之歸溺此浮華之麗又云用致知為進學之方藉持敬為涵養之地由是觀之其自期待為何如哉舍是而求其所學於文字之間亦未矣

金華賢達傳卷十一

明胡翰傳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曾祖漢學行聞於鄉號南崗處士父英仕元為太平路摠管府照磨蒞政有績翰幼聰睿甫七歲拾道中遺錢候遠者至而還之初受業於吳師道繼學文於吳萊執經於許謙國朝初以賢才起翰赴京會有以金華民藉田出兵者翰為言民懦不習軍旅詔罷之授衢州教授俄奉旨纂修元史書成辭歸卜居長山之陽學者稱為長山先生所著有春秋集義胡仲子集

贊日吳沈誌翰墓文稱其稟高明卓絕之資為精敏宏博之學得於亦而證於人稽於今而質於古為文簡潔清峻然寡於應酬慎於許可故得其文者或鮮信哉言歟

明戴良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師事柳以文章知名元季之間嘗出為世用
遭時多故泛舟江海晦迹四明山中以詩文自寓久之為怨家舉黜
憂憤而卒所著有春秋經傳攷九靈集

贊曰良博學工文而有志事功然進非其所以至浮沉江湖隱約潛
晦奈何畏影而行日中危困以死君子舉措可不慎與

明吳沉傳

吳沉字清仲蘭溪人師道之子以家學自振文名於時洪武中朝廷
登進老儒特召為翰林待制未幾陞文華殿大學士遂以文章擅名
朝野久之因事忤旨法死於獄

明童冀傳

童冀字中州金華人文詞與沈齊名洪武初用薦者司訓金華尋除
潮州教授遷北平府教授俄坐罪而卒
贊曰吳沉老成宿學遭際於頹儒淪沒之時秉筆詞垣擅名朝野可
謂儒臣之榮矣俄而以罪見誅童冀德豐學富僅得教授州郡未及
有為而陷身於法何斯文之不幸也夫

金華賢達傳卷十一

三

明朱廉傳

朱廉字伯清義烏人曾祖初從徐僑上承朱熹之緒精究理學者太
極演說經世補遺祖叔廉承家傳之懿見之為政歷官同知黃岩浮
梁二州事以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號蓬山父同字性
與幼承家學復從許謙講授研究奧旨嘗應辟為兩淮屯府幕屬未
數月解職歸隱以所居曰希軒遂以為號伯清少讀父書刻苦厲志
淹貫經傳悉領要義既而學文於黃潛遂以文章知名國初應召纂
修元史聖朝日歷權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授經楚府遂陞長史久
之兩耳病曠遂致仕而歸窮經講論探研聖學嘗取朱熹語類摘其
精義名曰理學纂言其為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一十七卷子棟字子
建強記過人亦以文章知名永樂初薦授國子助教以疾卒於官籍
紳情之

贊曰柏嘗從伯清問學由本及末明白詳盡使人心開目朗義理昭
然而其薰陶涵育如春風和氣之襲人非夫德充學粹者其能然乎
而宋太史序其理學纂言謂能繼朱熹之志稱為孝子噫是非伯清
學之充備其何以當之哉

明蘇伯衡傳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高祖熹顯謨閣待制知撫州曾祖圭兩淮運
幹祖鎮淮安縣主簿父夔試吏福安憲府歷授蕭山縣尹發常平以
賑民粟擒賊首以平處寇尋除行省左右司都事不赴隱居讀書以
粟齋自號伯衡資敏絕倫過目成誦少習舉業中歲肆力古文國初
召為國子學錄纂修元史陞國史院編修以曠辭歸久之復被召授
處州教授以表箋忤旨而卒有文集十五卷

贊曰宋太史序伯衡文謂其精博而不粗澁敷賦而不苛得旨哉論
矣然伯衡以絕倫之姿棄科場之業刻意古文頓頭諸老儒間自成
一家言可謂能紹少公之學矣惜乎不大有為而身罹刑戮君子蓋
深悲之

金華賢達傳卷十一

四

明楊芾傳

楊芾字仲彰其先居義烏父德潤始遷東陽芾力學穎悟從陳樵游
文辭典雅自號鶴岩先生所著有百一等藁

明金信傳

金信字仲孚金華人穎悟工詩從楊維禎游往來吳越間詩聲益著
部使者以茂才舉不應歸隱金華之優游洞以詩自怡學者稱為優
吟先生有春草軒集傳世子聲亦工於詩從叔鉉字原昇亦以能詩
稱

明李暉傳

李暉字宗表其先汴人洪武初薦授國子助教罷歸似館永康因而
附籍長於歌詩有草閣集行於世
贊曰柏過東陽求芾遺稿無從可徵為之咨嗟嘆息噫世之為文其
散亡磨滅者豈獨芾哉信暉所為詩甚多其幸存者惟春草軒集草

閣集耳餘亦無傳焉

明何壽朋傳

何壽朋字德齡金華人受業於葉儀窮理守道未嘗妄干於人士論高之以歸全自號隱居教授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沒以所居室易地以葬焉

明汪與立傳

汪與立字斯道金華人受業於范祖幹與壽朋德行相侔而文學稍優識論亦差勝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為不足無視今人為有餘人以為名言洪武中嘗為本府儒學訓導

明汪仲壽傳

汪仲壽字仲山金華人善記覽經史百家靡不窮究尤耽性理之說號靜齋所著有靜齋稿

明張端臣傳

張端臣字正卿浦江人治書易禮二經洪武初薦授本縣教諭從子

金華賢達傳卷十一

述祖應賢良舉洪武中除保定府易州知州

明勝浩傳

勝浩字至剛金華人洪武中以詩經舉為郡學訓導義烏王紳薦之蜀府召為校文賜詩以還永樂初以年老致仕隱玉壺山因以自號紳序其詩有春空層雲秋漢飛隼之稱

明汪雨傳

汪雨字潤之金華人從葉儀游家居講授行義著稱守令敬禮之歌詩俊雅有集若干卷

明宗誠傳

宗誠字仲實義烏人受業許謙經明學邃家居授徒所著有孝友通紀及詩文子思睿以詩名任本縣儒學教諭

明何傳傳

何傳字宗文義烏人以文辭名洪武中以明經授福建莆田縣知縣宦途以清儉自居所著有松山集

明馮翊傳

馮翊字原輔義烏人受業許謙洪武中以明經薦除臨江府新塗知縣所著有崑山片玉集

明馮損傳

馮損字伯茂義烏人好學清介以耆民召授江西鉛山縣丞所著有四松軒稿從弟仲庸所著詩文有梅溪漁隱集子鉅字大綱詞翰有稱登永樂鄉貢進士陞太學尋以目疾辭歸

明邢沂傳

邢沂字師魯金華人從范祖幹議析理學詞翰知名洪武初應召赴京以足疾辭歸隱居教授其地有鶴虎兩崖號雙崖處士有詩稿若干卷子旭字景陽永樂初登進士第宰宿松善政著稱陞工部員外郎宣德初超授河南左參政

明呂肅傳

呂肅字伯剛金華人情修志學受經於葉儀研究旨趣隱居栗山喜

金華賢達傳卷十一

為歌詩大篇短韻震蕩耳目有栗山稿傳於世

贊曰吾郡性理之學由何王金許承考亭之傳遞相授受以啟來學後進之士能深探其旨與者葉范是已繼其緒者惟壽朋與立其人焉仲壽之博涉經史端臣之兼治三經浩雨誠傳翊損沂肅又皆見乎著述以發其蘊信乎吾郡之不乏賢矣

明俞慶傳

俞慶字大有義烏人好學有文從黃潛受業又與王禕友善名稱籍紳嘗薦為義烏訓導久之其家任造版籍吏以遲緩上聞用例遷謫而卒所著有養素彙八卷子恂

恂字子嚴篤學工文從游宋太史嘗用薦為金華府儒學訓導隨父坐謫相繼而沒君子哀之所著有尙志齋稿一十卷

贊曰俞慶師友名儒知名於時而子恂學文於宋太史相與之琢磨論議所謂益者之友不幸父子謫死遠方嗚呼悲哉

明呂文煒傳

府志作呂煒

呂文煒字慎明永康人父桌字子敬博覽經史教子攻書煒承家學復從朱長史游攻古文辭洪武中吳沈薦於朝歷官周府左長史尋以府僚被罪連坐已而得釋改刑部郎中未幾因事忤旨遂卒於獄

續紳哀之所著有雙泉文集若干卷贊曰文煒受學朱長史而膺吳沈之薦列職大夫斯亦遭際矣已而連被謫有而復坐卒死於法又何其不幸也夫

明鄭濟傳

鄭濟字仲辯浦江人受學於宋太史為詩文多出新意所著隨熾不欲留稿書法得晉唐諸體洪武癸酉高廟以義門能循禮法遣使至家年三十者應召赴京凡二十四人問才德孰優眾以濟對授左春坊左庶子階奉議大夫日侍左右獻者為多後徵弟沂為禮部尚書賜濟楮幣以致政歸家從姪燧字允資歌詩俊逸尤工楷書見稱士林

贊曰柏家以孝義被召時柏泰與行列沐天語之褒嘉承形廷之錫

全書下卷卷十一

宴選留拜春坊之命賜歸有寶楮之頒而伯父濟叨榮終始恩賜致政道遇之隆盛矣至矣

明樓璉傳

樓璉字士連義烏人父光亨字景文性警敏學詩於吳萊宋太史序其梅溪詩藁稱為法度之詩璉好學善文從游宋太史為同門所推洪武中由儒士召試累官翰林侍讀尋卒

明劉剛傳

劉剛字養浩義烏人刻苦攻學寡合少容嘗游京師學文於宋太史士林相與推薦卒無所就抱負而歸參議浦陽王應延教諸子久之為鄉里誥誤法死京師

明葛信傳

葛信字誠夫東陽人以文辭知名請益於宋太史名稱士林薦授湘府

明樓恕傳

樓恕字希仁義烏人喜攻文詞嘗游學雞山不憚寒暑負笈往來士友稱之後隱居教授以師道自任焉

贊曰柏與璉剛信恕為同門友而柏齒居少議論多所劇切而推譽則有過焉四人者或仕或隱知名於時今皆不可作矣而柏幸生人世而嘆所業之無成有媿於師友已夫

明傅藻傳

傅藻字伯長義烏人受業黃潛以才行見稱洪武初由本邑校官應召赴京累官監察御史遷武昌太守後起拜河南廉使以卒贊曰藻從碩師而遭際昌運致身顯要可謂榮遇矣而其文章政事寂然無聞可慨也歎

明王杰傳

王杰字文英金華人文憲公柏之裔孫洪武中由明經薦授本郡學訓導遷盱眙縣訓導薦陞丹徒知縣以能聲稱尋罷歸永樂初應召入文淵閣纂修大典書成除翰林典籍掌文淵閣秘書秩滿致政歸

全書賢進傳卷十一

老士林榮之所著詩文有尚拙齋稿

明貝泰傳

貝泰字宗魯金華人端嚴秀整文行過人由鄉貢進士為校官永樂初薦擢國子助教尋陞司業六館之士翕然尊之咸以為得師久之超拜祭酒名稱煥然

贊曰金華為文獻之邦人材輩出杰以通經典籤翰林引年致政為郡碩望泰經明行修典教國子由司業而陞祭酒可謂極備臣之榮矣吾郡之士其亦有光耀云

明鄭楷傳

鄭楷字叔度浦江人自垂髫侍父貞孝受業宋太史善屬文工於筆札太史亟稱之縉紳推其學行達之藩府永樂初蜀王朝京師奏除王府教授王見之大喜有公來雪山重之稱寵恩禮遇優渥特殊時賜教言以表其孝義褒其學行勸講十有餘年恭勤輔導終始不渝應教詞翰咸稱睿旨嘗云無媿潛溪潛溪蓋太史別號初太史以累

西行次夔州而沒旅葬於夔家果謫居茂州叔度啟王給道里費命
太史孫恪遷葬成都命恪館於墓傍給田以供祭享復命叔度為文
以誌其墓已而尊為賓師賜號醇翁久之王憫叔度年老奏陞長史
致政還歸錫資更蕃靡不周至復書歸來軒織錦成文以賜因以
唐翰揭諸燕處之軒永樂乙酉同致政御史兄翰朝覲京師皇上嘉
勞燕賞復賜為善書朝野以為榮兄沒綜理家政以詩書忠孝訓飭
子孫諄諄懇懇眾皆悅服所著詩文蜀王賜名鳳鳴集弟棠柏
棠字叔美從宋太史游工古文辭太史稱其善於馳論永樂丙戌大
臣薦於朝命纂修大典書成詔選次文士叔美名在第一廷試除翰
林典籍掌文淵閣秘書時仁宗為太子監國南京選該博儒臣更番
進講且備討論典故叔美與王汝玉等九名在選中叔美每體程子
崇政說書意旨及政治仁宗屢加首肯嘗命代祀先聖願羣臣語其
至誠秩滿陞翰林檢討後以風疾辭歸仁宗卽位入朝特加賜勞仍
以檢討致仕給傳送歸朝野榮之著有道山集金元史評怪炮好學

金華賢達傳卷十一

善書為右族師學者尊之

柏字叔端力學耽經受學於朱長史問考亭之學以究性理之旨既
而學文於宋太史太史教之作文必以六籍為本明乎理以充其氣
而以孟韓歐陽為宗凡所為文必令繕書以酬應所求及太史以累
入易歛其所著以授柏有付子斯文之囑繼以父貞義代兄死難哀
數嬰疾無意進取精神朋舊每欲推薦輒以疾遜謝惟瘖瘖經傳潛
心玩索以真知實踐行之於已而以孝慈友弟勸率羣從注善業以
施人至老不厭又印施救急良方傳布遐遠或以其名達之蜀府屬
洞其兄長史叔度稱其疾以對主顧左右曰叔端可謂清逸之士人
因以清逸處士稱之晚年著書有聖朝文纂文章正原續文章正宗
金華賢達傳進德齋稿子姑才學有稱

贊曰柏與二兄居同義聚學同碩師而叔度以所學講授王宮闈明
聖道文章德行稱重川蜀叔美典籤秘閣載筆翰林學資啟沃文著
朝野皆名成行立致政歸休柏才不逮兄學孤士望自甘恬退抱拙

守冲尚得天假餘年獲陪二兄杖履乎山水之間從事於几筵之末
何其幸與

明杜桓傳

杜桓字宗表金華人耽經好學由郡庠應鄉貢入太學永樂初登進
士第除趙府紀善王禮遇之為文典雅詩尤俊逸詞林推譽之
贊曰桓之從祖性原與其子仲成皆學行純篤而相往來於柏家桓
以契舊嘗過麟溪聽其言論恂恂乎豈弟之君子也已而其文詞稱
耀於時繼吾郡文獻之傳者柏於桓深有望焉

明周啟傳

周啟字中和浦江人以文辭知名尤工真行書永樂初召入文館與
修大典書成擢中書舍人書誥侍從幾二十年以老告歸詔令冠帶
致仕士林以為榮同邑陳韓字子同才學與啟齊名同召修大典未
及授任而卒縉紳惜之

贊曰柏與啟有同邑之契二人昔在京時嘗和柏兄翰林檢討叔

金華賢達傳卷十一

美羅錦歌寄至麟溪詞翰俱美珠玉粲然今啟列官近侍致政歸榮
而與邑之賢俊教諭劉溥淵司訓林宜儒士張公器陳宗文為文字
之交往來觴咏以樂雍熙之治而韓未沾一命以沒何幸不幸之相
違也哉

補遺

明劉涓傳

劉涓字德原義烏人受經於許謙學文於黃潛淹貫經傳卓識過人
隱居青村學者稱為青村先生州郡薦辟輒懇辭謝曰猿尊青黃豈
木所願耶吾髮已種種焉能驅馳簪組之間哉日游泳乎山水以終
其身
贊曰柏觀宋太史記青村隱居稱涓為安貞肥遯之士考其德而求
其行信是有徵焉

金華賢達傳卷十一

明 鄭柏著

卓行

宋呂祖泰傳

呂祖泰字泰然金華人寓常之宜興慶元初兄祖儉以言忤旨安置
瑞州祖泰徒步往省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
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沒時周必大降
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又請誅
蘇師旦召周必大有旨祖泰言語狂妄拘管建州諫議大夫程松與
祖泰狎友權累及乃奏祖泰有當誅之罪縱不殺猶當杖竄遠方乃
杖配欽州及侂胄誅詔補上州文學改迪功郎監南岳廟喪母無以
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兄共攻權臣今權臣既誅
死且不憾獨未能葬吾母為可憾耳及卒尹王栴具棺葬焉
贊曰□□□□□□□有憂國之心憤權姦之誤國憫□□□□□

金華賢達傳卷十一

一 夢 選 廉

□□□□雖死不悔可謂卓絕行誼之士矣及乎種奸被誅雪冤授
職而母亡身死其命也夫

宋黃中輔傳

邑志作
浦江人

黃中輔字槐卿義烏人紹興中秦檜和議既成日使士大夫歌誦太
平之美聞言其奸者捕殺之中輔作樂府題太平樓有快磨三尺劍
欲斬佞臣頭之語幾陷禍不測晚歲屏居山園號細高名其齋曰轉
拙槍死名聞於朝將授官而卒

宋張垓傳

張垓字伯廣金華人以恩入官呂祖儉貶時在建康帥幕聞之即解
裝輕貨迨至信安贈之陳亮繫大理獄垓不避禍奔走經營卒脫其難
葉正則未遂時家甚貧垓館於家後正則帥建康垓為湖廣總領
淮東轉運同幹辦公事至老奉祠

宋汪大度傳

汪大度字時注金華人受業呂祖謙號獨善慶元初呂祖儉忤權奸

貶韶州大度往送之件送者凌辱祖儉大度以義折之直欲與之坐
獄朱熹致書深加敬歎弟大章

大章字約叟亦從祖謙游祖儉卒於貶所大章距秋試纔四日舍之
就道護喪以歸後故人路知監卒於斬喪不能歸大章走斬載其柩
歸割地葬之

宋陳昭傳

陳昭字襲明義烏人從父錫登進士第為復州教授昭少游太學借
陳東上書乞斬六賊不用而歸尋以進士調錢塘尉御史陳堯臣為
權倖所擠下其子於大理獄昭納告身贖之再調戶部瞻軍酒官用
薦改宣教郎卒

贊曰忠烈慷慨不顧利害惟義是從可不謂之卓行乎若中輔三尺
劍斬佞臣頭之語垓之解脫陳亮死獄大度之折祖儉件送大章舍
秋試而護祖儉喪昭之納告身以贖堯臣子之罪是皆卓行之君子
者矣

金華賢達傳卷十一

一 夢 選 廉

宋杜伯僖傳

杜伯僖字安常東陽人宣和中桐廬盜起獻策制勝授成忠郎紹興
中妖賊曠聚鄉邑帥將欲殄滅其眾伯僖曰愚民無知而從妖賊殲
其渠魁其眾自散多殺何為將聽而散兵鄉民獲全子幼常幼偉孫
士賢俱右科登第幼常至公安令幼偉至武翼大夫士賢至肝胎令
士賢子榮祖官至岷縣丞

宋汪渙傳

府志作
江漢

江渙字德濟武義人父凝汪鐵棒渙幼時以杖繫石石碎而杖全墮
冠起縣檄其父子防守以少擊眾保全鄉里寇平渙効勇得官後隸
統制鄧瓊麾下及瓊謀叛殺參謀呂祉舉軍降劉豫渙將出境請其
屬曰吾儕誓忠義死國詎可為降俘夜與其徒還得祉之首至楊子
江無船可渡埋祉首於江臯識其處遂解甲揭鎗浮渡遠行在所時
方收社家屬鞠之渙辯其事命押渙取祉首得之埋處已不可辨獨
社女言父行時戴華陽巾緣以紫羅紉以皂線按驗不誣遂放其家

於是出獄者咸拜換日微公吾曹安能生忠義得白皆公力也後任廣東統領克海寇以一矢殲其渠魁卒於官

宋陳慎傳

陳慎永康人宣和中納粟賑飢授忠州助教寇亂屍骸平野慎率二子收瘞之紹興中二子良臣良能並登進士第良臣授吉州助教良能授劍浦縣主簿孫五人琛璆口口皆淳熙登第俱將仕郎良臣遇乾道大旱為粥以活鄉民隣有逋稅悉代其償復建橋三處日上升日下降日中降發道以便行役其他施惠不可悉舉子孫蕃衍備術不替

宋吳圭傳

吳圭字彥成義烏人好施尚義太學程生從故人貸錢三十萬將葬其親同舍給而取之使責償於其兄兄弗與圭如其數代償之人稱其義

宋申屠大防陳宗譽傳

金華賢達傳卷十一

申屠大防東陽人妙於鑄法宣和初草寇竊發挺身破賊鄉里賴之帥閻榘權東陽縣事與帥約往永康收賊大防先往薛後期無援大防戰死贈武經郎三子選逃迴皆承信郎

陳宗譽字彥聲東陽人宣和間盜起安撫使命宗譽集民兵以衛鄉井民賴以安欲官之辭不受建炎初盜復起盡力捍寇所立尤奇偉乃論賞則又固辭冠平補承信郎終承節郎而卒子六人孫男女四十二人子孫之盛鄉里罕比云

宋項德傳

項德武義人宣和庚戌盜發封帛源陷婺州邑亦隨沒德率潰眾禦之破賊於城隍廟東抗江蔡西拒董舉北捍王國大敗賊斬首獻賊不可勝計賊聞其鉅相率遁去方繕甲謀復鄉邑適王師至謀合而殲之賊聞盡銳邀德於黃姑嶺德力戰死邑人哭之聲震山谷遂畫德像於城隍廟祀之

宋陳殿傳

陳殿字伯威東陽人狀貌奇偉膂力絕人宣和庚子陸寇陷婺州羣盜蜂起殿與弟叟倡義集鄉兵禦之大破賊徒宜撫童貫上其功授承事郎弟士澄辟置南劍州都巡檢使

宋王豪傳

王豪東陽人刺史霆之祖也陸寇倣擾豪集眾捍禦有功補忠翊郎連帥嘉其材俾攝縣事繳授四明巡檢不赴

宋孫琛傳

孫琛字獻之東陽人宣和初盜發青溪山居之民因以為亂琛出身捕討之稍戢而其隣以富自雄弗協陰結諸惡少為羽翼聲勢相倚賊乃枝蔓琛之故人有吳評事者以訪琛而來道過白溪遇賊首朱氏諭以理竟為所害已知琛與吳善益疑忌謀諸其隣邀與飲逼殺之乃合章村洞諸黨焚掠其家乘勢攻邑城勢甚猖獗其子邦實疾走京師以其事聞授琛成忠郎并官廷實為進義校尉

宋許瓊傳

東陽縣志 瓊作瓊

許瓊字世英東陽人剛毅有力善騎射宣和中懷德鄉寇起瓊集民壯攻討之鄉賴以全隨奉檄援郡城有功上其事補秉義郎攝郡事既而陸寇入境屢挫其鋒久之以兵食不繼而盜益兵攻城瓊力戰死之屍猶僵立如生能載所乘馬而歸至今廟食于鄉子孫蕃衍為邑巨族

元丁廷玉傳

丁廷玉義烏人元季盜起縱火剽掠人民震攝廷玉蓄資募眾殺賊以保鄉里事聞授武義縣醫學教諭

元吳謙傳

吳謙字仲恭浦江人世業儒父蜚聲宋秘書省較勸文字與謝翱友善翔寓謙家尋卒無嗣謙資營喪葬刻石誌墓復彙士友哀誄為哭謝編時人義之

元俞時中傳

俞時中字壽之金華人年十六宋季盜起晝夜避居山谷元軍有直

其叔母劉所藏處將殺之時中聞之號泣急赴謂軍士曰此吾母也
即欲殺當以身代軍士壯其言釋劉而還負之以行北至京師語其
事公卿皆歎賞奇之使受學羅中時羅方貴幸嘉時中才命為
其婿久之用薦者入翰林纂修本草遂為太醫令吏遷都水監用例
補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因求便養得諸暨州判官以歸還家父母
及劉俱喪乃為位制服晨夕號慟如初喪聞者皆流涕

明吳綺傳

吳綺字季可蘭谿人國初越國公鎮嚴州蘭谿民有越境就食者邏
卒獲之以為謀欲置之死綺見部領謂曰此平民耳無能為也乞縱
之全活數十人既而越國下蘭谿遊兵侵擾民居綺趨見越國願嚴
軍禁以安民業越國授以天杖令約束軍旅由是軍皆歛戢民安堵
焉

明鄭源傳

鄭源字仲本浦江人隱居玄麓山採藥修傳以濟人國初駐軍婺州
軍餉不繼勸閩右輪助郡守王宗顯以私憾視他姓十倍徵源家從
弟洪械繫督責源聞趨赴願以身代不許號哭於庭宗顯為緩其徵
後從弟渙以家陪納金銀督責仍曝於烈日又往請代不允即自解
衣曝赤日中兄弟俱往身相覆以代人多義之子杖詩文雅俊宋太
史以女妻之

明吳志德傳

吳志德字惠卿浦江人幼尚氣節從祖直方器愛之元季盜起志德
率義勇保安鄉里王師下婺州志德領眾迎謁從取諸暨及處州皆
著勞績戮偽將獻馘轅門命志德為統翼左元帥尋以疾辭歸子允
和允權皆以才行稱於時允權子緯字克文事母盡孝齊家有法家
被回祿先奉祠堂神主後救私室未幾營建祠宇而後構其所居人
以為知所先後而親賢友善詞翰推著士林云

明蔣鏞傳

蔣鏞字可大浦江人勇敢強毅元季盜起倡眾捍衛鄉井李文忠兵

至同吳志德率謁麾下遂從取傍郡皆有功授浦江翼副元帥未幾
以病辭歸休養田廬又十年而卒子七人璋瑋瑛瑒瑓瑔瑖瑗瑘
大海為之請於朝命瑒襲其職

明朱世遠傳

朱世遠永康人貲甲於鄉歎歲輒濟貧乏鄉里稱之元季處寇侵永
康散貨募眾同呂用明禦之方嚴山下與王師夾擊殲之戊戌冬王
師下婺城徵授吉州知府以廉能著

明王威傳

王威字仕龍永康人儻有勇力元季處寇犯永康威集義兵拒戰
黃龍寨破之戊戌太祖取婺城威率眾歸附從征有功除昭信校尉
後陞紹興衛後所副千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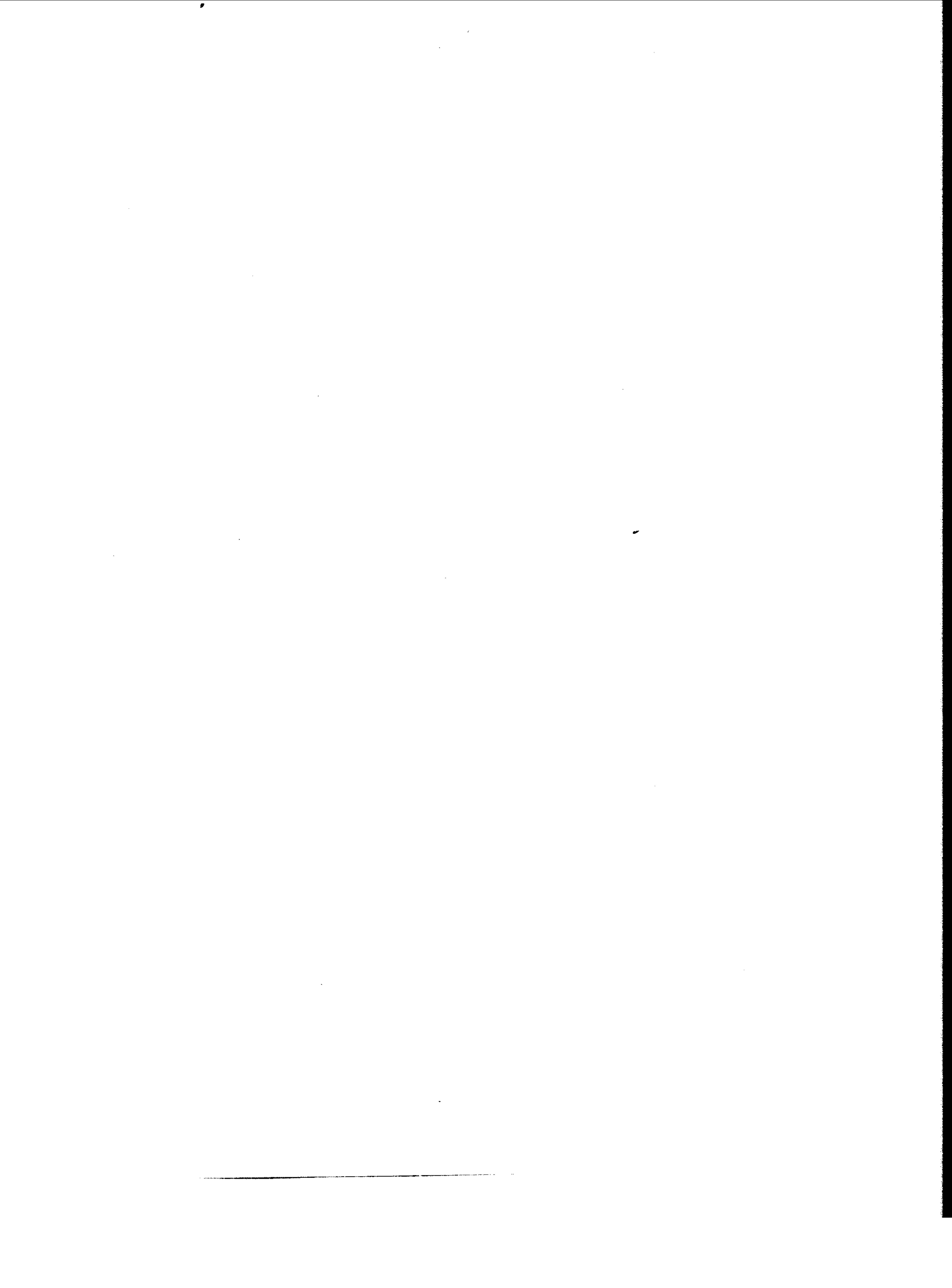
明王威傳

贊曰□□□排難解紛賙貧賑貸見義必為非有卓行之人而能
若是乎若伯僖渙綺之排解慎父子之痊骸食餓時中之赴救劉母
仲本之代弟受責圭之代償謙之友義誠所謂卓行者矣至於寇盜

明王威傳

繼起倣擾鄉邑非大防宗譽德嚴豪琛瓊禦之於前廷王志德可大
王威世遠捍之於後七邑之民何以遂其生乎居吾郡者其可不知
所自哉書之卓行俾不忘其功云

有明開國浦陽義門之聲聞天下其族有稱清逸處士者名柏字叔端著有金華賢達傳十二卷金華轄邑有八與宋濂浦陽人物記傳錄一邑者不同人物記傳文學此傳儒學人物記傳貞烈此傳卓行其分類名傳亦不同所同者每人或分傳或合傳傳後各系以贊自漢唐以來以至明初懿行嘉言粲然具備洵鉅製也是書成于明宣德時合溪黃孟舒始刊行歷百餘載鄭思俊加以校訂劉涓補其缺略康熙戊子鄭璧重付剞劂道光乙酉夏其裔孫祖棧等又鳩工開雕余得結一廬藏本彙入續金華叢書尚有續文章正宗四十卷程敏政稱其去取精當今失傳季樵胡宗楨



金 墨
筆 子
夫

民 陳

六

麗 準



甲子春康宗校
子永胡榭鋟

金華先民傳目錄敘

一卷道學傳 凡七人

二卷名儒傳 凡二十九人

三卷名臣傳 凡三十人

四卷忠義傳 凡二十五人

五卷孝友傳 凡三十二人

六卷政事傳 凡七十五人

七卷文學傳 凡九十人

八卷武功傳 凡二十一人

九卷隱逸傳 凡十七人

十卷雜傳 凡四十一人

敘曰金華為浙東名郡人物踵生自昔稱小鄒魯而於斯為盛其傑然者國史固已有傳而卷帙浩繁不便考求其或鄉評可稽史所弗錄者歷世漸遠傳聞日微亦將聲銷迹泯竟與石火電光同歸變滅而已此則尚論者之所憫也吳禮部緣是輯敬錄然僅止宋季且本因文以著其人其諸嘉言善行崇德茂勳無文可託者或未之詳勝國以及創業之初鄭清逸賢達傳彬彬具矣惜乎偏徇目前而往事多漏成化間太守周公所輯郡志大率襲鄭舊耳其於銓量之子奪科條之前後記載之詳略觀者均不能無遺憾焉矧閱今逾七十

先民傳目錄敘

年亦未有嗣而輯之者居間論古慨思有述輒本三公遺編參以歷代史傳及諸大家文集採近世名賢家狀碑誌而附益之於是因人而詳著其事因事而核定其人分為道學名儒名臣忠義孝友政事文學武功隱逸雜傳十類臚而列焉總之曰先民傳其記載之體一節著稱者雖數語不為簡羣行兼備者則累牘不為繁要以一覽悉其人品大小之實至於舊存歷銜而事行無徵及事行僅存而無取於觀法者則皆輟而弗書以從實錄非敢謬司監定人物之權亦聊以據景行之私焉耳尚友君子或將有取於斯云

嘉靖戊午春二月初後學永康應廷育仁卿書

是書始自三十二年之夏至三十七年之春凡五易稿乃克成編其所引用古今書籍凡四十餘種

後漢書

吳志

唐書

宋史

元史

十九史詳節

通鑑綱目

宋名臣言行錄

齊東野語

蘇東坡文集

朱子大全集

龍川文集

眞西山文集

續文章正宗

文獻通考

黃文獻公集

敬鄉錄

吳淵穎集

宋潛溪集

浦陽人物志

王忠文公集

賢達傳

革朝遺忠錄

一統志

皇明文衡

續通鑑綱目

府志

錢山民私志

正學編

金華文統

楓山文集

金華縣志

蘭谿縣志

永康縣志

浦陽縣志略

武義縣志

東陽人物志

義烏人物志

褒忠錄

傳芳錄

文獻錄

江陰縣志

皇明通紀

東莞縣志

傳之詳者每參合三四書足成之

先民傳目錄敘

一

永康應廷育輯

道學傳 凡七人

呂祖謙

徐僑

何基

王柏

金履祥

許謙

章懋

語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夫天地設位而道立焉聖人所以參天地而為三者亦道焉耳矣是故道學也者聖學也孟子所謂由堯舜湯文至于孔子其所聞而知之者此也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更兩漢三國六朝唐五季寥寥千數百年道術將為天下裂矣至宋周程張朱者出然後道學之傳復續當時忌者或乃刺取其名用為詆訶排擠之地而不知此適所以為借譽之深也其後元人纂修宋史因遂以道學立傳而表章之是可以見天理之在人心雖或暫晦於一時而弗能終掩於萬世矣吾夢心學倡自東萊呂先生實與朱子及南軒張子為友若徐毅齋則嘗親及朱子之門而何北山又得朱子再傳

先民傳卷一

一夢選慶

之學於勉齋黃氏授諸王魯齋金仁山許白雲論者咸謂呂朱張為南宋斯文鼎峙而以何王許為朱學之世嫡且號吾郡曰小鄒魯不其諒哉夫四海之廣千戚之遠寥寥絕響者而乃肩駢踵接登見於一郡百數十年之間可謂盛矣今特考論其世併以我朝楓山章先生續焉述為道學傳冠于諸傳之首孟子有言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吾衰殊以無聞為懼同志之士其亦有觀感而興者乎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宋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本其郡望東萊學者因稱東萊先生其上世文靖公夷簡居壽州至右丞從駕南渡始居金華祖謙之學本諸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南宋語道學者莫盛於乾淳間惟祖謙與熹栻為得其宗天下共推仰之初陰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焉除太學博士待次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

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勸孝宗留意聖學言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鉛槧傳註之間哉宅心制事祇畏兢兢業順帝之則此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置好惡不偏此聖學也規模審定慮始圖終不躁不競此聖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所在陛下當自知而自信之矣本原既得萬事有統若網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乍輟漫無操約者之為也且言恢復大事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立事功臣願精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嘗讀陸九淵之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曉視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治道體統必一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侵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

先民傳卷一

一夢選慶

司守令職任率為其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椽屬凌長吏賤臣輕士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事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患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高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之所譴而益肆壅蔽外則懼為公議之所疾而益肆詆排臣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是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悞而謂人多有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以徧察勿詳於小而志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

元昊之難韓范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以末疾請祠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刊行學士周必大請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祖謙承命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一百五十卷至是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改主管亳州明道宮淳熙五年七月卒年四十五其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埃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憤憤渙然冰釋朱晦庵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修讀詩記參取毛鄭氏之說而斷以己意其精思獨詣往往超出前人意表而亦未嘗有輕議前人之心事記起春秋終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

先民傳卷一

三夢選慶

例其條綱端緒概見於通釋解題二書晦翁嘗云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考定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皆行于世弟祖儉編其雜文為呂太史集及別集外集凡三十餘卷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既沒鄉人即而祠之理宗朝賜謚成節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參用宋史及正學編修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初受學於東萊門人葉邦淳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復及朱晦庵之門而卒業焉晦庵稱其明白剛直析理殊精因命以毅名齋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夏去開熙和戎議而大臣之首僑上書言非所以立國時多其能盡言嘉定七年由嚴州推官滿考差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除國子學錄召試管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益王府教授請外知和州徙知安慶府十一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上書極言時政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夏家之慮憂國庶幾救安於已危迺治於將亂丞相史彌遠怒令言者劾罷之理宗即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亮直敢言如徐僑者願置之

言地不報時葛洪喬行簡在從官代為請祠迄不受祿既遂引年告老紹熙六年彌遠卒朝廷更化收用老成落致仕除直寶謨閣提點江東刑獄尋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皆辭逾年趣召入觀手疏以正心為本知人為急凡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願見其衣履垢敝慨然曰卿可謂清貧僑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未計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培寇羣臣養交而主孤立國勢岌危而上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女謁宦官互相囊橐誕為二豎以處國膏育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對及之帝為之動容太息明日遂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儆羣臣以朋黨為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開陳友愛大義皇子竑由復舊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周惇頤

先民傳卷一

四夢選慶

程顥張載朱熹宜列從祀王安石廢勿祀趙汝愚宜配享宗廟庭事皆施行金使王楫來無國書僑請如晉叔向辭鄭故事館之於外與時宰議不合力求去帝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求去益堅陞集英殿修撰提舉神祐觀兼侍讀僑奏領祠勸講乃體貌重臣之殊禮力辭不敢當遂以寶謨閣待制奉祠卒年七十八謚文清所著有讀易記三卷雜說一卷文集若干卷僑嘗言朱子之書滿天下學者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精專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故其學一以真實踐履為功奉對之言剖析理欲因致勸懲弘益為多其守官居家清苦刻厲之操尤為人所難能王禕嘗稱其學行純篤風節高峻誠可謂道學之宗師云今祀本府鄉賢祠參用宋史及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居北山盤溪之上學者稱曰北山先生賦性端凝夙有遠志少從鄉先達陳震習舉子業課程若不得已而潛心義理之功居多既冠侍其父伯慧為臨川丞朱子門人黃勉齋幹適為其令遂師事而受業焉幹首教以為學須辦得真實心地刻苦工夫

隨事誘掖始聞伊洛淵源之懿臨別告之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遂終身服習頃刻不忘一室危坐萬卷橫陳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研精覃思之際每於聖賢微詞奧義有疑而未釋者必平心易氣勿忘勿助待其自然貫通不立異以爲高不狗人而少變充其所知而反之於身無不允踐其實嘗言天地間惟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此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者也自古聖賢相去率數百年而謂以是傳之者多是做到此耳又言自古聖賢惟一敬畏之心曾子臨終露以語人則是兢兢業業度得一生做得如此其精詣造約所以上接之統而異乎俗學者觀於此可見矣船山楊興立見而亟稱許之由是學者爭趨焉凡請問者無不竭盡而與之言嘗謂爲學莫先立志每讀朱子遠游詩見其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年亦只是充踐此規模而已所謂願子馳驅單摧險獵其剛便凜凜乎有任重道遠氣象若出門已便不敢展脚况南北東西豈有可至之理又曰義理儘

先民傳卷一

五

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吾輩講學各要辦得箇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之煩無我則庶無偏私之蔽縱有未明雖十往返不憚如是則須得箇至當之歸論讀詩別是一法與諸經不同須十分掃蕩令胸次潔淨却要吟哦諷詠使胸中有所感發興起方爲有功論讀易者要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之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庶有以得其根源識其綱領乃可漸觀象玩其義理又謂讀四書須以集註爲主而用語錄以輔翼之又當以集註之精嚴折衷語錄之疏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其淳固篤實謹守家法絕類漢儒雖一本於朱子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郡守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聘主麗澤書院皆辭不就景定五年與建人徐幾同被特薦添差婺州教授兼麗澤山長申省力辭以爲曩者郡守嘗以開講延聘每至每辭所以不敢當者力不足也今乃聞朝命而遂起却其虛名而取其實爲於義得安乎下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僞而聽之此古今之通義也度宗立特授史館較勘兼崇

政殿說書又頗詔劄教勉備至而控辭益力不得已爲改承務郎主管南岳廟使食其祿以遂高志然亦終不受也咸淳四年冬十二月卒年八十二平生不著述所編有大學發揮四卷中庸發揮四卷易繫辭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皆板行近思錄發揮未校正語孟發揮未脫稿併文集十卷藏於家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賜諡文定用正學編修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學者因其自號稱曰魯齋先生祖師愈師楊龜山父瀚兼遊東萊晦庵之門柏少負奇氣慕諸葛武侯爲人自號長嘯欲以天下用其身年三十始知授受之源慨然捐去俗學以求道與其友汪開之同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朱子去取之意黃勉齋通釋尙缺論語乃輯錄精要足之名曰通旨一日讀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以魯齋更焉歷造朱子門人楊船山劉塢堂問學船山語以北山何子恭從黃勉齋得朱子之的傳卽往從之北山一見喜曰會之吾益友也授以立志

先民傳卷一

不

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以質實堅苦之學自是發憤奮勵致人十己千之功有疑必從北山就正每見北山以歸充然自得北山亟稱之日會之二十年工夫勝他人四十年矣北山文集十卷而與相問答者居其八卷每自謂研窮愈刻深則義理愈呈露涵泳愈細密則趣味愈無窮無一書一集不加標註一言之題一點之訂辭不費而意已著明嘗手作敬齋箴圖畫出一敬字爲日用躬行之則蓋其所悟入者得諸此爲多云四方學者至則館之隨其淺深開以入道之門析殊會一未嘗不竭盡而無餘叩者愈無窮則其出愈新又編朱子纂要示之而舉其所嘗言曰大學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開今人却向外邊狂走此編如千蹊萬徑廣立墩子使人人皆可造大學門戶此其教人之大要也每語人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人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退其身而已其愛人以德大率類此郡守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聘主麗澤講席以北山未出辭既而部使者踵門請益力北山亦勉其經始而作成之振起於積弛之後

氣象煥然一新上蔡書院成合守趙景緯以書幣來聘首講謝子大居敬貴窮理之旨敷暢瑩白聽者竦然遠近風動雖鄉之耆德亦多執弟子之禮來謁既歸講道于家學子慕向不遠數百里相從弗置晚年積厚養固精強情勁雖少壯弗遠孜孜述作殆不知老之將至也咸淳十年七月一夕方與江西來學者論學俄就寢戒子弟弗強以藥垂沒整衣冠端坐揮婦女出寢門惟子姪門人侍夷然而終年七十有八其為人學博而義精心平而識遠考訂羣書如干將莫邪所向肯綮迎刃而解凡朱子發其端而未竟致其疑而未決與諸儒先開明之未及者莫不該攝融會權衡裁斷於易謂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是逐位奇耦之交後天是統體奇耦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耦下奇莫匪自然於是後天之義始明於書則謂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定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經五皇極六十四字為皇極經謂此乃帝王相傳大訓而以其餘為箕子傳於詩則

先民傳卷一

馬選虞

謂今三百五篇豈盡孔子之所刪存者乎蓋既刪之詩各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槩謂古詩取以補亡耳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還兩兩相配之舊退何彼穠矣及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併鄭衛諸淫詩辨風雅頌之正變而次其先後定為經傳若干篇於春秋則謂朱子雖無成書而門人纂記已一洗歷代穿鑿之陋乃輯為發揮以明春秋之義於論語則謂聖人行萬世大經不宜與諸子為列乃本理宗命陞論為經之旨采徐僑錫名魯經之請屬詞聯事集為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為之傳且還大學知止二條于聽訟之上屬於此謂知之至也以為格物致知之傳而大學之書以完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他正錯簡明舊旨類此甚多所著有讀易記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書附傳詩辨讀春秋記春秋發揮論語衍義通旨魯經章句孟子通旨左氏正傳續國語帝王曆數太極衍義周子伊洛精義伊洛指南朱子指要擬道學志研幾圖開學之書文章復古

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文章指南詩可言紫陽詩類天文考地理考墨林類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江左淵源雜志朝華集文集總數百卷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曰文憲用正學編修

金履祥字吉甫蘭谿人世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幼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如成人及長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乃自悔其所為之非與所志之未定益務折節讀書取尙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卷即覺前義之淺旁及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無不博通既又聞何北山得紫陽之傳欲往從之而莫為之介乃謀於其友王元章請見王魯齋而受業焉初見問為學之方魯齋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又因魯齋以及北山之門北山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截斷為人自是從游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嘗舉進士一不利輒棄去然負其經濟之略未忍忘世會襄樊告急因進率制搗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不攻自解且備敘海

先民傳卷一

馬選虞

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時不能用識者恨之及元開海運較其所由海道與所上無咫尺異人益服其精確德祐初或思其言以迪功郎史館編校特起之力辭不就而元師日迫宋旋改物矣旁郡嚴陵有釣臺書院郡守以文憲上蔡故事來聘為之一出舉子陵懷仁輔義之說據發仁義之蘊聞者皆勃勃有所興起晚居仁山下講道著書四方學者承風依正戶屢常滿當羣疑塞胸莫能自解而親其規矩聆其誨言固吝消忘隱隱軒露如人有疾疾察脈製劑適其浮沈滑澀之候而中夫攻剋補瀉之宜則動相孚格不俟終日其或扞格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磨礪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或謂北山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魯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而履祥則兼有二氏之長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為隸不相知者十年為之物色傾貲贖完其子後貴終不自言相見但勞問而已北山之喪率其同門以義制服為之白布深衣加麻及魯齋之喪亦然於是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義繫

於常倫不可缺也嘗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託始於周威烈王三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韓度魏斯趙籍為諸侯秘書劉恕為外紀以紀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頗謬於聖人不信經而信傳不足傳信自帝堯以上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作春秋王制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書非聖人筆削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缺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壁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以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為一書二十卷名曰資治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之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職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不著也他所著曰大學章句疏義指義各一卷論孟考証十七卷尚書表注四卷皆傳於學者大德癸卯三月卒年七十二至正中賜諡文安

用正學編修

先民傳卷一

九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自號白雲山人學者因稱白雲先生父航宋淳祐七年進士仕至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日宣之子為子即謙也夙慧敏甫能言母陶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既長值宋亡家破能自力學僑居城闈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年踰三十既開門授徒矣聞金仁山講道蘭江上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委已學焉仁山謂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醴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仁山因揭為學之要而語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每事事物求夫中者而用之居數年遂盡得其所傳之奧而歸益肆充聞多所自得嘗自謂吾無以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於書無所不觀窮探聖微斷於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所不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浙東廉訪使劉廷直

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宏偉舉遺逸及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趙後在南臺除舍館迎致謙將使眾僚多士有所矜式乃幡然為之起未幾辭歸屏迹東陽八華山中學者羸糧寄書從之遠自幽冀齊魯以及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其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身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詳悉內外殫盡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疏入於微密聞者方傾心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門人著錄者前後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四方之士無賢不肖皆以不得及門為恥凡達官至於是邦必卽其家存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佩服以身任道垂四十年學者恆視其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焉所著書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為準的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人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願其詞約義廣學者安可以易心求之哉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與蔡氏有不能盡合者每誦金仁山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引而以己意終之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做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朱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總其歲年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丘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吳師道得呂東萊點校儀禮以相參校所不同者十三條而已其與儒先意見昭合如此有自省編書之所為夜必書之逮疾革始絕筆云將終正衣冠而坐戒其子以孝於親友於兄弟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年六十八時至元三年冬十月也至正七年廉訪使杜秉彝請于朝諡曰文懿自何北山師黃

先民傳卷一

十

勉齋得聞朱子之學傳于王魯齋金仁山至於謙而其道益著海內稱四先生推為朱學之世適以比孔門曾子子思孟子云皇明成化中分巡僉事辛訪請以四先生從祀孔廟奉聖旨准楊龜山例立祠鄉郡春秋致祭祀祠額曰正學郡守李嗣因故四賢書院葺而奉之

用正學編修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自號闇然居士學者因其講學楓木山中稱曰楓山先生幼穎異隨師所授書無多寡皆成誦比成童則已博綜羣籍其學根據六經而尤邃於易天順壬午以易魁薦於鄉成化丙戌會試禮部第一進士釋褐入翰林為庶吉士究觀中秘圖書懋始以博古稱至是號通今者亦莫之及授編修甫踰月有旨元宵張燈命諸翰林賦烟火詩懋具疏率同官黃仲昭莊昶上諫忤旨杖於廷謫授臨武知縣未行有論救者改南京大理評事既至日取故刑牘詳閱之遂通法要若老於吏事者遷福建按察僉事盜起泰寧懋託以清軍行部出其不意遂擒之沙尤飢民嘯聚將為變急發廩粟賑濟

先民傳卷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迄以無事因觸瘴成疾懼貽親憂滿考奏課遂疏乞致仕太宰尹旻持不可三詰之而懋終弗變尹不得已奏如其請時年僅四十有一既歸杜門養親四方之士爭來就學執經者常數十百人門人董遵嘗記其論學之語有曰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是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與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不然便與天地不相似又曰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正如文王小心翼翼一般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又曰三代以下人物如諸葛孔明范希文真是全才猶未免事求可功求成至於程朱方是聖賢作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又曰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雖工何益又曰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便覺悚然自警拔其他格言類此甚多聽者往往興起士習為變士大夫東西行過縣者必造其廬以考德問業焉如餘干胡居仁南梅林梅熙嘗不遠數千里而至貧無供具則刈蔬脫粟

餉之不以為嫌廷臣屢薦力辭不起宏治辛酉奏起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懋方遭父喪辭廷議必欲致之南京舊不設司業遂添設司業泣監生虛祭酒位待之終喪赴官明教化飭矩矱勵廉恥開示近裏諸生翕然向風增城湛若水既得舉棄繻而隱聞懋泣監乃特往卒業焉正德丙寅應詔陳言治要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又乞致仕累疏不報因輒移疾東出不待報遂歸頃之逆瑾怙權公卿多遭斥辱人乃服懋先幾云瑾既誅中外交薦擢南京太常寺卿辭更擢禮部侍郎又辭遂聽以待郎致仕會江西盜起徙居城中短屋數楹門廡不備處之裕如也郡守劉蒞欲為割俸立堂固謝而止嘉靖改元即家拜禮部尚書且遣行人存問而懋已屬疾卒年八十有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其為人龐樸和厚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概於心矜虛不出於口驕泰不設於身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簡文而疏目恂恂如也及其語道理講經義窮深入微如寸莛撞鐘迎而應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虧成人然後知其於書無不讀於理無不會衣服飲食官室器用隨寓而安凡百嗜好一不以入其心名在仕籍六十年居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迹者蓋四十餘年即其所自號真可謂闇然君子者矣平生篤信朱子不欲滋為異說故無所著述姪拯編其遺文僅若干卷藏於家今祀本府鄉賢祠參用林見素董道卿姜仁夫唐君修傳修

先民傳卷一

三
十一
十一

金華先民傳卷一

永康應廷育輯

名儒傳 凡二十九人

范浚

陳亮

唐仲友

呂祖儉

王師愈

潘景憲

時少章

傅寅

馬之純

楊與立

葉由庚

張潤之

方鳳

吳思齊

胡長孺

張樞

柳貫

吳師道

黃潛

吳茂

陳樵

閻人夢吉

朱震亨

葉儀

范祖幹

宋濂

王禕

胡翰

章品

儒也者學道之稱也周衰道散別為九流惟孔門之學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舊而以儒名焉述而論之蓋述詩書明禮樂要

先民傳卷二

上卷 選 虞

者謂之儒林攻文者謂之文苑至宋復揭道學焉觀其標表之意蓋已有抑揚之差矣然則儒林其次也而文苑又其次者也若鄭清逸賢達傳槩以文學目之而漫無差別致使呻俾操觚之流皆可以班於學道之士尙論者或未能厭心焉今於吾鄉先達自道學之次取其不專於文藝者若范茂明之論心性陳同甫之講事功唐與正之述經制與凡通經攻文皆足以發明道要而卓然成家者總得如干人別為名儒傳而以其諸呻俾操觚之流仍歸之於文學庶幾泰岱不夷於鄒嶧瓊玖不混乎璠璣是不惟足為尙論之助就使九原有作固必有諒予為知己者云

范浚字茂明蘭谿人家世業儒父祖昆弟皆宦達浚獨不嗜榮利杜門講學篤志求道有司以賢良舉之不就陳巖肖稱其危坐一室敝韓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語及世俗間事有文集若干卷朱子嘗表其心箴附孟子集註胡翰亦嘗舉其言曰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又日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

然者存於此尤可以見其中所得者矣蓋不特心箴為可取云今祀本府鄉賢祠用胡仲子文集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時目光有芒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今用兵之述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奇之請為上客及葵為執政朝士白事必令謁亮因得遍交一時豪傑盡其議論乃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隱居著書十年亮嘗環視錢塘嘆曰城可灌也蓋以其地下於西湖耳淳熙五年亮更名曰同詣闕上書數千言勸帝移都建康漸圖恢復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召令上殿將擢之官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會觀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觀不悅大臣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旨都堂審察命宰相以上指問所欲為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餘日再詣闕上書言尤剴切上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

先民傳卷二

上卷 選 虞

基軍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嘗醉飲言涉不遜或告刑部侍郎何澹澹亦被亮漫語者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答掠無完膚誣服為不軌孝宗知其妄遂得免罪居無何家僮殺人又下大理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得不死歸家益勵志讀書究觀皇帝王霸之略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而識觀象之妙時措之宜嘗與朱熹書辨論三代漢唐之際數往返不屈熹雖不以爲然至其心無常泯法無常廢兩言者雖熹亦心服其不可易也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於當世諸儒皆不少讓嘗言研窮義理之精辨微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孝宗崩金遣使簡慢亮復上書言恢復大計不報光宗即位策進士亮對稱旨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卒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端平初平章軍國重事喬行簡為請

云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于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所未講平生所交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宗以修復藝祖法度為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雪讐恥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于後先尤不可磨滅事下太常定謚文毅更與一子官所著日龍川文集葉適為序之行于世今祀本府鄉賢祠宋史及文集

唐仲友字與正金華人號說齋父堯臣為侍御史以直稱仲友博涉羣書登紹興辛未進士復中宏祠科累官判建康府上書論時政不啻逾萬言再轉知台州抑姦拊弱發粟賑飢叛中津浮橋以濟艱涉政聲燁然俄為同官高文虎所忌譖諸倉使屢疏劾之會仲友遷提點江西刑獄而劾者益力遂除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以歸開席授徒學者雲集多至數百人益肆力於經史百家以究其業其學不專主一說務為苟同隱之于心稽之于聖惟其合者取之所著有帝王經

先民傳卷二

三

世圖譜十卷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本之經典兼采傳註類聚羣分旁通午貫各為總說以附其後而於郊廟學校織羅井野尤致詳焉總有二十篇周必大題云六經旨趣百世軌範悉聚此書蓋折衷於聖人以示適治之路非其他類書比也又有六

經解諸史精義羣書新錄各若干卷文集四十卷用文獻通考

呂祖儉字子約金華人祖謙弟也受業祖謙博通經史信道甚篤用

父蔭入官授修職郎祖謙之卒也祖儉調監明州倉當上部法半年

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固請終喪期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為限

自祖儉始遷衢州法曹掾召除籍田令遷司農寺主簿尋出判台州

政崇教化獄訟清平公餘輒焚香讀書手不釋卷適歲大稔用常平使者委廣行勸分躬履郡境靡所不履民受實惠全活者甚眾使者

言于朝因命通行浙東視諸郡賑事其盡心一如在台時召入為太府丞時韓侂胄用事以內批罷侍講朱熹彭龜年引李沈為正言劾龜年相汝愚祭酒李祥論救復劾罷之祖儉上封事言陛下初政清

明登用忠良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嘗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于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眾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觀以為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返是豈國家之利耶比者聞之道路左右暫御於黜陟廢置之間得與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招擢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權門不在公室所凡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畏憚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私憂過計深恐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浸寡也既上疏荷擔待罪有旨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驛徽奏不聽侂胄謂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眾莫敢出口其黨或為之謀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復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侂胄悟改送吉州朱熹與祖儉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願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為不能一言以報效乃令子約獨紆憤懇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尤

先民傳卷二

四

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能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吉讀書窮理實業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推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明年遇赦量移筠州寓居大

恩寺自號大愚叟越四年卒詔令歸葬所著有愚叟集十一卷嘉定初贈朝奉郎直秘閣官其一子嘉熙二年賜諡曰忠今祀本府鄉賢祠宋史朱子全書

王師愈字齊賢金華人少時讀書郊外潘良貴見而奇之指庵前竹

命賦詩操筆立就其卒章有願堅松栢操同秉歲寒心之句潘大嗟

賞命刻于竹因召致門下與見楊龜山受易論語登紹興丁卯進士

與朱熹同年相從講習及周旋張栻呂祖謙間益肆力於六經子史

百家而以聖賢之言為必可行朋友之論為必可信調臨江軍學教授僧果有時名郡守延升高座俾說佛法而率其屬往聽師愈謝曰彼之說某所不能知然以備官委請而北面於彼縱自輕奈辱吾道

何守不能強改秩知長沙縣其政一以仁恕爲本民以事至庭中降
意撫循辨告詳悉事有難處爲之反覆計慮深遠不以一旦決遣快
徒爲己能而要民不受弊於數十年之後爲己安罷里正諸無名
之歛而又爲之第其丁產之高下役期之先後俾自推擇定當役者
以告於是民皆欣然就役無復以役事訟者窮山中有叢祠號影株
神思民千百爲輩操兵會祭將爲亂郡議發兵討之師愈曰此非所
以靖亂也退密召一二土豪貼以射士出其不意往悉擒其魁桀送
州而散其黨與被薦召對論人主委任之體及應天之寔上皆嘉納
又陳邊事甚悉上問卿何以知此對曰臣在長沙戍將往來臣必詢
之故得其實上曰卿爲縣乃常留意此耶除知嚴州前守張栻奏獨
丁鹽納絹之稅得旨免一年師愈至復奏曰州土窮瘠惟產蠶桑乃
不取納絹而使折錢已非任土之意而又所折太重民尤苦之今未
能盡罷而僅免一年不若但令歲輸本色猶足以少紓民力也詔從
之會上饒驕兵謹謀臺臣請移師愈守信以鎮壓之驕兵聞風畏懼

先良傳卷二

五

撫以恩意遂以無事歲旱先事定計方仲秋即議發廩出糶或咎其
太早恐後無以繼答言此非若所知救之早則民心安而流移少且
各愛其田廬生業而無與爲亂吾已預致米二十萬斛不憂其無繼
也即命揭榜賑糶始自今日盡來年八月然後已時民間米價已騰
踴命官糶之直才少損之使不至大相絕視私價自平則又益下之
故無冒濫之奸而私價亦不得起於是人心帖然而富室自知無所
牟大利莫復有閉糶者願有以佐縣官者聽之而亦弗之強也又益
以金錢致船粟來者舳舻相繼日糶千斛猶不之常平司下書俾移
五萬斛於番易官吏皆言勿與父老亦道泣訴諭之日彼與若皆國
家赤子吾食既有餘亦何忍視彼之卒死而不之救耶亟具舟輪之
番易亦賴以濟召對除金部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數言事爲上所
知亟以手劄訪所宜言待甚至時執政曾懷以財利進前在版曹
貸內府錢數百萬未有以償上一日以問戶部尚書楊傑傑不知所
對退取諸郡積逋民錢七百萬付金部使者督之師愈言此錢徒有

名督之未必有得而文移一下所擾不知幾何人且中外一體若耶
計未裕不若歸誠君父以幸寬免豈宜舉此虛籍以罔上而病民耶
持其事不下俟大不樂與懷朋讒之罷知饒州時州久不理至則爲
振綱維決滯訟塞弊源革浮蠹而政以大治及將受代准向劇賊劉
五從惡少五十餘人轉掠入境與官軍遇輒以九人分爲三隊以迎
敵其鋒不可當或被圍則合衆爲圓陣外向潰出所殺傷兵民甚眾
師愈調兵定計命無與賊戰但守津要而日驅逐之俾晝夜無得休
息一日乘其憊盡獲之就除本路判官會歲旱奏請出椿積粟百萬
斛分與諸郡使爲賑糶又奏閣疇零夏稅免甲札牛皮馬穀諸賦飢
民賴焉改除河北路轉運判官而河北之旱甚於江東究心賑恤奏
請規畫曲盡其致因感寒疾得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起提點浙東
刑獄未行改福建路轉運判官承空乏之後爲校索源流整飭程度
節冗費檢吏奸行之不疾不徐未幾帑藏盡充而民不告病後繼者
皆莫能及也移浙西提點刑獄始至即發平江通守奸贓累鉅萬畿

先良傳卷二

六

甸肅然上章丐閒詔進職一等提舉冲佑觀家居讀書玩理教誘後
進德望隆然爲東州之重卒年六十九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未子大
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幼穎悟日誦數萬言九歲以童子貢京師通
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特試禮部且賜束帛後入太學
益自刻勵一時學官如汪應辰芮燁王十朋皆推重焉登隆興元年
進士調荆門軍學教授不行請爲南岳祠官秩滿宰相知其賢欲留
官中都力請太平州學遠次以歸宰相問其故景憲曰本無宦情今
二親俱老得遠次尚可日從容其側他非所望宰相嘆息以爲不可
及景憲與東萊呂祖謙同榜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
感悟遂棄所學而學焉遭父喪廬於墓者三年毀瘠骨立未嘗見齒
服除遂不復仕日遊呂氏門躬執弟子禮誦詩讀書旁貫諸史考訂
蒐輯日有程課銘黃朱墨未嘗去手而於程氏之易尤爲盡心既又
因祖謙以交於朱熹往來講論志同道合乃以其女妻熹于塾熹以
江西提刑入奏事舟過蘭谿親故皆往勞問景憲獨與書日甚願一

見然于今日之行名爲召客吾是以不果來也及喜罷歸則又寄聲日子今幾過七里灘矣可以已乎其未耶喜嘗自謂以是媿其爲人家本富樂躬率儉素布衣蔬食一室蕭然其枯槁淡薄有人所不可堪者晚自治壽藏築室其旁取朝聞夕死之意命曰可庵始嘗學浮屠說至是復取舊書讀之悠然自得殆不知儒釋之有間也病不伏枕比終猶歛襟端坐而逝語不及私子自牧字牧之登慶元丙辰進士仕終知常山縣所著有記纂淵海用朱子大全集修

時少章字天彝金華人號所性父瀾師呂祖謙登淳熙辛丑進士累官朝散郎通判台州祖謙輯書說自秦誓沂洛語未竟而絕筆瀾補成之少章天才絕出博極羣書談經多出新意而於史學尤精根極宏深貫穿幽遠凡三代而上帝王聖賢之與秦漢而下成敗治亂英雄才智設施之略無所不窺詩出入諸家由盛唐而上追漢魏文沂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者吳師道稱其峻潔精工法度森嚴豈惟雄視吾邦蓋一代之偉人也初由鄉貢入太學年踰五十始登寶祐癸

先民傳卷二

八 夢 選 慶

丑進士調麗水縣主簿改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又改南康軍學教授兼白鹿書院山長用薦者擢史館檢閱或忌其才高遂以凌躐劾之未上而罷改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奉祠卒所著有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詩贊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千篇總爲所性集今祀本府鄉賢祠用縣志修

傳寅字同叔義烏人自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讀之間從唐仲友質問所疑皆有援據可反覆仲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陞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胸中矣凡天文地理明堂封建律歷兵制之類先儒置而弗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訛謬資取甚博參驗甚精事爲一圖累至於百名日羣書百攷召祖儉閱其禹貢圖攷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揭其圖請申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日以所能者教人以所不能者受教於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實亦樂爲之盡憂憂不倦人兩高之嘗言周禮致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未必常

用也况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其所謂國服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服之及其害人則曰是藥出於名方云爾每恨熙寧諸賢未有如此辯之者又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詢諸史牒而得其成敗廢興之故歷歷如指諸掌至於教人每謂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不先其近者小者而驟語其遠者大者後生淺薄學益不寔來學者恆以百數必先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於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始相離然不欲教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權衡遠間權誦之言則先入者爲主壞心術矣祖儉在朝行數稱其文學行誼一時名賢如彭子壽章茂獻葉正則吳德夫汪季路黃文叔黃商伯無不推敬館於商伯家最久賓主之間日以義利相箴切未嘗爲無益語商伯提舉浙西常平念其家貧遺錢五十萬寅悉以散宗族隣里無所留晚益空乏郡守孟某聞而嘆曰不可使賢者餓於我土地輟俸爲倡築室買田居於東陽之泉村好爲詩閒逸古淡有靖節康節之風卒

先民傳卷二

八 夢 選 慶

年八十六用黃文獻公文集修

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十歲能屬文甫冠登隆興二年進士第知嚴州比較務時南軒張栻作守大蒙賞識由是益潛心載籍究極六經諸子百家德成行尊聲望甚茂學徒全集多所成就素有藻鑑諸生中獨以大任期喬行簡卒如其言不喜作吏故宦途迂廻仕終沅州倅所著尚書中庸論語有說周禮有隨釋類編春秋左氏傳有紀事編年詩文有豫章雜著若干卷既卒縣大夫爲立思賢坊以尊慕之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東陽志修

楊興立字子權本建安人受業朱熹之門嘗知處州之遂昌縣因家于蘭谿以道淑人學者稱曰船山先生何北山王魯齋皆從而訪道焉興立一見北山而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游始盛魯齋亦有就正於焉堂船山始識伊洛淵源之語嘗輯朱子語略十卷行于世今祀本府鄉賢祠用蘭谿志修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秦之子也以口吃不受世賞學于徐僑之門

受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蚤夜磨礪窮探聖微驗諸躬行期于無
間僑謂人曰成父靜愿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為有托矣與何
基王栢交最密相與貽書辨析無虛月不立異不苟同虛已精索心
求真是之歸有所未安雖十往返不厭為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獨
盛服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危坐問道者戶外之
屢常滿其學者嘗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
行惟恐有聞若乃為言語文字纏蔽奪其精神必待知至而後行之
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為名言縣大夫過問政多以誣義利之辨
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受其賜部使者蔡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
傳先後具書幣請攝麗澤書院山長皆力辭而其名聞益顯雖婦人
女子亦莫不知其為修身踐行之士也學者稱曰通齋先生平生不
務著書僅有論語纂遺及詩文若干卷藏于家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未

張潤之字伯誠蘭谿人號思誠子從何基學餘三十年盡得其學之

先民傳卷二

九

要基輯近思錄發揮未就金履祥踵成之每條必質于潤之而后定
基之墓也潤之為定士禮不用品官之儀以成其志履祥嘗曰思誠
子於朱門為嫡孫行端平淳佑文獻靈光許謙亦曰先生天機駿利
襟度融朗有浴沂詠歸氣象如此可以觀其所造矣今祀本府鄉賢
祠用正學

方鳳字韶父浦江人有異材嘗出遊杭郡一時知名之士咸慕與之
交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閣門舍人
王斌家教其二子大登小登因得見丞相陳宜中三以策干之宜中
不能用後被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自是無復仕進意遂肆為
汗漫遊北出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每悼天塹不守徘徊顧盼但語及
宋事則仰首霄漢淒然淚下鳳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詠
歌其音調多危苦悲傷深於古今之感人以杜甫擬之臨歿猶屬子
樛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宋也初宋季文弊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
文章必質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已而

言果驗性不喜佛老讀唐傳奕傳壯其為人自據奕後闢異教數十
事以擬高識篇題曰正人心書所著詩三千篇日存雅堂稿柳貫黃
潛吳萊諸文章大家皆出其門樛字壽父亦精於詩論者謂無愧於
鳳云用浦陽人物志

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其先居處州之麗水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
以子妻之遂家于永康父遠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
少穎悟做遠為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
遂以文章家知名于時用父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
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用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
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為
要以直遂其志第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也宋亡麻衣繩履退
隱浦陽家益艱虞至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
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所善惟方鳳謝翱相與放遊山水間探
幽發奇以洩其羈孤感憤之意遇心所不擇或望天末流涕晚自號

先民傳卷二

十

全歸子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評思齊為人如徐積陳思道君子
不以為過大德辛丑思齊年六十四手編聖賢正考終之事曰俟命
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神明湛然無但化意所著有左傳缺疑及
全歸集若干卷謝翱聞人從文天祥起兵興復兵敗亡命浦陽忠憤
抑鬱或被髮狂行歌于野或登釣臺慟哭以酬天祥酬已復作楚
歌以招其魂三人皆以風節行誼為人所尊師而皆工為詩又多音
調淒楚往往比諸麥秀黍離于時浦陽之詩為之一變用宋潛溪文

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宋知台州居仁子也長孺性聰敏九經諸史
下逮百氏靡不貫通咸淳中以任子入官銓試第一授迪功郎監重
慶府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等號中南八士後
轉福寧州倅會宋亡歸隱至正中應求賢詔擢集英殿修撰因忤執
政改教授揚州秩滿遷建昌倅攝錄事時程文海方貴顯其外門侵
官道極撤而正之轉台州寧海縣主簿其政善發摘奸伏人稱神明

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俟其間出鈔道爲過客患長孺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驕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驕卒俄集悉擒伏法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斥去之未幾治盜潛令盜誣其兄受步搖爲贖速問不伏長孺呵曰是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亦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是矣遂歸焉其他類此者甚多浙東大震民死者相枕宜慰同知脫歡察歛民錢一百五十萬賑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長孺覺其有乾沒意悉以散於民間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將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默然而罷尋遷長山塲鹽司丞謝病歸隱杭之虎林山晚得喘疾一日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答曰精神與死生

先民傳卷二

二

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端坐逝矣年七十五長孺師青田俞學古學古師同邑王夢松夢松師龍泉葉味道則朱文公高第弟子也淵源既正涵養自得故其爲人光明俊偉專務發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惟恐其道之失傳晚年更慕陸九淵之爲人每取其宇宙即吾心之言諄諄爲學者道之爲文章有精魄金春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購其文者如獲珠璧鄉閭取士屢司文衡賤華貴寔士習爲之一變在至元中與金履祥並以學術爲邵人倡其風流激于當世學者尊而仰之所著有瓦缶編南昌集顏樂齋稿總之爲石塘文集若干卷其從兄之綱之純亦皆以文學馳名之綱字仍仲嘗被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學自謂獨得其妙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稱爲三胡云用宋嚴漢文集修張樞字子長其先東陽人父觀光娶金華潘氏徙居金華而生樞幼聰慧爽朗外家蓄書數萬卷樞悉取讀之過目輒不忘肆筆成章頃

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策讓宋高宗忘親事營而追爲定復兩宮之計以謂當時狃於宴安莫知出此時前朝遺老多尙在莫不降嘆弱齡益自愛重杜門不出頗易視當世直欲方駕於古人或以史册往事問之則宇宙之分合政治之得失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先後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閭閻與材質之良窳歷歷如指諸掌一日會許謙漫叩以高帝何以取天下樞矢口而對出入紀傳語蟬聯不能休謙大奇之既而以書上謁請就弟子列謙不可始終待以賓友由是益歛華蓄銳趨於平寔而學日以粹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於叙事嘗謂學春秋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辨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三十卷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指以朱墨別三傳之當否歲久漫滅浸失其真乃重加考訂言有未暢則別有新義補之爲三傳朱墨本若干卷謂三國之正閏固不待辨自古國必有號史必從其實

先民傳卷二

三

而書之漢是未嘗稱蜀陳壽苟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抑此所以伸彼也壽父獲罪諸葛亮而壽又爲亮子瞻所薄故於亮之功烈如挫沮司馬懿之類皆略弗著內以報私憾外以爲時諱也譙周壽之所師力贊後主納欵於魏賈降覆國壽不以爲非反善其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料其訛謬之害義正其繁簡之失宜爲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附以魏吳載記爲續後漢書七十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而不書或書而失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爲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於一是非疑似抑揚子奪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謂宋之亡也將相羣臣仗節死義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吏士卒婦女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傍采稗官得若干人爲宋季逸事若干卷他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平生所作歌詩雜文有做帚編若干卷其言閎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據精切而議論純正至於扶善遏惡率能使人有所感發

德創至正初丞相脫監宋遠金三史奏屏樞爲長史力辭不拜再
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召之復辭使者迫之行至武
林驛以病辭歸卒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節今祀本府鄉賢祠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家縣西烏蜀山幼穎異嘗侍其父謁神祠得
旁人所遺金珠直可萬緡密伺其人還之弗歲受經金履祥卽能究
其旨趣而於微詞奧義多所發揮又遊方鳳吳思齊謝翱之門學古
文詞及與紫陽方回淮陰龔開南陽仇遠句章戴表元隆山牟應龍
永康胡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凡學問本末文獻源流歷歷如指諸
掌發於議論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由是名聞一時以察
舉爲江山縣學教諭遷昌國州學正日與爲士者敷陳仁義道德之
說人多化之用薦者擢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改國子助教遷
博士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太常博士時
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討論援據詳洽權古今之宜

先民傳卷二

三

爲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眾莫
敢忤貫獨毅然持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沼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
爵貫爲言神奸能鼓民不治將爲亂宜下所司禁職儀曹符下本郡
如其言遷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始視事吏如舊比以例卷進爲米八
十石亟斥去之後來遂無有襲其弊者與學延師士風大振南康倉
吏坐飛糧株連逮繫百餘人被省檄繳其獄鈎摘隱伏而得其情所
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歸杜門不出十餘年室廬僅蔽
風雨饋粥時或不給而處之裕如也至正元年召起爲翰林待制兼
國史院編修官泄任僅七閱月以疾卒于寓舍享年七十有三門人
私謚曰文肅貫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卽之如入春風中久
與之處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讀書
博覽強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術數方技
異教外書靡所不通其文涵肆演迤春容舒徐才完而氣充事詳而
詞藪鬱然成一家言者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意味淵永後學

爭傳誦之與揭傒斯虞集黃潛齋名天下稱四先生善鑒定古今彙
器書畫而別其真贋晚益沈潛理學以爲歸宿之地所著書有近思
錄廣輯二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蜀山房類藁二十
卷今祀本府鄉賢祠

吳師道字正傳蘭谿人自外角知學卽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湧出爲
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傳誦之因閱真西山遺書幡然有志於爲己
之學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于許謙謙復以理一分殊之旨由是心
志益廣造詣益深元至治初登進士授高郵丞調寧路錄事會歲大
旱勸閭右出粟賑之又言於部使者轉聞于朝益以廩粟交鈔使飢
民分番來授日數千百人有僞易服重來者於眾中指其人而覈問
之存活凡三十萬餘人遷池州建德尹豪民有侵學田者按其圖籍
悉令歸學建德非茶區民苦茶稅額重爲奏之得減其額用薦者召
爲國子助教尋陞博士其教一本朱子之訓而遵許衡之成法六館
諸生成自以爲得師以母憂去移疾乞休遂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

先民傳卷二

七

致仕黃潛稱其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據之博議論之
公視古人可以無愧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宋濂稱其守
道而不遺乎事致用而必本於道出其緒餘施於郡邑咸足以利濟
生民所著有易詩書雜說春秋胡傳補說附辨戰國策正誤校註敬
鄉前後錄凡若干卷文集二十卷今祀本府鄉賢祠

黃潛字晉卿義烏人夢炎曾孫也母童姪二十四月夢大星墜於懷
而生潛自幼俊異比成童下筆爲文頃刻數百言嘗著弔諸葛武侯
辭劉應龜見之嘆曰吾鄉以文名者喻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與
之抗衡乎因置門下教之又徧及王炎澤石一鰲方鳳牟獻之門經
其指授文字益邃延祐元年貢舉法行應試作太極賦人多傳誦明
年登進士第授台州寧海縣丞鹽場亭戶及緡民之隸漕司與財賦
府者暴橫厲民潛痛以法繩之吏白以利善勿爲動有後母與僧通
而酖殺其夫反以誣前母子獄將成潛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姦狀卒
直其子免遠近以爲神明民盜販鹽捕急沈其盟于河巡兵因取他

鹽寔成其罪盜謀劫未行大姓或執之以圖中賞格而實無左驗皆
事久弗決潛爲之疏剔以具獄上各論如本法得免死者三十餘人
再遷諸暨州判官巡海官船例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民取足有
餘則總其事者私焉潛爲樽節浮濫費以大省還其餘錢於民捕盜
卒陰置鈔版良民家乃白于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挺從者幾百人潛
遇諸野詰儻人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于州皆相率
遁去監稅杭州僅三閱月增羨錢十二萬緡至順二年用薦者召爲
應奉翰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父喪服闋除國子博士請
外改浙江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七亟請納祿養親以秘書少監致
仕再薦者起爲翰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升侍講學士同
知經筵事上章告老不俟報遂行上聞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
職久之得謝歸卒年八十一贈江西行中省參知政事封江夏郡公
諡文獻潛博極羣書而約之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
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亶亶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決斷是非多

先民傳卷二

五

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
其爲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諸澄湖不波一
碧萬頃龍蛟潛伏不動而淵然之色自不可犯凡朝廷典冊詔
令及公卿大夫銘功述德者多命屬草其他求文者日盈於門外至
殊邦絕域亦皆知所寶愛素寡嗜欲甫四十卽獨榻處外及登法從
肅然不異布衣時論者謂其文辭簡嚴類王介甫操行孤潔類陳履
常翁無間言所著有文集三十卷筆記一卷傳于世今祀本府鄉賢
祠用宋潛溪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生有奇質年四歲母盛
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能屬文族父幼敏家多書萊往私挾一
編歸晝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問于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書也
幼敏指谷禾杜郵傳謂曰汝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爾責萊琅琅然
誦之終篇一字不遺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皆誦如初因盡
出所藏書使讀之方鳳時寓幼敏家見而歎曰明敏如吳萊雖汝南

應世叔不是過也遂悉以其所學授焉萊自是博極羣書至於制度
沿革陰陽律歷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亦無所不通年
十八會朝廷將有事於東夷卽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
萊持尺書論之足矣因撰倭論一篇議論英爽綽有秦漢風致延佑
七年以春秋貢上禮部尋以所言不合於有司退歸松山中益窮諸
經之說所造愈精間有論著絕出於庸常數等翻閱子書百餘家辨
其邪正駁其真僞援據皆的切可傳一時知名之士如宋濂胡翰皆
師尊之濂嘗問作文之法謂有篇聯欲其脈絡貫通有段聯欲其奇
耦迭生有句聯欲其長短合節有字聯欲其賓主對待又問作賦之
法謂有音法欲其唱和闐闐有韻法欲其清濁諧協有辭法欲其呼
吸相應有章法欲其布置謹嚴總而言之皆不越乎主承還三者而
已然而字有不齊體亦不一必須隨其類而附之不至於玉璣與瓦
缶並陳斯爲得之此又在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擇不能到也又謂作
文如用兵兵法有奇正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

先民傳卷二

六

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自歸什伍自歸伍
元不曾亂間者嘆服鑿裁絕人自秦漢至于近代但舉隻簡片削輒
能別其爲何代何人所作或怪問之則曰詞氣音調代有不同人自
弗深察耳當其賦詠捷如風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剝紙數十
番戲爲長歌頃刻而盡屬對精巧文彩絢麗傍觀驚以爲神論者謂
其文章置諸司馬遷王褒劉向揚雄間未必有愧也至元三年監察
御史許紹祖以茂才薦調饒州長蘄書院山長會疾弗果上六年夏
四月卒年四十四門人宋濂等僉議以其經義玄深文詞貞敏私諡
曰淵穎先生既又以爲未盡再定諡曰貞文所著有尚書標說六卷
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
三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唐律剛要各若干卷卒後宋濂編其
雜著詩文爲淵穎先生集若干卷行於世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宋潛
溪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好以鹿皮爲衣自號曰鹿皮子父取青受學石

一齋慷慨負志節嘗抗章誣權人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而止樵學於家庭又從李直方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性沉敏嗜學所居一室蕭然斂容危坐或數月不出戶限於世所有書無不讀讀無不解謂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乾淳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因悉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逾四十年一旦心領神會自以聖賢大指可識乃入東山太霞洞中著書其微詞奧義多前儒所未經道者書成輒刊梓以傳且懇懇然爲人言之每自謂當斷來說於其後云嘗語宋濂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詞謂神所知之謂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下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下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又爲語其詳曰天下國家一枳也枳一爾而積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

先民傳卷二

七
下
選
虞

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故地故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銖黍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歛之不合一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天下國家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興遺經不可識矣其詩文亦自出機軸不盜襲前人遺轍而於狀物寫情尤精讀之者以其新麗超逸喻爲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風而其敢抗或就之學則日後世之詞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詞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傳至成均生徒競相騰寫謂絕似魏晉人作然樵獨諱之不復肯爲也足迹未嘗出里門而

名聞遠達朝著一時知名之士如虞集黃潛歐陽玄等皆向慕以爲不可及移書咨訪如恐失之每相與言曰吾儕所爲之文不過循成規無傑然而出人意表者至於鹿皮子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信可謂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性至孝父患風擊樵每扶之行歲久益勤後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樵截竹爲筒時吸而出之母郭沒時樵不及見見其遺衣輒奉之而泣平生未嘗言利苟非其義雖萬鍾弗爲動家素饒裕痛懲膏粱糝綺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儉歲竭廩粟以賑閭里自食或不給則取來牟續之嘗發所藏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但一笑而已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謬曰鹿皮子曰飛霞觀小葉合數百卷耄年猶披閱刪修不倦卒年八十八宋濂志其墓稱爲東陽隱君 下閱

先民傳卷二

下
選
虞

永康之魁山下卒年七十平生信道甚篤持已應物一本於誠涵養建等處副提舉不上晚避地依其女婿唐以仁居

既純內外一致長身山立而退然若不勝衣氣貌冲粹如元女之玉
温潤無瑕而乎尹煥然居常不見有惰容雖那寒盛暑必正襟危坐
淵然若有思望之起敬即之愛慕不能舍以去識與不識莫不稱之
爲有德之君子云門人朱濂等謂其執醇而弗變含和而有耀私諡
曰凝熙先生用宋潘溪文集修

朱震亨字彥修義烏人自幼爽朗讀書即了大義爲聲律之賦刻燭
而成已而棄去尙俠氣不肯出人人下既壯悔之嘆曰丈夫所學不務
聞道而惟俠是尙不亦惑乎時許文懿公謙講道東陽八華山遂折
節往師事焉年蓋三十有六矣謙爲開明天人心之秘內聖外王
之微震亨聞之自恨昔之頗冥汗下如雨由是日有所悟心扁融廓
膚體如覺增長每宵挾冊坐至四鼓潛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
疎豪歸於粹夷理欲之關誠僞之限嚴辨確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
如是者數年而其學遂以堅定嘗再赴省試不利嘆曰不仕固無義
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黨州閭寧非仕乎其家

先民傳卷二

九

故有祭田而祭無恆所乃建祠堂以奉先世神主考朱子家禮損益
行之遠祖東堂府君嘗建適意亭延徐文清公僑講學而廢久矣震
亨以爲先賢過化之迹亟爲修復羣子姓肄習其中鄉有蜀聖塘溉
田至六千餘畝隄壞久水竭數以旱告倡民與築坊塘鑿爲三寶時
其淺深而舒洩之民賴其利包銀令下州縣承風急如星火一里間
所及不啻數十姓民莫敢與辨震亨所居里僅上富民二人郡守召
震亨自臨之曰此非常法若不愛頭乎震亨笑曰守爲官頭固當惜
民不愛也此害將及子孫必欲多及民願倍輸吾產當之守雖怒竟
不能屈縣尹勸耕于鄉將有要于民震亨懼其臨境曳屣屢往迎于
道左尹驚曰先生何事乃爾耶震亨曰民有役于官禮固應爾尹曰
勸耕善乎震亨曰私田不煩官勸第公田生青芻耳時職田賦重種
戶多逃亡故以此爲諷尹一笑而去有丞暴而好詭鬼神將修東岳
廟恐震亨不已與以言嘗之曰人之死生岳神實司之欲治其宮孰
干吾介震亨答曰吾受命於天何庸請士偶爲生死計且岳神無知

則已使其有耳當此儉歲民不飽糠粒能振吾民者然後降之福耳
卒罷其事賦役無藝胥吏高下其手以爲民姦震亨集同里人謂之
曰有田則科徭隨之若等入胥吏餌而互相傾非策也宜相率以義
聚其力之胸藏而敷之衆翕然定每官書下相依如父子議事必先
集若苛斂之至即以身前辭氣懇款上官多聽爲之裁損方岳重臣
聞其名無不願見既見無不願交章薦之震亨皆力辭惟民瘼吏弊
必再三蹙額告之不啻親受其病者初震亨以母病頗習醫後益研
究之且日吾窮而在下澤不能及遠其可遠者舍醫將安望乎於是
徧走姑蘇宛陵建業尋師無所遇回至武林有以僧羅大無告者知
佛醫甚精而性亦甚倨震亨造焉十往返不能通乃日拱立於其門
雖風雨不易大無知其堅志始延見之爲言學醫之要必本於素問
難經而濕熱相火爲病最多入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長沙之書詳於
外感東垣之書詳於內傷必兩盡之治疾方無憾震亨學成而歸四
方迎候無虛日無不即往雖雨雪載途不爲止僕人或告病則諭之

先民傳卷二

三

日疾者度日如年而欲自逸耶囊人求藥無不與不責其償其困阨
無告者往藥往起之或遠在百里外勿憚也凡所診治其驗如神門
弟子具錄之以爲醫案其爲人孤高不羣雖其色毅然難犯而胸次
坦夷接物和粹言語有精魄金鏗玉鏘使人側耳聳聽驟然有興起
之意至于天人報應之際戒厲尤切反覆故其教人也人既易知無
昏明強弱皆獲其心杖履所臨多隨而化蓋其學稽諸載籍而一以
躬行爲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爲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外
一致夜昧即平日之爲暗室即康衢之見惟日孜孜老而彌篤每見
誇多鬪靡之士輒語之曰聖賢一言終身行之不盡奚以多爲至於
浮艷之詞尤不樂願直以吾道誦賊日之及自爲文率以理爲宗非
有關於綱常治化不輕作也居室垣墉敦尙儉朴服御惟大布寬衣
僅取蔽體藜藿糗飯安之如八珍或在豪大姓家水陸之羞交錯於
前正襟危坐未嘗下箸其清修苦節能爲人所不能爲而於世俗嗜
好淡然不入於心惟欲聞人之善如恐失之隨聞隨錄用爲世勸晚

年識見尤卓嘗自括遷過永康語人曰青田之民歸悍值此法弛令乖之時必依險阻嘯聚爲亂又嘗告其親友曰吾足迹所及廣矣風俗澆漓其垂髫之童亦能操狡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殲之竭力善以延其胤乎時方承平聞者或笑以爲迂未幾亂起皆如其言卒年七十學者因其所居尊稱之曰丹溪先生所著書有朱論一卷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論辨外科精要發揮本草衍義風水問答總若于卷行于世其微詞奧義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嘗謂義理精微禮樂制度吾門師友論著已悉吾可以無言矣故其所著獨於醫爲詳云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宋潛溪文集修

葉儀字景翰金華人莊重力學從游許謙之門立志堅苦朝夕惕厲取四部書分程讀之善有未明則質于謙隨所咨咸爲之盡久之學業日進謙命二子存仁存禮師事焉於是儀尤得蚤暮親炙於謙自經傳之精微以及百氏之得失剖析辨論皆無餘蘊謙沒率同門以義制服經紀其喪既而開門授徒東南之士爭趨之戶屢常滿其誨

先民傳卷二

學者規制甚嚴而循循不倦其要歸於誠敬事親致孝伯氏客錢塘投遣子函骨以歸耐於先墓撫二姪如子家毀僦屋以居裕如也元至正中廉訪使顏不花列其行誼薦于朝會兵起不報戊戌天兵下婺與范祖幹俱以儒士召持大學以見且言帝王治道不出此書甚被禮遇命爲諮議以老疾辭李文忠鎮嚴在公卿間名下士於儀尤加禮敬洪武初興學校郡守王顯宗強起爲五經師未幾辭歸嘗作一室自怡曰南陽山房學者因稱南陽先生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周易集解四書直說潛書詞學記覽若干卷南陽山房藁二十卷今祀本府鄉賢祠用錢山民私志修

范祖幹字景先金華人德性醇懋刻志問學授業許謙之門久之遂悉得其旨趣謙嘗語人曰自吾得劉名叔而學加進得李國鳳而學日彰得范景先而學有傳其學以誠意爲主而嚴之以慎獨持守之功引誘學者惓惓真切唯恐其不入於善常日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又曰爲學之本莫大於正心修身欲修其身莫

若理會君子之所謂道者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矣若夫切己之實歸而求之可也心不在焉而能自得其根本吾未之聞元至正中被薦爲西湖書院山長領職未踰月辭歸養親戊戌天兵下婺辟爲諮議以親老懇辭不就李文忠鎮嚴特加禮敬書幣往來或稱師而不字四方大夫士莫不向問安否以爲斯文重輕孝行篤至郡守王顯宗爲立純孝坊表之學者因稱純孝先生洪武十八年疾革召門人申說大學中庸奧義越日正襟危坐而卒所著有羣書指要讀詩記大學中庸發微栢軒集通若干卷今祀本府鄉賢祠用錢山民私志修

朱濂字景濂其先居金華之潛溪後徙浦陽青蘿山仍榜其居曰潛溪示不忘本也學者因稱潛溪先生六歲入小學日記二千言九歲爲歌詩有奇語人呼爲神童里人張繼之試抽架上書俾卽記五百言濂以指爪按之按畢卽倍一字不遺語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乃有成道從聞人夢吉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爲春秋者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濂乃併列國紀年悉能誦之但舉經中一事

先民傳卷二

卽知其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詩書及周禮諸經其友胡翰謂曰舉子業不足溷景濂蓋共爲古文詞乎乃與偕往浦陽學于吳萊未幾濂遂悉得其闕奧爲文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既又請益于柳貫黃潛皆亟許焉莆田陳旅序其文曰柳公之文麗鬱隆凝如泰山之雲層鋪盪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詞韻沉鬱類柳公其體裁簡嚴類黃公蓋謂其能兼二氏之長廬陵歐陽玄亦嘗評濂文氣韻沉鬱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氣不少懈神情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翥舉不沾塵土詞調冲雅如殷卣周彝龍文漫滅古意獨存姿態多變如晴躋終南眾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兼眾長淺邁于古安能與於斯其爲當世名賢推重如此於是柳黃卽世而濂遂躡武以文章家名海內元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國史院編修官以親老辭歸會世亂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曰龍門子凝道記及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

陵歲庚子遣使者樊觀來聘與劉基葉琛章三益俱應詔入見上尊
重之語必稱先生不名除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尋詔入內授皇太子
經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不倦改起居注知無不言補益
甚眾嘗侍上語及賞賚進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裕藏雖竭
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俄以疾告還家因謝賜上
書太子勉以孝友恭敬進德修業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
賜答書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
俗言教之是爲疏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
人今則親見之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時編摩
之士多山林布衣其發凡舉例訂定疑信濂功爲多方剖符時封功
臣召宿大本堂討論五等封爵歷舉漢唐宋以來故量其中奏之
甘露降上問災祥之由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
仁春秋不書祥而記異爲是故也上言古帝皇多好神仙以朕言之
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對曰漢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

先民傳卷二

濂

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
其有不治乎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
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三年遷國子司業日進諸生立兩序
據座執經敷揚奧旨教以孝弟忠信之道四年以他事出爲安遠知
縣五年召還爲禮部主事擢太子贊善凡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
使歸于道讀書至切于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
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歛
容加納言則稱師父仍書舊學二字以賜上嘗問帝王之學何書最
要濂以真德秀大學衍義對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諸兩廡之
壁時睇視之上一日御西廡指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濂講已
進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法以震服之臣
謂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以教民則禍亂無從
作矣刑罰非所先也陸翰林侍講學士兼修國史仍兼贊善上作祖
訓成命濂序之歷陳帝王之道及上創業之艱以致儆戒上稱善上

問三代以上所謂何書對曰上古未有載籍不專誦讀而尙躬行人
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化者乎又奉詔總裁纂修
大明日歷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實訓五卷濂在朝久凡郊社宗
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歷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
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輝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
文名不播四方造請無虛日苟非其人雖權要置金滿籮求一字不
肯與日本遣請使文以百金爲獻却不受上以問濂對曰天朝侍從
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高麗安南使者至購濂文集不
啻拱壁日本嘗得潛溪集輒以刻板國中四夷朝貢必令其使問宋
先生安否上欲俾參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
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茶
賜坐詢訪舊章講求治道率至夜分乃退或問廷臣臧否但言其善
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則曰善者與臣交故臣知之否者縱有臣不
知也凡上前所陳答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鮮留葉署溫樹

先民傳卷二

濂

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九年進擢翰林學士承旨
仍知制誥兼修國史如故上謂之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
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世世與國咸休不亦美乎十年准敕致仕
推恩封其祖父二代誥詞皆上所新制稱其德量之弘如于頃波澄
之不清撓之不濁人皆爲濂榮且服上之知人將行赦復留侍左右
者累月適有上疏逾萬言者上怒其迂衍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
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國何可深
罪上默然已而覽其疏有足採者召阿意者罵曰方吾怒時若等不
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言不幾誤罪言者耶上
嘗廷譽濂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濂者事
朕一十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訛一人之短寵辱不驚終始無異
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矣瀕行賜楮幣文綺論
之日朕賞于最慎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是以賜卿卿年幾何矣對曰
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既歸歲一入觀

外此惟終日閉戶纂述人罕見其面所著未仕前有龍門子三卷孝
經新說周禮集說若干卷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浦陽人物記
二卷在朝有翰苑集十卷歸田後有芝園集四十卷十三年孫慎坐
法被累謫茂州至夔門得疾不食臨觀化帖端坐而逝藁攢西蓮花
池山下永樂癸巳遷葬于成都華陽縣安養鄉之原正德中賜諡文
憲今立專祠于八詠門外祀焉子璩字仲珩以書法擅名當世方孝
孺稱其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澗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
可踪跡而馳驟必合程度云用皇明文衡修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石映書院山長炎澤孫也炎澤嘗夢五色芝產
門楣翊日禕生人以爲文章之兆幼敏慧長師黃潛習古文潛一見
器之遂屬以斯文之任至正中見元政日敝乃攬天下事勢爲書七
八千言上之時幸嫌其切直格不用危素張起巖交章薦不報有齊
琦者得邵子先天數以推天人輿廢甚驗見禕嘆曰子充異代人物
也禕亦知世無可爲者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深自韜晦歲在戊戌

先民傳卷二

三

我太祖親下婺城或以禕名聞遣使來聘禕幡然曰齊琦之言其信
矣乎卽日詣行在謁上署中書省掾每與商略事機悉契上衷禮遇
日至語第稱子充不名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喜曰吾固知浙東有
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
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父喪服闋除侍禮郎兼引進使時方草創
禮制多禕所定尋除起居注啟沃良多丙午除知南康府治本仁恕
而出之以廉平民咸服之丁未召還議卽位禮洪武元年戊申福建
始平以禕通判漳州禕上祈天永命疏曰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
者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其所以祈之者惟在乎脩德而
已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
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家以寬大爲政故
能成四百年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
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
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

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
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
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既平
租賦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
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
未有越於此者疏聞上嘉納之二年修元史召還與宋濂同爲總裁
史事推其所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拜翰林待制同知制
誥兼國史編修一時大詔令如封諸王開科舉免租稅之類多其所
草具五年命持詔往諭雲南禕至其國見其君桀王把都諭之曰我
皇上聰明聖武隆啟大業作君萬邦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眾
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祇若明命亟奉版圖歸
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爵原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爲
中國抗哉不聽數日又諭之曰子將命遠來非爲身謀朝廷以雲南
百萬生粟不欲蠶于鋒刃耳曾不聞乎元綱解紐陳友諒據荆湖張

先民傳卷二

三

仕誠據吳會陳友定據八閩明玉珍據全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
膏鈇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
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當是時先服者賞後服者戮及宗乃今
自料勇悍強橫孰與陳張土地甲兵孰與中國度德籌義孰與天朝推
亡固存孰與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
會戰於昆明池爾如魚遊釜中不二何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
有降意改館禕等厚待之會故元天子自立於沙漠遣其臣脫脫欲
賴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規知梁王有二心迫使殺我使者自
明以固其意梁王不得已出禕等見之脫脫欲屈禕以威禕慷慨罵
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寔代之燭火尙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天朝使臣
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寧以迫脅爲懼耶又顧梁王曰汝朝殺我
大兵夕至矣遂與其副吳雲俱遇害時六年臘月二十四日也年僅
五十有二而已禕於經史百氏靡不究極爲文宏麗沉雄機軸貫綜
自成一家言宋濂稱其渾然天成而條理弗爽使人挹之而愈深味

之而弗竭胡翰稱其雍容俯仰如冠冕佩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分
布如風雲蛇鳥按兵行陣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黃公如出一律所
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二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
卷正統間贈翰林學士諡忠文今與宗澤並祀八詠門外二忠祠子
綬字孟韞勤敏有文尤工五言詩有恩軒集細別見文學傳用皇明
文衡及

胡翰字仲申金華人自幼聰睿志氣異羣兒七歲拾遺鏹道中守不
去俟遺者至而還之至長從吳師道授經從吳萊學古文詞又登許
謙之門獲聞考亭相傳的緒持其所業就正于柳貫黃潛張樞咸以
致遠器之嘗出遊元都徧交當世名卿而於武威余闕宣城貢師泰
尤號知己遭時不靖避地南華山中著書宋濂稱其奇邁卓越務師
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非今世物也
我太祖既定金陵遣使召翰入見會有請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翰
言民儒不習軍旅徒費廩粟上可其言罷之除衢州府儒學教授洪

先民傳卷二

三
夢
選
虞

武乙酉奉旨纂修元史分撰英宗睿宗本紀及丞相拜住等傳書成
賜白金文綺辭歸卜居長山之陽學者稱曰長山先生卒年七十五
吳沉誌其墓云先生稟高明卓絕之資為精敏宏博之學其文章簡
潔清峻高出於人性嚴毅寡應酬未嘗輕有所毀譽暮年請文者接
踵于門不苟隨也所著有春秋集胡仲子集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潛
文

集及皇明

童品字廷式蘭谿人其上世出嗣童從其姓至品登進士始復姓章
性嗜書自少力學至老不倦八歲時就師家塾輒私做論語每閣下
書子曰字而自撰語言繫之若著述狀師見而大奇之既冠入邑庠
以易學知名已而久困場屋益大肆力於學五經皆通多所著述宏
治丙辰年踰五十乃登進士或勸之減年通籍笑却之曰吾蚤學而
晚達命也敢為欺乎釋褐入次授兵部車駕司主事陳言治安十策
下部院集議多見采行滿考陞本部武選司員外郎在官公暇閉門
著述不妄交接所與友惟太僕楊廉郎中邵寶蔡清余祐莫非當時

人望咸推重焉再滿考引年致仕既歸不入城府靜坐一室取舊所
著書手自刷校至忘寢食其書時出新見不苟同儒先之說要以自
成一家卒年八十八書曰周易羽義春秋經傳辨疑禮記大旨大
成學庸大義辨疑孟子篇類正蒙發微合章子集皆板行其他周易
集傳存疑魯經鄒書學庸精義正俗編金華文獻錄增註黃庭經歷
代興亡鑑格物志四書奏議稿藏于家其為人勵志清苦推誠任真
人皆敬信在林下一十九年正身率物化俗之功為多蘭谿人士以
比章楓山謂趣操異尚而行義頑頑無愧云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墓
誌修

先民傳卷二

三
夢
選
虞

金華先民傳卷二

永應廷育輯

名臣傳 凡三十人

駱統

馮宿

胡烈

滕甫

梅執禮

宗澤

潘良貴

王師心

鄭剛中

章服

王淮

陳良祐

潘時

林大中

應孟明

葛洪

王介

喬行簡

李諫之

范鐘

康植

朱元龍

王莖

虞復

李大同

王萬

馬光祖

王霆

劉辰

唐龍

猶之爲臣也或澤漸乎百世或功被乎四海或利及乎一方或勞效乎一事是雖所乘所遇之不同亦由其所抱負之大小實基之也其稱名之優劣固由此其選矣若賢達傳槩以政事目之而無大小優

先民傳卷三

一夢 選 虞

劣之辨奚以甄人品乎且忠孝以名則爲實德然稽其所錄舍一二表表外其餘亦多一節之行耳詎足以加於百世之澤四海之功乎苟仍汎舉夫婦之諒兒女之戀而強爲之軒輊或謬取椽史之才而莫爲之差擇是焉得爲尙論之道也茲特揭其事功之卓越忠誠之並著不止爲一方之利一事之勞與一節之行則爲名臣傳次於名儒之後仍以忠義孝友政事字而次焉庶幾覽者於茲乎厭心云吳駱統字公緒烏傷人父俊仕漢官至陳相值表術僭號盜賊並起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愛養百姓財用豐足術術眾飢困就俊求糧不與密使人殺之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辭母東歸不願而行母從車後涕泣御者曰夫人猶在統口不欲增母思故不願耳遭時飢荒鄉里及遠方寓宿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有賢行怪而問之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徒自苦爲乃以私粟與統使之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稱其惠理權嘉

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統志在補察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溼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領武射士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煩數重以疫癘民戶耗損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家書曰眾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調煩數由來積紀加以疾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且多殘老少有丁壯尋思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甲戀木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少有財貨者傾居行賂不顧窮盡剝者則進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生不營生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少能自供生產不舉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陛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朞月之戍而民兵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弊漸以凌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及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榮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從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教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

先民傳卷三

二夢 選 虞

皆切於時務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相與反覆終遂行之用吳志格

唐馮宿字拱之東陽人孝子子華子也貞元中擢進士第一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掌書記與韓愈同官因遂為文字交建封卒子愔為軍中舊主留務李師古將乘喪伐取故地於是王武俊擁兵境上觀釁宿為愔以書說武俊曰張公與公約為兄弟欲共戮力驅兩河歸天子天下莫不知今張公不幸幼兒為亂兵所脅內則誠款隔絕外則強寇侵邊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不忘舊勲赦愔罪使束身自歸則公有靖亂之功繼絕之德矣武俊悅即以表聞遂授留後宿不樂佐愔更從浙東賈全觀察府愔憾其去奏貶泉州司戶參軍召為太常博士王士真死子承宗拒命不得諡宿謂世勢不可遺乃上佳諡示不忘忠再遷都官員外郎裴度節度彰義表為判官惟西平除比部郎中長慶初進知制誥牛元翼徙節山南東道為王廷湊所圍以宿總留事遷進中書舍人出為華州刺史避諱不拜徙散騎常

先民傳卷三

唐

侍兼集賢殿學士拜河南尹苑洛使姚文壽縱部曲奪民田匿于軍吏不敢捕府大集部曲與文壽偕來宿掩取榜殺之歷工刑二部侍郎修格後敕三十篇行于時累加長樂縣公擢東川節度使完城郭增兵械十餘萬詔分餘甲賜黔巫道涪水數壞民廬舍宿脩利坊墉一方便賴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之脩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不敢卒贈吏部尚書諡曰懿遺命薄葬悉以平生書物納墓中子圖字昌之連中宏詞科大中時終戶部侍郎判度支用唐書脩宋胡則字子正永康人少儻負氣格當五代以戈鋌立國則獨劬學于方岳蘭若及宋遂登端拱己丑進士宋葵士登進士者自則始釋褐調許田尉以幹辦聞再轉憲州錄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遣入奏邊備召對稱旨太宗顧左右曰州郡有如此人命記姓名中書大將李繼隆與虜遇十旬不反移文轉運司云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則謂湘曰師老矣矯問我糧為班師之名耳請以有備報之承幾繼隆師遠還改著作郎僉書貝州觀察判官會遣使省冗役檄

則行河北道凡去籍者十萬餘民用休息陞著作丞知澤州時有虎患則齋戒禱城隍神翌日得死虎廟中改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榷茶事兼知睦州丁母憂廬墓終喪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外郎即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成隰且死則曰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耶籍為羨餘不之罪擢江淮制置發運使會真宗奉祠景亳則主供億至於禮成無纖毫之缺帝才之面加獎勞遂轉戶部員外郎入為三司度支副使賜金紫除禮部郎中兩浙轉運使移廣南西路有番船遭風不能去且告食乏則命瓊州出公帑錢三百萬貸之吏白夷本無信且浮舫乘風無所不之則曰違人之來不恤其窮豈天朝綏懷意耶已而竟償錢如期視所貸且三倍朝廷省奏嘉焉按宜州大辟十九人為辨活者九人改戶部郎中復充江淮制置發運使遷太常少卿則初在許田時丁謂孫何為舉子有時名俱客許田則待之甚厚及謂為執政而雅故之情不絕至是謂徙朱崖坐累責知信州又徙福州有官田數百頃已佃為民業久矣計

先民傳卷三

唐

臣上言請醫之責其估二十萬貫民不勝斃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言之言而弗從刺史可廢矣竟得報減其直之半而民以安遷諫議大夫知杭州入判流內銓坐舉官累責授太常少卿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進給事中入權三司使寬於財利不以虺下為功時朝廷方以兩京陝西權鹽病民議改通商有司憚於改作則首請如詔事遂行民皆便之進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出知陳州遷刑部侍郎移知杭州得請加兵部侍郎致仕卒則嘗奏免衛發二州身丁錢民懷其德戶皆立像祠之在方巖者賜額赫靈祠用宋史脩

滕甫字達道後以字行改字元發東陽人母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是夕甫生性豪俠九歲能賦詩其舅范仲淹見而奇之教以為文攜至蘇從胡瑗學舉進士第三人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孫沔見而嘆曰名臣也當為賢將教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累遷戶部判官神宗即位召問治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

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稠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上稱善者久之進知制誥拜御史中丞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楊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甫曰人有詠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人見宰相子在是豈復有詠事者上悟為罷之京師地震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未行會河北地震涌水壞廬舍命為安撫使官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菱舍於外甫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脩隄防繕甲兵督盜賊河北遂安尋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夏主秉常被篡甫言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遣陛下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帝奇其策然不能用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皆問之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

先民傳卷三

五

初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方議立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遂力排甫出知鄆州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甫曰今學無康食而以良田飽頑民可乎悉以為學田徙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為郡守乃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將以上已寔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甫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論逃者曰吾在此敵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大服又徙青州歷應天府齊鄆二州會婦黨李逢為逆或因擠之黜知池州改安州流落十餘歲入朝未對不悅者或以飛語再貶筠州咸以為且有後命甫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日樂羊無功謗書盈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惻然即以爲湖州哲宗即位徙蘇場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方歲飢預乞米二十萬石為備後淮南京東皆大飢甫獨有所乞米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田欲爲市屋待

之民皆聽命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吐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侍郎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繩引其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所活凡五萬人徙真定又徙太原河東兵勞民貧而士豪將吏喜於有警因以爲利故好作邊事民不堪命甫始至番族來賀令曰謹斥堠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夏人獵境上河外諸將皆請益兵甫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番休至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甫曰夏若併兵雖八將不敵如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將懼扣閣爭之甫指其頸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夏人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屬河東南日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瓦夏人襲我不備棄金帛不贖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以兵護遷號令嚴肅寇不敢近雖瓦石亦無所失將賜寨甫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夏人已得地則請畫界以緩德城爲法

先民傳卷三

六

從之甫曰若法緩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一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甫者以年及力求淮南乃以爲龍圖學士復知揚州未至官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章敏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宋史及東坡全集修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家貧幼喪父母胡教以讀書遂通諸經尤深於易中崇寧五年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林少蘊薦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剛定官俄遷九域志編脩官秩滿除武學博士或謂執禮文儒不宜蒞武事執禮欣然就職爲諸生陳說大義問親執弧矢爲倡大司成強淵明數爲宰相言其賢相歎未識面執禮聞之日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末在我而已卒不往謁擢軍器監丞以親嫌改鴻臚寺丞遷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案牘山積率不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爲錢三百萬者以楊戢意指迫取甚急執禮一問知其妄欲白之長吏疑不敢獨列上果詐也進國子司業歷左右二司

員外郎召試中書舍人移給事中林據以前執政赴關宿留冀復用
臺諫願望莫敢言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郵賃人室廬賞贖不肯與
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留役中郡者萬數羣不逞為奸有旨放還而
楊戩恠不遣內侍張祐董葺太廟借求賞皆駁不行遷禮部侍郎素
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誇視圍觀女樂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為
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平豈歌舞宴樂時
耶退又以詩戒之黼愧怒執禮上書求去有不能薦人材之語黼曰
是欲為宰相耶會孟亨景陵宮後至遂除顯謨閣待制出知蘄州尋
奪職明年復集英殿脩撰徒知滁州西洛歲供官炭自元豐來稱林
木且盡令淮南代輸執禮曰滁之材木亦盡矣經四十年久洛都當
已復舊即奏免之賦鹽有定數而問者抑配以補故額執禮曰郡不
當蘇杭一邑而食鹽倍於粟數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
德之皆繪象祠焉靖康初徙知鎮江府召為翰林學士道改吏部尙
書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隸有司凡六宮廩

先民傳卷三

給皆由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御封不用實
者既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審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由是人
敢妄取月省浮費三十萬金人犯關執禮請上帝后皇后皇太子
出避用事者沮之京城失守金質二帝於營要金給以數百千萬計
日和議已定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
扶皆主根索四人者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需無藝極雖銅
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詰罪倘室其求宦者挾宿怨語金帥城中七
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米麥當有應者已而果然帥
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膽不計於金給
何有哉實緣比屋枵空無以塞命耳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坐之
遽前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民王僕各
杖之百執禮猶為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撻殺之而梟其首時
靖康二年二月某日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嘆初二帝再
出如金營執禮力爭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以生為

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宜剝心上報慎勿以老人為念執禮
乃以其母屬兄弟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揭敵營以二帝歸范瓊輩
皆謂無益獨吳革議協因以振給為名與宗室子防密圍結軍民旬
日得十餘萬部分未發而及於難所著有文集十五卷建炎二年贈
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為薄加資政殿學士諡曰節愍今祀
本府鄉賢祠用宋史及浦陽人物志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母夢大雷電光燭身寤而生澤自幼豪爽有大
志登元祐六年進士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言直置末甲調館陶
尉橄視河埽時方隆寒役夫僵仆於道中使督之急澤言於帥請少
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帥用其言上聞從之遷龍游令民未知學
為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自此登科者相繼徙趙城令
下車請升縣為軍書閣不盡如所請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
當思吾言矣政和三年改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曰時
方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
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差通判登州境內官田百餘頃皆不毛
之地歲輸萬緡恒貢取於民亟奏免之時朝廷遣使約女真攻契丹
澤嘆曰天下禍始此矣因忤道士得幸用事者請祠歸俄坐削職羈
置鎮江經郊赦復敘監鎮江酒靖康元年以臺臣薦召對假宗正少
卿充和議使澤奏名不正改計議使眾謂澤剛方難合必不能屈且
徒死無補不若付以河朔一要郡乃除直秘閣知磁州從羸卒十餘
人匹馬之官至則治城池脩器械廣儲蓄募勇敢為必守計上言刑
名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
兵常有十萬人廷議嘉之就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直叩
磁州澤登城令壯士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加秘閣脩撰康
王再使金至磁澤力止之王遂回相州有詔以康王為兵馬大元帥
澤為副元帥起兵入援康王次大名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
三十餘營履水渡河見王勸速進兵會有蠟詔方議和好援兵且屯
近甸澤曰金人狡詐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

先民傳卷三

八

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虜有異謀則我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請遣澤先行澤遂進屯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康王承制加澤徽猷閣待制澤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趙野范訥會合兵入援三人皆笑以爲狂不之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虜營澤揮眾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於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虜必夜來襲營日暮移軍南華虜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澤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又敗之既而京城失守虜偏二帝北行澤即提軍趨滑抵大名欲徑渡河據其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師無一人至者又聞張邦昌僭號欲先行誅討乃進軍衛南上書康王勸以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佞諛尙恭儉而抑驕奢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僞既又上書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卽位于南京趨詣行在所入見涕泗交頤

先民傳卷三

九

陳興復大計踰千言且曰願陛下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足矣帝欲留用澤黃潛善沮之乃除龍圖閣學士出知襄陽府俄改青州及開封尹缺李綱言援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延康殿學士東京留守兼尹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孱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脩治樓櫓屢出兵剽敵既而金人遣牛太監等八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命延至別館澤固持不可帝親以手劓諭澤不得已乃縱而遣之其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爲入攻之計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山水若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南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

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二年春金兀朮入寇自鄭州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僞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遣精銳數千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噶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帥兵趨鄭遇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勝敗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知私自逃遁是無主帥也卽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尙爲忠義鬼今乃爲虜遊說何面目見人耶粹而斬之謂史曰主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見女語脅我耶亦斬之金人復入滑澤遣部將張撝往救眾寡不敵或謂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遂力戰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與金人大戰被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敢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人王策于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

先民傳卷三

十

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力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淚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加資政殿學士復上疏請帝還京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翁爺羣盜揚進聚眾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大郡擁眾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欲擄京城澤單騎至善營泣謂之日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日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澤招撫羣盜屯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又聞王彥聚眾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承制以彥制置兩河召使計事彥以萬餘人來澤令屯于澤州以俟命遂上疏日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滑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岩忠義之民相應不啻百萬臣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

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汪黃等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澤又以中原無倚請以帝弟信王璩為兵馬大元帥汪黃因是譖澤將為變白用郭仲甸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士女皆行哭失聲遺表猶贊帝還京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方是時也澤定計渡河連結諸路義兵豪傑恢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最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穎為判官充至悉反澤所為穎屢爭之不從乃持服歸自是豪義士離心而中原遂不守矣後穎官終兵部郎中澤今與王禕同祀本府二忠祠用宋史及名臣言行錄

先民傳卷三

張邦昌俱欲妻以女力辭而止遷祕書郎時蔡京與其子攸用事方

以魯祿鈞知名士良貴屹然特立不為動親故數為京致願交意正色謝絕之除主客郎中遷提舉淮南東路常平值公燕有中官欲與同席固持不可却之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因極言何鼎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若欲扶顛持危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側陋未見其可語徹於外當國者指為狂率黜監汭口排岸高宗即位召為左司諫首請誅偽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則敵人不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於山東河南以壯國體幸淮揚養兵威以圖恢復且及當時用事者奸邪之狀黃潛善汪伯彥等惡其言切直改除工部郎中主管亳州明道宮越數年始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入為考功郎中遷左司宰相呂頤浩謂曰旦夕相引入兩省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材以為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以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得主管明道宮起為中書舍人直前奏曰先王之所

以致治者以其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比年之所以致亂者反此而已陛下今日誠宜仰思祖宗創業之艱二帝蒙塵之久俯念生靈塗炭之苦土地侵削之多夙廢晨興不敢少置每行一事必先念此然後發之務以合於所謂大公至正之道而勿以一毫私意曲徇人情則天下庶有休息之期矣一日在廷中因戶部侍郎向子諲奏事語言煩褻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煩聖聽子諲欲退上諭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諭子諲款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忤旨以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某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明道宮家居貧甚秦檜使人諷令求郡辭曰從臣除授例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而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為也既而坐嘗與李光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有七平居廉介自將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特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常誦君子三戒之語而以在得之規痛自警飭蓋其勵志如此

先民傳卷三

自號默成居士所著有文集十五卷朱晦庵為之序稱其人可當孔子所謂剛無欲者嘗與雷公達書有云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研味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礪行則老益精明人至老年倒行逆施之者十常八九正坐不解讀書耳僕嘗自喻為昏鏡喻書為磨鏡藥常用此藥指磨塵垢使之通明瑩徹而後已若積藥鏡上而不施指磨之功反為鏡之累故知託儒為奸如張禹孔光之徒曾不若庸夫愚婦也其集久已不傳惟此書人猶傳之謂之磨鏡帖云今祀本府鄉賢

用宋史及朱子大全集
祠吳禮部敬鄉錄參脩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登政和八年進士調海州沭陽縣尉敗劇賊宋江境上詔改承奉郎知長沙縣政事詳明累遷太府丞樓炤使陝西辟為幹辦公事進權工部侍郎充賀金國生辰使還知袁州秦檜方用事監司郡守皆爭獻羨餘以希進師心獨取以代貧民進租改知衢州通判汪召錫倚撫宗室令矜語言誘訕師心止之不聽獄興汪迫其行人無敢相過者師心獨遣人慰安陰調護之遷知洪州充

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舉前帥張宗元所與張浚詩言于朝欲併中傷之詞所連及者百餘家師心隨直救庇多賴以免會槍死事亦息召還除戶部侍郎奏宜塞倖門開言路生財不如節用上勞問甚渥且日卿以不附秦檜故去國久朕知卿未嘗忘也遷權吏部尚書兼侍讀進讀三朝寶訓終篇奏祖宗創業為子孫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鑑又奏言帝王之於史其要在親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其切於治體者讀之前後進見從容盡規者非一浙東水災充兩浙安撫使寬通債振乏絕民不流亡改福建路安撫使時虜將渝盟師心蚤夜憂念至忘寢食條上求人才通下情擇將帥等事言甚剴切乾道初以左奉議大夫致仕卒後論莊敏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宋史及鄉錄參修

先民傳卷三

志

選

疏條奏和議利害甚詳及胡銓上書欲斬秦檜帝怒剛且不測剛中率同列論救銓得編置又奏禮部侍郎會開不當罷左丞施廷臣宜斥柳約召命可寢不報移宗正少卿遷秘書少監樓炤出諭京陝辟充參謀官還除禮部侍郎再擢樞密直學士出為川陝宣諭使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金使烏陵贊謨將至剛中出關迎之父老遮止曰公不延之人而以身任危禍必如其所欲而後已剛中曰彼入則使者安而蜀危我出不過使者一死耳後豈無繼耶與金使反覆爭詰辨難終全階成民鳳及秦商之半列險據要蜀賴以安就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宣撫使宣司舊治河池餽餉不繼剛中奏移治利州大開營田自階成抵秦壘土三千餘頃歲收十八萬斛蜀民間常所歛錢七百萬又卽州置監鑄錢以救川引之弊先是川口屯兵十萬分隸三大將吳玠屯興州楊政屯興元郭浩屯金州皆建節而統制官知成州王彥知階州楊仲知西和州程俊知鳳州楊從儀亦皆領沿邊安撫剛中請分利州為東西路以興元府利州興元詳巴劍大安軍

七郡為東路治興元命楊政為安撫以興階成西和文隴鳳七郡為西路治興州命吳玠為安撫諸裨將領安撫者皆罷吳玠等皆宿將官高驕悍難制剛中每折之以威接之以恩無不帖服初議移屯楊政不從剛中呼政語曰我雖書生誠不畏死聲色俱厲政遂聽命吳玠加檢校少保來謝語闕吏欲請鈞敵之禮剛中曰少保官雖高循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玠惶恐行禮如故虞允文嘗曰允文與諸將往來見其私居言動罔不忌憚如家有一鄭宣撫在焉剛中在蜀凡六年儲蓄豐積將士用命虜不敢犯當時人每與宗忠簡同稱曰宗某如猛虎之在北鄭某如伏熊之在西其見推重如此秦檜見蜀富饒諷使進金三萬兩又令下錢米荆門剛中曰今時講和正為他時恢復計要當息民儲備為先拒之不從檜不悅令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為之不隸宣撫司陰令刺求剛中陰事會虜索北人在南者檜悉遣之蜀門有義勝一軍首領李謹等十四人皆驍勇剛

先民傳卷三

志

選

中以其留蜀久縱之必生患悉斬之檜怒其專召剛中遣文致其罪罷職責桂陽軍居住再徙封州卒檜死後追復原官諡曰忠獻所著有北山集周易規餘經史專音塌碎烏有等編今祀本府鄉賢祠子良嗣官至正議大夫用宋史及潛溪集傳章服字德文永康人自幼穎悟讀書不苟窮經旨至忘寢食中紹興二年進士授處州青田縣尉常攝邑兩稅舊有上中下三限太守風告諸邑官及上限足者吾任其材服答以民力不能辦且法不可為太守怒服辭邑事不可則以次第督之第令無越舊限而已累遷朝奉郎用魏良臣薦除兩浙提舉市舶公事自常俸外例所得者一不取然對人亦不輒非前例轉朝講郎差知建州軍糧久不給軍情洵洵服至爭走赤馬前時庫錢不能三萬楮服徐論之曰汝輩第歸替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案稅籍得豪民姦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寬科率與吏民相安於法守而州以大治連遭父母喪服闋除知鄂州鄂當水陸之衝虜分兵扼上流朝廷出禁軍戍鄂一

日至或需船千艘馬五千疋服度不可辨者奏聞餘悉給無留難當此時朝廷置武事不問者餘三十年虜卒棄好民不識兵革往往流徙更居迭去服區處不遺餘力鄂民得不以兵事恐動州額秋租才五千上供至方斛他須稱是服視酒稅籍得贏錢立辦人以爲神而服乃威焉若不自得也改提舉兩浙常平先是漕司貸常平錢二萬萬久置不問服曰此非法意也民不知賴矣立移文督之既而戶部復請貸三萬萬服難之叩命小校恥不即得出不遜語服叱之曰此聖旨耶常平民命也猶當以法奏覆奴何敢爾戶部尋亦覺其不可而止召除吏部員外郎再遷侍御史上疏言祖宗之大誓未報中原之故地未復嘗膽之志可少忘乎歡好常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歃血之好可久恃乎至於淮堧瘡痍江浙飢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置局指畫假之歲月以責其成如以爲今之大臣不足任願

先民傳卷三

精擇可任者任之不然因循苟簡臣恐後日不可悔也又請博求武勇以備將帥之用三十年來將帥以事廢罪不至誤國者願一切與之自新池州魯魯以竹生穗實爲瑞圖之來獻且言飢民實賴以食服言物反常則爲妖竹非穗實之物是反常也竹生實則林必枯是爲妖也以妖爲瑞是罔上也況民飢有食糟糠者有食草木實者有食土之似粉者豈以是爲珍於五穀哉猶愈於死而已嘗牧民願使其民至此猶以爲瑞而獻乎佞邪成風漸不可長初朝廷嘗揀諸路廂禁土軍就閱行在所籍爲忠勇軍約以防秋遣還所在郡久留未遣軍人不堪相率詣臺自言服爲移牒樞密院不報即上言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上語服曰此軍朕所自閱費不知限數而欲盡遣耶服曰臣所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耳上曰然則當盡逃乎服曰今逃數雖可掩而人心動一旦空營迸裂不捕則廢法捕之則相率放逆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服

又上言今逃數已不可掩急遣猶患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服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舉動耳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逸無留者又相與拒聞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服遂上章併劾允文挾私任情連章不已允文竟罷去中官梁俊彥幹辦皇城司轉官不行臺謝服劾其廢法俊彥坐論贖會服除吏部侍郎辭免俊彥摘其章有不遜語上大怒責罷汀州居住在汀七年杜門親書世念泊如也得旨放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所著有論語孟子解各三卷易解二卷古律詩二卷用龍川文集

王准字季海金華人幼穎悟力學登紹興十五年進士調台州臨海縣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公輔振帥蜀辟置幕府及振出眾欲留准曰萬里將母豈爲利祿計耶眾皆服其器識遷校書郎以中丞朱倬薦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而不言小臣持祿而不諫以括囊爲知以引去爲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准條奏其罪數十於是策免又劾吏部侍郎沈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狡險大將劉寶培尅交結權倖皆罷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內有三正心術寶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改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闕中利病甚悉上褒嘉之尋召除大常少卿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大師仍昇儀同三司張說除太尉與在京宮觀皆封還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辭深厚得王言體上命擇文學行誼之士准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後卒爲名臣淳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嘗諭曰樞密臨事盡公差除守法人無問言進同知樞密兼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李彥穎同行相事嘗論授官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不敢以鄉里故舊廢之不才不敢以己私蔽之上稱善進樞密使上欲省武臣岳祠員准曰嘗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奏宗室岳祠宜罷

先民傳卷三

而

而

淮日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何可疎也其務存忠厚持大體辛棄疾平江西寇王佐平湖南寇劉渚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允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則不及卿八年拜右相兼知樞密院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口筆諸郡絹錢盡蠲一年為緡入十餘萬趙鼎罷相蜀士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樞密都丞旨王抃怙寵為奸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諫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上以章穎論事狂直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悅穎復留時以荒政為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純篤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缺帥上問淮以劉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王者立賢無方必曰閩有章惇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相天長水皆七十餘家或謂不必以閩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龔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為此門不可啟力絕其請上章求去加觀文殿學士判衢州淮力辭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政淮以盡孝進德奉天勤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對贈少師諡文定淮相孝宗凡八年淳熙致治之隆淮不為無助云但朱熹在浙東時劾知台州唐仲友淮與仲友媼家乃擢陳賈為監察御史疏言近日道學之士假名濟偽請詔茶革熹因此奉祠遂啟慶元偽學之禍人以此少

先民傳卷三

七 粵 選 廉

之用宋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戶累遷左司諫首論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從之內發白金數萬兩回換會子收銅版弗造軍民翕然上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願番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為良臣

勿為忠臣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奏公侯貴戚椒房肺腑專利冒禁願嚴戒敕左相蔣芾丁外艱詔起復良祐言起復非正禮宜使之終喪事遂廢除兵部侍郎時張說為樞密都承旨頗用事一日奏欲置酒延諸侍從上既許之且曰當致酒肴為汝助說退而召客至期畢集獨良祐不赴已而中使以上珍膳至說奏謝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奏上命黃門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三速良祐不肯來夜漏將止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憮然而罷再轉為吏部尚書時議汎使請地良祐奏請地乃起釁之端今之求地欲得河南襄城嘗歸版圖不旋踵失之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為有名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九年許令自便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再加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先民傳卷三

七 粵 選 廉

東野語
潘時字德郎金華人良貴從子也少受業於良貴及長又游張栻呂祖謙間力學不倦以良貴任為登仕郎調分宜縣主簿改通直郎差提舉雜買務皇城邏卒挾恃干犯按致其罪不少貸出知興化軍女官道士託妖妄求救賜以表其居挾樞密張說書屬時上其事持不可說復諭意部使者撼之卒不為動歲飢募客舟予錢博而寬其期莫有喻其意者既而糴者得以其舟往返一再然後及期則糴價已久自平而民不飢人乃服其有謀請蠲歲輸丁米錢千萬久未報輒移屬縣緩其輸漕司不悅督愈峻時力訴諸朝竟得罷乃已召還賜對言郡縣者朝廷之根本而百姓者又郡縣之根本今不計州縣之事力而一切取辦又不擇人材之能否而輕以畀之欲本固而邦寧其可得耶請外提舉浙西常平江庫失漏守誣富室以取償大擾池州守趙粹中不報章三上遂與俱罷起提舉湖北常平入奏言比年戶部調度不繼督賦苛急監司州縣希意避罪不暇復以百姓為心下失人和上干天變其原在此願詔有司速蠲民間舊逋而出內禁錢以補上供之缺更詔大臣選官置局考校紹興以來出納之會

參互省嗇為經久計常使戶部支計有餘則州縣寬而民力舒和氣
應矣上嘆息稱善日卿言州縣擾民之事朕亦知之蓋所謂黃紙放
白紙催若已蠲之而又責於戶部此誠何益正當一一與補還耳湖
北故多陂澤貧民得漁其間賴以衣食者甚眾或以輸租自占而專
其利民已病之至是議者復請增租而吏緣為奸盡斥貧民所漁以
歸富室狼狽失業者不可勝計時至為申明其法悉以還之改提點
湖南刑獄有盜殺人而誣指賈人某甲為罪首者前後七推具伏及
錄問輒不承時至鞠之方盜殺人時某甲實在他所參驗行由印歷
晷刻不差即理出之而劾官吏失入者奏上報可仍下諸路以為法
除直秘閣知廣州兼安撫廣南東路所部地接郴桂汀漳四州之民
歲一踰嶺貿易折閱即相聚為盜大羣或至數千人時入境捕得其
渠八人即斬以徇日三日而去者吏不得格期外不去復捕如初於
是皆散大溪山斗入海中民恃魚鹽為命急之則相聚為盜不可禁
所從來久矣新置都鹽使者銳欲禁之檄水軍逐捕時日水軍專屬

先民傳卷三

去夢 選

帥府節制非他所得調也且爭小利起大盜將使誰任其責耶卒拒
不為發乃陰募其酋豪使以捕賊自效由是盜發輒得無逸者進直
徽猷閣知潭州安撫湖南飛虎軍驕橫不可制有恃醉挾刃傷人者
按軍法誅之遂帖然再遷尚書左司郎中以疾辭歸卒其治郡先教
化而於訟獄期會無不謹務施舍而於出納纖細無所遺為部使者
廢置不避權門舉劾不憚大吏至典方面養成持重務存大體治民
訓兵禁奸除暴無一不可為法有所張弛必先竟其利害本末然後
出令恥為姑息小惠以掠虛譽謂權酷茶鹽非古法不忍盡以律令
從事所至必問人才興學校薦士惟公論所與閉門草奏教吏莫敢
言雖被薦者亦事下然後知所部盜賊水旱無巨細必以問以祥瑞
告則抑而不省其愛民如子馭吏如僮僕接僚屬如賓友惜官帑如
私財治公事如家事事有不便於文法輒以身任之不以累其下是
以人樂為盡力所至稱治嘗自謂吾之為治主於寬而不使有寬之
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之迹惟其綱維總攝而脈絡流通是以坐走

羣吏而我常無為也當時號稱精吏道有科指而寬猛得宜大小中
度者無出其右既病神明不衰起居莊敬如常時願諸子誦曾子易
簣時語而絕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朱子大全備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登紹興庚辰進士調湖州烏程縣主簿遷知
撫州金谿縣郡督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從取告身納之求劾而去
守愧謝許焉父憂服除知湖州長興縣和買比經界前增四之三大
中推見眾弊獲免者四五十戶訟牒必竟曲直不聽私解或以恐滋
多事大中曰此乃所以省事之法也由是訟日稀所下文移無一
紙留于民間用侍郎詹義之薦得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求補外同
擬者四人孝宗指大中與計衡姓名曰此二人佳可除職事官遂除
太常寺主簿光宗受禪詔舉察官用尚書葉翥等薦擢監察御史論
事無所迴避任殿中侍御史兼侍講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
時政缺失大中言孟春雷電則陰勝陽之義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
其邪正在所當辨趨向果正雖一節可議不害為君子趨向不正雖

先民傳卷三

去夢 選

小節可喜不害為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無責其一節之過差以消
沮其正大之氣不正者當深絕其漸無以小節之可喜而長其奸偽
之萌庶君子得以全其美而小人無以容其奸知潭州趙善俊得旨
奏事大中劾其儉邪罷之帝問今日羣臣孰賢大中以知福州趙汝
愚對汝愚由是被召江浙西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疏論之有
旨減其輸者三歲因劾戶部尚書馬大同大理卿宋之瑞不報力求
補外改吏部侍郎辭乃除直寶謨閣知寧國府朱熹遺書朝士曰閣
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誼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
尋移知贛州贛為劇郡大中一以平心處之文移期會動有成規裁
斷曲直不可搖動聽訟初有數百後惟十餘紙猾吏豪民為之束手
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講知閣事韓侂胄來見
大中接之無他語及使人通問因愿納交又笑却之會彭龜年抗疏
論侂胄有旨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請留龜年經筵而斥侂胄
外任不聽侂胄愈恨御史汪義端以論趙汝愚去侂胄引為內史大

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遂以煥章閣待制出知慶元府舊傳府有
鬼崇大中謂此必黠賊亟捕治既而果然併前政所失器物皆得之
由是奸人屏息丐祠得請未行給事中許及之侂胄黨也承風繳駁
遂削職歸與趙汝愚朱熹等俱入偽籍歸凡十三年優游龜潭別墅
時事一不掛口或勸通書侂胄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
懼而免耶及侂胄誅召見試吏部尚書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卒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宋史及
墓志脩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登隆興癸未進士調臨安府教授繼爲浙東
安撫司幹辦官樂平縣丞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王蘭薦爲詳定一
司敕令所剛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
大敵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貪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無有不
安其生者乎賢士匿於下僚忠言壅於上聞無乃中正之門未盡闢
而兼聽之意未盡孚乎君臣之間戒懼而不自恃勤勞而不自寧進
君子退小人以民隱爲憂以邊陲爲警則政治自脩紀綱自張孝宗

先民傳卷三

三
選
虞

日朕蚤夜戒懼無頃刻忘退朝之暇亦無他好正恐或稍宴安則萬
幾之曠自此始耳次乞申嚴監司庇貪吏之禁薦舉徇私情之禁帝
嘉獎久之他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
其一人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大將李顯忠之子家僅溺死有司
誣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於長官釋之出爲福建提
舉常平陸辭帝諭之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賊吏事有不便宜悉意以
聞因問當世人才孟明日有才而不學則流於刻薄惟上之教化明
取舍正則成就必倍於今帝曰誠爲人上者之責孟明至郡具以臨
遣之意咨訪之帝一日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願謂講讀官曰朕近
得數人應孟明其最也尋除浙東提點刑獄以鄉郡引嫌改使江東
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即以手札賜孟
明日朕聞廣西鹽法利害相半卿到任可自詳究其實進直秘閣知
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初廣西官鹽易爲客鈔客戶多折閱逃
避抑配於民行之八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驛奏除

之禁卒朱興結黨弄兵雷化間聲勢漸張孟明遣將縛至轅門斬之
以狗光宗即位遷浙西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改左司遷右
司再遷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寧宗即位拜太府卿兼戶部侍郎
慶元初擢吏部侍郎卒贈少師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
嘗侍選韓侂胄遣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固却不從士論以此
重之用宋
史脩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少從呂祖謙學得義命一語終身服膺擢淳熙
十一年進士第初官既足舉員以不登權要之門遠迴下僚年垂六
十始脫選調召除籍田令出守盱眙陞提點江東刑獄按吏不法一
章十七人雖親故不免入爲樞密院編脩官尋守尚書工部員外郎
兼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極言當時將帥之弊謂拊循士卒將
帥之職也朝廷每嚴拮克之禁獨營運之通其微之者至矣今乃有
別爲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者而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擇原
給之稍優者而強以庫務取辦芻粟抑配軍需於拊循何有哉訓齊

先民傳卷三

三
選
虞

戎旅亦將帥之職也朝廷每嚴點試之法申階級之令其微之亦切
矣今顧有教閱視爲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
未嘗勸懲士習驕橫類難役使於訓齊何有哉況乃有沈酣聲色之
奉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交書幣
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甲兵脩造戰艦究其實
則飾舊爲新而已爾自謂博節財用聲稱美餘原其自則剝下罔上
而已爾乞嚴飭將帥上下振厲申儆軍實常若有冠至之憂磨礪振
刷以求更新則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納之進直煥章閣兼國子祭
酒遷工部侍郎拜尚書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
參知政事贊計平李金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嬪御
世多稱之請祠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召赴行在仍
舊職充萬壽觀使兼侍讀告老積二十六疏乃得謝還鄉首置義塾
以教子姓及四方學者延師儒以主之日往其間隨材誘掖日異日
得一佳士爲朝廷用亦獻報國之忠也如是者幾十年乃卒累贈

太師諡端獻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所著有奏議及蟠室集
二十四卷用宋史載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呂祖謙遊學通諸經尤邃於周禮紹熙元年
舉進士極論朋黨之禍且言人主而不尊道學士大夫而不明道學
天下爲諱則何以立國光宗覽而嘉之擢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
判官除國子學錄上違豫久不朝重華官介上疏言壽皇親挈神器
授之陛下孝敬豈可久缺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中宮之
禮及孝宗崩介力請過宮執喪以爲天下未有無主之喪者言極激
切人嘆其忠寧宗立未幾即以內批罷宰相留正介上疏言陛下即
位甫三月而策免宰相遷易臺諫皆出內批非治世事崇寧大觀間
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行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
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豈可久之道遷太常博士韓侂胄怒介封事
爲詆已添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禁起諫大夫姚愈劾介
與袁燾皆僞學之黨且附會前相趙汝愚罷主官台州崇道觀久之

先民傳卷三

重

差知廣德軍父喪服闋除知饒州未上入爲秘書節度支判官會韓
侂胄議伐金介面對首陳用兵之計有三可慮乞宣諭大臣不宜輕
舉又自以書與侂胄極言之蘇師旦建節介與同列謂政府遇諸庭
客皆踰階而揖介獨不顧其黨徐柝介資淺立異復罷奉祠侂胄
誅驛召入對首論人主之權莫大於自用而亦莫難於自用所謂難
於自用者以左右前後浸潤膚受之不可隄防非以外朝獻替繳駁
論奏之爲侵且奪也小人見人主聽納之專綱維節奏未易撓紊則
亦不敢萌干請之私矣帝不能用於是史彌遠遂以一相專國除侍
左郎官兼太子舍人再轉而國子祭酒會不雨詔百官指陳缺失時
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備恒陽若之徵謂
羅日愿糾合爲變是下人謀上也虜僭好增幣而猶缺望是夷狄亂
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皆
謂之僭一僭已足致天變况兼而有之哉宰相職在燮理陰陽而不
兩人於漢法當策免乞令史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

蔡秦之覆轍可以爲戒除秘書監升太子右諭德篤意輔導每遇講
讀因事規諫太子嘗索館中圖書却而弗與及欲設燈張樂則諫止
之且乞選故家以正始絕令旨以杜請謁宮條分日上直以資見聞
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閣職爲州鈐
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破祖宗例不可知還詞頭丞相語介曰宰相
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指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
居舍人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
忠信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上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不立
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朵殿下何所見聞而倚起居注乎乞依歐陽脩
王存胡詮所請分立殿上吏部尚書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陛下更
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傅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應龍
相繼而去今許奕復蹈前轍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大臣未有因給
舍論事而去之者將恐成孤立之禍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脩撰知
嘉興府俄改集英殿脩撰知襄陽府兼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府兼

先民傳卷三

香

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卒所著有春秋臆說十卷通鑑解標十五卷
文集二十五卷端平初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贈寶謨閣待制諡忠
簡今祀本府鄉賢祠子堃見後傳參用宋史及真西山文集脩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歷官知通
州條上便民事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脩官累遷淮
西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變
因列上備邊四事再遷宗正少卿兼工部侍郎應詔上書言求賢求
言二詔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國本立國威張而奸
宄消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
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
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
往皆末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
吾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眾見之忠言至計有補聖
明之聽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

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言人君當懲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徇私小人爲其所誤凡成晚之親近侍之臣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紀綱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益張人君之威權將爲其所竊弄而不自知矣又論李全氣貌無以踰人未必真有長算深謀直剽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自白丁十年而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天理之所共憤宜亟誅戮以戒跋扈拜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時議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鬪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馳驅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眾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日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可爲兵方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庾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出也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進退不

先民傳卷三

三五

能他日必勞聖慮願陛下堅持國論以絕紛紜之說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而驟次之殿司軍閥爲之黜主帥罷都司給黃榜撫存軍愈呼噪行簡以聞戮爲首者二十餘人軍乃帖息尋拜右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脩戰守之備襄陽失守宜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剴切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免既而獨趨召行簡還京拜左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任執政又請脩中興五朝國史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每以上游重地爲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邊邊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保保寧軍節度使兼醴泉觀使邑有社稷原屬庾司行簡曰鄉曲社倉非他處比第恐他日有文移索取之患爲請朝旨以久其惠淳祐元年二月卒年八十六贈太師諡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謙量宏遠居官知無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

集用宋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風規峻整志氣挺特明於義利之辨舉鄉薦第一祖謙與學者書曰茂欽作魁大可喜使世俗知本分爲學者不與科舉相妨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遭父母喪皆廬墓終制除福建安撫司幹辦嘗語其僚真德秀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也有上書朝貴以廉捐自誓者毅然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獨當爲君父死耳可輕以許人乎德秀大敬服之其仗節死義之心預定於平居蓋如此性不善覓舉或勉之則曰彼誠知我何必有求如其不知求之何益絕口不自言後部使者竟亦以公論所在而自舉之遷刑部架閣文字擢國子學錄爲忌者所譏臺評且上或言自辯可免誠之曰吾不善爲此態惟有去耳遂奉祠起爲江西轉運幹辦使者稱提會子欲第其物力高下輸錢欽之誠之以爲富室甚鮮自中以下安所出辦以應此令曷循舊例止以鹽本錢通融可以無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誠之慨然曰使君儒者而欲爲商君所爲乎遂辭去使

先民傳卷三

三五

者遷謝罷命而後止改通判常州時督經總制錢甚峻前此爲伴者多以缺辦致罪誠之至卽爲都簿具財賦之目言于總司立爲定額分限輸錢而宿逋亦併完遷知鄂州制帥頗恃才而愎誠之以書箴之曰鎮壓不可以無威必和易以通下情斷制不可以不獨必博咨以盡羣策時以爲名言策金必敗盟大脩邊防戰守之具增置邊倉糴米麥以實之及敵犯京西制府調爲援亟發州兵合二千五百人拊而遣之併財用皆立具移知蘄州蘄爲次邊自南渡後未嘗被兵人皆謂敵必不至誠之曰大江以北敵睥睨久矣今不爲備一旦乘虛來攻悔可追乎乃相視城壁增其城加厚五尺高亦如之濬其濠深二尋廣五丈備樓櫓築軍馬墻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廩四萬餘石舊例酒庫月供守錢四百五十千誠之悉寄諸公帑以助兵費嘉定十四年春二月金人犯淮南提刑獄兼知黃州何大節經理守沙窩黃土諸關誠之曰古人守關有懸崖峭壁之險無他歧路可入故閉關足以絕其往來今五關延袤三四百里小路可入者以

百數能一一守乎若敵從小路遶出關背是陷民兵於死也不聽大節又以黃陂一路無山可守調民築堤為備誠之日黃陂之旁地多沮洳非敵騎所利萬一敵至沿江居民猶得為逃避計今築長堤則敵將藉為坦途其來勢如風雨居民將魚肉矣又不聽大節又調斬之民兵上關誠之日民兵守鄉井皆有致死之心若遠出且無固志徒令投死無益也亦不聽既而敵自浮光深入破五關踐黃陂皆如誠之言先是誠之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警報日急恐搖人心遂止喟然語其僚日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當共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耳時州兵半發迎新又為憲司所調僅存千餘人乃揀城中丁壯參以寄居宗子士人分布城守所儲守具弓七千有奇矢一百二十萬有奇刺車弩八十五座其他如三稍五稍旋風蒺藜火炮車鐵菱角金汁銅火麻搭竹節筒之類時積如山不可勝數區畫既定乃集官屬凡城守者諭之日敵兵雖多不足畏也今乃以順討逆何患弗克但能堅守此城旬日內援兵必

先民傳卷三

三 夢 選 慶

集援兵攻其前我師開門乘其後可使敵正馬不返此諸公取富貴時也宜相與勉之敵既圍黃州分兵擣蘄州將及近地誠之語眾日敵氣方銳今乘其未至挫其前鋒則敵懼矣募敢死士迎擊遇于橫槎橋大破之敵為連珠營百道攻城誠之躬擐甲胄朝夕駐城上與相持不復顧其家有歸正人張奇者久居蘄原食于官實為敵間誠之得其情併捕其黨誅之眾心益固敵至城外亟呼其名不知奇已死矣居數日敵擁眾臨沙河置橋欲渡誠之急出兵奮擊毀其橋敵又析民居板木為排墻以進則設火箭攢射沃以脂油火發須臾立盡敵又縛筏欲以渡濠則急遣敢死士各執火炬攻之死者甚眾筏不得成又明日敵兵大至鑿渠決濠水誠之急出兵拒遏填塞之敵又為排墻以進積火焚戰樓則以布囊絞水沃滅之又明日敵移兵要衝為必渡計誠之募敢死士縱城預濠破其排墻燒其板木射殺渠帥一人生擒別將七人會遣張亨焦思忠合兵三千來援為敵所破殿帥潘樞擁兵觀望不敢進敵知援絕攻城益急以擁雲梯牛

皮洞各數百火炮車數十進薄城下誠之奪而毀之殺其都統帥一人三月朔虜攻西門有將據胡牀指揮者誠之一矢殪之敵大怒以擁雲梯火炮座千餘併力來攻則多以三鬚鉤繫以長繩拽其雲梯近城亂斧砍之墜者如雨敵驅所掠男女向城哭欲以搖城中誠之令軍士奏樂而歌之又令妓婦歌舞城上示以閑暇敵遣人持書來脇降急命戮之而還其書越二日敵鼓眾欲入軍馬墻至則先已伏兵墻內出掩之多墜濠死敵又用砲擊城不止則用布囊萬數盛土積壘城上砲至皆無所傷居數日敵挾鵝車洞子攻北門銳甚誠之煎金汁以油沃其上灌之無不糜滅敵於城下掘地道欲陷城則預料其來處燒毒藥以觸其鼻皆不敢前又擲火牛城外掘地道者皆死又布兵車軍馬墻外擊之皆敗走又埋糞於地中令人潛伏聽敵動息皆知輒隨其方禦之夜則絕壯士搗其營每輒克獲敵以擁雲梯四面臨城則又併力奮奪入城凡數十座又縱火焚其牛皮洞子煙炮所及皆為灰飛敵人不得志欲去會黃州城陷敵自黃益兵來

先民傳卷三

三 夢 選 慶

凡十餘萬人心懍恐誠之不為動激以忠義日出奮擊皆捷下至婦女亦皆運木石火牛與士合力呼聲動地敵增炮座繞城幾遍誠之製皮簾預張於炮來處護以土囊砲至輒墜敵計殊沮初帥聞命裨將徐揮以兵八百來援誠之察其心有貳止令助守不許出戰揮詐稱欲出迎援師又不許中夜揮竟帥其眾絕城下引虜登誠之帥兵巷戰從子至寅子士允從子士宏皆力戰死誠之自顧力竭亟入郡治閉門設香案望闕再拜謝罪日臣以死守城禦賊不幸為徐揮所陷不能全城有悞陛下使令當以死報密以印囑郡兵周俊抱歸朝廷急呼其家人日城已破汝輩當速死毋被辱妻許氏子婦趙氏王氏孫女和娘瑞娘皆赴水死誠之乃仗劍出謂其餘眾日大丈夫當戰死不應就執賊手遂開門奮鬪引劍自刎死通判秦鉅教授阮希甫亦皆死之自城守至陷凡二十六日時三月十七日也事聞贈誠之朝叅大夫秘閣脩撰加封正節侯立廟于蘄賜額日褒忠許氏贈令人士允贈通直郎士宏贈承務郎趙氏王氏及和娘瑞娘皆贈安

人惟長子士昭在家獲免難以誠之喪歸葬于縣東七里東山之原

今祀本縣忠祠及本府鄉賢祠用真西山文集

范鍾字和仲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

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

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密院

事明年進參知政事淳祐四年進知樞密院事五年拜左相兼樞密

使封東陽郡公自為參政樞密以至拜相每每疏乞歸田詞意懇切

六年加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辭改提舉洞霄宮卒贈少

師諡文肅鍾為相清直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

與杜範李宗勉齊名所著有禮記解用宋史

康植字子厚義烏人父穎淳熙十四年進士仕至吏部郎官以清白

稱植用世科登嘉定七年進士授奉化縣主簿三遷為武安軍節度

掌書記以需次之暇執經於徐僑之門者三年端平更化侍赴京時

喬行簡為相欲處以職事植亟赴書記任制置使史嵩之圍結漁舟

防江植持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未幾除刑工部架閣遷國子

學正改通直郎輪對言事亢直忤時宰意責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

法陞知本軍以治最聞召知大宗正遷兵部郎官除浙西提點刑獄

劾奏平西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嵩之宅之兄也時為宰相併連及

之謂宅之不思掩前人之愆專務聚斂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大

不忠也嵩之不知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

之大者也羣臣明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探陛下之意而不敢撻其鋒

是逢君之惡亦不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知樞密院杜

範力諍謂憲臣言事既不中又加之罪天下其謂何理宗尋悟乃徙

宅之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常平奏

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

寧國府賑水災拯鹽弊政惠大孥赴闕奏事卒于建溪驛在徐僑之

門游從最久與秘書丞王世傑皆號稱高第王相嘗稱其操尚之堅

風力之勁有文清之遺則云今祀本府鄉賢祠用王忠文公集

朱元龍字景雲義烏人蚤受業于徐僑之門既又從袁燮游其學實

能合朱陸之異同而會通其歸趣登嘉定十六年進士歷温州平陽

池州青陽兩縣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溺

死縣卒獄上元龍辨其非辜得不死後皆舉進士有名他所平反類

此者多紹興元年以處州縉雲縣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

輪對論三邊形勢理宗嘉納語近臣曰朱元龍好臺諫官除宗正寺

主簿陞本寺丞兼權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貴勢求舉牘輒斥之曰

舉牘可以勢取耶內侍陳詢益求建節事下都司元龍擬云優異內

官寵賁節鉞雖出於特恩主張國是愛信名器必由於公論於事為

不可宰臣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可罷擬筆不可改也有宗室與

民訟圩田眾莫敢決元龍曰於法品官不許佃民田奈何天子屬籍

之親乃有爭田訟耶毅然決之時方括兩淮浮鹽致書執政以謂朝

廷行商賈之事廟堂踵諸閭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始不可

又兩上封事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民皆痛哭流涕言之於是史

嵩之入相疾其言直令臺諫官劾罷之差知衢吉二州旋皆奉祠改

知台州以憂不上既而鄭清之再相尤素惡其剛直遂以朝散大夫

致仕或告以有可回宰相意者應之曰吾生為正人死為正鬼耳家

居凡十年乃卒有遺藁十卷曰朱左司集用王文忠公集

王楚字子文金華人介之子也以父蔭入官登嘉定十二年進士仕

潭時真德秀一見奇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楚

辭曰所為學于先生者義理之奧也德秀益器異焉紹定初汀邵盜

作辟議幕參贊攝邵武縣繼攝軍事盜起唐石親勒兵討平之後為

樞密編脩兼檢討襄蜀事急議遣使講和楚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

模併力攻守上疏條陳八事尋為副丞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

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令樞密院下劄三閩諭旨嘉熙元

年輪對采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復草兩劄

推廣前所言八事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史嵩之起復楚上疏乞

聽終喪拜禮部尚書疏奏十事而終之曰陛下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

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
口增脩官民兵船守險備具除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謂
守江尤重於守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守江面置
游兵增水艦就揚子江教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揚子橋有警
急發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而退遷沿江制置兼江東安撫使巡江
引水軍大閱舳艫相脚幾三十里馮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推京口
法創遊擊軍萬三千蒙衝萬艘江上晏然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與宰相不合罷提舉洞霄宮卒贈特進堊工于詩書
法祖唐歐陽詢作大字尤清勁所著有奏議文集若干卷今祀本府
鄉賢祠用敬鄉

虞復字從道義烏人師事倪千里傳永嘉春秋之學由太學生登進
士第以揚州酒官上緝熙殿四十八規理宗大喜擢主管戶部架閣
文字累遷太常博士太宗正丞出知信州時嵩之開督府以御劄盡
收列郡利權因上表進愛養根本之說大忤其意有旨除都管郎中

先民傳卷三

三 夢 選 虞

御史金淵承風旨奏寢新命遂奉祠歸秩滿差知興化軍不赴嵩之
雖去而鄭清之再相亦其所忌退居東巖十有五年清之罷董丞相
槐力薦于朝待次桂陽軍俄除金部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
討官入見改尚書右司郎中輪對舉大學正心誠意為綱分好樂忿
愴為節目援漢文帝欲造露臺以為好樂之勸上嘉納差知寧國府
改瑞州會疾革請納祿得旨轉朝散大夫致仕卒所著有成已集告
忠告兼遺齋集八十餘卷附人物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學于朱熹呂祖儉之門貢入太學年踰六十
同闕不第講學益力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由郡教授為園子博士輪
對詞意激烈上嘉獎之累遷右正言兼侍講首陳謹獨之戒謂人主
燕間敬畏之心易縱莊敬之容易弛情欲一肆如水橫流而莫之遏
况復有官寺之屬窺伺欺誨導滯勸侈以蠱上心竊弄威福上聽為
之改容次論人主能容諫不能從諫大臣能聽言不能用言會有星
變上疏趙真分野乃有焚惑犯填星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虞

而却願者臣願陛下勿以星辰為小異而或加之忽一語一言一政
一事必求有以格天心而消災變至於用兵攻討尤切謹重遷太常
少卿除侍御史其言不激不隨斥去黨論善類皆推深識與真德秀
同在經筵德秀進講大學言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作槁木死灰
大同謂不可二字未安蓋此心自是活物豈當作槁木死灰德秀嘆
服時喬行簡獨當國大同以親嫌累疏乞外遷刑部侍郎兼脩國史
進刑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乞祠除提舉太平興國宮
卒年八十大同資稟純厚神氣清和端行拱立望之使人意消至
於忠言嘉謨上裨緝熙用敬鄉民生嘉熙端平之治大同之助為多所
著有詩文十五卷奏議十卷羣書就正六卷羣經講議十五卷通鑑
隨錄六卷唐事類編二卷用宋史及傳芳錄

王萬字處一浦江人父約之遊江淮間生萬於濠州登嘉定十六年
進士調和州教授遷主管戶部架閣轉國子學錄添差通判揚州改
鎮江萬自少忠伉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極知邊防要害嘗為書歷

先民傳卷三

三 夢 選 虞

告重臣大官論沿邊事宜謂長淮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為限擊尾首
應正如常山蛇勢當併兩淮惟一制閫之命是聽兩淮惟濠居中濠
之東為盱眙為楚以達鹽城淮流深廣敵所難渡淮之西為安豐為
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澁敵每揭厲以涉法當調揚州北軍三千人自
淮東搗虛常往來宿毫間使敵無意於東而我併力於淮西淮西則
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以濠梁安豐光
州為臂以黃岡為肘後緩急之助又必令荆襄每候西兵東來輒尾
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後規模可立其他敷陳類此甚多擢樞密院
編脩官時金初滅鄭清之欲乘虛取河洛萬曰今朝廷勇於復疆怯
於備邊莫若移勇於怯為自治之規模不然非萬所知也清之不能
用已而北兵壓境三邊震動其言果驗理宗下詔罪已命書舍人
吳泳視草萬謂泳日用兵固失矣亦豈可遽示怯哉今邊民生意如
髮宜奮厲震發以感人心泳然之因輪對言於上曰天命去留原於
君心陛下下一一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勿安者皆心之未能同

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弗替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蔬食敝衣終日坐公署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多改棄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帖然丁歲祲極力拯之無飢死者往往感之但言萬名莫不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才五月乞祠歸或饋藥材萬力却之僅取附子一枚而已遷屯田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輪對言君臣上下克盡私心則可以服人心而回天心擢監察御史首論刑部尙書史宅之故相之子昔嘗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帝丞相諭旨再三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平江府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氣象迫遽人心傾搖眾莫敢言萬首論之會命相之議已決疏入除大理少卿即日還常熟寓舍遷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又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初萬與李衍遇行勉萬從事朱熹四書之說久之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願行言是而行違非言之僞也習未熟耳熟則言行一矣故終身言行相顧發

先民傳卷三

三

三

於設施論諫忠懇剴切無所顧忌初官不受人薦平生不交權貴書絲毫不妄取所著有時習編易詩書論語孟子中庸太極圖說若干卷奏劄十卷後嵩之罷相人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降劄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特贈集英殿脩撰子錢五千緡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賜諡忠惠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浦陽人物志脩馬光祖字華父東陽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有能名見眞德秀講學悅之遂執弟子禮從焉積升右曹郎官出知處州爲政存大體決訟如神舉行荒政咸惠並著累遷戶部尙書浙西安撫使入覲歷陳京師糧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至官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砦給錢助諸軍婚嫁屬縣租稅折收絲綿絹帛倚閣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進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不已上聞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兼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

府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子民脩建上元縣學及明道南軒書院樽節費用建常平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爲庫貯糶本二百餘萬緡補其折閱發糶常減於市價以利小民脩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公田法行光祖移書賈似道言公田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刺治浩穰風績凜然會歲飢榮王府積粟不發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日又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卧於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粟若干王無辭得粟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罷提舉洞霄宮再以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前後三至建康始終一紀其爲政寬猛適宜務存大體民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爲立生祠六所咸淳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

先民傳卷三

三

三

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宋史脩王寔字定叟東陽人豪之子也少有奇氣舉進士試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十四年中絕倫異等喬行簡考試別頭喜曰吾爲朝廷得一帥才矣授承節郎從事于鄂沿江制置使李重辟置幕下寔於軍事知無不言謂招募良家子不可以資緣關節冒濫其間防守江面全賴正軍若義勇民兵特可爲聲援耳而所謂大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岸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禦諸軍伍法旣廢平居旣無以稽其虛籍冒請之弊無以糾其竄逸生事之人緩急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志無以連其逃陣不進之心此尉繚子所以著部伍之令太公謂伍法爲要者謂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爲勝負惟教習之精否則勝負之形見矣久之特差浙西副都監鎮江都統趙勝辟爲計議官時李全寇鹽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行寔慨然曰此豈臣子辟難之日至揚前後與賊一十八戰每戰必身先士卒無一不利賊氣爲懾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召

試爲開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日規模日機會顧今日之規模安在哉守令所以收民而惠養之未加將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幣之弊浸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賦役而破蕩訟獄類成冤抑銓選率多淹留薦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狗公微官易以忤意而遭譴以言郡計則紛耗於囊橐苞苴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慮養虎貽患輕敵開邊以肉餒虎夫以規模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豈敢輕進恢復之說以誤上聽哉凡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之使人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模既立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尙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上稱善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擢節浮費羅粟買馬以備不虞尋差知安豐軍臣僚上言王霆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遣任職事脩舉特轉橫班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逃相屬于道朝論以爲寔可守之乃遷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戰于謝

先民傳卷三

王霆

令橋光人遂安尋召爲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霆霆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授開門舍人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遊擊軍十事不報罷提舉崇禧觀起知高郵軍流民俞邦傑聚眾三千人爲盜霆勸其渠魁餘黨奔散時議出師和者甚眾霆以爲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自慘烈也諸軍舉行惟高郵遲之境內賴以全安由是與時忤罷提舉雲臺觀尋起授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司計議官霆乃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董槐鄧泳交薦差知壽昌軍改新州移書丞相杜範謂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京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戶既危則堂奧豈能入乎乞瞰江察形勢置三新城新州置于龍服磯安慶置孟城滁州置于宣化不報尋病卒所著有玉溪集孫安國見別傳用宋史傳明劉辰字伯靜金華人慷慨負氣節善談論喜功名天兵下婺城辰

上謁署爲典籤奉使方國珍國珍令二美姬以進辰峻却之左丞李文忠開省于嚴辟辰參其軍事大將葛俊守廣信當祁寒集丁夫浚城濠民苦之將爲變文忠止之不從大怒欲臨之以兵辰請往諭以大義俊悔聽命事遂解以親老求歸養未幾父母繼歿執喪哀毀薦起爲監察御史立朝持正蹇諤著稱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墜勤於其政郡有濱江田八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民爲請于朝除之京口開廢舟楫不通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阻風濤乃自河源淺易涸恒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久廢亦脩築之於是漕舟既通而湖下之田亦稔浙人轉漕道其境上死者收瘞病者給米以小舟送出境賴全活者甚眾丹陽道接句容民負債者往往因日暮行劫商旅患之辰嚴爲禁約盜遂息宗忠簡公墓在丹徒荒穢不理墓田據於民卽加封樹復其田命墓傍寺僧收田之入以主其祀永樂元年召脩高廟實錄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

先民傳卷三

王霆

不能知之有不能盡者歷歷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睹其事考之記註無不懸合書成超拜江西左參政兩滂江溢飢民爲盜富室多罹其患檄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飢者官爲立券期以來年償本蠲其役以爲之息民遂相安無事南贛諸府荒田糧亦萬餘石有司召起爲北京行部左侍郎以老不任政日被顧問留京師者三年賜致仕踰年復召至京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給驛送還卒于常州毘陵驛舍年七十八爲人直諫多聞有節士風所著有國初事迹行于時子徵字廷獻博覽能文年餘七十猶力學不懈嘗著金華名賢傳用皇明傳唐龍字虞在別號漁石蘭谿人性慷慨負大略論議英發襟度豁如游學章懋之門與章拯陸震董道同稱高第而尤以古學自名文師左氏班固詩師杜甫人推作家登正德戊辰進士授郟城知縣劇賊劉六等犯境亟集丁壯禦却之追殺數百人賊怒還晚城又殺其驍勇

十人時賊所過破城邑劫獄庫焚廬舍而鄉迄無事權監察御史出按雲南疏諫巡遊及斥使俸錢能不法事皆人所難言再按江西承宸濠亂後禁兵駐境內恣睢爲患亟疏請班師民用安堵又請蠲租賦賑貧乏表忠義核實功輕重惟允凡所以緩輯而安定之者知則以請于朝倡其屬而力爲之遂赫赫稱名御史矣其奏疏人或擬之陸贄陞陝西提學副使進山西按察使入爲太僕卿尋擢僉都御史總漕淮上所至皆有聲績以副都御史召入臺進吏部侍郎總攝銓事人不敢以私干會關中告飢西陲多警以才望簡擢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至則賑貧恤災流徙來復御將士推誠置腹咸樂爲用乃簡兵三萬行邊耀武直指陰山敵皆畏懼不敢動已而敵犯寧夏敗之于柳門犯延綏敗之于清水大酋吉囊自以十萬眾犯安會連敗之于興武于乾溝旬月之間露布三上前後俘斬功次幾千數奪獲夷器無算召還爲刑部尚書時都御史劉源清以勦大同亂卒過嚴郎中劉淑相以奏訐執政皆坐重罪原情讞上咸得

先民傳卷三

三
選
庚

末減會九廟成降赦條宥大禮大獄諸臣得放歸者二十餘人於清朝欽恤忠厚之政裨助爲多以母鄭年八十餘疏乞終養給驛歸朝野榮之召赴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南京吏部未上改兵部趣令赴任加太子太保轉吏部尚書眾方仰其猷爲而疾作矣猶孜孜人才手疏舉諸恬退幽滯廢棄當錄用者凡四十餘人
年仲
字汝楫狀元及第授官翰林修撰疏請

賜諡文襄平生任官不廢書冊故學自

入官後益精進遂以名家輩流咸推讓謂弗及云所著有江西雲南

督府奏議及漁石集若干卷行于世

用墓
志脩

忠義傳凡二十五人

永康應廷育輯

胡莖

梅浴

申屠大防

項德

許瓊

陳德固

子巖

姜綬

劉滂

呂祖泰

應純之

徐道隆

許伯權

陳自中

唐元章

姪良

章培弟壻

胡嘉祐

劉良

唐元嘉

陳遠

龔泰

樓璉

龔全安

董存德

樓澤

陸震

諸曰君臣有義又曰臣事君以忠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君而致其忠者固其義之所當然也死生亦大矣不幸遇時弗淑至以其身殉之而生無所惜死無所畏其為忠不尤烈乎夫大臣同國休戚乃其分也至於冗散之官朝不坐燕不與而能守其先資之

先民傳卷四

一 步 選 慶

信任職死事守土死封不又難乎此而弗錄人食焉不避亦其分也至於草野之賤不膺一命不沾斗祿而義憤所激生可得而不用患可避而不為不其尤難者乎此而弗錄何以勸盡節愧苟免而全其無所逃之義於天地間也吾郡俗尚氣節士多忠義艱難之際代不乏人亦可謂無負於山川之靈也已揭其表表顯著如梅執禮李誠之已見名臣外錄自胡莖而下總得如干人述為忠義傳若呂祖泰期以死諍而偶不至死此其忠義固視死為烈而不必於死者也亦因而附見焉

胡莖金華人事親以孝聞崇寧間應八行舉除婺州教授宣和二年冬方臘反情溪據歙睦明年兵及婺境官吏皆聞風夜棄城遁諸生勸莖避難莖曰我先世以武功顯而我應八行舉豈可上負朝廷下辱先世耶城陷闔室皆死之事聞贈朝奉郎官其二子今祀本府鄉賢祠用府志修梅浴浦江人以儒士薦起為單州助教宣和初攝處州松陽丞方臘

257 95 22

之亂官吏多逃浴年已七十誓死禦賊兵力弗支竟死之事聞贈浴京秩官其二子敦成與敦時制詞曰頃者寇攘驚擾州縣之吏棄官守委城邑望風逃遁往往皆是爾以助教攝丞品非正員乃能忠憤激揚節義自許寇至不避用死其官朕聞而閔之且嘉其身隕名彰肆命改爾以京秩併官其子二人非徒使忠義之士聞風益勵庶苟免幸生者少知愧焉今祀本府鄉賢祠用浦陽人物志修申屠大防東陽人勇果有武藝妙於戕法往往偽遁誘人追之背手取馘其捷如神宣和初睦寇起草竊眾之官吏逃走民竄山谷大防毅然以身禦寇勦除魔賊仙姑之類邑人賴之時有薛太尉者奉命討賊檄大防權東陽縣事約往永康收方巖賊既行而薛後期大防無援力戰死焉錄其三子選選迪各授承信郎用人物志修項德武義人充郡禁卒宣和初盜陷婺城縣亦隨沒德率潰亡輩破賊於城隍廟東抗江蔡西拒董奉北扞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先入則殿後俘馘不可勝計賊目為項鶴子聞其鉦則遁遁王師至謀

先民傳卷四

二 步 選 慶

合而殲之賊聞盡銳邀德於黃姑嶺下德力戰死邑人哭之聲震山谷遂肖其像於城隍廟祀焉用府志宋史修許瓊字子英東陽人睦寇竊發瓊集鄉兵捍之民賴以安奉檄援郡城有功補奉義郎攝領郡事既而兵食不繼與寇力戰死之尸僵立如生載所乘馬上而歸鄉人為立廟祀於巖關之陽陳德固金華人靖康初為京城守禦司屬官嘗獻守禦之策朝議沮之及京城失守督士卒與敵力戰而死潘良貴哭以詩云點虜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關君獨死南門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淚落桂酒與招魂蓋紀實也今祀本府鄉賢祠子巖有字子象以任子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所著有庚溪詩話二卷姜綬武義人靖康元年虜再犯京師內外不相聞詔募士赴南京趣兵入援綬以忠翊郎應募緘書于股絕下南壁遇敵騎被執大罵不屈而死今祀本府鄉賢祠妻陳年二十三守志撫其孤特立成人以右科仕至寧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用宋史修

劉滂字德霖武義人自少誦說輒能屈其師與浦江梅執禮同游學人士多傾下之號東梅西劉登大觀己丑進士調知新昌縣縣在豫章萬山中俗嗜鬪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之滂臨以誠未幾稱治雖旁邑訟不能決者多請就滂決之蔡京與滂祖布衣交滂至京師京曰吾故人有孫耶除勅令所刪定官欲挽滂爲黨會常環書詩屏間京疑其誣已屬滂踪跡之且遷官滂曰此胡爲及我哉京聞之不悅滂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建炎中上問人才於近臣汪藻等薦滂可用起知建昌軍舊守多懦夫威權不立兵習驕悍邀求無度滂至一以法繩之兵不勝忿持戟入市掠人物卽拒者刺傷之滂捕繫追償兵遂爲變滂死焉妻湯侍姑側兵及身猶不去遂併遇害滂好學善屬文與人交終始如一聞有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於難朝廷既誅始亂者復用御史言褒滂爲朝請大夫官其子壻

先民傳卷四

三夢 選 慶

游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亂論世事無所諱聞者或掩耳而走祖儉請瑞州祖泰徒走往省留月餘語其友王德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卒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者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名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侂胄童穉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平叔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妄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祖泰挾私上書言語狂妄拘管連州諫議程松與祖泰狎友恨相連及遂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縱宥不殺猶當杖箠竄之遠方乃命

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押至臨安府尹陽爲好語誘曰誰教汝爲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侂胄恨弗已使人述其所至將甘心焉祖泰匿囊郢間以免侂胄既誅詔雪祖泰冤補上州文學改迪功郎監南岳廟母喪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死且不憾獨未能葬吾母爲可憾耳及卒尹王柎具棺葬焉應純之永康人孟子子也以蔭入官歷知楚州兼京東經略安撫使收捕李全等所向多捷會李全來歸密請於朝謂中原指日可復史彌遠鑒開禧事不欲大舉但勅立忠義軍令純之節制既而升兵部侍郎秋八月與金人戰亡於陣朝廷嘉其忠遣使葬之徐道隆武義人仕至大理寺丞出提點浙西刑獄咸淳末元軍渡江道隆領兵援吳興戰敗抗節不屈與其子俱溺死臨湖門外聞者義

先民傳卷四

三夢 選 慶

之今祀本府鄉賢祠許伯繼字爲可東陽人父子良仕至台州守伯繼以蔭入官咸淳末添差婺州通判時李珪開府處州辟伯繼主管機宜文字未幾移闕禾嘉元兵入臨安三宮北遷宰相陳宜中以衛益二王如禾嘉元兵追及之力戰數日城破珪降伯繼被縛不屈死之陳自中宋丞相宜中弟也本禾嘉人自中娶於蘭溪楊氏因家焉好學善屬文頃刻數千百言悉有理致咸淳戊辰登進士第由郡別駕擢太常寺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督府司馬提兵守分水關食盡援絕士卒多散亡元軍帥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唐元章一名太初字子煥蘭谿人韶之弟也爲文思院官宋德祐失國二王南遷元章與韶子良嗣起義興復官撥砲手三千爲之助時元兵壓蘭谿元章與戰於黃湓灘破之斬其將達奚魯元兵退保相廬遂進兵拒守嚴州朝廷以元章爲朝請大夫知嚴州良嗣加關門

宣贊武翼將軍江淮閩浙都統兵馬使相持二年糧援不繼戰不利將趨閩以圖再舉元兵大至元章戰死於龍游白雲寺前元主帥唆都以雙虎符金牌招良嗣不從亦戰死於仙霞嶺今嶺上有唐將廟存焉

章靖永康人咸淳末都城失守浙東諸郡多陷時衛益二王在福州靖念自祖父以來世受國恩與弟暨捐家貲募忠勇得義兵數千收復婺城制置使李珪以聞授靖直秘閣知婺州暨主管官誥院通判衢州與元兵力戰於丁鼠山援絕城陷靖與暨皆死之永嘉吳洪為傳其事贊曰靖兄弟少有文名留滯下僚卒以孤忠自奮狗國忘身功雖不就其志憤矣

元胡嘉祐字元祚永康人居邑東魁山下至正乙未縉雲蕩溪賊應君輔杜仲光剽掠逼境嘉祐不忍鄉井罹其荼毒白邑令為防禦計乃散家財集丁壯立保伍大書其幟為義兵賊偵之不敢輒犯詐遣其徒來降尋復旁出抄虜會官兵至嘉祐率其兵助討之賊退去兵

先民傳卷四

五

駐邑中頗恣睢嘉祐扣軍門白主帥出旗樹於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皆如約鄉民安堵令嘉其能上其名於憲府署曰義士俾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不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元明軍方嚴致書嘉祐曰東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保其不至乎易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嘉祐曰吾眾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耶益厲固守賊至山岩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嘉祐與賊大戰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於前倉又破之明日賊盡勒其眾問道出方嚴與呂元明戰賊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於陣又明日賊復至嘉祐遇于占田嘉祐盡銳以戰願謂允中曰賊眾我寡惟死爾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酣不解方允中呂伯川歿於陣嘉祐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縣令野速達而以其事聞未報而王師下婺城褒恤遂無及云士民莫不為之流涕

劉良金華人侍郎辰之從父也仕元為常州萬戶府知事張士誠圍

常州援兵絕不至遣其子毅賁蠟書浮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良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

唐元嘉字顯德元章元孫也進士釋褐授仁和縣丞江浙行省掾至正末從丞相答剌罕節制金陵兵敗被執不屈死之

陳遠字元達蘭溪人父萍仕元為宣政院使達自少徵入宿衛學書於康里子山詔書欽安殿榜稱旨擢端本堂司經遷文學立朝蹇諤効禿魯帖木兒怙寵專權獲罪不測賴太子救免遂解官南歸依永嘉祖墓以居久之以翰林學士召弗起王師下温州達沈淵水軍士引出之持佩刀自裁乃斷髮示無復用元亡安置濠州遇赦還蘭溪患瘋痺聞有薦於朝者却藥弗御而卒

用皇明文衡修

明龔泰字淑安義烏人領洪武丙子鄉薦仕至戶科都給事中革除壬午靖難師逼與其妻訣曰國事至此我自分死矣爾第攜幼穉歸急則自投於井無自辱也語未畢官中火起泰赴之道為兵校執送金川門驗非奸黨中人釋之泰遂自投城下而死子永吉方四歲其

先民傳卷四

六

母傅守志撫之成立領永樂庚子鄉薦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歷官至大理寺卿

樓璉字士連義烏人從宋濂游經學淵邃文章峻潔為同門所推洪武中召授宣寧縣主簿歷藍田知縣擢監察御史以事謫戍雲南洱海衛著居夷集五卷革除間薦陞翰林侍讀靖難師入城召方孝孺草詔不屈改命璉入見方受刑之慘惶恐承命歸而憤嘆其妻問曰得無傷方先生乎曰我死不難正恐累汝曹耳遂雉經而死

龔全安字希寧童存德字居敬俱蘭谿人樓澤字濟霖永康人正統十四年全安以通政司左通政存德以廣西道監察御史澤以刑部主事扈駕北征師潰於土木俱死之天順初查褒忠節全安子廷輝存德子燧俱蔭國子生澤因無子故恤典弗及云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受業章懋有經濟大志登正德戊辰進士除知太和縣時逆瑾擅政以通醴誣民縣當償銀萬計千連數百人震力辨諸當道釋之鎮守中官歲取貢絺固請得減數民賴甦息地方盜

起立保伍法令民隨所居村落相附多則五十家少或一二十家推
其有材力能服眾者爲長少壯者編爲什伍使之守望相助而地方
以寧狼兵所過擄掠甚於劫盜乃請軍門出令軍船不許灣泊但一
船泊岸則刑其戶每十船爲幫以次抵岸領受糧餉人遂肅然以風
憲召以限年例不得入臺除兵部武庫司主事會駕狩北邊歸將復
出上疏請謹大禮守大法以隆治道指陳時弊不少諱幾獲重譴陞
員郎獨破例不持帕謁印綬監越明年江彬蠱惑以駕稱威武大將
軍南狩舉朝憂駭而莫敢先諫震遂與武選郎中黃鞏聯疏陳崇聖
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六事言甚剴切疏既入日
待罪闕下由是羣臣相繼伏闕諫者餘二百人譴下錦衣獄杖之且
荷校詭諸門者五日既又以震鞏等首議三加訊杖再繫一月乃釋
及出獄病勢已迫一日索筆作書與諸子曰吾雖死汝等當勉爲忠
孝翌日與其配徐拱手曰吾與汝別矣言訖而卒年五十有六嘉靖
初追憫其忠與一子蔭今祀本府鄉賢祠

先民傳卷四

七
七

孝友傳 凡三十二人

顏烏

斯敦

許孜

馮子華

應先

唐君佐

陳太竭

何千齡

董少舒

陳天隱

金景文

鍾宅

樓蘊

周祖仁

鄭綺

呂皓

徐文震

賈南金

朱環

鄭德珪

鄭文嗣

鄭太和

鄭欽

鄭淵

鄭濂

盛本源

張壽祖

宋祉

應綱

徐文敏

王晁

倪大海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孝友之心豈由外鑠我哉惟遷之以妻子貨財之私漸之以習俗之靡於是民秉之恆猷遂為衰世之絕德孩提之所能而成人乃有所弗

先民傳卷五

能者矣間有拔出僑伍竭力盡思以致隆於其親合數世之異而同財共繫以居者則上之人必甄而別之以樹風聲警薄是亦治道所當然也吾郡自漢始置縣烏傷實因秦孝子顏得名繼此以孝行蒙甄者代有其人若浦江鄭氏族屬同釜爨者凡一十有四世宋元及今三朝國史莫不有傳其視唐之張公藝宋之陳競又若過之鄉俗之美於斯蓋可徵矣然則安可以弗錄也謹按自顏烏而下總得如千人錄為孝友傳而於鄭氏特加詳焉其名儒名臣有以孝友著稱者各附見於本傳又不在此數云嗚呼孝友之心人皆有之觀此不亦可以油然而興也哉

顏烏秦會稽郡人其故址在今義烏縣境內性至孝父亡負土成墳羣烏銜土助之烏吻皆傷漢初置縣因遂名烏傷云歷朝縣有司皆廟而祀之額曰永慕今祀本府鄉賢祠

吳斯敦東陽人父偉為廷尉失議當坐死敦叩閣泣血乞以身代吳主嘉其孝赦偉罪仍旌表其門閭俗呼其葬處為孝義塘今祀本府

鄉賢祠

晉許孜字季義東陽人從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易詩書禮記孝經論語冲亡孜為制服三年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每一悲號禽鳥翔集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有鹿犯松栽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詰旦忽見鹿為猛獸搏死於所犯松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塚埋於隧側猛獸即至孜前自撲而死孜益嘆息又取埋之自是林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年乃更娶妻立宅墓次蒸蒸朝夕奉亡如存晉元康中郡舉孝廉不起卒年八十餘邑人號其居曰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疏聞于朝詔旌門閭蠲其賦役今祀本府鄉賢祠子生亦有孝行家於墓側圖孜像於堂朝夕奉焉

唐馮子華東陽人宿之父也性篤孝親歿廬墓有靈芝白兔之祥時號孝子馮家

先民傳卷五

問復賦稅略見于唐書孝友傳總敘而不立特傳其事今弗可復詳矣右自斯敦而下本縣立祠祀之謂之六孝子云

陳太竭浦江人父武鼎與母繼歿太竭廬於墓次手植松柏終身衰麻形質枯瘁哀哭弗輟每奠果肴烏鳥不啄今祀本府鄉賢祠

後梁何千齡浦江人四世同居孝友著稱梁貞明六年旌表門閭

宋陳天隱字君舉蘭谿人端重好學父兄早喪事母馮以篤孝稱母卒卜葬三峰之陽時六月赤日如焚先期禱乞雲霧覆棺已而果應葬畢雲散人皆異之築廬墓次垢面蔬食終三年喪宣和五年郡守范之才表聞詔恤其家今祀本府鄉賢祠

董少舒字師仲蘭溪人性篤孝父亡負土築塋廬於其左有靈芝之祥陸寇壓境妄稱聖公能役陰兵愚民多怖而歸之少舒援唐永徽

中陳碩真與妖伏誅事綴文示眾眾悟相率抗賊保全萬餘戶宣和

五年郡守范之才表聞詔恤其家今祀本府鄉賢祠

金景文字唐佐蘭谿人少好學博通羣書不求聞達與其妻包俱以

之日當思久執此勿促之人稱為長者文嗣與德璋子大和思先人誓言之切益感激奮勵欲齊其家自綺至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四年春二月奉勅旌其門曰孝義

鄭大和名文融字順卿德璋子也文嗣既歿大和繼長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班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弟皆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稱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部使者余闕為書浙東第一家以褒寵之大和性好禮不奉老子浮屠經像冠婚喪祭必稽古禮乃行子孫從化馴行孝謹不識市塵嬉戲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髮事咸有文可覆浹日則會不公則監視者發之諸子晝趨功入夜輒聚坐一室溫溫語笑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不敢挾此有一毫自驕意諸婦惟事女紅不使預家政宗族閭里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與臺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雨馬一出則

先民傳卷五

五

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有家範二卷行於世自大和至其孫挺凡九世同居重紀至元二年太常博士柳貫以狀上請詔復其家大和既歿從弟大雅繼長家事至其從曾孫燁凡十世同居如初龍鳳六年五月分樞密院李文忠奏請奉敕旌表其門

鄭欽字子敬大和弟文厚子也大和無子立以為後孝友天至年十七生父得羸疾醫言人血可治輒刺膚瀝血和藥以進既歿致喪三年痛悼終身母病凡三度蒸頂灼臂以籲天撫弟妹惟恐不至未寒而與妻先飢而推食雖盛怒中見之必欣然改顏弟妹皆安之不知其身之蚤孤也遇一家如一身長幼有疾一夜六七起或終夕不暝病勢稍減則津津然喜色溢眉宇間資婚嫁有嘉禮之莊遇疏族有積食之粟禦寒之衾恤異姓周窮匱有推仁之財免利之黍勸學有義方之塾送終有義塚之阡嘗自誦曰民吾同胞彼病我病可不盡心乎大和著家規五十八則欽補其未備著續規七十三則家後有古槿大數十圍嘗自號曰青槿居士云

鄭淵字仲涵德璋曾孫也祖文轟父鉅淵事親極孝母疾逾年侍奉湯藥終日不離病革思食西瓜既食而卒淵後見瓜輒涕泣終身不忍食因念母不置遂得贖疾繼居父喪哀毀骨立三年服除猶癯然不勝人事凡遇忌日必先期齋素七日三期慟哭奠獻如初喪歿身不變師事宋濂以古文詞知名於時所著曰遂初稿十卷續文類七十卷及卒宋太史表其墓曰貞孝處士子楷別見文學傳

鄭濂字仲德文嗣孫也性寬厚言笑喜怒未嘗形于色人稱為長者主家政幾二十年以身下子孫從化無敢有違諸婦或寡居必以守節自誓其家歷宋元以來同居家長歲率子弟入觀洪武十四年有以寄鈔事其家者濂適留京師從弟湜代詣吏濂迎謂曰我家長也當罪於是兄弟爭就獄事聞太祖召至殿前慰諭之且問以治家長久之道濂以謹守家法對上喜賜酒饌遂命除湜福建布政司參議十八年復有以盜糧誣其家者太祖曰鄭氏義門焉肯與人作如此事遂宥之十九年度天下土田遣太學生督繪疆畛為圖生或以賄

先民傳卷五

六

敗事連大家多坐死吏逮濂從弟洧毅然請曰兄以八十之年而遠行尚為家有人乎遂代就吏竟死京師人哀之私謚曰貞義處士有家僮施慶者親喪哀泣不輟三年不御酒肉蓋亦濡染有自云盛本源金華人洪武中兄本道被鄉里誣誤罪當死本源謂其兄曰未有嗣理不可死我子女四人願以身代兄在我猶不死也遂毅然就吏代死之聞者莫不嘆異杜長史桓嘗為作傳

張壽祖字伯樞浦江人性至孝早喪父獨奉母居母患乳核甚二十年成癰弗潰壽祖以口吮出其毒遂愈祖齊賢年九十餘寢疾累歲壽祖侍湯藥不懈母後亡哀毀骨立家貧不外慕抄徒為業洪武二十五年以耆老召赴京歷事戶曹除襄陽府光化知縣宗社字濟才金華人性至孝父疾竭力就養及歿廬墓三年母陳目患雙瞽社每旦出郭汲溪流為母洗滌且以舌舐之目遂復明母後以壽終葬日陰雨幾不克葬社號泣呼天天忽朗霽禮成復雨人以為孝感復廬墓三年天順中有司上其事詔旌其門曰孝行以國子

生投知瀘州

應綱字恆道永康人幼喪父母胡守節撫之成立補儒學弟子員綱事母克孝母有疾或不食綱亦不食成化七年應試回經錢塘潮覆其舟人多溺死綱以母老寡居爲念水中若有援之者獨得無恙人謂孝感後任歸德州訓導奉母就養孝愛逾篤母歿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廬墓三年弘治十七年有司具奏敕旌其門曰節孝所著有孝經刊誤集註

徐文敏武義人父早喪母朱遺腹生文敏及長事母克孝不憚辛勤母患風疾文敏百方醫療不痊乃斷酒肉每夜叩首北辰祈以身代越四年弗懈一夕忽夢一老人示以藥方如方製藥母服遂愈鄉人嘆異之持齋保母其孝敬老而彌篤正德四年朝廷旌其母爲節婦後逾十年知縣湯沐核其孝行具奏未報而文敏卒其母年逾九十而終

王冕字公亮東陽人居貧養親誠意甚至母病思食鴨肉冕典衣買

先長傳卷五

鴨

鳴奉母割其脰脰內有白金適如其直人謂孝感母卒廬墓三年知縣張立嘗雪夜親往察之見冕鳴咽僵卧大加嘆賞翌日給俸助之由是聲稱日著太守劉范大書孝行之門四字旌之仍蠲其家丁役倪大海永康人祖病日夜侍奉不離側焚香告天願減己齡以延祖壽後祖年逾九十乃終大海哀毀逾禮廬墓三年繼母李患癰吮之而愈及歿又廬墓三年值歲饑餓者施粥死者施棺仍割田儲贖其族人其有司具奏旌其門曰孝義

政事傳凡七十七人

永康應廷育輯

楊璇

張敦

蔣劭

傅柔

朱幼

陳脩

韓晏

厲文才

馮審

樓炤

吳傳

傅勇

蘇簡

賈廷佐

徐良能

范溶

葉衡

厲汪

喬夢符

楊大法

潘燾

葉介

章徠

孫祐

葉綦

石範

趙希伋

朱質

徐邦憲

李大有

葉秀發

喻侶

楊邁

徐雄

胡岩起

樓大年

胡伉

王夢得

陳琰

黃夢炎

許子良

范士表

唐韶

陳萍

先民傳卷六

一 夢 選 慶

吳直方

趙大訥

王餘慶

蘇友龍

吳履

馬廉

朱文

諸葛伯衡

李希明

朱肇

何士英

王應

朱仲智

王世榮

陳原武

陳俊

邢旭

邵玘

謝忱

杜瑄

朱勝

馮傑

盧睿

章聰

李敘

趙良

潘璋

黃傳

徐沂

章拯

潘希曾

徐讚

李滄

宋廉有言政事之於人大矣操厚倫敦俗之具執陽舒陰慘之柄御賞善罰惡之權任出生入死之寄其在朝廷則四海被其澤其在一郡則一郡仰其賜其在一縣則一縣蒙其福苟得其人則上明下淳歌謠太平一或反是則流毒四海神怒民怨至或有激成他變者其所繫甚重且難也蓋如此人能以一善自效于官者豈可使之泯泯

無聞乎縱曰往者之不可作寧不使來者之知勸乎嗚呼此紀載之文所以不可少也吾郡先達以政事著稱者奕世踵作隨其大小靡弗可書蓋不惟有益于當時抑亦有光于鄉土矣揭其表表鴻偉者別見名臣外越稽楊璇而下總得如干人錄為政事傳其或軼出他書錄所弗及者博聞君子倘幸有以輔吾之缺云

漢楊璇字機平義烏人父扶字聖儀為武源令遷交趾刺史所至有恩惠州人為之諡曰楊聖儀政多奇璇舉孝廉歷官為零陵太守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眾而璇兵弱人心憂恐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設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賊大駭破散追逐殺傷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官尚書令張溫特表薦璇徵拜僕射請老以歸

先民傳卷六

一 夢 選 慶

轉重泉令民悅其化累官至車騎大將軍

蔣邵字景倩浦江人為益陽令遷洪撫二州刺史攘虎却蝗民蒙其惠轉交州刺史

傅柔字仲席浦江人為宣城令無為而治歌謠載路遷鄂州刺史

朱幼字長明義烏人仕南齊歷高辛平昌淮陽三郡太守遷揚州刺史兼度支使治楊有功人歌之曰朱幼渡江東人安盜賊空

陳脩字奉遷東陽人起家為穀城令遷合浦太守大著治聲嘗以喪紀之法遍書于鄉使民知習卒于官合浦民懷其惠護喪歸葬

韓晏字德茂東陽人初舉孝廉遇盜于途鈔掠俱盡及行數里見車下有盜所遺縑追與之盜感嘆悉還所掠之物起家為永寧令遷張掖太守後為河南尹所至以仁惠稱

唐厲文才東陽人貞觀初為道州刺史是時南土未靖荔浦之寇獷獠掠境文才臨郡期月羣盜悉平威愛甚著改容州刺史未幾歸鄉里卜居縣南以山水之樂自娛壽終于家

馮審字思退東陽人宿之從弟也擢進士歷官國子監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嘗額審請琢周著唐時論題之終秘書監

宋樓炤字仲暉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府戶曹參軍遷尚書考功員外郎高宗在建康炤言今日之事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權右司郎中銓曹患員多缺少自俸貳以下多添差炤言光武併省吏員今縱未能損其所素有又安可置其所本無乎紹興二年召朱勝非為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炤與程瑀等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皆落職六年召為左司員外郎尋遷殿中侍御史明年遷起居郎言今暴師日久財用匱乏考唐故事以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兼度支今宰相之事難行若參倣唐制使戶部長貳兼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內則可以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可以制諸道之盈虛詔三省相度措置施行又言監司郡守係民甚切乞令

先民傳卷六

三

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命書門下置籍七年宰相張浚兄混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燾封還以命炤炤又封還乃命權起居舍人何倫書行於是炤與燾皆請外以直秘閣知温州未幾除中書舍人尋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九年以金人來和降詔肆赦其文炤具草也有日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進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專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炤奏京城統制吳華死於范瓊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大受死於劉豫乞賜褒恤以表忠義又奏陝西諸路有不從僞命之人所有籍家產並勘驗給還炤至東京檢視宮室兼詣永安軍謁陵寢遂至長安會李世輔自夏欲歸朝炤以書招之世輔以二千入赴行在所賜名顯忠後卒為名將又至鳳翔以便宣命郭浩帥麟延楊政帥熙河蘭鞏吳玘帥鳳翔還朝以親老求歸省于明州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帶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關入見除

簽書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尋為李文會詹大方劾罷與祠起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後賜諡襄靖

吳傳字清叟浦江人登宣和三年進士歷官至監察御史四持憲節廉明之聲甚著初州縣官過賜燕有飲至夜分者傳奏不許見燭上許之

傳秀浦江人多膽略遇事奮發有為與李綱宗澤遊建炎元年黃潛善建議與金講和白遣秀為祈請使進階宣教郎未行李綱為上言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反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詞厚禮終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而已乃改命周望為通問使而秀副之上命李綱草二帝表付秀以行獻二帝衣各一襲且致書於粘罕秀與王倫俱留軍中久之乃歸官至工部侍郎

蘇簡字伯業其先眉山人父暹文定公職長子也建炎初知婺州奏滅和買羅額二萬八千民為立生祠因留家焉簡以祖蔭補承務郎

先民傳卷六

四

累官直秘閣帥廣東措置海盜有方除直徽猷閣遷龍圖閣直學士卒所著有山堂集

賈廷止字子野其先真定人博學多聞剛毅有大節宣和二年入太學會金人犯闕隨父淵尾蹕南渡遂家于東陽登紹興二年進士除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時金遣使張通古偕王倫南來以詔諭江南為名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警恥之不可忘名分不可貶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詞旨劃切大略與胡銓同以官卑適不為秦檜所忌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敕令所剛定後知處州遂致其事卒贈朝奉大夫所著有善願集愚齋雜著若干卷今祀本府鄉賢祠曾孫昉之字成甫幼穎悟日記數千言從永嘉諸老遊嘉泰中登進士仕終合州黃岩令所著有柳齋集及記纂淵海

徐良能字彥才蘭谿人紹興五年登進士歷知宿松安吉二縣皆有惠政其在宿松撫流亡勤勸課不以土產供餽遺前政私增俸給盡

削去之吏白舊例所當得則曰此職也爾欲以是餌我耶聞者皆服其廉及爲安吉賑艱食之民除木炭之賦民感其惠爲之繪像祀于學宮及刻石以紀其政去之日眾爭致贖一無所受待次家貧至鬻產以供給處之泰然以薦起爲御史檢法官繼除太常博士首陳預謹邊防精擇守令虔恭祭祀三事由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給事中久在言職凡所開陳皆當上意以疾在告除龍圖閣待制以終有雜著若干卷藏于家

范溶字茂實蘭谿人賢良沒之兄也以祖謬任爲太廟齋郎歷司理士曹知歷陽武康二縣權通判饒州溶練熟吏事決讞詳明三爲刑官再治邑皆以平恕稱在檀淵日有毆婦人傷重者四十九日而婦人死溶曰破骨法限五十日而創傷幸不踰月今四十九日矣脫不破骨能無冤乎生固不容剔肌以辨今死且腐骨可驗也驗之實止創傷遂得不死武康父老訴前令物力溢故額科輸不前欲更之吏白板上郡須三歲可改溶曰是因吾民一日不可可三年乎立除

先民傳卷六

五

其十之二繼列其弊白于郡追易前板民利賴之及在饒州值旱災徧走羣望竭力禱雨因得疾卒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調福州寧德縣主簿以獲鹽寇功改秩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倍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四等貧者頓蘇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遺一吏而賦自足歲旱蝗不入境治爲諸道最以政績聞召對擢知常州時水潦爲災衡發倉粟爲糜以食飢者或言常平不可輕發衡曰儲蓄正備緩急可視民飢而不救耶衡單騎命醫藥自隨徧問疾苦活者甚眾除太府少卿合肥瀕河有淤田四十里衡奏募民以耕歲可得穀數十萬蠲租稅三年後阡陌成做營田法官私各收其半從之除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爲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亭戶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鹽之私販自絕矣丁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奏馬政之弊宜

命統制一員各領馬若干匹歲終計其數爲殿最李屋應賢良方正對策近計直入第四等衡奏陛下赦其狂而取其忠足以顯容諫之盛乃賜屋制科出身有言江淮兵籍偽濫者詔衡按視賜以袍帶鞍馬弓矢且命措置民兵咸稱得治兵之要尋遷戶部尚書進簽書樞密院參知政事衡奏二事一牧守將帥必擇才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才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上皆從焉拜右丞相兼樞密使賜坐從容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一日曲宴宰執於凝碧池上曰自三代而下至於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衡奏聖君不常有周八百年極治稱成康而已上曰朕觀無逸篇周公爲成王歷言夏商周之君享國長久真萬世龜鑑衡奏願陛下常以無逸爲龜鑑社稷之福上又言朝廷所用正論其人才如何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衡奏文宗優游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英明聖武誠非難事御寶寔封令與臨安府實思禮改合入官衡奏選

先民傳卷六

六

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用考舉磨勘一旦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成法之意上亟收前命因薦司諫湯邦彥使金邦彥恨衡擠已奏衡對客有訕上語上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未幾復官與祠卒贈資政殿學士衡負才足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未有如此比云

厲汪字萬頃東陽人登隆興元年進士嘗簿永嘉宰樂清民以厲佛子稱之積官至西外宗丞卒子模以蔭入官五更應節所至著稱累贈汪至中奉大夫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從學呂祖謙嘗作不欺論祖謙奇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知歙縣有大達當水衝居人歲苦霖潦夢符爲築堤壘渠人免水患號喬公街後守潮陽會宰相薦士二十九人以夢符爲首改與六院差遣尋除大理正奉旨鞫郭倬獄于宿州不畏權勢獄具進監察御史卒所著有西峴類稿十卷

楊大法字元範武義人登淳熙二年進士授知龍游縣累遷至監察

御史時四方多水旱疏論三事一曰民訴災傷不可疑其不實二曰減放租稅當使民被寔惠三曰禁遏糴使穀粟流通尋除殿中侍御史冬雷繼以淫雨上封事推明天人之理乞法孝宗敬天治國以自警省除侍御史兼侍講乞置言事官章簿以備燕覽內侍鄧彰等指使毆人至死奏行法當自近始乞付有司以竟獄事除國子祭酒兵部侍郎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府乞祠以華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贈中奉大夫在言路所上凡六十餘奏言皆剴切有益於時嘗與朱文公遊往還詩簡甚多所著有易說

潘燾字無愧蘭谿人以祖任補官仕至中大夫直秘閣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其權知邵州日朱子安撫湖南與周必大聯章薦之稱其以問學持身以文雅諭吏不鄙夷其民政先教化崇學校祠先賢民有訟諭之以理敏於決遣固圍屢空雖湖北猖寇犯邊而處置得宜民用安堵其為大賢所稱如此

先民傳卷六

七

亂介召軍將密授方略出其不意悉擒之後以奉置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卒

章徠永康人淳熙甲辰進士歷官右文殿修撰時陳賈議貶道學徠與劉光祖極論道學之正光宗嘉納及趙汝愚為相徠復與章穎抗疏劾韓侂胄專擅坐罷官歸寶慶間召為宗正少卿兼侍讀卒贈少師所著有疑塵集

孫昶字居敬東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第三人累遷大學士時寧廟拱默昶奏對慷慨亟蒙褒獎且諭大臣擢用遷博士進監丞會京尹辱武學生不以其道昶抗疏爭之不報請外知漢陽軍六館之士傾城出餞都人以爲美談尋知黃州憲湖南所至皆有善政嘗書眞實心地簡徑法門八字於座此昶之所自得也仕終兵部郎官所著有畸庵集及大學講義子德之一名道子博學善屬文舉進士中宏詞科仕終秘書丞所著有續東萊大事記

葉秦字實之義烏人父維休伯父維芭連擢進士第秦以世科累遷

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書政本宜清心虛已以求賢爲務時宰不樂改軍器監丞差知荆門軍建堡柵開溝洫蒐練民兵人思奮厲會京帥幕議築城東蒙兩山之顛秦以山無水泉且條其不便者六制置使趙方主先入之說不從秦嘆曰做民誤國寧有去耳遂解印綬歸有旨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俄復與祠結廬東山扁曰抗雲祠滿差知武岡軍未上卒子由唐見名儒

石範字宗卿浦江人天資穎茂從呂祖謙遊學殊精切中紹熙元年進士調奉化尉歲飢貧民爲變範賑之不誅一夫而定海寇爲害設計捕而殺之再遷知婺源縣縣有月椿錢二萬皆取之民民患苦之範建請蠲其十之二權通判袁州洞獠弄兵衡潭贛吉四州被禍尤酷哀當其衝人情凜凜範攝州事練軍旅閱民兵廣儲蓄博訪守禦之策威聲甚震洞獠不敢近轉通判泉州兼南外宗正卒範守正不撓初爲尉時或勸其謁權貴人美官可立致範曰吾儒者改官爲縣亦固當爾何以僥倖爲卒不詣士論多之

先民傳卷六

八

趙熙伯字景思昌陵九世孫也建炎南渡徙家東陽登紹熙元年進士歷官知瑞州又知衡州就除湖南提舉強敏不撓廉公有威所至吏民畏愛聲績甚著遷兵部郎官轉江西提舉積階朝議大夫以卒希伯清介有守所居僅負郭舊宅有田不足供伏臘人士皆推重焉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受學呂祖謙而卒業於唐仲友中紹熙四年進士第二人廷對陳春秋大義以復讐爲說孝宗在重華宮聞之大喜累官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開禧初金使人見倨慢質上書乞斬之不報尋擢右正言遷左司諫奏疏論邊事甚悉既而韓侂胄北伐無功更欲議和質上書猶以爲和不可恃侂怒改質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嘉定再和遂以謫去用累赦復官子祠差知道州致仕卒所著有易說舉要奏議時文雜藁若干卷

徐邦憲字文子武義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爲名物義理之學博通史傳百家言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進士第三累官爲秘書郎韓侂胄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先發一語言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乞外出

知處州陞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釋兵莫若
因建儲而肆赦洗弄兵之咎省邊戍之師發倉廩以賑餓卒及農時
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議正與息兵相為表裏也侂胄惡其言
御史徐枋擊之鐫秩罷祠未幾復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郎官
為淮東總領侂胄既誅尚書倪思舉邦憲以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
化未可與紹興乙卯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葺理侂胄專權天
下敗壞甚矣進尚書右司郎中兼太子侍講遷左司為金賀正使接
伴除宗正少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改江州以實謨閣待制致
仕卒諡文肅

李大有字謙仲東陽人慶元二年進士累官通判通州民田歲苦旱
大有相地勢鑿五狼山石麓引江水入河以溉之自是以大稔而商
船亦竟達城下為通州無窮之利攝郡事吏持案白事例錢合自支
送大有判日有例可送無法可支悉却之入朝主管官誥院改太常
寺主簿遷博士卒于官大有與弟大同極相友愛內外數百指猶同

先民傳卷六

九步 遷 慶

堂共食無間言寧宗為大書怡怡堂三字以旌之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深於性理之學擢慶元
丙辰進士授福州長溪縣主簿轉慶元府學教授嘗著論語講義發
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且曰聖門授受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黨
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
為用用之於已且惴惴焉不敢以為便况欲假人乎哉一時鉅儒如
樓鑰史彌鞏輩助鄭性之衰變揚簡皆相器重願與之交而於簡問
難尤詳簡每自謂得所啟發秩滿陞陞政和令調桐城丞金人犯蘄
黃桐城為隣壞人凜凜不自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
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也雖死何憾苟先之如一城生聚何修
城浚濠日為備禦計會金使謀者至秀發擒之亟斬於城門以徇金
人計沮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闕忌其功不自已出上其擅斬非
法坐貶秩未幾徙知休寧縣俄以前論奪官秀發退居十餘年無一
毫朕望意史彌鞏當國有自桐城來者歷言秀發撫綏安定之詳且

言某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葉丞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遂擢知楊
子縣遷知高郵軍高郵為淮東緊治時尙釋騷弗寧秀發上五策曰
防海道審邊城擇武守練軍實畜財用而以作人心正士氣為之本
所言多聽築高沙三十六湖建石碛以疏水勢瀟湘世有恒無乾溢之
患其後馬光祖來為守行礮上思秀發之功構堂樊梁之隄以祀焉
疾作上書乞致仕力劾去貪墨吏數人或勸何自苦如此秀發曰不
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逞同列來問疾惓惓以究心邊務為祝無
他言卒年七十餘所著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行于世學者尊曰
南坡先生

喻侑字伯經義烏人學于陳亮登慶元己未進士調宣城尉有境外
盜狙入尉界內侑登執之歸于府府帥丘崇異之開禧丙寅金人犯
淮府檄令尉二人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離當敵衝又護兵寡弱令
畏縮不敢前侑奮不顧難遂行卒致餽于濠糧有羨歸于公弗私再
遷宜春丞俗善訟珥筆成風侑聽斷常得其情民退無後言凡訴部

先民傳卷六

十步 遷 慶

臺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無憾改奉議郎簽書鎮南軍判官廳公
事請祠歸築室香山夫人峰下自號蘆隱所著有蘆隱類藁五十卷
隨類錄二百卷

楊適字德夫武義人從學呂祖儉之門嘉泰中國學釋褐補鎮江教
授歷官秘書丞起居舍人集賢脩撰進實謨閣待制致仕卒贈龍圖
閣學士太常議謚謂其以問學結主知以義理悟上意以中庸九經
為人主用非敏而好學者能之乎經筵論奏志在弭兵息民若預防
夫十年以後之事者可謂有安民之大慮矣請以文定易名考功覆
議謂其間日一侍立四日晚講祁寒隆暑積忱愈謹惟一德以事
君即詩所謂夙夜匪懈者也按謚法一德不懈曰簡敏而好學曰文
遂定曰文簡

徐雄字子厚東陽人幼而能文年踰強仕始登開禧元年進士淹回
州縣真心進取帥守授以京削力辭不受端平初喬行簡薦于朝授
書庫官累遷國子博士再轉秘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

官奉祠以歸雄立朝清峻議論不阿嘗奉臺省檄兩決疑獄皆雪其
究所著有易解漢評南園詩藁

胡岩起字伯岩永康人父棗欽州司法參軍岩起登嘉定甲戌進士
授知閩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句士大夫皆自以爲不及廣帥真德
秀雅敬重之爲江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值賴卒朱先嘯亂殺提刑使
者岩起相度事宜佐新提刑陳愷密設方略一指揮間遂夷其亂民
免橫罹賴人作平賴錄紀焉子居仁登淳祐甲辰進士累官知台州
其文詞政事亦絕出於四方

樓大年字元齡義烏人登嘉定癸未進士調青陽縣尉累遷知南昌
縣爲治先教化建利去病若嗜欲然民夜行爲讐家所殺事覺賂其
甥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往驗丞受賂使焚
屍以滅迹大年聞于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復受賂如丞大年正色抗
辨錄事爲引去上之憲臺令觀察推官重讞事始自民敬之爲立生
祠遷通判吉州提刑李迪以大年廉慎命錄一道帶囚隨輕重而疏

先民傳卷六

二 夢 遺 慶

裁之抱成案就迪言咸聽未幾攝郡事大姓查氏以父遺書據幼弟
資產幾六十萬弟長訴之州縣歷二十年不解迪下其事大年舉張
詠決子婿爭財故事爲例命歸其弟人以爲允換承議郎提領戶部
稿賞所主管文字陞朝奉郎卒于官

胡仇字子先永康人寶慶丙戌進士累官陞監察御史內侍董宋臣
竊弄國柄仇屢疏劾之理宗顧宋臣寵未衰爲奪仇言職調將作少
監即日棄官歸稍治田園自給泊然不復以勢利經心後累召之堅
卧不起人稱雲岫先生所著有孝經論語釋

王夢得字起岩金華人中端平乙未進士調錢塘縣主簿兼領學事
脩廟學築江壩不憚劬勞京尹白于朝連進兩資再遷知鹽官縣史
嵩之當國或薦除掌故力辭不敢躁進未幾嵩之去國人服其先見京
尹因怒於潛宰欲劾之以辟夢得夢得曰奪人之職以自利吾不忍
爲也亟奉母東歸差充安邊所主管文字爲之置籍俾諸郡課入易
於拘催積欠累鉅萬疏剔白于朝截界獨免除太常寺主簿有薦干

丁大全者欲引爲察官固辭遷寺丞差知建昌軍事擒捕巨寇羅動
天法外梟其黨幾二十人因自劾請祠歸公論翕然借其去家居三
年儒素如故積階朝散大夫

陳琰字中叔初名夢雷精春秋學腹有韜略入右庠嘉定十六年擢
武舉進士第二人時母兄宜子自太學內舍同年登第一門兩科鄉
邦榮之仕殿步兩司神贊非一端平間召試後省除閩門舍人出知
辰州撫綏軍民安輯溪洞郡以大治卒于官所著有太平十議罪言
一卷春秋傳解十卷左氏世系本末四十卷

黃夢炎字子陽義烏人博學善屬文淳祐末登進士第入京湖制幕
以掌故準備差遣平反盜公庫銀寃獄得釋者數十百人入淮東制
幕主管機宜文字建議蠲免屯租邊民賴以安業出判平江府擢節
浮臺以代民輸租自免淮西總領所累歲所索無名錢民力以甦除
司農寺丞輪對力陳時弊請減浮費戒宴私度宗嘉納除樞密院編
脩官累遷戶部左曹郎官仍兼編脩與時宰不合引年以朝請大夫

先民傳卷六

三 夢 遺 慶

致仕扁所居曰桂隱室曰澹齋有詩文十卷

許子良字肖說東陽人登嘉熙戊戌進士除監鎮江酒庫前此羸羨
率自入子良自一劄以上咸歸之於公辟淮東運司主管瀕江有蘆
蕩三十里所民資其利守邊吏議清野悉欲去子良諫之止遷知
晉陵縣版籍紛亂官賦多放失諸司督逼急如雷電吏竄匿殆盡前
令以不辦去子良爲之稽逃亡考隱漏催科定徭條緒粲然改宣教
郎知都昌縣庫藏赤立子良節縮浮冗兩年之間供輸遂有餘轉承
議郎差幹辦諸司糧料院當輪對不欲立異惟取廷臣所言有關天
命人心之大者重陳之不汎不激上爲首肯再三有俾閱滯獄八十
餘子良爲縉案一一讞之雖累歲不引決者一日曲直皆白轉朝散
郎差知台州弊蠹相仍負上供錢三百餘萬子良節縮如都昌凡舊
例守所宜得者皆謝去居半載郡計裕如子良聽訟據案與兩造相
爾汝以察其情情既得即決遣之吏袖手旁睨具文書無所容其私
賈似道開闢荆湖辟主管機宜文字卒于官子良平生自奉甚儉前

後歷官二十年蕭然如寒士客至啜茗清談飢則煮餅而已

范士表字叔端蘭谿人丞相鍾從子也嘉熙戊戌以別頭試登第歷官爲衝倖適郡民有嘯聚爲亂者守懼委印去人情大震老幼星散奔近士表攝郡事協僚佐集籌畫爲守備計登城撫勞益兵誅討旬日元惡就戮郡以全

唐韶字子和蘭谿人嘉靖四年以漕魁中南省第二辟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制使史岩之遣往襄陽勞師時元兵在境江面釋驢部駕舟直上使其子良嗣率死士前進所向皆克徑造襄陽呂文煥喜曰不勞師者已三年矣留與飲燕韶曰久住此外必堅備何以爲歸乃出軍數萬攻其兩端部與虜大戰中流破賊而出岩之上其功陞南陵知縣經界不勞而辦郡守趙與謀留使馬光祖列薦于朝有旨籍記姓名未及錄用而卒

元陳萍蘭谿人丞相宜中弟自中子也宋亡育于外家楊氏元世祖物色宜中子孫得之奇其骨相厚遇之拜刻意於學兼通梵教至於

先民傳卷六

三
步
選
慶

騎射亦精其能賜名輦真伽刺思入侍東宮白見親幸成宗時吐蕃強盛邊人告警以萍領吐蕃宣慰使帥兵討平之悉定其地賜上尊襲衣獎諭甚至及武宗朝以萍習知西事特命撫寧邊陲初入境有數千騎整衆而來萍與之遇亟令縱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郭左右指揮外示閑暇敵疑有伏懼莫敢前有以所戴白帽揭于竿首者萍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駭而遁由是諸郡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進階銀青光祿大夫

吳直方字行可浦江人自少有大志能力學坐書塾凝然如痴他生晚各散去猶執卷呻吟弗輟稍長出遊浙東西習刑法于帥府及行中書復北走京師在逆旅三十年備歷艱困或勸其南歸則曰生爲寄死爲棄等死何分冀北與江南乎其志愈壯不少折用薦者以說書事明宗于潛即會明宗出鎮北藩復罷去奉省檄除上都路儒學正欲上已爲代者所先留守馬札兒台聞其氣岸恢廓延與共語說之使教其子脫脫及也先帖木兒元統二年脫脫爲御史中丞奏授

直方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轉宣政院架閣管勾陞長史至元末脫脫從父伯顏爲相恃功惠恣出入擁重兵自衛人情震慄上召脫脫問計脫脫以謀于家爲對歸而語直方直方曰大夫失言幾事不密則害成矣脫脫驚曰謀將安在直方曰宜亟黜之以謝天下脫脫以親嫌爲辭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知有朝廷耳家固不宜恤脫脫曰事不成奈何直方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復何惜卽死亦不失爲忠義鬼脫脫曰吾意決矣乃入奏之會伯顏侍皇太子出獵柳林脫脫欲發直方曰皇太子在軍中儻挾之以生他變何以處之脫脫悟急白太后傳旨趣取以歸閉京城自守遣使持詔散遣諸軍出伯顏爲河南行省平章上多直方協贊功特超十餘階授集賢直學士陞本院侍講學士賜黃金繫帶脫脫進位丞相國有大事必謀于直方而後定直方每引古義告之民被其賜者甚衆拜集賢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二直方爲人深沈有謀人莫測其喜愠險夷一致可屬以天下大事縱羣議沸騰不少動爲人謙下待人恒如布衣

先民傳卷六

三
步
選
慶

時一飯之恩必思報之人以是稱焉子萊見名儒

趙大訥一名良勝字叔敬浦江人起家譯曹榷調泉州錄事盜起寧都泉之無賴男子嘯衆應之遂謀來攻城大訥沿河作大柵以遏其衝簡強壯數百乘城親騎白馬奮呼先士氣百倍寇度不可攻而退中書遣使造海舟十五艘期五十日成官降錢不與材等民相顧大驚畏使者不敢發一詞大訥獨列民貧困狀請益之轉興化錄事官賦多隱弊歲勒受役者代輸大訥搜舊官書驗之則鄰民產也賦遂以清還漳州路龍溪尹俗尙鬼壘石作祠以奉紫衣神黠民將爲奸利必牲犬以祭大訥棄神江中移石脩孔子廟庭縣多山畬峒獠官稍侵之輒弄兵暴掠至煩大將出屯經年不解大訥調御得其術服從如良民富民蘇甲怙勢殺人行賊郡守出其死大訥抱案指府歷斥其奸守怒陰中以他罪上官察其非實獲免調温州永嘉尹轉運司以顯擁不行計民口賦之吏並緣爲民病大訥請令富民買而售於民民安而課登旁州縣列訴于府請如永嘉法瑞安縣吏何良僞

為官書誣平民盜版盜民自殺者三人府下大訥訊之正良罪徒之臨汀州城枕大江水瀑岸善崩大訥出新意並江數千尺列植巨木先障以箕芒殺浪勢次填沙土而登以石遂不壞遷知永新州州民素橫勢出守吏上每論役甲乙相諱數月不定大訥釐正版籍列為十年使之次第相承素巧避者不能脫苟有辦集又度其力厚薄為差官賦視常歲輒早登鵠湖羅陂皆羣盜淵藪時出鈔道為過客患昔嘗置戍軍終其能禁大訥出奇剪渠魁八人餘黨奔散鄉飲酒禮廢人大訥講而行之賓主就位獻酬有節揖拜有容觀者嘆悅請老加婺州路總官府同知致仕戊戌國兵破睦州次至浦江大訥蒼皇弗及避或誘之使降大訥曰吾元朝老臣惟有一死報國耳毋多言或強之行大訥曰吾老不能步復使之乘大訥曰吾不能乘馬刃之不殊病創竟死大訥性剛直平生不識請謁義所當為雖尊官貴人勢相統屬者無所遜嘗自誦曰我有命在天不以柔媚而得剛直而失年既老資客故人多勉為子孫計大訥笑曰吾在泉時珠貝俯拾

先民傳卷六

五

可拾尚弗顧今肯爾耶君子以是題之
王餘慶字叔善金華人受業許謙之門嘗遊京師有番僧官為總統者勢焰烜赫得其一言官爵可立致或以其名聞僧召之拒曰吾學將以伸吾正道寧有屈身而道可伸耶緝紳悉服其操行至正初入經筵為檢討官累拜監察御史政聲著稱後使廣東詢問疾苦惠政為多
蘇友龍字伯夔金華人遲之後也嘗學經於許謙以才推擇充府史入閩海憲府為奏差遣憲使以廉直為同官所忌嫉御史劾之章未下即命奪使印友龍毅然持不可使亦拮據同官之過欲訟繫之友龍復諍曰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明公奈何類之已而皆止訂寇謀襲臨漳遣友龍督長吏為備兵吏欲籍民為兵友龍曰民不知兵久矣一旦籍之必大致紛紜此禦盜是增盜也長吏問計將焉出友龍曰吾知所處矣閱兵籍得逸者二千使帥之擊賊竟獲其首禍者再轉江浙行省書吏海盜劫省發官粟募民舟載軍捕之舟未盡

發而盜請降省逮民而粟友龍曰民得粟食之且既今將焉徵即徵惟徵未發者乃可耳省臣從其言紅巾犯杭州官吏多逃惟參政樊執敬坐堂上以死自誓友龍說曰明公以身死國義則得矣如一或生聚何今城中眾不下數十萬公庫金帛以萬計與其委諸盜賊曷若募民使戰耶戰而不勝就死何晚也樊不能從上馬迎敵而死友龍與樑李樞謀以蘇李署號召民殺賊殺一人即攜首受錢二百五十緡民持刀爭奮數日之間獻敵充庭未幾辨章兵至破賊走之友龍絕口不言功滿考調選擢授蕭山尹民詭名匿其田賦科徭不能均一友龍令其自實田輯為冊書凡有徵發皆視書輕重之兵興以來民輸糧徭處二州因憚遠征多以屬吏更並緣為奸根不時集主運者妻孥恒坐繫友龍釋之而坐吏期月成足為立法每鄉置督運一人趣民以糧至江濱仍驗多寡賦錢備舟以行民大便之縣為吳越要衝師旅經從無虛月誅索芟芻不少愜意則侵掠居民友龍儲時已充有犯擒置於法士卒入城如見大將不敢出語相誰何會歲

先民傳卷六

五

儉弛湘湖之禁以利民不足啓常平倉以賑餓者僚屬力沮之友龍大言曰啟天子粟活天子民有何不可儻有譴責吾自任之民賴以生者蓋數萬計帥聞以元日至檄縣市殺核諸物友龍發視甚執筆書檄尾曰四郊多壘正臣子痛心疾首之時奈何襲太平故態飲酒為樂耶聞者愧焉改本路總管府經歷不上轉行樞密院照磨僞吳張士誠降友龍持詔往湖州責其成將潘允明行郊迎禮禮成允明置友龍坐西向友龍正色曰以官則我幕僚雖相向坐為有過然我所持者詔書君敢與詔使抗禮耶挾胡林中席而坐允明懼服陞行省都事參政石抹宜孫分省處州請友龍與俱友龍勸其禮賢下士安輯流亡招徠羣盜撫之以恩累心翕然經略李國鳳循行至處久留不去以十羊授友龍友龍曰某以非才為省屬天使命之牧羊固當然大敵壓境天使能出奇殲之雖日烹百羊何害否則某亦不保首領欲久為天使牧羊得乎李默然而罷處多盜征行吏多受盜金既降而復叛友龍秋毫無所犯大溪吳誠七成擒官簿錄其

家得帳籍驗之獨無友龍名已而浙東悉入皇明版圖而七閩猶未
附怨家告友龍長子仕閩坐徙滁陽遇赦放還卒于家

明吳履字德基蘭谿人景奎子也受學于聞人夢吉俊邁有奇才屬
文以遷固爲法尤工行草書爲時所推重論者謂如寶劍行空芙蓉
出水當與鮮于太常齊驅國初用薦者起家爲南康丞南康俗悍以
履儒者易之履處之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僞有所摘發一縣驚伏
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所訴召使前與語弗加咄叱有所徵
謂集大姓坐之廡下聽人人自說便否由是民愛之如父母而吏卒
不敢爲奸縣令周初正召民轉輸至郡不得躬至鄉召之一民逸去
命卒笞之不服走入山訕令曰官當在縣何以至此令怒入吏卒言
因欲盡誣一鄉民獲六七人下獄捕者復四出民大駭將爲亂履破
獄戶縱之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曰犯使君者一夫耳
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耶令意慙而止履爲丞
六年遷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南康民作亂命師討平

先民傳卷六

七

七

之死者過半南康民泣曰我吳君在寧有此禍乎時安化初降附有
萬夫長易俊原獨恃其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保險自固江陰
侯集兵將勦之召履計事履曰易俊原未有反狀奈何激之使生變
乎不若以計致之果反用兵未晚也履乃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
原家家空止一老人出對客履謂之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
矣今不出大兵且至一縣皆爲齏粉然殺一縣父兄子弟者易俊原
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愿明府哀憐履因謬謂曰俊原或未肯
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履言兵
止不發旣而盡致其麾下惟餘俊原一人度其勢孤乃招之曰君侯
愿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縛送京師事平民安堵無擾
江陰侯撤取故兵之爲農者民驚奔相告勢甚危履諭民曰侯所取
兵民無與也籍其愿爲兵者數人而已長沙郡令造戎衣履力爭曰
吾邑民貧而俗暴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合格不奉
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

三歲入朝遷知萊之濰州民畜官驢守核其孳息與籍不合日驢當
歲產駒今閱數歲何少也欲責其欺罔且徵償諸縣已勒民買駒履
獨戒民勿償守怒問狀履曰民實無欺罔惡可責其償國家富極海
內爲吏者正宜布宣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耶守語塞履復
條其不便者數事守以爲然併諸縣已償者皆罷之山東民願以牛
羊代秋稅者官從其言履計牛羊後有死瘠將爲民患止令輸粟已
而他州縣牛羊送陝西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獨濰完郡令役千人
部送鄰縣牛履陳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
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竟却之履爲吏不求威名以愛民爲先凡有
訟召訟者面直之釋其怒乃已不忍置民於獄獄屢空當有追需不
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踴民視他所費恒減十二三所至民
皆樂其易簡居濰二年會州改爲縣召還遂致其事歸民遮道泣留
不能得競留其靴亭貯而祀之宋濂曰俗吏以嚴急督責爲足用謂
儒者儒緩債事而不知得民非儒者不能也以余觀於吳德基恂恂

先民傳卷六

八

八

不大聲色而眾庶安其政既去而思之視世之督責者果孰多耶古
稱平易近民愷悌君子其德基之謂歟
馬廉字原清東陽人幼有志操博通經史洪武初以薦授懷安丞招
徠流散撫綏凋瘵甚得民心旣而調丞壽陽有候卒於廢寺得埋金
五百兩以進廉命簿錄其數藏于官帑後歷遷山西按察司副使在
官獄詳明民無冤滯以親老請謝詔進一階致仕卒鄉人爲傳其
事私謚曰孝廉
朱文字悅道義烏人從王禕游學博才膽剛方少許可人洪武六年
舉明經授知星子縣廉介自持興學勸農奏其縣山高水冷非茶所
產上可其奏遂罷茶貢後陞贛州府同知盡心撫字秩滿民庶擁留
不能得因立生祠祀之
諸葛伯衡蘭谿人少清介持名節從吳禮部游獲聞前輩緒論精求
實踐鄉里咸推重之洪武初薦授北平雜造局大使不以家累自隨
出入無車馬遇雨輒草行泥塗中弗厭也遷趙州吏目州建峰廟有

青蛇惑人凡入人家必有禍伯衡殺蛇罪巫者民以不惑用大學董倫薦召問治道對以聖明之世紀綱正而法度脩民皆安業惟廉恥之道重耳上大悅擢陝西參議以道途遠近定轉輸之法民甚便之後改廣東參議卒于官

李希明字濬文東陽人父唐從許謙游潛心經史為詩文必以理勝一時名輩如胡翰宋濂雅相推重仕為本郡儒學教授所著有靜學齋尚綱集希明夙承庭訓於問學多所究通洪武中舉孝廉入太學舍選第一授伴讀侍太宗於潛邸從容輔導甚被禮遇陞監察御史進江西左參政時陳友諒餘黨依險縱掠朝廷將出師勦之希明奏乞矜其勢窘不得已賜行招撫如不服加臣沮計之罪與師未晚從之希明榜示流民爭先來歸卒以安業擢刑部侍郎卒于官

朱肇字本初義烏人洪武中領鄉薦入太學召對稱旨授戶科給事中承樂初奉命按治江西黜貪去弊政若神明立朝敢言嘗以論事忤都御史陳瑛中以他事當坐死得白左遷湖廣宣慰司教授用知

先民傳卷六

九

府唐嶽薦陞長沙府同知政化大行宣德初罷歸

何士英字子文東陽人洪武中舉人材授知平涼府以親老乞歸忤旨謫廉州判官臨民廉謹再乞歸養承樂初起知平涼府比至編氓相慶以為重得慈父母會主者較郡庠朽數千石士英方自劾民爭輸之如數考滿去父老遮留載道安府以詩送行有前任只多琴與鶴此行惟有影和身之句御屏紀廉吏十八人士英居其首陞兩淮鹽運使先是民苦部差督鹽課者所至苛擾及歲課孳生馬駒陪納不及士英一切奏罷之遭母喪去吏部尚書寔義以其廉能奏欲奪情堅辭終制起復前職始終一節致仕歸卒一統志云士英知平涼有廉能幹濟之譽郡人感其德久而不忘

王應字思正浦江人祖澄勇於為義遺言效法鄭氏合族同居父仕覺與諸父士麟士偉參定家則一卷勒之於石不分異者五世應以薦起為廣東布政司左參議盜發南海官軍不能討應率義旅以獲船為聲援入其巢穴擒渠魁而殲之餘黨悉平丁父憂復除河南左

參議坐累而卒

朱仲智永康人洪武中以人材舉授吉安知府寬厚廉潔刻革吏弊禮賢愛民甚戴之被召改重慶府知府吉安之人思慕不已後得蘭方繼之其善政大類仲智今吉安人稱賢守者必曰朱蘭

王世榮金華人洪武中以人材辟授東莞知縣存心愷悌敷政慈祥時縣遭草寇人多流離上司督糧甚急世榮設法以徵不擾而辦招逃亡恤無告力行寬惠以蘇民隱縣人至今稱之編脩劉存業脩東莞縣志入名宦其所稱述者如此

陳原武字仲毅東陽人洪武間由太學生授戶部主事歷陞保寧府知府勤政愛民賦役均平凡有興作必察其衣食病者與藥雖勞不怨在任戶口增詞訟息遠近稱之陞福建鹽運使致仕卒

陳俊字俊民東陽人登承樂乙未進士除監察御史巡撫南畿劾賊吏革宿弊郡邑肅然累升應天府尹以嚴峻繩下吏有犯贖者或杖殺之處同僚不阿以私嘗曰吾不能自立清流然隨波汨泥亦不為

先民傳卷六

三

也後卒于官

邢旭字景陽金華人父沂從范祖幹游以詞翰知名與邢倪成潘俱嗜吟咏互相唱和號山中三詩友旭學于家庭登承樂二年進士累官河南參議適歲旱澇脩舉荒政民賴以安奏免二程子孫徭役賜田土正統初陞四川布政革弊去奸撫養軍民恩威並著夷酋王永壽董敏失和治兵交攻朝廷遣師討之旭身詣其寨喻以禍福皆釋甲待罪請遣子入質進馬謝恩師遂不戰解還未幾致仕卒蜀人追思惠政立碑成都三都三公廟祀之所著有退省集

邵玘字以先蘭谿人登承樂四年進士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忠言直節上簡聖衷超拜江西按察使丁內艱服除調福建宣德中陞南京右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緩弛御史尤貪縱效尤成風玘奉敕考察奏黜不才御史二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憲臺為之一清玘居家有孝行在官能以威嚴憚吏遇事善斷所至正聲赫然謝忱字惟壽永康人貢入太學領應天府鄉薦登承樂壬辰進士授

監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權貴凡為巡按詰奸禁暴無所假借人稱謝閻王漢府謀不軌廉得其實以聞命勦之賜反屬男女吳德等四人因忤尚書楚義僅陞四川按察司僉事歲歉民多抵法忱閱之為求可生之途適地方多虎患示以得虎皮三者免一命人爭捕之於是虎患息而民命以全卒于官歸葬之日行李蕭然

杜瑄字季璋東陽人永樂初由鄉薦入太學授兵科給事中陞廣東按察司僉事遷卒獲海船內四十餘人俱飢困瀕死議者以為盜欲棄于海瑄持不可令飲食之明日俱甦詢之乃寧波追賊軍艘遭風飄泊者遂移文遣之後陞陝西副使以疾乞歸

朱勝字仲高蘭谿人其地今割隸湯溪由舉人授刑部主事累升郎中出知武昌府未幾調蘇州府所至多善政蘇人歌頌十善流傳中外奉敕褒嘉超授江西布政使卒于官今祀本府鄉賢祠

馮傑字孟英金華人永樂中貢入太學時方營建考選管工授瀘州判官佐政廉平民夷從化正統中薦陞監察御史巡福建奏減銀課

先民傳卷六

三

歷練老成升授按察使隨方撫捕未幾盜平致仕歸卒
盧睿字世昭東陽人登永樂辛丑進士授監察御史正統間升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進貢者歲千餘人所至日費羊貳百隻邊民以供給為艱睿奏請每歲於邊糧折銀買辦民甚德焉鎮守中官郭敬怙勢玩法睿每裁抑之誣奏睿減虜供給廷辯得直升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邊務尋請致仕卒

章聰字俊民金華人登永樂二年進士宣德二年擢監察御史嘗奉敕撫諭南夷及監軍問罪西戎規畫得宜戎夷歸化正統二年升廣東按察使奏徙南丹衛治于賓州奉議衛治于貴縣戍卒無烟瘴之患置巡司于潯梧柳慶要害之地民免團軍之擾升本藩右布政使丁內艱卒于家

李敘字秉彛東陽人永樂中由鄉薦入太學最為祭酒胡儼所器重宣德初試授監察御史嘗奉命錄囚辨出交趾伴囚凡三千餘人出

巡淮旬首擒豪右范端操等十餘人置之獄餘皆屏迹官吏有貪墨者一切汰去雖親戚故舊不少容按泗州有老嫗鬻子以供權貴烙馬敘會權貴即出法語以禁止之中使珍禽異獸至淮者敘對風害民悉報罷上問都御史顧佐諸御史盡職者有幾任首以敘對風裁凜凜朝野稱之凡巡按例皆一歲周交代敘獨保留淮上三年及還朝權貴搆以事下獄必欲擠之會八百車里二蕃營殺累遣廷臣招撫不服朝議以為惟敘可左遷行人領特旨往諭之至則曉以禍福逆順皆聽命息兵通貢上喜復以為御史竟為諸權要所誣構請成大同天順改元赦還復職遂乞致仕歸優游林下凡二十年以高壽終所著有困庵集南征紀行錄藏于家

趙良字時中永康人登成化己丑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曠介敢言因災異條陳謹天戒重國本恤民艱鎮邊境四事忤旨杖于廷幾斃歲丙午左右請立宮殿所生二歲子為太子抗疏力諫止之及孝廟正位東宮又疏請簡正人為師傅以職輔導滿九年升本科都給事中

先民傳卷六

三

先是重臣王越被劾銜之譖于中官汪直誣以言事不謹謫四川盧山令弘治改元擢江西按察司僉事升副使卒于官

潘璋字粟夫金華人由進士任工部主事監稅荆南有冰菓聲升四川提學僉事善於作興士類競勸凡所品題後皆顯名尚書周洪漢謂全蜀之士仰之若山斗愛之若父母尤尊禮儒先嘗啟蜀惠王改葬宋文憲公親誌其墓且錄其後一人于學以主祀事升陝西副使仍董學政未幾卒蜀士聞之相率哭于三公祠下且舉人名宦祠所著有靜虛齋稿

黃傳字夢弼蘭谿人登弘治庚戌進士除知江陰縣吏民以其年少頗易之傳內精敏鋒穎不露南面受署十日而布令踰月令大行獎善禁奸豪猾皆避罪徙之他鄉先是民俗器器持吏長短吏多罷免簿書叢委紛不可治傳提綱挈領事事條舉倉庫錢穀斷以十年按圖進考無私窳自逸者由是四境肅然官無負租野無弊民性尤崇正黜邪興學校禮賢良去境內淫祠幾盡升監察御史尋病卒

徐沂字希曾永康人登弘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彈劾不避權勢時壽寧侯張鶴齡等恃恩冒法及中官李廣矯命干政皆抗章論之改南京工科奏罷歲取蘇州細密苧麻福建改機陝西絨絨民稱便焉升廣東參議卒于官歸裝惟圖書而已

章拯字以道蘭谿人懋之姪也受學于懋以明經潔行聞登弘治壬戌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改刑部廣西司因忤逆瑾以斷獄不先白逮問謫梧州通判及瑾誅召為南京吏部稽勳司王事再遷兵部車駕司郎中陞廣東督學副使振孤寒抑僥倖眾論翕然分哨督兵勦新會通寇加俸一級升右布政使轉廣西左使尋升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治尚清靜民皆安之改總理河道時河決魯橋有獻議者欲挽河使北漸復禹故道者拯議以河徙而南久矣我朝初自陽武而注于壽次決滎陽通渦又決蘭陽儀封以至于宿皆其支別之遺迹可考者也自正德中決楊家口當時惟利通舟不暇他顧由是支別皆絕經流行出單徐狼灌汝泗當潦水方至民用昏墊及其

先民傳卷六

勢落反壤積淤以故勞費無已為今之計當述前績而度時宜增卑倍薄塞潰疏壅分殺其怒民寬蕩析漕紆稽阻斯為實幹若庸弗詢之謀而希高世之舉羞出漢人之下策欲求夏禹之全功工役一興必至疲民誤國所不敢為也昔人謂治河者不與水爭地今所以爭尺寸之利者直為漕渠故也然其流湍悍多泥故善淤易徙雖神禹復作不能使九河復其故矣泣事之明年山東大水助河為虐議者因而講張之廷議別遣重臣按視商度得旨即升拯工部侍郎兼副都御史仍治其事乃請浚孫家渡分殺河勢甫興工而夏潦驟溢未及底績言者論之不已改督視顯陵工程以盛應期代之別議開昭陽湖新河役丁夫十萬眾費銀五十萬兩功竟不就再以潘希曾代之乞用拯議而河以無患顯陵之役始估用銀十七萬兩拯請就陶於安陸伐石於唐子以近減費僅用銀十萬兩畢事而以其羨歸諸內帑還朝升尚書理部事給事夏言建議請分祭四郊拯偕僚屬上議乞如舊制合享而以民困財乏為言因此忤旨適饒州進祭器不如式

責不先言罷官歸顯陵同事內臣銜其減費不為已利又以寢殿琉璃滲漏中之鐫秩閑住既歸足迹不及於城府簡牘不及於京師優游林下凡一十八年乃卒其歸時年僅五十有二而已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人璋之子也七歲能詩文登弘治壬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故太監汪直義男汪鉅乞升錦衣衛鎮撫帶俸守塋希曾首抗疏論之謂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蔭疏入中官皆切齒既又上疏勸上隆大孝勤聖學節游樂遠佞倖大忤逆瑾意乃差往湖貴二省計處邊儲時差者還例賂瑾以免禍有司致千金為備希曾却之既還瑾怒不入矯詔杖之闕下除名為民瑾誅乃復官升刑科右給事中持節假一品服往使安南道轉禮科左給事中還升工科都給事中內官監奏請脩太素殿天鵝房諸費累鉅萬抗疏爭之不報升南京太僕寺少卿進本寺卿奏易馬為折色以寬滁和民困而價尤易完遷南京太常寺卿改提督四夷館進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惠州賊賴貴聚眾肆虐進兵勦之空其巢剽頭餘賊會蛇仔七巢並興流毒江廣發諸路兵夾攻賊窮襲通判董鳴鳳以要撫希曾督戰益力賊眾大敗而通判卒獲全召入為工部右侍郎會河溢沛縣漕渠淤塞或議開昭陽湖新河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而工不克就命希曾兼憲職往代之希曾議以沛漕之淤塞由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由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堤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於是停築派人夫十數萬僅用河夫二萬餘不期年而功成既而河溢境山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流流下射高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希曾乃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裁徙河逼之東仍於徙河兩崖下埽以漸相屬埽漸逼河流通因決入故河奔放衝滌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人皆詫曰今人未見禹之行水第不知與公何如耳論功升俸一級召入改兵部右侍郎卒于官贈兵部尚書所著有竹澗文集若干卷子徵嘉靖己丑進

先民傳卷六

潘希曾

442

士累官至江西參政 用墓志傳

徐讚字朝儀永康人登弘治乙丑進士授知棗強縣劇賊劉六等流劫郡邑所過屠掠一空讚繕兵城守先自爲備賊聞獨不敢犯棗強界民飢捐俸募粟作糜食之富人義激爭先效廩所全活以萬計升山西道監察御史理鹺長蘆兼巡河道逆瑾遺黨楊虎等流劫開濟間熾甚讚以計擒之械送京師巡按江西勦湖寇徐九齡等數百人論功升俸一級時宸濠久蓄異志潛結羣寇以自樹此舉實剪其羽翼也又累疏請寬逋負罷征役釋冤平獄風采翼然升知蘇州府抑奢麗剔蠹弊課才惠民百務釐舉宸濠之變治兵給餉遣戰艦出江爲上流聲援濠遂挫於安慶不能直窺南都者讚實與有力焉大駕南巡讚慮吏胥傍緣爲民擾乃戒所部飭儲峙而不從公歛既而駕至鎮江旋旆蘇民莫然若無事加升河南右參政仍掌府事佐巡撫都御史李充嗣開白茅港以洩太湖之浸授任責成具有方略役鉅費省而工速就爲蘇松常及嘉湖諸府久遠之利在蘇凡七年其政

先民傳卷六

美

選

大要以愛民爲本後蘇人舉祀名宦其稱之者曰寬厚有三代長者之風循良得兩漢牧民之體僉以爲實錄授江西左參政升貴州按察使尋改湖廣又調雲南土舍安銓叛讚造小旗千餘書同心協力各保身家八字令聚執聽撫以陰誘其脅從之黨賊勢遂衰及土舍鳳朝文繼叛與安銓連兵進窺省城上下震悚讚挺身登陣諭以朝廷威德問其來故眾皆伏地曰不敢有他但欲平爭鬪耳讚權許之令退舍俟命即走使各哨亟集諸軍合擊俘獲以數千計升本省右本政使尋轉左使以母夫人程年登八十疏乞終養以歸在家得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改撫河南值歲飢盜起條陳救荒三事曰寬賦歛以安人心廣賑恤以救民命嚴備禦以懾強梁又條陳便宜四事曰處處派以資歲用均地糧以蘇民困移水次以便兌運處馬政以節民力事皆施行升工部右侍郎丁母憂歸以哀毀屬疾讚賦性寬和雅量汪涵若干頃波雖至親密者終身未嘗見其怒容或謂比之劉寬婁師德未知其孰優劣云

李滄字一清永康人登正德戊辰進士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嘗差督饑儀真及司龍江關抽分廉慎有爲人不敢以私干雖中官同事者亦嚴憚之公暇輒與崑山魏核永豐夏尙朴讓學窮理以求檢身之方一切世味泊如也卒于官貨馬賃屋乃克斂鄉人高其風操率私錢爲樹坊以表之楓山章先生題其額曰清脩吉士云

先民傳卷六

美

選

金華先民傳卷六

文學傳凡九十八

劉峻

鄭灼

婁幼瑜

龔孟舒

駱賓王

徐安貞

馮定

舒元奧

劉昭禹

徐無黨

千房

朱臨

杜汝霖

錢通

曹冠

范端臣

鞏豐

喻良能

何恪

陳炳

馬壬仲

傅芷

邵困

徐疇

倪千里

倪朴

戚如琥

徐次鐸

徐木

趙彥程

潘堦

夏明誠

章如愚

應鏞

楊忱中

龔應之

陳大猷

王世傑

鄭宗強

王邁

石一鰲

王炎澤

劉應龜

葉謹翁

先民傳卷七

一傳 選 續

黃景昌

胡助

傅野

陳堯道

戚崇倫

呂博

于石

陳瑛

唐懷德

鄭濤

吳景奎

戴良

張孟兼

朱廉

蘇伯衡

吳沈

李暉

金信

楊芾

汪仲壽

傅藻

呂英

貝泰

杜桓

鄭棠

王紳

王汶

方太古

董遵

應典

文之爲用其大矣哉帝王用之以鋪張禮樂潤澤至治聖賢用之以講明道德闡揚經訓官寺用之以宣道禁令陶冶風俗鄉黨用之以敦暢恩義悼敘彝倫山林用之以擴發情志涵養性靈舍文則無致是也然而文之爲道蓋亦難矣必胸中有藏萬卷之富然後可以立其基本必眼底有高千古之識然後可以審其歸起必筆鋒有奪三軍之勇然後可以昌其氣韻舍是亦無以爲文也然則君子苟有能

與於斯文者不亦甚可珍尙也哉吾鄉山川清淑秀於浙東肆文學之士生其間者亦與之稱蓋彬彬乎其盛矣揭其大者別見名儒外錄自劉峻而下總得如干人按其著述殆不啻數千百卷惜乎散逸存者寡矣嗚呼夜光之珠龍文之劍縱或投之深淵埋之厚地其氣焰騰達終當上徹霄漢以發其祥要不可得而泯滅也姑併著其篇目用俟訪求云

梁劉峻字孝標其先平原人棄官隱居金華紫微巖吳越之士多從之遊嘗撰類苑一百二十卷時推贈博又註世說新語援証詳確所援晉事一百六十家皆出正史之外紀載特備及卒門人私諡日元靖先生今清脩寺即其故宅所著山棲志文極典美吳禮部後敬鄉錄首載之今傳于世云

鄭灼字茂昭東陽人敏而好學師事皇甫侃受三禮家貧手鈔義疏夜以繼日每筆毫盡則削而用之其刻志如此梁簡文在東宮雅好經術引爲西曹義學士後仕陳終朝散大夫

先民傳卷七

一傳 選 續

婁幼瑜字季玉義烏人聚徒教授不應徵辟臨川王映最所賞異所著有禮摺拾三十卷禮記集遺一卷文集六十六卷

龔孟舒金華人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爲滎陽郡丞元帝在江州躬帥事焉禮之甚寵陳天嘉中官至太中大夫

唐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其文名與王勃楊炯盧照鄰相亞天下稱爲四傑初爲道王府屬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爲洮州總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及徐敬業起兵巨復廬陵王署賓王爲府屬傳檄斥武后罪后

讀至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日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後宋之問遇諸靈隱寺蓋已祝髮爲浮屠云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命郝雲卿序

之

徐安貞本名楚璧字子珍蘭溪人今其地割隸湯溪嘗讀書于九峰巖以文學知名神龍二年第進士又舉制科第一以武陟尉選入殿

刊正補麗正學士累遷起居舍人賜名安貞又遷中書舍人進檢校工部侍郎卒贈尚書嚴陰有石洞相傳爲安貞讀書處

馮定字介夫東陽人宿之弟也其文學與宿齊名人以方漢二馮于頔素善之頔在襄陽定徒步上謁吏不肯白乃亟去頔聞斥吏遺錢五十萬及諸境定反其遺以書讓頔不下士頔大慙第進士異等辟浙西薛華府以鄆尉爲集賢校理始定居喪毀甚故數移疾大學士因其簡怠奪職三遷祠部員外郎出爲郢州刺史坐遊宴不節免起爲國子司業再遷太常少卿會有詔以寬裳羽衣合雲部肆于庭定部諸樂工立懸間端凝若植文宗異之問學士李珣珣以定對帝喜曰豈非能古章句者耶親誦定送客江西詩召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遷諫議大夫是時甘露難作中外憐恐及改元天子御前殿仇士良請以神策伏衛殿門定力爭罷之改太子詹事鄭覃兼太子太師上日欲會尚書省定據禮奏當集詹事府詔可論者多其正換衛尉卿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贈工部尚書諡曰節初源寂使

先民傳卷七

三夢 選 廣

新羅其國人傳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番所館寫定商山記於屏其文名傳播戎夷如此

舒元與東陽人始學即警悟客江夏節度使鄒仕美異其秀特而文數爲延譽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鈎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炬澆具皆人自將吏一一唱名乃得人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也羅棘遮截疑其爲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避辱自引去徒得不肖者爲陛下用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篋笥皮幣何輕賢重金玉耶又言取士不宜限數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日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日必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合格今可乎俄擢高第調鄆尉裴度表掌典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按劾深害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與自負才有過人者銳於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不

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官于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人又不露所長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古今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輔教化者未始遺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昂出示宰相李宗閔以爲浮誕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居喪尤與元與善及訓用事固言輔政擢權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與奏辨明審不三月即真兼刑部侍郎因附鄭注月中遂以本官同平章事頗知加禮舊臣如裴度令狐楚鄭覃悉召自閑散處以高秩與訓注謀誅宦官不克竟罹甘露之難元與嘗爲牡丹賦時稱其工後帝觀牡丹凭欄誦賦爲之泣下弟元褒元肱元迴皆第進士元褒又擢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

南唐劉昭禹字休明金華人刻苦工詩有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

先民傳卷七

四夢 選 廣

歸嘗謂五言律詩當字字揀汰如四十個君子雜一個屠沽不得仕湖南爲天策府學士入南唐爲嚴州刺史有詩集一卷凡三百篇宋徐無黨永康人從歐陽脩學古文詞脩嘗稱其文日進如水湧而山出又云其馳騁之際非常人筆力可到嘗註五代史妙得良史筆意皇祐中以南省第一人登進士第任止郡教授惜弗究厥施云于房浦江人父曷有學行尤長於文詞會五季之亂抗志不仕以布衣終房爲文有父風而精簡過之遠邇學徒咸從之游其與學者論文有日陽開陰合俯仰變化出入無其妙若神人以爲名言中嘉祐四年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兄立壁皆舉進士弟清穆去爲浮屠亦以能文鳴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能暗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旁引證各歷誦全文一字不遺時號雙壁初世封善爲文頃刻數千言縱橫通變無不如意自謂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脩脩不然之世封慚脩因授以爲文之法於是其學日進世封著易書詩傳四十卷

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說二十卷正封善正書酷類顏真卿世多傳之宋濂嘗言過左溪山見正封所書碑字勢雄拔如蛟螭虎豹盤拏後先慨然想見其為人登高遙望精神飛動有方蒙者學于世封輯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云

朱臨浦江人少穎悟從胡瑗授春秋辨要惟臨得之為精晚年好唐陸淳學淳之師啖助趙匡嘗會三傳而取舍之淳總其說為纂例辨疑二書臨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有出淳書之右者雖董仲舒為兩漢通儒第一然猶拘於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其所學蓋卓有定見如此初以呂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郎致仕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詩文又別有集藏于家

杜汝霖字仁翁蘭谿人嘗學于安定胡先生甚為李公擇所稱其孫陵傳其家學生五子旗字伯高旃字仲高旂字叔高旒字季高旒字幼高皆博學善屬文人稱為金華五高伯高登東萊呂成公之門淳

先民傳卷七

五 夢 選 虞

熙開熙間兩以制科薦所著有橋齋集仲高嘗占湖漕舉首與吳獵楊長孺友善所著有杜詩發微癖齋集叔高嘗問道於朱子與辛幼安諸人游端平初以布衣召入館閣校讐幼高所著有碎裘集陳同甫與仲高書云惠示高文麗句見所謂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令人眼動及讀別纜解時燕度緊離觴盡處花飛急然後知晏叔原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得長擅美也伯高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俯仰於節奏之間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映於其間此非獨一門之盛真可謂一時之豪矣葉正則贈幼高詩云杜氏五兄弟詞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接續後春秋其為名流推重如此伯高子去偽仲高子去輕叔高子去非幼高子去華及去偽子濬之亦皆以文學名當宋季士競為舉子習而杜氏一門咸尚古學自汝霖至濬之六世雖仕不顯而文彩聲華聯襲不墜時罕有及之者濬之又別見隱逸傳用龍川縣志

錢適字德循浦江人自少強敏記問過人登熙寧九年進士調洪州推官守將王詔由樞府出威重異常僚屬不敢仰視會有疑獄適正色爭辯至怒罵不少奪後卒如適議歷遷通判越州東挾守為奸留難訟者常數百人適攝府事纔二日獄為一空建中靖國初擢殿中侍御史出提舉湖北常平與利除害發奸摘伏風采凜然人畏之如神明崇寧初復執法殿中遷侍御史進中丞會籍元祐黨人適以為多漏落為給事中劉逵所駁左轉戶部侍郎遷工部尚書兼侍讀為言者所論出知滁州歷宣州秀州越州浮沉外郡久之大觀初復故職以疾致仕起為寶謨閣直學士改述古殿皆奉祠適家居十餘年無益之事不為脩築三大湖以利鄉民民德之宣和二年方臘陷婺城適避兵蘭谿靈泉寺為盜所害事聞贈太中大夫適無所不學晚尤深於歷書為文章明白簡切自成一家言所著有文集八十卷

傳

曹冠字宗臣東陽人博聞強記書一覽輒不忘以文詞知名于時登

先民傳卷七

六 夢 選 虞

紹興甲戌進士第二人擢太常博士兼檢正諸房公事初入太學秦檜嘗俾諸孫師事之及檜歿坐累罷秩後起知郴州轉朝散大夫卒所著有經進雜論萬言書恢復秘略時政揀弊裕民政要補正忠言帝範十贊及雙溪集二十卷廬陵楊萬里見其雙溪集贈以詩云莫將沈謝鴻雁行便與猗那薦清廟其為名流推服如此

范端臣字元卿蘭谿人賢良後之從子也受學于浚紹興中登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雖入官未嘗廢學文詞典雅尤工于詩有集三卷出入諸家卓然名世至於策楷草隸亦造其妙學者稱為蒙齋先生鞏豐字仲至祖庭芝家鄆之濱城學于劉安世人稱為山堂先生弟子受業者蓋數百人從渡江即所寓土斷著籍武義豐學敏而蚤成自童州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固已多所該習宿艾駭服以為積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淳熙中以大學上舍生擢進士第除教授漢陽軍調福州帥幕復從朱熹講明義理之學聲實甚著累官知臨安縣改提轄左藏庫奉祠卒所

著有東平集二十七卷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詞半簡皆清
朗得言外趣尤工為詩多至千餘首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與兄良倚伯壽弟良弼季直皆有文名而良
能尤傑出為當時所推登紹興辛丑進士初授廣德尉三獲強盜應
賞格辭不受調鄱陽丞遷國子監主簿述忠義傳起戰國王蠲止五
代長孫晟通一百九十人乞願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嘉嘆願侍臣
日喻良能質實平正御書其名屏間丁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
工部郎官除太常丞請外知處州尋奉祠以朝請大夫致仕鄉人慕
其名立石表其地日即官里所著有諸經講義五卷香山集二十四
卷家帚編十五卷忠義傳二十卷良倚與良能同登進士卒官臨海
丞所著有唐論四卷詩文十卷良弼由太學生特科補新喻尉所著
有杉堂集十卷樂府五卷陳亮嘗稱喻叔奇為文精深簡雅讀之愈
久而意若新喻季直蔚茂馳騁蓋將包羅眾體而一字不苟讀之聲
響而無厭云

先民傳卷七

七步 選 慶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性好古藏書至萬卷博覽而工於文陳亮嘗稱
其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開其意登紹興三十年進士初主
丞新傳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詣闕上萬言書及恢復十二策與
朝論不合歸治田園築亭奉母為樂所著有南湖集二十卷

陳炳字德先義烏人好古文務為奇語陳亮嘗稱其清新勁麗與喻
良能良弼何恪同號烏傷四君子云乾道二年登進士第為太平縣
主簿所註有易解五卷進卷五卷嚴堂雜藁二十卷

馬王仲字次辛本建陽人從遊朱子之門擢紹熙元年進士乙科寓
居東陽遂為縣人歷仕州縣以廉能著稱嘗知古鄆撫循兵民捍禦
邊寇郡賴以安尋請祠歸王仲議論典刑詩章嫺雅所著有得齋集
傳正字升可義烏人六經俱通尤精于史學從游之士戶履嘗滿登
淳熙五年進士授仙居尉未上而卒所著有講義及南園雜藁二十

卷

邵困字萬宗蘭谿人登淳熙八年進士第授柳州教授改潭州朱子

時為湖南帥薦其學行有文學自將誨誘不倦之語晚歲以楚州倅
奉祠家居名其堂日今是所著有禮記解讀易管見今是堂遺藁總
若干卷

徐時字南夫蘭谿人自幼穎敏力學好修嘗學易于漢上朱先生震
得其旨要兼明春秋戴記皆造其微嘗言人出而仕必行道濟時求
不負其君處而隱必立身行善求不負其先否則碌碌耳其居家孝
友處朋友鄉黨正直不阿為文雅贍有法隱居教授學者稱為天民
乾道間詔求賢良旨意詳切務在得人有人可以時應詔力辭不就或
有勸之仕者答日以經淑人得之而仕是亦仕也其所著有周禮發
微三卷禮記心法二十卷文集若干卷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七歲能默誦九經登淳熙十四年進士又以
春秋試中教官文墨論議藉甚一時多士從游戶履常滿擢監察御
史公饋不入門私書不出國退食蕭然如山居遷右正言以論事忤
大臣改除起居舍人兼實錄院檢討國史院編修官卒贈右文殿修

先民傳卷七

八步 選 慶

撰階朝奉大夫

倪朴字文卿浦江人豪俊不羈喜舞劍談兵恥為無用之學紹興中
聞金主亮將謀南侵草書數千言欲獻之闕下謂敵可以必滅者有
五不可以不滅者其說亦有五而滅敵之策有三其事勢相關不可
緩者有七三策謂兵法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今敵雖有意犯我而
事未舉則謀未定而屯戍未備宜先令諸將出其不意水陸並進襲
其屯戍奪其要害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然後車駕進駐江表以壯
諸將聲援之勢以慰中原歸附之心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定所謂
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若大軍已舉警備已嚴當令江淮之師堂堂之
眾出壽春盱眙漣水以迎其前然後一軍出荆襄一軍入陳蔡繞出
賊後以潰河洛一軍出隴蜀入散關據關陝以震兩河關洛震動則
賊勢必分而我事專何有不濟若其鋒未可當宜歛江淮之兵列江
而守虛兩淮之地以待之敵所恃者騎耳舟楫之間非其所長彼兵
深入吾境臨江不敢輒渡吾深溝高壘據江不與之戰是日持久彼

糧運不繼則士心危其眾不自亂必且自潰此不戰而屈人兵之策也。已而亮弒兵潰略如其言。且以用兵者必先審知地勢而後可以制勝。乃遍考羣書以當時州縣為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離合廢置變名易實不可按辨者皆會而歸之於一。凡古今帝王之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守會盟之地。故基遺迹搜括無遺。其有乖謬爲之援據引証以相參考。名曰輿地會元志。凡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微塞之遠近繪爲一圖。縱廣各丈餘。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常思一效其能。而時無知者。獨永康陳亮敬焉。晚知不用。痛念國家禦侮用兵之失。復著鑿轍錄五卷。爲人亢直。不能委曲。里人樓益恭乘其與縣宰有隙。遂以豪俠中之徒家筠州。會赦東歸。卒謝翔嘗取其所著書。選爲一編號。曰石陵倪氏雜著。吳萊爲之序。稱其學博而有用云。

先民傳卷七

九步選慶

身齊家而見諸實用。不爲空言。東萊每嘆異之。紹熙元年登進士丙科。授郴州教授。學校肆興。遷國子博士。時相欲用爲諫官。諷使贊啟。確然不屑。乞外。出知台州。尋改袁州。政績大著。及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今祀本府鄉賢祠。

徐次鐸字文伯。一字仲友。東陽人。登紹熙元年進士。又試宏詞科。爲山陰尉。著復鑑湖議。人以爲確論。爲樞屬。以西府典故散在方冊。自建炎以來。攻守之具。編纂成書。名曰中興兵房事類。止三衛。倅當倣周禮作漢官。又作唐書傳註補註音訓總二百卷。自號徐氏唐書。又以唐書料謬訛。作釋料辨謬十卷。

徐木字子才。永康人。與陳亮爲友。盛有文名。又因亮交于朱晦翁。講學求道。亮嘗與晦翁書云。徐子才不獨有可用之才。而爲學之意亦甚篤。晦翁嘗過其家。爲書家人卦辭于廳事之壁。登乾道丙戌進士。仕至寺丞。輕財尚義。朋友有喪。不能舉者。輒助舉焉。陳亮又云。陳聖嘉之與人交。應仲實之自處。徐子才之特立。皆吾所願學也。晦翁所書卦辭板壁其家。今尙寶存。

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精左氏春秋。初以右科入仕。著春秋左傳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特循一資。旋借和州觀察使。金吾衛上將軍。充接伴副使。事訖。撰虞使問答一編。上之。特轉一官。紹熙元年登進士甲科。換宣義郎。累遷眉州通判。以卒。彥秬好學。有文著述。不倦。有古律詩長短句等作。凡數百篇。名西征類稿。藏於家。子淦。夫亦工於詩。氣韻清逸。落筆人爭傳之。

潘墀字經之。金華人。號介巖。仕至秘書監。脩撰嘗因蜀人所編朱子語類。取其中論語一門。補其未備。爲論語語類行于世。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其學本自呂東萊。而自負甚高。登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一爲安慶節推。遂致其仕。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斥沈約。爲是樓之辱。柳貫稱其理明文莊。詞全韻勝。必如是。而後可以爲文。信鉅作。傑製在天地間。如福物異瑞。要不可多見。而屢得之也。其文今見吳禮部敬鄉錄。

先民傳卷七

十步選慶

國子博士。未幾改知貴州。開禧初。被召上疏。極諫。時政因忤韓侂胄。罷秩歸結草堂。山中與士子講學。遠近咸師。尊之稱曰山堂先生。所著有羣書考索六十六卷。文集若干卷。今祀本府鄉賢祠。

應鏞字子和。蘭谿人。登慶元五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太常寺主簿。出知開州。所著有書約義及禮記纂要。衛湜禮記集解中所引。應氏邵氏卽鏞與邵罔也。

楊忱中字德夫。登嘉定元年進士。仕至國子監丞。階朝請大夫。出知新州。嘗著易原三卷。其言欲觀八卦。生而爲六十四卦。請玩先天圖。欲觀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則繫詞說卦之所言。亦不可以無攷。康節之極數。知來妙在。於加一倍法。而重卦之本。指則恐不專在。是自爲一義。可也。其不苟同如此。孫焯炳煥。俱以文名于時。

龔應之字處善。義烏人。受業徐僑之門。登嘉定癸未進士。入淹下僚。理宗語從臣曰。朕舊讀龔應之書。義此人。今安在臺。諫卽漏舍。傳上。自於是驟加升擢。歷踐清要。遷右史。以中大夫直寶謨閣。致仕。

陳大猷東陽人登紹定二年進士由從仕郎兩浙都運司準備差遣除六部架閣而卒著書集傳用朱子釋經法做呂東萊讀詩記采輯羣言附以己意宋季其說盛行經傳中日東齋陳氏即大猷也世稱爲東齋先生今祀本府鄉賢祠

王世傑字唐卿義烏人其上世爲獄吏有陰德世傑受業徐僑之門與康植朱元龍龔應之皆號稱高弟由太學生登端平乙未進士需次長州尉葛洪請主義塾來學之士多爲聞人及宰新昌從游益眾有唐震者以死節著名世傑累官秘書丞差知安吉州尋請祠歸以高壽終

鄭宗強字南夫金華人自籍善知好學既長游于東萊之門講貫理道篤志根源蔡久軒稱其學業精深履行純篤累官朝請郎建康崇道官使以朝請大夫致仕卒所著有坦溪集行于世

王邁字正叔義烏人學通諸經尤長於詩登第後需次弋陽尉諸生爲結廬龍門山奉而學焉淳祐四年郡守趙汝騰察其明經篤行與先民傳卷七

何基並薦于朝基召除崇政殿說書而邁以有官不召尋病卒石一鰲字普卿義烏人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少從王世傑游得徐僑之端緒蘊奧學茂而聲遠從學者數百人多取高第晚年覃思於易著互言總論十卷子定善事繼母以孝稱

王炎澤字威仲義烏人其外祖葉由庚爲徐僑門人傳考亭之學炎澤從之游處開發爲多初治舉子業會宋亡科廢遂專意探索聖賢微旨而所得益深遠用部使者薦起爲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陝書院山長所至以善教稱已而棄官歸隱卒學者稱爲南棧先生炎澤氣貌充偉而襟度踈暢待人一本於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爲諸生講說務推明其大義不事支離穿鑿文簡質而主於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以雕刻爲工所著有南棧類藁二十卷

劉應龜字元益義烏人磊落多大志宋咸淳間遊大學馬丞高其材欲妻以女不可由是名稱甚當以優升解褐會德祐失國遂退歸隱於南山之南賣藥以自晦人勸之仕輒不應居久之使者行部知

其賢強起主教鄉邑調月泉書院山長轉杭州學正卒應龜學本經濟而以易簡爲宗讀書務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其爲文雄肆俊拔感飛水駛一出於已無少貶以追世好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邁往不羣之氣所著有夢葉痴稿聽雨留稿門人黃潛重加詮次總爲山南先生集若干卷

葉謹翁字審言金華人曾祖大治主簿却受業呂祖謙父霖克承家學謹翁性明達於書無不讀由家傳之端緒沂儒先之源委卓然自立諸儒宿如許謙柳貫張樞皆樂與爲友而於黃潛交尤密舉校官授浦江義烏二縣教諭遷衢之明正書院山長再調晉江縣主簿爲同官所構改婺州司獄請老授瑞安州同知致仕卒謹翁事親孝念母老不可一日去左右所至必侍奉以行仲弟無依瞻之終身治家有法吉凶慶弔一遵呂氏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所爲詩文和易平實無纖麗之態有四勿齋稿曲全道人集若干卷

黃景昌字明遠浦江人年十二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翱遊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言尤篤意春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三傳異說學者不知所從景昌據經爲斷各采其長有不合者痛辭闕之不少

先民傳卷七

二

恕作春秋舉傳論巴川楊恪著夏時考正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景昌以左氏縱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其言當不誣作周正如傳考建安蔡沈集眾說爲書傳世無敢議其非者景昌獨疏其倍師說者數十百條作蔡氏傳正誤古今詩體製雖相襲而音節則殊近代以此名家者罕知其說景昌以古人論詩主於聲今人論詩主於詞主於聲則動合律呂可以被之金石管絃詞則文而已矣乃集漢魏以來諸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別之作古詩考其持論出入經史滾滾不窮如議法之吏反覆推鞠人不服不止凡所論著綽有理致晚自號田居子作田間古詞九章一日耕田二日抱甕三日籜間四日暴日五日候樵六日倚窗七日聯簑八日釀酒九日閒徑每客至徑醉輒取歌之以莢擊几爲節音韻激烈超然自得及耄猶執筆册述不已或勸其少休景昌曰吾豈不知老之宜佚哉恐一日即

死無以藉手見古人耳卒年七十六

胡助字履信號古愚東陽人性純朴恬靜稍長知讀書自以蚤失怙刻意樹立凡經史百家悉究通大旨不屑屑爲章句學年三十舉茂才授建康路學錄兼太學齋訓導監察御史周景遠薦江浙博學之士宜居館閣者七人以胡長孺爲首而助與焉會吳澄南歸過金陵見助詩文大加稱賞由是名振一時調美化書院山長滿考赴京用諸翰林王士熙馬祖常等薦改國史編脩升太常博士致仕助狀貌清古平生開心見誠人有善亟稱之素薄勢利故於人無怨惡家食時所作有巢雲集至建康有白下稿前后編集共三十卷名曰純白類編有刻本其子家藏尙存

傅野字景文陳堯道字景傳皆義烏人好爲詩黃指管輯其詩爲續川二妙集而序之曰吾里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爲巨擘傅君景文陳君景傳其流亞也景文之詩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萬頃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莫得而測景傳之詩涵肆彬蔚若奇葩

先民傳卷七

三

珍卉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玩之不厭其爲名流推許如此戚崇僧字仲咸以字行其先居金華父象祖仕爲道一書院山長晚依其婿呂汲居永康之太平因遂爲永康人仲咸端居苦學間弄翰於詩文皆精麗綿密可喜年二十七始盡棄其學從白雲許先生講道於八華山用意堅確蚤夜弗懈博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尤潛心於儒先性理之說探幽發微義極其根抵而後已同門推爲高弟克已勵行能爲人所難能衣粗食淡待親朋一以清約不曲徇時尙而改其度每謂人知富貴之可欲而不知貧賤之可樂也呂氏創義塾延仲咸主其教事師法嚴整學者皆敬憚之居常默坐一室環以書數百卷非有故不妄出其室扁曰朝陽人稱朝陽先生所著有春秋纂例原指三卷四書儀對二卷復古編一卷嘗考許氏說文參以近代諸儒之所訂定用古篆繕寫易詩書儀禮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將請頒行于四方未及上而卒

呂博字公浦永康人從學許謙之門講究經旨悉領其要爲文馳騁

雄暢落落有奇氣詩動盪激烈可喜治家以禮冠婚喪祭一遵朱子所定嘗註大學疑問史論其詩文有竹溪集若干卷兄洙字宗魯亦從許謙遊同門服其精敏俄以病卒嘗著太極圖說大學辨疑于石字介翁蘭谿人貌古氣剛喜誥諧早慕杜氏五高之爲人後從王定庵業詞賦接聞諸老緒論其學多所通解自負甚高宋改物後隱居不出一意於詩出入諸家豪宕激發氣骨蒼勁望而知爲山林曠士一時言詩者皆莫能及仁山金先生嘗爲序其集云

陳璩字仲飭永康人清修苦學淹貫經傳文詞典雅至正間縣尹丁從政辟爲縣學訓導所著有質庵稿若干卷其門人胡仲勉盧誼林維亦皆以文學知名于時

先民傳卷七

四

唐懷德字思誠金華人仲友七世孫也性敏好學受業許謙不出戶者十年六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其學以濂洛爲宗粹然一出於正廉訪副使楊篤聘講淮陰思誠搜剔經髓意融而言暢聞者傾服武成余闕持節海右特傾下之或請闕書九州箴未悉所出懷德曰此出古文苑卽援筆寫之不遺一字嘗與宋濂會宿錢塘相與辯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歷誦其文以對如撞巨鐘隨叩隨應濂推其博思誠曰徒博陸澄之書厨耳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縣學教諭遷衢州學錄未上卒所著有破萬總錄六經問答鈞元集書學指南存齋稿總百有餘卷

鄭濤字仲舒浦江人受業柳貫黃潛吳萊工於詞翰受知丞相脫脫薦爲經筵檢討秩滿除國史編脩復入翰林爲應奉遷太常博士論張仕誠父祖不當賜諡忤時宰意罷歸臨川范素嘗稱南冠而仕者以德行言之當推仲舒爲第一流所著有葯房集若干卷

吳景奎字文可蘭谿人酷好爲詩常游山澤間方苦險而雨至雨濡其衣弗知也其所著集曰葯房樵唱宋濂爲之序曰公以雄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做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元酒於周庭襲懸黎於梁苑彤影龍鳳不足爲之麗衝騰激浪不足爲之豪其悽惋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

趨廊廟由其才無不兼故體無不備讀之者如入元圃而攬明月木
難之珍如登崑丘而睹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擅名作者之林兢爽
文藝之場者已子履別見政事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性警敏嗜讀書雖祁寒暑雨恒至夜分乃寐自
經史以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靡不詳究初業舉子尋棄去專
力爲古學時柳貫黃潛吳萊皆以文章鳴于浙水東良往來門下盡
得其間與貫卒良爲經紀其家持心喪三年乃歸余闕持憲節過婺
聞良善歌詩與論古今作者詞旨優劣闕欣然曰士不知詩久矣微
子吾不敢相語乃盡授以平昔所得於師友者於是良之詩名遂雄
視乎東南結屋縣西日與同輩討論聖賢微旨家事有無悉置不問
親黨或勸以營產業爲子孫計良謝曰子孫貧富非吾所可知且家
世業儒詩書之外亦不能有他圖也起爲月泉書院山長後生小子
接其風猷無不以踐履實學相勉勸也至正丁丑以薦擢江北等處
儒學提舉時事不靖度無可行其志乃棄去益肆其力於詩文瑰奇

先民傳卷七

五

磊落清新雅潔往往無愧於古作者暇則與其鄉之名賢寓公羽流
釋子相與宴集爲樂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蕭然有塵外之趣洪武壬
戌以禮幣徵至京召見試文若干篇欲官之以老病辭忤旨待罪久
之明年夏四月以病卒于寓舍良神氣爽朗不妄喜怒善誘掖後進
晚自號九靈山人學者稱九靈先生所著有九靈山房集三十卷和
陶集一卷春秋經傳三十二卷

明朱廉字伯清義烏人高祖中從徐僑游究心理學著太極演說經
世補遺會祖約祖叔麒遞相傳授析著精密父同善幼承家學復從
許謙講究經旨學者師之稱曰裕軒先生廉少讀父書刻苦勵志淹
貫經傳既而學文於黃潛遂以文章知名于時歸國之初郡守王顯
宗辟爲學士師浙東右丞李文忠開府嚴州聘主鈞臺書院洪武三
年召修元史及大明日歷擢翰林院編脩八年扈駕幸中都進紀行
詩十首上覽喜曰佳詩朕爲汝和有頃示和六詩時以爲榮既而授
經楚府遂升長史久之以贖歸探聖學所造益深嘗取朱熹語

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集言其爲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一十七卷子
棟強記過人亦以文名永樂初薦授國子助教

蘇伯衡字仲平金華人友龍子也自少警敏絕倫書過目輒成誦初
習舉子業中年專肆力於古文遂以知名國初召爲國子學錄升學
正舉入史館纂脩元史書成升國史院編修以贖疾辭賜文綺楮幣
遣還久之復起爲處州教授以表箋失誤坐罪而歿士論悲之所著
有文集一十五卷宋濂劉基爲之序濂稱其精博而不粗澁敷腴而
不苛縟基稱其語粹而辭達識不凡而意不詭人皆以爲確論今祀
本府鄉賢祠

張孟兼浦江人勤敏志學以文辭知名性耿亮不喜爲阿諛每良朋
盍簪抵掌笑談胸中森然芒角必盡吐乃已洪武初薦入史館與脩
元史書成授國子學錄累官山西按察僉事彰善糾惡憲綱肅然升
山東按察副使與布政爭論異端中以危法歿於京師縉紳惜之所
著有白石山房稿若干卷太祖嘗與劉基論當時能文之上基首推

先民傳卷七

六

宋濂其次自謂不敢多讓其次則推孟兼謂其文甚俊而奇氣燁然
云
吳沈字塔仲蘭谿人禮部郎中師道子也自少以學自振文名于時
洪武中朝廷登進老儒特召爲翰林院待制未幾升東閣大學士遂
以文章擅名朝野久之因事忤旨卒於獄君子以爲斯文之不幸云
所著有應酬稿澂川集藏于家當時同邑又有趙良恭敬德童梓良
仲嚴天瑞景輝徐原均善董思會心傳皆從游禮部之門而與沈爲
友並以文學知名

李暉字宗表其先汴人元季徙家錢塘少從永嘉鄭僖游僖奇其才
以女妻之學成結草閣北關門外以居人稱草閣先生後避兵金華
朔州永康東陽二邑間入國朝有司舉上考功奏補國子助教未幾
以病免歸卜築永康魁山下開門授徒與諸詩人唱酬爲樂略不以
貧窶介意其詩精熟清新氣雄而詞暢一出李杜二家機軸其友天
台徐一夔嘗稱其緣情指事機動韻鳴無窮搜括苦索之態而語皆天

出不煩彫刻不淪盛唐之家法識者以為確論門人唐仲暹編其詩
文為草間集凡七卷子較字公戴亦能詩書被薦為宜倫縣丞所著
有筠谷集

金信字仲平金華人穎悟工詩從楊維禎游往來吳越間詩聲大著
部使者以茂才舉不應歸隱金華之優游洞以詩自娛學者稱為漫
吟先生有春草軒集傳于世子聲字伯鏞亦能詩與呂肅劉廷獻袁
仲仁陳大有高希閔朱德茂周弘義方景琳樓用中皆以風流儒雅
能詩聞于時號十才子云

楊芾字仲彰義烏人徙居東陽性穎悟立志於學早從陳樵游復登
黃晉之門文詞典雅操筆立就二公皆愛敬焉洪武初聘起為義烏
學官薦上京以疾辭歸所著詩文有百一稿無逸齋稿又輯元詩
為正聲類編總若干卷學者因其自號稱鶴巖先生子璵璵俱能詩
徵嘗補金華賢達傳

汪仲壽字仲山金華人善記覽經史百氏靡不窮究尤明於性理之
先民傳卷七

說號靜齋所著有靜齋稿若干卷子雨能繼家學詩詞俊雅與呂肅
陳誠汪旻為文字交人稱四友

傅藻字伯長義烏人受業黃潛刻苦為學以文章知名洪武五年由
本縣教諭召授翰林編脩尋改應奉文字拜監察御史擢東宮文學
出知武昌府升河南按察使所至皆著聲稱

呂熒字慎明永康人父卓博覽經史熒幼承家學稍長復從朱廉
遊為文章純正蔚瞻有奇氣洪武中吳沉以才德兼備薦于朝歷官
周府左長史改刑部郎中未幾因事件旨坐罪而歿縉紳哀之所著
有雙泉文集

貝泰字宗魯金華人自少以文學稱永樂初由太學生中京開鄉試
授餘干縣學教諭遷國子助教尋升司業超拜祭酒以文學受知宣
廟召見便殿賜御製招隱歌前後在太學四十餘年六館之士翕然
從化後致仕歸縣尹欲為造大司成坊木石已具固謝却之尹不得
已改為縣儀門所著有文集若干卷

杜桓字宗表金華人幼穎敏翹然出羣既領薦鄉闈以親老家居就
養不赴春試因而博極羣書登永樂七年進士授趙府紀善悉心輔
導知無不言王禮遇之未嘗稱名屢欲奏升長史懇辭不就后以年
及乞致仕桓學識醇正志行剛介為文典雅詩尤俊逸所著有尚餘
齋文集若干卷

鄭棠字叔美浦江人與從父兄楷弟栢俱業宋濂之門以文詞知名
棠尤善馳騁永樂初纂脩大典用禮部尚書李至剛薦入館書完吏
部銓試第一除翰林院典籍仁宗為太子監國南京遷儒臣進講與
王汝玉等九人在選中敷陳從容待殊渥秩滿升翰林院檢討以
疾辭歸所著有金史評元史評及道山集二十卷楷字叔度蜀王
間其賢奏除王府教授賜號醇翁升長史致仕所著有鳳鳴集栢字
叔端隱居著書或以其名達之蜀王王顧其兄楷曰叔端可謂清逸
之士人因以清逸處士稱之所著有聖朝文纂文章正原續文章正
宗金華賢達傳進德齋稿

先民傳卷七

王紳字仲縉義烏人忠文公禕仲子也禕死節時紳年甫十三聰敏
過人落筆為文不可禦未幾母何兄縉相繼歿於憂患中而傑然
負奇志益取經史百家言窮其浩博會其指歸出入上下務探擷其
精奧乃已宋潛溪一見奇之曰王子充為不死矣蜀王問其賢馳書
聘致待以容禮紳痛父死節遺骸未返丘壟白王躬趨雲南訪求不
獲乃即死所立主設奠慟哭招魂而返述滇南慟哭記以著志或薦
于朝徵授國子博士俄以疾卒所著有繼志集二十卷其文豐蔚雅
贍稱其家法詩冲淡古雅有陶韋風致子稔字叔豐勤敏嗜學亦以
文詞知名所著有青巖集

王汝字允達禕曾孫也少孤思繼家學讀書極勤苦素貧能守道自
樂登成化戊戌進士上疏乞就郡教授奉文忠祀不報例授中書舍
人居官守正不阿甫三載見同列有進不以道者恥與為友伍因謝
病歸築精舍齊山下取累世所積書讀之若將終身焉弘治改元兵
部主事婁性都御史虞瑤交薦于朝遂與翰林檢討陳獻章同被召

猶力辭侍講學士謝鐸以書勉之行逾年始就道至淮病偶增劇未抵京師五十里卒所著有齊山文集若干卷

方太古字元素蘭谿人自少警敏性好吟咏其父遠從章懋受經不屑拾章句遂棄去專力爲詩有聲縉紳間居女埠溪上自號曰寒溪壯歲出遊三吳與姑蘇楊循吉都穆文徵明結社倡和而詩益進既又遊八閩舉人林奎一見莫逆爲作錦囊十詠贈之一時名重如林泉山林見素皆爭相引重出閩歷探巨廬九華秣陵之勝僑居吳中久之從者雲集晚好黃白術歸隱金華解石山中山本晉徐仙鍊丹處也建棲真樓朝夕其間迹不入俗者凡幾年老乃返寒溪故居藩臬郡邑吏與鄉大夫士多就其廬禮訪焉其詩頗似郊島大率感時憤俗之意爲多

董遵字道卿蘭谿人受學章懋之門潛心理學專志力行七試鄉闈不偶貢入禮部試居首選授江西南昌府學訓導正身率物多士向風督學使者邵寶蔡清相繼徵主白鹿洞書院轉溧陽縣學教諭陞

允民傳卷七

允民傳

知江浦縣立積散法爲備荒計在任一年百廢具舉因疏乞近地便養忤當道意調知廣東感恩縣懇請得終養歸居家風雨不蔽擔石寡儲而養母曲盡孝道或以孝廉薦之不報卒所著有金華淵源錄及文集若干卷今祀本府鄉賢祠

應典字天彝永康人因其所居里石門學者稱爲石門先生性沈篤刻志問學登正德甲戌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與江山周文興論學有悟遂引疾歸與偃居應良黃巖黃綰過從講切又師餘姚王守仁授致良知之旨建書院於壽山龍湫下集諸生講學四方會者率皆百餘人再起兵部車駕司主事念母目病無見復引疾歸養而母目針治忽明人謂孝感朝野多論薦遣母喪不赴服除巡按御史周汝員撤郡守姚文炳縣尹洪垣禮訪勸駕乃引與尙待壽山五峯間以示無起意周固弗能強也自釋褐至啟手足名在仕籍三十年前後兩任僅一考而已

金華先民傳卷七

金華先民傳卷八

武功傳 凡廿一

留贊

王蒙

黃仁環

陳達大

蔣可大

周得璇

人有恆言文以致不
孔子有文事者必有
為於丘之門而復二
誠鄙武為可以無甲
長鎗大劍安用毛錐

先民傳

丁字又豈非儒生之

者如王寔陳琰輩亦

忠義故當艱難之際

勸樂措其身以衛其

統王寔已見名臣陳

謹哀而錄之為武功

吳留贊字正明金華

一足屈而不伸操刀

創愈凌統聞而壯之

權右憚之隨諸葛恪

軍道病卒

宋陳宗譽字彥聲東

者宗譽力撫諭之得

衛鄉井民用安堵

恨無以報誓當以計擒賊乃與唐子容謀偽與賊合賊信不疑仁環語其酋曰今欲破縣兩主首俱行誰守洞汝等留屯吾先破陳於是引眾鼓而東行十餘里至朱郵分路口將覆賊乃詭分兩道出攻虛整部伍密令子容等各插竹葉為標識與賊兩兩相夾部分既定仁環乃呼曰轉陣殺賊與子容夾擊賊千餘人得脫者無數輩諸酋留者仁環令諸子饗于家酒酣用大斧自後斫殺之初仁環有女嫁盜黨中或曰公報國固善如愛女何仁環曰吾恐事不就一女何惜至是其女竟為賊所戮後仁環官至訓武郎卒鄉人感其德立祠祀之今縣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存焉

呂渭孫字希祖東陽人紹熙四年武舉及第開禧初從軍為殿前司統領官薛象先宣撫荆湖用為本司神勇軍統制使募兵禦敵象先悉帳前千人授之渭孫坐教塲立紅白二旗于庭下謂眾曰此行當以死報國能偕死則偕往一貪生敗吾事矣願行者立紅旗下不願者立白旗下趨立紅旗者僅四百人渭孫以六百人還宣司因下堂

先民傳卷八

三

勞四百人徧拜之然後出軍令有軍士入民家擊碎一釜者渭孫立笞之眾大驚所過秋毫無犯更募士得四千人率守樊城累立戰功後為副都統魏友諒見疑被其壻所殺

元王安國字靖翁東陽人寔之孫也儻有志略以門功授成忠郎當入官會宋亡不果于時元始有江南人心危疑未輯往往兵起安國以策干大帥高興歷陳撫綏之計與語意合即署東陽尉能布威立信以馭其民明年玉山人龔覃等恃險為亂殺宣慰使陳天祐行省左丞史弼將兵來討安國詣軍前效謀親入賊窟手縛其渠魁以獻弼喜曰使吾兵不血刃而獲賊者爾力也延至麾下將薦用之以親老辭後寧海妖賊楊鎮龍反玉山境接寧海據為巢穴勢甚猖獗安國規知其無能為率鄉兵抗險要拒之賊乃從間道出義烏遇官軍與賊眾奔潰遂擒其酋安國為人謹厚重然諾民服從之有訟不直于官而惟尉言是直鄉閭賴以安靜者二十年歿後民有肖其像而祀于家者

丁廷玉義烏人受業石一簑之門為人儻多智數元初得宋盜數起里有豪猾徐甲者購眾為亂縱火焚縣治剽掠甚廷玉散家貲團結義旅攻殺其渠魁俘餘黨獻官鄉邑以寧事聞授武義縣醫學教諭卒七十餘

陳達大字宏父浦江人少好學治尚書備有為時邑里初附山谷強獷嘯聚為寇達大計執其渠魁而餘黨悉平郡上其功得試容州判官遷平陽州所至皆著聲績以風痺自免歸

明陳顯道字如晦東陽人好學明經旁通天文地理律歷兵機試鄉闈一再不偶則棄去謂人曰大丈夫要當勳業垂竹帛安能與羣兒爭長於鉛葉間也元季兵起悉散家財團結義旅以衛鄉井據險守要寇不敢侵戊戌歲高皇帝下婺城駐蹕赤松宮顯道詣行在上謁具陳濟世安民之略上悅留置左右參決大事時方國珍據台溫明越未下特命顯道往諭至則國珍納款上賜顯道手劄及其詩以寵嘉之歷官江南湖廣二行省都事擢將作少監督造宮殿尋復遣

先民傳卷八

四

論國珍兄弟納土入覲升尚寶司少卿以忤旨出為臨洮知府俄召還復職卒上甚悼之命官造墳護喪歸葬

呂文燧字用明永康人元至正十五年括寇吳英七等聚眾為亂郡縣發兵討之皆敗遠近騷然文燧與弟文燁元明文烜兼明烜元吉季文等合謀散家貲率其宗族鄉黨以備之設禁令明賞罰殺牛醜酒飲食之論以大義出粟布以給其貧乏者於是其眾皆有固志十二月賊陷縣治分其黨四出焚掠文燧使元明季文率四百人迎敵于箭山下杜屢戰皆捷會沿海翼萬戶石抹宜孫統兵適至與元明等夾攻賊遂敗走縣治以復帥府署文燧諸暨州同知元明永康縣主簿季文義烏縣尉皆辭賊既招安而恣睢不受約束人心憂恐文燧等益添兵葺械為守禦計十七年賊復驅煽飢民相率為亂其勢益張文燧先詞知詣憲府白之憲府即命文燧總制民兵討賊邑大姓朱世遠俞榮卿董仁恕孫伯純等皆以眾來會文燧命元明出方巖季文出東營而自屯青山口累與賊戰於左庫雙牌胡陳皆捷斬

獲甚眾因義士胡元祚敗死占田賊乘勝陷縣治執達魯花赤野連而文燧兄弟合兵擊賊走之季文乘勝追至上黃橋賊大奔潰因山路深險前後不相及有賊突出叢薄間季文被創死焉文燧命從弟國明代領其眾會行臺遣都鎮撫邁里古思帥師專征將與元明會兵方嚴賊乘其未到掩至松明橋國明與行臺部將黃彥美擊却之賊陣于剗綜嶺以逆官軍國明麾諸軍直衝其前而自率精銳橫出其後元明繼之諸軍四面夾擊合戰移時邁邁里古思大軍至賊遂大潰追至胡堰枕尸三十餘里死亡略盡元明國明及黃彥美諸將分道窮追於是吳英七執其黨杜仲光以降地方悉平論功加文燧婺州路總管府判官元明永康縣尹兼明永康縣主簿國明諸暨判官復皆辭不受十八年四月嚴州城破行樞密院判官石抹宜孫假元明本院行軍都鎮撫兼義兵萬戶將兵赴援臺官用讒者之計因其入見伏壯士殺之庭中子堪併裨佐監死者十餘人眾皆冤之未幾天兵下婺城文燧藉其眾歸附授永康縣翼左副元帥兼知縣

先民傳卷八

五

事遷中書管勾轉嘉興知府松江民亂龔嘉興文燧使告總帥李文忠遣兵擒獲諸將飲屠城文燧力爭止之入朝差往諭閩粵國行次興化暴卒於澤舍

吳志德清江人元季盜起偕同縣蔣可大協謀倡眾捍禦鄉井民賴以安歲戍成行省左丞李文忠帥兵下浦江志德可大率眾迎謁與語合意留置麾下從取諸暨及處州論功授志德浦江登左元帥可大副元帥未幾皆以病辭歸志德與其兄志道友愛甚篤誓不分異傳其子孫曾元凡五世皆同居

王威字仕龍義烏人儻有勇力元末寇犯永康威集義旅拒戰于黃龍寨破之戍戍天兵下婺城威率眾歸附從征有功累官紹興衛副千戶子孫世襲其職

吳文秀字啟明浦江人有膂力習騎射兼知輜略元末寇盜縱橫乃集鄉人累石爲砦以捍鄉井大明兵取紹興啟明率眾來應以計開錢清濠兵遂大捷救免其家差役以旌其義復授宣武使卒於家

田子貞名貞以字行永康人至正丁酉寇起縉雲鄉民多奔竄嚴穴且飢僅賴仍道礪相望子貞出客粟賑之皆羅拜曰我等已在鬼錄賴公生我倘有所役雖蹈水火無恨子貞因結爲義旅使捍鄉井寇不敢犯廉訪使者檄授以巡檢辭不受戍戍天兵下浙東而七閩猶未歸職方陳友定遣使持空名敕書授子貞武義縣尹子貞知天命有歸遂縛使者戮之而焚其書

周德璇東陽人自少好勇有大志我太祖兵克婺城德璇委身歸附累立戰功授正千戶尋陞駕前親軍指揮僉事上以其勇而有謀命鎮守北平永樂間寇犯邊嘗帥兵逐北追至黑松林獲其輜重斬級功多陞隆慶衛指揮同知子孫世襲其職

胡本初蘭谿人宋宣和之亂偕同邑唐堯卿糾集義旅捍衛鄉井方臘不能犯境事平論功授忠翊郎左侍禁余聞其後裔孫石川子授云

先民傳卷八

六

金華先民傳卷八

永康應廷育輯

隱逸傳 凡十七人

龍邱莫

樓惠明

徐伯珍

張志和

俞紫芝

方勺

陳龜

黃璣

張志行

朱友聞

杜濬之

李直方

金涓

何壽朋

汪輿立

唐光祖

語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則君子固非期於必行亦非期於必隱惟其時焉已也是故孔子嘆若人之未見而又每惜荷黃之果讓微生之固且嘗自謂其異於逸民矣夫豈偏以隱逸為高哉由夫世之溺志利祿枕身富貴毀節喪生覆轍相尋而後車猶不知戒是猶結髮奠丸於糞土而不覺其為汙犬豕舂飭於糟糠而自忘其為禍者也於是有高不事之志如嚴光決見機之智如梅福安食力之分審遺安之謀如徐孺子龐德公之流者真猶鳳凰翔于千仞

先民傳卷九

十 卷 九

之表而超然其弗可及也已故前史每從而歎觀之論其品目直欲躋諸王公之上豈非將以激揚風流為世勸戒哉吾郡壤接鈞臺俗尚志節如龍邱先生實與嚴光同時而隱繼此不應徵辟光昭史冊者代有其人揭其大者如何王金許四先生已見道學范浚傳寅張潤之張樞陳樵葉儀范祖幹已見名儒外謹哀錄其餘為隱逸傳漢龍邱莫新莽時隱居九峯巖三公四輔連辟不就更始元年任延為會稽都尉縣吏白請召莫延曰龍邱先生躬履德義有伯夷原憲之節都尉酒掃其門猶懼辱焉寧敢召之遺功曹奉謁疾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歲餘莫詣延乃署儀曹祭酒尋謝病去宋樓惠明字智遠金華人夙性貞固以篤行聞晦迹金華山中有道術山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螫苦宋明帝齊高帝召皆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轉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妖賊屠城惟豐安獨全人以爲先覺齊徐伯珍字楚文金華人其地今隸湯溪少孤貧苦業學書誦讀不

257 11 152

30 B

輟積學十年遂通經史太守王曇生吳郡張掩齊宣帝聘皆應召便退如此者屢精釋老術著早筮之如期而雨宅南去九峯山數里伯珍移居之庭除木生連理白鶴雙巢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徵兄弟四人白首雍睦人呼爲四皓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徒千有餘人唐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爲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年十六擢明經以策

千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賜名志和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叟徒著元真子亦以自號又著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返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斧斤豹席棕屨每垂釣不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紡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往見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元真坊以門隘爲買地大其基人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常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

先民傳卷九

二 卷 九

號漁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若雲間辯捷類如此善圖山川酒酣或擊鼓吹笛抵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流云愚謂志和逃名者也其志直欲與安期美門相期於寥廓之外雖天子圖真求之尚不能致豈以一按察使之顧盼爲光寵哉巷曰回軒橋曰大夫此下俚之號適爲志和潤耳作史者因遂志而誇之過矣宋俞紫芝字秀老弟澹字清老金華人工爲詩放游江淮間與王介甫黃魯直素少游爲文字交志操修潔多爲諸公所稱然秀老恬靜而清老頗使酒嘗欲爲僧介甫與之鏹盡付酒家不果爲今各錄其詩一章以見其爲人之大致云秀老水村詩云畫橋兩兩枕汀沙隔岸煙蕪一望餘翳翠間眠居藕葉鷺鷥別業在蘆花溪雲漠漠迷漁

屋野旆翻翻露酒家一幅江南真水墨無人寫得寄京華清老旅中
詠懷詩云白浪紅塵二十春就中奔走費光陰有時俗事不稱意無
限好山都上心一面琴爲方外友數篇詩當囊中金會須將爾同歸
去家在碧溪煙樹深

方勺字仁聲金華人後居湖州西溪自號泊宅翁蓋取張志和浮家
汎宅之語而返之以見志潘良貴嘗贈以詩云學道悠悠未見功敢
云凡質有仙風他年一鉢江湖去擬向若溪訪葛洪詩序稱其超然
遐舉無仕進意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其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
者所著有泊宅編十卷

陳鼎字孟容義烏人志趣高邁不喜自銜靖康初避太學京城陷東
書東歸結茅爲屋於鷄鳴山之陽采蔬拾薪以供母而母亦歡然忘
其憂自號靜翁有詩稿五卷
黃璣字敦政義烏人少剛直負高世之志絕意仕祿建炎初從其舅
宗澤至汴將授以官卽辭歸贈以白金計所用而反其餘澤後奏補

先民傳卷九

三

趙功郎卒不受終老於家自號葆真子所著有升齋類稿三卷

張志行字公擇東陽人力學砥行鄉閭推仰以祿不逮親遂不事科
舉州郡屢辟不應紹興二年浙東宣諭使朱異表聞賜號冲素處士
朱友聞字子益浦江人幼孤長能刻苦爲學夏不避蚊冬不擁爐火
之貫通諸家書作文尙質實有理致性好飲酒視富貴無所屈縣令
丞而下欲見之不能得同郡呂祖謙名重一時知其有守而多聞訪
之逆旅中再以書速之止脩報謝亦竟不行祖謙愈重焉

杜濬之字若川蘭谿人伯高孫去偽子也明春秋領鄉貢宋易世後
感歎自悼矯行晦迹寄食西峯寺僧以終其述志詩云寧在百里步
曲木不可息寧忍三日饑邪蒿不可食雖云食息頃便分淑與慝志
士嘗暮年聞道轉屋屋要使此一身如琢復如滌整冠與納履微嫌
費疎別何如瓜李地絕不見吾迹自誓詩云食李勿厭苦食梅弗嫌
酸不爲身所累且從心所安吾分固云薄吾志亦非單靜看如山禍
差之一念間所得甚渺渺所喪已漫漫百年脩不足一朝容易殘難

處四壁立如享萬鍾寬靜坐明月窟濯足清風滿觀此二詩可以見
其志節之所存矣

李直方字德方東陽人爲人沈毅方介少以世業治尙書舉進士不
第退治河洛之學德祐初會求直言抗疏闕下不報歸家益潛心六
籍旁搜百氏之書議論風生聲實兼著宋亡遂絕意仕進隱居教授
其受業弟子陳樵胡誠陳士允皆以文學知名晚歲家益落與其弟
子耦耕南山之麓以自給人皆以龐德公擬之後以高壽終至元間
錄故上書言宋丞相者至訪其家則稿焚且久矣學者稱復庵先生
元金涓字德源義烏人從許謙講道於八華山稱爲高第既又從黃
潛學古文詞與宋謙王禕朱廉爲友其文雅健有奇氣當其乘輿援
筆頃刻千百言不自休性樂恬澹絕意仕進虞集柳貫交章薦之皆
不起入國朝州縣屢辟輒辭曰儀尊青黃豈木所願孤豚之好遊戲
汗漬且吾髮已種種焉能馳騁簪組間哉於是厭所居迫市徙去縣
南蜀山之下青村以居朋舊扣門輒焚香論茗促席對榻抵掌劇談

先民傳卷九

四

客去輒復閉門不妄出學者稱曰青村先生所著文集有湖西藁青
山藁總四十卷

明何壽朋字德齡金華人受學於葉儀窮理守道隱居教授不妄干
人洪武初舉孝廉以二親俱老辭父歿舍所居宅易地葬焉學者因
其自號歸全稱曰歸全先生
汪與立字斯道金華人受業於范祖幹其德行與何壽朋齊名而文
學稍優議論亦差勝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爲不足毋視今人爲有餘
人以爲名言隱居教授不求聞達游林泉以高壽終

唐光祖字仲暹以字行其先金華人說齋先生裔也父以仁嘗從聞
人夢吉學夢吉奇之妻以女元末奉夢吉避地永康魁山下遂爲永
康人仲暹幼承家學長又從李章開游學問淵源屬文典實有法而
宿諸理言動必則古昔雖造次無謬言無戲容隱居教授儼然以師
道自尊邑大夫累以人材起之不就號委順夫所著有委順夫集子
道隆孫蔭皆淳朴有父祖風

雜傳凡四十一人

永康應廷育輯

- | | | | |
|-----|-----|-----|-----|
| 楊喬 | 范大錄 | 吳圭 | 喻葆光 |
| 李悅 | 潘祖仁 | 何敏中 | 傅光 |
| 徐端益 | 陳昭 | 黃中輔 | 張垓 |
| 汪大度 | 喻南強 | 邱一中 | 郭德誼 |
| 葉大同 | 蔣沐 | 陳德高 | 姚獻可 |
| 胡植 | 俞時中 | 吳謙 | 鄭謚 |
| 金似孫 | 汪開之 | 倪公晦 | 桑惠 |
| 李寓 | 徐鈞 | 呂默 | 袁仲仁 |
| 朱仕真 | 吳綺 | 盧見民 | 韓循仁 |
| 趙澶 | 應恂 | 許墳 | 徐蒙六 |
| 俞統 | | | |

先民傳卷一

雜傳者何錄諸傳之所不該與夫槩之於傳而未審者也是雖或得於性資之偶合與出於意氣之激昂與動於聲名之慕勉又或限於紀載之疎舛與格於物論之異同固未必其犁然皆當乎人心要之亦拔乎流俗脫乎汗世而有足以自異於人人者也矧前此郡邑之志亦且多錄之矣茲固不得而遺也夫太山高矣本卷石之積耳滄海深矣本勺水之會耳自善取益者觀之則偏長之懿又豈不足為成德之資乎緣叙羣行而錯書之不可以一端定名也故謂之雜云漢楊喬義烏人容儀偉麗漢桓帝時為尚書數言事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七日而死用漢書修

宋范大錄字中孚蘭谿人為縣吏持案公平不撓法以求賂雖貧窶甘心焉初無子因逐主司至白砂收一流離女子後生一男諤官至少卿孫會數世登第多為顯官追贈大錄正議大夫

吳圭字彥成義烏人儻好施與太學生程績從故人貸錢三萬將葬其親同舍生漢臣給取之俾歸受償於其兄留滯弗與圭如數代

償焉初至京方入國門道遇鄉士葉祖信為大學陳生哀具棺斂主遽口溥暑如許須眾則事緩矣立如所費周之其輕財重義類如此

用人物志

喻葆光義烏人娶黃氏睦盜起青溪婦翁以白金一千五百兩屬葆光窖藏之盜平婦翁亦死三子俱幼莫知金所藏處葆光舉而歸之三子請奉數百兩為謝葆光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

李悅字公愉東陽人方臘之亂悅避賊匿灌莽中聞其兄為賊所得欲殺之悅趨出願以身代賊義而兩釋焉賊平劉元帥欲悉誅縣民之從亂者悅力諫止之所全活凡數千人

潘祖仁字甫亨金華人好學能文自號竹隱老人有子女七人子奕京方奇亭育女玖祖仁嘗做枚乘七發作七進詞託諸子女各有所獻自酒芍鯉茶局博而卒歸諸書以見志奕後名良佐以子時貴贈通奉大夫京後名良貴仕至中書舍人以清節直道為時名臣方後名良瑗終大學生奇後名良翰仕至大府丞育後名良能仕至秘書

先民傳卷十

丞惟毫早卒祖仁年九十餘清素之風行于家庭好事者因作七進圖傳為美談于時金華潘氏有三族人稱其家曰清潘以別于貴潘

富潘云用敬鄉錄及縣志修

何敏中字元功浦江人自少篤學恐飲酒廢業終其身弗御游太學時同舍生方立卒敏中鬻行囊持其喪歸湖州寇起將壓境敏中攜家避山中比鄰從者以百數道遇擁刃來者眾相顧泣且死其魁首大呼曰此浦江何公也吾昔為尉所縛藉一言而免是嘗有恩於我者命兵護出之用人物志修

傅光字子溫浦江人任為諸王宮教授未幾退歸田里方臘反縣民多託之為亂任士安統兵至怒甚欲盡屠之光適與任厚往諫之曰亂者惟通化一鄉餘皆良民將軍奉朝廷殺賊耳奈何延及無辜任悟如光言光孫如松如川皆從呂祖謙學知名于時用人物志修

徐端益金華人靖康間以右科為虹縣尉張邦昌手書至縣令以下迎拜宜讀如往昔迎詔儀端益獨植立不為屈膝高宗即位向子謹

言於朝為易文資用一統

陳昭字襲明義烏人遊太學借陳東上書乞斬六賊不報棄繯東歸後舉進士調錢塘尉御史陳堯臣為權倖所擠下其子於大理獄昭為納告身贖之再調戶部贖軍酒官用薦改宣教郎卒所著有易說

用人物

黃中輔字槐卿義烏人紹興中秦檜和議即成日使士大夫歌誦太平之美但有言其奸者輒捕殺之中輔作樂府題太平樓有快磨三尺劍欲斬佞人頭之語檜聞大怒踪跡不得而止中輔居鄉每為仇家所挾將發之會槍死乃免自號細高居士名其齋曰轉拙用人物

張垓字伯廣金華人以蔭入官葉正則未第時貧甚垓館于家資給之後正則帥建康辟垓為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呂祖儉得罪貶垓方在官所即解裝貿輕資追至信安贈焉陳亮被誣繫大理獄罪且不測垓不避禍奔走經營卒脫其難

汪大度字時法金華人受業呂祖謙自號獨善慶元初呂祖儉觸權奸貶韶州大度往送之伴送者凌辱祖儉大度以義折之直欲與之坐獄從至貶所久之乃還所以經紀其家者甚至朱熹致書深加敬嘆弟大章字得叟亦從祖謙遊祖儉之卒也大章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以歸故人路知監卒於斯不能還葬大章走斬載其柩歸割地葬之用敬

先民傳卷十

三

喻南強字伯強義烏人自少負奇氣父直方謂與陳亮類俾從之游同門者數百人南強周旋其間深察隱精粹鋒起亮每稱其議論可畏讀書至名義可喜事輒擊節慷慨謂戾契可致及亮以非辜下大理罪且不測門人畏當路威焰不敢出聲南強義形於色貽書

謝責言先生無辜受罪將質恨入土吾曹為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

直亮之冤累貢於鄉不得第用右科調富陽尉禮部侍郎真德秀以

言事去廟堂風京述其所至欲并以為罪德秀舟過富春江南強

亟見且賦詩為餞人皆壯之其為文喜馳騁下筆數千言不煩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不甚愛惜惟梅隱筆談十四卷藏千家

用潛

邱一中字履常蘭谿人能文章有聲望位至武學博士添倅江州為

閩帥汪紫源所知一中家居薪米不繼戲作自寬詩云仙都有剎到

志

林泉誰信祠官無俸錢陶醉猶能磨容去顏飢何至乞人憐鹿蕉已

是今無夢柯祀曾傳昔有仙餓死亦堪垂不朽無緣箇箇珥貂蟬

郭德誼名欽正以字行東陽人輕財好施鄉邦倚賴嘗闢石洞書院

以教宗族子弟鄉之秀民願請業者亦聽學焉撥田數百畝以隸之

後進多所成就從兄良臣建西園書院姪伯廣建南湖書院蓋皆慕

欽正之風而興者其卒也朱晦翁為銘其墓云才百夫之特而身不

階于一命志四方之遠而行不出於一鄉然而子弟服師儒之訓州

閩識避悌之方霍然其變豪傑之窟煥乎其闢禮義之場是則其思

百世而長勿替繩之有永彌昌子津字希呂學于晦翁嘗有書問往

來見大全集用朱子大全集及

葉大同字會之蘭谿人為入重氣義言必稽古昔有友人死而無槨

者其家欲賣廬以為槨大曰吾未死已有木友已死乃無木吾縱

死不至剝廬友雖死不可無廬遂輟槨已者槨焉兄弟三人其兄紹

彭早世且無嗣大同以幼子後之或謂法應三分其產大同曰嗣可

元中江右行省詢知其奇士薦授建昌縣主簿以病免歸曾孫大同字伯康思紹先緒重修義塾以教鄉里子弟幾數百人供給衣糧庖

用其文獻公集宋潘漢集及府志參修

漏者垂四十年陳德高東陽人辰州太守瑛父也慕范正公之義割腴千畝立義莊以贍宗族又設義學延師儒以訓厥子弟婚宦死喪皆有助焉族人遭困厄不自給者袖金助之不令人知有貧而鬻產於德高者如其詩界之金積其入及元直則舉以還之山陰陸游嘗爲撰義莊記

用人物

志修

姚獻可字君俞義烏人隱居郭西門風度孤鶩不同於物年飢不粒食蒸菘菜茄子啖之無醯鹽人始但憂其貧不堪既而見其久不屈稍聽向至老克有嘉行迄無妄求因遂翕然信重之葉尚書適布衣時嘗訪之獻可曳破屨出迎悅如舊識既屬疾度不起以書造適曰我能守義不辱子宜爲我銘臨終戒其弟曰棺前止須布幃一幅置瓦爐於案知我者當自來哭其不知者雖哭吾不對也蓋其卓立自

先民傳卷十

五

用人物

志修

元俞時中字器之金華人宋季避兵山谷間叔母劉爲元兵所得欲殺之時中聞其聲挺身出曰此吾母即欲殺當以身代主者壯其言釋劉而挾時中北行至京師語其事公卿皆嘆奇之使受學羅郎中所時羅方貴倖嘉時中才命爲其婿久之以薦入翰林纂次本草遂爲太醫令歷官監通州樂歲倉秩滿求便養得諸暨州判官以歸抵家父母暨劉已前卒乃爲位制服晨夕號慟如初喪聞者皆爲之流涕

用黃文獻公集修

吳謙字仲恭浦江人任月泉書院學錄與方鳳吳思齋謝翹爲道義交宋亡同寓謙家期卒無嗣謙爲經營喪葬刻石誌墓復輯士大夫

哀誄爲哭謝編孫志德別見武功傳

用人物

胡植字鍾卿來淳祐間以薦徵入史館歷官至秘書校勘兼諸王宮講書及宋亡偕其子登仕郎時可國子生時中漕貢進士時享國學進士時敏及時中子國史檢閱同老約敕俱不仕元扁其庵曰忠孝

以自見志余聞其裔孫石川子授云

鄭謐字彥淵金華人嘗註心學圖說蘇平仲爲之序云彥淵優游事外於凡聖經賢傳旁及釋老之書靡所不覽而未嘗阿以爲同冥思而默體深造而自得其說直欲逾濂洛涉洙泗窺先天之秘其用心亦可爲勞矣非儒者能與於斯乎惜夫是書出於三百年之下而諸大儒莫之知而莫之取也余平生爲學不敢偏信成言亦不敢輕出臆說觀彥淵之超詣獨得多所發揮寧無慨然者乎

用縣志修

金似孫字叔肖蘭谿人少俊敏強記工舉子業文科既廢遂力於詩警拔有思致善風切人然傲俗寡交好酒多與忤既鬱不得施家事益落感激悲憤一發于賦詠吳師道稱其負才不屑于俗殆古之所謂狷者其詩觸事感時亦足以附於風人之列云

用縣志修

汪開之字元思金華人獨善之孫也居貧力學與王魯齋爲友魯齋故友錄稱其堅勵勇往能自拔於困苦中晴窗夜燈更改互磨劇辨不置始余爲爲己之學實開端之元思云開之嘗自著貧約有不衣

先民傳卷十

木

絹帛不食夜飯不顧僕從不妄收買不趁人情不作雜書不轉假借不轉懇事不爲妄費不借人物凡十條其卒也魯齋率朋友歛之又請于何北山爲銘其葬

用縣志修

倪公晦字孟陽金華人受業何北山之門與王魯齋爲友魯齋故友錄稱其服善喜聞過專志于下學之實仕至轉運司幹辦公事清介廉直有聲於時兄公度字孟容公武字孟德亦俱以學行稱孟德所著有風雅質疑六書本義等書

用縣志修

桑惠字仁卿武義人家貧介然自守不能與俗浮沈唯日夕訓諸子弟鷄初鳴輒起懸燈讀書食時使往從師或值雨淖親持蓋候之還陳餼日不自免聞有佳書輒多買歸俾讀之人皆笑其愚或勸之曰子貧如是不學他技朝出門暮即可得錢讀書固佳其效乃如捕風耳仁卿笑曰信如子言吾家學將絕吾手矣乃召其子以時謂曰此妄人耳其慎無聽之吾之貧乃由天於讀書何預哉策勵比前益急其子竟舉賢良三遷至衢州府通判以政事聞仁卿嘗質田於隣

翁已而失其券乃以計給仁卿至家使重書之或贖其足日翁券已失矣慎勿書仁卿嘆曰吾實得錢而因失券負之如內愧何其誠懇蓋至此

用韻溪文集修

李寓字至隱東陽人性恬澹質直嘗習詞賦為舉子業值宋亡遂隱居不事進取日以文史自娛手不釋卷邑令以下成禮敬之壽逾一百一歲而終胡助為作期頤傳表焉所著隱居雜稿若干卷

徐鈞字秉國蘭谿人父時升仕汀州知州鈞以父任為濠州定遠尉

宋亡不仕家故多書惟以經史文章自娛致致金仁山先生于家教

其子朝夕以脩己治人之道相惕勵著詠史詩一千五百三十首許

白雲張子長黃晉卿皆為之序云

用縣志修

元呂默字審言東陽人自號白玉山人隱居不仕問學該博性嗜吟

詠鹿皮子陳樵見其素素壇詩有秋光有白生虛室春色無青到朽

株之句深加歎賞所著有耕餘野唱集若干卷

用人物志修

袁仲仁名大珍以字行金華人敦行信義養二親以孝聞兄大通客

先民傳卷十

七

死永嘉仲仁不憚勤親往取遺骸歸葬先隴嫂張氏吳氏寡居無子

張居海鹽吳居艸之故里俱迎致而終養焉二姊適甯氏皇甫氏早

喪所天男女焚焚養于家且為之婚嫁其男女置田廬以贍其生友

人張彥希自雲南經歷致仕于家一日夫婦俱為警家所殺盡劫掠

其財一女銀奴甫生仲仁往哭之抱其女歸撫如己女日夜為踪跡

其賊竟得之伏法鄰人蘇甲趨公事來金華病莫能行同事者委之

而歸仲仁適見攜還家迎醫治其疾疾愈其人德仲仁不忍背去憫

郡民貧者無葬地每至焚屍枕骨負郭有沃地直可五千緡輒捐之

為義塚鄉里咸稱曰義士云杜紀善桓嘗為作傳

用縣志修

朱士真名助以字行金華人其居址今割隸湯溪性孝友樂窮賈

尚醇厚以勝倫薄與禮讓以矯頑鄰兄士安諱成麻陽歲具衣錢供

給事母極其婉順每於歲旦出粟貸貧不收其息以為母延年之祝

宗族姻故既於貧窮患難者必厚賜之里中有甲當償乙者償之不

及五十緡乙索之不已士真代償之其他善行甚多典籍王杰嘗為

之作傳

用賢達傳及縣志修

吳綺字季可蘭谿人國初越國公鎮嚴州蘭谿民有越境就食者遷得之以為謀欲置之死季可請見其部領謂曰此平民耳無能為也乞從之全括數十人既而越國公下蘭谿游兵侵擾居民季可趨見越國願嚴軍禁以安民業越國授以大杖有犯禁者令得杖之由是軍旅斂戢民皆安堵焉

盧崑民東陽人嘗於路拾遺珠一裹持歸令人訪求失主項之失者

位而至崑民詢得其實舉以還之其人分半相酬崑民却之曰吾豈

利若物哉其人泣謝去崑民後嬰疾危甚夢神人謂曰以汝還珠之

德賜汝長壽復示藥方服之果愈年至八十六乃終

明韓循仁字進之其先金華人明經潔行隱居授徒一時名士如朱

謙吳履皆其深交元末兵起避地居永康之岡谷專以山水文籍自

娛貧窶無所介意宋濂嘗為循仁作菊軒銘稱之曰進之者年碩德

為後進矜式濂四十年老友也所著有南山集

先民傳卷十

八

應恂字子季永康人醇朴好古博涉書史治家勤儉自足一介弗苟

取於人訓誨子孫教授門徒必依於孝友勤儉禮義忠信嘗自贊曰

不能執中寧過於厚不能有為寧過於守晚號純朴翁所著有純朴

翁稿

許塤字時舉東陽人從游王汝之門篤志好學汝遂以女妻焉以春

秋領鄉薦因遇疾罷試禮闈性孝友父母有疾不敢離側既沒却酒

肉廬墓三年每遇忌辰悲泣如初喪事兄堪垣如事嚴父至死弗異

爨家素饒裕平生食不重肉衣不華飾淡泊如寒士其卒也侍郎謝

鐸為銘其墓

徐蒙六永康人正統十四年括寇掠境居民多逃竄城邑口於兵火

先是縣收銀糧數百兩付蒙六傾銷未交官而寇至蒙六以棺貯埋

土中而逃人無知者後寇退官將重徵於民蒙六棄其銀以獻曰銀

故在勿徵也官大異之顧而嘆曰此善人其後必昌今其子孫多股

盛人以為積德之報

俞統永康人成化十九年大水家被衝沒妻女俱泮死先是有商人
市芋者寓數十金其家而去至是商人泣而至統曰無庸爾爲也家
雖破銀幸收檢尙存挈而還之弗爽毫釐云

先民傳卷十

九

金華先民傳卷十

永康胡宗楫据明鈔本校錄

明永康應廷育撰金華先民傳分列十卷一道學二名儒三名臣四忠義五孝友六政事七文學八武功九隱逸十雜傳計三百六十七人自註云自三十二年夏至三十七年春凡五易稿乃克成編其傳之詳者每參合三四書足成之其致力可謂勤矣壬戌孟春余從上海購明鈔本八冊蓋有四明盧氏抱經堂藏陰文方印惟陳樵傳後半闕人夢吉傳前半共闕一策其餘亦有譌脫余挽吳君芷泉覆校一過內有應糾正者數則如章如愚傳傳所著有羣書考索六十六卷按全書係二百十二卷此厘舉其前集不知後續別三集何以漏別吳留贊傳有駮統聞而壯之一語按駮統吳志註引作浚統又有權右憚之一語按吳志註作權以此憚之謂孫權也又有道病卒三字按吳志作贊被害年七十三如此之類甚多似應夏正季樵胡宗

林



道

道

道

道

道

道





吾台人材歷三國六朝至宋南渡而始盛蓋古者帝王率宅中土大江以南非治化所先被故其風氣亦隨以漸而人材之興繫焉譬之梗楠豫樟雖不能不產於窮山絕谷要非積久不能以自見然其始也不幸而摧辱於樵夫牧豎之手者蓋亦衆矣於乎是豈偶然也哉宋之南渡也吾台實稱輔郡於是耆儒碩輔之道德勳業以及文章之士班班焉篋窗陳公圖志之作實維其時蓋更千數百年之久而後載籍之傳得有所據又數百年遜志方先生始欲蒐輯邑里遺事爲先達傳而卒亦未就自是以來寢復放失凡我後人生長其地者殆莫知所尊慕鄉往而其厘一

尊鄉錄節要序

一

世以爲心者亦幾於無傳矣可勝慨哉成化乙未鐸閱中秘書乃得所謂篋窗圖志而讀之因竊取先生之意旁及史傳碑板與凡故老之所見聞粹而錄之曰尊鄉錄凡四十一卷皆據實以書不敢輒有所增益以上誣我先正若乃考摭之未備采取之未精則不能不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成化丁酉閏二月十有六日郡後生謝鐸謹識

尊鄉錄節要

孟子論尚友之道必自一鄉始蓋一鄉者天下之積未有愧於其鄉而可進其善於天下者予驚下竊不自安於今之人因取所謂尊鄉錄者節其要凡吾台先正諸君子之足師法鄉慕者各爲贊以識吾私噫諸君子非一鄉之士雖進而上及於古之聖賢亦未必不由於此然謂古聖賢之道止於此則非諸君子之志而亦豈所望於後之人哉節其要作吾台先正諸君子贊曰十大儒曰五大臣曰六忠臣曰十五孝子各以其類見焉

尊鄉錄節要序

二

尊鄉錄節要卷之一

二徐先生

入行先生名中行諡真定臨海人其子名庭筠諡溫節入行避居黃巖遂為黃巖人

入行之父都使公有遠識聞胡安定講學蘇湖開其徒各以經轉相授受遂使之遠遊至京師謁范忠宣公公薦之司馬文正文正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為國器必為儒宗會劉彝赴召因從彝得安定所授經熟讀精思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然後歸葺一小室終日危坐幾於解悟歲或一出識與不識皆知其為安定後學也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至就舍以處其所為教必自洒掃應對格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一

物致知以達于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故其弟子仕者名循良處者亦修潔台學之盛獲冠疇昔 陳忠肅公入行先生事畧

崇寧中詔天下以入行舉士郡守李諤借僚吏躬造其廬具安車禮遣先生終不就避之黃巖委羽山中一日會親友酒數行取平生文稿悉焚之謂之曰律身治己直分內事使吾以入行應科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用是避非要名也 事畧宋史本傳

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先生每一聞命未嘗不淚下 本傳

陳忠肅公瓘謫台謂先生曰先生高節足繼孺子瓘

之不肖深有愧於仲舉先生不以瓘卑鄙辱追雅好於千載之下果何幸與 事畧

溫節先生將入試時秦檜當國科場尚詔佞試題問中興歌頌先生嘆曰此豈歌頌時邪疏其未足為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先生曰吾欲不妄語敢欺君邪自是試輒不利終不變所守以求合 宋史本傳

孝宗初嗣位有詔舉人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先生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先生曰吾嘗草封事中言岳廟穴祿無用言雖不達心既非之可躬蹈邪乃深衣幅巾放迹田里終身不復至城府 本傳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二

章句務行諸身手疏聖賢格言揭之窗壁朝夕對以自儆接人和易無貴賤之間不輕臧否人物與人言依於仁義忠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隸一善可取稱嘆不容口家甚貧授徒為生所入僅療飢寒餘悉推以濟人僦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為憂邑長有好事者援洛人獻地康節之說欲率錢為買田廬又錄沒官田宅之善者歸之先生皆笑而不願 南石

康墓志

清熙中晦菴朱子以常平使者行部于台特拜墓下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又賦詩云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門清一壺水家富五車書

其見景慕如此 赤城續志

贊曰湖學未興孰啟伊洛遠矣我台公奮以作精
思實踐為君子儒人曰我公安定之徒公雖布
衣不忘當世或憤以憂痛哭流涕安車在門八
行有科公謝不起鎮此頽波維公有子是曰温
節特立以行克邁先烈白首僦居以困為榮不
受祠祿不頌中興東甌二徐道學千古考亭大
書奚啻衮黼高山峩峩大江沄沄孰謂公沒不
在斯文

南康石先生

名整字子重大父某自新昌避庚子
之亂徙居臨海先生遂為臨海人紹
興十五年進士
累官知南康軍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先生初為同安丞歲旱民饑縣白府請蠲租如故事
守怒檄先生杖主吏先生曰杖一吏細事耳然所繫
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為命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
守益怒先生爭益力部使者聞之遂以其事委先生
先生既行視歸即揭榜諭民蠲之十九於是府不得
變其說吏無所逞其姦而民獲濟矣 晦菴墓志
先生知常武進時常守為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其
費且數十萬先生不可曰吾為天子牧民豈為若人
治第者耶且浚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
中以法拮拾無所得會先生以親嫌求罷民數千人
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襦帷者守不能禁 墓志

史丞相再入薦 時名上先生與焉有旨召對乃
其言陳人君之道與天同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
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言甚剴切上皆然

為學晝夜不怠為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
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在州縣未嘗屈
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由疎賤一旦見天子
盡言竭忠未嘗為迂回避就之計讀書沒身不懈後
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向而君未嘗少自足也
此其志豈可量乎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予與君善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除以為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氓學子為寄
而君不果來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
其殯矣悲夫 墓志

贊曰宋既南渡吾道亦南自閩而台以翼以駮台
學之傳實自公始早登考亭上友朱子刻意斯
學不懈終身歷試郡邑大惠我民視民渴饑悉
為己責寧忤上官不媚貴客亦入陞對上悟帝
衷不為顧忌竭言殫忠嗟公不留時不可俟誰
託以終疲氓學子嗟公行事言不為空亦有輯
略示我中庸世降益下學失其據九原可作我
為公御

納齋趙先生

名師淵字幾道乾道八年進士官至太常寺丞號納齋黃巖人

先生嘗歷循南劍甯海軍推官趙丞相汝愚以從班薦有旨與職事官會趙以譏斥送嗣然重鑿益究所學積十餘年不仕暨詔申前命以母病添差判溫州入主將作太常簿司農太常丞以論成蠲戶山陵事不合而去邑志

先生嘗從晦翁先生游得其旨要晦翁與之論校通鑑綱目前後凡八書有曰綱目看得如何得為整頓續成一書亦佳事也又曰閒中了得綱目亦是一事不知亦至甚處自古治日少亂日多史書不好看損人神氣但又要知不奈何耳更欲續大事記熙寧以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五

後亦覺難措手也此恐他日并累賢者又曰所補綱目今附還亦竟未及細看不知此書如何整頓恐須更以本書目錄及稽古錄皇極經世編年通載等書參定其綱先令大事都無遺漏然後逐事考究首尾以修其目其有一時講論治道之言無綱可附惟唐太宗紀中最多雖以事類強而附之然亦未安不知亦可去其太甚否欲於崩葬處作一總敘略依次序該載如何某衰朽殊甚次第只了得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賴幾道為結裏了卻亦是一事也又曰綱目想閒中整頓得儘可觀恨相去遠不得相聚討論也

朱子大全集綱目凡例

贊曰著述之學考亭緒餘分勞任責厥亦有徒惟

書集傳惟禮通解勉齋之黃九峯之蔡史有綱目春秋是宗發凡授例舉以屬公先後八書往復論難筆削之權游夏以贊既薦從班亦主太常一言不合萬鍾可忘出處之際益驗所學孰謂吾儒虛言是託進不可行退乃以言世則不幸公何憾焉道實未喪公神不死我再拜公高山仰止

二杜先生

南湖先生名燁字良仲嘉定元年進士方山先生名知仁字仁仲南湖之弟俱黃巖人

南湖先生事紫陽文公十有餘年前後授受大節則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六

最初告以反躬力索卒之以去冗長歸專一乃以起見生疑為病蓋反躬以力索力索而又反其躬循環無端表裏精切則豁然貫通受用逢原是時惟有涵養若終身能疑則終身無稅駕之地非學問也然必嘗用力有至始可語此當其潛心既深見此敬不獨在靜茲其用力之驗至於自謂向來彼此相梗今皆融會合一如親涉深山與山下瞻望者不同則自一語之矻冗長掃盡而學成矣王峯亢彙

初先生與其季方山公同學于南康石公石公以致之於文公當時見而知之者則族孫清獻公清獻公之德即二先生之所講明今人之不得聞其風者觀

諸清獻公可知也清獻所謂降志精思鞭辟向內者其視反躬力索豈有二說哉充彙

方山先生少有俊才爲舉子文操筆卽驚人措詞命意必異凡子已而曰是不足以爲能乃刻意於詩雕鏤鍛鍊不遺不已可以肩隨古人矣則又曰是不足以爲學於是卽六經語孟之言考論一時諸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歎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遂偕其伯氏反復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洽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所以然無不究悉乃遂大棄科舉絕意榮進自號方山友民示忠也曠志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七

贊曰力索反躬斯學之術既去冗長乃歸專一彼此相梗起見生疑終身窮步稅駕何時維南湖公與其仲氏惟日孳孳必得所止考亭之門先後十年見知真切口唯心傳寤寐六經搜剔四子窮理求仁曰道在是學成不用以授諸孫歸然清獻德業愈尊荷昔河汾啟唐相業公俯視之孰爲乙甲世降學絕旁走羣猜不愧于公公寧不哀

清獻杜先生

名範字成之嘉定元年進士累官右丞相諡清獻黃巖人

先生生有令質至行讀書窮理必深玩味以聖賢格言大訓實見諸行事親以孝事兄如其父訓孤幼處

族黨以至與少賤童奴皆有恩意未嘗疾言遽色嘗夢自爲門銘曰守之以一報之以五且自釋曰守者守也報者應也既覺書於座右而言曰一者不易之理所守在我不可或變也五者適中之數隨事而應必當中理也其素學行於夢寐者蓋如此黃震戊辰史館檢閱黃震曰南渡距端平百餘年間未有正人得政柄者也李忠定趙忠簡遭時之厄力不能勝一秦檜壽皇思治宰相皆無足當其意者不三數月輒易然則尙何望哉端平大壞之餘方得正人如杜公我理宗方傾心仰成衆弊方條陳更革邊將亦方洗心聽命乃纔八十日而終於其所關繫何如哉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八

夷陽王遂作南陵學記有曰嘉熙末天台杜公範起典州事進六縣諸生而教以大學中庸論孟之旨當是時士之有聞者如廢疾得行又曰杜公之學接師友之聞而得諸文公朱子學者必欲造聖賢之大全求古今之正論則規模矩範必有在矣

臨川危太樸作文獻書院記有曰方朱文公弭節黃巖以聖賢之學作則垂憲兩杜先生用其親見親聞者授于丞相高明光大厥有本源故能直道正言風節彌著論者以爲澤潤生民學承道統祭法所謂以勞定國法施於民丞相實兼有之俎豆而尸祝之孰曰非宜

贊曰考亭之學孰知而見惟兩杜公授于清獻惟清獻公知之益真益擴而大底于精純守之以一報之以五夢寐平生尙友千古南渡以來相者幾人紛紛鄙夫匪史則秦端平之初是曰大壞公起扶之衆賀以拜衆方仰成天寶奪之天不祚宋吾道何爲我台之先儒亦多有絜德校功孰居公有文獻有祠上配徽公我台百世吾道之宗

玉峯車先生

名若水字清臣號玉峯黃巖人

初先生之祖敬齋臨軒二先生世以理學相傳臨軒隱居讀書玉峯之下所著有五經論開居錄先生亦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九

讀書其中世其業而益大之故學者尊之曰玉峯先生

本清獻文集

先生少事篋窗陳先生耆卿學古文時荆溪吳子良爲同門友聲譽方峻諸彥皆頽脫篋窗每引而伸之早夜自喜文致言語排間架綴音響一時翕然先生之祖臨軒先生不悅也既數年杜清獻公自御史來歸先生往拜之視其談議始大悔前日之爲不但去道日遠而古文初亦不如此因刪焚殆盡并疎筆硯久之乃大有得遂造極性理之學

本克彙序

先生嘗欲取大學知止而後有定以下合聽訟章爲格物致知傳金華王魯齋聞之以爲洞照千古之錯

簡使朱子聞之亦當爲之莞爾一笑乃著大學沿革論以實之先生又嘗述道統錄曰大原曰明訓曰分紀有經有傳有史魯齋謂其照耀萬古與天地相與始終世間所未有也

本王文憲公集

先生又著宇宙畧紀若干卷卷有圖圖之後有證有考有釋有論至於乾端坤倪民彝物則禮樂制度之詳經傳義理之奧莫不備載魯齋爲之序而歎曰富哉書乎人見其圖與詞之費也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實隱乎其中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又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書有焉

王文憲集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十

說而行不掩聖人嘗置宰我於言語之科既而悔不觀行豈獨聖賢之觀人吾黨之觀聖賢亦當如此故讀論語者當觀鄉黨讀孟子者當觀往來齊梁問事於是確然如親觀德粹之容雖不必有所聽聞而所學自真不然聖言洋洋相與爲侮近日學者之病騷然矣又嘗作晦翁語錄序有曰自學者厭於窮理致精而遽有喜於坐忘一唯之說謂學可捷到道可忽悟聖可超得於是孤耳目而尊返照賤博學而專守約其間多聞之士又不過爲詞章之藝而世之儒者益自負淵源之秘不在於多聞於乎有是哉任已過重視物過輕將見心恢乎其清而事或之差見介乎

其定而議或之僻不殆於禪乎哉又嘗跋程氏遺書有曰學者必信聖人之言不信無學信聖人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其害甚於不信苟非高明特起之資惟當取必於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而他書姑置焉可也充囊

清獻先生答先生書有曰願某不敏之資復已衰墮方將賴師友之教以自策勵其何以辱門下之請如前所謂遜志好學門下既已自得之益鞭辟向內深求爲已樸實工夫則所得益進所見益新他時將願有請焉清獻文集

贊曰玉峯之先代以儒顯公世其業益大以闡淵

尊鄉錄節要第十卷

十一

源師友清獻魯齋直邇閩洛洙泗之涯聖言洋洋幾與爲侮鞭辟者誰力求爲已亦有頓悟是日坐忘誰博而約深造以方惟公之學究極根柢必要其歸不惑以似大學錯簡千古之疑復其故轍不費一詞道統有得宇宙有紀小大費隱天地終始言以德立古亦難之鳳鳥不至喧歎何爲

壽雲黃先生

名超然字立道號壽雲黃巖人

先生與玉峯車公同時往來金華王文憲公之門得理學之傳而尤精於易所著有周易通義元至治間卒賜諡曰康敏其諡議曰故壽雲先生黃超然以文

肅華崗詩禮名家學貫六經尤達於易安居恬靜不以貧窶動其心性識高明不以功名易其志以博達之才道德之化漸於鄉里也遠淵源之學仁義之教被於後人也深故既沒而名益彰所著周易通義等書皆能羽翼程朱開明後進是宜於設教之所錫以書院之號禮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公實有焉定議易名國有令典謹案諡法壽考且寧曰康好古不怠曰敏請諡康敏邑志

贊曰六經之理易爲最立假年以學在聖猶然高

溺於虛卑或滯數閩洛未與孰識其故惟壽雲公得易之精翊閩洛未與孰識其故惟壽雲

尊鄉錄節要第十卷

十一

窺卦畫進退吉凶與道消息高明之學博達之才用之天下呼風吸雷迄宋厯元遇坎而止祿不可榮險德之否玉峯魯齋師友淵源台學至是益大以蕃誰哉布衣沒有顯諡公德在人延于世

遜學方先生

先生六七歲時初入學讀書見書冊中載聖賢名字或聖賢良將相形貌卽有願學之心十四五時侍濟寧公北游歷齊魯之故墟覽周公孔子之廟宅求七十子之遺迹潛心靜慮驗其所得慨然以爲彼七十七子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學之同

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志

集齋

先生道德文章出乎天性始生之夕有木星墮於其所雙瞳炯炯如電弱冠日讀書積寸從金華宋太史公遊時所收皆天下名士先生五經百家皆已醞藉下筆翩翩盡聖賢膏腴太史公深驚器之以為莫之與京志集序

宋太史公稱先生之父濟寧公之學謂自晦菴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適益衍而彰傳道而授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以及杜良仲氏兄弟如此者不能徧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三

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以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徵疊照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濟寧守愚菴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與宋涓溪集先生嘗曰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拜揖飲食言動有其時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於盤盂或書於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因列所當勉之目為箴二十揭於座隅以攻己缺志集

先生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以告于宗人曰尊祖曰重譜曰睦族曰廣睦曰奉終曰務學曰謹

行曰修德曰體仁精確詳盡殆數千百言又作家人箴一十五條效古人自修以為刑家之本志集

先生之學本於身行諸家而達之天下嘗作雜誠三十八章其言曰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非學莫能教人有恆紀非學莫能敘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肖者廢學以昏又曰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支姦言撫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富貴為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銜詭詞淫色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鈎摭成說務合上古毀譽先儒以為莫我及也更為異義以惑學者是為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古

以為新奇鉗齒刺舌以為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為文詞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又曰為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又曰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未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又曰貧國有四而凶荒不預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乎上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預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又曰仕之道有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又曰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金之舉多怨又曰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

遜志集

先生又嘗著釋統三論其言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於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與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使全有天下亦不可為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賊乎生民如秦與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為正矣夷狄而借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符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二統立而勸戒之道明

尊鄉錄節要第一卷

五

僥倖者其有所懼乎又作後正統論其言曰有天下而不可比於正統者三篡臣也賊后也夷狄也何也夷狄惡其亂華也篡臣賊后惡其亂倫也識者謂其言足以補先儒之未備

遜志集

贊曰我台之學考亭是師逮于愚菴實聞而知愚菴之子是曰遜學益擴而弘上沂伊洛如麟在茲如星在晨旁觀一世絕類離倫潛溪之門盡天下士驚咤起立謂莫敢比心實希聖自視欲然銘盤書紳雜誠倦倦家人有箴宗儀有紀謂道之行莫先於此學以氣充磅礴四行孰願孰息禍福死生迄宋歷元士氣益下有復古初不

在作者

右台州十大儒

數先生者自南康以下其於朱子之學雖有遠近聞見之異要其道德勳業言論風旨亦皆與有得焉二徐雖非其派然首倡台學而為朱子之所景慕表章是吾台之儒誠未有過之者也夫儒者之學自窮理修身達之家國天下無所不可所謂大臣勳業固其分內事也然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故數先生者若遜學今固不敢復論自餘皆窮約終身沈困下僚得大臣之位以行其道者惟清獻公一人而又不究其用噫此固儒者之命抑亦吾民之命雖然三代而下儒者之不得於命也久矣獨數先生哉獨吾台也哉

尊鄉錄節要第十卷

六

尊鄉錄節要卷之二

學士吳康肅公名芾字明可紹興二年進士官至龍圖閣直閣士謚康肅仙居人

公自幼莊重巖然如成人讀書刻苦至忘寢食早歲即以氣節自負游太學人目為豪吳建炎初宗澤留守東都天下倚以為重一日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言宗公死矣公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不寐為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讀者至為感泣朱子神道碑

始公與秦丞相檜有舊至秦專政士大夫趨附日衆公在秘書獨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寒暄而已秦已疑之會宣撫使鄭剛中薦公自代謂公雖適效一官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一

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見之愈不樂一日語公曰

高自標致豈長者之為乎風言者論罷之碑

金亮將渝盟公為監察御史勸上專務修德以服之彼以其力我以吾德則雖強弱之勢不同而勝負之形已見願今誠能毋以敵之進退為憂喜事之緩急為作輟每下詔令必務痛自悔咎延見羣臣必使力陳缺失隱之心而有合乎天地發之政而無愧於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上聽其言未幾除殿中侍御史會兩淮戰不利人情惴恐廷臣爭進退避之計公獨奮然請對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為上策退為無策若誤聽此屬之言臣恐士氣衰竭人心沮

喪大事去矣有如六飛未即遽行且以建王為元帥

先往撫師其亦可也上然之未及發而亮已被屠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之至公數奏乘此機會決策親征速圖進取既上至建康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為帝王之宅矧今北土之人謳歌未改既聞大駕臨江此必延頸舉踵以望振拔宜遂駐蹕以繫其心上已開納會有密啟東還者事下侍從臺諫集議以問公曰今欲控帶襄漢引輪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之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之近議者徒以一時扈從之人內顧思歸故為是說以悅其意豈為國計也哉過聽其言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二

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非細事也然是時上下欲歸

者眾公言雖切竟不能奪至今惜之碑

時天子臨御既久專以文德厚下下吏奉承不無因循之弊公抗疏力陳更化之說欲以救時病強國勢又言欲求死節之士於倉卒之時不若選剛直之士於閒暇之日去歲兩淮望風奔潰曾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致命者有人矣碑
公以刑部侍郎召對言臣自越來竊感勾踐坐薪嘗膽之意願陛下毋恃虜之必和而求所以自治如勾踐之為者以俟時至而後圖之蔑不濟矣碑

257 258

公居常慷慨謂直道必可行而勳業可立就中間立朝多骯髒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志矣既歸十有四年而卒蓋已脩然若無意於世者而獨其憂君憂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碑

晦菴先生曰當紹興之季年天子憤戎虜之憑陵痛神人之羞辱慨然有意收用耆俊以遂中興之烈其所引拔以為諫諍論議之官者多得直諫敢言之士而吳公又其偉然有聞於時者也迨其晚歲竟以剛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老於湖山之下極登臨游泳之樂者十有餘年天下莫不高之

贊曰靖康之禍百世之讐神人共憤天地為羞中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三

興廟謨誰贊其決有偉吳公正論烈烈志雖弗售風采凜然彼姦者槍上通于天直道而行不可則止我有西湖澧蘭芳芷嗟世益降士氣奄奄誰為公御懦立頑廉

奄誰為公御懦立頑廉

學士陳獻肅公

名長翰字邦彥紹興五年進士官至敷文閣直學士謚獻肅臨海人

公早孤事母孝游鄉校以謹愿莊重為人所稱賞讀

書務通大指為文恢博有氣晦菴行狀

公以吳公帝薦擢監察御史時金亮敗盟既斃而歸其嗣主新立復遣使來約修好而中州遺民又皆相率來歸詔問所以處之者公上疏曰襁負之民皆吾赤子去墳墓離親戚捐生業以來歸我其義不可以

不納然若許其舊禮而又納其降人則異日彼必來索索而歸之傷向化心納之不便其必定計在我以自治為先而和與不和付之泛應然後乃可納耳二者在陛下聖志何如願熟計之尋復有詔問時務所宜公復上疏請明階級以修軍政核兵籍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奔競內外之官皆久其任賞罰輕重務合衆心上嘉納焉行狀

隆興元年秋詔以災異求言時上用故相張忠獻公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不一爭獻防江之說公於是上疏極論以為備邊之要在固藩籬專委任而已今欲舍淮防江卻地奪便非計也而朝廷過聽使督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四

府不得專閫外之寄臣竊以為誤矣上然之除右正言入謝首陳納諫修德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之異公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為心語益切於是虜人再移書求復故疆且邀歲幣朝議將許之公入見極陳前日講和之失使山陵隔絕疆場無備北方忠臣義士來歸我者反為虜用而致怨於我皆秦檜之罪今不可以復蹈其失且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土虜盜據屬耳况唐鄧海泗又逆亮渝盟之後吾以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為言我亦何說而歸之乎既而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建遣盧仲賢李拭持書幣賜虜中大臣主兵者公上言仲賢輕佻無恥杖

自北來其縱迹不可知宜罷勿造姑報以書徐觀其變而爲之所上向公說而宰相力爭竟遣二人行公又言今廟堂督府議論不同凡邊奏上聞廟堂皆陽爲唯喏無所可否而陰實百方沮敗其計萬一爽於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以公語語宰相時楊存中爲御營使悉總殿前諸軍公言存中無故假以使名授以兵柄陰凝冰堅不可不戒疏三上論者再竟罷存中會仲賢等出疆虜迎勞如禮朝廷上下皆喜以爲和議決可指日而定公獨抗言曰和議於虜人有大利四而在我有未可必者五蓋罷兵講和則彼得以坐守中原休養民力威制小種銷伏

羣盜此皆虜之大利而我欲與爲敵請復山陵又必其不求四郡不索降人不疑邊備此則殊未可必願陛下毋惑羣議先定一久遠之規以應其變上乃欣然開納既而李棡竟不敢涉淮公奏奪其官獨仲賢至汴輒許以疆土歲幣輸虜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懇請得免因擅言邊備不足恃和好不可以不修上不得已復遣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閩門事龍大淵使虜公遂與御史周公懌請見力言前遣仲賢已辱國命而大臣不悔前議之失又欲肆意決卻衆謀不謂秦檜復見於今日且虜要我罷四郡屯兵而以其地歸之如此是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臣愚以爲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

陵寢而後予之庶幾猶爲有名今計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不止於仲賢而已願先馳一介往議堅決行未晚也上以公奏示宰相請召侍從臺諫議之詔可公上議如前一時侍從之賢者亦多附其說上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令專議四郡事而私詔之望大淵使議陵寢梓宮降人備邊四事利害以聞二人奏上上燭其姦凡語之依違轉脫者皆墨識之以示臺諫公因復申前論上乃從之既而昉及由義與虜議四郡不合大爲虜所困辱而歸思退尙執前議正言尹穡素以諂事龍大淵得進用又本仲賢姻黨陰附思退以撼督府公因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

早罷黜以靖中外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之言搖之上曰思退前議誠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責後效卿其置之至魏公則今日人材物望孰有出其右者朕豈容有此意正使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路有異意者卿爲朕論之公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然宰相之任古難其人正使不得全材寧取推頓樸實之人緩急猶有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恐誤陛下國計且警敏二字非明主所以卜相之法也公以上語論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於是王之望爲諫議大夫罷公言職以直敷文閣知建寧府越二日有詔張公罷兵還朝又兩月張公竟罷

相印去而和議遂定悉如思退等之策行狀
 公嘗為人言先儒有論為魯之仕者曰俟吾之飢餓
 不能出門戶也而後計之此孫言也而聽者不喻則
 其弊將無不至夫飢餓不能出門戶則死而已矣尙
 何計之為哉公敬孫誠懇非欲以大言誇世者而其
 語如此足以見其所存之素定而所立之非偶然也
 行狀

晦菴朱子曰公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為良吏及登朝
 廷直言正色遭值聖明開獎納用抑邪與正中外倚
 以為重隆興中協贊廟謨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
 當是時國勢幾振不幸為小人所間以去比其復來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七

則事已異於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
 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

贊曰和議誤宋日醉以狂屹為國計惟胡與張繼
 胡者誰直詞正色北向經營殫不遺力隆興恢
 復允也其時天不祚宋百方問之落落平生公
 之大節考亭有書袞衣斧鉞我欲誅捨思退以
 從九原可作我再拜公

侍郎方巖王公名居安字資道清熙十四年進士
官至工部侍郎黃巖人號方巖先
生

韓侂胄之誅也公實贊其決翼日擢右司諫首論侂
 胄以預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

竄籍於宮庭荆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
 聞神御之所罪宜萬死且又託以大臣之薦盡取軍
 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躐
 取美官不問品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權妄
 開邊隙自兵端一啟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填
 溝壑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
 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眾情洶洶
 物議沸騰而侂胄箱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宦官宮
 妾皆其私人莫肯與陛下言者且與蜀將吳曦結為
 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兵權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
 侂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王外則專制東西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八

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
 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况兵燹未解朝廷尙
 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
 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
 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非常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
 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徒以貧
 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險附麗亂國
 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為為
 臣不忠朋邪誤國之戒宋史本傳

初韓侂胄箱天下之口使不議已大府丞呂祖儉以
 論死布衣呂祖泰亦以直言流之遠郡公皆奏請明

其寃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易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聽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庭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汚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 本傳

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公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放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是彥逾者汝愚之罪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九

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同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公爲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豈非欲使臣不得言邪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爲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忤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爲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言訢也 本傳公居閒十有一年嘉定中與魏了翁同遷工部侍

耶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公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與地寶王之歸蓋思當時所以失言極切至 本傳

初公守莆中會下詔大舉北伐以鄧友龍爲宣撫使有謂公鄧甚推敬時不可失彼若以近上地位見處便可與同功名公曰此舉大可憂事關生靈宗社鄧伯允亦非經濟才略使出意招致猶當避之况可求乎未幾符離兵潰郭倬奔敗鄧乃安置莆中聞其言者無不歎服 年譜

宋史論曰居安宅心空明待物不貳又曰王居安掃除羣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十

吳荆溪曰公慷慨而立風節談笑而成功名非其奇稟負傑氣詎能如此易邪自古養才如養木乾涸間培植而成者衆嘉定間摧拉而毀者多如公之瑰磊卓特當其拜司諫帥隆興時儻不以讒忌去得直遂而迅上所樹立豈在乾涸人物之下哉此可爲浩歎者也 文集序

贊曰方巖屹屹上薄于天鬱爲正氣異人出焉談笑功名慷慨風節壯哉我公王國之傑既蹈大姦亦掃羣邪根極究竟泊本亂階天子改容儉謙側目公心不貳公去何辱載蹶而起凜然高風嗟嗟左史人中之龍

丞相杜清獻公

端平初公為軍器監丞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寢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之蠹習浸潤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澄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願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罰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勅事不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十一

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為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致誠正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惑其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毋墮或者清談之誦上然之 宋史本傳
公自入臺屢丐祠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目耳目之寄轉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以用之即勉以行

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弊夫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為盛德而不知沮抑直言為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無好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者哉蓋公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 本傳

嘉熙四年公自甯國還朝首言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凡此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為更化而居宰位者無能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十一

改於其舊敗壞污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倚仗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缺而怨叛形矣公去國於是凡四載帝撫勞之備至還權吏部侍郎兼侍講時方久旱復言陛下膺嗣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嬖嬖未聞有所放遺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遣女冠請謁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

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各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未幾遷禮部尙書本傳

濬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公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執言無隱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未幾遷同知樞密院事而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公不屑與其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勅諸城門不得出太學生亦上書留公而斥鳴復公始得遂其行本傳

尊鄉錄節要第十卷

三

拜爲右丞相公遜游侶不許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公上五事曰正治本曰肅宮闈曰擇人材曰惜名器曰節財用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恩澤公引前朝杜衍例皆封還之復乞撥堂除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人初以爲不便未幾赴調選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缺衆始服焉本傳

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公上十二事曰公用舍曰儲材能曰嚴薦舉曰懲贓貪曰專職任日久任使曰抑僥倖曰重閭計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復方田曰治邊務時孟珙擁衆兵久居上流朝

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公復之云古謂將相和調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駕非某所屑爲也珙大感服未幾虜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淝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公命維揚鄂二帥各調兵策應卒以捷聞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本傳

公薄田二頃粗給餽粥雖貴爲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芘風雨見者莫知其爲公相之居清修苦節身若不勝衣至臨大事則責育不能奪天下候其出處以爲休戚至比之司馬公云戊辰修史傳

尊鄉錄節要第十卷

南

宋史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沒豈不專可惜哉

贊曰壽皇中興思治如渴比之匪人衆弊膠轕端平大壞漫不可爲狂瀾砥柱匪公而誰公在下僚高風盛德候公出處天下休戚既老而相入十日終天下痛之如司馬公儒者之澤久不克濟我哀我民痛公百世

丞相葉信公

名夢鼎字鎮之嘉熙元年上舍釋褐累官右丞相封信國公甯海人號西澗

濬祐中公爲秘書郎轉對言定國本求哲輔專閭帥獎介直又因雷變進康澄五可畏之說未幾遷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

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姦臣奇表蠱媚於宮闈薰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葉易搖草竊姦穴財版階變既而遷司封員外郎復因轉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譏說例視言者爲好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者稍犯人主之所難不顯罷則陰黜不久外則投間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前後數千萬言語皆切直宋史本傳

寶祐中以集英殿修撰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公登朝卒辭謝之遂改知建甯又知隆興景定初召爲太子詹事尋遷吏部尙書簽書樞密院事歷辭不允與丞相賈似道爭造關子行公田法以爲厲民事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五

得中寢既而進權參知政事以彗星變力言正上下恐懼交修之日乞解機政又不允本傳

理宗崩朝議太子卽位太后垂簾聽政公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公力辭賈似道懇留之帝勉諭再三詔閤門封還奏疏山陵事畢遂引疾歸田里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咸淳三年再詔爲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詔著作佐郎盧越與台守項公采趣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言去官既死其子懇求恩澤公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公怒曰我豈不爲

陳自強卽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稍悔悟而公求去益力屬策妃楊氏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公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尋有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公言祖宗重牧守將赴官必令奏事蓋以察其人品乃面諭以律已愛民之意使至郡得以延見吏民具宣上德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之本意尋進少保公引杜衍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安撫大使進封信

尊鄉錄節要第二卷

六

國公不拜本傳

咸淳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公引疾力辭宰掾曹即沓至趣行扶病至嵎縣請辭不獲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飭州縣重賑恤扁舟還歸使者以禍福告公曰廉恥事大生死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風臺臣奏從歸田之請仍詔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致仕公亦不請祠祿本傳

張元帥石招討兵經甯海素聞公德方三十里禁軍士無犯其境邑志

益王卽位于閩召爲少師公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

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于家 本傳

宋太史公題公五帖後有曰先生屢挫權姦直言峻

節無讓古人雖當宋季其氣象猶非後世所及 涇溪集

孫志先生與金景文書有曰吾郡聞人三百年來如

黃巖杜清獻公鄙邑葉信公學術事業著于國史類

非近世之士所及至於吾輩而言學問於二公之前

真可恥矣 遜志齋集

贊曰惟公終身大節是務義不可為萬鍾弗顧朋

姦作相誤國實多一薛居州如宋王何小大重

輕死生廉恥寧忤權臣敢負天子我台六相宋

百年中不辱清獻惟西澗公進不圖身退不忘

國白髮勤王倚天慟哭

右台州五大臣

所謂大臣者必德稱其位功被於時以一身之進

退為天下國家之輕重而後可此其人當治世則

以道事君而天下陰受其賜一或不幸必不至愛

身以負其國所謂忠者蓋其所有事也噫安有詭

隨患失於平時而能委身致命於危難者哉

尊鄉錄節集卷之七

尊鄉錄節要卷之三

僕射屈公名晃三國時仕吳為尚書僕射舊經云郡人

吳主權欲廢太子和公與將軍朱據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請闕請權登白雀觀見甚惡之勅據等無事息息公與據固諫不止權大怒牽入杖一百吳志

公又嘗自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詞氣不撓權不納斥還田里及和子皓立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忘身封其子緒東陽亭侯弟幹恭為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吳歷

尊鄉錄節要第三卷

贊曰龍有逆鱗鋒不可觸孰不愛身死以為國國本搖動實生衆疑力諫以死臣職之宜惟古忠臣不欺以犯視死如歸違恤適貶老臣雖死猶生之年我誦公語再拜凜然

右史郭正肅公名嘉卿字子奇宋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右史謚正肅仙居人

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御史彈劾權幸無所避或勸其少柔順者公曰上不以其不才使居此位每有所聞即當忠告豈可改所守耶初理宗微時與鄞人余天錫善天錫嘗居宰相史彌遠門下彌遠希楊后旨謀易儲訪皇族之賢者於天錫天錫力薦理宗遂以疎屬得立既即位懷天錫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猥

劣且門庭穢雜朝論不與公上疏劾之曰臣聞鳴鶴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鸛鶴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至治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雄邪厠迹於其間是御行而求前也言甚切至時上眷方隆留中不報公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行狀大一統志

史嵩之三世相位勢可炙手多怙權不法當時名士徐霖等及三學諸生皆誦言其惡公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為嵩之耳目所得亟自歸上明日除公起居郎公憤不得言徑出國門求去嵩之以書留行且自上遣中使宣押入國門公鬱鬱不得志遂嗚咽而卒

尊鄉錄節要第三卷

時公與丞相杜公範侍從徐元杰劉漢弼等同心同德以忠正為己任世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沒中外頗疑嵩之有異論上亦念其忠不已乃特賜諡正肅命浙東提舉鄭雄飛為立正諫坊於邑之市橋以表其節行狀邑志

公自少即岐嶷不凡嘗取康節洗竹詩一聯題其讀書之竹亭曰徧地冗枝都與去倚天高幹一齊留蓋其扶善去惡之志已見於此矣既而文公先生為浙東常平使者以道學淑諸台士公與訥齋趙公方山南湖二杜公皆從之遊故其見之事業者如此行狀文獻

贊曰潛邸舊恩孰敢指斥鴟鴞豺狼肆言以擊三世相位炙手可焚孰認其惡冒死以聞不為起居寧為有史鬱不得言卒憤以死我懷正肅正諫有坊宋道益降我心孔傷

司農杜公

名清字貴卿累官司農卿清獻從子黃巖人

公少負才氣性剛猛好游俠德祐初詔天下勤王公時宰縣集民兵得四千人以進當國者不之省乃見文丞相天祥西湖上文嘉其志獎異之既而文公奉旨詣北軍講解其容陳志道等贊之公斷斷不可爭之力志道等遂去之文公果見留及此行諸客皆散獨公慨然相從至京口以計賂守者脫文公偕走淮

尊鄉錄節要第三卷

三

向山海道達永嘉益王即位授司農卿督府參謀官尋往温州招集兵財福安陷與文公相失遂趨行朝久之奉命復人文公募及空坑兵敗又與跋涉患難以出文公移屯湖州公議趨海道文不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場公懼力單徑趨崖山兵潰被執以憂憤卒

宋史本傳

初公在京口欲脫文公時與文公曰事集萬萬幸不幸謀泄皆當死死有怨乎文公指心自誓云死靡悔且辨匕首挾以俱不濟則自殺公亦請以死自効計遂定既而真州守苗再成奉制司指揮遣張徐二路分送文公將加害焉公密謂張徐曰朝廷事未可知

文公宰相也今雖奉制司命他日必將移過於下以說汝其審之遂與二人以賜金百兩得辭去明日至揚州公謂制臣欲殺我不如趨高郵山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以伸報國之志徒死城下無益文公遂決渡海之策

文山集

文山先生謂公曰貴卿與予同患難自二月晦至今日無日不與死為鄰平生交游皆自何在貴卿真天下義士吾之異姓兄弟也既死因集杜句哭之曰昔沒賊中時中夜聞道歸辛苦救衰朽微爾人盡非又曰高隨海上查子豈無扁舟白日照執袂埋骨已經秋

文山集

尊鄉錄節要第三卷

四

贊曰獨松既破舉亭以降被髮左衽天下侯王一族斃斃痛哭倡義文公在前公死不避問關海道卒從二王崖山之敗殉國以亡九原曷歸公不可作拜公者誰不愧不作

博士王公

名珙咸清四年進士官至太學博士仙居人

德祐丙午台州奉謝太后旨附降于元公以太學博士權知州事與陳仁玉築城浚濠倡民義堅壁以守城既陷公赴洋橋水死之公之門人杜文甫以咸清進士應瑞安軍節推入元翰林學士趙與票薦之郡守邑宰親為勸駕力以疾辭侍御史程文海尋奉旨宣召終不起其同時有陳天瑞楊珏亦咸清進士陳

前事王魯齋為金華令楊號簡齋為機督官入元俱
心身不仕杜陳楊三公皆臨海人也 邑志

志方先生曰宋德祐景炎之後摺紳先生往往窺
山谷或服衰麻終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壟間如喪
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夫富貴之過貧賤也遠矣
以義可以處之而無愧奚為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
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

公輔林先生曰予聞諸父老云當宋之亡其民不忍
歸元村落間皆結壘自相戰守至力盡則闔門就死
而不辭及易冠裳皆相顧涕泣其老者寧負時固終
身不肯易去嗚呼何宋德入人之深如是哉以民之

尊鄉錄節要第三卷 五

不忍忘宋如此則當時之受其祿者不言可知矣

贊曰朱德祐初天下為夷將臣相臣厥角恐遲惟

王博士卒殉以死寧與國亡不奉后旨亦有文

甫天瑞簡齋屹然不仕與公為儕我思若人涕

淚盈把我觀我台可識天下

分教葉公 名伯巨字居升洪武初以國子生分教平遙縣甯海人

公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不顧人知

其無他終亦不恨也洪武初由縣學生入國子學適

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公得汾州平遙縣待諸

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 遜志齋集

公在平遙 朝廷以星變求直言公奮然曰天下有

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
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

明詔乎即為萬言書以進曰分封太多也用刑太
煩也求治太速也大略謂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
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
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離之餘猶理絲
於紛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
理矣今病民之不安姦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

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哉此二者人皆知其
不可然非敗之根也至於分封先王之制大都不過
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

尊鄉錄節要第三卷 六

制上得以兼平下下不得以兼平上蓋所以強幹弱
枝以遏亂源而崇治本也今 國家裂土分封諸王

蔡晉燕齊梁楚閩吳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
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復賜以甲兵衛士

盛 臣 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

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

則擁眾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

顧之甚或者告以日月五星相刑之象與此人所

見所謂為患大而難知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

曰小子乃何敢諫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

兒邪速取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公至丞相

乘上喜乃敢奏

高繫則曹問狀痲死獄中

贊曰治亂之機智者能識識或不言曰非我職長

沙年少非漢大臣流涕痛哭歷數以陳公教一

方論天下事剴切萬言知禍必致仗馬一斥曰

食晏然噫公可作吾為執鞭

修撰王公名叔英字原采官至翰林修撰黃巖人

洪武中公為漢陽尹

太祖皇帝晏駕之明年召

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

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

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 太祖皇帝除

姦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

尊鄉錄節要第三卷

七

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則或損於禾稼

固自然之勢然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變其血氣禾

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也識者

知其為經濟遠略云 靜學集

永樂初公以修撰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

衣冠書絕命詞一首有曰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顛

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又書其案曰生既久矣愧

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遂自經而死

靜學齋集

楊文貞公士奇實公所薦公既沒文貞追稱之曰先

生學醇行正子道臣道終其身無一毫之苟又曰先

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論者以為公

當之不愧其言云 東里集

贊曰武王放伐微子以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

立獨行惟孤竹子不惑眾兒百世以俟豈其周

粟食薇乃甘我餓以死惟義之耽昌黎有頌特

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

右台州六忠臣

臣事君以忠忠者盡己之謂非必委身致命而後

謂之忠然天下之事不難於常而難於變若死諫

死國則變之大者而其忠益顯矣故於所謂忠臣

者獨以此歸焉難之也非謂事君之忠為止於此

也

尊鄉錄節要第三卷

八

尊鄉錄節要卷之四

郭孝子 名琮黃巖人

宋太宗至道二年詔有司應諸道州縣采節義孝行以聞黃巖士庶陳贊等四十人詣縣言琮事母張氏極備恭順遠妻子寢處母室者三十年不飲酒茹葷日誦梵典禮佛塔積膜拜以七十餘萬計祝母壽今張氏已一百四歲矣聽祝不衰飲食無恙郡縣以聞轉運使親詣其家召其母與之坐飲以醇酎嗟賞久之遂奏于朝詔旌表其所居地曰孝行坊仍復其家科役 宋史孝義傳

贊曰於平五季之衰蕩無人紀宋興未四十年郭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一

孝子遂以孝旌為我台之始或疑孝子疲心力從釋氏以祝其母壽為非禮吾聞之清獻公孝心為上禮次之原其心而略其禮亦固君子之所與乎不然德色諄語世方溺焉而莫知所止矣

杜孝子 名諱黃巖人官至贊善大夫

孝子性敦篤尚信義事父母極孝其父剛狷甚孝子恆惴惴憂恐不自容竊伺顏色更端而進進則呵逐答擊而後已日如是而日益勤康定初喪母踰月復喪其父號哭晝夜不絕勺水不入者累日卜葬仙村山徒跌負土為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於

肝雖大雨雪不少止手足皸裂流血至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止日一飯不葷暮夜虎狼之迹交於廬側獨不恐明年吳越大水所在山皆發澤推巨石走十數里並山之民居廬田墓漂壞甚眾而獨不及孝子邑人數千迹其事以聞天子下詔獎慰賜粟帛 宋史孝義傳

贊曰詩稱永言孝思上本世德之作求而下足昭茲于來許杜孝子為正獻公之族子其所濡染於家庭者屢矣故其錫類之祉有若南湖方山清獻三先生之德業以至司農公之忠而殉國以死於平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於此又安得不重嘆而深美之也哉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二

宣和二孝子 江仲明臨海人余元卿黃巖人 宣和中呂師囊寇台州仲明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寇於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屈奮起罵賊卒死之 大一統志

師囊之亂元卿亦負母以逃力弱不勝仰天誓曰天若助我全母願焚身以報寇退欲償前誓母力止之然一指以謝天賦問里欲上其事元卿止之曰吾非干名者也後居母喪哀毀不離墓側 邑志 贊曰於平宣和之亂不可為己方師囊之煽禍台之不亡者無幾矣仲明竟以母故不屈而死元

卿雖不必死然焚身一念之孝其不愧仲明猶爾也噫當是時小大之臣苟充是心以事君尚安有賣降棄國若彼恬然而不恥者哉然則忠孝之道廢而欲家國之久存世寧有是理也邪

德祐五孝子

陳思孝陳參生皆黃巖人鄭憲顯文玉吳處仁皆仙居人

思孝家貧善養親宋德祐間元兵擄其母被掠而北莫知所之思孝日夜號泣哀慕不已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還行七年至濮州得焉遂與母歸侍養益篤鄰人李氏有母不能養思孝常邀與其母同飯復數以酒食啖其子而勸激之李亦感悔遂成孝子及母卒居喪三年常在苦塊負土以葬鄉里稱嘆因其

尊鄉節要第四卷

三

濮州得母咸呼為陳濮州而不名

邑志

憲遺腹子在姪已聞啼聲生而岐嶷後為太學博士德祐間元軍壓境憲奉母以逃歷深山中遇兵欲刃其母憲抱持號泣以身翼之曰寧殺我寧殺我遂俱遇害

邑志

德祐中元兵至台文玉之父被執文玉奮捍之頸被數刃與父俱仆移時乃甦自是支離身無完形矣處仁之父亦為元軍所驅巡山呼其子索銀以貸死處仁問之即趨軍語之曰銀吾所藏也容吾歸取以贖父既得釋及發審則已為人所得矣乃告軍曰銀無存者吾戴吾頸以代父死其弟困又欲代之眾愕

然義之俱獲免

邑志

元軍至參生之母方病革泣謂家人曰我不可去汝等各宜求生地既而賊大至火延于鄰參生負母避林莽中母曰我老病垂盡汝方壯其速去俱死無益也參生涕泣不忍舍遂為賊所殺

邑志

贊曰於乎世至德祐天下之變極矣自古夷狄之禍未有若是其慘且棘者思孝雖不必若四人者之死衛其親然方之朱壽昌其為孝固不得而差擇也噫此其當陵夷頽敗之餘造次顛沛之際而各求自盡之為得然則天理之在人心者亦何嘗一日而息哉

尊鄉節要第四卷

四

洪武六孝子

陳圭黃巖人朱煦仙居人危真昉臨海人趙溥陳昂陳蟠俱甯海人

圭父叔弘與其鄉人為讎圭常諫之不聽洪武初為讎家所訐罪當死圭詣通政司自陳曰圭不能諫父以陷於罪此圭之不孝也罪當死願罪圭原圭父使得自新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罪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為天下勸頃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死而諫其父隸兵雲南聞者莫不嘆而惜之靜學王先生曰於乎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

靜學集

煦家世儒者母楊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詞色少不

如指必管擊至剔伏乃已照事之終身無所忤其父
季用知福州洪武十八年詔盡革有司官吏爲民害
者福州視事僅五月亦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輸
罪作城役嚴償重日費數十緡福州不禁勞苦且病
謂照曰吾費力豈足堪此吾且夕死矣汝勿深憂但
取吾骨歸葬耳照懼不敢離左右福州不得死時
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兵雲南者二人被極
刑者四人矣照陰與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
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以訴獲免吾雖死萬
萬無憾遂陳其情於上上察之遂赦福州而復其
官時以照訴得復官者十四人皆拜福州謝曰微君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五

有孝子吾儕骨肉皆爲城下土矣已而照以疾死十
四人者皆哀臨猶已子福州感傷病益甚亦死靜學
王先生曰或者以照冒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
終俱死爲命於乎爲照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
計哉

靜學集

貞昉通周易兼善唐人歌詩性剛直每讀古人忠孝
事輒歛衽久之曰使貞昉生其時亦當如是爾洪武
中其父孝先以進士爲陵川丞坐法謫役江浦貞昉
時爲郡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願走代父役守沮之
遂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守感動聽之遂即日
道伏闕願乞代父且曰臣父筋力向衰臣犬馬齒足

任勞勤况臣大母春秋高臣父懼成終天之痛使得
歸養臣卽死不恨疏奏上惻然從之貞昉卽日解
儒衣欣欣然就役無難色然體質羸弱不勝負任之
苦越七日而病卒宋太史公曰於乎死生於人亦大
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彙之重無愧於
俯仰無歉于神明奚翅足矣他尙何說哉

潛溪集

溥之父仲年爲臨城令御史公廉每庭辱吏吏後抵
法誣臨城與知不能辯謫役江浦會當徙邊溥痛父
非辜且垂老遠謫爲書詣執政自陳執政格弗奏下
吏治之溥亡走闕下櫬登聞鼓御史以聞上急召
問狀已三日不食且受提吏喘噀未及對上以爲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六

僞妄下大都督府詰問都督武人不察其情且阿執
政旨榜掠之誣伏狀奏杖一百徙邊扶出死年二十
五

洪武修史事實

昂父濬凱爲桂林稅課大使爲吏構坐繫亦謫役江
浦又自江浦徙京師昂從行代執役手足或癢痲而
事父無違色日食不給則備作于市寒裂膚襦不及
頭日負任至暮得升斗粟歸以養父有兼日備則又
代父執役如是四年父閔之謂曰吾老分且死奈何
累汝汝歸養而母徒俱死無益也昂泣曰昂有死耳
歸將何爲父亦泣不復強遣竟相繼以沒年二十一
修史事實

蟾父國華爲南甯守在職清慎無過會部使者好摘人過失以爲功拮據無所得乃奏其淹禁罪囚律應死蟾聞之悲號不勝哀感行路旣而奮曰吾父且死吾生奚爲乃擊登聞鼓自言願代父死御史以聞上賜試之詞色不變而執益堅 上由是曲赦之 修史事實

贊曰於乎死生之際豈非命哉圭與蟾皆願代父死圭死司寇而蟾竟以情聽溥與煦皆力懇父冤溥斃都督而煦卒死於病貞昉與昂皆代父執役貞昉以死得免其父而昂則子父共罹於阱六人者之死不死雖殊要其心則固同歸於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七

孝而莫不順受其正也然當立國之初而吾一郡之所謂孝者已若是其盛則我 太祖再造綱常之功所以見於勸善懲惡之際者固可得而仰窺其 聖矣於乎是亦豈非所謂命也哉

右台州十五孝子

孝雖首百行在吾儒問學中固其一事也然擴而充之其極可以感天地通神明光四海大臣之忠蓋亦由此焉出則孝又豈一家之私行也哉故錄以是終焉而不敢缺

尊鄉錄拾遺

拾遺拾節要之遺者以繼諸贊之後蓋感發懲創之際莫先於詩故特取其故迹之足爲勸戒者以詠歌焉因其迹以及其事因其事以思其人則所以油然而於吾心將有不能自己者故雖一事錯出而異義存焉者亦不敢廢然謂所不廢者止於是而足爲勸戒之助則固有所不敢也

大固山 在郡城內去海不百里晉隆安中孫恩作亂刺史辛景於此掘塹守之因以名山後竟破恩窮蹙赴海其妖黨從之死者以百數 晉書大明一統志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八

隆安亂賊勢蠶起入郡三吳盡風靡誰著中流海 上山欲爲東南作孤壘海可死山不可比刺史之功山與峙西望臨洮北遼水安用長城長萬里 唐宰相 唐來濟高宗時爲宰相與褚遂良諫立武后高宗怒俱出爲刺史濟得台州尋移庭州會突厥入寇奮拒以死曰吾罹罪幸不死今當以身塞責 唐書一統志

唐宰相台刺史扶天綱立人紀不願宰相生願爲刺史死宰相生有人刺史死無幾台州不死庭州死宰相之責吾塞矣

孝女湖 在甯海縣西唐時有汪氏女苦節不嫁孝奉其親親好飲湖水湖水去家五里日汲以供親沒

建塔報焉後人因以名湖 赤城志

丁寧湖上人莫汲湖上水中有孝女淚下徹重泉底

陳長官祠 五代時吳越王鏐欲增州縣賦長官為縣令以諫死賦得不增民至今祠焉在寧海縣學西赤城志

我聞晉陽守不肯為繭絲晉國卒有難倉卒以為歸嗟嗟吳越鏐虐民故為嬌長官不加賦竟為民死之吳越已無土長官今有祠

義靈廟 宋宣和中呂師囊之亂牧守皆遁滕戶曹膺獨嬰城固守台賴以全慶元初勅賜其廟曰義靈

台人至今祀焉 邑志朱子大全集

劇寇徧東越民心日皇皇牧守半已遁關帥不敢

當戶曹膽如斗勇氣勃以張鳩兵作忠義誓與城

存亡竟亦挫陸臘何止磔師囊我台實再造此德

焉可忘惟應義靈廟百世奠椒漿

金鼇山 在臨海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宋建炎中金

人入寇高宗航海幸焉 赤城志

目 海浪高拍天神州半沈陸幸有東南山障此風塵

獨不至 宋乾道中樞密承旨張悅奏請置酒延諸

侍從兵部陳侍郎良翰獨不至上遣中使遺上尊視

焉悅附奏之時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為之愕然 清溪集

獨不至客輟觴樞密劾奏強侍郎獨不至夜已闌

天子詔下新諫官君不見鐵石心腸廣平宋平生

可柰王毛仲

本價莊 陳容益之嘗以緡錢數千收粟於秋至春

以木價糶之謂之本價莊環邑數千家皆仰給焉 邑志

井田亡常平倉常平亡本價莊于嗟泰山一毫芒

燭火下分日月光安能一挽真虞皇帝力皞皞民

皆忘

我獨行 杜大卿濬嘗糾義人文丞相幕丞相使北

軍被執諸客莫敢從者大卿獨慨然請行後脫丞相

于京口周旋患難卒從以死 督府忠義傳

眾皆散我獨行此身既許國更許友死生死作滅

賊厲生作存孤嬰君不見翟公門下客翟公未死

先羅雀又不見田橫墓上客一日死者能五百丈

夫昂昂七尺身何能負義兼負恩風波萬里白日

在只識田橫墓不識翟公門

壁間檄 文丞相白楊州浮海至城門鎮張哲齋家

約共舉義哲齋移檄海上將取明州不果後張弘範

寇臨海見壁間檄捕得之哲齋曰吾生為宋民死為

宋鬼何怪我為遂遇害 文山集

壁間檄海上語直爲中原掃蛇虺古來中興只一
旅天不祚宋心獨苦心獨苦生爲宋民死爲宋鬼
泮橋水 進士王珏德祐初以太學博士權知台州
倡民義堅壁不降城陷赴泮橋水死之 邑志

泮橋水風教始王博士得死所不投天祿閣只投
泮橋水

從姑地下 陶宗媛儒士杜思綱妻也歸杜四年而
寡時台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爲游軍所執
迫脅之媛曰任汝殺我以從姑于地下遂遇害其妹
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邑志一統志

莫殺我殺我從姑地下我姑哀未脫我夫身已窆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士

弟有妻妹有姐地下貞魂結爲社

白楓河 方谷珍之亂陳仲廣倡宗族鄉黨共禦之
戰于白楓河死者幾百人賊勢益張仲廣憂憤成疾
而卒 邑志

白楓河河水滿地流紅波波聲入海爭盪摩蛟龍
夜泣愁龜壘於乎壯士可奈何白骨兩岸高峩峩
君不見河之水深不極至今下有銜冤石

待隘盜 潘進士省中爲方谷珍所劫屢以大義勸
折之谷珍不從其黨郭仁本諧于谷珍使盜待諸隘
而殺之 邑志

鴟鴞張悲鳳鳳麒麟傷類犬羊嗟嗟先生今則亡

君不見棘門盜能殺春申黃又不見寶應盜能殺
輔國王子于嗟爾盜何不解殺樞密郭更殺丞相方
百世與爾誰流芳嗟嗟先生今不亡

剖瓜刀 王揆爲瀋府教授計聞妻董氏方剖瓜輒
引刀欲自殺衆力救之因慟哭潰亂不食而卒 邑志

瓜剖不復完夫死何時還夫死妾亦死不死竟何
俟持刀君莫遮君不信有如此瓜

首躍地 詹烈婦鄭氏元末遇兵欲污之婦曰寧殺
我吾豈從汝也賊遂斬之其首至地凡三躍 邑志

烈氣死不滅上與青天薄君看碎頭女及地更三
躍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士

色不變 齊義妻郭氏天台人義以罪當流于廣郭
度不能返送之郭門外顛天以哭竟赴水死收其屍
端坐水中顏色不變

顛天急赴水端坐色不變乃知烈女心能與頽波
戰

倭登岸 洪武中倭登岸民皆竄匿陳顏母萬病且
老顏負母走山谷中力不勝追及之母曰我死在且
夕汝無戀我顏不忍遂俱遇害 邑志

倭登岸母登山母足不任兒力艱兒死在前母在
後于嗟萬古日只照江革不照陳顏

好秀才 郭士淵在國子諸生中以文名爲祭酒甘

所忌諱殺之我 太祖旣而覽其文恨之曰把
我好秀才都壞了遂追戮甘備極慘毒

好秀才都壞了甘老姦殺不早殺不早悔可追盡
也不死錯也死君看萬古誰爲悲

侯城里

我憶侯城人不見侯城里悲風忽何來涕泣零如
雨侯城西薄山侯城東逼海西山不可俄東海不
可死千秋萬歲心悽惻竟誰語惟應劍光血夜夜
衝斗起

弘治甲寅後學王弼

刊于興化之郡齋

尊鄉錄節要第四卷

三

四庫全書提要尊鄉錄節要四卷明王弼撰初謝鐸
著尊鄉錄四十一卷弼以已意節其大略末附拾
遺最按謝氏赤城新志作五卷蓋以拾遺爲一卷
但言王太守弼刻板在興化又尊鄉錄詳節十卷
刻板在書坊今四十一卷及十卷之木並亡各家
書目惟錢遵王述古堂有之而作一卷未知卽此
書否求訪索年始從翰林院中得汪啟淑進呈元
本亟令照鈔攷是書乃謝公自撰以新志所載各
書例觀之可知提要偶誤耳頃臨海盧平堦焘請
付梓人以詔來學予嘉其意因識數語于後黃巖
楊晨



義氣
物記

表
勵
準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榭鋟

義烏人物記引

記者何紀實也紀實者何昭世則也世則昭而記義盡矣洪興劉嘗志龜縣以及人物矣曷為著之病二子也二子不其紀實乎曷為病之顧其晦弗彰消弗別善弗旌是以病之然而名爵史編固嘗顯矣奚俟於著特沈微者為泯泯焉爾是故剛其所不必錄者參吾之所必錄者矣考索而著定著定而記成記成而實紀於是晦焉用彰消焉用別善焉用旌故曰世則昭而記義盡矣嘉靖十四年仲冬既望綱東金江書

人物記引

一 義 選 度

凡例

一 楊琬傳取後漢書駱統傳取三國志駱賓王傳取唐史宗澤徐僑傳取宋史黃潛傳取元史其餘諸傳或采洪遵郡志或考劉同縣志或按朱子宋名臣言行錄呂祖謙十七史吳師道敬輝錄鄭柏金華賢達傳更參之行狀碑銘譜圖記序諸先正文集以取其大槩而節為小傳不敢妄改其舊傳或有詳略不同則取其長而姑置其短以備綜覈焉

一 忠義孝友人之大節故以為先而政事次之文學又次之

一 郡縣有志即古列國史也皆所以紀事行遠例當稱名今依史氏之例皆以名書唯子孫之於祖考以字書之

人物記凡例

而遂遺也

一 郡縣志缺畧者如葉由庚喻保樓大年朱環金涓見宋潛溪文集及賢達傳明白可據今皆增入

一 傳中知所從來者則書曰自某郡來遷於義烏不知者但書曰縣人至於居在何鄉年壽多少傳世遠近可考者亦書

一 舊有名而無字者因之不知其事之詳而姓名不可闕者附諸傳中

一 贊文之作則於傳中所未備者藉是以發之豈敢以管見效史氏作品評耶

一 本傳所載與墓銘行狀不同歷官次第行事後先多紊亂難攷今擇其理優者載之

一 責人欲恕論人欲盡故是書去取不得不嚴今據諸史傳志行實昭著書傳可攷者既以類輯之矣又或畧示微意於贊中其有載於他志而不入甚至無足稱者欲並不書恐貽後人脫畧

之疑故自爲論之以俟博聞高見者定焉
一入記者皆先賢達蓋棺論定故也

人物記凡例

二 夢 逸 虞

義烏人物記標目

上卷

忠義

宗澤

孝友

顏烏

政事

楊琬

葉素

朱元龍

朱文

下卷

文學

龔幼瑜

人物記標目

喻良弼

傅芷

葉出庚

陳堯道

朱震亨

王紳

王禕

樓蘊

駱俊

朱質

喻侃

龔永吉

駱賓王

何恪

王邁

陳鼎

王炎澤

金涓

王祿

周祖仁

駱統

黃夢炎

虞復

楊忱中

陳炳

傅寅

劉應龜

石一鰲

朱廉

王汶

朱環

朱幼

康植

樓大年

喻良能

徐僑

施郁

傅野

黃潛

樓璉

三 夢 逸 虞

後學金江著

後學金沙校

忠義篇

天下有大閑互萬世而不踰者忠義是也並輝二耀競美兩間夫誰為之蓋萃天地勁正之氣發為磊落瑰偉之行蹈白刃赴水火歷萬死而不改其操故龍逢於夏比干於商申蒯於齊弘演於衛紀信樂布於漢向雄嵇紹於晉顏真卿張巡許遠於唐誠烈士哉宋當靖康建炎之閒虜人長驅而南也宗澤知磁州獨憑城死守為天下倡及留守京師以忠義鼓舞羣盜嬰方銳無前之鋒時河北已沒郡縣奉為國有江南卒賴以立國力請回鑿以圖恢復中原為邪計阻之積憤而卒我國朝初雲南未奉正朔王禕奉詔往諭遂不屈死蓋禕之功業於澤雖少見然皆知事君之大義守身之大節不以成敗利鈍而少變其扶天常

人物記卷上

其植人紀其穢亂臣賊子之氣裨補世教甚有力焉江生也晚間聞諸鄉薦紳先生及攷傳誌備知二公履歷而景慕其氣節未嘗不為之浩嘆作忠義篇以為後世人臣之勸

宋宗澤傳

宗澤字汝霖縣人母夢雷電紅光下燭窟而生澤自幼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倖用事者視職驕置鎮江尋監鎮江酒稅靖康元年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名不正改計議使眾謂澤方剛難合而止除直秘閣知磁州從羸卒十餘人單騎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廣儲蓄募敢勇為必守計且條畫邊防及勤王策進秘閣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康王再使金過磁澤力止之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加集英殿修撰從王起兵入援澤自將兵與金人數十戰皆有功王承制除徽猷閣待制方進兵臨濮而京城不守矣金人逼二帝北行澤即引兵趨滑抵大名將徑渡河據其歸路邀還之而

人物記卷上

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即欲先行誅討乃還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趨詣行在所入對涕淚沾臆陳興復大計踰千言且曰願陛下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鴛鴦當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足矣高宗壯其言擢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方議割河東北蒲解地上疏諫止改知青州尋知開封府宣布恩威豪強斂縮盜賊屏竄河東王善最為巨寇澤單騎說降之王再與李貴楊進王大郎等皆相繼降即上疏乞車駕回京時欲幸維揚金陵澤復以疏諫不聽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金人自鄭州抵白沙距京纔數十里將部伍乘城澤命解甲歸休毋事張皇時已遣將劉衍率兵在外大敗虜眾又遣王宣敗虜滑州進資政殿學士既至修宮禁治城壁增武備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京城內外所屯兵實百八十萬方尅日大舉渡河前後二十餘疏力請上還為黃潛善王伯彥等所沮憂憤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憂然起曰吾以二帝蒙塵至此汝等能殲滅醜虜吾死何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是日風雨晝晦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渡河者三時年七十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澤薨數日間將士散去者十五六都人憂之相與請于朝言澤子穎嘗居戎幕得將士心宜用以卒父功會杜充已除留守乃以穎為秘閣留守判官充反澤所為穎屢爭之不從尋請持服歸自是豪傑義士悉皆散去而中原不守矣穎後為兵部郎中諸孫皆用廕補官惟從孫武繼登進士第贊曰高祖南渡澤留守東京招徠羣盜數百萬使舉而取河北數郡當是時也施為整頓幾復中原而高宗已無北還意澤於是勒回汴京前後凡二十四上疏每為汪黃所沮積憤而死可悲也夫嗚呼儻假之以年則神州之壁可完二帝北巡未必無還期惜澤死而志竟莫伸天乎

皇明王禕傳

王禕字子充其先太原之祁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會稽遷義烏

之鳳林又自鳳林遷青巖禱幼秀敏酷嗜古學從黃潛學潛以斯文之繼任之早游燕京諸儒判薦其文行於朝不報遂南歸會太祖皇帝取婺辟為掾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再轉起居注尋陞同知南康府事召還議即位禮復出為漳州通判又召修元史同為總裁官書成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編修官預教大本堂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洪武五年正月奉詔往諭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把都而諭之時梁王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自立於朔漠者遣臣脫脫微糧餉於梁王規知其與中國通迫其殺禱以自明梁王不得已出禱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禱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爛火餘燼尙欲與日月爭光耶吾將命遠來豈為汝屈惟有死而已寧以迫逼為懼耶脫脫怒其言禱遂被害時年五十有二正統間贈翰林院學士諡忠文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五卷詩五卷續大事記七十九卷弟補字子勉以明經薦歷任登州招遠縣主簿從弟初字子升薦授萬泉縣主簿所著有時習

人物記卷上

三

齊叢長子綬字孟縕工五言詩有愚軒集仲子紳孫孫曾孫汝別有傳

贊曰禱以雄才受知太祖故於出使雲南不屈而死可謂烈士夫者矣其忠義之心雖本乎天性夫亦由學而成歟其後以文學鳴是知忠於國者必昌厥後云

孝友篇

父子之親天性也自世教漓人始以孝弟為難能而旌別之至習俗之偷鮮有能覺者竊政以子廢毋胡亥以弟弑兄劉季分羹呂后不哀其子綱常倫理果安在哉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德色借鋤許語取籌賈誼之言信矣夫若顏烏者習俗不移天性獨至親歿之時躬負土石感鳥嘍泥來助吻為之傷貞孝上通神明可感異類是非難哉江閩議者以顯庸君子流芳無窮忘世慮士泯滅無聞每竊笑之是焉足以議論人物耶彼懸銀黃拖朱紫志遂當時身死未幾不能道其名若字者往往有之

至若閩卷之家布衣之士修孝弟之道隆愛敬之誠傳志必謹以詔後世然則顯晦固不足較也有志之士寧不於是重有感哉江不敏聞聞鄉先正及舊誌若烏者未嘗不為之欣慕故謹錄之繼烏者宋之樓蘊周祖仁元之朱環亦庶幾焉爾自秦迄今一千七百餘年以孝友著者止三人焉亦艱矣附之以勵鄉人

秦顏烏傳

顏烏縣人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塚羣烏銜土助之烏吻皆傷因以名縣
贊曰烏當嬴秦人倫廢壞之時孝行足以感異類彼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非歟

宋樓蘊傳

樓蘊字季發縣之在城人母喪廢櫛沐鹽酪不入口結廬墓左繞塚哀號塚下耕者為之墜淚負土築塚日自課三十肩塚高數仞鄉人合辭請於郡邑刺史遣從事勞之且問狀固謝曰此人子之常不願賞鄰里強之不可歲時祭享不用釋老楮幣終其世巫祝不至門人稱曰孝子呂祖謙銘其墓龔應之請於朝從祀顏氏廟

人物記卷上

四

宋周祖仁傳

周祖仁縣人親喪廬墓朝夕號慟甘露降於墓柏人稱曰周孝子
贊曰烏之貞孝無足議矣蘊與祖仁結廬墓左朝夕號慟愛日之誠未知何似泣血之哀有足稱焉故錄其行而著其名所以勵風化而敦彝倫焉爾

元朱環傳

朱環字君玉縣之赤岸人襁褓時無兒啼聲仲父桂奇之養為子桂後生壁父定周因外環環益孝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上劫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壁謀匿窖中壁夜發去反誣環所為桂怒視環襦袴立之大雪中一日夜不使去環恂恂謝過無一言辨其冤桂猶日虐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回恆順受之

不怒桂死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或嫁以殺人罪環憂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寶祐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於家子元元字子初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縉雲過永康置若峽源山山抵元家甚適盜將劫元父環及環兄遇魁為謀帥元聞遠告二翁速避寇不聽復涕泣諫翁罵曰豎子不解事江南內附久誰敢叛耶設有寇不遇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若縛翁去則是翁從賊反官坐以法雖有百喙莫能白為今之計者孰若殺賊自明乃與役夫傅參謀執刃伏垣或止之日賊勢張甚汝不畏作菹醢耶元曰吾知有親爾若得白親以無罪雖萬死不恨會賊偵騎至竟斫殺一人梟首市中以血手入示翁負之北逃賊平翁竟無罪

贊曰宋濂云昔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履霜中野作履霜操其辭多怨傷夫伯奇不必爾也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何假於辭哉今環之無罪與伯奇同環羸身立大雪中則又非若履霜比也乃能順受之而無怨元為親故拔劍斫賊而不知有身蓋

人物記卷上

五

有得於家教然也郡縣志乃失載焉用為表之

政事篇

孔門設教有政事之科若由求之徒皆能施於有國以著成驗者也是故有天下之才有一郡一邑之才大小雖有不同其以福天下均也吾邑之士有忠信廉勇禮樂文章其憂公忘私贍國充民足以澤潤天下生留餘惠沒留餘法者載在政事其無從考質而所可見者不過叙其科第品秩之盛而已吾邑第進士自王固始固字天賦本官恩賜令從孫承年繼登進士知福州贈正議大夫承年之子鑄通判嘉興贈金紫光祿大夫承年之孫寧提舉廣東常平寅歷知宜連藤柳峽饒江七州承年之曾孫謙知隆州自南渡後第進士以樓圖南為首知吉州贈中奉大夫從孫晏子固俱世科若龔應之官右史許復道子堪並登文武兩科宣教郎陳昭郡丞黃耕秘書丞王世傑醴陵簿周大亨台州司理樓斗南侯官簿傅光龍知縣何傳長沙同知朱

肇他如朱叔麟與諸兄夔魁復淳文魁夢周宗周炎皆登第於宋季入仕於元歷官郡邑王龍澤登宋進士第一拜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宋亡仕元為監察御史故自楊琰至龔承吉凡十有四人敢錄之以為將來者勸其餘位望雖隆政蹟無聞出處去就終未光明者不敢妄為紀載以俟博聞高見者

漢楊琰傳

楊琰字機平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字聖儀為武源令遷交趾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琰初舉孝廉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眾而琰力弱吏人憂恐琰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毅弓弩冠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

人物記卷上

六

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迫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琰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琰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琰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關通之詔書原琰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旋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于家

贊曰琰計破賊以勞定功政聲藉藉有祖父風然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卒致自明真誣異報固足為公道之快亦以徵琰之能也

漢駱俊傳

駱俊字孝遠縣人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留相值袁術僭號盜起俊保疆境賊不敢犯濟養百姓歲獲豐稔時鄰郡饑荒人多仰給俊傾貲賑贍全活甚眾育子者厚致米肉所生子多以駱為名後術眾饑求糧俊拒絕術怒密使殺之

吳駱統傳

駱統字公緒父俊爲袁術所害統八歲與親客歸會稽幼聰慧有顯名孫權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嗟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嘗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出爲建忠郎將時徵役繁數民戶損耗統上疏曰君國者以據疆土爲疆富制威福爲尊貴曩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疆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恃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權感統言深加意焉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曹仁攻濡須使別將襲中州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權納用焉年三十六卒

南齊朱幼

朱幼字長明其先魯人漢朱雲之後避亂過江曾祖汎字孝祥晉永興中任臨海太守秩滿來徙義烏蒲墟村寢成大族後名蒲墟曰赤岸幼歷高辛平昌淮陽三郡太守遷揚州刺史兼度支治揚有工人

人物記卷上

七

歌曰朱幼渡江東人安盜賊空

贊曰俊能濟養百姓惠及鄰郡統乃盡忠於吳建功立業幼之治揚有功人安盜空是皆政績彰著有功於世者也君子稱之固亦宜矣然統仕孫權昧知正統觀者取節焉爾

宋葉秦傳

葉秦字實之縣人父維休伯父維芑連擢進士第秦以世科累遷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書政本宜清心正己以求賢爲務時宰不然改軍器監丞差知荆門會京西帥幕建議築城東蒙兩山之巔秦以山無水泉且非敵路條其不便者六置制使趙方主先入之說不從秦歎曰敝民誤國寧有去耳遂解印綬去有旨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俄復予祠結廬東山扁曰抗雲祠滿差知武岡軍未上而卒弟暮亦進士子由庚別有傳

宋朱質傳

朱質字仲文縣之溪西人受學呂祖謙而卒業於唐仲友紹熙親策

多士質次之後陳春秋大義以復讎爲說孝宗聞之大喜質自兩使職官任回用故事改秩歷武學諭博士召試館職自正字三遷至著作郎兼侍左郎官開禧初金使入見倨慢上書乞斬之時韓侂胄用事雖不行其言然遂下詔北伐擢質右正言左司諫皆兼侍講奏疏論邊事甚悉及師出無功侂胄乃欲議和質猶以爲和不可恃侂胄怒即日移太常少卿兼權吏部侍郎嘉定再和遂以謫去用累赦復官予祠差知道州未及上而致仕積階朝散大夫有易說舉要奏議詩文雜稿

宋黃夢炎傳

黃夢炎字子賜其先由浦江徙義烏曾祖中輔以風節聞夢炎博學善文淳祐未登進士第開禧入京湖制幕以掌故准備差遣平反盜公庫銀窺獄得釋者數十百人入淮東制幕主管機宜文字建議蠲放屯租邊民賴以安業出判平江府擢節浮蠹以代民輸租白免淮西總領累歲所索無名錢民力以甦咸淳初除司農寺丞輪對力陳時弊請減浮費乞戒宴私度宗嘉納除樞密院編修官累遷戶部左曹郎官仍兼編修與時宰不合引年以朝請大夫致仕扁所居曰桂隱室曰澹齋有詩文十卷

人物記卷上

八

贊曰依世則道廢違俗則身危此古人於爵位所以難也秦輪對言政有干時宰朝廷不從解印去職質陳春秋大義以復讎爲說而以和議爲不可見黜侂胄夢炎力陳時弊請減浮費與宰執不合引年致仕孔子謂以道事君三子近之矣

宋康植傳

康植字子厚上世家金華父仲穎字韞之擢第後試中教官始來遷義烏仕至尚書吏部郎中居官以清白稱植登世科自奉化縣主簿三遷爲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以需次之暇執經於徐僑之門者三年端平更化侍僑赴京喬行簡欲處以職事植亟赴書記任制置使史嵩之圖結漁舟防江植持不可嵩之怒對移江陵酒官請奉祠徑歸未幾除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改通直郎輪對言事抗直忤時

宰意差通判廣德軍救荒有法陞知本軍以治最聞召知大宗正丞
還兵部郎官出爲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
無狀嵩之宅之兄也時爲丞相并連及之其言以謂宅之不思掩前
人之愆專務聚歛以事貢獻是以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嵩之不知
而使之不智知而使之不仁其上罔陛下又不忠之大者也羣臣明
知其罪而不言皆逆採陛下之意而不敢嬰其鋒是逢君之惡亦不
忠之徒也疏入理宗震怒欲重罪之杜丞相範時在樞府爲之極諫
謂憲臣言事既不中又加之罪如天下公議何理宗尋悟乃徙宅之
隆興而植提刑福建改知寧國府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鹽義倉奏
免和糴行經界法除都官郎中出知吉州改福建路轉運判官兼攝
建寧府振水苗拯鹽弊政惠大孳赴闕奏事卒于建寧驛積階朝奉
郎

宋朱元龍傳

朱元龍字景雲縣人從徐僑學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歷平陽青陽

人物記卷上

九

尉調饒州司理參軍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溺死縣卒具獄上
力辨其非辜其兄弟得不死後皆爲名進士他所平反者甚眾嘉熙
元年以處州縉雲縣令治最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輪對論三邊
形勢理宗嘉納語近臣曰朱元龍好臺諫官除宗正寺主簿陞宗正
丞兼權左司郎官京局官或挾權貴勢求舉輒斥之曰舉廢可以
勢取耶中官有求封節者力持不可宰臣傳上旨令改擬對曰吾職
可罷擬筆不可改也宗室有圩田之訟舉朝無敢可否元龍毅然決
之歲旱幸勅勸上幸明慶寺禮佛元龍曰稽首號泥佛蘇軾且不爲
可以天子而爲之乎時方括兩淮浮鹽致書執政以謂朝廷行商賈
之事廟堂雖諸閭之規使史氏書曰括浮鹽自今始不可又辨督府
殺富民王倫之寃而活其子兩上封事言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萬
民皆可痛哭流涕於是史嵩之入相疾其直言遂以斥去差知衢吉
二州皆旋子祠改知台州以憂不上既而鄭清之再入相素惡其剛
直遂以朝奉大夫致任家居十年乃卒有遺藁十卷及讀騷集子幼

學用蔭入仕終臨安府觀察推官從子杰權取進士治郡有能聲卒
官將作少監

贊曰徐僑承朱子之精傳聖賢之學倡道烏傷及門之士多著賢
行若康植朱元龍者而發於政事之間尤光明俊偉王柏銘植墓
稱其操向之堅風力之勁有得於僑之遺則噫獨植而已哉

宋喻侃傳

喻侃字伯經縣之香山人蚤從從祖夏弼學繼受經於陳亮由太學
生登慶元己未進士第調宣城尉有境外盜狙入尉界內侃登執之
歸于府府帥臣邱密吳之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帥軍
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以重兵護糧糧不滿千人令畏
縮不敢前侃奮不顧難遂行卒致饋于濠根有羨遷慶元府觀察推
官外艱不赴調隆興府觀察推官真德秀來爲帥素知侃能文將薦
之德秀去侃爲宜春丞宜春地接贛吉吏珥筆成風民善訟侃忤
諫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詆臺部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無

人物記卷上

十

憾改奉讓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政章服陞朝奉郎遂請
祠歸築室夫人峯下曰蘆隱所著有蘆隱類彙五十卷隨類錄二百

卷從弟南強
南強字伯強從陳亮游亮爲當路排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喋不
敢出聲南強義形辭色見葉適及諸臺官備陳寬狀卒直之慶元間
連貢于鄉入太學俛奉南廊對授邊功部臨安府富陽縣尉轉修職

郎南強創射樓補闕卒額民有以病死女証人者南強辨其狀立抵
以罪境內多盜販禁捕之雖貽權勢怨弗懼禮部侍郎真德秀以言
事去廟堂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以爲罪德秀舟過富春江南強亟
見賦詩爲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卒所著有梅隱

筆談十四卷

贊曰杜游稱侃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懟不以食
膾炙爲美澹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綉爲工踏乎其有光其賦時念
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

不亦誠然乎哉

宋虞復傳

虞復字從道縣之華溪人師事倪千里傳永嘉春秋之學由太學登進士第以楊村酒官上緝熙殿四十八規理宗大喜擢主管戶部架閣文字累遷藉田令歷武學諭宗正寺主簿莊文府教授太常博士大宗正丞出知信州時史嵩之開督府以御札盡收列郡利權因上表進愛養根本之說大忤其意有旨除都官郎官御史金淵承風旨奏寢新命遂奉祠而歸祠滿差知興化軍不赴嵩之雖去而鄭清之再相復亦其所忌退居東巖十有五年清之罷董丞相槐力薦於朝待次桂陽軍俄除金部郎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入見改尚右郎官輪對舉大學正心誠意為綱領分好樂忿憤為節目援漢文帝欲造露臺以為好樂之勸上嘉納丐外差知寧國府政知瑞州命未下以疾革請納祿得旨轉朝議大夫致仕所著有成已集告蒙告忠遠齋集合八十餘卷

人物記卷上

二 虞 復

贊曰虞復屢止封事言論剴切庶幾能感格君心可謂務引以當道矣卒忤時宰遂致落職然守正不阿窮達不變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無以加焉觀其見推於裔行簡見舉於董槐傳云同明相照同類相求其斯之謂歟

宋樓大年傳

樓大年字元齡縣之竹山里人父伯寬由太學入官授江陰縣尉轉知無為軍襄安鎮以終大年從徐僑游登嘉定癸未進士第調青陽縣尉監嘉興府袁部鹽場尋知嘉興青龍鎮提運安縣令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兩易監行在會子庫同列以侵欺被劾唯大年獨免改知南昌縣為治先教化建利去病若嗜欲然縣民夜行為讎家殿死事覺賂其甥來就辟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承往驗承受賂使焚屍以滅迹大年怒聞于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復受賂如丞大年正色抗辨錄事為引去上之意臺令觀察推定重獄事始自民敬之生為立祠遷通判吉州提點刑獄李迪以大年廉慎命

錄一道滯囚大年隨重輕而疏裁之抱成案就迪言成聽未幾攝郡事江東大姓查氏以父遺書據幼弟資產幾六十萬弟長訴之縣州歷二十年不解迪曰非清白吏如大年者不足以究此以其事下大年舉張詠決子婿爭財故事為例命歸其弟人以為允謂承議耶提領戶部犒賞所主管文字尋陞朝奏郎卒于官

贊曰宋濂稱大年洞察民隱如晴空皎月一塵不染及解印綬去攀轅卧轍者綿亙十餘里或者以為無愧古循吏云

皇明朱文傳

朱文字悅道縣之赤岸人從王禕游學博才膽剛方少可許人洪武六年舉明經授知星子縣廉介自持興學勸農奏其縣山高風冷春意來遲艱於茶上可其奏遂罷茶貢人惠之後陞贛州府同知盡心撫綏秩滿民庶擁留至今贛民立祠祀之

贊曰宋濂跋其文論議必本諸經而翼以濂洛關閩之說既履康衢矣長安雖遠惡有不至哉他日道明德立而文益昌予當在知

人物記卷上

三 朱 文 傳

言之列粵考文章政事蔚有可觀誠無愧於潛溪所稱者焉

皇明龔永吉傳

龔永吉字天民縣之在城人父泰字叔安卒官戶科都給事永吉舉鄉薦授職方司主事陞武選郎中以事謫戍平涼時北虜犯邊用兵部尚書王驥薦為佐軍從討之尋詔驥南討麓川緬甸等處及征剿苗蠻養孟等處永吉俱從出師皆有勳績累擢至大理寺卿決獄多平反成化改元上疏乞骸歸七年卒于家子全名用陰知贛縣贊曰史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彼無冤民者君子猶以為不及而况推情研實不能無說焉者嗚呼大理古廷尉職天下之平也唯公正明恕有守者宜居之永吉在大理至今有板卿之號可謂執法者矣

義烏人物記卷之上

後學金江著

後學金沙校

文學篇

文者天地之精鬼神之奧所以演貞元之妙蘊發聖賢之心法者也先王之文如布帛菽粟日用之不可無者也後世教弛以文為藝小技揚而大道湮始專意以為文夫文以載道也是故陰陽變化繫於易治忽幾微定於書成孝厚倫刪於詩尊王賤霸修於春秋辨敘名物悅和人神則見於禮樂蓋有是道則有是文探於道而得於言者也亦有以二帝三王為根本以六經四教為宗師撰述著作雄辭逸氣足以發舒志意衛翼聖教遊於文者則其鬱於道者也吾邑文士自南齊至于今其間鉅儒碩士鍾靈產秀或風興瀟灑或議論純確或析理毫芒羽翼經傳是皆所以洩元化之英華貫六經之體要者也若徒以雕刻

人物記卷下

為工而於道無所裨益適以滋弊耳亦奚尚之哉

南齊處士婁幼瑜傳

婁幼瑜字季玉縣人聚徒教授不應徵辟著禮塔拾三十卷禮記摭遺一卷文集六十六卷

贊曰宋濂序華川文派自隋至唐宋名士輩出若幼瑜則其尤者也惜乎其著述之富皆散逸無存然吾邑儒宗推婁子云爾

唐駱賓王傳

駱賓王縣人七歲能賦詩與王勃楊炯盧照隣以文章齊名號為四傑賓王初為道王府屬歷武功長安主簿遷臨海丞鞅不得志棄官去武后時徐敬業起兵署為府屬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至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嬰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

贊曰新室篡漢劉崇帥百餘人攻宛不入而敗綱目書起兵書死

之予倡義也至於英公亦書起兵而著其怨望蓋誅心之法特與其事耳賓王是時就辟為府屬觀其所作檄文斥武后罪至今痛快人心誠亦知順逆之道者然使得志於孽后之朝則又不敢決其必在五王之黨否也然則與宋樊若水又何異焉觀其文藝之美則以王揚盧駱並稱嗚呼先器識而後文藝裴公固已識之矣

宋楊忱中傳

楊忱中字德夫縣之赤岸人祖昂字漢卿登進士第終通直郎知分水縣忱中擢國子監丞累遷朝請大夫知蘄州著易原三卷其言欲觀八卦生而為六十四卦請玩先天圖欲觀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則繫辭說卦之所言康節之極數知來其妙在於加一倍法孫焯累官中奉大夫知南雄州贈通議大夫點樵煥炳仕不大顯與焯俱以文名於時焯子埴所學尤博自號芥軒以蔭補官累遷奉直大夫知肇慶府爵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人物記卷下

贊曰楊氏之學家傳有自昂以進士起家繼登科第見於先達題名者十有三人雖仕不大顯其文學之盛為時論所歸若忱中優於經學又所謂傑出諸楊者矣

宋喻良能傳

喻良能字叔奇其先居富陽宋初始遷義烏之香山父葆光娶黃氏睦盜起青溪婦翁以白金千五百兩屬葆光窖藏之盜平婦翁亦死三子俱幼其知金所寓葆光舉而歸之三子請奉數百兩為謝葆光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黃氏脫管珥買書延師教其五子皆有成立後以良能貴累贈其父大中大夫黃氏令人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年登進士第初補廣德尉三獲強盜應賞格辭不受調鄞陽丞遷國子監主簿進忠義傳起戰國王蠲止五代孫晟通一百九十人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嘉歎即侍臣曰喻良能質實平正御書其名于屏間丁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尋奉祠而歸以朝請大夫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鄉人慕其名立石表其地曰郎官里所著有諸經

講義五卷香山集三十四卷家帚編十五卷忠義傳二十卷從子不
伐備演國術皆進士不伐甲科

良倚字伯壽卒官臨海丞有唐論四卷詩文十卷策斷二卷文選補
一卷

夏弼字季直太學生特科補新喻尉有杉堂集十卷樂府五卷

宋何恪傳

何恪字茂恭縣之官塘人父集多才略睦寇竊發詣軍門獻策主帥
楊維忠用其言以取勝奏補承信即監恩州酒稅營卒謀爲變密白
郡守而往誅其元惡釋其誅誤上功轉承節郎神武後軍統制劉光
世辟主管本府機宜文字未踰月徑歸每謂人曰使吾二子文行有
成勝吾擁使節疏侯封也恪與兄恢皆感勵而力學及同上春官恪
中選恢欣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遂謝場屋恪性好古藏書至萬卷
博覽而工於文初主承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詣廟上萬言
書進恢復二十策與朝論不合歸治園築亭奉母爲樂俄先母死所

人物記卷下

三

著有南湖集二十卷從孫器器取進士終於廣昌丞善爲古詩靈
亦工詩有曲汀集

宋陳炳傳

陳炳字德先縣之在城人好古文務爲奇語登進士第爲太平縣主
簿有易解五卷進卷五卷巖堂雜彙二十卷

贊曰龍川陳亮謂邑士之稱雄者四人喻良能於人煦煦有恩意
能使人則去三日念之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
新良弼遇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盡其情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
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疊疊而無厭何恪目光四海獨能降意
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
闢其意陳炳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游然其文
清新勁麗要不可少云

宋徐僑傳

徐僑字崇甫其先諸暨人有祖官吳越爲常侍始遷於義烏之龍陵

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邦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調上饒主簿始受

業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教名齋歷紹興南康司法皆以

憂去嘉定七年出嚴州推官考滿差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除國子

錄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請外知和州徙知安慶府十

一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上書極言朝廷時政請詔大臣

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庶幾救安於已危迺治於將亂丞

相史彌遠怒令言者劾罷之理宗即位禮部侍郎真德秀奏亮直敢

言如徐僑者願真之言地時史彌遠猶在相位不報葛洪喬行簡代

爲請祠迄不受祿遂引年告老紹興六年朝廷更化收用老成落致

仕除直寶謨閣江東提刑尋除秘書少監改太常少卿屢辭逾年始

入觀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爲竦聽顧見其衣垢履敝慨然謂

曰卿何貧甚耶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上曰朕何謂貧對曰陛下

國本未建疆宇日威權倖用事將帥非材早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

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培尅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

人物記卷下

四

勢阨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女謁閭宦表裏用事

帝爲之感動改容咨嗟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徹羣

臣以明集爲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

不受除兼侍講尋兼權國子祭酒勸講之際開陳友愛大義遂復皇

子竑爵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二程子宜列從祀王安石宜廢勿

祀趙汝愚宜配享寧宗帝皆如其請論王楙使事僑以既無國書則

非正使宜館之於外如晉叔向辭鄭故事與時宰論不合力求去帝

諭留甚勤遷工部侍郎求去益堅陞集英殿修撰提舉佑神觀兼侍

讀僑奏領祠勸讀乃體貌重臣之殊禮力辭不敢嘗遂以寶模閣待

制奉祠卒年七十八諡文清所著有讀易記三卷讀詩記詠一卷雜

說一卷文集若干卷子錄鈞鑄皆傳其家學以世賞入官

贊曰朱子之學大行於婺由徐僑與何基始基承再傳之緒於黃

幹而僑則親承指授於朱子者也故制行純篤風節高邁其立朝

剛直感格君心實能行所學矣授以高位而展其志則天下當被

其澤屢請奉祠不獲大行惜哉

宋傅芷傳

傅芷字升可世家縣之雲黃山下宋初有名雄者始遷蘆紫芷六經俱通尤精於史學從游之士尸履常滿登淳熙五年進士第僅得天台仙居尉未上而卒有講義及南園詩文雜藁二十卷再從弟珩字季佩好學能文有松岡類彙從曾孫藻字伯長受業黃潛以才行見稱由本邑校官擢監察御史遷武昌太守後超拜河南廉使以終

宋王邁傳

王邁字正叔縣之鳳林人通諸經尤長於詩登第後需次弋陽尉諸生為結廬於龍門山奉而學焉淳祐四年郡守趙汝騰以其經明行修與何基並薦于朝基累被召除崇政殿說書不授而邁以有官不召亦才列官而卒

宋傅寅傳

傅寅字同叔縣之杏溪人母禱於石姥山而生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間從唐仲友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

人物記卷下

五

反覆仲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陞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與地盡注司叔腹中矣寅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曆兵制之類世備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究其講繆號曰羣書百攷呂大愚閱其萬貫圖攷曰可謂集諸家之大成矣黃文叔欲與同列奏補以官知為不可屈乃止學者因其居稱之曰杏溪先生卒年六十八猶子定從末子游仲子大原皆世其家學

宋施郁傳

施郁字景文縣人由太學內舍登高第擢國子博士從子南一字與之咸淳龍飛第六人官太學博士與石一鰲黃潛同時並以文學教授從遊者以百數名人科士多出其間兩施所著有石氏易互言總論春秋經傳紀要

贊曰淳熙成淳間縣之能文章者唯傅芷王邁為盛而兩施次之遂於研幾優於博覽則寅一人而已寅之著述意其必有六異人

者觀唐呂所推與有足徵焉今皆亡之惜哉

宋葉由庚傳

葉由庚字成父生而口吃嗜讀書春秋為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徐僑倡明朱熹之學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蚤夜磨礪探窮經旨驗之於躬行期凝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從僑最久靜慮無他好講學意殊深吾道為有所託矣遂以通名其齋居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即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柏皆宗於熹學次第相傳遠有端緒皆慕由庚造詣真切相與貽書辨析至無虛月基柏皆深服其言嘗謂古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纏蔽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為名言平生不務著書惟研濂洛諸儒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纂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瘖叟自誌一卷藏于家

人物記卷下

六

又與何王二子往來甚密貽書辨析然則衍吾邑之道脈者非由庚而誰

宋陳飛傳

陳飛字孟定縣人志趣高邁不喜自銜靖康初游太學京城陷東書東歸結茅為屋於雞鳴山之陽采蔬拾薪以奉其母而母亦歡然忘其憂自號靜翁有詩稿五卷

元劉應龜傳

劉應龜字元益縣之青巖人應龜少恢疎常落落多志宋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妻以女應龜不可由是名稱藉甚久之嘗以優陞解褐值德祐失國退隱南山之南人稱為山南先生會使者行部知應龜賢強起主教鄉邑始幡然出山即席更調月泉山長政正杭學尋以疾卒應龜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為宗讀書務識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為文雄肆俊拔馳騁水飛一出於已無少貶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好之者所著有夢稿痴稿聽雨留稿共

元傳野傳

傅野字景文縣人博學工文辭與劉應龜相繼以詩鳴於時黃潛嘗評其所作精切整暇知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百怪隱見不常云

元陳堯道傳

陳堯道字景傳縣人父希聲以文學爲後進師堯道好學不羈浮游物表以能詩聲黃潛稱其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觀之而不厭弟舜道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薄已而厚物猶稱之謂可比古之獨行君子云

元王炎澤傳

王炎澤字成仲縣之鳳林人父濟景定二年國子免解進士炎澤少嗜書稍長治舉子業有聲鄉邦當宋運去物改之後而場屋事廢因得專意探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受既得其素又從徐僑門人傳考

人物記卷下

七

亭之學風聲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而操行愈堅窮居約處閉門授徒絕口不言仕進者久之部使者起爲東陽常山兩縣教諭遷石峽書院山長所至以善教稱已而棄官歸隱於家學者尊爲南棧先生炎澤待人一本於誠言論磊落無所隱蔽莫不敬服爲諸生講說務推明大義不事支離穿鑿爲文簡質而主於理詩極渾厚而間出奇語不屑以雕刻求工所著有南棧類稿二十卷二子良玉常山教諭良珉義烏訓導

元石一鰲傳

元石一鰲字晉卿縣之松山人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少從世傑得徐僑之端緒學茂而聲遠嘗與教邑庠從學數百人多取高第故名愈振晚年覃思於易著互言總論十卷子子定善事繼母以孝稱贊曰當宋之季神州沈璧斯時臣民宜不共戴天以死國難不然萬巾野服迹跡山林其殆庶幾矣乎陳龜傳野堯道舜道其宋之逸民也歟應龜炎澤一鰲潛晦弗耀乃得之矣爲部使者強主教

鄉邑何耶

元黃潛傳

黃潛字晉卿縣之在城人母夢大星煜煜然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幼俊異善文嘗著弔諸葛武侯辭劉應龜見而歎曰吾鄉以文鳴者喻叔奇兄弟耳此子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丞陞諸暨判官用薦者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轉國子博士改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上納祿侍親之請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仍兼前職階中奉大夫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者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得謝而歸七年卒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文獻所著有文集三十卷筆記子梓字仲恭餘姚同知

贊曰危素稱潛論著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非深知其文者能

人物記卷下

八

若是乎

元朱震亨傳

朱震亨字彥修縣之赤岸人稟資爽朗讀書卽了大義爲聲律之賦刻燭而成豪邁負俠聞許謙承考亭之學卽振衣至門而師事之謙爲開明聖賢大旨震亨心領神悟抑其疎豪歸于粹美不以一毫苟且自恕而欲見之踐履嘗應試赴闈不利喟然歎曰修齊政治皆一理耳苟能推一家之政以達鄉閭寧非仕乎乃建祠奉祭講行朱子家禮屏釋老之教罷讀神之祀持公平以服眾心排紛難以安閭里人多德之俄母病延醫因自悟曰人子而不知醫或委之庸人寧無失乎於是研究醫學博求名師得羅知悌之傳治症多獲奇效蓋其理明識精所學必過乎人嘗著宋論格致餘論局方發揮傷寒論辨外科精要發揮本草衍義補遺風水問答學者因其所居稱爲丹溪先生

贊曰周集智修郡志書震亨隸方技是焉知震亨者乎觀其師事

許謙一聞其言超然領悟素任俠之習趨聖賢之途不亦豪傑之士哉

皇明金涓傳

金涓字德原縣之在城人自幼警敏日記數千言比長遂大肆力於經傳聞許謙承考亭之緒講道八華山中乃執經從之謙語曰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辯義利爲處事之制德原朝夕惕勵研究奧旨體驗踐履務期脗合時同門者百數十人獨稱爲入室高弟又嘗受業黃潛潛見其文辭簡古奇之宋濂稱德元氣雄而言腴發爲文章尤雅健有奇氣不但長於詩而已與吳萊宋濂王禕朱廉輩爲友講索益精博考洽聞遂淹貫經史暨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及其蘊奧至於古今治亂之損政治得失之機偉人傑士閭謀異績行兵用師決機制勝之要歷歷布在胸臆善於指陳而縱橫之是是非非使聽者心目爲之廓然及其乘豪擲輿援筆爲詩文頃刻千百言不自休率新麗雄贍

人物記卷下

九

可喜可愕時胡元入主中國德原薄其時嘆曰世道如此雖欲有爲其可得乎遂杜門謝客以私淑於心者授諸後進遠邇爭趨之雖虞集柳貫上章交薦卒不出迨及國朝有司聞其名屢加薦辟德原因辭不起曰機穽青黃非木所願孤豚之好游戲行瀆且吾髮已種種焉能馳驅簪組之間哉如是厭所居逼市去縣南蜀山之下青村隱居以著述自娛焉學者因稱之曰青村先生惟撫竹灌花翫雲弄月期舊扣門輒焚香論茗抵掌劇談促席對榻連日夜不盡歡不止客去卽復閉關不妄出朱廉撰青村隱居記稱爲安貞肥遯之士所著有文集湖西葉青村藁總凡四十卷散逸無存行於世僅有遺藁二卷子存字思存從宋濂遊洪武中以明經薦授北平布政司參議爲同寅誣指謫戍而卒有文集十六卷孫仲字孟高以太學生知四川富順縣以廉能名有詩集十卷

贊曰出處之際不亦難哉是故孔子可以往佛拈之召子路尙不免於衛而閔子則善辭焉龜山之從蔡京薦也人以爲未可與權

彼皆以聖賢之徒猶有所議而况後世功名之士乎哉又况富貴之士乎哉是故不罔從人情修吉士德原之不授薦辟宋潛侯曰爲己功深可以觀所養矣

皇明朱廉傳

朱廉字伯清縣之赤岸人曾祖昶從徐僑游精究理學著太極演說經世補遺祖叔麒承家傳之懿見之爲政歷官同知黃巖浮梁二州事以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號遜山父同善字性與幼承家學復從許謙講授研究奧旨嘗應辟爲兩淮屯府幕屬未數月解職歸隱以所居曰裕軒遂以爲號廉自少涵濡過庭之訓刻苦勵志淹貫經傳悉領要義既而學文於黃潛遂以文章知名及婺歸國朝之初知府王宗顯器其學材辟爲郡學師及浙東行省右丞李曹公文忠開鎮嚴州尤加禮敬遂移長鈞臺書院未幾丁外艱洪武三年詔修元史聖朝日曆起爲纂修官史成拜翰林編修八年乘輿巡幸中都命廉扈駕至滁州上問卿有紀勝之作比至中都進紀行十

人物記卷下

十

首上覽而大喜曰佳詩朕爲汝和有頃召廉賜示和六詩當時以爲樂既而授經楚府尋陞長史久之兩耳病曠遂致仕而歸窮經講誦深研聖學嘗取朱熹語類摘其精義名曰理學纂言其爲文謹嚴精密有文集一十七卷子棟字子建強記過人亦以文名永樂初薦授國子助教以疾卒于官孫暉字文華領鄉薦任無錫縣學訓導贊曰江觀宋濂序理學纂言稱廉能繼朱子之志而爲孝子夷考師友淵源家傳有自德學充粹信足徵焉

皇明樓璉傳

樓璉字士連縣之竹山里人祖有成字玉汝習六藝而文著學直載字吳萊稱精緻可傳就徵任無爲路學錄父光亨字景元從吳萊學宋濂序其梅溪詩藁稱爲法度之詩璉承庭訓復從宋濂游經學淵邃文章峻潔爲同門所推洪武中由儒士召授宣寧主簿歷仁壽大治陞藍田知縣轉廣東道監察御史以事謫戍雲南洱海有居夷樂五卷用薦召陞翰林侍讀尋卒于官

贊曰有成光亨爲世通傳而璉蔚有祖父風奕世載美可謂克構者矣

皇明王紳傳

王紳字仲縉幼孤鞠於其兄綬聰敏好學承家傳之懿從學於宋濂濂教爲文章卽能馳騁變化議論鑿鑿出入人表濂器之日吾友王待制其有後乎紳事母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然單居然其文辭亦著稱於時蜀王聞其名聘至藩府行以禮紳念父禱持節死雲南遠在萬里外乃請於上乞往求遺殖王憫而賞其行既至訪求不獲遂於死所立木主號慟奠祭聞者泣下有滇南慟哭記以著志旣還王禮遇之益至未幾以文行薦於朝召爲國子博士宏經講解六館翕然俄得疾卒於官年四十有一所著有繼志齋文集三一卷行於世

皇明王徐傳

王徐字叔豐自幼潛心勉學博覽羣書侍父入蜀游學京師父歿扶柩歸葬終喪復登名儒之門以卒所業文詞稱於士林永樂中嘗預修郡邑志以病贖不仕號贖樵所著有青巖類藁

皇明王汝傳

王汝字允達少孤思繼家學讀書極勤苦素貧能守道自樂登成化戊戌進士第嘗上疏乞就郡教授奉忠文公祀不遂乃授中書舍人守正不阿甫三載見有進不以道者恥與爲伍遂謝病歸築精舍齊山下取累世所積書讀之若將終身焉弘治改元兵部主事婁性都御史虞瑤交薦於朝遂與翰林檢討陳獻章同被召汝猶力辭侍講學士謝鐸祭酒章懋勉之行逾年始就道至淮病偶增劇未抵京師五十里卒因所居齊山學者稱之日齊山先生所著有齊山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子俯字彥高太學生

贊曰君子謂國朝文獻金華爲盛王氏於金華爲尤盛蓋禱之文章節操闢天下休明之治而繼志闡善如紳之文豐蔚雅瞻非適爲鄉里之望若徐之孝義清白不失世守所著又和雅冲淡粹然

不辰乎正而汝亦世濟其美豈獨一家之範而已哉韓愈曰其爲於前雖美勿彰其爲於後雖盛不傳王氏有焉

人物記卷下

人物記卷下終

永康胡宗楮据傳鈔本校鏡

明嘉靖乙未義烏金江撰義烏人物記二卷上卷忠義孝友政事下
卷文學凡四十有七八所引諸書爲史書郡志名臣言行錄十七史
詳節敬鄉錄賢達傳文集各種其體例悉倣宋濂浦陽人物記四庫
已著錄善本書室藏書志亦列入乙部此卽杭州丁氏鈔贈本季樵
胡宗楫

義烏人物記跋

一
送
書



陸尚寶遺文



陸尚寶遺文

長洲 陸 師道

陽山湯君墓志銘

富陽知縣吳縣湯君盤卜以嘉靖壬子 月 日葬
父陽山府君於縣貞山之麓手具事狀謁其同年友
陸師道託銘墓中之石師道不敢以不文辭則為撫
狀大略序次之曰君諱 字醉甫陽山其別號也考
諱 鴻臚序班妣鄭氏鴻臚之父諱 本袁氏姊嫁
湯君瀆無子以鴻臚為之子故鴻臚從湯姓鴻臚食
湯之德也深臨終以治命戒其子若孫不可忘湯德
故君終身不敢易湯姓初鴻臚好古尚文而仕不達
見君皆性開敏為聚書延師教之期以起其家君亦

陸文

感奮刻厲于學補縣學弟子員然數楮於有司不得
進家又中落乃以經學授徒養其親攻苦如淡而致
力甘旨能使親忘其貧親喪柴瘠以居當祭必涕泣
思慕過時不哀自富陽舉于鄉即絕意進取益以篇
籍自娛凡于史百家下至醫卜養生奇字聲韻之學
無所不窺論辨證援必詳而覈至其評駁古今作者
亦不苟為附和文嘉楊子雲太立詩宗漢魏盛唐鑄
詞發藻恒師模之餘雖唐宋大家視之若不暇也晚
復遊心內典日取其書細釋之時遊叢林與僧流參
扣問難機鋒穎利往往屈其尊宿君平居修謹衣冠
步趨斤斤矩矱而與人居樂易融洽未嘗以色待物
人以是益親之富陽數上禮部下中以君年益高勉

卷之五 陸文

34A

就選得今官迎君就養君以其地多佳山水甚喜無
何思其女歸視之以疾卒于家時富陽抵任才 月
耳其民固甚宜之上官亦多知其材者人謂富陽由
此得榮者其親不達而君不待死矣惜哉君生成化
乙未十月二十六日卒嘉靖辛亥四月六日辛年七
十有七配陸氏子男即盤娶陸氏女嫁陸言孫孫男
曾吳縣學生娶張氏曾孫男慧文聘蔣氏女幼銘曰
有畜弗施曰嗣其志有尊弗崇孝思何窮壽考令淑
返宅貞麓尚有顯寢肯此吉卜

明故觀瀾曹先生墓志銘

先生吳縣人姓曹氏諱吳字元大別號觀瀾曾大考
銘大考瀚大城縣學教諭考珩妣唐氏丘氏余氏曹

陸文

氏自勝國以來世世業儒而大城竟以儒顯然其父
子祖孫守章句教授里中卒不廢故先生自弱冠即
正席為人師矩度詳雅顏色嚴厲不事夏楚而諸生
帖帖守規約維謹於是里中父老無不欲令子弟出
先生門下者及先生之兄僉憲公舉進士歷貴顯屢
從子姓往往感與服為游間態而先生布衣授徒自
如久之有司知先生之賢延與鄉飲鄉飲多高年老
人是時先生年未六十徒以學行故獨皆推讓先生
其後亡者儒多被汰黜而先生周還宿席餘三十年
無議之者先生年益高子孫治產業衣食饒給乃以
老謝諸生諸生有子孫成長可就學者終不肯名他
師咸復為先生弟子歲時謁問班白童冠踵相接於

門先生孝慈謹厚恬澹寡營不飲酒不好遠遊讀書之暇時為小詩自遣亦多棄稿不錄其於家人生產作業未嘗問有無也配姚氏生一子鉗先卒娶孫氏孫男二志充娶錢氏志全娶谷氏女二一嫁高壽一嫁禮部主事陸師道曾孫男三謙先娶郭氏國光聘孔氏幼 曾孫女二各許聘 光曾 先生生于天順甲申正月十六日卒于嘉靖壬子四月八日享年八十有九嘉靖甲寅八月二十八日葬吳縣至倪家橋合妣之兆願言曰以師道銘銘曰秩秩曹宗顯聞以儒儀儀先生克紹詩書模斯範斯童蒙有造綿祀六十椰享善教艾眉于學踰奎益恭瞿瞿壽俊式我章縫既樂既原亦全而歸永福百世

陸文

維安之詒

明故承直郎工部都水司主事周君墓志銘

君諱上字厚卿別號栗齋姓周氏其先出晉安東將軍開林世以宗疆聞元末避兵族散譜燬故世次不得詳其居太倉州之雙鳳里者則自諱 始 後世至君兄弟相繼以經學科第顯而雙鳳之周遂為諸宗望高祖賢永樂間嘗以處士徵不起曾祖濟祖業考煒以子在青累贈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母王氏累贈恭人君以正德丙子舉于應天凡九試禮部而志不退甲中嘉靖辛丑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管開濟運濟寧據漕河之脊地形高陔南北率下數十百尺水下趨易竭而要人貴客日夜馳騫至

不以時輒啓開馳去主者亦視勢力為依違莫敢誰何君至則一切裁之以法為刻啓閉之期視水贏縮而以舟之先後至為次於是尊官要人皆帖帖俯首守閘下莫敢動有當塗者北上不得先則要治河都御史為啓開閘官吏以守君法被撻君即稱疾卧都御史令人謝君君起白都御史曰 國家大計公憲總理主事特職蓄洩佐漕事公顧統之其如 國計何中貴人進鮮多挾勢作威君壹不為禮有張某者橫甚君案其科索生事收家人置之法貴勢家競造座船借載籠利為漕河梗而賈人亦往往假大官之名榜其銜于舟所在漏稅越度人莫敢詰君悉收治之或轉相附託更來祈免則謂其人曰高馬乘不察

陸文

于雞豚安有大臣屑為此哉於是豪猾詐偽無所容而謗議日至于京師京師故人貽書勸少貶為自全計君謝曰吾年日迫恐無以報 聖明竭忠禁奸吾職也尚復願望首鼠計自全邪由是謗君者益得行其說而君以考察罷矣時都御史周公工部尚書甘公皆惜君議置謫籍中而竟不能免也初君之至濟寧天旱泉竭君禱于高祠而雨既而雨決旬不止諸湖泛溢堤坊壞漂蕩民居君率吏民下木石塞諸決口却蓋冒風雨而進民免墊溺濟嘗飢君召知州責以民流亡不能撫使越入它境因出公餘助之賑流者以復其濬治漕河程工庀財費率捐三之二君之政事可紀者如此君孝友雍睦內行修備遇人坦夷

平直未嘗見其怒容及當官強執人莫能奪是其所
養誠有未易窺者而一命輒斥惜哉君配陳氏先卒
子男七歲娶王鏞早卒王以死節 旌表鏞娶吳鏞
娶梁鈺娶龔鏞娶歸鏞尚幼女三嫁顧樞王克一
願允熙樞國子生鏞鏞克一允熙皆學生孫男七泳
潤泌湯汴演宗孫女四君生於成化而午十月三十
日卒於嘉靖己酉十二月三十日鏞等卜以嘉靖三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葬君州之某鄉洪塘之原
以君姪潮州府通判錫之狀來乞銘銘曰
世脂韋以為同兮子獨異也澳忍而容容兮子直以
遂也執方求通兮解則自躡也雖不利於達兮亦莫
奪吾志也刻銘幽宮兮哀之人之瘁也

陸文

五

明故鄉貢進士陳君墓誌銘

君諱遠字履賢別號養亭姓陳氏其先汴人宋南遷
時有為學論者從渡江家吳之吳苑鄉迄今子孫蕃
衍遂為吳之甲族曾祖範以高年 詔授冠帶祖與
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考齋 太子贊善翰林院
學士贊治尹國子監祭酒母柏氏祭酒公年近五十
而君始生有異相股節伸屈有聲祭酒公心奇之童
年授書記誦即了大義操翰題壁儼若成人稍長厲
志經學業日精進乃益事博綜泛覽羣籍為古文歌
詩期盡繼其家學嘗以詩贄見父友翰林鉅公極加
賞茲以儒士應試南都歸補縣學生援例入國子監
特為祭酒南海倫公所知堂試諸生報占高等文學

籍籍起監中同舍款斲以為莫及而君固不自足也
咨扣名德造請無歇聞鴻臚卿太和歐陽公倡明性
理之學即往師事之講究問難多所領悟鴻臚公深
器重焉丁酉中應天鄉試是歲考官以策語被逮舉
子皆不得對 制辛丑丁祭酒公憂甲辰始一上春
官又不第歸而感疾遂卒君性高朗俊邁不羣而篤
於倫理居祭酒公喪戚而能易與母弟造友愛尤至
祭酒公好施樂予宗族鄉鄰咸被其惠及公卒乃有
誣構君訟且中以繁後者人皆為君不堪而君爾應
裕如詳評愧息君亦愈益激叩振拓先世田廬生殖
不替而有加然遇凶荒即諭家人毋取盈於佃庸以
重其困蓋所獨者至十之五由是鄉人德君如德祭

陸文

六

酒公也君才識通練既見端緒而立志超卓常以遠
大自期俾獲用世必有過人者而竟不得年以卒惜
哉卒時神爽不亂先數日語其子曰疇昔之夜夢有
以書召余者期十三日無更矣余殆將以是日逝夫
至日果不起寔嘉靖己巳之三月也距其生正德庚
午為年三十有六娶華氏通政經歷俸之女子男三
憲仁娶褚氏繼文氏憲明娶王氏憲倫聘李氏女三
長適太學生徐履和次字吳承謙吳夢熊孫男一君
卒後五歲憲仁與徐氏女相繼卒憲明卜以嘉靖三
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葬君吳縣 鄉長歧嶺
之新阡以叔父太學生造之狀來乞銘銘曰
脂吾車兮秣吾馬指千里兮吾將舍驥方騁兮車折

物嗟哉才高命何促

友松胡翁墓志銘

翁諱源字孟淵姓胡氏友松其別號也嘗受七品散
官人不之稱但稱為友松翁云夫父繼宗父琦母吳
氏翁本嘉興之崇德人世業農父歿困於繁役因以
先世田廬悉讓兄弟脫身來居蘇崇德業種蠶而長
洲織工為盛翁往來二邑間留絲治繒綺通賈販易
竟因是起其家久之益築居第結婚姻教子讀書就
文儒遂占籍長洲為上著不去然獨念其母不置則
治寢迎就養甚安之時時還崇德視他子翁必致
甘毳獻新衣以為問及母喪欲葬務從其厚自恨生
之不得專養也歲時奠享必涕泣孺慕終其身不衰

陸文

七

翁居家儉約不妄費一錢而故人咸都有以緩急告
者未嘗不應雖負之弗計也天資謹愿遇人煦煦退
讓犯而不爭嘗被同役者誣逮人咸為翁危竟以証
左白其長厚免翁善龜笑然雅不以自名人有知之
者從問休咎無不奇中及病革自卜知不起却禱待
盡謂之知命非邪翁生成化丙申六月廿日卒嘉靖
庚戌十二月九日享年七十有五元配趙氏生子汝
佐娶邵女嫁王瀚次配王氏生子汝仁娶徐汝俊替
周女嫁劉存仁今配錢氏生子汝化吳縣學生娶顧
女字吳郊孫男四舜田舜巡餘幼孫女六汝佐等卜
以癸丑十二月壬辰葬翁武丘鄉白蓮淫黃宇園之
新阡汝化寔來請銘翁善教子汝化故多長者之游

余亦因汝化識翁茲又以余友彭孔之狀來故不辭
銘曰

長洲之胡自翁始去宵而儒慈厥子鬱鬱新宮祖百
世

王子美墓志銘

嗚呼王君已矣往在京師雪中與余登西山望居庸
顧眺東海指燕趙之郊掀髯抵掌傲睨一世浩然樂
也既而南歸相與汎具區入林屋振衣縹緲南窺玉
女張公洞山善權諸福地歸息于石湖席丘之陽扁
舟載酒嘯詠相屬謂此樂可以忘老而執意君之遽
不可作耶嗚呼悲夫君諱曰都字子美嘗遊茅山華
陽洞見石上題洞泉二字甚奇諱因自號洞泉居士

陸文

八

王氏之先自福清徙長洲代有聞人唐水部郎中蔡
宋著作頊 國朝光菴先生賓其最著者也光菴瓌
節獨行焯焯絕人而特精於醫故子孫多以醫鳴者
若晴齋先生敬歎鶴先生觀父子名重當世而晴齋
君之曾祖也君不及事及事從祖歎鶴翁從受素難
諸書及先世禁方診籍治狀在王氏羣從中號能承
其家學會有 詔徵名醫子孫之嘗有仕籍者君故
醫士節孫也又負其能緣是應詔求自效既試中禮
部充太醫院醫士君高抗自喜不能詘折俯仰人視
輩類有以黃緣致通顯者唾罵不肯與伍故久無推
挽之者時婦父待詔文公在翰林從父文選王公在
吏部二公所交往皆天下名卿賢大夫君周還延接

或紹介之諸公多折輩行與交而君終不肯出一語有所干請親梯媒以進及兩公先後引歸君亦拂衣還吳中吳中人爭求君治疾即貴富人必視其禮意勤懇乃往即貧不能報者亟走治不以遠為辭然君治貧者無不隨手愈而貴富人或不能取速效至齟齬謝去君乃歎曰郭玉所謂療貴人有四難者此其驗邪抑吾本數竒好與豪有力者戾耶由是君醫名日益盛而家日益窶然君視脉固明甚其所刻期愈與所刻期死者至期無不應太學生石氏立不病而言其將死果死府學生王履道既治未矣而言其脉伏當生果生太學生王履吉儀制員外表補之內弟文雲承醫人表政皆壯年暴病他醫計日許之起者

陸文

九

君獨曰不可起果無能起之者此特余耳目所睹記耳他所決治不治甚多 恙也君長身玉立美鬚聲意氣爽朗性喜客至貰酒豪飲不問家有無善為詩歌喜調笑諧謔故給人莫能窮又能斟酒諸公宴集不得君在座不歡鉅室慕君威其延致則峻避之若浼乙然此其中所存詎易可量而余所為惜君者又豈直杯酒宴遊之間而已哉嗚呼悲夫君父雲縣學生母仰氏娶文氏生子男三親臣娶何信臣娶吳繼聘顧重臣未聘女一嫁縣學生毛友仁側出女一居生弘治乙卯八月五日卒嘉靖壬子十月二十九日葬以癸丑十二月二十二日暮在吳縣吳山桃花塢祖塋之側君葬有日翰林吏部二公皆臨視葬事

而親臣願以銘見屬余辭不敢親臣曰吾二祖哀不能狀故狀之彭丈孔加敢以此請余乃不復辭銘曰吳山蒼蒼石湖漫漫君厭溷濁兮高明是宅

明故曲阜縣縣丞沙公墓誌銘

沙氏之先汴人也洪武中太醫院醫士福一始來籍長洲福一生景銘景銘生讓讓有三子八孫皆能家高門大第相望里中而沙氏始大然文儒之業則自曲阜公與公之從兄太平經歷良弼始太平寬和坦易曲阜敬直檢飭然皆以忠信長厚師表族人不徒以文學仕進亢其宗也兩公皆晚仕早休優游以享高年又有園池水竹子孫賓客之奉里鄰莫不稱羨以為後生式不數年而相繼以卒老長凋喪豈獨其

陸文

十

宗之不幸哉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曲阜葬于長洲縣武丘鄉彩雲里之新阡其孫魯自為狀來請銘昔太平與先大父同學舍相友善故其卒也屬師道表其墓而師道兄弟少嘗學於曲阜之家受知焉故曲阜之子若孫寔從師道兄弟遊而師道之子與猶子又師曲阜之子則曲阜之銘師道其美辭遂為考次其狀而序之曰公諱緒字良著別號一峰晚更號蓮塘父志菊翁濬則讓之季子也娶許氏生公少充長洲縣學弟子員例補國子生課試恒在高等數應天鄉舉不中晚就選得曲阜縣丞人意公不滿其官而公願自喜曰吾弱冠即有鄒魯而遊與而今遂耶上日謁闕里廟并庭下開殿中若奉金石音

從事者成以為誠感縣人郭御史某為紀其事三氏
學舊不分原增附公請於提學應副使得停補如州
縣學由是三氏子孫始有所激勸孔氏田侵于勢家
公為理而歸之縣本庫小士大夫徑山東謁孔廟者
較相擊夫役遂為里甲病公為稽淘泉夫羨直以佐
其帶民得無竄其折微明敏而恕庭無滯訟獄無淹
繫上官材之縣缺今微公視篆者三年公自少有志
用世其待選家食時郡守武康徐公將浚白茅河博
詢諸生以治之之策公所條論特為徐公許可多采
行之識者已謂公達於從政至是端緒少見庶克展
布而限於資地不久解去君子蓋深惜之公性至孝
自志菊翁無恙時即令諸子異宮居約俾共供養父

陸文

上

母以次而更公獨治圃藝池飾亭館數擊鮮徵歌招
賓客與父嬉遊凡所以娛奉其親者無不至故父母
遂常居公所不去及解官歸母老無齒公與陸夫人
朝夕治糜作醢躬調和以進雖子婦滿前不使執饋
也待族人有恩從弟死遺孤無所依公收而字之與
人交不為翁翁熱然久之不變益親人有過不面相
詰問微詞諷之使改而已公生成化庚子十二月三
日卒嘉靖丙午二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七配陸氏生
子二繼娶金先平瑞娶金庶子三琛府學生娶王珍
娶陸繼張瑄娶陳女二長洲縣學生韓鳴鳳顧讓其
婿也孫男五長即魯縣學生次希曾希董某某孫女
四曾孫女二銘曰

惟德之崇既耀厥宗位之弗克尚後人之逢

明故醫師戈君孝甫墓誌銘

戈君孝甫名仁長洲世醫家也父橋隱翁有盛名
于時孝甫志繼其盛故自號傳橋生孝甫早歲受諸
家所藏書即能領解然不以自滿屏居木清取張仲
景傷寒書反復讀之分經析證測傳極變悉貫而通
之乃出治人疾無不隨手愈者由是人爭求孝甫治
孝甫亦益自信汗則汗下則下吐則吐他醫縮手吐
舌莫敢睨視而孝甫無誤往往以邪氣方盛禁病人
勿食即病家恐懼不能守者強進投覲其安即敗不
治孝甫生平所起疾及所決不起者甚多然孝甫不
肯立藥案曰吾道不及古人僅守其成法取一試之

陸文

上

驗而敢冒之以盜後世名耶故不得而悉者焉孝甫
居家無他資惟以醫自業而能不及汲於賂謝有貧
不能致之者無問識不識聞輒自往往必奏功而後
已以是人咸稱孝甫長者孝甫坦蕩和易與物無忤
性嗜酒每旦辨色起有叩門迎醫者隨遠近行視略
遍至日晏即從人飲或召客酣歌相徵逐雖貴富人
迎之弗往矣家人曰為具以待孝甫雖不歸客亦滿
座呼酒相酬勸孝甫歸見之即大笑就坐益與歌呼
為驩或已醉則瞪目視客不謝而卧客固安生行酒
自若雖僮奴不知孰為客主也人無貴賤高下無不
可與飲者里中醜會必率孝甫孝甫雖不往亦必出
錢如所率由是樂日息而貨用恒不充然孝甫孝於

親母姚早平父蘭谷娶後母周又生四子因分孝甫
外居寄不持一錢出及力能就大屋即迎父母依已
以養弟未娶者為娶無產者為治生業竟能得後母
之驩孝甫年五十有六以嘉靖甲寅九月二十四日
卒平時志慮澄定不少亂索紙筆為遺言囑其子繼
悉具備尤以弗克終養厥父為恨悲號而歿嗚呼亦
可傷矣配周氏生子椿娶姚氏孫男一孫女二繼配
黃氏無出椿以是歲十一月十七日葬孝甫吳天壤
祖塋合周之兆奉縣學生陳君謨狀來乞銘孝甫與
余交周之葬余實志之則孝甫安可以不銘銘曰
和光以為道仁親以為仁術足以壽人而不壽其身
嗚呼其命耶

紫芝胡君墓誌銘

鄉進士吳桓率其門生胡數表經詣余再拜以請曰
桓自幼冠時交紫芝胡君即館其家而後經君之子
數周旋款洽垂二十年其好禮教義蓋不特桓奔走
之友也不幸卒矣葬有日知胡君者宜莫桓若也敢
為狀以數請願先生賜之銘桓余門生也余素知胡
君且知桓之不誣遂為序次其狀而銘之曰胡君諱
迪字仲為紫芝之其別號也君本吳縣張氏父濟縣學
生娶胡氏生三子胡之兄曰守朴翁瑄杜未有子卜
於諸甥謂其仲獨朗潤克堂構因乞以為嗣則君也
故君從胡姓守朴翁家中紀君力以振衰為己任所
居常闡閭中市肆櫛比率以厚貨籠貨周利而君實

獨方則從畜賈貫營運刻日月以償君有心計所
財貨持精良易售而息嘗有贏至期必償之不爽故
千金之貨徒手往無弗與者久之富商鉅客爭任君
而四方賈販亦多歸君君所得乃倍於厚貨者君則
益擇市人之長於智算者令列肆販易君固游閒自
如而家日以起於是治居室厚奉養守朴翁日與客
樽酒歌飲為歡固忘其無子也君乃曰終不可使胡
氏無嫡嗣因為翁置側室居歲餘不宜于輒嫁之而
更置凡置數妾晚得 氏連舉五子幼學壯室資費
咸自君出又人為植生產教之作業諸弟稍成長君
乃慨然有用世意即走京師求以醫自效初君少多
病好讀素難諸書輒能自領解因偏扣名醫與相參

陸文

究出為人視脈處方雖宿醫弗及也由是求治者日
益眾名日益起會故人有官醫垣者招之入京得通
籍太醫院為醫士京師多迎君治疾其視脈處方又
往往出諸貴醫上故朝士多知君者然是時省院久
不徵醫無能為也已而所從母張氏卒竟以初服奔
喪歸君事張篤於所生至是恨不及含斂喪毀伏苦
塊過時不哀初守朴翁不事事凡家之政君為其外
張為其內母子相為完護及張卒君內顧不得復遠
適而家指日益眾門戶算賦更費浩繁君又仁隱好
施內外族鄰待之舉火者數十家節衣縮食不能贖
君益窮日夜矻矻自力勞瘁而不知復年未及艾髮
皓然白矣未幾竟卒得歲僅五十有四嗚呼惜哉君

和易有編籍生平未嘗一與物忤間有悔之者不校也少事廢舉未嘗學問中歲更耽典籍經覽輒通與人言舉多文談其論古今治亂得失時出所見評斷每得古人所未發嘗言達亂之世無樂土惟勿與小人作惡庶幾避兵之術耳識者以名言君娶周氏生子男一即農吳縣學生娶周氏女二長字商軌未嫁天次通許汪孫男三汝成汝儀汝文孫女二君墓在某山某原葬之日則某年月日也銘曰

野樵王翁墓志銘

陸文

野樵翁諱忱字表中姓王氏世為蘇之吳縣人高祖曾始為陰陽家言曾祖士宗祖理父顯皆世其學不墜然率事農田服賈治生不專以術行世至翁尤喜請其家所藏書稍益通五行建除之數為人相地剋日以葬頗與諸葬師異葬師皆干薦迎合以炫技微貨相高而翁技術自重人鮮知之翁亦不汲汲求人知及吳中一二間家獨信翁言以葬者其子孫未嘗不盛也然翁自葬其父時營地者願去故家求益價翁惻然曰發人之親以葬其親豈孝子之心哉吾寧厚若直耳家不可去即穿其傍地以葬而封樹故家不毀歲時祭墓輒分杯羹危酒祀焉其所存如此直與以方隅禁忌謀人射賂謝者異也翁仁隱亦自天

性每行見露醜必亟歸率家人荷鍤往埋之親友稱貸不能償者多指與不索中歲里胥舉之長鄉稅翁素文弱不任趨役庭中受事多倩顧人更費無紀民有逋欠官府又一切取償於翁由是盡破其產衣糧食急至人不能堪而翁甘足枯槁不一形於嗟咄自是始專名陰陽自業朝夕裁取自給終不肯效他術家有所干請也及子來賓醫有名于時家稍稍復起翁即謝其業不事而教子敦行孝弟務貶指下人以保其家翁沉靜修謹居常無惰容調語事母李甚得子道李喪明翁每旦籲天為紙障翳起居躬扶持之及歿當祭必泣涕霑衣翁晚亦病日頗修攝生吐納之法年近七十種子瞭然能作小楷書人異之以為

陸文

六

壽徵嘉靖甲寅海寇焚郡郭翁先墓在近郊翁日夜念之懼遂病滯下竟以八月二十六日不起距其生成化癸卯正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二娶顧氏無出繼郭氏生于男二來賓娶徐用于娶林女三通湯休陶崇俞倫孫男一立齡聘周孫女三以明年乙卯三月二十日葬父墓之次即翁所卜也地在雁蕩村治字園來賓與余交余家有病必問之治故往來甚稔至是以文學周公瑕狀來乞銘銘曰

亡妻陳氏墓誌銘

嘉靖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禮部儀制主事長洲

陸師道之繼室陳氏卒歲卜葬不食越六年嘉靖甲寅十二月甲申始克從姑陳太安人葬嚴巷村先賢都水公之墓北則外比先繼室吳安人墳右既定師道刻其墓石而掩之曰陳氏長洲聞家世居縣之大姚村自都御史成齋公為大官顯聞于時宗姓益盛于孫世事詩禮雖貧不從業至淡泉居士諱濟請書授徒里中稱德人長者娶長溪夏氏生女慎擇所歸過年下嫁師道長吳安人聞而娶焉既歸事太安人貧畏不遂從師道去祿家食能甘淡薄無所豔慕相與安馬歸八年生三女長字金應次皆不育因以感疾卒年止二十有六銘曰

陸文

七

情竹華君墓誌銘

君諱子舟字亦喬別自號情竹生姓華氏華出宋戴公自考父食于華夏始因地受氏至齊孝子寶以孝顯天下而無錫之華獨為諸華望其後榮以仕宋居汴原泉以扈蹕還錫而拓業為湖之上者則自貞固處士棕鞞始貞固之曾孫曰守誠生鍾鍾生需是為君之曾祖祖母錢氏君生而朗悟五歲能背誦大學中庸不遺一字稍長業進士為程文已有端緒以父病不事事始棄舉業不事事農田以養晝夜課僮奴力畊一不以溷其父父掌鄉稅役繁重君有兄在而勞費皆身任之不辭族老長有憫之者議請于官使與兄低昂分任君撫然曰此非闕塙之漸耶吾何

忍為之卒謝其族人願且戒勿令吾兄知也外氏家中喪舅姑繼歿終事多取辦君而歲時祀事亦君舉之不曠妻異母弟貧無依君收而給之數年死於君葬且養其母如其子之存族既蕃盛于姓雜處小有乖違君協比救解務底敦睦恒曰兄弟伯叔皆吾一體吾可視如路人耶故五服長幼皆宗而親之鄉人誣訟君抵罪亡歸或勸君終訟速之往戍所者君笑曰彼受人教導正應憐其愚無知耳竟聽其自便君事親孝嘗與子就試常熟得巨魚將饌客忽思其父即走人馳六七十里持為晚食饋而羹客他味客皆歎息以為茅季偉不過也及居母喪哀毀得疾除服未幾竟卒年僅四十有五耳其生為正德戊辰五月二十有七日其卒為嘉靖癸丑三月十有六日其葬為乙卯正月 日其墓在壽椿山其配曰錢氏其子曰士翹其婿之已婚者曰蔡壽卿王大銓其未婚者曰錢某錢某錢某其孫男女各一男夫女幼將葬士翹手為狀介其祖姑之夫錢君道卿來乞銘銘曰

陸文

六

華實御族肇姓維采寶以孝顯道炳千載自汴而錫益蕃益昌君纂以承不墮其光侃侃于鄉閭聞于宗克世維孝翼翼斯恭壽椿壽椿壽椿壽椿往即立宅刻銘從之後有考德

明故夢萱顧翁墓誌銘

吳縣境西南窮太湖濱湖之鎮曰橫金山阻水迂民

遠去官府租稅徵發多不以時集故其鄉長稅者人
爭避不肯為有為者不旋踵輒破其產而夢萱願翁
獨父子相繼任其事者三世家不墜而益隆翁諱文
榮字世思曾祖貴祖恂父忠世家鎮之西其為稅長
自翁父時民已信服至翁益能奉公集事凶年民竄
亡翁輒出藏粟代民償稅他稅長逋欠狼藉而翁獨
輸納如期官長益材而任之至稔歲民終不敢不償
翁所代故翁田廬事產亦不廢而有贏民有爭或詣
翁得翁一言平曲直輒解去不願至公庭及翁老而
休乃令長子洪侍家政次子潮應官府各事其事而
合幫共費庭無間言故能久任繁鉅而下以役為忠
者不獨以財長雄其鄉亦由有禮義敦睦為之衛禦

陸文

九

也翁既以力本居積致富然布衣草履自奉固儉其
而振貧恤匱則未嘗有所靳里有病涉則曰梁於我
修鄰有露醜則曰棺於我給族屬里黨率多倚成於
翁子婿蘇州衛指揮表雄貧不能襲父職翁傾橐資
遣之卒以世其官痛母蔣氏早世因以夢萱自號歲
時享祀涕洟慘怛悲不自勝事繼母張尤盡孝養不
異於所生與人交無少長貴賤皆任真直致不隨時
俗為俯仰然人信其朴誠益親敬之云翁生成化早
丑七月一日卒嘉靖甲寅三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
有四配張氏嚴氏子男子三洪娶翁繼徐潮娶胡繼
王深娶沈子女子三嫁沈而表雄者皆先卒其幼在
室孫男六相利眉植棟校利眉府學生孫女六曾

孫男五曾孫女三洪等卜以卒之明年乙卯十二月
十有二日葬翁寶華山全家塢之新阡以其塾師即
文學陳君與忠狀來乞銘余弟安道與植為友婿其
舅韓君寔介以來不可辭銘曰

伉哉直本是力義以翼家既翁不志役壽而逸銘紀
實石可泐德不沒

雲心陸君暨配魏令人合葬墓志銘

嘉靖辛亥三月二日雲心陸君喪其配魏哭謂其友
韓吉甫曰吾不得吾妻無以成吾家吾圖所以不朽
吾妻者墓無銘不可也君嘗遊陸儀制之門矣誠願
因君以丐其一言以為不朽託未及請而陸君病且
卒屬其子應辰以必與魏合葬葬必得吾銘應辰乃

陸文

十

介吉甫持信陽守郭君 之狀來泣拜以致其遺
言余與君同姓且念其父子意持至不忍辭也乃為
采摭其狀及以吉甫之言而序之曰君諱子龍字維
臣別號雲心世居吳之閭門勝國時有名友者以博
古藝文名當世蓋君之 世祖也譜燬莫得倫系之
詳然宗人率聚居故里不徙而君父夢雲翁亦鑿古
博物與諸名士遊能不墜其家聲夢雲諱瓊娶陳氏
生君而家稍圯君慨然思自振植以所居在闌闌中
百物聚賈因擇人而任以資易凡數十輩隨材授業
各射所利便僕役阻儉爭為盡力久之貨財流溢邸
店增拓君固雍容游適而家日以起於是益捐貲購
古器法書名畫因通博易與好事家賞鑒品評以為

樂故賢士大夫言與夢雲遊者益愛重君而與之交
君居身儉約雖家積縉綺而躬衣布素不肯事侈靡
至延師教子賓禮縉紳則館餼豐饒禮文周至乃略
無纖音態人有以緩急告者解衣推食以周亟於無
資往往出其所望事繼母史如其母生養死葬備物
而盡禮繼母之子不治生產君力振贍之為婚嫁其
子女曰厚吾弟所以厚吾父也嘉靖甲寅八月十五
日卒年七十有四與魏同生而壽逾其三魏長洲人
出家文靖公後父歲母鄧氏自幼壯肅閑于內則初
歸時家未立盡脫簪珥以佐君資家既就裕食指日
益眾米鹽瑣細出入管鑰悉令人操之撫御婢僕問
遺親姻隆殺疏戚無弗當君意者年未四十無所育

陸文

五

即為君履置妾媵逮下慈而有則諸御化之亦肅雅
無間言及得應辰即躬自保抱顧復教誨恩逾所生
則君所為哭之哀者又不特以造家之辛勤也應辰
盛出娶袁氏女四嫁劉伯沈大勳吳思義幼字蔣文
治暮在吳縣花園山祖塋之旁葬以乙卯十一月二
十九日銘曰
陸望于吳魏宗大儒執作之合德則下孤既肇有家
亦綿厥胤歸不同年同于啓殯花園蔭蔭有鬱維松
往偕斯藏終古其從

明故通政陳公夫人

誥封宜人張氏墓誌銘

誥封宜人張氏故太醫院使進階通政司右通政吳
縣陳公諱寵之夫人也其先自崑山徙京師為

縣人父克用母 氏宜人年若干年而歸公為繼室
以公貴封宜人進封宜人年七十有五以嘉靖甲寅
七月八日卒九月十六日葬墓在吳縣黃山與公合
兆所生女一嫁國子生伍忠光庶子三渙太醫院冠
帶醫士直 聖濟殿娶沈繼周沛國子生娶陸繼成
治聘朱女五其四婚曰錢獻徵俞忠國縣學生劉瑛
湯鼎新其一未字孫男女各一宜人之為女也能順
事父母以有聞於族姻其歸于陳也能繼前夫人張
氏姜氏之賢以有其室而使舅姑夫子咸有以自解
而不戚戚於悼亡其為婦也能事皇舅院使公皇姑
史太宜人在遠如在近而使二親不以子婦不在側
而不怡院使公之喪通政公慟而殯其子而宜人下

陸文

五

以愛子之故變其哀其為妻也通政公始以布衣仕
醫院日給事內庭不得顧其家宜人能以儉勤總內
治以佐公之廉及公歷位通顯祿賜優渥宜人再受
命封矣能以賤貧貴富動其中而勸公亟退以全
公之名其為女君也能遠進諸妻以有子而使諸妻
化之亦相親睦無嫉妬之心其為母也能均愛齊誨
而使其庶子女親君母踰其母其為姑也能感之以
德意而使其婦養之於約也必致旨而私以撫自滄
嗚呼宜人之德如是不可無銘以示久遠銘曰
夫人之德順而明來胥有家陳日興婦妻母姑道具
尊貴膺 顯命諫則承以約居老愈堅貞康壽令終
慶有徵誰為斯銘從甥孫實書不病言不文

仰山程君暨配葉令今人合葬墓誌銘

吳縣學生程策將葬其父仰山府君暨母葉令今人于休寧縣閔川祖塋手具事狀介余友顧君汝才來乞銘余讀其詞甚哀不忍辭也按狀君諱悅字亨通別號仰山姓程氏為休寧者姓居邑之會里代有顯人宋十八朝議 遷中澤傳若干世有名文者為徽州府學生復遷閔川則君之祖也父嚴母 氏君生有至性少喪父年六七歲時嘗出共里中兒戲母召責之即跪受訓戒知自感悔不數歲其母復喪哀毀骨立鄉人嗟異歲時薦祭恒涕泣如初喪過時物珍新必倍感痛曰嗟呼吾少不得事吾父長遭貧困又不克竭甘旨於吾母今力足以備物而親不待矣奈何

陸文

五

因泣數行下一日見老嫗過門狀類其母悲感彌月其篤孝如此君舉止修飭言語雅雅冠服整潔衣裾襜如其各遊吳中雖混迹塵市而縉紳名流往往欽其士行樂與之交與人為錢通尤敦信義嘗得遺金於地俟其人而還之其轉任滬保人為盡力無所侵冒他商多以喪資繁訟而君未嘗一至公庭君自以家世業儒已獨以少孤失學乃篤意教其子策延師購書不惜厚費及策遊學官君喜謂之曰汝今庶幾能不墜先世之緒耶因令省母於家未返而君以疾卒矣宣嘉靖辛亥 月 日也年僅六十有七娶葉氏諱周父泰母吳氏君同里人也柔順靜默能以儉勤佐君起其家如平服勞不以富貧變節君既久客

吳中欲迎與之俱今人曰丈夫固有事四方者也君既業懋遷且攜少子出游學豈可復以余累君余婦人願守閨門為君與長子歲時掃丘隴耳因勸君納妾劉氏侍中櫛而身督家人力作開拓貲產卒與吳中相埒云其卒後君三歲為嘉靖甲寅 月 日得年七十有一葬以乙卯閏月六日君生二子長第娶吳次即策娶史孫男二長某先卒次府孫女五長適葉次適吳餘在室曾孫男一銘曰君奮孤童力亢宗刑家孝恭令德從外義內雍約而豐老偕令終歸則同閔川有宮厚且崇尚後之達貴其封

明故楚府良醫春江陳君墓誌銘

陸文

五

君諱恩字世澤別號春江姓陳氏其先臨淮人從宋南渡來家吳縣世業醫有良炳者仕元為翰林學士同知太醫院其孫本道贅吳孟氏孟故名小兒醫故本道亦遂名小兒醫其後子孫因世其業不徒本道之孫曰仲和有二子長曰公賢次曰公尚公尚與子希正皆以醫入仕至院判通政而公賢傳子體元則不仕而退以其術鳴于鄉然其父子名稱籍甚人所趨赴尊敬之不下仕顯者體元諱乾號東菴娶翰林檢討徽府長史董公克明之女生四子皆傳其業仕為郡國醫官而君其仲也待次楚府良醫方東菴公術盛行求請輻湊其宗人及他醫之有名者皆莫及君自幼受方東菴公所即能得東菴公意稍長東菴

公命治吳江王都御史之子一往立愈由是醫林翕然稱君名謂非君莫可繼東菴公者東菴公亦謂君必能繼之也其後四方來請日益盛君與東菴公異宮居其戶屢皆恒滿然君之道尤獨行於無錫名宗鉅室日夜走舟車候君得君往則闔室交相慶曰孺子不憂誤死矣是時無錫有國工二曰施氏周氏蓋江以南醫之有名聲者也每過幼稚有奇疾必曰非吳陳君不可為必使病家迎君君至所論必出其意表故二家益心服以為不可及有患痘疹者一家卧數十兒君視之輒曰是可藥當幾日愈是不可藥當幾日死是可勿藥當幾日自愈至期果然十未嘗失一也至其治他疾必先調養後攻治每以擇乳母謹

陸文

五

燥濕時飢飽寒暖之宜勸人嗚呼君豈古所謂治之未疾者非耶錫之名公若故尚書文莊邵公今學士鴻山華公皆為詩歌美之即君之醫可知已君性高簡徐言矩步色壯氣揚望之若不可親狎然久與之處笑語款暱殊有情致事東菴公及董令人能盡孝養喪哀祭敬舉無違禮兄弟友恭白首怡怡哀死撫孤冒辱御侮惟義是力從父通政公既歿而家二孤困于役君為處分均之族人親舊有急往為營救必克濟乃已年七十有二以嘉靖乙卯八月二十八日卒配楊氏無子繼配顏氏生子三男說府學生娶徐女適王敏劉光妾氏生子三男諧娶施繼唐諭娶楊謙娶顧氏生子一女適府學生呂調陽孫男六

允芳允揚允遷允祥允吉允立孫女三葬以是歲十二月七日墓在長洲縣武丘鄉駒宇園從東菴公之昭與顏令人合兆先都水公於君為外兄相與也睦故君遺言屬師道銘其墓葬時說等以鄉進士陸君巨卿之狀來遂述之為銘銘曰
惟醫論世在世其良君克濟美世業益昌惟藝斯承惟澤斯衍懿茲德源既濬逾遠武丘之宅往從先人百祀不騫惟德之靈

餘干丞徐君家傳

陸文

六

有大志遠受易於陽明先生得其傳且聞性理之學持論屬文雅為先生所稱許既卒業出贅吳江黃禹蹟氏因選隸吳江縣學為弟子員名籍籍起學中嘗從諸生上郡謁太守天水胡公道有饋蟹者太守問諸生徵蟹事君隨口疏所憶二十餘事事詳而核太守嘉賞者久之御史試諸生君常在高等援例入國學適增城湛公為國子祭酒見君所為文奇之詢知其學之淵源歎曰吾固謂其必出於吾友陽明子之門也既屢試應天不中去從選調得餘干縣丞餘干當江右孔道民苦于夫役前政率坐視不恤君力為汰減省去者十之三有貴家子弟訟者君故緩其治稍以禮讓開誘之卒相感悔兄弟復如初邑尚詳

計獄訟繁多聽讞詳明上官無所裁駁而贊成者亦樂就焉是時巡按吳縣伊御史章丘謝御史皆原厚峻風裁不肯假借下察並下記稱獎餘于承然君素不習走趨他御史至竟以事失其意免歸君得謹孝友自少時即能順適祠祭公及母馮安人之志後雖迫于親命出贅于外而致力甘旨服勤湯藥與在侍諸兄弟不異親卒居次毀稱其服弟元祉早世撫恤孤慈恩義周至其在舅氏為之幹盡禦侮率以子道事之及舅卒則舉其遺貨歸黃之嗣子無所私而迎養外姑終其身人尤以為難君既免歸人多惜之者君夷然不以屑意即所居為山池種魚灌花日徜徉其間以自適性不能飲而客至命酒勸備盡歡窮

陸文

日夜不厭生平喜嗜慾獨愛好典籍多所博涉有詩集若干卷曰靜觀堂稿兩溪雜詠藏于家平時年六十七子二言行吳江縣學生

論曰甚矣科舉之不足以盡人而資調之困士也若徐君者豈不彬彬博雅不羣之士哉而垂翅累舉跼步一命良可悼已雖然風猷足以善一鄉而殁有以垂後世君子固視所樹立何如耳時運遇合要不在我又何尤焉

明故桐山褚翁夫婦合葬墓誌銘

鄉進士褚君元珂哀經詣余泣拜以請曰珂兄弟少失怙子母荒蕪賴吾大父桐山翁大母陶碩人撫教成立今年珂幸以郡學諸生充鄉賦庶幾有以伸一

日之養而大父母棄我不待矣歲十二月七日丁酉諸叔父以吾兄弟啓大父所營之壽藏而合葬焉珂幸得視窆而後與計偕誠懼大父母之純德懿行無以白於世惟是墓門之石敢圖不朽於先生余辭不獲乃按其同年友陸君巨卿狀序之曰桐山翁諱鳳字鳴岐桐山其別號也姓褚氏其先陽翟人曾出宋都鄉侯湛之湛之二子淵澄皆為吳郡守而澄遂留家長洲吳淞江上子孫繁衍所居成聚鄉人因名之曰褚巷事載郡乘中去澄若干世為翁之曾祖經經生宗宗生顯顯娶蘇氏生翁翁生時有異光照室童幼靜默不好弄長益端亮值家中衰刻意振植身督僮奴勤畊力作以起其家不數年物產豐裕與弟分

陸文

中一視其所欲而推與之不以身所創置私為己有鄉推長賦出納平恕為民所信服雖遇侵歲劑量緩急與定為輸期令民月日負載以上卒無逋欠同事者皆推以為不可及鄉民有爭以情法譬解或置酒使釋怨交歡故為長餘五十年而公不挂吏議私不為怨府云翁居家善事其親奉養葬祭物備而誠至天性儉約服飾器宇尚朴素每思為子孫觀法曰毋長其奢也及收養孤寡助給婚喪義所當為者則捐費無所吝年踰八十以詔恩受冠帶然平居布素自如豫為壽藏起塋種樹以待謂人曰古之所謂歲制者自六十已然吾非豫凶事也君子以為達年八十有八以嘉靖乙卯七月七日卒平時精爽不亂惟

以寇亂遺命速葬至瞑無一言老荒也配陶氏翁同
縣人與翁合德煥義而能相之以順康親造家助益
良多其生後于翁卒先翁皆二歲得年八十有四卒
之日則某月日也子男五娶妻許若娶唐磁娶蔣繼
徐若娶顧焜娶施若若俱先卒女一適翁綱孫男十
一璞元珂珙瓊玘瓚珣珠瑄寶瑜孫女五曾孫男六
光祖光宇光祚光幾光宙光大曾孫女六墓在依仁
鄉釣字園銘曰

明故懷松吳君墓志銘

陸文

元

君諱琦字琛甫懷松其別號也姓吳氏其先浙人元
季有諱祥孫者避兵來蘇因占籍為吳縣人祥孫之
曾孫諱濟讀書有隱操藏例授冠帶不服而自稱太
平逸老吳文定所為著逸老堂記者也濟生幾子長
曰筠軒諱鑑生君兄弟幾人次曰一松諱鐸無子君
以筠軒之命為之子吳氏世賈 京師父兄子弟列
肆相望一松獨以足弱居邸不甚皆省每傾素以赴
人緩急由是皆日削不得與諸昆弟埒君甫總角隨
侍郎中代之籌算出內無遺謬及一松卒君益自激
印擬拾補葺以完其故居皆良而譽直廉不肯為詐
巧以籠厚利貿遷者多樂就之業遂不墜而加隆君
既歲往來齊魯燕趙之郊久之益厭年未五十即自

歎曰古人服賈特以營養吾既抱風木之戚而願為
子女計逐逐利途卒老于行耶因召負錢者焚其券
即日治裝歸杜門謝事藝花竹自娛非市喪問疾役
于公不妄出在都市所識顯貴人或道吳下問君居
過訪之往往辭避不欲見家人勸之君曰是非吾里
巷布衣事也君有至性一松與其配徐之喪棺斂封
樹必盡其誠哭泣苦出期而不變有所感觸雖非常
祭未嘗不流涕也事庶母嫁二妹滄瀟資遣務極勤
厚曰吾為人後者當如是然奉其所生尤篤旨甘輕
毳以時饋獻不遠千里宗黨稱其孝焉素操儉約病
流俗汰侈貽誠其子曰青梁爽口文繡華躬與其不
可常執若蔬食布衣之足安乎然於賓祭睦族教子

陸文

元

之費雖厚不惜也平生喜稱人善不忍道人之過家
胥匠籍過幾更時常為族人多出算不事口率以寫
單下然技君者更幸其敗或以告君君亦不怒但曰
我幸有餘能為出算則彼常逸矣願不憂失陰而幸
我矣邪聞者愧其言年五十有六以嘉靖甲寅七月
七日卒配金氏生子四男鶴齡縣學生娶許鴻漸娶
袁鵠志聘石女嫁府學生沈廷騏孫男二女一鶴齡
等卜以乙卯十二月二日葬君天平山至德鄉之新
阡以余友彭君孔加狀來請銘余不及識君而孔加
不余誣也遂按而銘之銘曰
承考以賈兮迪子則儒後先孝義兮以積以畜德之
不沒兮刻銘山隅

明故吳處士妻鄒令人合葬墓志銘 有序

嘉靖丙辰二月二十五日甲寅長洲吳鄒其父梅
卷處士母鄒令人于武丘鄉飛字園先事以袁州府
學訓導俞君狀示余涕泣而請曰不肖風遭閔凶先
母以乙未某月日卒祖墓隘不可附謀改卜地而數
不食先父或以勿亟斬必得吉壤而後奠越七年壬
寅某月日先父復奄棄諸孤竟不及視吾母之窆也
痛念願言奔走詎相愈難愈慎然卜得而訟訟得而
相不協卜展轉歲月又有五年而後始兆于此土
也越制逾時不肖之罪大矣惟是墓門之石願得先
生一言以不沒先人名且若不肖所以不得以時葬
者不肖幸莫大焉余惟先王制葬緩速有時渴葬解

陸文

三

葬皆非禮也後世葬師日官竊卜地與日之文而曼
衍其說多其禍患以謀人為子者苟不忍以親之
體魄違犯不詳則不得不深信之而後當其時而葬
者益鮮矣吳氏之葬誠為太緩然其心則皇皇焉不
肯以薄薄自居而斬於無悔耳矣解葬云乎哉且吾
聞鄒令人之病鄒嘗割其股以療而今之治二喪也
身任以襄事一不以其弟是豈解葬者所能邪余
既隱其志為狀作銘曰

秦伯遜周與仲雍俱兄沒弟嗣爰肇有吳曾孫周章
國建自武胙土命氏為吳始祖九十四傳有孫景安
來籍長洲贅漕湖錢生子曰涪其孫曰澗澗娶于
實生處士其諱曰珮希用維字幼質岐嶷學有端緒

奪于親喪弗竟厥志惟德克孝敦禮慎終亦施有政
維儉而恭繩步矩趨教家以躬我至既完我躬既飭
執敢侮予必報以直家既閑止爰睦于宗思遠嫻堂
中外乃雍我伯我季貧無以葬曰於我殯孤女我養
外姑老寡二子孔艱維季有孫則壯而鯨我饋孔時
登不憂食通者助稅戍脫其籍有歌浩育亦我是宜
令人氏鄒喬忠公弟距父克紹歷十二茲毓德于閨
辨通風者不音刺繡曰蠶女工絲糸織紵靈專婦功
既并歸吳肅雍在中維繼姑王御家嗚嗚婢御請業
實易其弱處分劑量眾顧而愕侃侃處士相之以柔
舉義必克令人是謀裨贊自內必慮而周二子鄒鄒
娶皆鄒氏婿仲顧姓維鄒厚士錫王國靈厥推次婿

元孫中英鼓篋邑庠次升國學是為中良中立中彥
最少中行女孫有三二已出通曾孫維二男女各一
處士之壽六十有六令人少二先歸非促有室同歸
武立之陸維此有室相度維艱匪艱伊慎式求其安
廿載之勤乃真斯原體魄攸靈上厚氣完從千百年
尚微卜言

陸文

三

雲山顧君墓志銘

顧氏自肅侯元公佐命吳晉子孫盛於江左其居長
洲下保者則自德常始去無錫來徒德常生以禮以
禮生瑤以賢維里中生八子其仲曰西疇翁徵則君
之父也母王氏繼母錢氏君諱侃字君偉別號雲山
九歲喪母衣毀如成人西疇翁異之為延禮良師友

與之居君亦開敏知自泮礪能操筆為文詞有驚人語是時家繁於役念欲休其父乃棄去其業不事事力田以養外役于公內以殖其家米鹽毛細一不勤西疇翁西疇翁亦遂謝家事不事去營別業鑿池築圃以自休曰吾既有子矣初西疇翁掌鄉稅鄉民多德之及君繼起平量緩期不改其舊而又時出臧案以代民之不足於輸者同事或尤之曰是頑弗率者且以為當爾矣獨不計後之不可繼邪君不為止由是鄉民雖以為顧氏世有德於我郡守文安王公霞長洲田縣舉君為耆民履畝而贏縮之諸耆民後多以私刻致訐訟君獨不履于法年未五十即自營藏地或規其太早君曰六十歲制古之人則然也吾懼

陸文

五

無古人之年而或以累後之人耳且十年而木成吾且待松楸之茂而麻焉及歲甲寅君年六十七月八日其始生之日也家人于姓將俟其日為君壽君笑曰歲之旦吾已得下壽矣奚必於懸弧之辰即歲首召媼部族人為宴飲極歡累日而罷而君即以是月二十二日卒矣蓋若有先見焉者嗚呼君亦達矣哉娶湯氏安吉州學訓導之子先卒側室浦氏生子道隆常州府學生娶蔡氏光祿卿亨仲之孫孫男三中立中乎中行道隆下嘉靖丙辰二月丙午葬君所營之墓與湯合兆地在谷字園以袁州府學訓導俞君狀來乞銘道隆嘗受經余弟安道助為之請遂下辭而為銘曰

有施于鄉有聞于宗築宮待終而于崇其封其傳無窮

水東金君墓誌銘

君諱李字德仙一字祥仙水東其號也金氏其先汴人宋宣教郎琦扈蹕徙吳江居鶯脰湖上至弘道六世不析產元旌為義門金氏弘道之弟弘業有田在吳縣吳苑鄉元季避地田間倡義保禦官義兵千戶死祠於其鄉其後子孫遂留家吳不去弘業立孫名麒有子幾人仲某死無後婦胡守其祀不貳伯兄鑄以其子溥為之子則君之父也配張氏生君少有異質齟齬占對如成人及就外傳日記誦數十百言皆能通解大義年十七出試有司時北地張御史校士

陸文

五

嚴厲少所辨與乃君得選為府學生故嚴州守盛公應陽易學有名諸生中君即與弟槃北面受業居無何君試在高等與盛公名相次同舍數異稱君速肖而君不自足也學益力讀書學傍僧舍非省親不歸由是名日益起前兵部尚書濮州蘇公時知吳縣深器君及歸朝每寓書以高科望君然君六試應天輒不利父母又相繼卒上承大母下撫孤孀門內食指繁多悉仰給君君乃慨然歎曰使吾不得畢志於學者其命也夫請于提學御史莆田黃公求援例去黃公視其文惜不許是時君之子秋方弱冠以府學生試應天君謂所親曰吾尚不可以已耶遂決意絕進取人謂君恬於榮利宜其得年而不登下壽卒矣

悲夫君博學好古懸金購書所藏多善本雖部帙浩博幸皆鑿訂完好藏書家往往謁其定本求其是正焉雅好春秋內外傳杜工部集手校刻梓以傳同好天性孝友弟樂早卒婦鄒守節君白其事于監司得賜粟帛幼弟孤姪附翼訓誨務底有成族姓蕃衍恐世序易消特修家乘刻之以垂久遠其治生能力本號時而出之以節儉故先緒益拓然緣飾禮文好行其德不專事多藏也君生弘治己未八月十四日卒嘉靖丙辰正月二十四日年止五十有八娶華氏子男一即秋娶朱氏孫男二元均某繼從伯父某孫女一秋卜某年月日葬君路湖山世墓以君從弟文學藥狀來乞銘銘曰

陸文

五

學優不仕施有家年不配德其又何嗟維胤之良詒慶則遐

明故雲屋鍾君墓志銘

吳縣鍾家橋肇自宋江浙儒學提舉東距今餘四百年鍾氏日益盛宗人至若干指率環橋居不徒故鍾橋之鍾號稱吳下舊姓在前代多仕州縣入國朝世章以明經知甯田縣甯田五世孫曰璿生曰承泉生鑾鑾娶葉氏是生雲屋君諱密字慎甫高朗英茂少不羣凡兒從里儒徐希菴遊得聞重理教崇節義之學慨然知所嚮方值家中替以養奪業去事力田用本富起其家由是更算徭賦常為一鄉甲君才請敏練應之優暇雖日有事于公而蕭閒清曠不為所累雅

好山水窮探名境所至觴詠留連淡旬忘返人莫窺其際君既好修尚文調儉重然諾賢士大夫多樂與之交君謹禮寒約而畏遠勢權見人有善亟稱之為子弟法過不善必面折之是是非非不枉其情故鄉民有爭往往不之官府而質成於君君性篤孝父病革母亦沉痾在蓐君內勤藥餌必躬必慎外為弟妹畢婚嫁皆造豐備不使親懷身後憂及父卒世墓隘不可耐即屏家事與葬師遍擇吉壤久之得卜於博士鳩築治深厚務求堅久至葬會者千人供億周詳貴戚自君出一不以煩其弟宗姓既蕃君立祠堂舉時享以合族因以郵貧勸學助給婚喪修葺睦之誼親友有急捐資以應其求雖百金弗靳歲凶民饑發

陸文

五

藏粟賑貸宿道莫能償者即折券與之數平之日鄉人奔吊有泣下者君喜請書自子史傳記字學醫卜無不窺涉頗事著述有會山樓漫稿南遊紀勝編荆溪述事若干卷藏于家嘉靖丁未君夢為詩云到今五六載笑我若浮絲起謂其子曰吾殆不久矣至甲寅九月二十五日果以疾卒湖其生弘治壬戌十月三十日年止五十有三元配徐氏生子男二鳴道吳縣學生娶顧鳴達聘盛繼配周氏生子男一鳴達女三婿曰府學生施文价金素幼字李察鳴道卜卒之年十月十八日附葬君於祖墓以余友周公瑕狀來乞銘且致言曰先大父母之葬吾父以諸公之言以飾其墓由是大父母之名獲託以不朽道也不肖敢

不以吾父之事大父母者事吾父乎余既哀其言且
嘗銘君之母葉矣遂不辭銘曰

鍾橋翼翼喬木維繫伊人亡矣宗于何式博士之宅
松楸其殖伊人附矣世孝無斁

守拙顧君墓誌銘

顧君諱乾字子健守拙其別號也曾祖公藝從婁江
出替陸墓馬氏故後遂為長洲陸墓人生廷實生瓊
宇文美娶周氏生君家稍落君即以治生拓業自任
通貿易平價直雖童兒匹婦弗欺久之人孚其信義
用起其家繼母表氏同子 誌與來君款睦無間同
居三十年及歸析其業半與之事其母甚孝而生養
殁哀人不知非其出也與其配龔氏夙興晏卧操作

陸文

三

終日而衣食取充口腹耳悃悃願謹口不妄言從昆
弟有貧而亡者君殯之而撫其子女如其子親識有
困縲絏者君周之而克濟其乏如其親識書以子母
錢予人君未嘗有疾言怒色負多則曰姑待豐年負
少則遂貫不之計或問之君笑曰平時只是某收渠
利耳故或以非義加之輒自欲避終其身未嘗與人
競也其誠意動人人之感之也亦如是其修建寺觀
廣葺道路凡利神益人之事不吝為之晚年得濕疾
久之弗治慰問禱祈者奔一鄉及卒往往垂泣嗚呼
此豈易得哉配即龔氏生男二曰敬娶徐氏曰邵娶
氏幼育于陳 為之子女三張師舜李煜漢繼
禮其婿也君生於弘治癸亥三十日卒于嘉靖辛酉

九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九明年壬戌正月 葬某

宇園之新阡君戒其子曰立身以忠信為本治家以
勤儉為先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積陰
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勿違父命可謂
人于矣長洲學生錢寄文古道君子也與君中表而
狀君謂君此言抑亦可稱丈夫矣信哉其子敬來請
銘余與君不相識以狀不誣作銘銘曰

陸墓之阡草新茁有封其上固石室視詩世世永安
吉

少竹馬君墓誌銘

君姓馬名似龍字雲從號少竹其先太倉人太常卿
紹榮顯于時謂其姪良驥曰太倉瀆海民悍可不慮

陸文

三

乎命良驥遷吳縣良驥得宋克楷書法為一時所取
童生奎字應文娶衛氏生君幼業儒通于古今博物
之故又家世楷書知其學所由來而辨其真偽凡有
所售必古哲先氏而後証之考緣曲引終不得而滿
調也是以大人豪士聞其名皆慕其人以是愈取重
故其家日益富其事二親皆盡孝敬母病危君割股
藥之不效父病繼危遍請名醫治之不惜產曰捐產
以活父所至願也旁頓哀毀轉至危重臨卒呼于告
以一絕曰更有麻衣不直錢嗚呼痛哉夫一人之死
又割股以獻之求其不死而今也終一月之間三人
見嘗命嗚呼何其酷耶古者不孝以為大無道而今
也割股以獻至危之親是至孝也蓋不厚於一人之

身耶其教子也厚劉學休以延名師甚感忠也而卒不可顧天邪人邪君生於丙戌正月二十有五日本於壬戌四月二十有一日娶陸氏生二子天衢聘常熱洪氏鄉進士度女次幼將以君父母祔葬于九龍山祖塋並以君祔其事行不可沒也天衢並來乞銘銘曰

有從于父母而心孔隨有享于妻子而情孔離其祔其祀是皆先人之祉而胡悲

南京禮部儒士羅君墓誌銘

禮部鑄印局掌天下之印辨其真偽以行其禁令然使員少而儒士補闕之人多於是有所改而外者若居而弗去則年不逮矣吳縣羅君啓東其一人也君少

陸文

卷

英敏長身玉立以獨于去書學佐其父理家事戮力高賢中居賤微資遂益以富羨而日與文人墨客談今博古悉秦篆漢隸之妙而通之因以納禮部儒士然大使自無間而儒士壅不通以有用之材卒局於無用之地嗟乎老矣君家既起有司有繁劇之役必屬之長鄉賦者再為代其逋逃而弗問大理丞宋公為吳縣時建立義田勸借君金百造倭船雖勞且費君皆不辭其好義奉公蓋如此母王碩人病而君亦染背疽取大便嘗之苦痢止而疽瘳斯亦黔婁之所難也君性勁直言侃侃無矜何態布衣糲食不使有贏而燕宗享客則極其豐饌家法章程井井有條夫婦之間至老若賓鄉黨雍睦下至臧獲優恤幾數百

指云君之先某仕宋提點兩浙刑獄自汴徙淮生平江錄事壽山因占籍吳中六世至仲華守儒術而家益富號金銀羅家仲華生感

國初以賢良徵不就寓於醫君之高祖也曾祖肅祖輝父德序母王碩人君諱曉字啓東號陽谷生弘治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卒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年七十有一配娶徐氏生子錦娶張繼娶徐女適某縣學生繆應元次適查懋芳孫男二愈春太學生娶張次達春女二適胡維蕃次幼曾孫男二一鵬一鶴女幼君於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于吳縣至德鄉隆池之新阡先日錦與其師孫之本奉崑山博士狄從周行狀來請銘于墓從周言與君素熟在

陸文

下

南京自以其孫愈春之太學而君因喜甚因視之遂不起因哀其志而愛憐之也之本言其言信然因不辭而銘之曰

隆池皎如綠如幽如曷以葬於是哉銘其藏百世有於是

前進士承德郎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長洲陸師道撰

陸文

翠微亭題
名攷

集字詩坊

鄭琦題眉



光緒乙酉
西川
宗善
氏重
雕

翠微亭題名攷

西湖韓蕘王翠微亭題名攷

汪繼壕 季深

右紹興十二年三月五日韓蕘王翠微亭題名子彥直書在杭州雲林飛來峰之半攷武林紀事世忠建亭於飛來峰之半顏曰翠微而不著所建年月宋史韓世忠傳紹興十一年秦檜收三大將權世忠既不以和議為然乞解樞柄繼上表乞骸十月罷為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自此杜門謝客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十二年改潭國公二十一年八月薨追封蕘王諡忠武建亭在十二年

翠微亭題名攷

一

三月隔奉朝請六月正史所謂縱游西湖時也史又稱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史不著王年宋名臣言行錄別集王薨於八月四日年六十三計建亭時年五十二是王早有此號非晚喜釋老而始稱也清涼二字見周禮天官典絲興功之時注時者若溫暖宜縑帛清涼宜文繡又殿名見三輔黃圖五臺山本名見五臺山志似皆非王命名本義即郭崇韜對莊宗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對壘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之語是時高宗意忌收復王已解樞柄君臣柄

鑿何所交勉義亦未必在是惟法苑珠林云清涼寂靜安樂無病又李商隱詩楞伽頂上清涼地善眼仙人憶我無王意其在斯歟史論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此得王本衷王性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武穆冤舉朝無敢出一語王獨撻檜怒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當紹興十一年王與金人戰於淮岸將劫之金人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設檜無和議則王與岳武穆討復中原易如反掌高宗惟檜言是聽使不得盡伸其志宜忠憤激烈不能釋諸懷乃以清涼自號優游

翠微亭題名攷

二

湖上其脫屣冠冕見識踰常卒能終其天年哀榮備至可不謂賢乎其勛業彪炳史策人所共知特舉其在西湖逸事如游香林園與蘇仲虎宴飲王寄臨江仙南鄉子二詞見周密齊東野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乘小驢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書二詞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瀟灑靜無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取富貴須知富貴難久任不言中死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自殘鬢髮蒼蒼骨體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欲只恐癡迷誤了賢王生長兵間未能知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詩詞皆有見游湖遇李晦叔一事見宋稗越信乎非常之才也

類鈔中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道遙家居常頂一字
 官往來改秩而失舉廢憂無聊皆曰正宜適野散閣人相
 率之往天竺李假鞍以意緒九里松松值暴雨亦來相避李
 奔至之冷泉亭衣履沾濕愁坐長歎問曰官人亦何事
 掛心而告以實韓若此李雖不識韓見其貌魁異頗起
 敬乃曰告以實韓若此李雖不識韓見其貌魁異頗起
 也韓位仍詢得實韓若此李雖不識韓見其貌魁異頗起
 階郡王送來仍止助處錢遜謝感泣明小吏詳問其姓名
 韓禮不欲復見周密稱王為非常之才信矣好事者
 遂繪為韓王湖上騎驢圖元人吳萊方萬里俱有詩
 吳萊題詩云秋風泗水沉周鼎淚濕吳人荆棘冷黃
 河北岸旌節回信誓如城打不開浴邊撒備無人守
 蠶西塵埃生甲冑散盡千兵只童騎餐來斗米空壺
 酒西湖楊柳煙波寒照見從前刀劍痕宮中孰與論

翠微亭題名攷 三

願公起塞上甯無范韓事去英雄甘老死此手猶能
 為王孫亦勸人莫問故將軍自是清涼一居士方萬里
 臨平鼓亦起金題摩伏兵馬既不畫此背軍陣形國容
 紹蟬佩不慈所軍容金甲馬既不畫此背軍陣形國容
 刑營獨控長耳專樞庭清涼居士自以不畫此背軍陣形國容
 呵遺淨行執議朱耳遊林間坐石樵叟爭不無醉尉
 不測人榮英譚觀豈勝丹書生此瀾橋風雲征龍變
 可長劍即短榮得時用世身名亭否哉履道能評不
 幽人貞亦顏用意何靜大司馬侃孫淵明余正山
 春岡未及上翠微注近上旁陂初學記引舊注一說

山氣青縹色曰翠微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伏犀泉在
 飛來峰之顛則其取義在近上旁陂即以亭名論誰
 謂王不讀書哉彥直王長子字子温六歲從王入見

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之
 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卅角之繻傳其首
 賜金器筆硯監書鞍馬年十二賜三品服紹興十八
 年進士光宗時官至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轉光
 祿大夫致仕事蹟附宋史世忠傳書題名時年在十
 齡以丙其筆力已仿佛顏文忠亦奇士也史偁黃天
 蕩王與兀朮戰相持四十八日今題名字數適與相
 符亦為巧合

跋韓蕲王翠微亭題名 杜春生 禾子

錢塘飛來峰摩崖有宋韓忠武王翠微亭題名王長
 子彥直所書金石家向未著錄刻高漢慮僂尺二尺
 一寸廣三尺文八行每行六字正書徑三四寸許按
 王命名之意一統志云時岳飛死岳曾有登池州翠
 微亭詩故作此亭以懷岳也攷岳薨在前一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距建亭時僅六旬有六日王以同功一
 體之人觸景生情寄其隱痛宜已其云待好事者則
 於此有深意焉蓋身處嫌疑之地既不敢以告人據
 迹而論又不過逍遙物外點綴湖山而悲時懷友之
 苦衷後人未必讀文而逆其志故為廋詞以詔來許
 直望千百年後知其心耳否則危亭竦峙巨刻淋漓

翠微亭題名攷 四

好事孰有過於王者而猶云有待邪乾道中周太守
淙之修亭洪文惠适之賦詩皆若附於好事之列然
於王欲索解人本意恐未爲得也彥直字子温紹興
十八年登第年十八載是科同年小錄則書此時方
十二齡童子尤碑刻中所罕觀者今彥直書傳世尙
有泉州韓忠獻公祠記碑立於清熙六年四月相距
已三十七年矣又彥直卒諡莊敏見費衮梁谿漫志
宋史本傳闕畧不載故并著之名衡按錢塘江岸月
輪山壽甯院六和塔
丙下層嵌壁有經典已卯宋人四十二卷經石刻人
各寫一章其第四十分即彥直所書共五十二字得
聖教筆法署銜云左朝請大夫行尚書屯田員外郎
史稱二十九年遷屯田郎兼右曹郎當在廿九歲時

翠微亭題名攷

五

也書

紹興十一年清
涼居士韓世忠
因過靈隱登覽
形勝得舊其建
新亭榜名翠微
以為游息之所
待好事者三月
五日男彥直書

翠微亭題名攷

六

此韓斬王建靈隱翠微亭題名也道光七年沈
太史聽篁鑠彪屬余協修寺志徧拓各洞摩崖
以補前志之缺自乾隆初丁徵君鈍丁敬揚唐
盧元輔詩未曾訪及此刻予登飛來峰之半偶
得之分贈同好廣爲傳哥俾延億齡云尔歲在
辛卯莫春之初海昌釋達受六舟識於百八古
甄研叁

宋韓斬王翠微亭題名在飛來峰半其文具詳
孫治靈隱寺志道光戊子三月朔方外友六舟
因訪唐盧刺史元輔天竺寺詩摩崖書并訪得

是刻乞漿得酒喜可知也剡落剔薛拓贈同人
可補阮氏兩浙金石志所未備問年道人徐楸
識於符氏秋聲舊館

翠微亭題名攷

七

集字詩

道光辛卯穀雨節揚颿渡江從西谿展墓歸走
訪六舟禪友於慶春門外慈聖菴中焚香啜茗
之餘出示手拓古今金石數百種香光油然神
采煥若令人坐臥其下三日不去六舟復以精
搨韓蘄王建靈隱翠微亭摩崖題名見贈按題
名在雲林飛來峰之半蓋是刻前輩金石家向
未道及惟孫宇台先生重修靈隱寺志曾載此
題以所字誤地字男字上多一立字今得石本
可糾其誤也再讀題名內有待好事者云云非

翠微亭題名攷

八

六舟心印其誰與歸不揣霜昧卽集摩崖中宇
得五絕二首寰中訪古結翰墨之因緣方外訂
交愧文字之割裂敢告同人各呈異曲共訂一
是用誌三生

蔡名衡 詩船

游日過靈隱書年直紹興清名因覽勝涼翠舊亭登
典覽隱忠靈清游好息形榜書居勝者待建舊涼亭
余既集題名字詩成呈思惟居士居士不以摺
摭爲嫌忻然爲集四首見示亦風亦雅愈出愈
奇居士復命詰孛恭甫文孫子敬都爲一集彙
彙乎如貫珠焉無以報瓊漫作四絕以成雅集

云爾

蔡名衡 陸士

登亭微覽之好勝因基得隱居為息游紹世建忠直

名亭登彥上好得舊書男覽勝居新翠清游月直三

清微隱二靈與覽得所以居者息舊形因之待名士

與游居勝事舊覽得靈基三世新書好清名直過之

次日恭甫以集字詩見示即倒押原韻以誌傾

倒之意

蔡名衡 絲禪

與覽清靈勝登游過舊居微名因世好二日得新書

嘉會日次恭甫韻寄懷六舟集題名字

蔡名衡 艾子

翠微亭題名攷

九

息形基所好舊榜得韓書待日因清勝與游過隱居

擬約六舟至飛來峰觀韓于温書摩厓即集其

字

蔡名衡 巢蓮

居游待勝因清覽微形息好名得所之新書年月日

余以清涼居士題名乞南城居士為集字詩拈

此卻寄

蔡名衡 小柯亭長

榜為韓亭舊游得勝事息居待名書覽之隱靈翠

立夏日竹窗隱几與六舟寤語醒後記憶及之

仍用題名字不勝望古遙集之意

蔡名衡 澹娛居士

登亭榜書韓二世得名彥清游覽五靈 武元衡甘露表五靈集社

勝居好興建

艾老子屬為集韓碑字製以錦囊率意湊成得

四言四首所謂東施效顰刻畫無鹽者也

蔡室 金道夫 蘭生

覽勝者韓五十居三好名之士待書直男 王罷歸在紹興十一年時五十三歲

年時五十三歲

涼月新游靈基舊紹名之所因世以為好

清游得勝隱息以靈所過者世為因舊形

隱士之為名勝所直興居息游十年以得

翠微亭題名攷

十

回文七絕一首

金道夫 韻亭女史

直男書好清名得息形舊覽勝游日日游勝覽舊形

息得名清好書男直

回文五絕一首

金道夫

亭建舊基新靈居得勝形形勝得居靈新基舊建亭

家嚴以題名集字各詩授讀命 相作六言一首

根作四言二首 枚作三言集全文一首 枚各集

大人先生句五言一首男書新得以登好事覽

之

蔡金相 玉其

紹基忠名以建清游彥士之居過日好因舊事登亭

勝得新書

蔡金根 菴庭

忠直韓五舊好所基登亭書榜覽勝得之

所好者勝因名以靈直清忠彥二韓榜亭

蔡金枚 卜既

忠者韓好書男世爲二事居三興清游十年直紹之

基名因得日覽形勝五靈過新月建涼亭微隱翠息

所以登舊榜待彥士

蔡金枝 奕蕃

居游待勝因爲好覽舊事登亭得榜書微月隱涼翠

翠微亭題名攷

士

六舟和尚於飛來峰得韓斬王翠微亭題名石

刻凡四十八字筆法道勁絲禪居士屬爲集字

詩勉成四首

王紹蘭 思惟居士

勝事清游舊名書翠榜新隱居息形者三五月爲因

舊建微登翠新游好過亭得書因覽勝形隱待爲靈

翠亭待涼月舊榜得新書名勝登游所基興彥士居

二世韓忠彥 忠彥魏公子斬王父子男書新以清舊

因游覽好直得紹爲名

杭州六舟上人於靈隱山顛得宋紹興間韓斬

王建翠微亭題字四十有八以精拓本貽詩船

居士銀鈞鐵畫居士以爲得未曾有因集題字

爲詩屬予和焉戲臨廿字應之 王曼壽 菴甫

覽勝過靈隱登亭得榜書清游涼好待五月翠微居

又 王曼壽

覽舊游名勝因亭得隱居新涼息登者好過十年書

舊隱過名士新游得勝事韓亭好日登五月息涼翠

十六字令

亭覽勝登過翠隱形微涼 丁舊日息忠靈

靈彥士清游舊息形名登榜好待建新亭

王 愨 子敬

翠微亭題名攷

士

五月清游好微涼過舊居息形覽新翠勝事得韓書

絲禪居士得六舟上人揭贈清涼居士翠微亭

題名集字爲詩并屬同作余既攷題名更采清

涼雜事勉成八首

汪繼壕 季深

得勝因日興 趙雄韓斬王神道碑詔王詩方臘王遇

惶怖王說淵當以智勝淵怒乃 選敢勇二十餘人伏

環橋伏發賊亂師遂大克淵乃 息形爲隱士舊彥事

今所隨白金器賞焉 宋史稱王中興武功第一帝

建炎紹興忠名世所以 書忠勇二字賜之王嘗戒家

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諱 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

微日爲韓五 宋名臣言行錄王少新亭名榜登十三

書勝事宋史王遣將擊金設夾河陣日所建好因與合戰十三俘生女直及千戶等

漢書因典以立功

登基紹三靈宋隆祐太后布告天下云誣及宗祈謂三靈之改卜清忠待二

勝貴耳集紹興初楊沂中進因游得舊所涼翠直新

興

為因遊覽過微士得登名三日之韓所興居隱直清

李晦叔改秩失舉贖遇王游湖憐之間名授贖并助

以錢遂陞京職賻叔詣韓府謝不見周必大文資

之譽余直清

覽勝得新翠因游以息事忠直為世彥書年十之二

基舊亭新建勝游日二三清隱得所好書名直待男

翠微亭題名攷三

男年十居二彥直六歲于帝廟作大字書皇帝萬歲

服舊日得書名新榜因所好登亭覽月清

舊榜為游得登基覽勝因以待好名者清世建亭新

集字書六舟上人題翠微亭題名後二首

汪繼壕南賦

隱居因好舊覽勝得亭名書事待游者翠新過二清

陸放翁不曉翠紅高似孫舉琴賦新衣翠燦取鮮明

也蓋杭人鄉語因話錄越州詩僧清江清畫號日二

清

舊榜因新得亭基待建興清游月之五十日二三登

絲禪居士作詩敦促即用居士倒押恭甫韻例

集字倒押原韻二首益徵傾倒聊余效顰不

直一矧

汪繼壕書隱

名士得韓榜因游登新翠以之過隱居為好覽舊事

所好直清興陶潛詩晨風清興得書勝覽翠舊基日以登新

建待因事

戲倒讀題名四十八言為十二句倒好嬉之以

博大噓

汪繼壕雙齋

書直史記以彥男日五月三者增讀此也事好待所

之息游為助也以微翠名榜亭新建基舊得勝形覽

登隱靈過因訓論語因忠世韓士居涼境王初征夏有

翠微亭題名攷西

功清清溪洞王擒年二十興紹也宋史王年十八以

應募

竹醉日索詩船居士書乞錄韓碑詩戲集代東

汪繼壕

彥士清名舊新書過二之謂義微涼得一覽所好勝

韓基

集題名字和于敬原韻

汪世鈺公望

名勝清遊過靈基隱士居建亭興舊事覽榜得新書

集得五古五律三言全文三首

汪世鈺器之

彥士建忠名清直世居二息游覽隱基紹之興舊事

登亭待日涼好月形新翠榜年以男書勝因得所為

事息形因隱時王已解樞柄清遊過日居史云日從一二奚童縱西湖以自樂

微涼登書所覽勝得新基翠榜忠靈建名亭彥士為

以興年月日男直待書之

彥士韓以忠名形微隱待世清過勝所得靈基好息

游因居之興新建紹舊事二登亭覽涼翠年日月十

五三書榜者為直男

集題名字漫成五絕二首

徐光第 春衢

為覽名亭好靈基得所因隱居韓五者勝事十年新

紹世好男直因覽所隱息舊以勝游書新為名士得

翠微亭題名攷

五

海昌六舟開士精於摹搨以斬王摩崖拓本贈

艾于宇畫適勁可愛因集成四斷句塞白

郁 灑 雲浦

清游覽名勝因得忠靈事過登舊建亭微月隱涼翠

忠彥韓五者登游得舊因覽之清翠好名世建亭新

興游登靈翠新榜得好書世事日以息隱士舊所居

覽勝日登亭因之待息形榜書新直得為隱舊忠靈

集碑字得七絕一首

郁 灑 香泉

因基建得舊涼亭日事登游好息形覽勝十年韓隱

士清名二世榜書靈

小柯亭主人以清涼居士題名屬題漫集二首

應之

黃海觀 竹齋

隱士舊游所涼亭月過清覽勝因登得新榜待韓名

亭舊涼翠新清游形因息登建年月書為得韓忠直

集韓亭題名字四言五章又統集全文六言二

章

胡一桂 香齋

世事清息隱居日興因之游覽名勝年登

名亭舊建靈榜新書月形清翠隱士所居

亭基待建紹舊為新月過三五翠榜書因

建亭為翠清游勝事男書新榜年十之二

翠微亭題名攷

六

息形韓五以隱得名舊事居勝二世忠清

韓五息形隱士建亭為直清興新翠微涼勝事十年

榜得男登

紹基以待所好游者三過舊居二世忠靈名彥覽之

日月因書

訪澹娛居士出示清涼居士摩崖屬題於後因

集成十六字令二闕錄塵正拍

黃桂芬 月齋

基舊日涼亭隱者為興游好勝事得清微

亭翠榜新書得好名微涼日登覽舊忠靈

艾子二兄屬爲集字詩漫成二首

蔡之藩 帶山

韓亭登舊日隱息建新基覽勝名書榜清游得所之
勝事因游覽名亭隱士居登基忠直者新榜得韓書

艾子商刻同人集韓忠武題名字詩葺示竝蓄

兼收備體眾美必使拙集攬入甘居嗜痂之名

欲清涼勝事不混爲快亦六舟上人所心印也

使清涼有知當默佑艾子於桂子香中得勝耳

代東恭甫二絕集成附正 汪繼壕

名士得好所五月與清新息游覽微翠忠直爲韓因

翠微亭題名攷

七

論語因訓依

好書因世舊所過得新名居亭 釋名亭停也今作停訓 待彥士

直勝隱之清 張說詩野慕隱之清講吳隱之也近見艾子致恭甫書用隱之嫁女貞犬事

賀陸士五十統集碑字得三言一首書屏

汪繼壕

士五十直勝事躡躡亭年過二紹世男基舊因息以

形日月新游微涼覽清翠榜登名三靈爲 爲助也講

彥者與隱之居待所忠得好書 史記司馬相如傳帝使所忠求相如書注

人姓名也

菩薩蠻 回文

楊福謙 雲芝

典清爲好登形勝勝形登好爲清興因舊覽游新新

游覽舊因 翠微居息事事息居微翠亭建得基靈

靈基得建亭

以男名直爲名士士名爲直名男以居隱榜亭書書

亭榜隱居 紹游因所好好所因游紹登待世基興

與基世待登 杜 煦 尺莊

居士覽形亭以建好書榜勝翠爲基十年清隱得名

所五月微涼待過之 杜春生 觀陽

翠微舊勝登者忠靈 池州有翠微亭岳忠武曾登山賦詩 事過隱之以

翠微亭題名攷

六

榜新亭 岳遇害後王哀思之建紹建炎 所基得韓因

與日涼 喻高宗之待月好讀如驕人好奸之奸 五三

息形 王罷兵梅在紹興十居爲彥士待男書名十年

游覽 王薨於紹興二年直清

覽翠登亭十得五息形待月二爲三直因清興居名

士隱以微忠紹好男 杜寶辰 稼軒

翠亭韓所建直以隱忠靈覽勝登過者微涼待息形

杜寶霽 晴佳

翠亭韓所建直以隱忠靈覽勝登過者微涼待息形

日五月三年十二舊基新榜得男書因之世紹清游
興好事名爲彥士居

杜寶祖 竹孫

居五王第名微世三以興王曾祖則以義使間有異

公侯見趙清翠新勝因隱得登雙聲

息直爲之因新登興士以居書名清亭靈疊韻

曹 煒 北邨

爲建名基勝忠靈舊所居登亭游息者好待覽新書
興建因基舊涼亭隱士名登游新月好二世紹忠清

翠微亭題名攷

九

附錄

題六舟上人訪韓蘄王題名圖并汪繼塚

宋史岳飛傳楊么平飛獻張俊韓世忠樓船各一兵
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俊視世忠軍俊知世忠
忤檜欲與飛分其背鬼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會世
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
至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世
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
遂昌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
怒又飛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

翠微亭題名攷

十

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
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又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
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以書來諭飛復曰均爲國家
何分彼此世忠歎服又中興聖政載張俊岳飛至楚
州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衆三萬而在楚州十
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
士也讀是斬王與武穆不獨恢復中原同心同德而
交相欽佩相知之深更逾尋常武穆一旦慘遭冤獄
檜不足責彼高宗忍心自壞其長城王獨懷義憤口
莫能宣武穆死和議成并王生平一腔忠義熱血置

諸空言無可告語寄典湖山特因武穆有池州翠微亭詩名亭以寓憤世痛友之情又不敢顯言題名以待好事其意良苦矣而騎驢終老豈王本懷後世好事不亮王衷猶繪騎驢圖詠歌傳世詎知王哉則是四十八言者實著南宋偏安之局安得輕視卽爲南宋一朝之鑑可也顧隱沒六百八十八年逢 盛世道光戊子六舟上人搜羅出之表彰不遺餘力得與棲霞岳墓鐵鑄佞人對峙以見奸人但能欺人于一時終不能掩臭于萬世忠義之士亦足慰已余前集題名字詩因一時寄典率作固未道王心隻字六舟

翠微亭題名攷

三

上人復示手搨摩崖縮本繪圖成冊更題于後以質高明

無限不平誰可語徒將幽憤寄山岑一珠一字一回貫未表蕪王一寸心

翰晦山阿厯劫塵隱忠終不沒荆榛還憑慧眼開生面長對樓霞鐵鑄人

攜童瀟灑歷冬春

王臨江仙詞冬日青山
瀟灑酒春來山暖花濃

空老湖山

百戰身千頃碧波堪寓目未將汴水洗蒙塵

不道山林多好處

用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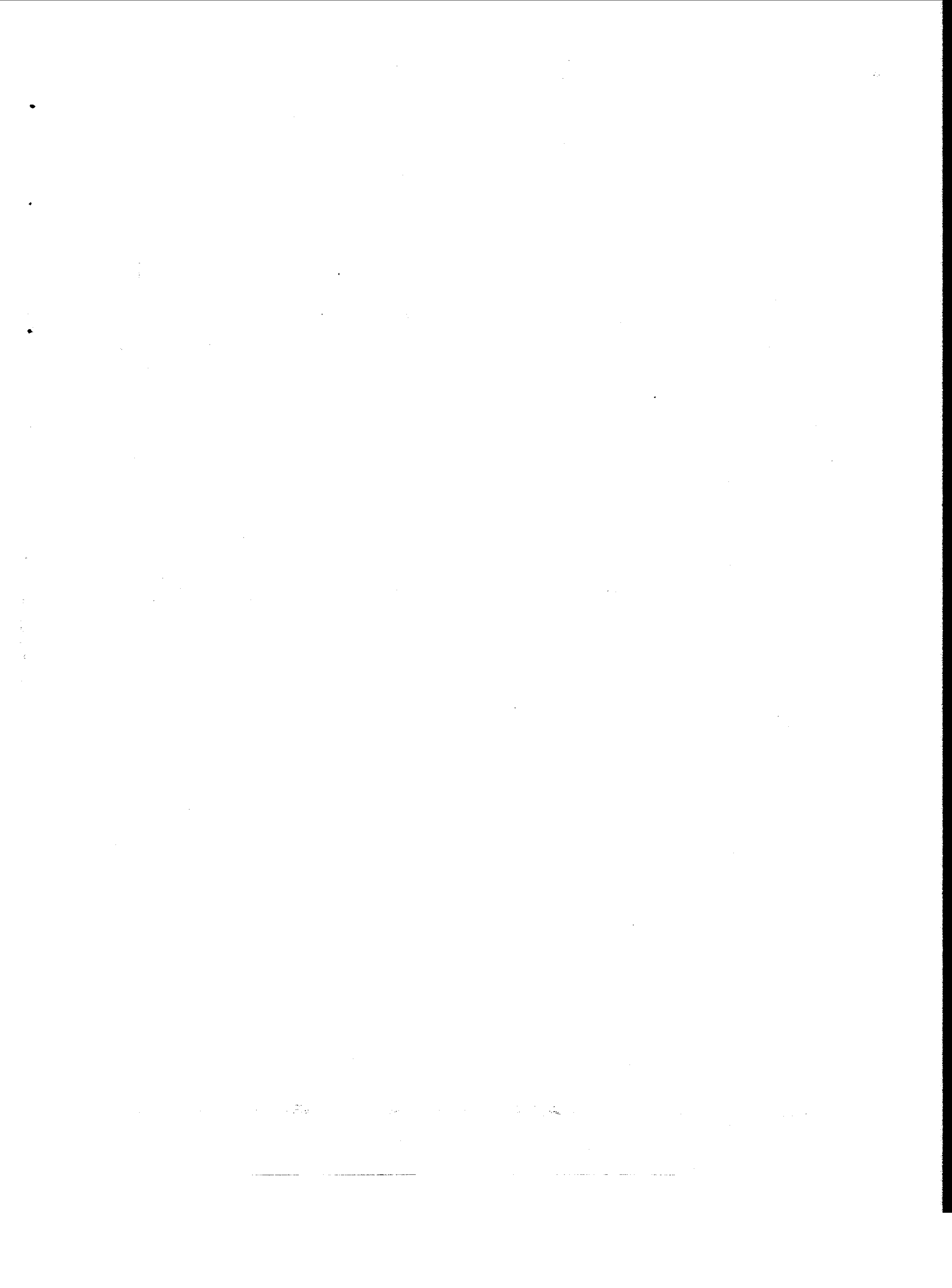
山僧游屐竟忘疲從今識得

清涼意不繪騎驢繪訪碑

紹興二十五名士蔡詩船以下集字詩凡
二十五人皆越產也 勝覽
清涼舊隱居好事者爲因所好得新五十五年
書六舟僧跋題名搨本爲道光辛卯迄今
五十五年重刊此書余亦可爲好事云
光緒乙酉小春錢塘丁丙集字代跋

翠微亭題名攷

三



人

瑞

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人瑞錄一卷

國朝孔尚任撰尚任號東塘又號云亭山人曲阜人官至戶部郎中是書記康熙二十七年天下奏報壽民自七十歲至百歲以上者統三十七萬有奇以著太平生息之盛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傳記類存目
乙十三卷

人瑞錄題辭

景星慶雲之屬瑞之在天者也器車醴泉之屬瑞之在地者也天地有之人亦宜然然天地之瑞得之固足為榮即無之亦非有損苟使景星慶雲日麗于天器車醴泉日見于地而曠觀斯世類多凶厲天札之流當非長民者之所樂聞者已洪範之于五福其一曰壽晁錯亦云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然則斯民之壽亦必由上之人有以致之非苟然也今上二十七年恩賜天下老人粟帛其得與于養老之

昭代叢書

乙集 人瑞錄題辭
卷十三

世楷堂
藏板

典者凡數十萬人戶部孔先生詳考而彙載之名曰人瑞錄余思若而人者沐 聖朝之雨露幾五十年推其意中未嘗不願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而今者仁漸義摩久已淪肌浹髓以漸臻于耄耋期頤之歲固感 聖代之嶄嶄而又幸叨粟帛之頒得暖衣而飽食回思幼稚之年所聞所見初未嘗能有此而今也躬膺異數其榮且樂為何如也昔文王之世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迄今數千餘年又逢其盛則謂我朝之治媲美成周可也新安張湖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十三

歙縣 張 湖 山來 輯

吳江 沈 懋 翠嶺 校

人瑞錄

曲阜孔尚任東塘編

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恩詔內一則軍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
雜汎徭役八十以上者給絹一疋棉一觔米一石肉
十觔九十以上者倍之

昭代叢書乙集人瑞錄卷十三 一 世楷堂藏板

詔下郡邑悉如令行仍以給過民數上之司農藏于
冊府以見我 國家休養生息五十餘年躋四海于
仁壽之域耄耄期頤筆不勝書而又大賚天下盛舉
養老之典俾康衢白叟衣帛食肉鼓腹而祝堯年較
之麟遊鳳集露降芝生者不尤稱祥瑞與予備員版
曹因搜輯其數命曰人瑞錄云

直隸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萬一千一百一十一人

九十以上 五百三十五人

百歲以上 無

遼東

七十以上 二百四十四人

八十以上 八十八人

九十以上 五人

百歲以上 無

山西

七十以上 四萬一千九百九十一人

昭代叢書乙集人瑞錄卷十三 二 世楷堂藏板

八十以上 九千四十三人

九十以上 二百五十人

百歲以上 無

山東

七十以上 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五人

八十以上 二萬六千六十七人

九十以上 一千三百三十人

百歲以上 九人

河南

七十以上	八百一十三十二人
八十以上	三千六百五十一人
九十以上	四百五十一人
百歲以上	五人
江南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三萬四千八十八人
九十以上	一千六十五人
百歲以上	三人
昭代叢書	乙集人瑞錄卷十三
浙江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二萬一千八百六十六人
九十以上	九百八十二人
百歲以上	無
陝西	
七十以上	一萬三千三百八十二人
八十以上	一萬一千五百八十二人
九十以上	三百一十七人
世楷堂藏板	

百歲以上	無
湖廣	
七十以上	三萬七千三百五十四人
八十以上	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四人
九十以上	二千八百五十人
百歲以上	四人
江西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七千一百九十人
昭代叢書	乙集人瑞錄卷十三
廣東	
九十以上	五百八十八人
百歲以上	無
七十以上	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九人
八十以上	九千四百一十五人
九十以上	五百九十一人
百歲以上	無
廣西	
七十以上	未報
世楷堂藏板	

八十以上 四百八十九人

九十以上 一百一十四人

百歲以上 無

福建

七十以上 一萬二百一十三人

八十以上 五千二百三十二人

九十以上 三百六十九人

百歲以上 無

四川

昭代叢書

乙集

人瑞錄 卷十三

五

世楷堂 藏板

七十以上 一百七十六人

八十以上 九十九人

九十以上 二十三人

百歲以上 無

貴州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七百四十九人

九十以上 九千四人

百歲以上 無

雲南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三千六百一十八人

九十以上 四百五十人

百歲以上 無

合天下計之七十者不可勝紀八十者一十六萬九

千八百三十人九十者九千九百九十六人百歲者

三十二人是人也皆勝國之子遺也而能不死于癘

疫不死于刑法不死于饑寒不死于水火盜賊留其

昭代叢書

乙集

人瑞錄 卷十三

六

世楷堂 藏板

餘生以受

典朝之雨露雖其得于天者獨全亦必由善良以接

物明哲以保身故今日者獲錄于有司達之

天子賜天府之布帛給大官之米肉庶民之賤埒于

卿士豈偶然哉雖然縱橫萬里之遙男女兆民之衆

壽滿百年者纔二十一人世之攘名噉利垂白龍鍾

未肯少休者莫不有百年二字橫其胸臆觀此錄當

亦廢然返矣

政

余少時在吾鄉山中聞人言前輩人類矍鑠而多壽
 非復時人之所可及亦頗信之及余稍長始知其言
 之謬前輩中豈無夭折而短命者耶第我所及見者
 皆龐眉皓首耄耄之儔耳此如古人字畫及諸玩器
 其得以流傳于世者皆其絕佳者耳其不足存而付
 之水火委諸草莽者蓋不知凡幾矣今觀孔民部所
 輯人瑞錄將古人之所稀者猶多在未經上聞之列
 其微字宸聰而微粟帛者已不下三十七萬餘人誰
 謂古今人不相及也雖然壽所同也
 君恩所獨也語有之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其我
 朝之謂歟心齋張潮

昭代叢書

乙集

人瑞錄跋

七

世借堂藏板



鶴徵前錄



鶴徵前錄序

補編卷第二十三

向者竹翁晚年欲為鶴徵錄而未就蓋因己未同舉之名賢毋論遇不遇厓略其人品學問而傳之天下後世誠後死者之責也集少時見曾大父藏書閣中有一箱啟視則皆前輩詩文還往書札中一卷專記己未

召試京師人數事實今蒐之不復得悵悵于心放廢餘生年且大耋思續成之而表弟徐斐然惠予以鈔本目錄孫婿汪奏雲從吳淞王氏得齒錄以畀子孫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序

一

世楷堂藏板

而得其人數大略嗚呼士之遇不遇天也而其品詣之孤峻學殖之蟠深所謂精氣光怪不可得而磨滅者非其人不足以傳也嘗綜古今之人才而論之三代以後惟漢初為最盛蓋當坑儒之後實綜兩朝之才而有之經生之學動輒千百人縣延至鄭氏九經皆有著述直繼孔門嗣是而唐太宗得人最多蓋亦隋之頹敗而適會其盛房杜之政績十入學士之詞章孔氏之正義為鄭君後一人至宋儒空譚道學而人才衰明專以經義取士而人才愈衰中葉有王文

成出以不世之助而為命世大儒其後唐應德歸熙甫沿其流而溯其源維持不敝至明季而通經師古之士日起吾

朝龍興際其盛而收人才之大成此百八十餘人之學術上而天道下而輿地中而人事才施無所不有意惟漢唐初年能及之嗚呼盛矣小子集謹守先公之藏書錄中諸前輩大率先公交好其遇者協贊休明為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序

二

世楷堂藏板

家藏隆間軼事則得之老輩流傳趨庭訓示所謂文獻者亦備于是焉是錄所述意在表揚遺行散華落藻點筆紛披以志一時之盛若諸公出處大節則有傳誌墓銘匪茲錄所能概云乾隆甲寅八月朔日李集序

鶴徵錄續輯序

昔天子自詔者曰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漢時上嘗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親覽之若博學宏詞一科昉于唐之中葉開元間吏部選未滿者試賦詩論

三篇中者即投官名相如陸裴文人如劉柳皆繇此
選以昌黎之學識三試吏部一既得之又黜于中書
自陸忠宣而下僅六七八而止然此特以試選人非
所稱詞學大科也宋紹聖初始立宏詞科許進士及
第者詣禮部請試每取不得過五人宣和中改詞學
兼茂科紹興三年復立博學宏詞嗣後所取或三人
或二人或一人多有至卿相者紹熙庚戌闕而不取
與選之難若此惟我

聖祖仁皇帝崇儒重道法古制科取士特開博學宏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序 卷第二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詞科內外臣工共薦舉一百八十有六人其才皆不
可一世中選者五十人同入翰苑纂修明史得人之
盛誠前古所未有吾里朱竹垞先生嘗謂同時被薦
百八十六人皆著作之才不可以無傳思成鶴徵錄
書未及屬彙先從祖敬堂先生晚年歸田欲仿竹
初之意爲此書僅輯四十餘人即于是年捐館殘墨
地幾不可讀富孫從先生游十餘年聆先生之緒
言最悉乃謹與從弟遇孫續爲纂輯而百八十餘人
之出處事蹟厓略具備試一瞻仰焉如星辰之竝麗

于天也如江河之竝匯于海也如鐘鏞琴瑟之並奏
于庭球琳琅玕鼎彝珍寶之並陳于室也猗歟盛哉
顧見聞淺陋未能効蒐博采僅就耳目所及綴述遺
佚不第以承兩先生之志且見我

朝開國人材非漢唐宋所能及其萬一耳嘉慶二年
歲在丁巳六月既望富孫謹敘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四 世楷堂 藏板

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內閣奉

上諭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時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材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蹤前哲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無論已仕未仕著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督撫代為題薦務令虛公延訪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爾部即通行傳諭遵行特諭欽此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卷第二十三

五

世楷堂藏板

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大學士索額圖奉

旨各大臣官員題舉才學官人俟全到之日考試其中恐貧寒難支亦未可知著交與戶部除京城現任官員外其官人布衣酌量給與食用以副朕求賢重文之意欽此

部奏每人月俸銀三兩米三斗至考試後停止

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七日奉

上諭吏部朕以萬幾時暇留心經史思得博學鴻儒備顧問著作之選故特頒諭旨令內外諸臣各舉所知膺薦人員已經陸續到部欲行考試因天寒暑短恐其難于屬文弗獲展厥蘊抱今天氣漸已融和應定期考試所有合行事宜爾部會同翰林院詳議具奏特諭欽此

康熙十八年二月十九日吏部為欽奉

上諭事該_臣等議得考試之期恭候

皇上欽定其各薦舉人員令于考試之先赴部投供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卷第二十三

六

世楷堂藏板

_臣等公閱內有真正年老有病不能動履者具

題請

旨應考人員俱于

欽定之日黎明吏部官帶赴各官行禮處排班齊集

內閣請

旨出題後內閣大臣或翰林院學士捧至

太和殿前黃案設放畢鴻臚寺官指引各考試人員行三跪九叩頭禮畢翰林院官捧題下階令考試官員跪翰林院官給題吏部官散卷畢帶赴

體仁閣下考試試卷桌張等項由翰林院行文該

部備辦將考試官員照例彌封考試照

殿試例每名著擺呀嚨監試作完試卷吏部官收

接交翰林院官一總固封進呈

御覽其已取之人作何錄用候

旨遵行奉

旨著于三月初一日考試欽此

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

召試于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七

世楷堂 藏板

體仁閣

試題

璿璣玉衡賦 四六序

省耕詩 五言排律二十韻

康熙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奉

上諭吏部薦舉到文學人員已經親試其取中一等

彭孫通倪燦張烈汪霽喬萊王頊齡李因篤秦松

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陸棻馮勗錢中諧汪楫

袁佑朱彝尊湯斌汪琬邱象隨二等李來泰潘耒

沈珩施閏章米漢雯黃與堅李鎧徐鉉沈筠周慶

曾允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方象瑛李澄中吳

元龍龐塏毛奇齡錢金甫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

毛升芳曹禾黎騫高詠龍燮邵吳遠嚴繩孫俱著

纂修明史其現任候補及已仕未仕各員作何分

別授以職銜其餘見任者仍歸原任候補者仍令

候補未仕者俱著回籍內有年老者作何量給職

銜以示恩榮爾部一并詳議具奏告病者不必補

試特諭欽此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八

世楷堂 藏板

吏部題為欽奉

上諭事該 臣等議得薦舉文學人員已經考取奉

旨纂修明史人員內汪霽現任行人司行人喬萊現

任內閣辦事中書王頊齡現任太常寺博士陸

棻現任內閣典籍袁佑現任內閣辦事中書曹

禾現任內閣辦事中書此六員係見任京官停

其給與職銜以原官修史如遇陞授考選京缺

照常陞考補授仍令修史若遇陞外缺停其陞

授令其修史俟纂修告成之日一并酌量再議

錢中諧新授湖廣瀘谿縣知縣汪楫見任贛掄
縣教諭李鑑見任益平縣知縣此三員係見在
外任官應開缺另補將伊等以原官停其外陞
修史既將伊等停其外陞俟纂修告成之日從
優議敘彭孫通候選主事張烈沈珩俱候選內
閣中書米漢雯周慶曾俱候補主事方象瑛候
選中行評博邵吳遠候補京堂此七員見候京
缺之員停其另給職銜仍照伊等應補職銜食
俸修史如遇應補之缺照常挨次補授仍令修
史補授後照見任官員例行李來泰施閏章俱
候補參議道黃與堅候選知縣尤侗由推官降
二級調用高詠候選知縣徐嘉炎龍燮俱候選
州同此七員係候外缺之官不便補授令其前
去應將伊等停其補授以原官并所降之級修
史俟告成之日從優議敘湯斌原任參政道降
三級調用因患病休致應以所降之品修史俟
告成之日酌量議敘汪琬原任戶部主事回籍
調理今應以主事職銜修史吳元龍原任工部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九

世楷堂
藏板

郎中回籍終養應以郎中職銜修史俟纂修告
成之日將伊等酌量議敘秦松齡原任翰林院
檢討革職之後保舉發往湖廣軍前候用今考
試修史應給與原職銜修史俟告成之日其錄
用之處再議沈筠浙江進士錢金甫江南進士
此二人雁給與內閣撰文中書之銜修史倪燦江
南舉人范必英直隸舉人崔如岳直隸舉人龐
塏直隸舉人此四人應給與內閣辦事中書之
銜修史陳鴻績係革職知縣邱象隨江南拔貢
李澄中山東拔貢毛升芳浙江拔貢黎騫江西
貢生李因篤陝西布衣周清原江南監生陳維
崧江南生員馮勗江南布衣朱彝尊浙江布衣
潘耒江南布衣徐鉉江南監生張鴻烈江南廩
監毛奇齡浙江廩監吳任臣浙江生員曹宜溥
湖廣官監生嚴繩孫江南布衣此十七人應給
與翰林院待詔之銜修史內有應鄉試會試者
仍准赴試此給與職銜之人俟修史告成之日
其錄用之處再議除在京見任官員照常食俸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十

世楷堂
藏板

無庸議外其餘人員俟修史起日交與戶部給俸伊等既奉

旨修史俟

命下之日將各人員職名開寫交送內閣翰林院其回籍之人內驗看直隸歲貢生王方毅江南廩監生申維翰江南增廣生員朱鍾仁浙江生員王嗣槐江南布衣鄧漢儀王吳陝西布衣孫枝蔚俱已年老均應給典司經局正字之銜以示恩榮仍知照該督撫至告病人員既奉

旨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十一

世楷堂藏板

旨不必補試則丁憂及咨取未到人員俱應停其來京可也奉

旨這取中人員俱授為翰林官應給職銜著再議具奏杜越傅山及王方穀等文學素著念其年邁從優加銜以示恩榮俱授內閣中書銜餘依議欽此吏部題為欽奉

上諭事該

臣

等再議得薦舉取中人員內邵吳遠浙

江進士係學道內陞以京堂錄用之員應額外授為侍讀李來泰江西進士候補參議道吳元

龍江南進士原任工部郎中因終養回籍湯斌

河南進士原任參政道降三級調用因患病休

致將此四員應額外授為侍講伊等若遇陞缺

以侍讀侍講等論俸陞授仍令纂修明史彭孫

通浙江進士侯選主事張烈順天進士候選內

閣中書汪霽浙江進士見任行人司行人喬萊

江南進士見任內閣辦事中書王頊齡江南進

士見任太常寺博士陸萊浙江進士見任內閣

典籍錢中諧直隸進士原選瀘谿縣知縣袁佑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十一

世楷堂藏板

直隸拔貢見任內閣辦事中書汪琬江南進士

原任戶部主事告病回籍沈珩浙江進士候選

內閣中書米漢雯直隸進士候補主事黃與堅

江南進士候選知縣李鑑江南進士見任葢平

縣知縣沈筠浙江進士周慶曾江南進士候補

主事方象瑛浙江進士候選中行評博錢金甫

江南進士曹禾江南進士見任內閣辦事中

應將此十八員授為編修倪燦江南舉人李因

薦陝西布衣秦松齡江南進士原任翰林院檢

討革職保舉湖廣軍前候用周清原江南監
陳維崧江南生員徐嘉炎浙江監生候選州
馮勗江南布衣汪楫江南歲貢見任江南監
縣教諭朱彝尊浙江布衣邱象隨江南拔貢
未江南布衣徐欽江南監生尤侗江南貢生
任推官降三級調用范必英直隸舉人崔如岳
直隸舉人張鴻烈江南廩監李澄中山東拔貢
龐塏直隸舉人毛奇齡浙江廩監吳任臣浙江
生員陳鴻績浙江舉人原任知縣革職曹宜溥
湖廣廩監毛升芳浙江拔貢黎騫江西貢生高
詠江南貢生候選知縣龍燮江南候監候選州
同嚴繩孫江南布衣應將此二十七員授為檢
討俱令纂修明史查編檢原無定額其陞轉時
俱論科分次序令伊等若遇陞轉員缺與現任
編檢將此授編檢年次較論陞授仍令修史奉
旨邵吳遠授為侍讀湯斌李來泰施閏章吳元龍授
為侍講彭孫遜張烈汪霽喬萊王瑱齡陸棻錢中
諧袁佑汪琬沈珩米漢雯黃與堅李鎧沈筠周慶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古

世楷堂
藏板

曾方象瑛錢金甫曹禾授為編修倪燦李因篤秦
松齡周清原徐嘉炎馮勗汪楫朱彝尊邱象隨潘
耒徐欽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李澄中龐塏
毛奇齡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黎騫高詠龍燮陳
維崧吳任臣嚴繩孫授為檢討餘依議欽此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古

世楷堂
藏板

鶴徵前錄

嘉興李集敬堂輯

從孫富孫既泐

孫遇孫慶伯

續輯

一等二十人

彭孫適字駿孫號羨門浙江海鹽人明御史宗孟孫

順治己亥進士候選主事由禮部尚書吳正治薦與

授編修官至吏部侍郎乞歸著有松桂堂南淮香齋

倡和等集先生成進士越數年為萬里之游所過名山大川仗劍賦詩自甲辰至丙午得三百

昭代叢書壬集鶴徵前錄世楷堂

餘篇名南注集富孫案先生驚才絕艷尤工倚聲漁洋推為近今詞人第一方渭仁謂吹氣如蘭每當

愧儉父

兗燦字闇公號雁園江南上元人康熙丁巳舉人由

吏部尚書郝惟訥吏部侍郎張士甄薦舉授檢討卒

于官先生為白門諸名宿領袖羨門小楷神似董香

已未官檢討貧不能飽居館于張家宰者十年在史館蒐羅博富所著明史藝文志敘窮流溯源不下數

千言言可與姜漢園刪法志序並稱傑作

張烈字武承號莊持直隸大興人康熙庚戌進士授

內閣中書由禮部侍郎楊正中刑部侍郎任克溥薦

舉授編修官至贊善

富孫案莊持少聰穎讀書數行俱下長即潛心性學入史館并纂修典訓及四書講義諸書事繼母至孝生平多著述皆有闢世道之文預修明史分撰朱之馮金鉉張

羅彥羅俊金鏡岫等傳俱淋漓痛快惟史相國一傳頗簡略

汪霽字朝采號東川浙江錢塘人康熙丙辰進士授

行人司行人由詹事府詹事沈荃薦舉授編修官至

戶部侍郎著有東川日記西冷倡和等集

方渭仁松窗筆乘云東川丁內外艱廬墓西湖足不入城市三年服闋自

以二親連喪應服六年乃投牒請假服淡淡衣履不

趨優

喬萊字子靜號石林江南寶應人明御史可聘于康

昭代叢書壬集鶴徵前錄世楷堂

熙丁未進士考授內閣中書由禮部主事趙隨薦舉

授編修官至翰林侍讀著有易侯寶應志使粵詩文

等集富孫案先生為侍讀時有御史奏濬海口瀉債

不便請于邵伯高郵開置閘洩水復築長隄抵海口

以東所洩之水使水勢高于海口則趨海自迅下廷

臣議適先生入直召問力陳不可行者四議寢未幾中蜚語罷歸穿池十餘畝盡種芙蓉時泛舟

往來榜曰縱櫂園亭日吟詩送老處後復用卒于官

王頊齡字顓士號瑁湖江南華亭人御史廣心子康

熙丙辰進士授太常寺博士由吏部尚書郝惟訥吏

部左侍郎張士甄薦舉授編修官至大學士諡文恭

著有畫舫齋集

富孫案文恭初以文學進海歷卿諸練典故在政府八載以風度稱

良交契

御賜詩云蹟與松喬合心緣故沃雷

世宗憲皇帝登極晉階少保以

自號松喬老人

年老請致仕不許年八十四卒

孫祖庚乾隆丙辰亦薦舉鴻臚

李因篤字天生更字孔德又字子德陝西富平籍山西洪洞人布衣由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

少卿張雲翼薦舉授檢討著有漢詩評壽祺堂集

精熟明代事蹟史館無能及者授職數月乞歸養母後橫雲山人史稟成欲先生正之時老病在床命二

人捧棗朗誦呼曰改即加鼠易半載而畢又字林游濟南為一達宮置之獄先生于獄中與外往來之得

全富孫案先生少孤外祖田時需撫之成立受不其門吾鄉曹從翁觀察三晉先生以故人子相從以善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三

代州馮觀察雲讓雅愛其風土人物居旬注頁壁門者十年初膺薦舉以母老力辭既敦促入都

試入翰苑與朱竹垞潘稼堂嚴滿漁稱四布衣授日後上疏乞養情詞懇惻比李令伯之陳情殆又過之

部議以係取纂修明史故不允其請奉旨特許終養出都之日士大夫詩文贈送者數百人天下莫

之不高

秦松齡字雷仙號對巖江南無錫人順治己未進士

選庶吉士授 國史院檢討罷歸由內閣學士項景

襄李天馥湖廣總督蔡毓榮薦舉授檢討官至諭德

著有蒼峴山人集

富孫案先生年十九官庶常世祖章皇帝召試詠鶴詩有高鳴

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指示閣臣曰此人必有品

置第一以進糧案望誤保舉發往湖廣軍前候用旋

膺薦擢侍從 講幄里居二十餘年研精經學尤遠于詩家有園亭在惠山麓極擅林泉之勝

周清原字浣初一字雅楫號且朴江南武進人國子

監生由左春坊左中允董誥薦舉授檢討官至工部

侍郎著有雁宕山遊記

富孫案海寧范文園隸善相皆當不由科甲入翰林至己未果驗先生官副都

史疏請革鋪舍劄刑具又請直省俱立有嬰堂並行旨允行

孝經賜之工書與詩未遇時奔走四方賣以自給嘗宿于忠肅公祠禱夢見忠肅誦王昌齡寒雨連江夜

入吳一詩未句壺字易衡字先生曰非衡字忠肅口若壺字便不好後遊浙東陳司空徵永見其所書扇

篋大為歎賞同入都召試賦題為瑤瓊玉衡心竊喜之果以是入翰林累擢少司空蒙賜一片

赤心在玉壺印章是年即卒于官其夢一一奇驗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三

陳維崧字其年號迦陵江南宜興人明左都御史于

廷孫副貢貞慧子縣學生由都御史宋德宜薦舉授

檢討著有湖海樓全集

遇孫案先生駢體冠絕一皆極豪邁吳梅邨以先生與吳漢槎彭古晉目為

左三鳳皇居官四年以魚鳥湖山為念相傳是善山

中誦經猿再世疾革時猶吟斷句云山鳥山花日故人王阮亭池北偶譚云陳其年數奇落魄四十餘

尚為諸生一日過京口有相士曰君五十後當入翰林然不由科甲後果以宏博為檢討

徐嘉炎初名焉字勝力號華隱浙江秀水人明兵部

尚書必達曾孫國子監生由戶部侍郎于可託薦舉

授檢討官至內閣學士著有抱經齋集

遇孫案先生讀書過目不

志祖世淳知隨州闔門殉難有春秋慧編父肇森
方主事有三傳合編先生世其家學凡奇書逸典
覽之士未睹記者輒就焉致任後 聖祖御書
直西清額樹影不隨明月去聲聲長送落花來聯句
唐張旭隱隱飛橋隔
野煙絕句詩 賜之

陸棻原名世枋字次友號義山又號雅坪浙江平湖
人康熙丁未進士除內閣典籍由兵部侍郎孫光祚

薦舉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乞歸著有雅坪文集
案先生倬直 南書房出五臺金蓮花限韻賦詩
奏稱 旨歲甲戌 召翰詹八十九人試豐澤

園賦理學真偽論冠其曹毛西河云雅坪年十四他
大兵徇江南父未菴為旗兵所執將加刃雅坪從
麥隴中躍出大呼日寧殺我勿傷吾父并將異之乃
舍未菴而俘以去獻之固山誠順伯馬光遠試以文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三

九

世楷堂藏板

大喜遂撫為子時永平舉人李茂春設教遷安龍起
寺馬命往受業即入遷安籍應試縣府皆第一馬慮
其名過著不令赴院試留旗四年適兄世楷以拔貢
謁選未菴亦領丙戌鄉薦赴公車共訪得之乃詣馬
第乞放歸後雅坪為中書舍人誠順伯適于是年
得疾卒時偕諸子侍湯藥服疏麻以報育恩焉

馮場字方寅號勉曾又號葑東江南長洲人布衣由

庶吉士楊作楨薦舉授檢討罷歸 高孫案先生性至

祖及母家居荒歲乏食先生為村塾師得升斗奉養
與妻采苻以食後父客死阻兵亂弗獲歸楓徒步人
京為諸侯客膺薦得第即請假歸入闕尋父樞有老
人指視其處遂扶以歸後罷官家居癸未歲 聖
祖巡幸江南與秦對巖潘
稼堂徐虹亭俱復原官

錢中諧字宮聲號庸亭順天昌平籍江南吳縣人順

治戊戌進士由庶吉士彭會淇薦舉授編修 遇孫案

問淹貫詩文雄贍為諸生時請減蘇松浮賦條議三
吳水利開濬劉河皆切于國計民生惜橐無存者
汪楫字舟次號悔齋江南儀徵籍徽州休寧人歲貢

生贛榆縣教諭由江寧巡撫慕天顏薦舉授檢討官
至福建布政使著有悔齋詩聞正續集觀海集 遇孫

袁佑字杜少號霽軒直隸東明人康熙壬子拔貢生
授內閣中書舍人由詹事府詹事沈荃監察御史鞠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三 九 世楷堂藏板

珣薦舉授編修官至中允 富孫案霽軒初舉明經宜
紀事詩六十首才調華美大類唐人絕句如月夜
秋水橋岸云出寺谿雲隨意遠過橋山月起人低極
其清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魚師又號
風亭長浙江秀水人明太傅國祚曾孫布衣由總

倉場侍郎嚴沆吏科給事中李宗孔薦舉授檢討
歸著有經義考日下舊聞臧策志明詩綜詞綜曝書

亭集 吾里文酒之會甲于海內會于吾家如先生及
于徐皆山褚二觀沈山子終天自鍾廣漢諸先生母
人三十錢一蔬一肉而屬必益把每帶筆視吟

人三十錢一蔬一肉而屬必益把每帶筆視吟

且曾王母陸孺人曰此大羅天上羣仙會也亦紡績
至曙老友朱笠亭謂集日某聞之老輩海內有三圖
其二落梅里一為家竹翁煙雨歸耕圖一為秋錦先
生灌園圖一為陳迦陵先生填詞圖蓋三先生皆命
世才仗劍出門窮老盡氣所交皆天下奇士曾中鬱
律不可一世一題一詠其詩詞盡古今之至寶也今
填詞圖既不可得見歸耕圖亦歸他人之手矣富孫
案先生飲食經史綜貫百家海寧查夏重謂博物如
張茂先多識如虞秘監通經術如陸德明顏師古
熟精史乘如劉知幾劉原父兄弟買穿今古如馬
陽王浚儀濟以班馬之才運以歐曾之法詩宗少陵
昌黎詞主白石玉田故其發為著作閎深條富足以
傳世又有瀛洲道古錄五代史注禾錄諸書俱屬
棄未成頗亭林先生不肖多讓入亦以博雅稱之

湯斌字孔伯號荆峴一號潛菴河南睢州人順治己
丑進士授宏文院庶吉士歷陞江西嶺北道參政告

昭代叢書 三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世楷堂 藏板

病回籍由戶部侍郎魏象樞左都御史金鉉薦舉授

侍講官至工部尚書補諡文正著有洛學編潛菴集

先生撫吳中廉正自持以上方山五通廟感民七女

燒香祭賽大為風俗累上疏請廢其廟得 旨允

行于海內五通廟悉行撤毀神象投之水火一

快之有秋梁公之風臨去萬姓哀號幾不得行吳人追

思不能忘為建生祠富孫案先生學問事功為

朝第一流人物先由翰林出為瀋陽道副使駕馭有

法所屬遂大治自嶺北乞歸往受業孫鍾元門下所

得益遂所行益力屹然推為巨儒後巡撫江南窮郵

僻壤無不感誦其政至呼為清湯濯禮部尚書正直
不阿竟為讒言所中平生潛心講貫洵可謂稱洛閩
而宗稷
益矣
汪琬字茗文號鈍翁初號玉遮山樵江南長洲人順

治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降兵馬司指揮陞主事病
假回籍由左都御史宋德宜翰林學士陳廷敬薦舉
授編修乞歸著有鈍翁前後類彙堯峯文鈔 富孫案
于三禮文章出入歐陽子通籍二十餘年浮沈郎署
請告者十七年後薦舉入史館僅六十日遽以疾乞
歸閉門不妄交一人可見其孤介之跡矣陸清獻云
若文之推重太僕至矣作歸詩考異又作震川年譜
蓋其意中自以為接震川一派殆亦近之今世說云
鈍翁讀書勵志行內自重有守晚築室堯峯之麓幅
巾杖履與山樵野叟行歌互答當道求一見不得也
嘗語人云士大夫行己不可無本末讀書不可無師
承立論不
可無依據

邱象隨字季貞號西軒江南淮安衛籍湖廣宜城人

昭代叢書 三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世楷堂 藏板

順治甲午拔貢生由監察御史羅秉倫薦舉授檢討

官至洗馬著有西山紀年集 遇孫案西軒為參政俊

兄曙戒象升有淮南二邱之日性至孝未仕時父

歿廬墓三年母夫人以食魚致疾遂終身不食魚

二等三十人

李來泰字仲章號石臺江西臨川人順治壬辰進士

兵部觀政授工部主事出督江南學政補江南蘇常

道參議裁缺候補由監察御史鞠珣薦舉授侍講著

有蓮龕集 遇孫案順治乙未先生督學江南所拔皆

體不事威嚴而所部儒服沈歸愚云先生文窮

極雕鏤詩獨以平正通達行之能者固不可測

潘耒字次耕號稼堂江南吳江人布衣由左春坊諭

德盧琦刑部主事謝重輝薦舉授檢討以母憂歸著

有類音遂初堂集富孫案先生幼有神童之目試以

史才頗承受其學復從顧亭林徐昭法戴耘笠遊故

其學貫穿淹洽無所不通及林術算數悉有神會

昭法歿無尺寸之產舉孀婦孤孫以託先生恤之終

其身亭林日知錄詩文集皆所刊刻又以未及雕肇

域志

沈珩字昭子號耿巖又號稼邨浙江海寧人康熙甲

辰進士由大學士李蔚杜立德馮溥薦舉授編修乞

歸著有耿巖集而歸十五年不仕入翰林後一未釋褐

昭代叢書王集卷第二十三世楷堂

順天鄉試無何乞假歸素好古手不停披輯一書曰

十三經名文鈔凡所屬綴皆本經訓無游譚不根語

施閏章字尚白一字吧雲號愚山晚號矩齋江南宣

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刑部觀政授本部主事陞江西

湖西道參議裁缺候補由大學士李蔚杜立德馮溥

薦舉授侍講官至侍讀著有愚山集先生以進士起

品端方不苟取與所至頗著循聲書法二王論詩亦

峻絕富孫案先生為刑部員外郎獄決明敏視學山

左有水鑿之譽轉湖西參議湖西故荒瘠多盜先生

撫綏有方袁臨開稱之為施佛子召試卷閣擬

一等後以旗字押韻偶誤書旂字改置二等先生五

時有所干請不遂至是修怨焉此不畏強禦之大節也先生之學本于王父中明先生實為新建盱江之傳又嘗從沈公耕嚴得聞漳浦之學故和齊斟酌不名一家乃學術源流所在也其造詣與蔚州魏敏果公睢州湯文正公平湖陸清獻公不相上下

米漢雯字紫來號秀巖直隸宛平人明太僕萬鍾孫

順治辛丑進士授江西贛州府推官改補建昌知縣

丁憂起復補長葛知縣行取考選主事由大學士李

蔚杜立德馮溥薦舉授編修官至侍講著有始存集

富孫案先生為王文貞崇簡之壻能詩善畫頗得家

法當時呼為小米尤工金石篆刻性放浪不羈入翰

林會典雲南鄉試故事試差復命不得過一年

先生六月朔赴雲南事竣浪蹟江楚至十二月猶未

昭代叢書王集卷第二十三世楷堂

還婦兄王瞿菴遣人敦迫乃就道及至都自言我為

相公押解來京眾咸笑之遂以試事呈誤久之

召人供奉內廷遷侍講

賜第西華門尋病卒

黃與堅字庭表號忍菴江南太倉人順治己亥進士

由江寧巡撫慕天顏薦舉授編修官至贊善著有忍

菴文集富孫案忍菴究心經術輯解甚多易學關

李鎧字公凱號惺菴江南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禮

部觀政補奉天蓋平知縣由戶部主事邵延齡內閣

中書王穀振薦舉授編修官至閣學兼禮部侍郎告

歸著有史斷讀史雜述等書遇孫案先生少孤力學

知緩陽益平二縣皆著循績阮吾山云公凱 經筵
講書理明詞暢當時謂不減范祖禹 禹一生清節不受
一錢門
無雜賓

徐執字電發號拙存又號虹亭晚號楓江漁父江南

吳江人監生由戶部尙書梁清標薦舉授檢討尋乞

歸著有南州草堂集菊莊詞 虹亭受業于計甫草先

京師老輩都為太息虹亭以少年得之擅詩詞尤工

體晚歲成木事詩一時盛傳竹翁寄詩云不應尚

戀間叙劍東木流傳本詩甚微 諷之也富孫案虹

亭少刻菊莊樂府朝鮮貢使仇元吉見之以金餅購

去貽詩云中朝攜得菊莊詞讀罷 煙霞照海湄北宋

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嘗 為合肥龔端毅賞

識臨沒謂梁真定曰負才如徐君可 使之不成名邪後果梁公特疏薦之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世楷堂 藏板

沈筠字開平號晴巖浙江仁和人康熙己未進士改

庶吉士由戶部主事黃雲企薦舉授編修未久卒著

有斗虹集 遇孫案晴巖少有雋才嗜學敏內行嘗

周慶曾字燕孫號吧瞻江南常熟人順治戊戌進士

兵部觀政考授內閣中書陞補主事以刑部主事俞

陳琛薦舉授編修著有硯山遺藁 富孫案先生父名

其德先生性亦好善鄉試時次京口有官負通自投

湖者盡出其金代償之得解舟而去後成進士念親

老即乞假南還薦授翰林甲子典 浙蘭鄉試將受事卒于杭州公署

南長洲人順治戊子拔貢生直隸永平府推官以事
降調由兵部尙書王熙工部尙書陳鼓永薦舉授檢
討告歸著有西堂雜俎良齋雜記西堂全集鶴棲堂

藥 先生明季為諸生有聲名于時各雜俎體我

居京師與彭先生南昉令弟寧求宗人羨門結壇文

星閣頌本願經玉局元君杜喬林黃道周豫告南昉

丙辰會狀并許諸人入翰苑丙辰南昉及第下科寧

求登鼎甲已未羨門居榜首先生列二等感恩賦詩

盡悔少年綺靡之作而西堂雜俎已沁人心脾矣富

孫案同入史館者先生年最長四十九人悉坐其下

未幾乞歸優游林壑以賜癸未 聖祖復南巡進

官侍講先生工樂府作讀離騷諸傳奇又有秋波詞

教坊播之管弦為官中雅樂後入翰林時 聖祖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世楷堂 藏板

稱為老名士天下羨其榮遇比于李青蓮松窗筆乘

云海菴著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流布京師 世

祖知其為徐立齋業師因取觀之歎為真才子及

召試官翰林督借諸儒臣進平蜀詩文 上見

其名曰此老名士梅菴以此二語刻堂柱 左曰

范必英原名雲威字秀寶號秋濤江南長洲籍吳縣

人雲南提學參議允臨子順治丁酉舉人由庶吉士

彭會洪等薦舉授檢討謝病歸 遇孫案秋濤告歸後

張鴻烈字毅文號涇原江南山陽人吏部新標于廩

監生由兵馬司指揮劉振基薦舉授檢討降級除國

子監助教遷大理寺副以憂歸富孫案涇原詞藻豐

檢討時嘗疏請開支河轉漕以避河險又時與殿工

探木遠省復有寬期減數之請事皆施行部議以不

應密封鐫級憂歸後聖祖南巡獻詩賦復原職

方象瑛字渭仁號霞莊浙江遂安人少傳逢年孫康

熙丁未進士候選中行評博由總督倉場侍郎嚴沆

薦舉授編修請歸著有健松齋集富孫案霞莊九歲

淨賦驚其長老釋褐後需次家居時邑多秕政與仲

兄象瑛當道得允所請歲省脂膏萬計癸亥典試

昭代叢書王集鶴徵前錄毛世楷堂

蜀中還尋請歸苞苴竿牘一不至門遇有利弊則諤

諤言之卒之日闔邑建思賢祠于城南有松窗筆乘

三十卷未刊行

李澄中字渭清號雷田山東諸城人康熙壬子拔貢

生由監察御史鞠珣等薦舉授檢討官至侍讀著有

滇程日記良齋文選臥象山詩滇南漁邨等集遇孫

邨工詩文遠近學者多宗之庚申曾典雲南鄉試致仕歸里清白自守足跡不入公府

吳元龍字長仁號臥山江南華亭人康熙甲辰進士

授宏文院清書吉士歷任工部郎中由督捕理事張

承祺薦舉授侍講著有問月堂集遇孫案臥山

龐埏字齊公號雪厓直隸任邱人康熙乙卯舉人屯

刑部主事李模內閣中書張星耀薦舉授檢討改工

部主事出為建寧知府著有叢碧山房集富孫案雪

為人恬澹升沈隨時不以經心

毛奇齡原名姓字大可一字于又字齊于別號河右

又號西河又有僧彌僧開初晴秋晴晚晴春莊春暉

諸號浙江蕭山人廩監生由浙江巡撫陳秉直薦舉

授檢討告歸著有西河全集富孫案西河明末即有

居淮上變名姓召試年已遲莫入史館與陳迦

陵並稱為毛陳李文定湖北以西河詩擬之少陵文

昭代叢書王集鶴徵前錄毛世楷堂

擬之韓吏部學擬之孔穎達陸德明其所自負獨在

經學解經多與宋儒柄鑿與閻潛邱同以詆諆為事

古文尚書宛詞一書駁正潛邱遠出其上朱竹翁稱

其如輸攻墨守未為平允之論蓋攻者非而守者是

也平生持論喜事功厭空譚于九經諸子旁及禮樂

沈歸愚云西河湛深經學著述等身在國朝可稱

多文為富者惟攻擊宋人不遺餘力至鐫書若干卷

以示旗鼓藝林惜之其詩學規樞唐人而能自

出新意不同于規孟賁之目畫西施之貌者也

錢金甫字越江江南上海籍華亭人康熙己未進士

授庶吉士由戶部主事邵廷齡薦舉授編修官至侍

講學士著有保素堂集富孫案越江少負才藻工詩

知人之鑒尤篤師友之誼

吳任臣字志伊一字爾器初字征鳴號託園浙江仁

和廩生福建莆田人由內閣中書王穀振等薦舉授

檢討著有周禮大義禮通十國春秋山海經廣注字

彙補等書遇孫案亭林稱其博聞強記羣書之府所著十國春秋搜羅廣博雖有一二疵累不

疑為完書

陳鴻績字子遜浙江鄞縣人順治丁酉舉人原任江

南睢寧知縣望誤由監察御史鞠珣等薦舉授檢討

富孫案子遜博涉經史于儒先理學之旨根極底奧今睢寧時愛民重士睢人德之丁巳夏運河衝決子

身先工築力障狂流閱四日底定河臣具奏獎之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三

世楷堂藏板

曹宜溥字子仁號鳳岡湖廣黃岡籍江西東鄉人廕

生由湖廣巡撫張朝珍薦舉授檢討乞歸

毛升芳字允大號乳雪浙江遂官人康熙壬子拔貢

生由戶部主事方元啟薦舉授檢討著有古獲齋駢

體竹枝詞富孫案乳雪天才敏異五歲時見王子安

觀書數行兼下為文頃刻千言入翰林嚴謹不苟授經顯藩見敬禮焉

曹禾字頌嘉號峨嶂江南江陰人康熙甲辰進士考

授內閣中書由大學士李蔚杜立德馮溥薦舉授編

修官至國子監祭酒著有峨嶂集

遇孫案峨嶂在翰林時疏請封禪為

給事中王承祖所駁而請舉巡狩阮亭云二者皆著

于白虎通未識兩說孰為是非也康熙辛酉增起

居注日講官八人為峨嶂暨湯潛菴泰對巖徐健

菴王珣湖朱竹垞嚴嵩潘稼堂鴻詞居其七云

黎騫初字子鴻號瀟僧後字瀟雲江西清江人順治

甲午恩拔貢生由監察御史鞠珣等薦舉授檢討

高詠字阮懷號道山江南宣城人歲貢生候選知縣

由監察御史鞠珣等薦舉授檢討著有遺山堂若巖

堂等集遇孫案道山幼有神童之目書畫與詩世稱學大學士崑山徐公肅時為大司成延之家塾嘗謂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三

世楷堂藏板

龍燮字理侯號石樓又號雷岸江南望江人廩監生

由內閣中書王穀振薦舉授檢討官至中允遇孫案

詩名工詞曲瓊華夢芙蓉城諸傳奇頗稱于時

邵吳遠字呂璜號戒三浙江仁和人康熙甲辰進士

選庶吉士歷陞光祿寺少卿由江西巡撫佟國楨薦

舉授侍讀官至侍講學士著有史學辨誤戒三文存

河工見聞錄京邸粵行等集富孫案戒三初襲舅氏

遠平性耿直不稍嬖嬰康熙乙卯視學江右時值滇

逆軍與劾午兼理軍務士民離竄遂捐設試場士子

至者隨其後先輒試之列郡學多廢按試皆居城外

及再任十三郡學宮悉為重修有建昌士人妻被擄

掠者訴之即傾囊以贖辛酉典試粵東又與修一統志尋致仕歸高祖宏齋經邦所著宏道宏簡宏藝三錄戒三重刊刻歸田後著續宏簡錄并自作年譜尤篤族誼置莊田以供祭祀鄉人稱之

嚴繩孫字燕友號藕塘漁人江南無錫人明刑部侍郎

一鵬孫布衣由刑部主事俞陳琛薦舉授檢討官

至中允請假歸著有秋水集富孫案藕漁六歲能作經尺大字以詩古文詞

擅名早棄諸生召試日以目疾僅成省耕詩八韻閣中閱卷已不錄聖祖素重其名與三布衣

同授翰林在史館纂隱逸傳容與蘊藉多自道其志行書法入晉唐人之室兼工繪事山水人物花木蟲

魚靡不曲肖又有瀛臺侍直七言絕句詩二十首流傳都下辛酉典試三晉有得士之目擢中允謝病歸

同博學鴻詞科二人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世楷堂 藏板

高士奇字淡人號江邨浙江錢塘人監生以 御

試鍾王書法授內直中書直 南書房 賜同博

學鴻詞考試庚申授侍講官詹事府詹事

勵杜訥字近公直隸靜海人以 御試鍾王書法

直 南書房 賜同博學鴻詞考試庚申授編修

官禮部左侍郎

內閣中書七人

王方穀字金粟直隸新城人歲貢生授中書銜

朱鍾仁本姓邱字近夫江南崑山人生員授中書銜

申維翰字周伯江南江都人廩監生授中書銜

王嗣槐字仲昭號桂山浙江仁和人人生員授中書銜

著有桂山堂偶存嘯石齋詞富孫案仲昭所著太極

謂太極圖說出于北固老僧華山道士傳之點綴其

文詭託濂谿之名者凡著論七十九篇松窗筆乘云

仲昭少工駢體晚乃專為大家之文二體並傳世罕

其匹戊午游京師馮文毅公館之東軒會舉鴻詞御

史成公其範薦之 召試以詩

韻誤失一字不中格授中書舍人

鄧漢儀字孝威江南泰州人布衣授中書銜著有過

嶺集遇孫案先生淹洽通敏貫穿經史百家之言尤

扁舟至郡坐臥董子祠中

執經問業者車馬塞衢巷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世楷堂 藏板

王昊字維夏號碩園江南太倉人布衣授中書銜著

有碩園集遇孫案碩園為麟洲先生後生有異稟詩

孫枝蔚字豹人號漑堂陝西三原人布衣授中書銜

著有漑堂前後續集富孫案先生幼為諸生遭流寇

得不死乃止江都從賈人游三致千金皆散去既而

閉戶攻詩古文辭名噪海內施愚山送豹人歸揚州

序云豹人北入都初迫于有司居既久諸待試 闕

下者多務研練為詞賦豹人獨汎覽他書聞語客曰

吾僑居廣陵數十日囊袋待我使我官京師不令舉

家餓死乎已入試不中良喜遂束書南歸 聖天

子詔視諸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老不任職事者授

京銜以寵其行于是及格者七人豹人與焉今世說

云豹人身長八尺聲如洪鐘

龐眉廣頰以詩文名天下

未與試授內閣中書二人

傅山字青主初字青竹別字公之宅亦曰石道人又

字喬廬山西太原人布衣授中書銜著有霜紅龕集

池北偶談云傅山母夢老比邱而生生不嘸一替僧

至門云既來何必不嘸乃嘸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

強之乃復食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宿通者崇禎中袁

臨侯繼成督學山西為巡撫御史張孫振誣劾破逮

山藁館左右伏闕上書白其冤馬君常作義士傅比

之裴瑜魏邵亂後夢天帝賜以黃冠兩衣遂為道士

裝醫術入神有司以醫見則見不然不見也己未徵

聘至京師以老病辭歸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

逸品全謝山云先生思以濟世自見不屑為空言亂

後衣朱衣居土穴以養母甲午以連染遭刑戮抗詞

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天

下大定始以黃冠自放戊午給事中李宗孔劉沛先

昭代叢書主集鶴徵前錄卷第二十三

以先生薦時年七十有四固辭不可遂稱疾有司令

役夫昇其牀以行至京師三十里不入城益都馮公

首過之先生臥牀不具迎送禮蔚州魏公乃以老病

上聞詔免試放還特加中書舍人次日遽歸

未試丁憂十四人

杜越字君異號紫峯直隸定興人

有紫峯集富孫案先生為同郡鹿太常善繼高弟與

求聞達家貧布衣蔬食授徒自給一時名彥咸師事

之薦舉至都病請于吏部不與試特旨以

文行素著與傅山俱授中書是時年八十四居易錄

云定興杜君異亂後居新安安人化之風俗一變

老穉婦孺親如父兄年八十餘飲啖不衰縣人高尙

書問以養生之術日無之但平生未嘗嗔怒或以此

得老壽耳

曹溶字潔躬又字秋岳號倦圃浙江秀水人崇禎丁

丑進士仕至御史順治初歷副都御史戶部侍郎出

為廣東布政使左遷山西陽和道裁缺補用保舉簽

發四川軍前候用旋丁母憂不復出著有靜惕堂集

先生學問為禾中冠閣中與銜上接焦弱侯官京師

日堂上列書六七千冊人多至其家借鈔性好獎借

後進先是鴻詞之徵前一年早有信政府首推之先

生堅辭云吾未有朱彝尊李良年徐嘉炎率皆淹雅

宏通深達國體其材施之無所不可杜門著述手輯

學海類編蓋唐宋元明以來秘鈔之本先生盡得之

綜三百餘種誠龍威之秘寶也富孫案先生雄才博

瞻當時與龔尚書定山齊名入稱龔曹晚年于金陀

坊築倦圃以歸老世稱倦圃先生薦修明史不赴輯

崇禎疏鈔以呈史館又著續獻徵錄五十輔臣傳俱

昭代叢書主集鶴徵前錄卷第二十三

未刊

戴王綸字杉極又字經碧號一齋直隸滄洲人戶部

尚書明說子順治乙未榜眼授編修陞補江西糧儲

道革職

汪懋麟字季角號蛟門江南江都人康熙丁未進士

授內閣中書舍人薦舉以未終制辭補刑部主事罷

歸著有百尺梧桐閣集錦瑟詞富孫案先生授中書

竟夜展讀時有楚人朱二眉號神仙傾動公卿先生

著辨道論力詆其妄他憂歸兵部尚書宛平王公工

部尚書海寧陳公交章論薦徵車不赴服闋以主事

銜入史館與修明史越三年補刑部能辨疑獄仍直

史館尋罷歸杜門絕俗窮治經史文法歌會詩合唐宋為一家

王毅韋字鄂叔浙江會稽人福建參政以寧孫康熙

庚戌進士授內閣中書歷官淮安知府致仕歸富鄂

叔居鄉極有矩矱歲時一報謁長吏外片牘不至門
當時以介節稱由中書薦歷刑部郎中出守淮安或
以兩淮多隱匿田入告命熊豕宰賜履抵郡
察之鄂叔曰淮屬田固多然田冊而正額未除者
亦不少請以湖田與湖田固多然田冊而正額未除者
免四千餘項入稅者止三千餘項淮民德之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授江南

嘉定知縣官至監察御史雍正間從祀文廟乾隆

初追贈閣學兼禮部侍郎諡清獻著有三角堂集松

昭代叢書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藏世楷堂

陽講義日鈔困勉錄等書 公少好學初以叔氏之殉
以進士令嘉定著循聲改松陽以鴻詞徵蓋兵科給
事中吳源起保舉也戊午冬至京師留數月聞計奔
同服闋補靈壽令旋登御史直聲震朝右卒以忤上
官放歸尋奉旨起用學臣公歿已踰年矣公銳
意宋學深非陽明之說湯潛菴嘗遺書規之晚年講
求天文河工水利諸要務所著三角堂牘言多切于
用實

惠周惕原名恕字元龍號硯谿江南長洲人康熙辛
未進士由翰林改授直隸密雲知縣著有詩說硯谿

詩集 先生成進士即鍵戶攻經學先是鴻詞之徵以
居憂不赴試所注毛詩一宗小序多采毛鄭孔
氏之說富孫案硯谿少從徐昭法游究心經學及詩
古文詞純翁先生少許可雅重硯谿之文硯谿所居

日紅豆書屋在吳城東南冷香谿之北吳郡東禪寺
有紅豆樹相傳白鶴禪師所種硯谿移一枝植階前
因自號紅

錢芳標字葆初號寶汾江南華亭人明刑部侍郎士

賈子康熙丙午順天舉人授內閣中書舍人著有金

門橐湘瑟詞 葆初擅詩歌尤精倚聲神似玉田徵車
舍人池北偶談云松江錢少司寇與夫人往天童祈
子大師集眾僧問誰願往一飯頭老矣自言願往已
麗藻有名東南官中書舍人假歸戊午薦舉丁內艱
不赴一日有僧至門持一械書云自天童來舍人啟
視殊不駭明日晨起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來去
從白雲去笑指天童山
是我舊游處書畢而逝

昭代叢書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藏世楷堂

陳學夔字解菴福建侯官人康熙己酉舉人授山東

寧陽知縣陞兵部主事假歸著有性理全注杜詩注

解倦菴錄榕城景物略等書 富孫案解菴當耿逆變
不受逆職尋丁父艱廬墓側少司寇任公克浦首薦
應 詔時服未闋郡縣逼迫匍匐赴京願乞終喪
得請歸後授寧陽令與利除弊撫臣錢公珏疏薦陞
兵部督理大通橋倉務又督廣東鈔關清慎精明不
渝素

張貞字起元號杞園山東安邱人康熙壬子拔貢生
候補翰林院待詔著有杞田半部潘州娛老等集 富
案先生少好學博覽羣書遊四方與海內名流揚
權今古時稱為文章巨手常游愚山之門事節母尤

侯補翰林院待詔著有杞田半部潘州娛老等集 富
案先生少好學博覽羣書遊四方與海內名流揚
權今古時稱為文章巨手常游愚山之門事節母尤

孝克承其志薦舉以母憂不赴後史館缺員以翰林待詔用亦不就退居杞城日以著述為事嘗博引古書作紀紀二十二卷又有鄉賢傳或語耳夢錄行于世

柯崇樸字寓匏浙江嘉善人給諫聳子副貢生官中書舍人著有振雅堂集遇孫案寓匏與弟翰周殫心經籍以好客好書稱于時

柯維楨字翰周一字緘三浙江嘉善人康熙乙卯舉人著有紀游草澄煙閣詩

黃虞稷字俞邨一字楮園福建晉江籍江南上元人

生員先生博雅能文尤深經學館江寧龔方伯署中與令子侍御衡圖交最契龔藏書甲浙右所刊授經圖春秋纂例諸書經其校正者為多歲戊午應薦入京聞母喪還白下松窗筆乘云俞邨博雅負盛名

昭代叢書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名家藏書甚富錄有千頃堂書目以薦起同纂修明史徐司寇奉詔修一統志復疏請同事未卒業

而終

彭桂原名椅字上馨一字爰琴江南溧陽人監生著

有泊菴詩詞富孫案爰琴詩文浩瀚淹博仲紙數千言立就年十八始拈括為諸生家貧

數奇杖策出遊當世名公卿以不能羅致為憾會膺薦舉以母疾辭不許陳情至再巡撫慕公鑒其誠為之疏請旋遭母憂性

豪邁抗爽敦義尚節

林以畏浙江錢塘人布衣

未試病故三人

葉舒崇字元禮浙江平湖籍江南吳江人康熙丙辰

進士選內閣中書舍人著有謝齋詩詞王阮亭古夫元禮神清不減衛叔寶少負雋才嘗注庚子山哀江南賦為時所稱已未閣中諸老亟薦之皆欲為之道地蓋公論也至京師而病病旬日而死豈非命乎

郁植字大本號東堂江南太倉人明諸生著有東堂集草沈歸愚曰東堂八歲應試作五倫論吳梅邨見而奇之既長研窮古學已未以鴻博薦未應試卒

陳九勝江南人富孫案同時薦舉者吳郡黃靜御綜古賦一篇撫今弔古極蒼涼歷落之致

未試致仕一人

昭代叢書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三 世楷堂 藏板

祝宏坊字子禮浙江山陰人康熙庚戌進士選授陝西會寧知縣富孫案先生性耿直學問淹博與稿

患病行催不到十三人

應搗謙字嗣寅號潛齋浙江仁和人諸生著有六經

解禮學彙編性理大中教養全書潛齋文集遇孫案

生有文在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少以斯道為己任借其同志為狷社取有所不為也喪亂後絕志進

取鴻詞之微聞學李公天穰項公景襄交薦與牀以

辭范公承謨又欲薦之遂稱廢疾同里姜御史圖南

嘗再致饋不受一日遇塗中方盛暑先生衣木棉衣

歸投以越葛二端還之弟子甚多以樓上樓下為差

如馬融例平生講洛閩之學踐履篤實抗人稱為應

不懈母憐之強為娶婦終不入私室母卒逾祥禪始行合昏禮坐臥不下樓人罕梯接白撰無悶先生傳

嵇宗孟字淑子號子震江南山陽人崇禎丙子舉人

授浙江知縣歷守杭州乞歸著有立命堂全集

子天資穎異善屬文詞采壯麗守杭州日頗有政聲薦舉鴻博堅以疾辭又有楚江蠡史諸編

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浙江餘姚人明御史忠端公

尊素子少補仁和諸生著有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

春秋日食秣孟子師說明史案秣書明夷待訪錄

書思舊錄明儒學案明文海南雷文案文定等書

少負異才慨然志當世之務受業于劉念臺蓋私淑

文成者早年丁陽九奔走于蜂屯蟻陣中終窮約以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三 藏板

老仍守師說以古文經學倡浙東門人如萬充宗兄

第多通經之士富孫案明天啟時忠端公以抗疏劾

魏忠賢死詔獄後忠賢伏誅先生年十九刺血繕疏

袖長錐入京訟冤至國門而忠端公郵典已下會刑

部鞫逆黨許顯純等召先生對簿即出錐錐顯純血

流被體又毆崔應元曾拔其鬚歸而祭之忠端公神

主前已又擊殺獄卒顏各葉仲文蓋顯純為大理時

錄鍊忠端公罪而絕命于二獄卒手先生冒死報仇

時特以忠義孤兒有之崇禎末逆案阮大鍼挾重賄

將謀起用先生與諸名士為兩都防亂揭討之大鍼

切齒福王立大鍼乘朝政修舊怨曲殺周鑑遂以次

內遺獻問徐尚書乾學尚書舉先生以對又言其哀

老乃止先生上下古今自天官地志九流百氏之教

野乘稗說無不研究

學者稱爲梨洲先生

李容字中孚自號二曲土室病夫陝西盩厔人材官

可從子布衣著有十三經二十一史糾繆二曲集

案先生起田畷嘗一就科舉遂隱居讀書以理學倡

導關中修明橫渠藍田之教當時與孫夏峯黃梨洲

爲三大儒遠近皆重其學行稱二曲先生父信吾從

監紀孫兆祿死賊難家貧甚母子相依或一日不再

食或連日不舉火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

不報謁再至并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母

卒三年後徒步之襄城徧覓父遺蠟不得晝夜哭不

絕和縣張允中聞之爲立信吾祠且造冢于故戰場

以慰其心乃負其冢土歸告于母墓更持服如初喪

陝督鄂公善以隱逸薦自稱廢疾長臥不起戊午部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三 藏板

臣以海內真儒薦詞科之徵先生獨以昌明絕學之

目必欲致之固稱疾篤昇其牀至行省遂絕粒水漿

不入口者六日大吏猶欲強之先生拔刀自刺乃得

子假治疾自後荆扉反鎖不復與人接已而

祖西巡欲見之令陝督傳旨辭以廢

疾不至 特賜關中大儒四字寵之

魏禧字冰叔號叔子江西寧都人布衣著有叔子詩

文集左傳經世等書 叔子少負大志丁明季之亂每

景略風迄不得志兄弟三人與姊婿邱邦士隱金精

山中鏡意復古不可一世其文推爲大家高者學檀

弓國策下者亦不失爲王介甫尤精左氏之學富孫

案叔子爲明諸生甲申後棄去從父兆鳳結廬翠微

峯與彭躬菴士望林確齋時益李力負騰蛟邱邦士

維屏彭中叔任曾青蔡燦及兄善伯詳弟和公禮同

志九人爲易堂學江右自歐陽鄒魏講性學陳艾依

復社工帖括聲力氣微學者景從易堂起而以古文

實學為歸風氣一振由叔子為之領袖也生平淹通史學嘗自言不敢依附程朱謬為精微之論嚴公沈徐公國柱李公宗孔等薦舉以疾辭郡縣督趣就道昇疾至南昌醫藥累月稱病篤罷歸後卒于真州妻某氏聞訃不食死

張九徵字公選號湘曉江南丹徒人順治乙酉解元

丁亥進士授吏部主事官至河南提學道富孫案先

選司郎中以按察司僉事視學河南正文體登祀典為天下學政第一生平研精三傳于明代人物能續舉其世系太學士文貞公王書

總裁明史大抵稟承家學為多

張新標字鞠存江南山陽人明戶部主事世才孫順

治己丑進士授吏部主事降補陝西苑馬寺監正富孫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聖 世楷堂 藏板

索鞠存為涇原檢討之父以文學吏才稱于時吳星

而謂鞠存至京時兩眼如墮雲霧入試僅書八大字

大出松窗筆乘云山陽張吏部新標為中書舍人時

醜金命老僕張臚具殮老僕嘗曰

我乃相公義兒公絕口不言也

顧豹文字季蔚號且菴浙江錢塘人順治乙未進士

授河南真陽知縣官至監察御史著有楚奏議六

書古韻願圃日記世美堂集 富孫案且菴少以才稱

世謂顧氏二難令真陽招流亡立鹽肆建學宮立黃

叔度祠行取擢臺班切直敢言巡視東城發姦摘伏

應機而得尋出按湖北察川蜀諸賊竄伏要領所在

賊營堡備其巢賊不得滋蔓修築安陸蘆汛口隄以

弭水患建義倉一百四十餘所會撤巡按還京師旋

257

引病不出

王追騏字雪洲湖北黃岡人順治己亥進士改庶吉

士陞禮科給事中補山東武德道僉事革職議復候

補僉事著有雪洲詩鈔 魏維度云雪洲詩新穎雋逸

夫大 寄託遙深未荔裳比諸三閭

范部鼎字彪西山西洪洞人順治辛丑進士著有理

學備考三晉詩選續垂棘集 富孫案先生以五經中

人戊戌會試副榜辛丑中式丁未成進士請終養歸

太常寺卿朱公裴薦舉以母老辭巡撫疏參 旨

令遵前諭來京以副求賢至意有招之典古所未有

也性孝友學問淵博闡明絳州辛復元全之學與應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聖 世楷堂 藏板

潛齋李二曲以理學著于南北癸未 賜山林雲鶴四大字

西巡 陸舜字元升號吳州江西泰州人康熙甲辰進士由

刑部郎中歷浙江提學道著有雙虹堂集

顧景星字赤方號黃公湖北蘄州人貢生著有白茅

堂集 遇孫案黃公與廣濟張長仁熙竟陵胡君信

南都蒐錄人才黃公試取第一施愚山云赤方詩煉

博雄悍原本李杜下迨長吉樂天義山子瞻放翁無

所不有其遺興授簡馳騁筆墨食頃累數百言機

警性成博覽強記諸子百家仙釋諸書靡不勤蒐

蔡方炳字九霞號息關江南崑山人忠襄公懋德子

生員 遇孫案明末忠襄公死太原賊藁葬城外順治

364

性嗜學涉獵羣書兼工篆草翰晦窮居嘗繪著書
圖竹翁題云中年巾柴車起應鶴書召人多留舊塵
君乃返蓬藿立意在千秋何貽北隴笑可見其徵聘
不出舊傳 召試日因不能奏對增廣生扶出好
事者為之

與試未用九十七

趙進美字疑叔一字韞退號清止山東益都人明布

政使參議振業子崇禎庚辰進士游歷給事中出為

廣東參政擢福建按察使著有清止閣集富孫案先生成進士

後才名甚盛分守西江思以兵略自見鴻詞之舉為
李公天稷所薦少時為詩清真絕俗得王孟之趣後
變為高華尚聲調使楚

一集尤為藝林所貴重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世楷堂 藏板

畢振姬字亮四號王孫又號頡雲山西高平人崇禎

壬午解元順治丙戌進士授平陽府學教授官至湖

廣布政使著有尚書注西河遺教四州文獻三川別

誌等書富孫案先生讀書五行兼下由教授入為助

伏讀書時稱為有官僧尋分守濟南參議道歲早盜

王顯張甚流民盤踞湖崖先生日夜馳三百里安插

七千口有奇供軍需數十萬泰山香稅羨餘歲給公

使費至是充餉七千遷廣東水利使三藩四院使如

織立約束無派無折減船減夫六七千有奇歷浙江

金衛道參政擢廣西按察使多所平反獲玉璽將軍

印繫累海峒宿患悉平經略洪承疇奇其才題陞湖

廣布政使辭不應鴻詞之舉為刑部侍郎劉健都御

王岱字山長號九青湖南湘潭人崇禎己卯舉人授
安鄉縣教諭著有可菴集富孫案山長能詩文工書

孫榮字曙東號青門浙江嘉善人崇禎己卯舉人官

直隸開州知州擢吏部郎中遇孫案青門由孝廉授

來安集墾田萬餘建巨橋十一以當蕩蕩渠之衝轉

開州積穀三千以備荒歉墾田七十頃飛蝗入境盡

力掩捕不為災人 比之中牟三異

上官鑑字金之山西翼城人崇禎己卯舉人順治丙

戌進士官至河南參議著有一經樓集

法若真字漢儒號黃石山東膠州人順治丙戌進士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世楷堂 藏板

官翰林歷陞江南布政使著有黃山詩畱富孫案先

某中年無子李夫人有身夢法真而生因名若真山

左詩鈔云黃石入翰林再遷秘書院侍讀外調浙江

觀察轉補福建禦鄭寇有功遷浙泉平反王式誣告

等案浙人誣為神明轉安藩坐事去官以詩畫自娛

王紫綬字金章號蓼航河南祥符人順治丙戌進士

官翰林出為浙江糧儲道著有知尺堂詩集王阮亭

嘗從老儒劉文奇學崇禎末到家沒于水王為置田

園壟舍于蘇門山中後年七十餘病卒為之營葬情

禮甚備余見其哭師詩云門無 司馬求書使室有黔婁正被妻

楊毓蘭字東始河南新鄉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提

學道遇孫案先生于康熙戊申曾

任浙江巡鹽御史頗有惠績

張能麟字玉甲又字西山直隸宛平人順治丁亥進

士除浙江仁和知縣官至川南道副使著有儒家理

要富孫案先生儒家理要采輯宋五子遺書中有正

川南時所志也

王孫蔚字茂衍陝西臨潼人順治壬辰進士官四川

參政

潘颺言字陳伏山東章邱人順治壬辰進士授吏部

主事降調保舉湖廣軍前候用

張瑞徵字華平山東萊陽人順治壬辰進士遷庶常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聖 世楷堂 藏板

歷宮允出為河南汝南道副使革職歸 富孫案汝南

榛滿路先生下車即修城垣捐資賑濟折獄明敏能

張含輝字韞璘山東掖縣人順治壬辰進士官吏部

郎中遷四川督道著有東山吟蜀草

王廷璧字崑良河南祥符人順治壬辰進士授刑部

主事官至陝西副使著有珠樹堂聚遠樓等集 遇孫

長由禮部郎中督學嶺南報最擢越東少參越地治

海益防守陳請得免寧郡帥議移鎮并欲以每甲雜

馬去之日越民肖像以祀至汀州值總兵劉炎剋餉

頭泣伏寧帥敗起擢陝西涼莊副使致政歸

田雯字綸霞一字子綸號漪亭又號山蘊晚號蒙齋

山東德州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戶部侍郎致仕歸

著有長河集山蘊詩選 先生負幹才善詩歌由進士

十年而位至大中丞富孫案山蘊任戶部員外時滇

楚用兵軍需劬午時請以白糧附消艘帶運費不煩

而民力省至今著為定例後出撫江寧請動司庫大

挑濟運河以省歲冬募挑之勞費又減湖田之增稅

免蘆課之辨銅百姓德之由貴撫陞補少寇轉少農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聖 世楷堂 藏板

馮雲驥字訥生山西代州人方伯如京子順治乙未

進士就大同教授遷國子監博士官至四川提學僉

事 魏環裕嘗言訥生見識高議論正稱為畏友

傅辰字蘭生一字彤臣號麗農山東新城人順治乙

未進士官至江西道監察御史著有奏疏讀書隨筆

視田漫筆姓譜補增訂堯山堂外紀新城軼事詩文

等集 富孫案先生事親以孝聞初仕河開府推官為

將弁入謁畢論以大義士卒咸泣事遂解散

嵇永福字爾遐號漪園江南無錫人順治乙未進士

授嚴州府推官左遷歷城縣丞著有漪園遺藁

章貞字舍可浙江會稽人順治乙未進士授壽光知縣以科場註誤降榮陽丞陞棗陽令著有東銘解等書

程必昇字東旭陝西韓城人順治乙未進士原任山東棲霞知縣

李念慈字杞瞻號劬菴陝西涇陽人順治戊戌進士

官湖廣竟陵知縣著有過嶺吟谷口山房集富孫案先生善繪事詩詞並擅時名與天生二曲當時稱關中三李成進士授河間推官又補寧州以裁缺罷改授新城知縣多惠政以註誤去官會討滇逆薦往湖廣從軍補竟陵知縣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三 聖 世楷堂藏板

侯七乘字仲輅山西汾西人順治戊戌進士授福建

閩縣知縣歷江西廣信府同知富孫案仲輅知閩及武平二縣廉靜慈祥

能寬徭恤民講學課士頗有政績

手際可字會侯號鶴舫浙江遂安人順治戊戌進士

授彰德府推官歷知城固祥符二縣著有安敘堂詩

文鈔浣雪詞鈔黔游日記遇孫案鶴舫為推官時廉明不阿有連奇才者殺人

巧脫感折庭槐之異識實抵罪寧陵盜犯房有才等十一人已奏當大辟力白其冤釋之由祥符令薦舉放歸閉戶著書文名馳四遠嘗與人書云自惟生平既肆志于古文精力短淺不能兼綜茲致故絕筆不為詩者十餘年晚構此字字以汲引後進焉

徐之凱字子強號若谷浙江西安人順治戊戌進士

授四川臨安縣推官歷湖南桂陽陝西化真寧茂

州知縣著有初學北思汶山流憩等集富孫案先生成進士司李

滇之臨安裁缺調補瀘陽令再補陝西化真寧茂州知縣著有初學北思汶山流憩等集富孫案先生成進士司李

三桂舊黨王輔臣搆亂平夔相繼陷沒以蠟丸達書督撫擒斬偽帥慶都得完既而賊兵大至城復陷被執劫以白刃不屈幽禁園圍逆黨吳占春力救得免事平將軍圖公檄補真寧令薦舉後量移茂州以前失印事被議落職

徐瑞芳字蘭泉浙江仁和人順治己亥進士授山西

平遙知縣官至福建提學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三 聖 世楷堂藏板

葉封字井叔號慕廬湖北黃岡人浙江嘉興籍順治

己亥進士除延平府推官陞工部主事著有嵩山志

嵩山石刻記嵩遊草遇孫案慕廬禾人徙武昌嵩遊草與施愚山中岳少室諸詩相

王鉞字仲威號任菴山東諸城人順治己亥進士授

廣東西寧知縣著有水西紀略粵游日記讀書叢殘

暑窗臆說世德堂集富孫案先生知西寧八年訟庭閱我甲寅孫廷齡反陷梧州西

寧距梧八十里梧鎮師進際盛欲移師避寇先生與際盛書極言不可相距二十餘日賊果退梧州初陷先生繕治城守具城引軍寇西寧先使謀持偽劄至知有備乃遞去于是以治最厲薦行取尚可喜忽具

疏請雷行取官先生度可喜予之信必反遂
移疾歸戊午薦舉後遂不出家居三十餘年

林堯英字蜚伯號澹亭福建莆田人順治辛丑進士

選授江西饒陽知縣官至河南學政著有澹亭詩略

富孫案澹亭視中州學政
以古學導士人文丕振

趙廷錫字玉譜陝西膚施人順治辛丑進士授浙江

天台知縣

陳宏字乾庵直隸大興人順治辛丑進士候補主事

劉瑞遠直隸三河人順治乙酉舉人官海州知州

魏學渠字子存號青城浙江嘉善人順治戊子舉人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富孫案青城少負雋
才為柳州八子之一

授成都推官擢至江西湖西道

富孫案青城少負雋
才為柳州八子之一

推官成都值蜀中初定招撫流區緜輯兵民事事得

宜陞刑部主事改嚴例十餘條歷湖廣學道補江西

少參生平輕財好施桐城錢澄之知
交尤深感德不諼至名其樓曰懷青

顧鼎銓字逢伯榜姓張浙江仁和人順治甲午順天

舉人授山西蒲城知縣
後百計招徠民皆復業歲旱

鑿石為渠以資灌溉又廉得
巨帑置之法時以循吏稱

田茂遇字楫公號鬚淵江南青浦人順治丁酉舉人

授山東新城知縣不赴著有水西草堂集
按丁酉科
九重震怒命嚴鞠之覆試之日堂上
命題二
春一賦一詩監試官羅列偵視堂下武士銀鑄森布

未刻繳卷文皆如格撫臣以覆卷奏進事乃解復原
名先生其一也惟有據者充發數人富孫案先生少
受業于夏彝仲以詩文雄壇坫會試入京與王敬哉
魏環谿諸前輩相酬和以魏伯鄉裔介薦舉
試罷歸築水西草堂藏書萬卷觴詠以老又選有高
言集清平詞燕臺文鈔等書今世說云鬚淵少善屬
文陳黃門謂夏考功曰此子才氣卓犖他日必成偉
器後黃門歿子幼而貧墓旁荒田數十畝鬚淵代納
官租二十年復與
友人梓其遺集

宋實穎字既庭號淵尹江南長洲人順治庚子舉人

試罷官興化縣教諭著有讀書堂老易軒玉磬山房

等集 富孫案先生淹貫經史時推名宿侍講繆歌起
朱梁紀年圖論其義嚴正云王莽不得為新安祿山
不得為燕全忠豈獨得為梁乎且其時移檄與復唐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富孫案
世楷堂

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為唐之臣子或為唐之
世族則唐實未嘗亡也今翻朱梁紀年而以晉岐淮

南之稱天祐者為主始於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

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魏水叔云

實穎孝廉母夫人葉氏當乙酉歲兵亂與季子實方

女雪娥實穎婦朱氏同赴井仲子實栗見母投亦從
井既經日母及實栗死而實方

雪娥與朱氏皆立水中不死

董俞字蒼水號榜亭別號尊鄉釣客江南金山衛人

少宰邃初孫順治庚子舉人著有榜亭浮湘度嶺等
稟 富孫案榜亭詩文與錢謙齋名赴
東遇盜劫其裝生平著作在行篋中追索之被刃
傷

江閩榜姓越字辰六貴州貴陽籍江南歙縣人康熙

癸卯順天舉人授湖廣益陽知縣歷解州知州著有

河汾集遇孫案辰六薦舉後選授縣令歷知解州為政簡靜不擾先是民多宿逋檄一歲並徵辰

六詳請分年帶徵民德之詩格亦頗清雄

徐懋昭字仲協浙江鄞縣人康熙甲辰進士授河南

沛縣知縣薦舉後陞河南南河同知

李開泰字子如直隸大興人康熙丙午解元富孫案

孤事嫡母以孝聞為諸生時受知于熊鍾陵蕭惟豫丙午領解困于公車薦舉後與修邑乘踰月以疾卒平生嗜讀書講程朱之學家貧課徒自給絕不干瀆當事

李芳廣字夢墅河南柘城人康熙甲辰進士原任山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三 至 世楷堂 藏板

東壽光知縣候補內閣中書舍人

陳玉基字廣明號椒峯江南武進人康熙丁未進士

授內閣中書舍人著有學文堂集椒峯受知臨胸相國最深時閱卷為

三相國一學士馮亦在列而不遇亦命也遇孫案椒峯舉進士官中書舍人鴻詞之徵三相公交薦之後以戊午北闈事黜革居拂鬱益發憤著書撰史論數百卷

任辰旦榜姓韓字干之號待菴浙江蕭山人康熙丁

未進士授江南上海知縣官至大理寺丞著有介和

堂集富孫案上海租賦盈四十萬漕復半之地產木棉不給漕粟待菴以意調劑不緩不急民困獲

魁黃龍浦廡屨圯命匠範石于陸第其甲乙牝牡之募善泗者暗埋石而累塚其中且墨石作埂使水無

橫溢而又善下至今為賴薦舉後

擢工部給事中改授大理寺丞

諸方慶字廣期一字雪持號遜菴江南宜興人康熙

丁未進士授山西清源知縣著有遜菴文集富孫案

清源時值軍興糗糧芻藁之費俱貸以辦不徵民間一錢邑中諸逋賦暨貧不能娶者多捐俸俸之又山水數漲為城害歲修白石堰禦之復以餽運不給因停修堰徒步禱白龍神廟明年春山水改道而南去城十里乃移建

白龍廟以鎮之

王祚與字遇于山西永寧人康熙丁未進士戶部郎

中官湖廣提學僉事富孫案先生嘗為三水令與利無不識拔頗有知人之稱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三 至 世楷堂 藏板

高向台字泰階山西翼城人康熙丁未進士內閣辦

事中書舍人

趙驪淵字積生一字溥之浙江仁和籍上虞人康熙

己酉舉人試罷任東陽縣教諭

馬駿字圖求江南山陽人康熙己酉舉人

白夢鼎字仲調號孟新又號蝶菴江南江寧人康熙

庚戌進士官大理寺評事著有天山堂集富孫案蝶

夢鼎勤學尚志節時有二白之目當明末俱以公論忤貴人陷于獄母陳氏怡然日子為范滂吾獨不為

拘母手會國變得釋鴻詞之徵為憲魏象樞所薦庚申副主編建鄉試

許孫荃字蓀友一字

江南合肥人康熙庚戌進

士官至翰林院侍講

學使著有慎墨堂詩集

宋生洲負穎嗜學肆

文辭詩激昂悲壯多燕素

之聲督陝西學政勤

士行部所至遇古聖賢名

蹟力為修復表章敬

李二曲為刻其所著

許自俊字子位江南嘉定人康熙庚戌進士試罷授

山西聞喜知縣著有左氏提綱歷游山水記三通要

錄司計全書了公宗旨潛壺韞齋等集富孫案韞齋

一子一僕食脫粟飯佐以青菜往來郡省策蹇而行

贊上官詩扇外無他物用法甚平民多勸喻雅工詩

文名勝處題詠殆徧尋乞休歸

行李蕭然當時稱為清白吏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三 世楷堂

張英字仲張浙江海鹽籍海寧人康熙癸丑進士候

選中書官至廣東提學道著有一經堂集遇孫案仲

童之目博綜典籍著述俱有根柢癸丑成進士出樹

城張文端之門師生同一姓名及戊午分校北闈文

端子廷瓚復出仲張門淵源

鉞芥之合至今傳為佳話

程大呂字天台湖北孝感人康熙癸丑進士

高層雲字二鮑號設苑別號菰邨江南華亭人明檢

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之芳年老踣地吏科給事高

層雲抗章彈奏天潢貴胄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

國政無不列坐況永康左門乃禁門非大臣致敬

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

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

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為令

李瑞徵字中峯直隸容城人康熙丙辰進士

王舍真字樸齋號寅若山西猗氏人康熙丙辰進士

金居敬字穀似江南長洲人康熙乙丑進士授山西

靈邱知縣富孫案穀似出阮亭門下少負才名遂于

莫矣嘗與孫致彌同修幸魯

盛典書成授靈邱令尋卒于官

陶元淳字子師一字紫司江南常熟人康熙戊辰進

昭代叢書 王集 卷第二十三 世楷堂

士授廣東昌化知縣著有南厓集富孫案紫司以大

事閭潛邱益瀏覽載籍令昌化作浮糧考魚鱗冊會

稽經費錄區分縣事如家事為民請命與上官往復

千言動以至誠海外武弁驕橫盡發其姦將吏敏戢

時行郊落問民疾苦行不坐乘暑不張蓋以勞卒于

官

進士人稱築巖先生一百數十行下嘗以諸生應秋
試五經文並完雙行小字以繳監臨中丞大驚封卷
奏進遂以五經舉進士前朝五經之科自公倡之富
孫策築巖先生入漳遇寇先生向幼以身蔽父擊之
不去寇曰此孝子也舍之與弟左羽竝能文同知延
安時副將朱龍叛身宿城上與民死守川寇陷延綏
運道絕命勇士問道渡河以山西粟突圍入榆林得
完尋膺薦舉遷登州太守顧亭林云舟石勤子讀經
叩其書齋插架十三經注疏手施朱墨
始終無一誤句我行天下僅見此人

施清字伯仁浙江錢唐人拔貢生考授布政司經歷
補永州通判著有十三經異同解攬雲懷新等集

陸次雲字雲士浙江錢唐人監生考定州判試罷出

知河南郟縣丁父艱起復知江陰縣著有八紘釋史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藏板 世惜堂

釋史紀餘荒史峒谿織志志餘 清詩選湖壖雜記

北墅緒言澄江集玉山詞 富孫案雲士詩極排界能
獨出新意知郟縣有惠政

去之日民走送累百里雜著甚富又有條論經史三
書發揮意理者為尚論持平辨證疑似者為析疑待
正較析句讀文字異

同者為事文標異

潘藩大江南人監生考選江西宜春知縣

張霍字一衡福建侯官人副榜授光澤縣教諭

趙廷颺陝西人拔貢生原授鞏昌府文縣教諭候補

國學員缺

宋維藩浙江建德人貢生候補州同著有白雲閣詩

集

朱培浙江人歲貢生考定訓導

陸元輔字翼王號菊隱江南嘉定人布衣著有十三

經注疏類鈔菊隱集 先生為黃陶菴先生高第弟子
博貫載籍尤深經術 召試

之日恍惚見陶菴先生以不人格罷金蓉曰曝書亭
藏書八萬卷古今大觀廣陵馬秋玉精本鈔之竹翁
者居多竹翁書最可惜者有二一為明西亭王孫之
經序錄歸有光序十四經之夥畢載覽其敘目不必
見元書也一為陸先生之續經籍考自宋末元明至
國朝初年苦心搜羅凡爵里姓氏人品功業一目
了矣陸冰修曰評論竹翁經義考以二書為藍本惜逸
室第子宜其學有師承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藏板 世惜堂

吳雯字天章號蓮洋山西蒲州人生員著有蓮洋集

先生少負異才所至輒傾其座題雲林秋山圖云經
營慘澹意如何渺渺秋山遠遠波豈但穠華謝桃李
空林黃葉亦無多
亟為阮亭所稱

李良年字武曾初名法遠又名兆潢號秋錦浙江嘉

興人生員著有秋錦山房集 朱竹垞徵士李君狀略
曰君九齡能草時文十
齡解賦詩余方避地長水借里人詩篇酬和處士屠
嬭曰子之才里中罕儔吾門有李生將來庶幾與子
並駕乎君兄繩遠弟符江左言詩者目為三李君至
都雷宣府余從逆旅見君復借入都一時朝士爭欲
識之合肥龔端毅為文酒之會必俟君至乃舉爵宛
平孫侍郎承澤與君為忘年友長洲汪編修婉傾心
下君君方欲羅當代之文綜為一集曰文緯故編紵
之投恆多曹侍郎申吉出撫貴州引君為助既聞三

潘同轍遂辭歸抵家雲貴告變己未試罷有鳳陽守延君久之歸築秋錦山房于漾葭

徐林鴻字大文一字寶名浙江海寧人生員著有兩

閒草堂集富孫案大文之先本莆田林氏後徙海寧贅徐氏因襲其姓天才俊逸有聲藝苑巡撫陳公秉直薦舉應試放歸掃一室讀書其中作為詩歌清新典麗尤篤友誼漢陽王明府世顯南昌王處士猷定客死于杭太倉王徵士吳四明周處士容卒于京皆為經理其喪復收遺集以付其孤

陳英字堯夫浙江秀水人生員著有東谿詩藁

吳農祥字慶百號星叟浙江錢唐人明宮允太沖長

子生員著有輿圖隸史彙考補錄文獻通考嘯臺讀

史緣窗讀史梧園雜誌宜齋南歸雪鴻流鉛嘯臺等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至 世楷堂 藏板

集 星叟博綜能文與志伊齊名虎林呼為二吳富孫案星叟少異敏茹經涵史馳騁百家陳司空鼓永首疏薦巡撫陳公秉直亦以名聞俄為忌者所中放歸網羅遺佚以著書自娛尤精于易與毛西河友善論議不苟苟同又有錢邑志林唐詩辨疑詞苑等書

葉奕苞字九來江南崑山人監生先生負異才擅詩歌與先公交至契

己未之後先生名登薦贖與先公同為所忌并試卷匿之遇孫案先生善繪事嘗有水墨山水便面贈先徵士公極滄雅之致與兄割分一園名曰半菴當時諸公多題詠之吳星叟云九來為人豪達爽直為掌院學士誦菴從弟殿試擬第二甲第四名學士歡噪遣女奴馳白之九來感涕不知何故失之又云是舉衡才三閣臣而收掌則掌院也皇上已呼

召宣付至四十人忽顧杜立德馬溥葉方藹項景襄李天馥曰此外豈無龍虎滿珊瑚之網者乎于是馮以農祥徐林鴻咸清王嗣槐對杜以白夢鼎施清

高向台對而葉以奕苞對且操吳音曰渠臣從弟也臣若不舉當啣恨刺骨 天顏不憚悉罷去補入邵吳遠 嚴繩孫

閻若璩字百詩號潛邱山西太原籍江南山陽人生員著有古文尚書疏證四書釋地潛邱劄記等書

案潛邱五世祖自太原徙居淮安小時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過未熟十五歲冬夜讀書有所礙沈思堅坐心忽開明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官弟子康熙初始游京師在都日與汪純翁反覆辨論不合性

好詆訐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疆記謂李天生杜撰故事汪純翁私造典禮所服

膺者三日某曰黃太沖曰顧寧人平生長于考覈有聞先儒所未發所著疏證一書攻擊古文不遺餘力

後崑山徐向書健菴開局洞庭纂修一統志潛邱與顧景范黃子儀胡拙明俱以專精地理共為編輯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至 世楷堂 藏板

耶戴瓚浙江錢唐人生員

馮行賢字補之一字圃芝江南常熟人布衣著有餘事集富孫案圃芝為定遠先生之子詩學白樂天有自得之趣與吳蓮洋最善

鄧林梓一名琳梓字可堂號玉山江南常熟人布衣

王宏撰字無異號山史陝西華陰人監生著有易圖象述筮述砥齋集先生博貫載籍書法通真右軍尤金石所著十七帖述并注極簡而核又刻華州郭宗昌金石史家藏漢唐以來金石文字甚富己未徵至京師居城西吳天寺以老病辭不入試罷歸

楊還吉字六謙山東卽墨人貢生著有味道樓集

山云楊生還吉志潔而行芳才茂而年盛不可就有
司試縣令張君琛折柬招之強而後出余為補諸生
冠軍鐫其文生以其詩文為贊逾年
萊州憲使張君又合校萊士而冠之

羅坤字宏載浙江會稽人監生著有蘿邨詩詞集

案毛西河謂宏載新詩已能到劉河開平視近代邊
徐一輩其文大率記所游雖小必領善摹畫每讀一
首如展畫一幀又

精小學能篆刻

朱士曾浙江山陰人布衣

嘗有蘭亭行贈朱大云吾宗髯也書絕倫頻過論書
仍論文臨池就我一題扇世上俗學徒紛紛又與錢
六同游白下云一朝並馬

金陵去開殺羊欣白練裘

徐咸清字仲山浙江上虞人明兵部尙書人龍子蔭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世楷堂 藏板

監生著有資治文字

以官監生應鄉舉有文名娶冢宰商等軒周祚幼女
嗣音能詩乃就稽山閣廣庭構藥欄設長筵發所藏
書散採之對坐縱觀暇則各為詩管博取訓纂說文
玉篇篇海諸書以正字形取切韻唐韻廣韻集韻諸
書以正字聲而縱考經史子集暨唐宋元諸大小篇
帖凡有繫于說文者悉採以正字義名曰資治文字
凡一百卷戊午至都講高陽李文勤公肅文勤工小
學論辨是非深為折服制科雜錄云同志有學者惟
徐仲山以其無寓薦之益都後益都力薦仲山
召試拆卷于上卷中斥去一卷 上命擇有名者
補之益都以仲山薦 上曰有著作乎曰有資治
文字若干卷劾一學士曰字書小學也遂置不問

夏駟字文茵一字宛來浙江烏程人歲貢生著有爛

谿堂集

富孫案宛來工古文游屐獨天下已未總憲
魏公環極以浙江學使某茂試湖州關防不

密見于彈章辭連宛來薦舉時在京師有書致魏公
自為制別言程學使未抵浙先已入都事未得白竟
不獲與試戴龍塘吳興詩話云已未鴻博吾湖只舉
夏宛來旋以蜚語未試赴交城任著交山平寇本未
採鐵鑄劍佩之有青鋒三尺腰
開雪斑管千枝夢裏花之句

陳僖字藹公直隸清苑人拔貢生著有燕山草堂集

富孫案藹公嘗受業于高淵穎其文為當時推重堯
峯集中有與陳藹公論文書謂劉公融盛稱其文以
為不減古人計甫章亦

稱其邊大綬傳等作

宋涵字叔邃江南溧陽人監生著有蘭楚堂集

葉方蔚江南崑山人生員

富孫案先生為學士初菴
弟放歸後讀書吟詠以徵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世楷堂 藏板

成其愿山東樂安人生員

紀昞字仲霽號朮菴直隸文安人生員

紀曉嵐云河
博以天性疏放恐妨
遊覽稱疾不預試

程易字兼三江南休寧人廩監生

富孫案兼三少力
學工詩詞善屬文
皖中稱
為才子

戴茂隆號蘿軒浙江平湖人監生

許先甲字彝千浙江杭州人廩監生

遇孫案先生為
勉無子勉無遺令
書竟夜不輟先生能臥聽父讀書且輒默誦無遺今
世說云彝千司訓桐鄉時值盜警城無守禦邑令惶
怖彝千曰是可先聲奪之邑中火

炬齊發金鼓震城盜以有備駭去

周起莘字次修浙江蕭山人廩監生

黃始字靜御別號東吳庶客江南吳縣人
生員家靜

御有句云一聲唳鳥半江月才到兩山天欲明為諸
生以事黜革嘗綜同輩駢體為聽嬰堂四六新書

陳懷貞山東曲阜人歲貢生
富孫案先生勤問學敦
行誼遠近無不欽其架

範歿後入
祀鄉賢祠

宋昱字懼聞浙江山陰人布衣
富孫案竹翁手錄續
題名單作宋昱山陰

布衣構李詩繫作宋昱云字懼聞山陰諸生已未薦
舉不赴有辭朱德園中翰書今僑寓禾中見聞隨錄

云懼聞明末諸生居江頭里游京師作感遇詩百首
會徵鴻博中書朱公向隆見所作急以名上郡邑跡

之無其人疑遜迹淄流徧索越中諸蘭若而昱已入
閩人以朱公愛士之篤與昱自處之高兩奇之讀大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空 世楷堂
藏板

學甚病晦翁改本別作古本解疏
之子為松江郡倅至其畧不久卒

邵允彝江南人監生

施愚山上內閣書云伏聞

御批有薦舉人員著候到齊之日考試之

旨

聖恩汪濊屢沛

溫綸張八紘之網集四海之士即累月浹歲沒齒餘

榮豈草莽臣所敢言抑寒蟲羈鳥有迫而欲鳴

者敢以獻于閣下計天下被薦者內外出處凡

百八十餘人除丁憂准免者九人見在驗到者

百三十一人續到者七八人物故者四人題明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空 世楷堂
藏板

不到奉

旨續催及未經查明題報者共二三十人以所部敦

促上道度必有疲癯衰疾實不能起者且今之

耆舊如傅山杜越年垂耄耄病不能與馬昇以

籃筥馳臥國門外亦可見

天朝之曠典莫敢不舉踵希風矣秦楚閩越文檄往

還非兩月不達說者謂歲月孟春短景孟春凍

未解二月又舉禮闈非三四月不暇及此其在

富厚有力者坐擁輕裘飲酒讀書甚樂也四方

寒素之士多不敢作持久計僉謂八月赴限九

月

陞試取進止以僕薄宦二十餘年坐臥一羊裘盛暑

出門都無所攜項方稱貸營寒具其他貧士且

遠出僕下聞有就食畿輔他縣者有寄宿僧廬

者狼狽萬狀北地苦寒裂膚此輩襁褓不完饔

殮不給萬一老病凍餓溘焉填溝壑誠無異九

牛一毛然

皇上仁覆海宇側席關門惟恐一士之不至而使待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宰

世楷堂
藏板

詔之士若此當亦惻然不忍聞也伏計

皇上回鑾在陽月中旬倘久霽冬和尙可炙硯一試

其年逾七十有疾者禮有憲老之典或從寬免

其試而見放者猶可歸田卒歲及此憑軒策士

使天下應

詔大小臣工布衣野老受簡進言卽不逮董賈揚班

亦可以歌詠盛事垂諸竹素始微之甚渴旣待

之甚温不忍終置之經年逾歲之久所以宜曠

恩光盛舉也

朱竹垞年譜云三月朔

召試

太和殿廷發題賦序詩各一學士院教官紙光祿布

席

賜燕

體仁閣中使傳

旨向來殿試進士定例立而對策今以爾等績學博

聞特

賜坐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宰

世楷堂
藏板

賜食僉謝

恩畢旣納卷閣臣以八十卷進呈次日

天子行大蒐禮次鄧州東卷授大學士高陽李公蔚

寶坻杜公立德益都馮公溥掌院學士葉公方

萬定其高下

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康熙戊午正月二十三日

上有薦舉博學鴻儒之

詔予是在京三品以上及翰銓科道官在外督撫藩

臬各舉所知以應計北直與薦者十有九人江

南與薦者五十有八人浙江與薦者四十有七人山東與薦者十有二人山西與薦者十有一人河南與薦者四人湖廣與薦者六人陝西與薦者十人江西與薦者四人福建與薦者二人貴州與薦者一人次年三月初一日

上御

體仁閣

臨軒命題學士捧黃紙唱給散訖

命就坐撤護軍吟詠自適日申鴻臚引出跪聽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李

世楷堂藏板

上諭云諸士皆讀書博古當世賢人朕隆重有加遂

命光祿授餐使知敬禮至意引上閣設席

賜椅四人一席繡衣捧茶陳饋十二簋加四飯豐腆

苾芬緝御恭肅

詔二品三人陪宴既畢叩頭謝

恩從容搢管文完者先出未完者

命給燭至漏二下始罷吏部收卷翰林院總封進呈

御覽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皆授翰林職入

館纂修明史其有舉到在京老病不能入試及

入試而不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此一代掄才盛典故備記之劉廷璣在園雜誌云

本朝已未

召試博學鴻詞最為盛典其中人材德業理學政治

文章詞翰品行事功無不悉備洵足表彰廊廟

矜式後儒可以無慚鴻博不負

聖朝之鑑拔誠一代偉觀也無如好憎之口不揣曲

直或多夙怨或挾私心或自媿才學之不及而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前錄

卷第二十三

李

世楷堂藏板

生嫉妒或因己之未與薦而肆蜚譏一時呼為

野翰林且以詩譏之

毛西河史館輿轍錄云自

上開制科以予輩五十人充明史館官其到任日監

修總裁與諸史官只一揖監修總裁負北牖南

面鋪簞登土坑坐諸史官以次登坑接總裁南

面東西環坐東環者轉而西面至門止西環者

轉而東面又轉而北面亦至門止全無比肩抗

顏之嫌其收掌司錄皆中書主事竝不上堂參

揖而監修係滿漢中堂凡侍立者皆內閣中書
多進士出身與諸史官亦並不一肅手即供事
者點茶數巡自監修總裁諸史官外亦並不一
及甚至查檢史書則侍立中書執鑰啟金龍大
櫃取書列長筵繙閱其一時相形如此是以當
事重舉纂修主事并纂修監生以消其局而主
事監生亦仍居廊房未嘗上堂乃復薦諸舊同
館官若干人並充纂修則一體升降有何分別
然其題已闕分不得另闢而萬厯以後題未經
昭代叢書王集鶴徵前錄卷第二十三
李世楷堂藏板
分者或以忌諱陰相推委應俟五十人中有出
館者則接受其題而數年之間即有告歸者有
死者有充試差者有出使外國者有作督學院
使者且有破格內陞京堂并外轉藩臬及州府
者自康熙己未至辛未在館者不過一二人餘
或陞侍郎或轉開學或改通政使不復與史事
矣

鶴徵前錄跋

聖祖仁皇帝御極之十七年特開博學鴻儒科凡薦
舉者一百八十六人中選者五十人一時人才之盛
卓絕千古鶴徵錄始于朱竹垞嘉興李氏足成之採
摭稍繁而不載所試之題殊爲闕典高士奇勵杜誦
亦在同試之列見全謝山詞科摭言郁植未及與試
見沈歸愚國朝詩別裁注今爲刪其繁而補其闕
又秦小峴己未詞科錄謂鶴徵錄所無從他書採入
者顧炎武王揆徐夜聞性道萬斯同王曾武李清仲
昭代叢書王集鶴徵前錄卷第二十三
袁世楷堂藏板
治胡周鼎馮京崔華費密夏駟方象璜姜宸英周容
錢肅澗十七人然李清並未薦舉夏駟則鶴徵錄已
載之至謂稽宗孟到京與試王鉞碎薦不赴章貞董
俞宋昱俱未與試黃宗羲魏禧俱未膺薦各據所聞
可也辛丑冬日吳江沈懋誠識

鶴徵後錄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鶴徵後錄序

補編卷第 二十四

詞學一科始于唐上元垂拱間自元明以來專用制義取士而詞科久廢至我

朝重熙累洽稽古崇儒特兩開大科以罔羅海內博洽之彥其膺薦辟者名臣循吏儒林文苑俱出其中得人之盛遠軼前代康熙己未薦舉一百八十六人出處大略既具箸于鶴徵錄乾隆丙辰鴻詞僅有杭堇浦先生詞科掌錄一書復略而不詳其選入詞館與放還田里既不分曉且取者十數人未取者八十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序

一

世楷堂藏板

餘人行事撰箸均不見于錄覽者不無遺憾曩潘德園侍御索閱鶴徵後錄藁本復書云昔堇浦先生為詞科掌錄同時所徵猶多闕漏君能于百年後廣為摭輯厥功不淺矣伏念

世宗憲皇帝聖德相承

光昭隆軌疊下

明詔令舉博學鴻詞之士

高宗純皇帝登極復申

前旨側席旁求于是中外共薦二百六十七人皆一

時瑰奇偉麗之才自丙辰

御試次年丁巳補試無論用與不用其文章學問有不可得而磨滅者宋司馬溫公嘗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有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官人皆可保舉此即唐詞學之遺意而後代仿行之誠以拘于一格不足展其所長惟制科之舉非通經師古洽聞殫見者不能與薦故登于廊廟足以贊

文治潤鴻猷即或沈滯山林亦得羽翼經傳發抒華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序

二

世楷堂藏板

藻入著作之林炳今爍古遭際之隆非偶然也爰復取丙辰詞科倣前錄之例分列次第綴輯遺聞軼事并雜采諸家所著彙而錄之雖其閒亦未能盡悉而傳之後世庶幾徵文獻攷掌故仰見

兩朝盛典實為曠代所希遇而其時耆儒碩學淹貫

閎通之士繼起奮興洵足後先媲美也已嘉慶十二

年歲在強圉單閼易月十日李富孫書于婺州郡齋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奉

上諭國家聲教覃敷人文蔚起加恩科目樂育羣材
彬彬乎盛矣惟博學鴻詞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
之士俾之黼黻皇猷潤色鴻業膺著作之盛備顧
問之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博學鴻儒召試授職一時名儒
碩彥多預其選得人號為極盛迄今數十年館閣
詞林儲材雖廣而宏通博雅淹貫古今者未嘗廣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為搽羅以示鼓勵自古文教休明之日必有瑰奇
大雅之材况蒙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壽考作人之盛涵濡教澤薄
海從風朕延攬維殷闢門籲俊端崇實學諭旨屢
頒宜有品行端醇文材優贍枕經茹史殫見洽聞
足稱博學鴻詞之選所當特修曠典嘉與旁求除
現任翰詹官員毋庸再應薦舉外其他已仕未仕
之人在京著滿漢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彙送內閣
在外著督撫會同該學政悉心體訪遴選考驗保

題送部轉交內閣務期虛公詳慎蒐拔真才朕將
臨軒親試優加錄用廣示興賢之典茂昭稽古之
榮應行事宜著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特諭欽此
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內閣抄出奉

上諭朕令薦舉博學宏詞以廣育才之典為督撫者
自應秉公採訪加意蒐羅以副朕愛人才之至意
乃降旨已及兩年而外省奏薦者寥寥無幾以江
浙兩省人才眾多之地至今未見題達此非人材
不足應選乃督撫學臣等奉行不力之故也大凡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四

世楷堂 藏板

薦舉之典臣工得以行其私者往往踴躍從事爭
先恐後若不能行其私則觀望遲回任意延緩其
跡似乎慎重周詳其實視公事如膜外也凡督撫
學臣所考取者不過就耳目見聞所及彼伏處巖
隅學問淹雅素有抱負之士未必肯以文章筆墨
求售于有司以倖邀一日之遇合是在督撫學臣
留心訪察加意旁求屏虛名而崇實學以佐國家
右文之治如李衛吳應棻合舉二人吳應棻又獨
舉二人就中有宣化府進士夫以宣化北邊一郡

尙有可舉之人何況各省內地之大可見李衛吳應棻乃實心爲國家留意人材者著再通行宣諭無論已奏未奏之省俱著再行遴選倘因朕此旨而遂冒濫以行其私亦難逃朕鑒察若果有才華出衆而與例不符者著具摺陳奏候朕降旨其在京三品以上大臣均有薦舉之責將此一并曉諭知之特諭欽此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內閣抄出奉

上諭國家久道化成人文蔚起

昭代叢書

三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五

世楷堂藏板

皇考樂育人材

特降諭旨令直省督撫及在朝大臣各保舉博學宏詞以備制作之選乃直省奉

詔已及二年而所舉人數寥寥朕思天下之大人材之衆豈無足膺是舉者一則各懷慎重觀望之心一則鑒衡之明視乎在己之學問或已實空疏難以物色流品此所以遲回不決也然際此盛典安可久稽朕用再爲申諭凡在內大臣及各省督撫務宜悉心延訪速行保薦定于一年之內齊集京

師侯旨廷試倘直省中實無可舉亦卽具本題覆特諭欽此

乾隆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內閣抄出奉

上諭內外臣工所舉博學宏詞已有一百餘人因到京未齊不便卽行考試其赴考先至者未免旅食艱難著從三月爲始每人月給銀四兩資其膏火在戶部給發考試後停止若有現任在京食俸者不必支給並行文外省令未到之人俱于九月以前到京若該省無續舉之人亦卽報部知之免致久待欽此

昭代叢書

三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六

世楷堂藏板

試題

制曰儒者之學莫尙于窮經經籍浩繁毋煩臚舉今試撮其大綱凡通儒所宜共曉者爲多士詢焉經之名昉于何時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之名分于何代秦燬雖烈而不能掩其光者藏于何人所藏何書其後出于何地燹于何朝頒于何世各經授受源流何所依據章句注疏傳解箋詁之屬有何異同其施諸學宮用以取士者何所

因革又如古有三易夏何以稱連山殷何以稱歸藏周何以稱周易且連山不始于夏歸藏不始于殷周易不始于周其說可得聞與傳易者有四家其興廢可得攷與書何以有古文今文之別詩何以有齊魯韓毛之殊春秋左氏公穀而外又何以有鄒氏夾氏鐸氏虞氏之類諸家分門別派其說可悉數與禮始于高堂生顯于后倉其轉相傳述者誰與二戴何刪馬氏何補冬官何闕儀禮何逸羣儒議論紛紜其說可詳陳與論語何以有魯論

昭代叢書

主集

鶴徵後錄卷第二十四

七

世楷堂藏板

齊論大學孝經何以有古本今本爾雅或曰周公作或曰子夏作其說何居孟子何以或刪或疑或翼或尊何其識之相遠與惟中庸無異說而學庸二篇原皆載于戴記其別爲詮說而列于四書者自何而始與凡此經傳源委其能條分縷析闡其微言抉其奧義而銖黍之不爽與漢唐以經學取士或專通或兼通或帖十通五皆得與選舉之格多士果能博學該通條對精詳斷制明決者固膺上第卽或就所已知各抒所見而言有條理詞歸

雅馴亦足以備采擇其悉言毋隱朕將親覽焉

制曰儒術學術之要先經次史凡具淵通之學必擅著作之才然非熟于掌故周知上下數千載之事理而剖決其是非者不足以語此則史學尙矣今之稱正史者皆曰廿一史豈廿一史之外別無正史口與又豈正史之外別無他史與攷之漢唐宋藝文志及隋經籍志所載諸史其名類甚多而稱史學者惟以馬班諸人爲宗何與史記漢書成于遷固不自遷固始也開之者誰補之者誰解之者

昭代叢書

三集

鶴徵後錄卷第二十四

八

世楷堂藏板

又誰也范史一書與馬班並稱三史而袁宏荀悅之作獨不可媲美與陳壽之志帝魏退蜀正統已紊孰稱共是孰正其非可與三史並傳與卽三史之書又果無遺憾與晉書勅于何人共有幾家唐太宗命房喬等再加撰次所稱房喬者何人也其稱房喬等者又共幾人也觀其文多駢麗史體固應然與南北史皆成于李延壽而攷之南朝北朝各有專史乃延壽復爲合之合者可取則專者宜刪專者旣行則合者可廢而入書二史皆得並行

辭多重複後之作者獨不可集而修之與六朝之後隋書頗善其所撰諸志綜覈尤工近世儒者專稱五代史而不及隋書又何說也唐書新舊二編各有短長自新書出而舊書流布無多不得並載十七史中其故何與梁唐晉漢周皆有史薛居正嘗修之歐陽氏之本誠善矣而薛氏之本猶可得見與宋遼金三史已不及前代而元史成于倉卒舛謬尤多乃後儒罕能刪定以成佳史豈古今人果不相及與且史之體有二曰編年曰紀傳紀傳昭代叢書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九 世楷堂藏板 之善自司馬遷史記始而編年之善則自司馬光通鑑始通鑑本春秋之法至朱子則綱仿春秋日仿左氏而前編續編之作亦皆得其遺意此外體例甚繁沿革互異作史者奚啻數百家多士有能悉數其姓氏詳其名目以證其是非者與將備舉作者之優劣以攷正諸史之得失則一代表著作之任殊有厚望焉毋勦說毋雷同毋苟且以干名毋徇人以自誤有志進取者其各矢乃心獨抒所見毋負朕延訪之至意

五六天地之中今賦以敬授民時聖人所先爲賦得山雞舞鏡得山字七言排律十二韻黃鍾爲萬事根本論補試題制曰士不通經不適于用治經之學于民生本務先王體國經野之宜尤所當詳攷而切究者周禮九職首列三農所謂三農者以地別邪以人別邪其各見于注疏者同異若何禹貢之三壤周禮之再易爾雅亦曰三田又何所稱指也上農夫食九人昭代叢書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十 世楷堂藏板 下至五人又何差別之殊也夫通勞逸而人力可均畫井疆而地利先辨井田五義見于何書條目若何五地九土九地九田九等十二土分見于何書其條目若何多士剖析言之無汎無隱朕將親覽焉制曰稽古碩儒名臣嘉猷讜論彪炳方策略舉數端聊用咨詢夫六籍之微言無論已三本六務三具四齊其說維何賢良三策量董不同者焉在言世務書嚴徐所見者孰優仲長統之稱政論申鑒之

詳政體其言可采者皆得而敷陳與嗣是而後莫切于十思之疏五規之論至以十事陳說唐宋諸臣不一而足何人何事孰得孰失可得而論述臚列與伊川言先務紫陽言大本總儒之學異于管荀諸人者又何在也多士數其辭陳其義能條對者朕其嘉與之

指佞草賦 以生于堯階有佞必指為韻

賦得良玉比君子 得來字七言排律十二韻

復見天心論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鶴徵後錄

嘉興李高孫既訪輯

一等五人

劉綸字春涵號繩庵江南武進人廩生由禮部侍郎江蘇學政張廷璐薦舉授編修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加贈太子太傅諡文定入祀賢良祠著有繩庵內外

集 文定家本舊謂力學敦行以文詞受高宗純皇帝知在政府十載明良契合襄贊雍容遇事直陳無所依附與劉文正公同在相位品望相亞故有南劉東劉之稱後以銀歸里生平以清節自持歿後定無資產後人至質屋以居湯緯堂炙視瑣談云文定廷試詩題山雞舞鏡有句云似擬投林方敢戢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可能對語便關開一時傳誦繼蓮龕塵定軒譚粹云文定供奉內廷直軍機未三十年參預閣務天下皆望為鉅人長德純皇帝習知公忠信可倚用又八年而大拜秉節簡諒朝野翕服薨後子臨其喪親製碑文恩禮罕比公為文取法六朝于詩獨喜青邱子前後典文武鄉會試者五得士皆有名于時器量疑重未嘗有喜愠退朝手一冊兀坐服食儉素蕭然如布衣

潘安禮字立夫號東山江西南城人雍正丁未進士

原任刑部員外郎降補太常寺典簿由大學士朱軾

薦舉授編修官至左諭德著有東山草堂集 東山少與張百

川江何從之天爵羅勃公曠 齊名才華博瞻著作甚富

諸錦字襄七號草廬浙江秀水人雍正甲辰進士改

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改就教職選金華府教授由

戶部侍郎趙殿最薦舉授編修官至左春坊左贊善

著有毛詩說饗禮補正夏小正詁絳秋閣集先生性

隨時俗博綜典籍漫注不倦嘗纂修三禮典試闕晉

號稱得士歸田後手輯國朝風雅皆浙中諸家詩

凡十二册絳秋閣詩分學古近遊等三十一集其一

千五百餘篇錢文端樹齋詩注云草廬少時家貧

無買書費聞吳下書估某愛客詣之雷數日主人敬

其好學謂曰觀君舉止欲讀竟此架上線裝邪草廬

笑而頷之三年靡不備覽蒲褐山房詩話云先生出

臨川李公穆堂門下生平博聞彙識詩法山谷后山

而志節儼然甘寂寞守耿介權貴之門徵逐

之地未嘗一至蓋古之聞人而世之畸人也

于振字鶴泉號秋田江南金壇人雍正癸卯一甲第

昭代叢書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世楷堂 藏板

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降補行人司司副由戶部

尚書史貽直薦舉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先生文采

海內視學湖北獎拔真才有知人之譽在京

邸日與周石帆諸襄七陳句由諸公相酬倡

杭世駿字大宗號堇浦浙江仁和人雍正甲辰進士

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授編修尋罷職放歸著有

續禮記集說金史補史漢北齊疏證前後漢書蒙拾

文選課虛續方言詞科掌錄榕城桂堂等詩話道古

堂詩文集先生讀書五行俱下博綜廣覽無所不貫

故發為文章宏肆真博一時莫與抗者雍正戊子以

孝廉充福建同考官在史館纂修三禮奉命編

錄內府書籍奏陳四事下吏議落職然高宗

皇帝仍納其言天下藩庫宜有餘款存留以備不虞先生

其一又曰天下藩庫宜有餘款存留以備不虞先生

已制藁泣不以示人歸田後自號秦亭老民與里中

耆舊及方外之侶結南屏詩社日以吟詠著述為娛

蒲初山房詩話云堇浦先生以言事罷歸沈文憲公

送之有句云鄰翁既雨談牆築新婦初昏議竈炊蓋

深惜之也有十子自第八子賓仁外皆下世諸孫零

落殆盡其道古堂集梁山舟侍講刻之著述甚夥付

剞劂者未及其半法時帆樞門詩話云齊次風侍郎

特愛杭大宗詩嘗集蘇詩及大

宗詩為一卷題曰蘇杭集句

二等十人

楊度注字若干號昶齋江南無錫人拔貢生由禮部

尚書任蘭枝薦舉除庶吉士散館出知江西德興縣

昭代叢書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世楷堂 藏板

尋丁外艱解職歸著有雲逗樓詩集

陳兆崙字星齋號句山浙江錢唐人雍正庚戌進士

分發福建學習由福建巡撫趙國麟薦舉授檢討官

至通政使著有紫竹山房詩文集丙辰登大科者十

而壇坫主持尤推堇浦句山兩先生辛酉先生典試

湖北所得多名士生平易近人有以詩文請質

者備極獎借杭堇浦榕城詩話云星齋天才駿發而

虛襟善下人有寸美愛不去口大手名篇眾人氣短

星齋賦而深湛必勝之後已篤于友朋昆弟之誼聞

于入焉喜極不寐賦詩寄示徽聞後同居蕭寺接席

聯牀陸孝廉挾既既蕭蕭雨沈秀才隆則劉盧世親

兄事弟寄把袂拍肩筆視之伍鶴驛交錯既而星齋

奔走上官同人賃船北上禪榻春風聞其雲散分岐

雪涕書此志之又云星齋為人和易胸無城府生平

以古文為時文故制藝縱橫排募自成一家工行書嘗自言吾書法第一文次之世人但以文譽吾未可為真知吾者

劉玉麟後名藻字麟兆號素存山東荷澤人雍正丙

午舉人觀城縣教諭由山東巡撫岳濬薦舉授檢討

官至湖北巡撫素存以詞賦受高宗皇帝知不數年游歷郵貳巡撫滇南時值用兵緬甸辦理軍需羽檄紛馳以失事機落職旋自刎死事詳王述庵征緬紀略

沈廷芳字晚叔一字菽林號菜園浙江仁和人監生

由兵部侍郎楊汝穀薦舉除庶吉士散館一等授編

修官至河南按察使著有十三經注疏正字隱拙齋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五 世楷堂 藏板

詩文集 先生為查聲山宮詹外孫少受業于查浦初

望溪侍郎既入翰林充武英殿校理旋改御史以

言事被黜乙丑復起望溪嘗請以湯文正公從祀

孔庭先生復踵請之不果行自豫入 覲以母老乞養歸

夏之蓉字芙蓉號醴谷江南高郵人雍正癸丑進士

淮安府鹽城教諭由工部尚書涂天相薦舉授檢討

著有讀史提要錄半舫齋偶輯半舫齋詩文集駢征

集 先生天才宏放于風騷之旨能窺其源流正變官

甲子典試闈中次年督學嶺南于治經外示士以古

文之學錄為汲古編成辰移節湖南進士一如在粵

東時復論次其文為湖南汲古編

汪士鏗字君宣號筠川江南休寧人副貢生由兵部

尚書直隸總督李衛薦舉除庶吉士散館一等授編

修 筠川入詞館後名滿都下甲子典四川鄉試未幾乞養歸

陳士璠字魯章號魯齋晚號泉亭浙江錢唐人生員

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除庶吉士散館改授戶部

主事歷轉員外郎中出知江西瑞州府著有使蜀集

夢碧軒詩文鈔 先生任部壺以清案牘免拖累不與

一年出守瑞州積勞成疾民至今多稱道之陳曼生

云先大父任戶部時大學士公某以素精岐黃召之

日吾不知為醫竟不往以是十年不得遷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六 世楷堂 藏板

齊召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號息園浙江天台人雍正

己酉副貢生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除庶吉士散

館二等授檢討官至禮部右侍郎乞養歸著有水道

提綱歷代帝王表後漢公卿表 先生少穎敏讀書十

光炯炯能囑一二十里嘗登杭州鳳皇山視隔江西

與渡人歷歷可辨學詞與博經術湛深自天文律歷

以至山川疆域險阻要隘瞭若指掌又深知古今治

亂得失通習掌故既入史館涉獵文章學術一時

罕有倫比蒲樹山房詩話云侍郎入 上書房退直

歸 澄懷園上馬守門兵舉赤棒驅之馬驚墜地傷

于額腦髓盡流 皇子問之亟遣蒙古醫往視殺

牛取其胃絲繩包裏昇回館舍至半夜乃得蘇又傳

以祕藥閱六七月始痊然于平生所讀已不能記憶

矣其所著撰皆未能成編惟水道提綱係充一統志

館纂修時所撰源流上下使讀者如指諸掌又有寶
綸堂文集浙江泉使秦君瀛刻之詩稿尙藏其家李
介石說云先生爲閣學時高宗皇帝于寧古塔
得古鏡未詳款式先生引證書史羅縷具奏
顏大悅顧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也

周長發字蘭坡號石帆浙江會稽人雍正甲辰進士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改樂清縣教諭浙江總督程元

章薦舉授檢討遷侍讀學士降補侍講著有賜書

堂集先生博學多才以庶常山爲廣昌知縣復改教
諭重入詞館值修綱目續文獻通考諸書皆充
纂修官兩奉使祭告嵩華吳山江淮等處家有
賜書百數十種嘗乞假省母恩賜內緞豐貂
令歸爲母壽尤極儒臣之榮

昭代叢書王集鶴徵後錄卷第二十四
七世楷堂

程恂字慄也江南休寧人雍正甲辰進士原任北運
河同知由兵部尙書直隸總督李衛薦舉授檢討陞
中允先生精于三禮在都時嘗延江先生慎修于邸
三禮館纂修官與李少宗伯清植同乘儀禮之誤極爲研審

補試一等一人

萬松齡字星鍾號葆青江南宜興人雍正己酉舉人

丙閣中書由兵部侍郎楊汝毅薦舉授檢討伯安先
生以詩文名海內迄不獲一第著有詩餘集天台齊
息園侍郎序之先生文學德行見推于世爲諸生時
偕父客遊滇南流離加塞父歿于旅寓徒步走萬
里負骸骨歸肩背皆生瘡痂觀者歎息爲之泣下

二等三人

朱荃字子年號香南浙江桐鄉人生員由大學士管

浙江總督嵇曾筠薦舉除庶吉士散館一等授編修

著有香南詩鈔香南視學四川爲人所劾遂棄官走後竟不知所終

洪世澤字叔時福建南安人廩生山福建巡撫盧倬

薦舉除庶吉士散館二等授檢討督學閩中叔時與

安溪潘亞卿閩縣張希周俱選拔後舉制科奉天
盧公皆列于薦牘叔時入詞館潘張亦先後登第

張漢字月槎雲南石屏州人康熙癸巳進士原任河

南府知府由署兵部侍郎王士俊薦舉授檢討改監

昭代叢書王集鶴徵後錄卷第二十四
太世楷堂

察御史乞歸著有月槎集先生嘗守河南行縣過宜
故地因補植棠十三本以昭古蹟并以其境內僅存
棠題集邀同志爲詩一時屬和者甚衆

已入詞館不與試四人

金德瑛字汝白號檜門浙江仁和人雍正丙午舉人

丙閣中書由太僕寺卿蔣漣薦舉乾隆丙辰一甲第

一名進士授修撰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著有檜門

詩存先生爲秀水汪氏婿讀書金陀園遂家于范湖

四視學江西山東順天者五會試總裁者一初任江

西有操守甚好取士公明之語得再畱任嘗

奏請加賑鄒滕飢民徐亮水災宜復黃河故道並得
旨允行性孝友置義田建宗祠鄉人德之杭謹

浦詞科掌錄云汝白原籍休寧薦未及試以第一人及第入直南書房是舉有兩狀元金壇于振鶴泉及汝白也讀書精細通鑑點勘皆備五言清微朗潤希風錢劉

曹秀先字冰持號地山江西新建人雍正壬子舉人

內閣中書由戶部侍郎李紱薦舉乾隆丙辰進士改

庶吉士官至禮部尚書諡文恪文恪公性不能飲健

才贍博學問該明年十四補博士弟子雍正己酉入

選貢中副車通籍承明後益求為有用之學光輝

篤實淳用六卿由臺諫歷寺司領成均管閣學工部

戶部吏部各侍郎特晉禮部尚書侍經筵直內

廷其開扈時巡典試事祭告海嶽賦浙江充纂

修充大總裁遺際之隆近海嶽賦浙江充纂

馬歿後易名有制極儒臣之榮

昭代叢書主集鶴徵後錄卷第二十四 元 世楷堂 藏板

金門詔字易東號東山江南江都人康熙丁酉舉人

由順天府府尹陳守創薦舉乾隆丙辰進士改庶吉

士已未鴻詞科取五十人修明史外如萬季荃斯同

姜西溟宸英俱以薦預史局雍正初始有全稿

世宗憲皇帝令重修大學士張文和公為總裁官

東山以鄉貢薦入史館旋膺大科之徵先入詞垣後

罷職歸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浙江鄞縣人雍正壬子舉人

由戶部侍郎趙殿最薦舉乾隆丙辰進士改庶吉士

散館以外補假歸著有經史問答鮎琦亭詩文集先

年十四補博士弟子戊申督學交河王公將以賢良薦上書辭之次年即充選貢丙辰應召者二百餘人為詞科推言一書先之以康熙己未一百八十六人徵士仿高允徵士頌之例詳書之而接以今科已成大半會放歸未卒業僅得前後姓名及舉主試錄三卷丙辰先入詞館丁巳散館列下等歸班外補望侯方公欲薦入三禮館辭而南歸輝心著述續選李果堂甬上者舊詩兼修南雷黃氏朱儒學案七校水經注欲注班氏溝洫志而未果先生淵博無涯淡于書靡所不窺歷祿買穿能發前人所未及而于水道源委攷核尤精誠深寧東發以後一人也

未試丁憂四人

金虞字長孺號小樹浙江錢唐人康熙庚子舉人湖

北孝感知縣由工部尚書涂天相薦舉著有小樹軒

昭代叢書壬集鶴徵後錄卷第二十四 元 世楷堂 藏板

集小樹博綜羣籍為文根柢經術

嚴遂成字崧瞻號海珊浙江烏程人雍正甲辰進士

原任山西臨縣知縣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後補

直隸阜城知縣陞雲南嵩明知府著有海珊詩鈔生

天才駿發名播海內詩力大思深雄渾綺麗兼而有

之竹垞初白後不得不推為一家嘗作明史雜詠四

卷賦明一代之事古體近體相間會經浙撫奏進錄

入四庫全書存目梧門詩話云海珊工于詠物詠

味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海棠云睡

在水遠峯數點碧于煙著

筆幾似李龍眠白描畫矣

符曾字幼魯號藥林浙江錢唐人監生戶部學習行

走由刑部侍郎勵宗萬薦舉後官戶部郎中著有春

鳧小稿半春倡和詩賞雨茅屋雪泥紀遊等稿雍正

特奉諭旨令內外臣工各舉賢良方正之士送

學習為戶曹襟清高曠日事吟詠詩超然意遠適如其人

楊煜曾字吾三江南武進人監生由兵部侍郎鎮國

將軍宗室德沛通政司使趙之垣交薦舉

未試病故七人

杜詔字紫綸號雲川江南無錫人康熙壬辰進士原

任翰林院庶吉士由大學士嵇曾筠薦舉著有雲川

昭代叢書主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閣集浣花鳳髓蓉湖漁笛譜等詞稿雲川天才秀逸 學有根柢今傳

雲川閣集僅有古體詩殆非全本其詞深得白石玉

田之意詞科掌錄云紫綸少從鄉先輩嚴中允孫友

顧舍人梁汾遊工于倚聲康熙四十四年聖祖 召見

南巡以諸生進迎鑾詞 駕幸惠山 詔者八人

命寫御製金蓮花賦各賦紀 恩詩一首紫綸

獨進一詞拔置第一旋 命纂修歷代詩餘詞譜

辛卯舉京兆秋試壬辰欽賜進士未及試病卒

柯煜字南陔號寶菴浙江嘉善人康熙辛丑進士衢

州府教授由內閣學士方苞薦舉著有石菴樵唱月

中簫譜詞先生為給諫聳之孫上舍宏木子前徵鴻

不擅場大學士王公頊齡以山林積學薦引見

為明史纂修官鴻詞之舉年已七十有一未幾卒于官

孫天寅字雲含江南常熟人雍正甲辰舉人由兵部

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

魏樞字又弼號慎齋奉天承德人雍正庚戌進士直

隸永平府教授由奉天府府尹宋筠薦舉著有東易

問春秋管見

朱厚章字以載號葑亭江南長洲人一作崑山人廩生由

兵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著有多師集沈文 慤云

雍正甲寅奉詔徵宏博藥亭與選來郡子因時

過其寓齋葑亭故豪于才古詩雜文及駢體小詞俱

昭代叢書主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合格又工八法嘗于坐間見有列二人各執筆磨墨

操紙以待葑亭口授一成四六序一收友人長律而

自已騰寫某孝子傳約千餘言頃之序成多新語長

律亦完善已所騰寫極工措無脫誤又與于道別後

相思語以是知其五官並用是年冬遇病歸明

年三月大吏敦促赴徵車葑亭先一月死矣

黃濤楫字逢源江南江寧人廩生由署兵部侍郎王

上俊薦舉逢源根柢樸茂才藻翩翩薦舉

葉翥鳳字鳴周江南荆谿人監生由山西巡撫覺羅

石麟薦舉詞科掌錄云翥鳳論著 淵洽全謝山多采其說

部駁不與試十四人

許遂字楊雲廣東番禺人康熙丙子舉人原任江南

清河知縣由廣東巡撫楊永祚薦舉

楊雲才學優裕為清河令綜理

殷繁肆應不迫以事聖吏議去職鴻詞之舉為部所駁不得試詩格律甚高學太白而得其神

萬經字授一號九沙浙江鄞縣人康熙癸未進士原

任翰林院編修由戶部侍郎趙殿最薦舉著有增補

禮記集解續纂春秋隨筆明史舉要列代紀年分隸

偶存先生為充宗先生子經史俱親承指授嘗主山西試事尋視學黔中及報政還京為人所忌遂

有通州修城之役同年趙鐵崖侍郎以詞科薦薦先生年已七十有八為部議所格已而三禮開局李穆

堂侍郎又欲薦其纂修恐不能就而止

方葵如字文朝號樸山浙江淳安人康熙丙戌進士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原任順天豐潤知縣由署兵部侍郎王士俊薦舉著

有鄭注拾瀋集虛齋學古文

先生為海寧徐徵君贊名壻少嘗受業于毛西

河稱高第弟子博聞強記自經史諸子百家靡不淹貫于漢儒箋注尤能指其舛訛暢發精確鴻詞之徵

以前任豐潤令事去職格于部議後主敷文講席口授指畫有叩即應如傾河倒峡無不折服抗莖浦太

史稱其學問淹洽以古文雄于東南弟業如亦工詩時以元方季方相目

張宏敏字訥夫號紅洲江南丹徒人康熙甲午舉人

原任湖北孝感知縣由署兵部侍郎王士俊薦舉著

有紅洲詩集

桑墩甫云紅洲以經掖徵入金門既

官遲回出宰孝昌注上考矣而卒殿且羈滯不得賦歸來類湘壘之憔悴頽頽以終其伯父文貞公方秉

鈞軸又其時風會多有為求奇才獻所益者而其家羣從負煢煌鴻藻俱不得志于有司紅洲于文貞公歿後僅得舉京兆足見沙隱無私交而門才不詭遇也

傅王露字良木號玉笥又號閭林浙江會稽人康熙

乙未進士原任翰林院編修由太僕寺卿蔣漣薦舉

後晉中充著有玉笥山房集

越風云玉笥先生館選嘗作蓬山望闕圖以寓子牟之戀晚號信天翁年踰八旬尚能揮翰乾隆初年上眷注舊臣恩

允

葉長揚字爾祥號定湖江南吳縣人康熙戊戌進士

原任翰林院編修由內閣學士伊爾敦薦舉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三

世楷堂 藏板

先生門下士與沈宗伯文憲稱高第弟子皆請業于二葉草堂乾隆丁卯歲定湖年八十一文憲年七十

輩譙集于二葉草堂時人比之香山洛下云

宋照字謹涵號喜墨江南長洲人康熙戊戌進士原

任翰林院庶吉士由內閣學士吳家騏薦舉著有禮

經彙解史閒息軒雜文等書

先生少孤每讀父書涕泣不自禁事母孝康熙

辛卯領鄉薦後登詞館放歸杜門著書嘗謂經學之弊在說理而不證以事失之窮涉史學之弊在綜事

而不繩以理失之支離大科之役被薦北上遭部議不准先生諸徵士中推為老宿高安朱文端公薦

入三禮館悉心編纂以勞悴致疾歿于京邸

胡浚字希張號竹巖浙江山陰人康熙庚子舉人原

任河南洧川知縣由刑部侍郎王絃薦舉著有綠蘿山莊詩文集竹巖學恆與博詩文浩瀚奇崛不可羈勒尤工駢體瓌麗富瞻得唐初四家之遺

宋士宗字司秩號崑圃江西星子人雍正丙午舉人

原任南豐縣教諭由光祿寺卿那爾泰薦舉著有史

學正藏學統存史學正藏五卷自三皇訖昭烈各有辨論凡二百三十八條自序云不獲竣事姑取其就緒者亟為錄出學統存分二十四門各為一卷多摘錄前人說大抵攻陸王而尊程朱

于梓江南金壇人原任廣東東莞知縣由兵部侍郎

吳應棻薦舉金壇于氏一時門才最盛大科薦薦者三人鶴泉以殿撰兩登詞館先生與廣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四 藏板

文杖為兄弟 並有才名

胡期頤字永叔湖廣武陵人原任江西臨江知府由

大學士嵇曾筠薦舉

汪芳藻字蓉洲江南休寧人貢生原任興化知縣由

兵部侍郎楊汝穀薦舉著有春暉樓集蓉洲才華博瞻揮灑千言

嘗遊都門諸公爭相羅致尤工駢偶文可與山陰二胡相亞

祝維誥字宜臣號豫堂浙江秀水人增監生由奉天

府府丞管學政事王河薦舉乾隆戊午舉人官內閣

中書陞典籍著有綠溪詩稿先生為斗巖員外之孫清才淵雅詩文深得家

法與籀石拓坡偶圃諸老友最契居京師作燕臺新樂府如賣漿行潑水謠縫窮款太平鼓引諸篇有合風人之旨家住園花為錢氏綠溪莊因以名其集詞科餘話云宜臣以奉天府丞之薦部議謂非三品大臣所舉不往試

邵岷字百峯江南元和人武生由太僕寺卿蔣漣薦舉詞科掌錄云百峯本吾浙龍游人後遷虎邱為武生屢游學幕薦贖誤列附生為部所駁不往試與秀水張庚皆工五言古詩

不就試二十五人

夏策謙湖北孝感人康熙己卯舉人湖南寶慶府教授由工部尚書涂天相薦舉先生宏才博瞻有名江漢開鴻詞之役以老病

昭代叢書 壬集 卷第二十四 藏板

不赴試

顧陳埈字玉停江南鎮洋人康熙乙酉舉人原任行人司行人由詹事府詹事王奕清薦舉著有鐘律陳

數八矢注字圖說洗桐軒抱桐軒等集先生性行耿介宗尚陸學

官行人嘗給札崇養齋又充樂府館纂修雍正元年春

勅歸閉戶著書四方以幣乞文詞者恒填戶乾隆改

元被新論起官以親老不出辟為博亦堅辭不行精于樂律音韻所著鐘律陳數于徑三圍九之說

雖疏于術用功已深八矢注字圖說警字為的以八

矢注之一分四聲二分經聲三定清濁之界四審五

音五分陰陽六分正變七分輕重八分畱送凡八門頗以三十六母為非也

褚菊書字榮九浙江嘉興人康熙辛卯舉人江南上

海知縣由內閣學士伊爾敦薦舉後陞滁州知州著

有易經象數臆解讀杜臆說投筆齋集先生縱覽多才下筆敏捷

知滁州日與州人講學賦詩修前賢故事後引疾歸

華希閔字豫原號劍光江南無錫人康熙庚子舉人

江南涇縣教諭由兵部侍郎吳應棻薦舉著有廣事

類賦雍正間西林鄂文端公宣藩江蘇愛才下士設

春風亭以招致四方賢俊如先生及歸愚先生皆以者舊見重一時名士罔羅殆盡至今人猶樂道

其事方僕山云歲乙未撫吳儀封張公坐事逮部使者偁制府即訊于潤州羈管城隍廡甲而守之門生

故吏無敢嚮邇原自無錫疾馳一晝夜至京口吟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藏板 世楷堂

焉既抵廟門不得入願見有官人傳呼來下馬入從

者皆入豫原則闔然隨之入數折而達張公請室門

外又不得入索筆大書其爵里名姓付門者達張公

所門者入白張公命之入相勞苦如平生歡良久辭

去初却使者視學江左有聲吳中人士為祠于江陰

歌舞之當張公與鳴禮交訟部使者按事至吳不直

張公吳中人固怒甚及是部使者與制府劾張公欺

謾不讎罪且至死吳中人涕泣不知所為會豫原自

京口來具言張公就逮良苦則益洵然豫原遂倡

議將部使者祠焚燒之制府聞狀大駭陰使人廉問

主名疏以去豫原幾不免豫原好讀書治古文以涇縣訓導副江南辛卯解試榜丁酉試京兆復得副榜

主試者即故撫吳張公也識者兩難之

王照字晉三浙江仁和人康熙庚子舉人由內閣學

士姚三辰薦舉著有論古堂集

瞿駿字雲坪江南常熟人康熙丙子副貢生由詹事

府詹事劉統勳薦舉雲坪旅食京師雍正中有薦其

殘棄去齊息園宗伯嘗以東漢處士擬之

靖道謨字誠合湖北漢陽人康熙辛丑進士原任雲

南姚州知州告病在籍由兵部侍郎王士俊薦舉後

陞江西饒州知府先生為滇南刺史威德兼至邊民

悅服性伉直不能脂韋因病乞歸

萬承芩字鳴嘉江西南昌人雍正癸卯進士直隸盧

龍知縣由通政司使趙之垣薦舉孺廬先生以詩文

涉羣籍當時有二萬之目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藏板 世楷堂

聞元晟號茗厓浙江嘉善人雍正癸卯舉人由內閣

學士吳家驥薦舉著有竹洲詩鈔茗厓少工制藝詩

不赴試袁隨園序其詩似未知其為同徵友且以為

雍正進士致進士題名錄並無其名噫吾恐一二不

稱者豈獨茗厓哉

奚源字湖崙江南當塗人雍正丁未進士刑部員外

郎由工部尚書涂天相薦舉

黃世成字培山號平庵江西信豐人雍正壬子舉人

由兵部尚書甘汝來薦舉乾隆丙辰進士授禮部儀

制司額外主事著有平庵詩集平庵淹博經史薦舉

達有送培山旋里詩云藉甚聲非滿帝京承明
猶得領羣英天街官種垂楊柳只解縈青送客行

黃永年字靜山號崧甫江西廣昌人雍正乙卯舉人

由江西巡撫常安薦舉乾隆丙辰進士授刑部福建

司額外主事出知江南常州府著有希賢編春秋四

傳異同辨靜山詩文鈔崧甫以已任部曹不復預試

方觀承字遐穀號問亭又號宜田江南桐城人內閣

中書由詹事府詹事王奕清薦舉官至直隸總督加

太子太保諡恪敏入祀賢良名宦祠著有賑紀壇廟

祀典義倉圖永定河志直隸河渠水利書述本堂詩

昭代叢書鶴徵後錄卷第二十四 壬 世楷堂

集續集恪敏公少時愛楚詞自憐云愛讀離騷便不

兄觀承往來南北營塞外菽水之資或日一食或徒

步百餘里及壯歸金陵家無一椽借居清涼山僧寺

雍正壬子入京師有族人某薦入平郡王藩邸王與

語大奇之癸丑王為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奏公為

記室世宗皇帝命以布衣召見賜中書街借往凱旋以軍功實授內閣中書薦入鴻臚臨

試不赴等遞吏部主事歷文選司郎中出觀察清河

累遷至制府公雖貴手不釋卷好吟詩工書法善騎

射于世事物理瑩徹通曉識力超羣即當危疑膠轕

之際能堅持不為動偉業鴻勳彪炳史策年六十有

一生子名維甸高宗皇帝聞之欣喜抱

至御前解所佩金絲荷囊賜之

馬曰璐字佩兮號牛槎江南江都人監生候選知州
由通政司使趙之垣薦舉著有南齋集馬氏小

書之富著于東南半槎與兄崧谷並擅清才博覽有
稽沈酣深造不惟充漁獵之資曾編有叢書樓書目
若干卷一時名流交相傾倒吾浙如樊榭葉浦謝山
諸先生咸主其家曹連欵洽竹西鵲詠之盛于斯為
最

周京字西穆一字少穆號穆門晚號東雙橋居士浙

江錢唐人廩生由內閣學士姚三辰薦舉後考授州

同知著有无悔齋集穆門為人淵靜工于詩嘗與厲

南游閩海北燕趙西秦晉所歷山川墟莽多所寄慨

書法奇逸酒酣興發數十紙立盡以貢入成均考授

州丞晚歲息影蓬廬縱浪湖山醉題酒樓壁好事者

競鈔詩貫酒有詩價高如酒價高之句終連蹇不遇

死以

昭代叢書鶴徵後錄卷第二十四 壬 世楷堂

周振采字白民江南山陽人拔貢生由兵部侍郎署

江蘇巡撫顧琮薦舉白民詩材清雋負盛名于時後

有篤志窮經持躬純樸之語

奈華瑞字西麓江南歙縣人貢生由內閣學士方苞

薦舉

龔纓字孝水江南江寧籍江西南昌人貢生由內閣

學士方苞薦舉鴻詞之徵方望溪先生以稱此甚難

人能無愧作特薦于朝而

孝水與西麓俱以病不能行

蘇珥字瑞一廣東順德人廩生由刑部侍郎楊超會

薦舉 元和惠天牧學士視學粵東獎拔高才瑞
一與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梅惠門四子

方貞觀字履安號南堂江甯桐城人
生員由都察院

左都御史孫嘉淦薦舉著有南堂詩鈔
獄起族人俱

被既先生與望溪先生皆隸游籍後遇赦放還羈
孤連蹇生不刻意為詩骨格清醇深得唐人微旨

蔡寅斗字芳三號九賓江南江陰人
監生由翰林院

侍講福建學政周學健薦舉乾隆丁卯舉人授國子

監學錄陸助教 芳三淹貫羣籍甚有文名已巳工部
侍郎何公國宗以經學保薦沈文憲

松陵詩話云芳三工古今文及駢體韻語聞四方有
才人必遠道走訪之與之定交蓋以文章友生為性

命者也壬申會試自經
于號舍中不解其故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世楷堂 藏板

翁照字朗夫號霽堂初名玉行字子靜江南江陰人

監生由南河總督嵇曾筠薦舉著有賜書堂詩文集

丙辰諸徵士得親前輩緒論者甚少先生曾請質于
西河竹垞兩太史學術淹通有倚馬之才當代名公

卿咸相敬禮如相國錫山嵇文敏公渤海高公並稱
老友應 詔入都血疾間作未及試文敏招至幕

中已巳高相國以
經學薦亦不過

陸榮和字錫三號香林江南華亭人
監生由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陳世倌薦舉著有香林詩文集
蕭 謁山 詩話

云香林以薦預修辭
字類編詩極清麗

陳撰字楞山號玉几浙江鄞縣人
布衣由通政司使

趙之垣薦舉著有玉几山房吟卷續鈔集
王几 敦古 詩筆

高趙清制如其人九工畫著墨無多俯然意遠
爭寶之杭堇浦玉几山人小傳云玉几性孤潔不肯

因人以熱有敬通之婦無伯道之兒終身甘旅偶一
歸轉如旅人客鑿江項氏彞鼎圖書之富甲天下未

嘗向人辨真贋矜鑒賞項氏中落江都江鶴亭迎而
館穀之書無師承畫絕摹仿每一紙落人間珍若琪

璧

屈復字見心號悔翁陝西蒲城人
布衣由刑部侍郎

楊超曾薦舉著有楚詞新注李義山詩意江東瑞草

集 梅翁性迂僻兀傲自喜所注楚詞采合舊注自以
新意疏解之義山詩意惟在就詩論詩如錦瑟碧

城無題諸篇前人穿鑿
傳會之解一舉而洗之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世楷堂 藏板

與試未用一百九十四人

王霖字雨豐一字雨楓號弁山浙江山陰人
康熙乙

酉舉人由內閣學士吳家騏薦舉後官直隸南宮知

縣著有西山遊草弁山詩鈔
弁山七歲能詩至老篤

唐宋元明諸家靡不洞悉研究著作甚
富令南宮時以清廉自厲民歌其惠

吳麟姓吳查拉氏字子瑞號晚亭鑲黃旗滿洲人
康熙

熙戊子舉人原任內閣中書由禮部侍郎徐元夢薦

舉著有黍谷山房集
晚亭擅史才工山水意致蕭散

西林相國交好令為明史
綱目纂修官奏授中書

吳銳字穎長江南當塗人康熙辛卯舉人江都縣教

諭由內閣學士方苞薦舉

陳以剛字燭門江南天長人康熙壬辰進士池州府

教授由安徽巡撫王紘薦舉著有燭門詩

劉自潔字恒叔直隸武強人康熙癸巳進士原任翰

林院編修由兵部尚書直隸總督李衛薦舉

孫見龍字叶飛號潛村晚號春齋浙江歸安人康熙

癸巳進士原任翰林院庶吉士改補知縣由兵部尚

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後官山西洪洞知縣著有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世楷堂

藏板

五華纂訂四書大全潛村詩藁

潛村癸巳會試第一 第二為黃文虎時有

龍虎榜之稱學極該洽詩亦清

超試後復薦充 咸安宮總裁

丁疑字琴山號靜者浙江長興人康熙癸巳舉人國

子監學正由詹事府詹事覺羅吳拜薦舉著有靜者

詩集 靜者為工部主事爾俊子幼穎敏年十三作詩

有老成風長益肆力于古故其著作自成一家

于杖江南金壇人康熙甲午舉人通州學正由內閣

學士伊爾敦薦舉

沈虹字衛梁一字渭梁江南長洲人雍正丙午舉人

句容縣教諭由兵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著

有蓬莊詩鈔 蓬莊博洽工詩嘗自編其所作以先後

李清藻福建安溪人康熙丁酉舉人由刑部侍郎王

紘薦舉 先生為相國文貞公孫孝廉鍾倫

子承學有素屢上春官不得志

李春燿字東谷湖北孝感人康熙丁酉舉人由工部

尚書涂天相薦舉

查祥字星南號毅齋浙江海寧人康熙戊戌進士原

任翰林院編修由刑部尚書徐本薦舉後充律例館

纂修官著有雲在樓詩成齋文鈔 先生學有淵源詩

成復七品京銜 年八十餘卒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世楷堂 藏板

厲鶚字太鴻號樊榭浙江錢唐人康熙庚子舉人由

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著有遼史拾遺東城雜記湖

船錄宋詩紀事南宋畫院錄樊榭山房集 樊榭詩

極雕鏤譬如入幽崖峭壁幾平斷絕人跡蒲褐山房

詩話云徵君性情孤峭義不苟合讀書搜奇愛博尤

熟于宋元以來叢書稗說以孝廉需次縣令將入京

道經天津查蓮坡先生畱之水西莊鴈詠數月同撰

周密絕妙好辭箋遂不就選而歸揚州馬秋玉兄弟

延為上客嗣後往來竹西者凡數載馬氏小玲瓏山

館多藏舊書善本開以古器名畫因得端居探討所

撰宋詩紀事遼史拾遺極為詳洽其先世家于慈溪

故以四明山樊榭為號所作幽新倚妙刻琢研鍊五

言尤勝時沈文愨公方以漢魏盛唐倡吳下莫能相

掩也至其詞直接碧山玉田子已錄入琴畫樓詩鈔

樊榭下世葬于西溪王家塢無子不久化為榛莽後

四十餘年何君春渚洪游西溪田舍見草堆中樊榭
及姪人月上粟主在焉取歸借同人送武林門外牙
灣黃山谷祠掃灑一室以供之子為撰丈室
花同天女散摩圍詩共老人參句以題其楹

汪援甲字鱗先號滙亭浙江錢唐人康熙庚子舉人

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孫國璽薦舉官山西絳縣知

縣著有夕秀齋詩鈔滙亭為處士汝謙曾孫博覽能
文與兄振甲砥礪積學時有二

難之

俞鴻德浙江海鹽人康熙庚子舉人由內閣學士伊

爾敦薦舉先生與兄弟輩俱登
科第當時稱為七尚

萬邦榮字西田河南襄城人康熙庚子舉人由河南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世楷堂 藏板

總督王士俊薦舉官山東莘縣知縣著有紅厓草堂

詩集西田慷慨有才略學亦奧博詩格如干
尋老 蘇奇 螺輪 圖惜 未得 竟其所施

徐本僊湖北蘄水人康熙庚子舉人雲南雲龍州知

州由署兵部侍郎王士俊薦舉

劉世澍湖南善化人康熙庚子舉人由總督倉場戶

部侍郎呂燿會薦舉

車騰芳廣東番禺人康熙庚子舉人由廣東巡撫楊

永斌薦舉

汪祚江南江都人康熙庚子副貢生由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陳世倌薦舉

黃之雋字石牧號唐堂江南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

原任左春坊左中允由刑部尚書徐本薦舉著有香

屑唐堂等集唐堂才華博瞻冠絕一時詩風流儷
下筆不能自休著述甚富學尊程朱而

非陸王詞科掌錄云黃石牧授館職撰文稱旨

加 日講起居注官視學入闈以事落職錢唐徐公

薦于 朝試日詩賦既就日景眼眇不能作字納卷

出石牧僻居陶宅風流自賞少時好為輕豔詩通籍

後門人海寧陳編修邦直為刻香屑集皆集唐體

也千首中句無重出一首中人無疊見又集唐人文

句為自序多至三千餘言嘉

定張論詩每服膺不去口

顧棟高字復初一字震滄又自號左畚江南無錫人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世楷堂 藏板

康熙辛丑進士由兵部侍郎署江蘇巡撫顧琮薦舉

乾隆辛未以經學徵官國子監司業晉祭酒著有尚

書質疑春秋大事表毛詩類釋震滄集先生者儒碩
學望重一時

春秋大事表一書兼綜條貫非研究數十年不能有

此精當經學之徵大理寺卿鄒一桂以老成謹厚淹

貫經籍保薦時 命閣部大臣于所舉中核其名

實允孚者得四人常熟陳祖范金匱吳龍介休梁錫

與及先生得 旨召見問以治道先生以儉德示

天下對蒲褐山房詩話云震滄先生少與蔡進士德

晉吳孝廉飛精心經術尤長于春秋官中書以奏對

越次罷官乾隆辛未 賜官國子監司業未就丁

丑迎 鑾晉祭酒

銜時年幾八十矣

梁機字仙來江西泰和人康熙辛丑進士原任翰林

院庶吉士改補知縣又改教授未補由大學士朱軾
薦舉著有北遊草趙遊日記三華集仙來少時即負
才名嘗從漁洋
山人得受詩
法詣極超雋

梅枚字功升號慕堂江西南城人康熙辛丑進士河

南儀封知縣由河東總督王士俊薦舉後陞山東泰

安知府慕堂以縣令被薦
吾鄉錢文端公有送其還河南詩曾賓谷泉
使詩稱薦舉後

改官翰林院

鄧牧字乃夢江西南豐人康熙辛丑進士撫州府教

授由江西巡府常安薦舉

昭代叢書

壬集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毛

世楷堂

吳王坦字衷平榜姓王江南華亭人雍正癸卯進士

廣西永福知縣由廣西巡撫金鉉薦舉後陞平樂府

同知衷平祖世龍父熙俱善詩畫衷平選庶吉士改
官行人出知永福縣撫輯備至孺童悅服權攝

義寧前令因苗亂招撫被害衷平集吏民論以大義
防禦嚴密賊皆遠竄召試後擢平樂同知以病

歸

何夢篆江南江寧人雍正癸卯進士廣東新安知縣

由廣東巡撫楊永斌薦舉

張振義江西龍泉人雍正癸卯進士直隸趙州寧晉

知縣由大學士朱軾薦舉

徐文靖字容尊號位山江南當塗人雍正癸卯舉人

由兵部尚書甘汝來都察院左都御史孫嘉淦交薦

舉乾隆壬申特授檢討著有山河兩戒攷禹貢會箋

皇極經世攷管城碩記位山學極淹博解于好古撰
述甚多已已 詔舉明經

之士安徽巡撫衛公哲治以淹貫經史薦之王申會

試禮部榜發恩命落第舉子年逾耄耋者給與
新銜位山特授檢討遇孫云位山管城碩記三十卷

條辨經史疑義及楚詞詩賦字學等類分門編次
精洽

魏允迪字功夏號懋堂江西廣昌人雍正癸卯舉人

由兵部尚書甘汝來薦舉後官內閣侍讀懋堂家本
貴顯意氣

昭代叢書

壬集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毛

世楷堂

自豪盛劍山有詩懷之云番刀啟和璞刻作夷門雲

推牛鬻古鼎持壽信陵君上邪甲與乙要結徒紛紛

可想見其概詞科掌錄云魏功夏長于攷證辨著甚多

饒一辛字冶人江西廣昌人一作南雍正癸卯舉人

新建縣教諭由順天府府尹陳守創薦舉著有經義

管見先生學覃經學管見一册列易圖說七多發連
山歸藏之義周易統天旋卦賦一說卦傳論一

納音五行論一古今本得失論一凡數則合題

日先甲堂經義初刻尚有諸經著述借未得見

鄭長慶江西貴溪人雍正癸卯舉人由戶部侍郎李

紱薦舉

曹廷樞字古謙號六薌浙江嘉善人雍正癸卯副貢

生由內閣學士吳家騏薦舉著有謙齋詩集詞科掌錄云古

謙少宰夢亭之孫天資敏慧悅學不倦別裁集詩話詔入都日課一賦一詩同

人斂手推讓試後詔入都日課一賦一詩同

曹慎廣東保昌人雍正癸卯副貢生由刑部侍郎楊

超會薦舉

李紘字巨州江西臨川人雍正甲辰進士由大學士

朱軾薦舉著有南園稿詞科掌錄云巨州侍郎紘弟

南昌萬編修字兆亟稱之以薦來京第一場試時賦南園稿

一篇與柳州晉問深宰七觀南園稿

穎頊西江掌錄此焉為最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三元 世楷堂 藏板

王文清字廷鑑號九溪湖南寧鄉人雍正甲辰進士

原任岳州府教授由湖南巡撫鍾保薦舉後陞宗人

府主事著有周禮會要攷古略攷古原始鈎經餘草

先生性質樸淹通經籍尤深于禮己已大學士史貽

直協辦大學士阿克敦刑部侍郎梅穀成俱以潛心

經學交薦後入三禮館方望溪侍郎極為推挹

周欽號椒石江南宜興人雍正甲辰進士由戶部尚

書史貽直薦舉

劉始興江南金壇人雍正甲辰進士由都察院左都

御史孫嘉淦薦舉後官霍邱縣教諭先生續學經籍

安徽巡撫衛公哲

姚焜字鸞伯江南桐城人雍正甲辰舉人興化縣教

諭由兵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

劉斯組字斗田江西新建人雍正甲辰舉人由都察

院左都御史孫嘉淦光祿寺卿劉吳龍交薦舉後官

廣東西寧知縣著有周易撥易堂解太元別訓斗田

經學已已副都御史葉公

韓會字續古江南長洲人雍正丙午舉人由戶部侍

郎陳樹萱薦舉後官安徽泗州學正續古為宗伯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早 世楷堂 藏板

王延年字介翁浙江錢唐人雍正丙午舉人由太僕

寺卿蔣漣薦舉後官國子監學正陞司業 賜翰

林院侍講著有補通鑑紀事本末先生以史編進呈

正己已戶部尚書蔣公溥工部尚書劉公統勳以經

學交薦王申會試以年逾耄耄由助教晉司業後

賜侍講詞科掌錄云介翁以建安袁氏作通鑑紀

事本末不言田制漕運所託始又不載唐府兵之制

皆為闕漏并取陳邦瞻馮琦所續者悉為補編丙午

虞山蔣文肅公所擊賞從吳門馮太史在史局草創

儒林忠義兩傳既應制府彭城公聘修浙志沿革離

合之表分晰特詳遂為全志之冠

甘禾字周書號愛廬江西奉新人雍正丙午舉人由

順天府府尹陳守創薦舉著有愛廬詩鈔

王祖庚字孫同號礪齋江南華亭人雍正丁未進士

山西興縣知縣由山西巡撫覺羅石麟薦舉捐陞主

事出知隰州歷安徽寧國知府先生為相國文恭公

熙辛卯舉人少負異稟潛心勤學雍正丙午丁未聯

捷謁選得山西間喜知縣自以不諳吏治求內用

世宗皇帝諭傳旨山西巡撫調一好簡缺遂奏補

與縣遇大早申請開倉平糶不待報令民赴倉買穀

三日大雨民以安集丙辰未與選捐部主事被薦

武英殿校對書籍充經史館纂修官辛酉秋高

宗皇帝以晉省吏治需才命大臣各舉所知虞

山蔣文恪公以名送部出知隰州除戶書監課諸弊

踰年移平定治績為三晉冠以卓異擢直隸順德知

府旋調保陽恭逢聖駕巡幸及秋獨木蘭諸大

昭代叢書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世楷堂 藏板

典屢荷召見奏對悉稱賑水災捕旱蝗皆盡心

力為之在任八年膺卓異者再循例捐陞監司未得

缺改補寧國知府抵任甫兩月而卒

王系山西榆次人雍正丁未進士大同府教授由山

西巡撫覺羅石麟薦舉

史鳳輝字南如江南宜興人雍正己酉舉人內閣中

書由兵部侍郎楊汝毅薦舉

胡天游一名駢字稚威號雲持浙江山陰人雍正己

酉副貢生由禮部尚書任蘭枝薦舉著有石笥山房

集雲持性耿介學極淵博才思浩瀾湖北萬御史年

茂目為浙江一人己巳 詔舉經學大學士史

公貽直協辦大學士阿公克敦工部尚書劉公統勳

倉場侍郎彭公樹葵大理寺卿王公會汾交章保薦

朱梅厓云天游少好奇任氣有異才于書無所不窺

于文工四六偶儷詩亦雄健有氣古文自言學韓愈

澗險處時似唐劉蛻元元明善非其至也一統志成

當進御鄂張兩相國屬表于齊檢討召南檢討

因推天游鄂相國驚歎其文欲招之檢討曰天游奇

士豈可招卒不至居京師十餘年名日盛忌日深歲

辛未舉經明行修為忌者所中而罷嘗與田侍郎懋

有舊田家居山西往依之卒于蒲州詞科掌錄云胡

雅成藻耀高翔才名為詞科中第一所作若文種廟

銘靈濟廟碑安順先生碑任御史趙總兵兩墓志遂

國名臣贊序柯西石宕記皆天下奇作使李文饒權

載之執筆不能過也以持服不與試丁巳補考鼻血

大作納卷而出識與不識皆為蓋擊云

西成字有年號樗園饒黃旂滿洲人雍正庚戌進士

昭代叢書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世楷堂 藏板

由兵部侍郎鎮國將軍宗室德沛薦舉後官禮部主

事陞太常寺卿著有玉汝堂集

徐廷槐字立三一宇笠山號墨汀浙江會稽人雍正

庚戌進士候補教授由禮部尚書任蘭枝薦舉著有

南華簡鈔墨汀詩草詞科掌錄云笠山以試日用山

陰王霖雨楓之詩為考官所糾

部議落職然其為人自佳士文

章峭刻清厲詩亦摧落凡造

劉暉澤字芳久湖南長沙人雍正庚戌進士四川宜

賓知縣由四川巡撫楊秘薦舉先生與陳甸山銀臺

同榜進士補宜賓令

文章政事異于俗吏所為大學士查

即阿總督四川纂修通志先生與焉

張敘字冰璜一字賓王又字鳳岡江南鎮洋人一作太倉

人雍正壬子舉人由湖南巡撫鍾保薦舉著有易貫

詩貫孝經精義後錄或問餘論鳳岡深于經術學問淹博易貫十四卷每

卦以大象傳隸六書下而以小象傳依乾卦例合編

于六爻之後其于經旨頗多發明所著詩貫十四卷

前有說詩木旨詩音表各一卷立義多參序說其遵

朱者不復致詳詞科掌錄云張水璜以孝經五引詩

普屬五孝節首蓋字此字乃釋詩語而斷庶人節之

本無關文又陋皇侃加開字明義等目非是皆能發

之蒙

金鑑江南江陰人雍正壬子舉人由禮部侍郎徐元

夢薦舉

昭代叢書王集鶴徵後錄卷第二十四 聖 世楷堂 藏板

馬榮祖字力木號石蓮江南江都人雍正壬子舉人

由兵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後官河南閩鄉

知縣著有亭雲堂石蓮堂等稿石蓮淹貫史學專治古文道勁有法嘗為

文頌九十二章以自道其利鈍得失之故杭堃浦云

君初仕閩鄉城廢不修大府隨其言發帑更新閩十

月而巖城屹然制設荆山書院政暇為諸生講授

研鞠獄訟豪役斂手四境大治繼遷鹿邑引年歸

馬樸臣字相如江南桐城人雍正壬子舉人內閣中

書由工部侍郎張廷琰薦舉著有春遲詩彙相如為

不羣詩亦超軼埃壘會寓揚州天寧寺有詩云

由刑部侍郎王紘薦舉後官湖南龍陽知縣改餘姚

縣教諭著有汀風閣集農南襟懷曠爽學有本原詩

時人名之曰戴夕陽精思構微滌去塵滓集中有

一匪孤城半夕陽之句

夏之翰字知畏江西新建人雍正壬子舉人由光祿

寺卿劉吳龍薦舉後官湖南布政司庫大使乞歸著

有檀園初稟詞科掌錄云知畏古詩淳古有真意雜

以憂著原本經術不事塗澤客惠郡王所旋

進雲龍字耕石號三江漁父江南吳江人雍正壬子

順天副貢生由兵部侍郎署湖北巡撫吳應棻薦舉

昭代叢書王集鶴徵後錄卷第二十四 聖 世楷堂 藏板

著有汗漫吟池上草堂等集耕石高才嫺雅傲岸不羣詩文洋洋灑灑于言

立就應王司農鴻緒聘修明史乾庵上公隆科多督

理淮關借兄滄洲瀕同為記室恃才傲物嘗得罪于

邵侍郎其名試之日侍郎接其卷匿而不呈以

為未完後隨瑞園上公慶入滇平交趾已而旋里瑞

園移節川陝奉旨同往佐理金川既定歸隱居

池上草堂會李臬使治運招之率于杭詞科掌錄云

耕石才氣高岸遊道最廣諸生謝給月俸表其手筆

也為京都賦數千言旬而全紹衣錄入詞科據言

張鳳孫字少儀江南華亭人雍正壬子副貢生由兵

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後官貴州貢定知縣

歷陞雲南糧儲道改刑部郎中著有寶田詩鈔少儀

詞科掌錄云張少儀父之項任貴州甲江令以負帑下獄少儀走萬里之京師備貨于親知卒得論出

劉大樞字畊南號才父又號海峯江南桐城人雍正

王子副貢生由內閣學士方苞薦舉後官教諭著有

海峯小稱等集近世言古文辭者推方望溪先生海峯學于望溪御自成一家已巳大學

士張公廷玉

以經學保薦

王士讓字尚卿福建安溪人雍正壬子副貢生由福

建巡撫盧倬薦舉後官湖北蘄州知州詞科掌錄云

山之門研精三禮力學不倦試後爾京師當軸薦入三禮館

昭代叢書 王集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聖 世楷堂 藏板

尚書直隸總督李衛薦舉

張廷槐江南江陰人雍正癸丑進士由兵部尚書江

蘇巡撫高其倬薦舉

桑調元字伊佐一字崧甫浙江錢唐人雍正癸丑進

士工部主事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世倌薦舉著

有論語說躬行實踐錄敬甫初續等集先生為孝子

強識以文章馳驟一時受業于勞餘山尤雷心宋儒

授工部屯田司領外主事乞養歸里有別業在東舉

學士俱出其門歷主大梁道山濂溪歷下諸講席教

學尚行所著學規告近裏者已以期為明體達用之

儒

沈澗字維涓號泊村又號法華山人浙江烏程人雍

正癸丑進士由兵部侍郎署湖北巡撫吳應棻薦舉

後官江西瑞州知府著有雙清草堂詩泊村出守瑞

與利剔弊民懷其惠與郡人論學賦詩為風雅領褒

楊廷英字者侶江西新建人雍正癸丑進士由光祿

寺卿劉吳龍薦舉後官河南尉氏知縣著有杜詩注

李光型字儀卿福建安溪人雍正癸丑進士署河南

彰德府管河同知由戶部侍郎趙殿最薦舉著有易

昭代叢書 王集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聖 世楷堂 藏板

通正洪範解詩六義說文王世子解天問解詞科掌

卿以性理名對 欽賜進士潛心經

學與兄檢討光輿廣卿齊名有二李之目

牛運震字階平號真谷山東滋陽人雍正癸丑進士

由山東巡撫岳濬薦舉後官陝西秦安知縣歷知平

番縣著有空山易解空山堂春秋傳允吾草歸田吟

空山堂集先生為秦安令嘗以實心愛民自矢遇事

刑清政簡一時稱為良吏其學博涉羣

書于金石攷據為最深有金石圖二卷

王世樞字斗初號認齋江南寶山人雍正乙卯舉人

由刑部侍郎勵宗萬薦舉後官崑山縣教諭

馮元溥江南金壇人雍正乙卯舉人由內閣學士春

山薦舉

金焜字以寧號赤泉浙江錢唐人雍正乙卯舉人由

工部侍郎王鈞薦舉後官國子監典簿著有蠡測錄

妙明書屋詩濃蘭詞詞科掌錄云赤泉內閣侍讀志

張懋建字介石號石癡浙江鎮海人雍正乙卯舉人

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後官福建長泰知縣著有

易學五經韻纂讀書樂續越書肯綮錄學校祀典攷

蛟川耆舊詩庭學草介石初集石癡積學敦行博通

昭代叢書壬集鶴徵後錄卷第二十四 聖七 世楷堂 藏板

國子監教習知長泰頗有政績邑向有六賢祠遂配入為七賢

姚世鍊字念慈後名汝金字改之號貞庵浙江歸安

人雍正乙卯副貢生由兵部侍郎吳應棻薦舉後選

湖南長沙縣丞以艱歸著有孤笑集五臺山遊草詞

掌錄云念慈同鄉吳公所薦病不能試丁巳補考已

擬進呈以卷中塗抹過多報罷詩才清雋律絕尤見

擅長後以西林中堂薦與修三禮

秦懋紳江南武進人雍正壬子舉人由工部侍郎王

鈞薦舉

潘遇莘江南寶應人乾隆丙辰舉人由兵部侍郎署

江蘇巡撫顧琮薦舉

吳龍見字恂士江南武進人增生由兵部尚書江蘇

巡撫高其倬薦舉乾隆丙辰進士授戶部主事累官

陝西布政使著有薛帷文鈔

凌之調字廣心號惕園江西新建人雍正丙午舉人

由通政司使趙之垣薦舉乾隆丙辰進士授工部額

外主事著有易論丹麓山居前後藁

李宗潮字坤四號蕉窗浙江嘉興人雍正甲辰拔貢

生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乾隆丙辰順天舉人選

昭代叢書壬集鶴徵後錄卷第二十四 聖六 世楷堂 藏板

授廣西灌陽知縣著有二守齋詩鈔蕉窗幼聰穎受

先生肆力于詩古文辭年甫冠以選貢入成均文

譽藉甚尤精音律鴻詞報罷等以薦入律呂館

萬光泰字循初號柘坡浙江秀水縣人生員由浙江

總督程元章薦舉乾隆丙辰順天舉人著有轉注緒

言漢音存正遂初堂類音辨柘坡居士集先生應鴻

甫冠上蔡程公嗟賞不置讀書能穿穴經傳

詣極精微于小學音韻天文律算獨有所得

王會汾字蓀服號晉川江南無錫人雍正乙卯舉人

由兵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乾隆丁巳進士

改庶吉士累官吏部侍郎左遷大理寺卿著有梁溪

詩鈔 先生少時家甚貧刻厲讀書肄業紫陽書院嘗

尚宗皇帝親試翰詹擢取第一陞侍讀學士海歷卿

常嗣 貳操持嚴峻歿後著述散佚有塞垣等稟近存劉庶

周玉章字琚大號葑蘭浙江仁和人人生員由浙江總

督程元章薦舉乾隆丁巳進士改庶吉士散館編修

職陞侍講學士 葑蘭雅才淵思工文章于史學尤

鍾獅字作韶廣東番禺人雍正壬子舉人由廣東巡

撫楊永斌薦舉乾隆丁巳進士

倪承茂字稼成號頓塘江南吳縣人監生由兵部尚

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乾隆戊午舉人著有頓塘

詩彙 詞科掌錄云倪稼成精學家著錄甚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南長洲人廩生由兵部尚

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乾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

累官禮部侍郎 予告歸加尙書銜贈太子太師諡

文愨著有竹嘯軒詩鈔歸愚集 文愨公省試十七上

六十有四 廷試報罷旋以戊午舉于鄉己未入

翰林數年開 遷禮部侍郎年七十八致仕歸

高宗皇帝賦詩以寵其行歸後益隆位極公孤家

餐度支優游林下者復二十餘年先生為諸生日姓

名已聞 九重袁簡齋云壬戌春公與枚同試

殿上日未映兩黃門捲簾 上出賜諸臣坐問誰

是沈德潛公跪奏臣是也文成乎曰未也 上笑

日汝是江南老名士而亦遲遲邪翌日授編修屢和

再遷禮部侍郎公薦齊召南自代而請老 上命

授 御製詩畢乃行 上賦詩以賜日朕與德

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歸後三 至京師入九老會

以圖形 內府嘗進詩集求序 驛券索沈尙書詩

集年至九 十八而終

趙永孝字漢忠一字謹凡江南常熟人雍正甲辰舉

人由詹事府詹事王奕清薦舉乾隆己未進士後官

教授 詞科掌錄云謹凡文毅公會孫也

葉酉字書山號花南江南桐城人監生由太常寺卿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辛 世楷堂 藏板

王游薦舉乾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累遷左春坊左

庶子降補編修著有詩經拾遺春秋究遺日下詩鈔

先生以家貧為童子師志行堅確不妄與人交奮發

讀禮經後纂修三禮頗有所得惟詩經拾遺以已意

為分合一變漢以來相傳之次第矣

金文淳字質甫號金門浙江錢唐人廩生由大學士

管浙江總督嵇曾筠薦舉乾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

後出知直隸順德府著有蛾子錄讀史卮言 詞科掌

甫為赤泉同懷弟時有二難之目無錫稽云試浙省

以第一人薦丙辰舉京兆秋試後改庶常深于經術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又號隨園浙江仁和人廩生由

廣西巡撫金鉉薦舉乾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

以外用補江南江寧知縣著有隨園詩話隨園隨筆

小倉山房集先生幼聰穎絕人年十二補博士弟子

以銅鼓賦命題得先生作擊節不已薦鴻博報罷旋

歷溧水江浦沐陽江寧等縣引疾歸尋起赴秦中念

母年老陳情致仕年僅三十二僑居金陵之隨園頗

饒亭榭名公卿爭相投贈尤喜獎借後進青衫紅粉

遊屐殆遍

昭代叢書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至 世楷堂 藏板

由順天府府尹陳守創薦舉乾隆己未進士改庶吉

士累官工部尚書加太子少傅諡文達入賢良祠著

有叔度灌亭等詩鈔文達天資明敏學有體用及官

內廷游擢卿貳晉陞尚書前後三十年間內參密

勿外理簿書朝廷大著作又多出其手屢奉

使命勘治河讞疑獄丈地察邊東極遼瀋西臨哈密

南至閩嶠事無鉅細從容以應洞中窺要雖至紛紜

膠輒無不剖斷如流立高宗皇帝謂以爲早文達以省刑

修德陳奏有古大臣風烈公厥後相傳爲燕子磯水

神後有家人遇之拜祝祠下云若果在茲願乞順風

項之東風果作挂照而去

申甫字及甫號笏山浙江西安人布衣由大學士管

浙江總督嵇曾筠薦舉乾隆辛酉舉人授內閣中書

累遷左副都御史著有笏山詩鈔蒲褐山房詩話云

舍人直軍機掌內制十餘年代言起草指事類情

如幾日閒眠關竹戶一番細雨長秋花寒歸木

末全無葉暖入梅梢漸有花至今有吟諷者

張雄圖號礪山河南洛陽人廩生由河東總督王士

俊薦舉乾隆辛酉舉人

楊述曾字二思號企山江南武進人雍正乙卯舉人

由戶部侍郎陳樹萱薦舉乾隆壬戌一甲第二名進

士授編修陞侍讀贈侍講學士著有南圃文彙初侍

昭代叢書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至 世楷堂 藏板

父學士公在史局時方編纂明史綱目三編參預屬

草方望溪侍郎見之稱爲史才聲譽大起名試

報罷丁巳以國史館議敘候選知縣後入詞垣王

中允陞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屢司文枋輯覽將脫

橐而卒總裁大學士傅公以先生在事入載書垂成

而身故不獲邀敘錄特奏旨賞給四品

許伯政字惠棠湖南巴陵人雍正己酉拔貢生由湖

南巡撫鍾保薦舉乾隆壬戌進士累遷山東道監察

御史著有易深詩深春秋深全史日至源流易深以

出太昊之世卦數生于河圖著數生于洛書兼取漢

人卦氣納甲火珠林之法而不用卦變占詩深博攷

有證取古序及諸家之說詳審而折其衷日至源流皆論步算之術

沈樹德字申培號畏堂浙江歸安人廩生由大學士

管浙江總督嵇曾筠薦舉乾隆辛酉拔貢甲子舉人

竹墩沈氏羣從多才畏堂少從諸父兄遊耳濡目染學有根柢後詔舉經學湖北巡撫唐公綏祖以品行端方淹

貫經史薦舉

吳榮字青然江南全椒人增先由安徽巡撫王紘薦

舉乾隆乙丑進士官刑部主事著有咫聞齋詩鈔陽

局詞鈔詞科掌錄云青然詩學晚唐時有秀句如鳥歸山影外人語樹聲中孤僧影入溪雲亂清梵聲移落照斜皆入

吳子華韋端已之室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五三

世楷堂藏板

張甄陶字希周號惕菴福建閩縣人廩生由福建巡

撫盧倬薦舉乾隆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出知廣

東高要縣著有讀書翼注

張星景字行之江西奉新人廩生由兵部尚書甘汝

來薦舉乾隆乙丑進士官河南魯山知縣先生究心講鸞湖道企陸子令魯山時倡修學宮置書院會水災悉心賑卹多所全活

余騰蛟字非睡號誓庵江西武寧人拔貢生由兵部

尚書甘汝來薦舉乾隆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盛朝

非睡詩云永叔初為文北面于師魯淺深各有涯後

先或相取九畹淒且荒十年愧風雨其學問氣誼可

以畧見

耿賢舉山東館陶人雍正癸卯舉人由山東巡撫岳

濬薦舉乾隆乙丑進士著有泉山堂剩稿

王騰蛟字步元浙江錢唐人貢生由兵部尚書江蘇

巡撫高其倬薦舉乾隆丁卯順天舉人先生為介眉侍讀同懷弟

工詩

潘思光字亞卿福建安溪人廩生由福建巡撫盧倬

薦舉乾隆戊辰進士

陳長鎮字宗五湖南武陵人貢生由戶部侍郎陳樹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五三

世楷堂藏板

萱刑部侍郎楊超曾交薦舉乾隆戊辰進士改庶吉

士

錢載字坤一號蕓石浙江秀水人雍正壬子副貢生

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乾隆壬申進士改庶吉士

累官禮部侍郎著有蕓石齋詩集先生嘗問業于桑

本原早歲中副車已已詔舉經學吏部侍郎介

公福戶部侍郎嵇公璜交薦四十後入翰林海擢卿

貳屢主試事性謙誠坦率無少掩護人或有不加

面斥詩不事雕飾具有真氣兼工給事嘗有人以丈

二匹紙求畫竹先生于紙角畫兩竹兩筍還之其人

以此紙求復畫先生又畫兩竹兩筍還之如此者十

餘次畫已滿幅而位置絕佳如一筆揮就其人持歸縣于堂觀者如堵

周大樞字元木一字元牧又字爰穆更字園牧號存

吾浙江山陰人生員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乾隆

壬申舉人官平湖縣教諭著有周易井觀居俟堂集

存吾春軒詩鈔調香詞元牧學問浩博才思橫溢已

復薦舉說易不取宋儒所傳圖位詩文于蒼莽中見

清勁嘗以丙辰同徵二百六十餘人之詩撰鴻爪錄

詞科掌錄云元牧廷試日瘧疾未愈艱于作書多

所遺落不得入等幼工詩餘與秀水萬光泰相友善

嘗自序其詞香詞及為萬作樊鄰詞序風豔不減三唐

龔元玠字鳴玉一字琢山號畏齋江西南昌人廩生

由光祿寺卿劉吳龍薦舉乾隆甲戌進士官貴州銅

昭代叢書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五五 世楷堂 藏板

仁知縣著有十三經客難已奉 詞科同徵之士被薦者二

十人長齋為江西巡撫阿公思哈所薦

尚廷楓字嶽師號茶洋江西新建人廩生戶部主事

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孫國璽薦舉茶洋曠世軼才

不博涉旁通下筆雲飛濤捲莫測滉濛五言如孤帆

秋色斷斜月夜光遲日照雪中樹人居川上山七言

如三徑綠苔人別處一江紅樹日高時語極超妙

峻德姓納蘭氏字克明號慎齋正白旗滿洲人歲貢

生戶部筆帖式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孫國璽薦舉

著有使秦集

李錯字鐵君一字眉山號鷹青山人又號焦明子正

黃旂漢軍人原任官庫筆帖式由宗人府左宗正多

羅慎郡王兵部侍郎鎮國將軍宗室德沛交薦舉著

有尙史曉巢集後集眉山以華胄之門肆力于古品

公宏恩兵部侍郎觀公保交薦詩刻意剗削擺脫俗

蹊尙史以馬氏釋史為橐本而離析其文改為紀傳

體其例準諸史記而排纂之法小變之

長住姓王字松儕號蘭谷正白旗漢軍人監生由宗

人府左宗正多羅慎郡王薦舉後陞內務府郎中

陳景忠字又方號橘洲鑲紅旂漢軍海城人監生由

昭代叢書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五五 世楷堂 藏板

兵部侍郎鎮國將軍宗室德沛薦舉後官同知橘洲

石間並力學好古以能詩稱

許佩璜字渭符江南江都人監生河南衛輝府管河

通判由河東總督王士俊薦舉後陞知州渭符母夫

徐清獻公女有才學人為漕帥

渭符承母教工詩詞

施念曾字得仍一字得齋又號槩齋江南宣城人拔

貢生廣東興寧知縣由廣東巡撫楊永斌薦舉後陞

河南禹州知州未赴卒著有槩心集丙辰詞科之徵

鴻博起家而其孫復膺薦辟者三人吾鄉朱竹垞太

史孫稻孫華亭王文恭公孫祖庚及愚山侍讀孫念

曾結琦亭集云檠齋歷知縣以課最得

召見

近移浙江再試二大縣前後十五年粵中巨豪憑城社君杖而錮之浙東新民舉動君以靜鎮之而自息其令新會嘗葺白沙先生祠姚江為黃忠端公贖祭田皆非近世所有後由德清遷禹州未赴為前縣尉所誣解官聽勘不勝其憤病卒于杭年甫踰四十無子大吏窮竟其事縣尉反坐以去歸裝蕭然太宜人以哭子死

王作人字育才浙江錢唐人生員議敘原任貴州黔

陽知縣由太僕寺卿蔣漣薦舉

王起鵬字翹如浙江歸安人拔貢生官陝西清澗知

縣由陝西巡撫碩色薦舉後陞綏德州知州著有谿

堂詩鈔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卷第二十四

王

世楷堂藏板

勞孝與字巨峯一字阮齋廣東南海人拔貢生由廣

東巡撫楊永斌薦舉後官貴州鎮遠知縣著有春秋

詩話阮齋才氣豪放學亦博瞻春秋詩話專取左氏之言詩者一日賦詩如重耳賦河水之類二日解詩如卻至解免置之類三日引詩如鄭公子忽引自求多福之類四曰拾詩乃古詩佚句左氏拾而出之五日評詩為吳公子觀樂一篇每條後各以所見附著之

易宗瀛字公仙湖南湘鄉人貢生試用浙江曹娥場

鹽場大使由宗人府左宗正多羅慎郡王薦舉

王藻字載揚號梅泚江南吳江人監生由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孫國璽薦舉後官國子監學正著有鷓鴣

湖莊集

額外教授由兵部尚書甘汝來薦舉著有來園集

湖莊集

丙辰 詔舉鴻博臨川李穆堂先生時為少司農已薦六人格于例限因取所知姓名交門下士孫副憲薦之孫有難色先生大怒責其蔽賢孫長跪謝罪允薦乃已次日其事 上聞以浮

躁失大臣 體構二級

朱稻孫字稼翁一字芋陂晚號娛邨浙江秀水人貢

生考授州判由詹事府詹事王奕清薦舉著有六峯

閣橐先生為竹垞太史孫詩格道上楷法在諸歐間尤工分隸太倉王相國揆為春秋館總裁引為助因挾其家藏二百七十餘家之書以備纂修所得

館俸大半供朋友之費纂成例得州倅先生赴友人

李宗渭之難于關中事平而還因不得選蒲褐山房

詩話云稼翁少孤其祖撫之漁洋題小長蘆卷所謂

桐孫稻孫者是也乙亥丙子間年近七十游揚州為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卷第二十四

王

世楷堂藏板

程川字廊渠號春暈浙江錢唐人拔貢生由浙江總

督程元章薦舉後官縣丞著有朱子五經語類運木

集先生志行端懿詞華敏瞻當時有才子之稱後官貳尹有解木之役故其詩以運木名

易宗浩字公申湖南湘鄉人監生候選縣丞由湖南

巡撫鍾保薦舉公秉性至孝居母喪廬墓側尤邃于經所著七政六宗三江九河諸論實能貫串羣言而折衷至當與凡公仙在未卸茲遺機雲之譽

鄧士錦字太初江西南城人廩生保舉廣東瓊州府

額外教授由兵部尚書甘汝來薦舉著有來園集

額外教授由兵部尚書甘汝來薦舉著有來園集

額外教授由兵部尚書甘汝來薦舉著有來園集

黃天策字一峯號香山江西信豐人生員由江西巡

撫常安薦舉乾隆庚申拔貢生官教諭

閻式鏞河南祥符人孟津縣教諭由河東總督王士

俊薦舉

朱超河南祥符人官濬縣教諭由河東總督王士俊

薦舉

江其龍字若度江南桐城人生員由安徽巡撫趙國

麟薦舉後選江寧府訓導先生與劉海峯並為古文

掌錄云若度三禮兩漢

書皆有論糾注家之謬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五九

世楷堂 藏板

李灝字柱文江西南豐人生員由江西巡撫常安薦

舉後官永寧縣訓導著有易範同宗錄問荳堂集周

圖煒云柱文易範同宗錄取劉歆河圖洛

書相為經緯之義合易與洪範而一之

沈彤字冠雲號果堂江南吳江人廩生由內閣學士

吳家騏薦舉後議敘九品官著有周官祿田攷羣經

小疏果堂雜著氣穴攷略內經本論果堂集果堂為

生弟子博究典籍精于攷據務求古人之異同以折

衷至當于周官用力尤深沈文憲云果堂薦修一統

志三禮書成授九品官不就以諸生終性孝友年逾

成童課生徒供潔白親沒哀痛嘔血數斗三年不茹

葷不內寢朝夕莫必哭遠近嘆息謂居

陸祖錫字念劬浙江平湖人雍正已酉拔貢生由兵

部尚書直隸總督李衛內閣學士陝西學政王蘭生

交薦舉著有松鱗集念劬性敏異童年能詩文書摹

龔正江西南昌人雍正已酉拔貢生由光祿寺卿劉

吳龍薦舉

顏懋倫字樂清山東曲阜人雍正已酉拔貢生由山

東巡撫岳濬薦舉先生為復聖後裔博雅能文酷

嗜金石彝敦自爵收藏甚富

邊連寶字趙珍一字肇珍直隸任邱人雍正乙卯拔

貢生由兵部尚書直隸總督李衛薦舉著有隨園詩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肇珍學問淹貫為吾鄉錢文端公所知己

集 已文端為少司寇即以沈潛經學薦之

邵昂霄字麗寰一字子政號景甫浙江餘姚人雍正

乙卯拔貢生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著有萬青樓

圖編萬青樓彙萬青樓圖編十六卷專論天文算數

之說各附以己見術分十有四月皆援引漢晉以來

天官家言及歐邏巴

饒允坡字右蘇號介岡江西進賢人雍正乙卯拔貢

生由福建學政周學健薦舉著有近詩代鈔介岡詩

有詠苔詩云雨細連頗清綺

階積秋空覆葉深

劉五教山西臨縣人雍正乙卯拔貢生由都察院左

都御史孫嘉淦薦舉

毛一聰湖北東湖人雍正乙卯拔貢生由兵部侍郎

署湖北巡撫吳應棻薦舉

李光國字定齋江南興化人拔貢生由詹事府詹事

覺羅吳拜薦舉著有詠史詩

車文字彬若河南太康人拔貢生由都察院左都御

史孫嘉淦薦舉詞科掌錄云彬若五經皆有論著為井田三圖論古今溝洫之制

陳世龍湖南祁陽人拔貢生由湖南巡撫鍾保薦舉

張廷奏山西榆次人拔貢生由山西巡撫覺羅石麟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空 世楷堂 藏板

薦舉

黑瑪姓葉赫覺羅氏字石夫正紅旗滿洲人歲貢生

由禮部侍郎徐元夢薦舉石夫文才秀綺詩格蕭灑詞科掌錄云石夫葉河人

家居教授 雅有儒風

陸桂馨字元萼號馥園江南震澤人歲貢生由江蘇

學政張廷璐薦舉後官丹陽縣訓導馥園為孝廉方濤子少負才譽

詩說理而不迂府異 于白沙定山一派

陳一策字爾忱福建晉江人歲貢生由福建巡撫盧

倬薦舉著有香雪齋集爾忱為明相國洪謐曾孫遂于經術洪範說一篇以九疇

竝非洛書孔安國劉歆班固之言皆臆見穿 鑿其論九疇次第聯絡通貫莫非天人至理

吳張元字萬長江南吳江人優貢生由兵部尚書兩

江總督趙宏恩薦舉

邱迥字爾求江南山陽人貢生由兵部侍郎署江蘇

巡撫顧琮薦舉著有雜錄筆記翼堂詩彙詞科掌錄云爾求侍

講曙戒先生之十年近七十試卷塗抹過多為考官 所糾置劣等歸以詩自娛有才于日謹曰柱柱已未 庶常刻其詠 物詩數十篇

趙昱字功干原名殿昂號谷林浙江仁和人貢生由

戶部侍郎李紱薦舉著有愛日堂集谷林父東白先 生學為經師三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空 世楷堂 藏板

主縣教谷林內行醇備學問淵懿母夫人朱氏為祁 忠敏公外孫女東白先生猶及見曠園東書堂之籤 軸谷林兄弟刻意讀書力購手鈔小山堂插架之富 遂為海內所推同學之士讀書其家解衣推食以鼓 舞之子一清字詒夫能昌其家學詞科掌錄云功干 與同里沈嘉懋樂城吳焯尺息陳芝蔚九符曾幼魯 厲鶚太鴻及弟信意林摻集南渡遺事系 以斷句名南宋雜事詩為海內所稱說

沈炳震字寅馭號東甫浙江歸安人貢生由詹事府

詹事王奕清薦舉著有九經辨字瀆蒙廿一史四譜

井魚聽編新舊唐書合鈔增默齋集沈氏世居歸安 之竹墩自明時

恭靖襄敏父子二尚書稱名卿 本朝閣學宮坊兄 弟父子祖孫稱名侍從而尤以風雅領袖東南雙溪 倡和之盛一時罕比東南兄弟三人篤志讀書貫穿 今古與弟幼牧並膺詞科之薦詞科掌錄云東南為

弟父子祖孫稱名侍從而尤以風雅領袖東南雙溪 倡和之盛一時罕比東南兄弟三人篤志讀書貫穿 今古與弟幼牧並膺詞科之薦詞科掌錄云東南為

弟父子祖孫稱名侍從而尤以風雅領袖東南雙溪 倡和之盛一時罕比東南兄弟三人篤志讀書貫穿 今古與弟幼牧並膺詞科之薦詞科掌錄云東南為

弟父子祖孫稱名侍從而尤以風雅領袖東南雙溪 倡和之盛一時罕比東南兄弟三人篤志讀書貫穿 今古與弟幼牧並膺詞科之薦詞科掌錄云東南為

弟父子祖孫稱名侍從而尤以風雅領袖東南雙溪 倡和之盛一時罕比東南兄弟三人篤志讀書貫穿 今古與弟幼牧並膺詞科之薦詞科掌錄云東南為

弟父子祖孫稱名侍從而尤以風雅領袖東南雙溪 倡和之盛一時罕比東南兄弟三人篤志讀書貫穿 今古與弟幼牧並膺詞科之薦詞科掌錄云東南為

陸德明張參之學者也廿一史四譜五十四卷一紀元二封爵三宰執四諡法汪謹堂學士序稱其體蓋出于表歷之流而變其有行斜上者為標日舉帝紀之要撮世家列傳載記之綱而類聚區分合于書志舊萃羣言之法其生平所致力于唐書尤深合鈔新舊之書為二百六十卷除其重複補其漏遺最為明備又以新書宰相世系表并諺特甚為訂譌十二卷附後采綴唐詩中之麗字妍辭為金粉十卷又云東甫有集二冊曾攜至京師今不可得見矣其少作在雙溪唱和集中難弟日炳異釋旃口炳謙勿收皆工詩繹旃著有補正水經

沈炳謙字幼牧號勞山浙江歸安人貢生由浙江總

督程元章薦舉丙辰鴻詞之徵有兄弟並列薦贖者若湘鄉易公仙公申仁和趙谷林意

林錢唐金赤泉質甫王介眉步元及東甫幼牧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空 世楷堂 藏板

劉世基字崧嶽江西贛縣人一作會昌人貢生由順天府

府尹陳守創薦舉

陳黃中字和叔號介巖又號東莊江南長洲人生員

由兵部尚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著有宋史稟東

莊遺集錢竹汀宋史稟跋云和叔宋史稟共二百十

傳薰蕕無別陳東歐陽澈與宋季一僧一道士同傳

疑不干倫康保裔戰敗降契丹官節度使事見遼史

而以冠忠義杜審琦卒于天成二年而以冠外戚凌

唐佐本紀既書降金而又入忠義李穀寶貞固皆五

代遺臣入宋未仕不應立傳皆確不可易于竊臣傳進史彌遠嵩之而出會布與鄙意合

陸枚字質君江南吳縣人生員由詹事府詹事王奕

清薦舉實君擅雅材工詩詞試罷歸後以歲貢入成均 名

胡鳴玉字廷佩號吟鷗江南青浦人廩生由兵部尚

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著有訂譌雜錄先生博綜

雜錄多取經史中字攷其音訓以訂沿襲多聞訂譌

相用之譌後以歲貢人成均詩亦清綺

葉榮梓字孝常號容齋江南青浦人廩生由兵部尚

書江蘇巡撫高其倬薦舉著有紀年稟容齋詩彙

劉鳴鶴字皋聞江南陽湖人廩生由禮部侍郎江蘇

學政張廷璐薦舉皋聞與文定同族沉潛經義尤精

學文端薦為之于易試罷尹文端公偕至關中後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空 世楷堂 藏板

程光祚原名默字啟生號縣莊又號青溪江南上元

人廩生由安徽巡撫王紘薦舉著有大易擇言易通

讀易管見易說辨正春秋識小錄岫雲閣詩鈔先生

經學貫穿百家諸極精微于易詩書三禮魯論均有

撰述嘗言曰墨守宋學已非墨守漢學尤非務以深

造自得為主庚午吏部侍郎雅爾哈善復以應經學

之薦詞科掌錄云啟生春秋識小錄九卷凡三種日

職官攷略日地名辨異日左傳人名辨異其論

晉軍政最詳又有賦頌五篇名曰日下新草

許鏘江南上元人生員由兵部侍郎署江蘇巡撫顧

琮薦舉

郭東字元城江南寶應人廩生由兵部侍郎署江蘇

巡撫顧琮薦舉

胡二樂江南歙縣人廩生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

世信薦舉

方辛元字庶草江南桐城人生員由總督倉場侍郎

呂耀曾薦舉

李希稷字貽牟江南宣城人生員由安徽巡撫趙國

麟薦舉

梅兆頤字恕漪江南宣城人生員由安徽巡撫趙國

麟薦舉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奎

世楷堂 藏板

注臺字抱樸一字復園浙江仁和人廩生由內閣學

士姚三辰薦舉

抱樸工吟詠家有復園花石竹木頗

常相過從刻爛分題為一時吟賞之盛嘗繪亭角等

詩圖名流都為題詠詞科掌錄云抱樸婦翁湯少宰

西厓以詩名海內得 其家法絕句特工

盧存心原名琨字敬甫號玉巖浙江錢唐人廩生由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世信薦舉著有白雲詩集

居貧力學經史百家靡不綜貫嘗私淑勞餘山立行

不荀外舅馮山公景以文章著先生深得其淵源尤

豪于詩逢與會落紙飄颻如飛後以歲貢入成均子

文弼歷官侍講學士能昌明家學先生有示子詩一

千五百言云外祖馮山公文章驚 在宵衣鉢無後人辨香落汝手

汪沆字師李一字西顥號槐塘浙江錢唐人生員由

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著有小眠齋彙盤西紀遊集

沽上題襟集槐塘詩文集 先生博覽載籍沈敏多才

志鴻詞報罷客天津查氏自津門歸轉客閩中新將

軍幕府為撰福州八旂志後復之京之武昌屢為諸

侯上客草檄飛書倚馬立就性伉直不阿有不當意

輒拂衣而去平生好求有用之學自農田水利邊防

軍政沿革利病所在靡不綜貫晚年自定撰著有滄

華軒雜錄小眠齋讀書目札全閩採風錄蒙古氏族

略新安記程識小錄泉亭 瑣事汪氏文獻錄諸書

孫詒年字穀仁號壽門浙江歸安人生員由浙江總

督程元章薦舉 壽門為少司空在豐之孫稟承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奎 世楷堂 藏板

沈冰壺字心玉號梅史浙江山陰人廩生由太僕寺

卿蔣漣薦舉著有古調自彈抗言在昔等集 梅史熟

能抒已見然論 議不免偏僻

周炎字西序號青瑤浙江蕭山人人生員由浙江總督

程元章薦舉著有幽思草可耕堂集 詞科掌錄云青

懷若不及古文刻 厲精粹似孫可之

陳繩字驪季又字柳季福建閩縣人廩生由福建巡

撫盧倬薦舉

陳繼善字敬堂福建閩縣人生員由福建巡撫盧倬

薦舉

方鶴鳴福建晉江人廩生由福建巡撫盧倬薦舉

王元芳福建晉江人生員由福建巡撫盧倬薦舉

陳大炎福建龍巖人廩生由福建巡撫盧倬薦舉

傅涵字聖涯江西臨川人廩生由戶部侍郎李紱薦

舉著有新橋集

張錦傳字與輝江西臨川人生員由江西巡撫常安

薦舉

與輝性質直學問淹通己巳江西巡撫阿公思哈復以經學保薦

廖理江西南城人廩生由江西巡撫常安薦舉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七

世楷堂藏板

陳洪淡江西高安人廩生由刑部侍郎王紱薦舉

盛樂字水賓號劔山江西武寧人生員由刑部侍郎

王紱薦舉著有劔山集

劔山為教授際斯季子與兄謨鏡並以詩文名人稱三盛

生先

鄧獻璋字方侯湖南祁陽人廩生由湖南巡撫鍾保

薦舉

陳世賢湖南祁陽人生員由湖南巡撫鍾保薦舉

解含章陝西韓城人廩生由陝西巡撫碩色薦舉

田荃字荃生陝西富平人廩生由戶部尚書總理陝

西巡撫史貽直薦舉

秦涇字幼湜陝西郃陽人生員由陝西巡撫碩色薦

舉詞科餘話云幼湜年五十餘古詩樸老疏硬似其為人攜其子詒謀徒步二千里入京卧病空館不堪其苦同人

釀金資之去

周汝舟字道夫江南吳江人監生由內閣學士吳家

騏薦舉著有悅汀詩藁

道夫為明太僕忠毅公宗建元孫明經龍藻子稟承家學

具有根柢陳受之松陵詩話云本朝鴻詞一科為

千古曠典而吾邑人材特盛康熙中稼堂虹亭竝入

翰苑乾隆元年詔舉鴻博邑中如沈冠雲王載

揚進耕石吳萬長陸元萼周道夫或祖述風騷或湛

深經術雖遇不逮潘徐而學問文章今人亦未可薄也

昭代叢書

壬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七

世楷堂藏板

張範字勤旃江南華亭人監生由衍聖公薦舉

葉承點字子異江南奉賢人監生由刑部侍郎勵宗

萬薦舉

錢斌江南太倉人監生由湖南巡撫鍾保薦舉

吳溶江南陽湖人監生由工部侍郎王鈞薦舉

劉師翺江南寶應人監生由兵部侍郎署江蘇巡撫

顧琮薦舉

任瑗字恕庵號東澗江南山陽人監生由兵部尚書

兩江總督趙宏恩薦舉著有纂注朱子文類論語巾

庸困知錄易學象數傳心錄太極圖說析疑通書測

讀經管見小泉筆記困學恐聞正經說傳習錄辨知

言荊記讀史衡說史記論文史記筆譚六溪山房文

稟小泉集六有軒存稟詩漫鈔東澗系出先賢任城伯講求理學博極經

世之務嘗佐父延平公平順昌寇與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故年八十餘方遭疾猶對客劇譚以淮陽水患為憂聞三日河大溢其識見議論有過人者

趙信字意林浙江仁和人監生由通政司使趙之垣

薦舉著有臨略秀硯齋吟稟詞科掌錄云意林與兄功干齊名稱二林

段悟生湖南長寧人監生由湖南巡撫鍾保薦舉

昭代叢書 主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堯 世楷堂 藏板

王元湖南華容人監生由湖南巡撫鍾保薦舉

南昌齡字念貽湖北蘄水人監生由兵部侍郎署湖

北巡撫吳應棻薦舉念貽見聞博瞻詩格雋上

許儒龍字士元四川郫縣人廩生由四川巡撫楊秘

薦舉

張庚字浦山號瓜田逸史晚又號彌伽居士浙江秀

水人布衣由翰林院檢討湖北學政蔣蔚薦舉著有

五經臆通鑑綱目釋地糾繆補注畫徵錄續錄蜀南

紀行略短檠瑣記強恕齋詩文集瓜田詞先生家素貧少孤事

祖母及母盡孝不樂為科舉業性嗜畫及詩錢南樓太夫人為先生表姑與講明六法大有悟遂為納婦于南樓之下年二十七授徒吳江研究注疏史漢及唐宋大家之集後入江西志局歷游魯燕梁楚丙辰試罷歸復佐蔣檢討校士于蜀文簡老樸實詩亦新穎山水入董巨倪黃之室李引樹云先生嘗主吳興李太守李署其室曰浦來軒其為時所推如此

趙寧靜字方白號黎村江西南豐人布衣由兵部侍

郎鎮國將軍宗室德沛薦舉已未鴻詞布衣與選者五人馮檢討勛名不甚

著故當時只有四布衣之稱其薦薦而未與選者尚有十一人是科布衣僅五人與試三人均未中選人亦多以四布衣稱未得其實也

昭代叢書 主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七 世楷堂 藏板

方望溪文集云雍正八年議開博學鴻詞科

詔閣部院司府寺三品以上暨直省督撫學臣舉學

與行兼者諸公多叩余以所舉余應之日稱此

者實難而辨所應舉則易夫行必有迹學與詞

尤藝之外祿而與眾其之者非若德蘊于心或

深潛而不易識也然必鄉國莫不知天下莫不

聞然後舉者無作在人無疑是則匪易耳

詞科掌錄云

明詔既下首訖凡四年合內外所舉凡二百六十七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七

世楷堂藏板

人重薦者六人

錢蔣石詩集注云乾隆丙辰

詔舉博學鴻詞先後舉者二百六十七人滿洲五漢

軍二直隸三奉天一江蘇七十八安徽十九浙

江六十八江西三十六湖北六湖南十三福建

十二河南五山東四山西三廣東六陝西四四

川一雲南一

詞科餘話云前已未時四布衣名動

天子今時所舉亦有布衣四人南豐趙寧靜余未知

其人秀水張庚西安申甫詩皆清古可味蒲城

屈復則年近七十尙事塗抹如三五少年時去

古遠矣夫布衣之名爲不耕而食者所易託一

介之士操觚率爾輒動

聖主之旁求其不得恕律之審矣

諸草廬絳跼閣詩稟云乾隆丙辰十月初五日

以博學鴻詞科劉綸等一十五人引

見授職有差

欽賜日知舊說各一帙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七

世楷堂藏板

夏禮谷半舫齋詩注云自康熙己未試博學鴻

詞距今垂六十載時與試者月給膏火費故事

給札

體仁閣下

上以雪後特

命保和殿考試題皆

御筆硃書試卷進呈

欽定甲乙等十有五人十月五日

養心殿引

見

天顏溫霽獎厲有加是日同授職翰林有差

詞科餘話云華亭張司寇照時失職閒居奉

命書十五人試卷

隱拙齋文鈔云制舉之行昉于漢而以名其科

則昉于唐唐書選舉志稱天子自詔者曰制舉

所以待非常之才是也顧唐時制舉其名隨時

更易所謂博學鴻詞者開元中嘗舉之與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詞藻宏麗才識兼茂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世楷堂 藏板

諸目俱稱制科宋世猶沿其法而專以博學鴻

詞名科則自紹興中始得人之盛前史亦班班

可稽我

朝文教昌明超越往古康熙己未歲

聖祖仁皇帝特開是科擢五十人入翰林時稱極盛

又五十餘年

世宗憲皇帝復詔中外大臣悉心蒐訪薦于

朝廷今

天子御極多士雲集

闕下乃以乾隆丙辰九月試于

保和殿拔十五人明年秋續試其後至者拔四人俱

置詞館蓋曠世之典非唐宋時閒歲一舉士子

先期投牒有司臨時奏名者可同日而語也延

芳學殖弁陋倖獲廁名嘗攷前代有諱行錄同

歲名諸書即今春秋二試所編齒錄也略仿其

例首登

詔旨次錄試題及甲乙等第後列同籍諸君之姓氏

里居世系舉止而詳書之合為一集名曰試科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世楷堂 藏板

同年錄夫科名之重重以人也漢自晁董以還

其可竝者曾不數人唐宋中制科者尤眾至今

赫赫在人耳目

國朝己未科有湯文正之正己化物李天生之孝誼

純備喬石林之正言去國施愚山之學行醇雅

毛西河朱竹垞徐花隱之問學淹洽汪純翁陳

迦陵潘稼堂李石臺之才藻炳煥之數公者實

堪追配古人故足重也預是科者可不思其勉

以荅知遇哉

先從祖敬堂隨筆云乾隆元年薦舉諸公到京已百餘人

詔許每人月給銀四兩御史吳元安奏准分二場考試首場經史發難覘其抱負越日次場詩賦論應制觀其詞藻並准給燭九月廿六日

保和殿考試一百七十六員廿八日二場閱卷為鄂張兩相國邵少宰基十月初三日

奏名

欽取一等五人授編修二等十人由科甲出身授檢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三五 世楷堂藏板

討未中舉人者庶吉士初五日引

見初六日授職二年七月十一日續考方天游等二

十六人閱卷者張文和廷玉孫文定嘉淦中元

日

奏名

欽取一等一名二等三名本日授職

詔不必引

見次年散館楊度汪改知縣程恂改知州陳士璠改

主事齊召南授檢討沈廷芳授編修汪士鏗授

編修四年散館洪世澤授檢討朱荃授編修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 卷第二十四 三五 世楷堂藏板

鶴徵後錄跋

自康熙己未徧徵鴻博越五十八年爲乾隆丙辰

高宗純皇帝再開制科所以繩

聖祖仁皇帝之武而繼

世宗憲皇帝之志也人才蔚起媲美于前薦舉至二百六十七人之多于時沈荃園有詞科同年錄載其世系舉止而杭堇浦詞科掌錄略而不備橋李李富齋先生病之復爲鶴徵後錄以續前書顧其所采摭詩詞多而事實少且于西成構園不知其姓于聞元

昭代叢書

王集 鶴徵後錄跋
卷第二十四

七七

世楷堂
藏板

晟李清藻俞鴻德諸人不知其字于朱厚章葑亭不知其在長洲在崑山余故芟其繁蕪而就所見者補綴一二夫士之得膺斯薦者大抵皆具經緯非常之略抱沈博絕麗之才在中選十五人旣彪炳士林矣其他散處江湖偃蹇以歿亦未嘗不冀聲施後世是編成于嘉慶丁卯去乾隆丙辰僅七十一年耳而姓氏里居已有不可復識者又況數百年以後苟無斯錄誰復憶其彷彿邪辛丑冬日吳江沈懋德識



秦靈擷英譜

長沙葉氏刊

秦雲擷英小譜序

村連韋曲地本繁華路入秦川人工綺麗南樓上日已多
陶寫之歡北府高才更作嬉遊之會感越鄉於莊鳥豔集
梨園甄妙伎於秦青名高菊部兩牀絲竹過雲停玉女之
盆五夜燈毬醉月上銅仙之掌沈隱侯腰肢漸減不妨自
訟分桃張曹椽婉變良深寧惜微吟攬袴酒醜香濃而後
第厥聲容風迴雪舞之餘科其標格如分花譜天彭固冠
羣芳譬志泉經康谷奚殊上品鏡諸梨棗足媿潛夫供奉
之篇刻以茗華差同甫里小名之錄賦督郵之選未礙談
經間迦葉之琴何嫌學道羨此日君能好事鍾情各擅三
英倘他時我續前遊選勝應須四美蘭泉王利

秦譜

題詞

吳江 徐晉亨 元九

萬千紅紫古長安到眼芳菲著意看韋杜名花都賞遍風
流何似素心蘭瑣兒本名素

玉顏憔悴向秋風鏡裏看花色相空料得西冷春寂寞海

棠染作淚痕紅色于于夏四月自秦之浙欲依孫方伯西

鍾呂箏琶雜賞音風懷跌蕩寄高吟謂嚴侍讀道甫眼中尤有銷

魂種潭水桃花深復深辨

玉山筵上正逢春記得花開白似銀花莫折柔枝移別院

應須留伴苦吟身謂錢明經獻之

十載簪毫侍從臣偶因攬勝入西秦謂曹侍讀思王才跨應

劉輩剩有閒情賦洛神壽

秦譜

聞說涼州更隴州如何踪跡漫淹留兒文園正抱相如渴

誰解琴心一片幽謂瑛琳

銀漢迢迢路正賒佳期渺渺悵何涯幽庭添得新秋意閒

煞牽牛一樹花喜兒舊名牛兒

渭河北去舊知名一曲霓裳四座春西地梨園三十六與

郎細細辨秦聲小惠兒

神仙偶現動離情苦恨匆匆唱渭城誰道人間忽天上佛

幢蘭若證三生竹林爲秋帆先生家歌兒余于丙申秋南

署已下世戊夏復至節

珠郎壁郎合作歌含情含笑弄迴波可憐惜別江南客秋

雨秋風柰爾何

慧是文人俠是仙傾城不獨關嬋娟玉郎解道風流甚何處相逢不可憐

一卷新編寫別情新從秦嶺覓雲英燈昏讀罷人何處正打譙樓第四更

秦譜

三

秦雲擷英小譜

色目

祥麟

三壽

銀花

小惠

瑣兒

色子

金隊子雙兒拴兒

太平兒

四兩

豌豆花

秦譜

四

秦雲擷英小譜

祥麟

江寧嚴長明 冬友

申生祥麟者小字狗兒居渭南故農家子狀妍媚而性謹
攀不爲父母所悅會關中饑將食他郡以祥麟寄鄰家鄰
人責以治地怠則鞭撻之不能堪乘閒乃逃入藍田山復
越秦嶺而西晝食卉木夜就巖廠棲其身凡數月時方熯
暑入山益深一日坐崇阜下窺洞穴林蘿蔽之入其中假
寐須臾黑煙散入如火燎毛髮有聲亟穿穴出有巨蟒如
甕盎不見其首尾掉洞外毒霧羃之高三丈許驚仆地墮
土室中醒後自視身首黝黑如漆就山中乞食羣呼噪指
爲鬼物以刃挺毆逐之自分必死亡何見灌莽中有物若

秦譜

五

栲栳狀方飢甚剖食之漿白如乳數日後覺體中癢癢不
可耐就溪澗浴膚理忽蟬蛻而貌轉靡嫵嫩于前祥麟故
習秦聲出山後由漢中渡江南至武昌其地有胡姬者藝
頗精求其指示欲藉以假食不肯授轉借同輩挪揄之憤
棄去備于金彈兒家金彈兒漢陽名倡也祥麟事之見其
一舉一笑一舉止一飲食寤寐明姿冶態備極諸好居一
載喜曰吾得之矣復請奏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
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
搵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姬也知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
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
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

一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僉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
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
亦在署間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座中皆泣下
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於渭河
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
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爲之心
動物色之時年已二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藝姿
態橫出精彩相授余學道且老尙自覺瞿然失據斯其服
媚固有術哉丙申南歸欲挈以往重利唱之以親老固辭
歸後得舊遊書具道祥麟感余意厚每言及必太息再四
至雙淚交睫信乎其至性有過人者而顯之之所述亦誠

秦譜

六

不余欺也因其請特爲之表著復附陳其平時所歷歸之
時戊戌春六十四日

三壽

嘉定曹仁虎 習菴

余引寓青門於丁酉七月遇三壽於田商山太守署中時
始學爲秦聲見人悚慙不敢前初未之異也明年二月復
于宋慎亭臬使座上見之是時年十六矣不施脂粉而天
然妍媚迥異曩昔少頃登場曼聲徐引四座盡傾余稍稍
心動三壽亦於稠人中數目余然實未接一言也逾月中
丞節署演劇三壽與焉始造余齋與之談楚楚可聽因得
悉其出身始末三壽本趙姓四川綿州德陽人世居縣北
之黃甘堰爲農家子數歲而孤其母挈以轉適人而所適

之家仍酷貧三壽有兄在成都爲綾戶傭乃走會城依其兄以居值年飢復不能其存活有咸陽張姓者負販至川見其娟秀乞爲假子張由邛州西走打箭爐復自打箭爐回蜀取道秦棧以歸三壽年十四徒步從之蠶叢鳥道奇險萬狀路經天全州西之馬鞍山山外爲三十種生番界時方初春積雪亘天白光炯炯射人眸子不可正視三壽躡敗屣延緣絕壁閒罡風吹之翕翕然時欲下墮不自知足之何以運而身之何以前也所過鐵索橋二十餘道皆下俯不測之淵始則臨崖瑟縮不敢措趾既而自思一身如葉隨風飄蕩賦命窮薄不如無生頓覺無有恐怖緣空疾走如履平地矣三壽貌孱弱如女子不能勝衣見者初

秦譜

七

不料其足繭萬山曾從旄牛徼外跋涉而來也三壽既畱秦願時時念其母不置私積半載所蓄得白金二十兩不以告人有覺之者謂其將以供遊蕩資也會郭太守耐軒由蜀中轉調陝西候補一日置酒延客三壽乘閒長跼乞以書寄其母而所蓄之白金在焉郭君憐其誠笑而許之爲函致其家同業者多爲三壽危曰汝師及汝假父方利汝金知汝以金寄歸行將毒汝三壽曰自吾離家後吾母謂吾轉于溝壑久矣今幸尙存何可不使吾母知也殆其天性有過人者耶三壽每至余齋依依不舍去捧書拂紙執役如僮僕狀偶酬以金輒辭問所欲則曰吾母在德陽而吾隨人至此欲歸旣不能習爲伶實非願也且人方以

吾漁利而又虐以求之吾何以堪計可脫吾于苦海者惟主人耳倘蒙主人恩許相隨至京雖死無憾言已淚泫然下余婉言慰之自是每相見必以此要余余萍踪偶寄行且似裝歸而三壽方以色藝稱於時余自度力不足以致三壽恐終虛其願而又不欲沒其意也爲記其實如此戊戌端午節後三日寓西安使署之靜寄園書

銀花

嘉定錢 坵獻之

銀花姓張氏隴西人家貧父母早喪年十二咸陽張某鬻爲假子將往成都挈以西南行時乾隆三十六年也銀花性蕩逸工弦索張亦習秦聲時方用兵金川張以其地人眾可漁利因居奇爲乾沒計并市金珠盛服飾銀花以爲

秦譜

八

餌黃緣附東南兩路大營比至眾果悅之流轉軍中五載而後得歸余再至西安之明年戊戌三月偶與嚴冬友侍讀觀劇節署有演琴操春遊事者舉止嫺雅意賞之喚以來言訥訥若不出口翼日復來謁則履服襤襪然昇之衣不受詢之冬友笑謂余曰此子蓋隨某統軍來者聞其在宜喜時居區脫中輒傅粉施小朱衣錦褙纓絡承之辮髮雙委地綴以明珠貫鏤金約腕累數十每營門日落譙斗無聲則延緣鹿角奏蠻中歌曲雜箏柷音調淒婉聞者泣下軍中比之唐時李可久云余駭勿信因詢以彼中地域自宜喜以東至達爾圖當鳴山北至日旁山楸底凡山梁朔卡所設險要按圖皆合并云其地山皆峭壁須架木肩

累而上更上復于巖罅中置木土人謂之擊柵但每一壁必高數百仞稍頓足即墮地死或下積冰雪則三四人抱臂坐頂上乘勢疾駛如順灘之舟頃刻數十里月必一再遇視秦中棧道奇險百倍當時行止不得自主今追憶猶若憺之其去南路皆嶺也以三十八年六月七日先期出故不及難銀花言軍中每食麵斤錢千食餽餉一錢百布粟貴金帛賤所有什物皆隨手散落張復先棄之歸故卒至無聊賴丙申正噶喇伊破統軍先露布行從至秦戒曰汝義父在可留此此銀花所由至西安也銀花貌不過中人恂恂有儒士風不意所歷奇崛若此士人守專室執槁簡呻吟窮思幽窅鉤心險仄自謂于世無不可知得銀花之說又渺若河漢矣因泚筆付之

秦譜

九

小惠 寶兒 喜兒

嚴長明

曲部中以聲擅長者曰小惠秦中各州郡皆能聲其流別凡兩派渭河以南尤著名者三曰渭南曰盩厔曰醴泉渭河以北尤著名者一曰大荔小惠大荔人也余稅駕周南畱滯中丞節署時王夢樓太守莊虛葺明經畢竹嶼部郎竹濤郡丞杜防如朱秋巖王丹堃張止原諸上舍咸在焉諸君子生長吳越習聽崑曲余于南北九宮亦稍諳尺度按部選聲無閒听夕然偶值燕會坐有秦聲則相與引避頰首回面若將浼而去之一日者小集田商山太守署商山久官隴右耳熟秦聲引余其欣賞之余以苦顛胸辭小

惠故與余習乘閒請曰君固識曲聽真者乃亦復爾耶叩以故曰君試抑志暫傾聽之數閱而後仍以爲不入耳塵某等去未晚也心異之曰子姑出所長以試比登看場甫發聲覺小異再聽之其聲清而揚中商調有頃換羽移宮穿絲咽革纏肩繞脰變態無方盡一日夜始畢其技歸後同人怪問之余曰天下事徒鶩虛名以徇眾志未有不敗乃事者今于秦聲崑曲見之矣蓋秦聲與崑曲其中有同者有不同者識其所以同則聽秦聲無異聽崑曲也識其所以不同吾恐聽秦聲不復聽崑曲矣諸君愕眙請畢其說余曰演劇昉于唐教坊梨園子弟金元間始有院本一人場內坐唱一人場上應節赴焉今戲劇出場必扮天官

秦譜

十

引導之其遺意也院本之後演而爲曼絳俗稱高腔在京師者稱京腔爲絃索曼絳流于南部一變爲弋陽腔再變爲海鹽腔至明萬曆後梁伯龍魏良輔出始變爲崑山腔絃索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爲樅陽腔今名石牌腔俗名吹腔湖廣人歌之爲襄陽腔今謂之陝西人歌之爲秦腔秦腔自唐宋元明以來音皆如此後復聞以絃索至于燕京及齊晉中州音雖遞改不過即本土所近者少變之是秦聲與崑曲體固同也至言其用四聲同也二十八調同也聲之中有音喉齶舌齒唇是也調之中有節高下平側緩急豔曼停腔過板是也板之中有起有要有底眼之中有正有側聲平緩則三眼一板惟高腔七聲急側則一眼一板又無不同也其中

微有不同者崑曲佐以竹秦聲閒以絲然樂器中九調自
乙調正宮六字凡字小宮尺字上字諸調絲與竹皆同也
秦聲所以去竹者以秦多肉聲竹不如肉故去笙遂但用
絃索也崑曲止有絃板秦聲兼用竹木俗稱梆子竹川所
以用竹木者以秦多商聲詩含商主斷割經析疑故用
以象柷樂記鄭注柷柷然取義于止也名釋且也商聲
駛烈元絃板聲沉細僅堪用以定眼也昔唐明皇與太真
按樂清元小殿所用樂器凡七靈王玉笛李龜年盛栗而
外上羯鼓妃子枇杷馬仙期方響張野狐篪篴賀懷智拍
板手操實居其五可知秦中用以節聲者唐時已若是矧
玉笛與虜栗崑曲亦在所不用哉至于九調崑曲止用七

秦譜

七

調無四合也七調中乙調最高惟十番用之上字調亦不
嘗用其實止五調耳若正宮音屬黃鍾為主之主乃自有
崑曲二百餘年惟蘇崑生發口即中中聲畢生所譚皆正
宮調嗣響者婁江顧子惠施雲章二人耳近日歌崑曲者
甫入正宮即犯他調犯入他調亦非中聲至秦中則人人
出口皆音中黃鍾調入正宮而所謂正宮者又非大聲疾
呼滿堂滿室之說也其擅場在直起直落又復宛轉關生
犯入別調仍蹈宮音如歌商調則入商之宮樂經旋相為
宮之義非此不足以發明之所以然者絃索勝笙笛兼用
四合變宮變徵皆具以故叩律傳聲上如抗下如墜曲如
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鈎累累乎端若貫珠斯則秦聲

卷之五

之所有而崑曲之所無也昔周有韓娥秦有薛談秦青漢
有虞公李延年唐有方等女郝三寶等在昔相傳樂王曲
聖莘莘藜藜然皆秦人非吳人也至于英英鼓腹洋洋盈
耳激流波逸梁塵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風雲爲之變色星
辰爲之失度又皆秦聲非崑曲也若夫調中有句句中有
字字中有音音中有態小語大笑應節無端手無廢音足
不徒耐神明變化妙處不傳則音而兼容在秦聲中固當
復進一解又無論崑曲矣彼哉耳食之徒竊附賞音曰聽
崑曲亦不知崑曲所善者何在况能別崑曲所不善者何
在乎言未既夢樓虛莽諸君動色曰止請歌秦聲于是次
日復令小惠奏技諸君咸曰冬友洵知言者誠不我欺自

秦譜

七

是凡雅集皆命秦中樂伎而與崑曲漸疎遠矣繼而錢竹
初大令自毘陵來公燕環香堂聽小惠歌甫入耳即笑拍
余肩曰此霓裳羽衣遺響也又一載曹習庵宮允錢獻之
明經相繼至習庵獻之初聽尙格格不相入不數日亦拊
掌稱善是知聲音之道不惟善聽亦以其善感也小惠姓
樊氏名雲官其同部中有寶兒者長沙人家于塾屋其次
有喜兒一名長安人皆工同州腔腔即大荔與小惠埒惟是
同州腔有平側二調寶兒多側調不能高其弊也恐流爲
小唱喜兒多平調不能下其弊也恐流爲彈詞則又審音
者不可不知然較他部中所歌固已侷乎遠矣

瑣兒

嚴長明

山部中以色擅長者曰瑣兒余幼耽治習中歲薄遊吳越
維揚十餘載訪豔徵歌殆無虛日然究不知繁古所稱映
珠冠玉乘羊車執塵尾者果何如其人也及年逮中陰精
膽銷鑠愛流已涸情網不萌比歲遊秦益增罔勿稱貞縮
屋春非我春閒有契好以願山相邀者則以陳思王語婉
謝之曰子願清虛未暇此遊也一日者偶與夢樓太守飲
節署之四來堂頌酒之暇候舉杯相屬曰足下以解脫因
緣剷除結習誠善變矣然此閒山部中有三絕亦不可不
知也叩之曰有祥麟者以藝擅絕技也小惠者以聲音擅
絕唱也瑣兒者以姿首擅絕色也余以夢樓斯道總持所
言應不謬姑聽之請先觀瑣兒是時方用兵西徼秦中當

秦譜

三

兩川孔道輻軒絡繹譙會頻煩須瑣兒來往承直其閒以
故數月中卒不得一見又一日中丞偶邀觀劇即瑣兒所
領曲部也諄命之務期其來余私心喜至日辨明起盛服
以待比日午不至問之則戰戰將士方擁之相酬酢也又
數刻不至則蓮幕友人方帶之道契闊也余薄怒謂來告
者曰此子固天上人耶余塵土友請弗敢見少頃登場亦
以病辭不復出逾半載秋氣寢深余方苦寥泐躡步牆東
候畢上舍道先偕一少年姍然至止驚視之神姿高澈如
瓊樹瑤林出風塵外因亟前掄袂相語曰子其瑣兒耶曰
然曰胡爲來者乃跪而請曰君與塾屋令相善乎曰故交
也曰余固塾屋農家子姓桃名朱有小弱弟父母以食貧

故鬻村中某爲子聞近以奴畜之心不忍欲前所得十
倍償之但事已十載餘必得縣令一言而後可余曰此友
愛事也適徐元九文學至因致語未幾札來曰其弟已在
可親領之瑣兒因是還盤屋時方九月車騎入城閒雅甚
都城羣聚觀之或數十人至數百人遮馬首不得前比
入署人益眾擁門外漸及堂廡如堵牆不能復出盤屋令
憂之亟遣壯丁十餘輩以兵衛送去城三十里至黑水峪
始得還其家瑣兒性故恬憺雖習處華靡非所樂歸後畱
鄉村日與農人共事力作然容色之皎麗服色之鮮華田
中刈穫時兩臂金玉腕闌尙著至數十串鄉里咸訝之日
往觀漸至鄰近數十村落轉相告語拉撒哈忙不勝煩苦

秦譜

四

因于丙申冬復至長安時余將南返匆匆不獲相見成
再入關詢及瑣兒時方膺消渴疾呼之至則神姿形茹似
不任乎羅綺雖靜好有餘而映麗亦少減矣顧數數省願
余亡何有某冬烘者詣余齋見之曰此五行傳中所爲人
妖也胡爲至于此余笑應之曰君政坐讀五行傳不熟耳
志曰五事一曰貌貌之不恭厥咎爲金沴木木歲星也歲
不登民多被刑或容貌醜惡西秦于義爲金金水相生木
氣條達歲序屢豐於人亦多姝好固其理也莊生不云乎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吸風
飲露使物不疵癘而五穀熟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某
聞之乃匿笑而去

色子

曹仁虎

色子姓岳名森玉長安人以小字行藝少不及祥麟聲少不及小惠色少不及瑣兒而能奄有諸人之勝曲部中之劉真長也以故名噪一時所至咸欲下交之不數年席厚貲為富家子色子固與三壽同部因三壽往往過余齋通款洽如平生歡一日來過神色悽惋曰余將與公別叩以故則隨莊虛菴詣某大藩也余曰某大藩余同年友清介素著未聞與子周旋莊公賦性妍華然近於積習頗事屏除恐于子事未能大有濟也色子泫然曰如公所言固人情之常必薦枕而後為歡挂冠而後為密者也豈知天下相感固有在語言形跡之外者非我解人莫之能識也時

秦譜

五

意其妄言亦姑妄聽之未幾其所領部至節署演劇色子不與呼三壽詢則已隨虛菴南出關三日矣

金隊子雙兒拴兒

嚴長明

四兩

西安樂部著名者凡三十六最先者曰保符班保符班有太平兒姓宋名子文色藝素佳余至關內時以年長不復登場小惠瑣兒質兒喜兒皆隸江東班雙賽班故晚出稱雙賽者謂所長出保符江東上也後以祥麟色子至又稱雙才班南如三壽友泉銀花義兄弟來最後亦同在此部及色子赴浙中眾又戲呼南如為賽色子云惟是色藝難兼性行各異余初至時有四兩去者臨潼人色差遜于瑣兒後又有豌豆花者三原人聲差遜於小惠至藝均可步

原不也也心

祥麟後塵二子雷會城惜皆不久去金隊子者姓劉氏體泉人雙兒者姓白氏咸陽人所隸名錦繡班小有色藝然固涇陽曲部也以余輩賞之遂留西安不復歸又拴兒居富平某部署中賈拜三上舍常稱之後莊虛菴署令時挈以至西安數子皆一時之選也昔潘之恆金陵妓品有前輩風高閉門未而遠遊他適三等則此外當復大有人焉然而繁華流蕩君子弗欽余雖雅志閑情亦在所不敢請已

秦譜

六

吾鄉潘之恆有秦淮劇品豔品諸作祖唐人小名錄元人點鬼簿為之皆記曲中士女殿最焦文端序之謂其盤遊無已太康而辭致無妨大雅也祥麟與余識最久三壽銀花以次至選者當筵奏技例有纏頭之贈一日三子乘閒請曰某等賤質荷君子知辱贈多矣然一朝之惠也倘破格寵以一言則賜在畢生矣習庵獻之並嘉其意即席揮毫付之次日諸子復牽連以請未能峻卻醉墨離披漸亦不復省記矣未幾蘭泉前輩札至云於都中見梓本豔其事以弁語來叩之諸子則以索觀者眾苦于錄副付鏤木家以傳不知何緣流轉至京師也昔香山有贈妓阿軟詩云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百草無顏色既而忘之元九見於通州壁上錄以寄省因復賦曰偶助笑歌嘲阿軟可知傳誦到通州此長安舊事也頗相類因具委曲於後異日樂苑中必有侈為佳話如滎陽氏書者是歲秋分日秦中

贊史嚴長明

此冬友先生由關中南歸檢贈先大父者護而題字爲先生親筆書咸豐癸丑粵寇陷金陵廬舍圖書同歸一炬此本以伯兄宦蜀攜入行笥中幸未罹劫友人擬以活字排印行世亦此書續命湯也光緒乙亥花朝祖志漫記德輝按祖志者錢唐袁荆甫也爲隨園先生第三孫流寓上海

秦雲擷英小譜

Main body of text, consisting of several paragraphs of faint, illegible text. The text appears to be a list or a series of entries, possibly related to a technical or scientific document.

秦雲擷英小譜序

村連韋曲地本繁華路入秦川人工綺麗南樓上日
已多陶寫之歡北府高才更作嬉遊之會感越鄉於
莊烏豔集梨園甄妙伎于秦青名高菊部兩牀絲竹
遇雲停玉女之盆五夜燈毬醉月上銅仙之掌沈隱
侯腰肢漸減不妨自訟分桃張曹椽婉變良深寧惜
微吟攬袴酒醺香濃而後第賦聲容風迴雪舞之餘
科其標格如分花譜天彭固冠羣芳譬志泉經康谷
奚殊上品鏡諸梨棗足媿潛夫供奉之篇刻以荅華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四十一

秦雲擷英小譜序

一

世楷堂藏板

秦雲擷英小譜

色目

祥麟

三壽

銀花

小惠

寶兒

喜兒

瑣兒

色子

金隊子雙兒拴兒

太平兒

四兩

豌豆花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四十一

秦雲擷英小譜

二

世楷堂藏板

秦雲擷英小譜

祥麟

江寧 嚴長明 冬友

申生祥麟者小字狗兒居渭南故農家子狀妍媚而
 性謹摯不為父母所悅會關中饑將食他郡以祥麟
 寄隣家鄰人責以治地怠則鞭撻之不能堪乘間乃
 逃入藍田山復越秦嶺而西晝食卉木夜就巖厂栖
 其身凡數月時方熇暑入山益深一日坐崇阜下窺
 洞穴林蘿蔽之入其中假寐須臾黑烟歛入如火燎
 毛髮有聲亟穿穴出有巨蟒如甕盎不見其首尾捧
 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擷英小譜 三 世楷堂 藏板
 洞外毒霧冪之高三丈許驚仆地墮土室中醒後自
 視身首黝黑如漆就山中乞食羣呼噪指為鬼物以
 刃挺毆逐之自分必死亡何見灌莽中有物若栲栳
 狀方飢甚剖食之漿白如乳數日後覺體中癢癢不
 可奈就溪澗浴膚理忽蟬蛻而貌轉靡嫚媿于前祥
 麟故習秦聲出山後由漢中渡江南至武昌其地有
 胡妲者藝頗精求其指示欲藉以假食不肯授轉借
 同輩抑掄之憤棄去備于金彈兒家金彈兒漢陽名
 倡也祥麟事之見其一顰一笑一舉止一飲食寤寐

明姿冶態備極諸好居一載喜日吾得之矣復請奏
 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
 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搥其首亟避出
 視之即胡妲也知其地不可居即日返渭南方祥麟
 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後父母尚在亡有云
 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
 一日者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僉從列侍中有老叟
 似其父時方登場瞥眼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
 果然其母亦在署聞亟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
 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擷英小譜 四 世楷堂 藏板
 起座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
 置田五十畝於渭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乾
 隆乙未歲余客長安蘇顯之前輩自太原來與祥麟
 習道其尋親事特詳余為之心動物色之時年已二
 十餘容貌中人耳然至逢場角藝姿態橫出精彩相
 授余學道且老尙自覺瞿然失據斯其服媚固有術
 哉丙申南歸欲挈以往重利啗之以親老固辭歸後
 得舊遊書具道祥麟感余意厚每言及必太息再四
 至雙淚交睫信乎其至性有過人者而顯之之所述

亦誠不余欺也因其請特爲之表著復附陳其平時所歷歸之時戊戌春六十四日

三壽

嘉定 曹仁虎 習菴

余引寓青門於丁酉七月遇三壽於田商山太守署中時始學爲秦聲見人悚慙不敢前初未之異也明年二月復于宋慎亭臬使座上見之是時年十六矣不施脂粉而天然妍媚迥異曩昔少頃登場曼聲徐引四座盡傾余稍稍心動三壽亦於稠人中數目余然實未接一言也逾月中丞節署演劇三壽與焉始

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 顧英小譜 卷四十一

五

世楷堂 藏板

造余齋與之談楚楚可聽因得悉其出身始末三壽本趙姓四川綿州德陽人世居縣北之黃甘堰爲農家子數歲而孤其母挈以轉適人而所適之家仍酷貧三壽有兄在成都爲綾戶傭乃走會城依其兄以居值年飢復不能共存活有咸陽張姓者負販至川見其娟秀乞爲假子張由邛州西走打箭爐復自打箭爐回蜀取道秦棧以歸三壽年十四徒步從之蠶叢鳥道奇險萬狀路經天全州西之馬鞍山山外爲三十種生番界時方初春積雪亘天白光炯炯射人

眸子不可正視三壽躡敗屣延緣絕壁間罡風吹之翕翕然時欲下墮不自知足之何以運而身之何以

前也所過鐵索橋二十餘道皆下俯不測之淵始則臨厓瑟縮不敢措趾既而自思一身如葉隨風飄蕩賦命窮薄不如無生頓覺無有恐怖緣空疾走如履平地矣三壽貌孱弱如女子不能勝衣見者初不料其足繭萬山曾從旄牛徼外跋涉而來也三壽既留秦顧時時念其母不置私積半載所蓄得白金二十兩不以告人有覺之者謂其將以供遊蕩資也會郭

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 顧英小譜 卷四十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太守耐軒由蜀中轉調陝西候補一日置酒延客三壽乘間長跽乞以書寄其母而所蓄之白金在焉郭君憐其誠笑而許之爲函致其家同業者多爲三壽危曰汝師及汝假父方利汝金知汝以金寄歸行將毒汝三壽曰自吾離家後吾母謂吾轉于溝壑久矣今幸尙存何可不使吾母知也殆其天性有過人者耶三壽每至余齋依依不舍去捧書拂紙執役如僮僕狀偶酬以金輒辭問所欲則曰吾母在德陽而吾隨人至此欲歸既不能習爲俗實非願也且人方以

吾漁利而又虐以求之吾何以堪計可脫吾于苦海者惟主人耳倘蒙主人恩許相隨至京雖死無憾言已淚泫然下余婉言慰之自是每相見必以此要余余萍踪偶寄行且假裝歸而三壽方以色藝稱於時余自度力不足以致三壽恐終虛其願而又不欲沒其意也爲記其實如此戊戌端午節後三日寓西安使署之靜寄園書

銀花

嘉定錢坫獻之

銀花姓張氏隴西人家貧父母早喪年十二咸陽張

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擷英小譜

七

世楷堂藏板

某鬻爲假子將往成都挈以西南行時乾隆三十六年也銀花性蕩逸工弦索張亦習秦聲時方用兵金川張以其地人衆可漁利因居奇爲乾設計并市金珠盛服飾銀花欲以爲餌夤緣附東南兩路大營比至衆果悅之流轉軍中五載而後得歸余再至西安之明年戊戌三月偶與嚴冬友侍讀觀劇節署有演琴操春遊事者舉止閒雅意賞之喚以來言訥訥若不出口翼日復來謁則履服襤襪然界之衣不受訝之冬友笑謂余曰此子蓋隨某統軍來者聞其在宜

喜時居區脫中輒傳粉施小朱衣繡裾纓絡承之解髮雙委地綴以明珠貫鏤金約腕累數十每營門月落譙斗無聲則延綠鹿角奏蠻中歌曲雜箏柷音調凄婉聞者泣下軍中比之唐時李可久云余駭勿信因詢以彼中地域自宜喜以東至達爾圖當噶山北至日旁山楸底凡山梁礪卡所設險要按圖皆合并云其地山皆峭壁須架木層累而上更上復于巖罅中置木土人謂之拏柵但每一壁必高數百仞稍頓足卽墮地死或下積冰雪則三四人抱臂坐頂上乘勢疾駛如順灘之舟頃刻數十里月必一再遇視秦中棧道奇險百倍當時行止不得自主今追憶猶若擔之其去南路昔嶺也以三十八年六月七日先期出故不及難銀花言軍中每食麵斤錢千食餽餽一錢百布粟貴金帛賤所有什物皆隨手散落張復先棄之歸故卒至無聊賴丙申正月噶喇伊破統軍先露布從至秦戒曰汝義父在可留此此銀花所由至西安也銀花貌不過中人恂恂有儒士風不意所歷奇崛若此土人守專室執槁簡呻吟窮思幽省鈞心

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擷英小譜

八

世楷堂藏板

險仄自謂于世無不可知得銀花之說又渺若河漢矣因泚筆付之

小惠 寶兒 喜兒

巖長明

曲部中以聲擅長者曰小惠秦中各州郡皆能聲其流別凡兩派渭河以南尤著名者三曰渭南曰盩厔曰醴泉渭河以北尤著名者一曰大荔小惠大荔人也余稅駕周南留滯中丞節署時王夢樓太守莊虛葦明經畢竹嶼部郎竹濤郡丞杜防如朱秋巖王丹堃張止原諸上舍咸在焉諸君子生長吳越習聽崑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擷英小譜 九 世楷堂 藏板 曲余于南北九宮亦稍諳尺度按部選聲無間昕夕然偶值燕會坐有秦聲則相與引避頰首回面若將挽而去之一日者小集田商山太守署商山久官隴右耳熟秦聲引余共欣賞之余以苦顛胸辭小惠故與余習乘間請曰君固識曲聽真者乃亦復爾耶叩以故曰君試抑志暫傾聽之數闕而後仍以爲不入耳麾某等去未晚也心異之曰子姑出所長以試比登看場甫發聲覺小異再聽之其聲清而揚中商調有頃換羽移宮穿絲咽革纏肩繞脰變態無方盡一

日夜始畢其技歸後同人怪問之余曰天下事徒驚虛名以徇衆志未有不敗乃事者今于秦聲崑曲見之矣蓋秦聲與崑曲其中有同者有不同者識其所以同則聽秦聲無異聽崑曲也識其所以不同吾恐聽秦聲不復聽崑曲矣諸君愕眙請畢其說余曰演劇昉于唐教坊梨園子弟金元間始有院本一人場內坐唱一人場上應節赴焉今戲劇出場必扮天官引導之其遺意也院本之後演而爲曼綽俗稱高腔在京師者稱京爲絃索曼綽流于南部一變爲弋陽腔再變爲腔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擷英小譜 十 世楷堂 藏板 海鹽腔至明萬厯後梁伯龍魏良輔出始變爲崑山腔絃索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爲樅陽腔今名石牌腔俗名吹腔湖廣人歌之爲襄陽腔今謂之湖廣腔陝西人歌之爲秦腔秦腔自唐宋元明以來音皆如此後復間以絃索至于燕京及齊晉中州音雖遞改不過卽本土所近者少變之是秦聲與崑曲體固同也至言其用四聲同也二十八調同也聲之中有音喉齶舌齒唇是也調之中有節高下平側緩急豔曼停腔過板是也板之中有起有要有底眼之中有正有側聲平緩則三

眼三板惟高腔七聲急側則一眼一板又無不同也

其中微有不同者崑曲佐以竹秦聲間以絲然樂器

中九調自乙調正宮六字凡字小宮尺字上字諸調

絲與竹皆同也秦聲所以去竹者以秦多肉聲竹不

如肉故去笙箏但用絃索也崑曲止用絃板秦聲兼

用竹木俗稱椰子竹用所以用竹木者以秦多商聲

詩含商主斷割經析疑故用以象控楊樂記鄭注

聲祝祝然取義于止也名釋且也商聲駛烈元絃板聲

沉細僅堪用以定眼也昔唐明皇與太真按樂清元

昭代叢書秦雲擷英小譜十一 世楷堂藏板

小殿所用樂器凡七竽王玉笛李龜年箏篋而外上

羯鼓妃子枇杷馬仙期方響張野狐篋篋賀懷智拍

板手操實居其五可知秦中用以節聲者唐時已若

是矧玉笛與箏篋曲亦在所不用哉至于九調崑

曲止用七調無四合也七調中乙調最高惟十番用

之上字調亦不嘗用其實只五調耳若正宮音屬黃

鍾為曲之主乃自有崑曲二百餘年惟蘇崑生發口

即中中聲畢生所誦皆正宮調嗣響者婁江顧子惠

施雲章二人耳近日歌崑曲者甫入正宮即犯他調

犯入他調亦非中聲至秦中則人人出口皆音中黃

鍾調入正宮而所謂正宮者又非大聲疾呼滿堂滿

室之說也其擅場在直起直落又復宛轉關生犯入

別調仍蹈宮音如歌商調則入商之宮樂經旋相為

宮之義非此不足以發明之所以然者絃索勝笙笛

兼用四合變宮變徵皆具以故叩律傳聲上如抗下

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鈎累累乎端若

貫珠斯則秦聲之所有而崑曲之所無也昔周有韓

娥秦有薛談秦青漢有虞公李延年唐有方等女郝

昭代叢書秦雲擷英小譜十一 世楷堂藏板

三寶等在昔相傳樂王曲聖莘莘秦秦然皆秦人非

吳人也至于英英鼓腹洋洋盈耳激流波遠梁塵聲

振林木響過行雲風雲為之變色星辰為之失度又

皆秦聲非崑曲也若夫調中有句句中有字字中有

音音中有態小語大笑應節無端手無廢音足不徒

附神明變化妙處不傳則音而兼容在秦聲中固當

復進一解又無論崑曲矣彼哉耳食之徒竊附賞音

日聽崑曲亦未知崑曲所善者何在况能別崑曲所

不善者何在在乎言未既夢樓虛莽諸君動色日止請

歌秦聲于是次日復令小惠奏技諸君咸曰冬友洵知言者誠不我欺自是凡雅集皆命秦中樂伎而與崑曲漸疎遠矣繼而錢竹初大令自毘陵來公燕環香堂聽小惠誦甫入耳即笑拍余肩曰此霓裳羽衣遺響也又一載曹習庵官允錢獻之明經相繼至習庵獻之初聽尙格格不相入不數日亦拊掌稱善是知聲音之道不惟善聽亦以其善感也小惠姓樊氏名雲官其同部中有寶兒者長沙人家于盤屋其次有喜兒一名小同長安人皆工同州腔即大荔腔也與小惠埒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十一

秦雲擷英小譜

三

世楷堂藏板

惟是同州腔有平側二調寶兒多側調不能高其弊也恐流爲小唱喜兒多平調不能下其弊也恐流爲彈詞則又審音者不可不知然較他部中所歌固已侷乎遠矣

瑣兒

嚴長明

曲部中以色擅長者曰瑣兒余幼耽冶習中歲薄游吳越維揚十餘載訪豔徵歌殆無虛日然究不知繫古所稱映珠冠玉乘羊車執麈尾者果何如其人也及年逮中陰精膽銷爍愛流已涸情塵不萌比歲游

秦益增罔泐稱貞縮屋春非我春間有契好以顧曲相邀者則以陳思王語婉謝之日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一日者偶與夢樓太守飲節署之四來堂頌酒之暇倏舉杯相屬曰足下以解脫因緣剷除結習誠善變矣然此間曲部中有三絕亦不可不知也叩之日有祥麟者以藝擅絕技也小惠者以聲音擅絕唱也瑣兒者以姿首擅絕色也余以夢樓斯道總持所言應不謬姑聽之請先觀瑣兒是時方用兵西徼秦中當兩川孔道輻軒絡繹譙會頻煩瑣兒來往承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十一

秦雲擷英小譜

四

世楷堂藏板

直其間以故數月中卒不得一見又一日中丞偶邀觀劇即瑣兒所領曲部也諄命之務期其來余私心喜至日辨明起盛服以待比日午不至問之則載輶將土方擁之相酬酢也又數刻不至則蓮幕友人方殫之道契濶也余薄怒謂來告者曰此子固天上人耶余塵土友請弗敢見少頃登場亦以病辭不復出逾半載秋氣寢深余方苦寥泬跼步牆東倏畢上舍道先偕一少年姍然至止驚視之神姿高徹如瓊樹瑤林出風塵外因亟前掄袂相語日子其瑣兒耶曰

然曰胡爲來者乃跪而請曰君與蓋屋令相善乎曰
故交也曰余固蓋屋農家子姓桃名朱有弱弟父
母以食貧故鬻村中某爲子聞近以奴畜之心不忍
欲視前所得十倍償之但事已十載餘必得縣令一
言而後可余曰此友愛事也適徐元九文學至因致
語未幾札來曰其弟已在可親領之瑣兒因是還蓋
屋時方九日車騎入城開雅甚都城羣聚觀之或
數十人至數百人遮馬首不得前比人署人益衆擁
門外漸及堂廡如堵牆不復能出蓋屋令憂之亟遣
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擷英小譜 世楷堂 藏板

詣余齋見之曰此五行傳中所爲人妖也胡爲至于
此余笑應之曰君政坐讀五行傳不熟耳志曰五事
一曰貌貌之不恭厥咎爲金沴木木歲星也歲不登
民多被刑或容貌醜惡西秦于義爲金金水相生木
氣條達歲序屢豐於人亦多嫩好固其理也莊生不
云乎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
處子吸風飲露使物不疵癘而五穀熟其在斯人歟
其在斯人歟某聞之乃匿笑而去

色子

曹仁虎

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擷英小譜 世楷堂 藏板
色子姓岳名森玉長安人以小字行藝少不及祥麟
聲少不及小惠色少不及瑣兒而能奄有諸人之勝
曲部中之劉眞長也以故名噪一時所至咸欲交下
之不數年席厚貲爲富家子色子故與三壽同部因
三壽往往過余齋通欵洽如平生歡一日來過神色
悽惋曰余將與公別叩以故則隨莊虛菴詣某大藩
也余曰某大藩余同年友清介素著未聞與子周旋
莊公賦性妍華然近于積習頗事屏除恐于子事未
能大有濟也色子泣然曰如公所言固人情之常必

薦枕而後為歡挂冠而後為密者也豈知天下相感
固有在語言形迹之外者非我解人莫之能識也時
意其妄言亦姑妄聽之未幾其所領部至節署演劇
色子不與呼三壽詢之則已隨虛菴南出關三日矣

金隊子雙兒拴兒

太平兒
豌豆花

四兩

嚴長明

西安樂部著名者凡三十六最先者曰保符班保符
班有太平兒姓宋名子文色藝素佳余至關內時以
年長不復登場小惠瑣兒寶兒喜兒皆隸江東班雙
賽班故晚出稱雙賽者謂所長出保符江東上也後

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擷英小譜
卷四十一

七

世楷堂
藏板

以祥麟色子至又稱雙才班南如

三壽
字

友泉

銀花
字義

兄弟來最後亦同在此部及色子赴浙中眾又戲呼
南如為賽色子云惟是色藝難兼性行各異余初至
時有四兩去者臨潼人色差遜于瑣兒後又有豌豆
花者三原人聲差遜于小惠至藝均可步祥麟後塵
二子留會城惜皆不久去金隊子者姓劉氏醴泉人
雙兒者姓白氏咸陽人所隸名錦繡班小有色藝然
固涇陽曲部也以余輩賞之遂留西安不復歸又拴
兒居富平某部署中賈拜三上舍常稱之後莊虛菴

署令時挈以至西安數子皆一時之選也昔潘之恒
金陵妓品有前輩風高閉門未面遠遊他適三等則
此外當復大有人焉然而繁華流蕩君子弗欽余雖
雅志閒情亦在所不敢請已

吾鄉潘之恒有秦淮劇品豔品諸作祖唐人小名錄
元人點鬼簿為之皆記曲中士女殿最焦文端序之
謂其盤遊無已太康而辭致無妨大雅也祥麟與余
識最久三壽銀花以次至選者當筵奏技例有纏頭
之贈一日三子乘閒請曰某等賤質荷君子知辱贈

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擷英小譜
卷四十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多矣然一朝之惠也倘破格寵以一言則賜在畢生
矣習庵獻之並嘉其意即席揮毫付之次日諸子復
牽連以請未能峻卻醉墨離披漸亦不復省記矣未
幾蘭泉前輩札至云於都中見梓本豔其事以弁語
來叩之諸子則以索觀者眾苦于錄副付鏤木家以
傳不知何緣流轉至京師也昔香山有贈妓阿軟詩
云綠水紅蓮一朵開千花百草無顏色既而忘之元
九見於通州壁上錄以寄省因復賦曰偶助笑歌嘲
阿軟可知傳誦到通州此長安舊事也頗相類因具

委曲於後異日樂苑中必有侈為佳話如榮陽氏書者是歲秋分日秦中贅叟嚴長明識

題詞

吳江 徐晉亨 元九

萬千紅紫古長安到眼芳菲著意看韋杜名花

都賞徧風流何似素心蘭瑣兒木

玉顏憔悴向秋風鏡裏看花色相空料得西泠

春寂寞海棠染作淚痕紅色子于夏四月自秦之浙欲依系方伯

林先生今西翁謝世不知流落何處

鍾呂箏琵琶雜賞音風懷跌蕩寄高吟謂嚴侍眼讀道甫

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擷英小譜 三 世楷堂 藏板

中尤有銷魂種潭水桃花深復深麟

玉山筵上正逢春記得花開白似銀花銀莫折柔

枝移別院應須留伴苦吟身謂錢明經獻之

十載簪毫侍從臣偶因攬勝入西秦謂曹侍讀習庵思

王才跨應劉輩剩有閒情賦洛神三壽

閒說涼州更隴州如何踪跡漫淹留寶兒文園

抱相如渴誰解琴心一片幽謂琅琊公子

銀漢迢迢路正賒佳期渺渺悵何涯幽庭添得

新秋意閒煞牽牛一樹花喜兒舊名牛兒

渭河北去舊知名一曲霓裳四座傾西地梨園

三十六與郎細細辨秦聲小惠兒

神仙偶現動離情苦恨匆匆唱渭城誰道人間

忽天上佛幢蘭若証三生竹林為秋帆先生家歌兒子于丙申秋南

還竹林同素兒色子祥麟相送青門外戊戌夏復至節署已下世

珠郎璧郎合作歌含情含笑弄迴波可憐惜別

江南客秋雨秋風奈爾何

慧是文人俠是仙傾城不獨鬪嬋娟玉郎解道

風流甚何處相逢不可憐

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擷英小譜 三 世楷堂 藏板

一卷新編寫別情新從秦嶺寫雲英燈昏讀罷

人何處正打譙樓第四更

秦雲擷英小譜跋

是譜驚才絕艷玉照香飛洵能于前人北里蓮臺板橋諸志記外別標一格惟中以秦聲為正音而欲祧吳歛而上之則侍讀一時興到之言恐未足為定論也昔晏元獻類要有左風懷右風懷之目得此與海陽小譜並峙雅稱合璧亦復逢原矣甲辰秋分日震澤楊復吉識

昭代叢書

別集

秦雲擷英小譜跋

卷四十一

世楷堂藏板



積山雜記



錢塘汪惟憲子宜著

記陸朱兩先生語

甬江陸鈺侯先生諱鑿與仇滄柱兆美西溟英兩前

輩交最厚先生經史淹貫粹然儒者其為文鳴而當

律言而當法館於杭為倪龍淵師龍淵書皆抄讀先

生為講論旁批細注丹黃不去手余年十八讀書倪

氏瓜舍時時得侍先生嘗質之先生曰孔子言太極

不言無極周子何以言無極耶先生曰不言無極則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世楷堂藏板

太極滯於實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虛太極是二氣

五行之理一事一物俱有極總天地萬物之理而言

則曰太極無極只說太極之妙非別有物為無極也

又問為學之道宜何從入門先生云揚子有言多聞

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少聞則無約也少見

則無卓也大抵君子之於學也博學審問明辨慎思

缺一不可若夫一趨頓悟之易能弗畔於道者鮮矣

又攜館課文呈先生先生導之曰中正則雅多哇則

鄭文章佳境祇如人所應有處則有所應無處則無

誇豔鬪奇即是偽體雅鄭之間不容無別挽天河之

水豈能洗去一俗字耶又云人有一見而可知文有

一覽而無餘者皆其淺焉者也然又非厚貌深情與

艱深飾陋之謂又云惺惺常敬則下筆不膚浮又云

工夫有生熟是以下筆有精贍有粗疎譬如取果於

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早晚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

去遠矣本慕容農語先生之舉示余者至於再至於三而

童而習之垂老不能自立而先生之墓木已拱矣嗚

呼昔我友先正其言明且清聊記所聞為後之有志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二

世楷堂藏板

者一助

白田朱界洵先生諱展康熙丁丑進士官諸暨令時

越守乃先生同郡人其人栗栗少年也數以言侵先

生先生喟然曰我不能折腰向鄉里小兒將引疾去

未幾守誣揭先生落職待罪於會城先生雅好西湖

山水之勝祇以束帶奔趨未得恣遊兩峯三竺間至

是翻得如其夙願且曰茲役不數年未能賦歸去來

夫安知非天假之緣而使我長與淡妝濃抹享用此

一段清福耶留錢塘四年與余為文酒之會者屢矣

先生宏獎風流許與氣類懷奇負異議論連日夕不
倦當時與同里王太史樓村式丹齊名人稱朱王兩秀才
雖牛童馬走婦女小兒皆知朱王兩秀才為有品
有學人先生嘗點竄余文其不愜意者必斟酌改正
否則指摘其謬誤者命余自削再三易稿然後已且
曰聞歐陽公晚年常自竄定平生所為文用思甚苦
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
不畏先生嗔卻畏後生笑今人作文類率爾成篇又
憚於改易直不畏人笑耳又云人之過在於悔往而
昭代叢書
戊集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致一箋乃除夜與次兒雯守歲作也其詩云問君今
夕是何時家在淮南攬客思化蝶莊生千里夢停雲
陶令幾篇詩大書茶壘潛驅祟亟賣癡歎密授兒祇
與梅花索一笑喜他冷放兩三枝

記沈馮吳三君語

沈丈瑤岑諱玉亮又字亦村武康諸生有文名與余
居同里一日不見則拖屐來訪文字之飲必有唱和
山響谷應縟旨星稠繁文綺合非夫寸錦撮珍之比
亦可樂也沈丈詆諸善談論胸次灑落尤篤於友誼
昭代叢書
戊集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四
世楷堂
藏板

待余頗厚作文甫脫稿必加評點毫釐千里之謬剖
析入微余每試纔出校士館門則沈丈早至院前強
余背誦決等第高下其屬望殷勤如此一日謂余曰
今人但知交友為聲氣中人而不知同聲同氣非不
擇濫交之謂且朋友即師也多師以為師即指朋友
而言昌黎所謂傳道受業解惑者豈必不在朋友哉
可惜此道今人棄如土耳沈丈著述不甚富但其平
時愁苦之音乍感無情或傷非偶可歌可泣者頗有
長言嗟歎之辭而皆零落殆盡家學中天一切不可

稽尋今所鑿板盛行者惟鳳池集集俱載應制詩賦
京師貴人奉為帳秘或非沈丈立言之意沈丈於詩
古文外又長於譜曲與錢塘洪昉思昇齊名洪傳而
沈不傳蓋有幸有不幸焉洪有長生殿
傳奇雜本

陶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閭多素心人
樂與數晨夕又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
相呼有酒斟酌之又云相思別後衣言笑無厭時憶
昔余與沈丈居皆近市非南村鄰曲風味可擬而其
有奇共賞有疑共析過門相呼素心相與如陶公所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五 世楷堂 藏板

云正復不殊所謂伊人渺然難再偶經故里輒為神
傷或取別徑不忍覩井竈遺處亦可悲已

沈丈題余墨梅畫扇云誰將一丸墨灑此冰雪姿香
在無言處花當有月時歲寒生古色樹老見橫枝翠
竹長松下同心相與期所存者祇此一首書法似黃
山谷秀挺可愛又記其新柳詩一聯云憶得長條堪
繫馬爭如弱線未勝鴉最為工穩沈丈屢困場屋有
終葵嚇鬼曲子末云不然俺家在終南怎不曉得那
徑兒捷此語巧妙自然

馮叟山公諱景國學生錢塘人有學識能文章與舅
氏茜園丁先生極厚每與余論讀書課程云讀書不
立程課則自晨至暮茫然靡所依據此無異蓄魚於
樹棲鳥於淵而望其有飛泳自得之趣曷可得哉大
抵人家子弟誑其父兄則云從某師肄業及叩其所
讀何書所習何事前年學問如何今年學問又如何
前月與今日學問如何昨日與今日學問又如何則
漫無以應如木偶如塑人為父兄者迷謬而不加考
校為師者因仍怠慢以為固然又或秦越相視憂喜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漠不關懷為子弟者自以為是而未嘗識得勤苦二
字此人才造就之所以難也此王荆公之所以傷方
仲永也昔荆公傷仲永云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
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為眾人則其受於人
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
為眾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
人而已耶荆公之所傷者如此吾以為子弟而無志
於讀書也子弟而有志讀書宜各書一通以當韋絃
之佩可也嗚呼馮叟之言先生長者之言也余時年

十五惴惴不自安今者五十之年忽焉已過其不得
為衆人誠如荆公云云而引荆公不得為衆人之言
以規我於髫年而竟無成於遲莫者詎不負馮叟耶
詎不負馮叟耶馮叟生平點讀二十一史凡兩周有
解春集詩古文辭凡十卷雕板以行有蘇詩補遺註
宋太宰牧仲先生撫吳時刻入施註蘇詩後馮叟古
文筆力峭拔如危峯峻石不可攀躋然其著作古文
第一叟亦以此自負視同時行輩中以詩文名家者
意蔑如也惜乎晚歲作事不謹大夫人望病發狂而
死今并其所刻解春集亦無有齒及之者柳子厚自
訟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獨其拳拳告余者久久不
能忘孔子曰不以人廢言世之君子明恕而行或亦
不必深求也夫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七

世楷堂
藏板

吳丈寶厓諱陳炎又字芋町錢塘諸生文名冠一時
四方賢士大夫咸忘分與之交吳丈睥睨一切兀傲
自若世風日鄙凡其富貴貧賤相較有毫髮尺寸之
殊則稱謂頓改俗例自翰林科道官以上卽其向時
故舊致柬必書晚生署名惟謹寶厓投刺概書同學

吳其京師諸前輩笑之謂為吳同學以其高才亦不
甚督過也康熙癸未年

御試詩文一等

召入南書房纂修後出為在平

令寶厓嗜酒懶漫吏事或非所長大吏以聞於朝

復命入南書房而寶厓鬱鬱遂死未遇時有吳

君以倡延之坐講席假館於竹竿巷之白澤廟余年
尚少銳志於制舉文時時袖文質正吳丈謂余曰作

文欲成一家須是有書有筆兼此頗難且夫兼才之

難非獨今也昔太叔廣字季思摯虞字仲治衆坐廣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八

世楷堂
藏板

談虞不能對虞退筆難廣廣不能答以此稱廣長口
才虞長筆才又世說謂樂令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
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
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由此觀之取譏於書
厨不可也僅以枵腹從事集古人腔調成篇依樣葫
蘆後皆蹈前羊質而虎皮尤不可也吾子其勉之又
云心思日用則日新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
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本文又云王仲祖稱殷淵源非
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吾見夫人文章麗矣語言工

矣口耳之學所得幾何而自謀自炫內則欺已外則欺人非處之不得其道耶余時聞教唯唯今亦未能副吳丈之言而此意則往來於胸中又見吳丈對客揮灑淋漓盡致非有書有筆者不能捷敏如此昌黎云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座各低面不敢捩眼窺余於此君得之嘗以聚頭扇求書於吳丈頃刻書十絕句贈余皆遊吳門紀事詩也未云寄語路傍休狎視有人買駿上金臺此則豪氣未除之語又記其題萱花畫冊云不羨洛陽花不憐金谷草底物能忘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九

世楷堂
藏板

憂黃金色最好托物比興狂態不可遏抑類如此寶厓在當時負盛名不得一第王漁洋先生贈之句云競說仙人萼綠華紫金跳脫降羊家苧蘿溪上春無主一代紅顏獨浣紗紫陌紛紛看牡丹車如流水從金鞍那知冰雪西溪路猶有梅花耐歲寒其推重愛惜如此寶厓因屬禹尙基之寫西溪梅雪圖當日噉名者往往依附寶厓以干譽及寶厓沒而入於余耳者或詆其不學嗚呼維此魚目唐突璠璣偶然槎觸爲之三歎寶厓卽有恃才處亦不至簡脫與禮相

背特好名是其本懷故下筆少微婉深恬之趣

五亭山人

吳丈琳巖斯一字五亭歸安人康熙辛卯舉人居庚村生平以詩自豪南轅北轍飲社吟壇僧寮客舍空館孤燈遊屐所至咸發爲詩歌以自寫其磊落之胸蕭散之趣而懶不自惜得句旋忘暮年始從友朋間抄存者收輯十之四五題曰補閣詩鈔其河上雜感詩云河流界中原夏室告底績伊惟急澆澹爰得拯陷溺泥橈與山樛辛勤紀歷歷禹貢篇可指未聞塞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十

世楷堂
藏板

泊汨用塞始漢時瓠子歌悲激下榘代芻薪攀茨抵瓦礫謬論浴至今奉此作準的此壅則彼潰知遏不可惕夯礮下嚴條椿埽遞急檄如搏躍過顛如高屋建甍一夕患山墮千村等電擊注海復何人傷哉余心怒聞古亦有言治河先治淮治河洵非易淮勢尤難排計淮所停滙汝泗洛汭皆諸湖之入海實以河爲階河藉淮流深淮逝迅若簿誰使河倒流淮漲勢益乖諸湖束一堰卽高繫弱擬寸綱橫嘴忽旁溢高

寶城溷埋危堤巨屋角窗壁粘蜺蠹金魚與幕燕民
生何不諧矧足病轉運能弗愁余懷何必聞鼓鐘憂
心吟喈喈九州胥樂土淮土獨可憂河與湖交侵城
郭如浮漚去年青帘市今年白鷺洲人煙蕩無跡久
作魚蝦儔伏秋汛一至惟見高柳頭鳴鉦召徒役負
土攔衝流昏旦情皇皇老稚啼啾啾城闈傳重閉亦
足資前籌窮氓數遷徙簷符還如舟犬豕且同牢夜
火欣聯篝哀此一方民身命輕站蝮尙有迎門婦粉
頰塗嬌羞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精兼亦咨臣庶惟茲水土平不獨司空署

帝心

簡任宏星輅先後馭

時大臣奉命督修者十人原任大臣及院道等官今修之衆

欽哉亮天功二十二人與輿騎困泥淖冠蓋滿沮洳

發言常盈廷協恭幸素著赫赫遂寧公

張公 賜翮

嘉猷炳

足據純駁卽互見清勤其殆庶手批口荅言旁午不

借箸弗顧怨與恩寧知祝且詛衆喙欲鑱金公心坦

無阻以此眷注深龍光崇譽處允哉厯盤錯不吐復

不茹誰云章句儒而非體用預他日錫元圭雄名特

翔翥吳丈詩人也吟風弄月佳句滿囊而撫事憂時

關懷不少高賢失職老而愈窮欲求廣文冷官以謀
朝夕卒無相知有氣力者爲之推挽今且眼暗耳聾
棲息山中年餘不可得見矣吾郡後生往往剽竊尖
新字樣互相標榜欲以艱深文其淺陋謂吳丈吟
詩無微婉恬雅之趣杜甫云當面輸心背面笑李白
云前門長揖後門關此則古今同慨者矣余年十四
得交於先生今先生白髮皤皤余亦憔悴如望秋之
柳每念昔遊有如隔世存此四章以明先生之詩非
徒吮毫弄墨浪使才情者也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十一

世楷堂 藏板

吳丈補閣詩鈔余曾見其足本就中佳句往往繫懷

如咏燕巢云門戶縱然稱得地性情終是怕依人登

平山堂云英雄代禪餘黃土粉黛銷沉但曉雲桃花

云紅雨流來千點豔東風吹得十分耐蕉扇云莫愁

棄置秋江女且喜提攜春夢婆遊新安雜咏云山連

宣歙都無縫水到錢塘尙有聲鶯粟花云洛妃剪剪

雲衣麗湘水鱗鱗錦浪生京寓度歲雜咏云九遷恒

赫堂餐盛三襪淒涼巷哭多不容爾訴悲籍舌誰遣

君來悔噬臍肩黛描來新樣少花鈿拆後舊痕多強

修罄折愁難熟學染髭鬚苦未勻咏橙云吳娘乍搗
香蕤罷怪底人前諱道酸咏桐子云墜下綠珠人不
見至今惟覺畫樓高咏蔗云劈開綠玉膏猶潤截斷
圓冰水不流小閣云砌曲好承三徑樹窗虛恰受一
房山金陵懷古雨花臺云白馬青絲應識來猶教花
雨散高臺何愁鐵鎖沉江盡競指銀濤捲海回隄隔
鷄鳴迷巷陌亭空木末長蒿萊不知齋戒聽經客誰
把臺坡夜鑰開報恩塔云層梯百道瞰獅林風鐸參
差替戾音紺碧能搖三素色脂膏寧惜九州金君前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別有酬恩地事後難忘報本心兩際革除堪痛憫為
誰使筆感懷深長千里云大小長千里最長城南燈
火徹昏黃市闌半借珠宮地窗戶遙分寶塔光六代
都皆憑建業一麾謀已定丹陽時平不用衡形勝豚
柵牛圈滿近鄉瓦棺寺云古寺荒岡幸一登惡風白
浪憶憑陵見李詩難將鐘磬支塵劫也共江山閱廢興
王謝里居香火在顧吳畫壁墨光騰我來欲理滄桑
話賸有閒房渴睡僧鳳遊臺云鳳去臺空迹已賒半
堆瓦礫滿汗邪高岡何處窺丹翻近市徒能識艾豸

晉代吳宮誰是主黃旗青蓋總無家至今叫噪終無
歇只有華林兩部蛙秦淮河云五月燈船照夜昏我
來祇許擷芳蓀六朝徒羨笙歌沸一水難消斧鑿痕
近岸花迷桃葉渡隔溪路接小姑村飄零十四樓何
在衰柳殘鴉滿白門清涼寺云如此江山舊額所題足慨
憐寺門秋葉幾堆黃臨春女樂餘寒磬避暑瓊臺但
夕陽玉樹歌方徵後主花間詞又譜南唐也教野草
閑樵處猶愛逢人說麝囊雞鳴山云喔喔雞鳴到上
方雕甍碧瓦俯蒼黃樹聲欲撼烏龍沼雲氣猶迷朱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四

世楷堂 藏板

雀航岸柳尖風圍渚激塞鴻圓陣落陂塘蕭條十廟
秋煙外弓彎憑誰問典藏元武湖云君王迴輦水波
清天半會飄歌管聲地脉豈應通直瀆劫灰也許認
昆明未邀彩纜三千女疑照燃犀百萬兵今日蕭蕭
葭菼潤只容鷗夢趁潮生鍾山云龍蟠蚬螺自年年
紺宇會聞內苑連何處宮槐翻落葉但看陵樹鎖荒
煙潮頭猶拱分爭地山骨空撐半壁天堪笑荆公老
多事身名欲借一墩傳
詩之為教溫柔敦厚故可以怨謂其怨而不怒也五

亭山人年迫桑榆母食不飽世之人貴耳賤目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者比比皆是又况於彈射臧否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痍耶性靈屈折抑鬱不揚托諸莊叟之喻言聊附楚騷之哀怨喜笑之怒長歌之悲要非無病而呻吟也山人借物嘲笑有雜嘲詩百首畧摘其句如嘲荷包牡丹云茜羅盈束細縫裁包裹垂垂待雨催一自送春愁客散慳囊滿貯不曾開嘲蟹云雙螯八跪太憨生何事輕投岸火明一夜爬沙纔寸土猶招物議是橫行嘲燕云銜花掠雨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五 世楷堂 藏板

補巢忙來去年年記草堂纔說故人爭欲避似曾相識費商量嘲玉簪花云膩白橫拖曲砌通綠幡幡處颺微風夜筵敲斷寒相逼猶插秋棠月一叢嘲秋葵花云唧唧秋階響暗蟲亞欄初暝海棠紅綠衣黃裏方悲怨勿更淒其扇晚風嘲水鱉蟲云夙世曾留不染心嬉遊水面少浸淫鼃蠃縱解騰風浪汨沒平生竟黑沉如斯之類可謂諷諭妙絕近於詩人比興之義者矣 西湖山水之勝匹時皆佳余幸生山水窟中暇則偕

勝侶買小舟掠湖而歸而愛山尤癖往往與吳丈飽飯縱遊學松剔蘚選石而坐此難與酒壚年少客言也丁未假館盛湖水鄉無山思與吳丈同遊而不可得乃作札致之訂在九秋共至會城吳丈報余以詩云生長東南踞名勝不樂山遊定殊性朝朝飽飯守門屢何異拘攣中危病我輩蕭疎澹蕩人祇要杖頭錢不賸富兒葦羶忽召我有山不見將我併每思別久初會君涼暄未了旋申訂此樂至今縈寤寐絕似班生奉朝請語此十人九不解惟我與爾結遐興倘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得同儕遊履聯垂老逢迎誇特盛今春送君東適吳便涉湖頭孤睡聽有花有酒徒迷離多雨多風彌躋蹙履及室皇計已定秋期切勿渝初命 雍正辛亥吳丈應浙江志館聘公事之暇每有新作輒錄示余亦可見其老而不倦也春社呈志館諸公云自憐老跡屣輕萍窗紙烘烘白日肩殘夢似依青瑣闥破鞦閑踏綠莎廳太冲早輟京都賦元亮重緡山海經 時輯水 健筆羣公爭得句江峯何處乞湘靈 西湖公譙詩云編輯餘閑許結歡欣承語笑詣湖干

羣賢座密誇梁苑公醮詩豪壓建安爐毖青烟沾畫
戟船移黃帽暎春巒先期水岸尋修禊千樹桃花夜
不寒麴塵風細縮春陰日影清妍滿碧林花柳解添
迎客態湖山能靜著書心冷淘點出煩厨傳新火分
來度礪岑幸值嘯歌鳴悅豫芟芟也附習池吟和送
春韻云珍珠簾動射朝暉怕說春歸又送歸別院人
題新粉帕隔年香驗舊羅衣芹泥燕啄連花潤桃顚
鶯含帶雨肥已分魂消渡旁渡茶藤猶愛殿芳菲題
雙嬉畫扇云大喜還應小喜環墨痕玆出暈斑斑自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七 世楷堂 藏板

怒良使然不然長江湖上浩浩耳浙潮何獨噶噶
嘩還聞闐眾馬奔陣騰晴川羣龍徙窟翻得淵仵仵
勇夫萬言言崇墉千軍聲鵝鵠沸海翅鯤鵬奮而終
難狀其凌奪暴厲而無前莫訝潮頭大更訝迎潮船
不怖船頭潮頭突相接船立如人人反臥 最愛盧綸
豹歌人忽虎蹲獸人 此曹重利而輕生我且代彼神
立一語此不復多讓 魂驚何不舍筏執耒安其耕安得桑田三變成枯海
搜捕天吳网象百怪投荒外後觀潮歌云我來觀潮
記四五未見迴瀾半空舞茲喜身得踞高地宇內奇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六 世楷堂 藏板

從書拆遼西後鵲語燈花一例剛又誰將螺汁染星
星展筵歡懷憶不停怪底小鬟偏解報曉奩黃色滿
天庭題宋徽宗鸚鵡圖云描畫翎毛種種如也圖鸚
鵡鬪齟諒因毀廢春秋後不記來巢有特書又流
民圖不繪老弱凌煙圖不貌衰鄂鸚之鴿之墨未乾
邊聲彈徧白翎雀 南渡之禍始於紹述紹述之禍始
首言不惜民不知人宜其國步之促也吳文晚 觀潮
年之作其精如此白翎雀乃元人曲不無假借 觀潮
歌云海濤欲上不得上龕楮雨齏屹相向海濤欲下
不得下送過兩甕爭一瀉月泣眺胸固有權地勢激

觀纜一觀潮頭滾滾衝塘來激水直豎噴層臺轉衝
轉激怒難泄潮頭莽向江心回邨知西岸潮頭亦怒
轉兩潮相激胡雄哉銀山雪屋忽湧百千丈地戶偏
仄欲把天門摧天門蕩蕩欲摧摧不得翻身直汨方
丈和蓬萊我方幸快覩我又愁脆弱此身不到崑崙
墟那能筆挾造化之素籥似此奇觀世所無可憐跼
踏一腐儒井蛙醯鷄一日遊天衢口呿舌咋兩眼徒
睚眦告君人貴多所見少見多怪世所賤是以君子
知常又知變問宋故宮二首云鳳皇山下露華稀夾

道會傳帝子歸草色但知承輦綠湖聲猶恨議和非
詩編揚水周京弱淚灑新亭典午微比擬典切百五十年
工粉飾西湖魚鳥自光輝又散盡宮鴉草樹荒尙煩
強弩護錢塘不知建業中原棄更捨樊城外翰亡杜
字莫鳴辭國恨冬青難閉返魂香惟聞樵徑行歌處
也有閒花學麝囊陳宮遺址有麝囊花見金陵雜記

金氏二友

金君長孺名虞又字小樹爲錢塘諸生有文名當事
以國士許之長孺爲文秀骨天成文采煥發涵蓄封

昭代叢書

戊集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元 世楷堂藏板

殖積之也厚中閎外肆不名一家譬則資衆腋以縫
裘合庶羞而膈鼎豈比一寸之錦一味之珍聊以充
口體之好哉尊人新亭先生名應博雅君子工詩余
嘗求其全集讀之浩乎淵乎如春江之濤汪洋滄漫
而不可涯涘也母夫人禹航嚴氏賢明淑慎於書能
盡覽無遺新亭先生隨父宦遊滇南十年不得歸比
歸長孺已成通人矣蓋稟母夫人之教居多長孺弟
兩叔名姓弱而才老師宿儒常歎不及一門之內風
雅萃聚天倫之樂無與比儼然而長孺自視欲然常

與余連牀共宿鬱鬱不得志謂余曰士生一世孝弟
根本也文章事業其枝葉也根本不立縱文如班馬
業若蕭曹其餘不足觀已而况文無可採事業一無
成就乎年四十矣而德不加修行不加進堂上甘旨
之奉缺然用是自怨自責不得比數於人嗚呼長孺
平生之言非相知之深不足語此康熙庚子舉於鄉
主試者爲西江李巨來先生敘復命入都何義
門太史焯首以得士爲李公慶則長孺一人也會試
再不第家益困計無所施欲從事於外爲餬口謀適

昭代叢書

戊集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粵西學使者平湖陸公聞其名聘之閱文從京師至
粵西三年又自粵西從其師臨川公開府保定叅幕
事席未煖旋至江右一年爲當事所推薦至京師引
見試用荆襄三楚間所至皆稱職大吏以聞雍正壬
子始得實授孝感令縣最繁劇然長孺恢恢有餘充
其才力小知大受無所不可而况一邑耶獨是十餘
年來衝風雨犯炎暑流離辛苦萬里奔馳家徒四壁
而長孺且垂垂老矣回憶向時數畝敝廬寂寥人外
柳下風來桐間露落巷深則竟日無人樓靜則遠山

如畫入則鯉庭有師出則與

字角勝關

奇狂歌賭酒爲樂不又託之夢寐想像中事耶長孺
寄余詩登眺遊覽之作爲多餘錄而存之僅得如干
首山陰雜題云羅刹江邊鼓櫂來滿空黃葉下蕭臺
荒荒驛路穿城到寂寂禪扉面水開倦客心情依古
佛淡交風味領村醅流行坎止吾何預坐減寒香一
寸灰山陰道上人爭說我到山陰盡日眠碧樹紅泉
空想像髣髴絲禪榻偶隨綠遠峰何處恰當戶小雪過
來須放船檢點奚囊翻一笑渡江猶欠賃車錢禹寺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風煙接禹陵探奇聊借一枝藤山前玉帛留荒址劫
外鐘魚謝小乘授筴儼陪蒼水使奉香猶贖白頭僧
蕭寒滿目供憑弔只有殘碑飽廢興大江東去足揚
舲辜負嵐光入眼青千古風流王逸少六朝觴咏在
蘭亭相思不隔雲中樹浪迹真同水上萍酌汝山靈
一杯酒載將新月過前汀錦溪遊稿晚過苔溪見竹
林彌望云苔花溪上晚來風絕勝鵝溪老畫工千畝
夕陽金瑣碎四山秋影碧玲瓏誅茅此地能容我燒
笋他年合惱公前路陰晴渾未卜鶉鴉啼過小橋東

洞霄宮云雲逢逢天柱峯雲霧羃洞霄宮洞霄宮天
尺咫前李綱後朱子東山懷古云晚爲蒼生不再來
尙傳高臥此山隈金堂玉室留仙夢碧樹紅泉隱霸
才一代風流閱處得中年懷抱幾時開圍棋未畢哀
箏起指點秋煙是劫灰夜大風雨不成寐云繞屋千
重樹中間一榻橫山城今夜雨何處不秋聲落葉遠
相荅荒鷄寒未鳴擁衾成兀坐坐待小窗明灣河口
云藜祠煙樹迹模糊點綴荒寒入畫圖三十六灣之
字水晚風吹落洞庭湖舟中望衡岳云看遍中原萬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里山始知齊魯遜荆蠻神仙窟宅空濛裏雲海心胸
鼓盪間九折湘帆爭向背半生塵網愧躋攀連天春
水無窮碧七十二峯天外閒湘山寺云湘山四圍碧
玉瑩不數飛來小靈鷲湘山寺嵌湘山均突兀盡憑
山結構香風吹落紅蘭芽萬壑松濤走清晝成佛生
天此亦宜壽者何年脫塵垢一龕燈火閱莊嚴削鐵
眉稜山骨瘦時聞夜說涅槃經八部天龍皆袒右我
來恰值山雨晴枯木寒巖春意透莫學蓮花認色身
滿空佛頂青螺皺只疑山在寺中央不覺看山到山

後楚山雄大粵山奇縱有此奇無此秀想當勝境開
鑿時鬼斧丁丁苦雕鏤涌出寶座梅檀林遁卻修羅
藕絲寶豈惟古佛世間希選佛名場實天授阿含小
院粥魚聲散作空山師子吼坐覺耳目生清涼羨爾
山僧福良厚山僧歎息前致辭桑下豈堪多宿留當
年湘嶺未銷兵此地時時賊烽埃樓船楊僕下灘江
割取山門充馬廐雲煙半是劫灰餘猿鳥後從鋒鏑
漏殘臘駸駸五十霜大地山川鋪錦繡 聖朝有
道佛有靈飽喫山田飲山溜山城昨夜試春燈山市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世楷堂 藏板

漫作實獲余心者矣僕垂老無聞知非已晚學殖荒
蕪殆盡年華磨耗居多縱復負米爲身輸君色養何
况丸蜣徒穢愧我才難暢讀新篇聊題鄙語此辛亥
八月書贈之言壬子秋雨叔客山左遊屐所至寄我
吟箋其遊趵突泉云風日喜清美獨向城西遊連山
湧蒼翠凝眺清雙眸曾聞岱陰水渴馬懸崖投 南豐
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
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至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
湧出高或至數尺 伏流五十里掩抑勢轉迤土脉偶
是爲趵突之泉 疏薄穿穴成瘡肫言尋濫觴處沸井揚浮漚圓珠雜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世楷堂 藏板

七十二一統志濟南名泉七十二趵突爲上品味得似不濟南山水窟倦

客貪淹留憑襟想高處試登白雪樓省志云在府城東三十里明李

于鱗故居今廢趵突泉上有泉東書院其樓以白雪名之登歷下亭云金輿天半

翠雲浮蕭瑟明湖水漫流會見濟南名士否枯荷折

葦望中秋華不注一名金輿山

兩叔德配王夫人賢而有才兩叔依外家以居伉儷

最篤六年而冰絃中斷釋服之日兩叔爲文以祭詞

極哀其文曰嗚呼語短心長詞濃意淡賦能寫恨遺

恨偏多文可生情鍾情已薄自君昨歲與我長辭觸

昭代叢書 戊集積山雜記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緒縈懷撫時興歎恒欲委愁思於柔翰寄深痛於幽

靈徒以魂去難招思紛莫屬倘煩雕琢祇損悲哀是

以忽忽如忘縣縣增慕無長歌以當哭惟不言而神

傷然而中心宛結吐茹皆難盡日沉吟精誠自動爰

拈秃筆畧敘哀悰當子荆除服之辰擬潘岳悼亡之

作嗚呼與君先世舊是懿親覲爾新昏居然兄弟六

年甥館既克協夫和鳴三月燕臺亦無嫌於契濶藉

椿萱之美蔭邀琴瑟之餘歡讀罷舉帷從容問字妝

殘搗管婉婉臨書斟尊酒以送良宵養瓶花而添清

供名香分爇佳句同吟於此消搖何慙靜好方謂遂

宜家之願申偕老之盟庶上慰夫高堂幸承歡於兩

地而乃琴聲鶴怨鏡影鸞孤皓魄難圓芳根中斷以

此言悲悲可知已顧詩歌長簞疇無一往之深情而

雅咏平林自有可傳之令德思或牽於往事感不絕

於余心此非燕昵之私良負摧殘之痛夫北門歎而

交謫與谷風鳴而洗潰作不緣旨蓄之窮輒恨窶貧

之甚故知穠華之地易結同心裘褐之間難邀內助

余方出贅君未來歸性拙而不解謀生交淺而無由

昭代叢書 戊集積山雜記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藏板

借箸既缺旨甘之奉恒思菽水之歡第以蚤歲傳經

儒冠已誤頻年寄食舉案多慚而君望色知心聞歌

解意開奩拾翠對鏡抽簪錯落環珠鏘鳴佩玉此而

可賣無所於辭屬有所思咸能待乏在有無而黽勉

無顧望以懷愁謂未親井臼之勞敢遽享縞綦之樂

余時料檢畧計盈虛則且緘口如羞結眉表色叅之

他語導以清言或嗤王霸之慚閒譽黔婁之富聊憑

燕笑暫慰窮愁嗟乎坤道多吝吝之譏婦德取益藏

之慎在昔安豐之婦只解持籌夷甫之妻還思擔糞

徒以獲配名流遂得致身福地如君雅量遠過斯人
生世不諧我躬不閱屏當畧盡形影潛離甫屆華年
奄然元壤生平已矣尙何言哉嗚呼茶苦齋甘固拮
据之况瘁鷄鳴昧旦更微惕之良多猶憶單闕之年
敦牂之月榜花新放蓮漏初長余方自哂毫枯寧思
弋獲微聞剝啄但擬隣家而君隔障遙聞篝燈促起
敘平時之品目定中夕之要言事或不偕應輸斗酒
言如偶中佇啟芳筵迨成桂苑之游姑展杏林之約
南宮垂翅北墅回車壯志未灰斯言未沫今則徒悲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寡和詎望先鳴事未可知人先永別此之相負寧有
窮乎嗚呼枝葉未凋本根隨壞菊難延壽草不宜男
蚤失童烏僅留織素縱孩提而有識如襁抱之無知
冀他時少辨儀容惟此日好傳圖畫顧乃鐘鳴漏盡
月落烏啼燄燈影於風前逢畫師於醉後欲做河陽
之遺挂畧無京兆之眉痕清惠不近於上流神色祇
形其卑下嗟乎徘徊想像惟我知卿魂夢瞻依無兒
識母如斯拂意亦足增傷然而逝水無還履霜有漸
隔花窺井久占夢其難從斂笑凝眸每聞言而不信

於今轉計雖悔何追妙子難尋田生未遇正使丹青
特妙藻繪如生又豈能通一寸之相思起九京而訴
恨興言及此亦又何尤節序颺馳時光電邁終朝寂
寞滿目蕭寒綺席清歌頻有奈何之喚隣牆橫笛空
驚思舊之心入室依然披帷宛在高樓明月靜夜孤
燈寒氣侵扉酸風入隙但沈思於存歿已獨盡其淒
涼又况辨色趨庭時聞哀嘆殘更繞膝每動愁顏祁
公增永慟之悲樂令減清談之興有天皆恨無地理
憂未解忘情誰能堪此嗟乎人世多愁無身何患令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嫺製誅莫牽徐悱之情德耀還鄉詎軫梁鴻之痛余
何不幸子遂先亡心折骨驚形單影隻縱復塗車未
駕總帳猶懸生死雖殊形神不隔所患千悲萬恨常
盈渺渺之懷夜雨晨雞更聽呱呱之泣思陸機之入
洛歲月蹉跎弔荀粲之借亡光陰瞬息人生何幾天
道寧論必至有期孰知所屆百端交集未諳今夕何
年一見無期祇憶昔年此日雨叔王夫人之歿逾年
獨處神氣凋瘵此文抽實吐誠發乎情止乎禮義其
哀悼之思可謂盡六通五色之毫書情莫既者矣

兩叔讀書精敏會借余周禮抄本附注數條極有見
 解如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注云六宮后也不敢斥言
 教后故曰六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注云土
 圭高一尺五寸立八尺木表於上以夏至之日中視
 表影正長一尺五寸與土圭之高等此乃天地之中
 也蓋周天縱橫三萬里而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
 一尺五寸則一萬五千里也土深之深與廣字義同
 言南北東西之所至如云堂宇深邃是橫說非豎說
 也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東方日歿早故多風也日西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壬 世楷堂 藏板

則景夕多陰者西方日到遲故多陰也又云此本無
 解聊為臆說恐不可用也廩人掌九穀之數凡萬民
 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鬴中人也人二鬴下也原注云
 鬴與釜同六斗四升也每人一月食穀四鬴年之上
 也餘做此兩叔注云人或作家解則所食之數尙不
 甚懸絕若指一人言則日食六升四合已無消納處
 况猶是中歲乎古今斗斛相去亦未必不同至此若
 以一人統一家如筭丁法庶乎其可也小宗伯若國
 有大貞注云貞正也卜以質正其吉凶也洛誥我二

人共貞國語請貞於陽卜並可據司尊彝其朝踐用
 兩獻尊注云朝踐謂薦血腥玉藻云凡有血氣之類
 勿身踐也踐字意似近此樂師有人舞原注云舉袖
 而舞象四夷來王者也兩叔注云人舞無所執以手
 袖為威儀古注不言象四夷云云就平時教國子而
 論似不應有摹倣夷狄之事即如明堂位所云納夷
 蠻之樂於太廟亦是禮樂備時始設此一種國子學
 舞豈必盡習之耶庭氏掌射國中妖鳥若不見其鳥
 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太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壬 世楷堂 藏板

陰之弓與枉矢射之原注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
 食時所造之弓月食時所造之矢也以陰陽至盛之
 氣攻暗昧不測之妖枉矢射之即救日月之弓矢也
 兩叔注云弓矢常用以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
 非薄蝕所造也太陰之弓即救月之弓枉矢亦是救
 日之矢但互言之耳註中末二句似未詳明鍾氏染
 羽以朱湛漸平聲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注云朱
 丹砂湛漬也丹秫赤粟也熾炊也淳沃也以朱汁染
 赤米越三月而炊之旋以炊下湯上沃之因烝以漬

羽也磬氏爲磬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原注云已上太厚也已下太薄也雨叔注云已上太清已下太濁清由於厚故摩其旁使薄濁由於薄薄不能復厚故摩其端使短短則形小而厚矣

述倪山友著書

同學倪君山友名濤一字崑渠元儒道川先生後裔道川先生居休寧之隱塘其自隱塘遷杭州則山友之祖國勳先生始山友幼聰穎過人長而博極羣書過目輒不忘爲人謙謙然若不足懷材抱器無所遇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合山友一無介意日以文史自娛筆墨之緣老而彌篤其撰述則有文燈巖傭吹錄注二百餘卷周易述百卷周易蛾術七十二卷皆托亡子棠字惠南以存其書而不欲自有其名棠故學於余頗嗜讀書有漢書錄雋十卷惜其不壽中道而天山友抱西河之痛凡所著錄署棠名所以寄千行之淚解無益之悲也余年十八卽與山友連牀山館飲食教誨待余不異親昆弟蓋山友與余非友也兄也亦非吾兄也吾師也比年又以所居同巷有疑必相質山友爲之剖別証

據古今會不吝惜自恨陋劣無能爲役楊修荅臨淄侯牋所謂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矣余晨夕登山友之堂見其牙籤滿架手披目覽抄謄幾愁腕脫然後知讀書之可樂也然後知余之不學爲可耻也山友作書雖匆遽及與卑幼未嘗一筆作行草勢其恭謹處姑舉一端而他可以例推又取古人事跡前後相類語句相同者畧分門戶注釋百餘卷名曰破蠹錄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求之吾黨罕有倫比焉晚年手注六藝之一錄自秦漢鐘鼎欵識至有明大家法書碑板可考者悉載無遺共三百卷藏於家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積山雜記跋

積山先生遺集吾師芍陂夫子為校刊于閩中客歲
夫子舉以貽余余劇愛其記述數十條不亞王文簡
池北居易諸談錄因彙鈔成帙先生嘗授徒于吾邑
之盛澤鎮閒留吟咏今記中五亭山人條下亦微及
之癸卯初夏震澤楊復吉識

孫
貞起允升校字

昭代叢書

戊集

積山雜記跋
卷第二十一

三

世楷堂
藏板



尚

友

記

1000

1000

1000

1000

鄭先生家傳



先生諱虎文字誠齋秀水人雍正癸卯舉人世元之子邑諸生典之孫乾隆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直

武英殿與修

國史會典續文獻通考一主河南鄉試三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再充禮部會試同考官教習庶吉士提督湖南廣東學政官至左春坊左贊善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甲午卒年七十一先生少孤竭力奉母母病禱于神請減算界母竟如所禱其先如父撰王太岳志

而彌篤即自昌撰文集序迎寡姊終老于家撫諸姪諸甥及

其子女分衣共爨五十年翁如也收恤宗族子弟屋宅皆滿至無以容親戚故人待以為養葬者無虛歲就食于其家者無虛日囊篋每為之空家人或以告先生笑曰姑強支持寒餓當共之吾寧苦身無以病吾心也皆笑而退墓志先生植品孤峻沈業富撰性文集序無苟取歲時餽遺非其人雖親舊不受大官富人贈獻累數千百金惡其無名皆却之若浼獨嘗遠出教檢資歲精以給餽粥猶不足與衣賣屨終不怨悔逮於晚歲病不能復出以及于死墓志先生鬚眉秀異

吐音洪亮身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即序有濟用才

居閒無所施徒以文學名於世居京師播紳戚好公私事有疑者往往得先生一言而決事或不易了以屬先生從容指畫成就條理身不出戶小大皆辦為人草奏陳利病輒見採納施之事人并受福而莫知誰為之也墓志為文及詩一宗漢魏而出入于杜工部韓昌黎歌行超妙轉似東坡其趣博其指嚴他人強效莫能及墓志嘗自言生平於古人所作縱觀博取不持意見但領會其空中流行之脈耳釀花成蜜得魚忘筌意在斯乎沈序先生于書無所不閱詩文

隨筆立就不自收拾即序汲引後進凡獨行奇節以及博學宏文無不為之表彰所論大都經史疑義及當世務淵翻四出援引古今談必以夜夜必漏盡而止即序詞館先後輩靡不推重之金壇于文襄官翰林學士時以進呈詩冊屬為改正先生謝曰前輩何敢輕議也乃別為一篇文襄斂手欽服于後文襄當國重先生欲得一見屬陳通政孝泳數道意先生姑諾之終不往文襄自是不能無慨於中而先生欲請歸諸城劉文正公曰誰不知鄭太史為今時巨手今國史通考兩書未成乃舍我去我將焉倚不得已

勉留一載終以疾辭歸沈序主徽之紫陽書院者十
年主杭之紫陽崇文兩院者五年其歿也王芥子作
哀詞以為善人云此百身百贖先君作墓志又與朱
文正書稱之曰一代名德先生先生之館日撰續通
考國用考案十一則有云

國之用博矣而足用之要術有三焉曰生之有道取
之有制用之有禮其序節用云我

朝開國之初

太宗文皇帝首以崇尚節儉誥戒臣下聖子神孫遵
祖訓式舊章莫不躬儉德為天下先百餘年間海內

殷富民氣和樂

皇上綏定西陲拓地二萬餘里而閭閻不知帑藏不
匱此可以思其故矣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
耕必有三年之蓄然後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不加
賦不吝施而用裕夫不節則財不可得而蓄不蓄則
用不可得而制然則節用者制用之本也其序庫藏
曰蠲後之

詔歲頒賞賚之典月舉初無損于紅腐貫朽之盛此
豈有異術歟夫以漢文之富後人猶推本于躬履朴
儉之所致况以聖人節用之道行之故序庫藏于節

侍

國事宜
平指

用之後用昭我

國家之恭儉有制信足彰信兆民垂訓萬世也其序
用額云國之用經費其大端矣於經費之中頒之式
而準是以為損益則有定用者有定額也非經費之
用預其事而多方以為儲特則無定用者亦有定額
也常用有額而量入為出之法其待用有額而有備
無患之慮周故敘用額于賦額之後俾人知天下之
財還為天下用之而

後利不中飽澤必下究上不病國下不病民此先生
經世之大法也先生提學廣東有訓士八則其一教
行宜遠利也競刀錐之末疏骨肉之親甚且父子異
財弟兄爭產操戈同室投牒公庭訟而決決且復訟
循環無休以歲以世卒之兩造同盡夷為荒煙者蓋
往往然也同氣且然戚友可知戚友且然行路可知
人心日偷訟牘如雨矣嗚呼何其痛而不德也且彼
之為是紛紛者徒知以利為利耳夫使為利而果獲
利也然且不可况利致爭爭致訟訟則衙門吏役之
費耗之往來守候之費又耗之主訟刀筆之費又耗

之而所訟之勝與否未可知即幸而勝而所得之足
償所費與否亦未可知然且有廢業之憂有健訟之
恥有屈辱之患是所為利者小而不利者大也而世
之人顧忍而為之者良以始于貪成于忿又有鬼域
輩利其有事得以侵漁乾沒于其間也於是甘言誘
之危言激之而忽不及察遂為其所陷耳夫此而出
于市井者流傷已出於膠庠中人抑又甚矣使者不
忍聞爾多士幸毋近利以自小好訟以自尊安貧敦
行圖其大者遠者則出為良臣處為良士尚其勉旃
其一守身宜懷刑也為治之柄有二教與刑而已出
於教則入于刑其介甚微其機亦甚危故曰君子懷
刑夫聖人之所謂刑者幽獨之地有斧鉞焉此誠不
足為常人言矣若夫笞杖軍流斬絞之條昭布森列
宜夫人知之而畏之也然而玩視
王章輕捍法網雖士子有不免者何也彼習見夫
朝廷待士以禮地方有司官不得輕折辱士子非有
大故褫其衣襟者罪止發學戒飭而已戒飭之辱君
子恥之小人安焉於是習為固然無所忌憚居鄉則
以一襟之威武斷鄉曲居城則以刀筆之才顛倒是
非甚而阻撓公事挾制官長連名具牘聚眾恣行一

朝潰敗誅先首惡喪身亡家莫衷其慘彼豈不知刑
之深痛猛烈固如是歟徒以恃符之心勝懷刑之心
微積而至於此極也其一遺際宜安命也書曰惠迪
吉從逆凶蓋言理也魯論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蓋
言數也理不可誣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數不可強
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自夫人不知命行險僥倖
之風熾於是窮通得喪咸欲以人力爭之爭之而得
欣然自矜不知得之不係是也爭之而不得戚然自
慚不知不得之亦不係是也求之非其道處之非其
分顛倒沈迷轉相倣效蓋非一朝夕之故矣古者四
十而後仕今則束髮而思向用矣古者學古而後官
今則徒手而思獲得矣即如童子一試
國家求賢之始士子進身之初不可得而輕也凡為
子弟者宜自量其才也克副是選而後就焉不然寧
遲之為父兄者亦宜量子弟之才也克副是選而
後令其就焉不然寧抑之抑之而學奮遲之而學成
如是而得分應爾也如是而不得時未至也退而力
於學以俟乎時焉母容以他途求也今也不然其子
弟自知不肖徒欲欺其父兄也而姑嘗之其父兄又
不知子弟之不肖也而厚期之或亦知子弟之不肖

恥其不若人而欲以名相高也而故迫之於是因緣
為利之徒遂得乘之以邪說而鎗手連號頂替代情
傳遞之弊紛然起矣夫使用是弊果足以俾取則凡
目不識丁者宜編費序矣何以卒未之見耶是必其
術之不足用也即用之未必效也且試思彼之蒙害
犯患而為此者將為名高乎抑為厚實乎吾知不為
厚實而為名高也必矣然而鬼域之情形家之人則
既見而知之矣抑之人則亦聞而知之矣知而指目
之非笑之詬謗甚耳名何有焉且非獨於其身也近
及子遠及其孫後之人猶將指其祖若父之醜行以

相為訾警者則雖幸脫刑章難逃清議稍知人間羞
恥者尚斷斷不為况一衿雖微名器所在

帝命所臨明有王法幽有鬼神豈能漏網哉爾多士
各宜教誡其子弟毋欲速毋躁進積學以力諸已安
命以聽於人庶幾文品兼優不慚始進耳不然整飭
士習釐剔弊端學使者之責也使者敢優容姑息上
負

聖訓下千泉譽哉先生忠清之風於此可見其學

敘

趙同知家傳

君諱懷玉字味辛武進人恭毅公之元孫也年廿餘
試京兆疾時人多以負緣進也立志不使一人知誓
於神而往四十五年
召試賜內閣中書遭母喪服闋後以未卜葬援古人
未葬不應舉之義不赴禮部試嘉慶元年試禮部有
同年同官而為內閣後進者甚欲物色君君告以自
誓神後未嘗使一人知悖之恐罹神譴其人廢然去
後果在此君房報罷五年俸滿選山東青州府同知
在內閣日久及官同知僚友目為迂儒屬吏則嫌其
弱賴上官多知己一歲中先攝登州府知府繼權充
州府知府嘗會鞠金鄉阜孫冒考舉人尚榮袞稱健
訟曉曉詳辨惟君詰之每屈服因持公言頗達同官
之怒然亦賴此得免嚴議尋丁父憂遂不出嘗誡子
文云細數此生惟兩親棄養不能一馮含歛為終身
至痛聞見閻濶不敢好名為欺人之事亦不敢好奇
為欺人之學於世泊無嗜好任心觀書與客譚譙而
已又云少即喜為詩文筆力平弱率率酬應多不足
存江文通謂人生當適意為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
名故自少至長未嘗著述惟集十卷如此足矣吾才

謝文通又嘗經史昌明人思握槩從事傳世之業幾于充棟何必矻矻孳孳博增滄海之一粟哉間有存者易餅覆託聽之而已此足以想見先生之性情學術矣君許即習為古文詞少壯博極載籍中歲以後歛其泛濫而深求於經訓及先秦古書服官禁地於典章制度名公卿賢士大夫之議論皆嘗習熟見聞發為文章循軌知塗一以韓歐為祈向粹然而安雅淵然而清深儷偶之作十有一二集中論文之書乃無一字及之以此知非所措意君生於乾隆之初其時天下主壇坫以法為諱浸淫洋渙日甚一日君獨不惑於貴勢不牽於友朋硜硜自立不厭不倦故集中所存無有雜言說義離真反正者可不謂難歟序工詩嘗慕恭毅公之為人賦述德之詩守傳家之法及給札尚方校文秘閣含蓄精英用察情變所為詩典贍之至彌見從容君與里門孫糧儲星衍洪編修亮吉交最深然其誌洪編修墓足為編修之諍友先君嘗與君書云常州城中三數友近惟淵如與狎其他求于里門若有不能終譽者而足下金堅玉潤質有其文獨有使人意消之致以此解帶寫誠期于白首先君不輕許人觀此足見君

述其少
容人量
佳佳買
氣潔空

之為人矣嘗憶喜孫少孤時三族無人君與孫糧儲星衍馮大令處過楊必存問之其亦可以風也

焦里堂家傳

君諱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分縣為甘泉人君幼穎異
既長丁父及嫡母憂自殮及葬八閱月未櫛沐食卧
不離喪次第徵讀書自教之興化顧超宗傳其父丈
子之經學與君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
喪作招亡友賦哭之嘉慶六年舉于鄉十年禮部試
有資之行者君辭曰生母病雖愈而神未健遂不北
行後竟以冬卒君歿如初除喪後有足疾居黃珏橋
村舍閉戶著書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
八君博聞強記於經無所不治于周易孟子專勤成

書既撰君於易本有家學偏求說易之書悟得洞淵
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作通
釋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
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
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于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
四三上為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為失道
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
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後
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成小畜復
失道矣變通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

兼字下
原本空二
格傳說

應始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姤四之
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
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
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
于相錯如睽二之五為无妄升二之噬嗑亦為无妄
故睽之噬膚即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
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即離之日昃豐之日中
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
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
成家入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為謙履故眇能視跛
能履臨二之五即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
成復提其要為圖畧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
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
二卷總稱離卦樓易學四十卷事阮督部序之曰焦
君之易之為書也其大旨見於圖略而旁通三十證
尤為顯括可例其餘或謂曰比例為圖因其末之同
而迥其本如此則所通不幾多乎不知此正可見聖
人之易錯綜參伍化裁推行聖人不能一一悉舉之
特各于相通處偶舉一隅以示其例而賅其餘若其
因事而擇筮因卦而求象必有一定之法亦必有無

書之言使各象變通于各事以決吉凶是以左傳筮辭更出于今易辭之外藉曰非也何以折其三十證之所說哉阮序君易學既成隨筆記錄編次得二十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取入三書外復錄而存之為易話二卷又有注易日記三卷易廣記三卷傳事又作六經補疏二十卷謂古文尚書之偽闕百詩證之詳矣二十八篇之不偽者疏通證明有王西莊江良庭周晉園三家鼎立因鈔次之益以當世通儒凡四十一家書五十七種仿衛湜禮記之例不專一說不加斷語題曰書義叢鈔四十卷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又撰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卷陸璣疏考証一卷君實諸段若膺如黃鳥非倉庚方言合而為一非爾雅義說文訓鱣為鯉其物分而類則同者郭氏竟分鱣鯉為二者非唐蒙與女蘿為二物宜依毛傳以正爾正亦無紹之訓毛傳亦紹也連上不絕貌言若曰不絕貌者亦紹也段氏以為精確不易時游浙考浙江原委以証禹貢三江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最善戴東原所著孟子字義疏証於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名之惜其於孔子一貫仁

恕之說未及暢發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志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采本朝通人之書或專說孟子者或雜見他書者一一纂出依次第編為孟子長編十四帙因取前人所已言而以己裁成損益于其間撰孟子正義三十卷時阮督部以謂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阮君論學經之法云學經之法不可以注為經不可以疏為注孔穎達賈公彥之流所疏釋毛鄭孔安國王弼杜預之注未必即得其本意執疏以說注豈遂得乎余嘗究孔穎達毛詩正義其開發傳箋之同異往往以同為異以異為同而毛鄭之本意未能各還其趣箕子明夷王弼注云莫如茲而在斯中以茲解子以斯中解箕明讀箕子為其茲即本趙賓黃茲之美而以子為茲又用蜀才其子之文而以箕作其與馬融解箕子為紂之諸父者不啻天壤疏者直以王弼之注同於馬融不亦誣乎余故曰不可以疏為注也儒者說經言人人殊學者熟復經之本支引申而比例之余嘗以箕五之先庚後庚推究蓋表之先甲後甲而思蓋之五變

即成其甲以始言故傳云終必有始庚以終言故經云元初有終覺從前約甲于支徒滋蔓而已故曰不可以注為經也要之既求得注者之本意又求得經文之本意則注之是非可否了然呈出而後吾之從注非漫從吾之駁注非漫駁不知注者之本意駁之非也從之亦非也近之學者無端而立一考據之名羣起而趨之所據者漢儒而漢儒中所據者又惟鄭康成許叔重執一害道莫此為甚許氏作說文解字博采眾家兼收異說鄭氏宗毛詩往往易傳注三禮列鄭大夫杜子春之說於前而以元謂按之于後易辨爻辰書採他說未嘗括一說也且許氏撰五經異義鄭氏駁之語云君子和不同兩君有之不謂近之學者專執兩君之言以廢眾家或比許鄭而同之自擅為考括之學余深惡之也嗚呼君尤精于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弘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錄複無次戴東原勾股割圓記務為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弘三卷錢少詹稱是書於正弘斜弘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少詹論七政諸輪少詹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段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為洞徹根原君以弘線之生緣于諸輪輪徑相交乃

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又得秦氏所為數學大略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君善屬文以所撰序事文就正于先君先君曰序事文須無一語似小說家言當時時以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為之鵠君心服之愛柳柳州文謂後人多斥柳州為王叔文黨君為雪之且●田山蘆石歡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黃珏橋有明忠臣梁公于淡之故宅君修之題曰北湖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嘗居北湖忠孝行誼載于史志者復揭三十人事實于壁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圖經收拾襟文舊事次第為

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
成邪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必有所契則
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
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三十二贊先君述學與馬
君手訂文集為雕菰樓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
卷醫說等書不具錄子廷琬能讀書傳父學早歿

存與原作
廷與考

丁教授家傳

君諱杰字升衛歸安人自少篤志貧不能得書就書
肆讀自早至日稷肆主閱其勞為具食報卻之肆力
經史旁及六書音韻算數長于校讐大戴禮用功尤
深莊侍郎^廷與主浙江試發策問大戴禮君所對尤
賅貫遂舉于鄉于胡渭禹貢錐指摘誤甚多嘗謂韓
書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夫河患之棘
由九河湮廢而害始于齊管仲能臣必不自貽伊戚
班固敘溝洫志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亾
八支則九河之塞當在秦楚之際矣又嘗校雅雨堂
所刻書傳謂此乃惠徵君哀輯本頗疎舛如鮮度作
刑以詰四方誤讀困學紀聞此繆之甚者五行傳文
不類讀後漢書注始知誤連皇覽然何以合併為一
亦不可晚最後讀明黃佐六藝流別則此節全載其
內知惠氏又因黃氏而誤也又校鄭氏易注摘其誤
引漢書劉向傳鄭氏注者一事誤引乾鑿度者一事
乾鑿度注者二事引文選西征賦注不能定為鄭者
一事皆諱當不易讀論語未知焉得仁謂孔傳邢皇
兩疏所解并似經文有闕失證之論衡問孔篇中論
智行篇均讀知為智釋文知鄭音智東晉李充集注

云子王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文子所
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齊子之能愚遂生之可卷未
可謂智也鄭義雖不傳當同于宏度勝孔遠矣讀管
子內言戒篇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琊云猶即由寫
者誤重一由字又涉下轉旁遂行軸字轉斛即轉斛
魚與角付與斗均形近而譌孟子轉附寰宇記引齊
都賦晏子春秋并作轉斛趙氏既以轉斛朝儻為山
名而又言朝水名也則仁山金氏謂海旁之山潮至
如舞亦非肌說又謂字母三十六字不可增併不可
顛倒見端知邦非精照為孤清不可增濁聲疑泥燥

明微來日為孤濁不可增清聲也非即邦之輕唇不
可并于敷微即明之輕唇不可并于奉影為曉之深
喉喻為匣之深喉晚匣影喻不可顛倒為影曉喻匣
也君為人校毛詩草木蟲魚鳥獸疏方言漢隸字原
復古編因學紀聞蘇詩補注刊行于世讀書強力鏗
而弗舍性敦厚與朱學士筠戴編修震虛學士文弢
金修撰榜程孝廉方正瑤田劉訓導台拱相講習諸
君咸重之開四庫館朱學士筠戴庶常震皆延之佐
校小學一門往往出其手在都十年聚書至數千卷
手寫者十二三乾隆四十六年成進士當得知縣以

親老願改教授其後十餘年選寧波府教授君所著
周易鄭注後定許宗彥丁杰傳陳鍾丁杰墓志盧學
士文弢序之云歸安丁小雅因胡氏惠氏兩本重加
攷定舉向來以鄭注易乾鑿度之文屏入者為禁去
之以漢書注所云鄭氏乃即注漢書者非指康成又
於字之傳譌者如小畜之與說輻當作輻夫之壯于
頤當作頤一一正之又王氏次序本多顛錯胡氏惠
氏雖迭加更定仍有未盡今皆按鄭易本文為之整
比復撫補其未備者若干扶微振墜北海之學大顯
於世續文張編修惠言序之云考校鄭書者無慮數

十家以君之書為最善蓋其始為以迄成書二十餘
年有為其學者必咨焉從而為之校者以十數惟以
傳信為務而不以臆斷其為之也勤其出也慎則獨
善宜也又云君此書余見其彙本一字之異必比附
羣書以考其合往往列數十事是故于義審于義審
則其分別有序也無惑爾若柯君又著大戴禮記釋
小酉山房文集附傳志又自謂輯字林考逸稿本存任
子田處子田竊其書而署其名作書編告同人一時
傳以為笑然子田固非竊人書者師承江鄭堂嘗辨
之君校書與盧學士最相似得一書審定句讀博稽

他本同異用小紙反覆細書頗不易讀垂沒前一日
猶誦五行大義以支辰配合之說告其子授經傳經
辛年七十

戒孝子家傳

君諱禮堂武進人兄弟四人行三少性執年十二讀
書攻苦究心經史字學朱文正君未冠毅然以孝弟
自任年二十取婦初來莫先甫下車君初昏夕
教以孝弟長言傳撰七言詞豫令女擯誦習婦至女
擯朗誦之俾正立恭聽傳子乃合卷家伉儷間無私
暱之愛相牽制一家感而化之數年後因婦不得母
歡不入內約三歲無過仍和好否則不為夫婦是年
十二月其季弟此婚婚之夕此謂君曰嫂已知過而
改矣今夕兄嫂不同居此未敢有婚期也君感其意
至五鼓乃扃書室入內傳子君事父繼宏久病每夜
焚香禱天父稱其孝傳謂族黨曰禮堂吾孝子也其
兄庸自楚中歸謂庸曰三兒善事我我久病微三兒
不可為矣言之泣下父畏寒潛以體熨余不使知數
年父卒哀毀骨立謹藏危厄几杖祭則設之熟復讀
禮通考父卒事母尤謹傳子母章患風疾冬月解裘
質錢借藥工爐火七晝夜不絕成桑膏愈母風疾侍
母不離左右母或之親戚家隨與奔走至則檢點飲
食及凡所需者母歸仍隨與奔至其姨母曰三甥豈
男兒吾姊一孝女也母飲食嗜好有失宜者即誅不

從印泣泣未已仍舞躍言笑于前君父本以廢疇
財為業生計在店君卒之年先庸入都命季弟此司
其事向時折閱一旦敗露庸聞不勝其憤札示諸弟
欲獨居君與庸札其略曰吾兄在外一載相距三千
里母老有疾宜眷戀不已乃來札惟聞一腔怨憤之
詞禮堂頗有惑焉先將以此化室中耶抑為室中所
化耶易曰所由必有漸如此則好貨財私妻子不顧
父母之養何所不至即不欲如是流弊必及于此刑
于寡妻此等原有難處出言不可不慎出乎此則入
乎彼中無立脚處此司事不及一月發店中虛實此

有何罪况先考去世母命先清理家事乃不能夠考
處分得宜而至潰敗則怨誹如此日引月長漸即于
不孝不知矣禮堂不敢不告不告則為欺先兄孝弟
人也其念之庸讀其書引咎自責先益和傳孝子母病
割股傳諸東岳廟私請減年一紀益母母病越五年
而君沒年三十君曾致書規庸不當遠遊又君子已
孤不更名不應更名次兄某嗜博泣諫不止晝夜相
隨雖如廁亦在側兄感而約弗敢犯居無僮僕米鹽
薪水親捧之其志潔其行苦故其鄉謚曰孝節先生
傳孝子阮督部從儒林稿謂大學士朱文正稱其孝

君聞紀傳及所聞孝子孝婦悉錄之成數萬卷據
韻會舉要輯說文繫傳十五卷刺取許氏引經為說
文引經考十三卷摘錄玉林先生尚書集解按語為
尚書集解按語為尚書集解按六卷三禮注按字六
卷春秋注疏校正六卷刪補嚴豹人左傳賈服注三
卷南宋高宗御書石經孟子考二卷增訂孫淵如倉
頡篇三卷補庸所輯通俗文一卷輯臧榮緒晉書二
卷記先考遺事一卷拜經堂書目四卷愛日居筆記
六卷奉母時瑣事也嘗與兄書曰禮堂欲盡子弟之
職隨所處之境為當然之事成著述之業稍求所知

立名後代而皆未能傳子君性孤介耿直阮督部聞
其名往拜持服避之許白衣冠方見於舍傳家為經籍
纂註延庸及君稟事君居父憂以墨冠入局同事者
以為怪段若膺云孝子之行其兄庸其弟此實傳之
其兄庸痛之乃取孝子致兄諸札著于行略刻之以
章其美此非獨孝子之事今人所難其昆弟亦皆孝
弟人也然非孝子之誠安能感化如是

孫糧儲家傳

君諱星衍字淵如陽湖人君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父授以文選君全誦之不欲以詩名深究經文字旨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阮撰盧學士錢少詹事主鐘山書院與君講論經術小學甚相契年陝西巡撫畢公沅好賢禮士一時才人名宿踵至君手定阮撰詩各體儼古共數十首同人詩成君未就與同人賭以半夕成之但給抄胥一人既而閉戶有頃胥手不給寫至三更出詩數十首詳乾隆五十一年朱文正典試江南文正在都與彭文勤約曰吾此行必得汪某孫某公搜落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某也及拆卷得君名而先君實未就試五十二年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散館試屬志賦用史記朝朝如畏相國和珅疑為別字置二等引見奉旨以部員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相國知君之名欲君屈節一見君卒不往遂就職補刑部直隸司主事總辦秋審阮阿文成重君不入和門

每擢官必曰此和相不能致之人也詳轉員外擢郎中相國阿文成公尚書胡莊敏公皆器重君每有疑獄輒令君依古義平議行君執法求平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詣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減等罪應流君以為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尚書詰以乙所言無實証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君言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君又言律文稱囚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囚非正名之美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勅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于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君以古者父在為母亦期屈于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為行服謂子無絕母禮又引唐八座議凡父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母道故也護嫁母出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驟車馬獲重罪介所知以魚金求免君曰吾不受暮夜金罪止過失殺無為人所誣也甲懇謝去有孝子為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

父姊控部弟實為縣役逼斃請檢尸傷當道某屬君
君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阮傳先君嘗與君書謂
君時為文人則上掩鮑謝時為法吏則比迹于張惟
其才也又與君書云近聞廉慎自將芑苴不入固窮
之節尤文人學士所難今日進德無疆抑向日知君
之淺也禮堂尋官山東兗沂曹濟道君以濟陰湯陵
書傳所傳即在曹南其山西榮河湯陵雖列祀典實
宋以來傳誦之迹因編考諸書据漢崔駰魏皇覽晉
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茲考榮河之
陵出後魏小說家言未為典要年君再官山東曹
縣令卒為修湯陵立碑記事嘉慶元年七月曹南水
漫灘潰決單縣地君偕按察使康公基田塞之君為
工五日夜從上游築堤過禦溜歸中流不果決康公
語君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已決口能即堵閉者惟
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
國家數百萬帑金矣署山東按察司以整肅吏治為
已任親問因定爰書矜慎庶獄中與乙有姻共飲乙
醉墜火炕吐燒酒引火燄灼爛至死甲醉卧不知鞠
獄用以奪壺斟酒有爭門形擬門殺罪君曰甲主乙
實奪乙壺勸之飲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

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家妻夫遠出主母惡之
會僕婦死誣以謀毒問官又實以姦夫言婦淫主婦
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君鞠婦以某日歸寧
僕婦後二日以子殤與夫爭忿自盡出寃婦於獄阮
有索負不償者襁其衣負債人因病猝死科以屏去
人服食至死成獄君檢其時三月杪不得以寒致死
改議威逼條生罪詳因有共毆人至死過堂呼寃者
自言本縉夫見所過有眾共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
越數月邑令始訊之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君詰以眾
中有相識者否答以有舅氏某為縣役在旁知狀密
拘縣役詰之乃因殺人縣令回護其屬甥認罪始以
門殺傷輕緩其死上司駁詰改擬傷重入實囚知死
乃不承君告縣官乃以失察處分枉人命吾為子救
正陰禍也有某生詈婦女致死獄君以事在一月
前不得謂之忿激鞠得婦自與夫毆詈自經狀出生
罪曹南與豫鄰豫撫景公以匿名書一乘連繫數百
人入告君馳往與開歸馬觀營慧裕會鞠方冬囚荷
琅璫鐵鎗衣不蔽體君曰籍其家無證驗是誣也宜
盡釋之會部使者東來供億繁費一乘輿夫每日
索費三百緡大吏憂之君曰案早結則省費吾試任

其事自夕達旦親定爰書釋數十人推被誣者生平
嫌怨得匿名書伏罪結素魚臺有控素奉檄往鞠平
之其後令以君母壽饋多金會君公出君弟却之君
曰吾弟知我凡活死罪誣服者十餘獄山東風氣為
之一變君以伏生承秦火之後壁藏尚書唐虞三代
載道之文得以不絕鄭康成箋注易詩書禮論語孝
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建立五經博士于後
大吏奏請鄭被駁而伏准行其議實自君發之雖縣
有武人犯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因賄通和珅屬
託大府君訪捕鞠之械和珅使者于衛巡撫奏言河

防任重宜令君回本任

上諭之君回究沂曹濟道任傳差江南豐工及山東

曹工同時漫溢君以無工處所得疏防咎大吏加以

嚴議

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君與濟
東道署登萊道各治二十里君所治中段廣深中程
君察弊嚴不煩擾不染指工竣較上下段引河共省
三十餘萬兩官民并得蘇息凡河工堵築決口須于
將合龍時開放引河則水疾而於不停時堤未大塞
巡撫欲放引河康公力止之不從既放水河盡淤塞

又復抽溝曹工遂不能合大府奏君熟習刑名操守
廉潔惟河務非其所長請留補地方奉

旨允准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費君
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尚
未合河道總督巡撫亟奏合龍移君任尋又稱合而
復開開則令賠兩次塌工銀九萬兩半屬後任而司
事者并以歸君丁母憂歸里服闋入都奉

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尋補督糧道大吏許歿君喪
痛過禮山東衛河經臨清開口夏秋水漲高于閘內
之汶水即閉閘謂之閘口糧艘阻滯君知德州哨馬

營及息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流入老黃河即鉤盤
鬲津故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以泄衛水異
漲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兵五百口一口為一戶增
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例支道倉米
七千八百餘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每石支銀一
兩糧價昔賤今貴折色不敷半石之數官兵日苦累
道倉支剩餘米歷年運交通倉者官丁運費共需米
銀二千餘兩君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不獨恤
滿兵又省運費皆準行尋署布政使司布政使值侍
郎廣興在省按章供張煩擾君慎守帑項無所餽後

廣興以賄敗豫東兩省以支庫帑獲罪者衆君不與
 馬壽引疾歸以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
 六墓誌君早年最善為文述繼乃博極羣書勤於著
 述傳公餘退時靜對一編六經說文周秦諸子以及
 律算陰陽方技之書皆手校數四擇其佳者付之剞
 劂深適當世之務其文如擬董江都上公孫丞相書
 唐虞家刑論周書罪不相及論禹廡二渠序以及課
 題策問皆可見之施行文集性喜獎借後進所至之
 地士爭附之又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虛
 日金石文字搨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其源委其所
 為文在漢魏六朝之間不欲似唐宋八家海內稱之
 著尚書古今文義疏其餘撰集有周易集解夏小正
 傳校正魏三體石經殘字考會類篇孔子集語史記
 天官書攷証彙宇訪碑錄平津館金石萃編孫氏家
 藏書目續古文苑問字堂文稿岱南閣文稿五松園
 文稿平津館文稿古今體詩君廉而不刻和而介立
 身行事無偽言為行屢以諤諤者不獲乎大府于其
 卒也海內學者皆悼慕之傳君嘗論
 國朝之學推本漢儒上考三代制作無師而有師法
 以予所識近代儒林若孫御史志祖邵學士晉涵錢

拔官塘武進士億汪明經某皆彬彬大雅之選識者
 請而題之平津館文稿

程編修家傳

君諱晉芳字魚門號載園江都人父遷益治鹽于淮
家山陽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畜聲色狗
馬君獨喜讀書蓄書五萬卷延覽四方名流詩歌倡
和無虛日乾隆二十七年

召試授中書後熟于內閣掌故亦有生十年成進士

改主事升吏部員外郎與修四庫書改翰林院編修

記承君白哲長身魚門序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

業言足起人意序酒酣耳熱縱論時事掀髯大笑少

所容貸至於獎掖後進則有譽無否記承始為古文

詞不傍門戶卓然不軌于中正受業朱學士筠之門
思與當世瑰琦之人接遠觀周覽浩然富溢于中

文谷祭劉文正公嘗太息君之才而惜其為名士然君
之行與學甚敦美與名相副且君處威名之下車馬

塵襟之間釋知道形超然萬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
遺人而獨立者名何足為君病序君不治生貧不供

饋粥君伏案著書若無事者乞假游西安卒于巡撫
畢沈著先君云程編修以名節相矜尚文章議論咸

蘊藉有根概天下稱名德焉武虛谷祭君文云自筭
翁而外恃君與杖將且筭翁之引士類以身為之倡

得君起與之左右迭相揄揚視天下士有一不耀于
世者二公寢食為之不遑及夫筭翁既背士皆掩抑
以摧藏而不圖君又奄棄使天下士益無所顧賴則
豈吾徒之感愴嗚呼足以想見君之聲聞矣君著周
易知旨尚書古文解略勉行齋今文釋義毛鄭異同
考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又治儀禮得十一家之本為
之甄綜而疏通之勉行齋又著勉行齋文集十卷載
園詩集三十卷記承君書後漢書後云東京士習之
醇由西漢所釀成明季士習之盛皆程朱之蘊發明
儒學業跋云明之亡由其君不親政事東政者不恤

民隱士大夫肆于鄉里驕佚之氣釀為禍亂非講學
之過正學論云古之學者由音聲訓詁之微漸臻于
詩書禮樂廣大高明之域今之學者瑣瑣章句至老
不休海內儒林昌言正學者幾四十年矣其大旨謂
唐以前書皆寸珠尺璧無不可貴由唐以推之漢由
漢以溯之周秦而九經史漢注疏為之根本宋以後
可置勿論也嗚呼為宋學者未嘗棄漢唐也為漢學
者獨可棄宋元以降乎然而學士大夫相率而趨同
途合轍莫有異者何也余嘗謂自明中葉以後士人
高談性命古書束高閣飽蠹蟬其所教人應讀之書

往往載在文集真所謂鄉塾小儒抱免園冊子者足
令人噴飯也物極則反宜乎今之儒者得唐以前片
言隻字不問其理道如何而皆寶而錄之討求而纂
述之此非往復之道乎是以羣居坐論必爾足說文
玉篇廣均諸書之相礪角也必康成之遺言服虔賈
逵未緒之相討論也古則古矣不知學問之道果遂
止于是乎又其甚者因考摺字義而旁及于金石文
字之足以資助史學者不過訂日月校職官証續事
而於制度云為安危治亂之端則其所繫者至少所
為鑑古而知今畜德以致用者果如是而已乎勞心
終日惟外之求而茫然不知身心之所在試之以事
而顛頓失措臨之以恐懼患難而失所操持由其玩
物喪志在平時故了無肆應曲當之具以此為儒果
足為程朱供掃乎誠使有志之士吾知必不為俗
拘不泥古不遺今博學而反求諸約養心而不蔽于
欲斯卓然為儒大宗矣豈必專守一家蒙齷齪小夫
之誦哉又云古人為學皆自治其身心以應天下國
家之事故處則為大儒出則為名臣未有割事與心
為二學與行為二者也由漢及唐孔孟之真傳不顯
而其學行熟與古合者亦代不乏人及宋賢出而修

已治人之法程功進序之方燦然大明程朱諸儒亦
既小試之而事無不治自是而降守其教者四百年
志節功行先後相望雖其末亦往往有迂拘濡緩之
弊則學而不及者之過非前人立教者之過也近代
一二儒家又以為程朱之學即禪學也人之為人情
而已矣聖人之教人也順乎情而已宋儒尊性而平
情即二氏之術其理愈高其論愈嚴而其不近人情
愈甚雖日攻二氏而實則身陷其中而不覺嗟乎為
斯說者徒以便己之私而不知其大禍仁義又在釋
老揚墨上矣夫所謂情者何也使喜怒哀樂發皆中
節則依然情之本乎性者也如吾情有不得已者順
之勿抑之則嗜慾橫決非始于情之不得已乎匡張
孔馬迫于時勢而詭隨馬融蔡邕迫于威力而喪節
亦可以不得已諒之乎今士大夫一語及講學則譁
然應之曰人第以躬行為尚耳其言誠是及退而察
其所行則無一事可質之人者此又何說耶嗟乎魏
晉之際禮法蕩然而士大夫猶有持清議維名教者
是振靡起衰一返流俗之謬而還之淳樸乎讀日
知錄云余讀顧氏日知錄而嘆讀書之難也由明以
上迄于秦漢儒家者流學博而精所見者大坐而言

可起而行者始無幾人惟亭林及黃黎洲于書無所不通而又能得古聖賢之用心于修己治人之術獨探其要其所論述實有可見諸行事者然不患其不傳患在後之人以為言之可信將悉舉而行之更易成憲日趨于綜核煩瑣而不覺是又不可不辨也亭林欲以米絹易銀行均田改選法之數者有必不能行有行之而必不能無弊其可行者惟學校貢舉耳雖然豈易言哉不徐徐有以易之鮮有不潰敗決裂者黎洲則必欲復封建井田此則童孺皆知其不可矣真儒不世出而同時並生言可為世法猶或錯雜

紕謬若是後之人其何賴焉古之名臣如蕭曹丙魏房杜韓范輩其讀書正不必若後儒之多且精而知天下之不可妄動也則相與優游寧澹之以無事為治而天下卒無不治譬之人身勞動倦乏之餘閉關習靜屏退私欲使從容舒展而百病可除苟無以養之雖日服補益之劑而勞動不休則病未減况施之攻伐之劑哉王荆公方正學皆以信古誤人家國此吾輩所宜慎也至其所論正人心厚風俗者刑薄斂鍊武修文則自唐虞三代以還萬世由之而無弊者也太原閻百詩有補日知錄一卷所見者猶小余故

論定毋使不善讀書者以兩先生為口實焉

劉先生家傳

先生諱台拱字端臨先世自蘇州遷居寶應六世祖永澄與無錫高景遠願涇陽講學東林務崇信義立名節前瑞禍卒不及于難曾祖中從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副貢生父世譽廉貢生靖江縣訓導厚德著於鄉里人稱夢野先生行狀靖江君五子先生居長既撰先生生而岐嶷不好嬉戲狀六歲母朱安人段哀毀如成人表墓事繼母鐘安人如母乳媪或告先生以繼母先生怒曰繼母即母也長老愛之以為天性過人年十餘歲溫晴定省如成人賢狀請祀鄉入家

塾終日端坐表墓未嘗離几席作顏子贊父兄惻驚之少長慕黃叔度之為人行狀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夕禮之出入里門目不旁睇時有小朱子之目志從同里王君雒師學及王子中朱止泉兩先生書遂篤志程朱之學表墓補縣學生試前夕漏數下不寐家人疑其溫習經義就視之朱子語類也請祀鄉年二十一舉江南鄉試赴京師鄉先達招優人以觴進同坐皆避席先生弗為動一坐大詳後乃愧服狀是時朝廷開四庫館方聞綴學之士畢集大興朱學士筠狀程編修晉芳以友天下之士為己任休寧戴廉吉

士震餘姚邵學士晉涵適被徵海內知名之士待詔公車則欽程先生瑤田嘉定錢君塘為之最同郡官京師者則王先生念孫任侍御大椿並與先生為昆弟交相約稽經考古旦夕講論務求底于至是而後即安先生齒最少每發一義諸老生莫不折服狀先生慎于接物尤蕪于交遊在里與段先生及朱先生先君子尤莫逆表墓于時江北學者王先生及李先生惇為之倡先君及先生和之各成其學述先生之學自天文律呂至於聲音文字靡不該貫王先諸經中於三禮尤精表墓其考証名物所精理義未嘗歧而二

之傳注有未確雖自經師相傳之故訓亦不為苟同行狀其於漢宋諸儒之說不專一家而唯是之求精思所到如與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指所在比之閻徵君若璩戴應吉震程先生瑤田學識蓋相伯仲以視鑿空之談株守之見猶黃鵠之與壤蟲也其有功于周孔之書者如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据爾雅之文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則据內則之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据周官大戴記穀梁傳之文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則据周官儀禮之文吉月必朝服而朝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則据玉藻

之文遺書其解關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謂詩有
關雉樂亦有關雉古之樂率皆三篇為一樂而不淫
者關雉為卑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雉樂妃匹也
葛覃樂得賢婦也卷耳哀遠人也其解子所推言詩
書執禮以謂雅言正言也夫子生長于魯不能不魯
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又括聘禮記
注引論語孔子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全文
以論語入公門一節及下執圭一節皆言聘禮禮經
釋例著論語駢枝一卷皆聖經之遺話傳注之所未
及遺書先生作儀禮疏燬于火遺書書後今其說之
存者如冠義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釋文鄉大夫鄉先生并音香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
鄉故氏云鄉大夫鄉之異音者或曰主治一鄉者歷
觀前人之說未有疑鄉大夫之鄉為誤者先生謂冠
禮見君之次徧見鄉大夫如晉語趙文子冠徧見六
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為鄉大夫致仕者蓋蒙上為釋
賈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
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
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
見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

甚明而今本正義亦并改作卿并不誤禮山又如
屬官屬吏之分以及橫弓之為南階弓張侯設之
在前一日饌于東方之在東堂下下飲之非在西階
下朝祖之奠之非用脯醢醴酒疏釋儀禮經文條理
微密豪髮不爽經所未言皆能集會其意既補鄭賈
之缺兼斥教氏之妄遺書先生每下一義皆前人所
未及為後人所不能易則精之至也禮山先生
生自言潛心三禮不如端臨禮山集藏禮山在東以謂先生
儀禮補疏所傳數卷及學侶口誦者非他人之所能
拜經禮山盧學士校禮經嘗就正于先生禮山阮督部石
經校勘記序審服卿服卿大夫服并用先生說至於
荀子補注縱評事之疏漏漢書拾遺箴秘書之遺失
凡所糾正悉徹本原謬說譌文渙然冰釋王先生以
為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其學識之精使後之學者皆
知先生讀書之法用以讀古人之書則古人之幸也
遺書先生考証極精且確生前諸彙本極最碎少有
疑輒弃之又雖為已見而一經人道者亦輒弃之所
以卷帙無多遺書阮督部刻其遺書七卷如論書陰
陽下民言天甚愛民冥冥之中當涉降之為之相協
厥居周公居東論辨居東之非苟避避則有以釋朝

廷之教避而居東則有以控天下之勢而制殷遺之命以及詩噫嘻之十千不同甫田之十千王制古今尺里與敵之不同周禮司儀三揖三辭之當作三讓文多不錄先生德盛禮恭瞻其容儀雖頑夫驕士莫不抑然自斂性和易無町畦然造其廬者不可干以私行言動必依禮法拜經所遇鴻生鉅儒有爭氣者概弗與辨以故名滿天下而人無忌嫉之者試禮部大興朱文正公時以翰林分校得先生經義用古注識為積學之士亟呈薦己中式矣以次藝一字之疵被放墓本文正惜之終其身墓六試禮部凡校士者莫不欲得先生先生閉門却掃足迹不一至貴顯之門七上公車不第有時屏棄出于朋好其人慚恨終身然終不為詭遇或欲羅致之君辭曰行時秉命老父亦養志之素心也歲甲辰大挑二等銓丹徒墓訓導墓志先生勤于職月必致課其教以敦行立品為先而能以身示之法嘗謂校官不常接士子則術業無由聞知故諸生以時進見者必以廉耻氣節為敦勉暇則誦習古訓親為講畫諸生信從白衆執經受業不絕于門其餘辨疑問字不憚千里而來者無不各得其意請祀先生待人寬厚能容人有所長誘

掖之人有所短口絕不言但勸勉之令內自愧知其過誤翻然猛者乃知先生教人之深如此請祀丹徒飢大夫以賑事委先生先生慨然曰校官無事可自効于國此某之職也乃親歷窮巷俾胥吏無侵刻一邑感之墓丹徒為南北孔道凡冠蓋往來無不修刺請謁展履到門而先生所至亦必交其賢豪長者生平無他嗜惟聚書數萬卷日夕冥搜以其餘力蓄金石文字數萬卷居室精潔身左右無紛埃之積自言雖卿相之榮不以彼而易此墓先生天性純孝事親左右無方下氣怡聲先意承志弱冠屏當家事不使親知甘旨修隨不缺于供請祀至孝蒸蒸以志養志閨門之內煦煦如也墓官丹徒迎兩親于學署雍雍色養飲食衣服無不身親其事鐘安人或返寶應先生有家書至目睫自動如是以為常一夕先生忽心動急辭官歸女人果病先生侍疾日夜無倦色安人情之謂人曰如吾子不過所生哉先生年至五十愛慕之誠依依如孺子請祀靖江君疾先生辭官歸侍湯藥及靖江君鍾安人相繼卒先生水漿不入口出就外墓不飲酒不茹葷前後居喪四年未嘗見齒

請祀鄉先生於居室之左營廟五室祀曾祖祖父時
薦前期齋宿夕視滌濯祭之日腥餼豆蓬之供獻酌
進退之節準以古禮盡一日之瘁過考妣忌日哭泣
盡哀置祭田以供展墓祭祀之用青浦王侍郎祀四
士說以為有曾閔之孝王先生序遺書稱其孝友純
篤益紀實也先生友于兄弟請祀鄉敬然一體無毫
髮間行教諸弟雖嚴未嘗加以辭色諸弟雖畏憚之
而無不感其恩誼宗族中有少孤不能讀書貧不能
自振者教養之至於成立阮督部擬儒林傳稿云所
程朱之學以道自絕書數音均天文律呂名物義理
莫不窮考冥搜事親以孝養朱學士筠曰劉君大賢
也豈獨學問過人邵學士晉涵曰端臨淵通而靜遠
造次見儒者矩矱王先生曰自古有死而如端臨之
書必傳于後無疑則端臨死而不朽矣段先生曰劉
君子三長識居其最阮督部曰元居江淮間鄉里先
進多治經之儒李進士惇王黃門念孫劉廣文台拱
洋明經某皆耳目所及奉手有所受先君曰劉君天
資清粹穆然有道之人學問之事復何問然又云端
臨像祖學行無媿古人此足以論定先生之學行矣
先生體素羸疊遭大故哀毀過情病日篤祥禱之節

躬自灑掃展敬生哀不以躬之羸而或懈也卒不起
卒於嘉慶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年五十有五子源岷
早慧工詩礪源岷嵒縣學生從子寶桐傳其學寶桐寫定其
父典簿履物秋棧稌記行世山陽汪文端公序之以為與先生相伯仲

李先生家傳

先生諱博字成裕述號孝臣時人傳高郵人時人傳

祖兼五國子監生父佩玉邑增廣生述仍事好善

多所周貸家故富贖因是遂貧述先生生而穎異九

歲入義學讀經一日即記知州某數以為神童年十

三而孤述內行淳篤事母以孝聞居母喪哀毀瘠

墨痛不欲生述謹于事兄伯兄卒以長子繼之述

詩事孀嫂如母述遺田百畝僅足饘粥而任卹資

助之事竭力行之不倦述臨財無所苟與人交恂

恂退讓己所不為不以責人已所知不與人爭其所

親善或生貧富不以易其心既久困諸生籍以高第

將貢于國學其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先生遂不入試

而親棺斂以歸之先生身短不及中人貌質樸嗜酒

善諧至其執心尚義勇于為人雖責育不過也述是

時古學大興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咸為學者所宗自

江以北則王先生念孫為之倡而先生和之先君及

劉先生台拱繼之并才力所詣各成其學雖有講習

不相依附先生于年為長三人者兄事焉述乾隆歲

壬辰先君與先生應提學試同試牛李維州論灑灑

千言先君奇之章先生曰吾文祇可驚俗眼耳君乃

時

真古文也遂定交王侍郎引之云先君嘗與先生論

明堂制度上下議論所說不同先君與先生書云足

下得易述懷祖瑞臨及某為之友其樂亦何以加之

又與程先生瑤田書云昔鄭叔聞天太顛散宜生南

宮括五臣同僚比德以贊文武及郭叔死四人者為

之服其事絕可感某將起是禮制總服作說一篇以

明其義蓋指先生及程先生劉先生諸人言之先生

與劉先生書云博因衰病便尋進取之念既厭著述

之心亦懶并妻子之情亦淡惟朋友之愛不能忘懷

如足下及易述懷祖容甫諸君博一得侍使神志飛

舞終日不語而性情亦適述其為於朋友如此先生

治諸經通敏于詩春秋尤深作解義數十條義並精

審悅好歷算得梅氏書盡通其術述與錢澹亭齊名

時人阮督部稱其于算學深造自得學者爭推之歎

二十年其遺書不可復得時人傳載所著算術書有

杜氏長麻補渾天圖說又段氏尚書撰異引先生說

曰子孫其逢句絕與上文從同為均焉云逢大也是

也王先生經義述聞云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述讀為遇

言李氏博述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

字音均正吉字別作一旬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
體例正合據傳以此為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為中吉
二從三逆為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况大吉乎又云
濟盈不濡軌釋文軌龜美反謂車轄頭也依傳意宜
音犯素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軌
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轄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其論
之李成裕曰毛傳云由軌以上為軌陸所謂依傳宜
音犯也又引說文以為軌是車轍軌是車軌前又云
車轄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其論之其說未明不知軌
字自有二義其訓為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
為車轄頭者則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并言
則顯然兩物矣少儀註云周禮大馭祭兩軌祭軌此
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軌是一事
故云軌與軌於車同謂轄頭也又云較末之軌此經
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軌
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轄頭
謂之軌又謂之軌轄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不濡其
轄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西反牡莫九
反此章瀟瀟為鳴軌壯用均甚密若軌字作軌則出
均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轄頭之說為確集

先考者
經傳小字
之云

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為轍轍非車上之物則
不可以言濡矣余自壯年有志于鄭許學攷文字辨
音聲非唐以前書不敢讀進士與余有聲氣之應歲
在丙申余乞假歸進士始哀集說經之文顏以羣經
識小進士好學深思必求其是故不惑于晚近之說
而亦不株守前人如奉陶謨之夏擊搏拊禹貢之漆
沮甘誓之六卿洪範之子孫其逢邶風之濟盈不濡
軌齊風之展我甥兮周官之諸侯封地攷工記之軌
喪服之出妻之子為母檀弓之期而猶哭及悼公之
喪左氏傳傳十四年之統射定四年之豫章其說皆
確不可拔其有先儒說本不誤而後儒輒生異義者
必申明舊說以決其是非其最為謬陋者若陳氏之
禮記集說直指其謬不使貽誤後人而各經中飲食
衣服宮室器皿之制皆攷定精審而言之鑿鑿先生
著羣經識小且先生念孫序述去又江鄭堂漢學師
承記云近日友朋中潛心讀史之人惟李君孝臣汪
君容甫及凌仲子三人又述先生議論史事朗誦史
文往往連旦明日取史文核之一字不誤阮督部焦
里堂江鄭堂并云先生所著有卜筮論尚書古文說
金縢大誥康誥三篇論毛詩三條辨大功章爛簡文

明堂考辨方工車制考歷代官制考左傳通釋杜氏
長曆補史記說文引書字異考澤天圖說讀史碎金
詩集文集先生以經學教生徒從者甚衆章世經王
蘇皆以先生學取高科名于世蘇集先生以乾隆四
十五年成進士蘇集注選知縣學四十九年八月卒
年五十一

據

惟健戶久
言不肯湯
權責人
此陽注相回
孫其

任御史家傳

君諱大椿字幼植其先為王氏在元有為山東行者
平章事者曰王信其子宣繼居父職元亂避居興化
改曰任氏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徽州府學教授考
保縣學生君少穎姚為文選學詩文時得其似不
能精也然讀書輒能知作者意章學誠性和易謙遜
人無貴賤靡弗愛君然君固有特操非義弗敢為自
少至老終于貧窶姚不以己所守概人傳嘗論宋人
立身制行出于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
文雄出當世而于辭受取予進退出處之間不能無
算食萬鐘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又謂今考
據家報務取名鮮自得亦偽學耳姚君事父母能
于貧匱中盡其養待族友有恩誼而不可使為詭瀆
規章實齋稱其能盡色養非其道義雖銖黍不取于
人傳別施錢如稱其服官行已無媿古人并記實也
與戴東原同舉于鄉習聞其論說究心漢儒之學承
記淹通於禮尤長名物初欲奮萃全經久之知其浩
博難罄因思即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他類務使
編而後已著弁服釋例十卷阮督部序云釋弁服所
用之例以五禮區之凡四十餘事綜攬經疏史志發

微訂謫燦然經緯畢著又撰漢衣釋例三卷釋經一
 卷章學誠撰君別傳云所著博綜羣書束以己意乃
 經禮之別記學者能推君意擴其所未盡者博徵其
 材約守其例可以會經之全矣輯字林考逸程易略
 書後云今日於字林散逸之餘為之拾瀋求止其功
 有甚于初作之時今其所采撮者文凡千有五百於
 字林原書存十之一二耳海內之書容或有未之見
 者子田其不以今日之所考逸者限之又輯小學鈎
 沈十九卷高郵王先生校刊十二卷後七卷則高郵
 王侍郎所校山陽汪相國刻之又著釋色未成汪相國小
 學鈎又著吳越備史二十卷草本重沓訛舛校刊不
 易藏于家汪又著子田詩集六卷施鐵如稱其
 幽淡崛奇集一句姚姬傳稱其為詩尚清遠不多徵引
 曰此非詩所貴也姚錢香樹稱其樂府思精體碩
 詩王西莊稱其樂府幽淡香冥五古曲折微至一種
 淡風遠響入韋左司柳儀曹之室王西莊子君以禘
 禘表服等辨質之戴東原東原答書云以此治經思
 之所入願弗遽以為得勿以前師之說可奪而更之
 也今幼植奮筆加駁于孔冲遠賈公彦諸儒進而難
 漢之先師鄭君康成矣進而皆漢已來相傳之子夏

表服傳為劉歆王莽傳會矣進而遂皆儀禮之經周
 公之制作為歆莽之為之矣向病同學者多株守古
 人今於幼植反是凡學未至貫本末徹精粗徒以意
 衡量就令載稽極博猶所謂思而不學殆也東原集
 王先生謂其行誼過于經術是其證也乾隆己丑成
 進士授禮部主事分曹學習得儀制司禮部職事清
 簡進士分部多不願居然禮部四司儀制祠祭號為
 繁劇他司往往求兼攝之乃為見才君初學古文詞
 于朱學士筠乃謁學士欲為弓部尚書移司簡曹且
 曰曹間多暇卜居近先生家每日中可畫諾歸即
 假先生藏書竭半日一夜之力誦且習焉四分日力
 之三則十年守官猶得七年強半讀書學士曰古人
 任學不偏廢且知命者固不求熱亦豈有意求清冷
 耶君唯唯以退既為四庫館纂修因得寬假曹務校
 理之暇借闕中秘儲藏四方奏上遺書人間所希觀
 者從而証定傳別禮經同異稟輯為多是時奏
 勅撰書目若干卷條分義舉鈎剔淳駁簡要該洽出
 君筆者十七尋以郎中改御史五十四年五月卒年
 五十二此君卒之前方輯字林逸文散見蒐獵橫博
 楮墨紛拏狼籍枕席間君呻吟謂病不可堪賴此消

長日耳此則君之志也夫傳別

原本作馮
原山公女
擬查

虛學士家傳

君諱文昭字紹弓抱經其堂顏也人稱曰抱經先生其先自餘姚遷杭州父存心思貢生應博學宏詞科不第母馮景山公女君生而篤實少不好弄以讀書為事既東家學又得外王父之緒給已知學之所向矣既長婿于桑調元甫師事之學有本原不為異說所惑漢學師承記少事繼母張宜人得其歡心服官京師雖甚貧奉養旨甘必豐必潔張宜人疾亟先生年已七十有三衣不解帶者月居喪盡哀盡禮旅居違忌日必設奠屏謝外客感慨教嚴終身如一日

每自外歸必設祭于桑葢甫墓外王父馮山公詩文集燬於火為重錢之執友江陰趙君曦明注顏氏家訓為補刊之過友朋中佞佛者必戒諭之曰吾不忍其陷于異端也待人設城府有不善則義形于色及其改又相待如初聞居粗糲布褐東脩所入濟人之急如恐不及拜經堂集乾隆七年考授內閣中書復初堂集虛公于時始篤志校書入直每携四冊盡日點勘十年徧讀經史先生作書點畫不苟稍有謬缺必為訂正曰此古人小學之事也行狀十七年成進士

廷對剴切暢所欲言并陳直隸差徭之重

上飭總督方觀承申奏自劾士論偉之段玉裁以秦

大士榜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尚書房行走由左春坊左中允洊至翰林院侍讀學

士丁丑丙戌會試同考官乙酉廣東正考官旋

命提督湖廣學政行基志以端士習為急振拔寒峻延

入家塾課其成如洛陽知縣龔鶴鳴其一也狀行以學

政言州縣不應杖辱生員狀部議左遷明年乞假

養親歸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常州龍

城書院年七十有九漢學師承記先一日猶強起與

門人講儀禮不報狀始官京師與戴東原交善潛心

漢學狀承老而不倦昧爽即起夜分始寢終日莊坐

讀書過疑義則取別本勘契有不當又檢視他書卷

秩繁雜堆几盈案而心志益清狀嘗自言唐人之為

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尚多

善本自宋後附疏于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

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鉅錙矣南宋後又附經典

釋文於注疏間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所據

也則鉅錙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

失其真有改之不盡益滋鉅錙者阮督部儒所校之

阮督部儒所校之

書大戴禮記左傳逸周書孟子音義荀子方言釋名

賈誼新書獨斷春秋繁露白虎通呂氏春秋韓詩外

傳顏氏家訓封氏聞見記諸書又取易禮注疏呂氏

讀詩記魏書宋史金史新唐書列傳中鑿新序新論

諸本脫漏者合經史子集二十八部薈萃一書名曰

羣書拾補正誤輯遺仿釋文例句釋而字注之狀

記錢少詹事羣書拾補序云先生精研經訓博極羣

書奉康脩脯之餘悉以購書遇有秘鈔精校之本輒

宛轉借錄家藏圖籍數萬卷皆手自校勘精審無誤

凡所校定必參稽善本證以他書即友朋後進之片

言亦擇善而從之自宋次道劉原父貢父樓大防諸

公皆莫能及也潛研凡十三經廿一史國語國策史

記索隱蔡中郎集等書皆精校善本晚年更取影宋

鈔釋文審定附梓每卷撰考證附于後所著有周易

注疏輯正十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經義考補若

千卷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鐘山札記四卷龍城札

記三卷廣雅注二卷使學者謹正積非蓄疑漢釋林

傳狀承志當世皆以君為劉向揚雄其人者然觀其

序說苑云西漢之末外戚方盛而宗室疏遠子政恍

慨奏陳載在史冊今其書乃云秦信同姓以王其衰

慨奏陳載在史冊今其書乃云秦信同姓以王其衰

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不在于信同姓斯言也不幾於以水濟水乎蓋以同姓之熾轉不得而私削之削之恐小人益得以行其讒慝也又其序白虎通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古人凡事必求其端于天釋尚書者於稽古有異說余以為稽攷古道古道即天也天何言哉稽攷古道是乃堯之所以同于天也古之聖人以命一名制一事為書不本之於陰陽參之於五行原其始以要其終窮則變通則久其有不知而作者必無是也讀是書可以見天人之不相離而凡萬變之相擅乎前無一非出於自然者曾私智小慧之可得與其間哉顧說之不免有歧者何也天體至大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昭昭之大何莫非天當時天子雖稱制臨決而亦不偏主一解以盡繩衆家之說此猶吾夫子多聞見而擇之識之之意云爾北經又序讀大學衍義補庸見云世之學者自為秀才時即專以決科策發為念一旦得志推之無本而措之無術鮮不為國家病夫士當其困窮里巷其於朝廷政事之得失容或不能盡知若既已在位矣於事有所不便令有所難行疾苦之所致禍患之所伏豈可以不知既知之則當思所

以處之思慮之則必取古人之良法美意而推擇用之然彼溺于富貴者既不足以語此其少欲有為者又或囿于一偏之識不知通變之宜違古而失泥古亦失國家何賴焉嗚乎此豈經生所及見哉

汪孝嬰家傳

君諱榮字孝嬰歙人優貢生嘉慶十一年黃河啟放
王營城壩正溜直注張家河總督鐵保查量雲梯關
外舊海口與六塘河新海口地勢高下延孝嬰測量
乃得其實徽州志用為纂修

國史天文志議敘以教官用選石埭縣訓導六經子
史問不通貫徽州志十三經注疏背誦如流水而能心

通其義人有以疑義問者觸類旁通略無窒礙師承記
街齋集中歲名竄易揭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辨仲秋
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宵觜中解道千乘之國解

五六天地之中合解皆通天人之學也衡齋先徽州

之學自江錫永倡其先戴庶常震金殿撰榜程孝
廉方正瑤田踵而興焉江氏精西人法戴氏師以古

九章剖圓故天文術算與宣城梅氏相伯仲東吳錢
少詹事大昕教授塘遠相應和然孝嬰生於歙其學

實自得不由師授弱冠後讀書於吳葑門外數年苦
心冥索盡得中西之秘亦未嘗與吳中師友相接天

資敏絕性能攻堅極繁蹟幽秘他人翻覆再三未能
理其緒而孝嬰日一二過然識靜會已洞悉其本原

而貫達其條目是非間隱豪髮莫遁人所言不復言

所言皆人所未言與人所不能言故其著述無多卷

而簡奧似周秦古書八綫之制終於三分取一用益

實歸除法求之考嬰以一表之真數僅得十之二因

悟得五分之一通弦與五分之三通弦交錯為三角

形比例立法以取五分之一之通弦而弦切之數益

密梅氏環中黍尺有以量代算之術惟求倚平儀外

周之兩角而縮於內半周之角未詳考嬰以為更易

立新法量取不倚外周之角度而三角之量法乃全

堆垛有求平三角立三角尖堆積法不及三乘方以

上考嬰推而補之自三乘四乘以上之共堆皆可由

根知積因及諸物遞兼之法以補古九章所未備凡
此引伸觸類無不探幽索隱條疏層解所尤獨得者
為糾正梅文穆公句股和積之術及指識天元一正
負開方之可知不可知文穆赤水遺珍稱有句股積
及股弦和較求句股向無其法若思力索立法四條
其門生丁維烈又造減從翻積開三乘方法文穆許
之考嬰曰句股形等積等弦和帶從立方形等積等
高闊和皆有兩形互易如句二十股二十一弦二十
九句弦和四十九句股積二百一十句十二股三十
五弦三十七句弦和亦四十九句股積亦二百一十

若問者請執一形則對者交育兩數梅丁諸公法成
 而不可用遂創立有兩積相等兩句弦和相等求兩
 句股形之法其法四倍句股積自乘句股和除之為
 帶從長立方積以句弦和為從開得數為兩句弦較
 之中率自乘為帶從平方積又以中率與句弦和相
 減為長闊和求得兩句股形各數蓋悟得兩句弦較及
 與句股和求得兩句股形各數蓋悟得兩句弦較及
 兩句弦較減一句弦和之餘必為連比例之三率兩
 句弦較必為首末二率兩較減一和之餘必為中率
 句弦和必為三率併故求得首末兩率即得兩句弦
 較之數又悟得同積之連彼此可互三次之乘先後
 可通故四倍句股積自乘即兩形之倍句相乘為底
 兩形之股相乘為高又以股自乘同於句弦和乘句
 弦較則以句弦和除股自乘原可得句弦較今之兩
 倍句不同數相乘之兩股亦不同數則句弦和乘之
 不得句弦較而得兩句弦較之中率蓋句弦和既為
 三率併則此一句弦較為首率者用減此一句弦和
 所餘倍句即中末二率彼一句弦較為末率者用減
 彼一句弦和所餘倍句即首中二率故兩倍句相乘
 即猶以中末乘首中而兩倍句相乘為底兩股相乘

謂
 五個字

為高者化為中率再乘為立方三率併為帶從故以
 句弦和為從開立方即得中率又以中率自乘與首
 末二率相乘等故以中率自乘為平方積以首末二
 率為長闊和得長闊即得首末得首末即得兩句弦
 較之數是術也窮消息之原鑿旁通之徑所謂成變
 化而行鬼神者矣元李冶傳洞淵九容之術撰測圓
 海鏡益古演段以明天元一如積相消其究必用正
 負開方互詳於宋秦九韶數學九章
 本朝梅文穆公雖指天元為西人借根所由來而正
 負開方則未有闡明者元和李銳尚之特為難校謂
 此始貫於一好古之士翕然相從考嬰獨推其有可
 知有不可知如測圓海鏡邊股第五問圓城求徑二
 百四十步與五百七十六步共數而李仁卿尊以二
 百四十為答數學九章田域第二題尖田求積二百
 四十步與八百四十步共數而秦道古專以八百四
 十為答乃自二乘方以下縷析推之得九十五條凡
 幾根數為帶從長闊較則可知為帶從長闊和則不
 可知又推得幾真數少幾根數又多幾平方與一立
 方積等多少糝雜和較莫定立法以審之以幾平方
 數用幾立方數除之得數乘幾根數以較幾真數若

少於真數則以幾平方為高閣較是為可知若多於
真數則或幾平方數為通分法三母總數幾真數為
三母維乘之共數幾根數為通分之共子如二如六
如十二設真數一百四十四少二百零八根積多二
十平方積與一立方積相等則三數皆同是為不可
知也孝嬰於六經務在熟習本文博通注疏原始要
終以一知半解為陋儀禮士虞禮記虞沐浴不拂注
云今文曰沐浴歷來校者不言其所謂或以今文曰
沐浴則古文不曰沐浴今本作沐浴宜有譌孝嬰曰
否注謂古文作沐浴不拂今文作沐浴無不拂二字
所異在不拂之有無不在沐浴之增減也史記太初
元年年名焉遂攝提格是為甲寅漢書述三統推太
初元年歲名丙子說者不能決孝嬰曰三統劉歆所
作王莽以火德消盡土德當代太初元年甲寅數至
建國元年則為丙午莽急欲即真萬不能待戊己之
年故更元年為己巳則冠土於火之上遂改太初甲
寅為丙子又偽為起火之法遠托諸十四萬三千二
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為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起若干
法至建國元年恰為己巳此與即位之日用戊辰令
天下以戊子代甲子意同歆以之欺莽莽以之欺天

下凡說經史不苟同於人類此熟於許氏說文工篆
餘事亦為詩歌性淵穆和易與人接無厓岸有以所
著撰相質必首尾研究再三否者直乙之是者為之
疏通證明程氏瑤田撰磬折古義以明一矩有半之
句倨謂設縣於股在鼓上稍右股橫於上所以壓之
使正泥成說者或疑之孝嬰核以重心比例之法而
磬鼓直縣之制以定或得舊井闌石有字磨滅衆傳
會為蜀延熙時物孝嬰細審力闢其誣或勸其周旋
世故終崛強不少假借其官石埭也公事依例獨行
不為利疚戚愴故食貧茹苦無異諸生時堂集當造
樂器一十七宗一百五十八件司樂生二十人舞生
四十人與之朝講肄強歌舞蹈志石埭東山郭柳
家梁有媪劇田得銅器二斛相附有古篆文孝嬰量
得大者口徑尺八寸十分寸之九邊侈一寸十分寸
之一腹寬底殺容積寸二百三十六辨其當下篆為
蜀郡成都楊旦造傳子孫十字小者容積一百一十
寸形與大者同辨其當下篆為陵陽子明受王孫登
作駿用沸十二字劉向列仙傳紀子明上黃山采五
石脂沸水而服此其沸石之器且為楊王孫名可補
班氏漢書急分俸錢購得之日手摩挲以為娛樂而

既中生塵不計也春秋四十有六所著衡齋算學上
卷行於世世里考定通錄錄琴氏倨句今鼓旁線中
縣而縣居線右解已刊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藏門人
江都汪孝廉延麟處聲譜說文聲類今有錄開方表
衡齋文集詩集黃山遊日記藏于家志曰今世精九
數之學者惟孝嬰及李尚之銳尚之善言古人所已
言而闡發得其真孝嬰善言古人所未言而引伸得
其間尚之精實如詩之有少陵也孝嬰超異如詩之
有太白也秦李之學為郭大史授時草開其先有明
三百年莫有能知者唐順之顧應祥自謂知算而於
測圓海鏡授時術不知立天元為何事竟刪細草去
之
本朝重實學盡收兩家之書於四庫全書中而天下
好學深思之士乃得從而彰顯焉正負開方發明於
尚之俾古學微而復著而可知不可知則自孝嬰啓
其端尚之亦深歎為窮幽極微為算氏之最撰開方
三例以證明之所云一答即可知者也所云不止一
答即不可知者也所為三例以隅實同名者不可知
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不雜者可知隅實異名而從
廉正負相雜其從翻而與隅同名者可知否則不可

知隅實異名即帶從之長闊較也隅實同名即帶從
之長闊和也尚之以隅實同名異名明一答與不止
一答孝嬰以長闊和較明可知與不可知其義一也
至孝嬰謂幾真數少幾根積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等
即尚之所謂實負從正廉負隅正為隅實異名而正
負相雜者以商數乘隅與廉相減隅數多於廉則減
去廉之負而存隅之正隅從兩正當一實負仍從為
隅實之較隅數少於廉則減去隅之正而存廉之負
廉實兩負當一從正仍從為隅實之和以立方除平
方猶以隅廉相減以根數乘減餘而少於真數則真
數為和即從為較矣以根數乘減餘而多於真數則
真數為較即從為和矣尚之言多少在廉隅孝嬰言
多少在從實隅多於廉斯從少於實故尚之以多為
一答孝嬰以少為可知廉多於隅斯實少於從故尚
之以少為不止一答孝嬰以多為不可知尚之究乎
既商之後孝嬰審於未商之先言若殊趨義實互證
親此者或斥彼通彼者或詆此故相傳其齟齬焉然
而絕學之顯端由兩君實闡乎
威朝文治之威謹備述之而他從略云

李檢討家傳

君諱因篤字天生更字孔德又字子德陝西富平籍山西洪洞人高祖諱朝觀為邊商以任使著聞內與里豪爭渠田為齟齬以死曾祖諱希奎上書

闕下直其事大猾以次就法報父讐名動天下亭林

父諱映林諸生從馮恭定遊闡明理學私謚孝貞君

三歲而孤冠至里中祖妣楊氏與族人登樓並焚死

李氏之門令良賤死者八十有一人外祖田時需撫

之成立受業其門曹倦翁觀察三晉君以故人子相

從因善代州馮觀察雲驥雅愛其風土人物居旬注

夏屋間者十年初膺薦舉以母老家貧力辭不至既

敦促入都

召試博學鴻儒入翰林與朱竹垞潘稼堂嚴藕漁稱

四布衣雖馮勉曾亦以布衣擢用不得與其數授官

後上疏乞養情詞懇切昔人比之李令伯之陳情殆

又過之鈕玉樵以為

國朝兩大文字之一部議以係取纂修明史不允其

請奉

旨特准其終養出都之日士大夫詩文贈送者數百

人天下莫不為之高之表文有云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

人天下莫不為之高之表文有云痛思臣母垂暮之年不

幸身嬰殘疾臣若貧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况衰年七

十久困扶床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

遠回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為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

義之棒檝不逮其親温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

悲何及餅壘之耻奚償即臣永為名教罪人虧子職

而負

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

仁推于士庶寧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

情置之仕路且臣謏陋而同時薦臣者皆

朝廷大臣其于君親出處大義聞之熟矣如臣微名

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戩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於薦臣亦為有覲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達

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

朝之限雖迫于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于愛日呼天

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報見

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

祿位也明矣况

祿位也明矣况

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

九重嚴遠情壅

上聞隨于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

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

流涕無已雙目昏耗垂至失明臣仰圖報

君俯迫諭母欲留不可欲去不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

代題惟有哀求

君父許臣過歸扶養其母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

統由再造錄微君終養母歿仍卧不出致經顧亭林

游濟南為一達官置之獄君於數千里外往拯之得

全亭林賦詩三十韻君廣二十韻酬之傅青主評云

往秋岳先生評李長律謂風雅以來僅有此製非阿

好也余故于開闔頤柱指而言之以正告天下之為

排體者王漁洋池北偶談云長律得少陵家法嘗以

四十韻詩贈曹秋岳曹歎曰數百年無此作矣李有

句云林谷關音本乾坤老篆才予謂理語經語最不

易下又著壽祺堂詩集漢詩評錄微精于韻學顧亭

林序音學五書云詩本音十卷則李君因篤不遠千

里來相訂正而多采其言又云每與予言詩有獨得

者今頗采之又答李于德論音學書有云非託之足

下其誰傳之詞多不載著詩說亭林稱之曰毛鄭有

嗣音者錄微朱竹垞經義攷載有秦風一篇餘俟攷又著

春秋說朱竹垞經義攷云孔德無子其著作甚多要

不可問矣汪荅文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世未嘗無可

師之人其經學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

于天生王漁洋池北偶談云李天生年三十弃諸生

博學強記十三經注疏尤極貫穿君精熟前明一代

事蹟史館無能及者歸養後橫雲山人史彙成欲君

正之老病在床令二人捧藁朗誦于側君呼之曰改

即加竄改塗易半載而畢由是史彙知名與李二曲

李念慈交稱關中三李又稱關西夫子錄微

馮按察家傳

君諱廷丞字均弼代州人曾祖壘南寧府同知祖光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南父祁翰林院編修馮氏以文學起家至君凡十一世立朝涖官咸有名績家法謹嚴為北方所重述君生而慧疑少以詩古文詞名於世考証經史地形要害議事風發為有用之學知不足齋集既冠舉于鄉乾隆二十一年由蔭生授光祿寺署正君儀觀溫雅造次必於禮法嘗引見

純皇帝望其舉止喜曰是傷家子弟丁父憂去官君

自以有祿於

朝乃盡以遺產與諸弟而獨任喪葬之事服闋補故官開少事因得肆力于學多識史事尤精於地理自禹貢以下川瀆異同都邑沿革口講手畫昭然如親丹青累篋老而益勤然不喜著書自娛而已差監通州本裕倉有善政既受代吏人往來京師更十餘年參謁惟謹遷大理寺寺丞故事大理寺於三法司主平反刑部權日重大理不得舉其職君在官於罪名出入數有糾駁刑部請司皆怒大學士劉文正總理刑部獨心善焉尋遷刑部廣西司員外郎既謁文正

儒聽

文正傾心禮遇事無大小悉以咨之踰年遷廣東司郎中君公廉不受請託然用法持平多所矜恕是時文正方得政所奏請無不當故君得行其志嘗言治獄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當事嗟賞其言告諸司官以為法述于時君益貧賃屋壁立斥與馬無薪裘資處之淡然曰不固窮非士也知不足齋集出為浙江分巡寧紹台兵備道兼海關監督述廉介自矢不為詭知不足齋集歲造戰船采木於屬縣吏因以為利君閱實其木書之於策以次伐之吏無所容手潮犯蕭山君急裝立塘上曰水至則死於此督吏民修防更三晝夜塘得不壞歲入有餘則以舉其地之公事次則施諸三族之貧者通人名德禮接如不及故交遊士咸得其欲君被服如便者不聽音樂終身無妾媵遷官之日至無以治衰調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兼提督學政述臺灣斗絕海外民番襍吮官三歲更番不肖者漁利擾獄市繚蔓不可爬梳君一刷之曰吾不為也察屬悚惕及君之時不敢為非知不足齋集于時承黃教亂後撫治彫敝務安靜不苛擾柵城三千七百丈以為外衛數巡廳縣供頓餽遺無所受嘗一夕卻金如意七列城嘆服稱盛事有吏職造船應

支番銀二萬吏之子為諸生其年當選據吏請毋受
直而貢其子卒不許學擢江西按察使以失察與人
書籍事革職發軍臺效力旋奉

恩旨贖罪

命往江南以同知用知足齋集四十五年

純皇帝南巡

詔許君降捐道員仍留江南候補君自至江南前後
為總督者謂君不習為吏接遇甚簡既論贖盡毀其
家不足當十一素畏慎善憂及茲牢落生意遂盡請
道凡缺七輒為人得署常州徐州淮安三府蘇松常

鎮太糧儲河庫江南鹽巡松太兵備四道率不數月
代去常日旁皇無所得食賈人責家咸見逼迫及其
當官則清操彌厲同官或叩其所入輒權詞答之終
不以其守益人盡心民事尤急貧弱雖一日必舉其
職時人以君好施而無所取清而不刻篤學勤政未
嘗近名謂之三反當君管河庫日大學士誠謀英勇
公以閱河至見君溪相器重使開臨河集引河述君
晝宿工所官吏分寸不敢欺或啗以利不可則讒
交作然大吏之賢者以是益重君知足集誠謀英勇公

還

朝陳君忠實可任且言其淹恤由是補分巡江寧鹽
法道踰月遷湖北按察使學述

陞見

高宗純皇帝問官刑部時誰保薦以劉統勳對

上曰學劉統勳最好君於是益感厲淬發思有以自

見知足集荆門州知州某為民所毆以抗糧聞君馳往

撫定其衆究其致衅始末乃坐倡首者而貸其餘人

施南民以爭地相仇殺君履行萬山中親定其界為

瘴氣所中重以飢勞舊疾遂作既歸猶冒暑聽斷不

少止遂卒年五十七學述

燕蘭小譜

附海鷗小譜

許崇熙題

宣統三年季夏
長沙葉氏校刻

重刻燕蘭小譜序

燕蘭小譜一書紀京師伶人之事昔聞其名未見其書自丙戌借計入都兩次過夏又自壬辰通籍觀政銓曹前後幾二十年日日徘徊於厥旬書肆問求其書不得也歸田又逾十稔徵歌選舞日與梨園子弟調絲摩竹上下雲泥中丁甲午庚子多故之時燭炮酒闌聞樂不樂每讀康雍乾嘉諸公遊宴之作想其時朝野無事海內又康士大夫生長太平遭遇唐虞之際卽羈旅落拓之士流連風月寄興鶯花亦絕無愁苦之音形之歌詠如安樂山樵其人不知其如何跌宕春明樂而忘死至今令人思其書并思其人如瓊嬛祕藏日夜形諸夢思而不可得一見也頃從市

序

間得巾箱小本譌字甚多又中多模糊斷爛之處觀前後序跋知乾隆時曾有刻本爲余秋室集手書此乃其重刻者以其流傳不絕如縷亟召手民刊行闕者仍之不敢肌補原附海漚小譜爲趙秋谷執信紀津妓作雖男女分途而同爲北方景物觀原刻凡例久已合行不始於此本也袁枚隨園詩話補遺盛稱此譜在古人南部煙花錄北里志之外別創一格下一則卽錄海漚譜中贈仙姬八首之一可知隨園所見二書亦是合刻則其由來舊矣譜中人物皆極一時之選僅過百年姓名已成泡影世言美人必得才子而後傳似此亦未可盡據要之當時風流艷迹一展卷如見其人斯固非乞文字之靈不足傳神千古然則

謂美人必待才子而後傳亦無不可也嗟呼開元全盛一轉瞬而天寶亂離艮嶽繁華不須臾而靖康南渡荒淫亡國盛衰相倚求如我

朝之深仁厚澤民樂其業士忘其家如二譜所紀一時之盛豈可得哉宣統辛亥春二月中和節長沙葉德輝撰

序

序

燕無蘭傳記燕姑夢蘭曰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是蘭之氣韻無分乎南北也癸卯中夏王郎湘雲素善墨蘭因寫數枝于摺扇一時同人賡和以誌韻事余逸興未已更徵諸伶之佳者為燕蘭小譜始甲午迄今共得六十四人計詩百三十八首又雜咏佚事傳聞共五十首先之以畫蘭詩者識原始也繼之以燕蘭譜者美諸伶也終之以雜詠者寓規諷也諸伶之妍媚皆品題于歌館資其色相助我化工或贊美或調笑或即劇傳神或因情致慨其優劣略見于小敘中而詩不沾沾于一律大約風比興三義為多嗟乎昔人識豔之書如南部煙花錄北里志青泥蓮花記板

蘭譜序

橋雜紀及趙秋谷之海滙小譜皆女伎而非男優即黃雪蓑青樓集所載亦女且也惟陳同倩優童志見其齊志齋集中惜名不雅馴為通人所誚燕蘭譜之作可謂一時創見然非京邑繁華不能如此蒼翠太平風景良可思矣後之繼詠者當不乏人余何憚投燕石而引夫宋玉也耶乾隆乙巳季秋安樂山樵太初自識

跋

安樂山樵燕蘭小譜凡詩二百二首始癸卯重午後暨今中秋所作也予昔假館于蘭修丁香老屋見湘雲畫蘭索山樵同詠山樵更徵諸郎之得名者悉直品題緩吟低唱以抒寫其沈鬱無聊之概特借徑諸郎故不必人求其備詩惟其肖其中雋永風雅感慨調笑得風人比興之旨而神韻直逼漁洋蓋其一片婆心欲挽淫靡而歸于雅正非董愛江維揚竹枝詞比也山樵每脫稿必示予擊賞已非一日爰書大略以貽同好讀者得其味于酸鹽之外可耳乙巳小春月竹酣居士跋

蘭譜跋

主

題詞

西風木葉蕭然搖落之晨烏帽黃塵老矣羈孤之客看堂
堂之去日白髮霜凝聞略略之新聲青樓夢斷於無聊賴
之中作有情痴之語嬉笑怒罵著為文章劍動花飛通于
梵乘微聲角伎偶同竿木以逢場舞榭歌臺都俱水天之
閒話此安樂山樵燕蘭小譜之所由作也山樵長湖山郡
住癸辛街家世翩翩性情落落身留燕市不求聞達而來
僕是吳儂未識裙裾之樂欲醒看書之眼頻上查樓聊分
問字之金閒親鞦韆部翫遊既數題品斯真閱歷恆多長言
不足人萃齊晉燕秦蜀滇吳楚如遊羣玉之山技兼琴棋
文酒書翰管弦若過五都之市於是拙毫紀麗騁秘圖妍

蘭譜題詞

凡茲載弁之釵媵以有聲之畫閒花野草都歸貯藥籠中
黠鼠淫狐莫遁照妖鏡裏雅花列部協正變于風人正雜
分編配陰陽於易象箇箇香濃語媚卻從塵外觀塵篇篇
棒喝鈴提不向夢中說夢如填花品搜羅適合仙班葛宏
列仙
傳仿列女傳之例皆七十二人今譜
中花雅部以訖雜咏所載亦如其數試數流光歷覽怡周
星紀花雅部所載斷自甲
午至今凡十二年朱竹垞風懷二百韻鬥巧爭妍
陳老蓮水滸四十人窮形盡相可謂筆有生枯意含美刺
者矣然而此其略也竊有疑焉黃金臺畔不栽燕姑之花
秋草叢中孰採靈均之佩願斯名而安在寧無說以徵之
則有人來紫葢巷本烏衣稱名而影滿冰輪問字知氣蒸
夢澤韶年焯約歌殘楊柳之風雁序俦婷拆破琵琶之字

媚香樓上邀龍友之新題水繪園中喜雲郎之乍見而乃
舞衫才卸翠墨裁箋檀板初停身籤讀書家有右軍之沼
水破魚吞手揮左氏之香毫真蕊結枝枝帶露 爭沒骨
之圖葉葉翻風題滿聚頭之扇此嘉名因之緣起而小譜
于以權輿也嗟乎

帝京景物美麗偏饒

盛世笙簧臣民溥樂流連光景原達者之襟期歌咏昇平
洵才人之韻事今日旗亭畫壁不減西崑他年日下徵聞
應誇南部倘謂王逸少遺哀樂于中年誠知我者如曰杜
工部咏雨雲於巫峽直其然乎

乾隆歲次乙巳初冬望日西騰外史漫書

蘭譜題詞

二

例言

一 是譜始于癸夏成于乙秋諸伶所在某部據作詩時書之嗣後更易未暇改正至名字籍貫惟著者得其詳悉餘約略而已

一 元時院本凡旦色之塗抹科誦取妍者為花不傅粉而工歌唱者為正即唐雅樂部之意也今以弋腔椰子等曰花部崑腔曰雅部使彼此擅長各不相掩

一 諸伶敘次惟部首數人略有軒輊此下皆隨意編錄無定見也其殿末一人頗深注意不可漠視孫山

一 魏長生開近年風氣序略頗致譏詞然曲藝之佳實超時輩今獨崑腔聲容真切感人欲涕洟是歌壇老斲輪

蘭譜例言

三

一 也不與噲等為伍置諸殿末庶幾齊變于魯為王劉赤幟

一 陳王二劉時稱四美以冠花部允協輿情若白二之歌

一 喉永亨之態度洵梨園名輩置于次卷之首不忍沒之

一 雅旦非北人所喜吳時二伶兼習椰子等腔列于部首

一 從時好也祭日為殿其曲終奏雅歟

一 畫蘭詩為譜之原始雜詠雜感為譜之餘韻故編于首

一 末至海漚小譜篇帙寥寥舊列燕佳未能流播以與蘭

一 譜同調因附錄焉效顰之誚所不敢辭

一 譜中評品皆得于歌館藉粉飾以供吟詠若不釵而弁

一 恐白面郎無幾寧有子都耶讀者求之于風鬟霧髻閒

庶其似之矣

蘭譜例言

四

燕蘭小譜卷之一

西湖安樂山樵吟

畫蘭詩共五十四首詞共三首

夫蘭國香也畫韻事也湘雲伶中之彼美也美人芳草臭味相同畫意詩情唱酬胥協爰以冠首并附同人

王郎湘雲雖隸樂部頗嗜風雅歌板之餘寄情筆墨

嘗寫蘭扇盼少施氏楚楚可愛蘭修為題詩四章

西賓張潤齋和焉索余同詠為賦四斷句以誌韻

事

墨池瀟洒寫同心彩筆拈來勝斷金一片湘雲縈澧水王

郎從此播芳音

蘭譜一

弱腕能將粉本描聚頭習習逞風標蝦皮韭菜撩情思慙

愧烏盆鄭板橋某巨公戲題湘雲畫蘭云韭菜蝦皮亂一

破盆蘭云早知不入時人眼打庚鮑才華不自持媚香入畫更題詩西園公子空蕭索春

水無端皺一池楊龍友為妓李貞麗

白歎幽芳澗谷生出山猶是在山情倪迂慣作無根畫淪

落天涯臭味清

題湘雲墨蘭

喜見王郎試筆頻斜風絲雨不勝春若教漸入芝蘭室只

恐孤他海上人王荆公書如

絲綸妙手補天衣燕履凝香客見稀擗管忽收嬌弟子蘭

英新吐蕙苗肥

友人以王郎蘭扇索題為書一絕

帙展南田仿傲工不將濃豔染東風亭亭小閣烏皮几閒

寫湘蘭一兩叢少施氏贈湘雲揮南川畫湘洲

有學畫蘭者偽署湘雲名款索題

縱橫薤韭任披紛強作瀟湘九畹雲寄語牆東君莫妬米

顛今又做羊欣湘雲仿蘭修如婢學夫人今又假湘

湘雲畫蘭一載濃淡疏密頗有法度問布拳石亦清

雅不俗署名數字拙而媚友人以畫扇索題為綴

數語識之

嫩葉紛披瘦蕊埋香風散自粉坊街王郎妙腕無人識兩

蘭譜一

字書名似折釵湘雲居南城虎坊

歌傳檀板按梁谿羞作南音唱大隄蘭韻已回燕谷暖痴

情寧共楚雲迷湘雲近習

今夏居停移寓菓子巷西湘雲繼亦遷至相與為鄰

友人屢以扇屬余索湘雲畫蘭戲題筆上

豈是燕蘭韻語工王昌今又住牆東先生自有春風筆太

極圈兒萬象融友人見燕蘭請疑余為鍾

題湘雲蘭扇

風寒翠葉姿偏嫩露池檀花笑未開好似行雲巫岫女亂

頭粗服返陽臺

南鄉子題湘雲

清影古幽芳翠葉披披嫩蕊黃堪與江梅同寄傲瀟湘有
客行吟祇自傷 鄉思意難忘寫入雲箋韻更長欲向燕
臺頻結契王昌到處逢人是媚香

附同人作隨意鈔錄
未識姓名

為耦堂題湘雲畫蘭

一朶含風態斬新枝枝葉葉淡無垠品題忽憶東坡老曾
說春蘭似美人
似濃如淡不曾勻欲整還斜太逼眞卻笑羊欣好書格被
人強說學夫人
九畹湘臯舊結鄰靈根元是此花身自從楚客初秋佩不
共離蕪感棄人

蘭譜一

三

密蕊檀花不染塵風來馥郁靜含春離離繞砌看都好渠
是烏衣巷裏人

僕題湘雲墨蘭屢矣風枝露葉數見不鮮今耦堂以

畫筵索句姑以卽事題之

風寒翠帶影離披猶是瀟湘雨後姿想得晴窗閒弄墨一
雙條脫拂箋時

登登新起燕泥梁室有圖書砌壁光他日從余乞題榜也
應喚作媚香堂

題湘雲蘭扇爲鄭定
齋作

偶從楚豔結幽姿卻被東風日夜吹移向庭前比書帶清
芬還散授經帷

亂頭粗服看俱好筆勢翩翩整復斜記否一枝曾入夢國
香原屬使君家

為藕塘題蘭扇

蕤材堆几畫盈牀消受爐煙茗椀香不到粉坊街上住那
知天壤有王郎

契比蘭盟與石交風流眞使意都消與臺卻笑開桃李不

是魂挑便日招藕塘屬湘雲畫蘭
自製小甲贈之

長相思題湘雲
畫蘭

湘水清湘月明淡淡湘煙靄靄雲中含一段春 花素心
人素心一樣幽姿一樣馨同心應共盟

湘雲墨蘭便面流播歌場筆法娟秀藝林賞之適于

蘭譜一

四

韻湖齋中見太初潤齋兩君題詞更爲王郎生色
也未忘結習偶觸閒情爰題五絕句以誌一時雅

勝

題遍旗亭憶往時雙鬟慣唱白雲詞懺除綺業原非易又

和東曹小史詩張季鷹咏小史詩最
爲精特以况潤齋

湘波縹渺正愁子素質盈盈繪不如誰染銀毫摹粉本恍
疑九畹乍移居

雲軀雙肩月墮懷春蘭秋蕙兩相諧烏衣子弟多佳客裙

屐翩翩款畫齋

畫中緘恨最難拋扇影桃花爲解嘲輸與文孫弄柔翰太
初著作手頻鈔太初春水無端嫩一池韻湖擊
節不置文字之契前非偶然

蘭生幽谷闕芳姿不似楊枝與柳枝
倘向雲藍窺姓氏阿儂家世本王搗

太初居士以所題湘雲墨蘭同玩戲成三首

湘煙爲態雨爲神寫出幽叢力未勻
閒向吳興窺墨法風姿詎遜管夫人

往事風流競占名江梅百詠太鍾情
陳髯枉詫雲郎貌弱腕何曾解寫生

川陳檢討與紫雲事

楚天清露曉來多雲展春山黛色拖
好是江鄉芳澤遠飛飛翠羽水如羅

爲瀟塘書湘雲蘭扇

金臺才子江郎筆賦罷親書幼婦詞
欲向蘭心通雅契先

蘭譜一

五

從雲葉寄相思

猗猗九畹漫含情愛爾欹斜小署名
想得竹萌兼菜甲軒窗風味擅三清

題湘雲墨蘭箴子

簾櫳晝清潤佳客時在傍柔荑拈弱管
墨瀦流清光相對愜素心不言而自芳
出入君懷袖挹此幽谷香

戲題王郎畫扇

燕姑夢傳佳兆羅含宅繪芳叢
綠雨能遮夏日媚香羣挹春風

題湘雲貽蘭修居士梅道人竹卷及所畫蘭

美人攜妙蹟嬌語何誦誦欲乞漚波筆
贈以梅花巷軸展

媚餘香瞥見鸞停驂宛臨瀟湘浦
中有翠雨涵聞鶯憩息時紛披畫元鸞
兼學卽如此幅畫妙腕猶能參葉長
旣婀娜芬芳仍清湘靈心疑獨秉歌音
勝何哉

題湘雲墨蘭

莫言簾幕已秋風春色無端入蕙叢
昨夜月明鸚鵡語只疑香影颺堂東

爲友人題湘雲蘭扇

綺石黃鸝畫作殊離披清影映屠蘇
梨園會有彭郎指挑撥清圓似此無

蘭譜一

六

仙史丹青擅一時臨摹粉本費尋思
高懷羞學長安妓誇誦當年白傅詩

清平樂

閒時揮灑葉葉翻書帶松雪丰神差
領會一種柔情堪愛新牋帖近蘭寮
春寒翠影描條添入袁安卧處風光
寧減紅蕉

題王湘雲墨蘭

洒落芳姿別有神香風習習研池春
依希露裊煙汀曉影入湘潭自寫真

有以湘雲蘭扇索題者爲賦長律一首

清雅王郎玉不如齊紈輕拂曉窗虛
花因露重檀心掩葉

被風寒翠帶舒芳性可紉君子佩媚香還襲美人裾而今
畫史添佳話小署雙名釵股書

題王郎墨蘭便面

樂部檀郎筆江阜美女花清風時拂袖香夢落誰家

同作

赤日行堪畏涼颼爽欲馨卻疑湘月下解珮見娉婷

題湘雲墨蘭

春風習習灑清輝芳韻嫣然不厭肥恰似晚涼新浴後花

前笑鞦韆綃衣湘雲寫滿多作畫
葉花極濃郁有致

友人寫蘭偽署湘雲名款索題賦小詩一絕

茶熟香溫墨未乾畫成漫擬秀堪餐輸他婀娜撩情思露

蘭譜一

葉風枝總耐看

題湘雲畫蘭

奩水沈香耐露寒無邊春色上毫端如何南浦雲深處不

畫湘妃竹數竿

應是春寒箭未多紛紛翠影鬱婆娑曲江士女如相見為

問金錢擲幾何

題湘雲蘭石扇頭

焦墨離離亂點苔數莖含蕊倚風開堪嗟湘女凌波襪瓦

礫堆中小舞來昔人謂名家書扇如美女舞
千瓦礫堆今湘雲蘭石似之

湘雲蘭扇二絕

三楚精神雅擅名譜中纖影現娉婷更憐數筆嬌含露爭

得心如宋廣平

春雨春風態度多離騷芳意日摩娑笑他廣筆今頻見詎

獨當年稷帖訛

王郎湘雲意態閒遠不與眾伍所畫墨蘭楚楚有致

為製採蘭曲四首寫其人以題其畫

灼灼韶華子採蘭湘水濱葉長自容與花好相鮮新

采蘭莫采葉葉勁似儂心賈客漫行樂蘭言勝斷金

朝采湘江頭暮采湘江曲湘江風月清愛他鷗鷺宿

行行逢伴侶相逐蘭皋上同伴不同心彼此殊聲響

題湘雲蘭扇

數莖葉春在手君子心美人口

蘭譜一

王郎墨蘭漫書一絕

春風偶逗墨池香不許湘蘭舊擅場真箇丹青能養目何

須更借美人光

人乘青翰來雲夢天與靈心寫國香博得孫郎七字句未

輸綺語賦清芳上二語孫某贈
湘雲聯句也

題湘雲畫蘭

芳佩澆蘭沅芷清姿畹露湘雲桃李漫山都俗國香獨有

夫君

燕蘭小譜卷之二

西湖安樂山樵吟

余詠畫蘭詩後豔情綺語觸緒紛來俯仰興懷不能自禁爰取甲午至今都中且色之得名者凡若干人或存或亡所聞所見悉為題詠各誌數語品評以覘大概而餘子碌碌等之自檜以下云

自題二絕句

百冊新詞緩緩誦等閒罪過屬風流太平英彥多騷雅愧我迂疏半白頭

南北伶倫妙一時皇州風景繫情思定知傳唱燕蘭句陋

彼昌符婢僕詩唐李昌符久居長安作婢僕詩五

蘭譜二

花部共一十八人計詩四十六首

陳銀官宜慶部字漢碧四川成都人魏長生之徒明豔

韶美短小精敏庚辛間與長生在雙慶部觀者如飽飫醲鮮得青子含酸頗饒回味一時有出藍之

譽嗣後聞妝健服色色可人其機趣如魚戲水觸處生波儂巧似猱升木靈幻莫測余見其烤火一

劇頓解易象聞吾鄉沈君作詩十二首賞之恐讀

漁洋秋柳詩知其妙而未必能名也今以銀官為巨擘惜乎交盡金夫苦羞澁者但目逆而送之耳

逸態翩翩青勝藍多情不作寶兒憨憐他醞藉春風裏弱柳依依似漢南

嬌小儂翻巧則那詼諧成趣愜心多幾回注目怡情處道

好聲難喚奈何北人觀劇凡愜意處高聲叫好此非我輩所能

西州佳麗最堪思怪爾風流擅一時巫字山臨巴字水柳枝人唱竹枝詞

季子多金目連五陵裘馬態翩翩饒伊杜牧風情遠名

士由來值幾錢慨沈

王桂官萃慶部名桂山即湘雲也湖北沔陽州人身材

彷彿銀兒橫波流睇柔媚動人一時聲譽與之相埒余謂銀兒如芍藥桂兒似海棠其丰韻嫣然常

有出於濃豔凝香之外此中難索解人也為少施氏所賞贈書畫玩好千有餘金故嬌嬌自愛屢欲

蘭譜二

脫屣塵俗知其契合不在形骸矣

丰韻嫣然一笑問湘雲冉冉鎖巫山襄王不赴高唐夢莫

放春風作等閒

風俗荆江樂事多春田土鼓唱秧歌何來窄袖青衫女笑

眼看錢賣餽饈餽饈餽餽一餽甚佳

似媚香采采向人誇如何九畹湘蘭秀不

解藏嬌是二麻

漫說纖腰舞翠盤呢人嬌態步蹣跚欠伸圖好從兒學一

種春情有兩般少施所藏欠伸美人圖甚自珍惜為湘雲乞去

劉三官萃慶部名玉字芸閣雲南安寧州人長身玉立

逸致翩翩一時王劉齊名然劉之美不似王之易

見碩人之二章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
非善詠美人者不能細心體狀而劉郎兼有之性
頗驕蹇與豪客時有抵牾近有太岳之裔寒士也
以綺語結契甚相愛重豈少陵所云文章有神交
有道乎

魏 魏國風流別有春每嫌脂粉汗天真卯金故事堪持譽帳
裏盈盈兩玉人昭烈帝出夫人事

一劇傳摹女悅男晴絲裊裊吐春蠶卻憐南國生劉二不
似西州熟魏三雲閣仿婉卿縫格勝一則終遜自然宋魏野贈妓詩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

臭味甘和似醴醪無端作惡憤餘桃多情丁卯橋邊客力
任調人不憚勞

白傅歌詞入誦難頓教聲價重長安而今好向人誇詞博
得文園賦藻看

劉鳳官華慶部名德輝字桐花湖南郴州人丰姿秀朗
意態纏綿歌喉宛如雛鳳自幼馳聲兩粵癸卯冬

自粵西入京一出歌臺即時名重所謂飛上九天
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如見念奴梨園獨步時

也都下翕然以魏婉卿下一人相推洵非虛譽是
日演三英記無淫濫氣象惜關目稍疏卽劇調之

流水行雲興若何相逢無那逗情波娉婷卻勝如花女不
事施朱著粉多

帝里新誇豔冶名粵西聲譽早錚錚王湘陳雲劉雲鄭生
超時輩獨許兒家繼婉卿
一劇張三認老婆笑嬉怒罵儘都盧卯金遷客欣相賞直
把文情擬大蘇

乍訂鸞儷意已諧反兵作合巧安排憐伊未遂同衾願
肉何時補縫來嘗見演三英記乃唐將王士英敗至寶莊至桂英計醉以酒爲之撮合今鳳官扮桂英未成親而先使二人講好是黃花女作媒矣因憶小說中吳汝玉與所歡鳳娥相講舉物觀之鳳曰豈肉耳吳曰非此何山補縫之語以調之際肉吳音同汝玉縫借音鳳

鄭三官武保和名載興字蘭生江蘇吳縣人崑山中之
花旦也癸卯冬入京雖近而立之年淫冶妖嬈如
壯妓迎歡令人酣悅臺下好聲鴉亂不減婉卿初

至時嘗演吃醋打門摹寫姑婦春情藝語覺委鬼
之滾樓不過陽臺幻景未若是之既唯蕩也惜
豪客難逢徒供酸丁餓眼以身發財豈易言歟

謔浪風流妙一時好聲頻送笑情癡可憐誤入梁谿隊空
作花枝照酒卮崑曲非北人所喜故無豪客但爲鄉人作酒料而已

東吳西蜀兩妖嬈摹寫春閨故二嬌莫問樓頭疑雨態妬
情終是可憐宵

吳下傳來補破缸低低打打柳枝腔庭槐何與風流種動
是人問王大娘是日演王大娘補缸雜劇中如看燈耶

約束登場態欲仙玉奴弓樣倍增妍憑誰消受烏韉煖冬
去春來又一年有允蘭生煖靴過冬者竟屬子虛詩以嘲之

蘭譜二

四

736

彭萬官

餘慶字慶蓮四川萬縣人工琴大目濃眉爽

則可愛不似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女郎故名擅歌

樓毀者幾半有時演小生更覺風情灑落機暢神

流蘭修深賞之去年隨浣花公往楚未入品題今

見其丰度與芸閣平泰可稱盧前王後非于高輩

所能躡其後塵者

譽豈無因毀有辭輸他桃杏門芳姿先生好致平章語風

味哀梨儘可思

丰神灑灑二劉問翠掃峨眉語帶蠻那似吳姬嬌擬酒撥

絃低唱念家山

黑恰紅髻粉面妝踰垣巧護鎖雲囊綠林俠骨真堪羨誰

識人間窈窕

蘭請二

演銷雲囊

女賦甚佳

琴聲落落指生寒不似箏琶錯雜彈曾說梨園有二妙銀

兒幻術桂兒

蘭官戲法桂官畫蘭

張蓮官

太和山西太原人年逾弱冠秀雅出羣蓮臉

柳腰柔情逸態宛如吳下女郎絕不意其為西人

之子也不趨時好作妖媚之狀故豪客未之齒及

余聞諸韻湖居士往觀其劇果屬不凡因歎如斯

麗質埋沒于俯腹明目之儔遺珠之憾寧有極耶

鬢影脂光照眼新輕盈態度半橫陳吳兒莫漫誇歌舞自

是西方有美人

蜀伶濃豔楚伶嬌楊柳章臺門細腰何似紅蓮低映水香

風微度酒痕銷

艾蕙官

餘慶字晚翠直隸景州人姿態明豔鮮有韻

致蓋不從梨園法曲中來徒事妖冶以趨時好余

甚惜之歌樓稱養銀兒未免唐突西施矣友人韻

湖居士大為契賞字曰心香僅以詩扇相贈恐懸

馬首于門而往市牛肉也

灼灼爭誇時世妝競將豔冶媚錢郎可憐壯悔堂中客鎮

日空燒心字香

桃花不語下成谿無限春風送烏啼堪歎一枝紅躑躅漫

誇煙雨欲淒迷

上二句謂

陳金官

餘慶字麗仙四川重慶府人貌似銀兒綽有

憨趣丰致可人雖曲藝未能精熟而聲容真切

肯依樣葫蘆不患其不日進也惜啞鐘不響若按

律而使之能鳴則善矣與蕙官同部靜躁迥別余

謂猶紅躑躅之于貼梗海棠友人為之稱快

嬌小婀娜逸興賒夜行秉燭步欹斜真王佳氣從兒現羸

得風開荳蔻花

是日演

一樣嬌紅灑灑流箇中鮮翠有沈浮饒伊欲賽銀兒好貌

似先輸第一

蕙官稱賽銀兒金官貌

高明官

萃慶字素亭直隸滄州人小身弱骨丰致娉

婷絕無浮豔之態惜藝未嫻熟真趣不能流露近

有于三元頗帶村氣不似明官媚秀友人韻湖易

蕙官之愛以愛明官極譽其美欲位置銀官之後
余曰此固蚌胎非同魚目然繼照乘之珍請俟他
日或譏明官爲小家女子三元是鄉里姑娘亦切
喻也呵呵

玉韞山輝媚有餘連城聲價尙徐徐心香本是無明火莫

向明兒賦子虛韻湖以心香字蕙官今

翩躚小足踢球門笑語啞啞尙帶村那似明兒嬌欲滴梨

花春雨黯消魂明官演小寡婦上填甚是嬌媚

于三元宜慶字湘竹四川綿州人巧笑蠻聲工于嫵

媚友人韻湖契焉余敘高明官言三元頗帶村氣

韻湖與語三元不解所謂乃曰言汝背娃子一齣

蘭譜二

七

狀鄉里婦人神情逼肖故爾贊汝三元大喜嗣後

嬌癡謔浪無不與村字暗合蓋神似而非故爲摹

擬也然聲技頗工故美璧以下部中推一作者近

聞有豪客往還門前頗不冷落可謂野花偏豔目

村酒醉人多詩以表之

舊雨微歌喜共愍憐野草關春意替

菜花開三月三諺云三月三薺菜花兒上

傳神一劇背娃娃村婦癡頑笑語諱薄酒中人粗布暖錦

幃春色屬誰家

王五兒萃慶名聯官順天涿州人年未弱冠細眉瘦

靨秀色可餐友人招與同飲舉止落落無浮浪惡

習視之更覺嫵媚詢其技崑曲京腔俱善歷于名

輩不能一展所長五兒欲有所訴余曰姑飲酒無

作怪哉蟲嘗演三荆記打竈王活潑可喜因未爲

眾賞詩以張之其師弟六兒萃慶姓張氏名全官

涿州人視下而癩面如削瓜脂粉登塲有似生色

骷體之謂方之五兒未可云酥酪弟兄也

歌壇聲譽重王劉媚眼橫飛好語稠愛爾柔情似通德無

言擁髻最風流

試將脂粉鬥紅妝恰稱王家十八娘五兒今生色骷體甘

退步盈盈骨細與肌香慢亭集載明萬歷間女子王十八

歌善薩蠻詞云傾國門紅妝人稱十八娘考東坡荔枝

蘭譜二

八

亭集乃

蘇喜兒宜慶大興人年甫弱冠面白而妍兩輔微尖

雙顴略起身材五尺以長闊福兒宜慶順天良鄉

人本姓李爲閩九分子年未冠目秀多姿較喜兒

帶媚身材亦與雁行二人妝束宛如姊妹作姑嫂

嫡庶更爲神似也其聲技未見專長福兒頗有活

潑機趣歌喉圓溜皆後進中之出色者

移並燕姬色更嬌舞衫歌扇足魂消盈盈二妙相依倚宛

似江東大小喬

春愁無柰影雙雙蹙損蛾眉意未降聊與爲謀惟我爾芭

蕉夜雨滴幽窗是日雙演

別妻思春

王昇官官慶四川綿州人妙齒小身容儀修潔慈非

似慶官慶媚不如聯官慶落落丰標自足怡人情

志固不在塗脂抹粉時矣然聲技之佳頗為觀者

所賞部中後起於斯屈指一籌也韻湖屢稱其美

余亦樂道其良詩以識之

一曲清歌欲繞梁纖腰宛轉映霞裳烏衣巷裏春燈晚解

佩誰沾意可香

任他濃豔舞春風脉脉柔情靜女同卻笑司空曾見慣又

添公案在牆東謂韻

蔣四兒部直隸宣化府人魏長生之徒秀眉方面

頗有微麻而柔媚嫣然望之如蘆荀堯羅別饒丰

蘭譜二

韻所演皆椰子秦腔于羞澁中見娥媚之態回視

魂挑目招者真桃李輿臺矣部中自長生外觀者

咸為矚目洵堪躡跡芳塵也

蛙聲閣閣柳依依謔語相調笑輔微欲識嬌顏誰得似春

風吹放野薔薇

每于淡雅見新妝瘦骨珊珊素影涼無限含羞偏娥媚爛

桃繁李任披猖爛桃繁李謂二元態

賈四兒部大興人年未弱冠秀目妍姿身材綽約

其嬌豔彷彿湘雲而歌韻則桐花伯仲也近見其

演狐狸思春潤齋謂如花解語似柳傳情余曰若

以花喻是兒當如莫李競賞其穠郁鮮媚而于淡

宕開神差遜海棠芍藥然千紅萬綠中亦堪睥睨

羣芳矣潤齋為之擊節稱快

一朶嬌紅壓眾芳東風娟娟試新粧欣看北地胭脂豔漫

向西州問海棠

愁春未醒奈情癡誰破春愁慰所思恍似夕陽花影颺消

魂倩女欲離時

得氣桃花分外嬌羅燕詩句最魂消品題藉有張公子誰

遣幽齋慰寂寥桃花得氣美人中柳如是句也

謝女腰肢尹女歌嫣然笑靨溜橫波堪嗟後進紛紛者半

是行尸奈若何

蘭譜二

十

燕蘭小譜卷之三

西湖安樂山樵吟

花部共二十六人計詩四十八首

白二永慶大興人原係旗籍旦中之天然秀也昔在

王府大部與八達子天保兒擅一時盛譽余乙未

入都渠春光爛熳已開到茶蘼矣然興未闌珊聲

名不減庚辛問魏陳曼興門前始為冷落今又數

年風致猶然而景況蕭閒自覺不堪為使君新婦

不勝感慨係之至其歌喉清亮音節圓美有繞梁

遏塵之韻非時輩所能企及

察罕家風凜不侵素娥小隊是知音梨花雪後茶蘼雪撩

蘭譜三

得春愁幾許深元察罕西域人生時月白如畫國語以

未觀妖妍二月時品題何處寫芳姿永新歌韻依然在玉

樹臨風祇一枝

宜笑宜嗔百媚含呢人嬌語自誦誦風流占斷葡萄架可

奈樓頭有魏三常演潘金蓮葡萄架甚是嬌媚

扇底相逢已十年徐娘風致尙翩翩先生慣作周郎顧鬢

點吳霜也自憐

于永亭萃慶俗號耗子山東卽墨人弱齡嬌好豪客

爭趨今雖過天灼之年而豐肌露靨猶然一朶玉

樓春也聲技工穩嫻雅多姿無折腰齟齬之態視

名下諸郎可稱曹大家矣詩以張之

豐姿縛質映春衣暖玉年來識者稀小有芳名同鼠子固

應糠粃笑君肥

鬪掃妝成插鼠姑是日蠻聲脆語似鶯雛寶兒憨態真殊

絕應把輕盈請玉奴

平泰兒餘慶姓劉氏宛平人五年前之風流旦也小

身白皙而有微麻目一如欲語撩人正在阿堵

中今頤而長兮妍媚之態視昔頓減而齒牙鬆脆

風致灑落如燕趙佳人不乏俊爽友人以余為相

賞于風塵外者

盈盈脉脉眼波融轉瞬能教密意通昔日風流難忘卻桃

花色借美人紅

蘭譜三

鶯歌嚶嚶圓而滑燕語喃喃脆欲流風度祇今饒俊爽白

荷花好颯新秋

楊四兒宜成名芝桂四川成都人過季隗請待之年

而臉際生春眉間帶媚致綏綏有狐意嘗著一羊

裘貼翠圍金炫

以四 未見所長嘗演吉星臺作影

影妝吸淡巴菰頗饒姿趣可以覘其大概矣

一從偽伎出歌臺樂府開元按部排何事兒家妖且豔想

因拜月幻形來叔孫通定郊祀製偽女伎此且色豔觴之

為坐部伎又次為雜樂部元院本色且之命名義

取于担蓋狐之淫者狐狸頂鬪櫻向月而拜則變為人

形

翠釧金縷壓襟裾風致綏綏媚有餘自是苗人好妝束紅

綾貼鬢笑軒渠鬢邊貼紅綾膏如菓子大其徒承春亦然蓋取媚也

楊五兒雙慶四川達州人姿態村樸有婢學夫人之

狀弱冠時固名動歌樓也魏三初演滾樓五兒為

之副色一時魏楊並稱猶金菊之借光芙蓉然其

他雜劇風致亦楚楚可愛知非默處囊中者

鶯聲嚶嚶燕喃喃齟齬迎人媚態函白是野花偏豔目稱

他窄袖與青衫嘗扮賣麥村伎甚是稱奇

偶摹閨閣禮雍容浪有雙名比姮蜚紅蓼凌波秋欲晚霜

華那得似芙蓉

孟九兒大春山東歷城人頤長白哲風韻老成蓋其

年已數到星張翼軫矣妙齡修飾韶美可人嘗演

百花公主戎衣結束秀媚中頗饒英氣想見秦良

玉勤王召見時其他雜劇則梆子腔俱多為京班

別派

一聲檀板出傾城扇底相看別有情箏阮調高蛙漏促踏

搖娘苦月三更

繡旗錦繖列前幢劍氣龍文鼎可扛漫說將軍 敵手古

來巾幗最難降

薛四兒太和名良官山西蒲州人西旦中之秀穎者

丰姿婉戀面似芙蓉于兒女傳情之處頗事醞藉

而臺下好聲寂然吁可怪哉余謂好花看半開

時閨情之動人在意不在象若觀大體雙南漢劉

女與人裸合自擁波味如嚼蠟矣斯女觀之號大體雙

無限風懷旖旎情春光微逗可憐生紅樓佳處多含蓄羞

向唐宮鏡裏行

嚙嚙京腔響遏空勾音異曲不同工雁門山上初飛雁憶

煞當歌盛小叢山西勾腔似崑曲而音

黑兒王府姓劉氏大興人年僅弱冠紫棠色目閃閃

動人常與白二演葡萄架作春梅旖旎之態猶是

可兒惜非雪點寒枝也為一外吏所契豈卯金之

波斯女乎

黑短無嫌媚自工卻教人憶賈南風辛夷開燭霞光好滿

院桃花枉爛紅韓昌黎辛夷花詩

未稱池邊瘦影寒空憐旖旎半春殘風流太守曾相賞一

朶嬌癡墨牡丹

三壽官雙慶姓張氏字南如陝西長安人奇葩逸麗

娟娟如十七八女郎令人心豔惜無歌喉只演樊

梨花送枕幕寫情態而已余戲以啞旦目之

復陶翠被出軍門街鼓春寒夜帳温捧枕無言情脉脉一

枝紅豔美人魂

息國風流祇自傷桃花人面媚君王兒家會得無聲樂啞

趣傳神許擅長

張蘭官餘慶四川敘州人 也柔情綽態如弱

柳當春臨風自賞在後進中不可多得史章官餘

部陝西西安人貌僅中平而弱骨多嬌似柳態三

眠低揚莫定于彼中氣習可謂化百鍊剛為繞指

柔矣其聲技俱有可觀非碌碌無奇子也

搖曳多姿態度妍風流一曲霸王鞭靈和殿角依依柳說

著張星倍可憐

柔媚迎人無限嬌吳儂誰與鬥纖腰劇憐楊柳蘇臺種一

例銷魂到灞橋

張榮官萃慶大興人賦質柔姿而如鴉卵惟嫌目分

大小不工嫵媚陳美官宜慶銀兒之族弟白面稍

麻風致楚楚二人夙有名譽今半學易之年不為

時賞然聲容態度尙有典型視新進浮梁子弟宋

諺語借浮藉塗飾以為嬌媚淫以為媚者其丰範

條脩乎遠矣

贏得風姿半面妝嫣然一笑強登場雙眸莫訝同梅姊恰

稱新歌罵玉郎盤史西門式婢春

一笑相逢媚欲生桃花細雨臉波橫到門未必能驚座空

使元方有令名

永福兒萃慶姓彭氏直隸滄州人眉宇爽朗清雅不

凡本習小生後改旦色故舉止落落乏妖冶之態

今雖學步邯鄲而忸怩不啻觀者轉增其媚惜願

高口闊非女兒家窈窕形容也近見其演佳期頗

饒韻致詩以詡之

衫裙窄窄指纖纖小步輕盈繞畫簾一點靈犀通內裏密

雲含雨鎖眉尖

半夜恩情慰積思人間天上此佳期如何鐘動催歸去惹

得王生惆悵詞唐王渙惆悵詞

滿詞萃慶姓王氏名中官陝西藍山人劉芸閣之

徒面目頗有回派精悍可喜其技長于跌撲嘗演

如意鉤插臺訂姻如芍藥翻堦令人目眩至末後

一跌似憐似怯傳情在無意間為之擊節欣賞即

劇訓之

好姻緣共惡姻緣契結三生豈偶然入手漫拈新婦臂翻

身先飽女兒拳蘭譜三

但觀金鈎意已親略于偏反逗丰神傾心一跌嬌無力兒

女英雄兩可人

常永合宜慶字煦載一字妙蓮順天涿州人丰神秀

雅無媚容無俗態有翩翩佳公子之風屈于旦色

恐未能學步邯鄲也聞曾習舉業應童子試今夏

見其書扇摘歸去來詞云悟已往之不諫知來

未遠覺今心甚惻然張君潤齋贈妙蓮印章字之

冀其出泥不污也近為瑯琊君所契安之若素乃

如之人一至斯乎昔尤西堂作西子文有憐愛奇

三義余于永春不覺興感于斯焉

清神皎皎映瓊姿幾度相逢幾費思憶取西堂西子藝我
憐我愛我奇之其美少年愛其文字
好從謝客分清豔莫向張郎門麗華出自汗泥原不染稱
名不愧妙蓮花

羅榮官宜慶順天良鄉人且中之天桃女也年未弱

冠何粉潘姿不假修飾令人目注施興兒宜慶直

隸天津府人當總角之年明豔妖嬈頗饒風趣二

人于曲藝未嫻梨園中只堪作坐部伎耳然豪客

徵歌屢為契賞如意館中春萬樹一時齊讓鄭櫻

桃何必藉歌舞以樂少年耶狡童之詩吾為若詠

於戲二字讀本音風斯下矣

蘭詩三

七

初日芙蓉寫豔姿張郎玉貌動情思男兒已擲盈車果何

用喬妝假女為榮兒不宜

腰鼓聲圓若播鼓臨風低唱月輪高玉容無限婆娑影不

是狂奴興亦豪是日漁花

張喜兒宋慶河南祥符人玉質翩翩目如秋水楊寶

兒太和貴州貴陽人素曆嬌憨有柔媚昵人之態

二兒年俱十五其技似鶯雛學語尚未成聲而豈

蕊稍頭二月初豪客于焉矚目婉兮戀兮總角中

兮吾為二兒慨然也嗟乎兩省伶工都下素無聞

者今惟二童子爭妍競媚誰歟為雉媒者耶習俗

之染人一致斯歟

歌樓絃管聽應稀豪客爭邀伴醉歸已愛羞容桃灼灼更
憐柔緒柳依依

拋離鄉國上京華十五盈盈正可誇堪歎無暇雙白璧候

人歌韻屬兒家呂氏春秋塗山氏女命侍妾待禹于塗山

兒自立門戶以待豪客故云

王慶官集慶字薦庭直隸天津人楊四苗之徒也年

始成童眉目軒爽嘗使陪飲拇戰豪呼風生四座

似愁而點含媚于標宜乎抹粉登場浪蕩妖淫有

不待揣摩而合拍者嗟乎童子何知世風不古若

王聯官之惺惺視我見生憐不可同日語矣悲

夫

蘭詩三

八

嬌憨無藉轉星眸正是瓜時始上頭為語聯郎多媚媚可

人情處半含羞

風致欠溫謔謔浪情懷笑語村一片好聲頻送處阿

誰真箇欲銷魂

謝玉林華慶江西新建人為于永亭之徒姿首清妍

身材纖小昔人稱季香為香扇墜若玉林真可懷

中婀娜袖中藏矣其技不甚多花枝搖颺鶯

語惺惚不減人風致友人許君大加賞識

洵非愛者之虛言也

人比黃花瘦影同翩躚舞袖怯西風當筵鶯語調笙韻環

珮多應在楚宮

雨態雲情似漆膠于飛無計效鸞交阿師對此增羞澁鳩
鵲相喧孰解嘲是日演劇鸞承亭作女狀元
玉林爲新婦羞態愈覺可人

曹珪官集慶字文達四川筠州人清姿而質瘦頰隆

額其技未見所長而機趣活潑有媚態而無冶容
在部中可云閨閣之秀矣聞其昔爲小史今入梨
園想習染未深故多羞澁相賞者當于時調外求
之或有契焉

逸韻翩翩意態濃清姿依約似芙蓉羊欣慣仿夫人格雖
爾欲斜亦正鋒
曾侍蘭堂燕寢香頓施朱粉入歌場梨園弟子多卿輩誰
是新聲川順郎

姚六兒萃慶大興人姿僅中平齒已加長善于嫵媚

丰度猶堪昔在集成夙有名譽今入萃慶友人謂
其佳處祇在飛眼撩人一笑間至于彈琵琶唱小
曲齒牙鬆脆令人如覩燕趙佳人粉白黛黑固非
後進之可企及也

塞上春風獵地回草青瓊帳喜銜杯琵琶不訴昭君怨聽
唱新聲阿濫堆是日
所演

丰姿詎勝小妖嬈孫壽妝成百媚嬌最是眼波斜溜處天
游相見欲魂銷

馬九兒集慶四川重慶府人丰姿秀媚態度停勻望
之如妙齒女郎問年已逾房老昔馬湘蘭當半百

之期猶有少年欲娶爲婦盛顏久駐天豈獨針于
此輩耶抑被人自有術耶向在大春部藉藉有名
惜未留意今相賞雖遲而柳重桃酣尙是春風得
意時也

鳳粉瓊妝宛轉歌恍逢天女散陀羅十年丰韻渾如昨何
必樽前感逝波
重來歌館一番新柳重桃酣占好春自是家風能駐色兒
曹休莫笑陳人

魏三永慶名長生字婉卿四川金堂人伶中子都也
昔在雙慶部以滾樓一齣奔走豪兒士大夫亦爲
心醉其他雜劇子胥無非科譚誨淫之狀使京腔

舊本置之高閣一時歌樓觀者如堵而六大班幾
無人過問或至散去白香山云三千寵愛在一身
六宮粉黛無顏色真可爲長歎息者王寅秋奉禁
入班其風始息今雖復演與銀官分部改名永慶

然較前則殺聲矣而王劉諸人承風繼起亦沿習
醜狀以起時好余謂魏三作俑可稱野狐教主傷
哉幸年屆房老近見其演貞烈之劇聲容真切令
人欲淚則掃除脂粉固猶是梨園佳子弟也效顰
者當先有其真色而後可免東家之誚耳

媚態綏綏別有姿何郎朱粉總宜施自來海上人爭逐笑
爾翻成一世雌王百谷引馬湘蘭文云固
一世之雌也而今安在哉

鏡殿春風作去聲意描阿翁瞥見也魂消十香詞好從兒唱

贏得羅裙幾度嬌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遠

觸處相關兒女情歡場喜見一番更梨園舊曲無人顧盡

日閒愁白髮生

黯黯春雲暖欲低桃花紅蕊亂鶯啼效顰鄰女空嬌小未

許儂家舊姓西

燕蘭小譜卷之四

西湖安樂山樵吟

雅部共二十人計詩四十四首

吳大保字秀卿江蘇元和人旦中之兩頭蠻也

姿容明秀靜中帶媚本習崑曲與蜀伶彭萬官同

寓因兼學亂彈然非所專長昔為河南公所契今

作出牆紅杏方駕王劉友人昌黎生見譜中未有

題贈大加駭異謂遲詠一日則增一日罪過乃賦

四詩以贖前愆今而後可以消災延壽矣

秀質妍姿迥不凡應趨柔殿衣黃衫如何點綴閒脂粉惹

得登徒兩眼饒唐禮樂志選樂工姿秀者十餘人衣黃衫文玉帶侍左右

蘭譜四

嫩白纖柔晃似冰蜃中有女勢凌兢憐伊幻出如花貌恰

笑珠胎結未能甚演蚌精是嬌媚

知交投分有蓮卿並處蛾眉妬不生一自楚雲縈遠夢陳

相學許獨錚錚萬官字慶蓮

名譽王劉競一時為憐罕見未摘詞懺除綺業惟風雅從

此消災仗藥師釋云消災延壽藥師佛韓君知醫故戲之

四喜官保和姓時氏字瑤卿江蘇無錫人本貴邸小

監幼習梨園雪膚蘭質韻致幽閒有玉峯梁谿手

度雖兼唱亂彈涉妖妍而無惡習與陳王劉吳並

邀時譽而梔子含香非穠李天桃間撩蜂蝶也今

齒長色衰闌入集慶部內歌樓談之者猶望彩雲

焉

雲階月地見神仙濃豔應誇供奉篇每向歌樓欣一覩杜
蘭香又下瑤天

素質娉婷耐久看天生粉面沒包彈櫻桃樹下多嬌媚顚

顚珊瑚賽木難嘗演打櫻桃口吐胭脂顚類愈增其媚

燈影搖紅月影流新妝窈窕勝王劉徐翁不解採花趣醉

裏俄驚花見羞馬觀察家演萃慶部四喜暮至命專演一劇徐水部太翁于燈下見之大為稱賞花

見差五代劉邵妾名

本是梁谿隊裏人愛歌楚調一番新蛙聲閣閣三絃急流

水桃花別有春

張柯亭保和名鳴玉初字珂亭江蘇長洲人神清骨

蘭譜四

秀望之如帶雨梨花嘗演小青題曲一齣人與景

會見者魂消某巨公大加契賞易其字曰柯亭昔

柯亭在南為一墨吏所愛辛丑墨吏被逮入都挈

家北上寄跡京班常往探固固以慰岑寂今春墨

吏典刑柯亭在戲場聞之更衣奔赴一慟幾絕雖

所事非人而感恩知已不以衰榮易念視見金夫

不有躬者相去何如耶繼而落落不偶仍挈家南

返雞鴛羣中忽覩寥天一鶴為之三歎

冊冊瘦骨出娉婷幾見幽窗泣小青千古情根消不得夢

魂應傍牡丹亭

不受風塵溷與磨翩翩花下度清歌金閨名彥多情甚之

子相逢咏伐柯

樹覆巢傾事可哀感恩相伴逐輿臺未知金鳳分飛後曾

為東樓一慟來優童金鳳為嚴世藩所愛

振翅高飛迥不羣薰猶原是不同芬從茲歌舞江南好無

限青峯散彩雲

周四官

保和部字玉奇浙江仁和人年始弱冠素質豔

光略無妖冶古愚居士品其色技兼有時鄭生

之長有美一人清揚婉兮如暹于西陵松栢下也

三絃彈詞娓娓動人良月風清足怡情志向因吾

杭無人譜中未免寂寞今得玉奇不全為他人作

嫁衣矣

蘭譜四

淡妝濃抹憶西湖婢約欣看美且都陌上花開歌緩緩吳

儂猶記此音無隋上魏武

三絃清切語呢呢燈火微明夜漏遲無限風懷忘不得何

如聽唱鼓兒詞

姚蘭官

太和部江蘇揚州人纖腰仄步細頸寒肩望之

絕似柔媚女郎不辨其為偽伎也在西部中無有

賞者姻姬趙君稱其間遠有聞聞風余曰此如日

覽名園忽于村舍疏籬得小紅數朵迎風瀟灑不

禁為之脩然神遠然蘭官之風韻亦于斯窺見一

班矣

雄雌不辨態纖纖歌繞梁塵韻自恬但有謝家風致遠任

他秀色燦珠簾珠簾秀元歌伎名

落拓京華十載過尚餘逸興愛徵歌饒他三慶多嬌豔雅

韻官人有太調萃慶宜慶永慶

錫齡官

永慶部姓張氏江蘇長洲人景山梨園子也雅

豔不浮小身玉質其技宜于苦戲余謂長生昔事

妖冶視以銀兒今事真切輔以錫齡銀兒似春深

芍藥錫齡如秋晚芙蓉可稱二美然豪客喜春華

而不喜秋實故錫齡譽無聞焉為之興歎

漫說妖妍帶露姿殷紅獨占晚霜時秋江冷豔無人賞惟

有閒瀝仔細知

梁谿樂譜奉君王歌韻爭誇御史娘不是九重遠聲色人

蘭譜四

間那得有田

御史郎唐貞元宮中樂人

雙喜官

保和部姓徐氏江蘇長洲人亦隸貴邸與四喜

並寵歌音清美姿首嬌妍弱冠後頗長堪憤顧景

自傷嘗演玉環醉酒多作折腰步非以取媚實為

藏拙其心亦良苦矣歌樓評四喜曰妖雙喜曰高

即長可以窺其優劣也而聲技之佳徵歌舞者猶

流連于齒頰云

芙蓉豔豔泛秋江贏得佳名並蒂雙一朵綵雲欣出岫美

人聲價重南邦

婀娜多姿柳帶牽臨風搖颺玉樓前兒家若作曹交婦縱

不齊眉也及肩

嚴秀林

保和武部

字芝川江蘇無錫人妙齡娟秀白哲嬌

妍昔人以江瑤勝駝峯熊掌非虛語也友人張君

大加契賞邀余觀劇以徵所鑒之非謬然修容似

玉壓臂無金吾為秀林憐為張君愧矣聊以情語

解嘲作如蘭之雅券云

玉素亭亭不自持風前婢約好腰支二分明月三分柳箇

是芝郎寫照時

二分明月觀光幾許柳色三分未成恨也感秀林之未遇

個儻張公為賞音情山笑止一鈎金從來豪客多輕薄誰

解如蘭臭味深

得發兒

保和部

姓周氏字定珠江蘇武進人靡容賦理

雅態柔情擅名十餘年為崑旦中秀相者幼曾為

蘭詩四

五

小史後隨主人出菘山右顧俊德

吉祥部

亦無錫人

靚妝秀質美擅歌樓崑旦中之翹楚旋以他事回

南今來京遂棄所業而故交冷落時有棄舊之感

嘗與俞翁同飲聆其語已如商婦琵琶矣為之慨

然

舞衫歌扇助輕盈十載京華早擅名不忘深恩依舊主樽

前時度轉春鶯

黛痕零落鬢絲影冷語淒涼請老饑未覩梨園生白髮已

教司馬溼青衫

桂林官

端瑞部

姓劉氏江蘇元和人崑旦中之韻勝者

玉貌翩跹温文閒雅絕不似樂部中人喜書史能

舉業亦善畫蘭駸駸乎有文士之風戊戌春予過

友人寓與之同飲不知其為伶也友人言及頗以

文士待之繼聞浙東某縣佐延入幕中書啟後回

蘇不數年而殞

秀骨稜稜孰與偕相逢不是弁而釵芳心一縷書千古肯

向泥塗抵死埋

上苑巍科王右丞琵琶一曲快先登天梯若許侯門借技

桂林曾昌北藉考試

展屠龍叱亦能

北藉考試

周二官

保和武部

江蘇長洲人旦中之房老也其賣魚一

齣摹寫網船嫩婦形容曲肖吳音調謔如在金閨

牙市中令人叫絕小周四官同元和人年僅成童

蘭詩四

六

伶俐活潑無非天趣惜面方不媚豪客未之賞焉

是日演拷紅眼色傳神躍躍欲語不獨齒牙吐慧

稱可意侍兒友人張君契賞已非一日詩以識之

蛤蚌團魚滿擔沽偶逢相謔巧支吾南濠多少秧歌腳風

味請騷似爾

南濠年少婦終必暖者無多不纏足人呼為秧歌腳

啼笑如真無限嬌擔當風月小妖嬈可憐窗外窺情女祇

是胡盧依樣

是日有某官演佳期與致索然

李琴官

文保和部

江蘇元和人年僅弱冠目妍而瞬而瘦

而腴雖非謝氏閨英亦屬鄭家文婢嘗演裁衣風

流醞藉有企愛之神無也斜之態詩云既見君子

我心則降吾于斯劇恍然也若他人之始莊而終

浪者徒見其醜穢耳

嬌態臨風弱不支卻于醜藉動情思目光冉冉渾如語想

見寒花未嫁時寒花歸

狼藉瑤卿與秀卿兩頭變觸損清名梁谿丰範從誰說酥

酪而今有弟兄其弟秀官在永慶部

孫秀林吉祥浙江德清人丰神俊朗眉宇軒豁無柔

媚可憐之色崑且中之矯矯者在京班一二年即

棄所業余去空相見翩翩不羣聞今春南返在張

灣舟中已作泉下少年郎矣可憐無定河邊骨猶

是深閨夢裏人詩以傷之

出牆紅杏倍生妍洒落春光媚遠天見說園中花事好供

蘭譜四

誰攀折情誰憐

歸帆穩稱入東吳啼遍春山舊鷓鴣一夜淒風兼苦雨可

憐紅蕖沒青蕪

王翠官慶春部諱號水蜜桃江蘇元和人崑且中歡喜

緣也恬雅妍媚口口圓而笑容可掬人見之未有

不歡悅者雅號于以稱焉嘗演絮閣搜妝恰稱玉

環嬌態今回蘇而是班之彩雲零落矣

侵曉衝寒叩紫宸妬情嬌語可憐春饒他四面觀音好未

底王昌態度勻蘇且有號四面觀音者以長生殿得名

玉容春益潤如膏贏得人呼水蜜桃卻笑吳姬名亦爾兩

般滋味儘醅醕友人云金剛有伎亦名水蜜桃

韓學禮保和部浙江錢唐人樸質無姿齒已加長宜于

苦戲蓋南中梨園不事豔冶惟取曲肖形容令人

怡情而已新自蘇來京友人張君見其送米哭靈

為之感痛因以梓里屬余品題余曰昔陳老蓮之

畫美女多鳩鵲形以萬壑千岩其秀在骨非吳下

水鄉徒滋柔媚吾杭越地也愛學禮者作老蓮之

美女觀可乎

洗滌鉛華靜不浮哀絃苦調見風流梨園盡是他鄉侶誰

把杭州曲子謳白香

自傅深情祇自傷瀟瀟暮雨憶吳娘十年拋卻西湖好怕

聽相思引恨長楊升菴云吳二娘杭州名妓有長相思一詞白香山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

蘭譜四

久不聞蓋子美之黃四娘也

李秀官永慶部江蘇元和人鮮膚秀色文弱堪憐腰未

裊而多姿眼不波而自媚令人有宋玉牆東之感

向在永祥部如玉韞匱中歌樓罕覩今則入五都

之市為有目者之所共賞矣

纖柔定似柳絲絲誰贈春風曼娜詞移向蘇臺門歌舞起

眠情緒耐人思

卸卻新妝懶自拈無因重見態纖纖愛他簾隙窺人處約

腕金黃指玉尖卸妝後揭簾偷視腕指如玉為彼中之難得者

金桂官萃慶部字縵亭江蘇常熟人清姿瘦骨賦理柔

容如俟城隅之靜女無桑間態亦乏林下風素習

崑曲曾爲外吏衙前今春闈入部內匝月之間澤
車華服氣象改觀噫爲之執鞭亦所欣慕焉矣

薄施脂粉已嫣然歌韻曾誇相府蓮爲愛嬌多身轉怯幾

形鬼脰與鴛肩幼爲南沙
蔣氏小史

燕屐趨承寵愛濃翩翩花影度春風卯兒幻人霓裳隊漫

把銅山笑鄧通

張發官

保和江蘇元和人面如瓜瓠弱不勝嬌雅韻

閒情有謝夫人林下風致耽清靜解文墨嘗見余

燕蘭譜略識此中款要知非庸俗伶工矣昔保和

部本崑曲去年雜演亂彈跌撲等劇因搆蘇伶之

佳者分文武二部于是梁谿音節得聆于嘔啞謔

蘭譜四

九

浪之間令人有正始復聞之歎嗟乎梨園雖小道

而狀古來之忠孝奸頑使之感發懲創亦詩教也

詩人之感在士大夫梨園之感及乎鄉童村女豈

曰小補之哉部中皆梨園父老惟發官年二十四

爲最少回視陳王二劉不必出門合轍也以之作

殿殆曲終奏雅歟

弱質娉婷愛羽毛琵琶羞唱鬱輪袍唐昌玉蕊真仙種莫

認元都觀裏桃

淡妝雅服出輕盈意態丰姿宛轉生幾度悠颺聞玉笛江

南風月最關情

豔冶浮靡詎苟同耽閒綽有士人風燕蘭妙諦渠能識不

羨家明韻語工南唐優李
家明能詩

太平無象儘消搖妙舞清歌樂 聖朝會得詩人風化遠

鄭聲屏去奏虞韶

蘭譜四

十

西湖安樂山樵吟

余敘列諸伶以甲午爲限而前此名優之可採者于斯附見焉至于佚事新聞可徵者述其顛末詠之傳聞者第寄一時興感其事則隱而不錄恐人言未的不敢以之速咎因分雜詠雜感聊寓諷誠猶賦之有亂辭云雜詠共一十八則計詩二十八首

友人言蘇伶有號碧成夫人者姓李名桂官字秀章吳縣人昔在慶成部名重一時嘗與某巨公鄉誼時佐其困乏情好無間後巨公蒞外省桂官亦脫身全往于今十數年矣聞其慷慨好施頗無貲蓄

蘭譜五

是優伶中之勇于爲義者是可識也

漫將巾幗事傾城雅意憐才別有情賺得豪兒金似土夜來聞喚狀頭聲

友人言昔蘇伶唐玉林方蘭如長洲人在慶成部一時之彼美也秀州某賈與之契好所有貿易之費盡耗于淺斟低唱中既而賈以逋負被繫二人告其友曰賈之事公所知也倘藉公之力爲渠解紛則二千金之助吾兩人在何至廢業失所友感其言爲之平章息訟未幾賈復與他伶狎二人愴然曰溺不可拯也我不負賈而賈實負我矣其金遂絕噫誰謂此輩中無真情俠骨者耶爲述其事書

之

雅遇周郎顧曲頻感恩知己兩情親憐君金盡緣歌舞羞作吳王宮裏人

乍可春回淑氣和歡場幾見醉顏酡桃花流水情無限精衛辛劬柰若何

友人言京伶馮三兒大興人昔在王府大部旦中尤物以聲技蓄厚賞弱冠後願長突弁遂棄業爲掌班而領下亦于思可班素隸貴邸一日主人以旦色未佳仍命三兒充之因剃鬚復業而孫壽之態畢露矣

蘭譜五

脫卻須眉復效鬻應緣曾現女人身侍兒瞥見多相笑仙子麻胡兩失真

施朱施粉事妖妍顧影真堪一笑先昔日歡郎多冷落夜來惟有細君憐

友人言昔蘇伶天保兒姓陳氏常熟人在大成部色技精妙大勝今日魏陳諸郎即拐磨一劇非長生所能彷彿也以獲罪遣戍新疆而周其困窮保其開釋不乏有力之交惜其福薄而殞聞之慨然有感

斷袖何如割臂盟胥靡猶繫故人情未知仗義孫賓碩肝胆曾爲若輩傾

友人言蘇伶張蕙蘭吳縣人昔在保利部崑旦中之

色美而藝未精者常演小尼姑思几頗爲眾賞一時名重蓄厚賞回南謀入集秀部集秀蘇班之最著者其人皆梨園父老不事豔冶而聲律之細體狀之工令人神移目往如與古會非第一流不能入此蕙蘭以不在集秀則聲名頓減乃捐金與班中司事者掛名其間扮演雜色噫爲名爲實吾不能知其志則可嘉矣

笙歌叢裏早知幾莫俟門前車馬稀一棹江南煙水闊舞衫何似綠蓑衣

爲名是監生捐孔目而自謂
翰林先生矣其語甚新而確

友人言昔京伶入達子係旗籍在萃慶部貌不甚妍而聲容態度恬雅安詳大小雜劇無不可人意者一時盛稱都下于甲午年沃若而隕今其名尙津津在人齒頰間譜中不錄猶記舊院而無馬湘蘭爲歌壇一大缺限矣余聞之有感不忍以未見而棄焉

歌壇豪客憶聲容名下諸郎未許同樂伎卽今騰眾口書生空愧老雕蟲

余作燕蘭譜惜杭伶乏人符文亭山曰廿年前京班一崑旦爲杭人忘其姓氏演趙翠兒一時獨步其

他劇亦可觀余憶丙戌秋在桐鄉與龍邦方丈識公觀劇一天竺僧謂余曰此班小旦作去聲趙翠兒真令人發渴讓公有慚色余曰阿師禪悟勝趙州茶矣相與大噱今符丈所見想亦發渴者耶以鄉人故附錄之

廿載歌場杳莫追就中絕藝尙堪思吾鄉亦有風流巨緩步傳神趙翠兒符云翠兒途遇符狀元與詞姻後數緩步最妙昔同讓老近歌臺袖子忘機語不猜解道翠兒真發渴茶禪滋味箇中來

蘭譜五

四

友人張君示余魏長生小傳不知何人作也敘其幼習伶倫困阨備至己亥歲隨入入都時雙慶部不爲眾賞歌樓莫之齒及長生告其部人曰使我入班兩月而不爲諸君增價者甘受罰無悔既而以滾樓一劇名動京城觀者日至千餘六大班頓爲之減色又以齒長物色陳銀兒爲徒傳其媚態以邀豪客庚辛之際徵歌舞者無不以雙慶部爲第一也且爲人豪俠好施一振昔年委蕭之氣鄉人之旅困者多德之嗟乎此何異蘇季子簡練揣摩以操必售之具耶士君子科闈困躓往往憤懣不甘試自思之能如長生之所挾否乎然機會未來彼亦蜀中之賤工耳時乎時乎藏器以待可也揣摩時好競妖妍風會相趨詎偶然消盡雄姿春婉婉無

人知是野狐禪京師多高勝自魏三變柳

題橋靈讓馬相如回首西州淚滿裾今日梨園稱獨步應

將佳話續虞初

余近見陳銀兒烤火一齣狀女悅男之情欲前且卻

舉多羞澁既而慾念難消肩背瑟縮不能自禁恍

悟咸卦四五兩爻由心而背一節深一節非以胸

為漠不關情處講家謂胸在心上不能感物此春

香之譏陳最良一些趣也不知也識者當自領之

兩美相逢悅有餘目睨肩聳更踟躕頓教悟徹咸其脢快

讀兒家無字書

天香子寓中有豪客數人留連半日抵暮而散酒後

蘭譜五

五

兼有朱提之約次日家僮不慎幾乎致訟有大力

者以白簡嚇之諸人始為斂息而大力者亦負螳

娘捕蟬之誚焉余曰歐陽子云酒黏衫袖重花壓

帽簷斜斯時軍流以下罪名亦胡勿為是可為諸

人針砭矣

何來豪客事呼盧雀角無端起黠奴惹得儂家狂措大袖

中傾出醋葫蘆

見說螳螂欲捕蟬誰知黃雀已擎拳歐陽十字真成案酒

底花間好悟禪

劉芸閣伶中之衛玠也一巨公頗為醉心偶于馮氏

席間見吾鄉徐又次封翁言芸閣必為賞鑒告以

未識巨公為之駭然以芸閣常至馮氏也封翁大

蒙陳最良之誚又山陰俞六愛居京已久于歌樓

見芸閣深悅之作詩贊其美攜以示余誤以劉為

柳所用皆柳事嗟乎斯二人者今之人歟古之遺

也

苦思搜句贈知音剛卯訛將柔卯侵那似徐翁真洒落桃

花滿樹不關心剛卯取卯金義見史記柔卯言柳柳

友人云京旦之裝小脚者昔時不過數齣舉止每多

瑟縮自魏三擅名之後無不以小脚登場足挑目

動在在關情且問其媚人之狀若晉侯之夢與楚

子搏焉余曰聞昔保和部有蘇伶沈富官容儀嬌

蘭譜五

六

好纏足如女子但未知橫陳否耶若偶漁婢當有

可觀相與大噓詩以解嘲漁婢即漁婦

似月如鈎瘦影理競誇嬌媚試提鞦風流莫問橫陳夜羞

與嬈讀平聲小姐明周憲王元宮詞簾前三寸弓鞦露

音俱仄聲今當讀作平聲

友人言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肅調名西秦腔其器不

用笙笛以胡琴為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話且

色之無歌喉者每借以藏拙焉若高明官之演小

寡婦上墳尋音赴節不問一字有如傀儡登場昔

人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口無歌韻而藉靡靡之

音以相掩飾樂技至此愈降愈下矣

有絲無竹少清音始自秦中帶鄭淫莫笑當歌同傀儡勝

兒原是抱胡琴胡琴婢勝兒事見中吳紀聞

友人言近日歌樓演劇治豔成風凡報條有大鬧銷

金帳者以紅紙書所演之戲貼于門牌名日報條是日坐客必滿魏三

滾樓之後銀兒玉官皆效之又劉有桂花亭王有

葫蘆架究未若銀兒之雙麒麟裸程揚帳令人如

觀大體雙也未演之前場上先設帷榻花亭如結

青廬以待新婦者使年少神馳目矚罔念作狂淫

靡之習伊胡底歎

楚雨巫雲黯不開好傳消息到歌臺春風是處鴛鴦社借

問何人補缺來昔人以新婦未來房中先設帷榻名符缺鴛鴦社見散樓記

蘭譜五

七

友人言近時豪客觀劇必坐于下場門以便與所歡

眼色相勾也而諸旦在園見有相知者或送菓點

或親至問安以為照應少焉歌管未終已同車入

酒樓矣鼓咽咽醉言歸樊樓風景于斯復覩

飛眼皮科笑口開漸看菓點出歌臺下場門好無多地購

得冤頭入坐來俗呼豪客為冤大頭

友人有以歌樓一字評相告嫌其于諸旦頗有未愜

乃以近時習見者為更定之魏三日妖以其間淫治之風舊

評曰以概之銀官曰標桂官曰嬌玉官曰翹宜于健

致謂鳳官曰刁白二日飄飄逸也萬官曰豪鄭三日麗

蕙官曰挑三元曰糙平其他則未入品題也至于

崑旦聲容優劣有不可以一字概當彷彿書畫評各

綴數語為善姑闕之以俟賞音者

尹謝風流絕世無聊將一字擬形模歌樓盡日爭嬌豔笑

是綏綏九尾狐

聞昔年某伶于戲園遇一貴客邀往酒樓贊其色藝

之妙命僕攜兩元寶贈之叩其寓不告云是粵省

太守來京補觀察者不日即出京毋庸往還也次

日伶在別園其客亦至焉復招飲贈銀如前將別

伶固請某日過寓午飯其人沈吟再四囑以不須

多費只一二肴敘談可也是日其人盛從而來持

贈千金抵暮欲去固留宿乃遣僕返曰明日不須

蘭譜五

八

早來伶延入臥室與談甚洽凡箱櫃所有悉告之

更餘舉家皆寢二人尚喋喋不休次早家人起見

門牖箱櫃俱開惟伶獨卧榻上喚之迷悶不醒亟

以水解之乃覺方知為盜席卷踰垣而去余曰斯

伶亦盜也以盜捐盜詎知彼盜之巧哉

兩賊訥訥今日逢青蛇有意蔽黃蜂溫柔鄉裏迷魂陣可

柰強梁穿我墉蜂尾上針皆毒物也

豈是千金憐季布誰言一飯重王孫巧偷積歲逢豪奪剩

有餘歡繞夢魂

金陵富商某者于癸巳年在京捐納別駕初時愛玩

玉器無他好焉不數月于戲園相識二人俗名拉

緯者招伶來寓日引日多家人以二鬼目之于是
富商豪情頓起酒肴車馬率以爲常畫則歌樓酒
館夜則豪飲呼盧每晚必留一旦在寓同宿繼爲
娶親買屋衣服器具皆備一人不下千餘金凡五
閱月已爲三人娶矣都中之貴既竭復往家取其
子來京勸以南返不聽而阿堵物不能裕如也後
一伶索三百金期彼數日不能如約其人在寓門
詬詈卽前所與娶婦者商聞之怨悔羞忿至夜而
縊約計不及一年所費萬金以外其子欲訟之官
鄉人勸以勿彰父過爲之吞聲隱泣嗟乎誰實致
之皆二鬼焉居長安道者可不慎所交哉余聞之

商詩五

九

富商之鄰爲所目擊因諱其姓氏書之以爲殷鑒
大鬼昂藏小鬼嬉招徠狐兔逐人迷尊前聽說金陵賈一
載春風化雉雞

狐媚依人似漆膠狼貪藉物等菅茅與君拂拭軒轅鏡莫
爲金陵作解嘲見隋王度古鏡記

余十載京華薄游歌館于白二之外多不知其姓名
姻婭趙君來京一載凡出名之且無不識之余問
其故曰見好花而不知名可乎是誠深于情者余
甚愧昔之鹵莽也聊以禪悟解嘲而燕蘭之咏于
斯漸入花叢矣

十年歌館愧匆匆訪豔應輸天水翁何似拈花成一笑不

教色相落胸中

世事何勞問假真人人竿木自隨身年來我亦登場客懣
愧諸郎格韻新

雜感共一十八首

余自癸卯至今有所傳聞形諸歌詠姑以得詩先後
錄之無有倫次亦不計其工拙也

會聞侍史輟征衣結契王郎世所稀莫訝春光三月暮紅
深領下燕初肥

歌臺狂客起風波雞肋難容柰若何解借公猴通一笑漫

勞司馬奮投戈公猴明妓朱斗兒事見青泥蓮花記

江東只子美無瑕匕首難逢陸押衙勿頸交情何惜爾祇

商詩五

十

愁誤唱後庭花陸判官換美人頭事見聊齋志異

避君三舍禮逡巡卻笑先生見未真待得嘯梁頻作惡短

長難禁路傍人

三壽云亡淚黯然阿誰嬌好慰情牽劉郎自是秋風客莫

道長晴不雨天

豔陽回首卽殘春浪絮浮花捲作蘋羞對潯陽江上婦琵琶

瑟何處嫁商人

仙史言歡豔歌點奴憑藉起風波無端嫁禍虬髯客和

尙差哉會也麼姚廣孝貴顯時蘇往視其友閉門不納遙應之日和尙差哉

修真學佛語惺惺慾海波瀾稽未寧莫被秦宮花裏笑威

施面目太酸丁

漫說天懷同柳下魯男今見幾人存道旁苦李何堪摘也
作酸梅沁齒痕

餘桃已失分甘愛斷藕猶牽別緒長奚似杜陵漚燕侶去
來親近兩相忘

家世曾傳八詠樓酒醞餅肆見風流狂奴氣概猶堪取爭
似諛文媚沐猴

水繪園中跡已陳塞芳圖上又生春泣魚固寵紛紛者幾
見流芬齒頰人

撒瑟辰悲欲見難愁容黯黯淚汎瀾牀頭玉匣休教殉好
付雲郎畫裏看

側儻風流迥絕羣長卿才氣欲凌雲可憐一握劉蕢淚羞
詞譜五

譜新聲白練裙白練裙院本明卿之
文作以調馬湘蘭者
美人香草本離騷金屋由來貯阿嬌珍重玉郎身似玉豔

情綺語寫丰標為芸
閣賦
名士纏頭翰墨香諸郎身價藉文章湘雲賦後桐花賦更

有新詩到海棠海棠詩者
為綠碧作
豪情日日醉歌樓佳話欣傳若置郵何似含毫清興遠生

香眞色寫風流
澧蘭沅芷總芳芬漠漠湘波冉冉雲自我西郊密不雨管

教渴煞兩參軍
癸卯端陽之後伴鶴攜扇一匣囑友人畫蘭分贈諸

伶之佳者使宋朝之美服燕姑之香可謂一時韻

勝矣余以燕蘭命名蓋仿于此嗟乎倚翠偎紅淺
斟低唱人生行樂耳能適其樂而同海客之狎漚
者其畫蘭主人乎是則余之小譜亦等諸雪泥鴻
爪也

披拂薰風寫翠顏芳香滿袖落人間與君妙選如蘭契漫
說亭亭玉笋班

北地胭脂澹欲浮都含芳韻媚歌樓先生好作燕蘭譜嫩
白嬌紅盡解愁

東風一曲紫山翁旖旎無妨學道功歌舞情懷聊漫與任
他人笑比頑童

汲古緣深兩眼寬何來尤物可盤桓忘機漚鳥無心客偶
爾相逢也足歡
詞譜五

爾相逢也足歡

海瀝小譜

秋谷老人著

白題二絕句

落絮沾泥會有時
鬢絲禪榻最堪思
阿難一笑花偏看
合向楞嚴覓導師

曉漏趨朝夢已乖
日高和酒泥香懷
不教名輩輕揮扇
縱戀鱸魚亦復佳

余放斥既久不自檢
飭浪游南北多預花酒之筵
頗能諧笑或雜綴詩詞問為時人傳誦而實無所接
遇知交輩咸以介靜之目歸之甲申歲客津門自春徂秋狎游既數矯激非情如海客之於瀝鳥不自覺其相親近也長日無事

瀝語

戲為記錄以志吾過且詒好事者

藥枝者西邨人也當戊寅己卯間名噪甚尋常不可得一見余以辛巳之秋始游於此友人百計為致之寒夕濃陰紅燈深屋刷然而來明豔奪目蒲州老友吳天章先生者當代詩人也方在座一轉眸間頓失常度乃相與為詩品題雜以嘲謔屬和者至成帙時姬適有所避于余有知己之感情殊厚會余遂東歸頗不能忘今年再至則已為有力者所主不復可見矣居久之有為余傳言者乃相期於他所敘舊傷離數語而別猶持余前時所書便面容色頗頓非復曩態先是有問于余者曰藥姬何如余曰新荷出水飛鳥依人問者莫不恟恟自失及是余又自失矣為二

絕句示客

一鳥鵲秋前報好音
人間不信月終沈
如何兩度臨滄海
不見輕泥蘸客襟

照水閒花偏有豔
先霜病葉已難支
三年好在遊春夢
悔作重尋杜牧之

附便面留別詞

蝶戀花

秋老家山紅萬莖
何意淹留斷送重陽節
醉裏情懷空自結
鸞環低盡湘簾月
總為相逢教惜別
明月風帆落亂霜
林葉暮雨迷離天外
歇寒花付與紛紛蝶

瀝語

屋如綉樹色鬱然風景可戀中多狹邪而金錢真珠者為其尤北地諸姬以金玉珠名者十七八蓋其俗也真珠貌及中人齒亦不卑然恬雅無鬻陵習故人多稱之余始至即得妓意不甚屬而妓乘余于醉故余贈詞有醉濃不省歡娛之句後不再至其妹玉珠則劣矣

柳稍青

無計支吾病身陡頓春夢模糊亂惹閒情驚開倦眼斗帳紅珠
醉濃不省歡娛曉鏡裏臨窺畫圖聞道門前煙波澹池楊柳蕭疏

玉素者行四人第稱其行第晉人也小身常貌色頗鮮好至于手足柔纖膚肌瑩膩時蓋罕其輩矣性尤慧利工于

應對余始以初夏燭下見之贈以南柯子云引燭催行雨
排愁泥酒卮春光不信去天涯看取尊前楚楚海棠枝
眼渾相識和醒不自持他年何處最相思應是紅酥著體
欲融時又有句云何物比將嬌與巧燕子鶯兒蓋紀實也
然自待過高意所不愜雖罄竭費力百計媚之不能得其
歡其當意者卽無所隱也用是爲雅流所賞而市兒或嫉
之如仇金錢者反是流俗豔稱之蓋其性頗蕩舉動佻急
不能自持語亦敏給而皆近俚惟足迹與素相若眉色風
態薄似吳娘可暫見而不可久狎也

浪淘沙

微雨過庭墀新綠離披玉人和笑近郎時何物比將嬌

滬詩

與巧燕子鶯兒 杯趁晚風移漏鼓參差雲間綉閃月
如眉滅燭解襟香澤散一石何辭

玉秀者素之嫂也春間爲何人攜往都門余未之見客有
能道之者放逸略似金錢而姿首殊勝頃聞在酒筵觸忤
醉客以拳揮之應手而殞久乃復甦猶臥疾累月士人傳
以爲笑余戲爲長句以調素姬曰君不見曲中宜澗雙芳
妍苦死願得書生憐蛾眉難助不自惜傷心不作移栽蓮
又不見舊院聲名馬老三琵琶一曲喧江南一朝摧殘值
強暴秋波變血雲鬢髮鍾情我輩古有語磊落酸寒空自
許不及長安俠少年傲睨當筵力如虎綺羅紅粉輕于塵
膝行匍伏擎金尊醉中片語不稱意毒手半落銷香魂令

我忽憶半臂忍寒宋使君又憶五花殺馬王學士不辭白
髮映紅妝請卿試唱風流子

余以康熙甲子有事于太原遂東下太行中間宴會多見
妙麗余時年二十有三眼色所接交相飛動徒以簡書可
畏強自結束其後友人有知之者讚訕相半余亦時時自
笑也今適已二十年余垂垂老矣此間諸姬往往遷自山
右問其年大都二十年中之所生長者也而余乃荒迷潦
倒其間有似補當時之所不足信乎有宿分哉姬以玉名
者素秀而外有玉蓮玉葵以金名者有金仙金香仙姬最
與余在再久體貌似眞珠而肌理膩潔余曾于月下攜其
手因醉後見其胸殆素之流也葵白皙多肌齒甚少而頗

滬詩

染市氣仙語余曰使是兒從我三月當入雅流此言可以
知仙之格調矣

仙姿貌中上而脩眉稚齒風韻體態近是上流若其酬答
敏慧雖文士無以加也亦能爲吳語數往來予寓齋予爲
賦不忘十絕句做微之雜憶體其一云迢迢銀漢事難期
冉冉朝雲路易歧不忘午窗聞小語花陰嬌媚獨來時蓋
其時亦有所主竟能宛轉自至也其二云藥爐煙裊鬢髮
愁卻月長曠翠欲流不忘嬌多緣咽苦向人強笑背燈羞
蓋姬方甚病余強之服藥含咽甚艱明日良愈其三云朝
光晃朗久侵奩雲影低迷作挂檐不忘妝成心自賞雙持
明鏡映疏簾其四云微風吹月入窗櫺隱約蘭湯沃雪聲

不忘黃昏新浴起隔廉低問太涼生其五云玉盤的燦貯
清水溫照雲鬢驪枕稜不忘舉帷窺午睡雪膚欲向簾紋
凝其六云晚涼新點麴塵紗半月微明絳縷霞不忘當筵
索強飲春腮初放小桃花其七云琉璃波影木蘭橈十里
香風颭翠翹不忘新妝閒弄水蓮花妬面柳輪腰其八云
綠雲撩亂惹生衣釵燕參差拂鏡飛不忘閒庭梳結晚月
明風細髮香微其九云高樓雲盡月團圓遠水無聲夜露
乾不忘溪風嬾衫袖輕羅如雪壓闌干其十云新蟬嚙嚙
送斜陽小蝶翻翻過短牆不忘臨行還卻坐滿頭花映讀
書牀皆卽事敘述無容溢語耳

附初贈三詞

滬語

五

謁金門

腸欲斷昨暮酒闌人散明月似知情戀戀夜深教夢見
聞道高唐開宴悵望銀河一片誰送暗香來枕畔頓

成新繼繼

女冠子

薄酣枕上月淡窗明相向可憐生風裏纖纖柳花前恰
恰鶯新歡偏鄭重幽態更分明酒醒寒近曉不勝情

清平樂

曉窗晴暑黯淡巫山雨寶鏡晶明香一縷故傍新妝耳
語輕衣乍退妖紅微波暗逗春濃坐覺雙蛾顰久芳
心更屬誰儂

金香者仙之妙也與仙名相埒而仙每稱之曰是我以上
人方卧病謝客惜不得一見之素琴者貌不揚而能歌性
好飲得酒卽不自持或醉則嘔吐狼籍酒徒多與之善又
有素可者年長矣而色不衰性凝重素姬亟稱之

玉如者秦人也僑居眞定壬午之春津有好事者聞其名
而致之至則不合意外問人亦無有顧之者居久之狼狽
而返明年別有一人攜以再來則聲價大起向之不顧者
皆爭邀致每宴會以其來否爲榮辱居一年衣裘鮮華金
帛充牣而人又稍稍厭之矣今春復返客有從眞定來者
言其困苦無生理欲隨客更來而客辭之昔時相識又無
人肯爲之地余聞之友人云如姬眼色撩人歌小詞殊佳

滬語

六

餘無可取善飲酒而必擇人與地性嬌憨不肯俛仰人故
人浸惡之嗟乎一人之身三歲之內非有美醜懸殊也前
之所棄卽爲後之所爭矣目前之所爭俄而又爲所棄矣
人生遇合亦猶是耳安得如姬立至余爲引巨觴而慰之
若青者與藥姬并時齊名津中皆呼之爲八小兒似燕臺
妓品中題目也辛巳秋友人欲并致之而適有據之者卒
不可得壬午夏姬避地之江南逮今二載匪惟余其舊識
者亦絕望矣中元日有邀予飲月者酒甫行而姬出四座
動色迥非常觀細詢之附舟北來至纔數日耳余已倦客
戒行有期仙素杳然不可復踪跡豈意晚得高流且酬夙
願贈以夜合花長調云天與溫柔人傳嬌小幾年思殺傾

城江波浩渺斷潮何處相迎秋有信月還盈鵲邊巧送新
盟劉郎前度徐娘未老消得風情連宵雨暗窗櫺趁向雲
輕漢淺掩映三星龍鬢鳳枕黛眉幾許低橫金不暖玉無
聲算瑤池獨有飛瓊東阿才費文園渴劇端爲卿卿余謂
青姬眉目姣好放誕風流似卓文君至於輕纖柔媚兼有
眾長自非藥姬無能爲輩而藥已若彼矣美名難居盛時
易失昔人所爲感慨係之者也

天津密邇上都水陸交會俗頗奢靡故聲色聚焉纏頭豐
侈攘臂紛紜南北所經無與同者曩者率多士著近來秦
晉間遂問風而磨至矣然佳者蓋寡其稍稍出色者卽不
能留也藥與青要爲秀色獨立者異地多材難與爭勝耳

滹譜

七

又聞其里中有童姓者始得名客言其姿態綽約背立風
前殆奪圖畫而雙鸞之妙在青素以上蓋目所未覩者若
風流言詞無以過人也咸欲爲余力致之余謝曰美不可
盡欲不可極揚州一夢可以覺矣乃附識于卷末

此譜成于中秋後余行有期矣會故人自都中至與主人
巧相援止既度重陽而余侵尋抱病入仲冬始愈冬至前
乃成行青姬自八月晦來齋中依依不去及是乃分手不
知者幾謂有鏡湖春色之戀也蓋姬性慧絕既習余卻視
外間人無足與者由是大致怒怒不恤也或徵其指答以
微詞略似蕭夫子之僕矣主人曰盍委身乎姬不應強之
則哀泣而已其不可柰何惟余知之耳方余病中湯藥洗

沐抑搔扶持無不曲體而周致者余甚荷之故人復招致
後至有蓮衣人東鹿月英素雲皆在數輩皆少好在仙素之
間姬多方推引余亦不顧也瀕行前數日姬淒楚不自勝
屢廢飲食余再三慰之姬自言平生未嘗如此矣余行之
明日夕宿青縣題少年遊以寄思曰離情觸處總相關小
字縣名傳聽去偏驚避將無計誰使駐征鞍夢中從此尋
猶近寒夜奈無眠轉眼春風預愁江上萬點見青山不忍
沒姬之意因再識

滹譜

八

嘯亭雜錄云燕蘭小譜爲余集撰近讀孫原湘子瀟太史
天真閣詩集中有今昔辭七絕九首其二云賦出湘雲絕
妙詞金題玉軸付裝池方干下第牢騷甚不拜名卿拜老
師自注云施蕩塘侍御學濂傾心於桂字之曰湘雲大興
方維翰亦字蕩塘作湘雲賦桂裝潢錦軸懸之臥室方感
其意踵門執弟子禮其三云倒意傾情兩蕩塘卻輸秋室
最清狂教他滕上鉤蘭葉贏得梨雲滿抱香自注桂學畫
蘭于余秋室太史集娟楚有致都人士爭購之據此二詩
證之則余之與湘雲有彼此傾倒之事小譜之作殆出余
撰無疑孫詩本爲所眷周郎喜慶者而作集中又有今昔
贅辭四絕其一云萬喚千呼不出來輕雲作態竟飛回饒

跋

他纏臂雙條脫不換當筵酒一杯自注嘗於伯淵兄席間
見有脫雙纏背贈王湘雲者以郎視之直不屑耳辭序云
有以狐裘贈周郎呼之侑酒堅拒不應文人於遊戲之文
乃分左右袒亦可知當時伶人身價之重無異今日惜太
平據亂吾輩所值之境不同耳甲寅夏五德輝再跋